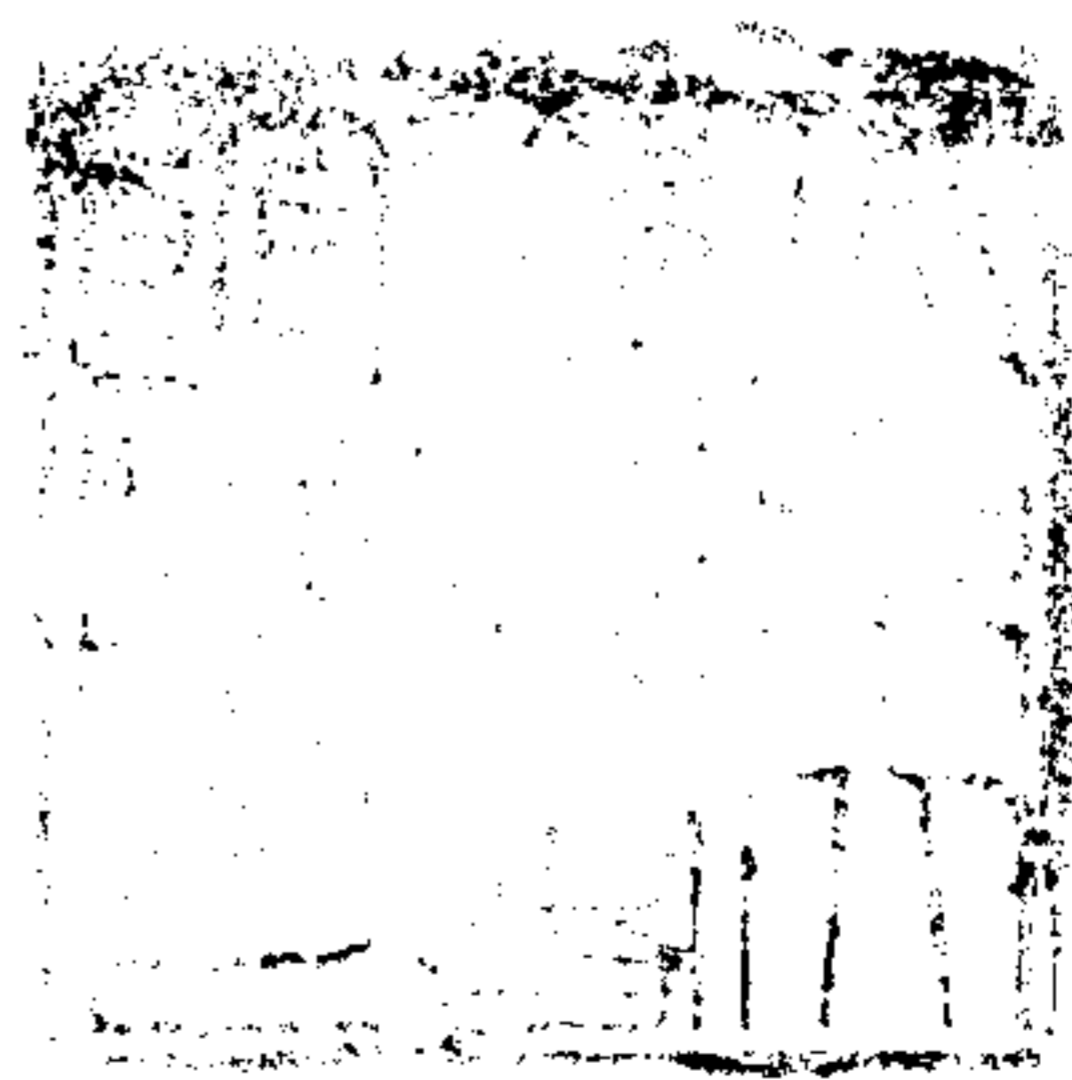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五三・史部・傳記類

明李文正公年譜七卷〔清〕法式善輯

唐仲冕增補……………一

弇州山人年譜一卷〔清〕錢大昕撰……………七七

戚少保年譜耆編十二卷首一卷

〔明〕戚祚國等撰……………八五

顧端文公年譜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明〕顧與沐記略〔清〕顧樞輯 顧貞觀訂補……………三五九

黃子年譜一卷〔清〕洪思撰……………四一七

忠節吳次尾先生年譜一卷附遺事一卷

〔清〕夏燮撰……………四四九

查東山先生年譜一卷附一卷〔清〕沈起撰

張濤查穀注……………五〇三

顧亭林先生年譜一卷〔清〕張穆撰……………五三九

黃梨洲先生年譜三卷〔清〕黃炳垵撰……………六〇三

船山公年譜二卷〔清〕王之春撰……………六三一

2015/10

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
嘉慶九年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八四毫米寬二七二毫米

明李文正公年譜

〔清〕

法式善輯
唐仲冕增補

明李文正公年譜

嘉慶甲子重鐫板於詩龕

明李文正公年譜序

涯翁生平心迹余嘗於詩文中數數及之年譜之輯始
意主簡核惕甫既序刻於揚州綴以拙文復據麻太夫
人九十壽言冊證紀載之有訛失惕甫雄才卓識其言
或不誣余邇來修書 殿閣逸文秘本往往而在因備
採涯翁事實釐爲七卷重鐫板於京師或且以徵引繁
富爲嫌然使識涯翁議涯翁者皆有所折衷焉此固區
區用心之所在與世所傳懷麓堂集本校刊殊不精漫
漶已久余欲刪其重複一其體例合前續稿甄綜之仍
釐爲百卷付剞劂氏年譜當附後以行未知此願何日
能償也嘉慶九年九月九日小西涯居士法式善序

明李文正公年譜序

明李文正公年譜序

別時帆忽又五年陶山還自京師得所輯明李文正公年譜曩余往來時帆家累嘗過所謂西涯者相與劇譚文正遺事文正與先文恪公偕相明武宗劉瑾之難先文恪公與劉謝諸公後先皆罷而文正獨留當國低佞久之文正始固與諸公同心既而不終然先文恪公晚所著書或稱賓之文學或略弗道自餘諸公於文正皆然不徒推見諸公忠厚亦有以知文正生平雖不見與於清議實有見諒於諸公者蓋公之留未始非欲為姚崇之應變不自意乃成胡廣之中庸天下讀懷麓遺文

明李文正公年譜序

一

常以是惜其人而哀其不幸年譜義從稱美時帆蒐采既博陶山續加釐訂其行事爛然具在使公所嘗見諒當時者并可白諸來世時帆以居近陶山以同鄉二君敦雅其風尚自非一世所有要其端皆感發於文章然則文章之載於人心而不可亡又有非相業所可同論者在耶公卒於正德先文恪公卒於嘉靖今皆三百年懷麓震澤兩家遺集俱誦人間獨懷麓無趾可尋墓祠茫昧皆待時帆以發之吾家怡老之園清陰之堂雖幾就廢然庭中怪石所刻勝朝黎獻之文牆背高松依然前代風霜之色所謂賓之題墨往往在胸軸間淋漓如

濕余誠無所肖似猶獲助二君以增刪勘定其間執筆為之序其於文章氣澤之傳家門榮落之感為之軒眉為之揮涕又有非二君所及知者矣嘉慶八年冬十月朔日長洲王芑孫書於揚州之樗園

明李文正公年譜序

三

序

吾鄉李文正公事明孝宗武宗爲宰相不幸遭劉瑾李廣亂政公居其間調護善類所全實多世或議公與衆君子同其進不能與衆君子同其退然功亦在此衆君子以名蓋其功文正以功蓋其名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固有待於論世知人者矣公文章詞翰照映當時懷麓堂集至今在世學者讀其言而哀其遇未嘗不想見其人其風流藹被自宜有曠世相感者時帆先生居近西涯考尋遺蹟表公之墓復公之祠爲公作生日補圖詠不一而足比者仲冕入都訪先生於詩龕又

明李文正公年譜

序

四

出所輯公年譜以示衷諸正史合諸本集旁摭稗編蒐羅佚闕無所不備遂覺公生平出處以若憂虞悔吝歌哭娛遊顯顯皆在目前蓋先生博學無方其於曩賢墜緒惻心勤力有如是者然先生獨以居近西涯愍傷涇墜猶且若是矧仲冕以鄉間晚進後公三四百年一旦覩公年譜之成其於小雅詩人悠悠我里之思當如何矣乃從先生乞得持歸江南先生亦屬余更爲勘理會吏事敦迫居恒率略加增省并錄先生所作西涯考及墓記祠記於後而登版刻行之俾將來考者惟先生於公有曠世之感仲冕於先生又有並世之幸相與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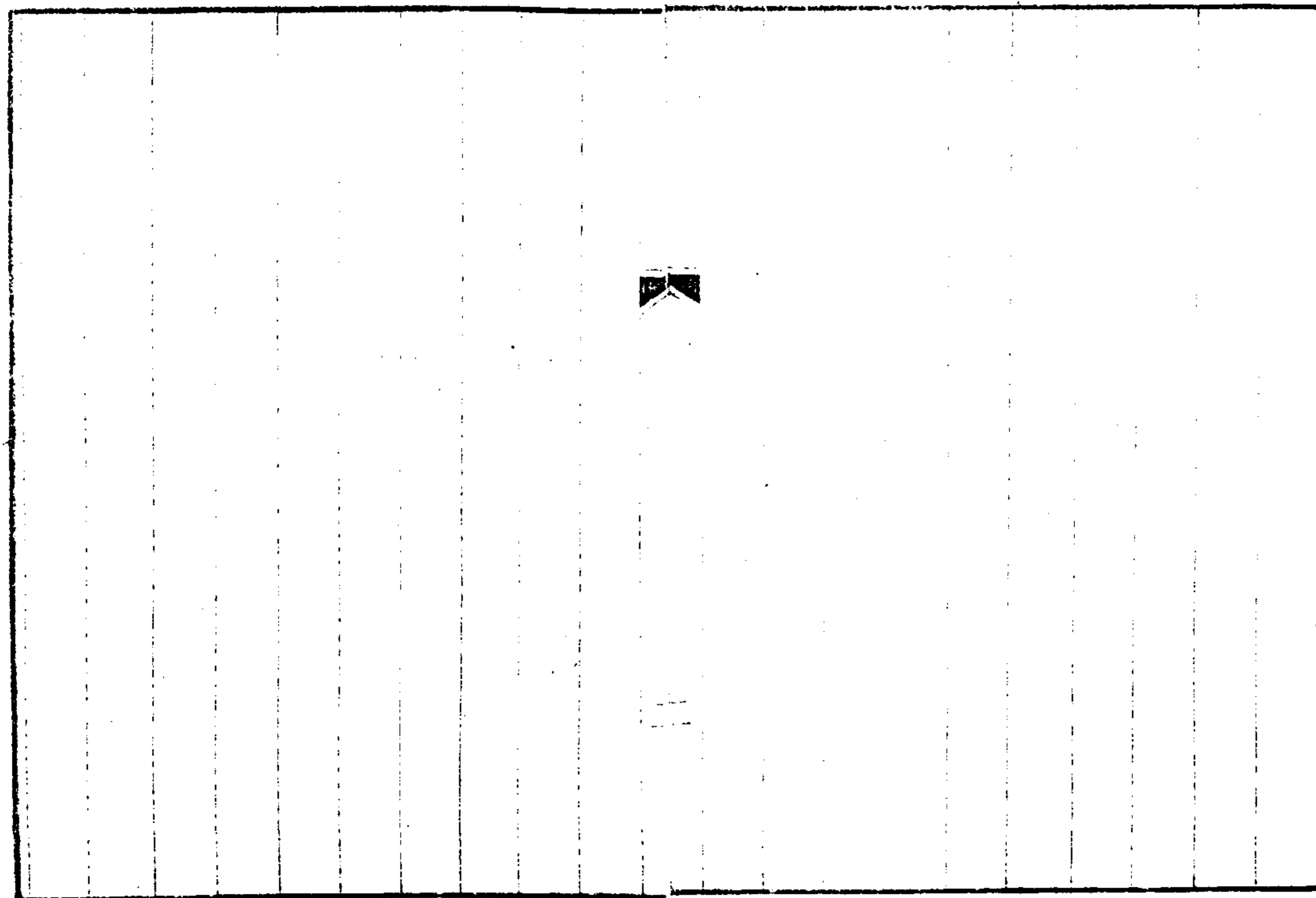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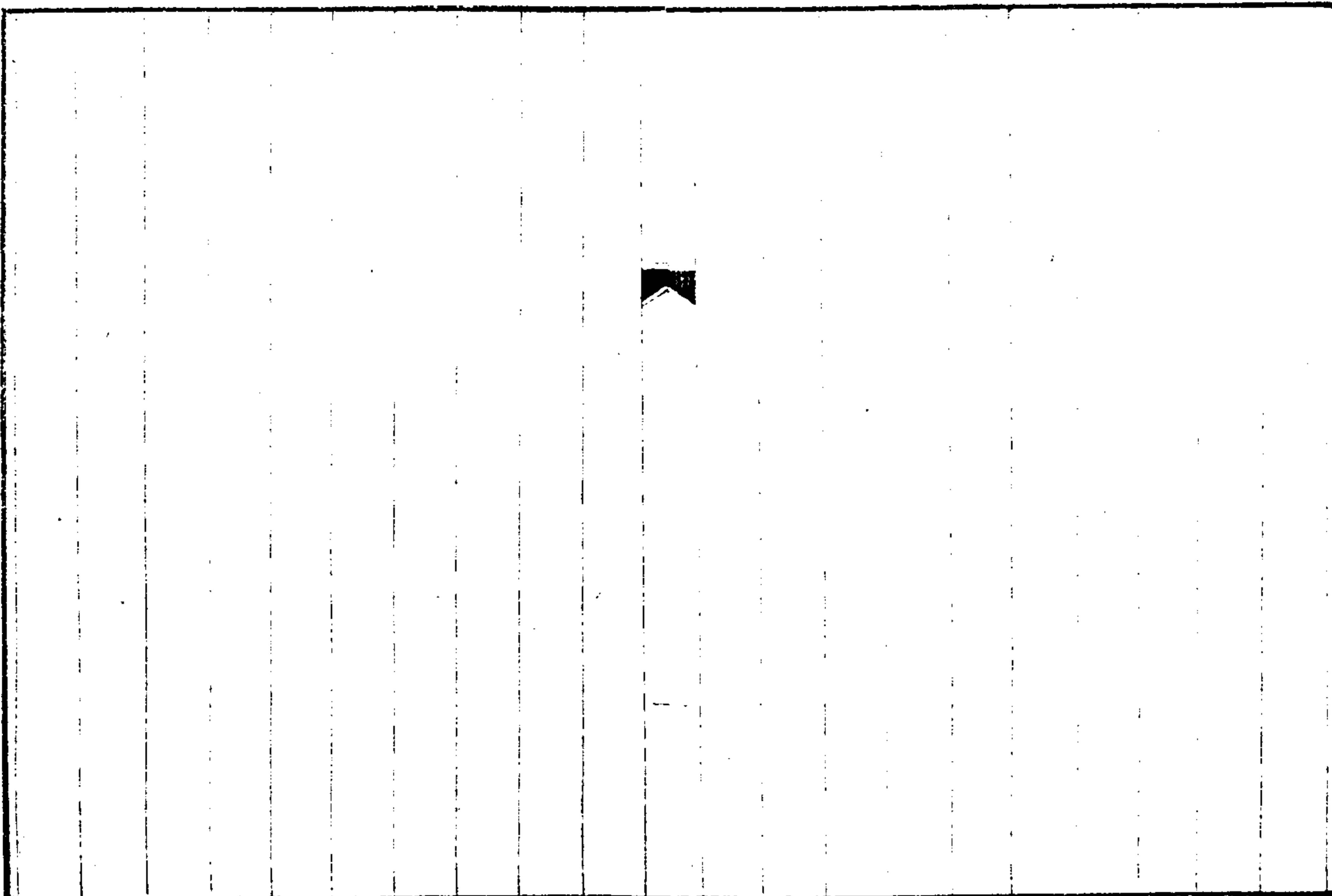
公行事輯爲茲譜於以見功名與世俱逝獨文章之威隨世而存世之讀是譜要豈無宵然長思而快然得公於議論之外者哉

嘉慶癸亥秋九月長沙唐仲冕書於海州官舍

明李文正公年譜

序

五



意佐官長官長欲白其功則謝曰我獲者誰汝何益
 終其身不以語人純孝無偽其內事也
 刀實盤上鏗然有聲不越月而創愈
 遷居海子之西涯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東陽父金
 吾衛軍徵時為渡子曰見一婦人早渡午歸迨晚復
 然詰其故婦曰有夫繫獄日往饋食復歸膳翁姑耳
 李聞言憫之遂卻其渡值他日遇一叟告曰汝有善
 念汝親骨未埋吾當為擇吉地瘞之因指一山曰是
 中有白狐臥處汝可潛舉親骨埋其中李一夕往果
 見白狐眠不起李恐天明人知因折樹枝有聲狐驚
 聳身三立而去遂即其穴瘞之明日以告叟叟曰俟
 狐起自去乃佳爾今驚去當中衰然汝子不失三公
 後西涯果大貴子兆先早卒公竟無嗣劉帝京
景物畧同
 接三命通會載公生丁卯丁未巳巳乙亥又丁卯丁
 未癸亥巳未證以英宗實錄六月辛酉朔當從前說
 景皇帝景泰元年庚午
 四歲 本傳四歲能作徑尺書景皇帝召試之賜果
 鈔 凌迪知名世類苑東陽四歲能作大書順天府
 以神童薦人見文華殿過門限太監云神童腳短李
 高聲答云天子門高上命給紙筆作麟鳳龜龍字抱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一 三

置膝上賜上林珍果及內府錕寶帝京景
物略同
 三年壬申
 六歲 景皇帝召見
 四年癸酉
 七歲 次弟東山生 懷麓堂集文林郎河南道監
 察御史展公墓誌銘公與家君友且二十年東陽七
 歲時始知讀書為文皆藉公啟迪稍長因公為外傅
 從之遊食飲于公數年
 五年甲戌
 八歲 名世類苑上召見李東陽試講尚書益稷篇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一 四
 惟荒度土功大義命隸京庠復賜鈔果
 六年乙亥
 九歲 三弟東川生
 七年丙子
 十歲 母劉太夫人卒 懷麓堂集哭弟東山詩注
 先孺人棄世時東陽十歲山四歲川僅兩歲耳
 英宗天順元年丁丑
 十一歲
 三年己卯
 十三歲 四弟東漢生繼母麻太夫人出

六年壬午

十六歲 順天鄉試中式 館閣漫錄八月庚午命

翰林院修撰陳鑑劉宣為順天府鄉試考試官 懷

麓堂集京闈同年會詩序天順壬午予同舉順天鄉

試者百三十有五人

七年癸未

十七歲 會試中式 館閣漫錄二月戊辰大風試

院火舉人死者甚眾禮部以聞上命改試於八月

八月甲午禮部以會試請上命太常寺少卿兼翰林

院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為考官 懷麓堂集資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一

五

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章公神道

碑公姓章氏諱軒字士昂天順癸未公分考禮部東

陽與今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公皆在選

八年甲申

十八歲 選庶吉士

憲宗成化元年乙酉

十九歲 授編修職 館閣漫錄八月辛丑擢庶吉

士李東陽為翰林院編修仍舊譯字

三年丁亥

二十一歲 官翰林院編修 館閣漫錄八月丁巳

進英宗皇帝實錄賜稽考參對官編修李東陽等人

白金二十四兩文綺二表裏羅衣一襲各升俸一級

六年庚寅

二十四歲 官翰林院編修 懷麓堂集是年有送

四川按察副使彭君序 送周揚州序

八年壬辰

二十六歲 官翰林院編修 館閣漫錄二月甲戌

編修李東陽乞歸展墓許之 懷麓堂集南行稿序

成化壬辰歲二月予得告歸茶陵奉家君編修公以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一

六

行至則省始祖州佐公及高祖處士府君之墓既合

族序燕居十有八日乃北返以八月未久見於朝蓋

閱七月而畢事 畱別京中諸友詩近奉綵綸出九

天遠從閩闔望羣仙雲霄別路八千里江漢歸心二

十年舊壠松楸還楚地故人詩話滿吳船微官未敢

輕離思不待秋風權已旋 荷木坪二十韻 高祖處士府君墓

恭言奉明詔祭告返鄉國路入茶溪深居人眇蕭

瑟茲坪我所志先壠舊封殖荷木生其旁松江瀉其

北從戎始北征家業隨蕩析吾祖懷故居臨終涕沾

臆遺言在孫子夙夜常警惕高秋下霜露展轉不安

席還歸實父命錫類荷君澤良辰展樽俎再拜掃榛

棘縣令具牲醪諸生走冠幘伯叔在我前子弟侍我側燎帛薦馨香樹碑紀名德安能耀泉冥庶用表里邑巢枝羈鳥性宜海流萍迹古人重水木興豈在泉石眉山有遺恨潁水非仁澤糾結勞中心驅馳歎行役微官念廉監戾止違宴息明發登長途徘徊更悽惻 麓堂詩話吳文定原博未第時已有詩名壬辰春子省墓湖南時未始識也蕭海鈞爲致一詩曰京華旅舍變風霜天上空瞻白玉堂短刺未曾通姓字大篇時復見文章神遊汗漫瀛洲遠春夢依稀玉樹長忽報先生有行色詩成獨立到斜陽予陞辭日見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一

七

考官彭敷五爲誦此詩戲之曰場屋中有此人不可不收敷五問其名曰予亦聞之矣已而果得原博爲第一亦奇事也原博之詩醲郁深厚自成一家與亨父鼎儀皆脫去吳中習尙天下重之 懷麓堂集盈女生日時其母亡一年矣習笑應全解逢生也自懽長安閨裏月誰抱倚欄杆

十年甲午

二十八歲 陞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哭舍弟東川詩註甲午正月川亡 館閣漫錄十二月庚寅陞編修李東陽爲侍講仍支原任俸加一級以九年任

滿也

十一年乙未

二十九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是年有兵部武選員外郎郭君墓表 姚孟栗墓誌銘 六月子兆先生 哭弟東山詩注乙未十月岳氏妻亡 醫戒子年二十九有脾病焉其證能食而不能化因節不多食漸節漸寡幾至廢食氣漸蕭形日就憊醫謂爲瘵也以藥補之病益甚則補益峻歲且盡乃相謂曰吾計且窮矣若春水旺則脾土必重傷先君子憂之會有老醫孫景祥氏來視曰及春而解予恠問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一

八

之孫曰病在心火故得木而解彼謂脾病者不揣其本故也子無乃有憂鬱之心乎予爽然曰嘻是也蓋是時予屢有妻及弟之喪悲愴交集積歲而病累月而憊非惟醫不能識而子亦忘之矣於是括舊藥盡焚之悉聽其所爲三日而一藥藥不過四五劑及春而果瘵因歎曰醫不能識病而欲拯人之危難矣哉鄉不此醫之值而徒託諸所謂名醫不當補而補至于憊而莫之悟也因錄以自戒

十二年丙申

三十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講讀錄序成

化丙申始入經筵侍班兼撰講章 哭舍弟東山詩
注丙申五月山亡

十三年丁酉

三十一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有賀陳先
生誕孫詩序 送施彥章通判黃州序

十四年戊戌

三十二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慶成宴有
述殿庭開宴引千官拜舞親承萬歲歡坐擁日華看
漸近酒傳天語飲教乾每宴必傳旨云滿斟酒又云官人每飲乾青雲舊
侶班相望白雪非才和豈難十五年來無寸補一心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一

九

惟有向時丹 春闈校文有作呈諸同考省闈分職
重持衡十載趨陪兩度行滿地奎光天咫尺隔簾人
語夜分明空中萬馬神俱驟海底遺珠夢亦驚科甲
少年今老大恥將名姓託羣英 奉詔育材賦序成
化戊戌春二月禮部試貢士得三百五十人三月策
試於廷既賜第一甲三人進士及第為翰林修撰編
修復詔內閣臣擇第二甲以下文之優者為庶吉士
命學士錢唐王公南昌謝公莅教事遵舊典也謹按
書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庶常吉士詩曰藹藹王多
吉士今之所謂庶吉士者所以儲材蓄德為天下用

古之遺意存焉蓋自高皇帝立法創制義精慮遠出
於歷代之所不及及文皇帝二年甲申詔庶吉士與
第一甲會公榮等二十八人肄學翰林而周文襄公
忱以自陳在列皆上所親擇命學士解公縉莅之而
親顧問程試大嚴賞罰之典諸公亦感奮激勵多為
名臣若王文端公直王文安公英李文忠公時勉以
及文襄文章氣節材猷勲業卓卓在人耳目儲材之
典於斯為盛皇上即位十有五年自甲申至今凡六
策進士四舉吉士之選是科取人不減前甲申之數
某以初科吉士窺國史觀舊章而是科復在禮部濫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一

十

同校試今日之事竊與有榮焉 是年有嘉議大夫
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君玉汝神道碑銘 廣
東布政司右參議戴師文墓表 戊戌冬至初赴朝
天宮習儀朝天宮闕路逶迤帝遣儒臣下赤墀禮重
叔孫縣蒞地恩同文德押班時五更清漏聞雞早十
里紅塵恨馬遲館局幸多閒歲月敢言筋力是吾私
十五年己亥
三十三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是年有倪
文僖公誄 遊朝天宮慈恩寺詩序成化己亥重九
前二日翰林修撰謝君子高以詩約遊朝天宮是夜

雨 關四字 于高喜復以詩速客於是編修會君文甫
王君世賞刑部郎中馮君佩之皆赴至崔郭二道士
宅和于高韻各二首于高倡爲詩諸君輒和繼各倡
一首又輒和和且半予始至自內直詩皆如諸君之
數已乃爲聯句文甫以事先歸遽口占二句而去又
得三首獨編修楊君惟立以詩報不至翌日始再和
焉先是佩之遊慈恩寺與僧瑢訂九日之約預約者
郎中李君若虛屠君元勳及予予方有侍講陳君師
召之會以舊約不可負預以詩謝之至日與諸君次
第俱往沿楊柳灣歷萊園觀稻田臨海子望鐘鼓樓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一

十一

訪桔槔亭故址畱連竟日復倡且和如朝天之作共
得三十六首已復爲聯句世賞先歸亦口占一句而
去四君暮枉予家呼燭續錄得十首於是合而書之
一卷都城之可遊者道院惟朝天僧寺惟慈恩爲勝
慈恩卽所謂海印寺者在予所居故里有林木水石
視朝天爲尤勝獨朝天以于高主居雖不必景勝殆
以人勝也是遊也皆以菊節起興而今歲候差晚所
至菊未花諸君之詩若有不能忘情於此者夫歐陽
子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以予觀之則所謂山與
水者亦寓焉而已若是則今日之景且不必恃地以

爲勝而況物乎噫諸君非好道者耶出處聚散之情
張弛之義蓋于是存焉則是詩也不可以不書也是
爲序

十六年庚子

三十四歲 官翰林院侍講爲應天府鄉試考試官

懷麓堂集有會合聯句詩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校文畢卽事上洗馬羅先生明仲詩 徐州洪蘇墨

亭書坡老石刻後序 金尚義墓誌銘

十七年辛丑

三十五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有兵部郎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一

十二

中喬君墓誌銘 家君以詩戒夜歸因用陶韻自止

辛丑十二月望日 吾生苦多欲有戒方一止胡爲省身戒又

落多言裏古人不遠遊此義聞孔子又聞父母年可

懼復可喜向來風雪夜偶闕問居起嚴訓當過庭微

辭有深理爲憐僮僕勞當以人視己仁哉長者言爲

利斯溥矣內觀恒惕若若在深淵淡朝出暮必歸盟

言今日始 先考誥命碑陰記云東陽嘗雪夜歸自

外不忍斥責遺孫兆先致一絕句云朔風凜凜雪漫

漫詩酒棋枰取次歡何事爾情猶未洽冰霜不問僕

夫寒東陽自是歸不敢到夜戒之終身

十八年壬寅

三十六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觀懷素自

序帖真蹟東原博太史吾鄉上人老藏真揮毫作字

精入神金書石刻世已少況乃縑素隨風塵大江東

南天萬里流落數題驪龍珍百尺高門若深海腰組

欲入茫無津吳公好古得奇貨傳借數手來鄉鄰後

堂開局許坐我展卷故覺情相親嗟予生晚見亦晚

三十六年空復春蘇黃二老尙莫覩猶喜未乏前生

因向來摹本已酷似昔見其影今其真臨池對影不

自陋塗抹欲效西施顰願携紙墨就儿格亟往不避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一 三

僮奴噴餘光東壁幸不惜且復照我西家貧請君勿

返連城壁留待他時慕蘭人 除夕書懷 壬寅十二

太僕 卷屋夜坐高堂席屢移老親權在祇嬌兒貧堪苜蓿

堆盤少長覺屠蘇到宴遲 缺二字 鶯花催客 缺一字

早看冰雪與春辭明年又卜新居去應憶城南守歲

時

十九年癸卯 擢翰林院侍講學士

三十七歲 擢翰林院侍講學士

二十年甲辰 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殿試讀卷官

懷麓堂集講讀錄序甲辰以侍講學士侍東宮班

二十一年乙巳

三十九歲 官翰林院侍講學士 懷麓堂集有河

南道監察御史李君士常墓誌銘

二十二年丙午

四十歲 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爲順天鄉試考試官

子兆同生 懷麓堂集成化丙午五月十日東閣

曉臥夢人以一男相饋六月九日初度得男家報至

閣中其事始驗志喜二首保直金坡筆硯餘忽傳芳

事滿庭除官曹尙憶占熊夢仙島何曾礙鶴書三日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一 四

兩孫翁獨喜 合弟真 亦得男 四句初度我還如犀錢未作通

家會織翠先過長者車坐撫新雛一笑餘勝從臺省

得新除開門最阻堪旋馬舊業雖貧尙有書貴賤人

生真漫爾賢愚天意定何如渠兄漸長資猶劣壯日

誰牽服買車 順天府鄉試錄序 順天府鹿鳴宴

後有作二十年前宴鹿鳴京闈何意此持衡官厨飽

後心長作天語來時夢亦驚敢謂文章真妙選極知

榮寵是虛名賓筵旣醉皆君德擬賦周詩竟不成

問白髭毛髮有白黑遲速亦有時我年四十強誰遣

自我髭謂予夙多病或者煩憂思髭生本髮類我髮

胡未知人言白可拔拔白將何為或言黑可返借問
返者誰髡乎苟能言聊以解我頤 十二月辛丑以
父喪去任

二十三年丁未

四十一歲守制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一

五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一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二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唐仲冕陶山增補

起孝宗宏治戊申訖宏治
乙丑計公年五十有九歲

孝宗宏治元年戊申

公四十二歲守制 館閣漫錄閏正月丙寅朔修憲

宗皇帝實錄召南京翰林院侍讀曾彥楊守陟給假

左諭德林瀚侍講謝鐸編修張元楨江瀾丁憂侍講

學士李東陽右諭德陸簡編修梁儲劉忠鄧焮張天

瑞檢討楊時暢馳驛赴京 二月己未先是以纂修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二

先帝實錄起復翰林院侍講學士李東陽充纂修官

至是東陽上疏乞服闋疾愈供職從之

二年己酉

四十三歲 免服補原官加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

懷麓堂集作族高祖希遠先生墓表 有宏治己

酉十月恭陪茂陵禫祭途次荅謝方石贈別詩

三年庚戌

四十四歲 官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充殿試讀卷官

懷麓堂集宏治庚戌三月十五日殿試讀卷東閣次

都憲屠公韻闈闔門深紫殿春先朝舊典一時新文

章妙極寰區選陶冶同歸大造仁世有珍祥非物寶
 天將吾道付儒紳狀元忠孝何人是遙見鑑香上玉
 宸十七日文華殿讀卷次司馬馬公韻龍虎榜中新
 得士鳳凰詔下正求才宮袍錦簇班初合御筆紅批
 卷未開跪捧案香當北面步隨仙躡下中台鑾坡兩
 度沾恩宴猶憶先皇舊賜杯十八日聽傳臚有作金
 蓮影與緒袍明華蓋前頭次第行黃紙數行丹詔字
 鴻臚三唱甲科名雲邊曉日中天見夢裏春雷昨夜
 聲歸向長安聽人語聖朝羅網盡豪英十九日恩榮
 宴席上作隊舞花簪送酒頻清朝盛事及嘉辰星辰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二 二

晝下尙書履風日晴宜進士巾闈撤漢科三日戰苑
 看唐樹九回春丹心未老時頭白猶是當年獻策身
 奉樸庵先生書東陽自服闋來再入史館又云今
 年四十有四髭且半白矣

四年辛亥

四十五歲 官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懷麓
 堂集有兩畿錄刑詩序 館閣漫錄八月丁卯上表
 進憲宗實錄是日賜纂修兼校正官南京國子監祭
 酒李傑左春坊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李東陽等
 人白金三十兩文錦三表裏羅衣一襲升李東陽爲

太常寺少卿兼侍講學士

五年壬子

四十六歲 官太常寺少卿兼侍講學士 懷麓堂
 集宏治五年五月初四日進講孟子

六年癸丑

四十七歲 官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爲會
 試考試官 懷麓堂集有癸丑會試錄序 癸丑閏
 五月七日見蝗詩云西日照城東飛蝗忽蔽空聲如
 挾風雨勢若走兒童老眼何曾見殘年未擬豐憂勤
 正雲漢佐默可能通 本傳旱災求言李東陽條摘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二 三

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帝稱
 善 唐鶴徵輔世編會久早求言東陽奏曰臣職在
 講筵不關政務惟君心爲化理之原經傳乃致治之
 法其勢似緩而實急其功似淺而實深願講讀有時
 章句有限宏詞奧義未易悉陳嘗慕范祖禹講月令
 而深論識於奉天之道林機講禹貢而極陳勤儉爲
 治之理又聞唐崔郾半歲不問經義則謝以無功李
 絳踰月不訪理道則自慙飽食臣之瘼曠實有過之
 近臣以經筵輪講孟子兩年日講亦用此書謹摘孟
 子格言切於君心治道而未悉愚見者析爲數條極

論其理而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如陛下所欲聞者以類附焉一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臣伏見宏治紀元以來二三年間天地降祥雨暘時若感應之理昭然可觀近二三年休徵弗應緣冬入夏旱虐尤甚意者於初政之善有未盡合乎抑應天之政或以文而不以實也臣願陛下齋明此心勵精圖治賞一物必思天命所當予罰一罪必思天討所當加御一膳必思民飢服一衣必思民寒災異之奏自郡縣者彙爲卷冊以備觀覽章疏之付在有司者限以旬日必令覆奏使議朝政者不爲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二

四

作舍道旁之空談拯民災者不爲紙上裁成之故事若齋醮一事誑誕尤多凡事關祈禱悉加屏絕亦應天以實之一端也一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臣按人君一心萬事根本正心必先於意誠意誠必先於致知格物講學者格致之要也宋蘇轍進端午帖子曰始覺深宮夏日長只將無逸鑑興亡王嚴叟因侍講進曰陛下退朝無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臣願陛下當此盛暑亢旱之時澄慮保和暇卽取累年講官所進直解時一緝閱則義理融徹根本不移不然則雖發言盈庭積疏成案旋置

度外何所益哉一孟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今諸營官軍操練日少工作務殷見在之數不敷於坐派停止之詔遽移於陳請使其精消氣憊嗟怨不堪比者諸司屢嘗執奏量爲停免如金水河昌國公墳等處特令儉完夫有司以停止爲請朝廷以督併爲名名實相違無以昭示天下乞俟雨澤旣降再圖修治其餘不急之物一切停罷一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今天下民窮財盡其勢已極姑以三者言之山東之地草根樹皮掘食殆盡繼以人肉荆沔諸湖水竭魚荒河泊諸課率多折納易州山厥林木已空漸出關外其他賦稅大抵皆然天下之地無一處而不貧萬物之利無一物而不貴苟據圖按籍計日數物於都邑之間臺省之內可以知之而況於九重之上哉至若京師市鋪光祿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於田賦買辦之役急於催徵官價不充動踰時月國門之稅曩因戶部委官張鑑過於侵削嗟怨盈途商賈幾絕陛下降旨切責然後買遷不滯但其起例太重今雖漸減猶未甚輕茲欲蠲租減稅則國用不充二者之外別無長策惟雜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二

五

欲蠲租減稅則國用不充二者之外別無長策惟雜

泛差役逾額科派請下有司痛令裁省而節用一事
乃萬事根本我太宗文皇帝所服裏衣敝垢納而復
出謂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是念當惜
福故每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
曰正可以爲子孫法朕嘗守先訓不敢忘宣宗章皇
帝載在五倫書蓋將爲萬世法也願陛下遠稽前代
近法祖宗一轉移間天下受無窮之福矣一孟子曰
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臣竊見山東等處災傷已
極近者廷臣屢請漕運官糧量留賑濟未見准行臣
惟京儲固重歲給尙贏若限數借撥量價雜賣計歲
還納似亦無妨乞命戶部借撥數十萬石及運船米
盡之日扣計後船於臨清等處水次倉納分令收糧
委官監糶以濟其急而留貯價銀以俟豐熟糶還後
年運舟分帶至京在糶糶之間稍加調停脚價之耗
別爲計處使還官雖遲不失本數矣况運軍貧窘愈
久愈困使得稍免半途蚤還蹙息以圖後功未必無
益也一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竊見畿甸等處姦
民惡黨競指空閒田地以投獻爲名藩王勢家輒行
陳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標立界石至包
羅村落發掘墳墓訴訟之牒纏綿歲月冤號之聲震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二

六

動遠邇夫生齒既衆地豈有遺凡以空閒爲請者皆
欺也朝廷雖屢頒禁令俞允繼之投獻者謫罰相仍
而陳請者終於得地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臣願以除
官有冊籍者上俟處分稱爲空閒更不賜許使陳請
者無效則投獻者自止矣一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
親其上死其長矣臣聞廣西近因軍糧不足以致官
軍糶闕幾成大變及至出軍蠻賊截路總兵方面等
官橫被戕害固緣紀律不嚴事出意外實亦教養失
道氣沮心離故顛沛之間視爲秦越人心國勢所係
非輕今賊勢方張攻圍州縣版籍雖存人戶漸耗有
司畏罪不敢悉聞數年之後此地之患未易言也今
官軍土兵尙皆可用惟糧爲乏近歲頗豐請下撫臣
亟議儲蓄務使有餘然後可以責斬馘之功臣又聞
西北諸邊軍糧折價十分爲率給不二三禁制雖嚴
莫知改革臣請申明禁約依本地時價量爲增給使
人情少憫兵氣漸揚則攻守之間惟所用而無不效
矣一孟子曰省刑罰今之五刑最輕者爲杖爲笞然
杖有分寸笞有多寡極爲詳慎獄訟旣多人苦難制
乃有矯輕以從重者在京法司密邇輦轂尙少過差
在外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致死補立卷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二

七

案旁引醫症縱令事覺祇以因公還職於是箠人重者為能吏殺人多者為好官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法莫有大於此者欲令以一時之蹇諉諸過誤理或有之而多者數十甚者數百槩以因公自解豈復有所懼哉故勘平人有抵命之律刑具非法有除名之例偶不出此則謂之因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則此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榜訊輕罪即時至死累二十人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令吏部法司議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醫証人等并治以罪且律不可易而例可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二

八

增今科罰銀物不致殺人尚有降調之例以此罪當此情似不為過亦可以為殘民者之戒也一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之世人人得言者以堯舜能容之也中古以諫名官言者亦少願治之君嘗勸其直而容其過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先朝諫諍之臣如汪奎蕭顯徐鏞等次第敘遷如林俊等特加超擢皆以為堯舜復出問有言事狂直上煩譴責者詞雖太懣心實愛君既示磨礪宜加拔拭近者羣臣交章請赦彭程已蒙恩旨令該部看詳竊見任儀所坐亦以扶國體非

為私謀未蒙湔雪今當陛下求言之日而不宥以言得罪之臣天下之人孰知所嚮陛下既以復數人於前亦何惜不宥此一二人於後以答羣臣之請也一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臣竊惟今之內閣六部察院諸衙門所謂大臣講讀臺諫所謂重任近年以來三司得以訟巡撫府縣得以訟巡按小官百執事得以訟尚書侍郎都御史事下有司互為勝負此風既行漸不可長況其所奏多涉誣罔上煩聖聽下駭物情非聖世所宜有也請自今以後凡有屈抑止許據實自陳本事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九

凡懷挾仇忿故為誣劾者槩勿施行庶幾委任得專體統不紊臣又見經筵為講道之地與朝署不同故凡奏對之時雖師保大臣必行跪禮惟講官拜稽之後立講於前以示優異此祖宗定制而古之大儒猶有致譏於坐立之間者以聖賢之道在故也近日講官小有遺誤遽遭糾劾荷蒙聖恩特置不問朝廷優之以講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奏事之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伏覩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御史三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者先帝臨朝極嚴奏對之禮御史等官不敢毫髮縱貸而如大學士陳

文侍講商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責糾劾之官臣又復見先帝念通政司鴻臚寺奏事繁難特命一二字差錯不必來說欽遵至今即是故事臣愚以為經筵之職較通政司所奏鴻臚所引事體尤重而講讀之詞動以千計繁文倍之臣請自今進講一二字差錯者炤先帝所降通政鴻臚恩例勿得糾劾以仰承陛下優禮儒臣之盛意疏入上命所司議處以聞 懷麓堂集學士柏詩序翰林後堂之後有雙柏焉學士竹崑先生所植也先生當天順甲申奉詔校諸吉士業東陽辱在十八人之列後三年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二

十

為成化丁亥先生實掌院事乃植茲柏其初僅三尺強耳及先生以少詹事終制於莆被召不起而卒越三十年柏已踰二丈鬱然對岐其風致不減於前而幹格有加宏治癸丑東陽為太常寺卿兼侍講學士踵先生故事乃以此題課諸吉士

七年甲寅

四十八歲 擢禮部右侍郎專管內閣誥敕 懷麓堂集三月二十六日進講孟子 八月十六日二十六日九月十一日十四日俱進講 作南京太常寺卿陳公音神道碑銘

八年乙卯

四十九歲 官禮部右侍郎供事內閣 館閣漫錄 二月戊辰李東陽疏辭內閣之命上不允 輔世編 時安南侵占城國奏請命官往問上欲從之東陽會同官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特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與師貽害實大宜勿聽 次子兆同殤 懷麓堂集作詹事府詹事贈禮部侍郎 陸公簡墓誌銘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二

十一

九年丙辰

五十歲 官禮部右侍郎充廷試讀卷官 懷麓堂集有進士題名記 日下舊聞宏治九年丙辰朱希周榜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撰文 按宏治十六年公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題名碑記或即是年補作故與丙辰合 懷麓堂集宏治九年四月初七日進講孟子

四月十六日四月二十三日五月二十二日八月十三日十月初八日俱進講 作戶部左侍郎吳公原道神道碑銘

十年丁巳

五十一歲 官禮部右侍郎 懷麓堂集有宏治丁巳春丁代祀孔子廟廷詩 館閣漫錄三月戊申勅大學士李東陽與修大明會典 甲子經筵畢上遣太監韋泰至內閣召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出各衙門題奏本日與先生輩商量溥等擬批以進上親批本面或更定三二字或刪一二句中有山西巡撫官本上曰此欲提問一副總兵何如溥等對曰此事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可也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又禮部本擬一是字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二

十一

十一年戊午 五十二歲 輔世編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懷麓堂集宏治十一年九月初二日經筵春坊亦開講車駕復臨幸焉文華紀事詩云兩筵開共及嘉辰三度文華集講臣鶴駕暫停當殿午龍顏一顧滿墀春經傳聖學淵源近地接天家雨露均明日宮壺重拜賜願將涓滴報皇仁 館閣漫錄十月乙亥曉刻上遣太監蕭敬召內閣臣于左順門宣旨曰昨夜清寧宮失火朕奉侍聖祖母徹旦不寢今尚不敢離左右欲暫免朝參時大學士劉健有事於山西李東陽謝遷對曰宮闈大變皇上問安視膳誠孝方切事在從宜卽宣鴻臚寺免朝一日十一月癸卯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以清寧宮災引咎乞致仕上不允 懷麓堂集亡弟東溟壙誌銘嗚呼吾弟乃遷至此極也吾同父兄弟四人東山東川出先母劉淑人今弟東溟乃今母麻太淑人出也劉母早棄養山川次第俱天及吾父見背時吾弟尚幼今其年纔四十而遽死也 內閣行實清寧宮災李東陽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慢天之說或以天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二

十一

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悞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釋囚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謀熒惑聖心莫此為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綱紀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敝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災異正此之由越二日有為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為不可又召能仁寺僧人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為不可上俱從之輔世編同懷麓堂集作重建茶陵州學記重建深州廟學記

十二年己未

五十三歲 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二

四

士充會試考試官 館閣漫錄正月乙酉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言曰者監生江瑛奏近來災異數見皆由臣等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疾能排抑勝已所致仰惟我太祖定制雖不立宰相而太宗以來專任內閣委以腹心俾參機務與諸司異誠不可處非其人臣等俱以庸愚濫膺簡用才小任重勉強支持夙夜徒勤分寸無補頃因災異引咎乞休仰承優詔未允罷歸及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奏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項官員連章累牘至再至三節奉聖斷照舊存留不動其間所言枉曲者固有得實者豈無其人

差悞者不乏切直者亦所嘗聽而乃漫無可否槩不施行自開國至今未有此事是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綱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懷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揆之理勢殆有由然若其言之當否意之公私則有聖明在上公論在下臣等但知省身思過而已遑卹其他且嘗聞之推賢讓能庶官乃和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大臣常分亦臣等素心方今英俊滿朝實多勝已豈可久妨賢路以干誤國之誅上曰朕以卿等調元輔導豈因小人非言輒便求退不允所辭宜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二

五

安意辦事江瑛排斥大臣錦衣衛逮送鎮撫司究問十三年庚申 五十四歲 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館閣漫錄四月壬子兵部擬罷張懋等兵柄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懋等諸疏顧問以次裁決丙辰上復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兵部推舉各官疏逐名訪問裁決仍命司禮監具紙筆手勅行之 懷麓堂集庚申郊壇分獻得星辰一壇星壇東望隔重城復道西來步月行萬里煙雲春散歛一天經緯夜分明山河地迥非塵界金石聲

高徹太清分薦禮成頻拭目盛時方仰泰階平

十四年辛酉

五十五歲 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館閣漫錄五月己酉大學士李東陽兩以疾辭位至是復上疏懇乞致仕上曰卿引疾乞休已屢有旨不允宜勉起供職毋再固辭 八月丁未釋奠先師孔子遣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行禮先是遣大學士李東陽會東陽有子兆先病以喪告改命寬上特遣太監甯誠至東陽家慰諭賜銀五十兩為兆先賻令治喪畢速出供職 懷麓堂集作兒子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十一

其

兆先墓志銘 朱景英年譜兆先字徵伯西涯先生之子也生十餘歲能為詩古文辭以蔭為國子生年二十七天子為致賻焉娶五經博士潘辰女亦能詩後徵伯六年卒

十五年壬戌

五十六歲 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充殿試讀卷官 八月乙丑繼子兆蕃補蔭為國子監生從其請也 十一月丁丑以東宮講讀勞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玉帶各一束大紅織金衣三襲

十六年癸亥

五十七歲 纂修大明會典成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館閣漫錄二月乙巳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大紅蟒衣各一襲內閣賜蟒自此始 懷麓堂集癸亥除日落一牙追次韓韻示諸生衰年重調攝食飲藉牙齒齒疏牙亦落此事但何已物象榮乃枯氣淺行必止終應讓舌柔幸免為唇恥存者肉還生落者骨先死憶當將落時疾痛任屬已及其既落後如披石墮水石猶在水中地復非水比飄然無著處竟與風花似人生亦花類計此真誤矣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十二

七

昌黎落六七我亦安足紀五十非遠步百步行可指我牙信已衰我齒健何恃身手將無同齒也聊復爾浮危每自累頓脫驚相視歲除甲子窮除舊亦可喜百骸念全歸萬事難具美吾當慎其餘告汝二三子

十七年甲子

五十八歲 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館閣漫錄閏四月辛酉朔重修闕里廟成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祭告立碑 懷麓堂集有祭尼山廟文謁尼山廟詩 本傳重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上疏言臣奉使遊行適遇

亢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
 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
 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儲
 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此
 北地皆窳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多之生
 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
 疏猶不得其詳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
 路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煩煩科派重登京
 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
 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藩供億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二

六

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於關津都
 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
 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羣小撻擊開河
 官吏莫不奔駭驚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
 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
 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
 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
 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敕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
 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庭貴戚者必為射累成經
 時俱見過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為虛文乞取

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帝令悉付所司 館閣
 漫錄五月甲寅大學士李東陽還自闕里以災變乞
 休致上曰災異示戒正宜上下交修卿職司輔導方
 切倚毗豈可求退所辭不允 己未李東陽復上疏
 乞休退上曰朕方圖新政理卿宜盡心匡輔毋再引
 咎固求退休 十二月辛未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
 不允 辛巳李東陽復乞致仕不允 懷麓堂集作
 紀行雜志 壽方石先生七十詩序 復畏吾村舊
 壘告先考墓文 遷葬告先考文 將合葬告先妣
 文 合葬告先考妣文 安葬告先考文 遷葬告
 先考文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二

九

會祖考妣文
 十八年乙丑
 五十九歲 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充殿試讀卷官 懷麓堂集十八年正月大學士李
 東陽以病在告滿三月移文欲如例住俸戶部為請
 上命俸不必住令安心調理 治世餘聞宏治十八
 年二月初七日上召至煖閣健等奏曰今公私困竭
 之時鑄錢一事最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
 事不可不講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
 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健等因極

一頁下... 冊... 頁...

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幾家東陽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弊上曰夾帶弊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行茶馬法有歐陽駙馬者販茶數百斤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十一

十一

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知上思治勵精如此五月庚寅上大漸遣司禮監太監戴義召內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東暖閣上燕服坐御榻上健等八叩頭問安上曰熱甚不可耐命左右取水以布拭舌既而乃曰朕嗣祖宗大統一十八年今得此疾殆不能起健等跪奏曰皇上偶違和何以遽言及此臣等仰觀聖體神氣充溢幸寬心調理上自敘卽位始末甚詳欲有所記錄

於是太監扶安李章捧紙及硯義執朱筆跪榻前陳寬蕭敬李榮跪床下上命義書曰朕昔侍太皇太后宮闈及長蒙先皇厚恩選配昌國公張巒女爲后於宏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誕生皇子正位東宮年已長成主器婚配不可久虛可於今年舉行皆逐旬宜授間有改易粲然成章書訖上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辛苦朕備知之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先生輩可常常請他出來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健等皆飲泣對曰東宮天性睿智今年儘勤學望皇上寬心少慮以膺萬福語久玉堂漸清反覆告諭若不忍釋前後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二

十二

數百言不能悉記時距升遐僅一日云六月己未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言皇上嗣登寶位賞臣等各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近聞戶部奏減親王及文武官員例賞而臣等獨受厚賜心實不安請辭免上曰此先朝故事勿辭辛酉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復辭登極賞賜不允七月戊戌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左柱國食正一品俸與誥命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謝遷俱少傅兼太子太傅健等合疏懇辭不允八月

乙丑授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謝遷階光祿大夫勳柱國仍錫己身并曾祖父母祖
父母父母妻誥命 十二月丁巳修孝宗皇帝實錄
命大學士李東陽為總裁 懷麓堂集集句後錄小
引甲子之夏予歸自闕里道觸炎暑及冬而病凡三
閱月自度衰疾三上疏乞休弗獲幽情鬱思欲托之
吟諷而未能者略尋往年故事集古句以自況故舊
問道亦藉為往復僅得若干篇而諸體略具常檢往
年所錄久失去比始得之因再錄後卷并為帙以藏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二

五

蓋雖一時情輿所至無關大政然戲而不為虐談而
不為駁感時觸物之意亦存乎其間 壽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王公九十詩序 壽兵部尚書劉公七十
詩序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二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三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唐仲冕陶山增補

起武宗正德丙寅訖正德
庚午計公年六十有四歲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

公六十歲 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 館閣漫錄二月壬子初開經筵上御文華

殿諸有事於經筵者盛服左右侍大學士李東陽講

大學首章謝遷講堯典首章講畢賜宴左順門并賜

知經筵侍班大臣及執事官白金寶鈔綵緞表裏有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一

差 戊辰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言昨司禮監通

出戶部兵部吏部都察院各一本傳示聖意令臣等

擬斷臣等據理論事皆不可行逐一從公擬票上請

又蒙發下不從所擬臣等敢昧死為陛下陳之今鹽

法之壞極矣譚景清等肆行賄賂假公營私既不肯

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沮壞新政累母后之聖

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况皇親之家既自辭退家人

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朝廷乃信其巧言曲為庇

護寧廢國法誤邊計而不顧此不可者一也軍法之

壞極矣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舊

制俱不該陞况經侍郎等官覈實京軍戰居陣後無顯功無明證姓名差謬多寡不一依擬給賞已爲從厚乃欲踵近弊陞冗官至於數百其買功賣功事覺對質者皆小官賤人又特恩宥免使奸人得計法令不行壞名器糜廩祿皆不知恤此不可者二也刑罰之壞極矣神英侵買官馬贓餘千兩爲監督等官所劾下巡按御史勘實乃占愆其子不甘就鞠欲并釋其家人自來武臣無敢玩法抗上如英比有微功亦當別爲議處若止令罰俸堂堂朝廷不能制一武夫何以控御天下威服夷狄此不可者三也選法之壞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二

極矣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旨考選送用今乃令已黜人員通送本監考較優劣不信銓曹而信寵幸祖宗舊制恐不如此况夤緣傳奉者奉詔裁革曾不幾時而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倣成風以邪路爲當行視詔書爲故紙其所關係亦非細故此不可者四也凡此四者或該部掌行或會官議奏朝廷任賢圖治責在有司不宜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廢萬世之公論也况皇上春秋鼎盛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彗星晝見太陽無光盜賊縱橫邊夷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內

外臣僕方且持祿固寵乘機作弊排忠直如仇讎保奸邪如骨肉日復一日愈甚於前禍亂之來恐亦未遠臣等受知先帝久侍春宮叨任腹心實同休戚近者或旨從中出畧不與聞或有所議擬竟從改易似此之類不能悉舉而事窮勢極責亦難辭若顧惜身家共爲阿順則欺國誤君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所有前項四本不敢別擬謹將原票封進若以臣等迂愚言不足信則當乞身避位以讓賢能不報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三

等痛心切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持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白晝殺人西北諸邊損軍折將前後相仍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困府庫空虛風俗頹敗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不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變亂黑白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卽位之初詔書

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更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做做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弊政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在於近幸外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壹壹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四

陳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荅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使臣等趨嚮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不寧亦知內告外順人情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則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嘗聞宋儒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今勢窮理極已至於斯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不但取譏當世亦且貽笑方來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

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追分毫之罪幸延大馬之年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上曰卿等切切爲治之心朕已知悉事待斟酌而行其悉心輔導如故 丁丑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極言政事闕失十事上曰所奏事令各衙門查奏定奪卿等宜盡心輔導以副倚任 己卯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上疏求退上俱不允 三月甲申視國子監是日上具皮弁服謁先師孔子行四拜禮命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等分獻四配十哲兩廡禮畢幸彝倫堂講書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五

還宮 十月戊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求去位許之先是健遷與李東陽以內侍劉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等盡惑上心連章請誅之皆留中不出司禮監太監陳寬李榮王岳同至內閣議且有發瑾等南京新房閑住之意健等以爲處之未盡皆厲聲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而使嬖倖若此他日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寬等乃辭去其意未決而岳素忠直且提督東廠與太監范亨徐智皆有渙羣

之謀將請于上有所處八人者知之以瑾尤巧佞狠
戾敢於爲惡乃謀使瑾入司禮監與執事以爲脫禍
罔龍計是夜瑾遂傳命榜答岳亨智於內門遣之南
行時健等以戶部尚書韓文素剛正令倡九卿伏闕
固諍而岳從中應之吏部尚書焦芳乃泄其謀於八
人明早健及文等率九卿科道方伏闕俄有旨宥瑾
等遂皆罷散健等知事不可爲即日疏辭政柄故事
輔臣乞休必俟三四疏乃允於是八人者惟恐健等
去之不速上意亦以健等數有直言逆耳遂聽之雖
賜救給驛命有司月給米五石歲給役八人猶循舊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六

典而殊無眷戀之恩矣一時朝野聞二老之去莫不
追傷先帝顧命歎訝流涕而不能已尋岳亨行至臨
清瑾使人殺之惟智幸免焉 己未少傅兼太子太
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上曰卿
等受先帝顧命託以匡弼蓋欲隆政治也上天垂戒
朕自當省卿可安心供職以副委任毋再固辭先是
請誅瑾等疏實東陽秉筆第太監陳寬等至閣議時
東陽辭頗緩中人皆以爲事不由之故與健等同日
具疏求去而東陽獨留人亦幸其留云 庚申大學
士李東陽復奏臣昨與劉健謝遷同乞罷任臣獨被

留以臣較之二臣病尤多而才獨劣若依棲眷戀苟
幸安全正恐累陛下知人之明孤先皇顧命之重內
批荅曰具陳休致臣下職也而黜陟人才朝廷自有
公論卿有疾宜善加調理勉副重託慎勿固辭 辛
酉東陽復奏乞暫免朝參晝日扶病入閣供事許之
己巳聽文淵閣大學士焦芳辭吏部印內閣雖與
聞機務而不得專進退百官之權兼掌部印實芳所
欲也大學士李東陽與芳有同年之契知事體不可
爲芳忠告於是芳乃懇辭 十一月癸巳李東陽上
疏乞休且曰謂可以適情遜志則臣之愚慙有所未
能猶欲其替否拾遺則臣之罄竭無復可強展轉日
久誠不自安上慰留不允 十二月庚申加少傅兼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七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爲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陞吏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焦芳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鏊爲戶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於是東陽上疏辭乞致仕上曰卿累朝耆
碩輔導有年勞績顯著特茲加秩朕倚託方重顧可
引疾求退乎不允芳鑿亦各上疏辭上竝荅曰卿老
成端謹中外素聞茲故加秩正期匡輔朕躬以隆治

適其勿復辭 辛未大學士李東陽再疏懇辭加職
以為和氣上干分當策免今求退而反進辭少而就
多負禮義之初心虧廉耻之大節此臣心愈不安而
病日加重者也不許 懷麓堂集有正德元年三月
二日初開經筵紀事詩 二月十五日親耕藉田時
陪禮先農預九推之列紀事詩 通紀正德元年前
倦于政近侍誘引為馳騁荒淫事東陽同劉健等上
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遊漸廣
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身鷹
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三

八

象不可施于宮禁使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
交雜于前臣竊憂之矧六月中忽風雨飄蕩雷霆震
怒正殿鳴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
燬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天人稍慰不聽
玉堂叢話焦芳入閣欲兼部事劉瑾屢遣人與李
閣老議李云無此例瑾云曾聞李賢兼管李云李賢
是吏部侍郎入閣後陞尚書時王翱掌部事又問前
有之乎荅曰蹇義為吏部尚書夏元吉五日一赴東
閣與大學士三楊議事未嘗兼學士也次日吏請印
信內批令焦芳兼管部事芳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

此二事實難兼攝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
官間有可否今自擬之而自可否之邪又每日通政
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者即當廷跪承旨內閣班侍
聽令亦將出跪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謬或章奏錯
悞小則回話認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
乎芳乃辭部事

二年丁卯

六十一歲 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 館閣漫錄六月丁酉修歷代通鑑纂要成
李東陽等於文華殿進呈賜宴禮部 七月癸卯司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三

九

禮監官持通鑑纂要至內閣傳示聖意任刊板本中
官督刊刻者檢其中有二頁裝潢顛倒復將至欲
更定其序是日值大學士李東陽家居惟同官焦芳
王整在閣芳以為編纂總於東陽非已責慢其人不
加禮遇其人怒遂以白瑾瑾方欲以事裁抑儒臣集
府部大臣科道官於左順門徧摘其中字畫之濃淡
不均及微有差訛者百餘處以為罪給事中潘鐸御
史楊武等遂劾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劉機等受
命編纂光祿寺卿周文通等職專磨寫不能研精其
事俱宜究治東陽等失於檢點責亦難辭瑾矯詔命

所司覈磨寫官姓名以聞於是東陽等認罪有旨勿問八月丙戌手勅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加俸一級戊戌大學士李東陽辭加俸不許懷麓堂集有作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曾公鑑墓誌銘南京工部尚書陳公之任詩序重恩堂記繼世紀聞是年殿試賜呂柟為狀元景暘第二戴大賓第三次賓莆田人有文名甫二十登第初聘高氏未娶瑾欲納為姪婦於是僕從鞍馬衣服之類極其侈靡大賓偃然自居縱酒不檢瑾薄之笑曰我不可做牛丞相大賓知之請假歸卒于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三

十一

途呂柟亦陝西人內閣不無迎合之意然呂實无預耳又傳奉取焦黃中劉仁并黃芳等數十人為庶吉士不由館試人皆以為愧然黃芳數人實由焦黃中等貽累後亦不免謫降焉始焦黃中劉仁等嗾瑾云鄉試解額南方太多北方太少乃昔楊士奇私其鄉里于是有給事中任姓者承風旨疏請釐正諸司集議東閣焦芳盛怒數前人罪惡且言陝西地幾半天下當增之李閣老東陽從容問曰且謂今當如何往事不必論已禮部因言陝西可增作九十五名與江西等焦忽大聲曰尚少可增作一百名河南山東山

西四川以次而增次日湖廣亦地濶當增李不肯從後二年悉改正輔世編正德二年丁卯劉瑾擅權適尚寶司卿崔濬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為避卒誣執柳號長安門外東陽上疏力救之命戍邊時聞內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砲火聲徹都邑廩牧廝役紛充禁庭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糜祿養士將焉用之昔漢司馬相如諫擊熊豕以為軼羣之獸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廣德諫御樓船以為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伏望鑒古道以端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三

十一

好尚視朝加蚤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上褒答之憲朝廢后吳氏薨李東陽等言漢成帝廢后許氏葬延陵交道廐西光武廢后郭氏葬北邙山凡皇后廢黜史冊猶稱廢后書其葬地未有降為庶人之理廢后吳氏原奉憲宗皇帝詔書止云退居別宮閉住累朝以來服食供奉皆從優厚今日之事宜令禮部斟酌他事宜從簡省而殯斂禮不可闕以存皇上敬老念舊之心上諭禮部做英廟惠妃故事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等忤瑾盛暑柳號垂絕東陽上疏揅之獲釋為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

抹之

三年戊辰

六十二歲 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充廷試讀卷官 輔世編三年六月壬辰蚤朝罷侍班御史奏有文一卷委於丹墀乃錄瑾等過惡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傳旨令跪赤日中瑾等面詰莫承申刻詔下獄三百餘人東陽奏曰匿名文字出於一人其陰謀究計正須於稠人廣眾中掩其形迹各官倉卒拜起豈能知見况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今并置縲絏炎暑薰蒸人不自保矣惟皇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三

上先行釋放而後密加體訪上從之是日暴而死者刑部主事何鉞順天府推官周忱禮部進士陸伸喝而病者無算瑾行新例凡逃軍高主鄰佑皆籍沒充軍遠近騷然民不堪命又強盜并其家屬發遣充軍又錦衣邏校於近京州縣捕盜不得并其無服親屬執送法司法司承奉風旨槩坐籍沒充軍又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矧例陞士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高主鄰佑皆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奏曰皇上比來勵精圖治威令大行中外臣民罔不悚懼但霜雪之後必有陽春雷電之餘必

有甘雨此固上天之道君人所當法者臣姑舉一二

上塵睿覽如逃軍及拐馬人犯謫令戍邊而高主鄰佑火甲發戍近衛雖亦懲姦至意然罪有差等請量情擬坐或責限令其自首如各衙門有犯通查歷年經該僉書職名追究懲治雖亦懲姦至意但以一時之失而窮一二十年之遠以一事之差而累數十人之眾非惟人才難得抑且情有可矜請於侵盜錢糧并受贓人命重情不宥外其犯公錯者罪坐本犯經手者止坐該年遷官去任者依律發落如各處查盤糧草虧折汜爛者罪逮巡撫甚至加倍追償雖亦慎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三

重錢穀至意然職有大小責有專否賠補虧折律有明條管糧管屯等官固難辭責若巡撫之職督理欠嚴別無侵盜情節請從輕罷斥如各處見差官校真偽莫分聞有假名撓法罪逮各官雖亦杜絕時弊至意但遠邇驚疑請於輕犯責令撫按問擬前項官校罷其差出真者不差則偽者無繇而作疏入上深嘉之見逃官員并虧折糧草諸事就令該部斟酌以聞一時所全活者不知幾千人瑾欲巧取橫斂因以窘迫文臣凡有公錯假以姑免提問為名各罰米實邊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士大夫坐是破

家者衆東陽委尚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積天下司府州縣預備倉糧因言各官罰納者與其在邊關不若令于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苦其隨機應變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實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外都布按三司都司掌兵而不令掌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按察司管糾劾問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蓋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之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西

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又後差內官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御賊寇其權則同而不專故敕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生又如舊有草寇間發則調兵征剿土官必須奏請關係非細今革去巡撫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有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行事餘如

所議又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能以濕潤米等項贓起大獄欲寘之死東陽乃力諍之瑾曰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理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湯和鄧愈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已革罷陳瑄不曾廝殺有功當代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廝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當時餉不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五

繼雖百張良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止革熊爵 七月甲申戶部議覆大學士李東陽等所奏言各處管理糧草俱有專官其巡撫都御史等官不過總領其事果有侵盜自宜如法追賠若止是督理不嚴宜從寬減或罷黜不用內批糧草重務巡撫督理等官委託非輕既治邊無方以致浥漶糠粃百有餘萬及事發罪坐倉官小民監追至死何以賠償且巡撫加以參贊總督等名尤難辭責如錢鉞之擅改祿米張縉馬中錫之

不職王時中之酷暴許進之越制選官劉健謝遷韓文之無知叩闕猶有不能盡筆者似此越律之罪不治奚為然東陽等所奏止糧餉而逆瑾矯旨乃槩責健等以洩其怒其專權亂政強辯如此 十月庚辰大學士李東陽上疏乞休不允 懷麓堂集太原朱生灝手刻先君字法手稿贈之以詩時生已授廣平通判矣正德三年十二月三日太原朱生得心畫點染毫端付金石寶賢堂府上古名書一一親曾手翻刻秋闈累舉不一薦三入長安人未識喬卿篆刻初入室數紙西來榻新墨嗟予相字如相馬肯向驪黃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六

辨顏色吾家府君妙楷法晉帖唐書飽探索殘篇斷楮空塵埃生也見之三歎息摹朱勒石不辭勞細入秋毫大盈尺炎天汗浹衣沾濕晚歲冰霜肉縐折當其腕指所至時意匠心師兩無跡長安俗工不解意僅有形模少風格逢生不早亦非遲猶及儒生頭半白須知絕代有名家兼為私門存手澤五百揚雄豈待年三千薦福空論直生今作倅當繼府方以文章為吏飾他日編成却寄渠書中定有長相憶

四年己巳

六十三歲 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七

大學士 館閣漫錄二月辛未大學士李東陽等言四夷館教師必番字番語與漢字文義俱通故事於本館推選或於各邊訪保頃來教師多缺宜令本館提督官從公考選送內閣覆試仍乞勅陝西雲南鎮巡等官訪取精曉鞮鞞西番高昌西天百夷言語文字兼通漢字之人照例起送赴部量授官職與本館教師相兼教習務使譯學有傳不致臨期誤事詔可 三月己酉大學士李東陽等奏翰林院雖間有本院自考之例但議論貴公法令貴一請收回成命責在所司令本院掌印官會同吏部考察使內外彼此人無異言從之 癸丑大學士李東陽上疏乞休謂屢省乃成陳力者止故省身者必審進退之宜而行法者必一內外之體臣遭逢列聖攀附六龍顧駑駘不進蒲柳先零每當臥病之期輒上乞骸之疏勉留優詔動必至於再三報稱微勞竟莫施於尺寸歲年滋邁筋力愈衰况自今春以來雨澤未施燮理無狀今考察有老疾之條而責任分大小之等仰冀聖恩先賜罷黜則公道易行法令不二陛下保全舊臣之盛德固極盡而無遺而臣終始一節之素心亦庶幾其不失矣疏上慰留不允 四月壬午孝宗實錄成

總裁大學士焦芳人品庸劣不爲士論所重宏治閒
垂涎台鼎至是附瑾獲柄用與操史筆凡所褒貶一
任已私如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天下皆稱許以爲
端人正士而芳肆其詆誣同官李東陽等畏避其惡
皆不敢爲異同故表中有傳疑傳信庶以補於將來
之語云以纂修實錄成賞監修太師兼太子太師英
國公張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
學士焦芳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楊廷和各銀五十兩紵絲羅共六表裏鞍馬一匹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六

五月戊戌纂修孝廟實錄成命吏部查纂修官事
例既又查其中嘗與修大明會典已陞及守制未陞
者與到館日期上之詔纂修實錄重事也其卽照例
擬陞職等第以聞且謂先年劉健等以編修會典爲
名多所糜費已陞之職俱革之其書令大學士李東
陽等覆視更定瑾欲裁抑儒臣謂舊例纂修陞秩爲
過故先革其所已陞者而復加之以示已恩談者又
謂焦芳不欲東陽軋已乃導瑾爲此舉云 丙午以
纂修孝廟實錄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李東陽正一品俸進少傅兼太子太傅

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焦芳爲少師兼太子太師
華蓋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楊廷和俸二級各疏辭不允 懷麓堂集
恭進孝宗實錄紀事一首正德己巳四月二十一日
時雨中霽駕迎實錄入奉天殿方陞座前此所未有
也寶冊雲輿次第登殿頭飛雨過觚棧衣冠夾陛班
初引衮舄迎門座始升五載音容思玉几萬年功德
付金滕三朝史筆今重載欲報先皇恐未能 西苑
焚稿紀事五月二十五日在海子西岸事畢尚膳供
宴是日入西苑門望南臺登廣寒殿過芭蕉園而還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九

史家遺草盡成編太液池頭萬炬烟天上六丁元下
取人間一字不輕傳先朝故事非今日內苑清遊亦
一勝緣却上廣寒雲霧裏禁城東指是文淵
五年庚午
六十四歲一特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 輔世編五年春久旱風霾兩降
一綸音命羣臣致齋祭天地社稷山川仍敕兵部法司
一盡釋逃軍強盜私鹽窩主鄰佑之充軍擺站及枷號
一者強盜正犯再行審問徒流以下減等發落東陽言
一臣等聞命欣躍至於感泣中外傳播歡聲動地所以

安人心回天意者端在於此尚有一二仰干天聽王府逃校與逃軍同窩主鄰佑連累發遣充軍擺站并見問未經發遣者乞炤例釋放傾使假銀偽造印信舉放私債較之強盜有間除正犯外窩主鄰佑亦乞放免仍將傾使低銀正犯止炤本律問罪犯該充軍正犯已故家屬該發遣隨往者查有親男炤例發遣無子婦人一應家屬乞免發遣已發遣者並行釋放死罪重囚奏訴三次者本犯乞免加罪家屬免充軍婦人無夫者免配邊軍凡犯罪家產沒官除謀逆以上重罪外其餘近例沒官者並免兩法司錦衣衛見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三

三

監死罪重囚除強盜已有旨其餘乞炤遞年熟審事例開奏定奪南京見監死罪重囚亦炤在京近奉恩例一體施行文武官罰米為例若實係家貧不係故意遷延者乞再限三月仍免加倍上納各處獲盜數多中無不扳指冤抑見問並續獲者乞令各該捕盜官用心研審務見賊仗失主併同行上道之人明白擬奏如或輕信妄拿濫及無辜希圖陞職免罪者事發之日罪有所歸再炤正德年間問罪條例近該給事中屈銓奏准頒行乞令三法司議擬歸一請自上裁永為遵守上批荅曰朕覽卿所言皆有裨於治理

具見為國至意當悉而行之會寅藩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衙門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出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因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偽者無自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例稿示瑾乃語塞一館閣漫錄五月壬午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不允六月乙酉朔李東陽復乞休不允八月戊戌大學士李東陽疏言臣以駑劣之才綿薄之力誠不足以動物術不足以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三

三

救時比者劉瑾專權亂政備員禁近事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撰寫勅書或駁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帶回私宅假手他人或遞出騰黃逼令落底真偽混淆無從辨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荷蒙淵衷明見謂不干內閣然玉毀橫中亦難辭責理宜罷斥更復何言伏望特降命旨放歸田里上曰卿以宏才碩德佐政先朝嘉謀嘉猷播在天下先帝顧命輔導朕躬四五年來劉瑾恣為蒙蔽卿委曲匡持朕已具悉宜安辦事不允所辭瑾亂政害人事件即令各衙門逐一查革傳旨收吏部尚書張綬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張玉掌鎮撫司事指揮使石文義送都察院獄。九月癸酉以寧夏叛逆既平內閣輔臣運籌有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特進左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楊廷和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劉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各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梁儲改兼武英殿大學士仍詹東陽子兆蕃爲尚寶司丞廷和子恒爲中書舍人。十一月辛未南京監察御史張芹上疏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三

曰朝廷以叛亂既平論功行賞大學士李東陽亦進勲階廕子遠近聞之莫不駭異臣惟東陽謹厚有餘而正直不足儁雅可觀而節義無聞先帝誤以爲賢臨崩以陛下託之義當與陛下同休戚者也邇者劉瑾專權亂政東陽爲顧命大臣不能防微杜漸及其惡迹既著若出力與之爭彼亦必知所忌或不幸而得禍諒亦不至於死東陽依阿順從唯唯聽命及瑾謀逆既成幸賴陛下英明果斷任用得人不動聲色潛消禍變東陽又得冒功以受恩賞此人心之所以不服也東陽受先帝之託以輔陛下乃使瑾得以荼

毒天下謀危社稷就使東陽能誅瑾僅可以贖罪耳今賴他人之力以成功又安得攘爲己功而冒賞乎臣竊見今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在之時姦邪者多見黜於瑾誅之後惟東陽始終無恙而又屢叨恩賞臣不知其何善爲身謀如此也乞將東陽卽賜罷黜或待其自陳准令致仕與凡廕子恩澤並賜追奪庶有以勵臣子之節而可以爲天下勸矣上曰芹久居言路瑾亂政時畏避緘默今旣明示典法乃擬拾沽名東陽學行海內推重輔導朕躬忠勤茂著比來寧夏旣平大臣特進階廕子如何謂攘取誅瑾之功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三

恣意妄說卽令其實以聞東陽宜仍舊供事慎勿動懷旣而芹請罪奪俸三月。乙亥大學士李東陽乞休上疏曰臣於本月十八日奏乞休致仰履德音曲加慰留臣拊心內省實不自安竊惟人臣事君固當竭死生之力尤當謹進退之節臣見六十四歲歷事列聖四十七年參預機務一十六年才疎力薄當退一也多病早衰當退二也久玷班行多竊俸祿當退三也但顧命至重責任方殷大義所關亦非得已蓋聖質方冲庶事未定則不敢言退藩臣倡亂邊境未寧則不敢言退大姦未除弊政未革則不敢言退用

是懷愛抱愧含垢納汙雖因事累辭終不獲於自遂
幸遇陛下聰明日進政令一新天下之人延頸望治
太平之幾正在今日臣若貪位戀祿玩歲愒日及此
不圖更復何待比聞南京監察御史張芹奏臣當劉
瑾亂政之時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
却又攘以為功冒膺恩蔭緣寧夏事平伏承陛下遣
司禮監官傳示聖意欲加恩典臣極力苦辭幾至垂
涕及手勅既下加臣特進左柱國廕臣男為尚寶司
丞臣即懇辭竟不獲命黽勉拜受本非素心但寵祿
三頒過涯逾分傳聞遠外實駭羣情其言禮貌之屈

明李先正公年譜

卷三

語

否衆所見聞攘功之有無已蒙聖覽若不能早退又
不能力辭此二端切中臣病况臣揣已量力見可知
難盛滿之懼已非一日安敢以衰老之身久蒙罪責
上以玷陛下知人之明下以貽士林求備之議哉伏
望聖慈許臣致仕將臣男兆蕃收回成命令其照舊
以監生聽選出身徐圖補報則優禮舊臣之恩曲成
萬物之德臣舉家感佩於無窮矣上曰卿輔政有年
清忠純謹中外共知引疾乞休乃至累牘先帝與朕
為天下慰留今大姦既去朝廷圖新治理倚毗正切
豈可偶以人言遽欲求去吏部即往諭朕意大臣義

當體國宜勉起供事賞功推廕皆係舊典李兆蕃已
錄用亦不准辭 已卯大學士李東陽復上疏曰臣
近者再乞致仕并辭免恩廕復蒙聖恩俯加慰藉仍
令吏部宣諭聖意責以體國之義又遣內臣頒賜羊
酒丁寧委曲出於常格顧臣何人而克當此但犬馬
之私猶有不容已者臣聞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臣備
員內閣一十六年辭免者二十有四非不知簡任之
隆顧託之重但念輔導無狀報稱未能與其假委質
之名不若甘守身之節一身不治安能理庶務之繁
衆論未諧何以班百僚之首若廕子之恩固是舊典

明李先正公年譜

卷三

語

殊為勲勞如臣事不足以償直德不足以懋官而乃
以穉子置清要臣獨身蒙其耻尤當世受其慙禮義
所關誠非細故伏望聖明遂臣初請並收成命以風
勵有官其於新政不為無助上曰卿朝廷元臣輔導
年久績效茂著衆論攸歸况年力未衰宜念先帝顧
託及朕懷切諭留之意勉起視事以匡新政報功恩
廕前命已下母再固辭 十二月丁未大學士李東
陽等疏言臣等備員輔導叨任三孤或膺受顧命或
荷蒙簡任深憂過計寢食靡寧近日以來陛下勵精
新政大姦已去孝理方隆天下欣欣相告皆以為太

平之治指日可致但事有關於國家社稷臣等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則是緘默容身因循誤國生無以報陛下知人之鑒死無以見先帝在天之靈所謂顧命者爲虛名而輔導者皆餘事也臣等竊惟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之所付託生民之所仰賴昔太祖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得早作夜思三十年而後定何其勞也太宗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業罔怠以致今日先帝顧命惟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行無疆之祚聖慮所及亦何其深且遠也四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三

五年間陛下春秋鼎盛而儲嗣未聞中外臣民傾耳拭目以俟前星之耀此臣等所以憂且懼也伏望陛下念上天付託之隆祖宗授受之重體生民仰賴之切每於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起居以節遊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不能侵百邪莫能近皇儲早立寶祚延長可以隆我國家億萬年之業矣上曰卿等所言足見忠君愛國至意朕已喻之矣其尚一乃心力共圖治理 逆瑾既誅曉諭天下榜文梁公儉庵筆也大學士李東陽見而愛之及作史記事稿東陽及大學士楊一清各作一篇意俱不愜曰

此等文章須史筆兼律筆乃爲得體今但有史學耳不可傳後乃命各部屬撰上東陽獨取公作云此法史能兼遂以付史館 本傳五年春久旱下詔恤刑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悉從之而法司畏瑾減死者止二人 內閣行實劉瑾誅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武皇怒甚欲降敕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光武平叛賊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盛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三

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禮意雖於律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情有可原况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指論罪實降敕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爲之慮今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伏乞聖明洞察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并行燒燬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上以爲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

及者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三

美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三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四

小西涯居士
鄉後學唐仲

起正德辛未訖正德
丙子計公年七十卒

武宗正德六年辛未

公六十五歲 官特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充殿試讀卷官 館閣漫錄
二月己亥大學士李東陽等言今早發下工部所奏
京城內外工役浩繁州邑坐派無遺民財剝削殆盡
在處災傷四方盜起况京營軍士摘發做工終歲不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操相率逃避軍民俱困誠可痛心乞將不急工程暫
且停止臣等惟工部所言固為激切內添蓋豹房一
事尤為緊要謹昧死為陛下言之蓋自去年夏秋以
來外間傳聞豹房內添蓋房屋又聞豎立旛竿似有
創建寺宇之意臣等竊念寺觀乃異端之教聖王之
所必禁國朝之所姑存其間義理不暇深論但官禁
之體比與城市不同自古及今竝無禁中創造寺觀
事例傳之史冊非徒上累聖德亦無以垂法將
番僧人等往來混雜又恐無賴之徒因為詐冒
變生不測難以關防其於事體所關不細而財

費耗軍民之困苦又不足言矣竊見成化間欲以內
府建玉皇閣憲宗皇帝因內閣之言而止宏治欲於
近城造延壽塔孝宗皇帝因內閣之言而止天下傳
之史冊書之以爲聖朝美事伏望聖明仰體二聖之
謨俯垂鑒納將前項工程卽賜停止其於不急之務
大加減節以正國體以慰生民不報 六月辛丑大
學士李東陽以老疾乞休言衰老益深疾病交作且
官列三孤職司輔導而神思荒落不能効謀慮之勤
精誠未孚無以爲感格之地伏望聖慈憫其衰病乞
骸骨以盡餘生上曰卿忠誠體國輔導累朝功烈譽
望天下共知述作議論允爲國華出處進退關係天
下重輕宜體朕情亟起視事乃見君臣同德之義不
必再辭 七月壬子李東陽上疏乞休言膺至重之
任者必有非常之才而又濟之以有餘之力二者不
可缺一今臣以章句腐儒甲科常格兼之子女天喪
哭泣傷多眼目昏暗咫尺之間莫辨文字且朝廷之
典年老有疾例不入壇臣之一身兼是二者使之居
具瞻之地爲百僚之首雖欲求職之不曠不可得也
仰祈矜察放歸田里俾大臣無固祿之譏國家無妨
賢之病上不許 乙丑李東陽復上疏乞休言屢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二

告請以來病日深而憂日至老而無嗣隻影自昭宗
祀之責惟臣是任然此一身一家之私猶不足言陛
下紹統有年前星未耀乃祖宗億萬載社稷之所係
甚重昔孝宗皇帝親憑玉几發綸音早定大婚承圖
至計臣而承願命夙夜於衷比之尋常情實倍萬責
任之重無過於臣臣之所當言亦無急於此若復因
循隱默苟利目前臣恐一旦溘先朝露無以見先帝
誤國之罪萬死莫贖伏冀上念承傳之重俯懷翊戴
之勤高拱清穆深居禁密朝奏以時飲膳以節以保
聖躬以延嗣續尤望憫衰朽之質理難久長察忠悃
之言止於如此俾之休致以盡餘生上曰朕覽卿奏
具見忠愛至情卿受遺先朝輔導朕躬見今天下多
事正宜同心佐理何忍舍朕求去宜強起視事副朕
倚毗至願以仰答先帝顧命之意不必再辭 十一
月癸酉大學士李東陽九歲考績吏部以聞上曰東
陽輔導三朝勤勞備至勲德懋昭今以一品九年奏
績可降勅褒諭令兼食大學士祿仍舊供事錫之誥
命宴于禮部 甲戌大學士李東陽上疏曰臣以九
年考滿伏荷綸音寵眷殊至臣進身官保以歷三孤
厚顏首班遂經九載謀猷八告無補於君心政令外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三

施罔裨於宸斷自考無功理當殿黜即今水旱相仍
生民窮困畿甸東南盜賊蠡起京城內外地震有聲
咎責所關義當策免况年齡衰暮病疾纏綿每遇加
恩輒增慚懼屢經辭職曲荷勉留徒以四方多事未
敢言私而日負初心茫無後效豈意封章再錫月俸
兼支華以璽書之賜宴會之頒願臣蹇劣豈復堪之
且當蠲租免稅之日而冒給俸糧當減膳徹樂之時
而濫沾宴錫固知優崇內閣出自聖心眷遇儒臣亦
有故事但臣非其人而今非其時也乞收回成命止
令仍舊供職庶可輸報德之私亦少免素餐之咎疏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四

入上曰朕以卿輔導元臣功在朝廷望隆中外九載
考績為國增重特加恩錫以示優崇卿具疏辭免已
悉誠惻此累朝眷遇輔臣故事可勉副朕意毋再辭
丙子大學士李東陽以賜宴禮部辭上曰朕以卿
壽俊元臣一品九載朝廷盛事乃循舊典賜宴禮部
而卿屢以修省為言重違雅志特允所辭 懷麓堂
集正德辛未五月初七日詩六年揮淚泣遺弓萬國
傷心此日同龍去鼎湖還作雨馬嘶沙苑尚思風碧
桃宴已歸天上玉几言猶似夢中曾是白頭香案吏
不勝擬望朶雲紅 偶夢得一詩止記末句覺而感

之足成一律正德辛未十一月九日也平地紅塵起
白波直從青衮到黃河幾州村落人烟少千里川原
殺氣多漢帥屢傳師出令邊兵先試凱旋歌白頭中
夜長憂國何日蒼生息荷戈 偶得南宮多景樓詩
一首筆墨清潤益得意書也因憶邃菴博古好學而
此詩此景又其所卜居地舉以贈之復追次前韻二
首書于卷後予遊江南常登此樓目擊其勝及邃菴
既定居而陽羨之田已棄坐月亭中無我足跡他日
展玩問未必不憮然大息也 正德辛未六月望日
孔氏女卒已閏歲錢郎中榮自錫山以詩來慰憶自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五

亡兒之喪吊輓者屢至而今僅得此悵然感之因次
其韻二首以自慰浮生如有寄老淚忽無時豈謂東
門恨翻為永叔悲 歐祭女文云於家有一日望深猶
駐目話久或停卮為謝同心客詩來慰所思軒蓋寧
親日輻旌送女時未歸先恨別既樂轉成悲遠道無
時紉荒林有醜卮幽魂如不死應起望雲思

七年壬申

六十六歲 官特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館閣漫錄二月甲申大學士
李東陽以老病乞休不許 三月丙午大學士李東

陽等言頃奉旨令所司預備經筵臣等聞命忻躍卽令講官預備講讀拱候經月未蒙宣召惟聖學與君德相關經史乃政化所出自古帝王視爲首務本朝列聖定有成規經筵以十日爲期日講則每日從事蓋欲功無間斷庶幾學有光明伏覩陛下聰明剛健卓冠羣倫自春宮進學之時至正德紀元之始躬親誦記默聽敷陳比歲以來漸殊于舊臣等或祇承顧命有常常請出之言或同被簡知有職專提調之任陳力不能已負扶持之責受直急事難逃貨器之譏况外患之未平豈內修之可緩用是仰祈萬乘俯鑒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六

寸心數御講筵特修故事使臣等得以開陳講說上啟宸聰徵聖賢有用之言保宗社無疆之業天下幸甚不報 四月丁酉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伏見去冬以來京師地震有聲霸州及山陝福建雲南等處相繼地震竊聞天人相應理有必然上下交修道須兩盡孤卿之任非諸司比故周官變理不備惟人漢庭策免亦有故事臣等或親承顧命或特被簡存職在論思憂惶無地且如講筵聖學所關也臣等不能盡啟沃之功早朝政令所出也臣等不能預備從之列宗廟社稷神靈之所在至尊嚴也臣等不能執

奔走之事而歲時奠獻但遣公侯官殿門禁天子之所居至深密也臣等不知動止之詳而晨昏出入未聞警蹕凡如此類不敢盡言卽今帑藏空虛軍民窮困流移不已盜賊肆行江西四川累歲用兵山東河南南北直隸所至殘破戕害將領荼毒生靈侵擾京畿略無畏忌蓋自創業靖難以來未嘗有此臣等適當其責罪無所逃仰瀆威嚴伏俟罷黜尤望淵衷明悟如日中天溫習舊聞自親經史視朝饗獻一復舊規親信必恭謹之人委任必忠良之士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陸崇卑之分動息有恒飲食有節頤養聖躬茂隆國本以上回天意下結民心則列聖開創之難先皇付託之重可以永保於無疆之休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耳疏入不報 閏五月庚辰大學士李東陽疏乞致仕上曰先帝顧命委重於卿明訓具在 其何忍忘朕知卿才優力稱不惜懇留正欲補益大政吏部卽往諭此意可亟出勿復辭 丙戌大學士李東陽上疏又乞休退上曰卿連章求退至情已悉但時方多事朕爲天下留卿元臣進退所關甚大有疾宜善調攝其亟出以副眷懷 六月庚辰大學士李東陽言臣自五月抱病三疏乞休雖報國之心無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七

窮而趨事之力有限伏冀恕不能之往咎貸未死之餘生特許致仕上曰卿累朝元臣勲德隆重出處所關不輕近屢引疾朕已具悉特令吏部諭意懇爲天下留卿宜體至情勉力以慰人望慎勿再辭 七月庚辰大學士李東陽以病滿三月例當停俸吏部爲上不許且令吏部諭意俾亟出視事 辛亥大學士李東陽乞休致上曰卿耆德元臣中外倚重疾已向痊宜率先庶職何事固求退去似非大臣體國之義勉爲朕起以慰輿望勿再辭 九月丁酉大學士李東陽等奏昨手勅直隸山東河南江西等處賊平內閣官運籌定議致有成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廕子姪一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戶臣等聞命之餘不勝惶汗竊惟論功行賞者朝廷之大典佐令代言者儒臣之常職比年以來各處地方盜賊蠢起上廛宵旰命將出師寒暑再更兵食俱困臣等職居禁近責在匡持不能制亂於先幾又不克收功於一旦曠瘼之咎實所難辭幸遇陛下聖武神謨天人協相將臣効力逆黨就誅臣等厚祿高官安居飽食甲兵未被筆舌何功况武職之官必由軍功除授豈有徒操文墨輒可廕及子孫揆公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八

議以難容撫私心而自愧除銀幣臣等仰體聖心所不敢辭已望闕祇領其廕子恩典斷不敢受得旨頃年盜起小民失業卿等出謀畫策以致平安特官一子以酬爾勞可不必辭 十月甲辰大學士李東陽等奏臣等一再具疏辭免恩廕未蒙俞允臣等任非督戰職異典兵禁近從容未嘗親與驅馳之苦文墨議論安敢冒承矢石之功皇上雖曲賜寵嘉臣子宜自知分限在已既知不可物議其將謂何義實未安事非虛讓設若堅辭而未允則將引避以自明伏望俯鑒惻誠收回綸命庶少全退讓之節抑以長廉靜之風命下吏兵二部議以仰杖天威蕩平妖孽亦由內閣默贊機猷特賜恩廕誠不爲過但東陽等連章懇避實出惻誠雖聖恩之慰諭益勤而各官之情詞愈迫竊惟錄功酬勞者天子之仁崇謙敦讓者大臣之義乞鑒其惻情別賜定處詔改廕六品文職令母再辭 丁未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曰伏蒙聖恩錄臣等子姪一人改廕文職竊惟羣盜肆惡徧歷諸方出入四五年間荼毒數千萬衆主憂臣辱安敢辭勞天佑人歸僅成克捷奸雄甫定凋瘵未蘇雖同率土之歡豈免向隅之泣若燕齊河洛之安靖以爲臣等之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九

功則川陝湖廣之縱橫復是誰歟之過推恩廕子誠所未安且以六品之華階何可一朝而驟致懇乞天恩竝收成命感德受恩實過於受廕萬萬矣上曰朕以卿等勞動特廕武臣堅志不受今改文秩可不必辭癸亥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曰臣等再承恩廕累具辭章曲荷綸音不蒙賜允若心無所愧豈敢固違但理有未安終當懇訴竊事有常職故任事者無侵官恩有常格故受恩者無愧色臣等所居之官論思輔導之職也目不識兵馬之數耳不聞金鼓之音足不履行陣之地身不冒矢石之險若文書之經由議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論之闕涉與戰伐攻擊坐作進止者同功而例論推恩以及家是以平居本分之勞冒格外非常之賞况臣等或已廕錄不可重沾或方歷歲年未經久試捫心揣分實不能堪所有前項恩廕臣等終不敢受伏望聖明俯從愚請竝收成命以慰憂惶上始許之丁卯大學士李東陽辭免兼俸疏曰伏奉手勅連年兵燹卿等指顧籌畫勞動實多廕子一官以伸朕念今又懇辭特允所請遂各加進階一職李東陽兼支尙書俸餘俱仍舊欽此臣仰荷聖慈許辭廕錄轉承親命益切憂惶竊惟官不量才固不可以輕與祿必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稱事亦不可以濫給臣叨居重地積有成年才劣功微官高祿厚向以纂修實錄陞支正一品俸繼以九年考滿兼支正五品俸揆之常制蓋已增多爾者羣盜剿平聖恩覃布臣既乏謀猷之益又無戰伐之勞廕子酬功既非其分推恩加祿亦豈能安況臣自今年五月以來一向患病在家調理移兵過省不聞進止之言奏捷還師不預班行之末例當住俸未奉命音累乞歸田不沾允命加以慰留恩重朝賀禮殷茲方勉効驅馳何意復蒙光寵又况臣已兼二俸而使之日益增加是臣出微幸之期自取貪饕之罪又况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兵荒之後帑藏空虛饑民之待哺方深武職之折銀屢缺雖未能損上而益下抑亦當益寡以哀多每欲辭免兼支少遣尸素但會衰病已極亦將不久於官勉强因循不敢數煩天聽今乃以一官而兼三職之俸以百口而食千人之力則求退而反進辭少而就多非徒自失於初心亦且倍深於往咎九望聖明下燭洞察懇誠准免兼俸令臣仍舊供職使臣得以少淹旦夕猶或能圖報於分毫上曰朕以卿輔導竭心謀議裨國累辭廕敘特命三俸兼支今又懇辭姑免大學士俸可兼支尙書俸以副至意 十一月丁卯

四一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
屢以老病乞休不允至是復上疏云每當具疏乞休
實是哀鳴懇訴未蒙覽察曲荷涵容顧在告之辰歲
過其半素餐曠職累積愆尤況今歲暮裕享不能陪
列正旦朝賀不能隨班郊壇大祀不能看牲分獻而
深居飽飯偃仰在床寤寐不寧臣之狼狽實不知所
以自處也伏望許臣休致則進退之節庶全始終上
始可其請賞銀五十兩文綺四襲廕其姪兆延為中
書舍人仍賜勅曰朕惟君臣相遇自古為難而人臣
事君才德相稱始終一節者尤難其人卿資稟神異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十一

一 慧悟夙成爰自髫年召見中禁應對稱旨名動四方
遂以宏博之學蜚英藝苑優游常調三十餘年資歷
既深聞望彌重逮我皇考簡自聖心擢居政府朝夕
獻替便殿之延訪平臺之賜問有懷必吐無言不從
宏治之政光於列祖惟是二三大臣佐理之功而卿
之誠心直道不激不隨無私無比尤為皇考所眷注
顧命之際推誠付託卿感激際遇益竭忠勤事涉憂
違委曲匡救西鄙戡亂兩河討賊廟謨勝算多所贊
畫釐革弊政率循舊規樂育人才明揚善類代言足
以宣朕意敷奏足以達民隱況文學詞翰獨步一時

貫穿古今精練政務立朝僅五十年輔政十有八年
清慎之操終始不渝自古大臣兼此衆美者代不數
人朕仰承先志圖任老成屬時多難方切倚仗卿年
猶未至精力有餘乃以止足為念動輒引疾乞休比
年以來章疏十上每奏愈切重違雅志特賜允俞降
敕褒諭命有司時加存問歲給與阜隸十名月餽官
廩八石仍賜白金綵幣襲廕子姪一人為中書舍人
用表朕懷舊優老崇德報功之意於戲功成名遂身
退卿之自處善矣乃眷西顧居第伊邇國有大政尙
將就而問焉卿其頤養天和茂膺壽祉以慰天下之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十二

望故論 懷麓堂集正德壬申五月七日詩曾上鑾
坡侍玉堂朝衣親惹御袍香傳宣煖閣在奉天門後天顏
近奏事平臺在中左門東午漏長化國有人悲短夢幽都
無地仰餘光從容顧命分明語一日傷心淚萬行
明朝典彙十一月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
既罷獨歲時賜資及頒上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
成光祿猶致宴云 輔世編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
初至畿甸勢張甚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
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倡議招撫司禮張永
以問東陽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今攻破州縣赤

子遭其荼毒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可乎哉永等歎曰終是老成之見議遂定旣而賊平以東陽等運籌功廕一子錦衣衛世襲千戶東陽力言文墨之臣不當與矢石之功疏四上改廕文職六品再辭不允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人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上遣司禮監谷大用至閣議東陽以爲不可大用等謂此已有先入之言盍姑試之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與聞國計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卽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五

筆者固存國事一壞雖死何贖往返再日乃下兵部覆議至再皆云不可而內意已定司禮監逼令擬票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亟事方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勢占住房屋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傲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治五不便也違遠

鄉井或風氣寒暖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窮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虛空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疏虞咎將誰歸十不便也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五

罪萬死不能塞責望聖明洞察特采人言務求至當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乃內降行之八年癸酉六十七歲 致政家居 懷麓堂集奏謝正德八年正月十三日司禮監太監蕭敬傳旨頒送慶成宴卓面一張鴛鴦餅一分酒五瓶臣竊念優閒私第衰病餘生無扈從奔走之勞蒙眷註記存之寵 奏謝正德八年四月十五日欽蒙皇上遣內臣頒賜敕諭一道新鈔三千貫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衣服一套到臣私第絲綸渙汗豈徒一字之褒金幣輝耀遠過百

朋之錫

九年甲戌

六十八歲 致政家居一勿藥集邵文莊為李西涯門生邵雖在臺閣猶箴規切磋嘗批邵文字後云予往時嘗被方石老駁得荒迄今為感不知國賢亦耐得我否文莊家居偶手病每上李公書輒假手于人李恐文莊手尚病故索新書曰但得數字足矣不必楷也甲戌歲李得文莊壽詩其和章有月窟靜探康節手深衣閒稱老萊衣文莊嘗誦以自警及西涯沒文莊為位哭泣追憶生時每事作詩不下百首又西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共

涯寄惠山泉詩有曰地主侍郎心似水平生品泉如品士但去江山不得清此山自得青金精 玉堂叢話張尚書邦奇李公東陽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入覲亦公門下士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餽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於庭乃啟緘取扇而歸其帕公致政後邃菴揚閣老載酒肴過懷麓堂為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菴有慚色 自書詩册墨蹟按此數詩懷麓堂集中未載重遊慈恩文太僕東道尚未至呼酒獨酌用去歲舊韻得四句後與諸客醉楊柳灣入稻田喬禮部趣成之走遍紅塵

白盡頭幾人城市此曾遊酒邊看竹誰為主堤上尋源遠沂流楊柳風多鷗不定石田秋晚稻初收醉來何物堪舒眺睥睨城高百尺樓寺後孤亭頗宜登眺力疾小坐再次前韻東禮部太僕二君衍聖公後至亦因以贈之不用思君來水頭水頭今喜得同遊雲隨片鳥翩翩去風蹙微波細細流野岸蘼蕪無路入鄰家鵝鴨有人收因懷老白題詩興古木山巖何處樓短篷長簫坐兩頭畫船如在越中遊蓮臺漫說黃金界蘭棹空歌碧玉流江左世應多鮑謝河汾吾已愧常收杜陵亦有登高病祇為風多不上樓石潭西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七

一接寺東頭長記兒時作釣遊樹色幾隨人共老淚痕一應逐水俱流城中尚有山林在天際遙看霧雨收寄語金吾休禁夜暮鐘猶未起高樓右一首歸途所得寒烟暮藹樓臺燈火間彷彿兒童時風景感今懷舊不覺為之愴然較之前二三章吟風弄月又別一種情話也正德九年十月六日西涯書于懷麓堂之西軒
十年乙亥
六十九歲 致政家居 本傳既罷政居家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

墨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
耶乃欣然命筆移時而罷

十一年丙子

七十歲 七月二十日卒于第 館閣漫錄計聞上

輟朝一日祭葬如例仍賜米布各五十石正新鈔一

萬貫贈太師諡文正給之誥命 十一年七月致仕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李東陽卒贈太師諡

文正東陽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

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泰

陵稱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大

不專政歸卿寺人願思之 帝京景物略墓在畏吾

村萬歷中鄰人取土幾露前和宛平方公從哲封樹

之坎掩而已 祠近皇城迤西孝宗賜第也第久析

為民居嘉靖乙酉麻城耿公定向首議贖還為公祠

祀公像傳雙履厚二寸許糾繫之一粗紵小衫公舉

奇童時著以見景帝者耿為具篋撰文鏤篋蓋衣已

半做履朱爛然熟桃痕履繫乃不知色今守者人歛

數錢則舉視之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四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五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唐仲冕陶山增補

雜紀 公生平軼事時時見於他說有未可確知其歲年者各從所載略為詮次編之於此

許浩兩湖塵談錄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

薦英廟親試之對句曰螭螭一身鱗甲程即應聲曰鳳

凰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

綸上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俱賜寶鏤百出后李

出入館閣四十年

皇甫錄皇明紀畧郊祀省牲日駕還無樂正德間上始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五

命製之樂章為李文正作

麓堂詩話方石自視才不過人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

課限一月為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官課及應答諸

作皆古詩也故其所就沈著堅定非口耳所到既其老

也每出一詩必令予指疵不指不已及予有所質傾心

應之必使盡力予嘗為厓山詩內一聯渠意不滿予以

為更無可易渠笑曰觀子胸中似不止此最後曰廟堂

遺恨和戎策宗社深恩養士年渠又笑曰微我子不到

此子又為端禮門古樂府渠以為末句未盡往復再四

最後乃曰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姦黨碑

但見姦臣傳渠不待辭畢已躍然而起矣

識大錄趙司成永號類庵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耶

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

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為贊司成曰帕二方魯公

曰吾贊亦應如之入啟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

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其半魯公度家

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烹魚沽酒以

飲二公歡甚卽事倡和而罷

兩湖塵談錢與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謁李西涯學士時

有以司馬溫公像求涯翁贊者公遂命與謙代作其中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五

二

有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

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等語翁大稱賞以為數

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為之延譽于謝方石諸公已而

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陳洪謨治世餘聞舊例通政司奏事各衙門承旨惟刑

部都察院同為一法司並立聽候如旨云法司知道兩

衙俱跪而應若止云刑部知道惟刑部堂上官承旨云

都察院知道惟都察院官承旨玉音微低不免混聽則

具本認罪時司寇白公昂不差都御史閔公珪屢差俱

蒙溫旨不究李閣老東陽與白閔俱甲申進士因會同

年席上謂閔曰今日年兄何以差閔答曰一時聽不真

曰白公只一耳何以聽真年兄有兩耳何聽不真眾皆

愕然李徐笑曰刑部字止一耳都察院非兩耳而何一

座輾然

名世類苑邵文莊以戶部出為江西提學李西涯贈以

詩曰職在文章官在憲政宜嚴肅教宜寬文莊嘗語人

曰某在江西深得其力

陸容菽園雜記李賓之事父極孝公飲酒不多然過酒

邊聯句或對奕則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翁猶候之賓

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哺必先告歸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五

三

玉堂叢話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

故門生散衙後羣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徹夜歲以為

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餞

之卽席賦詩諸人中汪石潭詩先成中一聯云千年芝

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重

改眾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能續眾共請曰吾輩以抑

之此詩絕好老師何以為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

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偏枯且近於合盤因卽授筆改

曰五色宮袍當舞衣眾始歎服蓋公於宏治正德間為

一時宗匠陶鑄天下士亦豈偶然哉

名世類苑楊文襄敘李文正懷麓堂稿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云盛德嘉謨雄文遠學一時海內莫及

國雅李文正學既該博詞頗宏麗且老於掌故其詠史樂府乃所優也當時如邱邵二文莊吳文定石文隱諸縉紳先生倡酬多作七言律甚至疊和累篇每以什計明興自高侍郎以還七言律流而極弊文正公以大雅之宗尤能推轂後進而李何徐諸公作卮言曰長沙之於何李其陳涉之起漢高乎頗善比興讀公之花將軍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五 四

歌正之羅都御史吳之送武靖西征邵之胥門石之契苾兒諸篇稍頡頏馳騫矣
王世懋窺天外乘李西涯東陽孝宗朝位劉謝之間誠怒不如劉質直不如謝而政事文學不啻過之受顧命稱三賢後劉謝以持八黨被逐而李獨留劉瑾時天下遂以薰蕕三相有爲詩譏之者有爲書絕之者然公保全善類調停亦多苦心鄭端簡公吾學編列之名臣之末所評陶實允人心而西涯之聲價始定
王貞善讀史法戒成化間陳翰林師召所乘馬售錢六百文西涯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

美三百青銅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卽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今日京士大夫能如此者幾人哉一鞍轡之飾至費金數十兩三品以上官舍人率七白金以至千餘金視昔不同甚遠吁亦可以觀世變矣

陸深溪山餘話我朝每歎君臣隔絕實以憲廟口吃之故至孝宗末年有意召見大臣與議機務李文正東陽載在燕對錄

徐可先韋佩編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温語却之或問其故曰旣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

耿定向先進遺風李文正公東陽幼負雋才藉有清譽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其爲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毒螫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衆頗賴之蓋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欺陵目中已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曝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
外紀李西涯與程篁墩過采石李得句云五風十雨梅黃節程卽應云二水三山李白詩一時服其巧麗

同載

焦竑獻徵錄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矣鄭端簡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葬又謂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輩一宴會之費云則公平生所以視身者已被時權璫狂獬公卿鮮不受其蝥者而卒不敢有加於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耳

獻徵錄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興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五

六

獻徵錄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歿時其門生故吏滿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庸親對余言之即書籍所載古之宰相亦未有如此者

獻徵錄李西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編修崔後渠方在道上酣飲後渠拱立於轎前曰請老先生少飲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卽下轎連進數觥升轎去王元美藝苑卮言亦載此一事夫宰相憐才愛士脫畧勢位如此風流世豈能多見

王世貞藝苑卮言嚮者於李賓之擬古樂府病其太涉

議論過爾翦抑以爲十不得二自今觀之奇旨創造名語疊出縱未可被之管絃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若使字字求諧於房中鏡吹之調取其字句斷爛者而模仿之以爲樂府如是則豈非西子之顰邯鄲之步哉

鄭曉徵吾錄劉瑾入司禮監殺太監王岳徐智范亨矯旨罷戶部尙書韓文郎中李夢陽劉健李東陽謝遷各上疏求去內批健遷致仕東陽留用東陽再乞退上曰自陳休職臣下職也黜陟人材朝廷公論卿毋再辭陸深跋邵二泉西涯哀詞右戶侍邵二泉先生國賢詩一卷皆西涯李文正公卒後之作以致哀慕者萃寄都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五

七

諫俞正齋國昌正齋示深讀之紆曲之情不可已敦厚之義不可窮實近世以來師生之所鮮有千載而下讀之猶將涕泗滿襟況於識西涯知二泉如吾正齋者往歲丙子秋深起告北來舟次廣川適聞文正之訃亦有一詩哭之曰細推天運幾生賢又是山川五百年廟廟江湖今復少文章功業古難全重來東觀嗟何及再過西涯定惘然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憂國淚雙漣壬申二月深嘗與修撰何粹夫璫檢討盛希道端明謁文正公於私第議及國事公手揮雙淚意甚悲愴落句葢紀實也因附卷尾以論於正齋云

謝遷題李西涯翰墨卷後遲老謝翰墨人求之不甚
斯余與公爲寮友餘三十載相愛甚厚兒不又獲與
其子兆先同筆硯麗澤相資者有年兆先不幸早逝公
視不如其子故尤加之意此卷爲絕大非尋常應酬者
比睽違來追惟疇昔游從笑語之歡邈不可得未嘗不
悵然於懷每見其翰墨如接風采聊以慰今年秋間
公愈作古人矣俯仰之間已爲陳跡殆非虛語嗚呼哀
哉聞中偶閱此卷爲之泣然因識之

謝遷題西涯詩篆卷後甲戌夏杏莊與雪湖唱和消遣
詩頗多間因便摘寫數首寄西涯已而西涯寄和還以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五

八

吾長子正稍習篆學素愛之故特示以篆體又慮傳附
者或爲殷洪喬再寄一通至此其後至者也正什襲謹
藏之念昔居京時吾三人雅相好無何雪湖蚤睽違予
與西涯居獨久今歸老復得與雪湖遊而西涯遠隔數
千里疇昔燕笑之歡邈不可得每形諸夢寐來和有云
惟應兩巾履長行夢中遊又云羨君江海上猶得舊同
遊者乃彼此之哀曲而公道之也不意公奄然長逝矣
嗚呼聚散存沒之感可勝言哉偶與雪湖一展卷相對
酸楚不能已因以唱和韻題於前而以哭公之詩係
其後云

明世說李西涯耽奕何燕泉勸之李曰將何消日何曰
詞翰兼算足娛日力後西涯偶在基酒間當道以巨軸
乞詞翰乃大書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
惟有圍棋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

明世說陸式齋遷職方李西涯時爲學士戲曰先生其
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
奈何只管翰林耶

王鏊震澤長語古人稱大器晚成馬况所以知朱勃非
遠到之器也以我朝諸公論之故少師李東陽五歲能
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登進士少傅楊一清亦以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五

九

神童舉十七登進士今少師楊廷和十二占鄉試少傅
蔣冕十八爲解元費宏十九爲狀元官皆極品年壽亦
高則晚成之說殆未盡然也
湧幢小品李長沙當國先困於劉瑾之逆亂後苦於流
賊之縱橫屢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帶尚未及
解一道士服紫玉環求見進之指公所服帶并自指曰
此帶雖好何如我環倘能棄却相從入山公曰久服誠
無意味第入山尚須歲月耳道士笑曰知公無分即出
庭中微吟踏劍乘雲而去帝京景物略
附錄凡昔賢著錄入之雜紀其有得於今所考求者用附於此以示後來

西涯考

法式善 時帆

納蘭容若淶水亭雜識云李長沙賜第在西長安門西俗呼李閣老衙是也其別業在北安門北集中西涯十二詠程篁墩學士和之有桔槔亭楊柳灣稻田菜園蓮池而響牖鐘鼓樓慈恩寺廣福觀皆在十二詠中今其遺址不可問當在越橋相近蓋響牖即越橋下闌而鐘鼓樓則園中可遙望爾湯西厓懷清堂集題李文正慈恩寺詩序云喬莊簡跋文衡山西涯圖云寺之後曰西涯考公懷麓堂集有西涯十二首第四篇即慈恩寺其他如楊柳灣鐘鼓樓四詩中亦互見則慈恩寺在西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五 十

涯東西涯之名所由來久公因以自號今亦不能復識其處公詩首篇云幾人城市此曾遊又云城中尚有山林在集中重經西涯有云城中風景夢中路又云禁城陰裏御河西慈恩寺偶成云城中第一佳山水則西涯之在城中無疑淶水亭雜識所云西涯有李長沙別業者考其地在今德勝門西子近年數得經過見風漪彌望直接德勝橋而東有法華庵在其上意其為當時之西涯所云積水潭海子亦即此地但相去二百餘年不特琳宮佛屋灰劫無存而園中所有喬木蒼巖長橋斷岸亦不復能彷彿矣莊簡又云西涯公嶽降地公詩有

淚痕應共水俱流句又云撫今念舊為此愴然集中如禪後述哀云應謝西涯舊時柳泣風愁雨共依依又重經西涯云淚滿密縫衣上線又云愛日漸非稚子歡又云慟哭兒童釣遊地白頭重到為何人則莊簡所言嶽降地者信有徵矣至淶水雜識所云公有別業在北安門外或是舊業非別業也集中有李白洲侍郎督復西涯舊業詩云三間矮屋一重樓則非園墅可知其他若重經西涯云綠野無堂正憶裴又候馬北安門外游慈恩寺詩云十年一到竟何能又重經西涯云重來又隔幾寒暄又宿海子西涯舊隣云東陵舊路元相接若果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五 十一

別業尚存何至隔幾寒暄經十年不一到即令止宿何用舊隣推此而言不但無別業並舊業亦久廢矣公罷相後客至不能具魚菜豈能更為平泉木石計集所云督復舊業者殆始終未之復也燕都游覽志云積水潭在都城西北隅東西亘二里餘南北半之俗呼海子套又云海子南岸舊有海子橋亦名月橋俗呼三座橋又云銀錠橋在海子三座橋之北此城中水際看西山第一勝處不似淨業湖之逼且障也又云德勝橋在得勝門內西有積水潭水注橋下東行橋卑不能度舟湖中鼓柁人抵橋俱登岸空舟順流始得渡復登舟東泛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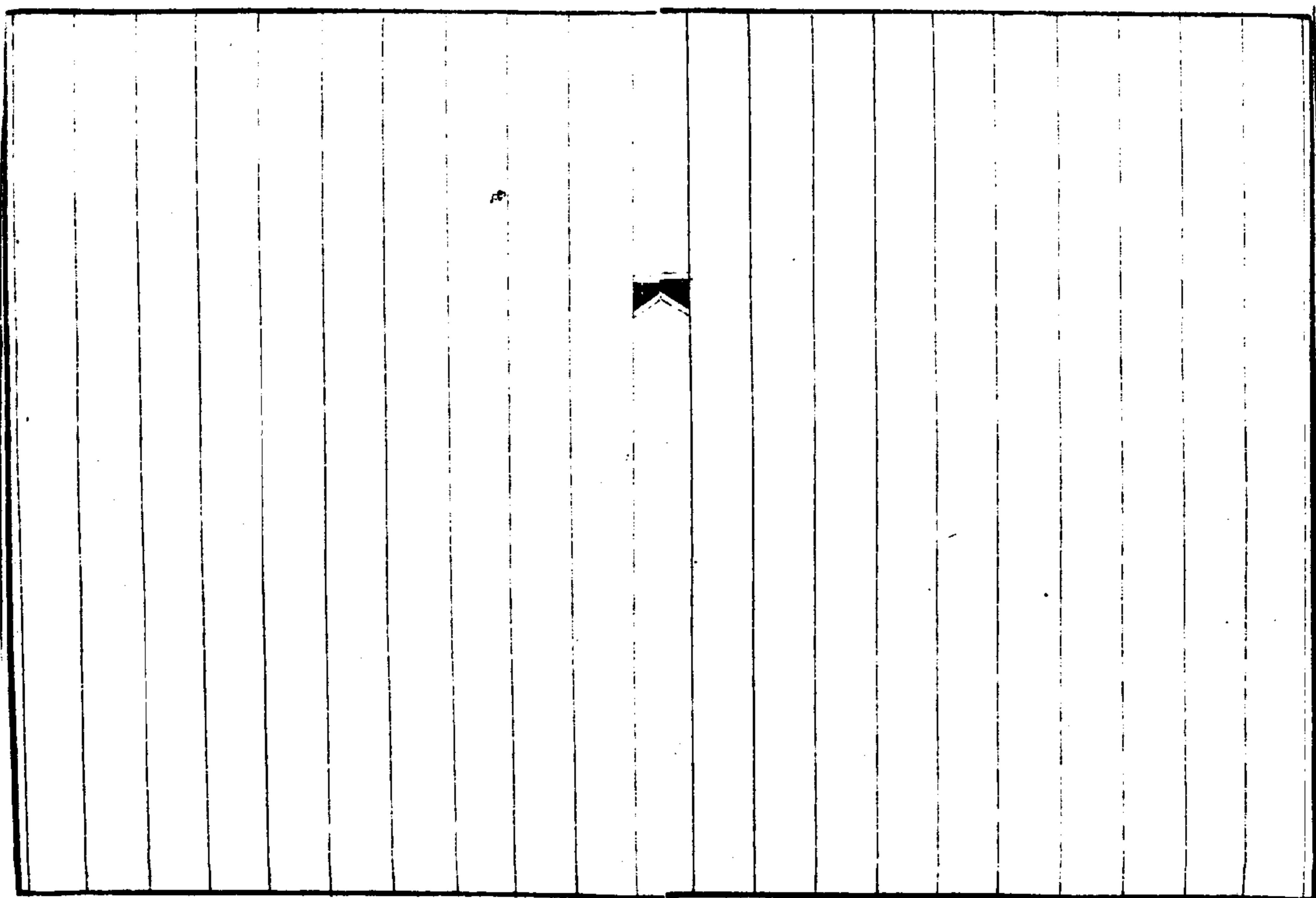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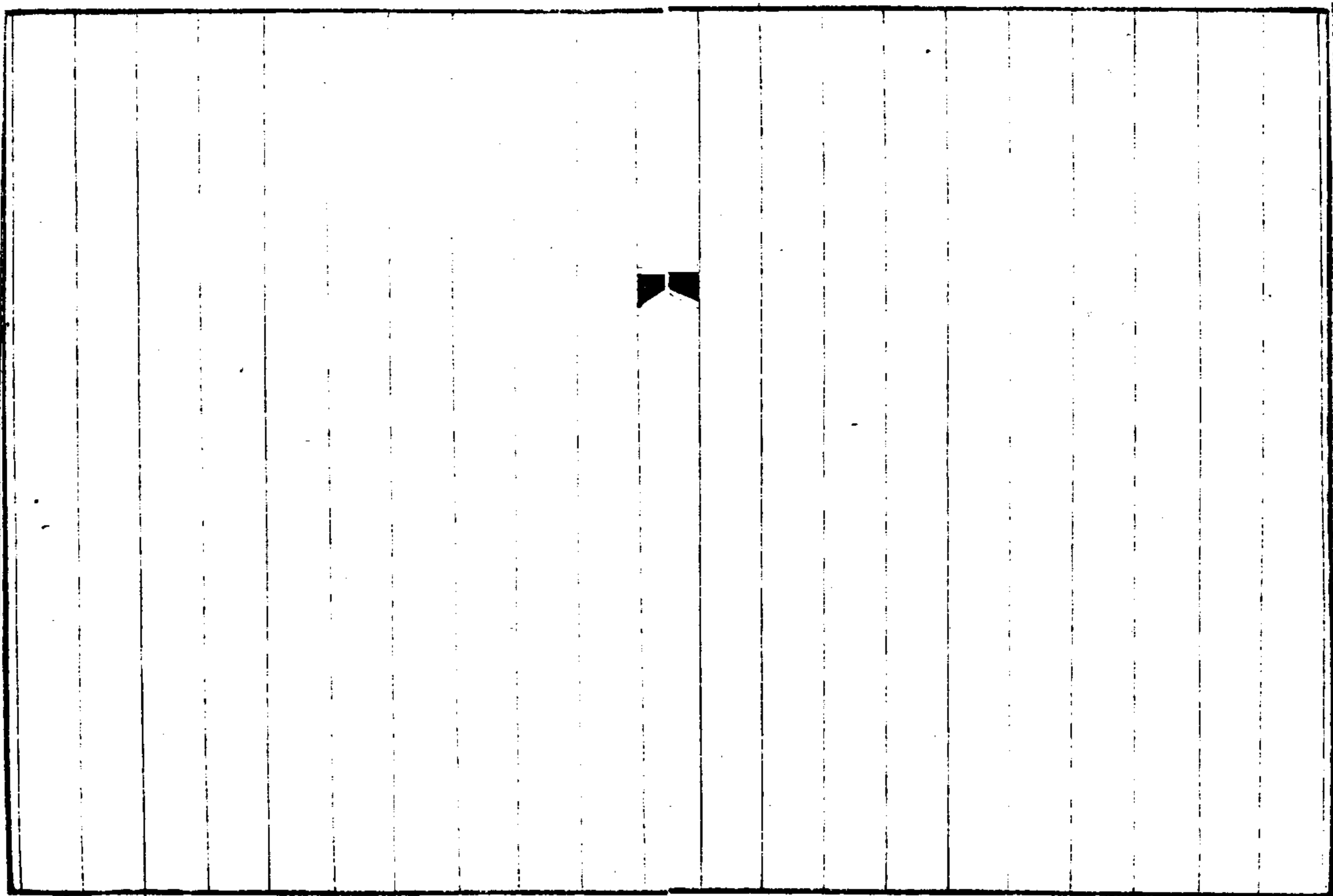
柳映阪縹萍漾波黍稷稔稻的的原田高城數里古色
 如一葺荔牆轉而南得藜光橋徑僻岸無行人古槐濃
 樾覆陰如罨畫溪又云三聖庵在德勝街左巷後築觀
 稍亭夏日桔槔聲不減江南明一統志云大慈恩寺在
 府西海子上舊名海印寺長安客話云海子橋北舊有
 海印寺宣德間重建改名慈恩今廢為厥何大復慈恩
 寺詩海子橋西寺高樓御苑花朱國祚介石齋集宿淨
 業寺詩云僧樓佛火漾空潭李廣橋低積水含近日吳
 長元宸垣識畧云海潮觀音寺在銀錠橋南灣又云明
 嘉靖碑海印寺東為廣福觀西為海潮寺又云西涯為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五 主

迤西孝宗賜第也淶水亭雜識似足為據至于西涯則
 今之積水潭無疑潭即水關在諸河極西林木叢蔚水
 石清幽其先為法華庵今建滙通祠乾隆二十六年
 御題也桔槔亭稻田楊柳灣沿河遷池皆可指識其地
 淨業湖十刹海分流滙注而下歸宿于澄清閣余居距
 李公橋不數十武門外即楊柳灣西涯則屢至其地且
 嘗集客賦詩繪圖紀事然未考其始末偶過蘇齋見西
 涯圖借留展玩因詳辨之併補圖招諸君子賦詩焉始
 知古人遺跡之近在目前者向皆忽而過之也嗚乎天
 下事之在目前而忽而過之者豈獨西涯也哉

明大學士李文正公畏吾邨墓記

法式善 時帆

余居近明李文正公舊宅遺址所謂西涯者也嘗攷公
 軼事哀集為記復欲尋公墓所屬同年宛平令章君訪
 於畏吾邨不可得又屬後任武進胡君及大興令鄂縣
 郭君訪之一日二君過余言適因事過畏吾邨問公墓
 于土人皆不知有大慧寺老僧云識一古墓相傳前明
 顯宦今其子孫已絕往視之良然不敢遽定為文正
 墓也翼日余親訪焉老僧佗出裘衷久之遇石翁者年
 八十六居畏吾邨且六世以文正墓亦弗能知因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胡君曰善屬余記之余以爲賢者身歿雖子孫久已廢絕而卒不至於廢絕者其人足重於後世使然苟不遇胡君及兩侍御雖遲之數百年而亦靡所藉以爲表章之力故敘其始末揭之祠壁翰林院侍讀柏山法式善撰翰林院編修武進張惠言書

又附

明弋陽汪文莊公壽李太夫人九十詩序

太夫人麻氏故贈少師憇庵李公之繼室文正公西涯先生之繼母也太夫人之賢行聞於中朝以達於海內實以文正公故公文章勲業偉然爲一代名人其淵源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五

其

蓋有自矣而得於家庭之間太夫人之所誨督而成就之者亦豈淺哉太夫人累封至一品龍章玉軸綸綍有赫凡再降焉其盛德宏福殆世所未有也文正公事太夫人備極孝養正德癸酉太夫人壽八十公時已致政館閣諸老及其門生皆獻頌以助娛彩旣而公上僊託養於諸孫八年于茲矣乃嘉靖癸未太夫人壽登九十年內閣舊寮率諸翰林復爲詩歌以獻俊于此見公之信乎朋友以悅其親者蓋既沒而猶新也俊惟三十年爲一世父子相繼而人道立天運之消長人事之得失於此乎一變矣又一世則六十也又一世則九十也觀

世變者每以百年爲言亦要諸久而後定耳太夫人之壽已歷三世望百年其得於久視之餘而俟於克定之後亦有可言者乎方文正公以道相孝宗兢業一心蚤夜圖治頻承召對討求民瘼百姓又安萬物職職明良相得不啻家人父子間非時珍賜太夫人獲備嘗焉此何時也大業未卒而惟好用事虐餓所及四海鼎沸公苦心斫力僅獲反正未幾公告倦而休矣事日益艱公託隱於詩翰基酒以自老然憂形于色歎咤不食蓋屢於其私見之此又何時也茲者聖明淑極萬類咸新天下甯然想望太平益欲躋斯世於治之止而仰攀乎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五

其

三代之隆此公與今百三三元老之盡心而公獨不及見焉者太夫人享上壽而經世之屢變卒逮復其常而後已亦豈非公之所遺以爲養者哉太夫人儉以爲寶自入門以至極貴未嘗見其增飾勤以爲訓自少壯以至耄耋未嘗見其暇逸仁以爲德自子孫以及媵里未嘗見其同異所謂聞於中朝以達于海內者俊聞人之壽百有二十太夫人聰明不衰步履強健更期以一世似猶未艾也八月二十八日乃設悅之辰諸孫大理寺右寺副兆延尚寶司卿兆蕃工部司務嘉敬孫甥衍聖公孔君聞韶太僕寺少卿崔君傑曾孫甥刑科都給事

中劉君濟成在而賓客之登堂者亦不減於癸酉云俊敢備述之以彰昭代之盛事以慰我文正公之孝誠焉謹序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國史副總裁門生弋陽汪俊書

陶山以是譜畀余彙版揚州余既用呂大防洪興祖諸家分編昌黎年譜之例判其起訖適又假得秦敦夫編修恩復所藏明弋陽汪文莊公俊河間李文康時所作李文正繼母麻太夫人九十壽言一冊其間自文康以下為詩者十七人皆無足述惟文莊此序載麻太夫人諸孫有大理寺右寺副兆延尚寶司卿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五

七

兆蕃工部司務嘉敬三人焉則文正之卒初非無後時帆所引堯山堂外紀以謂兆先歿而公竟無嗣非也序又稱孫甥衍聖公孔君聞韶太僕少卿崔君傑曾孫甥刑科都給事中劉君濟成在賀客不減于癸酉具知文正卒雖八九年其家門鼎貴內外榮盛不惟有後且亦殊未蕭索也即謂古人諸孫之稱通及族姓非必專指嫡系而言然大理之副尚寶之卿明一代故事皆幸臣蔭職積遷前後可考其為文正任子無疑此其人既為文正任子即或非文正所生要當為文正後無疑序作于嘉靖癸未癸未為嘉靖二

年上距文正卒未及十年下至萬歷初不過四十餘年使其人中壽不皆謝世即或謝世何至內外族五六人一皆無嗣彼其中但使一人有子又何至有瓦釜漫記以墓碑搥碎攪鹽之事凡此皆非事理所可推別無他證未敢臆斷大抵文正後人式微有之以式微故棄其祠墓萬歷中諸朝貴無絲物色因而為之埋掩棺和則有之耳遽謂文正當時本自無後決知不然矣文字之濫至明而極壽言之作波靡到今然由今以溯麻太夫人生日二百八十有四年矣諸公筆牘所存有可以正紀載之訛失者與歐陽公集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五

七

古金石文字同功余因手摹是冊以寄詩龕并錄此序譜後闕疑焉以諗好事博聞之君子且冀文正子孫或猶有在萬一讀書知義一旦出而有所追尋者問焉爾長洲王芑孫又書
按識大錄劉振撰國雅顧起綸撰明外紀陸深撰明世說何良俊撰湧幢小品朱國楨撰梧門補書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五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六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謝振定蘇泉校閱

附錄既綴拾如右復得各體若干篇皆足以資考證畧依時代為敘次復以類從焉

特進光祿大夫左生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正李公東陽墓誌

銘石涼楊一清諡文

公姓李氏東陽名賓之字也少居京師先本湖廣茶陵

人國朝洪武初以成籍隸燕山左護衛後改金吾左衛

會祖文祥祖允興父淳皆以公貴累贈如其官會祖妣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六

祖妣妣俱累贈一品夫人繼母麻氏再封一品太夫人

生正統丁卯六月九日方三四齡輒能運筆大書至一

二尺中外稱為神童景皇帝召見親抱置膝上命給紙

筆書賜果鈔送歸六歲至八歲再召見賜賚如初送順

天府學肄業天順丁丑受舉業於華容黎文僖之門壬

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癸未中會試甲申殿試得二甲

第一入翰林為庶吉士成化乙酉授編修修英廟實錄

丁亥實錄成陞從六品俸壬辰子省墓湖南甲午滿九

載遷侍講乙未經筵侍班癸卯再滿九載遷侍講學士

甲辰遷侍東宮講讀父卒解官守制賜祭一壇五品父

例無祭實自公始孝宗嗣位宏治戊申召修憲廟實錄

以喪辭已酉服闋乃起供職以從龍恩遷左春坊左庶

子仍兼侍讀學士辛亥實錄成遷太常少卿兼職如故

壬子始供事日講并經筵講書時大旱應詔上疏摘經

筵所講孟子中要論切于治道者析為數條極論其理

而時政得失以類附焉上嘉納甲寅內閣薦陞禮部右

侍郎兼侍讀學士專管誥勅乙卯與木齋謝公並命入

閣中外相賀以為得人公感知遇力持國是知無不言

兼稽古纂述之務上嘗命撰祭三清樂章公等上疏言

天子祭天地禮以簡為貴祭不過南郊故漢祀五帝儒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六

者非之况三清者道家邪妄之說不敢奉詔科道官劾

近幸二人召公等議所當去留者且出諸司題奏令一

擬斷親賜可否蓋自是始復奏事之制云武岡知州

劉遜為藩府所奏許被逮至京科道奏乞寬貸上怒俱

下詔獄公等言遜誠情輕譴重言官為國盡忠而槩以

為罪後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事竟得釋戊午皇

太子出閣講學加太子少師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上慮京營總戎多不得人召公等議更置乃出英國

公輩所辭疏面與商推曰某可去某可調公執筆撰稿

上御書下兵部行之辛酉病眩三上疏辭不允壬戌賜

玉帶癸亥賜蟒衣一襲大明會典成凡議例表奏皆出公手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甲子孝肅太皇太后喪上以廟制事重屢召內閣臣面議多公言是用自是不數日輒召問因事納忠每稱意旨闕里孔廟重建成勅遣公往行祭告禮還朝以途中所見民物困敝狀具疏言之因乞罷是年冬復以病屢辭乙丑春又辭俱不允五月上不豫召內閣三人入造乾清宮直叩御榻聖諭諄復以今上皇帝為託公等頓首奉慰出翼日宮車晏駕公號慟幾絕今上嗣位凡詔冊議諡大制作出公手尤多以侍從輔導恩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六

三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又以上兩宮尊號恩賜誥命階光祿大夫勲柱國贈及三代修孝廟實錄為總裁官正德丙寅春初開經筵命同知經筵事上親耕藉田豫九推列三月幸太學釋奠先師公分獻充國復聖公八月冊皇后充納吉納徵副使公既受顧命毅然以天下為已任事有未當偕同事二公盡言匡正無所忌避至再至三不輟又以詔書不信政令失中條陳十事指斥貴近自劾失職乞解任時逆瑾柄用于是劉謝二公皆得謝去而公獨留公據案涕泣連疏懇乞同罷上素慕公兩宮亦言舊臣惟此一人不宜聽其去瑾不得已

留之公以病不良子行乃詔免朝日赴閣與新翰集議二公同治事已而進二公官遞加公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公臥家懇辭丁卯春正月猶不起閏正月上偶違和力疾出尚寶卿崔瑯御史姚祥張或主事張偉給事中安奎各因事被繫瑾方欲示威俱令枷號公奏各人所坐自有本法枷號重典不宜濫施俱得寬釋通鑑纂要書成賜宴于禮部瑾以修書盛典欲因以示恩公謂此書先帝所命不及進御豈敢言功瑾內啣之會進焦王二公少傅而加公正一品俸鎮守中貴有請便宜行事者公執不可一日早朝有文書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六

四

一卷投於丹墀錄瑾過惡上命瑾等詰問無肯承者遂執朝官三百餘人送詔獄公奏此事必一人所為同朝諸臣倉皇拜起豈能知之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乃盡得釋時瑾立苛法公卿重足立道路以目分遣徼卒四出真偽莫辨遠近驚悚爭以厚歛祈脫禍公上疏極論之大忤瑾意然亦稍稍戢瑾又患盜賊日滋欲并其家屬俱坐編戍公言為盜之人惡心猝動雖其父兄有不像知自古罪人不孥若玉石俱焚何以開自新之路於是得從末減有微卒捕盜不得并其無服親執送官法司承風旨槩坐以籍沒發遣公謂即如新例亦不當連

坐乃令改擬如律又有以例前盜援新例處分者悉止不行所全活者不知幾何其他類此者不能盡述也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惟見公則改容起敬然他人瑾前論事唯諾無敢與可否公獨事事辨析瑾不能平每切齒焉卒不能害也庚午夏四月寧夏慶府真鐸與都指揮何錦等叛逆朝廷出師征討公請詔天下稍革近時苛政勅旨日數十降迅筆擬奏動中機直王師出而捷報至八月寧夏獻俘瑾罪惡暴著伏誅乃贊新政凡瑾所變更者令所司察革悉遵成法天下忻忻想望太平上錄公功特進左柱國廕一子爲尚寶司丞力辭不允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六

五

姪兆延爲中書舍人公既致仕非展墓不出宅東有隙地構軒爲石假山諸所厚者日造問碁局詩酒隨意所適丙子年六月公卿大夫士奉觴獻壽者彌月不止積勞與熱病卧不能興至七月二十日終於正寢聞者莫不嗟嘆曰西涯先生亡矣有司以訃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賜寶鏹一萬貫致米布爲賻遣禮部官諭祭九壇贈太師諡文正國朝文臣諡文正者自公始公天資英邁讀書一目數十行下輒成誦不忘少入翰林卽負文學重名然恒持謙冲未嘗以才智先人資望既積而當道殊不意嫌每阻抑之士論譁然不平公裕如也此柄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六

六

早卒無子哭之痛東溟麻太夫人所出亦沒遺二男公撫之如子所著有懷麓堂前後稿各若干卷別有南行北上東祀諸錄真行草隸俱有法而篆書則一刻近習復古之功為大樂汲引人才有善輒稱揚不已所薦士不使人知同考主考禮部會試者各二主順天應天鄉試者各一廷試讀卷者八門生半四方凡經指授多有時名初娶劉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岳氏蒙泉先生女贈宜人再繼朱氏故成國朱公女累封一品夫人子兆先岳夫人出廕國子生少有盛名其卒也舉朝惜之孝廟遭近臣慰問賜賻次兆同朱夫人出今以溟子為後即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六

七

八

兆蕃恭謹有文能世其家擇以卒之年九月二十八日葬於京城西直門外畏吾村蓋公祖塋也

賀閣老西涯李公七十詩序 鬱洲梁 儲諡文 遺稿

正統丁卯六月九日吾西涯李公實始生於京師元武湖之西澣是時也我國家方重熙累洽之日而是湖也尤京師委祉發祥之地公之先少師又積善存仁實家於此有克昌厥後之道是三者相與會合而無間故公之生也鍾和毓秀全備衆美仁義忠孝樂善不倦自少至老德無二三雖道不相謀者亦必以公為君子至公秉鈞握軸謨猷密勿口不言功以人事君常若不及溺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六

八

諸先帝身致時雍受遺詔輔訪落鞠躬盡瘁不避艱險不幸值權姦干政時事一變又能處之以巽而行之以漸包荒持重圖善厥後卒能感悟明主殄除元惡舊章成憲率由罔墜反正之功於茲為大然則天之所以憇遺元老與先帝之所以顧命舊學者夫豈偶然之故哉乃若根本六經沉浸子史作為文章其書滿家若入告奏議之文化言應制之文纂修筆削之文其所以用之朝廷邦國以訓勅臣工敷賁四海傳之於千萬世而不泯者其為用也大而博矣若夫碑志序記聲詩詞賦在公文章中又為餘事然敘事如書銘贊如詩簡嚴如春秋雄深雅健如司馬氏或清新俊逸而有餘味或紆徐含蓄而可深思或至足之餘溢為奇怪沛然莫禦而皆安流蓋不專一能兼具諸體傳之後學皆可為法古人所謂一代之不數人者是固宜然矣儲無似獲侍教於公今且四十年近歲又辱公推轂起從南部入居內閣與聞機政自公謝事後儲則無所依歸矣然猶知遵用公畫一守而勿失早晚欲編輯公閣中二十年小大製作以類相從請公再經目而以一語識之庶俾後來有所矜式使畢此志則儲亦且歸老於南嶺之南矣明年此際雖欲再從吾篋菴戒軒諸公作為詩歌以祝公壽且

不可得而况至公百歲之年又安得再從杖屨侍公遊乎茲因公初度之辰述公德業文章之盛與儲區區景慕之情庶幾與諸公之作亦互有相發云

祭李西涯文

鬱洲梁 儲諡文 遺稿 康

正德十一年八月庚戌朔越九日戊午後學南海梁儲謹以少牢庶品清酌之奠致祭於特進光祿大夫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西涯李公之靈嗚呼儲晚進末學無所肖似其始也辱公知顧竟引置於內閣論思之列其中也公乃以直道勇退使儲也不得有所則倣以為依歸其終也公又忽然長逝使天下蒼生無復有東山之望然則儲之憂慟夫豈直一己之情而已哉不盡之詞尙當嗣布於几筵之下茲但畧陳其一二公獨不能鑒我之隱憂心曲也耶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六

九

賀少師西涯先生李公壽詩序

戒庵靳 貴諡文 文集 傳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西涯先生李公致仕之明年六月九日實維嶽降之辰是春秋六十有七矣內閣少師石齋楊公少傅厚齋梁公太子太保鵝湖費公過公第賦詩為壽而翰林春坊諸君又各獻詩以致祝頌之意聯為一軸石齋公以貴受教最久命儲為序竊聞之自古天佑人國必生賢輔保父夾輔

以延受命之休於無疆而為賢輔者果克靈承於茲則雖釋政以歸亦必永享壽康以陰為天下國家重故論世者惟於其人占之而皇天眷佑之純之篤可知也我祖宗奉天圖治匹休帝王馨香發聞天心克享至於宣德正統之際盛矣公生其時甫五齡景皇帝召見中秘應對稱旨中外稱為聖童既而登甲科官詞林優遊養望餘三十年乃以青宮舊學入相孝廟熙洽之治於斯為至逮皇上嗣位公以顧命元老屬時權奸竊柄欲去不可得正色讜言力扶國是擊撞震撼確不為動卒能潛攝其心而天下陰被其澤於紆徐茹納之餘已而釐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六

十

革弊事收用才賢二三載間屢平巨盜光復太平之舊迺請老歸焉公道德之懿非淺薄所能贊述而行之樂亦有可得而窺者蓋公之孝友畏慎萬石君之篤行也不矜功不伐善丙定侯之厚德也守法奉公無偏無比宋廣平之持正也隨機應變剖決如流姚文獻之成務也孳孳汲引後進久益不厭歐陽子之好士也至於決大事而不動聲色當更化而不恤怨尤則雖韓忠獻之重厚司馬文正之忠實亦何以過之凡公所有足以兼古名臣之所長而制作之善詩賦之妙翰墨之精又足以兼古文人藝士之所有是以立朝五十年柄用十

有八年嘗以其一身繫天下安危謂非天放生之以爲保又夾輔之計其孰能與於斯歟明農之請或匝月再陳或暮歲十上而恩旨懇留志久不遂今朝廷雖重違公意而降勅褒諭加賜與隸官廩白金綵幣廕一姪爲中書舍人祝以頤天和膺壽祉而仍以國有大政將就問焉望之此其慎終始之節審出處之義罔以寵利居成功固公所自致而亦豈無陰鑒默相者玉成於其間耶比侍杖履見公聰明愈強步履復健觴詠笑歌之樂終日不倦殆非人力所能所謂天壽平格者於此益有徵焉吾知壽考百年既昌且豫所以仰慰皇上優老謀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六

十一

政之意歟夫多方多士頌禱祝望之誠者且將次第見之其慶不亦遠哉故敬爲天下道以見天之錫純嘏於公者所以眷佑皇家而非有所私也

懷麓堂文集後序

戒庵靳 貴謚文集

嗚呼此少師西涯先生文正公之集也詩賦共若干首銘誌雜文若干首奉勅碑記若干首奏疏若干首總若干卷而續集不與焉亦富甚矣予嘗聞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英賢之佐進而左右厥辟考修班制敷爲述作以昭觀文華國之美然其成也有漸其發也有機必治極百年天監以格篤生賢輔始克際登茲盛如周自文

武成康之後至於宣王數更九世作材復古紹休先王乃有尹吉甫仍叔申伯仲山甫方叔召虎輩先後禦侮升政大猷而仍叔吉甫之徒又能鋪張贊咏以道其事如嵩高烝民江漢諸作是以周之文治固出乎夏商微諸賢則百世之下所謂望其君臣若神人然者亦惡能若是其烈哉我皇祖受命開極肇隆文化列聖相繼人文美盛至於成化宏治之間極矣公適出會其期據其所蘊見於詞章高文大冊黼黻皇猷既有以聳聖治於漢唐宋之上而一篇一咏又皆流播四方膾炙人口蓋操文柄四十餘年出其門者號有家法雖在疎遠亦竊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六

三

效其詞規字體以競風韻之末而鳴一時嗚呼豈偶然哉夷考公平生小心慎密不事矯揉歷官禁近節儉正直雅有羔羊之風方今上嗣德訪落之初凶險竊柄公以耆望屹然在服中間扶持善類將順德意蓋有陰利天下而人不及知者罪人斯得益啟淵衷進賢屏惡溥惠滌瑕以植民生而緜國脉傳謂爲人臣者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臣公實有焉及其賁於邱園賓從游歌若忘素顯而聞朝廷用一善人興一善政輒喜動顏色而或議及民瘼亦復惻憐乃身故子嘗爲文壽公謂其居廟堂未嘗不以山林爲念在山林

未嘗不以廟堂為憂其心始終不廢民胞物與之情乃
心王室之義正謂此也公既捐館國論益明朝勉節惠
謚曰文正孔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恒也是以生則不可
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公固今日之山甫仍叔也向非文
與功偕志與行伴又曷能獲是名於天下後世哉集刻
於徽州郡齋前守熊君桂請予序其後今守張君芝又
繼請不已且公未屬纊時亦嘗面有是命予雖不敏其
何敢忘敬為論著聖朝文運治化之盛與公平生志節
之大如右若其文議論之純體裁之備音節之善則夫
人能知之言之茲不贅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六

三

諭祭致仕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正李公

文

戒庵新 貴 謚文
文集

曰卿純粹清和得於天賦文章德業光輔明時始遵晦
於詞林若無心於用世既專司於帝制猶自牧以如愚
迨我先皇中求良弼遂從人望簡置黃扉日告嘉猷允
受股肱之託時當倉卒親承顧命之音朕嗣位以來適
遵先志於予舊學信任尤專雖嘗稍間於匪人終益仰
成於大老至於戡亂西鄙討賊兩河廟算既於此而深
資弊政復因之而改紀眷壽俊之在服方切倚毗顧累

疏之懇辭難違高尚溫公既老猶塵走卒之思明道既
亡孰副後賢之望訃音來告良用震驚永念老成特隆
卹典載加穹秩肇易嘉名既敕有司為營塋事復茲諭
祭用示寵懷靈爽如存尚克歆享

祭西涯先生李公文

戒庵新 貴 謚文
文集

惟公文章山斗如韓退之通經學古如歐陽子朝野倚
重身繫安危如裴晉公天不慙遺一朝奄逝嗚呼哀哉
某以多病曩既不能隨衆稱觴於壽筵今又不能朝夕
供事於靈几俯仰門墻徒增媿悼惟公英靈尚其諒之

祭西涯先生文

歸田 謝 遷 謚文
稿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六

西

惟公海內文宗詞林人傑嗟我晚生幸從後列荷公接
引不鄙疎拙紫閣同升屢更歲月敬皇殊遇我慚淺劣
同寅協恭不為容悅榻前顧托相期盡節龍馭上賓儉
邪作孽於時乞身草草言別詎謂與公遂成永訣自我
告歸茫茫燕越公嘗念之音問不絕聖明嗣統邪黨熾
滅我已衰頹困臥巖穴召命下臨勉強赴闕公不可見
徒勞企渴公墓在茲敬來瞻謁宿草已荒含淚嗚咽公
靈不昧鑒我虔切尚享

西涯遠意錄序

家藏 吳 寬 謚文
稿

西涯學士遺方石侍講詩十三首書六通為一卷而詩

則與蕭文明李士常潘時用聯句為多總題曰西涯遠
意錄者蓋其意倡於西涯且出其筆也初成化間方石
以內艱去服滿不起即所居總山之下結屋讀書有終
焉林壑之志故西涯所遺書自道契濶外倦倦焉趣之
出及方石志不可回言不即復其後遂有果哉之歎蓋
以義處人如此自是凡十年為宏治改元國史既嚴有
司奉詔旨入總山敦勸上道方石始來蓋其計慮之審
動以其時卒能以義自處君子益重之夫市朝之上爭
名競勢之徒相擠相陷惟恐不及固不足為二公語然
其得罪於二公者可勝言哉凡西涯筆札之妙人多得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六

五

之而方石以同年故相契尤厚所得殊多不下數百紙
此特家居時出於浮沉之餘者耳寬從二公後已久竊
觀是卷有出處之義在非常時贈遺者比乃書而識之

賀少師西涯先生李公致仕啟

漢西章 孫承恩 謹文
堂稿

伏審抗疏乞閒蒙恩得釋解機衡之重務遂退託之初
心詔旨溫存禮義隆重顧眷注而未替超倫等以獨優
出乎風塵者公致之高同乎天地者聖恩之大君臣之
道兩盡出處之義兼全實仕宦之極榮斯志願之方畢
里閭欣嘆縉紳聳觀伏以造物每忌夫完名君子當慎

其晚節然而寵利之地人情之所易安得失之計世俗
之所難免自非道足以經世理足以勝私明乎進退卷
舒之機究乎消息盈虛之數率多迷惑終之玷汙是以
古今之英豪少有盡善之出處况自常情而論則位之
極者棄之愈難然由君子而觀知任之重者辭之必果
老氏垂功成身退之戒詩人著明哲保身之言故以周
公忠勤亦欲明農於成王攬政之日伊尹自任即已請
老於太甲允德之時非特出處之當然亦是聖賢之高
致惟其時勢不能無異故其去就卒有不同或天下之
責實不可以必辭故在己之志遠不能以自遂然而其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六

五

念之所及則未嘗不以去為賢而况功名之已成去就
之甚裕維時望容有未釋而已志可以必行若猶耻止
足而戀君恩諉行道以便身計則是終無可去之日甘
冒固寵之嫌古今一途彼此更異孰能獨覺蓋其人
此蓋伏遇致政榮祿少師相公閣下德業阜夔文章韓
孟著忠勤於四世蹈夷險以一心功業施於天下而人
不知風節表於一世而士咸服巽者內朝變故以及西
寇搶攘左右維持馴致底定方當坐享太平之福庶以
少酬贊襄之勞而乃決志求閒奉身言退雖眷留之甚
切而此志之莫移蓋宰相致仕始於韋賢而事業則未

見功成請老見於裴度而文章則無傳其或兼是二長則又多虧晚節未有全美之善卓如我公之賢磊磊落落者無所繫累之心空空洞洞者不可窺測之量此蓋天眷碩德故特付以完名卓為人臣之師以彰一代之盛自茲願養坐致松喬雖世俗塵紛已不關於念慮而元老德望猶鎮乎華夷某自昔登門雅深受教顧此瞻依之久尤深喜慰之私頌禱不文慚惶莫既

壽少師西涯李公序

襄西草 孫承恩 謹文 堂稿

昔者嘗讀書至君爽篇天壽平格係又有殷未嘗不悚然曰天欲眷一代非常之命必生一代非常之人以為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六

七

之輔既俾其得君專政以行其志而復錫以眉壽夫豈偶然之故哉蓋賢才之生也其壽亦天也天惟為國永佑命故篤其所倚賴者於是見天之眷顧為何如而元老碩德之所以克至壽考者其所關繫也大矣求之於今則惟我少師西涯李公其人焉公自弱冠登高第歷仕四朝秉鈞軸者十有八載正己率物鞠躬勤勞誘導天衷匡濟時事其尤大者則受顧命定危疑功業在朝廷德澤在天下異而不激和而不同清恭端靖之節五十年如一日至於宏才邃學獨持文柄精明俊朗雄蓋一代所謂平格之臣公庶幾足以當之是豈淺淺者所

能躋哉先是公以盛滿乞解機務聖天子方切倚毗章不啻數十上乃允祇今優游泉石而忠勤一念猶不異在位時茲壽六十有八矣強實完厚如少壯者朝廷大政尚有待公一言以論定之福履如此非天之所相其孰能與於斯耶古之君子若漢之韋賢唐之裴度與夫宋之耆英之會非不盛也然或徒以高致稱而事功不著或但以事功著而文章不傳固未有如公之能兼者也而其享壽祉者豈直公一身之慶而已哉六月九日為公初度館閣諸公自石齋而下各賦詩為壽而謬屬某為敘某不佞獨有感於天為國壽賢之意而推公之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六

六

壽實有關於國家之運者如此若夫尋常頌禱之詞則海內之人固有飲食必祝者矣固不俟夫區區之贅也

祭先師文正文

容春 堂集 邵 寶 謹文 莊

正德丙子七月己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西涯先生李公薨於京第越三十有九日八月戊寅晦門生邵寶聞訃於汪司業器之既為位寢哭三日又十三日九月甲午謹具辦香束帛遺家人寧奔奠於几筵之下力疾陳詞跪授寧以致之嗚乎哀哉先生已矣今歲何歲惟先生壽七十寶嘗為辭祝之願其晝且期以至無疆而不意遽至此也今日何日且

夕企望復書且至而不意其遽至此也嗚乎哀哉昔在壬申寶初請養先生難之寶曰寶之情先生所知也古人以知已進今非知已不能退先生其謂寶何不答未幾再請得省視歸先生謂曰汝年尚強或可再至吾老矣恐不及見耳寶時雖聞此言然自度再見無期悲慘而別既歸復請得侍養之命先生致政後貽寶書曰向見孫九峰言國賢行時不欲顯言別去此情此誼亦可與知者道也寶之心先生固知之今果然矣嗚乎哀哉先生於天下有默旋宏濟之功有允孚中立之德有雅振古之言古稱三不朽者先生兼之先生我師而能成我所以生處我所以為食蓋有罔極之恩焉昌黎所謂侍道授業解惑三者先生皆有意於不肖或遠或近或合或離無非教者而寶之未能承也蓋至於今慚負方切而先生已矣嗟哉我躬既病而衰未耆而老及之誠有如今日者嗚乎哀哉昔蘇子瞻祭歐陽子其言曰上為天下慟下以哭吾私寶於先生亦云雖然寶愚且遜敢慟而不敢陳重華之詞敢哭而不敢擬尼父之誄北向長號有淚如水惟先生鑒之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七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謝振定薊泉校閱

附錄

李東陽列傳

王鴻緒 季友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成籍居京師四歲能徑尺書景帝召試之甚喜抱置膝上賜果鈔還其家後兩召講尚書大義稱旨命入京學天順六年年十六舉順天鄉試遂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充東宮講官宏治四年憲宗實錄成由左庶子兼侍講學士進月李正公年譜卷七

太常少卿兼官如故東陽盛有文名不為當軸所喜至五年始得與講筵早災求言東陽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帝稱善閣臣徐溥等以詔勅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內閣專典誥勅八年以本官直文淵閣參預機務與謝遷同日登用時政闕失輒借溥等盡言極諫東陽工古文辭閣中疏草必屬之疏出多為人傳誦久之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上疏言臣奉使巡行適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

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
淮揚諸府流亡載道掘齒而食江南浙東方數千里戶
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
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于此北地皆虛素無積聚今
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言及於斯可爲
痛哭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
得其詳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者耶道路言冗食太衆
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
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疆縣
猶請乞不已親王之國供億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七

二

言皇親僕從每于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
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
官縱羣小播擊開河官吏莫不奔駭鬻取窮民所在騷
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罷縣不得而知也罷
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
也始於容隱成于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
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勅羣臣盡言無諱然
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廷貴戚者動爲掣肘累
歲經時俱見過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爲虛文乞取從前
內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帝嘉歎悉付所司因再

疏自劾求退不許明年與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宗立

屢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數諫帝失德不見省及劉瑾入

司禮與健等即日辭位而東陽獨留耻之再疏懇請不

許健等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哭爲使當日

力爭與我輩同去矣東陽嘿然是時中外大權皆歸瑾

務摧抑縉紳而焦芳旣入閣助之虐老成忠直士放逐

殆盡東陽悒悒不得志然遇傳免日講日晏視朝每拜

疏切諫瑾凶暴日甚無所不訕侮于東陽猶陽禮敬凡

瑾所爲亂政彌縫其間亦多所補救尙寶卿崔璿副使

姚祥郎中張瑋以違制乘肩輿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七

三

以覈邊餉失瑾意皆荷重校幾死東陽力救璿等謫戍
奎或得釋三年六月初退有遺匿名書于御道數瑾罪
者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令大僚及翰林皆出執
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次日東陽等力救未報瑾廉知
乃同類所爲衆獲宥東陽又疏言數事章下所司覆奏
有所輕減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中外駭歎瑾患盜
賊日滋欲戍其家屬東陽力爭或自陳捕盜七十八功
所司乞詰鄰伍及爲之囊橐者將以新例處之東陽言
如是則百年之案皆可追論也由是俱得免東陽旣求
去不得委蛇避禍而焦芳疾東陽位已上日夕搆之瑾

瑾乃令人摘通鑑纂要小疵為東陽等罪而除騰錄有
數人名欲因以及東陽東陽大窘度勢不能爭屬芳與
張綵為解乃已瑾久亦安之當其威虐烜赫時東陽婉
言曉譬屢見聽從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伯
陳熊輩幾得危禍皆賴東陽而解其潛移默奪保全善
類天下亦陰受其庇而氣節之士多非之侍郎羅紀上
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籍東陽得書俛首長歎而已
焦芳既與中人為一王鏊雖持正亦不能與瑾抗東陽
乃援楊廷和共事差倚以自強已而鏊辭位劉宇代之
未幾去繼以曹元皆瑾黨也以故東陽勢益孤東陽前

明季文正公年譜

卷二

四

已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後瑾欲加芳官詔東陽食正
品祿久之摘會典中謬奪所加祿居數日以孝宗實
錄成旋復之蓋東陽亦不免狎侮矣五年春帝以久旱
下詔恤刑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悉從之
已法司劉璟等畏瑾滅死者止二人其秋瑾誅東陽乃
上疏自列曰臣備員禁近與瑾職掌相關凡調職撰勅
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遞
出謄黃逼令落藁真假混淆無從別白臣雖委曲匡持
期于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理宜黜罷帝慰留之
以平寘鍾加特進左柱國廕一子尚寶司丞為御史張

明季文正公年譜

卷七

五

芹所劾帝怒奪芹俸東陽亦乞休辭廕不許時焦芳曹
元已罷而劉忠梁儲八政事一新然張永魏彬馬永成
谷大用等猶用事帝嬉遊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于外
又議大興豹房之役建寺觀于禁中東陽等憂之前後
上章切諫不報霸州盜劉六等亂起侍郎陸完方出師
涿州賊已至固安京師震動帝乃召對東陽廷和儲于
左順門欲召還完軍東陽稱善因言賊本烏合朝廷賞
罰明信使諸將効力賊自不足平帝曰然遂慰勞賜羊
酒而退時帝久不接大臣及是但答問數言無所獻替
人益責望東陽七年東陽等以京師及山西陝西雲南
福建相繼地震而帝講筵不舉視朝久曠宗社祭享不
親禁門出入無度谷大用仍開西廠屢上疏極諫帝亦
終不聽也九載秩滿兼支大學士俸河南賊平廕子世
錦衣千戶再疏力辭改廕六品文官其冬帝欲調宣府
軍三千入衛而以京軍更番戍邊東陽等力持不可大
臣臺諫皆以為言中官旁午索草勅帝坐乾清宮門趨
之東陽等終不奉詔明日竟出內降行之江彬等遂以
邊兵入豹房小人愈得志矣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
數上至是始許賜勅給廩祿如故事又四年卒年七十
贈太師諡文正東陽事父淳有孝行初官翰林時常飲

酒至夜深父不就寢忍寒待其歸自此終身不夜飲于外爲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隸書碑版篇翰照耀四裔獎成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率粲然有所成就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之後東陽而已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既罷政居家購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墨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乃欣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故與楊一清善及疾亟一清視之東陽以謚爲憂一清曰本朝無謚文正者請以奉公東陽自牀上頓首謝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七

六

後竟得之

狄文惠公李文正公論

李紱 巨來

古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以成其聖者伯夷是也古有降志辱身以成其聖者柳下惠是也而孟子並以百世之師稱之蓋其悲天閔人之志同也惟畏天命而閔人窮故柳下惠降志辱身以成其志然三黜不改其直三公不易其介則志固未嘗降而身固未嘗辱也吾於狄文惠李文正二公之事深有感焉後人刻論前賢於史事未嘗詳考偶聞一二稗官小說見狄公有盧姨事女主之譏李公有伴食中書之咏輒妄加譏議實未能深

知二公之本末也嘗考新舊唐書及通鑑綱目諸書中宗以宏道元年癸未十二月卽位明年改元嗣聖二月武后因裴炎之奏廢中宗立豫王旦爲皇帝改元文明卽睿宗也以旦幼爲辭后因御殿臨政九月改元光宅然睿宗之爲皇帝固自若也且爲睿宗立太子全乎帝制特不得行政事耳三年后歸政于皇帝睿宗審其非誠讓不敢受乃復臨朝梁公是時未在朝列垂拱二年丙戌始以梁公爲冬官侍郎旋出爲江南安撫大使五年洛水獻瑞石通鑑稱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是時武后止稱太后睿宗仍稱皇帝永昌元年大饗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七

七

萬象神宮太后爲初獻皇帝爲亞獻太子爲終獻武氏尙稱太后至天授元年庚寅九月后始稱帝改國號曰周以睿宗爲皇嗣皇太子爲皇孫改姓武氏其事始於御史傅游藝所請后初不許而宗戚百官四夷合六萬餘人請如游藝言其議始行梁公此時仍未在朝游藝雖以此躐位平章明年卽下獄死而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武后大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殺慶之后意固在李不在武故昭德旋以姑姪之說進后深然之尋奏右相承嗣權太重卽罷承嗣以昭德爲平章是武氏猶可順而導之不必逆而攻之

且梁公未嘗不逆而攻之也是年九月始由汝南召梁
 公同平章事明年九月來俊臣即告公謀反下獄公對
 簿謂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
 公之心可以見矣當時雖有伏罪滅死詐詔然判官王
 德壽教公引平章楊執柔可免死公抗言皇天后土遣
 仁傑為如此事因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公寧死不引執
 柔以求免豈因詐詔誣伏以求免哉比俊臣詐為公謝
 死表乃貶彭澤令公初相時心蹟蓋如此嗣是又六年
 至萬歲通天元年丙申冬十月始改授魏州刺史明年
 神功元年丁酉來俊臣誅是冬閏十月再召公同平章
 事時武三思方謀為皇太子公即力諫以姑姪母子之
 說進勸后召還廬陵王又以鸚鵡折翼雙陸不勝之夢
 動之明年戊戌三月中宗即召還東都九月即立為皇
 太子吉頊雖嘗勸二張言之然頊為二張謀非為唐謀
 也公之再相不數月而中宗歸又數月即立為皇太子
 既為太子即授河北道元帥往討突厥而以公副之突
 厥既退即以公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未嘗還朝又明年
 聖歷二年己亥十二月始召公人為內使明年六月遂
 卒紫陽綱目大書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其子之也
 至矣凡仕武后者必書周某官婁師德卒亦書周納言

惟公卒不書周原其心也考武后臨朝稱制始以睿宗
 為皇帝尋以為皇嗣終以公言召還中宗為皇太子唐
 之嗣續未嘗一日中絕臣下雖事武后而武氏實唐母
 后唐臣猶有可居之名况公始終外任初召為相即以
 謀反下獄外貶七年再召為相數月而復中宗又數月
 而副中宗往河北遂撫其地再召為內史半歲而卒先
 後在朝無終歲之淹而汲汲於唐事實皆可考非如婁
 師德輩之久處偽朝而隱忍無所為也使天假之年則
 五王反正之事必身為之惟自知其年已老故預薦張
 柬之桓彥範敬暉等任反正事而又薦姚崇等以理國
 政其心苦其慮周而可以無稽之語稍警之乎越八百
 餘年而明有李文正公東陽其所遇與梁公頗類而心
 蹟尤難明至今好刻論者警之無異於梁公也考文公
 清節天下後世所共知富貴固不足以繫其心其在孝
 宗之世以講官直諫知名宏治四年與謝文正公遷同
 入閣預機務時政闕失盡言極諫天下以為得人十七
 年重建闕里聖廟奉命祭告還朝疏言直隸山東旱災
 痛切敷陳並及江南東浙戶口耗軍伍虛庫無旬日之
 儲官缺累年之俸恐事變不測直斥冗食之眾國用無
 經役煩賦重勢家請乞冬親王供億重皇親網羅關津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七

八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七

九

病商賈內官擾河道始于容隱成於蒙蔽又稱章疏動
 為內廷貴戚過罷恐今日所言又為虛文乞取從前內
 外條奏並加採擇其所論皆當時所畏而莫敢言者此
 豈有死生利害之見入其心哉明年與劉公健謝公遷
 同受顧命數諫帝失德不省武宗實錄稱羣小壞政東
 陽與劉健謝遷條陳十事指斥貴近因自劾求退健遷
 罷東陽獨留命下據案涕泣連疏乞歸不許蓋公名在
 三朝武宗素重公而兩宮亦言舊臣惟此一人不宜聽
 其去瑾不得已留之非公有所暱於瑾也實錄又稱瑾
 威權日盛狎視公卿惟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七

東陽同官又助瑾煽虐東陽隨事彌縫去太去甚或疏
 論廷辯無所避忌所以解紆調劑潛消默奪之功居多
 否則衣冠之禍不知何所極或者乃以其依違隱忍不
 即決去非之過矣實錄所論如此此非稗官小說所可
 比也橫雲山人明史列傳言焦芳助虐老成忠直放逐
 始盡東陽多所補救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
 伯陳熊等皆得危禍賴東陽而解尚寶卿崔璿副使姚
 祥郎中張璋以違制乘肩輿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彥以
 覈邊餉失瑾意皆荷重校幾死並以東陽力救得釋瑾
 又以匿名書詔百官跪奉天門外頃之令大僚及翰林

皆出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東陽力救獲宥瑾患盜
 賊令戍其家舊盜七十人欲加新令東陽力爭得免實
 錄所謂解紆調劑信不虛也又稱內閣焦芳與中人為
 一王鏊雖持正不能與瑾抗乃援楊廷和共事倚以自
 張已而鏊辭位劉宇代之宇去繼以曹元皆瑾黨東陽
 勢益孤然則文正之不附瑾也明矣其功尤偉者起用
 楊文襄一清使借張永平真鑄固結永遂誅瑾然後黜
 焦芳曹元用劉忠梁儲朝政始清其經營苦心無異梁
 公也夫大臣受顧命之重奸惡弄權委之而去則先帝
 之付託者謂何公不貪利祿不畏生死豈難於一去不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七

去將為其難者耳如公去無論國家安危莫之維挽彼
 劉謝諸公身家不保烏能以一去鳴高苟全林下也哉
 瑾因術士俞日明妄言其從孫二漢大貴遂為逆謀令
 兵仗局太監具兵仗兩廣鎮監造弓弩皆藏於家將以
 八月十五日百官送其兄喪作亂適楊文襄與張永捷
 疏至以是日獻俘乃得緩期永至即密奏擒瑾逆雖未
 成視梁公之時若有間使其得逞弑逆之禍及於武宗
 吾不知劉謝二公何以見孝宗於地下也公既孤立不
 與瑾為黨瑾所不敢侮者惟公一人實國之重臣豈以
 一去為高置國家之安危於不問哉後之人自度身當

梁李二公之世處二公之地能如梁公受武后宰相之命而即謀反周乎能如梁公遭難復起不改初志卒復其故主乎能如李文正公盡言極諫不畏權貴乎能如李公孤立於羣奸衆惡之中不激不隨遇事匡救委任楊公卒去大慙乎能如李公位極人臣仕宦五十餘年而家無儲粟乎二公而外未見其人然則後之人毋輕議二公也

李東陽論

沈德潛 確士

明孝宗將崩命劉健謝遷李東陽輔東宮為賢主三人頓首受命武宗立宦官劉瑾等亂政健遷東陽極諫不聽繼健遷力諫誅瑾旨去健遷而獨留東陽健遷漸行東陽祖饒泣下健曰何泣為當日力言與吾輩同去矣人以是咎東陽之委蛇而羅玘上書至請削門生籍後世遂罕知東陽之心者從來人臣顯行其節者易見隱行其志者難知東陽之不去一在保全善類使諸臣陰受其庇一在受顧命之重寧留其身以冀君之悛改而不忍超然去國以自潔其身時劉瑾所欲得而甘心者健也遷也焦芳諂事瑾必欲誅戮正人而遷尤為所忌以遷為餘姚人矯旨籍餘姚者毋選京官揆時度勢諸君子幾於一網將盡而當時健遷雖奪誥命雖追還服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七

十三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七

十三

物終得自全其身必東陽彌縫默救於其間而瑾與芳不得肆行其毒也况健遷而外如楊一清劉大夏陳熊諸人幾得危禍均賴東陽潛移默奪以維持之而顧責其委蛇不去假使其時繼健遷而去舉朝皆焦芳張綵劉宇曹元之徒健遷同類俱為糜爛所必然者觀於熹宗朝葉向高為首輔東林君子不致胥戕迨向高去而楊左諸正人無噍類矣又其時以言誅劉瑾者張永也以計授永者楊一清也救一清之死而使之在位者東陽也東陽不去大有功於國而不能諒其心者第以悻悻小丈夫律之哉且窺東陽之心事又有不止於此者蓋大臣之責任與小臣不同受顧命大臣之責任與凡大臣不同當孝宗諄諄以嗣君付託涕泣受之此身已為嗣君之身矣古來受命之臣伊尹遇太甲其變也霍光遇昭帝其常也後遇昌邑其變也孔明遇後主在常變之間也三臣皆殫忠竭智瘁心力以事之而不敢置其身於局外東陽所遭與三臣又異矣主則耽聲色狗馬宦寺八黨專以聲色狗馬事之而大臣自健遷諸大臣相次斥逐東陽之勢益孤計一人之力欲除君側而不得即欲行己志而不能於是隨事隱忍隨事匡維寧晦其心迹而不敢標矯矯孑孑之名窺其用心總欲補

益君德於萬一以少慰先帝付託之重者由是觀之轉
覺健遷之去爲其易東陽之留爲其難則保全善類猶
其淺焉者也而羅玘之刺譏毋乃衆人之識固未知君
子之所爲也耶昔狄梁公事武后人以屈身女主議之
卒之婉言諷諫並薦五王復返唐祚人始服其轉移之
功高於亢身去國夫知梁公之有造於唐即可諒東陽
不去之心也夫

李東陽論

法式善 時帆

處危與處安不同處大事難事與處小事易事不同大
臣之所處與小臣之所處更不同生乎古人之後而論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七

西

古人弗要其所歷之始終而權其輕重緩急以究夫用
心之所在則指是爲非指白爲黑適以重古人之不幸
耳故明大學士李東陽與劉健謝遷皆孝宗顧命臣武
宗旣立瑾始橫爲大臣者度其能除則除之不能除則
當不顧毀譽不計萬全而惟以保護社稷爲事乃健遷
以諫不行相率去東陽獨留夫去而有益于國則去之
誠是也當武宗不聽健遷之諫東陽豈不能出一語力
爭爭之不得亦去豈不計之熟哉乃委曲隱默卒謀誅
瑾是健遷任其易東陽任其難健遷所見者小東陽所
見者大健遷所處者安東陽所處者危若東陽者誠大

臣之所爲也孝宗在天之靈是健遷乎是東陽乎千載
而下爲顧命臣者當法健遷乎法東陽乎使東陽與健
遷同日去則楊一清必誅一清誅則瑾必更猖獗而難
制瑾猖獗而難制則武宗必危武宗危則社稷且不可
知然則延明祚百有餘年謂非東陽一人之力不可也
當時有投詩嘲其不歸長沙者不知東陽自其曾祖以
來居京師四世矣老而無子其稱茶陵者特不忘所自
耳彼責東陽之不歸東陽去京師安所歸謝簪組而居
輦轂之地可乎抑餬口于四方與遷人逐客等以自明
高尚又非東陽之所宜爲也或譏其元真觀碑頌瑾功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七

五

德夫危行言遜者居亂邦之苦心陽順陰違者制小人
之要術使東陽貪慕爵祿何以當柄政時不能復西涯
舊業及致仕以後並不能具魚殮欵客耶大都身不履
其境則責人無難而崇氣節而立門戶者有明士大夫
之積習彼于東陽攻之不遺餘力皆未權其輕重緩急
而究夫用心之所在也雖然非處東陽之時與東陽之
位則如健遷者又可少乎哉

明史傳贊云東陽以依違蒙詬然善類賴以扶持所
全不少大臣同國休戚非可以決去爲高遠蹈爲潔
顧其志何如耳此論發揮更爲深切茶陵身後將及

三百年得此闢微之筆後有重刊懷麓堂集者錄此

於卷末誠茲林不可少之文字也 已未七月十日 六日單溪識

見聞考隨錄引雙溪雜記辨 法式善 時帆

明韓邦奇見聞考隨錄引王瓊雙溪雜記云正德初韓忠定率九卿伏闕請劉瑾等八人下獄內則太監王岳外則大學士劉健合謀已得旨欲於翌日宣之瑾等不知也大學士李東陽泄其謀於瑾瑾等始大驚時上御豹房環泣叩頭於上側且云待明日臣等不得見爺爺矣是夜以瑾為司禮監傳旨云已發落矣遂成正德中之禍王瓊非君子其言不足信韓公賢士而顧引其說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七 六

余惜其未之深考也按武宗實錄載劉健李東陽謝璠連章請誅內侍劉瑾以戶部尚書韓文素剛正令倡九卿伏闕固諍吏部尚書焦芳洩其謀於八人明早健及文等率九卿科道方伏闕俄有旨宥瑾等遂皆罷散是洩其謀於瑾者焦芳實錄已著之矣劉健列傳稱健等謀八黨帝召諸大臣於左順門面議不得已許之會暮期明日逮捕頃之事變謝遷列傳稱遷與劉健李東陽同心輔政及請誅劉瑾不克遂與健同致仕歸焦芳既附瑾亦憾遷嘗舉王鏊自代抵遷為內閣時舉懷才抱德士周禮等遂下禮等詔獄屬王者討連健遷瑾持自

閣欲逮二人籍其家賴東陽力解瑾意少釋芳從旁厲聲曰縱輕貸亦當除名既而旨下果如芳言蓋帝雖許之實出於不得已也而焦芳之朋比為奸於遷傳可得其明徵矣見聞考隨錄載崆峒記云忠定韓公具疏率六卿請下八人獄伏闕不肯起太監李榮諭意而忠定出明日召六卿入眾懼叵測襄毅許公進同行至掖門謂忠定曰不知汝疏中如何說忠定不答故拽履而後蓋武宗不允忠定疏奏不待瑾乞憐始決忠定已於李榮諭意時知之矣六卿已於召入時知之矣九卿伏闕朝市喧闐以瑾之勢安有不知豹房環泣誰實聞見王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七 七

瓊所云未可據以汗巖東陽也四庫全書存目於雙溪雜記提要中論瓊之險核甚明明史本傳載瓊厚事錢寧江彬結交張璉桂萼而讐楊廷和彭澤斯其人可知矣夫立言必觀其人觀人必於其素瓊之素行卑鄙彰彰如此則其黜汗善類變亂黑白固無足怪惟是邦奇賢而嗜學乃信用其說以議文正後之人不信瓊而或不能不信邦奇也余不可以不辨

募修明大學士李文正公墓碣祠宇叙

謝振定 蘇泉

自古者冢人墓大夫之職廢而邱壠兆域之禁令度數

茫然無爲之主者是以侵盜及枯骨而獄訟日繁其或
古墓爲田松柏爲薪啾啾然衙夜臺之泣者所在皆是
也前明相國李文正公吾楚茶陵人也而世居於京師
公有子先卒故無嗣自曾祖下逮其身若子凡五世皆
葬畏吾村懷麓堂集有告墓文可考歷歲久無過而問
者又無麗牲之石遂軼其處振定舊遊禮邸得聞公墓
在長河北何太監墓側蓋其地舊隸禮邸得故老所傳
故言之爲詳後法梧門祭酒數過其地訪得之在今大
慧寺西三十步許太監墓在其傍與所聞禮邸言脗合
祭酒爲之記且質之大興翁覃溪先生固鑿然可據者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七

六

方文正公之歿也貧不能葬門人故吏醜賄之乃克葬
曾幾何時而墓前石碑至爲土人盜售之碎以和鹽信
可悲也已嘉靖初麻城耿尙書定爲贖其舊宅置專祠
焉萬厯中宛平方公從封其墓同時又有王進士文者
重封樹之而我

朝廣濟金會公檢討有致新城王文簡書於文正墓三
致意焉並屬其轉告黃岡王臬廬先生其辭尤婉而多
風是文正身後之前之君子數數念之稍稍經理之
而惜乎未竟其功也夫有明孝宗武宗之世權璫熒熒
毒及縉紳矣文正以一身繫天下之重彌縫匡救委曲

而保全之其有功于士林甚鉅至其風流文采照耀人

寰尤前代宰輔中所僅見而其藏身一坏之士蕩然爲

耕烟牧雨之場此在行路之人猶將爲之悽愴而太息

况乎冠冕人倫巍然居士大夫之列者其忍耳聞之而

坐視之也耶今其墓地屬浮屠氏是宜請於典土者而

歛值爲之償以次封崇之碣表之更得建祠或墓屋三

數間庶幾好事者歲時蘋薦以妥鄉先賢之靈垂之永

久維時法梧門蕭昆由二先生首其議同人任其事思

以成耿公方公王公金公諸君子之志屬振定識其緣

起以通告夫當世士大夫之樂與人爲善者庚申六月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七

五

初九日

雜紀補

王士正居易錄金檢討德嘉字會公楚廣濟人康熙壬
戌會元温然長者也以書抵余皆古人之誼備載於此
云敝鄉茶陵李文正公墓在畏吾村劉同人祠堂記云
萬厯中鄰人取土幾露其前和宛平方公從哲封之坎
掩而已第不知當日門生故吏歛金錢爲墓具何以不
表其墓方公封坎故道矣何難勒片石以紀之又數十
年馬鬣且平地矣懷麓集賴陽羨蔣先生重刊若墓則
危甚既而思之惟閣學臬廬先生可告以此事若先生

晤語從容及之損一宴會之費遂可令先賢之隴昭揭
千古真盛德事也按此段係節錄

王士正池北偶談元耶律文正楚材明李文正東陽墓
皆在都城西近畏吾村王文貞公崇簡云為孝廉時見
耶律王墓上斷碑尚可讀二十餘年來墓田歸旗下此
碑無從復問西涯墓坏土僅存明萬曆時有進士王文
適者曾為封樹畿輔人物志云公墓在阜城門外畏吾
村後人式微麗牲之石不復有矣

朱彞尊靜志居詩話陸鉞鼎儀與西涯同登第西涯時
年十七鼎儀瓊林醉歸詩所云行過玉河三百騎少年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七

爭說李東陽是也西涯好推挽人才求詩者至填塞戶
限乃賦詩以止作詩鼎儀聞之失笑戲作八止詩貽之
西涯申雜酒之約未踐也會謝鳴治陳師召促西涯題
詠西涯遂渝止詩之約借謝陳兩公載酒鼎儀邸舍李
明仲羅亨父亦至即席分韻詩成書之卷軸鼎儀又嘗
與陸文量飲朱懋暹宅有教坊弟子王秀侑賜夜深風
列琵琶絃屢斷主人以洞簫繼之秀舍絃按拍清歌數
曲歌詞有學士波字蓋方言也鼎儀為賦詩紀其事有
醒後空慙學士波之句當日諸公逢太平盛際翰苑風
流經過輒成勝引予嘗過北平孫侍郎塾室獲睹西涯

陵祀歸和鳴治騎字韻詩和者數十人裝成行看子足
稱玉堂嘉話也鼎儀邸在新堤今已不知其處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七

三



後跋

余編涯翁年譜彙初就適唐陶山州牧卓薦來都携之
去釐爲五卷札致王惕甫學博刻于揚州惕甫修郡志
無暇命門下士校刊輒寄板來脫畧錯誤固所不免葉
雲素見之以爲宜重刊適余續編二卷成因合前五卷
開雕于京師其義例則謝薌泉覈正之剗刷楮墨之費
出于李載園方春之伊墨卿張雨舟陶怡雲何蘭士周
閩泉王芷塘金載園趙象庵雕工旣竣因並書之以誌
此書之成非易易云時嘉慶九年十月十日法式善跋

明李文正公年譜

後跋



弇州山人年譜

錢大昕編

明世宗嘉靖五年丙戌十一月五日公生

公諱世貞字元美號弇州一號鳳洲太倉州人系出琅邪為晉始興文獻公之裔五代時有諱仁鎬者為吳越鎮海節度衙推居嚴州之分水子孫遂為分水人宋有左司諫縉仕高宗朝稱名臣公之十五代祖也又數傳至夢督仕元為崑山州學正家焉是為古川先生古川之五世孫琳琳子輅字尚殷以子倬貴贈兵部侍郎公之曾大父也大父倬字用檢號質庵

弇州山人年譜

成化戊戌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因治中地始析為太倉州遂為州人父忬字民應號思質嘉靖辛丑進士官至總督薊遼等處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兵部尚書母郁夫人

- 六季丁亥二歲
- 七季戊子三歲
- 八季己丑四歲
- 九季庚寅五歲
- 十季辛卯六歲
- 尚書公舉應天鄉試

十一季壬辰七歲

十二季癸巳八歲

十三季甲午九歲

十四季乙未十歲

十五季丙申十一歲

弟世懋生字敬美

十六季丁酉十二歲

十七季戊戌十三歲

十八季己亥十四歲

十九季庚子十五歲

弇州山人年譜

公受易於山陰駱行簡先生一日有鬻刀者駱戲分韻命之詩公得漠字即成句云少季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駱大奇之曰異日必以文鳴世

二十季辛丑十六歲

尚書公登進士授行人司行人

二十一季壬寅十七歲

侍郁夫人北上

二十二季癸卯十八歲

補州學生秋舉應天鄉試考官侍讀華察中允閔如霖是歲始學為詩

二十三季甲辰十九歲

二十四季乙巳二十歲

尚書公由行人考選得江西道監察御史

二十五季丙午二十一歲

二十六季丁未二十二歲

會試中式考官孫承恩張治皆官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殿試二甲進士 四月觀政大理寺同在左寺者凡九人濮州李先芳伯承與公同季論詩頗相上下

二十七季戊申二十三歲

是春大理卿朱公試棘寺春集詩 六月同舍八人皆授官去獨公畱未幾亦授刑部主事與同官吳維嶽峻伯王宗沐新甫袁履善為詩社吳稱前輩名文章家獨於公文每一篇出未嘗不擊節稱善是歲尚書公以御史巡按湖廣 公配魏夫人來京師 冬有事謁陵

二十八季己酉二十四歲

在刑部任時伯承峻伯新甫履善或以使事出或遷去始與同官歷城李攀龍于麟定交自是詩宗大歷以前文宗西京而上矣

二十九季庚戌二十五歲

在刑部任與于麟以詩文相切劘山人臨清謙榛茂秦與于麟善而長興徐中行子與南海梁有譽公實廣陵宗臣子相先後入社彬彬偁同調焉 是春病假佗吳中鄉哲詩廿六篇後十季復益為四十篇云 尚書顧公應祥以七月任於屬吏中獨推挹于麟與公 是歲尚書公自湖廣代還復按順天八月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略通州軍務

三十季辛亥二十六歲

在刑部任升員外郎 按本集未見升員外郎中季月以三載致滿約計之是歲當

升員外郎

三十一季壬子二十七歲

在刑部任 是歲公實以病告歸茂秦亦出都于麟乃倡為五子詩以紀一時交游彼此各有和詩實六子也 其三月尚書公以原官巡撫山東秋移浙江而公亦奉使決獄江北因過江與尚書公遇於吳門乃旋里

三十二季癸丑二十八歲

在里門適有倭寇之警挈家避地吳中 秋北行過揚州與吳國倫明卿及宗子相譚宴數日秋暮抵都

于麟已出守順德矣昔于麟與茂秦有隙乃重定五子詩去茂秦而登明卿

二十三年甲寅二十九歲

在刑部任升郎中未詳季月以破滿計之當在是季七月尚書公

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子士騏生側室李氏出

是歲南昌余日德德甫入社其冬梁公實卒

三十四年乙卯三十歲

在刑部任初公與楊忠愍公繼盛同季相厚迨忠愍以言事下獄公常省之至是季忠愍論外西市公

棺斂之忠愍妻張宜人訟冤疏公又為代艸由是為

首輔嚴嵩所惡是歲銅梁張佳允尙甫入社當時

有七子之目謂前五子及余張二人也是歲尙書

公就加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九月進右都御史

三十五年丙辰三十一歲

在刑部任春被命省讞畿輔諸郡至薊門間明卿

由給事中謫江西幕僚詩寄之抵順德過于麟郡齋

冬除山東按察使司副使備兵青州以殘臘赴薊

州辭二尊人遂東行

三十六年丁巳三十二歲

立春日抵青州任揆次西曹所化詩為金虎集卅二

卷又別集六卷三月尙書公降兵部侍郎畱任

三十七年戊午三十三歲

在青州任春日與吳峻伯提學同游雲門山按部

泰安再登岱嶽是夏化藝苑厄言至乙丑始成又

撰次朝廷典故為丁戊小識後更為識小錄卽弁山

堂別集之初藁也秋弟敬美舉順天鄉試

三十八年己未三十四歲

在青州任撰青州兵備道副使題名記又撰次詩

文為海岱集十二卷又撰少陽叢談二十卷案部

泰安再登岱嶽春弟敬美登進士六月尙書公

以御史論劾逮下獄公在任間之卽自劾罷入都橐

篋之暇杜門出處惟吏部郎張助甫旬一再至

三十九年庚申三十五歲

在都下有幽憂集二卷時獄事少緩尙書公促

公歸視先塋甫返里又有惡耗復北行入都省視十

月朔尙書公論大辟公號慟欲絕與敬美扶櫬南下

十一月廿七日抵里

四十季辛酉三十六歲

歲饑盜數起乃奉太夫人偕婦子移入城居別構丙

舍於橐葬之側每日進食哀號

四十一季壬戌三十七歲

五月巖嵩罷相

四十二季癸亥三十八歲

公持尚書公喪蔬食三季不御內寢至是除服猶卻

冠帶直履葛巾不赴宴會惟詩酒夙所嗜藉以澆磊

塊暘怫鬱而已閒游吳中與俞允文周公瑕袁魯望

張伯起舅弟酬倡而敬美詩文日進于麟詒書有小

美之目 秋訪子與於長興

四十三季甲子三十九歲

春日吳中遊靈巖銅坑諸山其秋游支刪天池天

平諸山 是歲始構離菴園于城居之傍

四十四季乙丑四十歲

有元日試筆詩 八月十八日觀潮季生所 是歲

刊蕪苑卮言六卷

四十五季丙寅四十一歲

春日在吳中飲張氏伯仲園 九月游靈巖山又游

宜興張公善權二洞 冬以瘡瘍臥牀蓐累月 次

子士驢生側室高氏出 是歲始營別業於隆福寺

西建閣貯藏經名之曰小祇林亦僱小祇園

穆宗隆慶元年季丁卯四十二歲

春初北行伏闕上疏為尚書公辨寃言為嵩所害時

華亭徐文貞公階為首輔頗左右之得旨准復原官

公遂歸過揚州南海歐楨伯來訪舟次于麟赴浙臬

於吳門相遇

二季戊辰四十三歲

三月詔求直言公疏陳八事 四月以言官薦起為

河南按察使司副使整飭大名兵備公以病辭不允

六月赴任途中再以病辭仍不允會于麟輩詒書以

大義曉公乃以八月抵大名任奉檄赴易州往返千

餘里又閱眺龍泉孀子諸關口 敬美亦起為南京

禮部主事 除夕得擢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分守

湖州之報即與于麟為代

三季己巳四十四歲

在大名任 有元日試筆詩 正月十六日與于麟

會於齊河即南行取道南京與敬美會於天界寺畱

連五日乃別 四月抵湖州任 秋湖州水災公捐

俸助賑又疏乞改折糧十五萬石 是歲季子士駿

生李氏出

四季庚午四十五歲

在湖州任 元日日會有試筆詩尋拜山西按察使



之命卽還里侍太夫人湯藥上疏引病乞休不允太夫人尋病痊乃以六月啟行七月十六日到山西任監鄉試撰五策及試錄後序 九日登鎮樓小宴十月間太夫人病劇上疏乞休卽日南行至澤州而計至扶服奔喪哀感行路 是歲敬美遷禮部員外郎亦先以病辭免未抵家而得計

五季辛未四十六歲

始居小祇園

六季壬申四十七歲

九月與敬美游洞庭兩山 冬至日張助甫過訪

是歲重定藝苑卮言益爲八卷又附錄四卷

神宗萬曆元季癸酉四十八歲

正月服除 華亭相公來游小祇園 起湖廣按察

六月自家啟行七月望過黃州守巡諸公招游赤壁

八月初抵任監鄉試撰五策及試錄後序 十月擢

廣西布政使司右布政遂泛大江東還過九江游廬

山歲莫抵家得擢太僕寺卿之報 是歲敬美仍補

禮部

二季甲戌四十九歲

二月北行吳門錢穀叔寶爲作紀行圖起小祇園至

廣陵凡卅二頓叔寶弟子張復附公舟北上所

圖之又得五十頓行至徐州改道從陸以三月望後

到太僕任 六月朝退於午門前觀文皇帝所御槍

九月遷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提督軍務冬赴任

所轄湖廣之荊州襄陽鄖陽河南之南陽陝西之漢中凡五府成化十二年始設撫治都御史以原傑爲

之萬曆二季加提督軍務 是歲敬美遷尙書司丞

三季乙亥五十歲

在鄖陽任 三月游太和山 五月荆襄地震公上

疏言地陰也洽當安靜今西虜邀求互市松潘屬番

伏莽已徵外家之請乞無厭少府之賜發不已安像

徵符絡繹不絕皆適季所未有涓涓之流不容不慮

六月有妖僧妄僞韓府樂平王次子融煌奉高皇

帝御容行游天下要撫按大小衙門接待公上疏言

宗室不許擅自出城定例甚嚴融煌既係天潢近屬

不畏國典騷擾官府難以輕處請敕禮部押送韓府

面證確的少飭宗正之條簿示劉傳之警 其秋作

九友齋歌以寄思歸之興九友者山水法書石刻法

自作詩 是歲撰定前後詩賦文說爲四部稿次季

刻成凡百八十卷

四季丙子五十一歲



在鄖陽任 穀日登鄖城東北樓時四山雪霽因題
 春雪樓 敬美奉使弔祭秦藩尋赴江西參議新任
 取道過鄖同公登太和絕頂 秋有旨除南京大理
 寺卿以八月解節歸未之任為南給事楊節論劾得
 旨回籍聽候別用自是棲息弇山園身雖退而名益
 重矣弇山園即小祇林壬申以後增置樓閣樹石游
 覽之勝甲於東吳因取山海經語名之
 五季丁廿五十二歲
 春日過松江莫方伯子良與子雲卿餞行 夏徐子
 與赴江西布政任來訪過於崑山

六季戊寅五十三歲

元日家宴有試筆詩 冬間推應天府尹之命有述
 懷詩將赴任行抵丹陽間南臺有論章即返權十一
 月抵家有能如五日張京兆又作當季柳士師之句
 時同里王錫爵元馭以禮部右侍郎告歸與公往
 還無閒

七季己卯五十四歲

南京給事中王良心御史王許之交章劾公得旨仍
 回籍聽用公亦上疏申辯報聞 是歲徐子與卒於
 江西喪還公往長興哭之過湖州游峴山

八季庚辰五十五歲
 四月始謁曇陽子訪道自稱弟子敬美自江西入觀
 暫歸里亦從曇陽問道尋還江西九月曇陽化去公
 為作傳敬美書之時敬美以提學陝西便道過家留
 旬日別去 十月朔移居白蓮精舍閉關謝筆硯而
 故人問訊不絕又多以詩及者公作詩志苦
 九季辛巳五十六歲
 是歲給事中牛維垣御史孫承南以曇陽事劾王元
 馭并及公兄弟謂其誣妄有旨報聞不竟其事敬美
 遂乞休旋里別築澹圃於城西南隅去弇園半里許

十季壬午五十七歲

元日與敬美祝聖小飲 秋公長子士騏舉應天鄉
 試第一 科道薦舉人材公名與焉

十一季癸未五十八歲

元日過敬美小酌 張尙甫自浙撫遷右都御史行
 兵部侍郎過吳來訪弇園沈純甫汪仲嘉邢子愿亦
 先後過訪 是歲有重紀五子篇二友篇末五子篇
 八哀篇四十詠十詠 敬美起浙江提學辭不赴

十二季甲申五十九歲

正月仍起用為應天府尹 二月推升南京刑部右

侍郎先後具疏以病辭得旨準在籍調理公避喧邨中故居子士騏稍爲葺治名之日約圃 冬被美起爲福建提學 是歲吳明卿李本寧汪伯玉徐孟孺胡元瑞張尙甫先後過訪

十三季乙酉六十歲

元旦試筆有孤眠一千八百日尙佗六十尋常身之句 夏王元馭大拜入都趙汝師領少司成俱過艸堂話別少保戚元敬亦過訪 仲冬公生日於泚塔避客

十四季丙戌六十一歲

敬美遷福建布政使司左參政入賀便道過里尋升南京太常寺卿仲冬公生日與敬美及子孫小飲有詩書覆郁見三代骨肉都盧完十人之句

十五季丁亥六十二歲

蘇州撫按具疏爲尙書公請卹典禮部題覆得賜祭葬公復上疏申請得贈兵部尙書又有謝恩疏 是冬南京禮部尙書袁洪愈特薦公自代吏部推補公南京兵部右侍郎公具疏辭免不允 敬美自南太常卿辭病歸

十六季戊子六十三歲

二月赴留都過吳門游徐少參 園 三月朔到

任謁孝陵游靈谷寺餞袁尙書抑之於燕子磯又與諸公游牛首諸山及徐氏東園西園徐公子萬竹園朱王孫同春園四月游王氏園看芍藥五月游武氏園姚氏園徐三錦衣北園 閏六月被美卒於里門公再具疏請致仕不允 八月游高坐寺

十七季己丑六十四歲

春日與諸公會飲趙中貴園亭又游徐氏東園鳳臺園金盤李故園算愁湖故園李臨淮竹園 三月子士騏登進士授兵部主事 六月四日以三品致滿

歸任北行十二日行抵淮安得升南京刑部尙書之命遂南還廿三日到家謁先祠哭弟敬美殯所至嘉定游徐宗伯叔明歸有園 八月廿七日到任 南京御史黃仁榮劾公致滿欺冒奉旨照舊供職公上疏申辯 冬上乞休疏不允

十八季庚寅六十五歲

正月再上疏乞致仕三月廿五日得邸報奉旨準回籍調理次日卽行 四月抵里鍵戶謝客詩文夾漸不佗 其冬手條家戒及身後斂葬諸儀預勉外期至日與僧某從容譚笑說偈而逝訃聞贈太子少保

予祭二壇賜金四百兩遣官治葬公歸田九月而卒季六十有五見王

文肅公所撰神道碑它書云萬曆二十一年卒者誤

昔從先師游弟知有二洪及放翁年譜而已癸亥之春刊三譜畢以印本郵呈先師復書亦不言尙有它種也先師既歸道山行狀中載所著書目錄方知又有王伯厚王元美兩先生年譜亟索諸先師之家僅得元美譜其伯厚譜久之始檢得寄來迺續刊之合為五種元美為吾州人與王文肅公元馭同姓同時而異望一為郎耶一為太原兩家世澤絲遠代有間人先師又嘗化丁王氏世系表當別入著新錄也嘉慶十有二季歲次丁卯夏四月受業弟子李廣芸謹跋

江寧吳仕達刻

道光丁未年重裝

戚少保年譜

仙遊崇勳祠藏版

明之本傳

戚繼光字元敬世登州衛指揮僉事父景通歷官都
指揮署大園都司入為神機坐營有操行繼光幼備
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中嗣職用
薦擢署都指揮僉事備倭山東改僉浙江都司充參
將分部甯紹台三郡三十六年倭犯樂清瑞安臨海
繼光援不及以道阻不罪尋會俞大猷兵圍汪直餘
黨於岑港久不克坐免官戴罪辦賊已而倭遁他倭
復焚掠台州給事中羅嘉賓等劾繼光無功且通番
方按問旋以平汪直功復官改守台金嚴三郡繼光

戚少保年譜

卷首

本傳

至浙時見衛所軍不習戰而金華義烏俗稱慆悍請
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
軍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
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器械精求而更置之
戚家軍名聞天下四十年倭大掠桃渚圻頭繼光急
趨甯海扼桃渚敗之龍山追至鴈門嶺賊遁去乘虛
襲台州繼光手殲其魁蹙餘賊瓜陵江盡死而圻頭
倭復趨台州繼光邀擊之仙居道無脫者先後九戰
皆捷俘馘一千有奇焚溺死者無算總兵官盧鏜參
將牛天錫又破賊甯波温州浙東平繼光進秩三等

閩廣賊流入江西總督胡宗憲檄繼光援擊破之上坊巢賊奔建甯繼光還浙江明年倭大舉犯福建自溫州來者合福甯連江諸倭攻陷壽甯政和甯德自廣東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元鍾所延及龍巖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時甯德已屢陷距城十里橫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大營其中官軍不敢擊相守踰年其新至者營牛田而酋長營興化東南互為聲援閩中連告急宗憲復檄繼光勦之先擊橫嶼賊人持草一束填壕進大破其巢斬首二千六百乘勝至福清搗敗牛田賊覆其巢餘賊走興化急

戚少保年譜

卷首

本傳

二

迫之夜四鼓抵賊柵連克六十營斬首千數百級平明入城興化人始知牛酒勞不絕繼光乃旋師抵福清遇倭自東營澳登陸擊斬二百人而劉顯亦屢破賊閩宿寇幾盡於是繼光至福州飲至勒石平遠臺及繼光還浙後新倭至者日益衆圍興化城匝月會顯遣卒八人齎書城中衣刺天兵二字賊殺而衣其衣給守將得入夜斬關延賊副使翁時器參將畢高走免通判奚世亮攝府事遇害焚掠一空留兩月破平海衛據之初興化告急時帝已命俞大猷為福建總兵官繼光副之及城陷劉顯軍少壁城下不敢擊

大猷亦不欲攻需大軍合以困之四十二年四月繼光將浙兵至於是巡撫譚綸令將中軍顯左大猷右合攻賊於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級二千二百還被掠者三千人綸上功繼光首顯大猷次之帝為告謝郊廟大行赦賚繼光先以橫嶼功進署都督僉事及是進都督同知世廕千戶遂代大猷為總兵官明年二月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圍仙遊三日繼光擊敗之城下又追敗之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多墜崖谷死者數千奔據漳浦蔡丕嶺繼光分五哨身持短兵緣崖上俘斬數百人餘賊遂掠漁舟出海

戚少保年譜

卷首

本傳

三

去久之倭自浙犯福甯繼光督參將李超等擊敗之乘勝追永甯賊斬馘三百有奇尋與大猷擊走吳平於南澳遂擊平餘孽之未下者繼光為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與大猷均為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殺過之大猷老將務持重繼光則颺發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隆慶初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召為神機營副將會譚綸督師遼薊乃集步兵三萬徵浙兵三千請專屬繼光訓練帝可之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

以下悉受節制至鎮上疏言薊門之兵雖多亦少其原有七營軍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將門老弱僅充伍一也邊塞逶迤絕鮮郵置使客絡繹日事將迎參游爲驛使營壘皆傳舍二也寇至則訓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三也守塞之卒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邊備曷修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何謂不練夫邊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將今恩威號令不足服其心分數形名不足齊其力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著不練三也諸嶺入衛之兵嫌非統屬漫無紀律四也班軍民兵數盈四萬人各一心五也練兵之要在先練將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但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今一營之卒爲敵手者常十也不知兵法五兵迭用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不用二也弓矢之力不强於寇而欲藉以制勝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悉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

戚少保年譜

卷首

五

戚少保年譜

卷首

五

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蕪野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邊外利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嫻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殺手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取給臣不勝至願又言臣官爲創設諸將視爲綬疣臣安從展布章下兵部言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宜召還總兵郭琥專任繼光乃命繼光爲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而浙兵止弗調錄破吳平功進右都督寇入青山口拒卻之自嘉靖以來邊牆雖修墩臺未建繼光巡行塞上議建敵臺畧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圯徒費無益請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鎧仗模糧具備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木疆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議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晷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

聯接詔予世廕寶銀幣繼光乃議立車營車一輛用
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又製拒馬
器體輕便利遏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
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篋笥寇奔則騎軍
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為選鋒入衛兵
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
容遂為諸邊冠當是時俺答已通貢宣大以西烽火
寂然獨小王子後土蠻徙居插漢地控弦十餘萬常
為薊門憂而朵顏董狐狸及其兄子長昂交通土蠻
時叛時服萬曆元年春二寇謀入犯馳喜峯口索賞

戚少保年譜 卷首 本傳 六

不得則肆殺掠獵傍塞以誘官軍繼光掩擊幾獲狐
狸其夏復犯桃林不得志去長昂亦犯界嶺官軍斬
獲多邊吏諷之降狐狸乃款關請貢廷議給以歲賞
明年春長昂復窺諸口不得入則與狐狸共逼長禿
令人寇繼光逐得之以歸長禿者狐狸之弟長昂叔
父也於是二寇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罪狐
狸服素衣叩頭乞赦長禿繼光及總督劉應節等議
遣副將史宸羅端詣喜峯口受其降皆羅拜獻還所
掠邊人攢刀設誓乃釋長禿許通貢如故終繼光在
鎮二寇不敢犯薊門尋以守邊勞進左都督已增建

敵臺分所部十二區為三協協置副將一人分練士
馬炒蠻入犯湯克寬戰死繼光被劾不罪久之炒蠻
借妻大嬖只襲掠邊卒官軍追破之士蠻犯遼東繼
光急赴借遼東軍拒退之繼光已加太子太保錄功
加少保自順義受封朝廷以八事課邊臣曰積錢穀
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塞馬散叛
黨三歲則遣大臣閱視而殿最之繼光用是頻廩賚
南北名將馬芳俞大猷前卒獨繼光與遼東李成梁
在然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成梁擅
戰功自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師邊防獨重薊增兵益

戚少保年譜 卷首 本傳 七

餉騷動天下復置昌平鎮設大將與薊相唇齒猶時
關內地總督王忬楊選並坐失律誅十七年間易大
將十人率以罪去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
安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亦賴當國大
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確
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
節梁夢龍輩咸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居正
歿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於北當國者遠
改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嗚一赴踰年即謝病給
事中張希臯等復劾之竟罷歸居三年御史傅光宅

疏薦反奪俸繼光亦遂卒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特盛北則專主守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者遵用焉弟繼美亦為貴州總兵官

戚少保年譜

卷首 本傳

四八

戚少保年譜者編序

蓋予觀於少保戚公而識將道之全也於浙浙靖於閩閩靖於燕薊燕薊靖若□車若練□□□臺制□營至今邊陲□以固束髮從戎作國干城者四十餘年卒奉身退以考終於室天子賜之葬祭俎豆鄉廟猗與盛矣哉竊因是益有慨云夫莫堅必為之事而旁權足撓之繇始志挫矣丈夫提三尺劍南殲北敵入濤塞間用則為呂管不用亦為王廉勝則為樂曹即敗亦為孟明子儀捐軀命違父舅凡以欲行胸臆耳憑血氣之憤嗥張咆哮怒一雞肋兒饒為之迨爾

戚少保年譜

卷首 原序

一

逾崇權逾重外顧門業內念妻孥前有阻後有制疇昔永矢奮掃不懼已不覺為之奪夫已氏也亦自謂何似者今戚公年譜具在其間自旋自往萬克萬當用數十萬之眾如手喻指中外之睨如鴟嚇鳳以故蹄小湖鏖平海掀輿化選鋒馬鼻撤政和莢壽甯大鞞大石跳仙遊與許家村而王倉坪蔡家坡海壇山仙社巖沙堤澳勝之拔之措措之天地震動神鬼怖驚呼其名尚堪斷瘞乃惜者猶云將相齟齬未能竟公之大用不知公之氣之志已蓋上下萬千年目一時之當路可仰可俛任亦為不任亦為非論有掣

無掣也三人牧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去三人而縱
 千羊童子可狎言乎貴顯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承
 蜩之技且然矧生殺人之命寄推轂關外曷事哉子
 曩者薄有鄙志不克遂而聊籍介胄除前古將畧獨
 往嚮公誌于膈者幾年近奉璽鎖登萊始交公令子
 關帥君得悉公本末大慰素心因出茲譜共相慨慕
 急付剗劂以廣聞見嘉哉公昌厥後予甚有遜也蓋
 公時內不援而立豎如許予幸處熙朝首輔藹協所
 建殊不逮且先世耕讀談兵色變茂年投筆未免如
 岳將軍之野戰公以世胄起家得讀父書所謂將門
 戚少保年譜 卷首 原序 二

出將故師出以律公子承襲續緒弓裘益恢公之大
 業紀公軼行年櫛日比成一家言而予子悉景升兒
 惟事毛錐予年復過七十自且不憶往事又安望一
 一如公嗣善述耶故畧公歷蹟獨媿媿追美出處大
 節樹幹壯猷以見獨志之能成也旁撓之無爲也將
 道之克全也後有起者洵不可及矣天啟壬戌嘉平
 月奉勅鎮守山東等處地方防海總兵官中軍都督
 府都督僉事宛陵沈有容撰
 不肖祚國輩於丁亥冬讀禮時卽欲續述先少
 保功績疏議合爲一書以垂永久不意忽遭回

祿乃於煨燼中檢拾殘帙以待彙纂間時大司
 馬出周公與先少保有斷金之雅特趨不肖祚
 國赴襲都門遂執戟幕府比年效力疆場奔走
 風塵戎馬之中倏忽歲月不覺蚤已踰艾方檢
 點殘集以表揚先烈會我大都督宣城雷海沈
 老公祖開府東牟帳門客之澆漓憐屋烏之幽
 獨知不肖輩食貧有日嘆先少保功業失傳概
 捐資費爲不肖輩成此一書以傳世世其援濟
 嘉惠不啻高厚之覆幬我也祚國何幸仰承瀛
 澤而得以成先德於沒世乎夫沈老公祖當帥
 戚少保年譜 卷首 原序 三

閩浙時嘗提孤軍往來海上平東番卻西夷擒
 劇盜剿勁倭是皆閩世勇畧而烜赫於旂常者
 也閩浙士紳稱頌功德集有贈言已垂不朽今
 東海方倚爲干城其畧定三韓且當取封拜如
 左券矣其憐究惠政則又其博濟之仁云

凡例

一家嚴戡定之功昭於海內雖知者比比或未聞其詳也謹據生平寔績勒為年譜劄劄以傳

一當時經營戎務積有案牘一書二十餘卷後佚落僅有十之三四今據見存者節錄其要全文不能悉載

一浙閩諸捷外有總督撫按之題疏內有兵部之覆疏可覈亦間有格於勢而不得錄者俱據寔以書不敢妄益一字

一家嚴在浙已為偏將在閩則為大將其所部偏裨

戚少保年譜

卷首 凡例

以下節有快捷間有不親歷行陣者俱指授方畧委任成功

一同時征剿之將不一各有功勳題疏分別甚明不及悉載者以非家嚴之功也凡功屬他將者一級不敢混錄

一臨陣機宜變在頃刻者或無傳不得悉載所有預定之號令附見一二

一詩文有止止堂集今所載取其有關事績者附入奏疏亦有集此中止錄其要不全載

一創練土著具見家嚴練兵條議而方輿勝畧所具

圖說乃屬之總督胡公何其妄也

一台州平夷皆家嚴勝算克捷見有題疏可據而平夷傳中大半歸功於監軍唐公不情甚矣

一燕山勒功銘其所條畫用兵戰守之畧寔家嚴于京營總理時所上之籌策有請兵辯并蒞疏可據而有以為督府譚公之議者恐公論自不能泯也

一不係戰功疏薦與附見之事蹟俱分註以別其類

戚少保年譜

卷首 凡例

二

戚少保年譜者編卷之一

闕嗣祚國彙纂

縱嗣昌國集錄

康嗣報國詳訂

庠嗣興國叅校



戚之先為衛之大夫封邑於河東食采於戚百代有顯者未敢遠引亦未有如家嚴之文武具足也家嚴諱繼光字元敬號南塘晚號孟諸世家東牟官衛尉而為東海氏焉考自始祖詳當元末時從外氏避亂濠梁居定遠之昌義鄉會韓山童倡亂

戚少保年譜 卷一

徐壽輝等兵起我太祖略地至定遠遂首先歸附選充小旗勦力三十年始除應天衛中所百戶後征雲南陣沒上念開國功授子斌明威將軍世僉登州衛指揮事初蒞衛即督修郡城大有勤勞為諸僚倡斌生珪倜儻有俠節能文章詩賦駢麗有唐風特著家訓一編珪生諫有膂力弱冠獨搏一虎鄉間異之諫生宜宜無嗣有弟曰囿娶郡守閻琮姊生大父景通方六歲藐焉孤矣時閻年二十四躬紡績事姑訓子艱苦萬狀毫無怨色以節孝著蒙詔旌表大父頌美長幹修髯伯宣既卒當世

其官遂以姪承伯職賦性剛毅好學能盡聰明正直通於神明居官有守以孝廉聞嘗提兵破劉賊及青州賊李琪等屢立戰功歷進帥坐神機營家嚴其家嗣也狀貌莊嚴丰神朗潤隆準方頤聲語洪遠資性沉毅有大度具文武全才孜孜以孝為忠不治家人生業喜事經書尤長詩翰古文私淑陽明大闢良知胸中澄徹如冰壺秋月坐鎮雅俗有儒者氣象當宴樂游賞杯籌交酌手不停揮口耳應接目雙行下而酬對無爽若夫排難解紛靈推電掣禮賢下士風動雲行靡盬王事夜以繼日

戚少保年譜 卷一

經理庶績忘食忘憂而且大德不德無智名無勇功則不矜不伐之念尤勞謙之所本也其轄畧營陣皆經世鴻猷在閩浙則活人叢蟻在薊門則官人萃藪且所在年登民富士集商盈人皆以為福神其所著作甚富垂訓有家乘思愚稿交游有箋牘詩文有橫槊稿籌國有請兵辨食片稿奏疏案牘治兵有紀效新書練兵寔紀儲練通諭哨守條約諸集皆鑿鑿見之行事非徒托諸空言四提將印佩玉三十餘年野無成田囊無宿金惟集書數千卷而已其為人也宏廓深沉若涉北海不可為

量功高天下蹇蹇匪躬位極人臣小心翼翼夷夏仰其威聲縉紳慕其丰采矢心爲國四十五年如一日也用兵如神揮金如土峻德巍功完名全節特進三朝歷封四代抵今無不景仰戚少保云

世宗皇帝嘉靖七年戊子冬閏十月朔家嚴生于濟南六十里之魯橋故有異人言禍福皆驗下帷而通賓客無敢窺其中大父自通姓名襄帷而入異人據橋木衣褐衣起相勞曰將軍端人老夫無所隱也問子息曰此非吾所知明年朝會茅山當爲公察早晚如期至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都省大父賀曰將軍有丈夫子二人第遲遲耳此後十三年戊子閏十月朔家子生歷著戰功爲三朝虎臣名將無雙無憂晚也後五年舉介子足當雁行老夫姓鍾年八百歲願乞家子爲弟子毋相忘及戊子歲果閏冬月無爽初大父暨嫡大母張太夫人居北堂大母王太夫人居南堂至期夜漏方午大父夢中躍起如拱揖狀大母張驚而挽之始寤詰所以曰吾方夢鍾仙峩冠絳衣執簡降於庭正迎迓間倏虎變而躍入南堂言未已侍婢扣戶報家嚴生時閏十月朔日己巳子時也於時王

大母亦夢絳衣神人執笏梯空而下厥明日華五色大父因以命名焉

嘉靖八年己丑家嚴二歲

詔旌曾大母閻氏節孝起擢大父孝廉府君山東都司以都指揮督備倭諸軍事

先隴素產芝因名芝山今年又產紫芝三莖焜耀異常曾大母閻氏方蒙旌表撫家嚴曰爾祖德宜昌阜而慶在孺子矣先是正德辛未劉賊橫行山東大父孝廉府君奉檄守鄒提師一旅往禦之賊平則以軍政掌印名寔日起而且持已端嚴行証

戚少保年譜

卷一

四

清篤撫按會舉孝廉以聞遂于庚辰年陞江南漕運把總以裁費太多忤於時回衛有年當道累薦不置是年奉詔復起進官督備倭於海上

嘉靖九年庚寅家嚴三歲

大父孝廉府君轉山東操捕屯局僉書進署都指揮僉事

嘉靖十二年癸巳家嚴六歲

大父孝廉府君遷掌大司篆贈曾大父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曾大母封太淑人時家嚴侍曾大母歸里大父乃之任屬治河工成尋遇恩例寔

按都指揮僉事其孝廉大畧具載保定志中

秋七月朔仲叔繼美生以父功由諸生廕千戶歷都督驃騎將軍

嘉靖十三年甲午家嚴七歲

春二月出舍外傅始就學

嘉靖十四年乙未家嚴八歲

大父孝廉府君拜神機營副將

嘉靖十五年丙申家嚴九歲

家嚴生而豁達質貌莊簡長而鷹揚英氣勃勃學

餘則融泥作基剖竹為桿栽色楮為旌旗聚瓦礫

為陣壘陳列階屺研究變合部伍精明儼如整旅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五

居然蛇鳥之勢而綽有風雲之狀他日旗幟金鼓之節替伍奇正之方茲已預籌其算而微露其斑矣時幼妹藉楮旗為嬉戲家嚴手舞毒蛇逐而索之膽氣凜然無懼色鄉人羣異之曰此非童子中人也

嘉靖十六年丁丑家嚴十歲

冬十二月再贈一品夫人祖妣王大母卒

大母王太夫人於是月二十日捐庭闈時年四十二

乃本衛百戶王公女賦性端莊敬事張嫡大母

相得甚懽家人惟分南北堂稱之惜天奪算太速

時家嚴方十齡天性仁孝哀毀輒如禮弔者大悅

因嘆曰喪而致哀幼而盡禮即少連不啻也孺子

其大器乎

嘉靖十七年戊戌家嚴十一歲

大父孝廉府君子告歸養母尋葬大母王太夫人

於芝山之側先是大父任大圍時曾大母問太夫

人已東歸矣至是思母不輟乃告終養得旨列係

山東以便養親云

嘉靖十八年丁亥家嚴十二歲

大父孝廉府君始緝居第時居第垂二百年久圯

戚少保年譜

卷一

六

不得已而營繕之命工為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工語家嚴曰公子將門請綺疏十二戶家嚴以請大父叱曰爾能樹身獲世守此以奉宗祀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爾猶聚族於斯不然此且不保四戶足矣家嚴默然有頃因問立志安在曰在讀書曰讀書在識忠孝廉節四字否則焉用即命以此四字揭諸新壁家嚴亦不求安飽篤志讀書期續孝廉之績云

嘉靖十九年庚子家嚴十三歲

春三月聘萬戶南溪王將軍棟女為配

大父白首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雛母前以悅母心時家嚴蒸履過庭大父乃誦曰童子何為蒸履蒸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饜卒伍以自封難為後矣既而知外氏所遺母命也卒裂之家嚴好弄押闔多權奇大父嘗從異人鍾仙受大還銅鼎烹汞偶退火出室命家嚴主扇因進武火大烹扇戶自若有頃大父排戶入勃然大驚叱曰孺子無知冒不測而攫九龍敗矣遂覆鼎而出汞皆成金躬覆試之百端不敗因復嘆曰鼎有寔非孺子良惟予先世無罪寔亡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七

非先世咎惟予無良遂舉方藥汞金並瘞之又嘗以木器貯硝樓中戒勿上家嚴私舉火為戲氣焰灼天大父厲聲詰之弗應跡之既燃且燼圍而入板者寸之三乃洒然異之曰孺子其得天侈矣乎嘉靖二十年辛丑家嚴十四歲

秋八月再贈一品夫人曾大母閭太夫人卒從祖兆合葬芝山之陽

曾大母年八十七家嚴猶得侍焉自昔家運不造伯絕仲夭世系幾廢二百年來已事纒纒焉者皆祖妣之所口授始得考祖籍作列傳以昭明先世

之烈是皆天壽貞母撫孤以續其統云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家嚴十五歲

惟日孜孜慕古博極羣書且精舉子業哀然以經術鳴於時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家嚴十六歲

大父居常斷斷取予不問於家雖歷任都閭而囊橐蕭然鄉人私語曰孝廉孝廉將何以遺後也大父聞之呼家嚴曰爾果以吾無所遺則憾者乎願吾遺爾不貲貯之帝所富盛矣家嚴頓首曰大人所遺高高在上吾何患盜焉

戚少保年譜

卷一

八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家嚴十七歲

夏六月捧檄上勳府襲世官

時大父膺疾促家嚴襲官北上大父素以清慎為守貧乏資斧乃鬻隴右別墅以給京費於是設祖郊外執家嚴手申命之曰吾遺若者毋輕用之家嚴躍然起曰兒當求增何敢輕用諸賓愕不知所云遂奉命北上待次司馬門有善相人者越多人而語之曰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專征不五等即三孤勳名極矣後一一如其所言

秋八月贈少保左都督大父芝山府君孝廉將軍卒

是月家嚴留都門未還大父病劇思之甚呼家嚴不絕口如有所欲言者無何而逝時仲秋月二日也家徒四壁惟遺川扇一柄臥內一榻猶不能存傷哉廉也張大母號奔無措其襁斂之需一皆出於稱貸云冬十月家嚴既得襲歸而孤朝夕哀號以不得受治命為終天恨乃追庭訓者保定志據萊山序孝廉軼事紀之以成先志云

嘉靖二十四年己巳家嚴十八歲

冬十月娶嫡母王氏

時家嚴母子三人孤苦無依乃從張大母命娶家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九

慈主中饋家慈既歸後同寅相顧者雷飲無資家嚴方計窮無措俄而盤飧具暨客去入問其由乃家慈撒簪珥質辦者也嘗市一魚三斬待俸朝進首午進尾間有餘曰亡矣則以脯在腹而陰自奉心曠之暮以魚腹羞家嚴色沮曰子枵腹以果吾腹甘苦可無同乎家慈曰妾佚君勞君良妾苦禮也家嚴心德之方諸孟光深相敬讓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家嚴十九歲

是年任屯務家嚴服官精白以當眾心當道藉藉稱奇既司屯政絲毫不染夙弊為之一清居嘗謂

僚友曰士君子希賢希聖須過困難拂鬱一關使無此關則人皆士君子而比屋可封矣惟其有此一關則能窒欲而越出者為君子縱欲而徇情者為小人此所以為小人易而亂日常多也諸僚稱善初家嚴受學中谷梁先生日就外館及受官家貧出入不能戒與從且不可徒行梁乃就教焉因謂曰汝世官今幸仕矣不廢學而師人吾其成汝志乎方具餐梁正色曰汝先君清白無遺貲安得辦此竟斥去乃日坐書舍旦暮勤讀忻然忘倦嘗題額於深處曰小築暫高枕憂時舊有盟呼樽來

戚少保年譜

卷一

十

揖客揮塵坐談兵雲護犀籤滿星含寶劍橫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又刻志於楹有功名雙鬢黑書劍一囊輕之句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家嚴二十歲

是年仍理屯務家嚴嘗晝寢夢大父厲聲命曰吾有十四戒爾小子其識之真心寔行以體吾言始為克孝子汝父平生喜誦二語曰上帝臨汝勿貳爾心汝記憶否家嚴驚寤汗浹踵遂起百拜揮淚書之座右一日攻爾過者爾師也屬下人能陳爾過即不師之以禮然必師之以心一日寫字潦草

屢誤恒心何在一曰應酬繁劇時便動性起厭惡
心涵養學問何謂一曰耐煩不通之人遇事如抽
亂絲一般宜戒之一曰機務不密豈有猷有守之
作為乎一曰元神不惜汨汨於事則竭而死矣尚
何為乎一曰眼雖外視時須反照腔子裏一曰
受人秘言轉即傳露推此念頭乃好奇誇聞之過
一曰傳人言說當比他常拙些少些不可附會增
益一曰交淺言深取禍之道此爾痼病不可謂之
開心見誠也一曰喜時輕許與必非慎重然諾當
裁以理一曰怒時不可裁答書移須當懲忿定氣

戚少保年譜

卷一

十一

一曰書移中好盡言直言何快於忿徒取尤耳一
曰事長事貴知所敬畏矣臨下賤卻又放肆其於
敬畏長者貴人皆偽也此便是有二心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家嚴二十一歲

春正月部兵戍薊門

比年軍政會推家嚴部六郡良家子踐更薊門時
仲叔柳塘公未婚家慈脫簪珥為叔納室李氏以
家嚴經歲靡盬冀得叔姒如常棣也李年幼未閑
事幾失驩家嚴乃引喻之遂擬黃臺吟以自警其
辭曰四瓜猶畏摘兩瓜更何如一摘瓜分半再摘

蔓且除家家有南畝毋使婦人鋤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家嚴二十二歲

春正月部兵再戍薊門

家嚴赴戍意氣翩翩蔚然霞舉每於途次馬上豪
吟因事賦懷曰結束遠從征辭家已百程空疲東
海騎漸老朔方兵井邑財應竭藩籬勢未成每經
霜露候報國眼常明

冬十月中式山東武舉鄉試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家嚴二十三歲

春正月部兵更戍薊門

戚少保年譜

卷一

十二

家嚴頻年戍薊習薊事甚悉幸旦夕無北寇患耳
一乃私計保疆域而障國家臣子事也今薊無勁兵
何以為天下雄況薊為都城唇齒則桑土綢繆是
在今日於是著備俺答策森森乎若發武庫之藏
當道奇其才而不能

秋九月會試都門尋俺答薄都城條上禦虜方畧奉
詔督防九門

是年軍政推署衛篆適值試期家嚴辭之北上既
入都門有頃俺答擁眾由古北長驅入犯密雲順
義通州等處尋薄都城屠掠村落甚慘京師戒嚴

詔簡材官戍城守入試者亦選登陴家嚴乃總旗
牌督防九門復條陳禦虜方略十餘事悉勝算也
部當其議以國士聞隨奏命刊播中外使將士習
法用之退寇若持左券遂紀錄將才云

冬十月山東直指劉公瑤疏薦青年而資性敏慧壯志而騎射優長

扣衷富有甲兵投筆深通章句先閑軍旅之事卓有乃父之風

嘉靖三十年辛亥家嚴二十四歲

春正月復戍薊門

家嚴部兵赴戍途次金嶺驛感懷賦云楚雀聲中
感慨深郵亭午夢苦相侵嬌啼不識彎弓客飛過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槐陰復柳陰又馬上行云岐路驅馳報主情江花
邊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
及抵蘭過太平登南寺望北山古刹有導以長生
術者家嚴曰身為司命義在死綏方求致身徇國
以帥士志而乃師人以學長生是可以訓乎流行
坎止屬之彼蒼鞠躬盡瘁夕死何憾此將門長生
之術也

二月兵科給事中王公德疏薦屢式武魁尤精騎射究心雲鳥之陣

唾手汗馬之勞膂力方剛早已馳驅

同流俗志向堅定今尤迥出尋常
兵部主事計公士元疏薦留心韜畧奮跡武關管屯而俗弊悉除奉職

操持不苟才猷虎變當收儒將之功意氣鷹揚可望干城之寄

山東直指項公廷吉疏薦年資英銳騎射優長有慷慨不羈之懷負勇往

直前之氣志存武舉而韜畧素明職理屯田而積弊盡革即其施為之勇可視樹立之功

是夏五月撤防撫院巡行海上閱武東牟場有新

製互銃無人敢發家嚴應命三發之而神色不動

莫不壯其膽畧

山東中丞王公績疏薦才猷出眾騎射兼人應武關而每多中式領民兵而

頗服眾心勇畧獨冠羣英志節更趨流俗

秋八月再贈一品夫人嫡祖妣張大母卒

家嚴撤防歸方兩浹月大母張太夫人抱病伏枕

戚少保年譜 卷一

四

於是月十有一日遺世張嫡大母靜莊仁慧孝謹
出於天性事姑盡恭暮年不懈侍大父巾櫛翼雅
相對如賓雖數隨任而於衣服簪珥之飾一無所
蓄更有樛木小星之風與大母王太夫人共綜內
政入兩多之及王大母卒家嚴尚幼慈愛甚於已
出嘗與大父言及後事苦乏貲大父指家嚴曰此
非吾貲乎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家嚴二十五歲

春正月戍薊門

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官兵戍薊家嚴任中

軍歲赴春防使者起文學侍從嘯暗諸偏裨家嚴
務輯眾心一軍皆服於是益習邊事利弊因紀綱
成法討軍寔而訓飭之爲國籌邊夙夜匪懈使者
大爲之起敬云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家嚴二十六歲

夏六月進署都指揮僉事督山東備倭事

自庚戌虜變家嚴以材官條上便宜禦虜虜退司
馬知名久矣至是拜十萬戶總督三營二十四衛
備倭海上途日振飭營伍整刷衛所適有勇行者
在材官中以長挾不用命家嚴乃章罰以瘳不義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五

暮即脫冠罪已盡家人之禮僮僕而請之舅膝行
而前曰知君執法今而後吾不敢逆而命也由是
風聲遠播凡有挈餅之知者私相謂曰法不諱親
公也先國後己讓也舅且不假況在門牆爲之屬
吏者乎苟或不戢祇自速罪戾耳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家嚴二十七歲

春三月巡海上諸營衛

初卽墨某者鴟張暴虐人也肆螫閭里跋扈有年
鄉人不堪其毒屢訟於官卒脫於道會家嚴按部
卽墨有以惡狀聞者某覺之遠屏村隩乃授法二

穎潛捕之獲於野海上肅然時有詢將材於家嚴
者對曰君所問何將也若夫偉幹鼎力容止言辭
是處有人不過匹夫之勇色莊之流耳必任眞任
怨以國事爲家事謀兵如謀身明紀律持清操千
人之敵萬人之勇誠未見其人也已而轉節過文
登營賦詩云冉冉雙幡度海涯曉烟低護野人家
誰將春色來殘堞獨有悲風送晚笳水落尚存秦
代石潮來不見漢時槎遙知夷島浮天際未敢忘
危負歲華

秋八月合厝大父母於祖兆

戚少保年譜

卷一

六

家嚴頻歲防邊大父並張大母之柩俱未及窆於
先兆於是起王母之柩卜吉合葬於祖兆芝山之
陽時仲秋十有六日也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家嚴二十八歲

是春正月備倭公署後故有太平樓憑堞闕海溟
波萬頃北對三韓之墟東接五畿之域島嶼儼列
蜃氣時浮亦勝地也時家嚴備倭海上乃於元日
登樓賦詩云高臺元日一登遊東向扶桑送遠眸
岸隱潮聲連古戍陽回春意滿芳洲鯨波突兀遶
山隔螺島微茫海市浮翹首五雲宮闕近靈氛常

映太平樓公餘常與叔稽古竟日叔問曰今人說起古人清節孝義莫不侈為美談而思仰止及其自待待物却又在私慾上用念何也家嚴曰天理難復而易蔽人欲難制而易縱復理如仰面攻城縱欲如下坡推轂不觀諸物乎路傍之草踐割而猶生者欲也瓊臺之花灌溉而難茂者理也故慮敵國外患為民害須高城雉深溝壘慮私欲潛滋為心害須廣義路關理門由是敵雖多可使無關治吾之氣有以奪之也誘雖重可使無奪治吾之心有以閑之也不然嗜欲一汨即日與古人居其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七

能不措亡於旦晝者幾何

河道御史何公熙疏薦英敏綽兼乎文事器宇不羣於武流持已老成有凝定不擾之守取軍安靜多從容應變之才任可寄乎干城藝尤長於弓馬御史雍公焯疏薦即舉措而見其多才占議論而方營伍之調殘提調靡墜謀猷允濟人望久孚用是譽溢朝端僉曰良將才也大司馬特簡而上之秋七月轉浙江都司僉書司屯局事

是月奉詔赴浙郊別叔曰吾世東卒今七葉矣始見常棣之華將謂堦筮永和乃吾以君命出第以儒生羈懷汝者衷乎遠汝者勢乎且貧無以為產奈何幸有先人之敝廬足翳風雨遂舉世俸授之

俾佐饋粥之資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家嚴二十九歲

秋七月詔進分守甯紹台地方參將事

初家嚴僉書浙藩勵精宣勤督造有法會倭寇桐鄉從總督出禦贊畫多方寇隨引去適朝議以定海邇夷島重地也宜添設將官參將重任也又宜簡擇良將制府胡公宗憲目家嚴而心多之錄名以請遂得旨任新命焉

秋八月島夷寇龍山首捷於高家樓

渠魁汪直分遣徐海等率島夷入寇浙制府誘徐

戚少保年譜

卷一

六

海戮之餘孽八百有奇流至慈谿邱王二家為巢進寇龍山所參將盧公鏜副使許公東望王公詢把總盧錡各率兵二千遊擊尹秉衡率兵三千共禦之家嚴新任而龍山屬其境內一聞賊至即馳軍於高家樓待之賊以三酋分三路衝入各部兵數千人皆披靡家嚴據高石射賊三發矢中三酋兵皆合賊乃退是役也兵無專統謀不僉同且家嚴職為新設兵屬舊轄方欲訓練而寇適至賴三矢而退諸部兵咸服其勇畧云

秋九月龍山捷縉雲再捷

時季秋朔有四日中丞阮公鶚親督參將俞公大猷暨家嚴與賊戰於龍山三捷之賊夜遁乃督諸部兵追至縉雲復勝之仍追至桐嶺又轉戰鴈門嶺誤中其伏賊夾擊諸部兵皆卻走惟譚公綸與家嚴二軍不動賊遂不敢輕犯然無援亦不敢窮追賊乃由樂清遁海而去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家嚴三十歲

春正月招奠龍山陣亡兵士

畧云客秋軍壁於此爰致殊捷爾輩奮勇而前猥罹鋒刃余以倉忙追賊而去未能一酌而招之旅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九

魂何依日夜揆念載經茲地涕淚莫禁至於奉令不臧之輩輒坐軍法情亦可矜然使三軍振勵以弭大慙均有裨於王事者遣官致奠薄寓余勤冥冥有知宜鑒余心嗚呼慘慘風雲過客下羣猿之淚悠悠魂魄汗青揚萬古之芬殺身成仁爾亦奚愧於世也而茲死可無憾矣

二月條練土兵

浙為東南財賦之區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項緣奸商勾引倭奴犯順一時變起倉卒浙直騷然而兵乏訓練當事者悉從權宜之計遠調諸省勁卒及

土夷諸兵雖微有成功而狼子野心終難控馭且沿途剽掠甚於盜賊萬里愆期兵來寇去緩急不濟繼之以法則怨而犯上寵之以恩則玩而殃民夫客兵既不足恃而然眉之急又不可緩家嚴目睹其弊遂條上練兵議請練越人以從事質諸左右左右蹙額阻之詢及寮案寮案哄堂笑之皆曰禦倭事自有督撫主持且從來未聞倭可殺者須待其飽載歸浮海擊之庶可獲功贖罪而漁利復不賞也家嚴喟然嘆曰凡司三軍之上者必曰練兵夫此練字即練絲者將生練熟以織絲之謂也

戚少保年譜

卷一

十

巧匠能練無知覺之生絲使之熟而將官乃不能練有知覺之民使之戰不亦愧於工匠乎況倭非大創盡殲終不能杜其再至乃排羣議而上之制府胡公覽而擲之於地曰浙人可練我自為之豈俟汝耶少頃令吏取而復讀之曰此舉或聞諸鄉士夫我如不允必歸咎也姑勉從之次上之中丞阮公曰此吾志也吾其成之遂深契而決策焉循至季冬始以兵備僉事曹公天佑所部兵三千付之簡練未及週期而舟山已戒寇矣

之事也乃今軍書警報將士憂惶徒將流寄雜兵
應敵更取福廣舟師驅而陸戰兵無節制卒鮮經
練士心不附軍令不知況又赤體赴敵身無甲冑
之蔽而當慣戰必死之寇手無素習之藝而較精
錙巧熟之技且行無齋裹食無炊爨戰無號令守
無營壁其何以禦寇今為之計必器壘具而進可
相持餼糧備而退有宿飽此所謂蓄艾於豫而後
無患於病者也至於身先士卒援袍忘身是職少
所素講乃若監敵制變防險設奇是又在職自出
難以逆計惟茲簡戎兵詰器具明部伍肅營陣教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藝有成而能隨其指示發縱者則一得之愚殉國
之誠也況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豈無材
勇誠得浙士三千親行訓練比及三年足堪禦敵
可省客兵歲費數倍矣

浙中丞阮公鶚疏薦年力精強志氣奮發取長

勞苦邱洋則忘寢食者千里體才名兼騎射之長

秋九月渠酋王直擁眾據岑港王直即汪直欵人也

九年海禁漸弛直陰與葉宗滿等國互市五年
致富不貲夷人信服稱爲五峰船主因勾引島夷
門多郎等爲部聚亡命徐海等爲部長分統之
往來海上搶掠壬子年直使人叩關求市不許因
請剿廣賊立功要求不遂隨率眾入內地紛肆

寇掠而自以扁舟據泊岑港參將俞公駟舟師圍
之直突圍去乃怨中國益深且稅官軍易與也更
日徵王時時遣島夷入寇濱海千里咸遭荼毒先
是歲乙卯十二月制府胡公命生員蔣洲陳可願
等開洋抵日木五島撫誘王直出島比豐后太守
乃於五月將德陽爲使隨蔣洲進貢求通中國
勸合量加犒賞暫棲德陽等處於石牛港以待直是
月二十日直始至率眾列泊岑港意指莫測舟
臣分必死死綏汝其從居郡城母爲賊辱家慈日君
能爲忠臣妾獨不爲烈婦乎卒勿徙王直泊岑
港已數旬迨支吾不肯束身離舟入見制府制
府恐其歸路密調家嚴與張四維等督諸將士埋
伏數匝又命夏正等說之十一月二十四日始離
舟見制府命造鳥銃以立功中國始習此技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家嚴三十一歲
夷人覺設備嚴急探知兵防難脫正月間意將合
歸德陽等開洋歸國二月三日夷僧從伴吳四郎
等三十餘人各露刃至舟山城下欲見家嚴命去
其刃不從因不納示以督府撫諭令歸島明日待
漏初下吳四郎等八人忿登座舫挾參將張公四
維又令二從倭連夜過山報岑港之賊糾五百餘
人山舟山西高嶺而來將至座舫四維見事急督
令家丁擊斃數賊吳四郎等泅身越水
而逝山是夷僧貢船遂合歸岑港矣

夏四月島夷寇温州督兵往援捷於烏牛

是時奉制府檄馳援台城以防北來羣寇於是月
二十三日庚子督所部兵自舟山渡海過奉化將
至台聞倭據温州路途兼程前進甲辰晚次樂清
乙巳師遇雨如注地方耆老邀於民舍避之家嚴

曰千人露立吾何忍也會雨止乃入寺中假息方秣馬蓐食間而島夷適渡江焚劫盤石衛之烏牛矣明日丙子遲明親部把總邢鎮等兵鼓隊聯營直抵盤石屯兵城外會午食竣遂分兵爲三以百戶胡守仁義士徐希忠等部兵由絞頭沿江而進以千戶劉意武生章延廩等部兵由白塔而進自將中軍大隊倍道兼行直至烏牛山賊見我兵勢銳奔過館頭據浦隔水爲險隊長湯加一王良忠壯士周祖王良九等當先冒敵首挫賊鋒諸兵乘勝涉水齊驅而擁擊之自辰至午五合五獲餘賊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乃四潰莫支皆鼠竄深山逃匿叢林中思潛遁矣當陣擠溺數百餘斬首二十餘級釋救俘擄男婦三百餘人我兵陣亡湯加一等三人因夜晦未得搜山乃列營山下復布兵千人聲噦呼喊分備沿江要路於時隔岸餘寇瞭知前寇勢敗即放泊乘潮勢欲接渡見我兵肅陣嚴備復回本岸值更餘潮長我兵面山背水無地可退乃暫偃兵過港而前賊潛駕舸艘接拯諸亡命出洋次日丁未搜山獲二賊斬之遂收兵回盤石紀驗功罪殲寇陣亡候主兵會合進剿時部卒有持一級來者雙眸炯

炯不瞑心知其冤忽一卒至前撫而慟曰此吾弟也卽傷未及死今何殺之持級者語塞遂斬之反視目已瞑矣又一兵持童子首約十五六者曰赤子何罪敢妄殺乎亦斬之坐及隊長以徇其陣亡者仍自爲沐屍脫所服戎錦殮之復率官屬臨奠慟哭士卒無不感奮云

夏五月島夷再寇温州復捷於烏牛之小崎

是月戊申朔越二日巳酉日脯突流島夷八十餘艘數盈四千餘眾泊舟烏牛館頭四散剽掠半流盤石之北斗門家嚴督所部抵北斗門十里橋賊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五

尚伏匿民屋令一脅從小子隔橋播鼓爲我兵陳國用然鳥機彈死遂斬首奪鼓當有賊數百餘猿出攬迎我兵齊燎鉛火爭燦藥矢賊不能當向田亂潰各部斬首六十餘顆餘賊奔白塔小嶺吹螺舉火賊眾聞號四合蜂集奮援餘賊回舟我兵復屯十里橋保斗門等村落至酉時諸亡命半納舟中復半聚館頭家嚴乃休兵以待之五日壬子昧爽賊復糾合二千餘眾劫十里橋澳我兵追及賊懼不敢迎敵退過白塔徑登層山我兵馳隊衝擊保救逃山男婦無算賊遂由外山潛退奔舟自此

兩挫其鋒連日挑戰不出初九日丙辰南岸龍灣賊夜攻雷村所城家嚴合材官劉意部兵渡援賊因星遁次辰初十日龍灣賊聚四十餘艘覘圖盤石我兵屯劄沿江十有餘里賊賭兵威嚴整轉帆大小崎分泊黃華屯舟北洋收踪不出十一日戊午烏牛館頭島夷聯舟百艘剽劫海上復令各兵分布沿江防衛如前仍趨同知尹公尚賢設備漁舟而以把總梅奎邢鎮等部兵由水路進自督陸兵沿江進次日合師水陸夾攻賊皆敗卻以小舟匿身陰遁陽用大福蒼船迎戰我兵兩路奮攻追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五

至小崎山下家嚴乃身擐前鋒親發勁矢賊舟舵工應弦而倒會劉意又射斃櫓手以致舵櫓皆歇賊勢乃窮我兵奮勇四面環擊且戰且焚賊無脫者計斬首四十餘級生擒二十餘夷福艦蒼艦一時灰燼焚溺賊徒無算其泊大崎黃華諸寇瞭聞軍聲震地煙火蔽天不敢回顧遠遁大洋開帆而去時岑港賊屯舟泊港久據不動延至秋七月奔柯梅造巨艦十八艘始出洋歸國賊既逸去而一時在事文武多官詔命協力立功以贖其愆

冬十二月督兵清岑港獲白猿白鹿以獻

表畧云灑雪奇毛顯休徵於效順搏霜潔質昭和氣以呈祥是蓋神靈所召夫豈虞羅可張曉晴伸

威頓使大狐伏命特角制勝全驅豺虎投荒備食養神保太和於有素啣芝曜瑞兆聖壽於無疆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家嚴三十二歲
春三月島夷入犯金墩部兵追戰於松浦再戰于鑑溪兩討平之

是月二十二日甲午龍山諜報島夷三百餘徒犯雷波之金墩家嚴提兵追至松浦海塘親督戰士毛廣宏等當鋒首刃一巨賊餘賊退走奉化抵蔣家舖我兵鼓隊衝擊賊不能當急遁松海於二十五日丁酉督百戶胡守仁等部兵追至鑑溪一鼓成功斬馘殆盡續倭賊鳩果紛登流劫温台等處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五

在台者一穴于柵浦一穴於桃渚一穴於海游在温者抄掠於平陽樂清之間各千餘眾沿海州郡無不被毒然倭夷犯浙皆華人誘之入先年尚由蘇松等處其後遂至雷紹及徐海王直平不敢東向漸移而南於是温台警報不絕矣是年台郡一府六邑沿海三五百里悉為倭穴不止如往年一焚黃巖一焚仙居已也時盧公鏗已引告劉公顯陞南樞制府乃命指揮盧錡應襲梁守愚所領處兵指揮張佑把總葉楠武舉丁邦彥所領義兵及都指揮祁雲龍之廣兵都司戴冲霄之烏銃手各

主客兵俱屬家嚴統領援台

夏四月援台州連捷于連盤肯埠章安柵浦桃渚莒埠梅澳等處盡殄滅之

時奉檄援台乃會議兵巡計先剿湧泉之賊遂於孟夏朔五日丙午自甯波啟行初七日戊申道經桑州路口突遇羣寇即督壯士黃汝忠等首挫賊鋒一麾盡滅十三日甲寅抵湧泉賊聞先聲南遁桃渚十四日乙卯師次臨海流賊百餘合屯章安鳩眾肆掠家嚴督胡守仁等部兵邀擊於合勝要路當斬賊五名餘賊引遁十五日丙辰連盤登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五

犯島夷數百流劫海濱乃復發材官湯時茂部兵一哨爲前鋒親督客兵爲二路分屯策應其日師次薛嶺懸賊五里賊懼奔舟將遁我兵水陸並進銃彈擁擊縱火焚舟溺燬殆盡計擒斬五首餘醜各亡命爭搶船開遁時桃渚被圍月餘危在旦夕四面皆賊道路阻絕於十六日丁巳乘雨登兵四枝設伏以待復命島銃手數十人潛計入城廣張旗幟以爲疑兵次日戊午賊攻城烏銃齊發彈死甚眾而堞上旌旗蔽日賊以爲大兵且入互相怨悔而退十九日庚申賊分三百餘流劫肯埠會前

預伏百戶張諫千戶徐子義把總楊憲劉意等兵邀截敗之斬其一首生擒二賊餘眾遁至章安隔江放火招柵浦南岸羣夷合隊協助勢甚猖獗家嚴乃以盧錡梁守愚張佑丁邦彥等部兵爲前鋒以任錦楊憲解洪胡守仁等部兵爲策應於是三路設伏務期合戰以收全功比隔江柵浦諸賊方過岸併踪迎敵家嚴躬執枹鼓列陣於椒江之濱我兵奮勇與賊短及相接自辰至午敵氣不懾賊蹙虓異常處州義士胡元倫冒鋒數創血戰不移眾兵隨之鼓隊驅搏三戰而三勝之賊遂披靡四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五

散奔船不及沉溺甚眾餘寇爭載一舟不勝遂半渡南岸半走山隈而椒江之寇南北分而爲二矣家嚴復督部兵追圍黃焦山下至更餘四面仰攻一鼓而克計斬首五十有五級生擒首賊二俘奪獲器仗一百六十有奇義士胡元倫手刃數賊身被數鎗力竭而死家嚴解衣含殮率多官哭奠其餘被傷兵勇各給優恤命醫調理休兵暫息二十三日甲子把總任錦武舉褚應宿同仲叔柳塘公柵浦搜斬賊首三級於時家嚴乃條上方畧謂今年島夷大至三分其眾以襲温台然攻桃渚者勢

最急而流柵浦賈子者亦重在温州者次之議以分巡僉事曹公天祐督都指揮祈雲龍百戶徐堂等兵屯黃巖仍以知縣張師善部鄉兵以牽制柵浦之勢以海道副使譚公綸都司戴冲霄督贊畫許崇教武舉徐平胡等部諸客兵屯海門以當二賊之衝家嚴自督處州義兵趨桃渚以解攻城之急制府是其議二十四日乙丑黎明督兵於桃渚懸賊三十里賊見我兵勢勇即時解奔移巢莒埠據山港為險會日暮休兵二十六日丁卯家嚴提親兵一旅潛由北鑑至梅澳鑒視地利忽遇流寇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一夥即并力齊攻我兵勢勇莫當賊奔港聚眾復出拒戰不勝遂回巢據穴自守家嚴復鼓樓楠丁邦彥等部兵浮水先登隊長楊貫直入其巢盧錡等受計燃賊西南一巢賊大敗奔舟計斬首六級生擒六賊焚溺甚眾其夜大雨如注殘寇負傷冒雨乘夜開洋居民盡還桃渚是役也數戰連捷共擒斬九十餘夷釋俘係男婦千有餘人云

附錄時有郡吏陳文治係嘉禾人以舞文弄法為試其書移遂留之幕下北問其所長則善策周易乃收為記室於是凡出軍所卜無不奇中而因以軍功歷躋副戎然為人器量褊狹後以位高金多卒行賂制府謀代家嚴以機露而罷無何黑谷失

守掩敗為功遂為臺省所劾卒死于園舍其所卜亦自無驗也
夏五月島夷再犯台温海門金清南灣石所庄置海等處帥所部主客官兵分布邀擊大破之

時副使譚公部兵守海門家嚴于仲夏壬申朔至海門俄臨黃二縣謀報島夷三千自賈子柵浦流來分襲海門家嚴進諸衛職語曰賊在外吾兵蓄氣候戰城守一節爾輩任之眾皆曰吾輩職武事免戰受賜多矣守城尚安辭及夜半賊以數百潛襲衛城緣雉堞而登者三十人守者方覺而報之家嚴曰事急矣即馳匹馬揮雙劍而出值風雨晦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冥咫尺不辨從者急呼主帥親自冲鋒於是偏裨勇士雲集登城先梟六賊餘不能當悉墮城下眾賊始奔回原巢乃斬守城者以徇連日大雨兵不得進擊家嚴計賊巢有徑浦南可從金清闊渡新河出南澗乃預進兵釘椿維舟塞其去路次辰初五日丙子賊乘洪水挽舟由內港宵遁家嚴冒雨提兵次第督發仍檄會副使譚公部兵取徑路趨之初七日戊寅夜半師屯新河城外比分巡僉事曹公亦部兵五百至合營初八日巳卯賊舟阻水於澤庫初九日庚辰賊果至新河金清港東西收

泊數里將渡南澗出海去路已塞又值大雨如注
道路水皆沒頭賊勢窮乃奔泊牛橋馳登新河前
山爲屯壘以拒初十日辛巳雨霽卽申令以把總
楊憲武生吳良知等兵爲東路前鋒千戶李超武
生呂光午等兵策應指揮盧錡應襲梁守愚等兵
爲中路前鋒千戶解洪百戶徐子懿等兵策應指
揮張佑把總樓楠等兵爲西路前鋒武舉丁邦彥
百戶胡守仁等兵策應都司戴冲霄鎮撫喬松贊
畫蔡汝蘭王正億等所部銃箭手俱爲選鋒布置
陣前以備出奇襲攻乃先以分巡部下兵出西城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誘賊佯擊其尾賊見兵出乃盡趨而西家嚴從南
城覘之度賊當顧牛橋遂悉出精銳軍南門外賊
果奔而南於是楊憲等督部兵由東路進盧錡等
督處兵由中路進張佑等督義兵由西路進卯時
合戰各賊依船爲險以拒我兵而諸部兵各鼓隊
張翼向前首燴巨銃連碎二舟賊乃登北岸迎敵
我兵循山崎而前賊敗復退入船遂乘勝直驅飛
彈擊之勢如破竹賊力屈捨舟爭奔南岸沉溺紛
然輜重盡棄時兵皆面水而陣無舟可渡乃申令
不得窮追遂縱火攻之灼燬雙桅巨船三十二艘

焚溺賊眾千有餘徒因潮長盡漂外海止撈斬十
有六級生擒二俘釋係累男婦三百餘人鹵獲器
仗五百七十有奇餘孽狼狽水竄南岸宿于鐵場
山將由太平走樂清家嚴語譚公曰賊膽落矣宜
急追之時連雨水漲沒道家嚴偕譚公親同士卒
跋涉十一日壬午薄暮抵太平謀報賊沿途徑走
次日日中可抵南灣家嚴因兵輟漸弛有驕氣非
一振之法不可用平明陳兵東郊一親兵素信愛
者在退縮例竟呼出與他卒同斬之仍爲備衣棺
兼遺養母之資百金其威克厥愛也如此既正法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眾心凜凜整隊而進十二日癸未追及南灣賊分
五路據海岸高山負險而巢墜石爲拒復擄漁舟
數十爲出海計家嚴乃以指揮盧錡梁守愚等部
處兵千人由山陰奪其嶺以拊其背武生章延廩
舍人陳其可等所部兵二千人分左右翼從旁夾
擊武生吳良知義士胡良璠所部千人爲中陣正
兵拒賊前鋒都指揮祈雲龍所督千百戶羅天與
丁汝時武舉唐鍾等廣兵攻其北把總楊憲武生
呂光午等部佐之指揮張佑武舉丁邦彥義士樓
楠等所部義兵攻其西千百戶胡守仁許國鎮等

部佐之贊畫蔡汝蘭王正億等所部箭銃手分爲遊兵往來促戰以太平尹趙公孟豪所督鄉兵以爲聲援以牽賊勢仍以千戶李超賀鐸及解洪徐子懿等兵合邀夾擊止留海途一面誘賊敗遁使其自陷部署既定躬先倡率一鼓而前日方已晷賊復分屯山巔負高據險下矢石以拒我兵我兵急未得上家嚴暨仲叔柳塘公當陣首發二矢連貫執旗賊首二人賊氣奪匿樹陰中吳良知等速諸軍併力仰攻奮勇登山盧錡等兵自山巔下擊章延廩等兵左右夾擊祈雲龍張佑等兵亦各奮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登鏖戰自午至申兵氣益銳賊披靡莫能支遂從山後奔下果由原開海塗而潰我兵鼓勇圍擊渠魁諸降餘寇盡陷海塗自赴水死至有長跪僚乃無敢仰視者溺死不計生擒勾引賊首二俘斬首二百七十九級鹵獲器仗一百五十有奇釋係累男婦三百餘人我兵無損一人殘孽二百餘寇各負傷浮水鼠竄樂清家嚴乃命指揮任錦邱泐等部舟師銳卒馳伏石所庄拒扼海口邀賊歸路以備夾擊而自督諸兵追擊于後十五日丙戌至芙蓉嶺及之斬首十級賊不能抵殊死走樂清奔黃

花港家嚴乘夜分兵二路以海道部兵由館頭進以親兵由盤石進會溫處參將張公鈇與兵備副使凌公雲翼亦各以兵至隨期會征發十六日丁亥賊見我兵躡急勢窘乃劫漁舟計入夜開遁比已預遣任錦等兵按伏以待賊至卽如令縱發舟師宵擊其黨汨滅殆盡十八日巳丑制府移檄兵備劉公存德及分巡曹公天佑都司牛天賜通判吳成器督指揮張一夔劉大有等部土兵諸營會剿雷海之寇十九日庚寅諸部兵至雷海賊心怯氣餒奔船出港家嚴督舟師乘風奮擊乃令把總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任錦等趨所督部兵追及貓頭洋犁沉賊舟六艘計斬首二十有六級生擒二俘釋係累男婦六十餘人奪獲器仗五百有奇二十日再令把總邱泐等趨所督部兵復追至清門洋衝沉賊舟五艘焚燬四艘生擒七俘斬首二十有四級釋係累男婦五千餘人奪獲器仗二百九十有奇而賊勢窮促旋復登岸屯聚海濱民舍據樓抵角我兵乃復令牛天賜吳成器張一夔等兵然芻火之羣醜伏命靡有子遺計斬獲一百二十有五級鹵獲器仗一千五百有奇其温州之倭預已分遣部兵追遁出

海兩浙始稱甯謐

秋八月議練義烏兵

前練臨觀之兵今已二年頗入毅率軍容咸整然終怯於短刃相接雖其居習使然亦緣兵皆市井之徒性殊狡獪家嚴於是因勝敗之故益悉軍情喟然曰練兵猶塾師發蒙性近者稍約束便成習遠者日程督無益也會稽之卒非性與習遠乎於是又上練兵議其畧云無兵而議戰亦猶無臂而格于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露金穴括徒遞陳兵於疆邑人奮荆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棘禦之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慄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卽一旅可當三軍何患無兵制府入其議乃罷所部舊兵假以便宜同義烏令趙公大河亟募之遂與趙爲莫逆交而練卒遂有成云

秋九月往募義烏兵

時有陳大成者著名里中家嚴善之而不謂能戎事也會金華守出示梗其應募咸謂必先得成始有應檄者乃謀之縣尹以驥幣往成幡然出願屬家嚴部于是子弟雲集一日方草檄募士而架閱

佩劍鳴于几案間者逾時幕屬駭然異之有王如

龍者爲括徒中雄長聞檄而率子弟出山然鄙野不識官府多跋扈狀家嚴知尹素得民心且尺籍在握逃則易緝梗則易治乃請於制府借尹監軍仍理縣事其選編之法凡城居者不用嘗敗於敵者不用服從官府者不用得四千餘人其前紹兵弊習一切反之遂以成軍練之期月皆入毅再易月而偏部中法無不以一當百也

冬十月制府胡公上捷疏曰臣惟蠢爾倭奴惟利是圖頻年入犯東南地方罹禍已極乃今浙東江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北之寇前後踵至者幾千據險爲巢者數處乘隙流突勢甚猖狂意圖分我兵力欲以大逞兇狂幸而處處有備隨到隨擊威聲大振所向成功台温之人以爲自有倭患以來未有若邇來數捷之痛快人心者此皆留紹參將戚繼光宿抱忠猷深嫻將畧冒險以全垂破之城奮勇而收敵愾之績威名懋著勞効獨多勇冠三軍身經百戰累解桃渚之厄屢扶海門之危其布師隨擊則一破於章安再破於金清而羣兇落膽其督兵合戰則既平於南灣復平於海甯而黨惡潛踪渠魁計獲地方底

定此一臣者所當首論而優錄者也疏上部覆逆犯王直成擒地方文武各奮忠勇而威參將之功捷獨多計其斬獲八百有奇論其勞績亦近日所僅有者上命紀錄焉

巡撫應天副都御史翁公大立疏薦技能獨擅勇

觀二衛之兵訓齊不擾禦台溫數千之賊

擒剿無遺功屢建于浙東各亦聞于海外

冬十一月率部兵軍台州以防海道副使譚公佐之

是月制府命勒兵五千同副使譚公馳台州以備

東甌流寇師未入境而賊聞先聲南遁是亦藉南

灣之餘威也時家嚴駐節武場枕江側以退楹為

居軒簷淺陋狂濤怒號悲風悽愴水部陳濠進曰

日晴風暖猶或可也值此風寒之久不亦難堪乎

家嚴曰追思祖宗自開國荷養以來寵祐之日尚

多如此之夕自是還少能充此念過堪多矣

是月與譚公共遊天台時家嚴部兵防台而寇聞

兵來遂遁因謂譚曰茲還可遊天台也乃以仲冬

癸巳入山宿國清寺次日衝曉升高其山如龍脊

長數里狹僅尺餘皆茂草掩覆人由脊中旋行左

右下視萬壑無盡白雲生於其間高低濃淡漸次

升錯雖丹青不能以筆妙爭也乃曰學亦如是一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登絕頂則傍門曲徑無不洞見因復究論凡山當發處萬峰簇聚重壘連綿如聽急管繁絃如觀羣魚遊水此乃混沌初分時風氣沖蕩水土聚會處也四分而下小者十餘里大者百餘里漸漸和平崖壑以次開廣必有結氣之所平壤巨川水柔山曠凡如此處不為省府即為縣堡否則必有大村巨姓數百年之家故佛經謂山川之成乃是鴻荒清濁將判之始大風晝夜吹其水沫為石高為土低餘水所流歸而為漕其所經蕩則為溝壑今之去海數十里高山之上皆有海中喇殼等物凡山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巔大石方數十丈重億萬鈞倨立壘壘豈人力耶

浙直指周公斯盛疏薦才堪應變勇可折衝紀律

義而事不避難誠為萬

夫之雄足當八面之寄

追祭松海陣亡義士

畧云己未歲倭犯松海余自越來援時寇勢方張

列省徵兵輻輳郡城無敢發一矢敵之者余以孤

軍直逼寇營爾輩奉制府命來屬余部首戰此地

奮不顧身堂堂節制之兵血刃成功自吳越用武

以來所未有之烈也寇悉倒戈跪而授首再勝於

桃渚三勝於新河全捷於南灣開東南之雄風罷

徵戍之遠役茲其始也而爾輩竟殞於鋒鏑嗚呼傷哉余雖分衣裹骸以致余慟緣追發倉皇未申一醉□□□□□□軫忠魂之無依乃庸招爾於戰場冀精英之來格嗚呼傷哉夫鏹幣既厚恤爾[无]廟貌復崇爰爾魂以一畝畝之微不崇朝而騰芬千禩苟存厲氣宜附旌旗以戢寇氛以植士志毋作時青以爲吾黨羞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家嚴三十三歲

春正月創駕鸞陣著紀效新書

家嚴嘗備胡邊塞習知西北地利坦夷無險阻獲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九

以方列並驅江南則地多沮澤行者不得比肩而行陣與西北同何以戰乃問長短兵夾隊而進創爲鴛鴦陣陣十二人首一人居前爲隊長次二人夾盾次二人夾枝兵次四人夾長矛次二人夾短兵末一人爲火兵居後專事樵蘇偏則伍之兩則什之始爲五行分爲兩儀變而爲三才其節短其分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相爲用且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應始出以方陣既變而具曲終結以直銳中出以正兩翼旁出以奇詳見于紀效新書坐作進退咸入矩度金鼓節奏軍容整肅真有

蛇鳥風雲之狀於是集所練條目自選伍以至號令戰法行營武藝守哨水戰皆擇其實用有效者分別先後次第之各爲一卷以誨教三軍俾日習而月演焉名曰紀效新書凡十有四卷計數萬餘言夫曰紀效所以明非口耳空言曰新書所以明其出於法而不泥於法合時措之宜也寔皆本于躬所親歷履者而著之其詞率如口語不復潤飾蓋宣諭軍眾非如是則不曉耳

凡鴛鴦陣乃殺賊必勝屢效者此是緊要束伍第一戰法今開式于後二牌平列狼筈各跟一牌以

戚少保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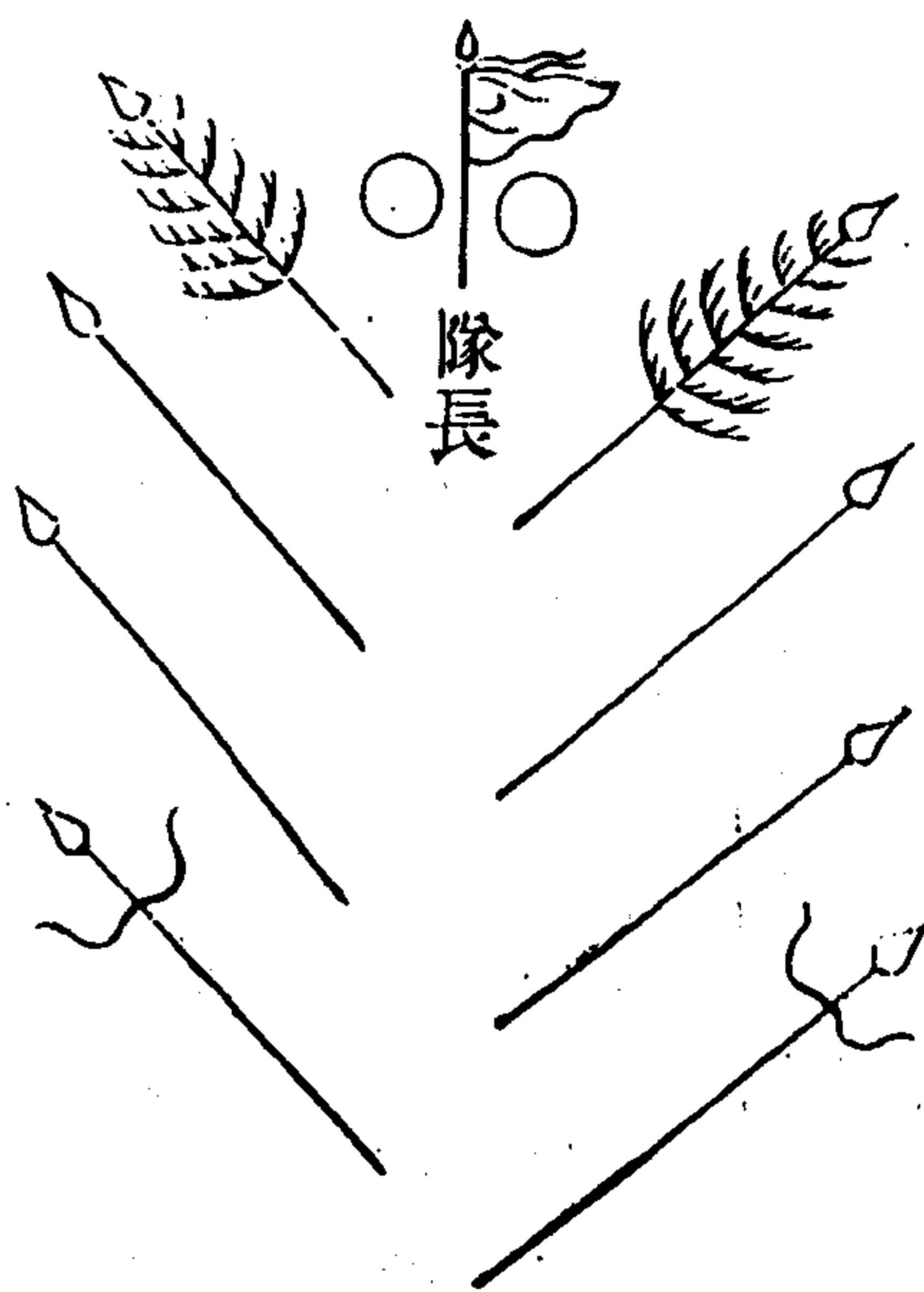
卷一

四

防拿牌人後身長鎗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筈二銃居後爲短兵防長鎗進的老了即便殺上伍長執挨牌在前餘兵照鴛鴦陣緊隨牌後其挨牌手低頭執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遲疑不進即以軍法斬首其餘兵仗牌刀遮抵于後緊隨牌進交鋒筈以救牌長鎗救筈短兵救長鎗得法者如五行之相生不得法者如五行之相尅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要依此法無不勝矣

附鴛鴦陣圖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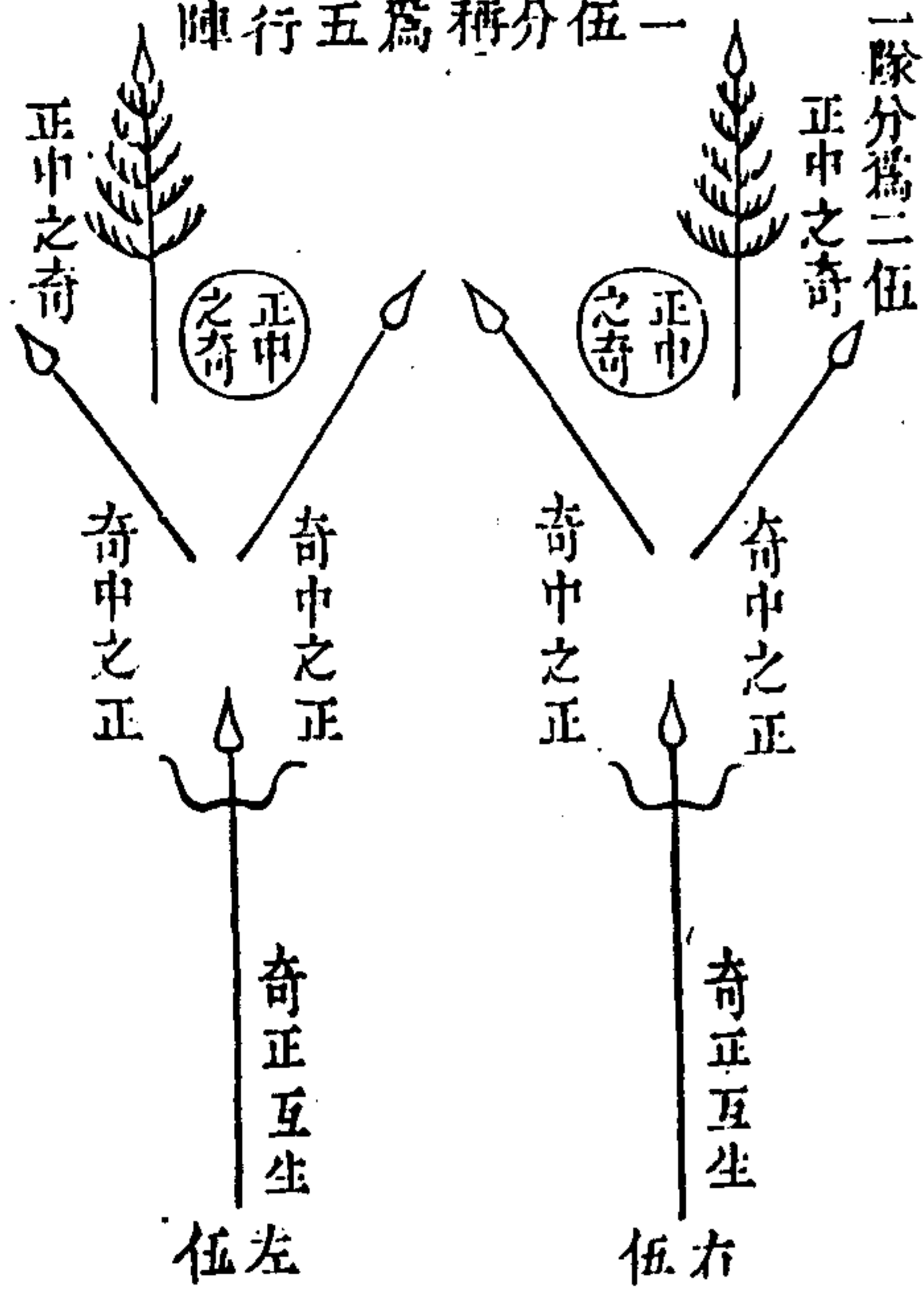
陣 鴛 鴛



戚少保年譜 卷一

四

一隊分為二伍
一伍分為五行



兩 儀 陣 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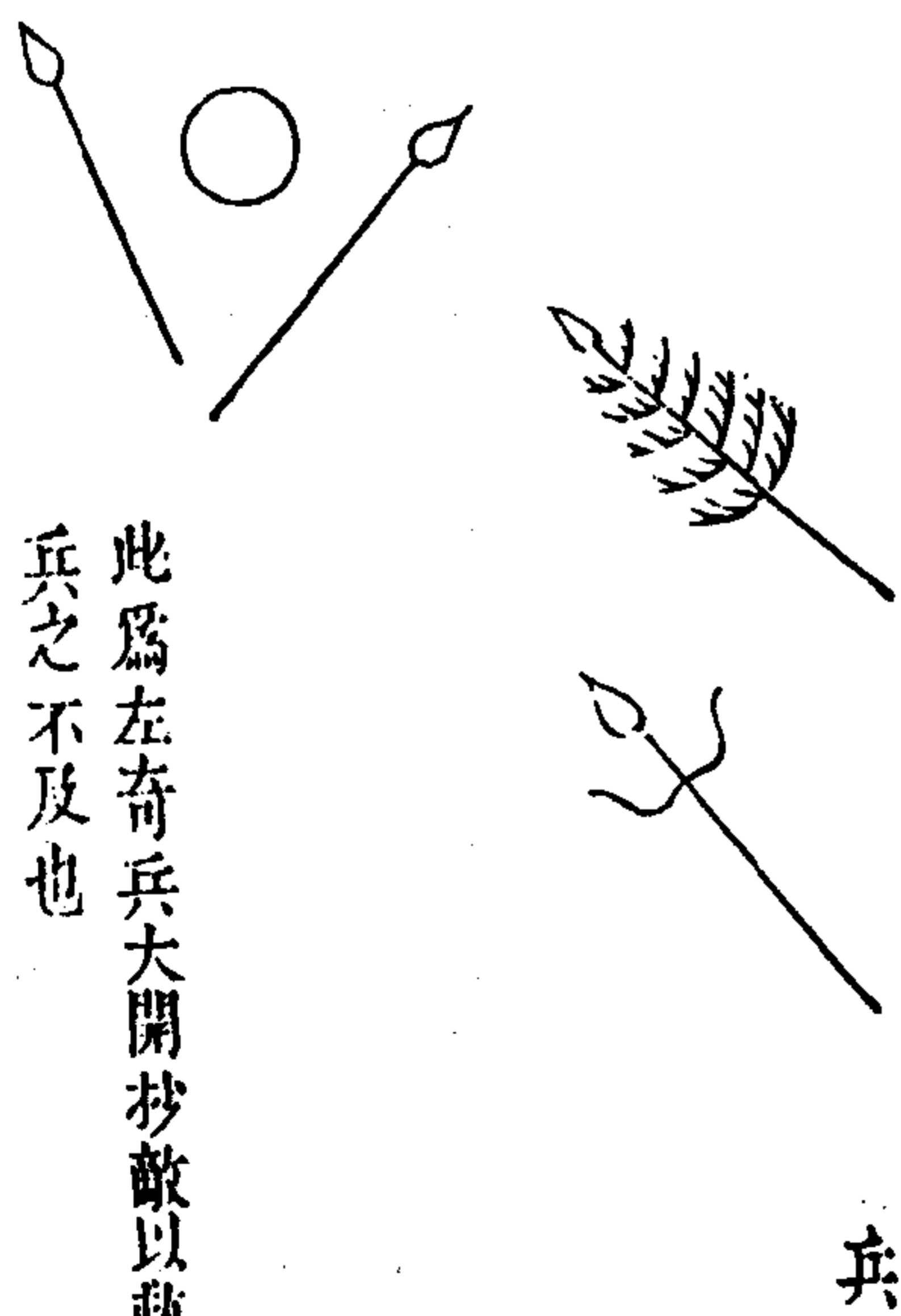
此為右奇兵大開抄敵以救正兵之不及也

正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五

三 才 陣 圖



此為左奇兵大開抄敵以救正兵之不及也

兵

附營壘解大槩以二分爲外壘一分爲子壁虛其中爲中軍如一司五哨以鳥銃爲一哨爲子層四哨爲外壘每面一哨如二司以六哨爲外壘以四哨爲子壁如三司以二司爲外壘以一司爲子壁如四司各爲一面各撥二哨爲子壁如五司以四司爲外壘一司爲子壁各鳥銃一哨亦爲子壁六司以四司爲外壘以二司爲子壁由此而擴充之愈多愈善惟鴛鴦陣必不可變耳迄今營陣中之隊伍莫不矜式此法以爲用兵之繩準焉

春三月詔轉分守台金嚴等處地方參將事以兵巡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僉事唐公監海防諸戎務

時制府具題台金等府係沿海要害之處當添設將領整兵防禦得詔命遂改分守台金嚴參將駐節松海乃條上制府以台沿海廣濶聲援不及議設備兵台金僉事兼督海防制府特疏上請乃以僉事唐公堯臣爲監佐理軍務兩人雅以才相重若平生驩家嚴於是躬案海上形勢繕亭郵謹烽墩稽尺籍除戎器具舟師置間諜嚴號令廣詢謀與士卒草蔬野處布恩信以作其氣水陸俱有備瀕海可恃以無恐也時有監兵趙某者貪利妬

功陰腹蜂螫罔讒有日嫁禍無媒乃因鞠脛而譖於制府胡公曰參戎戚帥軍者習於知兵將以危君也而何廕庇之若是耶恐患之胎終以虎之祭也胡公艷然變色曰吁嗟乎斯玉也胡爲乎蠅哉斯梭也胡爲乎投哉且木有良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宗憲操觚數帙閱人纒纒而後始獲茲將奈何匝君之圍而蹶上將乎乃不樂而罷飲未幾趙以叢怨謝去云

秋九月制府胡公題留久任責成

制府胡公疏云台金參將戚繼光謀勇可當乎八

戚少保年譜

卷一

四

而膽氣獨雄於萬夫紀律嚴明而師行不擾素優統禦之才恩威並著而士卒歸心屢收斬獲之績此誠以武畧而兼通文事者故去年浙東屢捷寔彼一臣之功況兵情土俗久已相安道里險夷彼皆洞悉且任勞任怨挺身幹事誠無出其右者合無飭部免其別陞專候浙直總兵員缺推用務令久任以便責成是年幸無疆警徵檄之擾而得以悉意於所募士朝暮訓習期年成功於是以所練士禦寇若發礮然所至克捷而倭謂浙人能戰勇莫能當不比往時調兵愆期可以攻劫自由也遂

罷徵天下兵餉而土人禦倭自此始
附錄徵兵考實

時東南沿海衛所軍政不舉武備盡弛海禁亦懈
奸商猾民因而勾引番船剽掠海中又托官豪庇
引有司莫敢誰何遂乘間節破黃巖崇德桐鄉乍
浦昌國臨山慈谿等城非餘處尋引舟南犯淮揚
吳淞諸郡焚燔廬舍擄子女財帛數千萬兵士吏
民戰死逃亡不下數十萬所被攻陷郡邑以檄書
上聞世宗震怒推刃大臣乃以御史胡宗憲總督
浙直戎務勅東南帑藏悉從調取天下兵勇便宜

戚少保年譜

卷一

四

徵用於是南調湖廣土兵廣東徭兵廣西狼兵四
川苗兵福建賴兵崇明沙兵邵林僧兵北調山東
鎗手河南毛民田州瓦民北邊騎兵北平射手凡
稱勝兵者輒致之然皆臨敵馳檄遠者萬里近亦
數千里至必經年而賊揚帆去矣卽或間至一戰
終不能勝當賊輒敗徒擾掠爲害故諺云賊爲梳
兵爲篦而土官且利其廩餼賞賚舉乾沒而潤橐
中竟無分毫轉給而又不約以律乃任其搶奪而
莫之禁東南髓膏始塗於寇終竭於兵此其爲一
劫也及是練兵克敵制勝著有成效遂罷所調兵

云

戚少保年譜者編卷之一終

戚少保年譜

卷一

四

戚少保年譜者編卷之二

關嗣祚國彙纂

緹嗣昌國集錄

廉嗣報國詳訂

庠嗣興國參校

嘉靖四十年癸酉家嚴三十四歲

春正月定伏路條約

竊惟斥候瞭望兵政所先衛所軍城設濱海際而夷情譎詐覆轍可徵往往海洋捉獲漁樵船隻就用被擄之人駕船而伏賊其中突然登岸扣關出

戚少保年譜 卷二

我不意及其巢屯昏夜之時密置雲梯窺伺守陴倦怠城瞭不明輒行掩襲且各處烽候有置在山巔止堪瞭遠而海洋廣港勢脉繁迴目力未能徧悉不無意外之虞則於各該衛所設有伏路官軍而又廣之以數額者正為此也今將陸路哨守號令軍法合行給發遵守備習如有警不分晝夜責其依照舉號走報賊情務使表裏兼制內外咸備令賊無隙可乘自足以消奸宄之念而保金湯之固矣

春三月出師海上

是月二十八日家嚴創授新製所造戰船四十四隻各已工竣於是祀告海神大賚士卒分布松海二門為兩關每關福船八艘幢艦八艘海蒼四艘松門關則以指揮胡震總理該哨信地在南則右營哨官葉京等部領兵船十艘哨抵金盤蒲岐所大小門海洋為界在北則後所千戶張震等部領兵船十艘哨抵新河所深門大陳海洋為界海門關則以指揮任錦總理該哨信地在南則前營指揮李堂等部領兵船十艘哨抵新河深門大陳海洋為界在北則指揮李詢等部領兵船十艘哨抵

戚少保年譜 卷二

桃渚所白帶門伎人沙岐為界中營兵船四艘以指揮沈祿哨官蔣廷苜部領嚴守港口每日隨潮哨至東西基寶門為界各營仍遞以一軍出洋一軍在港迭相哨守以固海防遇小警則該營兵船徑自相機剿截賊勢重大則各營併綜夾攻便宜進止於是振旅揚帆出薄海外而制度烜赫紀律精明台人駢肩累跡觀者如蟻莫不鼓掌相羨為創見云先是海中舳艫皆賫價赴閩製造勞費無量家嚴乃建議制府鳩工台州親自督造皆創制也其夜迅雷烈颯雨雹交作東皋烏柏仆木遇擊

直立如生父老異之入告邑侯邑侯入白憲府憲府曰木兆吉始植其神之爲乎此武功振赫兩浙鼎莫之兆也

附福滄艦海蒼船說

夫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船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蒼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鬪船力不鬪人力是以每每取勝但吃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而無風不可使是以賊舟一入裏海沿淺而行則福船遂爲無用故又有海滄之設海滄稍小喫水七八尺風小亦可動但其功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三

力非福船比設賊舟大而相竝我舟人力非十分膽勇不可勝然二項船只可犁沉賊舟不能撈取首級故又有蒼船之設蒼船最小水面上高不過五尺就加以木豎柵架亦不過五尺賊舟與之相等既勢均不能冲犁若使逕逼賊舟兩艘相聯以短兵鬪力我兵決非長策多見悞事但賊舟一入裏海我之大福海滄不能入必用蒼船以追之此船喫水六七尺與賊舟等其撈取首級最爲快便近者改製爲艦艦比蒼船稍大比海滄則小且無立壁最爲得中遇倭舟或小或少皆可施功大端

風動勢順則滄不如福蒼不如滄若風小勢逆則福不如滄滄不如蒼其開浪網船之類皆可備哨探而不可戰也開浪以其頭尖故名而喫水三四尺四槳一櫓其形如飛內可住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可使又八槳船左右十六槳後一櫓更爲飛迅但坐臥處不冠冕耳網船形似織梭內容數人前後用二人以棹掉之風浪大又可拖之塗上且不能覆止喫水七八寸耳此可走報或用之裏港淺洋動以百數每隻內用鳥銃二三人蜂集蟻附沿淺沿塗擊賊甚妙但水兵人技皆次於陸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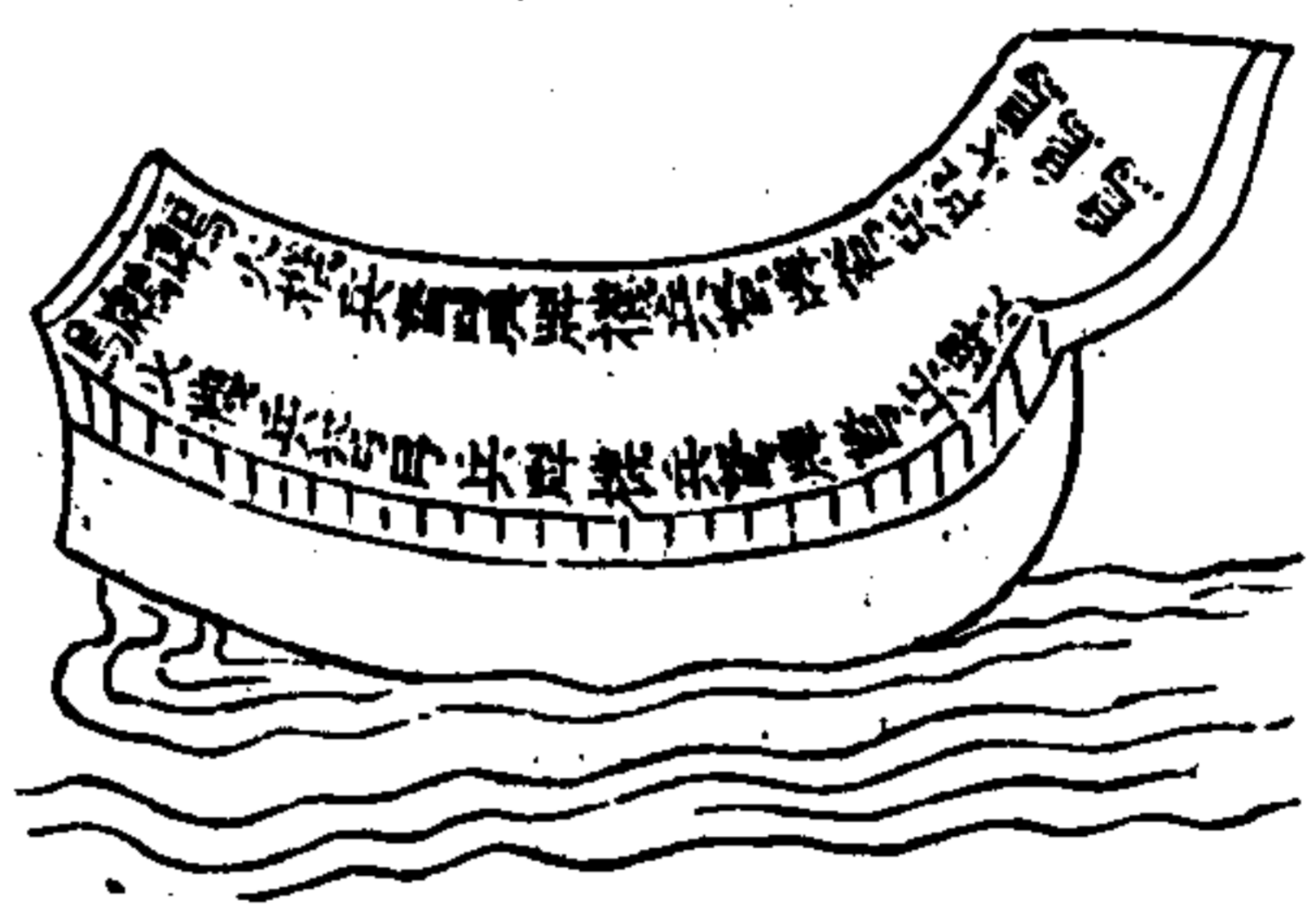
戚少保年譜 卷二

四

設使將水兵教練遴選納之舟中其功倍於陸兵必矣
附兵夫列船式
平時在船四面擺各隊總合爲一大哨於船四面各隊各器長短相間分方面外而立如遇打賊隨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面亦留每面二人防看其船頭用銃一架第一隊撥兵四名專管船頭闌板下第二隊撥兵四名專管雨水倉門大約以五船爲一船哨官領之兩哨爲一司分總領之三司二司爲一部主將領之每船大旗俱用黑布

一則便於遠瞭一則合於水性也號帶各照分營
 方色隊旗各照本船號帶方色

圖視閱船立時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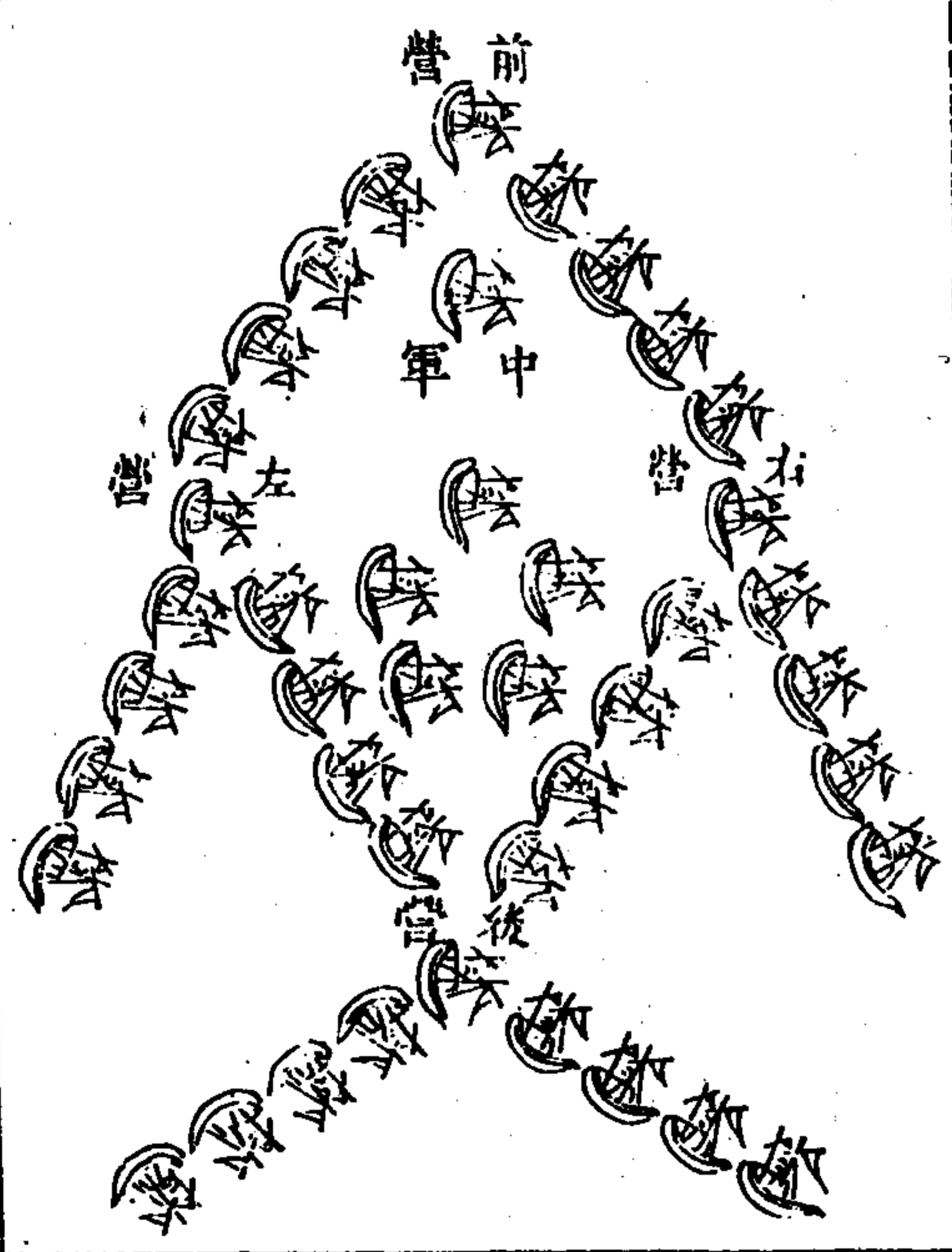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五

圖之式船擺安



圖擺營二關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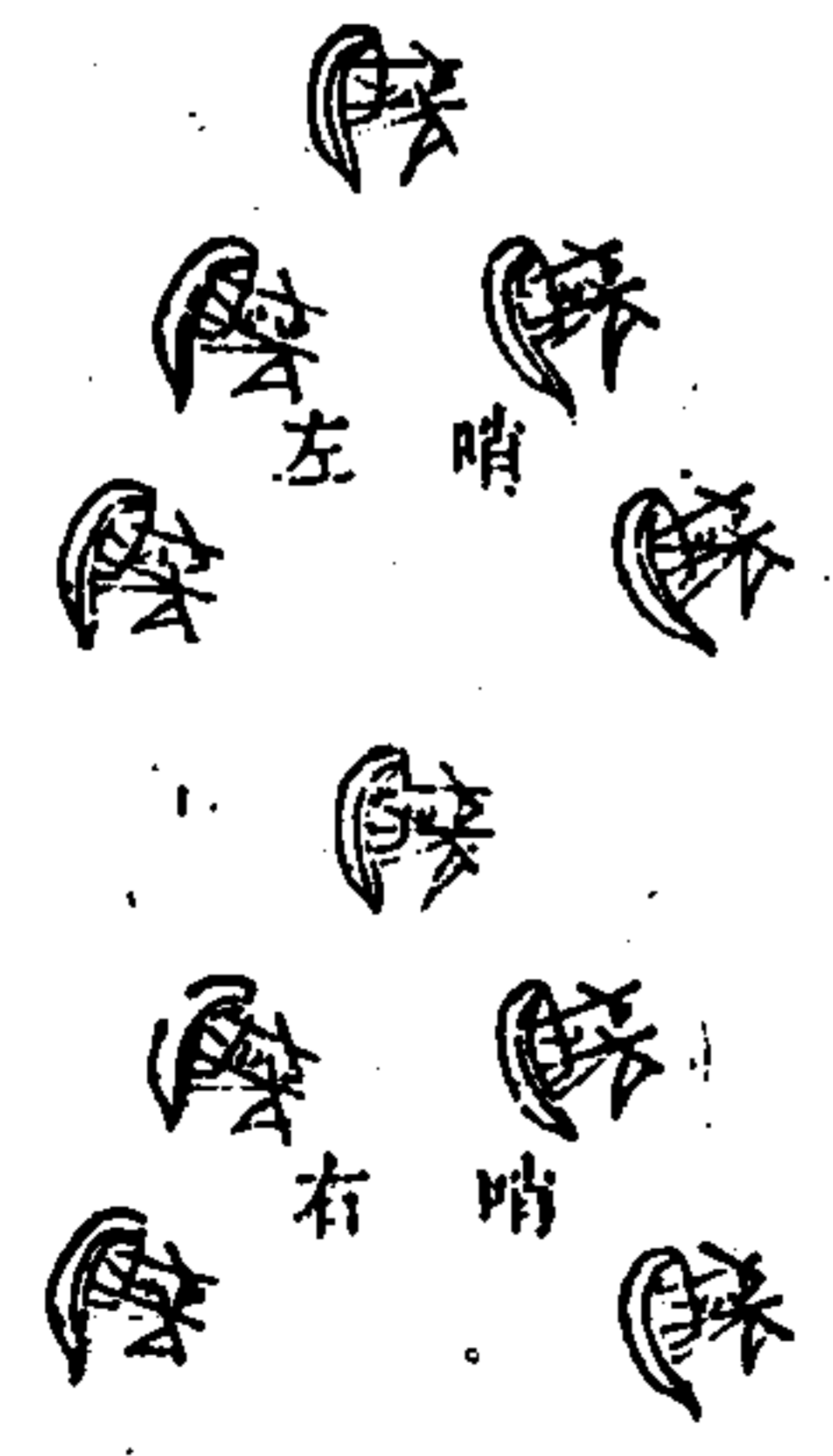


戚少保年譜

卷二

六

圖擺營一



戚少保年譜耆編 卷二

一一七

以上擺船之說大端海濤洶湧港有灣曲濶狹當風隱風不同隨港形深淺難拘一定之勢此言處寬迴水善之形耳設使狹如羊腸則又當單隻一字順下不可拘方也今以見在船分之福船二隻海滄船一隻艦船二隻為一哨立一哨官左右二哨官為一營立一領兵官以松門關分右後二營海門關分前左二營各以指揮一員統領附兵船東伍法

每福船一隻捕盜一名船工二名繚手二名板招一名上斗一名旋手二名隊長五名每隊兵十名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七

一二隊俱火器三四五隊俱兵器

第一隊 此隊專舉鳥銃 隊長習用火桶 第二隊 此隊專舉鳥銃 隊長習用火桶

隊 鳥 鳥 鳥 鳥 鳥

長 銃 銃 銃 銃 銃

第三隊 此隊在船以長銃手四名管狼機二位此隊遠射火箭近舉噴筒隊長習用火桶

第四隊 此隊在船以長銃手四名管狼機二位此隊在船以長銃手四名管

第五隊 此隊在船以長銃手四名管狼機二位此隊在船以長銃手四名管

隊 牌 長 長 弩 兼 銃

長 手 鎗 鎗 手 兼 火 箭

每海滄船一隻捕盜一名舵工二名繚手一名旋

手二名板招一名隊長四名兵夫四十名旗色俱同福船分哨第一隊俱火器二隊三四隊俱兵器

第一隊 此隊專舉鳥銃 隊長習用火桶

隊 鳥 鳥 鳥 鳥 鳥

長 銃 銃 銃 銃 銃

第二隊 此隊在船以長銃手四名管狼機二位此隊手弩手銃手俱同福船隊長習用火桶

第三隊 此隊在船以長銃手四名管狼機二位此隊在船以長銃手四名管

第四隊 此隊在船以長銃手四名管狼機二位此隊在船以長銃手四名管

隊 牌 長 長 弩 兼 銃

戚少保年譜 卷二

八

每艦船一隻即大蒼山船也捕盜一名舵工一名

旋手一名繚手一名隊長三名兵夫三十名旗色俱同福船分哨第一隊俱火器二隊三隊俱兵器

第一隊 此隊專舉鳥銃 隊長習用火桶

隊 鳥 鳥 鳥 鳥 鳥

長 銃 銃 銃 銃 銃

第二隊 此隊在船以長銃手四名管狼機二位此隊手弩手銃手俱同福船隊長習用火桶

第三隊 此隊在船以長銃手四名管狼機二位此隊在船以長銃手四名管

隊 牌 長 長 弩 兼 銃

長 手 鎗 鎗 手 兼 火 箭

每海滄船一隻捕盜一名舵工二名繚手一名旋

隊牌長長弩
長手鎗鎗手

以上船隻必擇其第一堅大者爲中軍餘分爲中司左司右司每司分二哨船多則加前司後司大小相兼或八隊七隊六隊五隊三四隊相船損益之如叭喇號八槳船漁船哨馬之類或爲飛哨或用銃箭便於圍遶或二隊或一隊大約不出二十名外但鎗手兼習鳥銃耳
請給各兵功賞

竊照本職部下官兵於嘉靖三十八年三四月內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九

在於台州莊鑑溪章安菖埠海門金清開南灣等處斬獲真倭首級已查明一百餘級呈奉本部院批布政司將各項原議海防未完銀兩上緊追徵如數解發本官以憑賞給此繳咨煩查候本司通行各紀功官處覆覈的實及候題請覆覈至日照數類解給發等因准此爲照前項斬獲功給之兵皆係烏合召集之眾而所以見敵忘命克成大捷者豈人人皆能無所爲而爲善況肯無所爲而捐軀乎不過冀平時無賊之日多而得那僨工食及至有事出萬一之危途幸十死於一生以獲功賞

歸家度日之計耳今本職等以異方之官司死生之寄敵寇在前斧鉞在後雖奉本部院之威令然軍法殺之而不敢怨不敢變者亦以功賞工食之利其心也故心死於利而職等軍法方行今准布政司同稱待勸者蓋因請給紛紛中間亦有應給不應給之別礙難于言而且計費甚多故槩行此文以杜其請討誠亦爲處變之一機也但功次之重輕斬賊之真僞戰陣之難易勝負之所獲均有不同其至著至明者莫如三十八年本職合營義烏處州海道等部之功今方無事之時畏威而不

戚少保年譜

卷二

十

敢告莫愚於此輩也他日萬一用力之秋緣此藉口亦莫奸於此輩也再照候勘施行者不過勘地方功罪地方功罪之當勘者職守之官等是也亦於斬級之人無相干涉就或一陣之中苟有失事然失事者將領而不無一二斬級之人亦應與其驗錄況本職受本部院翼覆之恩誓以涓埃之報亦曾簡次備述下情呈奉嚴諭批給者數矣今復直陳再稟似涉摭飾重詞而不知眾心之大機全係功賞之酬勸今隱避而不言萬一少有不効他日臨事言之寔不能辭要請之嫌而不若及今詳

請之為得也

呈請清理軍丁戶籍

本職於三十九年條請專任所屬沿海衛所事宜緣由蒙巡按御史周批所議有見且中時僉因以見本參據忠殫慮與碌碌者不侔但更張有漸上下乃孚若外至之言決不能損真亦不必過防也又蒙總督軍門胡批據條陳數款深為有見且切中時弊本官為一方大將既肯挺身任一方軍務悉以委託許便宜施行若事體重大必須公議亦聽會同兵巡道斟酌計議而行具由詳報察照先

戚少保年譜

卷二

十一

該本職查得所屬境內舊係置紹台參將遙制整飾兵備亦係兵巡道兼攝而又更換不常是以自三十一年倭患以來無次不犯台州地方且沿海一帶上接吳越下聯甌閩而竟為賊盜淵藪出沒經由之路往年坐此疎虞近奉部院特為題設兵備參將遂將本職誤充任使猥見衛所狼狽行伍煎銷不揣駑駘志大才小力綿任重欲期一旦創起此二百年之積廢逐一施行次第修舉隨機鼓舞因事用權多方比併招撫逃丁招徠缺伍軍士秋冬之間松新楚隘一衛三所招回別省投兵貧

流出外官豪占役等項軍舍餘丁已經千有餘人充補行伍訖十一月于海門衛查點旗軍左等四衛原設官軍六千五百二十八員名今見存官軍止一千一百八十三員名況十無五六精壯又加中所百戶伍內原額一百一十三戶今存者止老軍二戶則沿海衛所是獨海門行伍空虛為極又以其險要言之則海口橫濶十里港流巨浸直至內地二十里分流一脈徑抵台州府城下一脈徑抵黃巖縣城下港外乘風一潮可到則沿海之勢是獨海門港為衝以城垣形勢言之北枕大港東

戚少保年譜

卷二

十二

近海潮西控巨村城舟可泊南面羣山駢肩內視南城俯窺山麓矢石自上而下規模險陋皆無足恃則沿海之賊是獨海門城守為難以城中武備言之其沿海他處衛所軍容雖廢而官法尚行一二惟該衛軍豪官弱專寄乏人號令寸步難行則沿海之武備是獨海門廢弛為甚以官軍言之諸衛所官軍貧富相等禮義可與恒心可作尚知顧戀信義惟該衛官少軍貧室廬不蔽風雨人心無恒則沿海官軍是獨海門振作為難況海門係台黃門戶腹裏藩籬且逼近大海而賊舟時刻可到

城大人寡兵家所忌本職部下雖有陸兵一枝原該隨賊向往攻剿似難砲繫城守隨該究原其故蓋以該衛所旗軍多係溫台甯紹四府之人去籍最近既得以遂歸往之志而餘丁近家復可資而隱之且管軍千百戶等官利其籍近徑至各軍之家更易行伍顛倒埋沒之奸無所不施故行伍空虛至此者由其原籍之近也而為今日足軍之望者則又有賴於原籍之近焉蓋惟籍之近故所伍尤能知因原籍難以展轉且所幸台溫甯紹皆同省接境兵備府縣又皆本部院親臨卽台州一府

戚少保年譜

卷二

十三

之籍皆本管兵巡道所自駐之地設若嚴督各所伍官着寔開具真正行伍籍貫就聽兵巡道嚴督府縣查明軍官逐一清解則一府葦月可得千餘況兵巡道為切已之憂當盡法督程而在府縣有司奉本道之令斷不敢視為不急之務其台溫甯紹鄰境之地皆為同省管轄就以本道督之不就不奉令惟謹設行各本管兵巡等道必以同和體亦可得十分之半夫軍城之空虛者固莫憊於海門衛而軍戶之在籍易於清查勾補充寔行伍者亦莫易於海門衛除本職一面嚴督該衛所官

役嚴限多方勒令將隱役旗軍凡軍官可以自為者定為三限清招外其果是逃埋在籍事屬有司非武官才力職守勘為者備造缺伍文冊每府一帙合無將前項文冊批行各兵巡道轉行各府縣清軍官着寔挨查務在夏秋之間立為分數勒限清解到官解衛取印信及發編操伍緣由繳報務俾有益於戰守則孤城有備永保無虞而籬藩既固則堂奧自安矣

呈議預備松海二衛軍餉

竊照戰守機宜惟在行伍充實而固本先圖又在

戚少保年譜

卷二

十四

足食示信故糧餉裕而士氣銳倉廩盈而武備修且松海二衛六所皆臨海要衝賊舟時刻可到況今風汎方深旗軍丁舍俱已編派城梁仍復備開方略行令着寔舉行目今正法嚴令密之時而倉廩乃爾空虛無從贍給萬一倭寇突臨安能枵腹乘守此在今日所當亟為預備者也

夏四月島夷肆掠台州分督新練兵連捷於寺前橋花街等處大殄滅之

是年綿花果島夷自季春鳩眾二千餘徒聚舟五十餘艘潛泊甯紹外海覘我虛實是月十二日辛

丑家嚴督舟師出哨賊知有備望風開遁遂班師同巡道唐公駐松門留所部一軍為防十九日戌申壺海西店有烏嘴夷船十六艘一時交集停泊蒙山海口東塔既而從奉化之西鳳登岸日暮突至一都團前蹂躪郊班勢甚熾關其所以特犯壺奉間者蓋先以數舟為餌計欲牽制松海諸軍而後以多舟肆犯比家嚴預識此機乃以把總樓捕指揮劉意等部一軍守台州以百戶胡守仁張元勳等部一軍以防海門廿二日昧爽鞠旅啟行唐公郊酌之曰島夷睥睨台州先發壺海欲以走我

戚少保年譜 卷二

兵耳兵出賊乘虛而入奈何家嚴曰吾先已留一軍軍海門居中為應遂整隊進兵徑趨壺海兵既出至兩頭門二十三日壬子日未中賊果大來聯舟數十餘艘眾盈數千由大城潛揚帆直入大荆襲下裏浦延犯桃渚其夜復分流七百餘徒突至海港舍楚隘由坭澳潛抵下洋梁次日徑犯新河北潭四境騷動時家慈居新河精壯悉從征人心洶洶手足無措家慈乃命開兵甲火藥之藏守者難之曰無將軍令誰敢擅動封鑰家慈曰事急矣吾自任之於是令城守士卒及婦女悉假兵裝布

列城上旌旗叢密銃喊齊聞賊懸望之疑有備不敢逼城時唐公將留海門者宣言曰賊薄新河剽甚不亟擊將為戚將軍妻子憂因馳書會盟于白嶠家嚴乃令樓捕胡守仁等發兵趨新河會戰且馳書于唐曰壺海眾新河寡吾自將擊壺海以樓胡二部援新河也唐公得書乃督所遣部兵自黃巖乘舟由海門登岸時賊方肆掠未及作食猝遇之新河城下即鼓譟大戰我兵銳甚賊莫能當乃敗匿寺前橋鮑主簿宅唐公乃申家嚴方畧以樓捕胡守仁等為中軍正兵劉意等為右哨張元勳

戚少保年譜 卷二

等為左哨臨海典史章全等分役督陣太平令徐鉞黃巖令張思善等率鄉兵為策應主簿丁滿運餉於後乃分列大路按陣以待日晡賊始布陣出巢迎敵肆攻所城我兵壯士王傑朱廷玘方其等挺身當鋒首梟二賊賊潰乃大破之計斬首二十九級奪獲器仗弓矢百七十九件餘孽投巢固守其巢房高壁固石門僅容三四人諸技不得施惟數以鳥銃彈射之死者百餘賊即毀門屏自焚不以首貽我兵百總蔡十單身殺入連刃二賊身亦被傷相拒至暮賊窮甚會兵皆枵腹乃撤入城是

月二十六日乙卯也巢中餘黨乘兵退卽夜遯鐵場走温州次日樓胡等領兵兼程追及温嶺圍於新塘又破之計斬馘八十餘級奪獲器械一百七十有奇我兵陣亡者姜金等三人也殘寇殊死走樂清會大霧咫尺不辨乃還兵新河時家嚴宿梁王舖夜寐肌肉輒動乃急起卜諸幕吏陳文治對曰噫嘻茲卜也一何奇也夫寇之西其誘我也雖眾無所用之意常有事於台請成軍而南其必濟乎梁王距留海止一舍無回兵之理再卜仍如前遂於次辰發兵會唐公以書來報曰僕幸破賊係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七

新河究獨登桃渚者已焚舟南流矣度此時將及精進寺去我兵遠難與爭安危之主也敢不惟命是從因抵掌奮勇莫不棄食以從而朱珏慨然以必勝自任家嚴乃麾旌肅陣援枹鼓師以領兵官丁邦彥哨官景良忠等兵爲前鋒左哨兼左伏左奇義士趙幽甫佐之由大路進領兵官陳大成哨官王如龍等兵爲前鋒右哨兼右伏右奇中軍哨官王輔佐之由江下進中軍把總陳濠胡大受爲中哨正兵中軍哨官趙記孫廷賢爲左右翼由二兵之後郡守王公可大督民兵列陣壕邊以爲聲

援師成鼓行而進至花街去自植柏木不一望遇賊其一酋乘輿持矛輪雙刃導前隊諸寇爲一字大陣以迎家嚴卽舉礮出前鋒更列鳥火欵彈鏢鉛飛而却敵諸兵遂擁隊前攻一渠賊左挾矛右挾刃嘗我軍家嚴出所服銀鎧約值二百金乃標以諭眾曰有能首梟此賊卽以此鎧酬之爲首功勸壯士朱珏應聲而出攘臂直冲一銃折其矛再擊折又取其首復連刃七賊賊負極乃分右哨迎敵我兵之左哨把總丁邦彥哨官陳文遠金明亮景良忠及哨長丁茂樓集等敵之賊又分左哨迎

戚少保年譜

卷二

六

敵我兵之右哨把總陳大成哨官陳子鑾吳惟忠王如龍及哨長楊世潮楊文通等敵之於時旗鼓相生奇伏齊出因敵措勝指顧風雲世潮則奮勇狙擊樓集乃揮金不顧諸寇驚愕曰是何神耶遂披靡大潰我兵仍頡頏部伍利煩爲督兵回剿家嚴因計賊不屯而南此捕鹿者欲據其穴耳況精進寺係三台大徑賊勢及此意在乘虛侵犯府城遂決意轉留海而馳赴台城又出賊之意外矣時圍前之賊亦以家嚴且來反舟遁去是夜我師趨桐巖嶺兵皆絕粒緣所資之糧止三日而今已五

決辰矣抵暮又命文治卜戰則斷以明日日中大戰大克當陣亡者三人家嚴計桐巖去台七十里而桃渚去台百八十里勢難相及以所言為誑而文治執之愈堅乃於二十七日丙辰昧旦部兵自桐巖疾趨台州期入城中會食至日中兵行七十里不得食守吏方戒城守毋納諸將兵爭門而罵賊且近家嚴後至祥怒曰若等反耶賊已薄城下若叱守者爭入城即守者以狀聞無死所矣軍中語曰守者謂乃公怯耶亟須滅賊而後會食台守王公乃發粟於城外大兵方炊遽報賊至時台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九

城久雨多傾圮又因議建敵臺折毀二十餘處未修兼兵將俱出賊潛布奸細偵得其虛欲掩襲之故賊皆偃旗息號疾奔期入台城會食居民惴惴思提挈以逃家嚴甫及城而賊已突入靖江山下潛抵花街距城二里乃呼眾諭以大義且激以噪囂狀而曰汝今叢怨於我我其謝汝等以安守者不則憎茲多口其何說之辭諸將士皆下馬羅拜曰將軍吾等之司命國家之干城誰敢怨乃張兩翼而逐之陳大成等追賊左哨直至瓜鄰江下賊盡汨沉波底丁邦彥等追北四十餘里直至新橋

擠落港渠橋水幾斷流隨路五戰五勝二路共斬首三百八級生擒巨酋二俘其漂溺無算鹵獲器仗弓矢六百五十有奇釋係累男婦五千餘人大獲全勝我兵陣亡者哨長陳文清三人而已先丁邦彥已入城聞令迎敵城閉不得出遂躍牆而下步戰三十里是戰也得之先算故徑過其趨且瞧類無餘鳥人作氣自此捷始比凱旋火兵之炊方熟且軍中恍見赭衣神人炫耀於前土人異之私相賀曰有是哉用兵之神也枯木自植正兆機於此共大將成功之驗乎二十七日又倭舟七艘流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三

泊深門海洋該汎官兵追擊之及浪烏海洋犁沉一舟計擒斬九夷殘孽各負命而遁

五月島夷大掠台州之白水楚門等處水陸九捷而平

先是孟夏二十五日甲寅島夷駕舟十八帆載眾二千餘徒泊健跳所之圻頭至二十八日丁巳焚舟登岸南掠犯臨海途於仲夏一日抵台東之大田家嚴計曰賊南突必犯府城乃先令樓楠等將五百人往屯隘頑以防惟畱丁邦彥陳大成兩部及陳濠胡大受等所將親兵千五百人待命中軍

厚加賞賚以勵之又令縣尹趙公諭眾以父母赤子之義兵皆踴躍因誓師曰往戰以眾今以寡願與若等約者三毋尙首功無掠輜重毋輕刃脅從前驅者連擊賊無留行後伍取級畢而獻狀獲賊首五百予前驅者千金七百倍之千又倍之所得輜重徧賜軍中賊未破爭取財者罪死軍中立一白幟爲信凡脅從空手伏幟下悉放還毋爲賊樹黨也是月庚申朔夜月角有星如鵝赤氣氤氳於城上占者以爲兵勝之氣是日遂陳師而往日未中抵大田嶺逼賊賊設伏我亦設伏待之兩鋒方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三

值會大雨如注不戰而解然賊亦不敢侵犯府城乃乘雨從間道退次大田中渡按伏竟日初三日壬戌賊循山路遁大石欲自仙居竊窺處州家嚴度賊從中渡過水突仙居必由裡路趨上峰山出自水洋七十里而遠我兵出大道至白水洋五十里而近乃引兵伏上峰山先處戰地以逸待勞恐露吾兵因令各斬一松執之人影其身遠視儼如叢林復以哨官趙記領所部塘兵或迎賊前或尾賊後分偵向往初四日癸亥賊果冒雨由山路整隊趨坐居齋歷內地且三步一賊盈二千眾長二

十里旗幟聯雲戈矛閃日仍以被擄男婦伏麥田爲應初五日甲子過上峰嶺賊瞭嶺頭皆叢林不見有兵及賊過且牛我兵棄松而起銃喊突發乘高奮擊賊之前隊方欲駐炊山下見兵起卽回首對壘時把總陳大成爲前鋒哨官陳子鑾王如龍爲左右翼陳京童子明爲後應家嚴仍出銀壺錦帛爲沖鋒賞於時陣列鴛鴦勢成臂指一鼓而前賊大敗遁據小山會哨官丁邦彥率部兵由裏路徑擣山下遂各隊掩擊之賊逆鬪不利復走奔大山比已出白幟立北山下傳令屬言脅從良民投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三

旗避命四散者數百人我兵鼓銳前驅賊不能支匍匐而登重山搶上界嶺其嶺峻削如柱頂雖橫廣旁止一徑可通非攀援魚貫則必失步于是哨官婁子和帥諸壯士婁信一婁虎王典朱珏陳祿楊文通郭十三等斬關直上哨官吳惟忠陳文遠景良忠朱九龍金鳴亮等相繼而登賊恃高攻下據險拒我我兵覆楯仰擊夾以長矛賊下捍者爲長矛截落巖下持楯者奮躍爭先大眾蜂擁而上賊悉眾前拒復北不勝狼狽四墜死者無算殘寇攀巖復下殊死走白水洋羣匪朱氏大家我兵乘

勝下山圍之數匝四面舉火趙幽甫復率烏銃攻之遂折牆而擊賊亦乘屋施銃瓦為敵我兵竟逼屋下擲藥焚廬賊沖突不出我兵進笏掃之賊復以僵屍缺刃搏躍陣前我兵銃笏層刻一格而落賊負極至有捧銀跪投獻級求免者兵皆併力克敵其魁級金囊俱任燬不顧賊於是或自殺或投火巢覆穴空克成全勝火燼屍積充雷是役也三戰三捷計斬首三百四十四級生擒五酋釋俘擄男婦千有餘眾鹵獲器仗一千四百九十有奇比時當鋒首功者楊世潮等陣亡者陳四等三人也

戚少保年譜 卷二

初六日乙丑凱旋城頭赤氣如煙雲繚繞台民矚目者駢肩二十餘里歡聲雷動僉謂戚公生我真時雨師也兵備唐公捷報略云忠信廉潔三軍樂與同懷果敢英明八面俱堪應敵赴雷海目無內顧毅然絕裾之風宿梁王身據必爭屹矣長城之峙以疲寡而大捷俄頃一卒不損當險厄而紛登如坦萬俘生還皆由威信交孚不蹈時弊故能因敵變化而尤巧於速也雖古名將何能竝之以上數戰兵德有五不顧首級直殺無前以求全勝一也揮金不顧賊不能餌二也俘係之人揮之使去

三也圍焚方戰財級聽其然燬四也三軍一心不爽軍令五也東南土著之兵信無出其右矣是月十一日庚午楚門漩夷舟十餘艘繫泊江干內一舟先登犯梅島約賊二十人遂行令松門關領兵指揮胡震督發水兵伏候外洋隨遣把總樓楠領陸兵一旅於十三日壬申追及洋坑冒雨交鋒大破之計生擒二賊斬級一十有三餘賊俱奔水漂溺在海賊舟望風開遁行至長吊海洋為胡震兵進及游門犁沉五艘燒殘五艘至夜賊拖殘船出海又犁沉其四漂沒甚眾生擒二賊斬首二十一

戚少保年譜 卷二

級釋俘男婦五十餘人鹵獲器仗百七十有奇十四日癸酉餘賊遁至沙鑊海洋我兵追及又犁其四艘賊奔仰月沙匿懸山為藩蔽我兵用三板哨船載弩銃手潛伏澳口扼敵咽喉偃旗待之夜半賊乘雨霧潛奔我兵舉旗電發犁沉一艘獲首四級餘賊不支復回懸山我兵以舟師環守賊不得遁乃於五鼓由淺塗渡洋登老岸肆寇林頭家嚴時在隘頑聞報遂親督樓楠等兵迎其前中軍胡守仁佐之以把總劉意由聶土橋躡擊其後千總宣淮佐之而仍以通判吳公成器馳新河趨督把

總陳大成丁邦彥等二部爲策應以知縣徐公鉞督鄉兵於藤嶺以截沖突內地省祭沈賓佐之令下三路進圍夾擊賊遂遁小藤嶺據民居以角我兵於是舉火燬屋賊復出逆戰不利走大藤嶺時日已暮會通判吳公部陳大成等兵至願一當賊鋒乃分遣部將先後之吳躍馬馳賊賊輕軍一持矛者從吳矛及馬腹吳引弓射却大兵四至一鼓進剿除焚溺不計斬首三十有六級十六日乙亥胡震搜懸山又斬一級十七日丙子雷海團前遁賊聚眾三千聯艦數十因過隘頭爲兵舟所迫不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三

能遠去乃復登長沙岸伐竹刊木藪壘結巢欲南攻隘頭北襲太平爲久住計仍以所掠象奉泰甯子女附舟於巢髡首跣足定擬次年歸國比時家嚴在新河聞報卽會通判吳公知縣趙公計云賊巢逼近隘頭孤城狼狽旦夕難保宜急進兵況長沙北阨太平路于小藤嶺東阨松門路於漫遊嶺南逼楚門于隘頭嶺一所孤懸路絕止有水路一面可浮海而援乃潛令把總李誠立單騎馳赴松門命千戶羅繼祖分駕小船載壯士乘夜浮海入隘頭協守十八日大兵至鐵場雨甚兵不得幕家

嚴自撤其蓋巡行以勞之十九日會有自夷中逃來者云舟中係累千餘目望將軍若雲霓家嚴乃召集諸將授以方畧戒以毋取財貨毋貪首功因仰天祝曰被擄子女皆吾類也雷無俘馘功惟祈救此生靈足矣甚勿妄殺且禁火攻士卒無不感奮泣下者於是分布諸將以把總陳大成將中軍爲正兵孫廷賢等佐之把總丁邦彥將左翼沈賓等佐之把總樓楠將右翼胡守仁等佐之通判吳公將奇兵武生田大有等佐之是爲陸師以百戶陳濠爲邀擊胡大受等佐之以指揮胡震爲犄角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三

張元勳等佐之是爲水部哨官趙記爲遊兵宣淮等佐之往來督戰次辰二十日鷄鳴進次小亭分三路偃旗懸鼓直薄賊所鼓譟而進賊不虞兵至相視股慄迎鬪不勝爭赴舟舟已預遣奇兵焚之賊乃遁入海塗會烈颶揚波潮水澎湃遂皆蹈海漂溺餘黨悉平生俘亍曾擒斬羣醜五十有六卒如所祈釋繫累子女千二百有奇各聽自散其幼弱婦女無歸者尙七十餘人盡收入隘頭給衣食出示親屬認領奪獲器仗三千二百四十有奇倭舟一十有一艘輜重財貨不可勝計悉散爲將士

犒分毫無取當兵舍鐵場時夜雨如注唐公露禱曰夫人勞苦功高或有不承者願以未盡之年益之及告捷唐公仰天笑曰賊將軍活人多無用予年為也先是賊分三百餘人出劫聞其黨盡殲遂乘夜潛入海相向大哭駕焦舟十艘開遁二十一日庚辰為胡震督舟師追及洋岐下洋犁舟二艘焚溺甚眾斬首五級我兵陣亡百戶焦經等三人哨官鄭方直又於山外寨門搜斬一級諸亡命殊死走鹿星海胡震又追及之犁沉一艘生擒二醜斬首三級殘寇復走滿山洋二十四日癸未胡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七

震追至滿山復擊沉一艘生擒倭魁四名十六日乙酉又於懸山生擒二醜酋首法正才閩標一辛三郎徐四郎阮七郎陸佑勇諸軍所請降於是隻櫓不返而賊部中之梟雄悉絕是月親督陸兵陸戰七捷殄滅羣寇舟中餘孽則又調水軍水戰五捷共水陸擒斬倭賊七百一十有七犁沉賊舟十有餘奪獲賊舟二十有一鹵獲刀銃旗鎗弓矢衣甲三千二百有奇釋俘擄男婦三千餘眾焚溺倭賊三千餘徒台境悉安是捷以不通分宜雖經題請未行覆勘亦不敘錄云

錄賞沖鋒功級并優恤死事家屬

是月海寇既平而論功行賞自不宜緩乃移文督府請給沖鋒楊世潮等二十二人冠帶候缺補哨以為眾勸而朱珏之手刃七賊楊世潮之手刃五賊各給賞銀五十兩重二十兩銀牌各一面其陣亡陳文清等家屬各恤銀五十兩復請增募新兵二十而舊兵之有功者各簡任總哨頭目有差呈請錄勸兵士

竊照每年功賞間及頭目而小兵徒懷歛望恩典或被生存而陣亡每致湮沒是以勇者扼腕而勝

戚少保年譜

卷二

天

心恒自阻也今此旬日數捷皆兵士齊心奮力所致乞將陣亡者從重題恤衝鋒者給與冠帶去其錄敘頭目假借總哨名色者題准實授一職庶三軍感奮而百戰不殆敵愾愈勵而永保全捷矣附錄遊奇營哨隊兵夫俞世隆等稱說世隆等各兵戰捷於五月五日在白水洋與同右後中三營官當先奉命不取財級故世隆等得以乘勝協戰斬獲頗多情願共讓出數兩銀四分之一與二營沖鋒兵勇充為酬勞之費足徵感召之孚

閏五月閩廣洞賊糾夥分劫流寇江西

廣之程鄉和平大埔等縣聞之汀漳延邵等府與江西徑路相通是月程鄉松源橋下劇寇蕭應金

陳九林朝曦何琪等及老舉大盜梁益謝世綱等糾合黨眾九千人分寇江西其由贛州羊角水堡入者徑抵萬安直犯太和副使汪公一中遇害仍延任月餘由原路大肆焚掠而去其寇吉安之永豐者傍石城瑞金一帶攻據東山突過廣昌由樂安抵永豐與前賊合黨攻永豐又攻新淦之永市鎮延住五十餘日仍自原路飽欲而去其自南豐入者寇宜黃破崇仁復轉宜黃仍由南豐而去六月二十七日江西又流寇一夥五百餘由崇義寇龍泉沖劫萬安太和永新廬陵等處及新淦之河

戚少保年譜

卷二

元

均分劫羣邑大肆剽掠

秋七月江西兵叛寇亂請援於浙

江右承平日久兵無紀律又加賊勢猖獗有袁三者結黨劫眾乘機作亂連破廣信之玉山永豐延住四十餘日自分水斬關而去是時流寇未息叛兵復作郡縣瓜殘瘡痍載道官兵縮首黎庶爭逝乃移檄浙江告急制府時二華譚公因外艱回宜黃數致書家嚴必求親將制府胡公因上疏簡家嚴為帥部兵往剿之

八月召援江西條陳十事

前賊林朝曦等率眾萬餘人於是月四日突從廣昌沖入撫州境分眾畧地其由東西寇者以三千人破樂安由南源而寇者以三千人破宜黃由甘竹而寇者以三千人再破崇仁時三縣署印官樂安則主簿田膏宜黃則縣丞王元崇仁則縣丞劉廷屋俱抱印先逃賊遂據縣大震因流劫豐城之烏峰嶺臨江之梓樹鎮而在樂安者又移屯臨川之上頓在宜黃者又移屯臨川之青泥在崇仁者又移屯臨川之永清渡三面犄角逼近撫城勢甚危急官兵連戰失利千戶李瓊戰死致乘鄉金谿

戚少保年譜

卷二

辛

南城進賢處處皆寇幸新中丞胡公自浙赴任帶浙兵千人至進賢徑趨撫州撫圍始解賊由南豐廣昌飽慾而去抵南城官兵敗與典史林文檢較劉秉仁俱死又有廣昌賊首姚在峰等見林朝曦等富載而歸亦率眾三千自廣昌寇吉安襲太和轉萬安焚劫肆掠蔓禍廬陵富田守備任變力戰身亡是月十有八日也時上允制府之奏命家嚴將本部兵三千人會同紹興府通判吳公成器再募新兵八百名赴援因上兵機要事略云茲蒙調剿江西流寇鞠躬殫瘁分所自盡但維揚維荆山

河之形勝既殊而山寇海寇攻取之方畧亦異此行務求成功難以草率就事所有十議關係軍機利鈍必和於國然後可以出軍必和於軍然後可以出戰否則必致無成有負重委一謀必勝夫江西首相桑梓之地其寇乃福廣江贛四院所剿之寇有功易以上達無功易以取戾今遣兵往援必秋毫無犯而功超四省乃可塞責故兵務足數謀貴專一生兵既不可用雜兵亦不可遣遲延不得草率苟奉命倉皇胸中無一定見一旦直指客地賓主心懷矛盾吾恐着無先後謀非出於萬全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三

議擬參商難免咻於眾楚聖天子所托重者謂何本部院所專任者謂何此謀之不可不定也二請監軍夫烏傷士卒頗收實效者由連年平定島夷盡得夷技長短之弊苦思權宜之方乃創駕鴛陣器械長短相參各有所制故能每戰必克我兵無損且熟諳浙中地形分合向往盡得其形狀故也今山寇性技大與倭異又當探情形審名實知其所短思其所長如我某器可當賊某器及戰鬪陣勢或厚薄緩急不同我更以何等陣法號令乃能取勝則先定法制而後權敵舉兵者誠當務之急

也此須到彼借重彼地有司方得其情今既不知彼矣而在我之士情器習何以知其相當故職謂難收近效也又況置兵客地期功旦夕間進退機宜必陳兩院督調糧糗盡屬有司之參將官所能為乎即知彼知已恐亦不能百戰百勝矣為今之計必得浙二司一員監之仍乞移文嚴責彼處兵備一心協力然後責有所歸官無僨事之虞食有所出兵免思歸之念若執烏傷累勝之兵而曰殺伐之術無分異地即此徑往恐有所不能也三明調度夫職參將也所征之寇四院之任也若使職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三

無所統轄犄角於四院獨往獨來以期成功於客地恐專成本部院之功彰彼四院之失誰能容之必將職托於一院專責調度成則同功敗則同咎庶利害攸關無牽制之失矣四鼓舞兵夫義烏土著殺賊於台守家之役耳父往子來親戚相助其氣常壯一聞遠調江西多不願行蓋有身家門戶之累若不重慰其心奚以釋鄉思而作敵愾也故門庭之兵惟恐無根籍之繫而臨事逃避可憂遠戍之卒又恐有根籍之累而氣便消索不奮乞將七八九月工食借解義烏充散安家之用其新募

之兵亦照舊兵均給方得猛士召募到齊須合營
訓練旬日悉知號令方可同發庶士心豫附而令
出惟行兵精服習而軍威自肅不然經過騷擾怨
聲滿道甚至大村強姓聚黨拒行者有之其時寸
功未見而物議先騰咎將誰諉也五議兵數夫用
兵最忌紛雜而山賊倭寇情狀不同且智力兩均
奸巧百出宜無所不備故兵非素用不敢委心况
幽徑僻路我兵非足調度不敢直入今除官生雜
役旗鼓親兵外新舊實收戰兵非五千不可六明
賞罰夫用兵者氣也鼓氣者賞罰也每臨敵奮氣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三

輕生以奉令者亦冀萬一之生希僥倖之利耳豈
人人皆忠義輕生樂死者哉今江西變起倉卒軍
務俱無定格其冲鋒斬馘之賞不有額數何以作
生氣耶合無量賜成議或出於江西或出於浙江
或論首功或論戰次況山賊與民同類何所取信
尤易生忌謗則士氣墮而怨且叢矣又安望其後
功耶計今似當以戰次為額如某處賊約若干但
能全勝則約以懸賞若干不必論其首功庶兵又
不及無辜而天地之和不干忌謗之口自杜矣七
代信地夫赴援千里之外起發之途已久既而到

彼偵邏敵情審察形勢或操易器械方得決戰况
山賊有巢可恃出沒不常凱旋難擬儻信地有警
進退兩難咎將誰屬縱一往成功疲勞已甚即春
汛得歸非有數日休養未可復用乞別委兵將一
枝代職分任之責庶士心一其向往而地方自有
專司矣八議主兵夫客兵遠臨必借嚮導本職部
伍竝無江西土著其岐徑隘口必得土兵導引若
不與職利害相聯孰肯為職用命乞行彼處衙門
凡本職兵到各衙門主兵俱聽選充嚮導不許阻
撓其衛所武官軍兵亦聽酌量取用而全勝之算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三

我握矣九議進止夫山賊奸猾難別識除劄營
對壘外必居城郭以休士氣以防不測一也其對
敵之際若賊敗奔村落人家必用火攻或准火攻
務殲賊而不計居民或禁焚燬務全居民而圍逸
賊徒二也江西地方之事職亦畧聞若不素定明
議預請給照將來之禍有出于擊賊之外者乞行
彼處兵道一一議定庶免臨機悞事也十期調發
夫前議既定一面乞將所募新兵銀兩交付通判
吳成器速往義烏募兵舊兵月糧一面解赴義烏
縣貯庫聽職到彼給發職先赴台州選發器械而

後順路義烏以便催兵赴省庶先計後戰不難搆甲而趨卽後發迂途亦自先人而至也書上胡公善之卽以浙江兵備僉事徐公斌監軍以佐調度別駕吳公督軍以贊進止機宜云

九月進都指揮使仍賜白金文綺有差

制府胡公題台功疏畧云四十年四五月倭賊分犯台州水陸諸處台金嚴參將戚某共擒斬倭首一千四百二十六夷焚溺死者四千有餘身經百戰勇冠三軍持廉秉公而士心咸服令行禁止而軍容整齊執銳披堅見賊則輕身先進絕甘同苦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三

遇士則推腹不疑白水能以寡而敵多黎庶免荼毒之苦花街乃以全而取勝城隅獲安堵之休隨旌麾之所指卽捷報之連聞台民共倚爲長城東浙實資其保障功當首論破格優錄以風諸將者也合候命下將戚某重加陞級仍加賞賚庶功賞有章將士益修于勸而士心豫附王國永孚于休矣疏上上命實授都指揮使仍賜兼金二十兩大紅紵絲衣二襲

冬十月帥師援江西討流寇于上坊大克之是月丁巳朔越三日己未誓師啟行自錢塘江發

舟遊富春逾桐江宿五里灘有語及嚴陵事者家嚴曰古來賢達何限沉淪者亦自不少使子陵不遇漢帝何能流聲今日哉我輩但求其在我而已名與貴則固有命也六日壬戌犒諭兵士九日乙丑指揮李超持二華譚公書來謂流寇一時颯至三縣皆殘在臨川者已出金谿在宜黃者充斥四境旣焚我居復及我廩先世所遺已幻作虛空世界不孝僅以身免避難撫城且踰兩月陳蔡滋味則備嘗之矣况兩出兵而皆不利甚至五六賊追殺數千官兵無一人敢反戈相向者因而賊勢日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三

合郡城孤危千百萬生靈若無生意忽聞暫借旌麾西江人士謹聲若雷但虐燄甚熾旌麾尙遠十三郡人士待公以更生者不啻倒懸第恐雄師將臨羣賊宵遁兵退復來自非大創難以了事今乘其聚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知公磊落奇偉急以救民爲心必不吝此巍巍功德故敢丐命于公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惟捲甲兼程從天而下則數萬之寇平於一旦麟閣之功垂之千載惟公是望也時將日晡諸兵帥謁見幕府天寒甚家嚴親酌觥飲之其夜月明如晝更餘泊西安沿涯多橋林諸

士無敢睨視者土人採以餽焉十一日丁卯抵常山自發舟至此計九晝夜皆順風沿途諸監司以土幣贖皆倍償之其厚往薄來類如此十四日庚午始陸行家嚴在前鋒以司進止吳公督後隊稽生事者臨敵則家嚴督調吳公策應務使萬人心前無二旌旗動止一如新書見者咸詫為奇觀云家嚴曰此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之法蓋不止不齊君輩未知耳每出師衣甲跨馬如士卒裝又嘗徒步行不時微服馳入後營適偏裨有寇忠靖而乘輿者即怒燬其輿每日啟行必先團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三

營而後魚貫宿處親派秋毫無犯民心咸悅十六日壬申宿信州皇華亭譚公復以書迎謂節鉞已入信州喜宜人更生且有日矣乃知為有力者所奪東征西怨詎不信哉雖然彼乃癘疥之疾也一人國手當信宿奏效撫建之患則如病瘳時作時止大損元氣久則合而成疔自非虛扁不能療耳今賊屯廖坊已浹旬矣三五成羣焚掠四出莫之誰何雄兵一至當滅此朝食而後賊知懲創不然且飽欲以去江西之禍尙未有了期也正思告急于左右會當事者請公分兵二之可分與否則不

敢知但欲趨南豐則莫如宜黃便者從中驅出既足保民且尋間道邀之亦易成功第以神速為貴耳西人仰浙兵如景星慶雲即今殘寇尙在廖坊病者半脅從者半以明公勇畧此直囊中物耳時清流渠魁黎天明與弟天綱約會大帽山令部長劉相周金公往糾上杭邵武等處賊徒七千餘人于本月五日自火燒嶺入寇弋陽鉛山貴溪間每出掠以數百人共昇一大旗四繫曲鈎如布網狀衛以長矛鋒刃既接則羅奔其兵以長矛擁入以故官兵兩戰不利諸當事縮首無敢遺一矢者遂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三

據貴溪之板橋江為巢鉛山亦有數百江西中丞胡公松欲分一枝援鉛山大兵趨貴溪家嚴曰此非兵法也萬一風雨賊或變更則兵勢孤矣所謂分者正如率然救首救尾乃為得計既而謀報賊聞大兵入境殊有戒心果焚巢移屯上坊去弋陽七十里而壁外有馬鞍峻嶺為之隔絕內有金鷄高峰為之遠瞭兼徑路崎嶇草木叢茂近巢四圍環以疊嶺恃險負眾嘗瞭我兵於二十里之外非乘夜進兵烏能有濟十八日自葛陽發舟過傍羅鉛山尹史應嶽迎告賊情兼送嚮道家嚴即出邏

卒所圖地形而質政之遂宿河口十九日出首飾藏金二百以懸賞乃先遣衛兵余廷法等把截鉛山遙爲聲勢次以把總胡守仁哨官朱文林等部兵爲前鋒從石母嶺進以千戶胡宗周佐之把總吳惟忠陳大成等部兵分左右翼從雷打石進以武生高尙節佐之家嚴自督把總胡大受陳濠等各部爲中軍從雷打石抄路搗巢通判吳公率本部把總石青吏吳元等佐之督餉同知周公贊弋陽尹陳公仕貴溪署印同知王公時拱共領民兵協助約會二十日丙子登岸野屯至漏下二鼓乘

戚少保年譜

卷二

三

夜啣枚分進疾趨六十里直抵其巢陳大成部下前哨官陳子鑾先至遂以本哨二百人挺入賊巢其渠魁首張大旗統眾逆戰我兵遵令高呼脅從平民聽便投戈自散當陣釋去者千人一鼓而前斬其巨首獲其蠶旗餘寇尙危戰會吳惟忠等分路統兵俱至乃併力奮擊自五鼓抵日中倏伏倏出凡五度鏖戰賊莫能支遂星散免匿復鼓師震士直追山顛以長矛前擊追剿十餘里賊皆肉袒面猗伏誅屍橫於野千百有奇計擒渠魁首四羣醜一百九十四級生擒十九俘焚燬於巢者無算

其賊魁各總大王并賊哨張旗頭俱俘獲無遺釋繫累男婦八百餘眾奪獲妖書簿票刀仗千有餘數比時首功者陳大成等陣亡者胡文忠等八人也其刀仗俱議給衝鋒爲賞時家嚴以不獲全功爲恨曰視花街白水遠不逮矣次日大閱呼冲鋒者以懸賞昇之而火其財貨衣物罪不如約者二十人而斬其尤者三人謂吳公曰予惡其氣不盈也其餘漏網亡命連夜奔竄雲際嶺出境而去正追勦間宜黃之報復急乃移兵西下賊亦遠遁弋陽告甯

戚少保年譜

卷二

四

十一月江西平班師旋浙

初五日辛卯兵抵宜黃之廖坊賊聞兵至預遁出境前上坊殘寇知建昌無兵復自光澤縣由外流入水口以突犯計欲往樂安以趨湖西時中丞胡公以不分兵致有煩言家嚴不以介意第與葉山人涵講良知自如也翼辰赴建昌賊望風分竄半在棠陰半入宜黃乃令寫前行牌置總舖中賊偵者見牌走報賊眾遂反棠陰不敢過樂安入湖西仍轉原路遁南豐爲出境計初十日麾旌馳轂由譚坊過建昌趨南城追於際下督兵勦之賊徒聞

風膽落敗走新城乃提師尾之日夜馳數百里比及洵溪雪霧交作山徑迷漫咫尺莫辨且鳥道叢林犬牙交錯兵皆魚貫官亦猿攀及轉戰蕪坊寇悉倒戈曳刃乘夜冒雨窮奔十六日壬寅漏初下追至合平紛解四散時尙有大埔木窖暨黃沙壩等處賊徒俱垂澠江西窺伺境上十閩浙兵之威裂膽驚魂引眾遠遁江右悉定遂旋師還浙十二月江西撫臣胡公松題上捷疏云閩廣之間盜賊如水惠廣其源汀邵其匯而總瀉于江西之湖東自閏五月起撫建之墟瀾漫潰決橫溢旁流且其徒甚繁此去則彼來西沒而東出連破五城遍蹂四境近十月間忽從邵武等處突入貴溪鉛山弋陽宜黃分劫爲寇會浙江戚參將適引兵入境甫至弋陽遂奮勇鏖戰大致克捷已而新寇再集流襲建昌復不日破之追勦無遺實皆浙江參將戚某之功千里赴援刻期奏捷號令嚴明而部伍莫不用命威名震耀而盜賊因之視魂竄壘如林秋毫無犯居民安堵行旅揚眉所當厚加賞賚者也疏上欽賞銀二十兩紵絲衣二襲是捷因論兵機與撫臣不合遂不錄士卒之功不給首級之賞雖

戚少保年譜

卷二

星

奉旨該部行催終未理也

戚少保年譜者編卷之二終

卷二

星

戚少保年譜者編卷之三

閩嗣祚國彙纂

緹嗣昌國集錄

廩嗣報國詳訂

庠嗣興國叅校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家嚴三十五歲

春三月班師還浙

浙江直指崔公棟疏薦謀算熟于奇正甲兵富于等夷常存許國之忠而艱險不避每懷異革之志而推陷先登號令肅明收功海上間關歷涉捷報

戚少保年譜 卷三

江西可備登壇之任尤宜浙直之選

夏四月島夷寇温州連捷于水漲溫嶺等處浙烽盡息

家嚴自江右凱旋未幾以春汎巡兵于台是月四日丁巳太平盤馬塗守者報月朏日晡勅倭三艘焚舟登岸列隊南侵由藤嶺徑走樂清快吾兵在台也時家嚴距賊登處百五十里所部官兵未發信地乃私計之曰賊注意南下必從溫嶺江下出水漲而犯溫加徒尾之勢必不及遙令把總陳大成爲沖鋒正兵伏彰義樓陳子鑾匿大荆之旁山

爲奇兵俱由大荆出水漲埋伏伺過半擊之復以短箋書方畧密授各部將違者卽勝亦以軍法從事午聞報晚卽冒雨發兵二鼓抵黃巖未五鼓先至水漲以俟次日戊午當晝馳新河督陳濠吳惟忠等部兵從溫嶺急躡驅入伏中六日巳未辰時賊果走水漲過半伏兵突起賊分三枝以掩我我兵勇銳賊莫能當子鑾從旁山出橫擊之斬首六十有五此戰地逼江下時方大雨蒲岐一水爲六溪所聚氾濫不可犯擒斬不及者悉投水中漂溺入海奪獲甲仗三百四十有奇收兵冒雨返太平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不納翌日縣官愧而犒師於新河有卒旁立許語不休乃罰而歸諸籍先是家嚴駐台時指授方畧及兵動賊殲一一不爽十一日甲子松門關領兵指揮胡震於邵山下洋犁沉船一艘斬首一十二級海門關領兵指揮潘鯨於臨山上洋犁沉倭舟一艘斬首一級二十五日戊寅隘頭流倭五艘約五百餘徒泊水湧澳登岸屯石橋意欲走温州乃督兵由太平進發至新河又報賊焚舟將流田澳遂以原布海上官兵趨江下伏截其去徑自將兵二枝爲後應復會兵巡道趙公大河以台兵屯郭

澳四面皆兵賊爲窅中獸矣仍分布吳惟忠爲正兵胡大受爲策應陳大成爲左翼奇兵令其圍山旋擊陳子鑾爲伏兵胡守仁陳濠等佐之把總王如龍童子明二部兵直趨温嶺以爲援兵自領中軍據扼正路令哨官趙記等分投伏哨期二十六日巳卯日中俱會烏根大嶺江下及師方集賊果冒雨前來結隊下嶺方半至峻坂正與中軍相遇乃揚旗出師一鼓而合奇正竝起時吳惟忠由海塗沖出胡守仁由海塘沖出陳大成自山左脇沖賊之腹前陳子鑾由山尖突賊之右臂時值大雨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三

賊見腹背受敵勢不能支王如龍童子明復退歸路賊望風奔潰更無一敢持戈拒我者計斬首六十餘級奪獲器仗二百餘數餘賊四散逃匿而壁嶺巉削不能急遁又爲我兵所迫因而沉溺海濤是夜復大雨乃收兵二十七日諸亡命復屯石橋乃命江下兵二枝復信地將所約兵巡趙公郭澳兵會擊之而大雨竟日不止二十八日辛巳賊仍出水桶澳掠舟開洋遂促下陳二部兵由江下趨石橋徑搗水桶澳自統吳惟忠孫廷賢等部由隘頭蘆株嶺進陳大成胡守仁等兵由石橋黃渡及

田澳進時雨急溪漲兵皆浮澳以濟連十餘渡水皆沒頸其氣轉盈直逼賊入海塗賊知無生路拚死對敵我兵奮擊又斬首二十三級奪獲衣仗一百一十餘件餘孽急拖小艚船入海風濤洶湧舟小不得行比已飄覆數艘忽迅風飄大舟十餘艘徑泊山下賊遂據登揚帆而去於是急令松門指揮胡震伏截海中於二十九日壬午追擊於大麓下洋舉銃擊沉三艘復進至坎門礁又破二艘斬首七級生擒四俘大半悉爲漂溺餘黨乘風遁歸是役也水陸七戰七捷通計擒斬一百七十有奇

戚少保年譜

卷三

四

奔獲器仗六百餘數溺死大半其開遁殘賊不滿數十若非淫雨連綿則么麼小醜保無子遺矣兵備唐公覆查畧云本叅稔知賊情深明地利因其從入之途遂知向往之處發兵期會其地旣戰而咫尺不移料敵豫定其時相遇則毫髮無爽且觸風雨蹈泥濘與士同苦而忘身盡瘁真有古名將之風焉逾月浙江直指袁公淳疏薦韜畧素熟文藝兼通其馭卒也則紀律嚴明隊伍整齊足稱丈人長子之師其臨陣也則誓不妄殺約不爭功克成戰勝攻取之計擒獲之成捷旣多見於赤城剿

滅之餘勲復丕著於撫廣武弁視以為絕技沿海倚之為長城

附兵巡道趙公書云昨翁臺會兵集於溫嶺下報來果收功於溫嶺不爽毫髮其事甚奇公何定見如此可謂筭無遺策矣然此數捷雖蒙總督疏題時分宜當國竟以前嫌不行覆勘終未蒙寵賚云秋七月兩浙會立生祠勒石頌功

時東南憑藉威武銜感再造諸薦紳人士揚諸詩歌不下千百乃復創立生祠肖像祀德刻詩廡壁勒碑紀勲以永其傳焉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五

詔部兵援閩 比年島夷犯閩殘甚矣自乙卯至戊午首陷福清已未陷福安福甯辛酉陷甯德壬戌陷永甯等城賊遂壘屯二巢一據甯德橫嶼結巢海中一據福清峰頭連營數澳張灣奸民反為賊間兼之山寇陸梁叛兵乘亂北自福甯南及漳泉沿海千里盡為賊窟官軍歷年坐守竟莫敢進閩殆岌岌矣中丞游公震得上疏曰閩自福清陷後甯德永甯福安諸邑同難者無甯歲豈盡執役諸臣無一忠謀哉坐兵食之不足也往倭據七團八團三四載

以浙之富強尚借鑑於閩况閩壤褊小合八郡財賦不足當浙一郡乎固不敢求多於浙敢乞償閩舊賦且令能將提勅兵來援庶剿賊有期不然雖有司馬穰苴莫能圖也疏上下言官議議者日日本毒閩且十年劫眾聚徒且十餘萬閩財力竭矣詎能求旦夕之効也浙督府胡宗憲所部多精兵當亟發不然閩且不保乃以家嚴為上將將正兵六千人往而督府中軍都司戴沖霄亦率部兵千六百人佐之以副使印東王公春澤為護軍家嚴謂曰吾聞賊堅壁福清與諸將相持不下他夷部

戚少保年譜 卷三 六

復入橫嶼據絕島中甯德日告急不暇問第亟擊橫嶼橫嶼破乘勝而趨福清直振槁耳乃先傳檄揭示閩境安敢疑貳杜防奸宄推誠置腹一洗耳目而更新之二十一日癸卯日暮自温州開帆二十五日丁未抵平陽肩輿并行李可緩者俱留于縣二十六日戊申自平陽從間道入閩比時途中惟與葉布衣論正靜講良知未嘗言兵兵之行止悉中規矩葉子奇之曰得無有雜念乎家嚴曰念不可起葉又曰靜時如何日君認默坐時為靜乎若以是為靜則遇感應時靜着何處予終日紛紛

不敢起憎厭與勞倦只見得動靜無二境譬之臨陣時止知勦賊爲務又何暇易慮使雜念一動便卽張皇予所以無懼而輒效者以此也二十八日庚戌自水頭會監軍王公定方畧兵行至大元舖沿石徑而坐蓐食治其哨隊長若而人以傳炊誤令也延約十里至公館則闌境矣及至水北舖於舖內見有病軍詢之則曰中軍戴營兵也因病哨長摘腰牌以去冀冒工食遂棄于途主家逐於舖舍共有二人一浦江人名季詔一義烏人名許傳其存貲則一尚一錢一僅五分家嚴惋惜不已乃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七

各給銀一兩命一隸給票亦賞銀一錢使盡心扶拽時有一居民願共持者亦勵以賞囑送水頭官帶者民許廷器家轉付平陽縣官視之

附錄

自壬子來典兵者失制遂有賊梳兵篋之謠家嚴將至人心猶懷震慄及睹移檄仁義之言而疑信者半曰故事耳比入境號令金石秋毫無犯民乃以手加額曰今日始見仁者之師矣所至簞食壺漿爭相餽餉一日家嚴夢神人授金帶二巨篋內玉帶二圍一掛於擔頭一雜於篋中家嚴曰途長

隸也不力俾各負之後惟家嚴與張元勳腰玉餘部伍中金帶者四十餘人

八月督兵定張灣大破橫嶼雷德福安等處悉平是月癸丑朔師至福甯本省監軍副使汪公道昆航海迎於境上詰旦入州會監軍集多官議方畧二道三僚久不能決無敢秉筆者家嚴乃慨然援筆創草倚馬立就二道不易一詞于是書票印付諸營比日之議在城文武皆有他慮惟印東與家嚴揣知其意乃議以當鋒者懸賞不許爭功悞事割級責之後伍按兵數均分而大議始定初四日

戚少保年譜

卷三

八

丙辰曉發二道送之于場家嚴乃布袍革履武冠束挺懸刃罰其違令者而後行約三十里至鹽田渡令二裨將野屯大兵擇地爲營炊竟乃留二營於後大兵先渡又行二十五里抵鹿灣灣無居人兵皆分投林中此地潮生與賊共險乃廣增伏路漸加戒嚴是夜夢行至山東章邱縣殺倭十餘級陳司總踞進曰人多倭少是以將首級爭割碎裂時忽一大豹立家嚴之背侍人莫敢攖之者偶關大帝來循循誘落遂寤乃思章邱者毋乃張灣乎負豹者毋乃君子豹變小人革面之謂乎如此當

受降從賊而功則眾分矣後果應如響初五日至金垂渡山高草盛下臨海潮不可壁乃分屯六山之巔關野爲營露宿待旦先是雷德一路上下三百餘里三年渺絕人踪縣治久爲倭廢浙兵至乃除草芟木攀懸捫絕而進於是披荆棘冒毒露雨宿野屯浮涉鹽田黃崎計四渡焉初六日戊午辰至東牆舖柵營裏山俟潮退初七日巳未令把總張諫等兵止壁東牆以虞掩襲其日次東山舖又令戴都閩止壁於此以備策應家嚴自督大兵入雷德廢址先下脇從肆督之令撫收張灣黃坑南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九

埕之黨時張灣民居數千從倭導之流劫故首釋其罪而散之會賊遣奸民李十板張十一僞降意在偵邏虛實家嚴卽許其贖罪給以降約一紙聚各官弁焚香誓天曰是類初則爲倭所脅後隨導倭爲賊罪本不赦而原爲我之赤子迫於無救以至於此今愿滅已毒以全眾命決不妄肆誅戮二賊見其推誠愷切遂信悅輸心効命明日分路前進戴都閩督所部兵用降賊李十板爲鄉導由山東舖進家嚴督王如龍吳惟忠等部兵用降賊張十一爲鄉導由蘭田渡進又調張諫等兵一枝屯

金垂渡土兵參將張岳部兵一枝屯石壁嶺爲左右翼以防逸遁又令水兵都司張漢部舟師一綜直泊橫嶼外洋以俟夾攻該縣十里到張灣山僻渡深草塞更甚乃乘夜發兵開剗旣至張灣不殺一人不燬一屋而從賊奸民皆蒲伏叩首請罪家嚴曰爾今旣去盜賊而復黔黎吾則與來歸之誠開自新之路終不以一責掩其良心也眾皆感激願自効力乃縱之使入山相諭瓦解者千有餘人遂將兵盡列張灣屯住半夜祀孤魂以勸士氣三軍爲之心動氣倍激烈時倭巢橫嶼四面臨海去

戚少保年譜

卷三

十

岸十里潮來成海潮退爲泥又阻深港五渠陸兵苦跋涉且犯半路之戒舟師閣淺沙不能逼巢寇每駕小舸乘潮出入肆掠因而中建巨屋外創重城自謂陸兵決不能過港況涉泥五里氣已自竭必爲我戮卽及半渡水且至必退雖至山下自上而俯刃之將柰我何次日五鼓募食乃乘潮伏過蘭田渡又五里有歧路卽留王如龍等兵二枝據港尾軍海岸以遏漏網乃督陳大成吳惟忠陳子鑾童子明等兵帶張灣而行集諸頭目論以利害曰此往橫嶼渡彼岸潮當復長必盡滅賊而卽屯

彼山候汝不然則退無所歸矣若無此膽力則不
必往吾不忍棄若而人也眾奮激進曰不遠千里
所爲何事乃對壘而示怯乎家嚴又曰只恐力不
如心耳眾益勵乃曰果如此我當鼓之於是陣列
鴛鴦負草填泥匍匐而橫進揭於淖者幾踰尺乃
合百步一憩止齊復鼓數息而至彼岸時賊沿山
南之麓列陣以待巢中據木城而守者甚眾乃令
吳惟忠攻其巢陳子鑿童子明冲其南列之陣陳
大成沿山脚登其背自後圍之我兵明知背水皆
奮力血戰賊亦拚死拒抵王如龍在岸遙觀技獲

戚少保年譜

卷三

十一

乃縱兵往併力夾攻賊大靡我兵力拔重城巢次
悉燬時已未分及倭賊俘馘殆盡收兵還岸正申
初刻是月有八日也夫橫之潮追近大海落則不
盡長則易盈且速是日其落也涸其來也緩勝兵
回岸而水始驟長良可異矣除巢內焚燬并奔海
投溺者六百有餘舟師撈斬不計當陣生擒二十
九夷斬首三百四十八級奪獲器仗百八十有三
件釋俘係男婦八百餘人比時首功者吳惟忠等
陣亡者哨官陳文彪等十有三人簽黎所傷甚多
於是恢復諸縣治道路通行閩北雷謐家嚴初自

福甯發兵辭二道曰兵過金垂渡一喜也至雷德
無虞二喜也第三喜則事畢矣於初八日進兵初
九日可報太平戴公尤之曰公何大言如是耶至
初八日庚申果獲全捷而捷書於初九日辛酉辰
時達福甯州是日仍收屯雷德初十日壬戌召民
親屬散其俘擄先驗傷兵輕重次驗首級十一日
癸亥息兵十二日甲子親入兵廠展看傷兵皆啟
手足視之及報功請如約戴遂背盟更挾軍門之
威頗有言家嚴喟然曰予所以得士者惟信耳萬
人之信可以小利移哉雷負戴君無負大信也乃

戚少保年譜

卷三

十二

集眾部卒如初約以七十二級付金垂渡張翼之
兵而戴止合三十有九級既加數昇之不快不得
已以百二十級與之兩道欲執約不從亦因制府
故姑裁二十級以示意戴公由是深怨家嚴借檄
以歸家嚴追送二十里遇護軍王公拉之復還始
戴公志淑家嚴奉言動如著範讀新書忘寢食比
爲制府中軍甚有寵有誹家嚴於制府者公從中
解釋居多家嚴深德之相與甚歡今以公議誣私
情戴遂不免遷怒時兵士野屯斷醴味者八日汪
公還省信賞不至眾多憂色十五日丁卯王公來

縣尹不能備炊乃留幕府賞中秋集吏士數百於庭口授凱歌一唱萬和更節以鼓音響震林木三軍乃盡歡歌曰萬人一心兮太山可撼惟忠與義兮氣冲斗牛主將親我兮勝如父母干犯軍法兮身不自由號令明兮賞罰信赴水火兮敢遲留上報天子兮下救黔首殺盡倭奴兮覓個封侯又有平雷德志喜詩云孤城喜復愁還劇草合通衢雜蕪痕廢屋梁空無社燕清宵月冷有悲魂步兵涉海懸夷馘飛旆降俘散蟻屯且喜丈人在帷幄願從驢尾報君恩明日戊辰自雷德發又明日巳巳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七

至羅源庚午至連江補戰兵傷亡者以中軍兵代其缺俾各營行伍無缺器械損折者皆閱而更補之時汪公自省回乃定賞格先是中丞游公謂橫嶼倭正八九十人耳不須大眾既交鋒乃千有餘賊又福清倭寇山賊將及萬餘而仍誑謂殘倭比時江西之賞久滯不行更兼閩地山溪險惡兵氣咸阻僉欲遵制府原示回防本汎然王公閩人也以桑梓故急於南下家嚴又以汪公舊契不忍舍況汪公義烏舊父母也兵士猶戀戀有甘棠之愛乃相協獎勵多方眾士卒方一心復抵福清汪公

上書請於浙制府曰將軍戚者在浙則浙重在閩則閩重將軍固各世者顧福清之壘日益滋多寇方騰腹其間饑則糜至飽則鳥舉皆若無人終莫能制亟轉將軍之轂振牛田之危則太陽下照陰霾自爲之消耳振槁云乎哉尋胡公亦郵書至閩曰公捍浙之藩固公之在浙者足賴今東方撩閩非公不足以當之則向以功燹之屬悉籍而伍旅之者固嘗衽金革服干戈以蓄養其銳將有所投也乃今大瓠未解公獨善刀而藏之可乎曷若竭澤而漁赭山而田令鱗介羽毛皆以網罟盡焉而

戚少保年譜

卷三

八

後封京觀以表勲烈不更標奇而大愉快耶比汪書投浙胡檄至閩須計日而待也而游公催進甚急家嚴曰吁坐者之逸安知行者之苦耶祇謂橫嶼大捷勝兵何往不利而不知兵者氣也不惟却陣挫氣不可用而戰後泄氣亦不可用必再盈而用之故其用不窮而氣常勝是役也兵之戰者半未用者亦半乃集眾將已戰者氣少泄從而鼓盈之未戰者氣恐怠更抑而激之至二十九日辛巳大兵齊集福清福清之賊自壬戌奸民洪迪珍等餌釣島夷襲破永雷玄鍾等城屯據福清之烽頭

結營海口東澳大澳數處間我兵至於二十六日
山倭二寇約數萬悉移壁牛田意欲便於迎敵所
屯之巢有杞店上薛牛田西林木嶺葛塘新塘間
讀等處形如奕布勢若長蛇絡繹三十餘里且歧
路紛紛隨處得以抄襲以故合巢於此以爲蟄窟
時中丞公慮賊走石塘以塘去城東三里恐其入
長樂山也家嚴卽率兵一千出石塘示虛聲乃單
騎登大烏嶺瞭賊巢于是盡得其槩而分兵有定
畧矣

九月連破牛田等倭巢又追及林墩盡殲之登平遠
戚少保年譜 卷三

臺勒功鐫銘而還

是月壬午朔護軍王公汪公分守翁公暨主客將
領俱集於王公之署家嚴進曰諸營多不睦非敵
血不可乃率眾歃血致辭曰凡不同心勦力恃勢
爭級取財與觀望妬忌者有如此血次令各將領
亦盟誓歃血家嚴又與各營對拜於庭互加勉勵
復集大眾再拜而告之曰將者死綏之職也汝不
力我惟守成調耳決無貸眾皆奮及議分布方畧
諸公互相推讓汪公矚目家嚴曰前文做得甚佳
今不免仍煩公也家嚴乃秉筆立就呈汪公印行

據案卽散給將領分兵三路而進陳大成陳子燧

陳濠等三枝以典史黃住等督之吳良知胡良瑤
張元勳等三枝以指揮包鼎臣等督之俱統於戴
公由倉下進勦王如龍胡大受吳惟忠三枝以中
軍胡守仁等督之張諫金科葉大正等三枝以千
戶胡宗周等督之俱統於家嚴由錦屏山下進剿
施明賜童子明等二枝伏哨林木嶺以虞抄襲曹
南金督烏銃出奇當先主兵參將侯熙黎鵬舉遊
擊倪路劄守田原嶺漁溪上逕斷歸路以遏遁逃
又示各營以冲鋒蕩定爲功不尚首級懸冲鋒賞

戚少保年譜 卷三

共

銀一萬兩會日脯馳南門三軍各分奇正而麾進
次野屯時海口生民迎於道泣請卽行剿滅家嚴
慮有奸細詔之日我兵遠來須養銳待時而動非
朝暮可計也是夜二鼓銜枚馳杞店七里墜倭斷
路成塹不得渡家嚴預令兵各持薪一束填塹而
渡遇偵倭十餘人悉斬之杞巢之倭不知也乘其
熟寐潛令圍巢朱珏奮勇先登把總王如龍肩托
之升壁金科繼之入巢開門賊方驚起諸兵鼓噪
而入焚戮殆盡乃止壁錦屏會得一被俘人告賊
有悉來之謀因命幕吏陳文治卜之文治進曰信

如俘者之言其在旦之寅乎家賊乃遣哨官趙記孫廷賢等四散伏哨仍簡壯士朱珏等三百人皆善弩矢鉛火者碁布山口案伏以待并付以蒺藜等件戒之曰但聞塘報回卽下之此卽未必能禦賊賊而退此亦費收移之力少延則大兵可齊進矣至五鼓果有悍賊七百餘人騎隊在前步伍繼後銜枚疾馳乃墜伏中觸朱珏等兵鼙鼓一鳴飛鉛爭擊之家嚴聞銃聲卽趨大兵合戰賊遇疾擊刺足行稍遲我銃又進一發大兵已雲集山下賊彈死雖多而猶突至拒我家嚴親然號砲發正兵

臧少保年譜

卷三

七

把總王如龍迎敵奇兵把總胡大受亦白石塘沖出於時當先領鋒一賊披金鎧執霜刃白馬紅囊滿貫碎金揚以餌兵我兵揮金不顧首戮賊渠餘賊如秋風掃敗葉竟莫能支我兵且戰且前乘勝直搗牛田大巢賊復列眾迎敵正兵王如龍當先吳胡張兩翼佐之運斤成風連破牛田上薛聞讀等巢會倉下之兵亦至復犄角夾攻鼓譟竝進追至新塘等處賊披靡四散我兵分投追剿比陣中豎有白旗爲信凡脇從投戈伏旗下者免死任其散去於是全活者數千人倭賊焚燬無算生擒十

俘斬首六百八十有八級以百四十級分戴公奪獲器械三百六十有九釋俘擄男婦九百五十有四聽其自歸比時冲鋒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其西林木嶺賊見大巢潰敗望風喪膽與諸殘孽亡命上徑橋時叅將楊公方披襟露足適於館不意家嚴之必勝也倏而賊浪澎湃部伍驚逃會我兵逐北四十里楊公僅以身免其軍裝文檄悉爲賊資乃竊知我兵向往遂得逃逸時西林遁賊尚有數千餘眾流奔惠泉等處會日暮收壁錦屏而福清之境已平次辰先查釋俘擄男婦次省傷亡次

臧少保年譜

卷三

九

驗功級乃命金鼓導引前列倭器倭首繼以大隊大鳴金鼓凱旋入城中丞公率兩司郊迎抵武場列倭器陳功級游公親詣行賞時旗彩蔽空士民迎賀曰數年盤結之寇一朝盡掃微將軍幾無閩何啻白骨而重肉之因命丹青求像肖立祠祀家嚴遜曰上有制府持衡中有護軍調度下之餽濟有有司當鋒有士卒予承乏其間因人而已請君勿德予而傷士卒心予世叅之臣卽有微勞尚不足以答國恩又何功之可言況風塵穢質向非本來面目且安敢當祀厚賞其丹青而遣之時戴公

挾制府中軍寵力求還家嚴度不可留遂聽其去乃駐福清候偵比邏得賊情遁至泉州惠安縣南輞地方野無所掠乏食且山川平易失其險阻從賊又多福清之黨不願遠出於是眾賊議料客兵必不能久留乃轉據莆城南二十里林墩爲巢四面阻河通接海港列柵自守賊將脇從盡散爲偵邏在巢尚有四千餘眾盡係黠倭十二日癸亥聞報自福清疾馳七十里宿烽頭江口去賊三十里而壁是日行上徑橋過漁溪公館家嚴因追計當日主兵三將共計部伍六千人守一奔路敗賊諫必無失故以予主兵錦屏倉下一路設知主兵不足恃分兵五百人據其橋全功收矣豈俟再舉哉惜地利未諳乃致毫髮千里也因料賊聞大兵南下恐北突閩海橋復入內地遂分把總張諫葉大正金科曹南金等兵一千六百人以中軍王輔百戶張元勳等佐之留烽頭限十三日到涵頭十四日五鼓暗堵閩海橋聞戰鼓即前進夾攻乃親督把總吳惟忠胡大受陳大成陳子鑾王如龍童子明等兵於十三日甲子早發驟見火起甚急遂偃息旗鼓潛由囊山寺問道抵莆城時吏士憚勞將

欲寢息城外家嚴計賊偵甚廣入城則彼不疑野屯則機泄矣會申時齊至武場將整隊入城適分守翁公迎於場亦以客兵遠援不敢促言師期但微露其意曰老將軍作何處分家嚴曰殲窮寇與方張者不同方張者勢眾能分襲須正正之旗以臨之使其狡不得逞傷弓之鳥遲則揚矣追逐之勢自殊所謂拙速所謂迅雷正今日之謂也比入城日已暮凡夫馬所須毫無所干期以翌辰辦用候兵士歇民家乃從容宴謁故示休息不進之狀其向往端倪雖左右亦莫之測也夜半傳鈴一過兵皆單食再過則潛集東市乘月銜枚出陽城青浦行十五里至西洪時月猶在天乃暗令坐待月落再行五里乘暗逼巢東方既白賊始覺盡集精黠列大隊據小橋不意我兵爲嚮導所誤緣嚮導皆與賊通也特留黃石大道爲賊生路引我兵由西洪小路以入西洪一帶至巢淤渠四週溪水潑迥止有小橋品列我兵渡越河津跋涉溝塹魚貫而至兵無戰地力無所施賊已斷其橋梁疊石縱橫惟單身可渡時前哨官周能已戰沒首隊三十四人次隊金福等兵亦喪其半血戰踰時三劫三

進乃勛力涉水而登會張諫等兵聞鼓聲自甯海橋擊其背賊遂挫退入巢復有餘賊遮陣後後隊數百人皆卻家嚴據路口曰爾等可逃吾將焉往必死戰以敗之遂手刃退縮哨長劉武十四人以徇部曲股慄還而奮激賊莫能支其巢空壁逼水岸狹巷委曲長刀不能舉兵各短刀巷戰賊蹂躪落水漂溺者千餘徒又追向黃石十五里直抵窰堦從賊漫山四散獨遺真倭進入人家窰竈之場屋皆瓦集無棟梁可焚我兵登屋揭瓦先以草木然入賊猶撲救次以火藥傾焚藥發倭亂乘勢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三

殺入盡行殲滅生擒黠賊一十有三俘獲賊婦亦十有三人斬首九百六十級焚溺數千餘徒釋救俘係千戶一員生員五名男婦二千一百一十有四人奪回永甯衛所印五顆比時陣亡哨官周能等六十有九人當搜巢時婦人爭喊巢之床笥有匪賊家嚴因督親兵搜獲之共脇從之妻雙手挽其衣家嚴麾其左腕則右手牽之麾其右腕復以左手牽之不勝難別狀何其愚也如此是日出兵人鮮有覺者及捷至而後知之日午收兵入城金鼓前導次生人次首功次兵士肅隊家嚴戎服繼

其後士夫郊迎十里接於熙甯橋旗彩花幣填衢家嚴辭曰士卒受傷予何忍受賀將旗幣先送入行館仍肅隊而行小民挾老攜幼快睹威顏者道路充塞既入市浙米而炊掃榻以款士卒如大賓貴客時兩道翁公時器萬公民英率諸士大夫相勞曰天厭閩久矣將軍至乃始有闕此不世之伐也家嚴避席曰制府奉明詔僕受閩外命乃今有尺寸功上者朝廷次者制府次者諸大夫之烈僕也何有於是登平遠臺修飲至禮諸公曰古人以功顯務旌其伐銘諸名山將軍功高不伐不可以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三

無述也汪公乃撰勒功銘鐫石於平遠臺次日卽於大寺驗傷兵分別等第并陣亡請恤者卽同道往林墩祭陣亡兵士家嚴焚香痛哭建醮行香素服不受賀適有士夫以軸交見贈者辭去金鼓盆酒素袍再拜而受之又次日散傷亡賑恤有親屬者面付無者收候間有重傷不能自領者親臨床笥付之時泉惠有山寇三千餘人王公欲乘勝兵而下時三捷大勝氣泄念盈且寒未授衣閩賞不信家嚴已知士心不從比入場聚譁不成節制諭之百方徒面從耳乃將尤者散其二營止留一

營操陣成軍而還次早稱病召總哨官日於寢慰責之曰予今日病矣若等從我數年屢歷戰功皆收全捷俱可自將即日論功大者腰金小者亦千戶侯今予將告老爾等可自主張或南行或凱歸從其便遂將糧單火牌傳各總曰此長途食力之勞持此便於徑發茲後再勿叩吾門矣眾皆跪哭不已家嚴曰必欲予出爾等當思所以誤我者必以太阿還我不然我不能為若帥矣眾復不起家嚴又曰可出聚眾議之眾含淚而出晚監軍王公帶官目并倡逆告歸隊長逮不遜言之兵至家嚴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三

欲置之法王公山救之於是官日復加懷畏而驕氣少戢然南行之令亦不可再下矣次日盡刷病傷陣亡勞賞未及之人遍出已資補給之會制府檄至掣兵還途決意北發矣是月兵部具題為飛報捷音事該福建都御史游震得題報原破福安雷德二縣倭賊八月初八日浙江台金嚴參將戚某破巢剿盡竊照參將戚某忠惟許國勇可冠軍紆籌策而允合於機宜冒矢石而深入於險阻兵無妄殺動有成功庶幾節制之師倭賊兩破縣城結巢橫嶼為患已久今浙兵進剿巢穴盡平縣治

克復奏內效勞人員委當錄敘以勸其功云

冬十月轉牛田再敗新倭遂自閩省班師

是月壬子朔自興化班師次日癸丑宿漁溪民舍民告家嚴歷年受兵之苦曰賊先穴牛田時都府命三戎兵截玻璃嶺雙髻山等處而截內居民悉圍牢於中賊來則盡戮之以飾罪邀功慘更甚於倭矣至初三日甲寅入福清家嚴感疾嗽乃謝客養病於署是日遣使取行李于長樂令縣備馬扶瘠瘵士卒入省病者數百人乃三撥遞送之初五日丙辰福清東營地方報新到夷舟一艘約三百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三

餘倭登屯葛塘去縣二十里是時分巡與邑令俱赴省邑倅陳永力請剿之乃夜集官目撫諭申合再三一軍皆奮厥明先發陳大成陳子鑾等二枝出西門據上巡橋設伏漁溪以遏遁次以吳惟忠童子明將正軍金科葉大正為右奇以王如龍胡大受為左奇張諫曹南金為殿後而親督啟行陳公進曰將軍且病賊少亦易了不必親往家嚴曰兵士久戰思歸病傷甚眾視厥初不逮非親往不可行方十里又報續到倭舟一艘約三百人已寇牛田去兵甚邇初途遇逸俘云倭有海兇聯金之

甲銅鑿淬鐵之堅神臂剪矢之利中國之技弗能當也既至牛田對陣其刀鎗甲冑果極精銳鮮明從所未見且勇悍善戰又出異常牛田巷狹而賊結隊其中惟忠督眾殺入賊即併力沖出勁不可支正兵俱北家嚴陣後大呼曰大敵盡殲微孽乃爾怯耶吾即馳馬斬其頭目眾慄復進右奇張諫等兵遂自脇兜擊於前左奇王如龍等兵亦由海塗兜襲於後正兵轉身合圍賊乃靡入巷登屋拋瓦據壘自守惟忠逼入賊巢冒石忍痛而不移大兵一擁齊入凡出戰者盡殲于巷中集骸數尺蔽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三

匿巢中者縱火焚燬殆盡計擒斬共一百五十有奇此時當鋒首功者王如龍等陣亡者傅昂等二十人奪獲兵刃甲仗符呪等物二百九十有七乃執訊羣醜情實具稱酋首海上雙劍潭也久掠悍賊係是舊倭招來覬覦省會約舟二十艘賊徒萬餘人惟雙劍潭與楊松泉二舟親率鸞悍先登以待後踪深入倭骸內搜出舊倭家書將及千封其著名賊首雙劍潭沙官我表孟哥十六之子俱殲於是陣葛塘倭聞牛田礮鼓聲徑奔上逕橋伏兵齊起敗其前鋒迨及橋中兩窄相抵眾不可施賊

雖蹂躪漂溺甚多我兵方回賊遂斷橋自守止斬首一十二級陣亡哨長石清等兩人即斬馘不多而賊銳氣盡奪矣是夜收兵入城前隊露立時福民共悅私餉而款歇之兵不敢食亦不敢入皆曰將軍毋令我擾民雖疲餒實所甘心也初七日戊午親督六總大兵由裏路夾剿中途聞報之賊乘潮夜遁窮追絕跡而反仰見白氣如帚勾曲南向家嚴曰此異雲也當有變復收兵入城倏報東營又登賊一千夜又報登賊二千餘矣初八日已未分巡公來自省士卒以無寒衣為辭中丞飛檄汪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三

公給之家嚴曰士卒歸心已動雖與之錦繡亦不能挽今大寇在外正宜節浮以須後舉不如已之便乃議汰其病怯者先發入省以慰其歸心留健兒編伍以圖一戰及下令止得三千人初九日庚申方定初十日辛酉入場闖之士氣復振十一日通報前後登賊共約五千餘賊每到必詢諸俘者曰舊商何在曰已被戚公盡殄滅矣賊怒而腰斷之又數詢如初再問新商何在曰雙劍潭輩亦悉戮剿無遺賊大駭愕吐舌曰戚虎兵亦至此耶隨詢以見在何處與兵之眾寡曰見在福清眾二萬

戚公今病病痊且來賊曰我等不敢犯浙矣何又來萬里外殺我也於是長樂三次登賊亦千餘皆潛由山徑南遁合夥不戮一人不焚一屋十二日癸亥賊屯綿亭以伺動靜家嚴振新隊出崙頭日中遇逸俘數人各持一小旗問之乃賊擄其室家縱歸取贖金者于是將眾縛之獨留一聰俐者使觀兵至中隊未盡而急釋縛者曰明早進大兵玉石俱焚汝子分應死有一縱歸者哀告曰予陳中丞之姻親以貧無措至此家嚴隨應曰我與陳公契今與汝三金速往贖之遲則無及更益以銀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三

牌一面令回仍移營而宿遂發兩哨官部鳥銃刀手各百人五鼓逼賊壘以張疑乘亂則擊而縱回者各夜入賊壁贖子因不足又搜身得銀牌賊疑欲兵之以實吐賊遂將銀牌遍閱諸巢約來辰遁去五鼓我疑兵舉銃賊驚將擊之會上逕遁賊復回恐夾攻失利乃促疑兵避匿而遁賊入綿亭合夥云遁兵在後甚銳乃俱南竄時汪公備福雷正其所守地也已又報長樂泰子小子牛田後營等處各有賊舟三四艘不知其數皆登岸由宏路南馳時因眾寡不敵老壯殊勢查其部伍間有逸去

者遂全師入城汪公操壺漿逆家嚴於西樓坐覘烽火欲再鼓疲兵而兵士城中輒晝驚知不可強公憂形於色乃謂家嚴計將安出家嚴曰是役匝月四捷轉戰千里部中士馬不逾六千傷困與水土病疫居半蓋筋力竭矣今倭舟紛至數十艘生賊且盈萬皆未試之鋒也驅疲兵以當新寇無異驅羣羊以搏猛虎予查定軍情銳氣已奪設得生兵數千可一鼓而滅機會莫此便者惜兵力不振當強弩之末亦甚恥其不克終也予入浙七年教練烏傷庶幾有勇知方爲今之計惟回浙請兵來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三

春再舉公但堅壁清野以待之公有難色家嚴曰制府胡公乃公鄉之先達又素重公才況公又烏傷舊尹甘棠之遺愛未衰公誠力任八閩之艱親復乞師於胡公公必無難予以茲有眾遞進爲頭日今各募其親識之健者合二萬人舉八閩山海之寇數月可平無已則萬人亦足蕩定也當速旋師以慰歸士之心以繫願來之念其不惜死願從公而殉國矣汪公是其言三酬而三拜之家嚴於是出寶劍二分佩之共勵澄清之志家嚴昔於浙海鐵倭督師舟行曉見赤氣冲天因得異鐵冶爲

二劍一以自佩一以贈汪公嗣後三合其劍而追憶故劍寄有寶劍篇焉是月十五日汪公兼程赴省會兩院為再舉之議次日家嚴乃趨裝班師其父老子弟遮道泣留家嚴撫之曰無恐予不久當復來僉曰寬我也令尹曹公應元復慰之曰公仁人也三吳兩浙既蒙捍庇獨忍閩之危難耶行將更休貌虎而終惠我閩豈給若哉乃奪路而行是日宿山前夜遇新參戎畢公會為家嚴屬吏素重其義頗有死綏之懷而輕利鈍猶故部伍僅二百支用不給家嚴出所攜資百金并解名駿贈之曰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三

若如大著功名金馬當取之儻徒以裘革為得意予不取也歛歛而別次日入閩省至南臺士子逆於郊鄉大夫逆於郭三司設筵逆於館文詞繡軸筐篚壺漿紛紜道左皆懇詞攀留曰不敢復以摧陷煩將軍幸休養以示鎮壓家嚴曰舊寇方平新寇復至非大創不可而草草聽其自歸閩難曷已寇勢既不得輕敵而兵心又不得強留如不聽其歸儻有他變未可知也即不然強之而一戰失利閩事去矣況制府之命止為留德役福清之戰皆約外事也且春防信地將誰誘咎今須汪公同往

懇祈於制府釋春防之責請兵請餉而西乃長策也是時已先盟南明公相矢任難士大夫皆未之知雖同寅輩亦疑其懼畏奉身而退耳惟巡海周洞巖公守延津時見家嚴與南明公往來箋札彼一人獨識之而已

中丞游公題為浙兵遠援福建蕩平倭巢收復縣治捷音疏稱家嚴云荷戈問學法古論兵待士恩威孚洽真猶臂指之相承行軍紀律嚴明克慰雲霓之屬望智勇兼資既足以折衝禦侮忠貞自許尤足以立懦廉頑豈當今武弁之優實前古英流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三

之亞

十一月師還浙江倭間陷興化壽甯政和等郡縣是月辛巳朔發自茅原次婺州汪公亦次建甯聞胡公以人言被逮汪公馳書示家嚴畧云胡公往矣恐不得盡如所期顧烏忍坐視八閩赤子之荼毒乎浙之行義不可止家嚴捧汪公箋灑泣振袂曰南明公不忍負閩赤子予獨可負知已乎遂自西興復入武林汪公亦至時新中丞趙公炳然方滌篆適璽書革兼制於是有閩浙之分汪公與家嚴以募兵為請而僉憲趙公為之曲處乃准招募

鳥傷兵萬人比時倭之南遁者初猶潛伏不敢肆及知家嚴班師私慶曰戚老虎去吾又何懼乃以一枝由上路陷福甯政和兩縣山賊乘之跳梁延建間又以一枝悉精銳六千由中路直薄興化城困逼三旬時都督劉公屯兵江口橋迎仙寨逗留不進島夷令土賊偽飾良民求援於劉劉以兵寡之故直示之需募足乃進賊遂得知虛實及召募之令出賊以漳泉變夷者雜新募中而劉不察乃發之守興化因爲內應劉又遣八卒背繡天兵字大城會議爲賊所得殺之而以從賊二十人粧劉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三

兵齋移文馳城下求登埤且詭言大兵夜約秋營宜急刁斗靜俟之守者誤聽而解嚴夜四鼓賊僞名天兵者殺守埤卒賊眾自西門四鋪布梯登城乘風縱火廬室盡焚署印同知奚世亮死之翁分守李別駕畢叅戎皆越城走殺孝廉數十甲第十有七人彳士三百五十有六婦女義不辱而罵賊以死者不勝紀民貲庫藏搜括無遺四野一空八閩俱震是歲朔夜城門鎖泣流血如注又先張少卿康壺子夢天上墮一火輪中裂而出石碣云我是天兵放火殺人毀土紀滅土城重熙歲見太平

數年前鬼神已預泄其機矣又諺云莆城如舟壺山如舵人滿市衢其城必破近因林墩倭難鄉民爭入城避賊雖僻巷無咫尺之隙事皆前定如此十二月詔陞分守台溫福興福甯中路等處副總兵乃條上議處兵馬錢糧疏

是月閩中丞游公題云福興舊倭旣平新倭亦破戚某首挫鋒銳非得節制重兵未敢遽言蕩平福甯又與溫處接壤宜設副總兵分守其地乞將戚某加陞副總兵以爲閩浙之保障浙中丞趙公炳然直指李公邦珍俱題稱家嚴謀勇兼優忠誠不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三

二御兵有紀隨戰獲功乃考其議論錚錚之義膽桓桓之壯氣而又井井之韜畧固一時之選兩浙之臂乞留台州策應兩省於是分守溫處福甯福興中路等處副總兵之命勅駐福甯州兼統水寨參遊以下俱聽節制家嚴因上疏議處兵馬錢糧其畧云臣所以歷年屢捷建功三省者皆士卒服習所致自今以往士愈習知臣意臣亦愈識士情凡所施行日益安妥今蒙前命欲臣帶素練舊兵以往則四十一年閩功因總督去任功賞不行軍信久失兼有分境之命徵調更以不便況前兵

俱係故家大族卽調亦難久留若臣單身赴任則閩中素無一兵必待教練有成非三年不堪試用方今大寇在前勢如然眉豈容一日有緩矧禦侮之策不過足食足兵比年以來其在編民絕無干擾且動稱激變況欲徵民稅以養兵其在兵伍稍嚴紀律卽甘犯不馴況欲盡軍法以從事今處閩之策須聚素練之精兵新舊相兼務足二萬先量處未踐功賞三分之一仍備糧餉器械以十萬數乃加編齊訓一之功將大寇蕩平庶海寇知懼而滅其再犯之勢山寇斂跡而杜其作亂之源然後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三

漸開征斂以儲養兵之蓄未爲晚也俟臣漸練土著有效然後撤浙境之兵安攘之大計莫踰於此伏望命下部議臣素練之兵毋離其將閩省空匱作何處辦庶有裨益焉耳一請兵二萬者臣先援閩率兵六千人自温州入興化將二千里山深瘴重步涉勞瘁不服水土沿途病者已千人今以二萬計之甫到彼而病者姑約二千孤身客地每病兵留一壯兵調理計虛二千人臨陣每十人留一人守軍裝一人炊爨共約又虛三千人由是計之則二萬之衆未交鋒而已虛六七千矣及旣交鋒

止得萬有二千此臣已試之明驗缺一不可也一倭器精利輕生善鬪中國之兵信非敵手然臣每向輒勝者蓋臣以節制當其利器以外番當其勇悍今興化島寇將及萬餘且山寇蜂起亦以萬計臣卽以二萬兵除病者守者炊者外僅萬有二千人況客兵不諳地利倭寇慣能分伏必將抄伏之路一一安堵俱不使出臣之毅以爲臣襲方可進戰以一枝爲正卽得二三枝爲奇又閩兵語言與倭無異多爲賊應而浙兵難與合營此臣所以必請兵二萬也一臣所以請素練者蓋因閩事急如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三

然眉無暇熟練今素練之兵見有五千每人聽其閒帶子姓生兵一名卽可立得一萬新舊相閒月日之間俱爲有制之兵如盡募生兵五千非二年教練無成是浙兵卽閩兵矣臣亦無所施其救急之策也一臣所以計費十萬者因用舊兵同往須無失望如去歲援閩援江西身經數戰斬首三千官兵在行間者日夜望一介之命今尚未蒙勘覆況浙江原認福建功賞八萬兩旋以總督被逮已解中途而撤還士心甯無失望乎且兵士俱係名門大族各有身家之累今遠戍福建必優恤安家

以二萬兵計之共得六萬兩再量給舊功又約四萬兩所以請十萬之數也今閩倭寇往來無時登犯莫測防禦之兵必二萬預備之糧須兩年而閩上無庫藏下乏徵輸倉忙空匱之際將士能枵腹以執銳乎此勢之必不能者也一伏觀祖宗建設以將領司統馭藩牧司軍餉憲臣司糾察撫臣兵備專司調度一代之制誠爲盡善但職業既分而協恭者少兵戎以鼓舞爲先臣不過司統馭之職而於兵食餽餉鼓舞之具不能兼運況臨敵機宜在於須臾而有司乖和兵氣所繫至調度之官處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三

臣輕重又有司觀望所在也臣連年歷收微效者乃總督信任之專假以便宜而弗遙制其機以故有司信從協心共濟兵民合一之所致也今閩浙各設提督而兩省事權已分其運籌大臣既已各司一方面而臣以武弁職在身先士卒乃兼任兩省欲臣之無掣肘難矣況兵出於浙而遠事於閩豈爲長久之便伏望皇上憐將權之日輕機宜之掣肘兵食之不相爲謀勅下廷議亦如往年浙直事例使浙閩兵食事體處處歸一毋使顧此失彼因遠遺近方能犄角成功不致延蔓貽害地方臣等

幸甚

是月閩中丞游震得題爲委重良將以責成效疏部覆安攘長計兵食爲先所據選募義烏民兵命戚繼光與同副使汪道昆親詣義烏地方作速選募限來年春汛監督赴閩星馳策應務要詳謀定議應變隨機滅此狂寇而後朝食其募軍銀兩卽移咨游震得與浙江巡撫趙炳然查照原議徑自給發次年三月覆前疏又云查得請兵二萬并請素練之兵而兵糧事務議處歸一賞賚舊兵無失信義均非漫言殊爲有見今經選義烏兵已萬有

戚少保年譜

卷三

三

餘人其安家器械俱如數處給況福建見有胡守仁等兵二千人而廣西狼兵江西勁兵計亦次到皆可調用本部比已發銀二十萬兩似已足用備行閩廣總督張臬會同巡撫譚綸巡按李邦珍將奏內功級查實卽便從重給賞其浙江原認功賞銀兩卽移咨巡撫作速補解

戚少保年譜者編卷之三終

戚少保年譜卷之四

關廟神國彙纂

緹嗣昌國集錄

廩嗣報國詳訂

庠嗣興國叅較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家嚴三十六歲
春正月再奉詔命援閩

時閩寇復亟襲陷羣邑御史李邦珍題奏調兵往
援上申命家嚴統督所募募兵馳閩建功以副委
任閩中丞游公待罪行間仍簡二華譚公于墨縑

戚少保年譜 卷四

奪情撫閩同往視師倭已據興化兩月而諸兵
屢北總戎劉公顯俞公大猷各尾賊距壘五十里
莫敢逼視惟相戒以待戚兵倭每詢人曰戚虎何
時來耶會賊中有傳戚兵來者賊于二十九日戊
申棄興化去路經崎頭民堡遂陷之又陷平海衛
城據之北路倭因而合夥于是泊船據海觀望虛
實以訂歸計劉俞二公亦移屯五侯山時撫賊許
朝光擁舟師于海洋雖陽為阻截實陰助之
二月如義烏募兵
是月家嚴奉詔命入義烏募兵凡十六日而竣得

壯士萬餘人本兵楊公溥齎箋牘促進兵畧云朝
廷用將軍知遇不輕即領義烏兵速赴福建錢糧
呈請浙江撫院暫處給部已發銀三十萬兩遞送
福建矣只憂兵不必憂食也

三月兵入閩境抵建陽土寇當轍夜抵小湖盡滅之
是月初二日庚辰同汪公發烏傷誓眾入閩郡邑
士大夫共餞于郊師行將盡竟莫省主帥何在或
曰雜偏裨去矣每過地方必詢賢者式廬而叩其
蘊焉十七日乙未入閩境至浦城二十二日庚子
抵建陽之陳埠先二日有山賊千餘突至水吉聞

戚少保年譜 卷四

大兵入境退避小湖鄉民遮道求勦家嚴曰吾奉
命殲倭此非予責賊聞之喜遂不為備時南明公
先一舍行壁水吉迎謂家嚴曰茲蠢寇當轍必殪
之而後哺食何如家嚴曰此不急擊將謂大兵不
遑他問益成燎原之勢若再議進兵則糗糧騎從
為費既煩而道路馳驅為勞亦倍矣暨日暮密與
汪公分軍夾擊之汪公統王如龍等三枝由戚公
店進家嚴統把總趙記等三枝由水吉進兵士皆
穿莽涉水夜抵小湖賊退壁民房拒截巷口我兵
冲入合圍復攻以火焚燬甚眾生擒二十有三俘

斬獲三百一十有二級餘孽冒火奔匿山林者鬚髮盡燎次日悉爲鄉民所縛無一漏網比時冲鋒首功丁茂等陣亡則朱筠三人已耳當烏傷初發時首遣胡守仁等兵六枝先行既至福省中丞游公遽促守仁進戰以未奉將令不聽命馳報于家嚴乃上書解之曰守仁等兵先期而發方命于公非抗違也嘗讀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又曰不知三軍之不可進而與之進是謂靡軍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又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又曰器械不利卒不服習以其卒予敵也本職叨司

戚少保年譜

卷四

三

將領統兵有年茲者選募而來知已頗真卽今舊寇在平海者萬餘新寇在連江福清者亦不下數千而在閩兵將雖有俞總戎新收漳賊六千以無節制而不能交刃劉總戎所部屢戰屢挫所恃爲一方性命以捍禦巨寇者惟此新募南兵爲遠近內外之孤注耳今掣能將之肘不知其不可進而強之進且利器未頒尙未服習敵情士氣如處暗室乃欲以二千兵而禦新寇眾寡之不敵也明矣況跋涉千里士卒虺頽且勞逸之不相侔又不止百里趨利之戒也犯兵忌而希成功其曷能濟且

守仁等兵係萬眾之前鋒倖而獲捷亦不免于損傷使大眾失前鋒之恃或稍有挫折則敵愾之氣奪而萬人爲之解體且山寇視其成敗以爲叛服倭賊視其成敗以爲聚散兩浙視此爲神氣之壯弱八閩視此爲萬姓之存亡千係國事良匪輕鮮推原其故夷寇聚劫日久凡在官司左右不無奸細促之速戰又用以寡擊多實爲中彼內應之謀失此不言唾膺將何及也游公雖允罷孤兵先入之議而心中已有物矣

戚少保年譜

卷四

四

夏四月大捷於許家村克復興化平海崎頭郡衛城堡
是月初八日乙卯抵閩省比士卒新至方望中丞醜賞賈勇前驅游公乃反苛論家嚴時俞劉二公部伍萬計共壘截寇中丞急督戰會有歐陽將之失家嚴因上書大略請集兵持滿而發言甚切汪公是之中丞公不悅因論別將有徘徊之句遂借家嚴翱翔爲對夫賊陷郡縣諸城堡皆上冬春前事家嚴尙在浙也新兵隨募隨發未閑軍政幸於道途間寓訓練耳豈知良工苦心哉時中丞公猶汲汲議禮直指公劄以辛苦相勞若將有言而不

能盡者幸覲馬鍾陽公公寒溫外卽問何以見劉君家嚴曰數千里赴義在舒閩急圖萬一涓埃之報卽折節何愛耶鍾陽慨然爲問曰公言及此可謂全閩之福矣直指聞之喜動顏色及十一日戊午新中丞譚公至建甯犒士督發卽委汪公監軍十三日庚申抵福清賊聞戚公至強半下舟賂許朝光縱路歸國止留精點三千移巢渚林遙南許家村據險結巢又公劄赤崎山下聯絡爲犄角之勢家嚴乃揭請譚公畧云本職今已馳至福清必本部院親臨方趨平海合營緣二總兵在彼職兵

戚少保年譜

卷四

五

一到彼必趨戰抗之則非體聽之則掣肘進止不一散亂無紀三家之兵旣雜則互推之隙可乘萬一少挫全師奪氣大事去矣卽或倖勝而利之所在爭級競財棄賊而自鬪者有之必候本部院親集三營將士插血立盟分定道路約以機宜進有後先專責冲鋒懸以重賞爭級搶財者立以重禁斯可以萬全而無害也十七日甲子大兵趨烽頭十八日乙丑過黃石十九日丙寅抵東停家嚴微服往覘賊壘還謁俞劄二公二十日丁卯新中丞譚公偕汪公同詣渚林會集三大營部署機宜家

嚴進曰俞劄二君拒賊數月今一旦取而有之彼何以堪願請身當中哨劄俞犄角功賞共之不敢顯譚公卽親論二公以家嚴部爲中哨冲鋒懸示賞銀二萬兩二公所部分左右哨爲犄角之勢議以冲鋒爲最首級弗尙也定以二十一日戊辰進勦甫及四鼓以守仁前倡家嚴督後兵分三路銜枚而進及五黨山側嶺月猶明台坐待月落乃乘味爽直薄賊所隨有賊二千前鋒百餘悉乘馬併力冲突我兵環山飛炬擁隊鏢鉛馬驚賊潰步倭短刃相接鏖戰踰時羣醜股慄愕然拊心曰戚虎

戚少保年譜

卷四

六

今果來耶大敗披靡有跪伏乞死者徑追至許家大巢四面合圍血戰乃因風縱火須臾巢穴盡掃積尸充雷難以數計時日方已曷克收全捷計擒斬共二千四百五十一級奪獲夷器三千九百六十一件印信一十五顆盡還興平之俘釋男婦三千餘人凡婦女之裸體跣足者俱給衣布而遣之其屬名門者更加隸護送所獲財物盡賞士卒絲毫不取比時衝鋒者婁子和等陣亡者金漁等一十六人其亡命餘孽次日發中軍總哨胡守仁等兵分伏要路追勦擒斬一百七十一級當事者欣

然勞功家嚴獨愀然有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之感
次日凱旋入郡掃腥穢飾屏宇招撫流移安厝民
祉芾陽之民乃得再見天日矣二十七日班師入
福清路徑林墩之墟屋宇復清田圃如故盡老幼
捧茶果擁獻馬前且拜且歌曰生我兮父母長我
兮疆土生我不辰兮疆土多故奠我再生兮維戚
元輔於皇元輔兮允文允武繫我今日兮漢儀復
睹

都御史譚公捷疏略云臣惟蠢爾倭奴突如內犯
襲我郡衛辱我冠裳虔劉我人民占據我城池流

戚少保年譜

卷四

七

毒已經數月被害奚啻一方今乃仰仗皇上聖武
廣運廟謨密固文武同心將士用命遂使莫敢誰
何之寇不崇朝而授首既陷被據之城以一鼓而
克復全閩安堵萬姓騰歡是皆威某之功云云

五月連捷馬鼻肖石嶺等處克復政和壽甯二邑

初政和壽甯倭支黨四百餘眾合船自甯德開洋
因風逆食少復由福甯之高羅登岸至甯德龜山
寺山羅源連江突至北嶺欲投平海合船及聞平
海已定遂退連江之馬鼻初二日家嚴督軍襲之
賊聞大軍將至艤舟十二艘擬乘潮開遁馬鼻去

縣六十里重山疊嶺懸海孤嶼間止一徑可通羅
源乃于次日預發義總王如龍等三枝趨羅源以
遏北遁親督大兵涉重山攀壁嶺時暑氣炎蒸登
危觸熱兵士疲勞劇甚比抵沙街正際潮長恐賊
乘潮驚遁姑休兵秣馬候之會偵謀義總孫廷賢
等還報巢有二路可入乃發胡守仁等三枝爲奇
兵竊由左路緣山而進陳祿等三枝爲正兵明由
右路沖鋒而進候至日晡潮涸然後申令進兵鼓
隊長驅賊見右路兵至先遣黥賊一枝乘暗趨左
路欲抄截右哨之後不知適與兵之左路者相當

戚少保年譜

卷四

八

胡守仁率眾短刃相擊賊敗回巢我兵右路齊至
并力夾攻倭皆熟諳鎗法亦知死地于是四出血
戰我兵殊死奮擊乃大敗之賊遂退據高山矢石
並下我兵仰追履險如坦一擁而登斬敵將半西
日漸沉餘賊奔海投船已先分遣義總傅應嘉率
舟師從五虎門入焚燬殆盡賊計促併入海塗陷
泥淖中因而窺身避匿夜不及剗分兵劄守水次
夜半潮湧漂溺無算計擒斬共一百五十七夷救
俘係男婦二百有三人奪獲夷器一百九十有奇
比時沖鋒者陳祿等陣亡者陳遠等數人而已都

御史譚公捷疏云官兵自平海大捷以來勇氣百倍至于舟師最為廢弛亦各感奮兵興敵愾之心各處新舊倭寇不旬日次第報平遠近懽騰地方
[圖]謐時亡命匿山潛奔漏網者百餘徒欲仍復回政和覓山賊合夥初九日丙戌屯龜山寺家嚴差義總孫廷賢錢助禮等裹糧督兵偵尾賊後初十日丁亥卜易得澤山咸卦百戶陳文治占以壬寅日申時賊來就我當泰太平之捷蓋以日當亥水土爻與火鬼併發是旌旗發動而子孫且直日又火絕于亥此乃必捷之兆但時屬鬼旺之令且生

戚少保年譜 卷四

九

于化爻當匿于深山未能即滅至壬寅日鬼化乾地與四爻亥水子孫相逢化爻元辰俱絕于寅是日申時賊當就我而俛首伏誅矣據丁亥去壬寅尚有十六日家嚴未信有頃偵報賊懼兵威隨剽隨遁潛林伏莽朝東暮西浪跡遊魂倏忽不定家嚴恐其內流日深乃集論士卒而鼓舞之於二十日丁酉發自羅源露宿[圖]德而偵報賊在閩坑乃行[圖]德尹林公應芳督東洋鄉兵并龜山寺僧民各以家嚴旌旗張疑堵截泰順之路又令義總樂垣屯截福安比因山險難以用眾隨通管合選精

銳三千以百戶哨官張元勳丁茂童子明等屯截龜村義總趙記等屯截霍童以王如龍等兵隨中軍進剿二十三日庚子即[圖]德拔師由僻山曲徑以進沿途皆懸崖峻嶺匪樹盤枝與馬不通家嚴親歷跋涉足被棘刺亦所不顧次日辛丑抵銅銃渡又報賊遁梅山去我兵益遠是夜遣人密諭孫廷賢我兵已議次早進發須於龜山等處合原行設疑僧民鼓噪驚賊南趨否則益以北下尾追無及若過宵石將近尤溪一與山賊合黨兵日勞而賊日熾矣廷賢如令二十五日壬寅晨賊果驚奔

戚少保年譜 卷四

十

南下哨官鍾三九從便徑飛報家嚴即令王如龍陳濠等偃旗疾趨霍童賊已超宵石嶺矣其嶺形勢崔巍崎嶇萬狀賊屯嶺頂謝姓大家自謂絕險無虞刳牲饗金為夜遁計是日申末王如龍所部由茂林中正路而上陳文澄所部由左路而上陳京所部由右路而上皆依茅攝形賊不之覺四面合圍乃于屋後舉銃而喊噪齊震賊亦喊出前門迎敵如龍等率眾死鬪數合燭其後屋風狂焰烈賊奮勇潰圍我兵徐受八等登屋礮瓦奮力夾攻大兵乘勢擁入斬首一百有八級餘孽四十餘人

悉投火自焚其日正壬寅也比時首功者徐壽等陣亡者陳忠孫等數人而已會夜晦路險諸兵草檟遲明乃凱旋是役三捷興平之徒和圍之黨俱無生還除鄉兵標兵斬馘數百外通共水陸擒斬山倭二寇一千六百八十有九級焚溺萬計奪獲器仗共四千有奇印信一十五顆釋救俘係男婦三千有奇恢復一府二縣三衛而八閩底圍矣海口童謠曰戚我爺戚我爺爺未來兮民咨嗟爺既來兮兇妖蕩盡草木生芽欲報之德昊天無涯願爺孫子繩繩兮為公為侯永定國家

戚少保年譜

卷四

十一

六月兩臺題敘閩功進都督僉事尋陞都督同知廢子正千戶賜白金文綺有差

是月閩直指李公邦珍題敘上年橫嶼四捷功次疏略云智兼萬敵勇冠三軍秋毫無犯士卒爭獻以壺漿奮勇先登倭奴遙聞而號泣揮戈四出收捷萬全誠為曠世之奇勳無忝明時之良將所宜超格陞賞者也疏上詔陞署都督僉事仍賞銀三十兩

閩中丞譚公題敘興化平海大捷功次疏畧云勦躬盡瘁用兵如神馭眾而分數愈明取勝而機事

益密批亢擣虛彼醜畏之如虎除兇雪恥斯民望之如雲全師奏凱兵不留行一戰成功賊無孑類豈直當今之虎臣實為振古之名將

直指李公又題敘前捷疏云心存保障以一夫不獲為已憂志切安攘以纖惡必除為已任居成功而不自滿假急從事而不違圍居潛軍破敵有如大蔡之師冲暑臨戎無忝渡瀘之役勞深百倍功已萬全

兵部覆勘云倭患起自嘉靖三十五年舊寇方勦而新冠復來東隅少圍而西隅又失始而劫掠庄

戚少保年譜

卷四

十二

村四野一空已而攻陷城池閩省盡震竟至興化之變從來未見衣冠之禍慘毒極矣獨賴副總戚某募兵往勦一鼓盡滅看得此一臣者算神百勝勇踰萬夫超距先登獨入豺狼之穴挺身力戰共稱熊虎之才功當首論宜加陞賞庶敘奉旨天地宗廟垂佑八閩底圍擒斬甚多功委可嘉戚某陞署都督同知廢一子原衛正千戶仍賜銀三十兩綺絲二表裏時仲叔柳塘公郡文學也欲舍於國庠乃舉俸金五百俾之為資且行而恩命適至仲叔欲焉隨承前廢檄入閩以從戎事後以斬馘功

亦得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

秋八月娶宜人沈氏

浙江直指張公科疏薦云貌若儒生而出之以勇
敢必實忠義而佐之以智謀料夷情不出其範圍
身經百戰而不困連機籌俱操乎獨斷勇冠三軍
而有餘夙勲已隆於兩浙新功克著於八閩允稱
東南之元勳無忝古今之名將宜登總帥之任用
展統馭之才疏上部覆附簿推用

秋九月定番休分布水陸要害以防秋汛

初家嚴出浙人心向屬維繫今任閩與浙勢不相

戚少保年譜

卷四

十三

屬而見在將士不過畏國法及念舊義而已以不
相聯屬之勢而加以違土思歸之情兼閩餉又乏
遂將本部萬餘人分兩班番休更戍見班止存六
千四百員名是亦不得已之計也時值九月風汛
已迫錢糧不給原議烽火小埕南日浯嶼銅山五
水寨一時船艦未能遠備隨行原任鹽運同知劉
公汝順先將近北一帶烽火南日小埕三寨見存
兵船增脩已完九十二艘乃選集兵將而分布之
以福州衛指揮朱璣署烽火門把總泉州衛千戶
傅應嘉署小埕把總各領大小兵船四十艘浙江

松門衛千戶顧奮署南日山把總領船十二艘各
給器械火藥糧餉發信防海焉其見存陸兵六千
四百人分爲八營以義總金科葉大正二枝兵駐
福甯州守北路署守備胡守仁統義總陳應潮朱
珏方奇二枝駐福清縣防中路原任都司署守備
耿宗元統義總暴以平胡仲膏二枝駐漳泉防南
路百戶陳其可統軍門標兵駐連江翼護省會家
嚴親統義總趙記陳良琮二枝往來調度以防陸
路

浙直指伍公典疏薦云武將而豁似文儒戎事而

戚少保年譜

卷四

十四

處以軍禮容貌不踰中人而心雄萬夫智料常中
機先而勝決千里賞罰嚴明軍民雜處而秋毫無
犯謀猷遠布旌纛所指而戰陣有功歷年浙東頻
伸捷伐之威近日閩南屢收攘斥之效乞俯徇輿
情俟其劫虜之後錄其積戰之勲特加總兵之任
處之台温之間俾得專制閩域以爲兩浙之長城
控帶泉興以固八閩之保障疏上部覆酌議推陞
上允從之

冬十月島夷紛登水戰六捷陸戰六捷遂搗平之
前犯平海之賊所掠寶貨充溢于是島夷歆動遂

鳩合夷黨二萬七千餘徒大舉入寇議以今汛先
發一萬五千劫仙遊餘俟來春大舉蓋將垂滙省
會也時孟冬初三日戊申有倭舟十三艘駕至臺
山乃趨烽火門署把總朱璣督千戶陳聰等舟師
奮勇犁沉綉鞋船一艘餘寇怖怯遠遁我兵乘勝
追至東北外洋又燬巨艦一艘焚溺二百五十餘
徒斬首十一級是日又流夷舟十餘艘駕抵官澳
係小埕信地趨本汛署把總傅應嘉督武生粘席
珍等舟師追至東礁外洋犁傾巨艦一艘焚溺百
餘徒值夜颶風作不得取級止生擒善水真倭一

戚少保年譜

卷四

五

名初四日巳酉大竿塘海洋夷舟七艘浮洋南下
係烽火門信地乃趨本汛朱璣督百戶張威等舟
師追至臺山外洋先傾巨艦一艘繼又攻頌小舸
二艘斬首三級生擒九夷沉溺三百餘徒諸餘孽
驚悸四遁內二艘合夥約倭百餘駕至福圍之三
沙焚舟登岸於初五日庚戌突州之東門竊攻福
圍家嚴預分義總金科葉大正等拒截而分守道
金公澗又發守備羅章佐力摧賊鋒羣醜敗北追
及池嶼科擊其請大正尾其後前後夾攻斬首四
十有九級餘賊奔匿民居恃高爲險我兵合圍自

屋後舉火賊悉觸焰無餘比時當鋒者金科等陣
亡者隊長吳奎夫三人又前官澳海洋敗倭二艘
約賊百餘徒登犯長樂之大址流至福清大石邱
時已預分部署守備胡守仁義總朱珏方奇陳應
潮等駐防于鎮東衛初六日辛亥守仁督兵迎至
石邱賊方據民房爲大逞計聞兵至卽列陣出迎
精悍善鬪自午至酉數合乃敗復入民房壁不
出我兵登屋揭瓦逼以火藥出門復戰敗之斬首
八十有四級南日署把總顧喬亦督水兵登岸協
勦二級餘賊焚燬殆盡潛逃數賊爲鄉兵零勦前

戚少保年譜

卷四

六

賊盡絕是日復有倭舟十六艘流突臺山仍趨烽
火門署把總朱璣督千戶陳聰百戶張威馬雲鵬
等舟師追至七星海洋攻覆大艦一小舸七生擒
二十有三夷斬首一十三級沉溺五百餘徒其日
又流泊倭舟七艘夜登福清石邱澳一艦突入萬
安所連盤澳俱然舟登岸約賊二千餘徒家嚴得
報於初七日親督義總陳計陳良琮等兵馳至福
清與胡守仁朱珏方奇陳應潮等合營協勦家嚴
度賊焚舟志必深入流突與泉尋踪合黨則上逕
橋爲必由之路初八日癸丑夜乃伏兵漁溪合守

仁親掌號破行過半發伏賊必擁退則橋窄勢窮自相擠落港潮可不戰而盡溺也至初九日甲寅辰時賊果合夥徑突上巡橋守仁舉礮太早我兵伏發賊得速退擠落數百醜於橋下時值潮湧俱溺漂外海當陣馘斬首鋒賊九十有二級奪獲器仗一百十有餘件餘孽潛由別路南遁惠安之東沙開洋而逸是時島寇南北紛登將圖大舉不意水陸備禦防保無虞但浙兵分戍各地除病傷見在堪戰不過五千勢薄力弱終不能大創非全策也乃請於中丞公委泉州推官鍾公崇文都事

戚少保年譜 卷四

七

何季春齋安家銀餉赴浙催取踐班官兵兼程協剿而中丞公尋亦親統標兵義總蔣清百戶陳其可馳至福清會議戰守會有倭舟三艘浮東礮外洋乃趨小埕署把總傅應嘉督李勝蛟張楠等舟師追至白犬適遇大船賊舟二十餘艘我兵奮勇力犁八艦漂溺數百徒計生擒三十五人斬首一十七級奪獲器仗八百一十四件其日又流夷舟三艘突至福甯舊水澳賊半護舟半登岸復趨本汛署把總朱璣督千戶劉楊百戶馬雲鵬擊船埋伏仍調水兵登山鼓噪賊驚潰隨返舟開遁外洋

又倭舟三艘登犯晉江福全千戶所圳上澳趨署南路守備耿宗元督副總滕易楊世潮等兵連夜追及南安學前橋陸戰斬首二十九級泉州衛指揮白希周統領民兵協戰斬首百餘顆餘賊散遁為滕易哨兵斬二級鄉兵曹思遜等鵬剿四級初十日乙卯倭駕雙桅巨艦六艘登犯平海衛後潘澳又雙桅巨艦三艘登犯福甯間峽澳乃遣義總金利葉大正部陸兵夜追至漁溪陸戰飛鉛連獲數賊賊敗奔南平路而遁是日又倭舟十一艘流突星門乃趨南日署把總顧喬督哨官陳伯秀張

戚少保年譜 卷四

六

榕等舟師追至東山井門外洋犁傾六艘沉溺四百餘徒生擒十有七俘斬首三十七級鎮東橋千戶協戰亦斬四級餘黨悉平上疏請重將權益客兵以援閩竊念臣一介武夫簡因軍功謬叨聖寵寄以一面勉竭駑駘但倭奴驚悍技精須用素練節制勁兵以五當一始為萬全其連年調剿隨向克捷者長由軍門付臣以萬餘教練所致至于統督經過秋毫不犯旗鼓一臨眾莫敢後又由臣任浙江台金嚴將領與兵備道協同地方親入眾兵之籍一切

頭梗奸宄之徒逃匿之弊皆得併其妻孥制其死命故能得其死力今春因破府衛巨寇奉欽依新舊增募一萬餘名赴閩仰仗天威克收全捷亦臣初出浙江人心尙屬維繫今任福建與浙江勢不相屬而見任兵士不過上畏國法及念舊義而已夫以不相聯屬之勢而加之以遠土思歸之情兼閩中兵餉計日可乏遂將部兵議分二班止留六千防守秋汛是亦不得已之計奈何閩地三面濱海前兵分布三路愈見單弱近十月內節據福清泉漳興圖等處報稱陸續登犯雙桅倭船共大小

戚少保年譜

卷四

九

六十八隻前後倭寇二萬有餘緣臣部兵既勢單於分戍又病傷於久勞十人之中瘡痍過半軍門調度宣布天威鼓舞再奮於是水陸共奏一十二捷擒斬焚溺三千餘徒而兵士勞病戰傷又去其半前項警報捷文俱附在卷案可証無柰賊日晝至兵力有限今戰勦不盡之倭尙有萬餘見攻仙遊縣城臣以疲兵再加選料兵雖至愚亦知眾寡莫敵其應踐班浙兵又皆爲所隸邑治百計阻撓而沿途設禁不容入閩無怪乎兵懷故土如驕子而不可用也今臣仍一面督整疲兵聽奉軍門親

調度相機勦剿恐終不能一鼓卽收全功縱使身殉馬革何補於閩計今見在賊數非精兵三四萬不克蕩平欲行赴浙調募旣明禁於官府又暗制於有司臣以不能制其死命之權而用思土畏戍之士求必得其死力誠未見其能濟也設使奉旨召集亦須用舊頭目恩重法輕情義聯東而閩浙山川險阻又二千餘里兵眾日行僅可二舍亦恐遠不及事而況有此分限之艱難乎但思八閩萬一不保亦不免賴浙江江西廣東三省兵力以圖恢復與其收功於焦頭爛額之秋豈如早爲曲突

戚少保年譜

卷四

十

徙薪之計其間難易輕重不待智者而知也又查閩中倭寇於上年攻破興平府衛僅五六千之數今年則二萬有餘設使倭再獲利而歸必空國入寇且八閩之禍不在倭夷而在山寇與腹心之間其山賊之消長係於倭寇之有無苟兵力不濟威名少挫倭夷空國而寇於外山寇乘隙而生於內八閩立有土崩瓦解之勢矣又據獲到賊中被擄人林三供稱今年倭賊共有二萬七千先來明春尙欲大舉今秋汛所登之數及在海未登節報船隻其言頗驗則明春之說似爲可信伏望皇上軫

念八閩為浙江唇齒財賦相隣之地處臣以統一浙福之責重以節制調度之權使太阿之柄務歸將領庶法重而心齊威尊而令舉又通以遊援之法順其重土之情斯人人樂為効用可以解目前之危急待來春之劇寇庶幾其有濟也若仍以臣馳繫閩地羈縻久客孤兵冀出死力迅掃強奴所謂置飛翼於叢林驅虎豹於江濤實非臣之所能也

初譚公與家嚴議水陸備禦機宜家嚴曰水營五寨當以烽火南日活嶼三船為正兵銅山小埕二

戚少保年譜

卷四

五

船為遊兵分信地明斥候嚴會哨賊寨則令各自為戰賊眾則合力併攻以扼之於外洋然五寨之形勝有緩急而多人之才謂有大小又當以才器使五寨中惟小埕為省會門戶非應嘉不克肩次則烽火門魏宗瀚可用也又次銅山則鄧銓宜之又次活嶼則秦經國宜之又次南日則羅繼祖宜之若陸路原額設參將與本職銜不甚遠雖勅准節制而終屬尾大不掉何如改設守備卽部中選其才優功高者充之庶臂指相使而無掣肘之患惟王如龍才堪北路胡守仁才堪中路耿宗元才

宜南路於閩縣南臺當開設鎮守武場及監軍公署公同調集合營訓練風汛之日乃分布四出水陸防守聽各該道監督掣汛無警而合營團操則號令出於一人臨機有事而畫地分守則司任庶有專責職亦得指揮如意而智力可盡展矣譚公善之

冬十一月詔陞總兵鎮守福建全省并浙江金溫二府地方都督水陸諸戎務

巡撫福建都御史譚公題八閩善後事宜疏云知兵之將世不多有治標之事難執一方亦惟隨時

戚少保年譜

卷四

五

措置有益成事而已今照分守溫處福興副總兵戚某忠誠懋著文武兼資貌雖不踰中人才則可將十萬南北將官號為節制之師而收堂堂正正之效者誠未見其比也第其秩雖都督官纔副總殊未足以展千里之才慰八閩之望臣謂宜以戚某充總兵鎮守八閩并浙江金溫二府仍以部下曉暢兵事屢立戰功者分補南北中三路改為守備庶平時兵知將意將識士情而臨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誠為計之得也疏上命下陞總兵官管轄福興泉漳延建邵武福寧等七府一州并浙

江金温二府兼統烽火南日活嶼銅山小垵五水寨把總中北南三路守備坐營都司標兵把總遊擊及所轄地方參將各府衛州縣與各民兵等項俱聽節制調度如有司阻撓許指名具疏題奏得旨俞允悉如所議云

部署伍旅督防仙遊
先是朔日丙子倭舟十六艘登犯興化府青山巡檢司石城澳尋南下初二日丁丑倭舟一艘登犯晉江烏潯巡檢司為耿宗元部下偵卒斬獲一倭次日戊寅又倭舟七艘復登上圳上澳與前烏潯

戚少保年譜 卷四 三

賊合黨屯在內坑等處本路署守備耿宗元督部下蔣思胡仲膏俞一和等兵為前鋒俞廷秀為左翼陳倉為右翼三路齊進生擒二俘斬首七十三級奪獲器仗一百五十有九件餘賊南遁初三日又倭舟一艘約賊百五十餘徒突至福留田澳登岸聞知漁洋有兵即沿海奔南屏與前岡峽賊合黨遁福安留德等處又倭舟五艘約賊三百餘徒從竿塘定海澳突至連江東岱澳登岸南奔本日奉軍門差捧旗牌往浙江催兵家嚴度賊結聚南下勢必覬覦仙遊於初四日巳卯會請軍門親

提各兵南下預發鎮撫葉應春部親兵二百人入仙遊協守又行泉惠南安等處及沿海衛所各設疑兵謹防次日庚辰家嚴偕監軍汪公督兵屯興化府初六日辛巳倭舟一艘登犯惠安之小垵乘夜突至東廓為鄉兵斬首六級餘遁楓亭初七日壬午原登石坵連盤南哨西港圳上後潘青山烏潯小垵田澳及吉了石城上巡學前內坑等處賊俱令至東沙移屯仙遊城下環攻仙遊者尙有二萬餘分屯四門襄城且數匝矣時我兵未集不可進戰家嚴乃先調胡守仁把總蔣伯清等兵至

戚少保年譜 卷四 四

近城鐵山據險為壘與賊相持以牽其勢又選各營願出死力勇士五百名竊近賊巢不時相機率勦以分其勢又親統中軍親兵喊礮鼓噪倏忽往來以惑亂賊之耳目仍恐流突惠安先發烏銃一哨帶運火器入城協守又行署守備耿宗元撥義總陳應朝兵一枝同監軍汪公赴省防福留之寇北犯省城令屯北嶺保固根本又調都司郭成嘉等兵由建甯襄路逐剿留德之寇以杜深入又恐餘賊由連江過渡因開授方畧行署把總傅應嘉撥發中哨兵船設計誘敵見留兵三枝協同標兵

屯興化守郡城以防迎截陸續流寇十一日丙戌原登犯東岱倭賊搶舟過渡從長樂流玻璃嶺欲入仙遊合黨家嚴督朱珏趙記陳良琮等兵自興化迎戰斬首鋒三級餘倭喪氣狂奔十三日戊子遁涵頭出新浦適軍門發操兵陳其可等遇之合戰共斬首三百三十有六級前倭盡絕時仙遊圍急而縣尹陳公大有典史陳賢白嶺巡檢殷功雖同效死守而火藥不足家嚴合官生高太平龔騰霄王如麒親兵鄭希田舍郊世美等潛齎礮藥火矢寅夜縋城送進協守共計一百八十餘人每夜

戚少保年譜 卷四

三

更番出入接遞火藥間被殺傷郊世美等五名軍門又殲義士揭宇等同入協守十七日家嚴又差親兵十名入城據高太平等揭稟城中有以和議者家嚴報軍門云從來以和為議者率皆借和以緩之實則乘其暇以周悉謀慮治備戰守之具耳當急行該縣一面以和誘敵一面速治禦具嚴為守備以待班兵庶不為所誤軍門深然之自興化復後抵今纔兩月僅能振飭水兵提挈軍務粗有端緒而大寇紛然猝至守汛客兵僅六千餘地方廣遠勢分力弱況池嶼大石上逕三捷重傷者未

痊且當下班之期均有思歸之念眾寡不敵以故家嚴惟欲多方撫諭諸士使之堅心留戍為聲勢專候班兵合力進剿而在湖有司皆胡越相視百計阻撓沿途設禁不容入閩以致失期乃于十八日癸巳選死士一百名陸續乘夜入城於時又有倭舟一艘駕至南日山後峰澳閣淺顛折賊遺頭目十八人小划過岸搶船不得蓋家嚴已先令監軍汪公禁漁舟遠泊故也必欲入仙遊招黨接援當夜間報即調發胡守仁統義總方其等兵邀擊於泗林之下梁盡滅之餘倭尙屯南日山又行顧

戚少保年譜 卷四

三

喬自萬安所開船前來會剿又差中軍王講武生張進學等往佐之家嚴親率千戶張應龍義總錢國明平海衛指揮邱鼎實等部協合水陸夾攻二十四日巳亥顧喬水兵追入懸山生擒一十八夷斬首三十四級二十七日壬寅復生擒五夷斬首三級小埕署把總傅應嘉奉調至南日澳遇前倭督哨官許翰等堵截斬首四級餘孽逃入山谷又發千總屈元等同舍人鄉兵共擒斬一十五級福甯州原遁德倭賊突入古田縣境原差偵卒沈賢守坑百戶吳彪同典史季權所領機兵共斬首

五級餘賊遁至仙遊合踪時仙圍日急班兵過期家嚴恐久困無援民心懈怠賊勢益猖乃復選部下精兵六百人與義總楊文陳其可蔣伯清等兵合營親統近巢石馬屯營潛蓄敵愾外假張疑以牽賊勢石馬以南皆叢林賊多潛伏深入寡援兵家之患不得已四面設疑使賊不得肆出剽劫亦不得專意攻城故仙遊終保無虞又行小埕署把總傅應嘉將水兵選充陸兵仍聽募足三千名同所調原任叅將侯熙募兵三千五百名俱把截泉漳等處防倭南遁因制木發煩數架皆繫其後而

戚少保年譜

卷四

七

左戢藥鉛標為守城之具示云能納城中者與百金乃假將託諸縣而令路遇伏寇即佯擲而還賊得之喜遂用以攻城毋裂子發傷賊數百僉驚以為神

冬十二月水陸二捷大破四巢解仙遊圍

是月初六日庚戌賊見援兵久不至遂大肆攻擊該縣官士民丁並協守官兵竭力防禦賊乃集選鋒擁至西北水關砍木柵壞土牆設伏鳥銃勢甚猖獗時生員施大銓堞夫林志寬尹家丁陳二俱被銃傷墮城外賊已豎雲梯登城兵夫劉世芳吳

育邱世脩奮死殺隨倭賊世芳身亦被殲前撥遊兵李以仁等殊死冒圍縱火將賊竹牌木梯盡焚之勢少卻家嚴在石馬聞城頭風緊即喊銃鼓噪賊疑大兵至遂退十一日乙卯又倭舟七艘駕浮鷺鷥洋本汛南日署把總顧喬督舟師追至烏姑山外洋犁傾三艘沉溺四百餘徒斬首二十一級十六日庚申浙江中丞委千戶胡奎贊畫生員金文通同原催兵推官鍾公等督送上班官兵王如龍等到省汪公督行福州太守胡公帛署縣事通判任公良翰侯官尹任公春元備餉賞之遂委中

戚少保年譜

卷四

七

軍指揮盧鼎臣千戶徐棠百戶崔經縣丞王繼祖等分營各辦軍火器械直指李公親犒賞督發同遊擊李超齊赴兵營二十三日丁卯班兵既到分守福甯叅政劉公佃興化太守易公道談莆田尹莫公天賦等分營給餉中丞譚公詣營親填令票號令俱聽家嚴專制仙城受困五十日尙得保全不潰皆疑兵死士牽制之力居多也二十四日戊辰家嚴集諸將指授方略刻期進剿先發義總孫廷賢哨官王伯璽張邁王漢等竊由山僻入巢偵路限二十五日己巳照令票各來導引大兵進剿

乃分布守備王如龍將左軍統領楊世朝丁茂朱九龍等部以武生金文通督之署守備胡守仁將右軍統領方其朱珥陳應朝婁國華等部以中軍王講督之兩軍共取南巢把總陳濠將右奇率陳祿陳文澄童子明張元勳等專剿東巢以武生晏述督之遊擊李超將左奇率楊文陳其可蔣伯清等部專剿西路以中軍徐崇督之坐營把總金科將中軍大營正兵率葉大正陳良琮等專備策應以武生蔣如松督之中軍吳京押火器隨軍接濟而復以標兵指揮呂崇周副總金文秀領標兵一

賊少保年譜

卷四

五

枝同都司郭成苗兵四百張疑鐵山綴旒北巢之賊又以署把總傅應嘉統本部兵取道西嶺以拊西賊之背隨將進止機宜詳註號票分給諸將一曰二十五日辰時掌三號中左路王守備兵隨大黃旗至新嶺止壁中右路胡守備兵隨大紅旗至天光嶺止壁左奇兵李遊擊隨大藍旗亦至新嶺止壁右奇兵陳把總隨大白旗至水溝止壁各大兵在後一里外造飯一曰二十六日五鼓傳煇微明依路過山按圖進剿中路遇賊左右二奇便止齊以防抄襲中路進左右亦進中路追賊入巢左

右奇至溪濱止齊左防西門抄賊右防東門抄賊若果有抄救之賊許左右冲鋒剿殺如南巢已破賊東西奔竄亦許左右奇堵截之若東西兩門賊不出放任中路廝鬪左右不得擅動一曰中二路剿滅南巢中左便由城下轉西門自裏向外冲突左奇兵自外向裏夾攻合剿西巢中右路便由城下轉東門自裏向外冲突右奇自外向裏夾攻合剿東巢一曰第一緊要關防賊出巢埋伏巢之屋後小山皆伏藏之處兵至即迎未接先退便是有伏不可徑進須巢外四山搜淨而後進一曰聞賊

賊少保年譜

卷四

五

巢掘有坑坎釘鑷裝以木桶覆以草茅陷人今遇有草覆土鬆之處以鎗架檢路而進一曰中二路兵共六總不可盡圍賊巢恐東西二門之賊不由外路救援儻沿城過橋則左右兩奇焉能防範每路各以二總打巢各一總屯向城邊要擋巢北南門外大橋為首功一曰今賊有四巢隔遠我兵只攻一巢利在速進速勝若貪取財級必致誤事只要覷賊塗地即向前艾殺不尙首功惟依軍門賞票冲鋒者倍之首級候賊滅另發兵割取通營均分凡有持級報功者即斬首並賊級懸示一曰凡

吹頭次海螺乃本府差人誘賊之意各兵不得驚疑二次海螺方是進剿賊經鳥銃火箭勢多不待交鋒必迴避入巢待東西門援賊至我兵兩顧方自巢突出此是左右二奇並中二路各一總干係克巢兵須用二總守定街口任是左右倭來別兵廝殺二總不許動亦不可徑前湏止壁以待比日約會章程申定號令遂於二十五日進兵野屯山隩是夜霖雨如注及旦大兵自新嶺發行大霧凝迷咫尺不辨蓋亦有天助焉辰時將抵城倭始覺時賊正結隊攻城巧製呂公車八座高逾城堞丈

戚少保年譜 卷四

許三面蔽以竹木綿氈綢繆數匝內作層梯布階匿賊百餘徒下用輾輪推近城堞車頂別駕飛橋度越女墻城中人危在頃刻會大兵至中左路直冲南巢倭遂棄車歇攻結陣而迎我軍王如龍奮勇力戰中右路胡守仁齊進協攻賊大敗入巢各兵力拔柵城圍然巢屋戮賊四五百餘遣令各不取級悉聽焚燬餘賊頽奔東巢中右路乘勝追入東巢右奇同進夾攻之東門係仙遊大路賊多選鋒士卒殊血鬪隨破其巢中左路乘勝直取西巢左部同進夾攻之初賊聞南巢已破遂落膽各退

據自保我兵皆虎搏鷹擊須臾三巢俱焚戮截已千餘其兩巢尚有數千併死冲突北走又殲數百餘孽狼狽與北巢併力死戰家嚴親督金科等奮擊大敗之其呂公車俱顛越於烈焰中矣乃收兵入城次發兵割取首級除焚燬外取倭首四百九十八級生擒通事一名奪獲器仗六百二十二件釋放俘係男婦三千餘人比時冲鋒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義總童子明等官生兵士二十四人署守備耿宗元發部下胡仲膏等協戰斬首十一級時敗倭尚有萬餘見大兵入城漸退數里三十日南

戚少保年譜 卷四

遁泉惠等處大兵退次俞潭本日縣尹陳大有梁士楚百戶張鳳挺等督各家兵鵬剿五十四級家嚴又委千戶孟松義總陳倉劉朝等眾搜山共鵬剿五十一級
巡撫都御史譚公請賞罰疏云比年征調浙兵剿平海寇往往以眾取勝一戰成功寇靡孑遺雖國威已伸而島夷未創賊膽未落乃今引倭大舉擁眾內侵意在抗我積威逞彼故智假令拘於常調時必持久而後集兵必相當而後戰境內之事將不支矣伏荷皇上 聖威默運於九重神武廣昭於

四表餽糧發天府之儲部曲盡人官之選以故事無掣肘人皆用命乃能用寡擊眾一呼而輒解重圍以正為奇三戰而悉收全捷非惟禱外夷之魄抑以寢內逆之謀蓋自東南用兵以來軍威未有若此之震軍功未有若此之奇若是皆都督同知戚某精忠殉國妙畧通神宦成而志不渝戰勝而機益密徹柔於陰雨之先豫事而立射隼於高墉之上好謀而成俘馘何啻千羣勞苦豈云萬狀部中賴其保障居然衣冠文物之故鄉海外憚其威稜久矣禮義詩書之宿將宜加上賞用答元功

戚少保年譜 卷四

三

戚少保年譜著編卷之四終

戚少保年譜著編卷之五

閩嗣祚國彙纂

緄嗣昌國集錄

廩嗣報國詳訂

庠嗣與國叅校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家嚴三十七歲

春正月駐軍俞潭領勅任總戎事委禪將剿山賊親

追遁倭於坂尾屯師葶溪山

朔日乙亥差官王輔親齎總兵勅到營即於興化

府俞潭軍中到任領事時倭南遁遂行各郡縣脩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一

城堡堅壁清野嚴加守禦仍行署小埕把總傅應

嘉督本寨水兵防倭劫漁舟下海而倭過南安晉

江葛州等城無不垂涎時水陸備禦周密故城堡

得保無虞初八日壬午倭遁至安海堡攻城時已

發兵間道浮海入堡協守為禦初十日甲申解圍

南去守堡指揮白希周千戶方璽武生楊大岳等

縋城尾截斬首四級十四日戊子倭屯沈井分支

黨攻窰山堡適直指李公出巡興泉隨營紀功軍

門委監軍汪公協贊機宜興泉道李公監督泉州

太守周公道光備賞撫軍同知譚公維鼎督糧餉

僂夫馬通判關公於政晉江尹譚公啟供應軍儲
擬十九日癸巳家嚴督大兵搗沈井倭巢倭聞信
拔營由同安城外遁烏泥二十三日丁酉夜半潛
襲高浦所豎梯登城守軍禦卻之黎明千戶李如
玉出戰斬首三級二十四日戊戌倭分支黨三千
人遁長泰温山餘寇會於集善里之坂尾是時仙
圍解依期放班見兵六千餘病疫外堪戰士不滿
五千南路官兵除分布城隘把截外隨營協剿止
有千人賊多兵寡勢不相敵土著之民觀望不前
泉漳奸細更多家嚴乃出懸賞有獲接濟真犯一

戚少保年譜

卷五

名賞白銀三十兩又令同知譚公嚴行社首林時
憲密領鄉兵分伏要路緝獲犯人柯六等十四名
腰刀二把火藥三十斤卽梟首傳示人心始肅而
接濟之竇隨絕蓋坂尾三面阻水止有一徑崎嶇
勢難進剿乃駐師安民亭溪諸山之上因逼近賊
營乃以前獲賊偵洪子政縱之使行間以謀賊僞
焉

二月一捷於王倉坪再捷於蔡坡嶺舊倭盡滅

是月甲辰朔十日政報賊約於初二日起營次日家
嚴親歷近巢深青度形勢布分哨以北路守備王

加龍將左軍把總陳濠將中軍南路署守備耿宗
元將右軍義總吳京典史傅稅吏員金文通爲督
陣子夜銜枚肅進設伏深青次日黎明倭不出正
路乃緣南山而下去我兵二十里家嚴卽分兵四
路由仙店追至同安田裏杜之王倉坪倭方午炊
窺我兵數寡出五千眾列陣以待我兵氣奪家嚴
折箭爲誓以軍令促諸裨將如龍當陣擲刀激奮
官目因欲引刀自裁以死緩鼓三軍之氣於是義
總丁茂朱九龍奪招幢而先突大眾踵武擁擊之
血戰數合前黥應鋒而殪後倭借前倭翼蔽先奔

戚少保年譜

卷五

絕嶺而去別山枝黨二千餘從脇掩襲中軍張元
勳陳祿由大麓近擊右軍耿宗元率千戶暴以平
胡仲膏滕易陳倉等亦由北山抄突賊腋倭不支
乃奔大山我兵追上山嶺勇益奮戰至日暮倭始
披靡負極墮死山巖者甚眾餘亡命遠遁朝天嶺
外計斬首一百七十七級救俘男女三千人獲甲
仗五百九十四件時倭之被傷者多而各鄉兵在
在俱有斬獲敗倭尚有七千餘扶傷宵遁知追兵
勢急特選精騎四千徒殿後往合長泰支黨及長
泰野無所掠晚至溪北食糖員多中毒死者毒乃

副使周公令人所置也十二日乙卯倭遁至漳浦縣屯北關外柳場浦有奸民十五人投賊獻城言此城不可明攻見今南門外木柵未完可從此暗襲之須過城二十里以緩城守約十六日夜潛回城下內應以白巾白衣白旗為號乘夜礮堞夫弔倭登城倭於是過縣至無象舖據蔡坡嶺為巢竊窺縣治復分枝黨由雲霄去以掩耳目日本日中丞譚公親詣營會議直指李公隨近紀功監軍汪公分撥部兵協戰海防周公隨營監督泉州同知譚公漳州同知鄧公士元隨營贊畫漳州同知劉公

戚少保年譜

卷五

四

宗寅督餉通判劉公謨措處夫馬兵食十五日戊午大兵抵漳浦偵得賊前情即夜分布機宜以坐營把總陳濠將中軍正兵統領義總陳祿陳文登百戶張元勳等部吳京佐之以守備王如龍將左奇統義總楊世潮丁茂朱九龍等部金文通佐之以遊擊李超同署守備耿宗元將右奇統義總胡世蔣伯清暴以平胡仲膏方伯樓大有等部王輔佐之而合後則以陳遠樓子和施觀定俞一和暨陳倉滕易楊世潮等部為老營屯山上以備策應十六日巳未卯時先發老營兵登巢後高山俯視倭

巢山麓如釜底四壁若削立萬峰森聳叢林翳茂田洋盡甘蔗長林雜以棘刺賊先瞭見我兵預已設伏林內法所謂兩鼠鬪於穴中非用武之地也既而按圖分布舉礮齊麾左路當先過蔗林而伏倭四起我兵進戰合禦勢不得前家嚴手刃退縮旗手一人各兵悚懼元勳躍馬當先部兵奮勇沖賊巢倭乃大敗別有枝黨徑沖山上襲裹老營陳遠等自山巔投林而下前鋒哨官李嘉珍當先戰沒於是眾輾倍作又大敗之各兵據山四面合圍倭尚聚數千堅陣沖突兵皆盛氣以待然賊以一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五

面當沖據壘自固而我兵向後襲之倭後轉戰我兵因轉四襲倭勢大阻各投林莽避匿我兵悉持短刀穿叢人自為戰賊愈窘急轉入深林乃縱火焚林積尸在巖險灰燼者不下千餘計擒斬共一百六十有奇後秋時伐蔗始見白骨成堆奪獲器仗三百八十五件其奸細名總管五千大頭目者亦就戮此捷所殺俱係慣戰黠倭視死級猶有生氣比時冒險而殲勦敵伐謀而保危城沖鋒決勝則張元勳之功居多深入寇壘偵邏賊情大兵入深山如走熟路則義總俞世龍錢助禮哨官王漢

沈元等功亦不少也陣亡者哨官李嘉珍等三十
一人餘孽亡命追至湯坑等處復擒三十七級殘
倭負傷晝伏夜行突詔安西沈由雙港趨而入廣
十九日壬戌酉時前枝黨由雲霄去者突至詔安
大陂夜由九上落山亦奔廣東我兵追及兩界各
賊盡氣狂奔已突潮州而南倭初令從賊者探得
潮州花腰峰等處山倭二寇跳梁故欲出廣東合
黨會山賊已撫只有殘倭四百該鎮俞總兵提師
一萬困逼已久又聞兩廣制府調狼兵二萬來潮
截剿各倭跋前疐後草木皆兵連夜入廣東沿海

戚少保年譜

卷五

六

覓舟歸國白晝輒相愕曰戚虎來矣今而後始知
犯華之不利也

附錄饒歌十詩

石馬岡塞草黃鳥夷如蟻戈如霜孤城岌岌禍巨
量將軍赫然怒灑淚誓戎行伊余有事在邊疆愿
與百雉俱存亡朔風動地吹沙場卷甲宵馳石馬
岡
戰城南搗連營蠢爾倭奴方打城將軍從天下軍
聲如雷轟招搖焯耀搖靡震驚三面崩潰萬姓歡
迎誰不曰吁嗟乎戚父生我

安海危命如縣窮寇併力幾不支潛師入援誰則
知神竒發黠虜摧戚虎何爲復在茲並日未得食
飢吟將安施

嗟彼高浦蕞爾土賊突來今爲虜朝飛羽書夕
聞鉦鼓將軍之師真時雨雨霈氛消烝人胥宇
苧溪之涯維石嶽崎營壁壘樹旌旗賊避三舍莫
敢窺賊不得食我且炊獍驚遠遁熊虎馳天聲震
動苧溪之涯

苑苑深青毒霧冥冥我師宵發賊胡敢以雷霧樹
開伏甲起前驅狼踰悉奔徙還係累芟射兕歸來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七

何曾遺一矢

漳浦湯湯列陣堂堂賊失勢我軍張上將鷹揚鋒
蝟而斧蟪石翦左屠羣兇殄僵露布星馳奏未央
炎炎勦伐震遐荒

仲春振旅英風翔童兒竹馬迎道旁一月三捷往
績輝煌今茲黠虜驚立鴟張我憂忘寐竟夕迴腸
經時野次爲公霑裳鯨鯢盡海邦康願圖形容以
論以嘗

將進酒公樂否虜狎我疆使我心恟藉公之威既
戡既踣黎民蘇餘孽走父老遮鷹行壺漿獻馬首

謳歌載道公樂否

閩海澄清風塵不驚風塵不驚誰與爾爭名我稷
我社維我干城猶曰我何功哉惟帝之明願言畢
力以庶幾太平

擬樂府

戰河陽逆賊僵古稱唐將奮鷹揚今聞戚虎心膽
栗掃蕩妖氛特瞬息萬民盡喜躋壽域試問康衢
誰之力方今名將功第一何羨當時李光弼 戚
公來戰勝先聲播眾宇戚公至慰却來蘇如時雨
君不見郭令公單見虜回紇羅拜無敢侮

戚少保年譜

卷五

八

福建提督巡撫都御史譚公題上捷疏云蠢爾倭
奴節被勾引侵擾閩地攻陷郡城狂醜雖經蕩平
內逆尚多漏網乃復沿習故智結連萬倭大舉入
寇幸而水陸多備俘馘相仍及其擁眾攻城意在
必下客兵久戍數僅相當乃能一破之仙遊再破
之同安王倉坪三破之漳浦蔡坡嶺先後斬獲實
級多至二千有奇焚溺毒死稱是即鼠竄狼奔僥
倖免死者尚數千人而傷弓驚餌自是遠逝高飛
矣且令睚眦之民目擊堂堂之陣奸宄為之改慮
善良以之安心拔本塞源端在於此此皆鎮守福

浙總兵都督同知戚某居官成而志氣愈勵乘戰

勝而智慮益精神瘴癘之鄉冒風雪之會勞苦不

暇身謀解仙遊之困伐漳浦之謀全活何可數計

西賊愁聞不啻仲淹之風烈南人不反庶幾諸葛

之天威比年雖已三見蕩平而此舉實為萬代瞻

仰功當首論巡按御史李公邦珍亦上捷書曰臣

惟福建上年小汛登犯倭寇屯攻仙遊縣凡五旬

十二月二十六日被總兵戚某督兵殺敗解圍尚

有萬餘南下今年二月初二日總兵戚某追至漳

州同安王倉坪地方大戰斬級千餘餘賊星奔漳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九

浦縣無象舖蔡坡嶺地方本月十六日又被總兵
戚某追及斬獲數百餘級賊破膽捧頭竄遯廣東
潮州地方離閩境千里即今山烽雖未盡熄海波
實為不揚矣家嚴自漳浦凱旋中丞直指兩公行
監軍與家嚴分布官兵專備春汛乃督行都司羅
公章大守胡公處分糧餉鹽運同知劉公汝順推
官鍾公脩理舳艫中軍義總崔經福清二尹陳永
整飭器械把總魏宗瀚分信烽火門屬舟四十般
把總傅應嘉分信小埕寨屬舟三十六艘把總羅
繼祖分信南日寨把總秦經國分信浯嶼寨各屬

以三十二艘尚有舟三十一艘屬把總鄧銓分信銅山而羅繼祖鄧銓俱新任仍益以原署南日烽火于戶顧喬指揮朱璣分佐之各據上游防之北路守備王如龍將義總楊世朝等部三千人屯壁福甯聽分守塗公澤民監督南路守備原任都司耿宗元千戶暴以平同義總屠木道等部三千四百人屯壁漳州聽分巡周公賢監督而以分巡何公全監坐營把總金科軍屯壁泉州將義總金宗岳等部千二百人軍門標下把總陳其可壁連江將義總全福等部千六百人坐營把總陳濠

戚少保年譜

卷五

壁福清將義總朱珏等部二千四百人家嚴親督義總陳祿等部二千四百人專備截戰監軍汪公統義總崔經等部千六百人鎮壓省城遊擊李超統義總楊文等部專剿山賊各據要害防之於陸是時李超等剿赤水山賊未回平和山賊藍松山復叛二十二日家嚴命南路署守備耿宗元統義總暴以平俞一和胡仲膏等兵協剿松山者廣東程鄉山賊也久已聽撫於本月十五日復叛陸梁於平和之東淘尋流劫漳浦聞大兵將至仍退平和屯據大烽為巢

閏二月請鎮守關防符驗旗牌

是月南贛軍門吳公百朋福建軍門譚公綸通行各道會剿山賊家嚴以倭難孔棘不獲親執鞭弭乃發部將遊擊李超統守備樂垣義總施觀定張九韶蔣伯清何十之等兵四千六百名赴永安等處隨賊向往相機堵截先是三十八九年漳州龍巖縣有山賊蘇阿普陳光明等聚黨為盜光明被賊羣盜亦創延平太守周公賢宣已撫阿普為良民而附近有司喜功生事食信擅捕至癸亥十二月阿普又與曾東田馬湘源等嘯聚二千人據巢

戚少保年譜

卷五

赤水剽掠大田等處又有楊一等屯據赤水北山依蘇賊行劫延建之間故兩軍門檄行會剿是年閏二月二十七日遊擊李超等在永安城外禦却山賊追至吉山斬首二十九級賊負極浮渡溺死甚多餘仍遁歸香寮老巢

三月命部將蕩平香寮等巢

是月初五日丁未前山賊楊一自洪田敗於贛兵遁歸大坑匿族人士樓內為本族楊偕等縛獻羣醜散遁分巢蘇家等寨初九日辛亥李超攻香寮大巢勢急賊懼獻魁首二級詐降超不允督伯清

等攻益力乘勢縱火燬賊無算生擒妖賊梁廷初
從賊九名斬首一百二十級次日壬子破蘇家山
寨焚賊百四十餘斬首三十一級而本日又破蓋
竹溪寨斬首五十級次日癸丑申時又破祠堂後
曹家寨斬首三十三級我兵陣亡邵士厚等三十
三人十五日丁巳趨督金福景良忠等兵銜枚疾
趨申刻抵蘇家寨鑿崩巢牆三丈一擁入城縱火
焚燬止斬首百五十八級巢穴盡掃惟渠首蘇阿
普范繼祖馬湘源曾東田等遁去與藍松山合黨
潛移大田縣團柯結巢二十四日丙寅倭舟三艘

戚少保年譜

卷五

十一

約二百人先在長樂境詢知舊倭剿絕痛哭開舟
卻道遇南日舟師犁沉一艘溺倭五十餘其二舟
奔老岸開至福清一登後邱一登東張本信把總
金科督義總朱珏趙記戚子明等追至東張倭分
二村午炊我兵先圍一巢燔礮燥鉛賊不能支斬
首五十五級焚燬亦五十有奇又移兵彼巢未及
而倭已散投山林止追賊十三級捕擄一人奪獲
夷器六十六件二十五日丁卯倭舟七艘自浙海
浮至青山澳本信把總魏宗瀚禦卻之又雙桅大
舟一艘泛至永甯衛坑尾澳遇水兵望風南遁又

倭舟一艘駕浮鐘門本信把總羅繼祖督哨官楊
子信犁沉斬首二十級餘賊俱溺奪獲器仗三十
九件又倭舟七艘突至大桿洋本信協總朱璣督
哨官劉文敬等犁沉二舟風狂不能收功止生擒
二名餘舟遁去又沙舟一艘約賊百餘徒自北洋
南泛本汛把總魏宗瀚督舟師追至芙蓉洋不及
而遁又巨艦一艘流浮詔安本縣鄉兵禦卻南遁
二十七日己巳離艦倭舟一艘突泛東礮又一艘
流浮北礮該信把總傅應嘉督哨官馬雲鵬等舟
師禦之遂卻遁二十八日庚午又一艘浮鳥邱逐

戚少保年譜

卷五

十二

漁舟次日俱南遁二十九日辛未大小弓鞋二艘
突漳浦南風澳約二百徒流劫莆頭南山村為鄉
兵禦卻之亦開舟南遁

夏四月分防水陸各部捷

孟夏朔日壬申雙桅白勝船一艘小舢一艘流突
東北海洋不敢窺岸徑南遁而去初三日甲戌倭
舟一艘入料羅澳登岸鄉兵禦卻復奔舟南遁初
四日乙亥耿宗元督義總暴以平屠本道吳良棟
等追藍松山等山賊一戰於團柯斬首三十級再
追德化之小孟斬首一百九十四級三追於仙遊

戚少保年譜

卷五

十四

之社巖斬首一百四十五級三捷共計三百九十七級蘇藍二賊奔入土城乃合兵連柵圍擊敗之初五日丙子倭舟一艘不敢窺岸由虎頭山外洋南遁初九日庚辰前後郎東張殘倭遁至莆田牛頭嶺中路守備胡守仁率方伯張元勳等部堵截之斬首十五級又令方伯退至石坑斬首二十九級前賊盡殲又大峰頭船一艘自南洋突至北茭澳擄小埕出哨八槳船一艘民船一艘該汛把總傅應嘉督舟兵追回原舟倭皆遁去十三日甲申弓鞋船一艘流浮詔安南向遁去十四日乙酉

一艘船一艘繡鞋船十艘駕入福雷海洋烽火把總魏宗瀚約小埕把總傅應嘉各督舟師出洋夾剿賊懼艦船遁東北洋繡鞋船遁東南洋獲空舟一艘而還十五日丙戌雙桅巨艦一艘流突陸壘橫嶼十七日戊子繡鞋船二艘駕浮北洋十八日巳丑倭舟二艘浮葦衣山又三艘浮至東沙二十一日壬辰巨艦一艘弓鞋三艘駕至南風澳各倭舟合鯨登岸攻鹿下土圍各水寨把總魏宗瀚傅應嘉鄧銓等俱踵倭登岸會同詔安主簿金璣鄉兵夾攻斬首四級餘倭敗北下船乘夜開遁二

戚少保年譜

卷五

十五

十四日乙未倭舟一艘突至金沙澳見舟師而遁又五艘由內港突至礁頭登岸該本汛把總鄧銓追遁又四艘約倭四百徒拋泊福清海壇山之東牆二十五日丙申倭舟一艘入深滬澳搶漁舟突烏埭圳上澳該福全所千戶張充椿追遁二十六日丁酉雙桅巨艦四艘泛東北外洋南遁夜半前圳上澳遁倭復入烏埭澳與泉把總金科督兵進剿賊懼而遁其日本汛哨目林廷中督兵舟追至三鼓抵東北外洋犁沉一艘止生擒一俘時協總指揮朱璣病假回省坐駕柯澄船於是日未分至涓洲外洋遇倭舟二艘璣扶病麾兵奮戰犁沉一艘約賊五十餘徒尚有一艘抗敵至酉分傷過半入夜不能收功止斬首三級生擒三夷三十日辛丑前礁頭敗倭復由內港突至陳平渡拋泊入夜開遁把總鄧銓率哨官劉文敬等舟截擊之追至三鼓焚燬一舟沉溺甚眾斬首六級生擒二夷救俘係男婦十八人奪獲夷器八十八件餘倭七十餘負極焚舟登岸奔莆頭澳為鄉兵所退搶弊舟補塞而遁是月兵部勘覆仙遊等功云前項倭奴始而虐焰

方張踵興化之故智久困仙遊繼而奸謀未遂知漳泉之殷富突出長泰羣醜縱橫八閩騷動仰仗聖主在上天威遠震我兵奮勵三戰三捷斬獲之級多至二千有奇焚溺毒死者不計其數是誠十年未有之功所據總兵戚某巡撫都御史譚綸文武相資謀勇交濟在戚某則臨敵制勝不遺餘力時出奇正之方在譚綸則應變隨機不遺餘智親履艱危之險臣等待罪本兵目擊盛事深為朝廷得人稱慶疏上奉旨各賞白金三十兩紵絲衣二襲仍與汪道昆王如龍等勘報至日一併錄敘

戚少保年譜 卷五

六

五月會帥追剿山寇藍松山等獲松山餘黨悉降時仲夏六日丁未山賊藍松山突圍夜遁軍門行監軍汪公會同家嚴議剿乃於汀州一路分兵三枝以陳其可金福景良忠各領一技聽漳南道監督漳平一路以南路兵分耿宗元暴以平為二枝以金科協同為一枝聽巡海道監督大田尤溪二路以李超蔣伯清樂填為三大枝聽分巡武平道監督永福一路以縣丞陳永為監同崔經楊永等把截而正兵一路家嚴親督守備胡守仁部下三總朱珏陳祿陳應朝等從仙遊進以分巡與泉分

守福甯二道監之俱限本月十六日夾攻初九日庚戌耿宗元金科赴剿至小孟遇賊斬首七十八級又追至漳溪斬首二十四級先泊海壇山之倭家嚴已遣義總孫廷賢哨官王漢渡海登山偵邏哨道茲因進剿山賊乃便道先剿於初十日辛亥督陸兵渡海登岸於夜山行六十里次日壬子抵巢以陳祿為中右路正兵王濟為右翼奇鋒陳蠶策應朱珏為中左路正兵趙記為左翼奇鋒戚子明策應兩路如令沖進倭趨平洋突我右軍我軍奮擊一鼓殲滅惟艮地下關大海殘倭百餘東北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七

奔巖勢蹙悉墜海死計擒斬九十五夷前倭盡絕十二日癸丑南上倭舟三艘為本汛把總秦經國督哨官徐相等追及倭急將所攜人貨拋擲水中開遁釋救俘繫十四人十五日丙辰南上復有倭舟五艘秦經國督兵追擊力犁三艘溺死無算生擒十七夷斬首十三級十六日丁巳大兵會集漳平境山賊藍松山等驚惶莫措竊奔還鄉為本縣誘獲蘇阿普范繼祖等奔漳平之大田兩界三山據險自固大田哨李超等壁巢之南漳平哨耿宗元金科暴以平等壁巢之北連月來數捷賊已殲殺

過半而阿普止數百人勢窮求撫師徒正當暑月兼以客兵不服水土且新舊軍門交代之際家嚴乃准令招撫安插於該縣之田頭赤水賃管等處正欲與軍門汪公道昆議減客兵練土著節餉省財爲久遠之計乃撫安未及旬餘而有司要功食信暗行緝拿夫阿普之罪本在不赦既誘入土樓將已就縛必思有以處之使網內之魚永無跋扈之患乃爲得策卻以一撫安失據之民而汀漳兩處奪之如連城之壁爭功不解遂致遷延賊穴復爲逸虎更聚千人雖幸復誘而戮之然反復無常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七

民心不服因而曾馬遺孽復據龍頭寨以逞則事權之當重可知矣巡撫都御史譚公疏題蕩平大勢山寇捷畧云總兵戚遺將誓師而賊已膽落監軍汪運籌決策而人知用命以故師不再舉寇靡孑遺自是地方無鋒鏑之慘良善有耕鑿之休

秋七月欽給鎮守關防賜賚白金文綺有差

福建巡按御史李公題大田小尤社嚴小孟等處剿山寇功次疏部覆欽賞銀三十兩紵衣二襲

九月分兵預防興泉漳汀諸郡

是月廣賊未靖乃分布官兵預防之將在省官兵

四枝撥發三枝委坐營把總金科統壁福清爲與泉聲勢守備胡守仁統本部兵三枝并原中軍移壁漳州以防海上之變遊擊李超統本部壁汀州以爲先聲義總楊文本部兵仍駐延平待廣賊犯汀聽李遊擊調取合剿而家嚴出巡汀州以示彈壓巡撫都御史譚公疏薦云盡忠報國用兵如神本仁義以爲干戈敦詩書而說禮樂治眾則多多益善職能而謙謙有終夷賊憚其威名稱爲威虎士庶倚爲性命愛若慈親允爲萬里之長城不直八閩之厚庇又巡按監察御史李公疏薦云少年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七

老將短幹長材文武並用而學有淵源智勇兼資而心無粉飾愛士如曾子之愛身故能得其死命治兵如越人之治疾動必收其全功輕身以蹈不測卓卓乎國士之風乘勝而釋不辜恢恢乎仁人之度百姓愛之如父母南北競壺漿之迎醜虜畏之如神明山海播老虎之號抑且各遂功成家乏中人之產位高望重身親下賤之勞藉令專任於八閩允可垂休於百世

冬十月娶淑人陳氏

十一月潮州送置投撫叛民吳平於詔安之梅嶺

平漳民也先年從倭流劫廣潮厥後自立黨與挾倭剽掠莫可誰何及家嚴屢挫倭鋒平始心懾藉口剿倭贖罪遂降於潮總戎俞公請安插詔安之梅嶺當事者詢於家嚴乃報海道周公書云漳南一切機宜某無不協力者平事可聽之勿拒拒之則無了期如入我境散其黨與分其生理我當真心撫恤或願立功名聽赴軍前報効並以赤心置腹若果以撫愚上官而黨與不解恃眾如故當致之深入我境出於稍平之野用力為易若據險阻於兩界非我用兵之利也待其敗露當仗三尺與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三

之決焉調兵一萬不能結雖調十萬不休其利害某任之不以累公維時倭難孔棘平降庶得專力為攘夷計故家嚴言無拒云當事者報可是月俞公差官押送吳平入梅嶺大徑數十里下關玄鍾港四面環水港有二口通大海僅容二舟內有三土城相聯巖巖如雉堞平於中堡創武場日習兵事造戰艦百餘艘泊港中據險自固雖託名求贖不過緩我進兵而實招納亡命乘間竊發復探知追議勘捕仍與賊首陳晉卿駕船下海流劫廣東潮惠間且出紙票上書鎮守把總吳令陸菴舊鎮

井井尾等處船隻俱集土圍據泊水寨等語更欲招援土賊以謀襲郡城云

十二月巡師漳州

巡撫汪公偵得前情會巡按陳公萬言偕家嚴議乃調督指揮王如龍將義總朱文學朱文達陳良琮婁國華等四部先壁漳州坐營把總陳濠將義總方其葉大正馮煥金守常等四部由陸路止壁漳浦又行副使金公淵督發守備胡守仁將義總戚子明金福吳崑等部策應家嚴於二十四日親巡漳州相機行事以副使周公隨營監督又行咨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三

兩廣南贛各軍門發兵防截遁逃江廣乃行令吳平束身來見以觀其誠偽仍令都司傅應嘉選取五寨舟師潛泊銅山俟招叛而加兵焉
附錄前陣亡義總童子明係浙江義烏一考吏從家嚴浙福屢立勞效親功七級部功不下三百自死事仙遊未有恤典且親孀乏嗣乃為敘錄功次請立嗣廕恤聽子明母擇立族賢承廕終養又給殯資遣其柩暨家屬還籍其所激勸士心殆無間於存亡已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家嚴三十八歲

春二月吳平復叛督水陸兵進剿大破之遂墮梅嶺土堡

正月二十五日陳濠抵漳浦吳平假以迎候為辭遂賺據梅嶺之□□□□陳晉卿率潮賊出據柑柑嶺意圖抗拒比有廣東潮州殺敗倭寇三百餘徒自饒平突至福建之詔安經林婆南坑匿入深山晝伏夜行又有土賊千人馬百匹亦自饒平突詔安之土橋係江潮老香公老等賊與平昔年從倭今來覓平合黨江潮老見官兵壓境懼而散其黨與束身投撫惟香公老的名林田遁入梅嶺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三

時不令頭日黃山等來見家嚴因責諭平令剿捕殘倭縛獻林田以贖罪仍令義總沈秉懿沈元謝受夫等左右之平懼兵威欲借勦倭自贖以緩進兵卽將田縛獻又遣知譯人林春誘接殘倭誑以坐船下海倭深信之隨出山至烏石去巢十餘里平率眾生擒真倭也骨羅等九十九名從賊二名斬首四十級餘倭遁海塗滄溺盡絕平將生倭分解二十名送潮惠總戎俞公其七十九名從賊二名倭首四十級解赴家嚴但平雖陽托勦倭而寔陰懷觀望且為晉卿煽惑不肯束身投見又漳浦

去巢一百五十餘里雲霄一帶奸民多為賊偵而賊舟具備且密邇廣東遂咨會俞公夾勦俞書云承教調船二十內外何其機會之相湊乎猷所調度廣船約二十亦到陸兵六千足當一面船篷俱標小黃旗為識又書為隱語乞速進攻勿疑家嚴得書遂催督水陸進剿十九日丙戌水兵開自浯嶼二十一日戊子陸兵發自漳浦本夜水兵至鍾海洋二十二日己丑陸兵至雲霄大兵方集奸細潛報於平平乃於十九日將家屬貨殖盡運舟中二十三日比曉沖浪而出水部傅應嘉等遵受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三

機宜分布港口應嘉與把總鄧銓統捕盜陳堯英謝樸等舟為前鋒哨官李騰蛟劉文敬率捕盜汪奇許爵等舟為協翼賊且戰且走被我兵犁沉一百五艘漂溺賊徒三千餘眾生擒賊徒一百四十五醜賊目五十餘徒斬首五十三級釋救俘係男婦七十八人是時俞公夾截次日於鐘所搜得長驅入廣又移文俞公夾截次日於鐘所搜獲賊馬六十八匹其生擒者押赴旗牌下坐以軍律梅嶺三城盡平因撤砌石壘貯城級仍立石以誠後人勿再築城堡乃留王都司兵二千壁詔安

而鍾千人為備仍分遣各兵及生員耆老等鄉兵分投各寨盡數剿滅餘黨悉平時圖德生員蔡景榕自日本逃回報稱各島今春入犯與賊首郭成嘉供報相同汪公陳公會行南路署守備耿宗元脩舟楫把總金科催赴班官兵右布政陳公大賓福州知府胡備餉候家嚴給水陸分布防禦是月蘇賊遺孽曾東田馬湘源復嘯聚結寨據龍頭山

三月自梅嶺班師北還會兩院議分禦春汛

家嚴自梅嶺還值春汛戒嚴如舊議每水寨舟三

戚少保年譜 卷五

函

十二艘把總魏宗瀚分汛烽火門以千戶晏元秋協之把總蔣伯清分汛小埕以千戶顧喬協之把總羅繼祖分汛南日以守備楊文協之把總朱璣分汛浯嶼以千戶王毫協之哨官倪府等統本哨署汛銅山俱防之於海以都司王如龍統兵三千二百守南路聽候海道周公監督以參將李超統兵三千二百守北路聽建甯道黃公希憲監督以守備張元勳坐營把總陳濠各統兵二千五百協守中路聽分守福甯道塗公澤民監督以把總金科統兵一千二百人分守泉州聽興泉道何公監

督以都司胡守仁統訓練土兵一千八百人守省會家嚴親統義總吳京胡大受方伯方其等部兵二千二百人止壁鎮東專備應援截殺又遣義總沈秉懿示都司傅應嘉追剿吳平方畧及催促進兵十八日乙卯吳賊舟泊海豐之大勝港應嘉等追及之沖散出洋遇颶風作陳晉卿舟破登岸遁駝山為廣東陸兵所挫餘舟漂散各洋

夏四月遣兵追吳平至廣東大潭澳敗之而還復擊敗大潭澳釣澳曲鼻澳諸倭進攻龍頭寨山寇

初三日巳巳吳賊復聚廣東大潭澳閩兵都司傅

戚少保年譜 卷五

圭

應嘉急躡之適遇廣將湯克寬應嘉與約分奇正為二枝以進福兵自官塢出福堂門為正軍沖鋒廣兵自急水門出鷄冠頭為奇兵設伏賊素畏福兵望風而遁又遇伏起兩軍夾攻共沖沉賊舟二十餘艘漂溺無算福兵斬賊首陳月洲等百二十級廣兵斬賊首林學盛等二十五級會颶風大作餘賊乘浪四遁乃審俘賊供稱吳平自大勝港漂散未知生死去向於是應嘉班師回閩十二日戊寅倭舟一艘約百五十餘人突犯永甯衛之沙隄澳登岸逼城指揮伯希周戴槐等以倭少輕

敵冒進而蹶會水汛哨官陳遜玉率水兵登陸夾擊之飛鉛擊斃二倭倭乃敗復原澳次日巳卯泉州陸汛把總金科督義總馮煥金守常等部兵馳擊倭巢鏖戰時久倭遁據海嶼我兵涉水登嶼倭勢窮促投海漂溺生擒五名斬首五十九級奪獲甲仗一百二十六件我兵陣亡者朱虎等四人時仲叔柳塘公亦斬首二級以家嚴借廕千戶從征也水兵協勦斬首十七級盡滅其眾比時龍頭寨山賊乘間出劫此寨在元李烏嘴所據昭代正統間爲鄧茂七所據邇年楊一被擒而蘇阿普復作

禮等壁守營頭周圍壁壘相連繹絡三十餘里是役也運籌神密賊更何所測哉二十日丙戌傅應嘉班師抵謝浪表瞭見賊舟八艘乃令把總鄧銓督鎮撫葉盛簪等追及外洋盡犁沉之夜颶不獲收功止生擒賊首蕭四等三十三人斬首六級餘眾漂溺釋救俘係男婦二十餘人遂將應嘉等部留守銅山以待不虞二十二日戊子倭舟十艘由浙海駕來台山本汛把總魏宗瀚督舟師追之六艘遠遁四艘突入南鎮釣澳約三百餘徒搶劫麻纜商舟五艘勢漸及岸宗瀚馳約陸汛參將李趙夾勦二十三日巳丑趙兵次陳家下洋遇倭六十餘前鋒義總胡仲膏接戰正酣胡世繼隨後策應倭北奔入茅房我兵一火焚絕比時風火交狂澳醜心挫會水兵乘潮入澳犁沉一舟倭乃棄舟登陸水兵遂將空舟撤出洋外陸兵三路拒敵大敗倭奴斬首一十三級賊退奔舟舟已亡通瀾海中者無算釋救俘係八人奪獲倭舟八艘甲仗三百九十三件我兵陣亡者哨長傅一元等九人仍有五十餘賊遁遁即黨山會入夜收兵次辰其寅急臨其後已得質當漁舟下海遇三沙民舟陳統犁

沉漁舫生擒十二俘斬首七級二十五日辛卯倭舟四艘駕浮磔下洋小埕把總蔣伯清督哨官林松呼良朋等犁沉二艘二艘擱洋我舟不能近乃以小舟縱火焚之斬首二級餘倭八十餘奔閩峽羅浮田澳登岸夜突三溪次日壬辰乘雨又突長村掩襲土堡焚劫民屋李超掣兵協勦水陸兵斬首五十四級餘遁海西之武曲又遁青皎埧頭超督胡世葉珊等追及青皎等處斬首二十三級奪獲器械二十七件我兵陣亡駱文龍等三人諸亡命遁去二十七日癸巳又倭舟一艘約百餘賊流

戚少保年譜 卷五

突曲鼻澳登岸屯日澳時倭分各澳紛登家嚴慮李超兵寡又發都司胡守仁統水營趙記朱珏二部守備張元勳統陸兵姜虎傅推誠二部各授方畧策應日澳是夜倭懼竟開洋遁去二十八日甲午倭賊五十餘徒突至閩峽南山後壁登岸次日李超分發徐全部兵追之南屏設伏斬首十四級獲鎗銃十二件餘倭帶傷遁竄山麓五月列壘圍龍頭寨復分部追勦敗倭是月丙申朔守羅浮哨官張應官鄉兵張植各擒生倭一名初三日戊戌都司王如龍進攻龍頭寨

山賊朱文學先登岸斬首七級連克木柵重門越馬鞍山賊退據土牆時已及午霖雨滂沱火藥不然又兼路滑巢險木石交下遂收兵據壘以守時浙兵陣亡駱景貴等一十四人緣賊有險有備未可力勝乃度要害設重柵開坑塹以守困之其壘密布竹箠雜以又木蓋草寮以棲息建敵樓以瞭望列圍九十餘里初四日巳亥倭舟二艘約賊二百餘徒自浙平陽江口浮至南鹿深洋本信烽火把總魏宗瀚督舟師追及犁二艘浪湧漂溺無數止生擒五名斬首三級奪獲衣仗二十九件自是

戚少保年譜 卷五

各艘敗倭復合為二枝一遁福安之茶園西村一遁閩峽之青皎深坑各晝伏夜行間多餓死家嚴命參將李超分發義總胡世何集之二部追勦西村之倭徐全胡仲膏二部追勦深坑等處初六日辛丑胡世抵西村斬首三十七級釋放俘係一十四人奪獲器械十有九件我兵陣亡哨官葉正等三名徐全抵青皎搜斬倭首十七級釋放俘係男婦四人前發策應守備張元勳等並各衛所搜山捕勦共擒斬一百四十夷前倭盡絕十七日壬子龍頭山賊見四面星羅網布遁亡無路勢迫思招

都司王如龍乃遣家丁王文郭子良入巢招諭並
勘虛寔俱被留以賊首梁德王智陳明出見遂亦
拘候比日屢出突西溪繼橋等處俱被我兵截退
二十六日辛酉以煩匠王亞七所造木煩架而攻
巢一發穿牆三孔摧折大樹一株立斃兩賊黨從
禡魄二十六日賊酋廖化田温北泉攜妻子潛走
張成顯信地盡為我兵所獲而賊益懼
六月山寇馬湘源曾東田皆伏誅叛民吳平遁據南
澳

是月二日丁卯令哨官郭春意舍人勾焯省祭蕭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三

檀同監北山義民廖一仔入巢招撫謀擒二首賊
見圍堅迫不得已將賊首曾東田縛獻當賞廖一
仔銀十兩遣之仍縱賊總許成川入巢安眾謀擒
湘源是夜賊分二百餘人潛突溪口哨官石子龍
王子明等禦卻之初三日戊辰賊將前入撫家丁
郭子良放出止留王文仍令郭春意等再入巢挾
以兵威初四日巳巳賊又將湘源縛獻賊尋悔支
解我入撫家丁王文賊總許成川疑畏不出與渠
魁廖古堂等決謀奔突家嚴發陳鷺部兵一枝協
剿又行牌云馬曾二首已擒取彼兇殘用彰國伐

本官與鄧同知之功懋矣但炎暑徂征窮荒瘴癘
士卒披風冒雨日戰夜守本鎮備悉其破巢之日
財物聽兵收取不許各官追奪初五日庚申賊突
小溪哨官何本清等禦之賊復回突溪口又為哨
官石子龍蔣魁等禦卻之十二日丁丑夜賊分二
路一冲朱文達一冲錢助禮兩軍俱禦卻之二十
日乙酉賊又突樓國華軍哨官盛柏亦禦卻之二
十二日丁亥海道周公詣東西溪視地形開設縣
治因與王都司議天暑持久疲勞可虞用寓勸撫
之法親詣營頭以安撫為名使人入諭適有賊總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三

廖月華鄭元招蘇興王碧泉等四人假投撫出探
忽報賊突水溪之圍哨官楊亮禦卻之賊飛鉛傷
我兵我兵趙德奮擒廖月華等責令追索舉烽之
賊縛軍前斬之先是吳平自仲春於_三鍾港大敗
南遁將入西洋適遇廣東叅將湯克寬招帶而東
遂逼掠廣海收珠池羅賊之黨萬眾集烏尾_三鍾
等舟百艘反寇惠潮長驅回閩家嚴乃命都司傅
應嘉把總朱璣協總王毫統督小埕浯嶼二寨舟
師四十六艘分泊_三鍾等處以備之是月二十三
日戊子賊突_三鍾圍擄我舟十三艘而朱璣王毫

被執應嘉自知眾寡不敵遂全師回守銅山賊亦退據南澳於深澳山築土堡木城於宰渚澳立柵據守時分支黨出掠沿海附近居民反為接濟家嚴聞報即會議兩院盡兩省材官八府藏帑五寨舟師三百餘號聚土客陸卒一萬餘人以傅都司應嘉總統舟師聽與泉道監督專備水戰以李參將趙金把總科領陸兵家嚴親督專備陸戰仍行漳州知府唐公九臯泉州知府萬公慶接應兵餉漳州同知劉公應寅隨營紀錄一面盟約廣兵會勦擬以七月十七日移鎮漳州並刷撫民王龍等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三

漁舟大集月港限仲秋朔日水陸大舉

秋七月龍頭山寇蕩平遂如師漳州會勦吳平尋題春汛倭功詔賚白金文綺有差

是月朔乙未龍頭山賊突圍哨官盛柏楊守賢等禦卻之斬首一級初二日丙申賊製綿甲竹盔厚底布鞋以備鎗火且箴執長鈎以破木柵殊死突西溪龍頭山圍義總陳良琮督哨官蔣奎樓大用王子明等禦卻之初四日戊戌夜賊復突鄉兵張成顯軍破木柵十餘丈幾致虎兕出柙幸義總錢助禮朱文達哨官龔時清等禦卻之止逸二十九

人即遣兵追及大牛林生擒十五人斬首十二級鄉兵又生擒二名一面督兵攻巢鏢鉛彈死賊徒甚眾賊亦施滾木擗石我兵陣亡十七人日晚收兵將逸賊首級懸示巢前賊甚恐十六日庚戌賊總賴子許成川林子章等八人各帶妻子出巢投降乞哀受死供報糧盡願引兵破巢遂許之木夜義總錢助禮部兵帶火器明攻營頭顯張敵愾暗發陳良琮陳蠶二部帶賊賴子等嚮道潛伏水溪坑底四鼓抵龍尾山巢賴子等先入掩殺守更二賊引各兵砍柵而進賊始覺棄營頭不守退奔入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三

巢督哨錢助禮自營頭追入朱文達由斷橋進朱文學由南山腰進樓國華駱彥珊由北山腰進各兵四分齊擁賊巢乘勝縱焚冒焰投潭溺燬無算計斬首二百有二級生擒賊徒九人賊首婦女八人從賊妻子八十五人釋救俘係男婦三百有奇奪獲器械一百餘件我兵陣亡蔡隆等四名其財物子女俱照原約盡賚士卒是役通共擒斬二百五十有七醜浙兵陣亡四十餘人乃燬巢屋墮土堡鋤木柵而班師斯寨為二府扼要地數十年嘯聚之區暑月興師炎熱逼人瘴煙撲鼻且相持數

月日夜守柵垣刻不懈沖冒瘴瘴而死者不下千
百人至是變盜藪爲桑麻化頑民爲禮俗信奇功
也十七日辛亥家嚴如師漳州進剿吳平以叅將
李超統兵四部壁雲霄嶺以爲主兵以把總曹南
金統戚子明石成紹二部壁詔安以把總魏國統
方柏朱九龍二部壁漳浦家嚴親統標兵壁漳州
營壘相望聲勢聯絡誓殲巨魁以收全功

都御史汪公題春汛分部水陸兵剿滅各起倭賊
疏畧云履滿而心虛謹之又謹若安而慮危防乎
其防諸部因之受成千里爲之決勝昔以將兵奏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五

績今以將將成功羣策畢張八閩永賴疏上欽賞
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

八月進兵泊南澳困逼吳平

比年大兵駐漳坐守兩月糜費鉅萬以約會廣兵
而廣兵失期不至且遍揭潮州漏洩軍機遂以虛
聲懾其先遁閩兵越省遠追廣海二十里方遇廣
兵於佛堂門兩捷食盡而還家嚴方欲爲同寅彌
縫不意反噬者邀功嫁禍於是兩廣軍門信其雌
黃而反責家嚴不緩師以俟廣兵家嚴乃將催會
書檄繳送兩廣軍門而張弧之疑少釋功罪始得

略白時大兵屯集於詔安漳浦間將已匝月而廣
兵惟空封漁艚百艘於海門以示虛聲家嚴曰南
澳港口二空僅容一舟出入備極險阻若賊糧已
足築壘已堅變客爲主縱有十萬之師亦無如彼
何矣況賊日肆陸梁師老財匱咎將安歸耶且平
初意亦欲積糧築壘爲久據計近聞大兵已會隨
盡撤土圍各舟出口繫泊意在必遁賊如復遁卽
徒守空盟何益於事遂以朔日期會大兵於月港
海口誓眾出師并究坐陷主將退縮之罪斬朱璣
部下退縮哨官以徇然後督發出洋乃先促傅都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五

司移舟進泊近港澳口偵其虛寔以俟進取十五
日直抵南澳力犂賊舟五艘擒斬二十餘醜賊舟
被逼復斂退入港據柵自固因下令載石鑿舟沉
塞港口盡以兵舟環列烈嶼宰豬大沙等澳賊眾
坐困仍負固據險而守家嚴因調刷漁舟五百艘
行糧三千餘石以俟統陸兵渡海登澳水陸并攻
仍行巡海道周公督漳州鄧公調集鄉兵布守柘
林以北行廣海道翁公督饒平知縣管公惟乾調
集廣鄉兵分布柘林以南以防賊遁十八日潮州
沿海居民夜駕小舸載硝黃入巢贖取人口其大

城所更開門延賊且以小舸販賣牲畜蔬果家嚴乃嚴行禁約拘刷近海民舟盡收入官俟賊滅之日給領其有自行鑿沉毀折柵櫓者聽之而接濟之路始絕

九月連捷龍眼沙

家嚴令吳士選齋文諭吳平獻謀主陳晉卿束身聽撫平詭斬假級申揭家嚴復行把總李騰蛟督平務令生縛晉卿等十九人并斬頭目吳榮等三級及原擄協總王毫解獻軍前以求自贖然終懷詭譎不肯束身投見家嚴親坐小舸直抵深澳歷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三

覽地形十六日令陸兵自圖鍾所登舟乘夜至柘林港再駕小舸親視南澳其宰豬大澳切近賊巢而崖巖峻絕彼得專力禦我難與爭利惟龍眼沙坦而可步且去巢三十里得從容布算遂決意進兵畫定軍令

附初登龍眼沙號令畧云今水陸大舉夾剿劇賊初七日為始陸續俱到圖鍾渡一應後開方畧務嚴諭所部依期奮攻水陸同體一心惟念受國厚恩共期滅賊以圖補報水兵必期截賊入澳把守無缺勿使賊有一舟出入陸兵方可効力其擒獲

吳賊如係陸兵亦必與傅都司共之即陸有斬獲亦量行分級以酬風波之苦毋得畏避愆期違慢條約致賊得以并力向陸今該本鎮會同巡海道監督陸兵副使周議得舟師困圍已久陸兵又齊相應部分整肅以便奇正迭出務要遵照號令奮勇當先必使賊徒一倪不留方為奇功或退縮觀望進止不齊定以軍法從事凡臨陣棄刃哀祈者不許混殺既闕之後被擄不戰者不許妄殺各存天理以明仁者之師各積陰德以為子孫之計今將會定方畧合行開示仰各偏將通行把哨人等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三

一體曉諭敢有違令誤事者偏將以下俱以軍法示眾決不輕貸

- 一偏將專司號令專催第一層兵向前當鋒義
- 總專領本部兵當前哨官各領本哨向前沖殺
- 一今以義總方和朱九龍戚子明俱屬偏將曹
- 南金統督為中路內方和朱九龍為沖鋒正兵
- 戚子明為沖鋒策應奇兵
- 一以義總金崇岳馮煥金守常陳蠶俱屬偏將
- 金科統督為左路內金崇岳馮煥金守常為沖
- 鋒正兵陳蠶為左路沖鋒策應奇兵

一以義總鮑文龍胡世徐全俱屬偏將張邁統督爲右路內鮑文龍胡世爲沖鋒正兵徐全爲右路沖鋒奇兵

一三路策應奇兵俱屬李參將統督

一義總胡仲膏石成紹陳祿俱屬偏將吳京統督爲老營

一俱照圖列陣今每總各給圖一張

一先本鎮擇日於教場內合營教演熟習臨陣卽如教場內一般號令一般進止違者斬首號令不明偏將處以軍法前鋒退避義總與先退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三

之哨及退哨隊兵斬首策應兵卽當沖上若策應兵一體後卻李參將與先退總哨隊兵一體處以軍法

一各臨行之時聽本鎮先示期約軍令到營整備船隻行李登舟肅靜聽本鎮到營升統行旗各船先開中路次開左路次開右路次開策應兵次開老營每一路舟在一艘每一總又爲一船務相連屬此須各偏將義總預與哨隊長說明各船戶拘在一處再三萬萬叮嚀明白船戶不省官話可覓一能官話又能鄉談者字字傳

說務要通知只各要認桅上旗爲號

一行船船戶只聽各船內官哨隊指點向往進止若違令及臨山不肯撈船近岸者該船哨隊長卽將船戶割耳甚者送鎮斬首須將此條臨發時寫出貼在船桅上解說與船戶明白

一四路兵恐船上混雜一時船家不能認船取齊未免官兵喊叫有違軍令且滿海是蓬官兵亦難辨認今定號旗每船一面懸於桅頭晝夜不得放落中路俱用紅布旗左路俱用藍布旗右路俱用白布旗老營俱用黃布旗每旗一面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三

布方三幅偏將旗上色同加以畫彩義總旗上加號帶一根哨官旗上加別色圓月一箇徑二尺

一各船到彼岸時不可徑逼岸須於一箭之外統不及處少待各營各總船齊務要肅靜無譁各聽李參將中軍船發礮三聲各船一齊駕近岸邊一齊吶喊徑奔上岸遇賊便殺上岸不許過一里便扎營賊走不許追過三十步過者雖勝亦斬其總哨官與在先一人
一追賊去卽速整隊伍一字向前路扎定坐待

本鎮到指揮或建木城或奪許朝光舊棄城爲老營札在船邊

一是日先札營定即直取許朝光舊城取畢即聽傳令先放老營回船取竹木即於土堡邊或船邊相地建豎木城限一時即完居守肅靜夜

晚中左路收入土城老營收入木城右路收入船上四更聽揮拔响造飯五更食畢聽令登山或徑進巢或候建木城

戚少保年譜 卷五

四十

中路左路各札成陣勢於木城前一帶候賊來即戰以後聽臨時號令

一建豎木城之時若賊條來索戰候賊到五里內即將木城暫止其建木城之兵即照原分路向前列陣同三路取齊少坐一刻聽令徑沖前去不可待他沖來

一殺賊大敗只在險阻處便止不許徑追進剿有令催進方許徑上
一策應奇兵在左路者專以一總在海邊搜尋石巖而進以防沿海之伏如有伏兵闖出皆此

總之責在右路者專以一總在高山頂瞭防山頂右畔伏兵及搜山頂林木草叢埋伏如有伏兵闖出皆此路之責

一各兵到彼之際每日攜空草鞋一雙於腰間先用木底草鞋登山若無竹籤即換空鞋遇竹籤又穿木底鞋但釘籤埋在草中未易尋覓不可輕易便不用木底鞋也

一每日登山炊飯時必各留飯一團齋帶腰間以備午餐餐火兵止備熱湯依時供用

戚少保年譜 卷五

五

一沖鋒不許取首級及搜賊身財物以致誤事
今每營真正沖鋒兵懸賞銀每名十兩通營懸賞銀二萬兩若沖鋒兵不專殺賊或取首級或貪財物致隊伍錯亂誤事但有一兵負衣物銀兩者即將全營沖鋒銀入官不給正犯以軍法斬首

一此賊積蓄數年雖有銀兩衣帛之富多是藏匿各處未必都在巢中船中賊兵雖敗必是整眾伏竄別山我兵殺到不許擅自先搶入巢取財必須先燒巢房圍攻船隻已盡山上土堡內無賊仍將三路兵分爲三處徑往各山搜賊賊

盡方可尋取貨物獲得真賊從容拷問他自是指出埋藏銀物之處若賊巢初燒賊尚在船未及搜山而縱兵四散亂取財物者但背負衣包便行追焚兵犯一而割耳一面送鎮斬首

一自來賊計多以首級財物愚我兵心故意伴敗將做衣虛包砂石擺棄空巢使我兵爭取因而行伍散亂賊卻伏在山中船上窺看一中其計遂齊擁出彼整而有心我亂而不防轉身迎戰不及竟爾奔走屢被沖散萬勿墜此計中進巢之際老營與策應兵各整隊相定以待沖鋒

戚少保年譜

卷五

聖

攻戰大捷班師沖鋒銀兩一體平分首級男婦以十名十顆為率沖鋒兵六分老營策應共四分若老營策應兵但有一人向前混取財物者沖鋒銀兩都給沖鋒兵老營策應不給仍罪其首犯以軍法

時連旬颶風至二十二日始霽漏五鼓家嚴督陸兵載柵木浮舟渡海登龍眼沙出柘林港山深林密賊逐處設伏廣布機檻我兵隨山刊木因地結營沖鋒壯士整軍以待老營先立木柵次日沖鋒兵亦立柵為城有賊眾二千設伏誘戰家嚴嚴戒

官兵以全勝為功如慕首級貪輜重罪在不宥因令指揮曹南金方伯義總朱九龍等成軍而出直攔其鋒賊不能支倒戈逐北自相蹂躪所棄盔甲鎗刀積如山嶺止取前點四級殲戮數百餘眾我兵不損一人平歸大誓眾賊且捐貲三千兩分給選鋒銳三千人又置新紅旗以日字內加天字為號將為再戰計家嚴乃刊脅從棄刃不死之檄俟臨陣拋擲以攜其黨二十五日平自率眾逆戰列二陣者三山上攻下我兵曹南金金科張邁吳京李超合五軍仰迎之散檄滿空有一紙直升雲表

戚少保年譜

卷五

聖

忽三野鷹自天而下共抓以去賊黨見檄俱無關志我兵奮勇一擊賊遂大敗我兵直追至山隈藤蘿密織悉餌於伏乃全師而歸計斬馘五百餘醜因遵令不尚首功止取執旗賊首六級平自此再敗落魄喪胆隱伏深林不敢出戰是日廣東總兵俞公統督叅將湯公克寬王公詔原任都司白公瀚紀守備姚允恭及把總陳其可鎮撫許朝光等分率大小舟師三百餘艘始至家嚴乃會集兩省將帥歃血誓盟同心滅賊於是約會兩省舟師分布信地蓋賊巢水路共有三門通舟出入中門并

雲蓋寺專責閩都司傅應嘉把總顧喬許瀚以廣
參將王詔佐之上門專責閩游擊魏宗瀚以廣把
總陳其可守備姚允恭鎮撫許朝光佐之下門專
責廣參將湯克寬都司白瀚紀以閩把總羅繼祖
佐之如賊以大舟沖突則合力同追如賊以小艇
夜遁則責在信地萬一風濤不時遞脫老岸務在
併力追擊由廣境則以廣兵為主閩兵佐之由閩
境則以閩兵為主廣兵佐之又恐賊渡老岸遁山
復行巡海道調發詔安縣鄉兵布洋林一帶長柵
列守又而訂饒平知縣管公惟乾及行廣東兩道

戚少保年譜

卷五

署

署

調集鄉兵列柵截守東界上抵柘林一帶而連日
颶風大作不克進兵

冬十月大敗吳平於宰豬澳

是月初四日丁卯颶風始息平賊且久惟懼襲巢
遂不備大沙宰豬二澳家嚴於是夜陰約水陸將
領密示師期以指揮曹南金統方柏朱九龍各部
兵爲中軍坐營把總金科統金崇岳馮煥金守常
各部兵爲左軍義總胡世鮑文龍各部兵爲右軍
把總魏國戚子明各部兵爲中軍策應以陳蠶部
兵爲左軍策應徐全部兵爲右軍策應俱屬李參

戚少保年譜

卷五

署

將趙統領家嚴親督趨宰豬澳擣巢以指揮吳京
統義總石成紹毛介陳祿各部兵趨大沙澳阻截
原屯龍眼沙雲蓋寺之賊廣東總兵俞公駐下門
督水兵守各澳口防遁再三申約各舟預先張帆
起旋以備截擊於鷄鳴整伍銜枚登舟遲明直薄
賊所齊泊宰豬大沙二澳中軍先登徑取吳平本
寨左軍繼取後巢右軍繼取土圍各兵併進策應
平賊獨立寨前石巖張黃蓋指揮拒敵我兵奮勇
攻入賊遂退據木城眾兵四面合圍斬柵而登賊
潰而四奔者半匿林逐舟半投崖赴水我兵水陸
併力隨將賊巢賊舟盡行焚燬後有大烏舟一艘
亦執黃蓋張弩燦鉛悉力抵戰我兵拋擲火毬各
賊投水自溺福兵擒斬賊首共一千二百有三醜
焚溺五千餘徒釋救俘係把總朱幾并男婦一千
八百餘人比時血戰者李趙等陣亡者吳六八等
也廣兵亦斬數百有奇先是閩陸兵舟過廣兵橋
側見閩兵粉墨其面如鬼如厲廣兵鼓掌大笑不
信閩兵能一鼓破賊若是也於時廣兵違令不預
起蓬旋以致吳平率八百餘徒駕吹喇唬小艘四
十艘從容由下門沖脫俞公督本信湯克寬羅繼

祖等躡踪擊之家嚴在巢督兵搜捕瞭見賊遁卽令傅都司同追協犁賊舟十八艘仍漏賊七百餘俱赤手突向潮州家嚴又發叅將李超統義總胡仲膏徐全鮑文龍胡世等兵二千四百取道柘林協同追剿又發義總陳蠶戚子明等二營一千二百人附超帶領前途交與應嘉統爲策應俱准俞公調度夾剿窮追是日將暮賊至陳棠驛登岸正值饒平鄉兵夜炊知縣管公惟乾既不設柵阻海復不敢堵截見徒搏之賊望風奔潰賊因得熟食濟饑又得利器濟用而死灰復然矣初八日辛未

戚少保年譜

卷五

吳

賊突鳳凰山破土圍脅從五百人合黨初九日壬申李叅將超傅都司應嘉與俞總兵會集潮州李超率兵追賊應嘉督饒平鄉兵壁守漁嶺十一日超追至硫黃糧盡乏食同知鄧公齋餉銀入饒平易米管知縣閉城不納士餒竟日乃取青穀於田中炒碾濟饑十二日乙亥管知縣領鄉兵壁近鳳凰山被賊劫殺鄉兵二百餘人僅以身免器械鞍馬盡委於賊而李超獨統六總撤分二路一由鳳凰山入延坪追其後一由潭澳抄出烏槎迎擊其前十五日戊寅徐全陳蠶鮑文龍等由鳳凰山追

漳溪斬首三十七級以孤軍寡援不敢窮追賊遂遁蟹坑入深林轉走時家嚴尙在南澳搜巢偵得平帶殘黨欲自漳溪遯海乃關會總兵俞公僉事翁公委彼省哨官楊儼俞盛等先將沿海漁舟鑿沉以防賊遁十六日己卯李超督胡世戚子明胡仲膏由烏槎追至烏嶺屯壁與魚嶺傅應嘉約次日並進相爲犄角不意夜二鼓鄉兵貪攘專功潛先下山遂爲賊擊潰賊且追上嶺我兵不備因而失利傅應嘉陳其可僅以身免次日庚辰賊至潘段公館守截廣兵謝恩林春木等不戰而卻賊乃

戚少保年譜

卷五

吳

得路由饒平之荔枝園陳球等處脫遁家嚴聞報卽督標兵急馳廣境比及黃岡賊知大兵至夜奔二百里由百丈埔復出陳棠趨潮州港口家嚴喜賊來就我又入死地前阻水後阻兵共期滅此朝食卽督兵倍地趨利十九日壬午賊到林漳相距止二十里詎意儼盛等慢令不肯鑿沉魚舟容留七十二艘槓具完全泊澳以待被賊駕三十餘艘揚帆入海并擄巡檢兵舟二艘抵海門所又擄漁舟十五艘合艦開遁家嚴卽調傅都司統閩舟會合廣兵湯叅將開洋窮追擊之於海親統李叅將

等陸兵壁潮州備之於陸二十二日乙酉傅都司等兵追及海洋沖擊散遁二十四日丁亥賊舟一鯨九艘約六百人突至惠來縣之赤水澳棄舟登岸連破雲落南洋虎坑等寨賊焰復張是月兵部題覆剿滅各起倭奴類報捷音疏欽賞銀二十兩紵絲衣二襲

十一月追吳平於廣東綿羊寨大克之

十九日壬子家嚴親督部兵自潮州進次揭陽海防道委巡檢張歷運餉接濟賊聞大兵至轉遁長樂高橋寨倚山結巢官兵連日窮追沿途渺無民

戚少保年譜

卷五

吳

居皆披荒露宿冒瘴曉行二十五日戊午抵大廟前哨擒賊總林信謝有因審知賊中虛寔督兵分路進會綿羊寨於二十七日庚申夜分布將士以指揮曹南金將前軍統指揮方柏義總朱九龍戚子明等所部兵參將李超將後軍統義總胡世張邁等所部兵海防部兵哨官林春木等并潮州知府胡公廷順分統鄉兵俱為策應乃深入萬山皆鳥道羊腸而人馬墜跌損傷甚眾五鼓抵巢賊黨驚潰各棄刃投林時方昧爽乃合兵四圍沖其中堅一面舉火焚巢然及山澤焚燬無算計擒斬賊

總李貴田新老陳總管并賊徒九十八醜奪獲馬匹器械五十有奇釋救俘係生員共男婦五十三人時報收賊一夥復聚南澳未審吳平何在家嚴乃趨回南澳而偵報前沖散海遯餘賊遠竄雷廉家嚴卽行漳州整刷官民船隻百艘厚給五月食餉調取傅都司統兵追剿以守備楊文副之并調同知鄧公士元監督前赴廣海擬二十七日於月港督發啟行

十二月督部將追剿吳平

十五日戊寅傅應嘉舟師次_不鍾家巖會同巡海

戚少保年譜

卷五

吳

道周公閱視祭江誓眾將士踴躍登舟二十九日壬辰舟師次廣東之南海時潮州奉提督兩廣軍門吳公鈞檄動支官銀二百兩差官齎餽家嚴乃對來使通集三軍自偏將以至伍卒各分賚有差

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五終

戚少保年譜者編卷之六

關嗣祚國彙纂

緄嗣昌國集錄

原嗣報國詳訂

庠嗣興國參校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家嚴三十九歲

春正月追吳平入廣東

初三日已未傳應嘉與廣東參將湯克寬合踪廣

巡按陳公聯芳行布政萬公士和給餉海南道姚

公世熙添撥快船十艘海北道畢公竟立添撥吏

戚少保年譜卷六

役蘇宗書領漁船三十艘仍各送水手嚮道其經

過雷廉瓊等府分俱備牛酒餉兵

一月追吳平入安南國

吳平偵得大兵將及收拾敗寇羅漢卿餘燼馳抵

交趾界攬埠急造大_口鍾船一艘坐駕出洋僉事

畢公會委廉州知府張公仙同知昌公應會推官

湯公惟允及分守雷廉參將王公寵分布軍馬堵

截關隘岸口賊既不能登岸復為二省兵舟追逼

遂遁入安南兩廣軍門又委畢公監督窮追仍先

行文安南國知會夾剿遂按范子儀平交圖說進

兵馬

三月覆勅仙遊等功賜白金文綺有差進職兼管潮

惠二府暨伸威等營諸戎務

二十五日丙辰師次安南永安州遣謀懸賞諭令

安南殺賊立功二十六日丁巳夷官阮伯珩解送

俘賊二名賊首五十級三十日辛酉師次安南萬

甯州萬橋山永_圍社往泊

御史陳萬言題勅仙遊等處戰捷功次云前項倭

奴侵突內地謀襲城邑仰藉皇上天威默運聖武

廣昭故一時文武諸臣率皆協力同心在水戰則

戚少保年譜卷六

三路出奇沖沉三十餘舟在陸戰則三捷奏功擒

斬二千餘寇外夷由是奪魄內逆因之寢謀東南

地方頗稱_圍謐此皆總兵都督同知戚某主闢授

算愈出愈奇而紀律嚴明萬眾之心如一與同前

提督副都御史譚綸臨敵運籌百發百中而賞罰

必信三軍之氣用張之二臣者勲庸特著勞苦功

高尤當優命者也疏上各欽賞銀二十兩紵絲衣

二襲巡按御史陳萬言題會剿吳平疏云提兵炎

海數月露居排正陣於龍眼沙出奇兵於宰豬澳

指揮談笑一鼓蕩巢助庸素著勞苦功高部覆看

得感其威名大著人心悅服合候命下令戚某兼管潮惠伸威等營得旨俞大猷革任閑住惠潮二府并伸威營着戚某兼管

夏四月追吳平於安南國萬橋山滅之

是月朔偵報吳平賊舟三十八艘灣泊萬橋山外澳傅都司與湯叅將會議閩兵由西出為正軍廣兵由東出為奇兵四路簇發嚴令各舟以擒渠魁為最不尚首功各舟依派駕發申時出萬橋山外平窺見兵船卒至遂棄棹揚篷開遁我兵併力追及各認圖鍾大船攻擊賊舟結艦拒敵且戰且走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三

自申抵戍賊猶死鬪時值昏暗颶風大作守備楊文李騰蛟見晦夜濤狂恐遲延致脫督令哨官陳大修等用諸火器齊攻平猶衣紅袍立尾樓驅眾死戰大呼一人不許生降及我兵攻圍窘急勢不能支繫大銃於足而投水時火烈風狂煙焰障天焚溺殆盡計擒斬共三百九十八夷海道肅清居民安堵

巡按御史陳萬言題勘四十三年汀漳二處草賊楊一蘇阿普及廣東藍松山等賊聚黨幾萬餘眾據地方數百里殺官殃民神人共憤該鎮總兵戚

部兵征剿元惡以次就擒脅從以時撲滅又德化小尤仙遊社巖大田三山等捷疏稱鎮守總兵戚負忠勇而經百戰有古大將之風前監軍今升巡撫汪推赤心以撫三軍有屈羣策之畧二臣者勳庸最著勞苦功高尤當優論

秋七月兩院交薦

巡按御史陳萬言題為專任大將以奠東南疏稱戚某忠勇得於性成韜畧精於素練誓心報國愛士卒甚於愛身勵志匡時保黎民如保赤子橫戈轉戰八郡賴以乂安振旅宣威三省資其節制功

戚少保年譜

卷六

四

高而益勵謙虛居安而常若對敵舟師條約庶幾於橫海樓船紀效新書出入乎孫吳兵法聞警報則怒髮冲寇氣吞河海講軍令則拔刀斬案機變風雲夜傳土塊而士卒暗識機謀樹幟受降而賊黨爭歸活命倭奴畏之如虎閩與仰之若神此一臣者信古今之奇才實熙朝之名將所當專任以奠東南者也

巡撫都御史汪公會薦疏云名與寔符識與才合承家振開先之烈徇國忘啟後之圖心不伐於功高身益修於敬勝伏枕臨戎病相尋而罔恤傾囊

酬士家屢空而自如允執兵之至要好謀而成動
循武之善經見可而進東南永賴遐邇咸宜此蓋
可以義動不可以利回可以禮驅不可以威劫者
也部覆命下附記在簡題擢用

九月奉勅仍留鎮閩浙等處尋覆勘龍頭寨沙堤釣
澳等功賚白金文綺有差

巡撫都御史塗澤民巡按御史胡維新會題爲乞
留大將專鎮全閩以裨安攘疏部覆命下照原奉
勅書專鎮福興泉漳延建邵武福圍浙江金温等
處留鎮久任管事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五

巡按御史胡維新勘龍頭寨功次稱云始則出令
如風而決策於前繼則不動如山而堅持於後撫
瘡痍有同父子視諸賊如在掌中之一臣者勲業
素著勞苦功高尤當優論疏上部覆欽賞銀三十
兩紵絲二表裏

巡按御史胡維新覆勘四十四年春汛沙堤釣澳
等處功次云前項倭奴乘汛突入虐焰孔熾仰仗
皇上天威將士川命或奮擊於海洋使其全艘覆
沒或截剿於海岸俾其片甲無回旬月之間迅掃
無餘是皆總兵戚某指授攻守盡屬方畧之妙握

機神應用張殺伐之威此一臣者雖已先奉欽賞
但今地方已定寇亂悉平尤當厚賚以示優錄疏
上部覆欽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

冬十月題奏經畧廣事條陳擬定機宜疏

竊念臣本駑駘世受養惟所任使務在捐糜瀕
蒙皇上置臣八閩授臣專閩功微賞溢力薄任難
夙夜皇皇不能仰酬萬一是懼近奉明旨兼管惠
潮地方及伸威營務蓋畀之至重投之至艱臣受
殊恩敢不慕義竭忠以圖報稱竊見各省軍務並
設鎮巡然皆撫臣效謀鎮臣效力猶之股肱心膂

戚少保年譜

卷六

六

相須而後成功故凡一切軍情悉由撫臣建白而
後折衷於兵部取裁於廟謨指示發蹤勝算具在
武臣猶走狗也驅之則前耳乃今臣在福建而惠
潮則隸廣東伸威營則隸南贛各該撫臣厥有分
土事非畫一謀豈僉同揣臣以一身周旋各省三
軍門之間身難分投才乏合從聯遠爲近幹異爲
同委非所能亦非所職也若臣復拘常調不盡直
言或情狀未悉上聞而訐謬亦難遙度必俟論定
而後從之共如曠時廢事何臣竊以今日之廣東
猶五年前之福建福建外患雖重腹心受傷猶輕

廣東外患雖輕腹心受傷最重受傷之說甚長臣不敢遠引請借福建爲喻福建嘗苦倭寇不啻十年亦嘗設鎮巡計兵食日不暇給而卒無尺寸之效亦以寔情未盡上達而處置未盡得宜也至都御史游震得都御史譚綸據寔上請乃發內帑先後共五十萬金許臣募素練之兵二萬餘眾鼓行入境戎心已寒易若發蒙順如破竹海倭山寇以次蕩平繼而都御史汪道昆與巡按御史陳萬言協謀調度會計軍儲易置將領至此三更方畧然後閩事粗定大病始除此已然之效也臣於上年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七

追剿吳平殘黨深入潮州地方則見編戶逃亡賊巢聯絡臣詢其故厥有由來蓋潮惠去兩廣軍門遠在數千里外此中脫有嘯聚官司多不寔聞率以招撫爲善謀以羈縻爲完策旣入其彀或又聽地方報仇或復誘致要賞上旣無信下自多疑以故招而屢叛叛而復招遠近效尤其不爲盜者幾希兼之責任未明章程無定兵食詘乏郡縣恣睢卽能如救閻者救之猶懼未易爲力故臣不敢以出位爲嫌條陳十事儻蒙采納見之施行使臣有展布之期或可收實用之績也伏乞勅下兵部速

戚少保年譜

卷六

八

賜議行則百粵底安八閩愈固矣一定廟算臣聞未戰而廟算勝者多算也多算固用兵之所貴然必先知彼而後可以語算賊情不察廟算何由定哉惠潮之間盜賊充斥非其性殊也盜賊初起若火之始然有司能預戒而撲滅之易易耳顧任茲土者忍隱而待之致釀其頭角已成羽翼增眾卻乃屈體求賊以成招撫又或賊巧布私賄以堅招撫之議甚者損民產以授賊業遣職官以質賊巢惟圖苟免一時不顧遺患四境此有司因循之弊也及其計難掩覆又重構寨城輕調鄉兵紀律不明機宜不審驅之浪戰一戰而敗復求彌縫張招撫爲奇功稱靜謐以掩罪任其鋪張莫之究詰及賊出劫如故又從而爲之辭不曰激變則曰仇殺最甚者劫虜命吏攻襲城池只令縛獻么麼便可塞責大愆首惡猶或論功此有司蒙蔽之弊也及或有寔心聽撫之賊捨戈戟以事耕樵官府明與要盟給牌票以爲執照矣而又爲附近寨堡之民乘其稱撫無備截路擒殺不容到官而撫賊以情告官官吏又畏庇賊之嫌置於不問且有一等有司兵將欺其聽撫解嚴復掩襲以爲贖罪立功遷

轉之資於是撫賊不得不又稱變是其始爲賊也雖習染之非而使其終絕自新之路卒老死於賊者亦誰之罪哉此盜賊怙終之情也夫既有招撫信照而又貪功報私激之使變孰若不先招撫之爲愈與其賊勢方張而乃屈已求賊浼懇就撫孰若不激怙終之爲得哉且臣聞招撫者亦以赤子無知脅從罔治體朝廷好生之德許其革心改慮咸與維新未聞大愆首惡亦得而撫之撫而復叛又得而撫之也夫盜賊干紀典刑具存乃令知有招撫而不知有典刑是餌民爲賊耳卽如臣所親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九

歷揭陽海豐二縣爲大巢者三皆爲潮惠亡命所據綿洋地方方五十里之內爲大寨者不下計數皆咸稱撫民其寔江閩亡命據良民之田廬據良民之妻子安然坐享莫敢誰何揆厥所由寔有司以此委之耳夫有司視盜賊如驕子視良民如路人爲良民則有屈莫伸爲盜賊則無求不遂彼何憚而不爲也始而一鄉漸至一縣始而一縣漸至一州趨利如流勢所必至民間生業日荒征斂日急方諸盜賊苦樂懸殊兼以劫於盜賊之積威誘於官司之無恃知不從賊將不免於死亡於是去

而從賊者日益多而賊黨日益盛矣卽不從賊亦皆不納糧差不服勾攝以爲故智有司將計食則一城之外無供輸者矣將舉兵則四境之內無可信者矣夫釀患若此之久失事若此之頻使在近地通都不能無煩宵旰徒以孤懸僻遠迄今始聞皇上不以臣爲不才使得當事臣安敢因蒙蔽復蹈故轍乎哉或以臣擁虛名可以遙制臣自料權力不能加於兩廣軍門兩廣軍門具文武之材負當世之望獨以地理寫遠未易奏功使臣徒恃虛聲不求寔用鮮克有濟或謂臣有偏裨可以分遣

戚少保年譜

卷六

十

顧閩中官兵一一乞假於鄰國且各有信地難以舍已田而耕人之田或於廣中久恃狼兵可以調用兩廣用兵故事賊之初起恒以地遠不聞事聞而後計兵食兵食備而後調狼兵遷延半年狼兵未至賊已捆載歸矣狼兵跋扈不馴行止自便歸未旋踵賊復出巢此往事之可鑒者故臣請先定廟算有二策焉其一先躡有名大巢計若干處倡亂首惡計若干人大舉銳師連破數巢軍聲已振仍還福建日後賊起又復起兵卽是廣東大征之例亦一道也但兵徹則賊復起譬之春草旋燒旋

生惟或臣於未入境之時而條議奉有欽依之日先行有司區別各縣某都某圖爲賊某都某圖爲民某某起縣糧差某某負固不服容臣會同撫按宣布朝廷威德播爲告辭務盡下情昭明信義徧揭境內曉諭通知自臣未入境以前不論爲賊爲民已撫未撫有罪無罪悉與翦除然後臣握重兵駐潮州府先令近縣鄉村樓寨俱着的名寨長開具本寨戶口若而人事產若而人縣官領赴鎮巡衙門親遞執結田土作何開糧里甲作何應役糧差作何徵科定籍在官寨長每月赴縣遞結果能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七

一一遵守卽爲良民如或抗違卽係賊黨仍再差人曉諭不服然後發兵加誅旣已服役在官如有仇民稱兵阻殺比照邊方誘殺撲殺勾惹邊釁之例一體處治凡此復業之家暫免賦稅一面擇任良有司勸課耕種使一二年後漸有收穫方議輸納以漸而供軍儲一面分布將領選揀丁壯充爲士兵以漸而減客戍此則一勞永逸可爲千百年休養之圖矣一專責成臣聞兵貴速不貴功遲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惠潮故稱盜藪軍門遠隔蒼梧軍書往來不啻兩月移檄甫至機事屢更臣前已

言其不便矣不特此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而將士待哺於兩月之外以故水陸悍卒或致脫巾未必皆悍卒之罪也古之爲將賞不踰時將士決死生於呼吸之間而候賞於兩月之外人心不勸未必皆將兵者之責也軍機所乘迅雷不及掩耳而責成於兩月之外師出無功亦未必皆不善戰者之過也故居蒼梧而策惠潮猶之汲遠水以沃近火斷斷乎其難濟矣近如福建臣駐省城日與軍門監司朝夕謀議卽有緩急聞警輒行一切軍需無不具備軍門居中則監軍代將監軍處守則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七

軍門視師分任各道責成有司機宜何如其速操切何如其密吏民則又以臣任事日久頗效微勞執禮輪誠曾無齟齬是以上下一體血氣周流文武一心臂指相運兵威感奮出必成功良有以也夫臣之願竭忠於皇上者非有擇於閩與廣則皇上之所以用臣者亦以視閩者視廣而後臣之收功於閩者不至致罪於廣耳乃今役臣於境外而無所附麗於軍門臣一武夫何益於事縱蒙時出簡命假臣便宜惟有罰逗遛禁騷擾則臣所以自盡耳然必信賞而後罰可必亦必足食而後禁可

行至於節制有司調度錢糧雖在兵備海防使非
素有風力寔心任事亦多掣肘況臣名位徒重事
權本輕又安能爲有無也以今益臣信地乃在三
軍門之間將以專責屬之南贛軍門疆域不更調
度亦便似矣而錢糧仰給於廣省必不能舉全省
之力以應之未可也將以兩廣軍門窻遠暫時移
惠潮竊恐會堂奧而出戶庭不能無卻顧之患未
可也將謂暫以惠潮屬之福建軍儲不能自供客
兵皆出召募爲己猶或不足兼濟必非有餘未可
也或謂改設總督於南贛以專之或謂暫傳福建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三

軍門而歲議兵糧助之或謂廣東督增軍門事靜
別議干係大計非臣所敢妄言但臣之責任分於
各省徒依阿於未任之時不責寔於既任之後則
每事掣肘動輒得咎臣固不敢自蹈前車之覆激
而進之亦不過挺身行陣而決一死以塞責耳夫
何益於成敗之數哉如蒙勅下該部先議惠潮及
伸威營務應屬何處軍門庶使撫臣得盡地以協
謀而臣亦得因以成事矣一設監軍照得福建用
兵調度則在軍門紀察則在巡按統兵則在將領
處置軍需稽察奸弊則在監軍各任其職効力同

心始克底績惠潮去兩廣軍門既遠去廣東省會
亦遠有事調發則錢糧器械不免取辦於有司苟
無專道監軍必至玩愒誤事乞照福建事例設立
監軍一員臣在閩則福建監軍同事入廣則廣東
監軍同事居常則料理錢糧繕治器械遇警則隨
營督察轉運供需然軍旅之才與俎豆之習稍異
應變之具與守常之士不同必得其人乃爲共濟
乞勅下該部務選見任閩廣中素有風裁練習軍
事歷經戎行之人以充其位一置將領臣叨主將
之任領兼攝之司必居形便而後可以握機必擇

戚少保年譜

卷六

四

材官而後可以分職自今籌之臣居閩則廣事難
於遙制居廣則閩事不無後憂竊計春夏急在備
倭宜居閩省秋冬利於剿賊宜駐潮州若非分任
得人未免顧此失彼卽今任將之善宜莫如閩三
路五寨各有司存行都二司互爲出入鎮巡標下
並列將材然皆兵部詢謀僉同選擇而使今之在
事者又皆臣與原任巡撫都御史譚綸在浙儲養
之士及今撫按交章薦舉之材故足賴也潮惠及
伸威營視閩信地更廣積寇倍多任用將官惡可
不慎乃今惠潮則有守備潮惠則有叅將伸威營

則有叅將有總兵無食無兵徒擁虛號故無成效
況臣週計信地不下數千里而責成於一人使非
知人而善任之孤立何濟臣請惠潮各設守備一
員仲威營叅將照舊添設分守惠潮仲威營副總
兵官一員駐劄潮州各該守備叅將一聽副總兵
官節制副總兵官仍聽臣節制其各部兵馬聽臣
分撥大畧皆照閩中事規各官皆以浙閩歷戰有
功者充之見在人員另議別用如此則將領皆一
時之選而閩廣如一人之身卽臣居廣居閩惟其
所在小警則隨地剿捕如遇廣警勢大則臣盡移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五

閩戍併以應之臣親赴援動舉全力蔑不濟矣閩
兵入廣則工食錢糧取給於廣廣兵入閩則工食
錢糧取給於閩唇齒之邦互相依附計之便也一
用部兵近該臣入潮惠未見彼中一兵詢之民間
則畏廣兵甚於畏賊謠言賊猶梳也所遇猶有所
遺兵猶篋也過則無遺矣廣兵有四或鄉兵或募
兵或賊兵或狼兵未練鄉兵遇民則行劫遇賊則
先奔募兵皆出烏合賊之間諜叅半其間彼中謂
在昔將官往往引狼入室斯言雖小可以喻大矣
賊兵則以賊攻賊古之人皆用之然必元氣盛而

後可以張吾之積威積威張然後可以制彼之死
命何謂元氣親兵是也彼知吾能使之生能使之
死於是莫不洗濯以道死而黽勉以求生此而用
之誰曰不可願親兵一無足恃赤手而用賊兵股
大如腰必至不掉變生肘腋流禍無窮其不可也
必矣狼兵玩視日久觀習日非調發愆期去留由
己所過擄掠慘不忍言曾未聞軍法一行於彼也
兵驕如此將安用之誠知兩廣必不可廢狼兵要
未可恃於今日耳昔廉頗爲將必用趙人今必用
臣非素練之兵不可但閩募兵於浙浙人猶多阻

戚少保年譜

卷六

六

携將欲移兵於閩地閩地孰與防守乞勅該部申
諭浙江軍門開募兵之禁俟廣東錢糧到日容臣
親詣金衢溫處等府選募節年經臣訓習曾充兵
者子弟三萬每名各給安家銀三兩約以三年爲
限方許下班舊部材官除各衛所見推管事外其
餘閒住及空閑者容臣取用領兵緣臣居浙七年
備養亦多壯士與其棄之無用孰若相濟成功是
卽謂趙人而不難於責效矣然徵兵於浙又必取
道於閩蓋江西素未調兵難與慮始閩中自昔多
事安不忘危大兵經行亦足彈壓萬一警急又得

借而用之是爲廣亦爲閩也且在閩則春汛重而秋汛輕在廣則春瘴不可入山而秋冬方解如遇廣事重大容臣知會福建軍門候防秋汛無虞亦可借調入廣卽以閩省監軍督往冬畢撤兵還閩是則廣於有事之日可以借力於閩閩於無事之時可以資餉於廣相濟而非相厲也一復舟師臣惟芟草必除其根治水當從其源漢臣諸葛亮先定南中而後北向用是道也故欲求內治之安必先除海上之盜猶蜀之南中水草之根源矣廣東舊設水寨沿海衛所官軍坐駕鷹船備非不周法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七

非不善邇因柘林水兵之變遂議罷之是因噎而廢食也或調選編海上商漁船隻分爲二班一班殺賊一班生理不爲無見但此船自駕必挾已資遇賊則利害切身人各爲戰故戰無不利一屬於官於已無復利害兼之粵中調用水陸攻賊功則不賞敗亦無罰皆由官司無有主兵勢不可行相沿已久倣效日甚惟張虛聲以贊官帑誰肯捐軀不側以圖寔效哉欲用此輩必須設有巨艦握有重兵必得質直有幹廉靜無求者駕馭之然後彼爲我用假令孤立無威而盡置反側於左右驅之

蹈重淵臨鋒鏑雖馭不失其道食不違其時抑且不能矣況未必然耶又照烏尾船雖大外少牆壁內多棚蓋櫓人雖立火攻易然必須用福建白艚相兼互進此南澳已試之明效也爲今之計相應亟爲南澳善後之謀福建設水兵把總一員充爲南澳東路廣東設把總一員充爲南澳西路仍以叅將一員統領駐劄大城其叅將把總必用曾於浙閩習服舟師條約實心已試之人每寨各造大小船隻六十號各用水兵二千五百人造船置器募兵支糧在閩屬之巡海道在廣屬之海防道西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七

路卽坐潮州橋稅先儘水兵工食船隻器具每年額費之數支給其支糧規則比照閩例如遇賊眾船少在閩則調刷月港等處船以益之在廣則調刷烏汀等處船以益之事畢卽散如此則我之節制舟師居什之七借用船隻居什之三我重彼輕然後可責其用命仍定信地在閩則舟駐_子鍾北至活嶼爲界在廣則舟駐柘林上至惠州盤圓港爲界廣東南頭船隻仍舊專備省城東接盤圓港西量移上西海地方如此則海防豫修而疆事克舉矣一議軍儲臣計潮惠地方萬山接聯皆鳥道

叢林而兵生賊熟以攻圍之畧言之堂堂交鋒之隊雖有限諸路把截之用則尤多正陣之外必設奇陣之備庶敢深入而不爲奸賊掩伏所中故戰無不捷矣除把截則臨時酌量山川形勢賊情眾寡措調鄉兵外其節制之兵約非三萬不足以成功每歲糧食功賞軍火器械非銀三十餘萬不足以供應臣聞廣東養兵之格日給口糧二分行糧幾釐蓋彼中常調狼兵每以五百爲千五千爲萬自號虛數不服點查官司雖減其口糧而彼以二人之食養一人彼於計亦得也行糧皆入頭目之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九

手而各兵分行劫掠以給饗餼官司雖減其行糧而彼侵收於一人彼於計亦得也臣在浙福每兵日給口糧三分三釐行糧一分二釐徧查士情猶若不瞻蓋臣兵到處先聽監司查點一名不虛經過地方秋毫無犯故與廣東所處不同今臣人潮惠各兵口糧行糧應照浙福事例必處三年之食使無御顧之憂然後臣可以一意用兵如前所陳末議可剿則剿可撫則撫及境內事定亦如福建故事選練土著漸減客兵蓋師行糧從今日第一義也乞勅該部從長議處預待支給臣若冒破官

帑而無成效臣之罪也一議賞格臣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廣東賞格賊首一顆賞銀一兩此所以待賊兵待狼兵而非所以待節制之兵也今募浙兵依臣紀律在伍必稽其寔數沿途必禁其騷擾臨陣必責其成功兼之不計奇零不殺被擄不蹈妄冒諸弊得級一顆止賞銀一兩安能致其死力哉查得浙江倭功每顆給銀三十兩從賊十五兩福建倭功一例給銀三十兩從賊十五兩今止見給五兩上班下班則省城有犒過州府則有司有犒衝鋒則有懸賞陣亡則有衣棺戰傷則有藥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九

資病故則有優恤此又閩中之加厚客兵而用爲鼓舞者也今調入潮視閩又遠千里賞格縱不加厚亦不宜反薄於閩臣謂廣東所用之兵宜分三等如用賊兵則給行糧而無工食功級准與贖罪而量賞花紅如用狼兵仍照狼兵之功賞糧餉若彼能聽臣選閱受臣約束亦可以浙兵之例待之但所調浙兵一切功賞優恤必如閩中事例如此則兵心感悅而無不用命者矣一正體統竊惟統萬眾如驅一人必以刑名分數爲務今之用兵統督征剿固在將領分任責成猶賴有司必須文武

協和方能濟事臣在福建幸而撫按同心無少扞格有司觀感相與共成凡茲尺寸之功誠非一手一足之烈也今兼潮惠其事大難蓋倭患來往有時一經蕩平其禍途寢似無事於有司矣山寇出則爲賊退則爲民必撫剿互施相機而動其安集撫循轉輸策應皆屬有司假令偏拗阻撓鮮不敗事伏乞勅下該部議定文武相承體統武職自副參遊福廣三都司文職自知府以下如何節制凡臣所行係干軍務有司務要着寔奉行府佐縣正等官聽臣從宜委用如有抗違阻撓及違誤軍需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五

隱蔽賊情者容臣提送軍門施行必與臣處斷該管上司勿得偏護撓臣行事又照臣叨十五府三州地方之寄與各邊畫守數百里之總兵不同臣從事於三軍門之間與一撫一鎮事體歸一者不同今皇上既以出格責任委臣亦乞以破格事權處臣伏乞另降勅諭一道天語丁囑嚴重務要文武官司從寔遵守庶使臣得以展布如此而不效者臣之罪也一假便宜竊照山寇之起伏無常軍中之機宜貴速因敵轉化其形莫窺或撫而示之剿以奪其心或剿而示之撫以緩其計或致賊於

榻下而與之共卧或餌賊以餽遺而離其腹心或特懸肆管之權或伴責有司之失凡諸間諜不避嫌疑伏乞天語開示同事大小諸臣容臣得以便宜從事倘機事方密功用垂成毋倡流言以報私怨使臣無所顧忌庶能勇往成功也

穆宗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家嚴四十歲

春正月丁丑家嗣祚國生

先是家嚴求嗣於九鯉仙夢老嫗領一缺唇兒曰此子足祀蒸嘗汝其子之無憂後矣譚公賀之以詩曰生申此夕會昌期曉日懸弧五百時婉婉當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五

門稱令子翩翩承嗣有佳兒應知神駿山東妙自是人龍世上奇維岳笑看橫紫氣充閭福慶喜春熙昌國山書生龔祖職歷任署僉都指揮使司事熙能詩文有五東傳茂對軒記醉香清賞敘感天說暨狀誌并適性稿諸作

三月南澳捷

是月初三日島夷駕雙桅巨艦一纜突入南澳內載精悍三百有奇築屯堡以候其黨此澳舊爲倭夷劫聚之藪攻剿甚難家嚴乃下令把總趙記協總王應龍王宗瀛等盡馳舟師環攻之而賊亦擲鉛銃以拒我自申至戌相持未下我兵以火箭焚

其舟賊遂獍獷大蹶焚溺無算計斬馘首九十九級續至之夷在遠洋聞敗遁去

夏四月崇武捷

是月巡行海上師次崇武所忽報倭舡四艘泊所城之海濱整理漁舟牽綱引索深有臨淵之美遂令把總葉艦部羽軍薄賊前誘之登岸引偪城下乃以把總胡世統銳卒鼓而列陣與搏戰兩鋒始交賊即潰北皆奔赴泊舟而舟旋已預為我兵斬絕不得渡且岸集追兵阻而前拒賊乃勢窮遂漂溺波濤而滅計斬首百七十七級函獲甚眾賊燄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三

自此息警中丞塗公澤民題上本年春汎南澳海洋功次捷疏云忠勇性成才猷天賦橫戈轉戰八閩悉賴以蕩平航海清戎萬眾咸歸於鼓舞勸士則傾囊中之弧矢筆札而無所於恠誓師則運轂中之龍虎風雲而隨在必克時雖安而心如臨敵功已懋而行益謙冲疏上欽賞銀三十兩綵紵二表裏

六月工科右給事吳公時來題上敷陳時政以圖久安疏內云福建總兵戚某有練兵之長宜行取北來駐劄昌平揀閱燕薊三萬餘眾經營三年責

其遊兵破虜以省各鎮入衛之兵部覆云練兵之費駐劄之所俟規畫已定然後行取北來以需其効今且行令本官專以料理全閩兵務以慰閩之人心疏上上從之

秋八月詔留鎮料理閩事

比當軍政循例自陳部勘諸將人品或有不同內戚某尤為一時諸將之冠亟當留鎮專任者得俞旨仍舊供職

中丞塗公特上專任將帥以安地方定人心疏云才猷超邁忠勇性成功勲茂著八閩愛戴如出一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三

口而閩又為山海交衝兵食並匱之城必任事久而責成專乃可為久安長治之圖去年舟師陸戰事事有條貼駕土著種種就緒兵無冗役而行不告勞餉無加額而民不稱困蓋一日有閩即不可一日無此官乞將戚某專心料理閩事部覆云戚某素負將才蔚隆時望運籌於中則軍不告勞而民不加賦決策於外則士寇斂跡而海汎獲安閩帥得人地方攸賴仍令料理全閩事務紓主上南顧之憂保海邦萬民之命疏上上允其奏

冬十月上應詔陳言乞普恩賞疏

伏觀某月詔內一款各邊將士立有戰功往往勘
覆稽遲賞不足勸都察院便行文各該巡按御史
將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未勘報
功次俱限三箇月以裏勘覆如有遲緩卽行糾論
欽此欽遵近該使臣捧到恭行開讀萬姓歡呼三
軍鼓舞仰惟皇上龍飛初政首念邊陲鋒鏑微勞
致勤勘覆申勵臣節博詢直言內外臣工仰承詔
旨莫不傾心陳力而廝卒之微咸思奮効於邊疆
臣竊一方將領恩參有年敢不奉揚德意以圖報
答臣自伏觀明詔之後蚤夜焦思欲獻一言而再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三緘默今已數月至忘寢食然而未敢有言者以
爲方今聖明御極俊傑在位寅亮忠勤曷可勝數
凡於生民利弊莫不條分縷析固無待臣之狂贊
矣然臣干冒出位之罪不避斧鉞猶欲効忠於明
主之前者誠思位有文武報主則一況邊陲軍旅
之事臣身所履歷目所親記及有臣所未安於心
雖可彌縫於天下耳目而不能自欺於方寸之間
者恐一旦身膏草野無由上達故冒死以罄血
忱不忍不言以欺明主請以臣苦切欲言之事爲
皇上陳之皇上深念有功將士勘覆稽遲以爲賞

不足勸矣然勘限雖嚴南陲萬里日月有明覆益
難照惟勢懸於萬里故容有未賞之功惟照遺於
覆益故或有不均之賞臣每念及此忽然忘生掩
功冒賞臣罪實重何者臣本愚昧武夫世叨參養
嚮使倭變以來兵食調度戰剿機宜盡出臣身無
與於人猶不足以報聖朝萬一況祖宗制典昭昭
具在錢糧辦於有司協力由於各道調度有軍門
激揚有巡按運籌屬之本兵網維存乎元宰而天
威則藉於朝廷由是諸將効勞士卒用命臣惟職
司鼓旗初無遠畧終鮮奇謀徒以謹守節制訓練

戚少保年譜 卷六

成功第當時調度協力之臣至今未沐甄收陣亡
汗血之士至今尚欲恤錄故未賞之功與不均之
賞皆由臣一人掩冒所致夫冒朝廷之賞而逾其
分臣之所大懼也掩眾人之功以爲己有臣之所
不爲也故日夜憂惶良心發見不能自己臣謹先
以未賞之功言之浙江爲東南財賦之區承平日
久民不知兵頃緣奸商勾引倭奴犯順自嘉靖三
十四等年變起倉卒所至皆靡府縣乏紆謀之策
衛所缺訓練之兵一時當事之臣悉從權宜之計
遠調湖廣山東河南等處糧兵士目雖亦節有成

功而狼子野心終難控馭沿途剽掠甚於盜賊萬里愆期寇去兵至師無紀律緩急不濟繩之以法則怨而犯上寵之以恩則玩而殃民且使蠻夷習知中國之勢或生窺伺之心此臣之所以深思遠慮於原任浙江叅將之時而有創練土兵之說也夫容寓之兵既不足恃而然眉之急又不容緩於是具呈督臣胡宗憲撫臣阮一鶚以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豈無材官誠得浙士三千親行訓練比及三年足堪禦敵可省客兵歲費數倍二臣深然臣計俾臣訓練土兵未及一週而舟山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五

已告急矣然驅福廣之水兵而使之陸戰用流寇之雜卒而責其卽戎且號令未明士心未附雖韓白爲將有不能成功者如臣駑鈍安望其能克捷哉然能因敗爲功而練兵之說已有端倪矣故於創艾之餘深求古法再加練習以圖後功三十八年倭寇數千突犯台州沿海地方上下五六百里間烽煙連亘臣前後三戰斬獲首級八百餘顆地方底安此皆臣與前任浙江海道副使今陞兩廣總督譚綸所練浙兵竝無一客兵預之其初戰章安也則有首功盧琦等陣亡吳元倫等再戰莒埠

則有首功婁楠等陣亡楊貴等三戰南灣則有首功胡良瑤陣亡者無督臣奏捷臣與譚綸俱各叨賞自偏裨而下至於陣亡之士未蒙勘覆優恤臣於此時已負愧無地矣是年秋罷臣舊兵使往義烏會同今陞僉事被論回籍知縣趙大河召募選練大河在任忠誠義氣正而不迂廉潔厚重仁而有勇民心風偃義士雲集卽呈軍門准將大河監軍協臣教練以故臣得展盡底蘊法立令行力齊心一皆大河聯屬指示之功也教練二年臣陞台金嚴叅將駐劄台州與今回籍原任台金嚴兵備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五

僉事唐堯臣共事仍以大河監軍四十年倭寇大至該堯臣調度機如轉環策無留畧分投剿寇親自當鋒比被倭賊預布奸黨於台州府城內約以入城後哺炊城中不知也臣已督兵徑勒甯海縣之倭宿梁王舖聞台州告急星馳一百五十里枵腹反救卒遇於城下一鼓盡滅於是有花街之捷城中炊餉未熟而賊已授首矣比時首功者朱珏等陣亡哨長陳文清等也五月初五日白水洋倭眾二千臣將兵止有一千二百大呼奮擊焚斬殆盡於是白水洋之捷比時當鋒首功者楊世潮

等陣亡者陳四等也五月十五日藤嶺之寇二千有餘據船依山未易遽勝臣率眾誓天願救回被擄男女不重斬級眾皆感泣一鼓戕滅救回被擄一千有奇於是有藤嶺之捷其餘小捷凡賊不滿數百功不及數十者臣不敢瑣瑣贅開俱該總督軍門題報訖惟以臣不通權臣嚴世蕃之故遂使士卒之功未蒙勘覆已而江西被廣東南贛山賊流突動經數萬該總督軍門調臣督原兵往援四十年十月十七日到弋陽賊去縣七十里而壁臣兵夜發一鼓馘其頭目賊大敗遁走又追至新城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五

胡坊各賊俱遁回廣東江西悉安臣方班師比時首功者陳大成等陣亡者胡文忠等也亦以臣執論軍機與江西巡撫胡松不合遂不錄士卒之功不與首級之賞該領兵等官具奏奉聖旨該部行催未理四十一年臣回原任五月二十五日倭犯水桶澳臣復督前兵不崇朝而滅之比時首功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該總督軍門題捷訖嚴世蕃亦以前嫌未蒙覆勘本年福建倭賊屢破縣城該總督軍門遣臣統領原兵入援以副使王春澤監軍七月三十日行至福甯州該福建監軍副使汪

道昆邀臣於境上是時倭賊土寇北自福甯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蕭條盡為賊窟附近居民反為賊間始雖畏威而協從終則貪利而導引彌漫盤據閩事已將不可為矣其原破甯德縣倭賊結巢甯德海中懸山名橫嶼者數千居民亦為之向導據是島者已三年矣臣率各兵剪披荆棘觸冒毒露進至甯德廢城對天誓滅臣犬馬年以先撫協從之人緣橫嶼在海中去岸五里潮來成海海退為泥尚隔深巷五道各兵涉泥匍匐而進一鼓而滅克復甯德比時首功者胡守仁等陣亡者陳文彪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五

等也各兵役久因見福建山溪險惡烏道攀援欲遵軍門原示急於告歸緣監軍王春澤閩人也汪道昆原任義烏縣知縣各兵舊父母官也互相獎掖激勵誓與臣等共滅此賊臣感二人之義又督至福清八月二十九日到縣該日倭山三寇數萬逼城壁於牛田臣即於九月初二日出師各兵奮勇斬首六百七十二顆焚溺不計賊遂敗遁比時當鋒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前賊再結巢於興化林墩地方彼地四面皆水中惟石橋可渡臣督兵于十三日到興化木夜出兵倭寇悉眾據橋臣力

督官兵戰奪此橋臣兵一哨三十六人爭橋盡皆戰死二哨再進戰亡一半兵眾少卻臣首刃哨長劉武各兵復進遂奪橋而過賊大敗溺水者萬餘人斬首二千二十三顆又追至窰兜一鼓盡滅而臣回兵至福清縣又遇新倭雙劍潭者率倭萬眾先領親倭三百餘徒十月初五日到牛田以待後倭齊而深入臣又獎率疲卒復戰倭猛器精六戰而後敗之登時盡滅比時當鋒首功者陳子鑾等陣亡者傅昂等也隨有倭寇萬餘齊至汪道昆深以爲憂臣謂浙江總督汪道昆鄉人也素重汪道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三

昆才望如能往浙乞師臣不惜死當復入閩中必期盡掃此奴汪道昆毅然請行相期以死報國比至浙江胡軍門已被論逮京該接管巡撫都御史趙炳然改爲提督未肯遣援賴趙大河曲處以行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軍至福建建陽縣水吉地方首有山賊八千餘徒該汪道昆駐軍於彼俟臣到議曰大軍如不滅此而行山寇將謂我專剿倭過後當大肆逞況各巢倣效益滋蔓矣丐願自將邀臣同擊卽於二十三日未時發兵一鼓殲之比時衝鋒首功者丁茂等陣亡者朱筠等三人也

已輕題捷未蒙勘覆陞賞臣未至閩之先中路倭寇既陷政和壽甯二縣各據海濱以爲歸計臣督兵至省會新任提督軍門右僉都御史譚綸入營分布四月二十一日大戰滅賊於許家村通共斬首二千四百有奇比時衝鋒者婁子和等陣亡者金漁等也原破政和壽甯二縣之倭移屯連江縣馬鼻地方臣等又移軍向彼五月初二日到縣初三日馳六十里至彼殺溺無算衝鋒者陳祿等陣亡者陳遠等也其遁至甯德縣肖石嶺者臣復力疾督兵出入茅谷之中蹶石踰險登時斬馘殆盡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三

比時衝鋒者徐壽等陣亡者陳忠孫等也於是恢復一府二縣而入閩倒懸解矣入冬倭寇復至畿二萬徑困仙遊勢在必取該臣等請兵於浙江軍門至十二月乃得兵二十六日一鼓而劇寇大敗城圍遂解通連上逕等處斬首一千有餘比時首功者胡守仁等陣亡者何常等也四十三年二月倭至同安縣王倉坪該臣於曠野之地日午列陣大戰比時衝鋒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時尚有倭七八千遁至漳浦縣因有內應期襲縣城于旦夕間該臣十五日督兵至彼次日卽與賊戰蔡陂嶺

蔗菁萬頃倭伏於內兵法所謂兩鼠鬪於穴中三鼓而後勝之臣斬不用命者三人乃收全功比時血戰者張元勳等陣亡者李加珍等也自後倭寇脫歸者始知犯華不利不敢復窺八閩矣又山寇吳平侵亂地方該臣督兵於南澳剿滅南澳者閩廣之交海中山也越海而用陸兵沉船而出死計對賊爲營旬日三戰殲賊幾盡廣兵少懈吳平竟以長舫遠遁交趾臣又督兵入廣盡殲其在山賊黨比時血戰者李超等陣亡者吳六八等也以後倭之犯東張大石鈞澳永甯皆勢小易剿俱一鼓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三

全殲不敢瑣陳於是八閩萬姓始得帖席無不舉手加額共祝聖明臣等亦得藉口而道罪矣今查前項大捷諸臣王如龍胡守仁以功陞參將李超張元勳以功陞遊擊陳濠楊文傳應嘉金科陳大成以功陞都司朱珏曹南金以功陞守備內除福建先後功俱已勘報兵士亦各有陞賞雖輕重不齊比緣各兵不知邦政事例報不合例無敢他望而在臣實冒溢殊甚也所有死事之兵與應襲子弟俱未蒙恩而死事者於所効勞地方未有祀典所謂不均之賞是也其浙江自嘉靖三十六等年

大小捷臣亦叨自祖職上陞至都指揮使譚綸亦陞至叅政唐堯臣陞俸一級內唐堯臣與趙大河皆先後以被論回籍大小將士原賞首級止各得十兩紀錄首級雖奉有明旨並未勘覆此所謂不賞之功是也爲照臣部下訓練兵士原係義烏縣民人聞閩突起之徒非受朝廷升斗祿非臣世蒙國恩者比徒以臣與趙大河等論以君父水土之恩更相勸誘調集訓練誓同生死數年之後恩洽義孚近討遠援故每戰輒勝如臂使指原彼初心豈直爲日給三分之圖乃爾蹈函犯危自投必死

戚少保年譜

卷六

四

之役以求萬一之功乎亦豈人皆忠義無所爲而爲者哉惟望立功之後蒙朝廷紀錄其勞俾各有微職遺子孫升斗祿以榮妻子至於死事之徒明知身喪他鄉孤兒寡婦有所不顧者亦望朝廷恤其後人故棄一身以易世及之恩也又或一等臨陣犯千軍令者臣立誅之而肅然亦豈臣之力能制其死命耶良以朝廷威令及臣平居諄諄功賞之言有以信而激之耳故父子兄弟株連彙引令重而身輕勇奮而命賤否則各守家門不願赴募臣以戎官豈能人人驅而致之行伍之列哉今浙

功七年不揚而賞又獨厚於臣人將謂臣何又使共事者悉不見錄而有功者逾七年而不課臣恐自茲以往無復有樂與臣共事者臣懼覆敗之立見矣矧浙閩雖暫告安而兩粵見稱多事臣若不從實陳奏乞賜明正功賞以鼓舞人心而使生者含冤死者暴露三軍之士將聞而怨悔臣亦何能撫而用之必待他日償事而後言臣固難辭三尺法其如邊計何哉此區區犬馬之情所以不安於心者有四焉夫南方風氣柔弱倭寇患已十餘年一旦收烏合之民而卒成底定之績此非人力實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三

仗天威臣乃安享其功伐此所以不安於心者一也義烏練兵首事如監軍趙大河汪道昆同事如唐堯臣其人才勞績臣已言之於前要之均爲有功於浙閩者也彼皆先後去官而臣獨濫職如此此所以不安於心者二也浙功不勘與閩賞不酬其勞者尚多死事未得恤錄則雖盡奪臣之爵賞以獎恤忠魂猶爲負之於冥冥之中臣尚得躍馬食肉而將士膏塗之芽將成拱把此所以不安於心者三也人臣之義無以有已國家豢養武弁正爲有事需其死力耳況暗劣如臣幸而因人集事

得保祖職免於戮辱足矣且每戰輕袍指揮未嘗一馳汗馬乃濫冒將帥階列一品掠羣力之勞私於一身擁朝廷之大惠而使士卒有不賞不均之嘆臣卻又儼然受之而不辭此所以不安於心者四也臣蓄此四不安於心尚欲領疆場之任爲朝廷宣力捍禦且冀士卒之出力用命則將士必將曰吾徒捐生拌死悉爲主帥立功名而已吾何利焉他日邊圉有事而士卒恐解體矣再照臣本以弁戎受恩深重分當守不伐之戒豈宜將士陳功自冒干譽之嫌但念漢臣趙充國破羌而還人有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三

教其歸功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世法老臣不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死誰復言之者臣聞貪人之功不義掩下之勞不仁失士心而償邊事於他日不忠臣何人斯敢避矜伐之小嫌而蹈不仁不義不忠之大罪乎軍志有曰該賞而請不賞者誅該罰而請不罰者誅今將士當賞而臣當罰使臣不以實請將何以逃夫公議伏乞皇上鑒臣不得已之心憐將士鋒鏑之苦勅下該部將臣追奪職級以爲久冒邊功之戒通行浙江速爲查勘如

果臣言不謬乞將唐堯臣趙大河汪道昆一體查功錄用有功將士早賜勅覆以憑陞級再乞通行閩浙將先後有功及死事者子孫應承襲者仍從原營起送各立功省分轉送赴部照原覈功冊敘次擬陞一面比照各邊陣亡事例於各戰捷地方立與祠祀庶遊魂有歸而免爲中野之號俾灾眚不作而永爲捍禦之屬也已

詔召回京訓練兵馬

俺答數犯山西是秋長驅破石州而土蠻同時入寇薊鎮昌黎幾不保帝集廷臣議以薊爲畿輔重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七

地今虜勢猖獗誰能鎖鑰北門陝西道御史李叔和題上薦舉邊材疏稱福浙總兵戚某協謀練兵所向無敵應代薊鎮總兵之任訓練雄兵迅掃狂胡以伸華夏撻伐之威給事中吳時來請並召廣西總兵俞大猷部覆戚某與譚綸向在福建文武相資練兵禦寇立有成効應取回京共修戎政奏入帝曰朕在邸已知之矣念東南新定不果召今速召戚某同譚綸回京訓練兵馬以備緩急之用於時詔下而閩省之當事者謂匈奴雖強漢數能得志其力臣則不過衛霍數人已耳彼或卻兵法

不用徒以天幸得完今大將軍兼總閩浙驅島夷而復郡縣兵以節制閩而何論衛霍也假令受西北事顧安所決策哉家嚴策計之曰西北視東南難者五島夷航海至其大舉不過二萬人匈奴伺邊往往不下數十萬邊地凡數千里備廣而力分彼以全力而趣一軍無堅不入一難也島夷袒裸跳梁鬪在五步之內匈奴控弦鐵騎卷甲長驅疾若飄風士馬辟易不暇二難也中國所恃者火器耳北風高厲胡塵蔽天我當下風火不得發三難也島夷來去有時非時輒不能涉海去譬之射隼

戚少保年譜

卷六

八

亡能出吾轍中匈奴所至無留行去則鳥舉終不可制四難也薊遼宣大藩衛京師或在呢背或在肘腋以故列鎮相望置地守之彼界此疆不啻秦越號令不一烽燧不通雖有聲援鮮克有濟五難也有一於此猶將不振況五乎五者之難亡論已今卽議戰其何以當戎行禁兵則恣睢募召則烏合徵發則道倣分戍則坐饑弊久矣誠得寬文法假便宜簡裨將三十人分募邊郡諸縣之士合三千人爲一旅將以裨將縣令爲監兵甲餼糧各以縣給爲之部署或以車或以騎或以步兵合三旅

爲一部將以偏將勢憲爲監合十部爲一軍主將將之監以督府視浙兵法分合更番訓之三年乃始議戰戰則以車距敵以步應敵敵少卻則以騎馳之俟虜有可乘然後出討於塞外方其未集吾可得志不難幸一擊以張軍聲虜必大創是則以奇爲正以眾乘寡以實搗虛法也顧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徒以文墨議論求多於封疆之臣其在外藩非旬月不達卽失利庶幾猶及於桑榆邊地密邇京師朝發夕至一聞告急詢然羣起而督責之彼且未遑以一矢相加已從吏議雖有

戚少保年譜 卷六

五

衛霍曾不能自堅乃若孟明俘囚李牧入保又惡得免凡今在事不啻負鉞而行此之爲難難可知已在易之師二多譽四多懼遠近異也近則瑕疢易生故必以退爲進待時而動夫非社稷之役乎哉顧任用何如耳當事者善其言而曰昔之命將闡以外悉制之蓋專則成不專則敗長子帥帥君命三至專矣假令多所阻撓徒使弟子參焉一國三公不敗何待安危在出令存亡在任使豈虛語哉方叔之平蠻荆由北伐起故其詩曰薄伐獫狁荆蠻來威此直以積威薄之功見而上下信矣大

將軍非常人也由閩越以北其積威何可勝言今海內共推轂大將軍無不信者方且凌駕衛霍而伸威於毡幕以建非常之功也何難易之足論耶十一月祭別閩彰義祠陣亡將士

隆慶丁卯冬月日具官某告於陣亡把總哨官哨隊長勇士童子明之靈曰予自烏夷犯順受命來守越東始爲募練之策遂成戡定之勛孱劣因人謬躋大將偏裨士卒薦致顯榮惟爾感恩奮義首陷賊鋒視死如歸甘蹈白刃予方藉爾力爾則逝矣追惟疇曩怒焉心傷捐糜糲粥血食爾輩猶愧

戚少保年譜 卷六

四

不能爲義士先也頃奉天子明詔北徙禦胡戒塗有期跡與爾遯乃飾牲醴率諸將士告爾爾其聽之嗟乎流景易邁百年幾何歸寄雖殊死生亦大矣苟齊草木夫復奚裨若生爲國士死爲國殤亦復何恨是輕於鴻毛重於泰山又死生之大閑也嗟乎爾爲齊民不啻朝華露苗乃今畢力王事廟食七閩俾千載而下凜凜有生氣浮沉斯世者獨不死耶爾視之有餘榮矣嗟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予也廢國世祭職在死綬有爾之志而未得其所耳今茲以往謀從則報國以功

願違則致身以待當不負於爾輩也英毅之魂其能附我旌旄同事北壤乎臨風痛號一字一淚附錄奉詔北上邀曹都閫顧黃方三山人集大安暨氏耀金亭有賦聖主籌邊日孤臣應召年臨池驚短鬢聚梗識多賢二水分閭楚三河望薊燕感恩懷尺疏直欲搆祈連

戚少保年譜者編卷之六終

戚少保年譜

卷六

四

戚少保年譜者編卷之七

閩嗣祚國彙纂

緹嗣昌國集錄

廩嗣報國詳訂

庠嗣興國叅校

隆慶二年戊辰家嚴四十一歲

春正月上請兵破虜四事疏

頃歲島夷犯順臣待罪行間幸賴廟謨制勝閩浙底安邇以西北有警召臣還京聽用正臣立功報主之日也臣束髮從征三歷邊境其情狀可畧而

戚少保年譜

卷七

一

言昔人云中國長技有五今乃一無足恃以故醜虜憑陵所至無敢當其鋒昔先帝馭將非不嚴綜理非不密而卒無裨益者以因循久而憚於更張卽有奇謀不無顧忌一也兵食兩乏掣肘多而便宜難議論多而責效速二也臣謹以兵食器用賞罰大計條爲四事爲皇上陳之如言果不謬授臣以十萬之師假臣便益方其始集則寓兵於農而邊鄙莫窺其形取給於公家而齊民不病其擾其合也沿途杜驛騷之害入陣成節制之師驅之爲戰則勝算在我而無失律之虞及其成功則張

馳自如而無不捍之患斯士氣日張而虜氣自奪然後分此十萬之眾以訓九邊九邊之兵強矣舉此以訓京營京營之兵強矣即布昭神武問罪匈奴無不可者由是冗兵可汰冗食可裁移修邊之費以資供需撤戍邊之兵以資訓練而買馬之費可省屯田之政可修非直強兵亦以富國一勞永逸之上計也次者與臣五萬使得一當匈奴令其不敢南牧遺中國數十年之安計之次也不得已與臣三萬非敢必有功完繕收保以待虜來伺有可乘因而擊之計之下也如以臣言縱謬令臣沿

戚少保年譜 卷七

襲故事所將不踰萬人而緩急無益於事臣即不自愛謂國威何惟乞聖明矜察施行邊方幸甚臣愚幸甚一練兵今之兵外則九邊原設邊軍與入衛民兵內則三大營軍與四省班軍也民兵改而徵銀班軍充乎工作其邊兵則擺守邊牆夫擺邊之說須駐重兵以當其長驅而又乘邊牆以防其出沒方爲完策乃今守要旣無重兵其界惟恃一牆相去數丈僅列一卒虜即輕騎入犯猶不可支況大舉乎第相沿日久如遠撤之而虜猝來誰任其咎況邊兵志氣銷沮憚虜積威終不可化責以

成效不亦難乎其京兵則恃承平日久窺身豪門本業久廢非若國初百戰精銳之士也不惟淪浹難變抑且沮格不行外此惟召募一途而有家者多不應募其應者皆無籍之徒不嚴則不可用嚴則苦其不堪相引而去未見其便也求其可語節制者莫如父子兵可與共任者惟良有司夫有司分土分民親則父子尊則師帥邱廬墳墓悉入版圖兵甲錢糧皆可取給蓋能制其死命而後可得其死力也儻不以臣爲過計容臣會同譚侍郎通將強勁堪出兵邑分若干處備查才堪牧御不拘

戚少保年譜 卷七

科甲與見任廢棄相應邑令者若而人及臣舊部將與新訪堪任將領者若而人列名奉取赴京與臣等歆盟同心共濟其各縣令訪求境內豪傑義勇豫加優恤仍先調原練烏台兵一萬授以戰陣機宜期以半年入穀比時各縣政化洽而民心歸乃分撥各將領赴各縣同縣令募兵三千即以縣令監督以將領統之就彼依法訓練通俟一年各有成驗乃調近京地方合練之由是分練邊兵九邊之兵精矣由是間置京兵與之習效京營之兵精矣如或不效臣干欺罔之誅况縣令監兵尤有

便益卽有逃避在伍可以究其父兄在籍可以係其妻子召之集則不敢後期率之歸則不敢生擾往臣練義烏兵卽與該縣趙大河同事及赴台亦以大河監督故軍法雖嚴不敢逃避士心咸服而無怨容此已試之明效也其各縣官不必作缺另委署事回軍之日照舊供職論功敘遷庶責成有定分無所逃而統體相維心亦無解也如以責專城社難以監征或每府以府佐二員總其縣兵或每省以兵備一員監其募練而仍嚴責縣官同心共濟爲初集之計撫循室家於旣調之餘亦一策

戚少保年譜

卷七

四

也一議食今臣以十萬請幸而聽臣所費不貲欲取辨於度支與內帑必不能給宜於練兵該省應解錢糧各給其半俟調集之日通計該省兵若干預備二年之食於解京銀徵足奏委二司官一員收押隨兵支給又將支過若干報部聽令處補旣免空虛之患亦無轉運之難庶爲兩便一制器夫虜之長技在衝突我之所短在不能用車然行之不效者制度不合輕重失宜或載兵仗而不利長驅或駕以牛馬而不能當鐵騎況無數萬之眾而輒用車是自弊也若臣所利用者首則戰車烏銃

百子銃次則火箭珠筒次則藤牌長刀各負鐵背次則闊棍各帶鐵胷其製造不必仰給工部惟分行各省廣東出藤牌則造牌福建出刀則造刀浙江精烏銃則造烏銃戰車百子銃就近山東西河南造之卽將各省歲造盛甲弓箭等停止改造前器一年之數不足預借二年三年或借布政司銀與撫按贖罰仍聽臣取舊用諳熟實心做事之人到京授以方略分投委發以彼省監司一人管錢糧都司一人管造局如無堪任另選諳習者任之造完卽令押解赴營或不堪用各官盡產賠償必

戚少保年譜

卷七

五

不假貸則器皆可用而動有成功也一均賞罰夫制勝旣需羣策而功賞當及勞臣功成之日監督二司及監造都司與監兵知縣各照所管分別輕重不次超擢非大故不得指摘瑕疵致仕之日功陞級俸支與終身仍錄其子姓其各省巡撫并各該守巡及府縣佐貳一體論功以爲共事之勸此賞格也至於責成委任更乞勅諭吏部都察院通行各官務同心奉國毋持異見毋敗本謀或姑息小民視邊事如秦越或士旣成列假勾攝以亂其行或官能任事倡流言以孽其短有一於斯卽行

系究或私授風旨故爲阻撓給餉不時訓練無效隨亦坐罪不貸其各縣既有責成卽有人言暫免論劾俟有成績然後殿最之蓋事干多官本難齊一故臣不患禦虜之難而患聯合協濟之不易也則不憚於喋喋者凡以是耳

二月以署都督同知入副神機營戎務

時家嚴以閩帥應召趣入京比朝謁當受事會臺省議論不一而且部持兩端遂置京營副將顧京營士卒率皆豪貴寄養且咫尺輦轂下而未可以法治者於是營伍懈弛有年而軍旅偷惰成習家

臧少保年譜

卷七

六

嚴乃謂當事者曰天下事有不可期之遇而循不可變之法遂致有不可化之人今聖天子維新化理右武勸功千載一時不可謂非遇也然京營之制設自國初爲五將軍營後分三大營再後或爲十營或爲十二團營最後復爲三大營其營制各不相攝且二三其將實有深意存焉而未能以遵變也今京軍大半影射而且半多僱覓卽有應操在營者不過一時虛充營伍而已但知襲行陣之故套而不遵甲令之所諭也安望其諳吾訓練而入吾鼓率乎此錮弊不除而軍政終不張者蓋有

以也然成天下之亶亶者其機在任事專而權不分也儻能重其事而一其權則漸洗其故習而更新之自能奮敵愾而勝驅馳矣又何約束之不可就而法令之不可行哉

三月著請兵辨論

時諸縉紳以邊事詢乃著請兵辨論略云今以數萬之眾馳突於原野如風雨驟集山崩河決一擁而至此胡虜之常而中國以爲必不可禦之勢也於是乘牆列守以爲萬全之策奈邇來邊形齒噬軍士煎銷勢分力弱守愈不足乃就中掄各部曲

臧少保年譜

卷七

七

之壯者不滿數千隸於總督巡撫總兵標下謂之標兵用以備戰是每鎮所恃以爲戰陣之具者數千輩而已故方賊之張也或守城郭或據形險或追送於百里之後或出沒爲趨避之圖待其星散劫掠之時乘其滿載情歸之際得便則鵬剿零騎不便則有不明之功以爲贖罪之地此將領不得已之謀耳欲使胡虜膽寒心破一勞永逸在我亦當以數萬之眾堂堂正正平原曠野青天白日之下彼以此來我以此往短兵相接使虜大勢敗衄我則以精騎蹂之如此一番胡虜喪魂由此而罷

入衛開屯田汰老弱即乘隙塞上頭頭是計矣僉曰此舉用兵幾何家嚴曰非十萬不可僉曰方今所憂惟在餽餉若舉十萬歲費百餘萬金恐不能從也宜以五萬爲計何如家嚴曰此亦小成而已必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乃可當虜之衝突此則教練之功不敢諉諸人也然目今足爲天下緩急集事者官莫如守令兵莫如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之兵惟守令可以籍召爲今之計應於河南之嵩縣等處募足一萬真保河蘄等處一萬宣大廣甯等處五千餘山東罷見戍驍兵另募田夫五千

戚少保年譜

卷七

八

餘浙江舊兵一萬餘以充教練可也或有謂募北兵是矣南兵恐不直北用也有慮其不耐五寒者有慮其魚米湧貴日給不足者有慮其不便於風沙與後日之難散者家嚴曰請言欲取南兵之詳可乎比年倭犯東南浙江軍門於數千里外調四方兵以殺倭浙人不堪爲兵卽有之輒靡於倭自某與今軍門譚公昔守台州共倡練浙兵請以三年爲期賴總督不奪於方教之日用別兵殺賊以需其成至期具呈請戰途從此一無敗挫而四方所調之兵盡罷之凡某旌旗所至悉此輩收功某

馭此輩十三年矣且此輩皆良家子弟俱有身家可聚可散惟恐其不留母虞其難散況今糾集大兵北人爲多而北方承平日久軍法久未舉行初集之衆一旦加以嚴刑必有腹心爪牙以彈壓羣情此南兵之取不可已也況教練生兵必用條約告示兵愚卒也目不知書而告示條約不得人人盡習卽主將耳提面命亦未必能信惟此輩與之共伍中日夕言之曰吾主將昔在吾土所以練吾者疾病如何恤甘苦如何同錢糧如何得實惠號令如何可信戰陣如何萬全賞如何而明罰如何

戚少保年譜

卷七

九

而嚴人心轉移期年可格比之耳提面命加五倍比之條約告示加十倍矣且烏銃一技乃戰虜長器北人不習北匠造亦不如法此爲南兵慣熟尤不可已者如得舊練南兵萬數先教成一營以爲師範分發舊日毅中材官以督北兵功省而效倍矣此論用兵與虜形如此然必得數萬之衆而後能禦衝突之虜於原野之間也乃若營陣器械各有制勝之法大都車步騎三者俱備而相須爲用故禦衝以車衛車以步而車以步卒爲用步卒以車爲強騎爲奇兵隨時指麾無定形也除車之制

度火器等項不贅論其戰法將車上爲女牆捍矢石且取輕便下有活裙以出戰卒如虜以數十騎挑我則不應或虜勢大至近五十步時火器齊舉虜近車丈餘步卒於車下出戰第一行卒持長刀用平日習法伏地向前走遠不離車五步車即隨步卒緩進而步兵齊砍馬足二行木棍打仆馬之賊只在仆時乘其跌落身體仰覆屈伸未得乃可著力三四行鈹鎗雜上以刺戳之如或力倦退保車內又用火器衝放一次將本營別設真正勇將精兵平日至將馭之如子者三千更番乘勢如環

戚少保年譜

卷六

十

無端至於制營法操號令備器械此將事無論也僉曰操教之法是誠在將軍矣而目今在營之車亦可用乎家嚴曰近日用車者往往犯六敗之道某之所恃在能反之耳何謂六敗平日教場操演乃無利害之地從容中節便可爲用若臨陣生死目前心忙手亂每致火藥自焚一也今以瓶置火藥於別車平日習熟約以嚴刑此一變也往者用車爲守遇虜下營車釘於土不復移動以車爲城人避於中不敢出戰夫城之無人陷者多矣況平原車壁虜得聚攻巢薪踏犯然火焚燬二也今用

車以戰行而不止步卒恃車出沒其下此二變也往車制不如法守則不能被伍戰則不能飛衝三也今之制式外禦衝突內衛士馬戰則與士卒並進退則衛士卒之後虜聚薪則不及齊踏犯則不能近此三變也夫車如王道大用之則玉小用之則亡往者之用車兵不論萬車不過二百輛每車佔地一丈每面不過五十丈以五十丈之陣而當數萬之虜四面環攻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四也若兵止萬數用車不如用騎可戰可退之爲得也今用車必以十萬或五萬或數車爲一營團如

戚少保年譜

卷七

十一

小堡或數十車爲一營團如十丈堡或數百車爲一營分而不離合而不雜各開馳道星碁錯綜高下厚阻佔地十餘里如虜稱十萬其實不過五六萬四面分攻每面不過數千彼分而弱矢石不能逾一面之車以及對過之背我面面足以制之如聚攻一面則諸營各以其便舉車而前卽一營有失諸營可勝此則平日聚練一隅朝夕撫摩嚴刑聯束血脈貫通臂指相應一營勢危諸營協救此四變也或謂車戰宜平原薊多山險非車所利五也此執方而用藥者夫以地就車地不可移以車

就地隨地得便古法云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若使車軌不可方而騎不得成列此取敗之道矣但彼來此往險則共之以車塞險尤爲吾利假如此地可容數車則數車一營可容百車則百車一營可容千車則千車一營隨地爲勢分而不可斷聚而不可亂何嘗艱於險仄而爲拘方之器此五變也往時無制之兵人各一心號令不明畏敵而不畏將只靠一車之用使疲兵而恃車用命乃必敗之道六也今練使各兵萬人一心上下同欲畏將而不畏敵真有短刀地鬪必死之心敵愾之氣

戚少保年譜

卷七

七

但恐虜騎衝突勢不可前藉車導引以前耳是既稱爲戰車必用之而戰此六變也或謂戰守當并論今蘄山川險阻能守而使之不久不更愈於戰乎家嚴曰兵法全國爲上守險正全國之道也蘄莫善於守但邊地縈遠偏裨而下分守一區咸百數里未必人人皆才且數丈一人卽岳家軍亦不足當萬眾聚攻之虜而大將一身不能遍及總隊咸輕何以制命所以教練車兵爲固守之計也聲息未至則移車近地移兵乘牆據邊而守萬一守不足恃而復無重兵良將以備戰任其衝突則無

策矣況今履霜之形衣柳之戒薊邊守在腹心宜大之虜住牧境內山而侵弱陝斷懸城遼當凶歲之後行伍未復虜席二百年生長之盛勢必爲患於中國可無練成節制重兵一枝以爲緩急之備哉今以大議未決乃不得已遂以募兵一節釐爲上策而又出中策欲某節制四鎮而仍聽命於制府就邊鄙之見伍入衛之成卒從容教練轉弱爲強嗚呼上策必以十萬計練爲遊兵隨賊向往五萬之議計效竟得中策如就中補偏救弊恐終落舊套矣豈知練兵數萬充遊兵破強虜逆待之誠

戚少保年譜

卷七

七

難但虜之強固自若而我以因循積怯素未講戰自諉於不可爲此某所以竊敢有請也儻蒙軫念邊事大賜振刷欲聚兵則不知有擾而無意外之慮擊兵則循軌返籍而無難散之憂堂堂正正所向無前事易而功倍爲國遠謀一勞永逸若竟求上策則愚疏十萬之圖乞留意焉

督同
夏五月詔總理薊昌遼保練兵事務節制四鎮與總

勅云蘄鎮切近京師擇將練兵允乃要務茲總督譚綸具奏以都督戚某總理練兵已經議允朝廷

以爾素有威名今特命爾總理薊昌遼保軍務自
總兵以下俱聽爾節制其餘文武大小官員俱不
許干預阻撓爾須殫竭忠誠兼施謀勇務俾醜虜
遠遁疆圉永安云

移廕俸授介弟

先年以闔功蔭千戶叔心欲之比已爲叔入貲成
均知叔欲從戎遂以世廕俾襲之而所授費不問
也是年叔領沂州總備以清苦爲言復以二品及
一品俸以佐其官聽叔支者十年暨叔任偏裨始
以俸歸已

戚少保年譜

卷七

西

條上定廟謨以圖安攘疏

疏云前條奏請兵疏內臣已將兵食等務列爲四
事上陳比因眾見不協該總督譚侍郎已釐二策
上策請兵三萬中策加臣總理訓練薊鎮見在之
兵十枝分屯密雲遵化三屯中營屬之總兵左右
以參遊領之仍召募浙之烏銃三千人以爲倡臣
愚以爲今之稱上策者亦權爲遷合匱乏之計耳
他日所就僅歸中策儻就以中策施行不過因食
料人補偏救弊他日所就又爲末策矣況承平二
百年來虜之齒日繁而情日驕中國之兵久弱且

政弊多端若復因循成套苟安目前惟恃邊牆擺
守之規使將軍得以眾寡爲口實剿零爲盡職而
廟堂以兵食難處所望於將領者亦止於此此則
當今邊將之所能而非臣之所長也蓋此弊之難
破者由戰守之論不明堂堂之法未講虜焰之聞
太張兵食之處無策未喻之謀難解也今欲使虜
一戰而心寒膽裂須伐其所長彼之長在甲騎數
萬突衝之勢若山崩河決而我亦須數萬之眾堂
堂正正短器相接血戰以挫其鋒則就中非車步
騎合用不可臣愚過計猶望從譚綸上策之請以

戚少保年譜

卷七

五

爲一勞永逸之計惟聖明察臣孤赤俯賜施行幸
甚一總督欲於薊鎮見在標兵遊兵民兵達舍之
內選定十枝付臣訓練分駐密雲遵化三屯等處
專備截戰亦以資糧匱乏募兵費廣不得已爲此
以紓目前之計耳但內有巡撫標兵一枝遵化遊
兵一枝總兵標兵二枝雖可暫時聚練萬一地方
有事及春秋兩防之期督臣撫臣不能共聚而四
兵仍不免於向往則聚而一戰竟不可得若謂臨
時聚合而虜勢風雨倏忽如或分犯諸路安能棄
彼就此以圖合戰哉況臣訓練於四鎮之間非重

兵彈壓無以示威非練成教師無以分習臣既請重兵若取盈於一鎮萬不能空邊而付臣聚練也惟集眾於寡以分爲聚於九邊中各抽一枝二枝每枝務足三千其見在薊入衛之兵卽以改充聽薊鎮召補以充守計可得三萬仍於山東河南北直召募及京操軍內選取步卒三萬練成車步臨時設變又於用兵處所分置應援馬軍內調令合營南兵除請募三千烏銃外再募取臣舊練經歷戰陣者七千共合一萬專屬於臣居中團練而後乃可以常驅十萬之眾無論宜大薊遼隨賊向往

戚少保年譜

卷七

六

是每鎮有十萬之眾矣此上策也萬不得已於各鎮入衛兵內選取一萬五千爲奇兵於班軍及山東河南直隸募兵一萬五千爲車兵共成三萬南兵加爲六千充教師奇兵俱屬專統又如今議總督標下兵爲一枝總兵標下兵爲一枝巡撫標下兵爲一枝另爲三營兼行教練調合則有五萬卽使臨時分出鎮巡等兵而臣與總督一營常合不離可爲二大營分駐於東西臣駐適中之所如遇虜寇臣等外乘邊牆內恃車壁必使不入萬一邊牆失守致虜內犯臣西發可合總督大營東發可

合巡撫大營首尾相聯指臂相連賊勢相當可決一戰矣夫增募南兵一萬歲費約十八萬而外衛班軍十不存三合無以其實存者照舊更番凡虛名每名一年以兩月月糧抵凶荒難徵之數而解十月月糧赴京南北計之豈直十八萬已耶況大營教成諸成可革而所費者又有所償也今自十萬之議難行減而爲五萬五萬之議弗協減而爲三萬三萬之募弗協始有今議亦不得已而遷就者耳若虜逾數萬臣又不敢輕言正戰矣惟望計臣十萬計與今中策之費不增半而功實倍誠爲

戚少保年譜

卷七

七

計之上者也一總督欲將中軍屬之總兵左右二營仍用參遊各一員統領一節誠爲有見但參遊官職與各營分管之參遊勢位均敵若令韻頤則事滯而難行若令節制則官同而不屬臣查薊鎮舊規總兵外原有副將二員分札建昌密雲東西總兵居三屯就中調度合無將左右二營加副將職銜以便分任責成庶血脈通而臂指應俟練成後再擬實守地方可也一總督欲差官往浙招募統手三千如蒙俞允請再增募殺手七千於義烏等縣募臣原教用父子兄弟彙征之徒與銃手一

體給發而以浙之杭嘉參將胡守仁福之南路參將王如龍署事參將李超各領一校仍以坐營都司金科福中路守備朱珏坐營把總胡大受及浙把總吳惟忠陳子鑾分募之其各把總隊長聽胡守仁等於舊各總哨隊長內委用非臣忘闕而重此輕彼也去歲奉旨容臣帶募兵一千赴京臣恐一旦搖動有妨閩事俟到京奉有廟議另行奏取王如龍等皆臣昔所練習深知坐作膽勇俱足且臣用之則立功他屬之則督過蓋亦江南之橋江北之枳而所謂兵知將意將識士情者況閩中容

戚少保年譜

卷七

九

兵日少頭目尤多與閩之行伍無所關碍乞取付臣隨才督使如准募兵臣另開條約以便遵守一各兵初募之日將領嚴與訂諭立以信誓三年方得踐更休息其行糧船隻夫馬廩給等項乞嚴諭浙江并沿途經過衙門同心合濟俾兵民相安如有阻撓遲誤主客互競者一體責成罪罰均及一新衛所以求實用伏思國家養衛所者備有事之用也自軍政久廢始有民兵之設若以此輩不堪振作即當散其伍於民間而另圖兵農之長策如今之召募與民壯未始不可如旣不能用又不

能散而餽餉如故民何以堪為今之計凡衛所官軍武生舍餘人等有能悉知弊源暢曉時務者先陳本衛之弊如何足伍如何足食如何可用及何器技為便人不必同而該衛印官取到亦具條陳一冊將數冊類於其後送本府本府將所轄衛所取完共為一冊仍具本府條議一本呈守巡道守巡將冊逐一校閱某可行某不可行某言甚切而格於時勢難行某言易行而不切利弊另出已見類成一冊上之撫按撫按又將本省有名武弁及留心地方經濟文臣各取條議一二策聽撫按再

戚少保年譜

卷七

九

據已見開之於前仍附原冊類奏下兵部而部行總副參遊守備等官習知邊事抱負才猷者亦具各屬見任并原籍衛所利弊一冊候天下之議具至請旨本部會同文武大臣九卿科道請練總兵數人集議各省衛不必同例而各以便宜議為定例通行著實修舉三年之內某言不効出自某人如何責成某言効出自某人如何賞勸其一切兵備參遊都司衛所印官舉有成效者即於本地陞遷仍兼前務一重武科以植真才夫國家武科之設網羅將才之淵藪也雖求之之意甚善而實收

之太狹視之太輕用之有未當耳所謂收之狹者古昔文武不分隨宜而用自文武分而近有監生員不許應武試之禁其應者非無知之農夫即勇悍之武弁不知文事武備原自相資如孫吳李靖之類著法立言垂訓後世而張季劉趙又皆文臣也即出身行伍貧如韓信岳飛文辭斐亶足倘即有宋之時倘通融不限資格惟今時武不兼文銜文不兼武任而將才日乏軍事日糲而不可為矣夫勇悍之夫鼓舞之而聽指揮可也若夫調三軍而障一面豈徒勇所能辦哉且天下武弁子孫除不知書及老幼優給之外堪入試者不過千餘而庠序所遺又復有幾即勇者亦鮮其人而兩都各省所舉才數百人豈能人人皆才勇哉國初舊制太學生講讀之暇令習演拳棍無非求真才實効為捍患保民之計臣乞請開生員監生之禁有原應武試者一體考選赴試但弓馬之技不足盡其長而制變長才以耦射限者有之策論之辭益恣其虛論而舉旗之猛士以操觚限者有之無惑乎視之輕而人不之重也夫天下未嘗無才在作養何如耳臣愚請自兩京武學外每府學教官裁

戚少保年譜 卷七

二員縣學教官裁一員選三次武舉充補而習武生員俱付分科習讀各關射圃以習武藝除射外學短技三件以上始收錄立為章程照民生由縣府送提學考收作養每省僉書都司內陞以中武榜而有文武才者一人專勅董其事每年出巡各地同本道閱視該科之年會同學道如法通考類送察院聽候開科其三試之例於入場前提學與都司先將赴試之人考為三等有文諳韜鈴武通百藝者為上有真能多藝狀貌異常而少通文字為二等其真抱韜鈴熟諳經書隨機應變能言時務不習弓馬者為三等場試之法第一場第一日試騎射第二日仍令各騎馳一解為合式多及能險解者為前列休息二日試步射合式者於再日各試矛劍盾戟棍棒等技多者為上等如諸藝果熟即射不中式亦准收錄之列其比較先自舞次對較凡藝合式而不能文者不必入三場令候榜收錄其三等有文無藝者在入毅者只候三場入試一二場免進三場試題須以本省邊兵暨時務兵法將畧命之對策不許用繁文不循對偶看其處置畫策何如而所重在時務邊兵二篇餘策不

戚少保年譜 卷七

必拘其完場有博知兵法諳習邊政而又多武藝者列為通才則寬取之其僅能敷衍本地時務者照常擬取或能武無文及有文無武者俱嚴取之准為鄉試刻錄進呈其總數准南北邊腹分多寡如會試不中式會三中鄉試者徑收選教官分任邊腹而計歲以考其成焉所謂用之未當者或三中式而無所事事或中會試散歸而竟成棄廢或發赴邊方不議責任名為贊畫而束手坐食亦何取於科名為也合無定擬選法於會試中分為三甲一甲三名徑陞遊擊都司先與緩邊試之三年

戚少保年譜 卷七

右薦則改術邊有功不次擢用二甲文武全才者發各省軍門充中軍千把總之委不許空閑其有藝無文者發充領把哨百總其文優藝少與中三科年少者選巡檢與管操之委夫巡檢職雖九品章則方印弓兵百餘為百夫之長而國初之寄欲伺制衛所地方之變徑達京師其寄甚重以重任而委之老弱吏書誠宜通變如改任武舉彼既負科名又值少年而筮仕必不苟且自畫入仕後能教練弓兵百人有成效者巡按保舉六年徑推把總守提臣又查武舉選巡檢原係舊制因分卑始

擬為所鎮撫今當以鎮撫為實職以巡檢為見官准與縣官表裏聽府節制其任內所轄一方地方保甲練兵之事責之本官仍照武職考滿之例巡按覆命薦本兵統務世官不經科目者果有奇能異行方薦錄敘用其納級人員止令帶銜差操非有斬獲功不許錄用夫百里寄命六尺託孤必曰君子況疆場之責三軍司命之寄而可以賄賂進統務子任之乎

呈修各路邊牆

薊鎮十區邊寨山林陰翳川河深隘胡馬大隊難

戚少保年譜 卷七

行防禦似易為力而一夫所守千夫莫過之處甚多亦有懸崖峭壁不能擺守止用瞭望者其平川曠野有數可計將士各肯用心實修宵柝列雉而禦無需內戰之憂矣奈何具空言於尺牘寄耳目於虛文自撫臺吳公議修牆起至今止十年每年春秋四月每區約有萬人又加官帑雇覓民夫通課其功宜成金湯之險也乃每年修守每年賊入大虜不犯則已犯則如蹈無人之境何也雖曰守城以人人之不力金湯謂何然人亦以險固設險為虛人何由守良由修查俱無實政非議守者之

第... 卷七 6 反之句

為無策也。即今清露既降，潦水漸收，爽氣宜人，霽色在野。主客士馬俱已到邊，請乞本部院通行各路主客將領，務督各官軍嚴加修守。將軍士分班計工，每日作息以日出入為限，各以數百人成聚。即於百人所守之內，修之各照前議於城身下遠不過五尺，修築偏坡不必陡峻，惟以人馬不能援上為式。其邊牆亦因吳撫院所築為式，薄者加厚，低者增高，照常每旬一報。如修一尺則工有一尺之據，成一尺則牆增一尺之高，不過二三年間金湯勢成不戰而屈人之兵者在是矣。其與入犯之

戚少保年譜

卷七

論

後關力平原以短角長利鈍自昭然矣

預定策應兵馬

密雲地里適中有警，東西分應而標兵營左右二哨弁馬兵哨營較之中東二路其數已逾，但馬步須收之中營以備追奔出奇，而分營堅壁必恃車步。今馬步數目相均，內則壅塞外則疎虞，必得車步兵四營以二包一而馬處其中，斯為萬全之策也。除石匣二營外，須再增二營，乃合營式。候浙兵三千到日，作一營，尙欠一營以足四營，分列左右前後四面，而以標兵左右二營收入中軍以為出

奇制勝之用，分則可以乘牆拒阻於未入之先，合則可以剗營圍戰於已入之後。是奇正互用，兵威振揚，不可犯之勢在我，居然一路之長城矣。

添築黑峪關重牆

曹家寨黑峪關去岔道僅四十餘里，最為衝要。外為霧露山，雖稱險絕，但賊計奸狡，每每專伺險山不守之處，以步虜潛入，奪我關城，析放大眾入犯。此其故智也。而磨天嶺墩至黑谷關僅數里，而近其山俯瞰邊牆如注坡，然正我所不意之地。實虜計所必通之塗也。況牆內形險天成，逐牆可禦而

戚少保年譜

卷七

論

當時經略者非見而故遺，祇緣偏僻足履未到耳。除舊牆仍當守禦不動外，其應添基址，隨面投將蜂窩石墩起至內煙墩止，另立重牆一道，高足二丈，濶足六尺，牆下刻偏坡一道，務深二丈。原牆收險，并修偏坡牆外三山之頂，各添墩臺一座，以阻絕險處。庶設備詳密而萬全之道得矣。

督發標兵更代邊軍收割

竊照石匣營下官兵原有開墾公田布種，已登近以督發防秋，悉皆赴邊，未經收割。旦夕霜雪催殘，或有警報，狼籍是以經歲勤勞，棄之無用。萬一致

資盜糧尤非清野之法況邊關寒苦軍士艱難垂
涎之給委之暴殄物爲可惜人尤足憐今將本府
標營兵七百名發來代出石匣營軍士速回收割
俟其工役收畢赴邊而後撤標兵以歸原伍斯防
禦自無間隙而收割亦不後時矣

冬十月上練兵議條奏七原六失四弊疏

邇以北虜跳梁言官建議荷蒙聖恩召臣至此伏
念臣以一介之微膺此希世之遇不揣妄謬恭懷
短疏竊欲請兵十萬練成節制之師問罪虜庭一
伸中國之威爲國家一勞永佚之上計也尋該總

戚少保年譜

卷七

五

督侍郎譚綸上言邊事以臣爲總理輒蒙俞允責
以訓練置之邊陲臣於是單騎赴任由夏及冬阻
勉視事已幾八月其所以仰紓皇上宵旰之殷副
有司明望之厚申共事者驅馳之義此其時矣復
何忍爽其心志寄漏舟而背溺巢炎棟而待焚哉
特僭以軍務之狀別爲數端雖多亦少之原有七
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而繼以邊事
可憂之勢因形戰守之宜敬爲皇上陳之何謂雖
多亦少夫今之憂薊事者不過曰兵不足食不足
耳以臣計之見今薊之主客兵將及十五萬除客

兵數分之一乃不爲戎而爲匠且盡厥役供辦等
項而荷戈者纔十之四五有時點閱暫執軍器以
應名平居練習悉恃將領以偷安惟老弱之卒赴
邊其冒名頂替賸糧肥己者又不知幾何所謂雖
多亦少者一也緣邊僻郡邑遞驛而經由者莫不
資其夫馬卽查盤查邊督工差委絡繹不絕則營
堡關寨儼一驛遞傳舍矣至如架砲守墩尖夜守
塚應援等兵一週諸司竝臨撥充夫馬猶且不足
所謂雖多亦少者二也各關寨相去有百里者有
二三百里者遇賊入寇上司調遣不計遠近不約

戚少保年譜

卷七

五

程限將領畏恐督責捲甲疾馳瘠人疲馬喘息無
暇豈能禦虜況一時不能遽集所謂雖多亦少者
三也各省班軍四萬有奇到邊則分守於各區將
領留於鎮城回則聽其散漫惟入邊始一識軍面
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張空拳而無裨實用所謂雖
多亦少者四也步兵不能趨急馬兵臨陣皆舍馬
藏於林藪卽人控三馬亦占軍一千不得向敵況
又多不在軍者所謂雖多亦少者五也厚養家丁
而以營軍充其役馳其馬且聽其騷擾軍食而
供之家丁盛則軍心離矣苟能使軍爲家丁其力

孰眾所謂雖多亦少者六也薊十區延袤二千餘里每一塚二三軍守之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險不能犯之處止需墩哨守望而併軍於衝所則何患其寡哉所謂雖多亦少者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賊至牆必肆攻打我兵亦乘牆角力而後能守非平日號令嚴明孰肯用命不惟戰需練亦必練而後能守此不練之失一也守險全恃火器乃悉皆掩臥塵土間叩之則云俟報警方給問其用咸曰不能此不練之失二也十區軍皆土著取而練之誰非守哨棄此不講遠求各省竭力入衛之兵

戚少保年譜

卷七

天

此不練之失三也入衛之兵因循日久該省既無暇於教練而成地復嫌於非屬縱手足精強而器具不精號令不習此不練之失四也順天八府班軍民兵於薊皆土著之選教之未必無用乃以四萬眾而委之於不教此不練之失五也練兵者將也今日用將以勇爲上夫勇一人敵耳未可與言練兵也此不練之失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以火器言之一銃數子脚踏銃而發惟求分數不念臨陣之宜否甚而一營之軍以十分之七充銃手不知五兵以長衛短以短求長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一

也三軍之事鎗刀鈎棒皆有用法他如司金鼓者亦有起止緩急之節今皆置之不問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二也今之懾虜者火器耳然惟邊銃快鎗二者且製造不精放演無法外此則弓矢耳夫弓矢不強於虜且虜堅甲兜鍪矢不能貫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須求經練之人始有實用苟或用私智以取予任喜怒以高下皆虛應故事耳所謂雖練無益之弊四也何謂邊勢之可憂夫薊遼天險所貴在守而有不能者區軍不練邊軍多逃入衛客軍牽制於馬在彼窺間

戚少保年譜

卷七

天

無時在我乘牆有限萬一虜中有謀如譚侍郎所云深入而久任禦之不能驅之無術此皆我坐積弱彼成積威及今不大爲之計將來之變有不可知者何謂因形戰守之宜薊鎮之地有三等平易交衝腹裏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內地之形也山谷狹隘林莽蒼鬱邊外迤北之形也形勢既殊而因形措勝之法亦必各異況虜馬入內地聲勢聯絡志氣精專角力平原固未逆觀而兵法有云未定可擊又云出其不意每胡騎初臨我邊山谷崎嶇騎不成列首尾不顧此非未定可擊

之時乎及入犯內地搶掠已厭滿載而歸無復部伍此非出其不意之時乎當此果有練成步兵萬數乘之蔑有不勝者而虜入平原莫過車戰在近邊莫過騎戰在邊外莫過步戰三者俱備遞相爲用然三者中又惟未定與不意爲可勝而西北邊兵素習於馬未嫻山谷與林戰之法臣昔在南方倭俱巢重山疊險密林深谷而浙兵俯攻仰鬪無有不勝此臣躬試非臆說也即使其乘牆而守亦惟浙兵而守可固何則南省邑城高不逾丈厚止數尺復無壕塹偏坡之險賊動以萬數圍之且鳥

戚少保年譜 卷七

銃發無不中呂公車高逾於城而以浙兵千人守之累月不下今邊牆既高臨下復有偏坡雜以品坑使以浙兵守之未有不固者至於鳥銃已調到三千分發防秋伏望勅下廷臣博議再於浙兵內取殺手三千鳥銃三千或於西北招募新兵或就薊鎮摘取見兵卽不十萬亦須有馬足五枝步足十枝專聽臣統練與薊防無碍俟合練成凡遇春秋兩防臣將二萬分布相近乘守萬一疎虞致彼突入臣卽通行聚合截殺不惟薊省入衛之費而各邊亦免空虛之憂斯戰守咸備一舉而四利矣

其應用犒賞并修整兵車火器議於何項措處聽臣取用乞仍將臣前開七原六失四弊逐款作何改圖嚴督文武邊吏分任責成戰守並舉庶練兵之寄不爲虛文臣又竊惟邊事本有可爲之勢但其機不在邊鄙而在朝廷不在文武疆吏而在議論掣肘蓋薊鎮切近京都法令久弛弊痼既深更張未易流言混淆朝議紛拏故應區處振飭者畏衆議而逡巡齟齬或施行方半人言偶乘首尾顧忌實難展布易起嫌疑如蒙皇上允行臣策受成鼓舞在於總督再乞監軍科道一員常行監督容

戚少保年譜 卷七

臣教練及期而用之未有不效者如以臣言紕繆且力詘舉羸竟從沮格乃徒使臣沿襲故事乾沒時流虜至則踉蹌而避死虜歸則捕拾以爲功臣直贛無知誠不能也疏上上下部議部咨總督撫按會覆上當其議詔謂該鎮練兵事旣經酌議停當俱依擬行

分薊區爲十二路設東西協守分統其路建製車營配以馬步兵而合練之初薊鎮舊疆止有東西二區分爲左右二偏後因虜犯多事始增爲十區旣又減爲九區復裁爲七

區又立爲十一路沿華靡常家嚴乃度邊隘衝緩道里遠近分爲十二路時松棚喜峰山海臺頭四路皆提戎任事未設路將乃以建昌營遊擊改協守東路副總兵分理松棚太平燕河臺頭石門山海等處而以巡撫標兵屬之則當兩防之際俱赴建昌合練而後以一營駐建昌一營駐燕河以備燕石東西之警就近首先迎敵次則鎮營次則西協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以石匣營遊擊改協守西路副總兵分理馬蘭牆子嶺曹家寨古北石塘等路而以總督標兵屬之則當兩防之際俱

戚少保年譜

卷七

三

赴密雲合練而後以一營駐密雲一營駐石匣以備牆古石三路之警就近首先迎敵次則本鎮次則昌平次則東路協守各標兵以次而至其本鎮營標兵則駐練三屯當兩防之際俱在鎮以備馬松太三路之警先則馳赴截擊在東則東協在西則西協各就近者先迎敵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仍每路設一將領各統兵三千餘人舊兵不足益以新兵犬牙相制以爲犄角之勢凡遇調遣每營路各以騎將各將騎兵二千先馳赴邊拒敵兵車隨進至本路各要口拒截以待接戰其各路

策應及各鎮入衛之軍次第前進皆以調兵文到爲始違期者以逗遛論其器械舊可用者更新之不堪者改設之原未有者創造之若藤牌長刀鳥銃神鎗火箭佛郎機虎蹲礮六合銃百子銃等器皆禦虜利器仍遣教師於各路訓練設專官督之又立車營七座以東路副總兵一營合巡撫標下一營駐建昌遵化以西路副總兵一營合總督標下一營駐石匣密雲薊鎮總兵二營駐三屯昌平總兵一營駐昌平比攻戰用之環衛一則可以束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虜馬擁

戚少保年譜

卷七

三

來無計可避我得以展其所長實爲禦虜之長策此車之堪用一也行則爲陣止則爲營以車爲正以馬爲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此車之堪用二也車不費芻糧兵不用甲冑省費而不費而車中馬步以車爲蔽此車之堪用三也往虜入內地四散標掠莫之誰何今車兵與戰虜既不敢分掠又不致久在此車之堪用四也薊昌地勢險阻車利扼塞邀截使虜失利當有終身之創此車之堪用五也今議每營重車一百二十八輛輕車二百一十六輛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一十六

匹馳不芻之飛騎運有足之長城且馬有從容飲
 秣之便而人無挑濠決壘之勞每車噴筒十二把
 火箭一百枝佛郎機二架每三車間以大銃一門
 其車兵正隊則以左伍三人管左機右伍三人管
 右機兼用有刃大棒而協以鈹兼火箭二人為正
 兵又鳥銃四人兼長刀牌銃各二人兼火箭為奇
 兵車中列以馬隊其左右伍首二人俱為鳥銃手
 兼長刀其次二人則為快鎗手再次二人則以鈹
 兼火箭又其次二人則為夾刀棍手又其次二
 人則為夾鎗棒手其棍棒手仍各兼弓矢而分部

戚少保年譜 卷七

按局以練其銃焉其輕騎殺手則每隊弓刀四人
 鈹鎗兼射又四人而鈹兼火箭又二人則計司定
 局以當其戰焉其步隊則左右伍長各以鳥銃兼
 長刀次則快鎗二人再次則藤牌二人又次則狼
 筩二人更從二人則銳鈹兼火箭而每隊則樵蘇
 一人從於其後當戰時車環於外馬步援兵貫之
 於內而營外復連以拒馬鎗鋒刃外向不必挑濠
 而濠之險在我不用依城而城之勢在營況以火
 器更番舉放殺手三疊出追則步騎遞用而出奇
 無窮且戰且前而虜自不支矣

附錄戰車正兵隊式

車 狼機 狼機 狼機 火箭 舵
 正 狼機 狼機 狼機 火箭 工

隨車奇兵隊式

隊 鳥銃 鳥銃 藤牌 鈹箭 火
 長 鳥銃 鳥銃 藤牌 鈹箭 兵

凡出車迎敵除正兵隊先在車內供役外其奇兵
 隊仍聽令擺駕為陣備戰

戰 輕 車 車

戚少保年譜 卷七

圖 圖

戰車圖只用向外面一箱即偏箱車也

馬兵隊式

隊 銃刀 快鎗 鈹箭 棍矢 棒矢 火
 總 銃刀 快鎗 鈹箭 棍矢 棒矢 擔

輕騎隊式

隊 弓刀 弓刀 弓鎗 弓鎗 鈹箭 火
 總 弓刀 弓刀 弓鎗 弓鎗 鈹箭 兵

步兵隊式

隊 銃刀 快鎗 牌刀 狼筩 鈹箭 火

長 銃刀 快鎗 牌刀 狼筈 鈹箭 兵
列陣照此凡出戰於銃鎗火箭放後即牌爲一層
筈爲二層鈹爲三層長刀爲四層鎗棍爲五層

十一月頒條悉邊弊申諭將士以共圖補報檄

竊照薊鎮地方拱護陵寢鎖鑰畿甸所以保障萬
年根本之地如人身之頭目腹心是也本府猥以
武弁庸流叨承聖明寵渥受茲重委日夜兢兢職
在死綬分當髮革殊惟整粉庶罄涓埃然徒損國
威無益邊事又本府之所深懼也但本府久鎮南
方仰仗天成廟堂籌畫碌碌因人得少建平倭之

戚少保年譜

卷七

吳

績而幸成定閩之功然倭盜情狀與虜不同南方
山川與北殊絕本府十五年前歷戍薊鎮而今日
事體卽求之往日亦難比論不能不深望於同事
二三君子本府雖極謏劣然於虛心受善克己聞
過二事僅可自信儻如一切施行未當願諸同事
直言無隱今照薊鎮司偏裨之任者如副參遊主
客幾三十餘人境內守提等官職居方面者殆以
百計主客官兵通計十五萬有餘使諸將一心士
卒同力五夜之際清明之氣在躬良心之萌無染
彼時但加思省食人之食事人之事念念在公心

心慮賊卽因其半足抗強胡今卻不將心思念慮
日用功夫於此處作用卻於妨功妬能彌縫掩飾
延挨偷惰等處把些精神念慮都費盡也如慣使
假銀之人專賣假貨之商哄不識貨者不辨銀水
者僥倖得計不思遇有識者底蘊盡露魂飛神喪
銀不可用而旋及於罪貨不可買而立虧其本卽
如將官支吾目前希圖幸免不過畏人怪謗惹人
議論至於罷官革任提問已爲甚矣較之不幹實
事坐視廢弛倉卒虜入動干失機祖宗汗血掙得
一官付托子孫期傳千百世與國同休一旦盡喪

戚少保年譜

卷七

吳

孰爲重輕然不惟不忠又且不孝如此不忠不孝
之人安得不賈奇禍是天意亦不肯輕放過也數
年以來屢經虜患節該部司利道條議督撫按關
方略振飭多方極力防戒而竟未收成效者何也
緣各將官凡遇一例之出一事之起就例隨事必
生一弊以爲支吾之計以此凡於上司言問劄示
唯唯奉承悅顏順志甚至揣摩將迎惟願一時之
喜一事之稱再不顧言論非宜卽成人之過舉又
誤人之實行因而誤朝廷邊事竝誤身名所謂且
顧眼下受用便屋上火然又再作計較此邊方之

熟套而今日之牢不可破者也至於追避責成動則曰文法拘定也錢糧不足也掣肘難行也縉紳作踐也夫此數者未必全無歸怨者未必無因但木必自朽而後蟲噬之人必自疑而後讒入之家必不和而後侮乘之如謂文法拘定所拘不過中人以下之質苟有真正幹事念念在公之心敵愾報主之志者抑且矢心以相敬將見破格付托於爾惟恐不肯擔當又豈掣汝肘爲何用哉如謂錢糧不足則歲費百萬抑誰用去非無士馬之供而已夫國法在於食功未聞先事食志如謂縉紳作

戚少保年譜

卷七

庚

踐卻不思經年教練徒費國帑及有賊至仍蹈無人之境以有限之供填無窮之壑又復調取防邊客將客兵爲伊入衛不知爲地主者有何顏自與之馳驅共事也但緣邊迂長軍兵希少所謂挾秦山以超北海非不爲也是不能也勢不得不藉調客兵柰何年來客兵之狼狽與主兵無二不惟主兵將領所當深愧且逮客兵將領亦可俛首矣夫欲軍士之堪用在於明節制明節制在於正體統欲將領之作氣在立紀綱立紀綱在於正威儀爾今將領其在應當直聲正氣之處卻爲逡巡畏首

畏尾之謀卑屈過恭之態求悅於一時圖遂其貪饕倖免之私無所不至及武弁同儕之中如所官之於衛官衛官之於守提把總守提把總之於叅遊等而上之此正一節制一節練得兵殺得賊之所係也卻肆抗傲欺凌絕無相承之念不顧同舟之誼言庸行違肝膽楚越誠所謂家不和而招人之侮也是誠自己作踐非他人作踐也誠使人人倡士君子之行讀書明理有勇知方一時兵練得成馬調得熟器械堅利人馬強壯遇敵聞鼓而奮馬到成功將見愛之如掌中之珠矣何至傾覆爲

戚少保年譜

卷七

庚

念而輕相擠陷也哉至於軍士人雖微賤其所以稟賦此良心與夫知覺痛痒甘苦好惡自庶人以及王侯一也身爲裨將便忘士卒之苦身爲大將便忘裨將之苦下逮士卒更爲懸絕而且驅士卒之命爲己立功免過之圖攘三軍之勞爲一己之有而卻使其顛連無告苦累莫伸已厭梁肉軍受糟糠欲軍之效力得乎夫軍士之心至愚而神亦有惠不在金帛而威不在形戮者惟以心感心耳今肯用力於此者誰耶再照行伍軍士受保障之責未聞能一戰卻虜以報朝廷以答民庶甚至調

數千之民兵爲爾牆守殊不思祖宗建牙之意所以設汝沿邊望出死力禦外捍內以保障居民故出民膏脂以養汝身家今卻使殺賊者民也供殺賊之人又民也汝不保障民亦已矣又復使民爲汝保障其薄於責己厚於望人卻欲上官待以崇禮厚給饋餉無是理也又有一等不揣己官軍難之曰民兵月糧甚厚軍士月支一石所養厚薄不同何以能勸我等盡力乎殊不思民兵雖當兵日久無過一二年之外甚至受工食不及一兩月而卽有遇敵陣亡者比之汝等自祖宗豢養到今較

戚少保年譜

卷七

早

民兵一日之給固爲少總計二百年之積則一軍之身約有千數比於民兵領工食一兩月而陣亡者其數誰多諺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汝不以一身替二百年內七八代祖宗答報國恩乃與民兵爭一二年所食之多寡可乎譬如人家養貓謂其鼠爲人害養以捕鼠也是人家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則朝廷縱是積有餘糧必不養不戰之軍但有人心豈不各具此理良心發時豈不知上負朝廷緣爾軍人微賤分散各方旣無敵虜之器以恃而進又無推心之感以啟其勇練之非法練亦

徒勞況於不練以當強虜無是理也強弱不一人心不齊勇者徒有關心無所著力輕生陷陣祇能盡其一身而已何益於成敗之算哉況強虜動則數萬我兵如圍堂堂正正一舉必破格鼓舞嚴法聯東深情固結百器俱備堅利足恃思有以制虜之長而各將士不奮然思作又將誰誘朝廷養士譬如父母之育子弟可謂天性極親極愛者矣家業遺之受用宗祀賴之承嗣何所不用其恩然亦必子孫成人可以保家業承宗嗣則父母益加愛而不已設使子孫貪淫姦盜賭博悖逆暴橫不才

戚少保年譜

卷七

早

卽父母亦以忤逆棄之明明國法肯使汝列屯坐食費朝廷糧餉而尺效不能收尙可望人之我恤耶況邊關爾之父母妻子世居其土邊牆分明是爾家園外一大牆關口卽是爾家外門爾如怨修守勞苦爾試看房門不葺圍牆任得安否睡得穩否爾之父母妻孥叫怨爾否爾只望將領寬些只說十區二千餘里未知賊犯何處只管苦苦累我做工修牆何愚之甚也爾只看一箇虎來咬人卽使千萬人都立任不過咬一箇去何故都走了正不知咬得是誰使預知咬時是某人何用俱走若

預先知賊由何處來只須用兵一枝修彼一段邊
牆足防禦矣何用多也況將士平日嚴加教爾是
爾嚴師他日武藝精比較時得賞有賊時得功頭
目之缺就是你管又養得家又立得功只宜感他
不可怨他今本府職切總理練兵於爾將士教誨
之責益切本府雖初至地方未必盡知爾地方士
馬情狀其手足器藝雖南北不同然使之有節制
習號令正分數嚴刑名教爾知親上死長之義責
將士同爾甘苦體恤情私罷不急之累杜科歛之
門謹烽火遠哨探以情量情以心比心且無古今

戚少保年譜

卷七

豈止不分南北也但本府法令夙嚴言諾必信人
之危難損已周之事之利害以身任之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係于軍令一出口必不失信嗟乎本
府期聞聖道而不能願學豪俠而已晚別樣利害
皆非所恤任爾輩危言危計決不為爾所動五尺
之軀惟待塞事一著堂堂正正與虜一決必不肯
甘下流以負君父知己以辱家聲以慚顏於爾將
士也凡吾同舟者願共勉勵務要痛改舊套懦立
頑廉作新士氣以共圖厥成使土人視之為神明
邊方倚之如長城斯戰守有神實用而疆圉可保

無虞矣

存恤病兵

略云各兵遠來原為保障地方不幸有病地方主
家當為調理何乃忍視仆臥當街於是風日吹曝
更兼雨露侵傷情慘極為可憫應着原歇之家領
回調理或驅逐不容及調理不善致傷本兵者歇
家抵罪

展修臺頭營城增臺頭營為路

議練家丁

照得各路惟尖夜所養最厚各標下惟家丁所養

戚少保年譜

卷七

最厚而尖夜有出口冒險之危家丁則備前驅精
銳之用者除各路尖夜已經編伍操練外其家丁
不知操練為何事緩急何賴今後各該將領即將
家丁驅入行伍同操使武藝閉熟真能衝鋒破敵
足為三軍之倡方許收用如有功不次超拔兩防
畢日仍調集一處逐名考校分別等第以行賞罰

議故兵優恤

略云葉兆瑞等跋涉遠來甫到邊方即爾身故而
萬里從戎命喪異域誠為國事情委可憫況此輩
從征日久必負骸歸葬未肯委置異鄉固其習俗

所傳亦其民德之厚也今以所條建事例註為規而恤死所以勸生亦鼓舞之一機也

議車營增鹿角

先時邊兵不以紀律營陣未有畫一乃建偏廂鹿角戰車每營以十六車為一司四司六十四車為一部兩部為一營若添殺手似尙擠雜行多稀密擁斷蓋其勢也且推車與火器之兵已將地步佔盡今議欲於每車兩合之間加鹿角拒馬一架止則架之兩空行則聯之車箱不惟輕便可移且使稀密得宜前後不致擁斷高下轉折皆不相碍而

戚少保年譜

卷七

器

人行其中如在夾牆內更無隙可乘此下專為殺手進戰退守之所是增車不用增兵即增拒馬之空而容兵出戰其勢尤便矣若車馬合操計振武一營之車內得空地僅足容馬兵一千欲馬兵六千俱在一營須二百輛以外列為四面而空其中乃可相容耳如兩車之間無鹿角僅足容步兵而馬兵以二部布之於車後不惟擠密不可轉行奇正俱難設施而兵且身擐甲冑俯出車底為艱蓋馬兵本以獨操為分數而附之車則車中不復設戰兵即以馬兵充之矣然車制偏廂陰陽合德三

車一局已屬難同今每日車為一局而使之陰陽相合分數得清行正得勢而一哨之車即可容一哨之馬非用鹿角而不能兩宜也

上政府言兼攝事權

竊念職所以忘其卑劣而請力任衛事者有三以鈞臺破格知遇於上總督為知己憂焦於外撫院幸同鄉心無猜嫌以此不忍負恩不忍十五萬之眾百萬之食二千里天造地設之險目覩襲弊致悞國家付托一也職所以力請眾兵者緣料天下邊腹情狀竟不免職等當事故預為收拾藉衛鎮

戚少保年譜

卷七

器

之名以為報國之地三也職叨事東南幸成微績且謬談口耳之學每恨人無實心茲來乃結局之地故忘身忘家殫智極力以圖一展三也但入京之初總督軍門志氣甚銳近為紛紛掣肘精神已減至於病作職甚憂之然使薊鎮之數不當振作不應職之愚遭際鈞臺之知而二三同志偶集於一隅將謂數當一振但每舉事即阻去夏及今無事不然職亦惑且餒矣如命職兼攝須先籌其倫玩襲套將官副參而不徑行參治一二以立威凡所用將領各職密具職名或徑報部或送總督查

報則部體正而所用得人足以集事其無告之軍容職更張一二事以收下心夫偏裨畏而士卒懷前陳衛鎮之事有可為者此耳此職所以忘其卑劣而請力任其事也但得展則兼攝有益於地方不得展不如仍舊之為得也

覆本兵請事宜

竊照馬兵薊鎮所有而入衛者所尤長也惟用申明號令嚴飭伍法更處器械此皆職等才力所能為者故逾不講非遺之也車步之說薊鎮從所未有亦所未講故討論喋喋今之用車正為送馬兵

戚少保年譜

卷七

七

與虜見面耳馬兵得車方敢出入伸縮以圖一逞今車營每一百二十八輛鹿角六十四架用步三千五百人皆附車中除有空地方可一里正為容刻馬兵三千於內蒙示馳牆之諭正今日此中急務也近日榆木嶺之警車營適中漸進馬兵馳榆木乘牆急則當其鋒緩而車亦尾之前所謂練成者今成堵截之功矣職疏請兵而因及以七原六失四弊者何也夫薊鎮之事請兵尚為第二義其七原六失四弊若於此中得一二反其道而改舊圖新可不戰而屈人兵即守亦無不固矣

選編車營馬兵

夫壁壘之間馬兵雖恃車為固而緩急之際車兵必倚馬為鋒凡遇過險及卒然伏起須先以驍將領精健膽勇馬兵五百餘名出前列陣以遏遊伏之賊以便車兵扎營而後更將兵馬通融挑選五百四十以充中部三司每司旗下量選次等一隊以充火器其左右二部亦須精健列隊俱為臨時出奇之用若全勝則車營必不分其功或偶退卻兵賊混淆兩馬追逐之時決難投營開車致使兵賊相亂所關不小應併行議定以免臨時有悞

戚少保年譜

卷七

七

禁約樵採

夫沿邊軍士既有採柴撫夷之斂又有買馬朋銀之攤竟歲修工月糧不給以時百里負米粗糲不蒙實惠勞苦殊已不堪言之可為泣下然而猶且需彼出力採辦柴炭供我炊爨為勞更劇此心何忍合行痛革以後不許採辦如仍前指稱定行重治不貸

奏遣偏將胡守仁等往募南兵烏銃手三千赴薊

附薊門述

憶從結髮時遠戍漁陽販官卑分易盡常得繫鞬

游倏奉天王命分符東海頭怒髮凌齊臆壯圖指
 吳鉤彈冠桑梓間父老慰且酬再拜謝父老罷勉
 展所猷薄言省繁役妄意振頽流遂得循例遷幸
 免覆餗羞乙卯入吳會倏奴正虔劉帆檣日無輝
 烽燹天為愁徵兵出萬里吳兒何能謀乃稱練土
 著伊誰為之籌檄募葵越士交知苦相留轉盼蔚
 如雲士氣橫南州才罷遠方戍始滅徵徒憂三年
 戢吳越乃及閩楚疇六年事閩楚五嶺興戈矛一
 時氛祲中躍馬更操舟狐鼠無遺踪鯨鯢能復哀
 餘黎既復業殘邑亦遂收海波息奔騰山鬼絕嗚
 嗚

戚少保年譜 卷七

吳

啾驅馳片心存至死那敢休方為永安計海濱肆
 探求遯卒與登籍且夕慮已周無何捧明詔油幢
 移北壤假之曠代私謬叨諸帥長廟議閱秋冬未
 能定銜鞅枳橘誠尼疑參辰竟殊象邊行歷艱虞
 拊膺頻惻愴封章幾萬言激烈一朝上聖明不予
 臯天恩益駭蕩開府薊門東復俾孤臣往至尊憂
 時殷卿輔惜才廣護持過嬰兒信任鮮猶黨感深
 繼以泣何從展榛莽春復行邊嚴風尙蕭爽柳
 條青未回燒痕黑猶敞擬築敵虜臺三千列塘堦
 庶幾沙漠蹤一顧在指掌天險真足乘天威益堪

仰巨工眇程期據材更鑄礫石澗深莫窮邈岑幾
 萬丈聯臂攀復登丁丁振餘響于役固焦勞翰誠
 靡搶攘道逢老邊卒白髮兩垂頤片言欲出口雙
 淚慘漣洏次第吐邊情一一三嗟咨羸卒當雄關
 熒熒命如絲餉餽雖有常羸羸不可炊倉庾隔數
 舍兩斛月所糜強者力負歸弱者易銖錙市買誰
 欲售竟為廩人資舊積與新徵交併眩所司陳陳
 恨相因循弊無已時屬夷時近關倉皇勢莫支外
 以助虜奸內以邀重貽拂意戕邏卒王制輒見糜
 將吏畏簡書役增撫賚賞卽殫戰士膏莫逆猾虜

戚少保年譜 卷七

吳

姿爰立樵採法以飾賦斂基枵腹出關去目昏神
 尤萎或返或見俘吉凶難預期哭聲應斧聲山風
 轉淒其東薪未滿額公庭懼鞭笞候門妻與母對
 語情弗持尙謂官家餉足療數口饑婦人處閨闈
 時艱奚能知寥寥升斗問凋耗詎有差既均償馬
 金充薪亦在茲溝壑立可待十戶九此離晝夜分
 乘城一卒守數陴落落似晨星跡遠隨附麗孤戰
 蘇半侵刁斗音空齊泊險旣艱難恃險亦傾危嚴
 工卽復停且逐使者馳終歲苦莫陳無能揚雙眉
 士困每不堪邊臣尤失意俸給未或敷曷由章厥

志俯仰苟混淆曷由措厥事廉毅天降衷豈無平
且氣濁水視清塵飛沈兩揆異嗟嗟佐吏威揚鞭
動恣肆道左貴鳩蹲庭前愛狐媚由是裨校流上
及參遊輩奔走車塵前屈體若僮隸恃操榮辱柄
匪皆立傾置忽薰倏為猶當路安得識傷哉七曜
明難悉覆盆翳主吏尚不免詎暇聞人衛將欲列
守陴邊工胡敢廢將欲練備虜邊工胡能暨將欲
罷邊工戰守勢軒輕嗟乎塞垣將校殊堪傷聞之
悽楚徹肝腸於今滿眼偏痍誰為窮邊獨沾裳
莫訝反覆還摧藏移撓呂梁馳太行古來人情元

戚少保年譜

卷七

辛

靡常何況瓊簪鐵補襦吾曹致身期飛揚不必尤
人當自臧上勤國泰十代強偶荷戈矛臨邊疆既
無能賦退虜章復無計縛左賢王徒與斯世相低
昂韜鈴未閑謀稻梁邊事日喫習日荒西北之陲
嗟金湯君看聖代邊策長十六萬人俱戎裝不將
筋力答吾皇方寸何安顏何光薊門老卒言非狂
令予揮涕立斜陽浮生俄頃休迴翔努力人紀與
天網為子死孝家之彰為臣死忠國之良勿以余
詞空慨慷千秋□□賜垂芳

十二月青山口大捷

長昂與董狐狸聚虜屯會州謀犯鐵門關董家口
榆木嶺青山口擦崖子等處家嚴帥部兵移駐牆
子嶺聞警即統車兵策應於歲除日督兵馳青山
口用插石弓矢鎗礮將前哨賊擊退遂引兵出口
擒斬大獲全勝卒使狼貪虎視之兇途為垂首喪
氣之虜盡棄鉤梯急奔青城谷遁去御史房公楠
題上捷疏云總理戚某策應星馳允協事機之會
指授機密克成保障之助部覆聞風策應而大振
軍威督兵拒堵而克收武烈疏上欽賞銀三十兩
紵絲二表裏

戚少保年譜

卷七

至

附錄家嚴自奉命鎮薊閩人思之家尸戶祝廣建
階至今香火益盛凡有
事祈祝者更神應如響

戚少保年譜者編卷之七終

戚少保年譜者編卷之八

閻嗣祚國彙纂

緹嗣昌國集錄

廩嗣報國詳訂

庠嗣興國叅校

隆慶三年己巳家嚴四十二歲

春二月以總理兼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督師十
二路軍成事

家嚴先以總理督練四大將兵駐密雲節制與總
督同乃諸將不奉命視總理猶寓而居無厮宇役

戚少保年譜 卷八

無人徒給無供億無何以上言邊事得失遂改鎮
守而陰收其權先是邊將賸軍費家丁虜至伺
其飽歸尾而鵬勦掩老羸以為功咸自為得計家
嚴倡練兵之議一時邊將蔑有省者時三屯鎮守
郭公琥以節制故謀入京於是議者謂太阿之柄
不假武人乃以一鎮二帥事屬不便議改代郭仍
以總理銜鎮守後不為例雖不易銜而練兵之議
寢矣

請建空心臺疏

略云禦戎之策惟戰守二端除戰勝之事別有成

議外以守言之東起山海西止鎮邊地方綿亘二
千餘里擺守單薄宜將塞垣稍為加厚二面皆設
堞口計七八十堞之間下穿小門曲突而上又於
緩者百步衝者五十步或三十步即騎牆築一臺
如民間看家樓高五丈四而廣十二丈虛中為三
層可駐百夫器械餼糧設備俱足中為疏戶以居
上為雉堞可以用武虜至即舉火出臺上瞰虜方
面高下而皆以兵當埤其臺之位置視山之形勢
參錯委曲務處臺於牆之突收牆於臺之曲突者
受敵而戰曲者退步而守所謂以守而無不固者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也以臺數計之每路約三百座薊昌十二路共三
千座每臺給銀五十兩通計十五萬兩每歲解發
五萬完臺一千三年通畢如此則邊關有磐石之
固陛下無北顧之憂矣部覆一千二百座疏上上
允其奏

募南兵至塞

薊人風多木彊律以軍政卽不堪家嚴疏請募南
中人殺者一軍以倡勇敢乃遣官往募舊部曲三
千人至而待命於郊自朝雨甚至日中軍容益肅
邊將大駭曰將軍令固如是乎是足以格虜矣

籌定赴援兵馬

先時北虜入犯邊軍猝不能支必待徵調援兵馬馳步奔馳延時日兵甫集而已退緩急無賴乃會議總督譚公具題覆准查照近議事理修守哨探俱責之該路將領往來監督俱責之該道兵備其薊鎮總理則督帥薊之九路昌鎮鎮守則督帥昌之三路而互相為援以共保無虞其總薊昌十二路隨軍督應者則巡撫之責也其提綱絜領居中調度者則總督之責也務各殫忠宣力共保萬全毋得仍拘信地自分彼此如遇警報在燕石三路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三

則三屯營標兵首先赴援次之遵化次之密雲次之昌平如在馬太三路則遵化營標兵首先赴援次之三屯營次之密雲次之昌平如古北黃花鎮有警亦各以是為差

三月陞右都督

福建巡按王宗載勘覆嘉靖四十四年南澳擄吳平巢穴功次部覆進右都督資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

新立石於堂署與盟為常對君有述

今上二年余奉召入尋出典三鎮以上言邊事徒

薊門越春仲泣幕府壯哉署也乃取率忠名堂示將士報國之誼而名退居則取止止以自警云比奉諸使君之碩畫建樓櫓浚隍塹於被邊二千里皆鑿空而障之當陟降山原之間其石之為礪為礮為祖為崔嵬異狀莫不日與相對第往來靡常云爾夫詩之武人於征也其言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余三復之而三嘆焉日者乘塞竊見其壯足恃可庶幾以無駭聞歸而燕息於署守太平路王將軍獻石一甚奇乃修偏壕出之於土中者客以為太平之符故山川出異石於

戚少保年譜 卷八

四

其所爰敬受之卜公堂後為之臺以象砥柱獨立正其位於中堂在退居則常對之號為常對君與之定交而告之曰夫人多取君以為號迺余以號則君其蒼蒼而澤有君子之容乎其洞洞而亮有君子之衷乎其委委而質有君子之質乎其秩秩而曲有君子之交乎或德之為君子而周旋之如一乎敢請吾子而堅以盟石卒然人立而言唯唯否否吾姓氏在中國多聞人自稽之忠著於春秋檀弓有祈子稱孝至漢史萬石君奮亦忠孝世其家五代間尚有敢當善戰其他不一二數率後吾

而先往獨吾久伏荒裔別族而居其名曰聖字之
有垣不與時詭不爲勢趨可仆不可使屈可毀不
可使柔與土俱安曷求於世君侯獨致之幕下爲
重客就以旦夕雨雪亦臨霑以杯尊枕席或親爰
並璞玉奚啻兼金敎之咏之弗字弗名而寵嘉至
此亦極矣嗟夫止止且安知來者如今不轉而辱
在泥塗乎吾之遇此亦偶然爾敢猥於君侯執久
要之盟余甚愕之以召大人大人之占維石能言
晉之師曠雖謂不然嗣而圯上老人憑焉子房受
其書而爲帝者師將從其游不得得黃石而嚴祀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五

之亦神矣今石言豈偶然哉易介於石不終日貞
吉君侯其亟圖之余避席曰噫大人過矣子房之
明哲豈疆場之臣所能乎余非石人常戰陳蒙矢
石必殉之以忠孝是心之不可轉也久矣而身固
甘轉於危亡塞上異馬革余之職闕下伏斧質余
之辜唯日兢兢以待命於社稷倘辱泥塗幸甚安
敢微乎貞吉而與斯石久享太平之福誠不敢要
其盟敬書之於策

添設三屯右營將領

標兵二營一屬遊擊一屬坐營亦改設叅將領之

議設松棚路將增松棚爲路

其地原屬馬太二路分管因邊長川濶山平梁廣
地方極衝大虜屢犯於是始設遊擊西割馬蘭之
羅文一提東割太平之洪山龍井二提特爲一區
建客兵營房

客兵雜處主兵之中不惟不便且何以見有恤遠
來之意況二營戰車五百餘輛兩侵日曝久則損
壞今議每房一間貯車一輛容軍五名而軍有棲
止之便車無剝損之虞

議築臺規則

戚少保年譜

卷八

六

相基之法要在內外合一山平牆低坡小勢衝之
處則密之高坡陡牆之處則疎之因爲一定之勢
但就其灣環遠對之狀各有相宜之勢當必建不
可已之處卽不可合丈尺亦當建築不可移之而
必就於合式之地又有內山雖不甚高看之似衝
而口外橫山遠峙只有鳥道僅通屬夷其餘通馬
處所相隔千峰萬障似衝而緩者又有山高萬仞
其外梁平雖有牆坡險處而直對大舉正路似緩
而衝者於此酌處又難一律也

一定臺基以十二丈頂以十丈爲則二百四五

十人可完一座每年可完臺七十座此其大較也

一臺制尤當隨地置形如牆外地寬則臺當多出如地狹則臺當少出如脊尖削內外俱狹則當稍濶其兩面險其傍以無失周圍十二丈之意則制度如指掌矣

一邊牆多就外險故外下而內高其上當以外面臨虜處計高三丈內面但隨山勢不必拘於三丈其外既險又係低下則臺不必出止就高處起臺不復拘以低處而臺在牆之外況山勢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七

迂迴自有濟突處是又在相基者有活法耳

一臺基用石但方石恐難得碎石勢必不固如石便用石不便則用磚有膠粘好土則以三合土爲之各從便求堅但三合土須厚至頂亦得二尺乃堅也

一臺下暗門未免稍虛其中而邊匠率愚拙弗省恐造不如法反不堅固意者下築實臺門移而上外置一梯虜至則抽去其梯似亦穩便然臺用跨牆則下層止用實築至第二層則從城牆上開門而上卽便矣不必如前式拘定在臺

之中也

議加哨探賞罰

古今名將稱善守邊者不過謹烽火遠斥堠明哨探而已況今薊鎮有牆有坡足以守固惟苦地方寫遠偵探不明若早得真正消息兵馬漸移自成堵截之功其爲尖哨夜不收責亦重且艱矣一向因循賞格不舉以致罰亦不行而人心日以玩愒虜入所損豈止一尖夜之賞哉所謂舍大惜小以牛易羊誠不知其何計也今後守區叅提以遠哨外夷爲第一等墩烽得報爲第二等尖夜哨報失

戚少保年譜

卷八

八

快卽以軍法從事哨報得實之人每次賞銀一百兩陞二級如致堵截無虞該區將領提調論功外加陞一級如哨探失快致賊卒然臨牆卽有堵截之功該區將領提調論功從減如此庶賞罰明而人心思奮傳報真而分布適宜防守應援皆有賴矣

議收出奇番兵

略云薊虜每犯大舉動輒數萬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斯伐謀之上策故李靖用兵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敵不知其所從又法云兵無選鋒曰北

然豈選於臨時哉蓋選必於預而用出乎奇也今
練兵已有成式但援兵可用於正可示之漢而奇
則不能竊見沿邊被虜標掠者甚多往往竊回間
有無歸者願在軍前報効者此輩熟知虜情通曉
夷語若置之標下另爲一伍厚其糧餉無警令出
哨有事用之劫營奇正相生番漢雜出疑兵之法
無踰於此

夏六月議山海關改設叅將增山海爲路修牆子嶺
營城

略云山海東爲遼東之咽喉西爲京輔之藩蔽防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九

二虜之窺伺通朝貢之往來國初建一衛十所官
軍一萬特遣兵部主事駐守誠重鎮也後承平久
調軍一千五百於一片石迤西一帶又調二千於
遼東大凌河等處止見存操守軍五百而邊長二
千里外無可恃之邊內無可守之衆況詰戎禦虜
責在武臣而守備官小權輕豈能獨當一面宜改
設叅將重其撫治之權量處兵馬充其禦暴之役
除見在軍九百與調擺一片石一千四百有奇再
募五百有奇合二千之數以五百擺一片石留一
千五百在關操備與居庸紫荆三關並重而控制

萬全矣

尋閱邊至石門塞飲胡副戎及劉李二連帥於盟忠
樓各截襟爲誓作酬國詩以嘉之

家嚴閱邊至石門時叅將和州李信遼東入衛遊
擊崇明劉雲引孟爲誓不負朝廷副總兵句容胡
守仁嘉其義而成之各截襟藏於幕府家嚴壯之
途命其樓曰盟忠復系之以詩云絕頂開高閣雄
規壯北門側身見遼海舉首接天關擊楫前賢志
裁襟國士恩叮嚀二三子毋負此盟言

創建臺工

戚少保年譜

卷八

十

是年臺工肇舉人心搖搖咸懷觀望適仲叔柳塘
公領沂州兵來戍途奏罷沂戍留塞上授以臺製
戒以忠勤乃先期而完七臺爲諸路之倡人心始
定工役子來家嚴親巡課諸路工賞罰有差人以
壯麗相高迨臺工並舉之日有播流言於都中者
云伐木以損藩籬且工費太侈及考往年修邊牆
每丈銀二十兩計一臺之銀百兩止修牆五丈高
止一丈五尺僅及一面臺半截之功而省費瞭然
況今一臺止百之半耶其木近邊絕無俱百里外
取之不知於藩籬何損也

秋八月歃血告文

其官某敬告於司慎司盟之神曰維茲秋仲邊事方殷若非萬眾一心鮮克有濟某等僭申詛誓之詞凡爾將校或荷國恩或膺世祿或隸尺籍或屬櫟徵衣食有年報效一旦履斯戒嚴之頃務期協猷戮力遠播天威卽瀕於霜露水火必奮勵護持共植尺寸以上答朝廷以不負此生則國有崇褒神且相之如猶循故轍憚守成規人懷其私心無敵愾及傾類忌代騰謗起羞國有常典神且殛之告虔於神惟神是質

戚少保年譜 卷八

陳機密吏情

略云薊鎮屬夷比他鎮不同處之得其道直可爲我嚮道哨報能尊中國而安邊徼也近日邊關撫賞太濫深損國威積薪厝火之上惟此一事而隱禍焉夫邊將差失夜出口哨探夷情遠出數百里近亦數十里此必不可已者口外孤身跋涉非夷虜敵明矣將領頭目嚴守邊關必不能隨尖哨出口亦明矣口外尖夜透迤匍伏深山窮谷之間千叢萬林之內虜騎不時豈能逃避萬一被傷非將官智力所能防範近年并將口外尖哨被擄者一

概因他事遷怒悉歸將領而奸猾屬夷聞知此風不論應賞與不應賞關口悉恣要索不應卽以捉拿尖夜爲名云我拿尖夜殺了教爾就有禍到你還得在此阻我不故將官無不曲從之也相沿之弊遂被屬夷明白殺我軍馬卽奉有明旨處究裁革賞賞者各官恐其捕捉尖夜爲累俱千方百法設辭欺朝廷欺上司卽不明賞而暗亦賞之以此犬羊之性愈縱邊關賞額日增巧立採柴之名科斂軍士月糧以致貧軍逃竄只此一法失中遂生無窮之害邊塞空虛全坐於此今該職行邊但見

戚少保年譜 卷八

每處俱稱革賞夷人某處潛伏要行拿尖哨挾賞夫賞謂之挾朝廷之威掃地矣況今建空心臺每日皆出關採辦兵馬有限防備無時顧此疎彼密竟當有失今查得一二起夷人久作逆叛擄殺官軍已蒙革賞多係欽捕之徒近復導虜窺犯見在邊方日伏夜行計欲拿襲採辦空心臺料官軍此徒不振之以威明正典刑終無已時若得一舉之後諸夷振肅感畏兼行庶可無虞也

議建輜重營

議得師行糧從古今通議樵蘇後糞師不宿飽餉

鎮每遇虜入軍士人騎一馬卽盛甲什物已極力難前別無馱載馬騾往往枵腹數日徒具人形莫能荷戈焉望作戰如四十二年雖以宜大軍門之尊亦不免與士卒同餓山頂視賊出入而不能誰何其經過城堡卽有本色草料積貯彼時追賊之機毫不容髮數萬之眾若候總入一倉支放亦得一二日乃完不知馳騫之虜行百里矣故虜入內必變客爲主我軍常以主爲客職此之由也合無於密雲遵化建昌設輜重車三營每營一百二十輛附以火器用騾一頭養騾軍十名給與軍器題

優給延綏衛兵布疋

比以行邊相定新立臺基至太平塞青山口見延綏遊擊張拱立下軍鴉衣露體鬼貌驚人槓石負薪劬勞竭盡枵腹難堪真欲速死爲安不知其生

之樂也推究其故自去年四月赴邊例以二年一代行糧不足奉口且屬兩月未支衣冷無復裝綿寔是一文莫措情苦至極賑恤應先隨卽量將前軍每名處給粗布二疋以爲春衣之助寔曠世之殊恩哀災之仁政也

議薊鎮急務四事

略云薊鎮急務惟有四事曰建臺曰練戰曰營田曰種樹使其人各一役相濟而不相妨可也但主客邊軍有額數日漸消滅未見增益四事何以並舉然職之專責務之嚴急者惟戰與守夫守固以

築臺爲策而戰必以練兵爲先今若專言戰勢必有妨修工如執於築臺勢必不得教練在得每區每枝尙有主客援兵今亦俱派臺工合無於內量爲抽編行伍逐區容職酌量多寡強弱於有馬之內定擬數目每月操一日前容免修工一月之內歇工二日只是定編入援見伍者其餘馬步照舊做工如此修中有練其寔練少爲多視之往年薊鎮兵馬遇有虜入未嘗不早應援兵未嘗不集聽調度但因平日教練無紀約束未行以致臨時對壘風塵昏慘之際不復能辦某枝某營倉卒撲擠

一團爭安避險勢如亂絲所謂雖多亦少蓋坐此弊也今定擬自三屯營為中以東路五區為一大營西路五區為一大營各配成五方每區為一色給與號令操法發與器械式樣做工之日照前聽各區主客將官各將主客援兵一月抽操三次本職到處不拘日期調操教練斯戰守有裨寔用矣至於栽樹遮虜今以為奇策不知木多生險難跡稀之處牛羊踐踏之所未有易生者矣若沙河石岸又用何法栽種見今日外林樹如織未見止卻虜馬北方風寒土燥雖有樹木竟是稀疏不比南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五

方土濕雨多藤木糾纏猿猴莫攀此其一也况惟柳榆易栽而山險之地栽難必茂此其二也今日又撥軍屯田遠在百里外凡耕種收穫之時正春秋兩防之日擺邊修工尙且不足何乃棄營數百餘里務農聚兵教戰此惟行之標兵何辭若責之區軍大衛者誠難則以盡數派築空心臺每防止起二三十座若分一班種田又責一班操練又分一班築臺又責一班種木是一歲之間一防之內僅可得臺十座猶是石塘古北牆子三路能之蓋彼三路牆坡已完關營俱竣得以專力故耳若松

太燕臺石五區邊牆未有者十尙二三灰水粉飾一戩可頽者連數百里皆然築臺則牆工必廢修牆則不能築臺寔為兩難即臺工姑約以三年未必能畢則邊牆偏坡又當坍塌過半工役相尋尙無已時今必欲一面築臺一面種田一面種木一面教練四事並舉湏得如此三四項人始可辦之恐竭國之力亦有所不能也夫古人屯田謂彼處拋荒俱在目前客軍適居其地列屯坐食不如務耕人自用力故其法行而軍便之今皆強其勢所不便力所不能是以難易分而栽木營田兩者誠

戚少保年譜 卷八

六

未見其可也

准諮軍下荒田

薊鎮軍士節年以修工撫賞苦累難堪逃竄過半田地拋荒司徵收者止以地數徵糧逼累見在軍人均為包賠是以逃者不能復業者負累難堪邊備愈加空虛但逋欠有數所繫猶小無人守邊所係最大合無通將荒蕪田地暫為蠲免其在開種者均發各軍分種准令免支軍糧其拋荒地土查照題開事例請給牛具子種任其耕種待至三年成熟照舊起科庶逃移之軍聞風復業不招而

自集斯行伍充實地方有賴矣

呈參遵化縣拘軍充商

略云遵化縣開取軍丁商人緣由先為議行去後業已咨行撫院議禁矣及准撫院手本內開准經通行所屬州縣查照分別不許一概僉派別差但近來邊關之軍為修守撫賞逃者十已二三僅存六七卽閒有家業者不過百金之產是軍之上戶猶不及民之下戶也若寬以緩之緩急之間尙可藉為城守之用如以重差加之逃亡可以立待及查軍充商人三屯向無此例且奉督撫禁革及面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七

審各軍據開各縣共三次為差人詐去各若干兩是百金之產又將十去其一而奸胥積役尙爾吞噬不已使在營之軍人人自危並無固志今職雖奉有選練之命事誠掣肘而難行也伏查原奉總理練兵勅諭內開有司抗違聽參呈處治今該縣抗違明旨阻撓練兵合行參究況各積年吏書皂快指騙之匪既多嚇詐之毒未艾乞照勅諭事理參奏併將害軍吏書差役如律問擬仍通行各該州縣以後邊城軍舍餘丁城守修工操練之外不許再以別差拘擾庶軍民各安其業遭亡可復而

教練可行矣

上軍政事宜

職自承乏薊鎮數月矣其於人情隱伏行伍習套似若明見肺腑敢不披瀝言之大都自將領以及軍士皆以阿諛奉承為念只顧眼前再不慮後事如何也嘗聞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夫所謂廟算勝者非必廟堂之算蓋凡未出軍之前預籌於轅門者皆算也亦嘗聚將士羣坐而籌之曰今日與眾人共計卽是廟算試屈指而籌之虜技以弓矢為第一我亦弓矢應之弓不如虜勁矢不如

戚少保年譜

卷八

六

虜利射不如虜近是弓矢之算不如虜也虜近身則以短刀刀長三尺肱長二尺五尺之間可以殺人今我軍弓矢之外近身亦有短刀刀不如虜之利膽不如虜之壯是刀之算不如虜也虜以馬馳逐我亦馬應之虜皆二三其馬俱臆壯而慣習之我軍一馬又皆羸弱是馬之算弗如虜也虜以馬衝我以步應之挑濠則為自守計非卻虜也若出步戰必不得當羣馬之衝突卽拚命立定則盔甲破碎礮薄不如虜而無可當虜者是地關之算弗如虜也外此惟有火器柰何快鎗之制手執柄後

藥發手前兩手不能持慣氣力拘縮何以命中況鉛子不圓火藥不速卽以一營之軍三千俱爲火器一字列之前行發銃後行不得復舉又恐一放而盡也必須分爲八九班是三千之火器八九班輪之每次僅得三四百而臨時心忙手顫其不如法點滅火門者又數百不過二百餘發響而二百餘內又不過數十命中命中又不能透甲是大隊之虜非快鎗能勝矣快鎗外復有大礮似可當虜聚沖但大礮必防躍退須去營二三十步而往點艱難又加重滯賦運不多再若分番其勢愈寡是

戚少保年譜

卷八

十九

我在軍之眾不必出陣原野而閉門算計已件件遜虜著著輪虜矣况虜眾數萬一心齊力較我渙散無紀之眾又何如也若使憤贖而往僥倖而圖此職所不敢也乃再三戒諭兵家之事短不接長必須每事長他一分如他有弓矢之利我以何物勝其弓矢他有短刀之利我以何物勝其短刀他以萬馬衝突我以何物當他衝突務使他件件不及我般般短於我如此算定出門臨時慌忙還有錯悞而況於安心故套覲憑天幸耶然將士之情所以圍阿諛僥倖不思對壘之計而爲算勝之圖

者皆因比來朝廷法令止行於督撫鎮守及與虜出入之一二偏裨耳哨將而下以及士卒軍法罔及且賊未出邊而錦衣官校已踵其後總兵官或陣亡或被逮而督撫亦拏入京其悞事者誰暇以退縮軍法治之耶以此人皆玩習爲常又聞往日督撫總兵無賊之時明愛其阿奉而狃於太平不好過求及至臨時自知禍已不遠每每益從寬馭冀其用力軍法絕然不行各偏裨以至士卒無事之時尙皆謹慎遵奉命令有事之日與對壘之時明白欺玩得躲便躲得挨便挨其應對之辭放肆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二十

恣縱無復名分甚至剛愎抗傲不用號令自爲一夥或以剛惡跋扈或以柔奸媚免有何干繫之足畏也此套不能挽回此心不能警換便日日操時時練長鎗大棒堅車壯馬徒勞心力徒費帑藏亦何益成敗之算哉今職或於言之而不從者面奉而背違者稍振之以法示之以威便互相黨聚或爲飛語或粘匿帖或布流言或伺上意無所不用其心以爲阻撓害成之計嗟乎欲求今日之言信令行而使將領軍士一改前項之念必須舊日縱賊入牆陷逮原主者查治以法庶幾少懲其大者

更須疏請於朝明立章程自後有事之日在朝廷
拿治督撫鎮巡追卹陣亡總參遊守等官外其標
部將領中軍千把總等項聽接管督撫鎮巡衙門
挨次連坐逐項究拿治以軍法如隊長不能用命
或失事而隊下之軍一體照隊長之罪其自隊長
而上以至督撫一體皆然如督撫總兵失事被逮
或陣亡則部下中軍參遊一體以督撫總兵之罪
罪之下至士卒一體皆然必期轉移卽有流言計
阻並不爲其所奪然須積以歲月而盡其淪浹之
功庶可收齊一之効也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主

陳邊情及守操戰車

竊以邊人大都五分類吏五分有京師氣習求其
轉移非嚴不克若任真到底久亦自服他日濟事
者此也否則無事之時布言感恩有事之際仍襲
玩套送上司入朝廷斧鉞中則餘皆束手高談悻
悻得計其接任者又復姑息從未把前任誤事偏
裨查究以此人人得慣一也夫南兵南將凡有條
約上下講讀信而畏之此間將領而下十無一二
能辦魯魚復有自已受勅諭不曾記得一字如練
兵條約連坐保結節制甚明其戍邊之吏士不識

字者固非得已識字者且効白丁之習二也職又
細詢邊情皆云某年賊到乃不信哨報之失某年
賊到乃哨報遲悞之失某年賊到乃一時邊牆無
人之失又云若有兵到無不阻截成功然皆面言
欺人多飾妄說凡大賊臨邊幾曾不預得哨探幾
曾不分布兵馬幾曾兵馬不到地方緣東來山雖
高聳外面山梁延長高下峻阪林石無碍俱可馳
馬徑至牆下或外面山梁十餘道而內之縈迴則
數十里者守兵數塚一人援兵馳集不及卽有一
二枝到若照守邊之卒疎布則無濟於事必須密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主

密布之又要設疑高處三千一校所分不過數里
虜騎數萬首尾橫布百數里分投亂攻必有一處
疎虞此所以千方百計爲守禦而攻無不入者也
至於戰陣一節詢之舊格凡諸軍教場操習以爲
觀美之具臨時一毫無用惟挑濠固守者便爲上
軍良將斷斷然無鬪志也職謂卽今所操便爲戰
虜寔事彼猶以面前套數應之謂臨陣時不得不
由他耳又戰車爲萬全之策人人知之矣但彼虜
傍山沿壑擡營移走非車所及此節終不可免亦
須爲之再計近造小車一輛樣如原車而輕且便

利也以上三項等情乞亮職言不虛留心區畫而邊事庶或有濟也

查恤馬軍事宜

各營開稱馬匹每每倒損由於天災者固多而各軍不用心喂養所致者不少勒限買補法有常例況銀兩出於公朋每軍所添補者不過二三日情非難措但各軍內有極貧者若以一馬之故而使其鬻妻賣子似又非本府與士卒同甘共苦之本心也各該將領先將馬軍逐名審定等第凡有戶丁及領有產業者為上等每馬倒死除朋銀外

戚少保年譜 卷八

銀五兩買補好馬騎征其家道頗殷而無戶丁與家道稍乏而有戶丁者為二等於朋銀之外幫銀三兩如家業既無戶丁又少者為三等朋銀之外量行幫買其有極貧衣食不足朝無夕炊者另行議處各將領宜至公至明體上體下毋得以富為貧將無作有致乖人情有失本府體悉之意

議覆關院條陳四事

一撫賞得其要則財省而夷情歡悅能為我用失其道則財費而夷情不悅反為我敵何則夷情譬如禽獸畏威而不懷德數十年前屬夷未有西虜

之時聽我指揮故撫賞既省驅之所向無不如意卽定期以行賞可也分關以伺賞亦可也自與西虜結親之後屢導入犯在我兵威日鈍未能挫虜在彼奸心日熾陽順陰逆夫所以陽順者利吾撫賞之物謂有西虜而勢不得不留屬夷以為轉運之謀也名雖順於我定則叛於我名雖離於西虜而寔則降於西虜又兼近來將領務增額賞以各顧自己地方無事卽拿人隣境若罔聞知此皆弊源也今欲撫賞必如所議國威必申無阻須當行之有漸合無先練強兵或虜至攻牆戰退一二次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使不得入或於口外決戰或入犯大戰一次必我得全勝北虜胆奪屬夷失怙然後任我撫賞無有不利矣必不得已先於喜峰口定擬地方分派各關置立信牌於進貢之日分給各夷收存凡到各口照牌驗賞收牌存驗此亦一策先後時日似難概拘須是將官親自臨賞督府總兵揚兵要地此已見行無容復議

一墩臺薊鎮雖以守為上策而內地之守制虜之策清野之法築堡為第一義也況各邊俱收築臺之効但愚民不能明炳幾先惟待禍至而始為之

防則已晚矣平時一金之惜至與命爲伍誰肯合
換散不一之心而損費以爲預全之謀耶且磚石
工匠所費不貲惟有三合土一築功省而易成速
完而持久所當急圖第係內地迺有司民社之責
本院各道之任一切經理措置事宜難以出位妄
答

一貢夷侵暴緣乏兵監其護送人員因而得以唆
使爲患合無出京之日卽令京營撥兵一枝沿途
列爲左右翼擡營而行張旗鳴鼓使屬夷車輛不
先不後行於其中每至宿歇之處將官駐劄近門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五

外地方分馬兵一枝護其四圍沿街列隊如有沿
途買賣聽通使人役傾於將官處給票掛號事畢
回銷大夥作踐衙門則治監押官之罪送至通州
通州務要整擱好兵一枝盛甲鮮明照京兵出行
例送至三河密雲標兵一枝照例迎自三河送至
石門驛遵化標兵一枝照例迎自石門送至三屯
三屯標兵一枝送至喜峰口其係往遼東一路亦
應議兵一體照前護送遼東應亦一體照例舉行
再照夷性本如犬羊未能恪守成諾近來驛遞應
付迥不如禮有司亦不稽查視此爲末務甚失遠

人之心以故始有繹騷之變合無嚴飭有司每於
夷人將至三日前親詣驛遞整點夫馬照管床席
稽查廩餼務要豐潔務足原擬數目必有賓至如
歸氣象不可靠之驛遞官吏若有廩餼不備散臥
無所亦聽護押將官指名奏報合于上司當該官
吏量示以罰

一入衛官軍調取初意本爲馳突郊野衝鋒破敵
之用往年餉待旣優而士馬亦自精銳但因薊鎮
山牆險阻虜入有時而列障乘塞以守爲策遂將
入衛官兵一體派塚後因創議不修之修又一體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五

派工因循之後勞苦日增敵愾日少責成之例不
及彼中充數之遺遂延戍士若能保得年年虜必
不入只是牆上拒禦無馬可也卽使禦於牆下必
設援兵凡賊聚攻勢厚之處必要著甲馳援外川
截直內山縈隔非騎不前亦難廢馬況入衛之兵
本係戰卒西北虜野以馬爲尙萬一守之不固虜
入中原必須隨賊向往往之時必用盛甲而盛
甲在身難以步涉必用騎乘雖臨陣各下馬地鬪
而風雨之勢倏忽追逐趨利設伏著甲徒趨必無
此理今當急將入衛者量免修工揀選操練以爲

戰禦寔用庶致有用軍馬免為無用損傷是其策耳

覆部議入衛兵馬

議調取邊兵入衛初因薊兵少習虜情邊兵慣經戰陣欲資為原野交鋒之用也然薊兵之所以少習虜情者蓋以薊鎮山障牆坡有險可據重在於守虜非三四年間東西合勢不得輒入為其見敵者少也邊兵所以慣經戰陣者蓋以各邊平原易犯零虜常入為其經戰者多也緣自調取入衛以來邊兵久不見賊遂亦因而懈弛乃致彼鎮行伍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五

稱為煎銷而視此鎮邊防若為故事耳今欲入衛兵馬每營量減一千或五百選摘土兵補入邊兵同練似矣但所以必用邊兵者為夾持於對壘之時教練於臨敵之秋邊兵之所以難減者一也又況薊昌一鎮邊情以守為先守而不支然後求戰邊牆透迤一千四百餘里計地料人雖逾二三十萬亦且不足而我守堦則勢分虜聚攻則勢重數里之間又須牆下分設馳援兵馬隨警策應今併至客合守每每猶稱單弱若擬減兵則邊牆堦口數目不能縮少是減一名必得一名補缺此邊兵

之所以難減者二也但陝西入衛官兵道路既遠更代復頻該班者甫來而踐更者又當遣發彼處懸邊孤塞兵力有限均為朝廷地方所謂無尺寸之膚不愛宜無尺寸之膚不養合無以二年為期仍以五枝分番但每枝減去五百行彼督撫鎮守須知減去兵數無非體恤彼中之難亦以見薊鎮求精不求多之意以後遣兵入衛務選慣戰壯軍臆健好馬精利器械驍勇將領到薊之後如有成功一體論賞若果不堪怯於戰鬪部來將領從重處治關發衙門一體論及庶痛痒相關俾得寔用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五

及照土兵以漸而練一節職等叨受地方重寄敢不殫力極慮而歲仰藉於人豈無厚顏於己但補練之事經今一十餘年而又專責憲臣協力督撫其期不可謂不久其責不可謂不嚴其任事者不可謂不得其人夫賢才之選至督撫極矣任法之嚴至憲臺極矣寬假之恩至十年極矣而向未得効者寔薊鎮無人可補無中肯綮之練也況今督撫受任未及年餘本職領方閱月輒謂額缺補充教練成效誠不能一搨九仞而反十年不可醫之疾也為今之計第一當急求精兵數萬培植京師

根本之地次及薊昌次及各邊次及腹裏但僉派民壯方今民窮財盡應命艱難若抽選見役之徒則府州縣城池固初賴於軍衛以制禦者今皆無足恃而獨恃於此且有司又用之爲送迎之藉其牢不可破而素無厚養豈能成邊合無通行兩直隸河南浙江湖廣江西山陝等處軍衛有司比照貢士之法而以巡按總其事酌量州縣大小里戶多寡選舉驍勇之士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相貌雄偉力舉三百斤以上者州縣大者歲選五名州縣小者歲選三名每衛內有五所以外者選二名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五

五所以內者選一名分別地理遠近起送赴京名爲貢義士每年不拘地里遠近俱限五月中到部本部預鑄三百斤鐵人一箇令其肩負往來行一里爲合式夫貢選勇士專於力者綠武藝器技之習歲月可能一教習之勞耳至於膽力天賦非人力可成者既有大力以爲之本再習精諸技一可當十選中送隸戎政衙門擇一善練謀勇戰將統之以七月爲始發於薊鎮標下編伍教練兼以防邊不許分調零散擺邊做工十二月送回京師大營隨操休息至次年七月亦如之但千里之足既

至而撫贍不可不厚名色既殊他軍自難比例以一田夫而蒙此優養自然比之卒伍愈當竭力報至其給糧之則每名每月家小在京倉支糧一石本身日給工食銀一錢各騎戰馬京邊支草料軍火器械卽於自工食內聽練兵將官發式自造使用各役名爲義兵不作軍數是養之既厚論之既明則人自肯來民又不擾通一歲計可得三千有零十年可得三萬有零既天下驍健之選如得名將教以實練真正法眼不爲虛套所誤申明嚴令必信必行是三萬之義旅卽可當十萬之邊軍以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三

後口積月累合天下之力以實京師以強根本莅中國而撫四夷無有不克者矣如慮錢糧過多處辦不給見今京軍逃亡者不知其幾當將開銷過錢糧總積在倉併國初原額三十二萬見今所缺錢糧務要一體解足存貯倉內如此則京師之軍見在九萬名一查之間一年之內可減二三萬足養若干三十二萬原額之內除去見操九萬尚有十數萬清出一半所得工食可養若干及查東南如福建浙江江西南直隸等省各衛所原額官軍十不存三而額徵倉糧足支之外尙餘半倍合無

於內查照額數缺軍米石照數解京不下數十萬
又可養若干以三萬爲率則清查舊糧逋額便足
供之何慮錢糧之不給哉夫京師有此三萬再加
額軍四五萬務不減十萬之數則戰必勝守必固
內順治外威嚴植本固而發源深億萬年靈長之
祚此其一助矣

九月奏請申令以一士心疏

近於秋防戒嚴之月節據喜峰等哨夜報稱東西
二虜合謀徑犯薊鎮東虜土蠻會同北邊從無看
見邊牆的生夷剽掠等都調到正北地名打卜蘇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三

卽是鹽廠地方土蠻住牧處所聚兵俱齊西虜安
灘黃把諸酋聚兵亦齊見今起身東行內東虜犯
喜峰口迤東太平燕臺石門等路西虜各又分爲
三大枝分犯古北曹牆馬蘭等路且夕有事除臣
嚴爲分布固守及秣馬待戰外看得薊鎮自庚戌
以來止是一路入犯以全鎮之力調集二三路之
間幸曾守固一二次今報東西並犯已分道矣而
西虜之中分而又分緣其部落眾多雖分亦有餘
力在我兵力有限無所不備勢分力寡仰仗皇威
十一路之中兵賊相值攻守兼備必期堵回寔爲

不戰而屈人兵策之上也但邊長力薄萬一致有
一處潰牆而入則十路皆棄全功當以血戰爲主
查得先該軍門議立條約責臣行各統領援兵將
領偏裨自上而下各取保結並無臨陣退縮不堪
之人固已教之首尾聯屬之義近又復行自下而
上敵血誓神每兵九名保一隊總隊總三名保本
旗總旗總三名保本百總百總三名保本把總把
總二員保本千總中軍千總中軍保本將領將領
保臣臣保督撫兵備若有失陣者各甘抵命是又
責以親上死長之道此節節而制之之術卽血戰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三

之法也然血戰之勢在度虜形彼旣數十萬眾我
軍最少亦須數萬方可對壘今查全鎮擬定主客
標路戰兵馬步不下五六萬此之虜勢眾寡雖有
不同氣勢足充一陣但以寡禦眾之道須聯數萬
人之心爲一心合數萬人之力爲一體則勢齊力
倍勇氣自增所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之機也第
恐號令之傳宣雖一新於耳目而沈痼之積染未
痛改於身心往日薊鎮之弊其奈遊之視督撫總
兵與中軍千把總之視參遊軍士之視中軍千把
總平日禮文尙有可觀一至臨壘之時將領並不

聽受主將約束雖督撫亦不之畏矣其心以爲虜
既潰入甑已破矣彼爲主將者非遭鋒鏑之殘卽
有枉桎之逮泄泄然伺虜之出望望然知將之去
終不能柰我何也且失事者以已斧鉞在前不暇
督人之過卽鳴之縲紲之中誰復爲地方之計而
繼厥任者始固昧於不知其詳中則諉之不切於
己終則責之報効於後不惟不加之罪而且復施
之恩至有債事於此而允其報効於彼朝以失陷
主將而暮由保薦拜官甚至一陣之間有日擊主
將之喪亡而不救身猶冒功以陞擢者人亦何苦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三

而必與主將同死卽此一陣之間萬人爲心如何
能被虜成功以伸皇上之天威哉臣因痛偏裨士
卒之未必同心誓死決戰故敢颺言於未死之前
以爲求死報不如功報之爲愈也竊計虜犯之時
臣必首率饒健登牆拒敵賊若先以步虜乘險而
登臣當其騎牆欲潰之際卽督南兵殺手數千名
仰而攻之決期堵回但恐不在臣駐之左右而遠
隔數十里之外步兵馳救不及賊必大入臣卽一
面以部士抵當一面調集各路援兵及請督撫各
標兵或堵之於所犯之途或邀之於情歸之際酌

量機宜誓決一戰務必大挫虜鋒使之狼顧奔北
雖不能救東隅之失亦可收桑榆之功所可慮者
兵機變於呼吸之間人心動於死生之路臣雖一
人當先不過一人之力所殺幾何必臣倡之大小
將領從而和之同心協力一鼓而前庶可成血戰
之功然必仰藉皇上威靈叮嚀諄示庶幾人心齊
一今於決戰之時敢有偷生之徒違臣號令者除
頭目以下欽遵近例都許以軍法行事其參遊而
上恐臨時無暇行法容臣卽時綁送軍門照武官
都指揮例當陣以軍法示眾至若眾將棄臣奔北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三

臣果力戰殞身均乞皇上渙頒明旨必賞之法典
既不使巧詞漏網亦不使倖計夤求若諸將爭先
奮殺不退臣有死傷亦不相累至於失陷將領之
中軍千總失陷中軍千總之把總百總失陷把總
百總之旗隊總失陷旗隊總之兵士亦聽撫按一
體查明處以死刑毋使苟免臣雖一死而後之士
卒皆知法無所逃將領得藉偏裨之力偏裨得藉
士卒之力未必不由於此也或議數萬之眾難以
加罪殊不知所罪者乃首先奔北失陷頭目本部
曲凡下一等之人譬如失一參遊所誅不過中軍

千總三四人耳以下則勿問矣失一千總所誅不過把總二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把總所誅不過百總三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百總所誅不過旗總三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旗總所誅不過隊總三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隊總所誅不過步兵九人其他則勿問矣究竟不過誅數十人而止若果我兵全勝虜衆大敗勿問陣亡何項將領不係奔北失陷者皆不連坐如此則血脈貫通氣勢聯絡法未嘗不約而畏法者衆罪不必加衆而及之者均雖欲不一心自不敢也所謂誅一人而千萬人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五

懼者此耳臣復慮首功所斬有數前進原非一軍奔北亦非一騎退卻不止失陷頭目之輩尤當別立一法以輔勸懲之所不逮合無將用命之士齊心向前果有首功者照例紀錄其附和之衆當以加糧爲賞逐次漸加使之終身得支以爲眾望設或遂巡畏縮望風潰亂者亦當概減其糧以示懲戒以其所減益於所加必待再有功勞方准議復如此則人心齊肅賞罰昭明我兵雖少亦可成一戰之功以寡敵衆之計無出於此者矣伏乞勅下兵部再加詳議特賜施行則人心可一國法益彰

愚臣誓死之志或可少盡而籌邊之策未必無小補也再照兵機必以耳目分明爲先蒞鎮耳目不明奸猾得計此不用命之要領也往日各該大小將領但遇虜勢臨邊先行分布心腹人役入京臨時亂行差人徑報閣部甚至布滿密要虛傳功伐忌害阻陷駕非攘勞無所不至夫其人專一用心於此又肯臨時用命哉爲今之計伏乞勅下兵部一行督撫臣等今後參遊守提等官凡遇大小事情止許差人飛報督撫按道鎮協衙門酌量事體輕重緩急或通行提備或轉報部科一行五城兵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五

馬司但有參遊以下布設腹心於京都內外者出示地方報官鞫問其濫報違禁者許兵部就行解發軍門兼其將領拏究至於臣雖一鎮統兵主將但獲功則當不伐有罪則當順受凡涉功罪之際亦只徑報督撫巡按轉奏亦不敢肆行濫報至於將領生奸誤事者容臣徑奏或徑以軍法處治庶功罪之核不眩於耳目而弊絕心齊自圖定效矣

陳主將機宜

近於沿邊新築敵臺遠望之則巍然雲表足以壯觀登覽之則鞏固高濶足以壯志內地軍民恃以

爲固有警之秋咸願棄城奔臺以爲命如寬佃處處父老告乞先及可以觀人情矣每到一臺踰據得勢築造通完可收不戰之全功但臺勢濶大工役非輕惟恐人力不繼卽繼而難久此所當爲調停務使人忘其勞久勞不怨五六年內厥績成矣至若戰守機括職近始得其情真有可憂而可惜者大端數百年來自將士以至士卒外而軍舍內及婦女惟知有巡按之威次方知有部院次則有司再次則撫院兵道絕不知有主將且主將威令久不行卽欲行而勢有所不能不知一報警到馳

戚少保年譜

卷八

牆拒堵臨時運變此時抑責之主將乎抑責之運籌調度之各有司乎陳兵原野機會斯須指揮三軍欲萬人同心有進無退抑主將之責乎抑巡按之責乎夫平日主將如無事人而其一切威令賞罰咸歸於當路之文臣分局於有司之專奪一旦臨事責望平日不知有之主將俾使心齊力一用命無二是豈一朝久之能致哉此今日邊方之要務也乃今軍營制矣標兵增矣諸路援兵選而練矣敵臺築而成矣前項機括若不少轉則凡一切苦心皆當置之徒勞之地伏望曲賜留神但得少

轉一分必有一分之効矣

會學院作興三屯武學

三屯乃總鎮駐劄用武之方所部官軍皆係薊州永平山海等十七衛所調集之人父子相繼數輩生齒日繁人材漸盛各有應襲及俊秀子弟資質可教趨進無門既有原修學舍見存又有先年教訓事例及查得貢院教條內一款應襲武生年十五以上准照例請詳送學作養務使有勇知方養成將材以爲國家異日之用隨出示召集在營各官下應襲併軍舍下子弟試得賈堯勳等一十六

戚少保年譜

卷八

名內有精於射藝者吳大文等一十二名藝射閑習俱堪作養合行請將考中各生允發該學肄業俾知尊君親上之義禮樂度數之節務期化愚爲賢候歲考與開科時一體起送考試擬合請會

建祠以崇忠義

薊門全鎮之地通屬燕趙之分野古稱慷慨悲歌素有激烈之風者夫歲月雖有古今而性善本無二致卽今主客官軍一十五萬十數年來委靡不振全無敵愾徒費祭養固雖習俗頹弱未可一變至道寔由振作無方鼓激未盡其術耳本職竊聞

千金市駿骨則千里馬至恤死以勸生則輕生重義之豪傑自爾嚮慕景從矣表揚陣亡謂非練心作氣之要術哉查得薊鎮地方東西延袤二十餘里扣關屬夷爲變巨測大舉之虜聚犯有時屢年鋒鏑陣亡將士莫非爲國捐軀中間卽有一二敗衄亦必係乎前列至於義不屈節罵賊而死者尤多夫何至今並無祠宇追祀在職官陣亡者尙有已未陞卹之殊在軍民兵士陣亡者不惟未曾血食抑且未卹其家查得國典能爲地方捍災禦患者祀之致身王事者祀之此輩正與例合所有亡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三

過將士合行各路查照各地方陣亡官軍每路總爲一祠各立木匾營城之內每祠量給看守軍二名查撥荒閑地土百畝每年分其禾稼以爲春秋祭祀朝夕香火之費以後遇有血戰陣亡忠義之士一體附主入祀永不再用區處每月朔望該路參遊中軍大小等官行香於祠每歲春秋該路參遊主祭其立祠工料俱令各路參將督各標軍從便採取於該處並不干擾有司如此庶人心知勸而氣機一鼓敵愾在茲矣免哨探入役柴木

夫用兵之道當先謀虜之情惟有走虜尖哨此輩平日本當優厚養有事之日哨報不寔軍法重處惟其養之既厚故其法之必嚴且一路不過十數人做工採木豈少此十數人之力哉近各路走虜尖夜一概計日採木責取價銀非所以厚勸養而專責成也各該路將領等官務將平日走虜哨探得力人役盡免工採之勞卽令此輩平日十分便宜受用如一報之寔所濟何啻數萬金錙之利數萬兵力之費此用兵當以謀虜爲先也其尖哨應免柴木宜遵所論不得仍襲前轍

戚少保年譜 卷八

四

定隨車營兵馬

略云前議將標兵四營一屯古北一屯曹家一駐石塘一駐石匣而車營步軍亦算數分布以爲一路之防無非周備之慮也但馬兵掣于車營必難自固臨時須先擇總路一城以車圍在城下城恃車之火器車恃城之藩籬互相保守無虞方待馬兵趨赴車中惟有隨車鳥銃可發牆上其佛郎機斷不可以離車萬不得已必留一架隨車軍兵必每車留數名車正等役須留車中若盡將車軍掣邊其車須入一城內倘虜馬潰城入犯先保車乘

無虞馬兵方有歸著斯勝算也

上政府禦虜五策

薊鎮雖列九邊之數其虜情軍情守勢戰勢種種不同今虜西犯則古北牆子嶺馬蘭谷皆其必攻必由者言古北則曹家寨一路在其中言馬蘭則松棚一路在其中二路從曹馬分出計其最要者五路惟石塘一路稍緩東犯臺頭燕河太平東半石門西半皆當其衝而石門之東太平之西雖稍次於燕臺亦非不戒嚴之地計其最要者四路是全鎮長短十一路間無所不當備矣若必欲無所

戚少保年譜

卷八

聖

不備量地計軍三分之一衝處尙須一垛五六軍更急處十餘軍其內地撥馬隨警援兵守關寨城池與老弱幼小不及計也惟聚犯則守兵勢厚分犯則路路可以聚攻今乃酌量緩急分別衝僻不應守者或只存瞭望之役所常備者乃聚全標之師軍門督一副二標專分西四路本職督二標專分中三路撫院一副二標專分東三路而隨時緩急又不論信地相機奔馳以應之連標兵援兵主客每路僅萬人耳而牆子嶺尙少援兵一枝松棚尙少勁兵一枝太平尙少協兵一枝石門寨尙少

勁兵一枝山海關路險固責以自守通計選得勁

兵五枝庶乎無所不備無所不密矣然議減罷者尙未停筆今惟計虜若東行已深勢必難復西向聽軍門調昌鎮守邊客兵就近互移以補東方之缺而已賊如合夥或東或西專攻一二路聞報調湊軍馬以併力職等保爲守固必收乎全國之效若東則極東西則極西二路分犯而西虜勢眾於一路之內又分攻古曹牆馬松之間勢必不能萬全萬有一處疎虞不惟兵馬勢分職等亦策應有限也豈能分身處處有一督撫總兵乎於此若堵

戚少保年譜

卷八

聖

得一路回職集全鎮之兵堂堂一戰卽收奇功未可預料但恐二處俱入則兵馬爲所分隔須各照地方分應勢孤力寡是所可憂姑以兵馬得聚及預算數著而籌之其未入也設機於要路持以疑之卽不能皆中彼可疑而退或因搜山探路遲遲及牆我可調度援兵一也牆臺之上竭力守禦二也卽有數百先登之賊以南兵仰戰逐出之只恐不得過不慮不得勝三也萬一潰入調集重兵以車營追截決一大戰或可擊逐使傷使亂而首功難多馬兵未可輕縱以後相機出奇皆難預擬

四也及其情歸沿邊布諸路步卒於險職等棄車在後各將馬兵每將官爲一股職當其中堅一二十股各拌一死一齊砍殺務獲奇功以舒數年神人之憤卽有矢石之危盡吾致身之分如功不滿志俟其出口職等親帶精兵乘懈夜出追砍其營必獲功如願而後返否則決不生還以負明時養五也此五者皆守戰之策乃若分布不足一節非職預爲已地非誘之兵少亦非敢分咎於減兵但爲邊方大計欲望臺下知邊事真情真狀免爲紛沓不一之議搖惑於會中耳

戚少保年譜

卷八

聖

議喜峰口守備改參遊職銜增喜峰口馬路

薊鎮原有屬夷近雖情多外附其我邊防所賴亦得失相半利害相兼緊要之地全在喜峰撫賞一關凡諸路尖夜被夷阻執必爲之解紛凡諸路屬夷挾索生事必爲之禁諭甚至諸夷奉貢出入爭奪仇殺亦爲之處斷至於諸夷境外不睦之事討賞之時亦多質訟於喜峰而聽其調和若典守得人則諸路無執擄尖夜之害無撫賞失事之禍而東西寇虜入犯之消息向往之真情無不預知以便防禦是該關之所繫何如其重也故舊例每年

入貢之期撫鎮會同親臨撫賞且兼設有鴻臚寺官二員譯審夷語但查得該關屬夷除入貢之外其廳前賞賜赴討無期未有五日無夷扣關每起必煩數日方得遣發出境而撫鎮地方廣濶時官巡歷諸邊不能株守喜峰一口雖本路有參將其駐紮適中之地又相隔喜峰九十餘里四提調之之修守教練亦不得專爲砲繫而前項事宜不得不聽專制於守備緣討賞之夷率多都督等員固羈縻犬羊之職未可以中華之體統論而奸宄亦每執此以與守備請禮爭衡誠非所以尊中國而

戚少保年譜

卷八

聖

攘夷狄之計也合無將該口守備量加參遊職銜仍兼理夷情名色以重其事如果夷情帖服計以年勞遠近逐次加銜雖至副總都督再不陞調別地其所管地方以本關爲中西至灤河團亭寨八里東將董家口提調屬之至青山口關爲界五十里庶中國有常尊之勢而外夷無不得之情邊方有先事之備而地方無意外之慮矣

附錄入關述

先是應召自閩帥銜選鋒而北爲忌者置厥京營尋出爲總理節制四鎮練四主將兵以上疏言邊

政復移鎮薊門因憶入關以來感而賦云少小好
紙筆長事行間役落落慙父書爲國空馳驅三吳
早分閫一麾豈憚遠兩越五六秋水犀雄貌赫南
征復七載鯨波息閩海百粵虜轉深誰憐和氏心
千金幾垂罄松菊荒三徑紫泥儼回鸞萬里重入
關稽顙玉墀側回頭驚澤國已分老樓船竭來忽
朝天古來忠與義自可居蠻狄何當聖主恩傳以
羽林軍有懷未及吐出振漁陽族詎意流涕餘翻
同長沙居嗟哉漁陽鎮邊愁不可問淒其塞上行
何處古長城偶逢路旁女泣下前致語阿郎戍邊

戚少保年譜

卷八

星

睡何來輕薄兒莫展合歡席置妾章臺陌郎憂未
能紓妾憂殊難祛踟躕日揮淚王孫數停騎呼酒
意翩翩誰不窺娟嬋但謂青樓下安有羅敷者力
竭計方窮七首飛白虹將以謝大紀未忍先郎死
赤膽猶斗懸寸心亦金堅相期在白首郎能知妾
否行行薊門東雲沙迷晴空寒衣欲前挈北向更
嗚咽不怨夫婿未封侯願持婦德如金甌聽罷拂
鬢三太息方信紅顏氣英特

設備附臺軍營

沿邊修建敵臺卽爲擺守官軍之家當使之臨敵

不走見今敵臺修建未多紛紛報警有敵臺處卽
爲有家可據但敵臺止可安人無處牧馬將馬撤
在牆下亦非良策其各該客兵將領須將各擺守
官軍照各分信地相去四五十步卽共劄一營以
爲家有敵臺去處卽就臺爲營敵臺內一面仍用
亂石疊砌五六尺高小牆十餘丈如月城樣以便
安馬無敵臺處卽據舊臺或護牆臺劄一營以爲
家墩下內面亦以石疊成牆無舊墩臺處卽據牆
上以山險爲之但周圍俱要疊成院牆或以木柵
圍轉亦可遇警之時照舊擺列信地奮勇拒堵至

戚少保年譜

卷八

星

十分危急或賊從他處潰入卽將各軍收入臺墩
之內併力截禦並不得似往年見賊輒走但有一
人潰散本管千百旗總許登時將本軍斬首示眾
故縱者同罪其牆內之寬窄則視兵之多少爲之
如此則我常立於不敗之地決無不可固守之理
其各該標兵援兵一體各就臺就墩就險各下一
老營以爲家有行營牌者卽用牌劄無行營牌者
亦用石疊各先將馬匹收在老營之內一遇事勢
緊急擺牆之兵皆歸老營據營以守標兵又將重
車並列一營在總括路口輕車移就邊上適中去

處割下一營或二營聽候聚兵決戰虜即入邊當其初入見我兵在營不動又有車營在彼決不敢放手折牆我兵聚齊與戰決可驅之退走萬一不然亦收入大車與之大決一戰定不許深入內地各該在邊將官務要先時料理各該標兵亦要先期計定免至臨時惶惶悞事

議練選保河民兵

保河民兵係奉欽依原選入衛之數人馬頗稱精壯真有燕趙豪傑之風今將二十年法久弊滋其戍邊既非正身好漢又以隔涉勞苦因而或生事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七

端即使逃走雖節行各追提解緣有司偏愛而吏書夤緣為奸不行管解正身戶丁多以別丁補役動稱正身無獲殊不知集烏合之眾而甘蹈白刃莫敢推諉者緣其身家墳墓維繫於有司之故也今若聽其縱放正身百不獲一而戶丁補解例難加以逃丁之法彼將何所畏憚而不逃又何所顧忌而戍邊耶此類轉相效尤將來莫可究詰既係屬練戰之兵萬一臨陣畏避逃走悞事責將誰諉趨今兵回之際合無行天津易州二道轉行各該府州縣正官同領兵官通將各兵逐一遴選務查

精壯有身家者充補老弱者退出選編停妥造冊稽考候春防過堂之日驗有不堪者領兵官以軍法重治其不堪民兵分別州縣開報並查某州縣解到正身若干某州縣補解戶丁若干某州縣並無補解通乞定擬分數彙究捕獲正身者緝捕之人照例給賞有司註以賢能獎勵如此庶兵籍有定人心知警而教練可賴也

給示哨報賞罰

該鎮各路及本鎮標下設有尖哨夜不收家丁等役專為出口遠近不等偵哨虜情以便調度但各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七

役中間有等拚命捨生用計用財探得真情者每每無復分別賞勸有等望風捕影虛得謊報警動內地勞擾兵馬事後又無分別究治更有等索虜之財與虜同心卻將我消息透漏而復不得虜情者每每失於查究見今秋防已畢所有本年兩防入虜尖哨若不甄別勤惰以示勸懲則奸頑者慣習得計日相效尤而勤勞探寔者無以激勵必致惰心又該本府見得石塘古北曹家寨專重於西虜報東虜不真者量究從輕或免究報西虜不真者重治石門臺頭燕河太平專重於東虜報西虜

不真者量究從輕或免究報東虜不真者重治凡西報得東虜真情東報得西虜真情者俱破格重賞喜峰東西虜報不真者俱重究松棚馬蘭次之其報虜聚兵於犯本鎮地方得寔者呈允事例賞銀一百兩保奏陞級若報大虜動靜的實而屢報得真並無一虛者擬賞從重報賊幾事得實幾事成虛者酌量事體輕重者一事報實輕事報虛悉行免究仍量議以賞重事報虛輕事報實仍以虛報重治事等者以一實抵一虛贖罪凡探報前後皆虛屢次不真者分別輕重處治係本鎮入犯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五

者軍法從事係犯別地方者減治但各役深入虎穴出九死於一生而偵探虜中動靜使邊備視以爲緩急調度或方工作之時得一報而置守或方戒嚴之際得一報而興工所賴不淺均爲有濟似難有罰無賞其有功哨夜併該管夜不收官一體以哨夜功罪分行賞罰今仰本官將開去應賞尖夜姓名併見今發來銀兩照等犒賞取具結狀繳報如有事故差遣等項照名扣回不許冒領仍將應賞哨夜姓名併賞過數目與夫應罰尖夜花名及發落過緣由出給告示通行曉諭知悉

潘家口造船事宜

勘得灤河之水北接大(甯)爲東虜聚兵之處而潘家口外河岸寬長沙堤廣濶尤爲虜騎可容之區嘉靖三十八年會此入犯但河東之水深淺不同而潘家口設關之處水勢奔騰波濤洶湧船隻之設尤當酌慮且河寬三十餘丈必非十船所能擺列又非百人所能擺守本官即便會同喜峰口守備都司楊秉中松棚谷遊擊張拱立親詣該口相度地理酌量水勢沙寬之處從何爲之設備水急之區將何爲之防閑如果然可堵截不必以惜費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五

爲疑若使船不堪守亦不許自以爲是必須虛心斟酌從長計處務使一勞永逸計可萬全斯不負所托也其長城口等處應否內外創修有無堪以備禦亦一體議處停妥具詳裁奪

清關寨熟夷

先是虜數跳梁嘗事者爲羈縻之術各關寨皆令熟夷任牧晝夜俱在腹裏衣食挨門供送夷乃遊視內地虛實竊捕人畜向別關貨贖不遂意卽殺之日甚一日邊人多不自保家嚴俱逐併大關口外每路止一二處撫賞米銀段布酒肉等物用升

斗秤尺較過如額不許多給吏有匪茹者勒兵出塞追剿本會斷其額賞不逮餘類本會窘迫播通既而叩關悔罪縛獻元惡以抵竊犯之罪伏刀敵盟而後已焉

議貢馬

略云朵顏等衛每貢馬三百匹選六十四匹解京餘給沿邊軍士騎操邇來夷人狡猾所貢皆疋羸殘弱有未入關而死者有甫入而死者不惟無益於軍且有賂椿之累將領有倒死數多恐罰及勒令軍人買補因而逃竄縊死無所伸訴合無將給軍

戚少保全譜 卷八

之馬驗其臚壯堪用給軍其不堪者發附近有司變賣銀兩充買馬之用則貧軍不致負累邊備免於虧損矣

議併關寨

略云各路關寨營堡遠者不過十餘里近止五七里每堡多止百餘家少者二三十家殘材破壁滿目淒涼今各路既設守提官各營復有營墩管操官乃每處不問遠近衝緩悉設一官此輩多貧寒末秩惟恣剝削十羊九牧軍逃糧耗多由於此合查衝緩遠近或一二處一官或三四處一官其官

嚴加考察年力精壯志向頗端者留之貪懦無能者汰之其一應修守事務將領責之提調提調責之關管體統相維分務自舉何用多官為也

登石門驛新城望塞有感賦詩以暢其志

萬壑千山到此寬邊城極目自辛酸援枹志在捐身易按塞年來報國難尙有二毛知往事偶聞百舌送秋寒聖朝不欲窮□□疏草空從午夜看

冬十月巡閱臺工

看得石塘嶺參將陳助正關河東一臺石臺可與大水谷威繼美為亞匹磚壁尤與大水谷為伯仲

戚少保全譜 卷八

立柱合抱逾三丈之良材複屋兩層成重樓之巧製至於臺而亭障則山藻嶙峋丹堊炳耀四軒迴遶八窓玲瓏亭若江南之月榭臺為薊北之天關使幽人處之可以談空秘之奧若羽化而登仙遊人至止可以覽山河之勝助豪吟而眺景不但武夫乘禦可以攘外而安內也擬上上等庶賞稱其勞而人勸於役矣相應特獎以勵諸將

十二月譚公特疏題薦云總理戚某才誠並具文武兼資獨以其身係安危之重即艱難盤錯務成其信於先資之言每嚴其辦於義利之關雖禍福

死生不變其憲於生平之守語統馭之規模則治
眾如寡真多多而益善論綜理之周密則視官猶
家無事事之不親凡令必三五申具見忠肝義膽
一檄即千百語皆為豹略龍韜訓練足以動鬼神
夷狄之幾欲一逞者已竟禪其威略忠信可以貫
金石將士之始而蓄疑者今咸服其精明充其素
志豈但勒石於燕然竟厥成功直欲標銅於瀚海
此一臣者真為國家之良翰而無忝公侯之腹心
所宜隆其委任假之事權俾得展布以奏奇勲者
也

戚少保年譜

卷八

五

附錄

石塘路鸚鵡巖二詩云翠羽丹崖敞碧天飛來風
雨不知年肯饒寸舌呼餘粒惟有精神倚暮烟側
身天地欲言難故向空山戢羽翰雨後千林爭起
色月中片石怯生寒更無金鎖驚春夢似有清音
落暮灘一自邊城留幻跡隴西雲樹幾凋殘
除夕署中乏薪作詩自慰云試看臘向天涯盡獨
有邊愁戀二毛列塞雲連青海色雙孤春隱赤魚
腹晨炊烟斷家謀拙旅病魂銷國事勞西望薊門
通御氣孤臣不惜敝征袍

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八終

卷八

五

戚少保年譜者編卷之九

閻嗣祚國彙纂

緄嗣昌國集錄

廩嗣報國詳訂

庠嗣興國叅較

隆慶四年庚午家嚴四十三歲

春二月

總督譚公為秋防事竣敵臺功大數多上疏略云邊境百年之利與一戰之捷一守之固萬不相侔試以臺工言之廣一十二丈有至十五六丈止者

戚少保年譜 卷九

高連望樓四丈有奇有高五丈者下以方石實砌上用磚壘周圍牆垣計四尺五寸有厚至九尺者工費原議五十兩後經臣等量增八九十至百兩實民間三四百金不能成者初頗以慮始為難幸文武諸臣百計圖成故春秋兩防且修且守完至四百七十二座皆總兵戚某實心任事竭力督程宜特加優異疏上部覆欽賞銀二十兩

議處撥馬

薊鎮各路撥馬為傳報軍情設也或隔十里五里派軍四名或五六名各帶壯馬頃刻馳遞無事則

牧養休息奈法久弊生擅索濫騎倒死甚多撥軍逃匿至緊急公文反致稽悞合準宣大事例擅騎者罰馬充撥其千百總以有無拏獲強詐論功錄用庶撥困得甦而緩急有賴矣

一馬撥二十里為一塘設馬六匹二塘計四十里為一舍立一舍長三塘計六十里為一程立一程長兩程一百二十里為一封立一百總兩封計二百四十里立一把總計一鎮之撥立一千總一差人係走報尖夜等項應撥馬飛報每一牌票不過二人差人將牌交把百總把百總付以便票

戚少保年譜 卷九

馬軍認把百總便票應付

一每撥舍長先將把百總票式給與一張票到對同即係真正如對不同即係假詐
一各把百總照式置便票板一葉每公文到彼即粘票一張於公文上撥馬軍認票給馬施行
一千總把總各置簿一扇凡差人公文經過不論兩夜即驗記轉發不許時刻稽遲
一馬撥止傳報緊急軍情及差調兵馬夜不收與有警入口尖哨之用若非軍機不許應付如或程舍長擅給則百總覺查百總擅給則千總覺查即

一面飛報本府拿治如失覺查一體究治

設築龍井重險

議云原勘移出邊險自鑽天峯分水嶺等十三口乃馬蘭路所屬寬佃西尖山起至松棚羅文廖家寨止在馬蘭則係寬大二提在松棚止係羅文二提其三提共守之地所以防阻自西來東徑入馬蘭一路賊入馬蘭方得循邊東下至洪山龍井澈河一川又在龍井關上非所議十三處之地原議包羅馬松二路實未將二路包羅無遺也今以長城嶺言之松棚東界盡灤河西崖起以防東來之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三

賊萬山中僅有此嶺屬夷討賞由此而入單騎行十里方過嶺又單行五里方入平川即東常谷再入來路為西常谷過此直至龍井澈達于溝計邊三十里龍井關有澈河川復向北遙路遠不得到羅文大安間必由牆下小川順牆亦只在羅文等處此乃自東及西之路與廖家寨不接查得該地東西常谷該築臺四座長城橫用臺三座中間頗大且運料口外亦有四座另已行東西常谷各辨料候完設法軍士萬數一齊搬築旬月可完將火器守禦之具一擁而入仍以該關各軍查派防守

屬夷聽其往來則東西之路鎖鑰有嚴防矣

清解額軍

薊鎮今日之急惟補軍為至要補軍之術在軍衛有司兩相查比而衛所之官勢不能行須首領流官與衛所官協同勾攝遇比之期同印官按季赴鎮考較庶事有責成而軍無隱漏期於營伍庶有裨益也

呈築鷄林山牆

邊同藉臺為守臺仍附牆為固鷄林八臺雖具若不加牆則八臺之勞置於何地仍於牆下削偏坡

戚少保年譜

卷九

四

開溝塹與捐馬廉窰架木品坑從宜布設以期悠久庶邊境有金湯地方無烽燹之虞矣

查覈軍器

戰守之具莫先利器標路兵軍器械多常操借用或交代侵漁一遇調遣倉皇無備輒行請給今立定格件數不足者補全造冊送督撫本鎮每防本鎮照冊查驗一次每季本將查點一次每月本千把總查點一次下班之期委官查交缺者本軍賠償仍以軍法重治上班之日照冊查點缺者經收委員賠補如此庶軍器不至糜費而緩急有濟矣

議擊作歹夷人

照得犬羊無義惟利是圖各夷每於既賞歸巢之時順便擊人帶回殊為奸侮今仰副叅遊各差的當人赴喜峯探聽遇叩關討賞之日嚴為收斂防備仍詢該關何時賞畢各夷何時起身即整棚兵馬於邊外總括道路扎候一面接礮暗哨果有擊人消息即出口追剿務奪回被擊之人其作歹之夷賊斬功級解報定行賞賚庶軍聲有奪人之威而虜歸無肆侵之念矣

給邊外戍守行糧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五

長城嶺臺四座孤懸邊外且屬夷不時往來尤宜密守今於正中臺設一把總各臺一百總以明臂指相使之義分班遠出哨探以定首尾應援之機又必倍守卒以舒人力嚴號令以警士心聯絡烽火通達內地以便應援仍將撥發官軍及器械薪水等項定擬規則但南兵遠來向議以三屯為老家凡出戍外與本營軍士一例分別百里內外全支半支行糧今嶺去邊二十里餘雖非百里之外自與內地不同而孤處懸邊百凡艱阻且地當徼外無米可糴各兵日用不足合無憐其遠隔准其

全支行糧以資用度以安遠人之心

議將官交代

略云軍情馬匹為最而機務亦以馬政為先國家一馬費民間百金及散之行伍飼養不時強半饑疲倒死夫本冀攘外以安內乃徒敝民而填壑其致此者以將官交代之際無一定之章程莫可稽考耳合無以百匹為准倒十五匹者提問降級蓋軍馬器械乃疆場防禦之至計國家安攘之大機況任代一體凡更代之日將任內軍機數目錢糧器械造冊呈報總督等衙門查明無礙方許交代

戚少保年譜 卷九

六

更題請勅下部議載入邦政永為本鎮定規則官有所懲馬匹不至日耗而邊計或裨萬一矣
呈覆薊鎮條陳尖哨事宜
一尖哨深入虜營無非欲得虜之消息而時日久近以虜情為遲速務在預偵當虜勢已動馳報須先虜數日人口後至者以軍法重究其未及哨所或為虜縛亦不能無如今春所探本為辛愛聞各役徑入辛愛營與彼面見即取其辭以為情實萬一執留或因而殺之在我安心待報在彼突然而來不可不慮也惟有多差廣探即被執之人我無

不知各役須當散處凡遇變知風即便騰山傳報有失亦必有得也但暗哨之人不許與明哨相約使各自為哨在內則多方設備如處在前不可恃有哨探疎於防守則萬無一失矣

一選尖哨必其慣習虜情能夷言而熟識夷人者如積年能事之徒即無身家不得遺棄大約嚴加精選取具連名結狀不堪者連及將官

一哨夜出口必費賞物兩無對証其侵漁之弊或不能免惟事期有濟勿問出入可也尖夜銀每路已發到百兩先以其半買物聽軍門撫院本鎮緊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七

急差人出口之用其可以從容備者不許樂用以致臨時缺乏稽遲出口者罪坐本提

一薊之積弊事急則懸賞萬金功成則百方媒孽無非吝賞意遂使掩功為罪不止騙誘屬夷無信已也昔年把都兒議河坊伯彥得信冒雨入報始得堵退及事定止賞銀五兩曲突徙薪恩澤何在為今之計不可恃有此輩遂緩我備亦不可恃我有備遂疎此輩有備無患事權在我不過假此添一層藩籬耳近聞撫賞濫惡未免怨咨以後屬夷報信成功一體陞賞併入敘功疏內其各夷行喜

峯大關差人喚集受賞仍行各叅提照常夷數准賞不許增加一名其賞物將官親自當關驗閱或有冒濫併賞物不堪將官是罪

一各路尖夜五十有奇率皆壯健倍食於軍相應通行編伍操練該路甚少者量行增添每路分春秋兩班春防以秋班操練春班者出口明哨暗哨架礮與秋防互換每防三月仍聽本鎮差官同該路操練遇警先守本路聽叅遊提調如賊團聚沿邊追賊而來聽本鎮調用

重哨報屬夷

戚少保年譜

卷九

八

薊鎮之防守有報為真寄耳目於屬夷委腹心於偵探蓋緣黠虜舉動必屬夷交構始得其情偵探消息以屬夷向背分真偽而所以激賞統領官員者欲其鼓舞哨役激賞哨役者欲其結納屬夷況犬羊之性惟利是圖必啖以說心之餌方効其搖尾之誠則屬夷賞罰應照尖夜等第分別犒賞行喜峯關口遇本夷叩關之日曉諭錄其傳報送哨之功聽於額外請定資格分別仍設法譯諭使皆慕義効順向化輸誠則動靜先知亦伐謀之一策也

官兵互結

各路主客應援兵酌量多寡分析已定立為主副將領平居練習有警合營隨賊而往將官保中軍中軍千把百總旗隊總以至隊兵以次挨保並無臨陣不堪者取結在卷責成自上而下之法也其自下而上亦申明連坐務臨陣齊心隊軍保隊總隊總而上旗總百把千總中軍遡而將領各本路相保家丁雜流亦然有臨陣退縮失陷本官者償命俱取其軍令結狀附卷

重操練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九

列塞臺垣並建百世金湯之固也而路將之闕元者怠於修築流言修妨於練蓋邊將故習往往以操練為故事苟且偷安以粉飾架虛為奇計視戰勝守固為虛設以苟圖僥倖為當然至有銃不知然礮不能發者甚至銃眼塞而不通弓矢設而無用火藥雜以煤炭大小圓石雖備止包皮而數不足者乃於是秋罷工行綜申飭將領邊防之事修練並重戰守交資臺工遲悞猶可徐圖練習少差誤事非小各路宜遵所發號令常充操練如有仍前虛應故事不如法者副將以下軍法從事

議處主軍倉庾

略云邊關軍伍苦楚百端做工則身親土木之勞差使則兼充夫馬之役倒死馬匹則有公攤椿朋之徵撫賞屬夷則有買辦供需之費名為採柴買易實則扣除月糧抵補此數十年所釐禁而勢不能已者夫軍士之仰藉月糧凡父母妻子之養糞殮衣食之資咸需之即不必論其啼饑號寒而甘忍糲勿接踵溝壑誰為憐念設令月支之米俱得實數即盡充公費不出私賂猶之可也夫何甫出倉門已去其半半猶不足而致索用於私囊且關

戚少保年譜

卷九

十

支之處皆內地州縣倉廩或七八十里或百里或二百里欲通行赴領則關塞空虛往往坐此失事如遇兩防之日邊報一急各軍晝夜守瞭誰敢棄之勢不得不於二三十名內撥一人兼支而馱運煩難散給不便不得難價而倉粟多陳一時不能盡售又不得不賣與攬頭其時買者少賣者多把持勒價各軍又以期限無多每石纔可得銀三錢夫朝廷費銀一兩買糧一石軍士止得三錢夫既歛膏脂於民而軍復不沾實惠良可痛惜若攬頭買此倉粟又復上倉陳陳相因至於不可炊食此

尤宿弊欲革倉弊須使陳米得散今姑准以八十里關支仍舊凡九十里以上或移食就地或移粟就軍或照依給商之數給軍以銀每石七八錢或九錢令其自買蓋主軍皆久著非若客兵收買不便也凡此皆憐其貧苦因情立政務在便軍不特為節省之一端亦裕國之長計也

夏四月出塞

是月單騎關險出塞行二十里外而山抱水滌鳥鳴魚泳有江南意憶昔詩兩首云鬱蔥千里綠陰肥澗水縈紆一徑微魚未驚鈎聞鼓出鳥因幽谷

戚少保年譜

卷九

十一

傍人飛江南塞北春相似并郡桑乾總未歸惆悵十年成底事獨將羸馬立斜暉石壁凌虛萬木齊依稀疑是武陵溪長城舊飲紛胡騎大漠初驚過漢鞞國士死來金已盡邊機愁絕劍空攜天山聞說尤佳勝欲乞君恩試馬蹄

登捨身臺

臺在邊牆絕頂魚貫而進日昃餒甚入山買胡餅啖之感而賦云向來曾作捨身歌今日登臺意若何指點封疆餘獨感蕭疎髣髴為誰備劍分胡餅從人後手掬流泉已自多回首朱門歌舞地尊前

列鼎問調和斷崖垂綆幾憑虛却笑山猿技不如古戍春殘初見雁故園愁絕冷看魚百年俯仰羞巾幗五尺涓埃畏簡書沙磧傳娘君莫嘆邊臣應得戒衣襦

阻夷婦嬖只討賞

各關撫賞例有定額定地乃嬖只等擅越信地妄起釁端恣其無厭之求若不痛絕何以遏阻夷情合差暢曉邊務夷情通夜於各關宣諭多夷各照關寨照例請討如再執迷定將大關額賞通行革去仍仰仗本院威重齋文喜峯著落楊秉忠差人

戚少保年譜

卷九

十一

多方曉諭使知法禁以杜妄求而犬羊庶不恣慾於無厭矣

呈給馬匹騎征

禦虜以馬為先今大衛之兵日見減汰必用主兵以搜鋒伏念主兵為前奮之夫戰馬為至急之務將本鎮各路主軍內除家丁雜流塘撥尖夜等如石門馬太援兵之馬各足二部燕臺松牆古北援兵之馬各足一部曹家一路雖至小援兵之馬亦足一司庶堂堂之勢可期一舉矣乞題請照數給發以壯軍容則邊方之幸且戰守之資也及今不

早為區處將來客馬漸減主馬無多誠不知計之所出矣

呈恤遠戍操軍

山海去牆子嶺相距七百餘里戍守雖在牆子籍伍向在山海各軍終身戍守卒歲二役與兩防暫調者不同合照主軍出百里外修守例每日准支行糧一升有半仍免雜差止操練守瞭一面處與營房居住俟三年外住居已定棲止有常即行在支則赴戍實丁不致苦逼逃竄而行伍從此可定矣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三

簡選奇兵

欲養奇兵非挑選不得欲用於口之內外非尖夜中選集不能各路之兵既遠本鎮將教演之兵發回傳教與發過尖夜應該抵補則挑選赴鎮者乃取其所有而解發清勾之軍又先後抵補亦非強其所無不過衰多益寡之中寓因形用權之術與之兌換而已其前項精銳聚之鎮標姑以秋防教演俟精熟機宜仍發本路傳教眾兵統率行陣候虜有人犯消息方行調集在各路止摘一二精銳之尤在鎮標實得五百死刀之士投間抵隙何所

不可

議覆提調家丁

查得四十三年題准參副招家丁一百五十名守提招一百名在卷今薊鎮以屬夷為鄰日久馳驅撫賞之事前於提調往來交涉之間固當示以威武而防守之際尤宜重以兵權蓋職司地方典守非輕而虜之窺伺多方溪壑難厭且多別生事端况守提之軍又單弱之甚壯者調用團練委家而不得守弱者力役樵採供辦而不得休委無捍禦出力之人何以振揚威武合無以五十名為率例

戚少保年譜

卷九

西

給家丁銀一兩二錢月糧一石自行招募精壯之人就於本關寨頂補活缺隱漏正軍亦不許將見軍濫收改名冒頂益致關寨空虛每至十名開具年貌解兵道驗試允收仍加作養訓練無事時常操演隨本官擺列隊伍以壯軍容有作歹夷人及零騎往來提拏邀截每防仍聽本職與援兵一體操閱遇警與主兵一體調遣而家丁之馳驟截殺尤資於馬無馬是無軍也各提通用馬一千三百匹乞題請於大僕寺發馬如數給丁騎征則事事有備而兵威益壯於邊徼在在可守而屬夷稍斂

於眺梁矣

議保河民兵四事

保河入衛之兵支費既厚倚賴亦專而乃徒事虛文守練之法不舉委靡積弊日深日痼所亟當釐正者四事煩為裁議通行一議馬匹原設該營馬一千匹每年一兵連工食給銀二十兩聽其自買赴邊並不印烙屢以羸弱癘疇充數不堪實用况該營既分撥三屯車營而車兵專以推挽為用且軍器重大非騾不勝合將該營准存馬五百匹選壯丁五百人充馬兵班回之日各縣督監另易強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五

壯好馬印烙該道仍將毛色齒歲并兵名造册解赴軍門一留存照一發本鎮稽考如有從前抵換將工食草料扣還懲戒再買騾五百匹抵馬馱軍火器具其買騾之法一如買馬則錢糧不致虛糜而戰守可期固勝矣一議更替民兵隨車營訓練其號令機宜與統兵之法所費火藥賞犒已為不貲即一人練熟而已百倍其功奈何放班之日任從更換及上班復行教練設有警報何以禦敵合無於掣放時嚴加選定堪者給與腰牌印記懸帶本營造册一本存留照驗每上班之日該道驗發

逐名查對正身方許赴邊仍遣押送官吏親解軍

門查驗其不堪者發回更換仍於秋防解邊填給腰牌庶教練有益而兵馬日精明矣一議工食各兵工食每防解邊貯密雲縣請詳軍門支領正恐各兵支銀在手輒思逃竄及僱人代替誠善法也夫何日久弊生密雲縣既無額數可查軍門查考又不及於此故各縣奸蠹吏書同狡兵將解邊銀自行私領合無於赴防之日責令各將銀解赴本部院查驗明實仍掛號發密雲縣收貯聽該管遊擊造册支給逃故者截日開除遲緩過期嚴提究

戚少保年譜

卷九

六

問庶士飽馬騰而軍容斯壯麗矣一議防期戰守之法非教不精該營係創立民兵所養頗厚宜當効力之人今屬戰車之兵其馳騁之法尤宜素嫻今春班定以二月初一日秋防定以八月初一日到合行易州天津二道嚴督各縣如期前來後期者責該官吏則兵士蚤集而緩急斯有賴矣六月召諸路將盟灤上諭以邊事利弊及禦虜方略勝算

時惟庚午夏六月諸邊新臺肇建過牛當亟明守禦之策乃奉制撫題允暫停工役以舉練事隨於

六月下浣檄集東西兩協守及三標各路副參遊守諸將領具會於鎮城庭謁後揖入於止止堂分左右列坐時天暑出吳扇分賜剖瓜而食有頃家嚴謂諸將曰諸君以今日共坐之處是何處耶衆莫知所對曰此非三閭清署乃是一隻漏船當風波中若得睡則睡得坐則坐仇人反目各不同心忽將船被風浪飄衝致碎彼時無分賢愚無分恩仇都是溺死此際便是異心仇人既在一船說不得不相識說不得平日仇怨須是同心同力將此船撐過江海到上岸時任從衆人各心各路分投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七

而去今要求漏船過得風浪卻人人不齊心不共拌一箇死命那箇能免得去況諸君起於世豢者受國恩有年崛起布衣者亦榮耀逾分以職事言分當捨身以國法言勢當捨身姑置勿論且以薊邊已錮之習與將士相沿之弊爲諸君論之可乎夫九邊同爲防虜獨薊事與各邊不同比如宣大山陝無屬夷隔斷且地平無險可據胡馬入犯無時數千亦入數百亦入甚至數十亦入將官隨有警報便就出去追剿緩急之際迅雷不及掩耳那得齊兵那得聚衆故恃有家丁之設所謂在精不

在多又有偷馬劫帳房之類平日邊微得此功勞以爲根基及遇大虜卻稱衆寡不敵卽厚顏無恥尙可保全身家薊鎮切近京師議論煩多山川糾繆有險可守外有屬夷限隔無零賊敢入三五年方一犯每犯必東西兩虜合勢而來動稱十數萬邊外延長百餘里或以頭爲尾以尾爲頭分攻聚突必有一處潰入入則又以精兵劄營自固虜知勤王之師不日輻輳自入至出多不過十日此薊鎮之形也臨大舉時便稱衆寡不敵惟以家丁數百窺伺零虜卽殺數級豈能掩罪甚至無零可剿

戚少保年譜 卷九

太

如何不講戰夫諸君所以不講戰者病在理欲不並立實事與虛套不同行因有虛套行得慣故不講戰諸君多係西將率以家丁爲利器決不可以此視薊鎮也家丁之召本爲軍士氣弱散守地方倏然零賊入犯一時軍士呼集不前而將官當鋒必得親養恩深之人相救相護今諸將每人統兵一枝二三千不等將此二三千衆教練精強又召家丁二三百厚養以充先鋒今卻顧此遺彼愛小失大就以軍士之馬供家丁騎乘以軍士之身供家丁役使以軍士之糧作家丁養贍是得二三百

人之心盡失部下二三千軍之心以有用之軍置之不用之地是費朝廷二三千軍士之糧餉而僅得二三百家丁之力本爲求精適致冗費本爲求多反爲致寡既視二三千爲冗數又視之爲必不可練用如是而廝役益多益快其欲諸將又且利於此習於此偷馬打帳房得功視此爲制夷之長策及至大舉而入便謂虜必不可交鋒必不可堂堂相對凡能神出鬼沒偷竊零騎挑壕自固便是好漢此牢不可破之習也其在薊鎮將士又以大虜每犯無敵積威所劫亦謂決不可論戰今且以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九

利害爲諸君告之賊若進入內地自入至山必然要堂堂正正血戰一場必有數千真正功級方可塞責若不及此決是大家棄了身命死於戰場以報國恩諸君就要偷生本鎮決無生回之理況我所定援兵俱係三分中選二又以一分臨時聽將官自備沿途疲乏補數不到賊所必尋主將簡簡軍定要於正行之間設法見數彼時所到不齊復有何說又往日因無行伍因無分辨某營因無左右前後營陣故到箇地方任諸將各擇便地各自爲家以故對面視其危亡而不救甚至坑陷主將

而不顧今以十路分東西各五路主客援兵務要分一營每營有定就方色旗號一箇人亂不得一尺好地形揀不得又若某營前進奮勇本營旗號一色不待本營報來便知是某將軍馬若一齊退走了但望一片某色旗便知是某將先走又上陣之時本鎮當中諸將人各爲一頭將官家丁在前軍士雁行於左右俱看本鎮高招但有退縮者只將將官預令旗牌伺候徑聽綁來只是一馬馱送車營督撫所在之處任你如何辨解就著同營一將代管其眾所以每援兵一枝必設主客將官二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九

三員正爲臨時拿了一個就有一箇代替再說不得臨敵易將的話了至於部下軍士向來未見賊後一行查究以此衆不用命本鎮今奉勅諭自副總兵以下抗違練兵便聽以軍法處治況臨陣手我必先於練兵時一試之大都今日只是要轉移念頭改箇肚腸最爲要緊諸將唯唯已乃謂曰不獨望諸君信我而改圖還要部曲信諸君而改圖不獨部曲信諸君而改圖還要士卒信部曲而改圖致此之效不獨我諄諄告諸君還要諸君以此諄諄告部曲部曲以此諄諄告士卒使上下同心

人人知此箇箇改圖必須數萬人聯異為同聚少成多合寡為衆方為勝算諸將默然復謂曰無已還有一著頗省力諸將復請則謂曰薊鎮山川險阻守固最易若能守於牆上拒打賊回見有明例各升世襲三級今奉明旨肇建空心敵臺各騎牆相映軍士據臺為守正面可禦山梁擁衆之虜兩面可打折牆之賊便是虜馬得向臺空折牆而入兩臺上暗認首首數銃齊發縱安灘把都兒土蠻辛愛等皆死於我空心臺銃石之下未可知也然欲致此之效必在練有節制使貴賤尊卑上下相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三

維十人便有一隊長十人視隊長便畏如犬將如此處處是有制之伍高山僻嶺儼如主將在上故人方用命所謂戰要練守亦要練戰勝之軍未有守不固者况今臺座俱當馬衝塚上之軍皆臺上官目親臨屈指可計某軍有功某軍先走便可執簿而書山下各路又設有遊兵專拿逃回先走之徒苟能守固所謂全軍為上不戰而屈人兵為第一著為最上策也諸將於是始有以守禦方略請者有以戰車方略請者有以器具請者有以哨守請者雖言人人殊要知皆為守戰實事乃隨問隨

答講論再三各歸於守回戰勝使諸將曉然而後已時有言士卒之苦者乃謂曰主兵月糧客兵行糧此國朝兵食定制無敢議但在諸將隨事撫恤節省水鎮舊所炊薪皆派於近路諸軍今已之乃自遣家丁採用其他類此者多軍士雖不蒙惠亦盡吾心而已諸將曰如退匠役以歸伍減隨從以充戰革薪炭以蘇軍諸將尺帛不敢及門此兵主所以恤士也諸將雖不敏近日改弦易轍者多矣但如月糧關給於二百里外撫賞官帑十不及一軍士每月身既修守復督採柴變價以充撫夷之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三

用且採柴惟二三處可貨深山窮谷孤塞寒村卽有柴莫售雖設有採柴之名實扣月糧以充他如差使應付之繁難委吏之摧挫不可枚舉乃謂曰守邊將士之苦恐諸將言尙未盡恐一時未能盡除吾且盡吾心且以教練守戰為圖我若做得效堂堂正正殺賊一場盡得職分上項苦事水鎮保為諸將士轉移之凡吾所以諄諄千言萬語無非要諸君改念并捨一身實圖一戰此正所以為諸君與軍士求生耳兵法云必死則生幸生則死置諸亡地而後存皆此意也虜馬遠來五十步內外

無不弓箭射我我今有鳥銃快鎗火箭虎蹲礮佛
郎機皆遠過木箭狠過木箭中人多過木箭以此
五種當他箭諸君思之孰勝孰敗虜馬近身惟有
短刀長不過三尺我今有鈹棍長鎗鈎鎗大棒皆
七八尺長兵法短不接長一寸長一寸強以此五
項當他刀諸君思之孰勝孰敗虜以數萬之衆勢
如山崩河決徑突我軍我有車營車有火器終日
輪放不乏不必挑壕而馬不能度不必依城而虜
不敢前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諸君思之孰勝孰敗
虜衆人自爲戰萬人齊力使人不得不戰就中又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三

伺其隙攻其情諸君思之孰勝孰敗又虜馬方來
百餘里外凡我標兵先赴信地應援之時其各標
下車營盡將鳥銃手調赴邊牆將車於近便總路
城池沿城爲衛重器還宜在車城車相恃先保無
虞若能禦拒虜回萬全之勝也萬一潰入車兵驅
回附車馬兵馳回附營各路援兵見烽火傳至不
待調遣馳赴主將合營舉衆迎敵計凡五種方略
所謂多方以誤之必有一中未有不勝是本鎮所
以決通諸君捨身拚死之因實爲立功揚名之計
到此分際是使諸君死乎是爲諸君生乎諸將始

帖服無敢他議乃復將各路軍數取置於案諸將
輪至案側以水路實在軍數逐款詢於本將親爲
擬註先定墩臺烽火時得諸路廢弛狀有十餘里
無一墩者烽火何以接傳於是擬定墩軍授以傳
守之法再擬尖夜部伍練法分明哨暗哨架礮沿
革次定有馬援兵不派臺礮而照信地專一應援
遇急聽調次擬尖夜與幫尖夜團練部下聽調援
兵次擬派牆礮之法前軍皆布守臺牆賊入乃調
次擬路將自練步軍專守臺牆而不聽調次餘數
百以備老弱事故仍派臺礮凡係雜差調取之數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三

開除無遺無不樂服復定十一路援兵向往方略
乃多屬秘機不可預泄虜聞者自召諸路將集灤
上會盟六日日萬言有奇申論竣明日於教場設
大宴諸將接於臺下序見於堂榮方行酒因舉酌
授諸將曰今日疆場大事同舟患難盡以托諸將
策効願行則公等皆麟閣凌烟之流策違願阻則
吾等皆一時覆舟之鬼願諸將勉之酒徹乃合將
士若而人大誓於武場期共變蘄習爲連合數萬
戰守多方之圖冀堂堂決勝之舉因賦詩以示諸
將云獨立懷知已多歧嘆宦情古今誰俠氣天地

一愁城萬里猶投筆千年羨請纓君俱學劍者報國有新盟

會追逃軍就吏

薊鎮軍伍非豪右為窩藏卽勢要為隱蔽故邊營單弱動輒乏人方今督撫鎮道竭力清補而吏典潘文始以食糧正軍資綠充吏繼以展轉推托隱蔽軍丁於本軍則殘疾頂冒無一丁著役於別姓則指引逃亡致四戶空虛以一小吏敢為通逃之主若不痛加懲治何以警戒將來除已將某軍摘解燕河營頂補潘文名役外其祖軍應正軍潘文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三

頂當卽今在京當該合請貴院咨部請發前來著役則奸豪有警通逃知懼而行伍不致空虛矣

覆兵部條議八事

一議封職以臣服夷酋議者咸謂名器國家所重蓋古人惜繁纓施之中華禮樂之邦可也若夫懷柔夷狄又未可以是槩論今俺酋獨雄徼外我卽咨之能禁彼之自王乎不如因其請而授之不割土地不分人民適成中國之大卽使虜酋狡猾背盟而名義昭然其直在我為今之計惟當堅其始盟要其誓信先遣才猷素著機議風生使臣二員

到彼面諭令其通集大小頭目各傾心望闕叩首有我臣妾之義禮文尊崇儀度肅恭一面鑄造冊印同時速遣其大小頭日照三衛例各給以勅書一定貢額以均賞賚夷狄之性惟利是圖各夷名位雖有高下賞例不宜太懸仍將賞物明坐本家頭目名下以免他日虜酋併吞誤我邊事各夷應賞數目喜峯口原有定例可稽冊內所開貢夷四十七枝每次止許貢馬三百或五百此因治間西虜貢例自當照行喜峯見賞事例如某枝係都督或都指揮頭目每起該進馬幾匹內將馬一匹坐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三

註某都督差頭目某進馬一匹餘俱坐本家頭目或指揮等項名字期與賞例相同可免夷人爭擾及查禮部賞例指揮千百戶頭目皆五表裏都指揮六表裏若都督親到京七表裏此三衛定例不宜軒輊致起紛紜但王爵冊封賞錫之典未之前聞自當從厚不敢妄議進京之數以少為主餘夷為守邊關其還巢賞賜不拘進京留邊馬匹只照原進數目一例給賞一議貢期貢道以便防範冊開貢期以正月聖節為限斯固草枯馬弱之候易為防範然每歲正貢一次由居庸以達京師此因

治年西虜貢道無庸別議其夷使之押送途驛之
廩餼亦頗詳悉至入關之頃播揚天威震疊異類
當照喜峯事例舉行但夷使到京當新置一節另
行安插不可與三衛之夷同處其朝宴之時亦各
派日期務令不相見面以杜釁端然又不若將本
虜貢期改議於三衛出京之後俾其東西朔酉尤
為上策一議互市以利華夷夫夷地不毛無耕無
織所以仰慕中華者以其日用如布帛鍋鐵針線
暨簪珥脂粉之屬不能一日不資於中國而互市
之利實羣夷至願使此利人人沾被逾於搶掠之

戚少保年譜

卷九

卷九

得彼亦何苦不安於市而必欲捨生以圖侵犯哉
蓋羈縻虜情可以長久者正市之謂也但須處商
民而號召有方務使各得其利內外同欲市方可
繼彼時議抽課稅似為長策夫抽稅撫賞乃因其
利而利之自不容已者也一議撫賞以求可繼夫
貢市通行豈無數年之安而目前軍費似有可省
者然安不忘危治不忘戰况貢市供用驛應犒宴
諸費叢出一方之力必不能辦須戶部給發銀若
千乃克有濟今欲於各邊減哨減守以充其用夫
各邊自有各邊撫賞哨探豈可因西虜之封貢而

遂弛耶剗心肉以醫眼前之瘡萬萬不可惟於宣
大西酋貢市之處聽彼督撫減以馭夷或可從之
一議歸降以杜啟釁封貢既成疆界自辨册封之
後自當恪守失邊不可不復夷種不可誘收中地
被虜之人隻身來歸者應聽投納夷婦夷器馬匹
盡付虜中邏卒以還須與夷酋訂約載於番文册
勅之內不許借此叛盟一審經久以嚴邊備部科
之議必欲要其後之不變嚴其始之峻防令一遵
法制永絕背逆固守邊之經也若款所稱邊境有
數十年之安則宣大陝西殘破之城堡可以漸充

戚少保年譜

卷九

卷九

實荒蕪之屯田可以漸開耕河西延開之大邊可
以數報完乘其無事務急自治數年後兵氣振而
邊備整縱有反側我得以蓄練之精力守可以固
戰可以勝夫朝廷不惜王爵之封萬金之賞授之
夷類不圖常安久治抑何為也夫事急則理緩則
忽時嚴則慎安則忘此人情也即今封貢數年之
安諒可參取但不知前數者自治之策果作何計
較施為以為審處之圖也第恐文武官僚循資遷
轉後先迭繼意見參商訓作之法未成移官之檄
頓至此去彼來又是一番作用為今之計須隆其

委任厚懸恩格不拘大小官員堅執久任之議果能處置得宜久安長治十年不移即加以不次之擢何也夫法之必行惟立法者能之而非常之作用必非常人能任之一畀匪人立見敗壞則久任責成之說封貢之先著也一戒狡飾以訓將略夫制馭之權當悉歸督撫不許將領撓沮傾忌違者悉聽便宜行事其間情苦者奏請改之情重者拏問處治見不侔者論罷即自薦同心同職之人共事地方以終王事他日誤事與督撫同譴不惟可以杜異議之嫌亦可免掣肘之患矣蓋原議欲行

康少保年譜

卷九

无

九鎮將領務實心報國奮勇練兵戒平時驕悍之習乘今日糜虜之暇修戰具蓄精銳不致廢時失事誠為至計但武弁不學無術宴安易即警戒惟艱即今地方多事明法赫然猶且偷安怠惰提命不省者比比若息肩承平之後必將解體求其終日乾乾者不惟武弁鮮其人即縉紳亦不多得也然操縱之機在上不在下倘封貢既成遂生玩愒縉紳恬嬉以待遷將領偷惰以卒歲轉相效尤雖智者莫為之計矣抑又慮廟堂之上廢革繁興議論之司意見百出減兵減將革餉革防一切未然

之圖桑土之戒視為過計豈獨邊防之弛懈武弁之玩愒已哉凡此尤當深長慮也

覆政府議軍糧改折

夫改折一事有四便焉革倉弊一也蘇商累二也濟軍困三也免諸項使費以歸軍而扣餘又可以益官四也不意大司徒約分司酌議遂將四便之圖改為節省之計果如所議軍益被其腹刻怨之所叢必有當之者矣謹據實再申言之四年春因兵備道嚴革倉弊攬頭束手以致差軍領米太多狼籍通衢無人收買城鄉士民但糴新穀食用誰

康少保年譜

卷九

无

復以有用之銀而買不可炊之粟乎以此堆積旬日無可為計兵備道仍復喚各攬頭准買攬頭復明白要許上倉方買每石只得價銀四錢有零極貴之時不過五六錢夫以銀給商是何數目上倉使費如何領出狼籍如何不得歸軍賤賣又復上倉新陳相攙朽腐如何故不若省此數番之費折與軍士頗為實惠又召商一節各分司不同有召商兼買主軍糧者有召商止買客兵糧者其召商之弊上司吏書官攬等役均利其賄米石粗少固不待言往日聽其情願為商故名為召也近年強

派於民間富室猶之可也邇日又將邊衛軍舍餘丁家無百金之產者亦盡數徑行拘拏幫貼商人或因民商指名告幫或因互相訐討邊寨營城稍有家室之念者不下數年而逃竄一空矣爲今之計除近倉百里以內照舊給本色不可改折離倉百里以外者改給折色計以六個月以六箇月本色而改之卻將主兵本色米兌與往來客兵支放將客兵召商收買銀兩兌與主軍折支免其召商耳或謂某分司商銀少而主兵米少則何如但百里以內仍舊支本色其百里以外六箇月本色改

成少保年譜

卷九

五

從折支以客兵召商銀給支無有不足如仍短少可止改四五箇月仍給一月本色亦可如此既省召商以蘇邊困殘民貧卒又免倉弊又免商漁其給支折銀之數當以商價低昂爲準蓋所奪以歸軍者原是各司給商之價且如米價時值每一石用銀八錢戶部給商必不能少八錢之下時價一兩或一兩二三錢給商必不能少一兩或一兩二三錢之下彼時每石以一錢歸官譬如給商八錢則以七錢給軍以一錢入官一兩給商以九錢給軍一錢入官若時值一兩設使官司如能止於八

錢給商則軍士孰敢逾商之外而厚望乎此原揭之意也今大司徒准分司會計要將不拘離倉遠近軍士盡將本色改折通留一二箇月折銀不照商價低昂只照已定間支折色之數每春夏止於一體六錢五分秋冬止於一體四錢五分誠如此議則彼即支本色而復賣與攬頭上倉賤時固四五錢貴時亦有得六七錢之日何利而肯又聽其剝削哉此雖遠者亦不樂從況近倉百里以內支糧一石不過旦夕之路即無力必得八九斗到家就值七八錢如何無故就削而援折支例哉又如

成少保年譜

卷九

五

近倉同城之軍間支折色已爲苦困尙有六箇月本色又復減折誰肯從乎不激之脫巾則逼之逃亡而已乞望除住在本倉口城內及至百里以內者斷然將舊本折間支本色一石折色春夏照例六錢五分秋冬照例四錢五分不必再行更張亦不必置之議擬間也其係去倉口百里以外者將應支本色米兌運各邊爲客兵支費蓋屯鹽米不拘何倉隨處可上也將商人應買價銀一照時價低昂每石內以一錢歸官其餘盡作折色給軍其事簡明易見但大司徒又謂依時價低昂可以作

弊此殊不然商人領價歲從豐歉軍士照商價而
又減一錢何以爲弊如謂低昂有弊則商人低昂
獨無弊乎大司徒又謂價值不定或米賤要價米
貴要米如何處之此更不然軍士之心惟於便益
處指望米貴時價高給商亦高米賤時價少給商
亦少是軍士不論米貴賤皆得實價又何必支米
而狼戾於中途乎大都部中通議只是因此便軍
之情而必欲爲節省之計不欲奪商之漁以歸軍
而並奪其軍商之利以歸官此外再無他意嗟乎
今日之軍以本色言之斗斛既小米豆粗惡朽腐

戚少保年譜

卷九

章

相半只計得好米五六斗之數以折價言春止六
錢五分秋止四錢五分料豆止二錢五分亦只得
五斗之實只以一石爲名色耳支處到手營路有
差使當月之歛有上司吏書之歛有陪馬之朋有
撫夷柴價之費更有不費一月之銀僅得一二錢
銀到手一月之米僅得一二斗以食妻孥以職愚
昧千方百計於不得已中思得商人一錢之利可
以稍濟千百攢身之軍今又爲節省所奪誠恐如
前言非致脫巾之虞必益逃竄之路夫大司徒梓
里所在似非軫念邊隱之善策也職極知觸冒忌

諱然此實當以死爭者故越分具陳
覆科議減免人衛之兵

略云固守之術因地稱人因人稱食如不論地之
長短緩急惟以食之不足去兵以就食將以何爲
守也且謂邊臣不練土著希留人衛精強若將以
主兵既強則人衛之兵可掣而實未究其故耳薊
之留客爲邊牆遼闊長二千里內除山巖絕險不
必守者其中斷續不一有水口可迴零賊之處其
墩臺瞭望勢不可無尙有六七百里通單人單馬
者雖不必特設重兵亦須列堞乘城以防衝突通

戚少保年譜

卷九

章

計沿邊險隘約堞二三十萬軍數不足不得已而
借留衛兵況虜聚而攻之一山梁之間集衆萬餘
豈一堞軍之力所能禦哉卽軍足堞數尙勢分而
寡況今十不足一耶昔庚戌人衛軍三十餘枝計
十餘萬尙不能阻其不入今減去十之八止存二
萬餘見今衝處三四堞一軍緩處五六堞一軍而
自庚戌以來主兵雖練衛兵之費實爲不貲近自
元年以來新舊三標計軍六枝新造戰車八百餘
輛步軍六枝教之三年其精銳藝勇視衛兵不啻
什百矧衛軍工作勞苦馳驅道路而彼中復以秦

越相視人馬狼狽器技虛文未敢與主兵爭頡頏也亦何覲而難罷耶誠以邊長人少惟冀充數擺守而已或謂標兵既增則宜掣夫標兵之增乃於各路調集操練卽是增來守邊之人於行伍之數未嘗增也又有謂老弱宜汰與班軍赤手不堪者夫薊之入衛邊兵二萬耳班軍每防不足三萬主兵五萬有奇通計之不足十萬至於運石裹糧守器收騎卽老弱亦不能棄無非數之不足其何以爲掣衛之計乎若以戰論在於較量敵情因而制變况宜大之虜犯止數百故將官恃家丁爲羽翼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五

遇小隊則角之有餘遇大舉輒束手坐視而薊虜之犯動以數萬計卽將爲孫吳豈能次次用寡而勝耶而今之責將者則欲人皆孫吳戰皆用寡仍欲其百戰而百勝夫何不計而所望之奢也至若以撤衛兵添土募爲節省又有大不然者蓋衛兵糧餉皆在彼中而薊止供行糧若募本土每名甲仗馬匹行糧約二十餘金作何區處且屢經殺擄生齒稀疏此不能募者一也往年銀五兩募兵一名尋以事故清勾其親族充之是五兩銀而得永遠軍故人爭避之此不能募者二也窮邊軍苦所

存十金之家無幾近日有司又將軍餘混技充商致累而逃處處空虛此不能募者三也每軍口糧止一石而自賠草料養馬且支於二三里之外既歸纔得其半而科費百端人之畏軍甚於出陣此不能募者四也凡差委到邊人夫役使苛責杖刑略無憐念什九瘡痍卽將領亦奴顏婢膝俛首無氣此不能募者五也逃軍之在鄉者緝捕者固多生事而捉獲者多被豪民打奪及關行有司又以偏愛爲惠逃者公行無狀邊關莫敢誰何此不能募者六也清勾之軍久無成憲十不得一而隨解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五

隨逃雖各省有清軍之官上司不以此爲責成本官亦不以此而盡職此不能募者七也倘因必不可足之軍而免其固守之責只以殺賊爲功則本鎮見已練成三標與南兵幾二萬各路又練成主客援兵三萬三標戰車步卒一萬五千各路練成尖夜步軍一萬大約馬步七萬以上雖不能抵賊數十萬若十萬以下必可犄角一戰卽將餘兵盡汰亦可無奈本鎮外有屬夷住牧窺伺不常邊山險夷相雜守塞有基恐固守之議竟不可捨則減免入衛終屬不能惟有汰老弱清冒濫稽虛名一

節該督撫責成各道著實嚴行而其所節亦不多
本職之見如此仰祈酌議裁擇遵行

冬十月出塞燒荒

是月二十六日統三屯等營官軍於喜峯口出關
至地名惡谷聯營到黃崖等處督遣副將胡守仁
叅將史綱等分領精兵并夜不收兩哨且哨且行
或二三百里四五百里舉火將林木草野焚燬殆
盡使夷馬不得住牧而邊方易於守瞭也

十二月題禁給領胖襖科斂疏

竊惟臣子仰服天恩雖一縷之賜曷勝榮耀聖明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七

慎重惠典卽敝袴之微亦待有功且胖襖出自御
庫下及行伍戍卒誠解衣之至惠挾纊之洪恩也
夫何行久弊生乃將極曠之典遂為侵斂之門每
遇關領時襖之日各路另會小委官一員指稱打
點費用科斂軍士集計不止數百餘金以致軍士
有懼免科斂而不願領胖襖之謠甚至委官卽將
胖襖就便京師侵賣及至領到之數又為各邊委
官先行揀出好襖每件索銀不等方與關領無銀
者給與下等或私扣其餉必用一襖之值方得一
襖到軍是朝廷以挾纊之恩而為邊關壟斷之術

矣照得所屬沿邊關口守墩架礮夜不收官軍舊
例三年一次關給胖襖袴鞋以禦冬月國恩甚優
渥也訪得委官每於該領之人各索盤費銀一錢
至於應給之日委官又不卽到且將衣鞋分為三
等索銀一錢五分者領上等一錢者領中等五分
者領下等是以國家曠典為貪官奇貨也相應嚴
禁以便軍情除革去常例外議別處盤費銀二三
十金足為入京使費其各路小委官盡經裁革仍
通行禁約以絕科斂之弊以後凡遇關領胖襖歲
期除臣委武官一員復會行巡撫委文官一員齎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七

本同去赴領如有各路踵襲故弊仍前科斂盤費
及打點使費等弊卽便訪擊重究伏乞皇上俯憐
邊軍萬分艱苦蚤賜照數給發付與委官領運到
邊容臣會同巡撫親詣各路照今擬定實是傳烽
墩軍實是差入虜營尖哨實是架礮夜不收當官
唱名對手領著斷不使斂費分文事完請設香案
宣諭皇上曠蕩之恩卽令望闕謝恩俾知恩所自
出席邊軍感奮而矢心用命以禦虜矣
是月望日仲子安國生

隆慶五年辛未家嚴四十四歲

議修偏坡以固邊垣

牆垣為邊圉之藩籬偏坡實牆垣之障蔽有偏坡則虜雖眾不敢仰窺於上馬雖強不得馳驟於下鈎竿不能到雲梯不能安遂度地利分難易酌定工力削為懸崖如平漫難加剗削者或設柞木火器或挑壕塹品坑或添置高臺倍增雉堞務使與坡一體可恃

請設三武學疏

略云自嘉靖庚戌後西北匪茹屢侵幾旬一時杖鉞登壇之人卒鮮堂堂一戰摧輪而管其背者皆

戚少保年譜

卷九

說

將帥之非人也夫兩京設有武學每三歲開科取士矣然因循故事竟乏真才於是不得已而求之世胄則統袴之子無復鷙關之氣又不得已而拔諸奴虜行伍之間而韜鈴不諳終非統馭之才又不得已而舉之廢棄之隱逸然非粗悍難用則大言而寡實竟無以稱塞明詔仰舒拊牌之思者以儲之無素耳臣未暇遠及姑即臣所督撫地方言之如遵化密雲永平三處舊有武廟武學而分隸衛所甚多合無將衛所官舍選其年力資性量置號房羣而養之仍分析門類各專一業一日韜略

如武經七書春秋左傳諸史百將傳等書一日武藝弓弩刀槊矛盾戈鋌軍火神機之類一日膽力傲古翹關負重之科力能引弓若干鈎弩若干石擗鼎若干斤以上方許入選一日雜技如陰陽星困遊說間謀火攻水戰陣圖戰法秘術奇技可裨軍機者此養將之大略也其行之科條則有五一日防收養之濫凡所養士先將門子衛所幼官及應襲舍人每學百人為率其民間須技力絕人資質厚重者間入之庶免濫觴之弊二曰裕養士之資夫武士占籍遠近不一若供贖不給則士習不

戚少保年譜

卷九

卑

安宜照儒生例分三等稍優厚之一等月給米一石二等月給六斗三等月給行糧四斗五升其係職官支俸者止給行糧三日選合格之師夫章句之儒頗多迂腐介冑之夫亦鮮知兵宜多方咨訪精通韜略者數名破格用之充武學教授三年作士有績一體陞授四日專提督之秩密雲等鎮各有本管兵備就令監攝提督武學立之章程考其工課仍每歲一試以行賞罰定黜陟五日重錄用之典開科之年該道以所養之士考選應舉即非科年其中才有可用者許該道呈於督撫因能任

事在督撫鎮巡間一調考果有奇才異能堪任將領者特薦以備將才之選且教且試要不出三年之外真才輩出所謂轉弱為強以舒聖天子拊髀之思或者其在茲乎

秋八月臺功告成廕一子百戶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

總督劉公應節為增設重險以保萬世治安疏云昌薊二鎮自虜患以來議者獨重在守乃今敵臺之創衝者三五十步一座遠不過百步次衝者百步一座遠不過百五十步興工於隆慶三年之春

戚少保年譜

卷九

聖

迄今凡歷五防制作久而彌精心思熟而愈巧高堅宏麗迥出原議真有民間數百金不能辦者除稍緩可通單馬步之賊者尙欠六十餘座其各路要害可通大舉者今悉控扼無餘是役也咸謂益於防守有十利焉軍以臺為家內有薪水芻糧之備外無風雨霜雪之侵一也多貯火器給用不乏二也賊弓矢不能及柵杆不能施我之銃礮矢石皆可遠擊三也軍依於臺身既無恐膽力自壯即弱兵可兼而用之四也偏坡壕塹恃臺為固五也因臺得勢因勢制令節制可施六也即有狡賊乘

馬踰險出吾不意而臺製高堅八面如一彼既不能仰攻而步賊又不敢深入七也相持可守又可待援兵八也賊謀入必謀其出來可拒阻歸可遊擊九也即賊攻一臺潰一牆而虜馬不能擁入臺得肆力無患十也除隆慶三年修工已經具題外薊鎮西起石塘東至山海完臺八百十八座昌鎮東自黃花西至鎮邊完臺一百九十九座共一千一十七座而各臺緣牆砌建突兀參差鼎峙星羅足稱偉制其利無窮皆總理戚某才華並著謀斷相資相度山川則鳥道羊腸皆其陟降之地程護

戚少保年譜

卷九

聖

王作則櫛風沐雨不辭經理之勞薊門練臺有約督臺有官十二路樓堞相望居然虎豹之關築垣有規塹坡有制二千里烽火相連允矣金湯之固丙保山陵之重人心有所恃以為安外嚴夷夏之防胡馬幾欲逞而復遁況在鎮已逾六防雖以勞致疾而不違惜功當首論宜覃殊恩而完臺獨多尤宜破格優厚疏上部覆云戚某相視險阻歷羊腸鳥道之艱督理工程甘櫛風沐雨之苦基址之布置衝緩得宜修築之完堅形勢甚壯而經營綜理之勞瘁訓練調度之精明北揚西畏尤當優獎

奏上以敵臺工完戚某廢一子百戶賞銀三十兩
紵絲二表裏夫臺工之舉縣官備發十萬緡而工
事畢其經費考工足當二十萬緡不惟固邊抑且
省費矣先時沿邊皆空牆圯壞雖有石砌小墩無
器械不能守禦自世廟十餘年來每歲終修飭徒
滋勞費而迄無成績家嚴乃創製立法東起山海
西抵石塘延袤二千餘里平滿處建高厚磚城陡
峻處建馬蹬鈎牆制與三屯城同又酌險夷衝緩
遠近不侔各創建崇臺編定號數多儲火器每臺
百總一人南兵五人臺正副各一人守望相助呼

戚少保年譜 卷九

應相間射打相應凡四五臺不等設一把總督之
或七八臺十臺不等設一千總率之監總烽墩教
習火器遇敵即督臺兵拒戰臨警復以平時照協
派定標路主兵班衛客兵各接臺之信地擺守攻
禦迄今虜之不能入犯內地者恃此耳

定臺軍

略云臺為防邊要務且多木造貯火器於上風火
可慮奸細難防不可一日缺人近見守臺之軍兩
防之時雖議定每臺五十人而實少虛多縱苟且
充數年皆老弱撤防後每臺雖擬留生兵十人將

官添撥家丁一人亦名有實無甚至一臺止一二
人者似此悞事非輕推求其弊只緣主軍不足數
差撥不常那東補西軍無定守臺無定軍且主兵
住居營城有父母妻子之戀往往棄臺回家勢必
不免今後著落路將嚴督本提將修完本路敵臺
于附近營城查減舊墩尖夜選擇精壯者每臺定
註十名各置腰牌年貌將官親押令軍隨身懸帶
以便點查仍用木牌一面總造年貌懸掛臺上令
其常時住守就中選精利一人專管臺門扇鑰盤
詰面生之人不許窺伺及禁別臺之人不得混雜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以防細作仍於臺下空便之處除前蓋完房三間
外每臺再添數間各軍居住有家口者遷移住此
其附近內外荒熟堪種地土儘其力量給牛種以
為本業永不起科止造開種過數目類冊送道查
考一應雜差不可派撥候兩防之日再於客兵內
添撥足六十名兼管臺之兩空如此三年軍士皆
以臺為家而守無不固矣

著哨守條約頒諭各臺官兵傳習守禦以防邊警
竊惟九邊地險莫薊鎮若薊之先務當急於守無
容諉矣但徒有守之之見而終昧守之之方議守

徒勤失事且數數耳故善守邊者惟謹烽火遠斥
墩而二事之舉否在九邊中惟薊鎮廢而不講可
勝歎哉今議守有六策恐其為所襲也則遠入虜
營謂之明哨恐其為賊哨截路也則遠伏虜地謂
之暗哨其傳烽火外也謂之架礮賊將到邊則賴
之其沿邊墩臺即便應接烽火以便調度援兵是
烽火之當練也邊牆有新建空心臺分別衝緩計
塚授軍乘塞禦敵是臺守之當備也平時防守近
邊關寨每防撤兵之後尤當防屬夷之掩襲是關
塞之當嚴也所謂明哨者量齋食物直入虜營多

戚少保年譜 卷九 吳

方誘伊大小虜眾覓其入犯之情於旬月之外我
得預為調集兵馬或謂不可入虜營以防交通或
謂不可齋食物以傷國體此皆據跡而論未經事
之言耳尖哨出口遠者千里近者數百里徑行必
為他夷所殺必須馬行伴領而去彼無利肯為此
哉況尖哨必須馬行緩急之變晝夜兼程豈步涉
可至且中國馬不能騎出口外恐為黃虜所識且
遊邊禁地騎坐夷馬仍以屬夷伴來謂之送哨彼
無利肯為此哉尖哨入彼必待有消息而後返報
有住至三五月者一兩月者二三人豈能齋數月

之糧必是取食於夷彼無利肯為此哉彼處打探
夷情恐夷酋欺詐又須詢之各部落子女及中國
擄人彼無利肯為此哉若不附麗屬夷暗哨可往
何處敢近何夷之巢二人偶語對面莫聞潛在山
谷何由知虜情也此明哨必須厚餽當循定例以
裨實用夫明哨足矣何又復舉暗哨彼虜皆知我
明哨在巢恐於事急之時或羈絆之或殺害之絕
我臨時之報及每入犯前數日先遣哨虜將我哨
路攔絕屢至臨期無報必用暗伏尖夜架礮口外
瞭見虜馬南下星夜騰山鱗次傳礮相聞是暗哨

戚少保年譜 卷九 吳

之所當急矣如大舉須待明哨報有聚兵消息遣
之未晚舊有礮撥二項今全鎮邊牆無論深山窮
谷立有傳烽墩瞭望聯絡又有空心敵臺蓄以軍
火器具分布南兵守望無間今又擬用口外擺撥
不用架礮名色且杜役占之弊也
第一路山海關關外屬遼東不入虜營
第二路石門寨

一片石大毛山二提調不係無賞並無入營明
哨義院口提調下尖哨入屬夷四處哨探傳難
在
大圍城去邊四百五十里 董狐狸巢集住哈喇
兀素去邊三百七十里 兀魯思罕巢住兒女

親去邊四百里獐兔巢
住大鹵場去邊二百里

第三路臺頭營

界嶺口青山口二提調下尖哨入屬夷四處哨

探耳只克巢住拖河兔去邊五百二十里
董探狐狸巢住哈喇兀素去邊三百七十里
兀魯思罕巢住兒女親去邊四百里

獐兔巢住大鹵場去邊二百里

第四路燕河營

桃林口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二處哨探
兀捏呼會州去邊四百餘里
哈喇赤老婆

耳只克巢住拖河兔去邊六百餘里

冷口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二處哨探
主仗兒巢去邊四百里
東炒盤

巢住老河去邊六百里

戚少保年譜

卷九

是

第五路太平寨

擦崖子提調下尖哨入屬夷六處哨探
長昂巢大圃去邊四百餘里
董忽力巢住東北哈喇

兀素去邊四百餘里
伯彥主喇巢住東北哈喇

去邊三百三十里
哈孩巢住東北省祭去邊

二百五十里
伯彥呼囉巢住西北虎人并兒

忽馬兒去邊三百餘里
東炒盤巢住東北老河等處去邊五百餘里

第六路喜峯口

董家口提調下尖哨入屬夷四處哨探
長昂巢大圃去邊四百餘里
哈孩巢住正東省祭去

邊三百二十里
伯彥主喇幹撥禿等巢俱住

正北青城會州一帶去邊三百餘里
伯彥呼囉巢住正北虎父凡忽馬兒去邊三百里

喜峯口守備下本關乃三衛屬夷入貢通衢但凡

差哨不論時期遇有東西夷人到關賞畢即選差

伶俐尖夜跟同前去東西夷營一十三處哨探

東虜屬夷
虎禿罕呼囉牙討阿等父子三巢俱

脫珠李來巢住東瓜梭一帶去邊五百五十里
伯

彥呼囉巢住東北虎魯班那林去邊六百餘里
把

都兒等母子巢住東北老河土魯指卜喇兔

夷巢俱住正北火馬各哈八哈喇几素捨喇哈

一帶去邊一千餘里

西虜屬夷
長昂巢住東北去邊四百三十

戚少保年譜

卷九

是

邊三百六十里
兀可兒几捏呼囉伯彥字來

父子三夷巢俱住東北虎忽馬兒一帶去邊三

百餘里
伯牙兒可黑呼囉等弟兄三夷巢

俱住西北大興州去邊五百餘里
哈喇阿只

李來巢俱住東省祭去邊三百餘里
伯彥

打來阿牙台等巢俱住正西忽石哈無礙去邊

六百餘里

第七路松棚谷

龍井兒守備下尖哨入屬夷二處哨探
伯彥主

見等巢遇夏住東北青城去邊五百餘里
刺鵝毛

春冬時常住會州討軍兔去邊三百餘里
伯彥主

洪山口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二處哨探
刺鵝毛

兔等巢遇夏俱住青城去邊五百餘里
伯彥主

春冬常住會州討軍兔去邊三百餘里
可巢

戶去邊四
百餘里

第八路馬蘭谷

大安口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二處哨探伯彥主刺巢住

會州去邊四百餘里 吾魯思罕巢住以邊去邊五百餘里

寬佃谷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二處哨探伯彥主刺巢住

會州去邊四百餘里 抄大巢住不墩去邊六百餘里

黃崖口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二處哨探伯彥主刺巢住

會州去邊五百餘里 討日賴巢住不墩去邊六百餘里

將軍營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二處哨探伯彥主刺巢住

會州去邊五百餘里 吾納及巢住以邊去邊五百餘里

成少保年譜

卷九

晃

第九路牆子嶺

牆子嶺鎮虜營二提調下先年原有屬夷討賞

設有尖哨入虜營明哨後虜由磨刀谷入犯革

去撫賞至今並無入營明哨

第十路曹家寨

曹家寨提調下尖哨入虜夷一處哨探他不能巢住刻

力哈當等處去邊六百五十餘里

吉家庄提調係新分無明哨

第十一路古北口

古北口潮河川二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二處哨

探大比只巢住無礙去邊三百五十里 挨台必巢住白搭川去邊二百餘里

第十二路石塘嶺

石塘嶺白馬關二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一處哨

探伯彥打賴添差通事同入北虜辛愛安 探攤營帳哨探營盤處所去邊七百餘里

以上哨探在石古曹則專重於西虜在石臺燕太

則專重於東虜凡東西虜報不真者俱重治凡西

報得東虜真情東報得西虜真情俱重賞其在喜

峯東西虜報不真者俱重究松棚馬蘭哨報同

冬十月行邊有賦

木落山容收霜凝馬足遲歲華堪送酒世事只如

成少保年譜

卷九

季

其險竇羣猿狎斜陽倦鳥知邊愁頻入眼滄海愧

心期

額設守墩軍卒定編傳烽警報法

夫守邊之務瞭望為先禦虜之機烽墩為要薊鎮

向無傳烽法故虜竊犯而應援者必需徵調輒致

後期於是創立烽燧設專軍五名建房三間為軍

棲止外砌火池四座監旗竿六桿照協路傳烽制

為號令載之條約播之詩歌使各軍熟習設專官

督之有警依協路放礮舉旗因旗以識路用礮以

分協夜則加火於旗上或兩烽交至亦設有不易

之規千里之遙瞬息可達不必徵調平時練定各營路馬步援兵卽知其協某路有事整兵肅隊奔赴刻期不移晷而數萬甲兵皆聚於牆下其戍卒之老弱者改撥別差選其年力精壯技藝便捷者俾守各臺演習旗火講明號令毫髮不差期於防禦有賴

附傳烽歌云一礮一旗山海路一礮二旗石門衝一礮三旗臺頭警一礮四旗燕河攻二礮一旗太軍路二礮二旗是喜峯三礮三旗松棚路二礮四旗馬蘭中三礮一旗牆子嶺三礮二旗曹家烽三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五

礮三旗古北口三礮四旗石塘衝千賊以上是大舉百餘里外卽傳烽賊近牆加黑號帶夜晚添箇大燈籠若是夜間旗不見火池照數代旗紅賊若潰牆進口裏仍依百里號相同九百以下是零賊止傳本協各成功單用礮聲分四路不用旗火混忽忽山海大牆皆一礮石門喜曹二礮從臺頭松古三礮定四礮燕馬石塘烽零賊東西一時犯兩頭礮到一墩重該墩停礮分頭說東接西來西接東但凡接礮聽上首礮後梆响接如風礮數梆聲聽的確日旗夜火辨分明

增募南兵

南兵先已募足三千是年又請增募六千共約一萬之數編伍戍之於是數年以來薊事始有條理而乃部署主客兵於是定部位堅約束嚴旗鼓謹烽燧利器用裕芻糧齊步伐習技擊信賞罰一號令出戰則以車代城四面結勒步騎兵列於車下營外連以拒馬鎗鋒皆外面虜迫營車上火器先發於數百步外薄之近則轅下步兵排擊虜馬且戰且前虜卻乃出騎兵逐之然士必宿飽斯有餘力乃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

戚少保年譜

卷九

五

策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其軍律則首分數次刑名再次則技擊步伐偵邏嚮導批擣遮擊追襲俘馘暨首功而止於是軍政日益張而邊防日益備矣比年東西虜入犯偵者得戰守狀西酋惴惴寒心乃謝東胡款關入貢部議因謂虜數苦勦北今修內備不戰而伐其謀卽軍政無所課功其功則上上也乃請久留薊勿他徙

議修守

略云薊昌二鎮節年修守臺牆壕塹器械官兵具備且練有餘綽庶幾無遺策矣但邊長二千餘里

若一處失守則二千可恃之險皆為長物今春防
臺工既畢固守可期而尚有可議者三事一曰臺
工宜補蓋臺之設俱在衝處猶有衝緩之間不通
大舉而可通單馬者宜視空心臺稍減其制圍以
六丈高以三丈為度上蓋房數間深闊如臺不必
空心亦不用堞口傍開小門以便擊打一曰偏坡
宜深沿邊雖有偏坡然高下不齊斷續不一虛實
不同今定以深下三丈或二丈五尺為率遇疏土
溜沙及連山硬石難以為坡者從中截之各自為
段另議以安柞木挑溜品坑或多設火器或增置

戚少保年譜

卷九

重

臺牆可恃為險一曰險僻宜備今邊關衝處備亦
密矣尚有素稱僻遠無臺無城如燕河之梧桐谷
界嶺之箭桿嶺等處雖深巖峭壁險處居多中間
豈無一二可通虜馬萬一狡虜出我不備則餘功
盡棄合將沿邊逐一閱視其應補臺若干座某處
舊有偏坡若干丈今應接濟若干丈某處舊坡不
可恃應削剗若干丈某處難以削坡應別議於某
處某口的係險絕不必過備某處向通虜馬該備
看明據實呈報以便次第興工庶臺垣隨處有備
而邊寨永保無虞矣

附錄辛未除夕賦懷二律

○捧徵書向薊邱鹽車幾度嘆駢驅幽蘭堪紉清
○○蕙苴○辭絕塞愁忽訝光陰明日改都將辛
○胡索餉今猶急聞說邊人涕淚流
四歷迴杓障塞垣顛毛如許怯簪冠驚心歲月愁
仍在回首風塵夢已闌百戰勞銷千古○萬金散
盡幾人歡燕然北望空彈劍馬草尋常片石難

戚少保年譜者編卷之九終

戚少保年譜

卷九

重

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

閩嗣祚國彙纂

緹嗣昌國集錄

廩嗣報國詳訂

庠嗣與國參較



隆慶六年壬申家嚴四十五歲

春正月題奏取用被劾戰碑辯誣疏

臣近視邸報該福建巡按杜御史因取用為事官

金科朱珏王如龍募兵赴薊論臣敢於行私委曲

庇護臣一聞之不勝駭愕切照武弁者今時之賤

戚少保年譜

卷十

官也言官者朝廷之耳目也官成官怠節改窮途

尤才智之所難免臣何敢辯况臣官居介冑之先

階列大夫之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益竭犬馬之

力盡省躬圖報之忱臣之分也語云公論久而自

明蓋棺後事方定臣之心跡即不能明於生前必

能明於蓋棺之後即不能明於齒頰自當明於天

地鬼神臣何必辯緣臣人品心術恆兢兢業業求

無愧於古人實不敢以弁夫自畫耳矧薊鎮何地

皇都陵寢在焉天下之重地也一牆之外即為虜

庭列塞之重邊也鎮守薊州等處何官也延袤二

千餘里主客十餘萬衆武弁中之重任也陛下舉

重地重任而畀之捍禦之臣即擇才識兼著者尙

未能盡釋東顧之憂詎可以志怠宦成貪婪日暮

之人姑容於位乎皇上詎不念重地而別求才識

之將以當薊關之任乎此則臣所謂何敢辯何必

辯者也但金科等改擬巡撫衙門提問因以誣臣

而並誣本兵等官且事干名義此臣不得不辯也

兼以募取南兵舉用將領衆已在途事關邊計此

又臣不敢不辯也臣請披瀝肝膽具陳顛末哀鳴

於君父之前切念臣起自衛寮弱冠事邊遂擢備

戚少保年譜

卷十

倭都司尋改瀾江僉書繼推參將正巨寇徐海王

直等勾倭猖獗之秋其時遠徵南北狼土等兵每

與倭戰得失相當兵寇並擾東南為之騷動臣不

揣顧愚始倡練土兵之請比蒙軍門首是其議不

奔羣言遂收實効臣得因人成事比於召募之初

首先應聘身充總哨之役者則王如龍金科朱珏

等也內王如龍朱珏俱起自編氓金科起自學校

其他見任物故姑且勿論朱珏驍勇知義台州花

街之戰乃練兵初出第一捷珏劍盾當先賊擲金

以餌珏恐分士心投之江中一人而斬七級金科

清修飭身紀律馭眾捐貲犒士率族卽戎福建牛田大捷親斬渠魁雙劍潭廣東南澳破巢力抗賊首吳平每戰多有奇功料敵常得上策王如龍驍勇絕倫國士無雙嘉靖四十等年復福建已陷之七城解仙遊幾破之危邑殲吳平之劇寇搗龍頭之堅巢皆其首功且一月三捷並不矜誇散財養士夙同甘苦四省百戰莫不爲首三將功次已經節年按臣覈實陸續題奉欽依部冊可查又該臣共臨矢石耳聞目視固不能爲之張大若曰見敵而股慄臣實未敢知也隆慶元年臣以福建總兵

戚少保年譜

卷十

三

官蒙恩取入京營王如龍等俱仍舊任其時代臣鎮守者乃循資敘擢而科等立功地方頗久以夙將而事新帥禮貌之間未免參商此則科等取禍之源也以此必欲爲一網盡打之術三將遂爾先後下獄矣見有福建節年各將領報揭足徵除王如龍隨該原論撫臣塗澤民詢無指實知爲誣枉遂自認風聞奏保復任事後屢立戰功亦載部冊再問已明卻乃復布一言加以三木寇至則命之出師寇去則收之狴犴今將五年至於朱珏金科乃御史蒙詔於隆慶五年三月內所論夫按臣論

劾三司事必機密疏函出境鬼神莫知命下該科發抄送部方有邸報臣在薊鎮去京畿四百里卽知之而往返且七八日矣况福建去京七千餘里聞報而送銀與臣臣又爲之轉送按日計地不待智者而知其不能特忌者因有巡按提問之旨遂以此激怒巡按行其中傷之計而巡按不察耳且薊於隆慶二年召募南兵三千分地布守去秋以來因科道諸臣痛言衛兵當減臣與督撫身肩薊任筭無可施乃因踐更之期請爲加取之計督撫爲之具奏部司爲之題行無非以臣從事東南二

戚少保年譜

卷十

四

十餘年先後在薊且七八禩經歷百十餘戰濱及二十餘死揣摩南北軍士之情形酌量倭舟虜馬之伎倆稍有一得方見允從復蒙部覆令臣舉報堪任將領具呈軍門題請推用又無非以臣習知南卒之情而必得善馭之將庶克收萬全之効夫求精兵而不求能將是徒勞與徒費耳本部任重責成之意爲何如臣亦知爲不可自諉之責苟有能將堪充是任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盜賊工胥皆所不棄有加龍科珏等又係南兵舊頭目臣何暇顧忌嫌疑而不爲皇上舉之哉計議南

兵肇於九月初七日覆令臣開報將領卽本月二十四日前後不過一十七日羈閩之罪犯何由先事而知求進之賄賂安能神輸而至此其爲誣又可知也且武臣之黜陟原與文臣不同使貪使過皆所甄錄臣每見失機詔獄將官往往出之囹圄授以桴鼓而被論將領充爲事官領兵者歷歷可數其本罪固在也隆慶四年四月內該兵部都給事中溫純議題兵部覆奉欽依許令邊腹總兵但有所知無拘見任隱逸及被論聽勘革棄等項人員俱得據實徑自奏薦以憑本部評品推用何嘗

戚少保年譜

卷十

五

拘於繩墨以誤邊疆之計如三將之忠勇才智立功閩浙求之武弁實罕其倫獎拔而用之猶恨其少奈何相繼逮治填塞狴犴烏未盡而藏弓兔方馳而烹狗何以使人効力甚至加以無兄盜嫂之誣實解忠臣志士之體臣雖愚劣頗知自持往於閩中破壘之時寇貲盈野臣恐將士惑心或焚或棄略無顧視臣苟貪得願不於此時取不貲之財而乃今日動千金之念乎臣之用南人所以得其死力一呼數萬而莫後去家萬里而不辭杖戮犯者而不怨是豈眞爲升合之養乎益有大義存焉

若用二將而必千金竊恐有慾無剛威撓令阻縱爲生身之父母恐不能犯之以難况兵凶戰危寒苦遠戍之役歟此臣前所謂何敢辯何必辯者是也臣又聞之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邊陲又安不如福將臣狗馬微軀自當爲國捐糜以報世豢奈先在東南已爲暑溼所中今歷薊北跋歷衝險寒暑勿替虛弱因循每至吐血年雖未衰傷損已甚節經呈請軍門委官代署卷案可查特以任艱責重未敢遽爲具奏乃今志雖未怠而宦則叨成守雖未壞而名果有損在得之年將臨當關之寄實忝

戚少保年譜

卷十

六

且恐傳笑外夷反爲中國之恥况加臣以干犯名義之事而本兵撫憲等官悉因三將遷怒臣豈敢一日靦顏戀位以辱國乎此臣所謂不得不辯不敢不辯者也伏望皇上將臣特賜罷斥以全言官之體別選名將以膺是任臣愚之幸邊方之幸也再照選募南兵精勇殆萬計今已屬起程千里長途繁華內地臣恐此報一傳三將或懷疑畏鈐屬爲難誤事匪細伏望皇上軫念畿甸干繫軍情勅下該部催行總統監軍等官嚴責諸將早督赴邊俟到鎮之後將金科等解送法司究其通賄事情

以明心跡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二月誓師會盟於神

隆慶壬申某月某日具官某等謹誓告於漢壽亭侯關公之神曰某等厚荷國恩叨爲將領居三軍之上乃父母之司義共死生責兼教養且所轄地方二千餘里所督軍兵五標十二路主客偏裨殆以數十計軍民兵勇且十萬餘而醜虜不時侵犯其勢常倍我軍故禦眾非眾弗克敵強非堅弗前合眾益堅非上下交信弗行非行伍齊一弗効非士卒感畏弗得手足之助薊鎮故套正與此相背

戚少保年譜

卷十

七

馳比辛未春業已告虔於神報應不施人無忌憚類弊沿習至今弗改其將領士卒若秦視越全忘父母教養之責迥無痛癢相關之情惟恣意科斂以供餽送分類蒐索以需造作極力咨詢以奉奔走俯首偵伺以徇好惡至於隨處差委員役輒傍徨以應取一時之悅免目下之讒倒簿造冊常例使用紛然百種不可毛舉卻將實事一毫不爲夫我國家厚祿養將士付以當關之責而爲三軍父母之司忍今陵替至此何以俯仰天地間乎使軍士救死不贍勇氣何從而生耶且五標十二路人

衛班操相率以是爲得計視神之威國之紀主將之賞罰不啻浮雲飄風罔知警省不得已再率偏裨輩重誓於神願綏譴於前嚴察於後自茲以往若無真心軫念士卒飾虛文以欺神人南北分爲兩途愛憎有所偏重故縱偏裨差委之徒知而不究神其速加冥報如後所云凡我偏裨自協副叅遊都守提調等官而下必廉以視身儉以節費公以給餉任怨以禁科斂多方以察饑寒無依之軍爲之優恤寬養以保其生力痛止額外需求供應使用打點當月餽送之類省一分則軍受一分之

戚少保年譜

卷十

八

惠俸窮邊殘喘日漸蘇息庶可以親上死長之道而責之用命鋒鏑之間如或仍前不推心任事不齊志協力不撫恤調停額外徵求巧爲餽送至倒簿造冊打點使用之類科斂不已及各委用到營索賄生事者各官不併力禁止不從實結報願神鑒察立降災禍以償其報况一人致慮誠難週遍若不仰藉於神明則邊圉之長城卒不可恃偏裨之故態卒不可祛士卒之狼狽卒不可起神能不衰之惟神正直英武莫之與京率土之廣萬世之後儼焉如在感而遂通必不辜予小子之禱

議收補

照得各省解到軍人惟隸督撫鎮協標兵併各副總參遊營伍者頗稱安閑奈今撫鎮協守標兵不足取諸各路名曰調操而各路無兵矣參遊標兵不足取諸各提名曰團操而各提無兵矣為今之計合行清軍衙門將清軍士通解軍門應發馬蘭以西至昌平一帶者聽軍門就近定衛應發松棚以東至山海一帶者軍門驗過咨巡撫就近定衛至於收補之序先遵化三屯建昌石匣諸營查其額數以解到新軍發練易出調操尖夜以還各路

戚少保年譜

卷十

九

次則各路查其原無標兵如過松棚古北牆子嶺曹家寨黃花鎮等處以新軍酌發收練易出提調之兵以還各提久次三屯遵化密雲各輜重營及車營不足悉與撥補如再有餘每兵備駐劄之地委閑將同守備各管領新軍一枝聽其操練俟營伍既成另議發邊蓋兵備所駐地方即部司所在今日投文明日隨准支糧事體自易且監司督察可免科索之弊又無工作之勞其於優恤尤便也

議臺官習藝

軍中所重惟戰守二事而戰守之實以擊刺為先

今之車營戰中之守也沿邊臺垣守中之戰也二者相需不悖各守臺千把百總戰守相兼習藝並用固不得有領兵而左守臺也夫何自視為輕不習武藝萬一虜酋攻犯憑何捍禦在平時責任固有輕重之分而有事之際俱係調征人數豈容有所軒輕即今各該守臺千把百總仰各自置隨身器械一件不拘鑱鎗刀棍夜則在臺巡守晝則就近臺處所督同在臺南兵一體演習聽本協及本管南將不時臨邊或一二十臺或三五臺就便調

比准聽本管小賞輕罰仍將賞罰過武藝等第報

戚少保年譜

卷十

十

查每年調集三屯考較之日先以試藝為其次考行檢行劣藝精者姑與進一等行優者又加一等一體激勸若藝生行優者姑降一等行劣者又降一等重加罰治全不知藝者雖行檢無議亦以軍法責治降革如此則守不忘戰而擊刺日見精強戰熟於守而臨高不難拒敵矣

議買馬

軍政莫急於馬今之馬政莫病於買補蓋節年建議如追椿棚立勘合給椿單時印絡置循環定查參無非重軍政而責戰守之實効邇因官軍校權

參罰每遇倒馬逼勒軍人私自攤補領馬之軍亦懼責比往往變產鬻妻徑自賠償故買一馬則傾一家死一馬則逃一軍甚為切害今議定各營一體俱用官朋之名而行私朋之術每二月之間通計死馬之數每匹朋銀十兩在各路標兵則通計一營在各提本提馬軍在標下則通計各部千總養馬者均勻公朋委官買補不必按季納銀亦不必一槩三錢有死馬者則補無死馬者則已如或不足以原軍椿銀加添以示倒馬之罰則區別悉當勸懲不隱可免偏累不平之弊矣然各營路馬

戚少保年譜

卷十

十一

匹齒有老壯歲有久近養有肥瘠其倒死者不責之償則蔑視其馬而死者愈多槩責之償則軍之月糧有限馬之倒死無窮買補愈頻負累愈甚合無將營路馬匹先查買補近遠併年齒老壯再驗臚之肥瘠分別等第定立規則填造簿籍如買補係十年以上齒老臚薄及對敵陣亡追賊走傷出哨倒死或臚分木壯忽生暴症醫救不及者預行告明查實止追肉臚併椿銀一兩五錢其五年以上齒壯臚實喂養不善馴至瘦損死者除肉臚外仍追椿銀二兩五錢五年以下死者除肉臚外追

椿銀三兩以示不用心喂養之罰庶軍得實惠官無私斂公朋之法莫此為便

議撫賞

蕪鎮之有屬夷國初特為藩籬今仍藉為耳目故歲有賞予以示羈縻然撫賞錢糧有限犬羊請乞無窮部落日增歲費日廣於是帑銀不足扣其月糧月糧不足繼以樵採甚至正軍不足連及餘丁餘丁不足編及妻室計日收柴計丁納銀剋肉補瘡剝骨見髓則軍不勝苦而逃斃愈繁矣推原其弊大端有七將官不親撫賞委之管墩夜人員彼

戚少保年譜

卷十

十一

秩微力薄曷能彈壓隨其索求信口聽許弊一守提而下左右厮役率以為利任意侵剋供撫夷者什三充私囊者十七弊二錢糧給發每至後期萬夷叩關急如星火不免揭貸出息或增價買物耗費不貲弊三居常有坐門之夷臨時有候賞之夷日日宴賞動輒百金不作正數弊四賊夷稍不遂意輒作歹撲人該關畏罪恣行科派甚至千金贖人以自免弊五或因錢糧不敷支吾無計則權與賞票以自寬目前他日夷人持票而至信如左券數且加倍以為例弊六屬夷到關不問人數不責

非時不論非額一概濫與此關與之彼關相接弊
七如此則竭軍之力無以厭夷之欲有增無已將
何底極該當各路將官極力擔當破格區處先查
某關舊額應賞某夷部落若干原人數若干給賞
若干今增添部落人數各若干給賞若干應准增
若干量裁若干每年定擬賞額若干本關額發錢
糧若干商稅等項若干如不足應採辦易價若干
計處停當呈詳定議施行候放賞之期宣諭夷人
知會令各輸服每遇屬夷叩關卽飛報本管將領
親詣地方盛陳兵威以示彈壓應賞之外不許濫

戚少保年譜

卷十

志

用一錢一物該道置立循環呈請督撫印鈐轉發
各路每季終將用過錢糧採過柴木賞過夷人數
目併將官臨邊時刻一併填註倒換其應發銀兩
每春季以上年十二月給發秋季五月給發預辦
賞物以備倉卒其軍人採辦柴木半歸官半給軍
免生嗟怨如有將官不親撫賞者以怯懦不才參
究守提以下或扣軍糧匿採辦併濫賞非夷預出
賞票等弊定行拿問照沿邊錢糧坐贓重究仍於
本官名下追償所費其有夷人作歹撲人追究原
係某夷先革撫賞設法追捕捕獲仍以功論不許

科眾取贖自干重典此款關係軍機安危夷情向
背爲今日邊關第一急務計處勿忽

備征餉

軍行糧從勢所不免邇來薊門一切修守防禦之
具略已具備獨軍中輜重久缺不講今議造輜重
車業已垂成其各營路應用煤炒合行酌爲定規
預備文到之日各兵道照督撫原行會同管糧衙
門遇兩防先期動支客兵銀兩酌量合用煤炒多
寡分發各該州縣專委的當官如法製造另行委
官看驗如果堪用運付各邊倉口收貯專備有警

戚少保年譜

卷十

志

支用如秋防無事不支聽來年春防支用如春防
不支卽於五月內不拘主客兵軍行糧內通融搭
放務期盡散六月初麥熟價平之時仍前發銀造
辦七月內運付各倉隨年支銷仍行各營路官軍
每防預支行月二糧兩月自備煤炒候警應用

三月方山人邀遊山庄感而賦詩

尋芳長嘯到林邱
謝眺庄前控紫驪
白雪滿枝臨月塢
綠霞遶樹抱春流
石牀未醒寰中夢
羽服誰同物外遊
醉挹韶華問花事
從來不解破邊愁
夏四月同諸幕客遊方山人景武山庄有賦

何處開新畝誰憑識舊遊杏林金作塢瀑布玉為樓客盡江南勝身仍塞北留鐘聲林外急倏起戍城愁

五月直隸巡按蘇公士潤題為議處清補軍役以實行伍以永邊儲事內稱總理戚某撫恤得宜而行伍咸充勾補克勤而緩急有賴部覆奉旨賞銀十兩

秋七月同山人登三屯陰山

詩云秋入千山靜東來紫氣多德星高可摘碣石醉堪磨九塞勞車馬孤城傍薜蘿偶聞擊柝者回

戚少保年譜

卷十

注

首愧烟波

八月條呈大閱事宜

左司馬汪公道昆奉詔閱視薊遼家嚴條上事宜略云內閣原題八事內積錢糧等五事兵部原題六事內定戰守等三事俱係境內事情責任所關已經節次遵奉修舉大率隨事効力以永實効因事竭忠以求成功至於轉移之機以挽回人心為本拔去病根為難除將木鎮節奏督撫申明及道司議擬本鎮謬舉見之施行者逐一查覈備載文冊外所據事蹟數目具冊呈覽伏惟照裁幸甚

一定戰守查得薊鎮之守以險險隘之設以形今將隆慶三年三月本職兼任鎮守以來節該督撫會議題奉欽依酌量衝緩建築空心敵臺除昌鎮外薊鎮共計九百二十餘座六年春防臺工甫竣復令主客官軍修剷偏坡無非以守為上策守固則不戰而屈人之兵何必兵刃交接始謂之戰謹將本鎮守臺事宜併礮哨烽火等項已經修舉堪為憑恃與尙該議處者通行開具詳請候裁施行一諭屬夷查得三衛屬夷陽順陰逆外挾二虜驅梁以要我撫賞內探諸邊隙漏以逞彼逆謀勾引

戚少保年譜

卷十

注

泄露無所不至近奉本兵討謀廟堂謨略備行喜峯口關於放賞之時通集三衛頭目嚴加曉諭播揚天威震讐夷類靡不俛首嚙指誓無他志且經督撫節諭守臺壯士凡屬夷叩關意氣輸服真實者厚為犒賞如有狡詐妄求拿人挾賞等事即行督兵捕剿以遏邪謀邇者馬蘭谷石門等處擦崖義院等關稍有微覺輒就率兵追捕盡行奪回此其明驗所據甄別屬夷傳報虛實必書說信夷人姓名及收養被虜均為諭夷之策合併開悉一修內治夫內治有二有心腹之內治在廟堂四

肢之內治在各省俱非本職所得與聞其邊方內治則自邊牆以裏選將練兵節財省費及教練修守鼓舞倡率與利革弊等事而已夫攘外必先安內修己乃可治人元氣既充則百骸自壯邪不得入且練軍之典選將為先往年官以倖進事以苟行賢愚之辨略無勸懲是以上因循下苟且今年考察之典先於將領次及頭目不才官員汰斥殆盡除已經遵行外其守邊則以足兵為先足兵尤以清源為要欲關寨足守而不稽之衛所是猶緣木而求魚不可得也已經節奉督撫方略稽考軍

戚少保年譜 卷十

佐緝捕逃亡至於內地之城守邊關之樹藝皆內治餘事而科斂打點等弊悉為內竊不可不釐蓋私斂必起於公斂公行而私效之本職任事以來遇有公務費用必不可已即官為處給差委文武官員公同幹辦不復科斂於下庶人無竊取軍受實惠夫事有因革政宜損益本職猥以愚瞽力為擔負凡有措置已見施行查照各款附錄外有議而未行事宜未敢遽已合行一併開報一積錢糧查得師行糧從勢所難免如不參酌虜情無故空行不惟錢糧有糜費之繁抑且士馬受

奔馳之苦非計之得也薊鎮以守為主邊長人少屬夷近逼牆外故無論四時俱不能一日缺人乘守十一路主兵各照信地止支月糧原無行糧料草並非變主為客伍標標兵無事各駐軍門撫院總兵二副所居城內並無差遣支費行糧春秋兩防客兵到邊各照信地俱係百里之外行糧草料自有常規其本鎮自三年三月到任以來節次開過逃軍月糧布花減過入衛官軍省有錢糧逐開於後惟請加討南兵九千餘名月餉派於各項節省內支給今將本鎮兩防照舊分布隨警摘調以

戚少保年譜 卷十

省行糧事宜合併開悉一修險隘薊鎮倚山為險就山築牆延袤二千餘里非不險也第單牆一綫界限華夷水口間斷不接山勢夷峻相雜形孤勢格官少而約束似稀間絕而號令不聯賞罰未及是以人不知畏且牆身低薄山梁脩峻夷虜以聚攻一面而專我以無所不備而寡當早為綢繆之計其臨邊腹裏村落係干民社墩院土堡責任有司今蒙兵部具題之意大率以本鎮之險未完故有此議然薊鎮自隆慶二年以來節蒙督撫方略司部議題奉欽依擬建

空心敵臺兼築偏坡功已九似有屹然可恃之狀誠爲先處戰地以待敵者也謹將修過臺座數目併偏坡丈尺凡事干設險者及已未完事理合併開悉

一練兵馬看得沿邊兵馬不惟不練亦不敢練不惟不敢練亦無兵可練有一二操演之法又皆徒爲文具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其於戰守何益堂堂之計絕口不談以合衆爲迂謀以短戰爲浪說人心膠固習於剽奪自保久矣若不堂堂一戰卽多方設敵便得一勝黠虜以爲誤中非眞勢力

戚少保年譜一 卷十

九

不敵必不革心斂畏自職任事以來始講堂堂實戰之策授以戰兵搏鬪之具不惟士大夫之議不合部將士亦多腹誹之而不以爲然也向以臺工方興主客官軍無暇及練雖並行不悖實一暴十寒今秋罷工以來始得通行教習必求堂堂一舉庶可爲數十年幸安之圖所據行過訓練行伍分定援兵議擬賞罰等事均與練兵事體相關合行

一併開悉

一整器械看得薊鎮自隆慶二年以來緣創造戰車請發官銀四萬餘兩共建大小車計六營共一

千一百九輛輪輻相望轅衡比肩眞所謂運有脚之城策不餉之馬無往而不利者也至於隨車郎機火礮等器禦虜虎蹲礮大將軍等項威力頗雄比昔拒虜之器止於弓矢鎗刀等器大不相同共十一路各標軍士執把軍火等器俱經逐件更造新堅鋒利每一火器配有各色什伍分別備征操演等項又較虜人所用器具長短遲疾爲之稱干比戈務求先發制人之算通行給用各有領狀附卷外且內多舊器改發不煩官帑所謂化無用爲有用費省而功倍者也所據車輛器具等項合行

戚少保年譜一 卷十

十

一併開悉

冬十月策議駐守事宜

近該閣部議共十四款除應職具冊外有不敢越俎如明應援該職看得宣大遼保之援節年題奉欽依事例臨行調度宣大自有軍門木鎮有難預擬遼保之援卽薊鎮軍門所得總攝隨警策應當奉帷籌本鎮卽十一路之間隨賊向往相機戰守皆候督撫方略臨時議擬有難遙度不敢擅議如處京營係在京禁旅臨時請旨定奪該職往日任京營副將亦有愚陳先任福建因詔求直言每有

拙稿今俱不敢贅陳如開屯田自有屯田御史管理衛所皆徑聽查比徵收如理鹽法自有巡鹽御史專管開支銷俱屬有司職並無統攝無憑修舉如牧胡馬係宣夫山陝遼東夷情本鎮不通互市固閉關隘並無胡馬牧行外惟申駐守一款該職會議看得薊遼去京不遠一牆之外卽爲屬夷苟或拒堵不前動致震驚輦轂東之漕糧西之陵寢又皆重大之寄不容少緩殷鑒不遠畫策宜詳近蒙閣部議設本兵大臣二員坐鎮通昌誠得居重馭輕之意其合用兵馬應候軍門裁示未敢擅

戚少保年譜

卷十

五

擬但芹曝一得之愚有不敢不申言者昌平一鎮係屬軍門統轄倘彼處有警昌鎮兵馬卽應屬之駐守大臣該鎮總兵卽應聽大臣調度爲主兵而所屬各路邊兵爲翼通州叅將官軍卽屬通州駐守大臣爲主兵而保定總兵提兵入援亦必先到通城卽聽駐守大臣合爲一枝兩處各有萬餘勢匪輕小如賊果近昌平則以昌鎮之兵爲正而密雲標兵爲左翼宣大援兵爲右翼遼東之兵以次而進賊如犯通州則以保定人馬爲正而昌平標兵爲右翼密雲標兵爲左翼宣大自西策應而東

遼兵自東策應而西本職督兵不拘賊在薊鎮昌鎮通州願認居中衝突隨勢向往如果深入內地逼近都城則昌鎮大臣專守陵寢通城大臣專保糧餉未可輕動以薊鎮督撫本鎮之兵直衝其腹心遼東總兵統兵爲左翼宣大總兵統兵爲右翼與職犄角務決堂堂血戰此所謂恃吾有以待之誠萬全之策也

呈請參謁閱視進止

竊照大臣初出職等皆有參謁之典境內將官皆有迎見之規茲行也將士各因營伍在邊在臺跬

戚少保年譜

卷十

五

步難移惟進止號令是守所謂君命有所不受時也及追戰之際旗號金鼓俱在行伍誰敢少一人一馬必不能撥發迎送俱關大臣禮節不可不爲預圖况職旣不得赴叅且臨到職又旣繫軍前營門之外不敢擅出柰又照此舉乃數十年未有人心正屬觀望以決是役必如臨陣一般實守實戰乃可若上下體悉不罪職狂妄專恣因而明節制肅士心收萬人一心之效乃在此舉若上下嬉恬仍襲舊套以致令撓事擾因而壞節制散人心將數年之勞棄於一旦亦在此舉况軍中事體於大

臣之出禮節儀文不無背馳倘議不同可暫輟閱事奔走而奉迎大臣也乞先會明依期到牆子嶺詣宿臺上閱看操臺實守之法俟烽火報至即隨車營徑來馬蘭隨軍親視實戰之法俟至大安口事畢職與大小將領謁於行次次日領賞畢請同到三屯營或遵化自後照常行事各將官照常叅謁迎送乞會大臣各出一檄禁約使諸將有所遵守也

合練全鎮兵馬實守實戰條略

竊照教練之方技藝易熟而難精人心難轉而易

戚少保年譜

卷十

三

惑今練習技藝之術不過歲餘收効何待數年有成但薊鎮以守為主而邊牆守具疎簡修守事繁版舖爲急故自職任事至今節該督撫題奉欽依築臺修邊剗坡繕城加以邊軍原有撫賞樵辦之責是以未得盡練先將設立五標練爲車騎馬步等營以爲東西應援隨賊向往之用近於隆慶五年始蒙議允稍減工作兩防月練三日而十一路精健馬步俱亦頗就行伍但標路主客爲營計三十有奇而將領之數亦如之其分合之法趨援之方守臺守牆賊攻我禦之略及一應執把擊刺軍

器之具固雖一一授成件件給備各車皆已習用緣向日止是小操分操俾先各諳其業而場肄之聲容每紊亂於臨敵分教之縷析常絲棼於合營又以眾寡不同而合教之道未舉是以從來操演官軍每不効於出陣蓋以既未試於真境抑且人心難轉徒飾貌觀故力奮而不齊勢分而不屬職此故也况薊門二千里之邊十餘萬之眾邊長兵寡無所不備五標十一路兵馬分置擺守相去頗遠必須實如賊至試真守真戰於臺牆之上必士卒真有能戰之勢而後可期固守之安則合戰之

戚少保年譜

卷十

三

教又所難遺否則主客將領三十餘枝聚則何所次第行則何所後先車騎步三者何從而更番迭出地方長短廣狹險易倉皇何辦皆當預試俾其習熟然後可用苟爲不然職數年之功竟作虛幻杳冥而臨時之際仍前張皇錯外無所措手足矣今仗本部院帷算之下稍已成格相應真實試演以收實効夫職方寸報主之誠固盡心盡力願殫竭圖爲以奏膚功而彰明効矣第事體重大非仰仗明威指授何由得圖萬全職復思督撫移鎮於臨邊兵馬列守於營寨牆臺烽火之舉動調度合

戰之聚散萬一誰傳之言布滿道路流播都城不無生擾仍乞預為題奏通行曉諭以免阻撓邊方之大幸也除通閱戰守調度防範各項數目另行開摺呈詳外所據校閱緣由合行具呈伏乞一面題奏一面乞將摺內條目特賜裁酌早為頒示以便刊布通行令各該標路主客將領及各該戰守人員一體遵照曉諭各軍兵遵守施行

合練約法

一馬蘭谷副總兵楊鯉宣府入衛遊擊楊振充塘馬官專管糶賊塘馬其塘馬即以楊鯉下援兵楊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五

振下入衛兵盡數充之而副總兵司其號令調度進止衝戰時躬自領來敵陣

一管南兵將官西路附密雲車營而行東路附建昌車營而行

一應調東路只行文史綱應調西路只行文張臣而二協速調所屬向往差遲號令則二協之責諸將不遵二協者罪在諸將

一凡調車營即原配車內馬兵同行並不又開馬兵等字各路原不在車人馬不必動

一調路營則只各路主客赴調車營及車內馬兵

不必動

一調標路軍馬則車營及各路馬營盡數以行

一密雲左右石匣振武四營總稱密雲標營四字則四營俱依令行並不分書

一遵化左右建昌車馬四營總稱遵化標營四字則四營俱依令行並不分書

一凡各路援兵只稱路營主客俱在內並不分主客字

一凡各標只稱標營車馬在內並不分車馬字

一稱西四路則石塘古北曹家塞牆子也

戚少保年譜

卷十

五

一稱五路則馬蘭在內

一稱東六路則山海石門燕河臺頭太平松棚也

一稱塘馬則楊鯉楊振俱在其內

一稱標路二字是舉一鎮車馬標路主客俱在其內

一西路主客援兵地平為一大營乃四營也如不足四營則三營二營皆可合為一營東路亦然占

險每三部為一營

一四營合各以左右二部為外層中部為子層外層主客將官分主之子層各中軍主之每營為一

面
 一三營合以二營自前門居中分以一營在左左部至左前角止中部為左牆右部為後牆至後門左止以一營在右右部自前門居中分在右至右前角止中部為右牆左部為後牆至後門右止為午層為區營又以一營居中以左部在前一面右部在後一面中部一司在左一司在右為子層亦區其各雜流為中軍將官各照本營主客分認一面一二營合每營以一部當一面俱自中門分以各中部合為子層

戚少保年譜 卷十

三

合練申令

一應出口哨夜照舊出口架礮
 一墩烽官軍上墩聽候傳報烽火
 一十一路粧賊塘馬且於各家丁援兵內照先操臺牆之法撥出口聽候惟馬蘭路援兵一部家下等項盡數出口聚攻平山頂東西牆鮎魚石關一帶
 一二十二日寅時自平山頂烽墩起左右分傳烽火一次石塘嶺古北口曹家寨應援馬軍及在彼應援標兵俱見傳烽至便由大路先赴太堡莊地

方等處向馬蘭口路分割營聽候又不可東下太遠恐牆曹有事返應不及須在牆子嶺順路之口若離東來路頭稍遠又恐賊入時馳援不及此當活便一面差人於鎮虜營邊上擺設三里一撥探瞭烽火其牆子嶺與窄道共路且嚴加乘守
 一山海石門臺頭燕河與遵化建昌各標兵但見傳烽過與東路相連就起營到建昌等候差人於冷口瞭看烽火
 一惟馬蘭谷傳烽火起各路烽火通照馬蘭谷所傳接傳去只傳一次乃賊初到邊下也各路將

戚少保年譜 卷十

三

傳過烽火時日或晝或夜旗火數目聽本路主將提調通報督撫鎮道副總各衙門知會報內不許差了烽火旗號時刻數目誣枉不小各官務要仔細看過或寫字誤書掣來以軍法從事違者發撥馬飛傳將兵皆知馬蘭緊急且不可動照舊各於信地牆頭上守戰
 一二二十四日早塘馬攻戰一次於鮎字西四號臺空作登牆狀本鎮統領南兵為前列家丁在中左右營馬軍在後假如原駐正關不意賊登前處乃部前兵馳至山下仰攻其機不書賊敗出牆兵收

且守牆上俟賊遠退狀收軍向下行器向後刺至山下馳平地方合營查功

一本日申時攻打平山頂西空做賊入狀本處東西烽墩連扯旗傳烽二次東西各標路車馬援兵探得連傳或旗或火二次盡數馳赴信地西係馬蘭東係湯泉

一西四路營馬援赴石門驛東六路營馬援赴大安營俱照欽限一百五十里馳來合營

一西五路尖夜貼練步軍照原定營伍由邊趨馬蘭營關一帶暫住

戚少保年譜

卷十

五

一東六路尖夜貼練步軍由邊至冷嘴頭沙波谷一帶各城內暫住

一二十六日東西路南兵副將遊擊各統南兵李超則馳赴馬蘭合調到西四路尖夜並貼尖步軍聽令楊文則馳赴冷嘴頭合調到東六路尖夜並貼尖步軍聽令

一所在尖夜步軍俱聽東西路領南兵副將遊擊總督提調守備一體遵奉調度進止違者以軍法從事

一二十七日平明賊開營南搶移劄湯河我兵車

馬盡數黎明起營移到魏家莊西南全鎮會齊

一劄營進兵皆以三屯標下兩營分左右總鎮統之以充中路當鋒

一密雲兩營車平行列為兩路行營到時居總鎮之右地勢隨便相去一銃所不到之地地狹稍近關稍遠

一遵化建昌軍各為一行營兩營平行到時居總鎮之左地勢何如照密雲兩營列行

一路營援兵每到應該劄營處即挑壕

戚少保年譜

卷十

五

為前面曹家寨為左面古北為右面石塘嶺為後面三營則在前二營為外面末後一營為子層共合一大營若未到齊之時各自為一營

一東六路主客兵到合營地方有四營則石門寨為前面臺頭為左面燕河為右面大松二路為後面三營則在前二營為外面末後一營為子層共合一大營若未到齊之時各自為一營

一各營號令無賊時起止向往下營列陣晝夜守禦聽在前之營為主在後之營一依號令而行賊至各聽各面將官號令攻打卒然遇賊以有賊相

近之營主號令各面各將亦有賊犯則一令而行無賊所犯者不必舉動以耗人力火力也

一塘馬到湯河作劄老營狀標營三標六頭併列輔重營在後即時追至湯河大戰

一塘馬於湯河戰畢分爲三枝一枝伏石門南山一枝伏李官屯一枝南走小喜峯口俟我兵追戰過湯河南一半路伏起衝戰

一戰畢下方營掌號笛發放而賊又自山外衝入我先發南兵伏在營外夾道俟賊到車前酣戰時南兵伏起交鋒塘馬作敗狀退出口子再不復回

賊少保年譜 卷十

臣

一本日晚車營劄小喜峯口各照地方西路馬兵移到石門東路馬兵移到湯河照地方各哨自爲一營互相犄角

一本日去賊十里之內塘馬發一千名前來遶車左右前後索戰車營緩行賊遠一里餘我兵不應只管行如至五六十步一面行一面發銃待我兵行至賊大營一里之內賊來急攻照常操大戰賊退稍息將行營下定只是然銃放火箭攻逼之粧塘馬做敵我不過之狀又做人眾緩行之勢車營亦行待行數里外過小喜峯口相迎賊馬做過不

及之狀車營三標齊列通戰不止塘馬作四散奔山逃命之勢車兵各擇地下方營大約每營相去一銃不到之地

一二十八日早塘馬由水門口進入劄營整眾我軍報賊由水門口入苗頭向大安口出各營將領俱赴總鎮營中會計畢追賊是日三屯爲前鋒二車營並行遵化次之二車營並行密雲又次之二車營並行西路馬隨後東路馬又隨後輔重營在馬後其馬兵行營每一營三部卽爲三頭西路不拘幾管俱營頭平列東路行在西路之後路頭俱

賊少保年譜 卷十

臣

同

一步兵沿邊牆來此大約也若遇陡山斷崖灣環路遠之處不妨下山離牆取捷馳應但遇見賊馬便登山傍牆臺依險前進未見賊時不必拘泥一西四路南兵步練尖夜無馬之軍俱以南兵爲首次馬蘭次牆子次曹家次古北次石塘東五路南兵爲首次松棚次太平次燕河次臺頭次石門不拘軍之多寡每路尖步爲一段行戰爲一陣列或本路軍約其多寡司局不同自爲三頭平行務相連接由冷窩頭登山西由大毛山登山俱依附

牆臺隱伏旗號向賊所出大安口來近口各劄於臺內併牆上偃旗息鼓坐待虜折牆出口一半望見自南來大兵俱至卽於臺上大張聲勢吶喊放銃截拒不許再放賊馬過口

一車騎主客各營二十八日早追賊向大安口行至大安口營城車止照行營三節列之居督撫其中爲老營南兵步行標路北行仍騎馬聽放礮吹擺隊伍喇叭點鼓車內馬軍各爲一路而出東西路馬兵盡數急馳俱到大安營城北一字列陣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東哨密雲標營居西哨路營每一營主客將官爲一頭立爲一路各營家丁護將官爲一簇當頭領鋒西四路營列於西東六路營列於東南兵爲前鋒各營俱去南兵十步每營左部在前中部在中向前策應右部在後專備後面之賊凡陣一字列一營盡又平接一營仍俱騎馬點鼓緩行中部去左部三十小步右部去中部三十小步一約可下馬時聽中軍放礮三箇我兵下馬塘馬吹威築回頭凡我馬軍前層中層馬俱牽在中層之後後層馬牽在後層之前每火兵及第三伍一

名拏馬每人拏馬五匹立定不必前去每馬一隊直畱一空待後層兵穿過

一虎蹲礮大將軍火箭車俱出南兵之前緊緊相聯擺下

一賊衝來先小銃次虎蹲次大將軍火箭俱聽號銃舉放

一賊收各軍步追一字向前追至大安口關相去一里之地虜馬盡數返戈死戰我軍盡力作殺砍狀賊做敗盡我軍俱追至牆上聽鳴金收隊伍

一收隊伍除南兵外北軍仍爲三層聽轉身喇叭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收至馬邊各軍聽吹吶囉上馬大吹打各軍歸原營

一操演之時一路內倘或真有賊警竊於別路乘虛而入但百名以上卽舉旗火左右挨傳台馬蘭分數者爲習操但係別路分數卽爲眞警盡馬蘭兵馬見在地方必無他虞惟各路兵馬調來空虛其墩烽當以此辦之

一諸路官兵赴閱之時各路不無空虛誠恐奸細預將日期漏洩臨時或有意外之虞卒然竊發兵力不支拒堵無及不可無慮合無先飭各路將領

各營官軍除應援兵外其餘不拘馬步盡數上邊分投擺守在臺者不係應調之數不許下臺畱守將領用心督備以防不測仍行各路將官嚴諭尖夜不許泄露閱期其該防尖夜內多選老實之人先十日遠出住哨只待閱畢仍回各路方許進口一各軍自調奉之日俱要將軍宿野其炊煮樵汲之具兩夜之備俱令預行辨足臨時缺乏查照所欠自將官以下挨次連坐

合操營陣說

一操馬營衝圍

威少保年譜

卷十

三

總計六標東西各路共為哨十三初一日早各車營俱掣南山下仍照教場劄營訖馬兵盡出車三屯左右遵建太馬石七營列於教場東前一行三左二行三右三行遵四行建五行太六行馬七行石密雲左右牆石古臺六馬營列於教場西前一行密左二行密右三行牆四行石五行古六行臺一操馬兵自南向北看先三屯左居左之西三屯右居三左之右遵居三右之右建居遵之右四營每部一頭共十二頭平行為第一段行盡馬蘭三部每司為一頭六頭並行石塘居馬蘭之左古北

在石塘之後燕太在馬蘭之右臺頭接燕太之後每部為一頭與馬蘭六頭亦共合十二頭平行為第二段西列四營轉頭向南遇中道來接轉頭向北密左居密左之西密右居密左之右牆子居密右之右石門居牆子之右每一部為一頭共十二頭行為第三段

一行向北遵教場後山上過由教場西河邊直到南山下前十二頭轉身向北正對教場大臺鳴鑼坐候塵息聽吹時囉起身塘馬報虜賊不知其數正衝我兵而來急照圖搶方營每營左右各為外

威少保年譜

卷十

三

層中部各為子層左右遵建為向北四營平列各為方營石塘為左面北接三左古北為左面北接石塘燕太為右面北接建昌臺頭為右面北接燕太各以左右部為外層中部為子層馬蘭為中營六奇俱為一層密雲左右牆石為後層南四營平列左右部各為外層中部各為子層營定賊預伏四面齊衝我軍鎗礮輪放次火箭次虎蹲完即出殺手照常操例殺手步戰完即出子層馬兵追戰完收畢各聽令坐息

一請令列三疊大陣血戰十三營各將標兵先隨

本府南去各占地方立定從南頭各營分搶地方
向上列為三層照大安列行戰同只一二層追戰
如令第三層不動前而正戰將畢之時賊馬由後
面發衝我第三層兵就向衝之十二營中部兵即
返身向後應援前後賊敗收隊大吹打收營仍為

三層再聽令點鼓徑歸劄營地方
一操南兵迎敵

一行營十二頭行列三疊陣以二部鳥鎗為第一
層又以三部鳥鎗為二層又以殺手三部為第三
層又以殺手二部為第四層照常衝戰衝戰畢請

戚少保年譜

卷十

下方營

一方營八部為外層每層二部中門分起角上止
第二子層每一部為一面兩把總分門起第三子
層每百把總為一面下方營樵探發放俱如例
標車行營衝陣地方

左營西轉向上西面臨中運東界
遵標西轉向上 建標西轉向上 遵輔不動

右營東轉向上東面臨中運西界
密標東轉向上 石標東轉向上 三輔不動
布置方營地方

三左營當中運東西分共二十四丈
遵營在東西面去左營東面十二丈
密雲在西東面去左營西面十二丈
三右營南面之中對左營南北相去十二丈
建營南面之左對遵營相去十二丈
右營南面之右對振營相去十二丈
南兵營入中中北對左營南對右營東對遵輔西
對三輔

遵輔左中南對建營北對遵營西對南兵營
三輔右中南對石營北對振營東對南兵營

戚少保年譜

卷十

石營相去十三輔相去十密雲

標車合營式
三石相去十南兵相去十三左
丈二十去 丈二十去 丈二十去

建營相去十遵輔相去十遵營
丈二十去 丈二十去 丈二十去

各營相去各十二丈如營有大小不同或地有險
阻即多數丈少數丈亦不防但要外面四方取齊
或隨地形亦聽其便

閱視至湯泉合練諸路兵馬車營軍伍戰陣之制時汪公奉詔行邊視師家嚴合十六萬之眾連營數十里召各路將領悉合練於湯泉於是首舉烽燧山谷響應不移晷而關塞悉週臺牆耳目自申令而一新矣次出車攻或合戰或出奇或遮前或轉後險易各宜有迫奔有迎擊有扼塞有邀截步騎互用部伍營衛以守而為戰矣次發火器雷電交作一發機而無堅不渝矣次列步戰臂指相聯主客組練番休以裕其力相衛以成其功一鼓勇而爭先嘗敵矣次用馬戰馳驟風雨人馬相得縱

戚少保年譜

卷十

堯

橫原野進止歡騰而歷塊無險矣次操臺牆則依險乘高雉堞皆可用武攻禦不越常埤藩籬嚴設而制勝在我矣比課諸將皆七尺自負以肩國家較諸兵士則分數刑名各司其局躬入營壘則車騎卒伍各程其材驗諸器械則弓矢礮石千櫓戈矛各程其用履諸關隘則樓觀亭郭居然百二金湯登諸臺垣則山海間枹鼓相聞十二路旌旗雲列歷諸城堡周覽闔閭則署有餘舍神有壯宇民有窟居幕府有左右標輜重無缺奇兵有營武場車廂咸飾遠戍新伍之區莫不秩秩如也其間守

文者什七用武者什三兼資並運一皆本於忠愛之心夫非干城社稷而鎖鑰疆場者乎且屏翰有年勞績久著於是使者銘石燕山以紀功績而且疏請久留勿他徙云

先是家嚴自嘉靖庚戌部民兵戍薊知邊事狀謂九邊當有重兵乃可稱雄宇內丁卯奉穆宗皇帝召自闕浙鎮守入忌者置副京營尋出總理因諸邊起薊踐更遍察軍情虜狀戰守胥無足賴乃疏建騎牆空心臺復陳邊事得失更議創車為戰五兵長短以配必求與虜長者習之有條約實紀授

戚少保年譜

卷十

早

將吏桀狃故習者謂虜不可敵兵不必練車馬不相及臺牆不足據羣議闕然聞於司馬門越五歲議乃寢邊士咸移所習始知足賴為固蓋具設而勢重故也但兵未合練擬以壬申初冬合練於湯泉適朝遣使者閱視以欵人侍郎汪公暨職方郎左公天津道楊公從總督劉公巡撫楊公陪密雲王公薊州徐公永平孫公諸道咸集而薊之諸將悉破前弊皆効情實願請當虜一戰宜如對壘而練之使者曰然乃先閱烽火不移晷而千里遂拒牆下如平日牆操狀假為虜將入次則內犯狀集

全鎮標路車騎如期赴敵次以車騎大縱野戰次為夜戰次為虜將出口狀諸步卒拒於牆俟其出截擊之凡標路騎兵但下馬步列若為孤注殊死戰其有奇兵南兵則機秘不使之知閱竣大飲使者同督撫前坐以下左右之置家嚴於賓席謝不敢當使者曰是將天子命以待有功者幸毋固辭乃自引於側大酣而罷是閱也兵士以十萬計車營九將帥自副總而下材官以上無慮千人乃賦詩以紀之云使者臨關日擁旄天威咫尺壯神臬指揮乍結車騎陣戰守還憑虎豹韜萬關凌霄金

作壘五兵飛雪玉為刀年來槐博君王寵幸有邊愁識二毛

十一月上政府大閱事蹟

閱視事自十月二十二日傳烽二十三日操臺牆守禦起以及合戰於原野追戰於關口是日貢夷適遇見之又操閱於教場車步騎諸營伍伎倆軍器無不運事陳列俱經奉閱訖諸將乃蒙閱視大加宴賞鼓舞至馭本職賓禮職雖竟不敢當然破格榮寵誠出望外敢不西向仰戴天恩惟有竭力邊圉庶少稱塞於萬一耳其馬蘭起直至大安口

諸臺險已經宿閱三日十一月初八日乃往賽谷子溝口外二十里柞子庵看所創外險登臺閱歷無處不至又由潘家口邊外過喜峯等處而中鎮馬松太三路閱完又十一路官軍就於十一日部司各道併天津昌平二道一齊分點比較武藝對驗腰牌兼散欵賞并無虛冒各委官徑自回報閱視訖本月十九日閱視由內路往昌平事竣計在臘初仍由石塘嶺以及古北曹家牆子密雲閱邊畢仍由內地徑至建昌燕河臺頭石門山海各邊關過度歲後出關向遼本職自入薊數年以來仰

奉碩畫雖百務修創似有章程但非今日合操一舉猶未免隔靴搔痒耳况職援枹二十餘年亦未見十萬之眾諸路固皆分數中心實屬恍惚近得共集連營始知十萬作用又似稍有帶悟乃信邊事真有可為今於大同小異中再為調停須用醫家倒倉法即可為畫一之策此番經制一定永不更張則衛兵可遣兵額可執戰勝守固如持左券矣大端入衛兵既罷必用加主兵馬匹以路為額以標營搭配每一路並標合一車營一馬營共為車營十馬營十每一路軍尖夜步練等選擇領馬

務足其數不領馬者運車仍添戍南卒每臺二十名上下將邊臺專付之以圖固守乃長計也惟有練兵一節標路將官心痼不轉任是耳提面命畢竟視爲末務至有言從來只是與虜遠遠射箭挑濠而已其學武藝廝殺不成且略學之應官府等語本職數年以來極力優遇將領人心頗感只此一番操練已行鄉及叅遊嫚罵督責不少假借數年之情一旦廢盡感者畏之畏者怨之眾將始知毫髮不容以僞耳今奉明勅內開各邊文武諸臣與有修攘之責果能真實修舉著有勞績比照擒

戚少保年譜

卷十

呈

斬事例重加陞賞如仍踵襲故套搪塞誤事卽照失機律例從重擬罪今除比例分別等第通呈閱視及軍門轉題外若不盡治一二卽諸將之念斷不肯轉移練習之事終不可入殼此轉弱爲強罷客兵大機括所係也再照九邊之軍計六十萬可兩倍於虜今兵益不足而虜益日橫每入則無兵以支豈無其故哉豈終不可爲哉若必聚三二十萬在一處與處處有三二十萬軍自占以來亦不能也以職思之只是分而能合茲欲無所不備而又不致無所不寡彼虜倏聚而十數萬我亦倏聚

而亦有十數萬未必無策惟斷乃成况逢少主英明恩臺曉暢邊情明如觀火譚汪等在本兵劉楊等爲督撫名世之才濟濟當路又俺酋等以互市糜於北土蠻等以先聲奪於東此千載一時也倘破格一處東警則東合而成十餘萬節制之師西警則西合而成十餘萬節制之師既可與虜堂堂相敵庶乎短刃接戰之後人情大定士氣已奮虜膽已寒然後惟吾所欲爲邊塞可以久保安靜而慕南當無王庭矣職不揣非其人緣經此大閱得視兵勢中機括一念捐軀竭力報主恩報知遇之

戚少保年譜

卷十

呈

忱不能自已乃敢發大難之端少備一擲而已呈閱視乞題建完原議臺工邊事至於今日悉知空心臺之創爲守邊千百世之利但自鈞臺行後僅得九百餘座遂以姑恤人言輒止所欠不過一二百座則成全功矣阻於九仞固爲足惜尤恐他日失事皆未完之空也萬一猗虜乘空得入人將謂臺不足恃紛紛歸咎誰與辯之何惜一簣之功而遂費數年之勞於無用之地乎此職所不省也設使果念軍勞停此而不爲猶可却又此衙門稱修倉厰營房彼衙門稱修偏

坡水口一軍而二三處徑調不惟將官不能主並
軍門亦不得主軍工愈多愈勞誠可痛哭伏乞趁
今閱視有險阻之責煩題原議造臺三千座已又
減議五百座今二鎮止有一千二百餘座除昌鎮
外薊鎮空隙尙多所少不過二三百座主客官軍
盡數派臺務要一防全脩疎隙大約以二百座爲
率通行完報以後再不倣臺秋防休息操練其有
別工於二年取次興舉此薊門必固之守萬鈞千
繫乞蚤題請以便申飭版鋪之務

十二月巡邊至山海關陪閱視少司馬汪公大中丞

戚少保年譜

卷十

望

場公駕部左公任公憲使徐公王公同登山海關之
觀海亭登關城樓各賦詩爲適

賦觀海亭云曾經澤國鯨鯢息更倚邊城氛祲消
春入漢關三月雨風推秦島五更潮但從使者傳
封事莫向將軍問賜貂故國滄茫看不極松楸何
處夢魂遙

賦關城樓云樓前風物隔遼西日暮憑欄望欲迷
禹貢萬年歸紫極秦城千里靜雕題蓬瀛只在滄
溟外宮殿遙瞻北斗齊爲問青牛能復度願從仙
吏授刀圭

是月除夕同駕部左使君薊州徐使君檀州王使君
集民部侯使君署中爲賦度歲

賦云絕塞無烽紫氣浮一時軒蓋愧同游使星天
地看仍聚子夜招尋醉未休臘盡忽驚雙鬢改北
來已是六年留丹心不假殘杯力笑倚空庭拂蒯
緱

附創修灤陽驛記

今之驛卽古之郵也郵以傳命走兵符也而飭行
厨以供節使以承官輶以柔遠人往固亡論國初
尤重馳驛朝給符驗一二道不等以彩繻爲之組

戚少保年譜

卷十

望

兩赤鬚於上作急馳狀前書聖旨所以防濫冒而
肅供應也二百年來文教日盛法禁日弛士夫廩
俸日薄往來道里中繻符有限乃書字號於關楮
取給於驛傳人得而用之達諸天下無撓者其後
奸宄生而弊滋甚卽士大夫私橐一槩藉此以轉
於家雖以下條行其輻重肩摩輒百扛嘉靖間權
貴柄國賄賂大行絡繹相望而驛始疲昔費百金
者今費數千費千金者今不啻數萬矣諸省郡邑
有編戶者每驛數十戶每戶分日以十數計遇有
火差十數日而後竣至費千餘金海內虛耗民不

聊生此其最也世宗聰明天啓末年知權貴之弊盡發其奸與天下更始繼而穆宗履祚方新軫念民瘼不置兩朝先後柄國胥賢大司馬加意窮民首嚴驛禁大中丞王公理禁獨嚴監司上下莫不敬事無問他所卽鎮驛有歲積數十緡者有羨足再供一歲者若今灤陽驛其一也驛在三屯鎮城西里許自昔總兵駐師地又其西通道化縣御史大夫弭節焉再西則薊郡漁陽康衛矣其東至建昌等邊營東北至喜峯口乃勝國屢出山後等州路我朝三衛夷人貢市所經必中灤陽館穀而去

戚少保年譜

卷十

四

返亦如之其驛顧不重歟奈驛圯廢不知何年所存壞堵數丈規制亦狹隘茲已創舉車營及間閱邊伍肇建塞臺振新有次且也天威遠揚諸夷款順邊鄙幸以不聳乃率左右二營史君宸馬君承恩吳君惟忠誠諸部士鳩材塞外依山澗以陶磚埴工方肇舉會監司孫公過之謂予曰此有司事向已謀之何獨累士伍與二三偏裨將軍邪卽傾金若干緡佐匠作費且命遷安尹趙公勸士士競勸工始於隆慶壬申仲春迄仲夏前後僅百日所砌正廳三楹退居三楹左右廂六架前廳左右廂

稱是其儀門角門大門鼓樓悉具凡驛舍一所共十二間吏居三楹土地祠一驛面景忠山稍偏西登門數級至儀門更數級高亢當陽青山列障巍哉爲東郵第一驛舍也欲顏廳事以皇華之類嫌於襲故偶雨中檢杜集得輶軒有喜主客相安句遂題曰輶軒有喜云

戚少保年譜者編卷之十終

戚少保年譜

卷十

四

戚少保年譜者編卷之十一

閩嗣祚國彙纂

緹嗣昌國集錄

廩嗣報國詳訂

庠嗣興國參較

萬曆元年癸酉家嚴四十六歲

春二月掣子谷捷

是月初十日虜眾乘夜攻牆竊犯掣子谷督帥官軍拒堵斬獲酋首三級餘虜負傷而遁總督劉公應節疏稱總理戚某文武兼資才識相合普眾則

戚少保年譜卷十一

捐身報主精忠可貫乎天日治兵則轉弱為強訓練真動乎鬼神雖撤防不忘戒嚴虜常在其目中每當機必授方略事皆運於掌上足稱振古之名將無愧萬里之長城功當首論部覆欽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

請增空心臺疏

竊惟先議沿邊計築空心臺千二百座宿兵貯器戍守有常頃點虜睥睨石門再至皆敗遁而北此其明驗已較著也但灤河以東居庸以西若松棚諸路其中尙稍有間缺大約增臺二百座始為完

工臣請以一防為期往者分工取數寡而責效眾

今則分數倍昔而乃以重舉輕往者給價有差每

座多則百兩今亦倍給使之採辦有資此以佚道

使之雖勞不怨矣往者臺二百座計值不下二十

萬緡今雖有加不四萬而足仍行山東河南二省

取解節次薊鎮民運折銀各二萬兩辦此有餘事

可立濟倘以春防已深秋防伊邇今歲以班軍分

應諸役期來春一舉而畢其事也疏上得俞旨這

增建敵臺依擬著解發銀兩併力修築務要堅固

如法足堪守禦

戚少保年譜卷十一

議改古北曹家將軍營三提調信地併添設喜峰關提調駐防李家谷

薊鎮將領防邊一切戰守事宜具已備載條約豈

止三令五申但積習之弊已成膠痼即如信地撫

賞二事屢經申飭而各路將領未見著實改圖如

古北口提調議令駐劄司馬臺曹家寨提調議令

駐劄黑谷關將軍營提調議駐劄將軍關已經頒

給明文至今尙駐原地不日撫賞鞫糾則日修守

未遑似此支吾均屬誤事又如撫賞一事屢經明

旨革免軍士採辦俱出官帑無非欲將領躬親撫

賞以重事權不許提調干攝柰何多因文法拘縛以錢糧易于染指將官雖各親自撫賞其實遊嫌仍推提調卽有親行撫賞者亦提調先當其難前督撫題奏疏內已備悉弊端矣今爲懲前慮後明白定擬提調駐劄地方仍改填職銜將古北口提調卽改稱爲司馬臺提調曹家寨提調卽改稱爲黑谷關提調將軍營提調卽改稱爲將軍關提調不許再入營城迎送官府該營止聽管操官答應不許責成提調凡全鎮二十六提調係稱營字者俱一體改爲關字使彼自知職在守關自不敢擅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三

行避難輒棄駐城而入營城也其撫賞一事遵照節行明文務要將官撫賞並不許提調干預有提調處所止令收管撫賞錢糧職掌庫藏簿籍而已提調既與將官各分駐守如古北則有潮河川提調居住近關又有中軍夜不收官俱可兼理錢糧夷費何必遠留古北提調也又查得喜峰口原屬太平路所轄四提今分二路喜峰路新設參將不設提調雖係省官惜費之意但各路俱有提調二三員分管便於責成惟喜峰當貢賞極繁之地既有將官統領於上未有提調分理於下殊覺事體

難行且遊擊陳忠所轄董家口喜峰口二關在董家設有提調則文移自有著落在喜峰口未設提調則施措未免壅滯況各衙門文移多行提調轉呈將領今喜峰一路應行何人轉呈似獨遺此一路矣喜峰原爲夷夏咽喉三衛瞻仰之區卽今申明添設提調已屬後期若再俟厝焚而後徒薪不亦晚乎乞將將官撫夷提調駐劄二事併喜峰原革守備員缺推設提調一員照依舊轄地方領事與董家口提調各分其半承上接下而遊擊專管撫賞仍將提調改駐李家口分防一隅則撫夷防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四

夷互有責成而統領分領不復缺員矣
二月呈改大毛山臺牆
大毛山東老嶺起至義院口窟窿臺止計地一十八里牆從平麓外係高山家嚴乃臨邊親自攀登至巔見舊址遂呈改於此築牆一百五十二丈省十八里不可守之邊建臺五座省二十座不可已之臺

夏四月桃林捷

虜犯桃林口督帥官軍出口追斬首虜三級

五月界嶺口捷

是月二十日董狐狸既難等結連東路插漢兒等
陪犯蘆鎮督遊擊王軫分道領兵迎敵各賊力不
能支夷酋董狐狸幾被執當陣斬獲夷首十五級
奪馬五十三匹騾二頭器物三百六十九件巡撫
楊公兆疏略云董狐狸等酋素稱桀驁小則撲人
挾賞大則攻城殺人各為我夷實我賊也連姻大
虜聲勢相倚構煽為患各為屬夷實恃虜也今桃
林界嶺二捷可以見大將練兵之功偏裨同心之
助亦可以見南兵破敵之勇北軍改絃之效雖斬
獲不多酋首脫走然狼狽遁逃足以寒瓊裘之膽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五

舒華夏之氣其獲功人員相應分別優恤以示激
勸總理戚某監軍徐學古宜陞錄王軫等陞賞其
董狐狸等先革撫賞仍設法擒剿或果悔罪向化
或執獻罪人傳報虜警有功另行具奏請復則威
靈並著而帝王制馭夷狄之道在是矣總督劉公
疏稱總理戚某謀動鬼神身先士卒銜枚以進咫
尺臨賊而賊不知真伏機于九地之下卷甲而趨
踴躍用兵而兵自奮如轉石于萬仞之高羣醜立
見其屍橫允矣入牢之虎渠魁僅以其身免危哉
漏網之魚洩十路久憤之人心振百年僅見之盛

舉疏上部覆欽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還陞定
職一級

呈閱視兵餉條議

略云南兵之調原以守臺為主但各路臺有多寡
各臺設有緩衝今為其計合照派過兵數會准密
雲道所轄石古曹牆四路衝臺一百九十五每座
鳥銃手五名殺手五名緩臺一百三十二每座鳥
銃手五名共南兵二千六百十名舊存留中軍旗
牌千把百總教師家丁並新設副總兵下金鼓巡
視高招號銃火兵家丁等項雜流通共官兵三千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六

一百十二員各每月約用銀四千七百五十餘兩
永平道所轄燕臺石山四路衝臺一百五十每座
鳥銃手五名殺手五名緩臺一百座每座鳥銃手
五名共南兵二千舊存留中軍千把百總併新設
副總新留等項通共二千三百五十四員各每月
約用銀三千六百餘兩薊州道所轄馬松太三路
衝臺二百四十二每座鳥銃手五名殺手五名緩
臺一百十二每座鳥銃手五名共南兵二千九百
八十名舊存留守臺千把百總併新設遊擊下雜
流通共三千五百二員各每月約用銀五千四百

九十餘兩又三屯標下練兵教師等官兵九百十五員名每月約用銀一千五百餘兩三路通計每月共約銀二萬五千三百餘兩每年約該銀十八萬四千餘兩又稱督臺千把百總每一人兼管臺丁等因到鎮隨會同巡撫楊兆議密雲鎮南兵每年該銀五萬七千內除山東應解民兵銀八千尙該部發銀四萬九千蘄州鎮南兵每年該銀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兩內除山東應解民兵銀一萬尙該部發銀五萬五千八百八十兩永平鎮南兵每年該銀四萬三千二百餘兩內除山東應解民兵銀六千尙該部發銀三萬七千二百餘兩合行各管糧郎中另收專備南兵支用其管臺千總人數頗少相應量給一丁一馬以便奔馳把總量給一丁差用百總不必加給專照新舊南兵原止議九千爲率故舊兵三千遣回二千照各選補又新募六千連存留共合九千之數及查舊有南兵連中軍千把百總旗牌教師等項定共三千七百餘員名及南兵去後本鎮又募一百餘名故今見有九千之外多九百餘人而議加工食遂至十八萬四千餘兩但今財用匱乏合將新舊兵內挑選不堪者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七

九百名量給路費責令回籍以省軍餉復念素練之兵准加工食一體留分再加查議奏照施行
 八月辛亥子昌國生
 閩臣疏上邊績
 時汪司馬閱視還奏蘄自庚戌虜輒大舉狗鼠入者無[竄]歲邊臣尙股骨潤橐鮮有爲公家忠計者但飾耳目以眩都人聽睹三軍安保一日之驩今奉廟算簡書蘄鎮護陵京務以守爲萬全課功在戰勝上而議者率以蘄事莫可爲乃戚某獨乘間察山川險夷列置臺垣以守卒能起弊而建萬世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八
 之利事牛而功倍焉且武功載載不戰而伐虜謀我得以其間治兵邊備益飭此在兵法非所謂善之善者與夷考其軍數蘄昌主兵原額三萬而今至八萬九千八百有奇且加各路車營暨輜重營內各駝騎步兵一枝共計主客兵十六萬五千六百有奇就近可以聯絡陣隊五張犄角衝擊自由軍容之盛曷以加茲此皆總理戚某百勝起家孤忠徇國堂堂節制之師用衆如寡矯矯張皇之氣轉弱爲強考工而稽部曲華月糧一萬七千分局而定軍儲省歲餉二十四萬立華夷堂陞之防金

城上國洗將士脂韋之習砥柱中流虛心自下詔
謀務出十全直氣不回利害能辭百折奮身誓滅
匈奴勿問家人之產壯志不忘溝壑恒存國士之
風灤東三捷聞風已憚先聲薊北專征計日可收
成績此一臣者艱難不避寵利不居南北十年始
終一節宜加顯秩用獎虜功疏上部覆欽賞銀三
十兩紵絲二表裏陞寔職一級直隸巡按盧公明
章爲議處清軍補役事疏稱總理戚某營路逃亡
數少而行伍充足軍丁勾補克勤而勞績久著部
覆欽賞銀十兩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九

訓練班軍

薊自庚戌之後議調山東河南北直隸班軍更番
戍守第各班軍從來未有盛甲器械而議者亦未
及訓練今邊工已有次第則訓練之事詎可緩也
合將兩防班軍每防內挑選一萬專事操練俾營
制一新技藝精熟庶幾爲可恃之兵矣

冬十月窟窿臺捷

是月二十二日虜犯窟窿臺官軍拒堵追戰斬首
六級鹵獲馬十二匹器械倍而有贏總督劉公應
節疏稱總理戚某恩洽三軍威行諸路設險則勢

壯金湯夷虜莫敢仰視練兵則人歸節制將士罔
不齊心向敵無前收功不戰其發蹤指示之功尤
宜優錄部覆欽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

萬曆二年甲戌家嚴四十七歲

春正月詔陞寔級大都督

總督劉公爲秋防事竣薦揚重鎮大將以裨安攘
事疏云薊鎮不經虜患七年仰遵廟謨一切戰守
之備亦既有次第矣雖文武同心共成安邊之績
而將士用命實爲專閫之權頃謂堵截之功過于
斬獲臣謂不戰之功過于戰勝如總理戚某文武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十

兼才華夷素望貫通古今將略而運用于一心洞
識南北夷情而綜裁乎萬變語戰則有分練有合
練有馬援有步援一號召而車騎數十營雲集於
一二日之間語守則明偵諜謹烽堠深嚴壘貯神
火一指顧而崇臺千餘座鼎峙乎數千里之內治
國如治家二十年心力詎辭汗血之勞治眾如治
寡十數萬官兵聯成臂指之勢虜大犯曾徘徊兩
月而不敢進真不戰屈人之兵虜小犯連侵軼數
次而竟成擒果先聲奪人之氣但承平日久而知
兵者鮮誰能識良工之苦心自文武途分而將權

太輕今始見漢官之威令孤忠猶如砥柱萬折不
回寸心可比精金百練愈赤此一臣者自今日言
之疆境無虞既以奏戰勝守固之効自他日言之
倘諸吏作亂尙可收犁庭掃穴之勲所當破格封
蔭今姑增級賜服以彰寵異者也部覆戚某百戰
雄心萬全勝算會古人之成法而通其變將略迥
邁于一時盡中國之長技而用其尤威武遠聞于
諸虜步騎車分合縱橫成十餘萬節制之師牆臺
塹危聳聯絡壯二千里金城之險戰勝守固納款
若得于先聲掃穴犁庭觀躐足優于後舉績成七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十一

載功當首推據蕪鎮督撫官頃以考滿並得加恩
其各偏將亦後先陞秩獨戚某勞績久著未經敘
論相應優加賞資奉旨戚某效勞年久陞建職一
級與做左都督賞銀三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
秋七月更修臺牆

先是建臺或在牆凹或臺為牆所遮掩有妨攻打
乃務令改正臺臺相應且就降下牆基循牆加築
三合土牆高三尺下修上削附牆相依久之土石
為一風雨斧鑿不能傷壞且附牆而削其上無能
置足其間彼雖或有乘墉毀垣之謀一無所逞乃

復杜塞口外蹊徑又發修邊塚式勘驗過丈杆令
將所修丈量明白俱出一式于是各路所修比前
更加壯麗而經制之善足稱磐石之安矣

秋八月闢湯泉為大閱之地繕亭館以待使臣
冬十二月

總督劉公為荐舉專闢大將以重邊防事疏稱總
理戚某文武兼才古今名將秉孤忠而懸日月節
不變于風波練強兵而動鬼神威已振於夷夏推
食饗士卒三軍懷挾纊之溫解珮贈偏裨諸將切
投醪之感二千里內外之防地無遐邇莫非心思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十一

足迹之所經十數萬主客之眾事無鉅細一皆耳
提而命之畢至鞠躬盡瘁尙與疾以行邊歎血誓
神願裹屍以報主此國家不二之忠臣邊疆萬里
之長城也部覆戚某經營節制藩屏之功已及七
年誠為主帥之良極清朝之選而尤要鎮所當專
任責成者也合附記在簿遇有成功破格優賚

萬曆三年乙亥家嚴四十八歲

春正月獲夷酋長禿

夷酋長昂逼禿盜犯董家口關城時孟春二十三
日也家嚴督南北官軍自榆木董家兩關出塞追

至聶門北安駝石去邊一百五十里標軍李雲生
病長死以歸斬首二級餘虜負命卻遁

二月臺車工完

總督楊公兆爲臺車工完請給軍火器械疏略云
查得原議每一臺設佛郎機十架每臺火箭一千
枝及各戰車并馬步各營火箭不等皆應請旨照
數給發者也又若大將軍若神快鎗若烏銃若夾
靶銃諸火器與各該子銃者鐵門者錘者剪者銼
者與夫送子也鉛子也火藥也炸藥也火繩也亦
皆以數計而應請設者也其馬步援兵應用虎蹲

威少保年譜

卷十一

七

大礮烏銃快鎗鉛藥皆神火之無敵其腰刀弓箭
鏢鈹等項皆軍器之前鋒一併上請發造共計數
盈十餘萬有奇卽當備設以待不虞又先年完過
臺一千一百餘座戰車止六標營今增置後共完
臺一千三百三十七座戰車輜重車共十六營總
理戚某宜加賞賚部覆以設增之臺今皆依期告
完邊備益密固守有資相應賞賚疏上欽賞銀三
十兩紵絲二表裏

三月重建三屯營城開東湖構宛在亭

三屯總鎮所駐地城久圯因更創之暨告成有重

闢三屯城記復系之以詩而志喜云國初捐大
藩封界兀良哈爲屬夷賴障輔郡莫重薊鎮未幾
匪茹崖我宣廟出喜峰貢路征之而尙引外虜爲
梗故初鎮桃林口移于獅子谷天順又移三屯營
去喜峰二舍矣營曰三屯者忠義中衛三百戶屯
地也屬遷安縣南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縮轂
其中以要貢路示重非擁武衛壯城垣何以張形
制而撓敵威哉舊城庫薄而隘南有坵垣爲截殺
營卽移鎮府所焚也二營間有園圍每以無城戒
暴客屯戍又非土著兩防空營以行雖名重鎮虛

威少保年譜

卷十一

七

亦甚矣遵化縣去此五十里忠義三衛一所附之
此惟三百戶勢輕不足以犄角鎮府麾下移兵餉
顧抱檄印于衛非所以尊統馭而急禦侮之完策
也自嘉靖末虜震京國隆慶之元入薊東垂而是
鎮益重次年乃以余總理之邊垣孔亟經營六年
次第就緒內地賴以安堵二營圍圍日壯益恐誨
盜爲虜資雖增司守備非若軍衛可永賴而全鎮
之眾常練於此弗足以容戍者病之矣乃謀闢城
於制府劉公撫臺楊公當上卽位詔增飭邊城二
公因得所請適少司馬汪公闕師而以移衛謀之

公于元年條其便宜制以忠義中衛移之三屯城內其掌印佐貳巡捕指揮及千戶經歷各一佩印赴之旗軍春秋踐更有警悉至遂置衛增營及繕建公署百廢俱舉舊城益不足以居之矣乃于二年秋煇外地而善其址三年楊公為制府王公為撫臺辛公為兵備胥襄工于三月撤南垣而環南營以圍之凡五百五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加五尺為雉堞而廣半于高址廣四丈有餘門三南曰景忠東曰賓口西曰鞏京其譙甚麗而圍次之徂暑外完秋斃其裏上下有陣以為之防次年春二月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七

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如新制至冬畢役正北為重閣祀[武]尤雄于麗譙角樓凡五麗視于闔塞舊東西重門于上為樓臺神祠下旁各開便門周城水洞有二敵臺有九環以牛馬墻列孔以備睥睨東闢場以積芟藁從衡五十丈其北有聚星堂為東路諸將寓西則闕武場旁隍關十丈長二百丈以益之其堂臺背庫陋余新建而高敞焉諸將之廳事有五兼之西路來者蓋亦可寓矣前為車營四百二十間凡制甚鉅所費公帑僅六千餘金它皆操奇以佐之而城出外所

擬營房八百餘間若保河河南南兵輜重諸置及守備司濼陽驛督撫行臺城中撫松西南諸館旗蘇馬祖漢壽忠烈諸祠不出三年一切告成貢夷過者罔不驚異三軍呼曰壯哉城也足以衛眾矣或有疑其制多異而因軍正以請業已樂成則諗之曰凡堞戰格利用禦遠若鈎援薄其下而頰駟出擊為艱乃於堞址亦創睥睨如懸半霄可藏身而頰擊水且從之下以外殺孔多勢分而注堅瀑落內則迤邐鱗次如級視彼內勢直而水專注其土善崩外因以傾者殊矣凡池有隍高而涸也其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七

庫者為濠塹故隍多復而險以夷乃因其勢淺七尺而深三丈其廣六七丈不等又以北川東走勢不環抱完固而於東門外下高就卑引以十丈湖其長三百五十餘丈深僅七尺以所出土為堤名曰孟堤者孟諸余別號也蔣以桃柳上下二梁以跨之堤之亭曰同春留土中為亭名曰宛在取諸蒹葭環流植荷而為將士休沐地或擊楫以遊焉湖曰震湖以在東方且取鎮胡其音同也凡邊障無北戶舊為門三而已直北經涂有岑樓居鐘鼓金木相尅多水火災乃於北臺旁級左右共制四

屋如城門狀及所塞舊門各虛其內如券制皆爲武庫以藏戎器簡書伍符避水火也又留舊南薰懸賁鼓岑樓獨懸景鍾跨通衢爲重關金革和鳴達於四境登而眺之樓臺署廟聯以闐闐繡錯而翬飛謂之錦城可也嗟夫城制本無以防水後用蓄眾乃藏竊聞之古人矣城者盛也所以盛眾也眾則益之不展曷以盛諸城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毀也制未曲盡而孰保其毀乎余蒞鎮於茲東控遼左西護陵寢爲臺一千二百有餘座凡五標十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七

制撫諸道之畫幸有餘日及此敢不畢心力藉將校百執之勞而適觀厥成於重鎮乎凡我同事既保我圍而無罹於烽鏑則此亦可以忘勞矣而復系之以詩以誌其經理之蹟云

三忠氣色壯三屯燈火遙連十萬村版牘層巒秦作塞風雲大陸薊爲門東來直接山河固西望還依宮闕尊百二城邊過質子千秋同戴漢家恩冰霜誰識抱關情三輔河流一洗兵樓閣晴懸新日月桑麻色起舊屯營龍迴地軸開戎幕水合風門遠戍城應是太平還有象金湯萬世奉神京

娶孺人楊氏

重建三屯營鎮府成勒石記之題名於碑以永其傳國初鎮薊爲侯伯所開府云自天順移鎮而有三屯營署其後多都督或叅以內臣迨嘉靖來乃權一而勢重府尙卑隘而偏介於城幕客中無所居掾史則便於私室故機密多泄漏而緣簿書爲奸久矣凡歷三十八人余乃以總理稱自隆慶三年至將展之而未贖也居六年始闢城展前門於其址外達通衢中立桓表兩端爲次門屏以蕭牆施以周楹而左右桓表遠踰衢之東西其間容千馬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六

可方軌而四出入次門爲軍候廂房及鉦鼓亭臺乃周道以上其等級尊矣門有仇而廡有奕左中輒右偏裨列較候入其廬維旅神祠賓館夾於其內入儀門而甬有奇石以對於臺號曰常對君堂列五楹衡高臺廣臺下可容數千卒余蒞以作之故名率忠後爲中雷當皇爲止止堂蓋取之良而止忠之義在是矣後爲牙舍護以層樓堂左有五六區如肆聚掾史輩居之海書乃聚於公堂牙舍之右爲圖書府其前齋有亭池或節勞佚於斯齋右爲習射之區有層軒序賓而揖讓焉其右爲牧

圍繞府維垣疏以周道言言如也踉蹌加也而北
衡垣如城堪輿家以坎位大川宜蔽以高垣適余
請創全鎮塞垣其襄工有四等恐將士未喻於茲
試之以爲邊式俾未臨塞者登茲而虜亦在目中
矣豈不益壯鉅麗而稱雄於列鎮乎然費不煩公
帑乃余節浮而舉之故告成功而力不詘落成之
且用詰軍正余聞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
爲衛軍門旗幟咸以牙名之出師則稱建牙號令
必至其下故幕曰府而部曰署牙門所繇名其起
於武也明矣自譌而爲衙文署因通稱之而鮮有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五

弗繕以其費有所出武署之毀過半雖京衛且然
則軍容不張而陵替可慨矣夫稱大將軍而少負
大志者營家且廣前路以容大戟旛旗況於公署
爲全鎮所瞻視尤貢夷往來稽顙之地而不之關
與余弱冠從戎未嘗敢以家爲但於營伍所至治
之急於垣屋乃鎮府則新三軍耳目於茲也敢不
以急乎古人雖一日必葺去之日如始至其用心
若茲非爲後事者地邪余始至則陋而今煥然改
觀焉實服其勞亦令無以加敢詔來者第葺之而
已矣焉知來者視今何如哉

經畫松棚險要

三岔口黑谷巷燕子崖等地俱衝要之區家嚴乃
親歷相視或築馬牆或設柞木或置捨城制悉詳
備無遺算矣

秋七月以長昂款塞功得旨紀錄賞銀幣

是年春長昂逼禿入犯而禿爲我所擒長昂因禿
被擒隨卽移住會州懼我防邊兵馬不敢近邊延
至暮春朔日同伯彥主喇董狐狸等率其酋長及
部夷二百四十餘人款塞請死罪狸獨謝甲仗素
衣叩頭願赦長禿朔有三日家嚴督同副總兵史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五

宸親臨喜峰關面撫諸夷各相率羅拜隨進番文
一紙送還原捉尖哨許勝等七名綁獻生事夷人
二名哈耳帖也赤漢人一名兀可赤并馬七匹乞
贖簡次擅殺官軍之罪合稱歲時用度全望撫賞
初四日點入關內分別撫賞虜酋感愧詣刃浪壤
對天會盟誓子子孫孫懷德內附世世勿犯太師
城也是秋朝遣巡按賀公一桂至邊查勘遂會同
巡撫王公一鶚疏云三衛屬夷數年以來未有跳
梁放恣若長昂之甚者仰仗天威一鼓擒執羣酋
落膽臣等便宜宣諭果能悔禍回心叩關伏罪情

辭哀懇隨將長禿釋放出關其一切撫賞逐起更定羣夷悅服是皆戚某才優經濟謀兼文武嚴紀律以肅士卒遂奮敢勇之氣運機籌以策將領屢成追剿之功醜虜既叛而復歸足徵制馭之長策部伍轉弱而為強尤見節練之成效都覆戚某嚴紀律以鼓將士之氣運機籌以成追剿之功所當優叙得旨紀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

題請增中路協守疏

略云蘄鎮所控地方西自石塘東自山海二千餘里分區列守各有專責先年因練兵不便置二協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五

分練總兵居中調度數年以來頗收節制之効但中間山川阻隔道路迂遠居常摘練不便遇警馳援難及況蘄州一道所屬營路分統於東西兩協之間兵馬錢穀諸務瑣事體不一滯礙難行合無改添中路協守詢謀咨眾深有裨益況以見官改協守不必添官一便也以見兵隸中協不必增兵二便也以供億不必別派三便也以操練就近不必遠出四便也以卒然之警臨之可朝發而夕成功五便也三協各守信地代出大將督兵六便也三道會同三協事無掣肘七便也一轉移間兵

政邊紀煥然改觀提綱挈領諸務立就此蓋節制通臂指便考成之第一上計也但事關輿輦相應題請伏乞勅下部議如果有益邊方將三屯右營加銜副總兵羅端改充中路協守分理馬松喜大四路練兵事務就將見管右營標兵照舊統領原配河南車營一枝亦聽合營并總兵標下左營與保河輜重二營悉聽節制西路協守副總兵張臣分理石古曹牆四路練兵事務將石匣車營一枝與密雲左營參將陶世臣統領馬兵一枝聽張臣統領合營俱於石匣駐紮仍有密雲右營一枝振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五

武營一枝輜重奇兵二營與總督標兵亦俱聽張臣節制東路協守副總兵史宸分理燕臺石山四路練兵事務仍駐建昌兼管遵化標兵一應客兵分布各協地方者一體遵聽節制無事操練兵馬修理邊垣營繕器械撫處屬夷遇警悉聽臣調度仍乞改撰勅書三道并請給三協關防并各官欵遵行事庶總練分練各有責成蘄東蘄西免於顧此失彼矣

九月同協守史君宸太平守谷君承功三屯輜重李君逢時喜峰守陳君忠再登太平南山有作

把酒重登塞上臺。匡時君等亦雄哉。雲連雉堞秋逾靜。月照機絲夜可哀。何日信眉容我去。百年開口幾人來。應爲國步推豪傑。誓勒燕然片石回。

萬曆四年丙子家嚴四十九歲

春正月作留別亭記

隆慶六載三屯西郊繕完代舍。余以留別名其亭。使人復以余茲亭亦備郊勞。獨名之以別。謂何且人臣奉命去孰得而留。諸余曰。留別之義大矣哉。夫人情之恒有初。而鮮終。必觀於別。其情乃見。若所留之何如。則人不能與矣。蓋自封建之世。祿爵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三

不出境。唯使於四方者。互相引重。主之饋以盤飧。客之觀以玉馬斯留別所繇起也。春秋而下。責任顯。歷年久。民不忍則猶得而留之。亦有以官爲民。或於其地居焉。子孫以之。百世祀而民之奉嘗唯謹。何則。留者善也。召伯所芟。安在甘棠之誦不衰。畏壘其壤。雖殊尸祝之體。無敦鄙人何知享其利者。爲有德耳。近世溺其職焉。居公府。加傳舍。視部民如塗人。故其貶則詆醜之罷。則姍笑之稍遷。而出祖亦踵故事而已。唯當路者。或陽爲遮道狀。且置祠勒石。以爲壽寔。已目攝其去而騰以睚眦之

詞矣。卒之磨滅而名不稱。甚則行或泥之。又伺之於其所往。乃先歸囊中。裝櫛櫛然。微服戒塗。未嘗敢與人別居。亡何部索者至。雖沒齒而且追案之。貽仇怨於子孫。暴名狀於史冊。所留不善。一至於此。嗟夫。茲亭非其得失之林。與余食封東牟。祖先所留俱在。比授闕鉞。凡東海波及。皆父母之邦。幸賴先職之澤。在人免於辜。盤而別自越。抵閩會海。夷猖獗從事。踰紀當危急之秋。稍有微勞。人不忍棄。幸藉朝廷之寵靈。赴召免於辜。盤而別乃待辜於茲業。已五年。追念弱冠。卽在西北軍事。距今二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三

十餘稔。宛然此歲。齒則駸駸長矣。於事事謂何。倘幸生別。或可卜乎。所留一旦。冒鋒鏑。則非所敢知。不將留之子孫。其或爲余卜之耶。雖然。大人者。天地爲籙。廬古今爲旦暮。留與別。曷與焉。若留以甘棠。則如伐木者。何留以尸祝。則如削迹者。何雖以夫子之盛。不能卜之。當年猥余何人。敢卜其世第。引可爲勸戒者。庶得見君子擇採焉。

作近喜亭記

鎮城北三里爲亭院一所。蓋館穀有事於邊者。予因名之曰近喜。客曰。自古凡有亭障。以延別者。皆

多感思悲愴之情如陽關等調是也未聞以喜名者母以向喜峰口關爲近耳予曰客知其一而已竊嘗聞之志士之志易首邱而甘馬革況吾儕有事於此行者或以世服叨王恩或以科名躋鴻行或以一勞一藝食祿民上斯得登障塞覽華夷縱大觀展壯猷冠弁者尤得以旗鼓當關汗血報主成名立業大而載旂常小則膺寵榮血食尸祝不亦喜乎庶無愧于茲亭也否則糜祿奉身好佚畏事無志者流聞喜峰之關則悚然而懼登喜峰之途則愕然而難履近喜之亭則將潸然而思閨帷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索然而膽碎矣何近喜之有耶予爲此名固不敢爲君子助將以與懦夫共勗也

二月

總督楊公兆爲秋防事竣薦揚任久勞深大將以重邊防事內稱總理戚某精忠許國廉孝承前負文武之壯猷二千里邊垣皆其躬親跋涉居然成金湯之險具華夷之夙望十數萬甲兵悉自胸中運川允矣著虎豹之雄語治兵得南北之人心而訓練足動手鬼神殆出於分數刑名之外語樂虜察東西之偵謀而操縱必嚴乎賞罰悉得乎幽靜

正治之原一心報主如精金烈火愈煉愈鋼理可屈而勢不可屈百勝不伐猶于將莫邪益割益利義可動而利不可動誠宗社不貳之臣安危可恃之將且功茂望隆年勞最久所宜重其委任假之事權仍乞特賜殊寵加級賜服以彰優異者也部覆戚某心秉忠貞才資文武練兵設險經略動出萬全任怨任勞茂績已幾八載合紀錄附簿俟再歷一年加恩疏上上從之

三月改建松棚路邊牆

松棚路東西常谷境外長城嶺龍井關外柝子巷

戚少保年譜

卷一

三

達子溝等處戚親至其地相視呈改邊牆二百八十餘丈建臺十六座昔日二千里之邊可以長守又建燕河路雞林山邊牆復親詣地面先已建臺八座至是工完復建牆以爲防

閱視都御史郜公光先題爲虜衆內附邊患稍閒及時大修邊政永保安事稱總理戚某名高閭閻智熟邊謀負攘外之長才切策勲之盡念飭千矛甲冑合營路而色色鮮明儲火藥礮鎗徹東西而臺臺完利土著車騎之俱習埃隍夷險之相宜既竭心思善能布置且薊門艱重非他鎮比倫八

事効有勤勞三年獲享安堵部覆戚某威名久著
智勇兼資簡練十餘萬之戎兵足為當時之大將
控扼二千里之險要無愧萬里之長城事每為之
躬親心具見其獨苦疏上欽賞銀三十兩紵絲二
表裏

夏五月作薊門湯泉記

遵化古屬范陽鎮迤北一舍而遙山麓有湯泉蹙
為方池久矣旁寺乃因茲而賜名福泉焉余弱冠
時部戍過之環堵所刻如林迫總鎮之初再至求
其片石不得或以授梓無有也蓋竊傷之而徘徊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壬

不能去且泉淤過半亭館多簡陋何以清游目而
壯山川之奇勝哉隆慶辛未春命越卒修為休沐
地皆踴躍用命因各賄射為觴亭并治旁之石洞
督學御史閻中陳公記之矣然地當邊垣土中而
前原之廣可容數十萬眾就以便休沐也壬申冬
大閱少司馬新安汪公視師制府而下葺席以處
促膝以觴不足以示威重萬曆甲戌有秋士豫乃
闢亭館以待後之視師者至丙子仲夏告成嚮者
之治此也夏日泉冽舂鋪靡施將涸而胥難之矣
乃命工下稻田鑿渠百餘武以遡其阨折甃二尺

深二丈三尺而出泥丈餘有萬戶印一白金五兩
簪珥之屬黃金一銅三十五斤錢六石十斗鏡一
百五十七枚皆鑄以佐渠費泥盡粼粼其泉濫出
仍甃之而實其底塞以方寸之石於渠道樹捷以
便重濬通寶則毋勞折甃為也加高三尺出地為
防可以悅飲而立掬之矣其周七丈衡二丈二尺
防面為石梁可以浮大白寶其南北中衡而對出
北出承以文石漉漉如雨建甃下而室其南則為
水簾臨池有亭如八卦及虛霤數九顏曰九新有
題語焉當霤為坎前寶承泉左右寶以分之北得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壬

寒泉為池如半月有橋上為勅建觀音殿施檻垣
如雉堞狀南竇出石龍口如沫北窰則如瀑布狀
流而西醜為石渠經序室左轉而環石盤以觴滿
座勾折復入於室匏樽藏於室人因泉應機而緩
急之不待人又隨流而給矣觴亭下方步欄三面
以列石碣皆吟詠也稍次第之以俟續而梓焉自
殿抵欄周以列垣循室南出而為接水池洗馬池
其與眾池女清池各列之室以遠別也自坎左寶
者過近泉館又過聽泉館二館並列寢室之前皆
因寒泉為池有橋循垣而西為福泉公館泉因勅

賜曰福故以沐恩名堂寢室曰蒸雲其前左爲無垢室坎以文石六方爲浴盤因地稍高自石渠右角分筭伏流而逆出之凡沸泉有氣如雲是堂最麗亦如之矣西南爲寺於其法堂加南榮及堂左右爲館凡館浴室廂舍庖漏咸具又西南隅有銀杏樹鼎立皆十四五圍美蔭侯洵乃爲四時館其戶內向環樹居一闔三則如一居四則各爲邸矣樹下當中置石案八足內虛爲簞者二其相去丈餘泉自坎右竇過寺之三館伏而上左足循案以腹入於右足若不知其所去也凡池竇高承清而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五

卑出濁九新之坎三其出入皆溫館之浴室濁一而清二者一寒一溫也近泉或和以寒稍遠即可浴故至稻田而苗以長矣僧舍四五區雜於諸館間山之西椒有浮屠以爲表自西徂東爲長垣以接古臺神官氏言遼蕭后粧樓址也建亭其顛仰若飛譙環以嘉樹若出半空里許而爲塞垣樓櫓刁斗隱若雲際南阜萬古鬱然崔嵬從寺西步北折如砥至麓而延袤百武左右石離立夾道而爲門循蹊以西有石如山如獅如鼓相屬而徑東欄片石跨之中裂爲試劍橋度之有普陀巖經右龜

稍北而峻爲出岫巖爲仙掌峰循脊下蹬不數武有石獨立猶將軍振纓北瞰幕南而請纓者勃然右轉石洞口僅三尺偃僕而入中窾如舫爲萬石最奇處名之曰仙舟洞云余按溫源多硫磺襲人爲山多石曰礪而其所出獨清礪山華清是也邇之誌者又以南中安匱爲最而評不及茲茲山不其然乎故其感沸爲珠瑩若硫磺投錢至底可數中有雕鏤其文宛然飲如醍醐釀之芳烈尤甚寔爲醴泉神漢而清尤爲獨全何也華清自大真召祿山於范陽以獻玉石雕鏤爲勝遂動鼙鼓而致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三

殃茲當范陽之陘幸不爲之污雖尋割於契丹存存蕭后遺迹然歷金元未著豈非地靈之所秘者與至我大明乃歸中國章帝征虜凱旋駐蹕武宗雖遊獵未嘗與驪山之役而賢嬪有咏爲茲泉所藉重則聖朝之德其過前代遠矣余幸士有服力繕館以備冬狩萬軍若挾纊免於駸駸之苦馬患霜雪而疽洗之可以騰驥將帥幸就以休沐非荷太平有此哉

附錄湯泉二詩

武帝恩波在眼中龍飛氣色尙龍蔥清時不滅爲

霖意滄海遙分浴日功碧水浮觴搖夜月玉虬拖
練動秋風天私三輔餘膏沐一脈湯湯萬古同幾
度臨池愧病身綸巾猶自滯風塵三秋經略秦封
壯千載澄清漢澤新抵樹晴光分障塞中天爽氣
動星辰左賢已屬宵廬部願理滄溟舊釣緒
又賦仙舟洞云天地無心壑似舟巖屏寂歷自春
秋一時偶見停橈在千載能令載酒遊洞口將軍
應化石薊門仙客尙存邱醉來欲掣神鼉去不擲
任公舊釣鉤

秋七月修太平塞城建密雲新城修潘家口暨洪山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口關城

冬十二月除夕署中有感而賦

五十春光隔曙暉風塵未晤夢中非牛生俯仰天
應識三輔蹉跎臘又歸杯酒忽驚寒漏盡隴雲故
與片心違共君莫話當年事赤膽猶殷白髮稀

萬曆五年丁丑家嚴五十歲
春二月上養病疏

竊照臣生由世蒙自受娠之始卽爲報國之身由
列校而至鎮將咸叨殊寵雖糝粉不足以補報萬
一也矧今年僅五十未宜遽爲骸骨之謀責在當

關曷敢自蹈宦成之咎以上干斧鉞乎但事變之
來庸有出於常數之外者不敢不據實哀鳴於君
父之前也臣自一十七歲襲父職山東登州衛指
揮僉事庚戌充北京九門旗牌尋領山東民兵陞
備倭都司轉浙江都司僉書陞 留紹叅將再調台
金嚴陞福建副總兵尋加鎮守隆慶元年奉召取
回補京營副將已俾總理薊昌三鎮練兵因上邊
事復兼鎮守緣臣北產早膺南用自丁遯乙凡一
十三年時當倭寇搶攘奔馳於嵐菁沮洳之中雖
中傷頗深病形漸著節該撫按撥醫調治緣氣血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少壯尙能受藥屢勉支持迨移於薊屬經虜燹之
餘無可憑藉臣固不勝其任而新命甫臨弗遑安
處今又十年往矣柰五尺摧隕漫當一方譬猶驚
駘而攫銜勒阪壑在前鞭策繼後不能不極其力
然力有限而負重無窮則亦不歷軌而憊是以舊
病近疴彌增漸篤有時或氣體皆暈或性火暴施
或媿失威儀或誤覈案牘淚凝毫睫莫辨旌旄迨
若機務舛宜將士失馭誠非所以率行間而聞塞
外也甚至沉潰枕席屢請督撫代爲奏聞未允節
有成案夫立天下之事者志而連志者氣也臣弱

冠爲役晝夜與俱歲久智昏塗長日暮重之疾疾
攻擊臣志似未衰而氣實垂竭且久昧進退弗察
倚伏必待償事後已臣奚足惜謂邊事何故臣甯
妄言以甘顯罰不忍以二千里重地爲狗馬延喘
息所耳又臣在外二十二年親喪尙滯淺土累勤
恩寵無從展告此則烏鳥之私未敢僭瀆宸聽者
夫積禩緘默而崇朝申懇何也伏惟宵旰之懷莫
先邊圉靖共之職莫急及矛而庚戌以後壬申之
前南北多警曷敢言私恭逢皇上寶圖崇熙輔弼
有道西虜輸誠東夷俘馘止戈元慶千載一時誠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三

狗馬順序乞身之頃況蘇昌臺省諸臣創作維新
戰守漸備而南北一二鎮守偏裨亦稱入殼如見
任蘄鎮中路協守史宸西路協守張臣見任福建
總兵胡守仁浙江總兵李超足堪代臣之任伏乞
皇上軫念重地俯鑒愚衷將臣特賜擯斥或暫置
閑散以便調理臣幸藥石收効他日惟所驅使倘
不復甦期爲厲鬼驅寇以報於冥冥也
附錄病中三絕 燕越烽烟二十春一朝病集未
間身忽來窗外黃梅雨又送新愁到耳頰 邊愁
隱隱上顛毛肺病那堪轉側勞惟有中庭一片月

漫移花影護征袍 風塵已老塞門臣欲向君王
乞此身一夜零霜侵短髻明朝不是鏡中人
三月修喜峰口關城建水口石橋修李家谷關暨建
昌營城設守邊更漏

秋八月

總督楊公爲秋防舉勸將領疏稱總理戚某文武
兼才華夷風望躬考課以竣十二路之城堞百雉
皆懸崖之險運奇思以定二千里之邊式三陲賴
磐石之猷用南兵爲北兵倡孤忠猶如砥柱而將
略出於一心惟願一當以見志俘獲虜爲諸虜創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三

大義伸於窮荒而操縱裁乎萬變凝然萬折而不
回十載不聞烽燧皆其曲突徙薪之績九秋咸收
組練不殊犁庭掃穴之勲允矣古今名將蔚然宗
社長城軍績已幾一紀年勞獨冠諸邊相應查照
三年題奉欽依俟四年防畢併加殊恩世廕者也
部覆戚某勞深一紀功實足多且自元年陞賞至
今五年所當論功之日而上年方經閱視敘薦加
恩似難重覆疏上而恩廕不下矣

冬十二月

總督楊公爲秋防事竣薦揚年久勞深大將疏稱

總理戚某秉精白以恢尊主庇民之鴻圖展忠赤以樹攘夷安夏之駿烈兼文武為尹吉甫仗忠信如郭子儀身係重輕功昭社稷誠不世出之才宜特加渥恩以酬其勞者也部覆戚某謀斷兼資勞瘁有年簡練戎兵勲猷並茂資望已深隆寵優加似亦非濫但四年冬閱視論功已膺賞賚今甫年餘於原議三年之例未合難復議請疏上而寵錫不加矣

萬曆六年戊寅家嚴五十一歲

春二月建喜峰關城樓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秋七月

滾兔散竊部夷討孫不賴因亡抵青把都是時那莫卜亦被困欲亡去滾兔乃大會把都兔引萬餘騎追至五兔牛時偵得其狀計五兔牛去馬蘭黃崖止百里計西南可入馬蘭太安家嚴乃督帥鎮兵馳赴馬蘭出寬佃谷以副將白福出松棚董一元出牆子嶺乘將張玠出將軍石李加檀出曹家寨備甚嚴虜不得入總督梁公夢龍為薊鎮官兵預備邊境輯甯疏題部覆欽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

總督梁酌議修守機宜疏云薊昌邊山西起居庸東抵山海二千里間重山峻嶺連絡不斷界限華夷足稱地險與各鎮不同而沿山地方昌平密雲遵化三屯等處或二三十里或五六十里即抵邊山今屬夷為虜用而不為吾用若夷虜構謀晨興疾馳未午便及腹裏豈止剽掠郡邑如咫尺陵京何是兩鎮之利害亦與各鎮不同也故自來凡經略薊昌者多主於守而守之所最先者一為修臺一為修牆查得先年有牆無臺賊每犯皆于牆外登估高阜俯而窺牆萬矢齊發官軍無所遮蔽既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不能仰支賊勢又不能俯制賊攻往往失守至隆慶初年始有建臺之議臺皆據高騎牆與牆外高阜相望並峙火器易以及賊賊不能攻此總督譚綸巡撫劉應節總理戚某之策也當時牆猶夫舊也至我皇上御極四年始有折舊修新之議新牆高廣皆以三合土築心表裡磚包梁口純用灰漿與邊腹磚城比堅並久其應增臺者即增之應制削削偏坡者即削削之此總督楊兆巡撫王一鶴總理戚某總兵楊四畏之策也臺牆皆在衝要山口及山梁之處與各鎮臺牆在大漠荒磧易于傾

圮沙埋者大不相同如能通完二千里間屹然長城真得設險守國之義其利有四驕志屬夷不能窺向竊發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卽北虜大舉環攻爲難援兵可待一也牆以內尺地皆可耕牧漸變蕭條而爲樂土二也可以寄意練兵養馬久之當減調三也陵寢不警京師常尊常安四也但薊鎮十二路古北口爲要各路次之昌平三路黃花鎮爲要各路次之擬于三年內將古北口黃花兩鎮修繕修臺削坡及各路增臺凡極衝大壞緊要工程先行修完足堪保障將完過工程用過銀兩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五

造册奏繳停工主客官兵通歇二年再摘兩鎮應修工程題請興修及照兩鎮自國初大將軍徐達經略以來二百餘年方有今日之大工當時席百戰餘威夷虜遠遁今軍威視當時何如而夷虜日窺伺于肘腋之間且修且備其難何如也當時經略只在古北口喜峰居庸山海總會之區今則二千里間處處設險工力之鉅殆漢唐以來未有者其難何如也當時此地雖係藩封猶邊徼也今建都在馬陵寢在焉一隙可入便是疎虞其難又何如也故兩鎮大工完後其功應與宣大貢市遼東

捷伐均從優敘庶服人心所據修工効勞文武各官一年一敘固不可終于不敘亦不可合無待三年工完之後容臣等將十年以來勅議修工勞蹟顯著及悞事各官分別具題候欽遣大臣或特差風力科道前來按視明寔如堪保障查照原覆將各官酌議題請陞應至如總理戚某鎮守十年備極勞瘁勅議修工獨任其事更乞天恩優加陞應用酬其功以後每三年工完一次敘論一次其功罪大小臨時酌量議擬庶幾賞罰昭明而勸昌之事定矣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五

冬十月

漢庄舊有軍壘存者十餘家城亦僅留敗堵垣議罷保河民兵募如其數以居之充三屯戰車營地距松棚之潘家口龍井谷二十里向稱空虛有此戍一呼百備緩急矣稍東爲灤陽營舊亦有軍壘漸廢距喜峰適與松漢埒鎮城尙乏車兵一枝它日倘從募擬成鼎足之勢庶幾爲完策也冬十月以閱工至李遊擊除地爲館館前有古松一株松杪尙擎殘雪因以挹秀名館遂燕勞諸偏裨感而賦之云孤松宛似蒼虬伏黛色參差別館傍喜見

金湯開漢土還將春鋪卜灤陽羣峰北擁王廷遠
一水東涵帝澤長潦倒卻忘身似寄十年相對滯
水霜

萬曆七年己卯家嚴五十二歲

春二月建潮河川石橋

古北路潮河川水勢深廣而洶湧澎湃河梁不得
立虜數從河灘中入犯葢要地也且北方不知建
鉅橋之術故二百年來議未決乃特徵閩匠舉建
平橋七洞展二十八丈河兩岸之臺牆與橋相接
而橋上立臺藉之以爲守禦始亦落落難合後竟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三

落成橋完詩以誌喜云鞭石誰憐萬里遙忽看蛟
石湧岩堯半空樓閣天驕遁萬里虹霓海若朝草
合關前無牧馬月明溪畔有鳴橈富平曾識君王
方塞北今傳第一橋

三月建喜峰關外重樓

喜烽爲撫賞總關且係屬夷貢道乃先建內樓一
座今復建外關樓二樓相對巍然形勝寔爲華夷
之具瞻也

議修燕河營城

曹家塞古北口捷

是年春大倭只借小阿卜戶炒蠻復並起寇古北
口及曹家塞夷人刁兒志火泥赤來告未幾果襲
柏嶺安邊出擦肚嶺而以邊備戒嚴輒引去我師
出擊其歸路至葦子谷遇炒蠻躬率五百騎轉擊
破之生擒十三夷斬首五級駝馬十八匹器械百
五十餘賊皆騰山卻走我師乘勝追逐六十餘里
山林險阻始罷兵還總督梁公疏其功部覆欽賞
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仍紀錄在簿俟再有功一
併優敘

夏四月丁酉子報國生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四

秋七月上大兵援遼議疏

議照國家建都于燕北時屬夷爲我藩籬守在舊
大圍之地去塞猶數百里門庭內固自夫大圍界
虜始以薊鎮內邊遂爲外邊肘腋始重一牆之外
卽爲虜巢而使心近于膚又自朶顏與東西虜爲
姻聯遂爲之勾引前驅大舉入寇薊門誠爲京師
之肘腋天下之腹心頭目矣右有宣大左有遼東
俱爲隣封四肢手足也今以各邊應援薊鎮固手
足之捍頭目而手足有恙亦頭目痛痒所關全體
之繫則京師之鞏固雖重在薊鎮而遼東若在關

外均爲國家人民土地也遼歲被大禮欲守則險
隘未完欲戰而兵分力誦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乃
猶欲視遼爲遠地謂不必他鎮之力以事一隅且
遼東近日朝廷任將得人戰守得策若爲可與日
前者不思手足多恙不急爲療治必至損壞手足
既壞亦尋至肩背矣是不不急圖而加之意乎又
照薊鎮一潰可朝發而夕驚都城是頭目腹心立
受重病欲與虜歲時較未定之勝負必非完計宜
大久款無用武之地幸有遼東虜罪可問隣急可
恤練兵可試欲爲薊遼百年之安不當憚國家一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聖

歲之力而姑置遼左于度外也謹以援遼事宜條
列上請伏乞勅下該部覆議施行疆場不勝幸甚
一籌寔濟夫虜之入遼零騎之出沒迅速大舉之
地理遙遠薊兵出近地以剿零則勢必不可及出
偏師以禦衆則勢必不相當皆無寔濟若得虜勢
苗頭已向遼則彼近我遠乃師至而虜退故宜用
重兵遠出以援大舉偵虜結聚是帥主將親率
五萬之師出關徐行以至遼廣錦義之間收
兵入城養銳待戰與遼兵各分一面務大挫虜鋒
使一蹶而不敢復入則不惟東虜喪膽西虜亦當

奪氣且收功一歲以後不必再援以省勞費一利
也遼無邊患即可城塞修堡開荒積儲以固根本
二利也大虜既削不獨長威而不犯遼尤不敢犯
薊屬夷自當懾服以固藩籬此後薊鎮亦可漸省
衛兵三利也手足既強腹心自固爲京師建久安
之勢成長治之業四利也然則大援遠援一而不
再較之歲時出援徒勞無益者功相倍蓰矣一籌
行餉薊師出關應因餉于遼乃遼之歲額僅足以
供本鎮之用若出師援遼而不預計芻糧欲資遼
于歲額之外遼將先憚薊師之費事未舉而議當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聖

先分矣薊師五萬之內除一半素有行糧自行齎
裹外其一半應增給者卽于薊鎮歲省積剩之內
動支先行解發遼鎮買備如數外多支另爲解補
庶遼鎮無因糧之費薊鎮不必于歲額之加國計
無虧而人情咸便矣一籌備薊夫遼薊內雖相隔
外形相通曩之急在于薊則以遼援薊今急在于
遼則以薊援遼此專理之甚明而易曉者願執論
未定則以薊爲陵京根本之地關係更重况虜衆
結聚常在薊遼相半之間東可犯遼南可犯薊故
遼巡猶豫而莫知所從耳乃東虜與西虜素不相

容大圍諸夷多服屬于西虜昔之大舉犯薊者皆西虜而東虜不敢合兵則懼為西虜所乘也惟隆慶元年土蠻獨犯灤東則以西虜遠犯石州乘隙而始入耳今西虜歸款則東虜且不敢犯薊之邊險年來修築頗固知東虜之未敢憑陵而入以蹈捧搥崖之覆轍也然料計當審而防禦貴周若大衆出關薊將空國而行矣所揀存者強弱相贅虜中奸宄乘機牽制戒備尤當不厭詳慎合無另調客兵以固根本查得真保撫鎮標下有兵六枝共一萬五千每歲入衛者春秋兩防止各一枝尙有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萬人在鎮紫荆倒馬各關口有兵四枝共一萬六千則向非入衛者今西虜歸款宜大為緩真保尤其緩者以直保定二萬五千之內量調一萬五千再于宣府調一萬大同調五千以入備薊鎮聽其先行整束侯虜有結聚聲息方調集薊鎮以昌平總兵移駐密雲防西協四路而兼顧陵寢真保定一萬五千防中協四路宣大一萬五千防東協四路以周意外之圖真保宣府路不甚遠大同在昔年原有應調入衛兵馬一枝止多一枝且調集止于一月俟薊兵入關即可散歸各鎮行糧亦可取

給于積剩不至勞師費餉

九月

工科給事中王公致祥閱視還疏稱總理戚某將略沉潛壯懷激烈詰兵戎修戰具軍中之號令一新整火器飭臺牆塞下之威名丕振設備當為第一才華亦自無雙部覆總理戚某矢心許國雅意安邊疏上詔加太子太保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

冬十月援遼捷

土蠻兒伯彥蘇把亥黑石炭銀燈等率眾五萬餘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騎從撥刺兔行往河西南時兀管班蘇喇哈亦聚虜欲掠圍遠前屯因奪山海謀者馳滾兔營得土蠻近狀乃與伯彥等五萬餘騎欲從刺母林入遼左圍遠間矣夷婦孫則又言土蠻到土列根撥刺兔行欲入黃土嶺一片石東到山海中前所且日竟從放母林止壁灤河敖母林去圍前可二日去薊之東西可五日邊吏皆陳灤河以備之遼左請師往援詔以家嚴往乃率師馳中前所會遼地震雨雹如注亡何虜自范兒營入已自錦川入以五萬餘騎布十里許于是馳兵轉戰于狗兒河復大

戰于石河墩斬首十三級獲馬十五匹虜遁支山莊巢列陣二十餘里間得出塞我師追奔數百里勒石燕山而還總督梁公同兩鎮撫按具題開稱總理戚某堵回大虜卓有奇功部覆戚某練兵素有節制臨敵而奮勇爭先號令迅于風霆恤隣而驅馳無後利衷併力共濟艱難及照甯前虜患歲無虛日而聲勢重大獨今次爲甚蒞師援遼成議有年而出援之舉于今乃見且援兵一出虜即遁歸而拒堵之功不拘斬獲各官勞績旣彰賞賚宜渥疏上得旨兩鎮文武協守御虜功同斬敵各賞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星

賚有差戚某李成梁各賞大紅蟒衣一襲銀三十兩戚某還加少保餘官照舊是年建車前營駐漢兒庄募土著三千人建營房千間築土城一座

戚少保年譜者編卷之十一終

戚少保年譜者編卷之十二

閩嗣祚國彙纂

緄嗣昌國集錄

廩嗣報國詳訂

庠嗣興國參較

萬曆八年庚辰家嚴五十三歲

春二月築蓮心館聘山人郭造卿修燕誌

其館製除中道爲門路至堂兩墀則環水爲池夾抱其堂而有橋可渡堂後亭池幽然清境可消煩暑其中荷香馥郁池館生涼居然瀟灑物外可以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卻世慮而絕塵想也此後則虛室深院可居中署則爲景堂以崇祀神像雖藉苞流之成勢而實邊圉之勝概也乃處山人於其中享以千金爲修誌計山人第攜金歸而誌終弗就也

三月同監兵翟大夫游潮河因憶度支韋使君有賦時維暮春旣望泉伯翟大夫監兵至古北飲家嚴於威遠樓再鼓楫潮河艤中流而四顧新堞百里枕夷夏之交鋒燧不舉夕陽倒景臺堦如畫楊柳夾岸清漪照人因憶度支韋使君遂賦詩以紀之開門日款五單于三輔金湯版牘餘綱紀大夫紆

幄算風流使者急儲輸雲開碧藻漁金鯉風散青
烟破紫榆自是聖人在中國梯航萬古頌唐虞
夏四月議修石門塞城設礮牆重門大礮製自犯鋼
輪火

沿邊臺牆之下擇其平廣虜可集處掘地理石礮
於內中置一木匣各礮之信總貫於匣中而匣底
叢以火藥中藏鋼輪兼置火石於傍而伏於地上
虜馬躡其機則鋼輪動轉火從匣中出諸礮並舉
虜不知其所自

秋七月誓將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二

具官某等謹昭告於武安王關壯繆公之神曰某
叨冒寵恩謬為一鎮主將今十三年矣爰殫精力
至於胼手胝足勞心焦思積有歲月其修守戰禦
之備似已稍周但虜情變於旦夕兵形殊於後先
或因事具制或隨敵應機兵法有若轉圜某固愚
昧每推誠心布公道廣忠益深自勗勵而未能苟
可有濟於戰守安敢必自其已出況將士有功莫
非某之尺寸所以清時寵賚往往獨膺日謀報稱
寤寐殆弗能置也今以征剿之策言中間或盡善
而未盡美或升堂而未入室或尚滯礙而罔便利

茲集全鎮將領以及士伍之眾虛心詢訪凡有見
合機宜足裨時用者本府願奉之高臺率諸將領
羅拜盡以本府所蓄橐裝舉而貽之連日博採所
長至於再三似無遺策眾亦莫不稱可誓當同心
竭力再無後議本府對舉筆一書擬通行改正遵
守矣目今諸將領會畢散回惟有實心奉行急求
入穀而已又何誓為綠蘄門習俗人各一心或取
悅而獻諛或面從而腹誹或既已陳議稱善而外
又向人否否此類不一益預為不利之基以藉他
日之口倘有此徒必害成效夫人心不同有如其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三

面定此大計難以輒信謹率眾盟心共誓於明神
之前惟神生而忠義震懼人寰歿而神明充塞天
地戎行情恃允擅其恩徵此隱憂能不憤惋伏乞
明神特賜矜察俯為疆圉遠圖自今日同心同口
定擬軍機之後如有面既是而背非口已諾而心
違別倡異端冀為後路及不極力奉行若天災人
禍一時並至以伸顯報以著神威又近日將領或
營別窟或懷二心不愛恤軍力不撫念軍貧或屢
禁而肆科索或虛冒而充貨綠又先為叮囑大小
將領及管軍人員須憐貧勞軍士休息時日無多

不許濫行差擾已經節次申飭恐未峻前習乃求於神惟神鑒之

九月誓師

具官某率三協副總兵暨標下并各路參遊都司守備以及中軍千百總旗總等敢告於司慎司盟之神曰惟茲醜虜匪茹嘯聚於東行將侵我邊境為中國患為吾民憂逮夫屬夷世糜黍養每導虜入寇揆之天地鬼神之神必不容食我民之食者而虐劉我民也某叨承欽命練戎守土十餘禩於茲矣伏念荷國寵恩謬為主帥以禦虜為職死綏

戚少保年譜

卷一二

四

為分茲虜合眾入犯古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固非黷武也必不至効昔年舊套畏首畏尾幸守無事而不宣力角虜其未過邊也及已過也與大犯也除固守之外務奏懸殲之功以遂易已有年之志勢當用眾堂堂正正以短刃相接但用眾在於萬人一心萬人一心必先之以誓告陰藉精神威陽秉國法今與諸偏裨議各為贖自一卒而上有差兵保隊長隊長保旗總旗總保百總百總保把總把總保千總千總保偏裨偏裨保主將務如手足之捍頭目臨陣共奮用命相護又自主將以

下約無違令避艱務要任事凡我官軍臨陣衝鋒者只管殺砍殺向前去死虜馬匹并首級聽本鎮另定一番人役專行收割戰畢本鎮親自照練兵條約分與官兵要報紀錄功者兌與功賞票帖即准紀錄萬萬不許割取首級收擊虜馬虜贖派到割級收馬收贖之人亦不許私隱有避縮不奮勇向前不遵號令及爭取首級馬匹財物者參遊甘聽主將斬首千總把總甘聽參遊斬首百總旗隊聽把總斬首旗隊總以下一體嚴刑督責嗚呼履戒嚴之秋申告誓之懇勢弗容已義實休關務期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五

協力同心以報朝廷以不負此生委畀則竹見褒錄寵錫有加神聿相之懋有後祉倘仍蹈故轍各懷異念冀免鋒鏑跡旁觀復犯誓內所禁等事必使災禍並作章其顯罰庶幾後來之人有所懲勸惟神操衡在天食報於國願垂昭鑒無薄我言冬十二月除夕度歲有懷賦詩

南北征途莫問年豪雄意氣每翩翩人情到老方知味世態無端尙有天蕉夢甫殘仍澤國梁炊未熟已桑田邊書不至昏鐘起獨抱丹忱付篆烟稜撐餘骨不勝裘一任霜花點白頭日日衰容隨病

改年年旅況付愁收笙歌天上方辭臘士馬行間
正佩鈞春至九重多雨露敢辭膏血灑鞠鞞

萬曆九年辛巳家嚴五十四歲

春二月

先是總督梁公為修完緊要邊工題稱總理戚某
規模宏大籌畫詳明創議修臺復議修牆皆重鎮
守禦之上策斬山建城跨河建橋乃古來未有之
奇功窮巔絕險尺土皆親量度盛暑祈寒往來備
極勞辛卓哉大計更任怨以成功偉矣殊勲真委
身而衛國上特遣兵部郎中費堯年同巡按劉先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十二 六

國勘得自六年至八年秋防止三年內修築古北
各路緊要邊牆增修敵臺及創建潮河大橋俱高
堅壯麗完固如式疏稱總理戚某忠矢天日巧出
心思臺牆之設依然天險創自今不朽之績長橋
之制若有神謀收古來未有之功任勞任怨以成
功忘身忘家而報國總理已逾十年敘勞當列首
選是月部覆戚某忠勤夙著勞怨不辭功多倡義
事出苦心尤當重敘疏上上謂此工與尋常邊工
不同戚某廕一子錦衣衛百戶還賞銀二十兩紵
絲二表裏

夏四月同劉憲副方山人遊唐氏山庄
臥松陰下賦云青山來朔漠綠樹雜西阜殘醉驅
炎色新城倚暮濤臥便松影密興對野人豪圍復
悲歧路蕭疎感二毛

五月

總督梁公為舉薦專闢大將以重邊防事疏稱總
理戚某委身許國多算籌邊任安危之重鎮訓練
南北強兵歷艱苦已萬端修築金湯天險禦虜不
敢長馳郊圻久晏援遼茂有奇績關塞生威論其
保障邊境之勲當居斬馘封爵之列誠三朝之勁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七

節乃一代之功臣部覆戚某成十餘年戰守之功
任數千里干城之寄委宜破格加恩久任是月再
募土著三千人復建車後營駐灤陽繕營房千餘
間重建遵化城

秋七月同劉使君方王二山人同登楊木頂邊樓條
雨氣作冷虹霓突出乃分韻賦詩

誰起樓臺接帝闈萬山迴合五雲屯因看短劍開
塵匣化作長虹護塞垣小隊旌旗空外轉層巒刁
斗日邊繁居然爽氣來杯酒避暑無論河朔樽歲
月堪嗟胼胝深與君此日重登臨曾知往事惟衰

騫莫話新愁但赤心已覺
天尺五都忘側足
地千尋神工更欲增奇絕
蟬螭雙飛抱碧岑

萬曆十年壬午家嚴五十五歲

夏四月同郭上舍陳王錢氏昆仲四孝廉遊鐵冶湧
泉湖有賦

百里青山夾道花柳迷幽谷
有人家望連野色堪
邀月坐漱清溪可當茶傍水
桃源仙地近隔林漁
火世途賒披襟今夕同君醉
愁絕何年泛海檣

秋七月經翠峰寺屋中古碑
涵射山影因賦詩紀之
時夏李二將軍暨錢中樞從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八

白髮年來老更狂
愛尋幽僻到僧房
精磨古石見
山影浸抱尼珠弄
月光早爲炎蒸休
戰馬那知秋色動
清商翠微若有徘徊分
早謝丹書禮法王

八月誓文

具官某於是月調到十二路防守臺空千把百總
幾二千員名調委某官某某以司考校事某今率
若輩俱集神前而誓之曰若輩萬里赴義馳繫邊
臺經年苦守其爲艱辛甚矣二千里之邊垣盡以
付之自戍守無烽火之警而邦畿獲祗席之安其
爲功勞厚矣中間乃心職役靡盬王事者固多而

敗類貪殘怠事不肖者亦非少也今當殿最賞罰
之期實爲人心奮起之會但若輩善於鑽刺夤緣
急於虛誇竊冒誠爲可恨曾誓於神刊布通衢有
日矣茲若聽信囑書枉抑勞効則某之罪也某等
奉委考較率爲井里鄉人分當從公評品雖至親
至鄰難以私庇若不同心詢訪考較不公護庇所
私因而報恨罪在各官今某執衡於上各官奉公
於下如千把百總等虛捏功勞昧心要越有所求
托希圖超冒者定械其人於誓詞下仍望明神降
與惡報惟其眾心難濟故敢仰煩神聽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九

九月著止止堂集書成

冬十月

閱視都給事周邦傑題爲虜界內附邊政大修以
永保治安事部覆奉旨該鎮修舉邊務勞績可嘉
戚某先廕伊男百戶准與世襲還賞銀三十兩紵
絲二表裏

議覆刑科給事中牛惟炳具題申明將權疏

該本科題兵部覆議移咨南北邊腹但有官軍去
處督撫衙門各從長查議要見全鎮兵馬總督標
下幾枝巡撫標下幾枝總兵官標下幾枝是否通

聽總兵官訓練有無別項掣肘其巡撫旗牌親兵應留若干人歸中軍統領不必立有營名一則可免臨時摘撥煩擾誤事一則可免以將官而制巡撫之嫌餘兵悉發各營聽總兵官訓練至於總督重臣旗鼓親兵亦要計處明白已釐正者不必紛更未釐正者即行釐正事完有督臣去處督臣類奏無督臣去處撫臣會同總兵官具奏疏內務要簡當以憑覆議上請為照該科條陳深得邊弊情狀但薊鎮切近京師議論雖繁掣肘雖多自隆萬以來節督撫臣經理前弊俱無除巡撫裁併於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軍門標下兵馬俱歸營伍各照原駐地方外軍門只有奇兵一營不及千餘以上俱聽總兵操練三兵備道俱無私立親兵各駐劄地方雖有城操軍馬俱屬守備管領捕盜守城法紀森嚴實在遵守但恃玩之弊醜於名稱何也凡屬標下者必曰某衙門某標下某營以此立幟即該營將領材官見其所命名自然動於心榮於色而敢於恣肆舉一鎮文武官吏孰不事上而使下投鼠之忌受厄之心自不能免況鎮將乎是不得不聽烏鼠之為驕也即督撫見其名稱亦不得親情而獨厚之矣

薊鎮各營俱以地方立為營名近今私稱如三屯必曰三屯某營密雲則曰密雲某營似可以戢耳目之聽聞然每於文移內猶曰某標下是今禁其弊而不清其源曾不幾時計當復弊矣又照撫院雖裁兵馬稱標下字眼尚皆如故未經議處如昔年浙江杭州獨設重兵開口稱軍門親丁隸於水利道總兵不惟不得操練凡入省之時各該官軍絕不見面將領尙欲以客禮待之如對敵先敗輒曰我軍門兵也欲參其官則有忌欲戮其軍則不聽其所由來者漸矣合無將薊鎮各標下革去某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衙門標下字樣如三屯則曰三屯左營三屯右營三屯奇兵營三屯輔重營漢庄車前營深陽車後營惟旗鼓等項屬中軍司之者乃曰標下不足則補之逾額則裁之裁之而著實邊奉將總兵參罰之舊巡撫標下俱駐劄遵化縣則曰遵化左營遵化車前營遵化輔重營如密雲則稱密雲左營密雲右營密雲輔重營又求之薊鎮並無振武地方振武營當只稱密雲車前營石匣營則稱石匣軍後營又伏查軍門奇兵營習戰者一部稱密雲奇兵營其旗鼓俱屬中軍方許以標下稱之蓋軍門

駐劄密雲總兵駐劄三屯言稱密雲則軍門標下
不言可知稱三屯則總兵標下不言可知其建昌
馬兵則稱建昌左營車兵則稱建昌車後營是名
之而實未嘗不在也但使人稍減所恃而已其有
補於軍務機宜非淺鮮矣

計軍營一

一戰車分爲中後二大營

中營用輕車四營每營二百五十六輛共一千

二十四輛運糧小車一千輛

後營用大車三營每營一百四十四輛三營共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三

四百三十二輛運糧小車五百輛

以上大概如此臨時車之多寡營之大小隨兵
力輕重不出此數而已

計兵卒二

一前鋒營南北軍兵一萬蓋全鎮只有衝鋒十
營每營軍兵二千一百餘并雜流家丁通以二
千五百計臨時疾病逃亡大約必不出此之上
各營選鋒共可得七千南兵三千共一萬則極
盡一鎮之選矣必不能多加一名馱拒馬騾軍
三百二十四名又馱神器騾軍二百七十名馱

大礮并火藥騾軍二千名

以上共軍一萬三千五百九十四名

一中大營車馬營各四枝共車兵一萬二千名

不足者補之馬兵一萬名南兵三千名幫運戰

車班軍六千名總兵下中營二千名馱神器騾

軍三百六十名馱拒馬騾軍四百三十二名又

馱大礮并火藥騾軍三千名小車軍四千名牛

軍一千名

以上共軍四萬一千七百九十二名

一後大營車馬營各三枝共車兵九千名不足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三

者補之馬兵八千名幫運戰車班軍九千名軍

門標下二千名馱神器騾軍二百七十名馱拒

馬騾軍三百二十四名又馱大礮火藥騾軍三

千名小車軍二千名牛軍五百名

以上共三萬四千九十四名

計馬騾牛三

一前鋒大營該正馬七千匹馱馬七千匹南兵

每二名給馬一匹共一千五百匹馱神器騾二

百七十頭馱拒馬騾三百二十四頭又馱大礮

并火藥騾三千頭

以上共馬騾一萬九千九十四匹頭

一中營正馬一萬匹每五名加馱馬一匹共該給馱馬二千匹南兵三千名每二名給馬一匹

共一千五百匹馱神器騾三百六十頭馱拒馬騾四百三十二頭又馱大礮并火藥騾三千頭

小車騾一千頭牛一千五百隻總兵標下馬二千匹

以上共馬騾二萬二百九十二匹頭牛一千五百隻

一後營正馬七千五百匹每五名加馱馬一匹

咸少保年譜

卷十二

志

共該給馱馬一千五百匹馱神器騾二百七十

頭馱拒馬騾三百二十四頭又馱大礮并火藥

騾三千頭牛五百隻小車騾五百頭軍門標下

馬二千匹

以上通共馬騾一萬五千五百九十四匹頭牛

五百隻

計餉食四

一前中後三營共軍九萬七千四百八十名每

日每人給米一升每日該米九百七十四石八

斗計半月共該米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二石除

馬軍并軍門本鎮標兵共二萬八千五百名各

有馱馬應自備煤炒一斗五升可足十五日之

用外

車步南北軍兵六萬八千九百八十名每日每

人該米一升每日該米六百八十九石八斗計

半月該米一萬三百四十七石

一前中後三營共馬騾五萬四千九百八十四

頭除草隨地取用外每日每馬給豆二升每日

該一千九十九石六斗計半月共該豆一萬六

咸少保年譜

卷十二

志

萬曆十一年癸未家嚴五十六歲

春二月調廣東鎮守都督南粵諸軍事

自家嚴之理薊事也於茲越十有六年矣其訓士

若李臨淮運籌若張文成定謀若裴晉國決勝若

岳武穆審機若狄梁公嚴部伍若程不識課屯田

若趙營平築垣壘若蒙內史繫安危若郭汾陽敦

詩說禮若卻中帥雅歌投壺若祭征虜文武為虞

若尹吉甫砥柱中流若長沙尉鞠躬盡瘁若武鄉

侯其善士退讓如信陵之折節其整軍禁倭掠如

樂毅之律師其經國保民如方叔之壯猷其幕府

市租如牧之爲士卒費其善用浙人如頗之用趙其節制法令如亞夫之軍細柳其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如衛霍之不尙首功其籌算方略指授機畫則探無間操無形而隨機酬應變化無端若莊生之談要眇其定紀律教技擊按營壘分布水陸織悉條備若陶朱公之治生其明賞罰署章程立威信刻覈斷斷若韓非之論難其刺見寇隱出鬼入神若季主君平之前知其議兵議餉則定羣策舉全力以奉薊門而務以守爲萬全其籌國籌邊則出奇畫運神工以遞修勦業卒以天險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六

而臂神京護陵寢卽深秋匹馬而無敢綠崖以窺犯其練守練戰則盡心盡力任勞任怨生聚教養者十有五年而漁陽千里盡爲金湯其任使則有偏裨材官智能膽勇不一莫不精神流注意氣貫徹而同寅協恭矢分猷念以相從士卒則有成募主客南北不一莫不有勇知方樂爲用命而同心同德惟願裹革以自効營伍則有車步騎標選職不一莫不紀律森嚴旌旗整肅於是闔關戰陣而出奇應變如循環之無端器械則有弓矢戈矛干盾銃石不一莫不長短相衛擊刺互用於是夾隊

而進而止齊分台恢恢乎遊刃而有餘臺垣則有關塞衝緩險阻遠近不一莫不樓堞相望烽火相聯從而陳師鞠旅總千山立而金湯爲之永固行師則有分數刑名攻擊批擣追襲遮擊不一莫不臂指相使首尾相應從而因利制權懸權而動而制勝爲之無敵運籌則有九標十二路民俗夷情利弊不一莫不區畫詳明經略宏遠從而綜裁萬變謀斷相資而設備爲之盡善迄今閩粵浙直之間橫海樓船之師雄於海上漁陽上谷臺堡之卒推爲軍鋒遺左數建戰援之功紫荊諸關井井有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七

備皆練士之成效與伐敵之餘烈也而且文武協衷推轂更弦於是軍政畢張羣力畢効版築畢堅而諸所征繕軍未嘗告勞官不知所費靡不畢爲永圖必經理有餘術也而且臥鼓灌烽邊草歲綠百穀時登尺土寸壤皆成膏沃因而黍稷蔽野牛羊塞川必撫綏有餘力也而且商旅日通市廛日盛生息日蕃禮樂弦歌日作菁莪棫櫟日振羨累租稅日儲以佐軍興而未嘗告匱必德惠有餘愛也旣而闢三屯之營城則因濠爲湖導谿而資灌漑蓄鱗而贖鑿蓋映堤蔭以桃柳冠湖署以亭微

而歲時士女婆娑頽閣樓臺憩沐荷亭縉紳縫掖
 投壺行觴絲鷓簫鼓而遊問賦饒歌而雜銅鑼容
 有自江南來者亦忘其非江南也此皆修邊乘陣
 之暇得以樂享乎太平誠軍旅之盛事而福在國
 家矣然勞而病肺五旬不能寢猶篝燈治軍書不
 輟有謂圖少休者則曰將本死官也幸且夕未死
 將垣千里之隙而使一矢之不穿也將橋百道之
 川而使匹馬之莫渡也將革三衛之心而使幕南
 之無庭也將慰九邊之情而使閭左之不戍也又
 將貽文獻於後世而使來者之有徵斯一念殉國
 之誠而戮力乎封疆之任矣居無何會江陵相沒
 側目者有煩言波及家嚴而西神將起記室荷家
 嚴加膝之愛者乃陰布蜚語觀圖自代於是量移
 左廣閩鎮父老詣闕請雷當國不允遂罷市遮道
 擁泣攀轅追送出境者不絕居有頃虜入黑谷言
 官請召還薊邊人方曰共祈諸所願而無柰彼當
 國必不遂所請父老乃立像於景山之祠勒石尸
 祝之未幾而所種魚蛤亡蒟苴芻桃李喪華若枯
 於士女之淚而天實微示其不果還矣

夏四月還里

家嚴歸里放舟蓬萊閣下尋南粵之行因賦云三
 十年來續舊遊山川無語自悠悠滄波浩蕩浮輕
 舸紫石峻嶒出畫樓日月不知雙鬢改乾坤尚許
 此身留從今復起鄉關夢一片雲飛天際頭將行
 別親友賦云五嶺迢遙秋望遲白頭今復動離思
 兒童遮道看傳節朋舊臨歧為舉卮仰面還驚歸
 鳥下捫心詎遂片雲移東門尚有瓜田在重語園
 丁好護持

是月癸丑子與國生

秋七月赴粵東在途中有移鎮廣東述有渡梅嶺諸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九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九

作

述云四十年來汗血間征鞍重度穆陵關如今南
 北多良將何日天王為賜環 再渡長江旅夢牽
 歌聲子夜逐秋舩人間苦海波猶沸天上春風祇
 自偏 倏報南天未息氛樓船飛鷁渡江濱帆頭
 應掛故鄉月隴外不知何處雲 度梅嶺云溪流
 百折遶青山短髮秋風夕照間身入玉門猶是夢
 復從天末出梅關 北去南來已白頭逢人莫話
 舊時愁空餘庾嶺關前月猶照漁陽塞外秋 仰
 看夾壁起層雲一綫青天五嶺分共訝皇恩偏海

嶠嶺頭十月氣氤氳

萬曆十二年甲申家嚴五十七歲

春正月在廣省觀迎春有賦尋上引告疏

時方候命會南粵當路疏其威望請重節鉞而雷
鎮焉其引告前疏亦下不准告於是部署章程百

粵五嶺皆律以軍政而時爲之簡閱矣

附錄觀迎春詩云三農東作喜開先蕭鼓聲聞此
地偏溥海共逢文化日殊方初頌武功年豔看羅
綺千門集笑擁魚龍百戲傳萬里陽和雖有腳總
應不到二毛邊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夏五月端陽未邀藩臬諸司觀龍舟有作

參差飛鷁集中流振地歡聲競楚舟憲紀高懸明
法象海氛常淨見訂籌江潭獨抱孤臣節身世何
須漁父謀一片丹忠風浪裏心懷擊楫敢忘憂

萬曆十三年乙酉家嚴五十八歲

春二月復上引退疏

竊考廣鎮水陸兵四萬餘歲費約四十萬金其寇
患除海外逆孽夷寇眾寡不可預測惟山賊無常
然後來亦未有驟集至數千者若隨起而隨撲之
大約得入穀之兵三四千足矣夫何事權盡歸有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司凡他日勘事與平時揭帖盡出其手卽補一兵
必有司召發造一器械亦有司估造將官明知不
堪莫敢誰何而總哨之缺亦有司選定監司發補
甚而操練教令一切章程將領全不干涉惟征戰
則督之前驅未見寇面而雌黃已隨其後矣權旣
歸海防將領威令不行卽總兵與營伍亦若無統
攝者然經年無一文檄之行而總兵文移亦不到
有司間有不得不行者輒拒而不納每經兵逃百
名以外方許補缺且今日革火兵明日革雜流無
非利其餉耳若操演與查覈器械將領稍一從事
卽加以要索之名心誣捏得行而後已至於劫掠
之寇無日無之咸匿不以聞稍一稽之煩言叢集
而官司舉不悅焉水陸將領有兵一二千者有三
四千者總兵居省會亦止標兵二千而已雖先後
軍門有章程申飭漫不之理蓋明知其弊而亦佯
置之不問家嚴抵任後理粵事如薊遂首編標兵
整飭營伍而軍旅僅爲具形器械率多朽鈍頗大
費更張久之亦漸開紀律而似可觀矣欲俟標兵
事竣方及水寨而後巡行水陸次第爲之整擷未
踰年而病作乃休憩小金山復上引退疏得旨准

頌功者不替第歷年愈逸行且恩怨兩忘何能復知其詳耶近傳三朝平壤錄卽浙功亦不悉而闕則更略焉其間述之不詳概可知矣他若大政紀昭代典則以及兩朝憲章錄嘉隆聞見純等書纔附見一二云耳不肖輩懼滋久而溷沒乃搜所存遺稿編輯成書俾傳海內共見之則先少保經國苦心昭然如指掌矣夫委身無二固臣子之忠盟而旌美不渝尤國家之定例獨其拮据一生動勦三十餘載卒與循資敘遷者曾無少異而易名之典猶自闕如卽邇來翁

戚少保年譜 卷十一

宗伯董吏部彭給諫戚露章題奏竟東之高閣嗟嗟時乎時乎有不可言與不敢言者而又有不得不言者報國靈旄屢屢守一經不能振揚前烈亦曷能叩帝闈而上達焉謹據其勛勩籌畫以爲海內告若先少保之人品行詎與夫孜孜爲國之孤忠蹇蹇匪躬之大節則汪司馬太函集中業已悉其梗概而今且廣其傳矣嗟乎小子夫復何贊不肖男報國薰沐謹跋不肖與國生也晚甫五歲而孤焉卽家嚴之音容亦不能悉識矣况回祿之變起自西室稿牘

外幽夢那知白日殘別酒聞歌還障袂除書拭目聽彈冠人間薏苡容身易天漢風波把舵難宿五羊驛詩云細雨鳴鳩石路遲蒼茫水樹共依依好山可惜雲藏半古砌空閑客到稀列炬自應投照乘踏春何用問漁磯停橈不少迷津者獨幸風波一息機舟行有感詩云孤帆遠浦暮雲低海祲遙連望眼迷滴盡春愁三月雨叫殘鄉夢五更鷄喜看赤日經黃道卻愛青山轉碧溪此際黃冠應底事天恩曾許謁夷齊謝參知陳少參梁聯橋爲送盡境始別詩云東泛江流逆更狂憲旌千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里送歸航百年義重看雲外匝月情同去水長楚粵天分傷把袂舟車地迴動離觴應知意氣凌今古便到蓬萊亦未央道遠情勞客散時雙旌何事又相遲珠江共楫凌江返宦海同緣別海悲勝境相攜傷去住聯舟唱和惜分離驢駒歌罷家何處直藉高風到嶠夷入梅嶺詩云五嶺山頭月半灣照人今古去來還青袍芒屨途中味白簡朱纓天上班烟水情多鷗意愜長林風靜鳥聲閒依稀已覺黃梁熟卻把梅關當玉關冬十月始歸蓬萊還居故里諸親友迎於郊圻喜相

慰之

家嚴謂諸親友曰今國家太平北虜款塞南交來
庭安所事武臣哉余可歸故里矣登州故有海市
多仙人侶余將時棲息蓬萊閣上冀有安期羨門
相與逍遙物外以樂太平之盛時諸子侍側因語
曰吾自束髮從戎間關百戰幸有尺寸功得以珥
貂紆玉位師保至貴盛矣然往往擯於已氏嘆喑
出入生死齟齬萬狀乃今功成身退得保首領於
壙下此其以善息矣爾小子其克承之

萬曆十四年丙戌家嚴五十九歲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夏六月結夏山中賦詩寄都塞上諸知己

六月園林意自涼紛紛開落任時芳莫招仙子層
霄遠且傍佳人舞袖狂鷗鷺沙頭原有侶鸚鵡天
上自成行宰官若問山中況日日清風薛荔床
九曲河流返漢槎蓬萊原有野人家堪傷地僻虛
談塵總是山高障落霞花發舊林春自足醉來清
夜月偏賒尙知造化猶憐拙孤嶼仍畱篆鳥沙
冬十月立家廟以祀蒸嘗延師教子纂修案牘捐助
修蓬萊閣

萬曆十五年丁亥家嚴六十歲

春三月游覽山川賦東海奇松刻石紀之

蓬萊畔奇爾松蒼鱗鬣身虬龍風雨時時吟不
歇炎天淒切寒無冬間之何代誰植此精神命脉
羌如彼初不避山林原不競朝市久隨冷淡綠靜
任盈虛理壽已千齡外恍然一瞬裏松有聞塵鬣
兩耳具紛紛松有見轉眼榮瘁亦堪歎松若有心
情能忘利與名人非松松非人古來那具千年身
龍爭共虎鬪轉盼即成陳松兮人兮柰爾何搖筆
且放奇松歌

秋七月孝思祠成奉安諸祖考妣神至於內以時饗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之

祝文云嗚呼渺孫不肖仰賴列祖考妣積德二百
餘禩施而不有幸延今日者伏念我祖從高皇帝
迅掃胡元混一區宇再造中夏功勳載於誥命藏
之內府從征雲南戰沒以功授登州衛世襲僉指
揮使司事始祖妣少年誦柏舟黃冠享百歲壽教
子成名即爲我五世祖復以王事蚤歿於官高祖
學問淵深英氣蓋世乃艱於嗣納劉媛生我曾祖
獨搏一虎虎中矢死惜二十七齡而歿未究厥施
我祖以布衣短折祀妣習女誠諸文字守節訓子

有共姜孟母之賢凡為我祖若宗藏之冥冥中者如累絲如著流然世世增益無已迨至我考以孝廉著聲以清忠報國率一旅守孤城禦劉寇數十萬而所積益宏益厚則為山九仞為井及泉而復不自享官僅昭勇始未用祖宗之百一又自益之於天且千百倍矣矣能不得乎天哉事詳孝廉將軍傳亡弟青衿雖由渺孫起家才實足以自進不數年已躋大將兄弟同朝並領鎮符時人榮之渺孫蚤年服官弱冠自奮部署六郡良家備胡稍習北鄙利弊歲癸丑以夷警擢督備倭山東起積餘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於故里聞譽大彰至今猶昭昭鄉評開歲乙卯遷浙惟時東南泰階久平武備盡弛倭復善為奪懼術且殊絕戰途莫不以南產脆弱非倭敵不可教甚至執經傳語以堅眾心乃遠眾排紛呈議督撫冀以身家甘之歲丁巳幸有舟山之役三折肱始得其殼三易其人始成遂著紀効新書俾共習之自茲以後皆用練兵以馘倭方罷徵兵調餉而倭遂避浙而浙乃安再役江西寇熾歲壬戌閩倭日熾草竊乘亂四起閩土殆岌岌復率所部材官練卒往自壬戌迄丁卯山海戡平大定而昔日徵調

轉運之浙御為東南諸省之怙恃矣於是東南諸省俱徵義烏兵而自直隸以至閩廣川貴及腹裏一時大將偏裨下至部曲多練兵中頭目今茲保障數省悉其力矣丁卯秋東西虜分犯塞石州陷之昌黎幾破渺孫奉召同總督譚公入京計邊事乃著論請兵辯上邊事得失陳啟虜槩歷數自治之策必以堂堂平野短刃相接虜於是不支而後心服膽裂可一勞永佚從此虜畏我兵不可犯將士信吾令知虜首易誠然後惟皇上所欲為遂出為總理節制三鎮大將而駸駸頡頏於總督亦戎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臣近所無之寵位也緣薊以近京畿故重於舉指而將吏有竊議事多掣肘即制府亦為人言倦矣渺孫力肩其任謂以世業身家圖効如泛北海當求濟涉身家亦無恤矣乃創練南兵疏建臺堞於凡牆檣器具分合應援風火號令會計賞罰鼓舞咸惠多方破格正名握算不可枚舉致有飛語上達宸聽數演解氏之危乃著練兵實紀哨守邊關等條約以便將士習法至於事神事人與夫舉指之詳縷諸務之雜查安危之倚伏鋒鏑之利害而爭者忌者異者怪者之齟齬不敢一一數且不能

言其狀夫四十年汗血豈敢於頃刻恭對之間久
瀆如在之雲耕邪道意浙閩薊門每有舉措發言
盈庭不獨阻其事仍欲族而後已危機日有之乃
置不顧復請所募兵戍邊而朝議其非者半率皆
以爲南北異宜時渺孫在薊則督過以百種比渺
孫去薊則養之如故而不以厚議馭之益優而不
以偏議更欲增之似非南兵不可守而不以逐議
抑何齟齬若是也殆經識有限而未之思乎薊後
練至八載將士實無二心而有死心登壇則大將
之威儀卓有可觀其車營十二精甲十萬可聯營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庚

數十里指呼如一人之牧羊羣絜長度短至無隙
漏方期一戰以報主恩在其時矣乃計出塞或援
遼以試狀上政府不至之虜竟亦不犯薊徒有封
拜之具無可措手之會督過者目爲權黨紛起而
欲中之渺孫南矣歲癸未鎮粵粵狀有不忍形於
言語問者正爲部署章程因創交錯復取紀効新
書讐校梓於軍幕中及所撰止止堂集等書亦得
刪拔其四五非徙之南胡可得乎是知無往非君
恩無往非祖宗忠義感格於天地間也甲申引退
疏奉旨賜歸聽用是聖明獨鑒孤臣眷未衰也以

歲乙酉冬始生還故里遊子三十年行間先後南
北水陸大小百餘戰未嘗遭一劫誠倭首殆萬計
覆之水火者以數萬計土賊平者殆十餘萬返我
俘擄無能數計凡兵臨妄殺被擄動人一物者皆
立誅之救一生命賞金五錢不樂戰勝而樂俘歸
未敢費先世之積也部曲起家爲大將者十人內
圍王者五人副總參遊而下無慮百計得衛所世
官者數百計東南數省離任後爲尸祀廟宇者不
可數計離薊塞今復四禩而起宏宇崇祀者亦比
比惟官仍祖職不曾冒士卒一級功臨壘不敢計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庚

利害而惟因事積陰隲賊貨悉聽士伍取之不相
聞雖用祖宗之積已多未能爲之益亦未敢爲祖
宗累也又安敢不以三十年實歷聞於祖宗之前
乎所幸先後以績進至今官贈及四代回首視之
或臨鋒鏑或逢水火或督我愆或忤當權或爲掛
籍或蹈嫌疑實數濱於死地而邀天幸以全其生
也茲得骨骸以歸苟完名節此豈不肖渺孫之所
能自必也皆以祖宗積德深厚上峻於天下及於
泉故大獲適逢於渺孫之躬耳然置諸禍而福之
置諸危而安之將萬死僅一生天殆爲祖宗全墳

墓為考妣佑渺孫也且不肖渺孫先乏子乃出奇計苦心萬狀今有五子一姪率承烝嘗非祖宗考妣之積胡可得也渺孫拜離墳墓自嘉靖乙卯歷馳南北歸於萬國癸未計二十餘載松楸莫掃時祀弗展渺孫之罪可勝討哉茲於本宅東偏建宗祠一所周計入室中雷稍高前南數武為望雲樓前疊石為山臺各曰見隴左右各厠以廊廡始作於丙戌年冬十月迄丁亥秋七月今已落成矣謹擇秋望奉安諸祖考妣神主入祠凡我子孫咸以歲時陳俎豆而永奉烝嘗於茲祠焉第以歲久畫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三

像剝落積字魯魚倫次莫辨乃懲前誤特補上列祖之別號與列妣之私稱俾不再誤於後人也嗚呼廟貌尊嚴奧室深闕綴絳輝煌丹堊炳燿獻享以時誠可以致祖宗之靈來享來洎凡我子孫保之勿替孰非君恩矢心天地

冬十二月家嚴考終於正寢

是年居里寄興山水間忽於是冬商確京移趨堂兄受職會朝議欲起之疏方上而蜡之前一日病作漏二鼓始入內家人以後事請一無所語鷄三號遂安然體逝而終矣其夕天鼓三鳴而蒼頭夢

天人服玉服至闕前叩闕邀請而去云

萬國十七年己丑春二月不肖祚國入都門請卹典得詔准祭二壇加祭一壇照例造葬

祭文曰皇帝遣官致祭於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戚某曰惟爾夙諳韜鈴載揚斧鉞崎嶇經乎百戰名重三朝智略邁於萬人勲垂奕世南海殲倭築鯨鯢於京觀北門防虜壯虎豹於燕關報主懷襄革之忠馭下多挾纊之惠予方推轂爾適乞體胡遽淪亡可勝痛悼特優寵恤爰報武功靈爽若存洪休攸服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三

又掩葬文曰惟爾著功南北載績鼎彝謀猷係國家之休戚夷夏馳聲節槩為朝野之具瞻軍民載德天胡不憇折朕股肱嘉乃懋勲拊髀頒祭優加造葬用妥英靈漠漠昭歆明禋特享

附跋語

先少保初違世時諸孤輩藐焉穉齡不肖報國年始髫髻冠讀父書於手澤中窺其遺烈而散佚者又復強半追惟先少保功烜旗常名垂天壤口碑嘖嘖在人其在北則臺垣為百世之伐可目擊而顯見而浙閩之功積歲既遠雖尸祝

回衛調理以候起用遂東歸因賦別粵中諸公時
承參知海山陳公少參木灣梁公臧舟爲送自五
羊至凌江聯檣千里盡境而別亦今昔所希觀者
附錄在告暫憩小金山詩云六十行年夢更夢幸
存骸骨乞重瞳風塵久矣迷真覺苦海何緣悟性
空前世有心仍野寺故吾不復識鍾公遐方但願
無烽火烟柳年年繫去驄 諸公盡是濟川才吾
臥蓬蒿亦快哉聞說伏杉生百粵常看飛棟斲三
台報君未老驅羸骨聽笛先聞吹落梅但願五雲
扶日月相逢到處好銜杯 年來嶺海偃旌旗瘦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五

骨何妨萬里移雲擁三城多瑞霽夢回孤枕愧支
離登高漸喜瞻天近抱病翻思去國遲粵路嶮巖
君莫問天街更有路多歧 戢羽樊籠四十年水
濱亦有白鷗天君恩自是優功狗世事渾如看紙
鷲戀客青山隨處有向人明月爲誰憐杖藜徙倚
蕉窗下幾度從容檢內篇 別粵中諸公詩云萬
里歸心繫別船高情直與九霄聯望迷北斗知天
遠水盡南陲見地偏帆逐晚雲隨去任鷗浮春雨
任聯翩聖朝不薄庾關外新拜元戎已出燕 瘴
海氛多曉亦寒維舟更識主恩寬放懷到處青山

先燼興國不惟無見知抑且無聞知也時庚申
春月因謁司理孫太宗師念及家嚴深懷飛將
軍不封之感更言倭勦猶問視之野史而邊勦
惜不多概見然倭勦乃橫草熟釜之功邊勦乃
曲突徙薪之業若千二百座之樓堞二千里之
塞垣抵今五十餘年朝廷無北顧之憂伊誰力
也試思未有樓堞之先虜且闖騎入漁陽而爲
跖矣又且萬眾長驅突古北薄幽都而犯關矣
請觀今時之日然耶否耶是曲徙之功其謀也
遠其慮也深則君子之所爲眾人固不識也追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五

惟家嚴之志原欲練兵出塞外揚成祖之烈以
遺天下數百年之安乃廟堂聚訟議論不一假
詞於神宗沖齡而中寢其大略於是罷四鎮總
理之御專一隅安攘之寄從而創修樓垣以成
一鎖之金湯噫使廟廊無掣肘家嚴盡展其雄
才則更有以斥威九夷三韓當無今日之厄也
興國既揖司理而退乃述語諸兄伯兄因出首
編未結之稿並搜燼餘彙而成帙凡葺有六月
而就乃家嚴之在闕也每陣先眾首登幾厄者
二十有七在薊也足竭窮荒心竭智慮無一樓

垣非親自持籌而步算無一戈櫓非親自檢點而試驗者也時鎮事繁劇雖途次旅邸晝夜亦不撤批覽乘輿中巧設機燈馳驅無異晏坐每及皇華楮牘且蹇輿而襄肩矣卒以食少事繁勞神太甚致消渴之恙以終邇自十六齡而出仕勤勞王家四十餘年歸里及歲臘席未暖而遽然永逝矣嗚呼非所謂鞠躬盡瘁而爲國忘身者乎以家嚴負天下之才抱匡扶之略不惟無殊封且多羈帶卒以歷忠三朝而竟無一級之蔭於是歎兵爲道家之所忌也功高未之或

戚少保年譜

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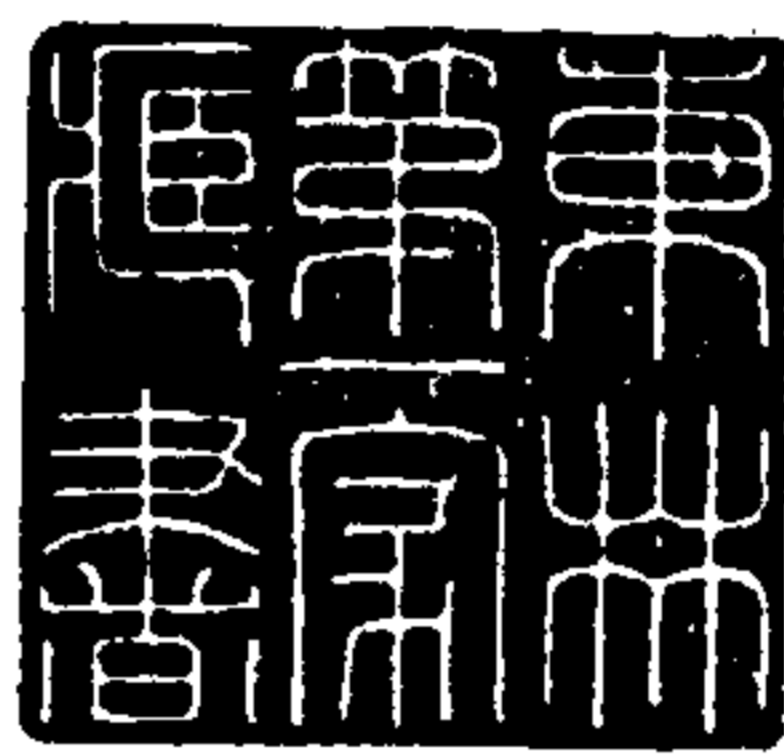
三

賞也武帥未之或先也乃兵法不授於子孫特以清白傳家而訓以儒行子孫服訓惟謹斂避退藏亦絕口不敢言兵事今與國謫劣不材卒困公車終不能奮家聲以丕承先志竊類景升之子雖抱璞守拙必不安以景升子已也聊附翼諸兄續家嚴往事之跡誌什一於不朽云稿錄初就劄刷無資幸遘大將軍沈老公祖俯念先勩有代鐫之盛雅得母天之不忘遺勲而垂憫忠憤於沒世也歟季男與國沐手謹跋

戚少保年譜著編卷之十二終

顧端文公

年譜



錫山何碩卿梓行

年譜述

先曾祖端文公晚居東林門人有以年譜請者公曰孔子大聖人其自敘只吾十有五數言耳余何人敢侈然效宋大儒之所為也偶憶幼時趨庭就塾諸事拾片紙記之自始生至十六歲隨意撮錄今此稿尚存篋中

先祖夔州公於崇禎丙子秋以戶部郎拜守郡之命辭歸養母部題有清慎勤剛居好稱說端文公言行以為後世子孫模範先君子受而錄之此全譜之所繇輯也

先君子幼侍端文公及弱冠掄魁久已潛心理學此譜雖問出夔州公口授然繕寫確核倍費苦衷惜乎原本散佚所存者什不及一貞觀少嘗受讀四十年來僅能約略大都茲用遍考羣書勉加補訂釐為上下前後四卷

蘇川張隱君力贊成之邑父母徐侯欣然佐刻誠為表章之一助云

是譜纂於甲乙改革之時先君子慮世遠事湮而作也書法義例多旁見他稿一仍其舊罔敢少更至萬曆庚戌辛亥奏章因難備載故僅錄諸賢中知己數言而原稿止崇禎間以後名家評贊概容另集

端文公誌傳行狀係當日名賢碩交手筆並極周詳而其中有一二未遑訂定者如寐言記南臯鄒先生告假見麓蔡公方署部篆在癸巳任考功時而傳作丙戌封司事銓政自記內閣屬推羅宗伯太宰不從婁江問誰為此議趙少宰曰顧驗封而傳狀俱作顧稽勳今悉僭加改正以從畫一

端文公所著諸書已刻者小心齋劄記涇臯藏稿大學重定大學質言大學通考當下釋東林會約東林虞山南

岳經正明道仁文志矩諸商語以俟錄制義策論等未
 刻者證性編還經錄桑梓錄識仁答語學庸說論孟說
 略周易集解銓政記自反錄存牘嘉言編善行編其未
 就之書則晚年所集五經餘及命丁長孺作孔氏淵源
 錄二種後夔州公重刻涇臯藏稿名顧端文公集微有
 增刪先君子做近思錄刻端文語要皆精採劄記商語
 諸書中至要語也貞觀留滯京師越七年抱痛南還則
 累世縹緲梨棗已與劫灰同盡惋悼何云年來刻證性
 編還經錄東林會約皆卷帙之最少者王司農幾菴屬
 馬中丞見五刻劄記於武林餘尚未能悉付劄刷并書
 以志愧

小心齋劄記昔賢謂與讀書錄相表裏先君子西疇日抄
 又與劄記相表裏向已板行先君子生平著述甚多今
 存者千百中之什一而已尚其他日勉圖表章

五經餘義例久載西疇日抄頃忽見高氏書目復東林公
 啓久載涇臯藏稿頃忽入高子遺書又端文公東林會
 約首列朱夫子白鹿洞規前後文理截然而刻院志者
 忽於洞規之前增顧涇陽先生曰六字殊不可解真覺
 盡信為難惟有道者正之 貞觀謹識

考述

譜前

顧端文公年譜

卷前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道尊乎統學定乎宗統不一則嫡系混於餘分
 宗不明則聖真奸於曲說朕觀閣暨用事士大夫毀
 廉撤隅靡然從之使有道明德立之儒風率於朝何
 以至是朕用瞻懷先型特嘉追尚爾原任南京光祿
 寺少卿贈太常寺卿顧憲成德量淵凝文情泉湧豈
 巍科是重行絕學是肩居玉衡金鏡之司著秋月冰
 壺之韻事關國本一疏潔身迹遠權門三黜表直於
 是張孔孟之幟橫濂雒之旃時看魚躍鳶飛不問猿
 愁鶴怨瘳瘳瘳而一氣畢通籬棘除而八荒我闡大
 道不蕪於好徑庸德豈孤於鮮能然而庭峻則招讒
 望隆則見嫉至聖不免輓近可知生既觸邪焰以迤

遭歿復罹瑞威而晦蝕朕企泳前英期登覺岸想高
風之可挹嗟耆碩以愁遺不有長夜之埋沉莫致中
天之顯遂茲特贈爾為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嗟乎
道如無息之兩曜不舍且昏學如無翳之雙眸難容
塵屑必窺正體方有真功而奈何以燭炬笑貞明枯
棹誇洪潤哉朕將博採廷評廣稽輿論謚典祀典次
第褒崇不磨者奚止節義文章可望者正如日星河

譜前

岳絲綸式負俎豆增光

制 誥

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之 寶

先端文一生三奉 恩綸至是首稱道統學宗中
推孔孟濂洛其於聖真嫡系正體真功三致意焉
末更諄諄俎豆褒崇之典 文廟從祀所需者廷
臣一疏上請耳十四年禮曹始列公名并嘉靖以
前諸儒彙請增入兩廡 上嫌開列人眾著候旨
行然追誦 制詞曷敢忘異數也敬用謄寫冠於
編年若志傳以下諸文並出名賢洵為實錄附見
一二俾閱者知是譜之信而有徵焉 樞謹識

墓誌銘

以下金從刪節

吉水鄒元標

常論世非無談藝者自公經義出遂以為王瞿復起握
管者却步世非無啓事者自公奏副出遂以為子瞻再
生起草者屏息世非無登壇者自公東林一闢遂以為
濂洛更甦虛驕者愧恥公雖不得盡其用然所與 天
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者皆國本重計宗社遠猷即寤寐
語夢覺間惓惓不忘國家夫非實以身肩斯世斯道者
所必不能謂公一日樹千百年計可矣鄒子於公有餘
慨焉公之上書右沈司馬李司徒及銓曹諸事原不為
一人一事起念又官從大夫後與山林上書者不同世
遂有不浚惟公者公常致書曰近從千磨百鍊逼出真
身子來公豈可及哉公居家孝友可追古人平居所與
友人觀摩者恂恂雍雍居然名儒駘轡為末學計者能
不熟數公軌行令後世有所師承焉銘曰世運昌明公
揚於廷世不我與公投於林有鳳九苞噉噉其音四方
來儀異地同心匪曰好我墜緒是尋手挽長河力破重
陰倚歎我公如玉如金不泯者行洋洋者神是耶非耶
吾道陸沉我銘匪諛天日鑒臨

譜前

三

墓碑

高邑趙南星

余自壬午與顧公同為戶曹顧公已講學矣余樸鄙任
真公乃厚異之癸巳余筦京察之役公再入銓部時也
其教我甚多余被罪公與李公復陽同疏救之不理無
何公亦削籍去太倉再被召公倦倦望之為善及所上
福清富平書望之破嵩錄善去私効忠益其憂天下之
深愛國之至不暇計其可與言否也時貴以其異已遂

詎及講學者夫無論其講學第觀公弱冠通籍二三相國皆同鄉愛之江陵死卽板之要地公救失為報無姑息之意二三公者見為負心恨不可解此固超出恒情萬萬矣其於名教是非社稷安危之計無不挺身力爭竟至罷官其居家非孔孟之道不談也善無鉅細無不為也行無隱顯無不兢兢也一事之美一節之立不足以稱之豈非健健君子哉嗟乎顧公不死可也然死可矣

傳一 長興門人丁元薦

先生之學以性善為本體以小心為工夫季時問曰周子言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亦可言無善而至善至善本無善否先生曰無善無惡原是一句話通得無善通不得無惡通得無惡通不得無善便非究竟義今以

善前

四

無極而太極為案猶可曰無善而至善試以無善而至善為案亦可曰無惡而至惡乎以兩極字合兩善字猶可曰至善本無善試以兩善字合兩惡字亦可曰至惡本無惡乎又曰算來算去只是躬行難世言工夫卽以為落第二義孔子不曰為不厭誨不倦乎試思為何以不厭誨人何以不倦箇中消息最為微細推勘到這裏聰明才辨一切都使不着然則孔子所謂工夫卽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上者一段光景次者意見其下議論而已此先生救時喫緊語也一時名流雲集趨赴東林之名大振而癸卯妖書乙巳察典清議之士引繩批根憚先生丰采者目攝而心疑之及上閣銓書南北鼎沸先生不辨也善乎高存之之言曰當今而可以化南北之黨者惟先生東林自丁未以前譽滿天下庚辛而後舉國騷動至以為阱於城中先生冲然穆然不競不沮

身沒而精光更徹嗟乎其際微矣先生嘗欲作五經餘未就又命薦集孔氏淵源錄未及更定

傳二 宜興門人史孟麟

先生負必為聖賢之志而才識倍徒等倫自治公車言卽為海內宗匠其立朝大節有百折不回三軍不可奪者既而里居講學粹然一歸於正昔司馬溫公以天下安危為己任明道先生以典起斯文為己任先生憂時若疾痛衛道如饑渴殆任兩先生之任云先生曰以性善為宗上之義堯周孔所自出下之周程諸儒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為宗上之曇聃二氏所自出下之無忌憚之中庸無非刺之鄉愿所自出也辨在毫釐千里異以一木支大厦一柱砥狂瀾苦心哉苦心哉請以俟後之先覺者

善前

五

行狀 同邑後學高攀龍

先生司選以扶陽抑陰為體以不激不隨為用當是時太宰則宋陸孫陳四司則王秋澄公教鄒大澤公觀光孟雲浦公化鯉儕鶴趙先生以及先生皆極一世之選雖人不竟用而賢賢相續後先一道至先生司選而人心益蒸蒸丕變矣然中貴人請託不行枋國者好惡相左兩者合而為一陽施陰設不盡逐之不已自先生去而隄防盡決識者不能不歎息痛恨云 先生於兩兄嚴之如父於弟資之如友一動一止無不自仲肩之一字一句無不自季泰之東林之創經紀者仲也切磋者季也先生每自幸曰吾多助於兄弟如是於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於師生養死殯之於友髻鬣之交無不白首相歡卽有緣而為利幾敗其名者夷然

不問也於同邑之宦於四方者必默爲提挈有一長可取者必力爲表揚其人不知也於兄弟之子愛之如子教之如父有前後母者有嗣嫡者必使各得其所曰吾以兄弟視諸孤猶之子也猶有前後母嗣嫡之分吾以父母視諸孤均之孫也何前何後何嗣何嫡念其伯兄少獨勤苦思得報而無從伯之諸子試有司必爲通名曰試士公典也吾念吾兄而聊通諸子以備採擇私情也當必有矜余而諒余者於子則絕不爲干請先生於世無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體居取容膝不知其他四壁不墜庭草不除帷幔不飾一几一榻做硯秃筆終日儼然冥坐讀書四方酬答而已憂時如疾痛好善如饑渴無所不坦易至關綱常者毅然執之不移無所不渾厚至闢邪正者井然辨之必悉蚤見也又不以成心逆物嫉惡也又不以已甚求備語言簡重喜怒希形

譜前

六

未嘗絕郡縣羊牘而非一方之冤抑不告未嘗絕當路交際而辨貨取之介最嚴先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聖不參二氏近契元公確遵洛閩其於世也百家衆技當無所不臻其妙而獨以全力用之於學一切技倆不得而岐之故其功專其於學也百家衆說當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力用之於聖學一切元妙不得而岐之故其詣純於凡五經四書直從神情血脉字字咀嚼故密察不差毫髮於凡聖賢豪傑直從皮毛骨髓人人對勘故權衡不爽錙銖先生曰周公之於道至矣所以爲之推行其道使得昌於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爲之推明其道使得傳於後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諸用其源濶兩先生顯諸仁其流遠又曰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爲之開厥始流傳既久分裂失真有禪而儒有霸而儒有史而

儒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微晦翁孰爲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攀龍亦曰自孟子以來得文公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來得先生又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以來見理愈微見事愈卓充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從義如驚殆幾於無我矣吾推其志必也友一鄉之善友一國之善友天下之善友萬世之善其不然者曰小家相先生不屑矣必也堯舜其君臯夔其相唐虞斯世孔孟吾徒其不然者曰第二義先生不屑矣天假之年進不可量天假之位用不可量昔人於明道先生之亾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吾於先生亦云

祭文

金壇于孔兼等

譜前

七

賢哉涇陽真丈夫也進欲行其道以昌天下之治而命阻之退欲明其道以開天下之迷而命又阻之一片苦心日望正人之進用而莫開元祐之籍以故敬業樂羣之日常軫名賢彫謝之憂一味厚道不忍舊契之招尤而反蒙黨護之嫌以故往來尺牘之中強半引躬自責之語昔文公疾革勉勵諸生曰道理如是止矣幸互相倡率牢固著足也兄之屬意同志想亦如斯嗟乎兄長逝矣事兄之事者尚濟濟其如雲憂兄之憂者尚茫茫其無日兄聞之乎抑見之乎

又

德清章嘉楨

嗚呼先生殆學聖之時而得聖之任者乎夫任豈易言哉有莘氏取子嚴於一介千駟弗視可不謂清往來在

主聖君之問油油然不少介意可不謂和卒也以其清
信天下以其和洽天下而後能成其任天下之德業先
生生平泊素沒齒若寒峻清矣不言而飲人以醇取大
致略細小無人而不欲引之於道和矣至立朝居鄉無
念不在 國家無一言一事不關世教而其學脉宗貫
不雜以禪不岐以元又粹然孔氏家法故曰學聖之時
而得聖之任者也

又 關西李三才

余少年寡識間嘗嬉戲惟公正色相戒勉余向學始令
熟玩諸子潛窺古人檢身之精繼俾博覽諸史歷觀古
人康濟之略事事提撕時時警覺名為益友實則嚴師
春初猶以書抵余謂老兄被諸賢千磨萬涅逼出箇真

譜前

八

身子來我為老兄被諸賢千磨萬涅也逼出箇真身子
來譬如赤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反得見真色於世亦
如我輩借諸賢之力反得見真身於世諸賢真有功於
吾輩哉古人所以拜昌言也嗟嗟非有大識見涵養熟
能為此語乎此豈可以聲音笑貌襲取者乎

又 歸安錢士完 廬陵劉日升

十餘年來士君子居鄉則修名檢有退焉若浼之風立
朝則軌風節有批鱗不避之勇析理則高不入於空虛
卑不涉於功利依然程朱正派 朝廷之上關係大綱
常大利病昌言持之協力擔之罔敢依阿二三其間雖
遇貶斥風力愈勁皆先生有以振之也世之當一官任
一職率能程勞課績顧以用為用其用也小先生為當

世所推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幾無以自見矣乃以不
用為用其用也大古來儒者如明道先生年僅五旬有
四晦菴先生立朝不過數十日修短貴賤又何論耶

又 潛江歐陽東鳳

先生視身世浮榮若輕雲之散空人間讚毀褒譏若鳥
音之過耳惟見 國家出一善政登一正人則躍然喜
或增一秕政進一奸回則悄然憂聞人有善如得其所
欲而愛之護之也人之不善如疾痛在躬而拊摩之也
善必以及人如解衣推食於其子弟也此其四海一腔
萬物一體真有孔門天下歸仁氣象倘天假之年無論
用與不用皆足以破異同而消朋比乃沉疴未愈奪之
桂薑巨川未濟棄厥舟航此則天意之不可解者也

譜前

九

又 烏程後學朱國禎

嗚呼先生之存歿與禎之得事先生豈偶然哉丁長孺
每日顧師不可不見未知余胸中原有先生在也及余
從東林講會一見心折再見體可投願為之死夫余非
知學者知人生本直人性皆善而已余非能講者知師
友當切磋義理當剖晰而已余非知先生者知其統一
聖真獎進來學為今之元公文公文直接尼山真傳而已
先生之道光明粹白如日中天十年來一人主盟四方
風動漸道德仁義之場被範圍裁成之澤而先生謂斯
道甚大宜化彼我泯形迹必煅煉一番剝落摧折存此
一段精光於萬世而時流果然奮筆欲散其名存其實
名豈先生之得已哉惟不好名故依庸以歿齒避世以
覺人作輿同類以維不盡之脉其它固非所惜也夫學

亦何常之有近世大都以禪為根禪之精者為聖而粗者流入於無忌憚賊人心壞世道此先生之所以憂而不得不講也今先生歿矣人既云凶會亦葬廢而二三同志猶能嘿嘿躬行以守遺訓異日必有過而以太牢祀者而余何戚戚之為

又

寶鷄後學張舜典

先生道高而氣直學濶而養邃濂溪圖太極而後人未免生異議自先生有論而異議息矣考亭兼知行而過高者則以為拘滯自先生有論而考亭知尊矣文成倡良知而固執者則以為元虛自先生有論而文成益信矣論識仁而識之於當下則無不明之仁論體仁而體之於當下則無不存之仁蓋先生之學易簡直截而又

譜前

十

渾融圓通可謂紹述濂洛而直接洙泗之統者矣

又

高攀龍

吾聞之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謂之大臣若先生者斯為大臣乎吾聞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謂之大人若先生者斯為大人乎先生之學大無不見其要主於明善究無善之弊將以明善者滅善故如救焚拯溺汲汲於幾希之辨先生之精神大無不徧其要主於好善要約同好緝民彝之一綫見不善人之傷善以為是絕國家之脈而裂其咽故不惜大聲疾呼如衛父兄而扞其頭面吾嘗謂先生具千古之眼高燭萬類而破大道之鍵故落第二義者曾不足當其一莞具千古之腹含茹萬有惟吾斟酌故一切好醜異同曾不

足礙其寥廓具千古之骨其於世俗蕩巢夷窟苟非志之所存三公萬鍾曾不埒於毛髮此則先生所以為大而莫之與越嗚呼吾於世而未始見似先生者指可幾屈況乎吾錫詩書記載更四千餘歲而文章理學氣節忠義實惟先生一人之始名泰伯來而梅里片墟闕東南之草昧先生出而涇臯撮土萃宇宙之文明倚與先生豈以七尺為私百年為期而吾乃區區以生死為先生悲顧哲人之萎士將疇依使吾儕質質焉如孩者無提而不立如瞽者無相而罔之有心如推有氣如靡乃吾之所自為悲

又

同邑後學劉元珍

天地有正氣有秀氣有淑氣夫人而得其一已足以翊世教培元脉矧兼儲僉擅如我先生者乎吾國藉先

譜前

十二

生砥柱吾鄉藉先生正鵠吾道藉先生樹閣而秉鐸先生辭榮若免而振振憂時試讀寤寐兩言閣銓三劄忠君信友何等肝膈先生沒而有能摧權炤持平衡獨立不懼者幾人此為吾國憂而痛先生者一俗之漸人吳會彌甚先生康頑立懦轉移之妙人世不知而精神默默受之先生沒而有能稟先程振流俗以身為教者幾人此為吾鄉憂而痛先生者二吾性本善彼以為無者直欲空本有以濟其無忌憚先生首嚴其辨先生沒而有能翼聖真糾時弊如救焚拯溺之不遑寧處者幾人此為吾道憂而痛先生者三

又

丁元薦

薦游先生之門三十有二年矣生我者父母知我成我者先生而薦所為先生勸者則為斯道斯世也近時講

學率以無善無惡為密諦先生守程朱正宗排鄉愿掃
謬悠亾忌憚之說有不勝其疑與忌者先生屹然弗動
也當路以敢言為諱羅織禁錮不遺餘力先生退處東
山侃侃不稍隱避側目者傾國而與之對壘先生屹然
弗動也先生論學曰宋人言心畏其不可欺今人言心
幸其可匿也論時事曰得罪天子猶可道得罪執政不
可道也此其球時大指也雖然其淺者也先生析理密
如秋毫不為穿鑿先生飭躬嚴於繩墨不務矜飾望之
若泰岳即之如春風勇若貴育退如處子若然庖解啗
焉嬰兒嗚呼先生歿而後學不得見真儒大成矣先生
歿而長安士大夫不復見豪傑風采老成人博厚寬平
襟度矣人之云亾邦國殄瘁薦能不為斯道斯世而慟
也哉

詩前

三

又

太倉門人徐鳴皋

先生俯觀風會仰體聖真樹躬行之標以排虛圓之宗
闡性善之旨以塞無善無惡之流而說者曰陽明抉千
聖之局發萬古之蒙先生奈何出而與之左也噫是惡
知學惡知先生也說者又曰先生之學是矣獨奈何持
國是於長林豐草間乎夫道無無用之體學非獨善之
物仲尼轍環司馬君實將瞑尚籌國事先生不忌天下
之澁心惡可與淺中者道也今而後有憂道忘身如先
生者乎有篤行不怠如先生者乎有立人達人孜孜與
善而鼓舞不倦如先生者乎先生立朝大節表於國史
居鄉行誼筆於家乘當永示不朽而慮有持兩端以議
先生之後者則鄙生之所大恐而亟以一言白之也先
生其鑒之

文集序

同邑門人馬世奇

夫六經者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之事具焉先生負望人
宗位與年概未足竄功德之施然先生之功德則均効
之乎言矣能讀先生文而雜蜀之同異可化朱陸之同
異可泯子瞻曰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
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實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
歐陽子之功居多斯言也人讀先生文而知之史稱韓
魏公天性好士其人可與雖所不悅亦為引進聞人一
小善自歎不及所用人率以公議士不知出何人門下
杜相公罷政家居見賓客必問時事有善喜若已出至
所不可憂形於色或夜不能寐如身任其責者斯言也
人讀先生文而知之然不必盡知之蓋先生之言皆先
生之功德也今所需兩楹附祀之典耳先生文具在知

詩前

三

必有援河津新建諸君子例以請者余少荷先生提獎
倦倦以來護桑榆相屬木之與余異姓昆弟也因重刻
先生集成不揣數言竊比於詩人之小宛

求鄒先生讓墓志銘書

高攀龍

顧先生天所篤生為吳中開學脉其一段真精神直無
有人我貫徹古今至睠遠無善無惡之辨龍初以為此
一語可了何用多言及歷世既久而後知此宗畢竟與
孔門差却一綫誠哉不可立教深服先生之憂淡言切
也或問先生之學已徹悟否龍謂徹悟有二質美者逃
輕悟輕質魯者逃重悟重有悟而我執未盡者有我執
盡而後化者先生窮理精到幾於無我天假之年不日
而化矣於今之世非翁不知其學伏惟椽筆特為表章

先生所涉於世局者婁江一案四明一案淮撫之案卽四明之案也拙狀據事直書惟指教幸甚

譜前

顧端文公年譜

卷上

男與沐記略

孫樞初編

曾孫貞觀訂補

元孫建封較錄

公諱憲成字叔時姓顧氏世稱涇陽先生亦稱東林先生顧於吳為著姓元末遭亂譜失相傳自宋將仕百七

譜上

公始居無錫上舍里世以貴雄為德於里中入國學鄉學數傳至諱廷秀者商文毅公表其墓廷秀子諱珩珩四子次諱麟公高祖也號如月公子諱緯邑諸生性癖嗜書落其產號友竹公子侍竹公諱夔字舜臣配朱氏是生公父南野公諱學字文博配錢氏祖父皆以公仕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祖妣妣皆淑人南野公性孝友儻負氣貌奕奕有神采貧居慨然慕范文正公之

為人北遊觀 天子都歸徙家涇臯僦屋而市却美直
歸遺金急人之急忠信直亮環數里內外童兒婦女能
道之奔州王公為譏墓志銘所謂豪傑之士者也子四
人長諱性成字伯時敦樸有古風少作事投母能竭其
力文頭面愧汗曰吾不能行之安能言之遂投筆服勞
以養邑孫少宰高其行給部劄遺以冠帶辭郡邑舉鄉
飲介又辭號涇田公次諱自成字仲時魁岸自喜棄舉

譜上

二

子業治生佐二第下帷涇水之上灌莽一區經畫四十
年幾成邑聚其才與量有過人者人賞授光祿寺監事
晚而更刻其所為文號涇白公又次即公與涇凡公諱
允成字季時海內以比二程夫子謹按家世大概列諸
簡端後從編年以次序公之生平涇凡公附見一二其
間記憶之所及者或有參差所不及者尚須考證望我

後人亟務求為全帙云

孫樞謹識
後學薛宋填諱

世宗肅皇帝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八月初七日寅時公生

於涇里

庚戌年乙酉月戊辰日甲寅時格載星學正宗

三十年辛亥三歲

三十一年壬子三歲

三十二年癸丑四歲

三十三年甲寅五歲

譜上

端靜如老成人

三

十月二十九日公弟涇凡公生

三十四年乙卯六歲始就塾

師萃峰周先生靖江縣庠生有師模見公坐少敬自起
正之公俛首受教先生異之

三十五年丙辰七歲

受大學中庸

三十六年丁巳八歲

師省齋俞先生受論語
是歲贈公遷居石村

三十七年戊午九歲

受孟子及虞書

三十八年巳未十歲

受夏書商書周書

三十九年庚申十一歲

師晴湖徐先生是歲贈公復還涇里公讀韓文至諱辨
請於師曰親名當諱耶師曰然後讀書遇贈公諱多宛

譜上

四

轉避之有不得避者輒鬱不樂師語贈公曰此子之志
卓矣但未通方耳如尊名如何諱得昔韓斬王教子勿
諱忠君得無意乎贈公喜呼公諭之曰吾名學汝勿諱
學諱學是忘學也忘學是忘吾也孺子識之公謹受命

四十年辛酉十二歲

公始習對聯同塾生多倩為代師覺之召而詰焉公曰
商量有之代則未也師乃解上不誑師下不許友聞者
以為難

四十一年壬戌十三歲

師左峰辛先生

四十二年癸亥十四歲

公日課多有餘稍去而游於諸子百家見贈公好閱南
華及龍江林三教諸書請問贈公曰凡讀書不論何書
要在立意處接討不然即六經皆糟粕也亦奚以為公
誦其語終身

四十三年甲子十五歲

贈公貧不能延師命就鄰塾每晚歸必篝燈讀午夜不
休兩大人敕之寢應曰諾惟燈默誦往往達旦題其壁
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為貧贈公見之笑曰
汝欲為孔顏耶時公意嚶嚶然不可一世嘗疑先師孔
子不應泛取硜硜一項人贈公聞而呵之乃止一日見
曾哲責子與耘瓜事始悚然收斂

譜上

五

四十四年乙丑十六歲

師澄泉石先生習舉子業師教作破題援筆立就三日
教作承又三日教作起講對比公請自為之如宿習然
先生大驚東里雲浦陳公過而試之命題如或知爾則
何以哉俄而呈稿陳擊節歎賞遇所知津津道說公名
隱然動一邑矣陳語公曰子貌大似歐陽文忠遺像異
日驗之陳名以忠孝廉官知州最善贈公日久相過從
時贈公傲屨而市義聲著遠近有逸金於肆者標其名
購而返之他日復來投直發之餘三十金意以為報也
又返之糴者既按價輸之粟矣五日價頓衰追之及於
途而還其羨遠近手額賀顧翁有子也

四十五年丙寅十七歲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十八歲

師少弦張先生弟涇凡公亦受業焉涇凡公奇慧頗好弄習舉子業弗善也師商之贈公曰是兒非落人下者但不激不奮耳令更他師半歲忽請歸稟繩墨極其端方公問弟何感而遽如是涇凡公曰恐傷兩大人公曰此是做人根子當與弟共勗之贈公是歲始能置家塾館穀之外餽遺供具富家相詫以為不及

二年戊辰十九歲

自是歲與涇凡公同肄業

三年己巳二十歲

譜上

云

師原維張先生贈公為公兄弟擇師云必欲得文行兼備之士久之始得先生一見即曰吾觀子兄弟氣貌非區區舉業可了須努力尋向上一著張名子期更名洪少遊唐荆川薛方山兩先生之門其授書不拘傳註直發其中之所自得者有客言劍浦李公教其子讀四書只讀白文公喜以告先生曰朱子絕世聰明却退然自處於章句一字一訓若村學究然誠欲天下後世三尺之童都曉得聖賢話頭做箇好人此天地之心也吾輩如何這等說公曰恐畢竟非上智事先生曰昔程叔子座下有學者問六十四卦初一人曰皆不須得只乾坤足矣叔子曰要去誰分上使其人曰聖人分上使叔子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語大可味公自是潛心章句一日講論語或問禘之說章公請曰惜也或人欠却一問先生曰何也公曰假令或人於此再問曰夫子不

知禘之說何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夫子必自有說先生曰作如是觀方可讀論語又一日講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章先生曰子意云何公曰竊以為寡欲莫善於養心先生曰試舉看公曰心是耳目四肢的主人主人明不受役於色矣主人聰不受役於聲矣若但向聲色上驅除是主與奴競孔子所謂仁則吾不知也先生曰作如是觀方可讀孟子

四年庚午二十一歲補邑庠生應天鄉試

初少弦師論舉業云此事不可拘拘向佔俾中求原維師則云只在一處不可向外浪走公俱佩服之贈公言子曾見崑崙王山人詩乎當為子坐進一格因出示其擬杜七歌題淮陰侯廟諸篇公讀之覺胸中廓然文境

譜上

云

日關傳曰先生讀書不作經生見解沈思默識自以心通聖賢之奧於遺文蓋廢枕席者八閱月而後憬然若有得也應府縣試及院試皆第一公作念庭周先生壽序云始先生令吾邑進不肖試之欣然賞異後三試三冠先生每見所提勗皆在尋常之表一日手周元公太極圖說程淳公識仁篇張明公西銘投焉退而習之至忘寢食周名邦傑臨川人鄉試時上南兵部鄒公龍望書略曰某之走金陵而就試也家嚴呼而謂曰吾有一心事孺子能為我了之勝於獲雉百倍某跪而請家嚴曰吾所識唐應麒者其父居市中江寧蔣六飾裝而來不知其為盜也竟坐抵易指以為贓父逮而囚子逮而繫應麒有母未老有妻未歸母日請於妻之家願返吾聘以贖吾子計聘雖返而贖仍不足以償是為母者既失其子復失其婦為子者

既失其妻且并其身命而不保也此吾之所寤寐疚心也某復踴而進曰大人此一念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顧眇眇一書生何能為家嚴曰吾已籌之汝受鄒龍翁父母國士知上元葛丞向佐翁丞吾邑聞與江寧令同鄉若宛轉一言事可立白是一言而起一人之生也事白則母得有其子妻得有其夫應麒亦得有其母與妻是一言而起一家之生也孺子識之某謹受命而行老師仁人也敢請鄒得書立白其宛鄉名堦餘姚人

問學於方山薛先生受考亭淵源錄

原雅師是歲館陳公雲浦家公兄弟負笈以從適武進令謝師嚴贈所刻陽明文粹讀而旨之師知公嚮道甚殷遂率公兄弟偕受業於薛薛先生喜呼兩孫敷政敷教出締交親持考亭淵源錄以授曰洙泗以下姚江以

譜上

八

上萃於是矣異日無忘老夫也公是時頗好言禪又遇元客授四語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公反其言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蓋無所不留意而精神所注則考亭一錄也薛名應旂武進人兩孫大薛純臺小薛元臺

娶淑人朱氏

邑處士怡橋朱翁女

五年辛未二十二歲

公自為諸生即以文名世坊間所刻諸論皆其歷試冠軍之作也郡守施龍岡先生建龍城書院拔士之秀異

者親課之公與栢潭孫公繼臯迭居第一念庭周先生歲時致膏火資贈公戒必無受孺子寧以研田養耳自是連歲授經或家居或應聘弟子日眾其從游最早者武進吳大叅之龍江陰顧少叅言餘不能詳公自記一則曰余客鵝湖每操筆為文到半吐半茹處輒覓一小艇放之湖心聽其所如四望烟波縹渺鷗鷺出沒咫尺杳然有千里之勢不覺栩栩欲飛歸而偃臥竹榻少選起而徐理殘牘淋漓滿紙顧誠不知如何亦往往自得也施名觀民福清人

六年壬申二十三歲

神宗顯皇帝萬曆元年癸酉二十四歲應天鄉試

譜上

九

是歲涇凡公補郡庠生贈公進公兄弟命之曰孺子故少翹脫令一旦儼然顯且貴哉驕大之色當不能侵汝但慮汝從市井學象恭歸耳象恭之害人心也甚於駱孺子無然公兄弟謹受命時贈公田廬在上舍者久為宗人所并公請於堂上書一券與之其人大慚服

二年甲戌二十五歲作學庸說

公於制舉業意殊不屑塾間求示者眾恒以筆墨代口語作學庸說存篋中戒生徒勿為流傳

三月二十一日長子與淳生

三年乙亥二十六歲

四年丙子二十七歲八月中應天鄉試第一名

主考汝誠戴公洵奉化人仁甫陳公思育武陵人本房蓮巖黃公一桂南安人贈公聞報有憂色始公再試不售贈公以為喜至是公問曰大人何昔之喜而今之憂也贈公曰吾聞士可以貧賤激也激則恥恥則憂憂則動心忍性長其不能孺子再試有司有司以為不才而棄之孺子憂矣老人安得不喜今以一書生驟然為東南冠閭閻之人盛容色而矜道之孺子喜矣老人安得不憂公竦然起對曰兒也謹受命矣

九月刻百一草

即今海內所傳誦之文也行狀曰時先生名滿天下其為文章斟酌古今獨闢乾坤如山於岳如川於海而公

譜上

十

謂此非安身立命處心所冥契則五經四書濼離關闔期於微析窮撥真知力踐自餘皆所不屑矣

十月十二日贈公卒

公哀毀骨立苦塊中兄弟時相語曰吾父好稱范文正公之為人津津不去口此是萬物一體胚胎念庭周師分俸佐讀吾父戒必無受此是鳳凰翔於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

五年丁丑二十八歲

公居憂毀瘠四方來學者就居以待其出因勉起教授諸門人無籍可考惟鎮江錢應婁應旂見文集中

六年戊寅二十九歲葬贈公於涇西之新阡

贈公之喪逾年始得吉壤至是葬焉王公世貞譔墓誌銘

宜興史孟麟來問學孟麟字際明於諸門人中最親後長諫垣歷卿寺建言講學金稱於時

七年己卯三十歲正月服闋

史際明日先生授經虞山及松陵攜李間余時以諸生從余故好稱儒賢則古昔先生意與券合日取魯鄒濂洛諸書商榷究竟蓋期許於驪黃之外云長與丁元薦來問學元薦字長孺弱冠受尚書後官尚寶司丞劉起東宗周推為萬曆季年清議名臣第一

十二月會試北行

譜上

二

是秋涇凡公鄉試中式兄弟金與計偕別友莫純卿而行後祭純卿文稱其為輔仁之友郵其孤嫠者甚至

八年庚辰三十一歲二月會試中式第二十名

主考吳縣瑤泉申公時行鄞縣丙仲余公有丁本房栢潭孫公呈二卷申一見決之曰此南北顧魏兩元也孫避嫌遂首魏而公居次終其身不敢當舉主之禮公亦以同學自居至孫歿公為請卹始述生平知己之感

三月殿試第二甲第二名 賜進士出身

吏部分送本部辦事

公與魏公懋權劉公國徵號榜中三解元以名世相期許慷慨論列江陵相一日語吳縣曰貴門生有三元會

日評陽時事居然華袞斧鉞一世矣三公正約上書吳縣與其匡救公已屬稿見魏劉書歎服遂附名焉稿略曰竊聞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君子非自能在朝也有君子之領袖為之連茹而進也今寧無君子之領袖乎而何未見其多小人非自能在朝也有小人之領袖為之連茹而進也今寧有小人之領袖乎而何未見其少老師之於首揆將一切聽而順之歟吾懼其為隨抑逆而挽之歟吾懼其為激意者不激不隨之間有妙用存歟凡此皆所願聞也魏名允中南樂人劉名廷蘭漳浦人

四月二十五日次子與沐生

六月授戶部廣東司主事 秋督遼東餉

詩二

三

在差月餘盡除從前陋規及餽贖諸例武臣子弟來學者隨才獎薦悉却其贊瀕行葺醫醫間先生祠

十月 母太君六表初度作母壽徵言國徵劉公序略曰願生念已成進士而其家贈君不及見於是作望

涇西阡之詩走使迎其母太夫人養京邸太夫人不可則欲請告歸太夫人又不可於是願生作念母之詩已復念太夫人六十壽誕近矣手書其懿行示劉生且讀且解之曰孝哉願生為母之故而不有其官按公初第時尚事吟咏以後遂不復措筆

九年辛巳三十二歲在戶部本科

主一切章奏見本科題名碑時丁丑建言被杖諸君子若繼山沈公思孝定宇趙公用賢南阜鄒公元標皆往

察籍公與同舍修吾李公三才養沖姜公士昌淡為不平明年儕鶴趙公南星入署語輒扼腕自是數公遂與朝局黨論相終始公與鄒一生從未識面切偲友誼金於書牘往返得之

十年壬午三十三歲

吳縣聘涇凡公入都教其子用懋因與弟用嘉俱北面事公寧國蕭思似以同官子問學思似字伯毅後舉於鄉與太倉徐鳴皋稱顧門兩孝廉徐字去聞皆先事陽明之學自是始知歸嚮

覃恩授承德郎贈父如公官封母太安人配安人

六月 江陵病舉朝為釀金禱於東岳公不可同官危之代為署名公馳騎醮壇手抹去之幸江陵尋卒得

詩上

三

免於禍是月差往張家口發互市馬價

關中馮從吾來問學

從吾字仲好長安人受業京邸後官司空諡恭定世稱少墟先生為關學之宗仲好去師門最遠前後立朝都不相值集有答楊運長書曰近願先生寄小心齋劄記辨無善無惡之說極其痛快向來都門曾從先生游別近三十年所見不約而同可謂甚奇門下謂千聖相傳道脉不至願墜願先生真其人矣不佞何敢當公嘗與仲好書曰敬問吾少墟年來何為方今宇內事一切如不繫之舟未有分付處此猶人所共見共知至於吾夫子一大事亦若無以異然却多不見不知公之潛心於茲久矣其何以啓我助我輒從王柱山寄蕪刻請正繆

安填胸無逃明眼願勿為姑息之愛孤我萬里睽睽也
又答張鷟山舜典曰少墟侍御向在都門曾有一日之
雅不謂別來卓詣如此時仲好持所為辨學錄屬張求
教蓋公門下第一人也

十二月調吏部稽勳司主事

十一年癸未三十四歲

正月

大計白同鄉華參政啓直之誣於尚書嚴公清時
許相國將主會試公上書略曰天下事所以壞者
其初起於一人之私有附之者焉又有效之者焉日積
月累以至敗壞而不可收拾今之貢舉實類於是江陵
稅政惟此不變且或從而甚之又從而為之辭曰科場
公典也意而收之則臆意而棄之則矯付之無心而已

詩二

五

是言也乃雍容之雅談非救時之切論也夫救時者未
有不用矯者也用之以乖世忤俗則不可若用之於今
日科場以裁率輔之子弟將賜谷以西味谷以東人人
快之夫何病於矯許不能用

二月

涇凡公會試中式見公方具告乞歸進曰弟知兄
念母甚弟歸侍養兄居銓衡之地務安心盡職為
國事人才計可也遂不與殿試而南吳縣欲以館選收
之竟不可得

三月調考功司 五月調文選司

魏公見泉疏論蒲州吳縣二相子科場事謫外李公修
吾救之亦謫公請於吳縣曰近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
亦率能優容獨科場事無摘及者以其為執政所諱也
竊以為魏李兩人方是真能直言相國能優容兩人方

是真能優容吳縣曰有張老先生主裁吾不得與亾何
蒲州以憂去公與同司孫公鑛再請魏李皆得南部魏
名允貞懋權兄也公在司日孜孜人材與同僚為會以
所見聞相證窮荒下吏巖穴潛德務於闡人所不知未
幾尚書嚴公致仕繼之者海豐楊巍

秋給假旋里

出都之日書約魏公懋權會於臨清偕行至張秋訪孟
公我疆論學兩日夜過荆門驛始別孟名秋在平人
抵家後同邑安希范來問學希范字小范家膠山去涇
最近時年甫冠公與語喜曰吾窺子志非沾沾以一第
自榮者因勉以性命之學後官南司封建言削籍為東
林六君子之一

譜上

五

是冬抱涇白公子與淪後殤公兄弟約各房有子三四
人者更抱之於是仲季俱抱伯兄子一而公抱仲兄子
一友愛之誼至今可想

十二年甲申三十五歲家居讀易

公生平讀書多研求大旨不屑為訓詁之學即於五經
章句未數數然也惟易大全一書批閱再四蠅頭細字
錄諸說於其上方大約詳於義理略於象數首推周子
之太極而以無欲為宗此則公生平易學也

五月

先一月聞劉公國徵之計至是移書哭而告之曰
嗚呼死生一也無有二也國徵何選焉而置取舍
於其間惟是今之天下什一可喜什九可憂度國徵不
免於懷也國徵其悉之乎南臯鄒氏之烈焉而徙定宇

趙氏之懇焉而遠復菴吳氏之亮焉而誦勺原丁氏之切焉而詰芸熊董氏之犯焉而挫對茲黃氏之感焉而投健齋曾氏之愷焉而播蓮洙孟氏之挺焉而擯希字郭氏之勤焉而搖鴻泉范氏之諱焉而削此時事之有形者也猶可知也若乃內權漸隆外權漸替君子小人如水如火強而平之須臾無忌耳何以能日此時事之無形者也不可也國徵其悉之乎庸得晏然而已哉雖然國徵往矣而余及懋權所與左右切磨相期於聲氣之表者固耿耿在也而今而往或國徵之所未究而懋權究焉猶之自國徵也又或懋權之所未究而余究焉亦猶之自國徵也異日者余當就懋權而裁焉國徵實濶圖之

十二月 撰高室朱孺人墓誌銘末云攀龍言母病二年日惟焚香誦諸佛經始外王母夢霞衣人持果

譜上

啖之覺而娠母之生口若時時持佛號者及卒體瑩瑩有光擬得道云顧某曰是非余所知也予所知者孺人女而女婦而婦母而母其於死生之際何所不廓如也自頃來海上曇陽之事起說者多好言怪余是以略而不論

鄉試本房黃公至涇留侍者三月丁長孺薦足歲讀書涇上公假館而訓督之越二年通籍時留涇分予視卯辰間尤盛宜興王永圖年十四公攜歸撫而教之妻以長女後歷郡守服官有聲績王字惟懷自是遂家於錫

十三年乙酉三十六歲家居讀春秋

名所居曰小心齋

乙巳劄記曰或問子以小心名齋必有取爾也乃劄中僉未嘗及此二字曾一處及之子又不能無疑敢請曰吾所言無非此二字只是不曾稱名道姓耳試體之便見今試為我舉所疑曰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作何解曰可者因而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可也不可者因而不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不可也這是何等樣小心若不聞之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時中與無忌憚只在幾微間耳予嘗謂鄉黨一篇章章是個小心圖末條拈個時字正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吾十有五章却是個小心說曰何也曰此章要看第一句學字末一句矩字兩字首尾呼應最可味是故謂之學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違他家張知有矩而已矣謂之矩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違他家張知有學而已矣豈不是個小心說曰小

譜上

心是個敬聞之程子之言敬曰主一無適謝上蔡之言敬曰嘗惺惺法尹和靖之言敬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似說得甚精曰總不出小心二字此二字亦何嘗不精且執塗之人而告之曰主一無適曰嘗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正恐茫然有如告之曰小心誰不曉了及其至即堯舜猶病此最易知最易能又最無窮盡者也曰世儒放膽多矣提出這二字正對病之藥曰這是百草中一粒靈丹不論有病無病都少他不得而今須要實實調服莫只把來做個好方子隨口說過隨手抄過却將自家死生規在一邊也

七月

魏公懋權訃至哭之如劉公有曰足下上必欲堯舜其君下必欲堯舜其民不爾不以謙於志故嘗憂信心而言信心而行一切毀譽利害不以介於胸中故嘗樂公自言此數語乃懋權實錄非他人所知

與王辰玉衡書勸以避嫌勿與秋試辰玉太倉相錫爵之子也太倉意不憚然公特甚愛其才故為忠告即雲問陳繼儒最昵於王公時時與進嘗刻其所為就正錄後庚戌攻淮二疏時傳出繼儒手公亦不問

十四年丙戌三十七歲春講學於泮宮

應邑令李公元冲之請紳士聽者雲集高存之攀龍與焉作困學記自云年二十有五聞令公與顯先生講學始志於學又作日記自云終身師事顯先生高初字雲從公教下後學第一人也

作李見羅先生文集序

略曰近世之學者沈於訓詁溺於辭章謏謏焉守咫尺之義不覩於大道有人焉起而招之曰爾其歸而求諸

書上

心斯其意亦善矣及此說既行學者又日惟尋索本體至於土苴六經浮游萬物而日吾有得於心甚者恣情肆欲惟其所便而日吾無愧於心而已迹非所論也愚竊傷之見羅李先生始亦嘗習其說已讀大學有得磨勘累年自信益確遂斷以修身為本一部大學又其注脚此孔子既老經綸徹有悟於性命也嗚呼淡矣且夫家國天下之不得為本固也雖正心誠意致知聖人亦概置焉而獨本修身何也彼無形而虛此有形而實虛則高明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騁其究渺悠荒唐不可端倪甲陋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蓋其究巧秘詭密不可致詰是可得而欺也實則一切無所容矣是不可得而欺也周程張朱顧不揭此為宗者當時斯道大明知學之士謹於自守雖以游揚之雜於佛老未嘗不尊奉其師說陸子公然與朱子抗而規矩準繩未嘗不嚴且

固也以是談心之害尚未甚至於今始不勝其慨耳故夫先生之揭修身有見之言也萬世為學之常經也其所以揭修身有激之言也一時救弊之急務也假令四夫子而生於今其說當亦出此矣公弟子李侯元冲出其書示余心竊向往已從羅君止菴遊彌信輒不量銓次其集以為聖學之復明於世必自先生始見羅名材元冲名復陽止菴名懋忠俱江右人

七月假滿北行

是春涇凡公殿試對策極言內寵將盛羣小將逞皇上念鄭妃之勞特冊立為皇貴妃以私而掩公以一已而掩天下貴妃或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弄威福於外奄人侍妾又將乘其偏矣皇上懲張居正之專寄耳

書上

日於二三左右臣以為若正雖專與皇上為二則救之也尚易此輩且與皇上為一則救之也倍難欲賞罰之信且必豈可得乎讀卷者評之置三甲後涇凡公退而自傷臣言之不得達皇上也即達死無所恨適海忠介公瑞為御史房寰所詆涇凡公與同年彭遵古諸壽賢合疏糾之削進士籍歸一時海內稱頌氏二難太安人喜曰膝下有人矣遂命公出候補北行遇丁長孺於下邳語及新泰一似重有憂者長孺避席曰是方標正人赤幟先生得無過乎公曰第識吾言異日當驗之自臨清迂道過南樂再為文哭懋權魏公云寸心欲碎萬象俱失幾不能自持交情可見

九月補吏部驗封司主事

入都謁王太倉王曰君家居且久亦知長安近來有一
異事乎公曰願聞之王曰廟堂所是外人必以為非廟
堂所非外人必以為是公曰又有一異事王曰何公曰
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為非外人所非廟堂必以為是相
與笑而起

孟我疆問曰唐仁卿何以排王文成之甚公曰宋子以
象山為告子文成以朱子為楊墨皆甚詞也何但仁卿
已為唐述其語唐曰固也世之談良知者如鬼如蜮還
得為文成諱否公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為知
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
成恐人將這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元虛去故就上面
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為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
賊也奈何歸罪文成獨其揭無善無惡四字為性宗余
不能釋然耳唐名伯元澄海人

譜二

三

十五年丁亥三十八歲正月署稽勳司員外郎

二月 京察有毀同官呂公新吾於執政者幾中以考功
法公力白其誣得免呂名坤寧陵人

三月初十日奏為恭陳當今一切務事十三日奉

聖旨降三級調外任用補湖廣桂陽州判官添註

辛公自修以左都御史主察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
中遂許辛給事中陳與郊兩叅之實為何哉辛何皆
罷御史高維崧等訟言之降調有差公慷慨上言其略
曰起鳴之為君子為小人其許自修也果有據果無據
維崧等之為公為私此皆章章較著者也 皇上既為
起鳴罷自修而又降及維崧等四御史何歟在起鳴既

疑以宿孽蒙詆在自修又疑以忤時招尤在起鳴既見
以有援而巧為排排自修又見以受屈而急於辨皆過
矣為今之計臣以為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
以為眾論鄙自修當思何以為儕友猜維崧等當思何
以言出而召侮與郊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啓疑至於執
政大臣尤宜倍加簡省久之精神透徹誠意舉如雖偏
心銳氣者亦慚愧而恍然自失矣抑臣又有感焉諸臣
非科道而建言者必指之曰出位曰好名又曰是進取
之捷徑不然則又曰是多行不處計無復之而聊借以
自蓋其醜而逃於計典也斯四者亦誠有之而不可不
求其故也 國朝二百餘年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
唐之詩詞宋之理學金彬彬稱盛獨言官之氣稍不振
每天下多故危言讜論往往出於他曹假令言官不為
利誘不為威怵牽裾折檻時不乏人他曹亦無絲而奮

譜二

三

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為也人
情無不喜順而惡逆有人焉端言正色侃侃不顧安得
而不名高廢棄之摧折之一旦是非論定安得而不加
殊擢假令其言是恬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用
其言何必計其人不用其言何必嫉其人何名可賈何
利可徵而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容直
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賈名得以徵利
又得以蓋醜者廟堂之為也至於建言之人大都負氣
自喜不耐矜束聽者內懷不服因而等垢索瘢於是遂
置其言并賤其人假令言者果能潔躬修行入不愧妻
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見棄然
則使人之得以舉而納諸羣詬之中者建言者之為也
故臣以為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為罪
下何得以言為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奉 旨這本

黨護高維崧等肆言沽名好生輕躁顧憲成姑着降二級調外任用前有旨特諭各部司屬欲陳所見的都呈稟堂官定議具奏顧憲成曾否呈稟堂上官也著回將話來命下尚書楊巍甲辭引罪而公謫判桂陽矣王京兆用汲曰顧勳部自反之說吾輩當各寫一通置座右陳侍郎瓚謂太倉曰勳部立論最平何以不免太倉曰渠執書生之見徇道路之言當察勳部苦心恐亦不可不知公疏未上時問太倉與郊言是否太倉曰貴堂翁楊二老極贊以為佳公曰老先生想亦必以為佳矣但言官論人亦嘗事疏末慮有推刀於腹者無乃此君胸中有未帖帖處太倉曰君意似右辛而左何得無偏乎公曰今不須論人只論事便屬不妥若被拾之人一一尋箇對頭紛紛聚訟非政體也太倉不悅而罷 上詰問吏部

詩上

三

何無一人外補因出呂公新吾山東叅政新吾從與公建言故亦為時所忌

之桂陽任過家省太安人

時太安人抱恙公擬乞休太安人促之曰兒不行人且謂天官即薄外補如君命何不得已束輕裝就道至江西迂道臨川謁周念庭先生不值因拜其母而行

九月抵桂陽

朔六日至桂陽越五日有永州之行經道州游月巖相傳為周元公畫太極圖處州人士咸來問業公以此地為柳子厚蘇子瞻莊定山三先生謫居大有德惠於民題所居曰愧軒志愧前哲并愧文字外無以益多士語

見記中後有曾紹芳若蘭以進士令烏程公在任時所教育也餘未詳

十二月以差歸

十六年戊子三十九歲正月抵家

秋重定大學

以聖經三綱領八條目三節為首章以知止節入止至善章以物有本末自天子本亂末治三節連聽訟知本二節釋格物致知餘同今本自序曰世之說大學者多矣其指亦無以相遠而獨格物一義幾成訟府何也始於傳之不明也於是人各就其見窺之此以此之說為格物彼以彼之說為格物而大學之格物轉就湮晦不可得而尋矣予竊懼焉因取戴記以下諸本暨董蔡諸家之說互相參較沈潛反覆細繹異同如是者久之迺知格物之傳昭然具在或習焉而不察或語焉而不詳或擇焉而不精則雖謂之公也亦宜竊不自揆僭加鈐次私以講於同志而今而後庶幾大學獲為全書而紛紛之論可息矣

詩二

三

歲大饑公兄弟各蠲廩粟以賑評李令救荒錄

陞浙江處州府推官

公戀母不欲行涇凡公適以薦起江西南康教授兄弟爭欲控辭太安人正色曰君親等耳無已其一出一處乎涇凡公曰處州地近兄弟往如桂陽前事可也弟休矣遂自請致仕而促公之官時涇凡公年三十有五

十一月抵處州

公抵任專務德化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公呼而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乎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而恬不以爲怪何也既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我朴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朴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已復故促之兩人叩首請曰曩者官爲析曲直故不服今吾服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公大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先於處州遇本房黃公奉之官舍留二月至離任始別

十七年己丑四十歲正月以差歸 二月抵家

浙巡按蔡御史行部至處州不敢以吏事見公即假之差及歸太安人方病見四子列侍言笑如嘗時

譜上

卷

五月二十六日太安人卒

時旱甚遺戒勿急舉襄而命公兄弟捐賑如戊子公哀毀如喪贈公時前後喪葬悉遵家禮

十八年庚寅四十一歲合葬太安人於贈公之兆

及門會葬者多即留涇肄業

十九年辛卯四十二歲

嘉善夏九鼎錢士升偕來問學九鼎字台卿嘗曰吾以經生言求先生耳先生乃時時及性命根源時事肯綮而吾經生言顧獨進益信爲學當反求之心也及秋中舉會試瀕行公曰子往母失李見羅先生台卿至都李

方在繫從獄中受修身爲本之旨登第後特疏救之士升字抑之時猶未冠公語台卿曰抑之冲年而意甚廣賢之所與朝夕切磨者可見得才士易得志士難僕誠不勝瞻瞻惟賢留意抑之明末賢相也台卿官安福令卒其爲學苦思力踐不愧兩先生弟子又抑之第士晉問學年月未詳

鄒公乎如在吏部公與之書一願足下求賢以自廣勉諸同僚以一體之誼俾各竭所知 祖宗設官獨於吏部按省而定其人正虞廷四門四目四聰之旨一願足下沈機獨運操其不測於規矩準繩之外無拘無抑善惡分明勿但外存撫按之體內存臺諫之體反將吏部之體作第二義一願足下革除宰相朝房請教陋規此規始嚴分宜至江陵彌甚堂堂天曹爲內閣作牛馬走猶曰吾欲同心以相濟也吾誰欺欺天乎懋權國徵云

譜二

卷

公弟復復籍草野足下一人獨肩千古之責足下之志伸即弟之志伸即二子之志伸矣努力努力鄒名觀光雲夢人

八月服闋 十月給米於族之貧者

太安人遺租三百餘石公兄弟戒毋分授收穫後召族人之貧者量多寡給之自是歲以爲常

十二月補福建泉州府推官

二十年壬辰四十三歲正月舉公廉寡愆天下推官第一

主計吏部尚書陸公五臺鄒考功乎如簡廉吏二十餘人用示風勵公時補泉州未赴以前任獲首旌焉陸名

光祖平湖人

作大學通考大學實言

自序通考曰程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善哉其言之也大學有戴本有石經本有二程本有朱子本近世陽明王氏獨推戴本天下翕然從之而南海曙臺唐氏又斷以石經本為定至如董蔡諸氏亦各有論著莫能齊也雖然以求是也非以求勝也其同也非以為徇也其異也非以為競也其得也非以為在己而故揚之也其失也非以為在人而故抑之也君子於是焉虛心平氣要其至當而已予故備而錄之俾覽者得詳焉

譜二

三

具是矣或謂余曰何不畧疏其義余以告叔時叔時曰大學正文首尾不過一百二十餘字而規模廣大條理精密自來聖賢論學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即諸釋文亦惟援古昔稱先民稍加抽繹而已不能別為之說也今何從更贊一辭曰諸家之說何如曰求諸大學可也求諸大學而合焉不問而知其是矣求諸大學而離焉不問而知其非矣亦何從更贊一辭子曰善已謂子曰程朱命世大儒其論大學也猶然在離合之間不足以盡厭於天下後世況吾儕乎顧執已而自遂也於是時時進子而商之子退而籍其語命曰實言仲尼不云乎就有道而正焉蓋叔時之志也

二月 公問涇凡公近來作何工夫涇凡公曰上不從元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

恰好處公曰喫緊只在認取自家涇凡公曰弟默默自忖半近狂半近狃病痛是一個粗字去中行彌遠公曰粗是真色鍊粗入細細亦真矣狂狃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狃若不論真不真止論粗細鄉愿且有細於中行處豈特狂狃不如涇凡公曰粗之一字害亦不小公曰果能認得自家則一切病痛如邪魔野祟見日自消譬諸身處春秋認定孔子作主五伯如何上得前身處戰國認定孟子作主七雄如何上得前涇凡公曰此正兄性善之旨也詳事定錄

譜二

三

四月擢吏部考功司主事

本朝二百餘年銓司出而復入者自公始將北行會陸公五臺南還過錫公從容請問明春內計應如何陸曰只要處得四衙門俾當世道污隆人心向背都在這裏公退而歎曰可謂要言不煩四衙門蓋翰銓科道云涇凡公亦於是月起北直保定府教授九月陞國子監博士

秋赴任北行 至京陞驗封司員外郎

到任奉堂劄委查題覆堂稿本司文移撥吏書冊及新設各官薦語簿一切有無故誤情弊時尚書立峰孫公籠餘姚人

二十一年癸巳四十四歲二月初七日奏為建儲重典

國本攸關事

先是羣臣請立皇長子為太子。上諭少待羣臣數請。上數改期。且盛怒諸言者是歲正月命金封三王。以待嫡出。公倡四司上疏爭之。略曰。皇上之稱祖訓。倦倦矣。所載立嫡待嫡二條。殊與今事不類。乃以其合於已也。援而附之。是為違祖訓乎。是為悖祖訓乎。其不可一也。我朝家法。東宮原不待嫡。元子金不封王。乃以其不合於已也。置弗為省。豈皇上創得之見。有加於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天子繫乎天。太子繫乎父。不可得而爵者也。今欲金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其不可三也。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已而設。元子

詩二

天

升儲諸子分藩。有何不得已而然乎。稱尊鈞大。偏所由也。其不可四也。皇上以聖祖為法。聖子神孫。以皇上為法。自是而往。幸而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矣。其不可五也。且夫皇上之元子。即皇后之元子。今庶民之妾有子。亦以其妻為嫡母。豈必如輔臣錫爵之請。須拜而後稱子哉。其不可六也。況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俄而一改再改。猶可以歲月為期。今日待嫡。則未可以歲月為期也。其不可七也。天下之主。以天下為心。自金封之命下。聞者愕然若驚。小民驚然聚族而議。皇上責錫爵以擔當。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哉。其不可八也。凡人見影而疑形。聞聲而疑聲。皇上方以為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為無端反汗。無端受誣。豈惟皇上有所不堪。即臣等亦為皇上不堪。無端反汗。豈惟臣等不能為皇上解。即皇上亦不能為臣

等解其不可九也。伏願皇上斷自宸衷。亟舉冊立大典。宗社幸甚。又上書太倉相。責以從中調停。請示定期。時涇凡公已於正月陞儀制司主事。史際明在刑科。夏台卿辦事禮部。各疏力爭。事尋寢。

三十日調考功司

三月奏為聞命惕衷自慚獨免事

尚書立峰孫公與趙考功儕。鶴主察一乘。至公黜執政。私人時太倉再召兼程赴闕。及至則察疏已先一日上矣。給事中劉道隆言。科道拾遺者不宜留用。奉旨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者堂上官回話。公奉孫公命代為具疏。略言臣子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結黨。臣受事以來。矢志奉公。謂之盡職。則可謂之專權。似未

譜上

堯

也。若夫黨之一字。漢唐宋傾覆之原。皆在於此。臣實耳不忍聞。初四日奉旨。這本通不認罪。明是吏部專權。堂上官罰俸。該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公與李公元冲合奏言計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議。留虞淳熙楊于庭。臣實從臾之伏願。皇上念南星自謀。則批謀國則忠。還其原職。倘始終以為專權。結黨之將臣等。一併罷斥。不報迨救者羣起。上益怒。革功郎職。涇凡公與史際明。金糾閣臣。史擬杖得寬。旨予告。而涇凡公於同官陳泰來疏內。批出降三級調外補河南光州判官。即日赴任。至六月以差歸。

五月孫公十疏求去。右侍郎見麓。蔡公國珍署部事。適南臯鄒公告病。蔡曰。昨太倉言。皇上遣中官持

鄒疏至閣。著放他去。公曰。放去是耶。宜將而順之。非取宜匡而救之。若不問所以。皇上曰。如是相國。遂亦曰

如是是惟 皇上之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主德也相國曰如是吏部遂亦曰如是是惟相國之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相道也惟老先生再加斟酌後數日蔡問及公對如前又久之蔡曰君所執良是覆擬留用奉旨鄒元標著照舊供職

七月陞驗封司郎中

吏部尚書缺推代者定字趙公新任左侍郎署部事太倉屬首推羅宗伯萬化公曰不可內閣者翰林之結局冢宰者各衙門之結局今天下大勢折而入內閣矣況可併冢宰據之乎選郎劉四科曰嘉靖間不嘗用呂餘姚嚴嘗熟乎公曰是時威權在世廟斷自聖心則可今日威權在內閣出自相指不可我 太祖罷中書省

詩二

三

而設六部惟恐其權之不散嚴分宜以來內閣合六部而攬之惟恐其權之不聚散則互鈐一人不得行其私國家之利權臣之甚不利也聚則獨制各人不得守其職權臣之利國家之甚不利也理亂安危之大機於是乎在如之何背 聖祖而從分宜乎況往者內閣之推往往用各衙門不專翰林一途即冢宰兼推翰林亦得今不能以內閣與各衙門共而更以冢宰與翰林共乎故論用人大道理只當問其孰可為內閣孰可為冢宰不當問其孰為某衙門論救時大機括通冢宰於翰林其勢易通內閣於各衙門其勢難不可不熟察而深計也因與劉偕謁趙趙曰業已成議且吳鎮事下部羅意頗不佳彼以我為為是之故也公曰國家大事寧避小嫌自王楊相繼在部聽內閣指使陸平湖始正統均之體孫徐姚遵而不變內閣痛恨免歸千萬思算出此一

著與吏部合為一家昔高新鄭以內閣兼冢宰一日進閣一日進部是以全身為分身也今內閣用其同衙門為冢宰是以分身為全身也作用若殊巧妙則一恐日圍其教中而不知耳趙往言於太倉太倉問誰為此議趙曰顧驗封太倉佛然無以奪遂改推得心谷陳公有年亦餘姚人

八月調考功司 十月二十九日調文選司

又十一月奏為患病不能供職事十九日奉 聖旨新

奉旨留用官告病的都不准吏部知道

言臣稟氣素弱近涉選司諸務勞雜朝夕拮据遂致心脾受傷堂官再三督臣視事不得已仰瀆天聽乞放臣

詩二

三

回籍調理云云先是趙公定字為吳鎮所訐不一月謝病歸公與都御史李公世達戶部侍郎李公慎謂趙賢者且大臣不宜以小人訐告罷戶侍再疏力為申辨章下都察院擬薄治鎮罪忽戶部郎中鄭材楊應宿并攻二李內閣陰陽其辭二李皆自劾去後高存之上惜才遠佞疏極言應宿猖獗狀侵閣臣應宿言高疏出顧某指使且肆擊前後吏部趙南星劉四科奉 旨部院會同該科問他何以見得吏部有許多賊私及琴龍為靈成所使云云覆擬攀龍罰俸應宿降級及 旨下琴龍再降邊方雜職鄭材再辨不罪也公鬱鬱抱志屢請堂官具題告假不得疏上復不允念堅請則似區區惜身名者始就其力所能為按次第為之必不得而後去復勉出視事應宿疏中有云顧某穢迹雖少於劉某而意大膽大則又過之公笑謂同署黃太垣曰昔韓魏公好

獎人善獨膽之一字不肯許人楊君漫以見誅愧不能當耳公嘗曰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做得其次閣銓同心亦做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三十個巡撫十二個提舉可選擇而若盡得人土習民生庶幾小補也

十二月 安小范以南吏部主事疏論趙吳楊鄭等前事奉旨逮問因閣臣論救姑從寬革職丁長孺

補中書舍人越一月上言極陳時弊有可寒心者三可浩歎者七坐視而不可救者二復及前事兩章皆直糾首輔又皆公門人羣小愈側目於公矣

二十二年甲午四十五歲五月會推閣臣忤旨降雜職

尋革職為民

譜一

三

太倉數以病告請添閣臣上諭吏部將堪任者先名望不拘資品多推六七員候點用尚書陳公謂公且勿言某某應推退而各擬七人及相見質之皆合又皆以舊閣臣王公家屏居首次尚書沈公鯉一貫舊尚書孫公鑑都御史孫公丕揚少詹事馮公琦侍郎鄧公以讚陳大喜令言之太倉太倉曰何不推羅宗伯公曰外議與者半不與者半脫言官言之推老先生認乎抑自認乎推老先生認何用吏部自認又何成吏部太倉曰羅前推家宰君謂翰林只宜推內閣今推內閣何又不可耶公曰前論事今論人也太倉復屬趙蘭溪言之公曰公論所在司官不敢誤堂官也復自貽書於陳陳曰公論所在本部不敢誤朝廷也趙侍郎參魯羅之門人也又言之陳陳曰此非本部所得專也又言之公公曰此非本司所得專也時陳註籍趙當主會推事奮曰吾明

日必推之看司官何為陳笑曰堂官口司官手二百年故事也若老先生舉口而司官停筆不下作何收拾趙志甚歸亦註籍公往言曰然則此事司官任之乎萬一有言老先生何辭以應趙不得已出諭於眾曰朝中可推者甚多但陳老先生之所主裁顧郎中之所採訪止於如此聞者怪之奏上奉旨詰責著將舊推閣臣通寫來看於是列舊尚書陸公光祖都御史李公世遠尚書陳公于陞併萬化名上點用沈一貫陳于陞二員仍切責吏部擅擬起召輔臣且仍推都御史等該司官俱降雜職陳具疏引咎乞還司官職不允又言臣籍餘姚前有兩閣臣謝遷李本皆以四品入閣而吏部尚書聞淵耿裕金列首推臣謬以家屏等人望所屬籠丕揚為不拘資琦為不拘品世遠乃向年曾推故道旨通列陛下奈何舍臣而罪司官又不允因內閣疏救止降

譜上

三

該司郎中一員盧侍御明諷言之內批顧憲成姑且革職為民不許朦朧推陞盧明諷降一級調外任遂給諫中立又言之遂并明諷革職中立降調且盡罷選司而回籍之黃公縉陞任之章公嘉楨俱不免矣當會推之日科中適有疏彈羅趙言此事臣一毫無與供職如舊陳始終求去疏十四上始得請公聞命即出都門送者甚眾司選時具疎劣招尤懇賜罷斥疏言近者考選科道臣始而核諸同僚之訪單既而參諸臺省之訪單終而合之取成於堂官一念兢兢毫無意必而周京聯者竟以缺望悉力詆臣伏蒙皇上曲賜矜照平時非有令譽之足憑而不疑其素聞謗非有片言之自白而不信其誣方且督以安靜戒其煩擾臣小臣也何以得此感極涕零臣誠不肖少嘗誦致身之訓何敢以是區區者為

恤但有如同里而不能知其人則人人可罔南臺而不足厭其望則人人可仇紛紜之端臣實啓之如國體何哉乞憫臣愚放歸幸甚疏已具陳公曰選事倚君若左右手奈何言去止之公嘗言同鄉中王翼菴最剛介可居此席王名就學武進人明年以儀曹郎調吏部

六月 避暑於張家灣俟新秋啓行有問銓局者公曰秉所嚴公不要錢矣無能有所振作也二山揚公一味模稜久而其術亦窮惟宋商丘奉職循理孜孜在公可謂有其心矣陸平湖激濁揚清風規皎皎可謂有其眼矣故識者以為論執持當推宋論作用當推陸在宋實開反正之漸在陸遂收旋轉之功宋類狷陸類狂立峰心谷兩餘姚則依稀具中行之槩焉四君子一時後先柄

譜二

三

事世道之福也皆不得久於其位惜哉
丁長孺曰先生掌選事婁江故為折節若推心置先生腹者先生有所推轂必以告婁江曰諾復云奈釜鬻何一日值其休沐先生推孟公一脉南通政王公德新南水部郎疏上輒下婁江曰主上朕兆甚佳君啓事正宜急先生曰有好朕兆不敢以激聒債也默相機行之半歲中沈歸德公以南宗伯召饒比部伸起南銓郎王太僕士性李納言盛春江廷尉東之李光祿植或起謫籍或藩臬或在告一旦濟濟九列徵君劉元卿以國子博士不期月轉儀曹郎婁江性下急議論或不相下先生輒平氣以柔之曰天下事非一家私事願各捐成心也當是時內而巨瓊外而宵小日伺隙以逞先生挺挺發舒無所避忌方其持大議決大事斧斷犀擊氣雄賁育若迺虛懷雅度談言微中又令人意消一黃門例推

中州臬巡方使者劾其逾限也事下部先生曰凡處小人科其本罪足矣寧留不盡之意於法外況苛求乎疏覆罰俸三月其寬平類如此嘗自謂得觀人之法於尼聖有五案焉退鄉愿進狂狷一也大受小知二也衆好衆惡必察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惡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故事考選臺省率寄耳目於咨訪先生質諸清議間出獨裁某郎聲望蔚起先生曰非端人也擬外抑之為同事者所持未幾一給事逐一風力御史即其人也某令誦書盈篋且兩仕不一登薦剡先生力拔之尋以逐一佞臣稱名諫議或曰其人月旦甚不佳先生曰臺省以言為責吾第取其稱職已矣其邪正之辨吐茹之幾恒出人意表

九月抵家有疾始作小心齋劄記

譜上

三

公在部時已積勞成疾至是頻苦眩暈病中體究心性有所得輒劄記之始於甲午迄於辛亥手自刪訂為十八卷鄒公南阜稱其書沉潛粹密與薛文清公讀書錄相表裏

夏台卿時丁憂聞公旋里復假館邑之孫氏來學於涇借至者李衷純元白葉晝陽升與錢抑之俱留涇上元白時困場屋各籍甚公卿間陽升以學行稱

二十三年乙未四十六歲家居有疾

三月 病幾殆諸子環泣公張目曰人有來處應有去處夫何傷已忽甦吟三絕句曰茫茫大化任推遷消息盈虛總自然若欲個中生去取請看四十六年前嚶嚶擬古之人歲月蹉跎忽至今一息尚存應有事莫

將歿壽貳吾心喟然尼父欲無言豎白紛紛盡等閒但
得此身還造化不留一字與人間一夕夢涇凡公手書
一卷視之則金滕篇也覺後再夢涇凡公誦聲琅琅又
卽金滕篇詰朝與語不答而察其色喜甚再三詰之乃
曰第連夕私禱上帝願以身代兄不可願減算益兄卽
室人不知也今屢見兄夢上帝其矜而許之矣公記其
語示子孫無忘焉

二十四年丙申四十七歲春夏有疾秋始愈

史際明曰孟麟省先生榻前先生曰余病百藥不愈奈
何余曰先生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昔謝上蔡言習忘可
以已疾先生請試之何如後數月先生見召謂曰吾輩
素輕言忘今試之忘正未易言耳余曰此以無心爲忘

也龜山先生令人看未發氣象一看志便有歸此不念
之念也先生頷之病亦漸愈嘗對人曰看未發氣象自
是儒家一服好藥時已歷春夏矣

又八月

作本房黃公墓誌銘其子拱寧孫命紳命聲等
公次第悉爲薦剡

九月

涇凡公病劇公憂之寢食俱廢以問問曰第意中
何如涇凡公曰此時只有疑神定氣循循默默以
待天機若攬入他念便是自暴自棄公兄弟學力金超
然於死生之際如此

歲暮唐文選仁卿假歸特過涇上公問近日國事何如
唐曰他無足慮惟沈司馬繼山外結新建內結權璫必
亂天下公曰沈與新建交情固不泛泛但沈自喜必
不爲新建用至結璫非賄不可渠將何所取資此論從

何處來都下所相與何人恐不得不分任其過也少待
之沈旦夕歸耳唐行沈歸信亦至中途詒札謝失言其
時門戶角立羣小多爲間諜以疑誤正人後十餘年沈
復有劉金吾僞書之事

作示兒帖

凡爲父兄莫不愛其子余今府縣考童生吾始終不欲
以汝名聞於主者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就義理
上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箇求字
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讀之汗顏不可
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墮地已定如何增損
得些子眼前那箇不要做秀才到底有箇數在若可以
勢求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沒分造化亦炎涼矣就
吾分上看本無尺寸之長賴祖宗之庇俟博一第再仕

再不效有丘山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昔在大
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
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
但在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底工夫透徹科甲亦
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再肯尋向上去要做箇人卽
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都成了大儒連科
甲亦無用處又何有於一秀才識得此意省多少閒心
腸省多少閒氣力便是一生真受用也記之記之無令
吾言爲伯魯之簡及應試與淳補邑庠生又二年與沐
遊郡庠

二十五年丁酉四十八歲作還經錄

大旨闡明性善闢二氏虛無之說而於姚江所謂知行
合一者務反覆辨論以求至當後作證性編此稿遂不

復傳示涇凡公亦有排言之作向附還經錄後意解略同

答門人書論學

自孔孟既沒歷千餘年始有周程諸大儒其所以開示來學乃從上相傳一滴真血既是親生又是親乳故撫摩鞠育周慮曲防無所不至看到瑣碎處愈見懇惻只緣從一肚皮中出自然如此近儒直指單提豈不徑捷豈不痛快却只說得一邊話諺所云不哭的孩兒誰不會抱此之謂也足下蓋見諸大儒於說本體處往往引而不發於說功夫處則津津不憚煩近於勞苦費力便擬為乳娘見近儒於說功夫處往往薄而不屑於說本體處則津津可喜近於親切貼肉便擬為親娘似非究竟義平心論之近儒的念頭亦與親生親乳一般但緣

語一

三

他看得自家易長易養遂認世間孩兒都易長易養不甚以乳食為急諸大儒却知孩兒有易長的亦有難長的有易養的亦有難養的縱一胞胎所生尚自兩般三樣不能不多方呵護耳竊有一疑堯舜孔孟豈不大聖大賢而兢兢業業到老汲汲皇皇到老君臣做戒師弟切磨不遺餘力將其難長難養反不如近儒易長易養耶抑其繩拘尺縛尚不知有單提直指之妙訣耶殆非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髮放鬆淵墜冰陷是故見其易者未必果易還是心粗見其難者未必果難還是心細足下試看細的是本體粗的是本體這本體即在功夫之中還在功夫之外便知那箇是親娘那箇是乳娘也足下又邇自宋及於我明後先諸儒考其因時立教之方謂仁義禮智互相補救今宜實之以信大意亦近至自按垂髻異於童稚有室異於垂髻淺覺信之難

全欲求返異歸同最是切問語云自家有病自家醫又云知得病便是藥予復何云無已惟有濂溪所揭無欲二字極好夫何故這箇欲自人生落地時便一齊帶下千病萬病皆從此起我要為善這箇却出來做對頭不愁你不屈伏我不肯為惡這箇却出來做牽頭不愁你不依順所謂人心惟危以此道心惟微以此堯舜之不能不兢兢業業孔孟之不能不汲汲皇皇亦皆以此須辨取明白一刀斬斷拔出自家一箇身子然後要為善便真能為善要為惡便真能為惡仁真仁義真義禮真禮智真智恰好鑄成一箇信字也陳白沙先生曰人須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每誦之輒為洒然若識不破跳不過終日營營只要陪奉這軀殼其與糞壤之蠅蛆何異到那裏無論親娘乳娘都救不得也足下其歸而體之如有可否願以復我

語上

三

課士於同人堂

連歲弟子雲集鄰居梵宇敝寓都遍至無所容公商之仲季各就溪旁近舍構書室數十楹以居之省其勤厥資其乏絕溪之南北晝則書聲琅琅如也夕則膏火輝輝如也過者停舟歎羨即行旅皆欲出於其途涇白公乃於小心齋之東闢同人堂規制弘敞萃四方學者及子弟甥姪月凡再試涇白公臨而課之自為程以質多士刻之曰信心草賞罰激勸會規嚴甚試畢做糊各易書之法公親為甲乙擇其中之可以語上者朝夕鏃礪期於有成繆昌期當時久困諸生馬世奇君嘗方垂髻金留之家塾又數年張可大觀甫以都司駐劉河來問業皆受公知遇最奇其後繆死瑄馬死寇張死登萊之難論者以為程朱之門所未有也其餘以文學政事稱

者另有錄

有問佛學者公曰佛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曰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則陰壞實教也

又曰告子以無善無惡之說凌跨性善陽明先生以無善無惡之說描寫性善兩下語意迥然不同然總是一個空其相去亦一間耳或曰若是則陽明僅與告子班乎曰告子恐未可小覷釋典七佛偈及二十七祖相囑付之語大指不越無善無惡四字業已被告子道破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而告子亦曰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柶棬其學正與二氏相

表裏學者特以曾經孟子闢過不敢與之主張耳從上聖賢費盡氣力只要扶策這個善字告子費盡氣力只要壓倒這個善字孟子安得不闢曰荀子道性惡不尤甚乎曰荀子道性惡將惡做不好的看告子并將善做不好的看荀子還是強人為善告子直是嫌人為善其為流害孰大孰小曰陽明之視告子畢竟何如曰從上聖賢道性善都是實實地就本體上指點出來陽明道性無善無惡却是虛虛地就光景上形容出來一邊作平常說一邊作元妙說只這些意思便會做病余不敢以陽明為告子至其自以為傳心秘藏趨顏子明道而上恐亦未必然也

里中錢振先其若家極貧同人之會公議之於童子中留與馬君嘗共筆研後成進士守郡歸亦以節著

顧端文公年譜

卷下

二十六年戊戌四十九歲八月會南浙諸同人講學於惠

泉之上作質疑編

公嘗言君子友天下之善士況於一鄉我吳儘多君子若能聯屬為一相牽相引接天地之善脈於無窮豈非大勝事哉此會之所繇舉也時太倉管東溟志道以絕學自居一貫三教而實專宗佛氏公與之反覆辨難積累成帙管名其廣曰問辨公亦名其編曰質疑於無善無惡四字駁之甚力謂吾儒曰性善釋氏曰性無善無惡兩者各自為一宗其究竟亦各自成一局不須較量不須牽合若謂以善言性猶是強名將無視性太高又

謂善與惡對一齊抹殺將無視善太卑始也本欲極意形容以張吾性卒也反使人茫然入於杳冥恍惚之中而周章四顧無所憑依始也本欲掃盡世法以成就第一等聖人卒也反使人公然逸於規矩準繩之外而縱橫百出無所底止蓋其幾微矣又仲尼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佛氏西方之聖豈得以無忌憚曰之然自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上天下地惟吾獨尊以至訶佛罵祖之徒捧喝雙呈機鋒狎出合下已埋却種子矣是故從儒門入者愈有得則心愈小其失也為必信必果之小人尚可以列於士從宗門入者愈有得則心愈大其失也為反中庸之小人不免誤天下蒼生矣至於三教異同原是兩重現成公案誠欲祖述仲尼自應以仲尼為主合則取之離則舍之甚則擯而絕之不得更有依違作三教中鄉愿

也今試憑軾而觀域中之士趨儒者衆乎趨禪者衆乎將陽儒而陰禪者衆乎故在德靖以前爲周元公可也於時孔自孔釋自釋老自老吾不見其礙也嘉隆以後爲程朱可也於時談元課虛龍蛇混淆狂風恣起吾不與其濫也有如不欲小吾道而適不免濫吾道不屑落程朱窠臼中而反不免落天覺諸人窠臼中兩者較之果孰爲愈按是會同邑葉參之茂才與焉來書云末學喜附門牆但愧無受教地耳後與高存之相繼主東林之席

二十七年己亥五十歲

四月 景素于公過涇因約同志盤桓湖上憂時勉學語見于公集中是時鄉郡諸君子以講學爲事者宜

譜下

興安節吳公達可武進啓新錢公一本暨薛公玄臺輩數人于其一也名孔兼金壇人

丁長孺以計典落職公自武林還貽之書曰足下乃得浮蹤名大奇海內賢者無不嗟異此豈聲音笑貌所可及哉直道不負人足下可以自信更努力以圖動忍增益之效程子讀舜發猷章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此非老頭巾語也舍弟去冬又大病絕粒者二十日今幸無恙知足下所念附及

八月會陽美山中作質疑續編

白公與東溟辨後毘陵二三君子皆力主公之說見管牘中是會復作續編言自古聖賢教人惟曰爲善去惡爲善爲其所固有也去惡去其所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

既曰無善無惡矣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則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將以何者爲心之體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以爲是權教非

譜下

實教也其誰肯聽縱重重教戒重重囑付彼直以爲是爲衆人說非爲我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界之以所樂而復撻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如欲以此提宗與天下後世作榜樣愚誠不勝私憂過計耳是故重陽明之功而掩其過闕而不論可也所以存厚也體陽明之心而拯其弊須於提宗處一照可也所以救時也論益疊疊至十八往返東溟亦謂無善無惡不可爲訓至於三教異同則尚各持其說
高存之日記云會中俞定所問鄉愿既是同流合汙如何又忠信廉潔先生曰鄉愿之同流合汙從而不倡者也大家如此一滾隨去凡事都不做頭既以忠信廉潔

媚君子而其同流合汙又不為倡而為從則君子亦寬之而不責矣既以同流合汙媚小人而其忠信廉潔又不為真而為似則小人亦安之而不忘矣語將鄉愿情狀摹寫殆盡至論時學之弊淒切浩歎若不能為懷真聖賢心事也

二十八年庚子五十一歲作證性編

編目存經一卷原異一卷質疑二卷徵信一卷或問一卷罪言二卷存經者存五經四書之言以明性善所自始也原異者原告子釋老莊列之言以明性善之所自岐也質疑即兩年中與管東溟辨難諸牘罪言則俱關近時無善無惡之說其謂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箇空謂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

譜下

四

究竟且成一箇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且從而為之辭曰理障之害甚於欲障於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仁義為桎梏以禮法為土苴以日用為緣塵以操持為把捉以隨事省察為逐境以悔過遷改為輪迴以下學上達為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為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使而趨之且從而為之辭曰行於非道乃成至道於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任情為率性以隨俗襲非為中庸以剛然媚世為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為捨其身濟天下以依違遷就為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為不好名以臨難苟免為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為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地步甚高上之可以影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機緘甚活下之可以曲投小人之私心

即孔孟復作其亦奈之何哉說視諸家較極痛快徵信或問二卷失去或散見於劄記商語中亦未能詳

九月會泉上

鄒子如作尚行書院求為之記公簡友人曰乎如此舉甚可敬弟素有此念數年來一病遂灰然耿耿時不忘屢欲問勝龍山蓋以此也記成示繆當時訂二泉之會繆曰記中關能行之即悟規實力之為行最醒最密龍山勝會不減鹿洞鵝湖小子幸蒙接引當齋心數日手一瓣香跪請尊前耳

二十九年辛丑五十二歲集五經餘

以太極圖說經世啓蒙等為易餘以三代下詔誥奏疏等為書餘以騷賦古詩等為詩餘以綱目諸史為春秋餘以歷代典章之合宜者為禮餘高存之稱其迹類河汾而規模迥別因卷帙浩繁未就孫聞斯慎行每歎服曰先輩晚年作大工夫如此書目載丁長孺文集

譜下

五

九月會樂志堂

管東溟在會說富與貴章先生曰富貴章點出仁字疏水章點出義字是敵富貴家具又點出樂字此是仁義的受用這箇受用當從命上起知天命有定自然心地恬愉省多少向外馳騫的精神見高存之日記同志聚晤往往論初入門工夫公言此處亦難指定纔指定便不免因藥發病故必從性地入方穩一是周元公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一是揚龜山門下相傳教人靜坐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儘好商量且

不直曰孔顏樂事而曰所樂何事不直曰未發氣象而曰作何氣象引而不發語既渾含圓而不執機更活潑在元公便成就了明道兄弟在龜山便醞釀出豫章延平兩先生來傳及朱子而斯文為之大振有志者盍審擇於斯

十月以冊立 皇太子恩詔復還原職

三十年壬寅五十三歲作桑梓錄

志錫邑人物公意在闡幽於聲名烜赫者間有所遺而清修卓行及民間節孝則蒐錄幾徧序曰昔孔子品士以行為本錫故人才之藪也余按舊志益以耳目之所逮自一技而上並不敢遺亦既彬彬備矣要之必取衷

譜下

六

於行重本也語不云乎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三以天下讓利之所不能入也民無得而稱各之所不能入也是立行之準也實開我錫風流至今勉思作求應在來者

六月 初十日長孫樞次孫柱生同胞也與沐出

作朱子節要序

世之言朱子者鮮矣彼其意皆不滿於朱子也余竊疑之非不滿也殆不便也世好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過於無所逞而厭之世好圓朱子以方則一毫假借不得曠達者苦於有所束而憚之故不便也於是乎為之辭吾以為平彼以為凡為陋若曰夫豈誠有厭焉不能俯而襲惜其傷於卑耳吾以為方彼

以為矯為亢若曰夫豈誠有憚焉不能仰而模惜其傷於局耳故不滿也內懷不便之實外著不滿之形宜世之言朱子者鮮矣乃雲從何信之深如是曰然則朱子其孔子乎曰孔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平之至也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論造詣顏孟猶有歉焉論血脉朱子依然孔子也雲從之為是編正欲人認取血脉耳血脉誠真隨其所至皆可以得孔子之門而入不然即有殊能絕識超朱子而上去孔子彌遠雲從弗屑也讀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

一夕夢謁楊龜山先生於崇正書院拜而請曰孔子刪述五經垂訓萬世尋遭秦火猶然無恙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獨禮記純駁幾半似非原經二程夫子紹明孔緒何不代為釐正補此闕典先生曰業已釐正矣曰何以不傳於世先生曰何嘗不傳曰安在先生曰大學中

譜下

七

庸是也覺而異之召涇凡公語焉且曰大學中庸還為禮經五經備矣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朱子之小學竊以為可羽翼論孟配為四書涇凡公曰此真千古不易之案也次年創復東林實文靖講學故地

三十一年癸卯五十四歲三月作朱子二大辨序

朱夫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竭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涇凡公讀之有感遂取集中與象山龍川往復諸書輯而行之名曰朱子二大辨凡與兩說互發者亦附錄焉公序言此須從無善無惡四字擣其窠巢因究論空混之害謂世之談頓悟者率由空而入世之談事功者率由混而出朱子言南渡以後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余與子靜二人何敢目之為禪惟其見太捷持論太高極其流弊恐

究竟不免使人墮入滄蕩中龍川自負一英雄其與朱子書稱天地人為三才人生只要做箇人立意皎然何敢目之曰霸惟其才太露行徑太奇原其發端恐合下便已渾身倒入功利中況象山言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豈非即吾之所謂空而龍川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上下三代漢唐之間欲攬金銀銅鐵鑄為一器豈非即吾之所謂混朱子所撰胡五峰知言疑義辨無善無惡最明特未剖到兩家安身立命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并與一口道破耳然則朱子而在其為今日計蓋可知已後更為續說謂聖學以性善為宗異學以無善無惡為宗其說各不相謀分而二也今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其說始各不相礙合而一矣性善之說與無善無惡之說分則儒釋王霸亦隨而分從其分而辨之也易性善之說與無善無惡之說合則儒釋王霸亦隨而合從

譜下

其合而辨之也難端緒甚微關係甚鉅吾始以為告子之偏執不如陽明之通融今而知陽明之通融又不如孟子之斬截足以折異論撤羣疑使人曉然於毫釐千里之別也

九月二十五日第三孫柄生與淳出

議復東林書院

行狀曰先生時時謂攀龍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無講習之所乎錫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楊先生所居楊先生令蕭山歸來依鄒忠公志完於毘陵忠公尋卒依李忠定公伯紀於梁溪凡十八年往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闡伊洛之學後廢為僧舍邵文莊公圖修復之不果及是先生弔其墟慨然曰其在斯乎

因商諸同志經營規度併集來歲鳩工庀材之費至冬局始定先一江右人善談堪輿主邑東吳三畏家每日味爽潛起望氣指東林地謂三畏曰後數年天下名賢當聚於此其語果驗

光山方日新來問學後與南昌劉廷晃新安程由庚吳江趙璆丹陽丁鴻明金壇周繼文及任光祖下洪載汪萬里等並久留東林

三十二年甲辰五十五歲作毘陵人物志

桑梓錄止載一邑人物至是歐陽守謙修郡志請於公并五邑人物彙為九卷

四月作東林書院重建道南祠祀宋楊龜山先生

譜下

九

公倡為書以東林之舉聞於當道曹中丞時聘暨諸直指觀察歐陽郡守東鳳林邑侯宰咸具報章欣躍輸助公謂書院乃吾儕講習之所不宜上費公帑而道南祠祀龜山先生舊制殊未稱議以官府所捐者專供建祠之用講堂則同志者合併為之依庸麗澤次第營構始於維夏之吉成於季秋之初共事諸公姓字見林侯碑記首公與涇凡公次高大行景逸安驗封我素劉職方本孺張孝廉弦所史太常玉池及葉尚寶圍適陳比部筠塘錢侍御啓新王孝廉儉齋經理其事者顧光祿涇白而諸生馬希尹王純一孫之賢實始具呈陳名幼學劉名元珍張名大受更名夢時俱同邑人魯源徐公以書來訂武林會講之約并諸刻請教徐名用檢蘭溪人

八月之淮安修吾李公方撫淮兼總漕運於時朝講久廢礦使四出封疆漸危公不勝憂虞嘗言李是豪傑位上人庶幾貴以弘濟時艱故不遠千里就商蓋其生平實有相信者劄記曰余往在都下見許敬菴便自覺放處多見李克菴便自覺輕處多見孟我疆便自覺濃處多見呂新吾便自覺腐處多見張陽和便自覺偏處多見鄧定宇便自覺浮處多見魏見泉便自覺怯處多見魏崑漢便自覺低處多見劉紉華便自覺鬆處多見孟雲浦便自覺粗處多見唐曙臺便自覺躁處多見趙濟鶴便自覺局處多見鄒大澤便自覺淺處多見姜養沖便自覺嫩處多見李修吾便自覺小處多見二十餘年往矣果有瘳於萬分一乎抑猶然故吾乎日月如馳衰病交集靜言思之尚復何待此余所為寤寐反側而不敢以晏者也又曰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

譜下

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業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十月朔定道南祠配享位

龜山先生舊奉喻玉泉尤遂初李小山蔣實齋四先生配享公以羅豫章為聖學大宗胡德輝曾留寓受業至明則邵二泉道南世嫡也增入配位稱七先生有請及某某者公皆不許

以月之九日十日十一日大會諸同人於東林書院作

東林會約東林商語

啓南浙諸同人曰東林之役幸邀靈竣事遠惟子與之仁而求其輔會莫亟焉近惟茂叔之義而求其樂聚莫重焉下衷不勝大願敢屈道駕臨主盟伏蒙惠然夫豈惟某等實拜門下之賜會期卜於月之初九日始至十一日謹固是舉也上自京口下至浙江以西同志畢集相與講德論學雍容一堂涇凡公與高存之安小范劉伯先諸君子實相左右遠近紳士及邑之父老子弟或更端而請或環聚而觀一時相傳為吳中自古以來未有之盛公言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易落在口耳邊去故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訓恒惓惓焉爰為會約一做考亭務在躬修實踐而益之以飭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損內知本一條首重識性公之學蓋確乎以性善提宗矣約既定書其後曰愚所條具大都就白鹿洞規引而伸之耳非能有以益之也退而思之更發深

譜下

感追惟龜山先生之自雒而歸也程淳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一傳得豫章再傳得延平三傳得考亭而其學遂大顯皆南產也淳公之言庶幾其知命矣夫龜山先生游吾錫而樂之歷十有八年不舍其眷眷如是叢爾東林屢廢屢興即已大半落為僧區幸其舊地可復於是得以嚴飭廟貌奉羅胡喻尤李蔣邵七君子左右以從而又於其有闕講堂築學舍羣同志相與切磨其間意亦天之所留以惠我後人安知不在向者道南識中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勝機緣也且自先生迄於今已四百餘歲矣頃者有事東林請諸當道當道惠然許可相與一意表章傳諸大眾大眾翕然踴躍相與交口贊嘆非夫東林之為靈也先生也先生上承濂雒下啓考亭四先生之精神直與天地相始終而先生之精神又與四先生相始終宜其有觸而即應不介而自孚

也是故必有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四先生之精神必有四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天下萬世之精神所為維道脈繫人心俾與者勿廢廢者復興垂之彌久而彌新也皆自我方寸間握其樞耳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重擔子也如此機緣不可辜負宜作何酬答如此擔子不易肩荷宜作何承當因復綴其說與吾黨共商焉會約刻東林院志者高存之為序門人程由庚紫陽書院所刻洪平仲文衡為序江學海為跋商語記會中所商之語以後每年有刻

三十三年乙巳五十六歲

正月 有伯兄涇田公之喪痛甚親為之狀公兄弟念長房最貧撫卹尤至

三月 從邸報中見劉伯先疏論閣臣科臣撓亂計典與友人書曰此是為天地贊化育事而出於吾邑又出於吾黨不覺喜而欲狂先是癸卯冬郭公正域以妖書事幾為四明相所陷公囑諸正人竭力護之事尋得白四明之憾東林至是益不可解

課士於麗澤堂

公兄弟皆鄉居每入城即止書院院內書室多為學人分寓乃復於院旁拓地為之歲有增益今蘇家巷數椽即涇凡公小辨齋也羣子姪講習其中移同人家社於麗澤堂月課多士未進者得拔第一文譽立著輒青其衿故士皆爭自奮起所獎成孤寒甚眾公喜作三變說以勉之而諸生間請自為會并自為約公益喜示黃伯

英曰友不厭少貴其精會不厭多貴其真示姚元升曰諸友之會為舉業設耳能斤斤交砥一言一行惟恐少有愆戾以辱東林此即曾子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也如馬希尹鄒期楨吳桂森張雲鸞及陳奇齡輩皆東林諸生之有聞者

六月 新州姜汝一來學於東林適座中論易汝一言其鄉人劉筠橋溪明易道公書屬丁元甫往招之

九月會東林作麗澤衍

序曰東林大會自甲辰十月始至乙巳九月再尋盟焉吳越同志聯翩來集於是周中丞懷魯揚直指淇園蔡觀察虛臺金移檄授餐邑侯林平華學博單全初王敬齋日造而臨之禮意殷洽某等悚然懼無以稱當途之

明德退而作麗澤衍以請益大旨謂自古未有關門閉戶獨自做成的聖賢自古聖賢未有絕類離羣孤立無與的學問吾羣一鄉之善士講習即一鄉之善皆收而為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鄉矣羣一國之善士講習即一國之善皆收而為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國矣羣天下之善士講習即天下之善皆收而為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天下矣某之顏斯堂曰麗澤而榜以樂道人善願聞已過兩言乃舉講習中至切要者時用觀省謂之樂必有一段踴躍鼓舞油油然不能自己之意謂之願必有一段祈求冀望懇懇然不能自己之意是又取諸兌之說也會前簡高存之曰大率此舉雖不可濫畢竟以寬大為主不可輕開異同之藩以後每年止書大會其月一小會未能悉記

十二月作學部通辨序

略曰朱陸之辨凡幾變矣而莫之定絲其各有所諱也左朱右陸既以禪為諱右朱左陸又以支離為諱宜乎競相持而不相下也竊謂此正不必諱耳就兩先生言尤不當諱何也兩先生並學為聖賢者也學為聖賢必自無我入無我而後能虛虛而後能知過知過而後能日新日新而後能大有我反是夫諱我心也其發脈最微而其中於人也最粘膩而莫解是無形之諱也其為病病在裏若意見之有異同議論之有出入或近於禪或近於支離是有形之諱也其為病病在表易治也病在裏難治也是故君子以去我心為首務予於兩先生非敢漫有左右也然而嘗讀朱子之書矣其於所謂支離輒認為已過悔艾刻責時見乎辭曾不一少

譜下

五

怨焉嘗讀陸子之書矣其於所謂禪貌然如不聞也夷然而安之終其身曾不一置疑焉在朱子豈必盡非而嘗自見其非在陸子豈必盡是而常自見其是此無我有我之證也朱子又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其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蓋情語也亦遜語也其接引之機微矣而象山遽折之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何歟將朱子於此果有所不知歟抑亦陸子之長處短處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喫緊處陸子未之知歟如其言而已矣朱子岐德性問學為二象山合德性問學為一得失判然如徐而求其所以言則失者未始不為得而得者未始不為失此無我有我之別也然則學者不患其支離不患其禪思其有我而已矣辨朱陸者不須辨其孰為支離孰為禪辨其孰為有我而已矣此實

道術中一大關鍵非他小小抵牾可比敢特為誦之序萬曆丙子科南畿齒錄係同年沈孟威重刻沈杭州人

癸卯甲辰之間涇里人趙煥者發濟墅關稅棍請弊為棍黨所殺會撫臺與郡守相次去煥冤未白至是諸棍復擒其子解府囑通判陳儒將轉解稅當斃杖下公聞之怒甚致書權部責其縱役殃民并責儒云不肖忝地方士紳之末驟聞其事不覺髮指幸台臺勿為稅棍所欺儒惶恐謝罪至庚戌比邵輔忠突修舊劾輔忠者理常時與儒共事皆不禮於東林者也徐兆魁誣東林專濬墅橋稅及關使送銀助費金緣此事致之而錫邑鄉村水路悉弛漏稅之禁小民至今猶受其惠

譜一

五

弟與本清未嘗一日不思造訪也丁名此呂吳名達可吳時方按江右又羅匡湖大紘約於一二年間會西湖就正不果及壬子至則已在五月後矣羅亦江右人

三十四年丙午五十七歲

二月十八日 詔書一欵文職官員降謫罷閒等項有操行清修才猷卓絕眾所共推者該部院公同精加品題酌量奏起自是臺省諸曹無日不言起廢公名無日不首薦贖養沖姜公及宋侍御燾兩疏尤著

三月 江陰夏樹芳集法喜志公序之略曰此以儒用禪而禪若以儒為禪用者也以儒為禪用則儒且化禪曰以正學脈則主嚴以廣善量則主寬二者故並行

而不倍也。公嘗言章子厚雖小人，其對吳山端云：不與不廢，即是愛護佛法。此却是宰相語。嘗熟令耿橘來問學，公以耿為鄰邑父母，却其費，有所請教，則剖示切直，儼然以師道自居。耿字廷懷，潘陽中衛進士。

五月作虞山商語

應耿庭懷及闔邑士紳之請，會講虞山書院商語。史際明錄高存之序，序曰：先生欽欽以小心為學，奉孔聖之矩矱，先儒之幽其言，平實微婉，令人於真念頭發處，默識本心，默識莫之為而為之，天其言外之旨，則穆然有深憂於世云。

楚人劉筠橋至涇，公與之論易，連日夜不倦，其言曰：易繫大傳曰：卦者掛也，卦不以手離作為也，象者像也，象不以人離形色也。爻者效也，爻不以文離言說也。其即咸感也，無心之感，天下之至感乎。兌悅也，無心之悅，天下之至悅乎。如卦必用掛象，必用像爻，必用效，即著人為非神化性命之奧也。或曰：繇卦忘掛，繇象忘像，繇爻忘效，何如曰：下學而上達，此之謂也。劉云：遇方外異人，全自然先生授此旨，公深為擊節，留久之，為文以贈其別，訂後期焉。劉名應元，武昌人，時年七十。

八月會東林

秋初以書約史際明曰：四明大勢難久，歸德公聞又不大當於上心，要自是真正君子。聖明淵淵，殆未可測如何如何。八月之會，始十一日，仲丁能一過否。涇白公子與淡中應天鄉試，公喜而序其稿，謂祖宗積

累不可忘，亦不可恃。因述先贈公之訓，俾益加懋。且自惕焉。時公博求易解，屬華本素購之於周藩宗正西亭公子竹居，所得鈔本多未經見。

九月作虞山商語二

耿庭懷留心理學，自言只信得過孔會，至孟子便容商量，新安殊不甚服。公嚴加駁正，始與然自失，而求教愈勤。故於數月間，再赴其約。耿書云：管東老勇於認過，平日尊佛一意，不惟不見於筆，且不形於言矣。講學之效如此，商語為嘗熟門人孫森子彙錄，森與兄林子喬及同邑何允泓、季穆輩皆及門中表表者。

三十五年丁未五十八歲

三月二十四日第四孫榛生與淳出

五月作虞山書院記

言子之後名福者，率猶子喜來求院記。公曰：此道南淵源所自始也。即草授之，其略曰：耿侯謁子游祠，請於當道鼎新之，顏講堂曰願學。孔子吾儕，喫緊在發是願耳。竊以為是必有日忘食、夜忘寢之真精神焉。是必有獨立不懼之真力量焉。是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真節概焉。是必有避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真胸次焉。是必有死壽不貳之真骨格焉。是必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真氣魄焉。然後能發是願，談何容易。雖然，要在識得孔子耳。孔子曷從而識，要在識得自己。何者，自己原

來一孔子也。然則孟子曷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伏見魏莊渠引陳元城之言曰：凡人自期待，當以聖賢自勉責，當以禽獸每讀之，輒隱隱心動，竊又以為必如此，乃能識得幾希。識得幾希，乃能識得自己。識得自己，乃能識得孔子。誠識得孔子，即欲不為孔子，不可得已。俟其嘉惠我吳，俾吳人士自知洒掃應對以上，皆明已。於向往如撥雲霧而覩白日，是余之願也。夫豈惟余之願，實孔子之願也。夫敢再拜曰：此記見先生一生學力，一生願力，余小子敢不勉承。

六月二十一日第涇凡公卒

詩一

文

公述其生平為事定錄而追痛之略曰：余與弟自少而長而壯且駸駸，白首追念五十餘年間，其怡怡也，既為道義中天親其切切，惻惻也。又為天親中道，義當歲乙未，余病甚，屢瀕於危，金膝夢禱，何以承此於弟哉。今弟一口奄逝，適符減算之請，而余竟不能為弟代也。有問於余曰：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歲，季時亦與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余默然久之，乃曰：第庶幾能見大意矣。弟自壬辰以後，精神凝一，心境漸平，動靜云為，日覺穩帖。日覺安閒，日覺輕省，日覺簡易，乃至死之際，都無纖毫粘帶。天假之年，安能測其所至哉。所著有小辨齋偶存，及朱子二大辨，惟此四字編諸書。劉記曰：季時嘗歎今人講學，任是天崩地裂，他也不管。余曰：然則所講者何？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

劉記又曰：閱吳康齋集，至日錄云：君子當嘗喫虧，方做得。余為惕然有省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較而已矣。不較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默然自諷者久之，已而見康齋序石亭族譜，自署門下士。高存之謂君子與小人作緣，蓋亦先生之不幸意甚快。快，季時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先生樂道安貧，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忠國一薦，何關重輕，乃事之以世俗舉主門生之禮乎。且忠國之必敗，行路皆知，而何況先生。先生辭論德之命，若將免焉，豈肯自附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必不然也。余聞而躍然曰：弟此論，可謂具眼。大快人意。昔白沙赴召，忌者誣以作十詩獻太監梁芳，得授簡討，委如所言。白沙又是梁芳門下士矣，何以為兩先生。

詩下

文

南臯鄒公作依庸堂記，其起語曰：余友顧叔時偕某某諸君子講學，虛首席以待公自定。涇凡公請填入高存之。至是公命文震孟文起書丹刻石，鄒聞之以為允當。復寄書曰：存之一代伶俐漢，老兄左右無與為敵也。文以通家子從公遊，公嘗云：孝廉中如文起者，可備青宮侍從之選。其次嘉善吳志遠。

七月作寤言寐言

太倉相奉再召之命，公夢為祖道，執其手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鄭重丁寧，不覺放聲大哭。一室盡驚，及覺涕淚淋漓，羣就而問故。公曰：此非兒女輩所知也。不忍虛此一段誠意，因述兩言并書。詒之末云：昔朱子之告孝宗有曰：臣之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不復，不

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每誦斯言輒歎歎息不能自禁今先生之相皇
上後先凡幾何年得見皇上凡幾何時某自甲午別先生於春明門外於時先生翩翩若神仙中人不知年來神采視昔孰勝茲入而覲皇上仰瞻天顏不知親甲午以前又何如也殆亦不能無朱子之感也一時見者無不感動鄒公南阜云近觀老兄上太倉書歎老兄一代赤衷為世道留意至此宇內幾人第萬萬不能及太倉得書語陳繼儒曰不意病中又加此一服毒藥答書有云賢次兄高風介節何年之不永頗亦聞劉兵部元珍者清譽略同今無恙乎公以示高存之曰相公於是乎善詛矣

九月會東林

譜下

三

朱平涵國禎書曰讀先生所說十五志學諸章恍然如見聖心如見天則平正通達中抉出元微必如此乃謂之講耳九月之會因朔二日北行未能趨承至期取前講章晨夕玩對宛如函丈在前也平涵心悅誠服其事公在師友之間

後月餘張伺初籍至續為會語略曰東林坐上諸先達屬不佞講不佞遜謝良久謹啓曰不佞竊思會講就座之始最可認取當下工夫蓋先達教語未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各有主宰此時若說一念不生何以有言即聞有問即應若說念起會上形未來而先造影響從何生若說靜俟先達之教以豁我心靈則我之心靈竟付於先達之口又逐於我之耳乎若說尋求妙義思索疑端以答會上傾聽之意則此尋求思索先自擾擾可謂性靈乎即發揮問辨不過馳逐光景了故事而已

此時氣象最宜認取若自己作得主宰分明百萬軍中出奇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己作不得主宰便是行伍小卒聞鼓而進聞金而退將自家性命隨波逐流一生聽講不曾聽得一句亦大可憐世間書院會講作典甚難幸遇此會一息千古切莫錯過須各各認取本體得道之人神高於賢聖而慮下於輿隸我自光明別無倚靠言言皆自我性中流出不經耳目不藉知見到此即思齊尚友都用不著所謂神高於賢聖既信得本體愚夫賤卒同是光明信口說來皆我靈印故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所謂慮下於輿隸會中先達提醒人詳矣總不離此當下工夫作學人一生受用也公備錄其語附劄記中張別後以書謝曰小子之於道也無聞也其翼有聞則長者之教也作四書印自云於先生言多有所得

譜下

三

十二月

作許孝廉靜餘墓志銘許名世卿公與同遊邑庠志稱其始終一節不媿為真孝廉云

是歲與淳與沐並以德行舉於庠公致書郡邑廣文懇辭學使之獎與淳屢試皆第一高存之馬君嘗序其稿刻之

三十六年戊申五十九歲正月出遊作仁文商語

公念涇凡公悲不自勝新年謝客浙遊朔六日至嘉興訪岳石帆元聲邑令鄭振先率諸生請講赴仁文書院講畢諄諄以躬行示勉越五日抵杭寓湖上甘中丞紫亭出晤問曰東林會約祖孔子宗顏曾禰思孟而師紫陽不佞讀之契焉竊有欲請者適時論學率重悟而東林特重修何也公曰重修乃所以重悟夫悟未有不由

修入者也。甘曰：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程子不云乎？公曰：知一也，就用力言。體驗省察，正屬修上事。此入門第一義也。無容緩也，就得力言。融會貫通，纔屬悟上事。此入室第一義也。無容急也。舍下學而言上達，無有是處。甘為首肯。次日命駕徜徉湖山之間。

二月 遊雲間赴正學諸會。錢漸菴出所著性學論及會書辨之，略曰：公以無善無惡為空乎？愚惟言空莫辨於中庸矣。始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者，內之不落喜怒哀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實亦至空也。又欲從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屋，疊牀下之牀耶？又曰：孟子不特道性善，且道形善。

譜下

重

所謂形色天性是也。性之虛明湛寂，不待言形則不免重滯矣。絲孟子言之，却都是虛明湛寂的象。山每與人言爾目自明，爾耳自聰，亦是此意。然則知性者，尚不必掃去形，乃并欲掃去善，以別求所謂虛明湛寂乎？錢溪服公教尊之為天口聖鐸，命其子龍錫執弟子禮。龍錫在詞林中為東林三錢之一。

三月作虞山商語三 作南岳商語

安節吳公數手書訂晤，求交修之益。公於十七日赴虞山，在會有識仁說性善解聞者，或喜躍或悲涕。見諸門人錄中。二十四日回過宜興，景素于公先期相待。越二日入南岳，高存之史際明及張以登納陛相次至。連几對榻，禮簡情真。公索羅鄧兩先生三遊記玩之，問答疊疊。公言濂溪有萬世永賴之功，陽明有一世天下之功。

又言方山薛師云：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此論最確。眾深服之。公臨別言：吾輩避講學之名，便入鄉愿路。運因約同志數人，每歲春秋再會。別後于吳兩公作春遊記，公亦次第其語付刊，以寄南臯。鄧公有往復數條附見。

五月 大水與周中丞懷魯書乞請。旨獨賑。周隨繕疏，已飢已溺，曾幾何人興言及此，忍淚不住。萬萬努力，李得書亦即具題。周名孔教撫吳善政，不減文襄。尋晉秩總河，未行，忽因人言再疏乞休，而代者項中丞病不及赴新任。卒疏經年不下。吳民伏闕請留，公為書勸巡方鄧御史力保之。周移駐吳江，又閱一年始去。是舉從東南億萬生靈起見，而忌者借以為口實，公不計也。

譜下

重

六月 有吳興之役，歸後丁長孺啓云：師駕入，若失侍甚。罪所委闕里志以綱目為主，已次第其大都。但孔子世家太史公已涉影響，後學著手更難。國朝理學必有一箇真宗派，又非小生所敢輕議去取也。秋仲當至高齋面請公答之。曰：孔聖家緒得荷留神，此是千古事。圖譜二冊附去，尚有孔氏全書不知曾見否。長孺呈稿後再答之曰：來稿尚俟細閱，可將周程張朱年譜一查，恐有宜添入也。如鵝湖之會，亦是千古大公案，不可缺耳。蓋公命集孔氏淵源錄，一自泗水以至衍聖諸公家傳，一自顏曾以至宋明諸儒列傳，後長孺歿并此稿亦竟失之。

長洲令祁夷度承燦書曰：日蒙接引，飲聞至教，真末學津梁也。至於已為衆欲，惟仁為萬善本，尤示人以直捷下手工夫，承燦雖鴛鴦，然一念之誠，其敢自後於門牆。

乎承諭聖學宗傳中龍溪語錄一節已轉聞之海門師矣。因公覈薛方山先生考功年月以辨龍溪被察唐荆翁指斥之誣也。詳見薛公元臺求正小語。

八月會東林

公與安小范高存之張伯可王惟懷在主席金沙毘陵陽美吳門諸君子先後咸集甫入會浙人張本問曰會中意指但欲人默坐使之自悟乎抑欲理會訓誥求之章句乎蓋東林每會說書一章與他講會不同故初見者以為怪也公徐曰兄之此來欲默坐自悟乎抑欲尋求章句乎意指何在頃之恍然起曰先生教我矣遂不復言連日公發明甚多詳張以登記

譜下

畫

無一雜語問亭之木之兄弟則師母局戶課之若嚴師然涇臯去城四十里公月主東林之會殊苦數數至是始卜城寓以便攜家涇白公亦買數椽比屋居焉

十月作經正堂商語

初歐陽守任在葺書院祀常郡先賢因集士大夫講學於經正堂公與其會至是約錢薛二公歲舉之會中史際明說樊遲問仁章公極稱善

作當下釋

時講學者好言當下公謂此有箇源頭又有箇關頭從源頭上透過當下纔有著落從關頭上勘過當下纔無

走漏論語富與貴一章是孔門勘法吾人有平居無事時當下有富貴貧賤造次顛沛時當下就源頭上看必無終日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日之間違仁耳吾輩無輕言當下哉高存之曰先生謂當下二字是本體的影子是工夫的樣子兩言說盡從來汗牛充棟

奉 聖旨起陞南京光祿寺少卿

二十一日接邸報吏部一本開讀事奉 旨願憲成起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添註憑限次年二月二十五日到任時公與鄒趙諸公金在慶籍而 恩命首及海內聞者無不稱慶

譜下

畫

三十七年己酉六十歲二月作經正堂商語一

戊申秋史際明在講席與于吳諸公言大會不宜獨煩東林於是定麗澤約每歲常潤輪舉春以為期而經正明道志矩次第及焉公至郡以出處商之同志或謂宜行或謂宜止公曰仕宦寧退無進吾耳重聽不敢不以實告 君遂即日還東林

三月奏為衰病交侵懇 恩休致事 五月通政司將

疏發還

疏言臣以疎庸重負任使頃蒙 皇上簡錄誼當竭履而趨惟是臣年六旬兩目昏花兩耳重聽起居尚須扶

掖何能勉効馳驅反覆思之與其冒昧而進孰若審量而退與其出而顛沛孰若處而苟全伏乞 敕下該部查臣別無違礙容令休致臣愚幸甚又與諸相知書曰弟自分長臥烟霞忽叨新命能無感激圖報但思林下諸君子計二百餘人有去國在弟先者有科名在弟前者有困頓十倍於弟者又有與弟同事而被譴者不與其事因弟波累者皆未聞有弓旌之招弟獨何顏而先之乎此一說也東林之社是弟書生腐腸未斷處二三同志日切月磋年來聲氣漸孚可望求益一旦委而棄之既有所不忍徐觀時局千難萬難出而馳驅必至債事又有所不敢此一說也水間林下正與病骨相宜非敢上負 聖恩下負知己諒之諒之疏至舉朝紛紛請通政司戒毋封進禁公臺山屬於眾口顧君今日不出將來林下諸賢賜環者皆不敢不辭矣有一不辭是

譜下

主

嗜進也誰甘之乎答公書曰今海內以門下出處卜世道安危益不但如東山之安石雒下之司馬也徵書一下凡有血氣者莫不歡騰而高臥尚堅來章甚懇其何以答蒼生之望乎願門下幡然風駕大疏納言君恐違眾論不敢進矣太宰立亭孫公以下各有書教促隨據吏部為改限事看得本官才望茂著品格清貞乞休難以允從相應勉留赴任為此寬限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任繳憑葉名向高福清人孫名丕揚富平人

五月

二十八日第五孫杓生與沐出

六月作識仁答語

蕭伯毅徐去聞各舉識仁篇中數語互相印證凡五六上書求教公隨問隨答且曰溽暑之中屢煩垂問即此

一念啓我實多伯毅尤見許可因并兩人問答錄入東林商語
簡李漕撫曰足下嘗謂功名富貴都如夢幻乃有古董一癖何也所謂古董者在我而已我能作百年的勾當便是百年的古董我能作千年的勾當便是千年的古董我能作萬年的勾當便是萬年的古董彼世所謂古董者何為哉一落形器天地且不免有時剝毀而況其他乎為啞然一笑

八月啓行至丹陽而還

展限部文未到公決意退休因勉行以商再疏之舉舟次雲陽養沖姜公傳儕鶴趙公語勸公母出公曰是吾心也適感疾遂復還東林調理
武林胡嘉胤記曰己酉仲秋十九日吳子往邀余入東

譜下

主

林社時涇陽先生為會主而高劉諸公翼之余與子往及一方外楚人為客列東西坐坐定涇陽先生講孟子首章析義利之旨自是互相送難及盡心天命諸義講罷一人從東席趨下正立揖出所書魏莊渠先生勵學語讀一過聞者竦然罷會設鷄黍供客酒行數巡各散去微言久絕此會為東南領袖風起四方真千古一事矣
袁考功宏道主陝西鄉試發策有過劣巢由之語監臨者問意云何袁曰今吳中大賢亦不出將令世道何所倚賴故發此感爾

九月會東林

蕭伯毅至會多所闡發公甚稱之浙中人士請武林書院記隨草授張孝廉蔚然張亦素為公所賞

十一月奏為聞命亟趨屢牽宿疾事 十二月疏留中

疏言臣承 恩命於今春二月啓行不意十五年前所患眩暈之症一時陡發不能前也調理至八月稍可勉為啓行不意至丹陽而加劇焉又不能前也吏部再為寬限豈非不忍臣之卒廢於明時哉獨計臣老態盡見病纏膏肓勢難僥倖萬一且夫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忽然置理亂安危於不問以自便其身圖臣之所天恥也明知身之不能前矣猶然徘徊道路遷延歲月偃蹇簡書遲速惟意以自陷於大戾尤臣之所大懼也伏乞 敕部查臣別無假託容令休致自此餘生皆皇上再造之年矣越月疏至中朝諸公勸駕如前通政司謂辭疏無越年方上之體俟 旨下該部議留為便送於初八日封進閣擬著依部限赴任奏入留中

譜下

无

時多謂立亭孫公將修却於沈司馬繼山孫秦人年近八旬剛直易惑而劉金吾承禧復布偽書言沈欲結顧天竣以攻秦天竣者四明之徒素與東林為難者也此言不特構沈於孫且構沈於東林設機甚巧公洞燭其奸而恐孫之被惑乃為書獻以二芹略曰古之冢宰稱統百官均四海統者總而一之之謂也愚於今日而竊有疑焉大僚會推從來已遠其濫觴於銓屬俾各衙門得而越主之自丁酉始又濫觴於年例俾兩衙門得而預參之自巳亥始甚而墨綬以下付之一籤俾吏胥亦得而影射之則自甲午始彼一時也吏部之權聚而歸之內閣分宜江陵之徇私滅公因其順而順取之也此一時也吏部之權散而寄之多門新建蘭溪之假公逞私因其逆而逆取之也若不亟圖振刷姑為調停將綱維鈐束之體失而黃緣奔競之徑滋欲百官之得其統

無由矣均者劑而平之之謂也愚於今日而竊有望焉明公乙未兩疏力懲好名是固一說然從來邪人擅政必借此二字抑遏忠良邪人黨權必借此二字掃除異已而可為之藉兵齎糧乎況其時去丁大叅此呂馬僉學猶龍沈太守鈇三人天下已多不服至沈司馬繼山去天下益多不服竊謂此數君子者縱未盡合中行之矩而直腸勁骨迥異凡流惟以全收其偏勿以偏繩其偏方為造化陶鑄手耳若不剖破藩籬更落途轍將同寅協恭之誼微而分門立戶之風盛欲四海之得其均無由矣雖然愚之所云明公已先得之亦願明公充之而已書至計後始達

三十八年庚戌六十一歲正月建燕居廟奉 先師神位

譜下

无

東林每會設 先師繪像行禮至是公倡議立廟名之日燕居止一楹書院不敢擬學官也

刻涇臯八書

合東林會約及諸商語大學通考質言當下釋等刻之名八書後復益以二種各十書

二月 吏部因前疏留中復展限本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任

推翰林院提督四彝館太常寺少卿

疏上奉 旨將洪文衡陞補洪具奏言臣不敢先顧某遜謝久之福清相以書促其赴任曰顧君已推僉院不以一常少為重輕也洪乃就職東林時為清議所歸海內稱公曰東林近而同鄉諸賢

遠而吉水高邑及一時守正忤權建言抗節者概籍之曰東林人而聞聲附和之流亦皆自負以為我東林人也修吾李公在淮久屢推總院而臺垣又請收卜兼用外臣衆疑諸賢為之推轂四明崑宜之黨齟齬百方料攻淮則東林必救可布一網打盡之局於是邵輔忠以四明鄉人挺為戎首其攻淮疏有云凡海內名流皇

諸下

三

上斥逐山林者三才以請託招之又云若人在朝士類無真道學以挑救者即以陷救者既而救者力攻者愈力事內事外諸人爭欲得公言定是非之衡公曰但無疑於鬼神斯任之矣遂為二書貽閣銓會去冬所致太宰書亦至世所傳誦為三書者也吳侍御亮按宣大見之遽令發抄印封遞遍送在京各衙門而東林遂受遙執朝權之曰公初意殊不及此即東林人亦浚咎其自我致戎或謂公宜一言自明公曰程伯子曰新法

三月作明道商語

史際明建明道書院於荆溪手錄公商語付梓并跋其後

五月推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時大僚多缺都察院堂上官止孫公瑋一員廷推呂公坤左都御史許公弘綱副之公及高公舉以左僉都協理院務惟許疏得旨餘皆不下喬應甲揭末云顧老先生屢推本衙門指日堂官也知公必不輕出故益無忌憚與中州考功東粵侍御皆無忌憚之甚者四明某實為發蹤眾正交章代公剖明而段給諫然吳侍御亮汪

諸下

三

侍御懷德不勝憤皆朝拜疏而夕棄官尤班行中異事也梅給諫之煥疏有云惜國脉者決不可借題目以攻東林惜東林者決不可借東林以為題目公極賞之餘另抄答相知書曰不肖從邸報中讀南北諸君子疏非惟不敢與較曲直也有為之躍然以喜者矣何喜也喜聞過也亦有為之赧然以恥者矣何恥也恥溢美也又有為之悚然以懼者矣何懼也懼滋競也又有為之愀然以憂者矣何憂也憂激禍也然則凡曲直我者皆鞭策我者也凡鞭策我者皆玉成我者也不知何修可副德意況敢較乎至漕撫大節卓然而小節出入亦所未免所以書中不一併道破者朋友相與當其平居無事則重在切磋宜為之箴其所短當其遭讒被謫則重在剖雪宜為之表其所長嗟乎人莫不有我也與其人只有我

各執自家一箇是，不若人人皆無我，各認自家一箇不是也。高明以為何如？

浙行偕薛以身高存之赴嘉興講會，憩徐元仗園中，出所攜宋金元詩屬胡元瑞應麟評選，胡復書曰：近人譏薄唐以後詩，如鼠壤餘蔬，欲求高閣束之而不可得，門下一旦毅然取而表章之，甚盛心也。但欲如馮氏詩紀，則前人遺集十無二三，既無以盡一代之長，而其傳者又紛紜龐雜，恐板行之後未易及遠，誠宜如執事所云，略倣高氏正聲之例，存其台者，既不苦於卷帙之繁，又不患於銓次之雜，敢敬承台委，少需歲月，當有以應教也。諸集暫借，毋以瀆請為嫌。

八月會東林

譜下

有謂時局紛紛，此會不宜復舉者，公曰：吾輩持廉維關，閩之清議，不持顧厨俊及之清議也。大會只照舊為妥，世局無嘗吾道有嘗，豈得以彼婦之口，遽易吾嘗？作小家相哉。朱平涵書曰：大會尚未能赴，至期三日當齋心以神注之，即如面承一般。一時諸君子，向往真切，若此。

刻以俟錄

即所上關銓三書，公自為之序，言生平有二癖，一是好善癖，一是憂世癖，二者合併而發，勃不自禁。至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無庸效市賈爭言耳。高存之曰：先生題麗澤堂兩楹曰：樂道人善，願聞已過於所上三書，見樂道人善之至矣，於不辨一語，見願聞已過之至矣。此千古聖賢真血脉，非可以凡心凡眼窺也。同

時歸德江夏吉水高邑，無不極贊，謂三書從一片虛明流出，而為友發言，謔謔交集，則公一人慨然當之。

十月 赴經正之會，十七日途遇許公少微，公曰：人以漕撫為貪，兄謂何如？許曰：此易知耳，姑無擬之於古。

即近時胡梅林制府，每餉嚴分，宜諸要人動以萬計，餉山人遊客動以千計，當其意得，伶人一曲，犒以元寶，其揮霍不百倍於漕撫耶？特以功在地方，至今人追頌不已。漕撫用以周故舊，赴緩急，兩者天淵，奈何多求？公曰：看來只是漕撫交際往來局面稍濶耳，即古人中如李忠定趙忠簡，何嘗不揮霍？亦何害其為忠定忠簡？從來天下原有此一種豪傑，而拘拘繩以小康曲謹，不亦過乎？許名弘綱，東陽人，時以副院北上。

譜下

漕撫曾目笑之曰：迂濶。自此有嫌。至是兩公俱推總院，南中諸同志亟欲得漕撫入朝，可以擔當大事，而楊晉菴東明亦嘗以講學稱，與呂姻契最厚，邵輔忠陳儒徐紹吉劉國縉皆楊門人，王三善又其同郡，見南料劉時俊疏有總院獨推呂某之語，遂力攻漕撫，并及東林，而三善為人所愚，致上書於公，再疏詆譖，謂微臣不識聖賢舉動，呂楊家居，即未必與聞，其如反側後生，乘機簸弄，以啓蜩螗沸羹之局，其中有為四明用者，有非為四明用而適墮其術中者，至於辛亥京察，副院實有苦心，止以太宰不行移會，竟處其衙門御史，不無芥蒂，而言者復因副院調停太早，攻之過急，致彼不能自持，此在君子亦未免為已甚。公林居歎息，所謂氣運使然者也。附識於此，俟論世者考焉。

十一月 序施太僕勵菴崇正文選略曰六經之後一變而左國左國之後還有左國否再變而班馬班馬之後還有班馬否三變而韓柳歐蘇韓柳歐蘇之後還有韓柳歐蘇否之數君子皆自性自靈自心自神各各自有千古今之文惟不為左國也者乃能為左國不為班馬也者乃能為班馬不為韓柳歐蘇也者乃能為韓柳歐蘇必句擬而字摹之非其指矣公於詩文深不取近時剽襲之說故云施名策同邑人

嘗熟令楊漣大洪書曰恭諭履端遠辱賜教仁人一字一言皆後學箴銘即為後學陶鑄一家春化萬家春漣不肖敢不勉圖為台臺布此德潤也時楊因修學乞公文記其事

十二月 二十五日都察院奏為京察大典佐理不堪等事乞勅吏部查照甲辰外察事例將原推顧某

譜下

註

等一併點用

是冬吳刑部揭謙彙刻小心齋劄記於金陵

三十九年辛亥六十二歲正月建宗祠作家訓

公一生不問田宅惟建祠之舉與涇白公經營位置卜地當涇西之正中祠前為堂以設義塾堂左右為倉以貯義祖祠成長幼畢集請訓辭公示之曰人倫之際委不出恩義兩端學者講明人倫却不在恩義上擬議自有箇源頭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都從生機來總只是一箇於其間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兄弟有朋友乃自合而分究竟須自分而合還歸一箇何者其生機本如是也這箇生機鬱勃充滿無少虧欠人只順這生機流出自然有無限懇惻不言恩而恩行乎其中矣自然有無限委曲不言義而義行乎其中矣不然用

意安排只了得門面事於兩下精神血脈毫無干涉况人生遭遇有常有變有順有逆不幸當其變逆乎之以恩乎不來維之以義維不住又可奈何曰這也別無巧法始終只是向源頭上理會耳書云舜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蒸蒸又不格姦這便是箇榜樣論人品舜與諸人迥然懸絕至其本來生機却一般舜把他的頑他的嚚他的傲放過一邊只一眼覷著那一般處將自己生機薰他生機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又明日如此溫溫循循綿綿密密安心安意耐苦耐煩譬如仙家煉丹當徐而徐要忙些子忙不得當疾而疾要慢些子慢不得久久融徹任他如何頑如何嚚如何傲也被舜薰動了不知不覺漸次消化到此何嘗不用恩却不可專名之曰恩何嘗不用義却不可專名之曰義故以蒸蒸二字擬諸形容玩此二字多少肫切多少細膩多少曲折多

譜下

註

少從容積漸分明將這段生機一口拈出也至不格姦三字乃是舜得手處羅豫章說得最好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了翁聞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兩先生之言實是有味雖然父既頑矣母既嚚矣弟既傲矣他的不是到底如何諱得孟子却又說得最好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得乎親不可以為子直看父之頑便是我之頑母之嚚便是我之嚚弟之傲便是我之傲分得那箇是父母那箇是兄弟是即大家俱不是即大家俱不是耳此則舜之心事也大抵常人只就人分上求全責備連己的亦推而讓之入幸也不能成得人安能成得己舜只就己分上求全責備連人的亦引而歸之己幸也既能成得己自能成得人學者講明人倫喫緊處全在此此處似難而易似易而難一

念自足所以易也。性分無窮，職分無窮，事變無窮，所以難也。三自反篇，援舜為證，而特著君子有終身之憂，吾輩試反而思之，且有憂乎，無憂乎，處人倫之際，一能如吾願乎，如其不能，責在人乎，在己乎，幸各檢點，無務自恕。

集語孟說略

樞柱初習舉子業，公喜謂其可嗣書香也。取宋大儒諸集，手批口授，并採近人所發語，孟大義節略示之。多取薛畏齋徐傲弦之說，意主超闊，非屑屑為制執津梁者。以門人吳鍾鑾、峻伯品最端命，受業焉。吳晚年殉義甚烈。

臣岳徐公書致見羅先生集要，且募建祠，并言先生被

譜下

伍容菴誣以裸體云云，公隨寄助工之資，作書與伍令其改正。

二月 李邦華懋明書曰：華謬以為今天下不患學術之不明，而患人心之不正。不患道德之不修於野，而患邪正之不剖於朝。盈廷聚訟，大較可觀。陸宣公云：君子愛才，愛而引之，則近黨；小人傷善，傷而沮之，則似公。此語似為今日設者。世道謂何？李初令涇縣，公力薦之。新谷御史中宵人所目，東林五鬼之一也。

三月作志矩堂商語

景素于公為主講畢，諸聽者請再說一書。公曰：諸君於此五日矣，但講說間有打着心頭動處，切勿放過。這箇是自家真性命，要須凝聚精神，時時觀着，在在守着。偶遇事變紛亂，只提起這箇那紛亂的自會定奪，偶遇情

欲粘滯，只喚起這箇那粘滯的自會擺脫。這便是一箇海上單方。光陰易邁，願各努力。

十七日都察院奏為匪人承乏臺事日非等事二十八日吏部奏為紀綱漸替時事堪憂等事，並請亟用總僉二臣。

四月

公抱恙，聞劉永澄靜之至，欣然倒屣，靜之寶應人者也。他日起東誅靜之曰：兄嘗邀余謁顧涇陽子，余以病不果，後託兄介紹，行有日矣，而兄病且卒，涇陽亦卒。此一段師友淵源，天若有以限余，而余終自恨鞭策之不堪，以負知己。梁溪山陰學脉，靜之實為聯合焉。

五月

初四日察疏始下，是時閣銓同心副院許公署院，篆曹掌科于沅湯道長光京協力共事，所處分甚

譜下

當而諸人自知應黜，輒先期唱言東林有書處之多方，要挾以希漏網，不知公自三書以後，無片紙入長安也。但有問則無不答耳。四月間，喬應甲例轉憤極，追論淮撫有四請，皇上問東林疏，丁長孺責其良心喪盡，無復人理。是月徐兆魁復肆詆東林語，尤穢鄙。吳光祿懷野歷辨其誣，言書院事甚詳。洪太常諸疏繼之。

十七日都察院奏為懇乞聖明速簡掌院僉院等事。左都御史缺，且七年左僉都御史缺，亦四載，願某一生砥礪，寧因竿牘之故，遂叢不解之疑。公論自在聖明，亦何忍終棄之。公寄書曰：弟以狂言招戾，煩老兄瞻瞻致念。此後幸置之，但得靄雲知己，盡展生平，所謂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何必功自出也。

復友人書曰：今日議論紛紜，誠若冰炭，乃不肖從旁靜觀，大都起於識見之岐，而成於意氣之激耳。若欲為之

轉移聯合蓋有道焉在局內者置身局外以虛心居之而後可以盡己之性在局外者設身局內以公心居之而後可以盡人之性何言乎虛也各各就己分上求不從人分上求也各各就獨知獨見處爭勝不就共見共知處爭勝也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為模稜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為偏執也是又何所容其岐與激耶若夫自責則輕以約責人則重以周所愛則見瑜而不見瑕且并其瑕而瑜之所憎則見瑕而不見瑜且并其瑜而瑕之在事之人既持議之人復然如水濟水如火益火是化君子而小人化一家而敵國也是舉兩下精神盡為各人區區之體面用而不為君父赫赫之宗社生靈用也豈不可惜公時以竿牘為戒而有問必答保善類全國體不勝倦倦

詩

卷

六月

有仲兄涇白公之喪公時已少衰覺不勝痛令兩孤請高存之為狀

朱平涵書曰時局已似南宋大賢門下尚未有如蔡元定之謫者意長孺當繼其盛而長孺是月果抗論諸奸言臣籍名偽學不足為辱再疏乞休致去

八月會東林 作心學宗序

本菴方公後至年七十餘公與講論大悅為序其心學宗略曰自釋氏以空為宗而儒者始惡言空矣邇時之論不然曰心本空也空空孔子也屢空顏子也奈何舉而讓諸釋氏則又相率而好言空余竊以為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釋氏之所謂空也兩者之分毫釐千里夫善心體也如之何其無之則又曰吾所

謂無非斷滅也不著於善云爾嘗試反而觀焉即心即善原是一物非惟無所容其善而亦何所容其不善也且著不善就念頭上說難以語心即虞其善去其善而可矣善何與焉而并去之乃曰無聲無臭之密諦固如是其亦弗思而已矣無聲無臭見以善為精而為之摹寫之辭也無善無惡見以善為粗而為之破除之辭也豈可以強而附會哉王文成之揭良知自謂易簡直捷而天泉證道獨標無善無惡一語以為宗余惟良即善也善所本有還其本有惡所本無還其本無是曰自然夷善為惡純有為無不免費安排矣以此論之孰為易簡孰為支離孰為直截孰為勞攘詎不了了是編於風靡波蕩之中獨為砥柱所補於人心不小矣方名學漸桐城人

詩

卷

九月

朔日送方本菴至毘陵偕諸君子會經正堂再會取斯堂方屬公為序贈行二十七日公念繼山沈

公忽忽心動草一緘候之逾月李元白信至則作書之日正其捐館之日也沈遺命止報公及南阜鄒公二人其孤士阜士龍皆公門人極蒙卵翼

十月

簡史際明日方本菴先生老成典刑足為此時砥柱心學宗欲得置之公所足下即移入明道院中何如

耿庭懷與際明書孔孟之後擬奉程伯子以為宗公曰是惟元公乎劄記言明道見處極高便有元語伊川見處極正便有拙語橫渠見處極深便有艱語康節見處極超便有玩語晦翁見處極實便有滯語象山見處極徑便有狂語惟元公不可及又曰元公尚矣明道晦菴

各有獨到處未易優劣又曰太極圖說元公之中庸也通書元公之論語也上下二千年間一人而已矣蓋公之學從無欲入故確乎自主一宗

十一月作自反錄

集兩年中往來尺牘及客座問答之辭併以俟錄入之內或問一則曰吾聞君子不黨子之為李漕撫上書也不近於黨乎涇陽子曰豈惟是哉當丙戌丁亥間有毀呂寧陵坤於政府欲中以考功法者余極口明其不然以至取忤時則人以余為寧陵之黨矣王耀州國用計事失當路指外遷余承乏選司特請於陳恭介擢卿太僕時則人以余為耀州之黨矣吳晉陵中行趙琴川用賢先後被羣小望風傾陷余不揣輒起而攘臂其間時

不譜下

三

則人以余為吳趙之黨矣江新安東之自鄧州守超為光祿卿李大同植卽家起為綬德守馴至大用皆犯時賁所忌時則人以余為江李之黨矣茲者又言沈嘉禾思孝於太宰則又以余為嘉禾之黨矣其何所不黨哉然而數君子各各自成一局不必意見之盡同就其中亦往往互相為左不必藩籬之盡撤是故黨寧陵則與寧陵左者且外我黨耀州則與耀州左者且外我黨吳趙則與吳趙左者且外我黨江李則與江李左者且外我黨嘉禾則與嘉禾左者且外我至於今黨漕撫則與漕撫左者且無不外我其又何所黨哉如此看來有黨乎無黨乎一憑人謂何耳余曷敢擇焉簡江西李藩長孟白曰南昌布衣朱以功行修言道慥慥君子也足與章本清頡頏後先暇中能物色之否

作萬曆奏議序

國家之患莫大於壅壅在下則上孤壅在上則下孤皇上御極以來二患迭見丁丑綱常諸疏政府不欲宣付史館致遷怒於執簡諸君後遂假留中以泯其迹令言者更以他事獲罪邇年且欲并邸報禁之壬午一變公道屈焉而忽伸戊申再變公論鬱焉而忽暢未幾伸者仍屈暢者仍鬱蓋根深蒂固非一時所得猝拔論世者所以歎息於江陵四明之間也惟余願有獻焉李忠定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闇推之其患將不可勝言願以是為皇上獻求所以至於堯舜者蘇文定曰天下有重臣有權臣權臣天下不可一日有而重臣天下不可一日無也願以是為執政獻求所以為重臣者至於言官操天

不譜下

三

下之是非天下又操言官之是非蓋言之不可不慎如此也願以是為臺省獻求所以信於天下者

十二月刻涇臯藏稿

集生平書疏記序傳誌諸文詳加刪訂手自編次為二十二卷

十五日吏部奏為欽遵檢發明旨等事請亟簡原推左都僉都新國度服時情其他大僚恭聽次第檢發時方擬公陪銓因此章留中不果

按劄記末云心不踰矩孔子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子之小心也語本體只性善二字語工夫只小心二字若舉書中秘義特為標出作究竟語而其前數則有云吾輩今日一嘖一笑一語一默在在與天地相對越在在與萬物相往來何容兒戲又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一

天也知我者其天平天一孔子也是以兩下互為知己
嗚呼其絕筆之一識耶

四十年壬子六十三歲置義莊

先嚴贈戶部主事南野府君生有四子長為先伯兄鄉
飲介性成次為先仲兄光祿寺監事自成又次為不肖
憲成又次為先季弟禮部主事允成先嚴居陋如非而
志意甚濶時時慕說范文正公之為人比即世有遺租
二百石先伯兄請於先慈錢太安人曰兒兄弟各自經
其生此田留之以成吾父之志何如先慈大喜許之自
是又稍加綜理漸有增益共得三百石有奇每歲出以
周宗人之貧者蓋二十春秋於茲矣而食指漸眾漸不
能給則先仲兄又時時捐廩而佐之因曰此須別有措
置乃為可久又曰吾邑糧役煩重亦當與同區分憂須

譜下

望

并置役田又曰吾兄弟俱僅足支吾況伯兄季弟俱已
奄逝諸姪中尚有自給不充者吾賴有天幸節嗇之餘
不無一二可備推解此舉固當任之正在擬議而疾作
矣且病且革謂不肖曰吾未了心事是在吾弟吾弟勉
之亦須上緊歲月不待人也亦肖為之流涕無何竟不
起矣於是先仲兄子與浹日夕哀痛亟圖所以慰之者
首願捐租五百石不肖亦願捐租一百石先伯兄子與
滌亦願捐租五十石先季弟子與澆與演亦願共捐租
五十石并現在三百石合為一千石除錢糧耗折等費
外以其半贍族以其半助役贍族者照舊酌量上中下
三等二季分散公同當面查發登簿助役者每年糧長
一名貼銀一百兩仍取領票送縣驗實如遇本戶當役
亦照前例如此庶幾先仲兄臨訣之言即見諸行事而
先嚴之志亦藉以稍伸矣第念非藉台臺龍靈不可以

垂永永敢具呈以聞右書達撫臺簡吾徐公徐名民式
浦城人

錄嘉言善行二編

嘉言乃集所聞於同時者若會規會語說書敘事之文
或者舊宿儒或門牆後進悉見收採善行則皆吾邑先
賢行事某某隱德某某苦節多從前記載所未及者各
為小傳系之桑梓錄以備志書故略此編意主廉頑立
懦敦薄寬鄙故詳

三月會陽美

朱平涵書曰春會擬待函丈請益乃聞舉自陽美遂不
及赴賢郎遭此一番磨煉自是天將玉成大賢處此如

譜下

望

蛛絲掛落葉飛豈礙太虛半點古人值此甚多乃知今
人作用未是奇特且不如是不見道之大也時學使熊
廷弼方肆其毒於東林歲試置與淳末等公絕不介意
命鼓篋遊南雍是月復有澄江之行

四月立義莊碑於宗祠

碑文無錫縣為承遺命以成先志事案蒙本府知府杜
信牌該蒙撫院徐批發具呈人顧津呈前事奉批置立
義田周恤族黨昔范希文之芳規與堯夫之克類遐哉
邈矣今願贈公暨其子孫三世相成贈族之外又助里
役仁心義行萃於一門視文正忠宣奚讓焉仰府行縣
酌定成規俾顧氏家政著為典則仍通詳定奪勒石遵
照又蒙按院房常鎮道臧批仰查報蒙此本縣隨著該
族長查明田畝坐落等項詳議條規造冊到縣據開義

租一千石坐落宅仁鄉戶名顧南仲卽於祠旁建倉擇人收管除糧徭銀米外所存之米以一半贍族春秋二季四房公同給散極貧者每季一石二斗次一石又次八斗婚喪老疾隨時酌助又以一半助役糧長銀米十二月先給若干次春找足俱當官領發麥租聽充祠倉應用諸費遇荒請勘租欠告官等情具由申府蒙批置立義田以敦宗誼至仁也以甦糧役至義也一舉而仁義兼盡若顧氏者可以風矣綜理規則誠爲確當候詳允遵行繳又蒙撫院按院兵道各批仰府行縣如議遵行仍勒石以垂永久等因到縣爲此報義田同族人等知悉每年收租務用較準斗斛錢糧先期完納至於春秋助貧照議給散婚喪等項聽從酌助其津貼糧長銀米具領到官給發頑佃通租告追清理遇荒踏實饒減悉照部文奉行萬曆歲次壬子四月吉日雲間俞曾儒

譜下

書

書里中何之清刻

五月二十三日寅時公終於涇里之正寢

公嘗會講東林者三日講畢憩城寓十八日病暑返涇上時與淳留南雍候秋試二十日作一書寄之命與沐代草親索筆改三四字伏枕至第三日忽起坐執與沐手曰作人只倫理二字勉之語訖恬然而逝嗚呼所謂生順歿寧者歟是月上旬作兩書一答都門友人曰時局紛紜千態萬狀非惟人事相激殆亦氣運使然制馭之幾莫知所出姑言其臆似宜平而劑之大都在急於主張獨是不必急於扶掖衆非在急於聯屬同心不必急於剪除異類要使彼之有以自容而於我無所致其毒久之或漸消漸釋故獨是伸則衆非自誑同心盛則

異類自衰斯爲不抉摘之抉摘不剪除之剪除耳一答徐公佳岳曰宗要之集甚佳令人一見了然見羅先生有功於吾道丈又有功於先生吾輩更有何說惟相與續習服行而已揚建祿云先生祠已落成將於中元舉同省大會聞之躍躍神旺恨不能扶病而前當遣妻婢香祝在坐諸君子爲先生發明大事也前一札丁長孺錄之相知所後一札高存之簡遺草識其後曰此絕筆也公一生念頭無日不在世道上至是其益信矣朱平涵曰相傳吉地有土龍之說未之敢信顧先生之宅前對膠山後枕斗山龍自西來左右界以水氣厚脉清其尊公以貧士卜宅生先生兄弟四人皆魁梧俊爽先生與弟涇凡公少以文章著名晚以理學稱重其仲兄涇白爲光祿丞亦奇男子也某年光祿於西偏掘土土中有龍形頭角皆具役人驚而剝之白膩如脂光祿

譜下

書

聞亟往止而掩之已散奪無餘矣未幾光祿與先生皆卒而東林之社遂被言者痛詆天平人乎地乎亦關風氣其又何尤見湧幢小品

顧端文公年譜

卷後

六月禮科左給事中周曰庠奏為正人相繼淪亡國勢

空虛可慮事

略曰諸臣自葉向高之外可以負大任者非郭正域顧憲成黃輝等其人哉乃憲成於五月二十三日故矣二十四日正域又故矣蜀中朝紳有謂黃輝已先二臣故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言正人凋謝國運將隨之也 皇上驟聞三臣之殞當亦潸然出涕而三臣不可復作矣臣誠切杞人之慮披瀝奏聞又李侍御邦華疏言閣臣聞顧憲成郭正域劉日寧之逝哀號累日如失左右手同時請卹之奏幾滿公車惟全抄寄示者節錄

譜後

附入

七月崇祀郡邑鄉賢祠

提學御史熊為學政事舊例鄉賢俱經該道府縣詳請批行今本官人望久孚無俟查核宜徑行置主崇祀以光俎豆隨送主縣學鄉賢祠訖又撫按學三院會同批送府祠延弼此舉迫於公議尋因互訐聽勘益攻東林

八月東林公奠

同年同社及後學門生于孔兼錢一本吳達可薛敷教朱鳳翔諸壽賢王士騏朱國禎徐必達洪文衡姜士昌岳元聲顧際明于仕廉黃正賓陳敏申湯兆京吳亮孫慎行于玉立張大受吳正志俞汝楫高攀龍劉元珍文

震孟荆之琦錢謙益郁庭芝史孟麟丁元薦徐鳴皋安希范賀學仁任光祖丁鴻明劉廷昆周繼文卞洪載程由庚趙璆汪萬里四十餘人至者先於東林會哭及入涇拜奠皆相向失聲或留連浹日始去祭文摘錄首卷未載者詳與淳日記

祀郡先賢祠

常鎮會講諸公暨諸後學門人公進

譜後

十月江西道御史徐縉芳奏為道脉難殄儒行當揚等

事

故南京光祿寺少卿顧憲成忠本天植學為人師所著諸書有體有用斷斷乎名儒君子也或咎東林觸犯時忌臣竊以為不然宋儒程頤後世尊之為師當日邪人詈之為鬼又有上章乞斬朱熹以謝天下不許其門人會葬者近日多言王守仁到處聚徒講學議朝政擾有司敗壞風俗此皆誣罔譁張曾何傷於日月乎臣查謚冊如少卿王時槐給事中賀欽主事劉元卿等已發訪舉行憲成遠過三臣伏乞 勅部勘查題覆賜謚

十一月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徐民式巡按御史房壯

麗題為寺臣久著清貞懇乞 聖恩贈諡等事

據整飭常鎮兵備按察使臧爾勸呈據常州府無錫縣
准儒學廩增附生員吳桂森張雲鸞杜國政等呈稱已
故鄉宦顧憲成德自天成學繇神授凡諸慈美莫罄掄
揚查得先臣陳獻章位不越簡討羅洪先贈不逾光祿
兪膺特典賜諡文恭今憲成實兼二臣寧斯一諡乞准
轉申奏請等因到學又耆老談學里排顧拱馬龍等呈
到縣該教諭丁仕明知縣陳以聞知府杜承式各看語
到道該本道看語到職該職會同看得顧憲成百年名
世一代儒宗出處係世道重輕言行作人倫師表位不
配德忠猷未展乎生前論定蓋棺異數當加於身後既
經議詳前來相應題請伏乞 敕下禮部查照陳獻章
羅洪先例覆請贈諡謹題會誠意伯劉蓋臣有疏詆公
譜後
科道公本合糾蓋臣邪說始息

十二月尚寶司司丞章嘉禎奏為微臣猥荷賜環懇恩

一視錄生褒死事

臣於萬曆二十二年因推舉閣臣事 嚴旨逐選郎顧
憲成而併追逐臣以去今思舊事轉憶舊僚如孟化鯉
真品真才不幸遂卒至於顧憲成豪傑而聖賢者也當
官任事百折不回而學脈之醇一操修之精純神理之
綿密居處之淡泊粹然真儒一腔忠赤惟思為國家進
用賢才其教澤幾遍海內諸凡著述即考亭復起不易
其言竊謂易名允宜而孟化鯉當併與議諡者也
禮部發刊續補議諡公冊計七人公及沈思孝郭正域

方弘靜李中張登高徐文彪

四十一年癸丑正月祀邑崇正書院

書院先祀宋楊文靖公及喻允李蔣四公名五賢祠嘉
靖間華比部雲增入宋李忠定公明邵文莊公更名七
賢祠至是邑中後學高存之等請於當道奉公木主人
焉

三月工科給事中喻致知奏為敬陳末議以備採擇事

一日旌物故名臣向令吳時曾一晤顧憲成真目擊道
存存有道冲和之度者其著述以孔矩為宗以依庸為
的其操行以善與人同為樂以閉門作自了漢為恥有
臣如此而不晉一秩之榮不蒙一字之褒國家贈諡為
何等臣設乎
譜後
四

河南道御史郭一鶚奏為直臣齋志以沒 聖恩優卹

宜先事

顧憲成忠原天挺學稱人師抗顏權貴泊然於功名富
貴之場恬意寂寥悠然於性命身心之旨一旦溘先夫
朝露天下何與於斯文請亟照先臣張紳羅洪先等贈
官子諡以表忠貞之尤

四月巡按河南御史方大鎮奏為懇乞 聖恩褒崇理

學事

理學之臣有身已沒而輿論久孚德實優而特恩未及者其一為常州之顧憲成接周程之脉守孔孟之繩持身則樹清標立朝則殲風節抗時相而正議侃侃領後進而師範巍巍讀小心齋劄記東林諸會尚語其窮理之精與救世之切槩可想見此一臣者大節嶙峋獨詣純實蓋得聖學之正直者也

巡按湖廣御史錢春奏為賢臣應卹明白無疑事

臣屬境內禮部侍郎郭正域病故祭葬贈陰乃其應得並非妄求適見撫按臺省卿寺諸臣為顧憲成請卹諡者疏無慮數十上夫憲成文章兼之節義道德合之功名立朝固百折不回居鄉真一塵不染緣當途之蓄怨甚深故生不免長淹於田里幸天下之良心未泯雖死猶為昭雪於廟堂則今日者慰羣清而修曠典職因正

域并有望焉

譜後

五

五月祀惠山特祠奉涇凡公配

萬曆間 恩詔一欵境內名賢應祀者地方官不必題請徑行立祠報部馬君嘗首倡通學具土併奉涇凡公入祠配享隨蒙巡漕御史周檄查建祠處所候文支俸以襄盛舉署縣通判萬署府推官王署巡蘇松兵備俞撫院徐按院房敦促輸勸擇地惠山聽公坊先構一楹以祀卜明年八月鼎建周名起元辛亥有疏力辨偽學之誣

十月行人司行人劉宗周奏為修正學以淑人心等事

東林者先臣顧憲成倡道處也從之遊者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從事學問則高攀龍劉永澄為最賢憲成之學不苟自恕扶危闡幽屏虛黜煩純如也亦喜別白君子小人而歸於無我身任名教之重挽天下於波靡一時士大夫景從如雲以故東林最著惟其清議太明流瀆之士苦於束濕遂乘淮撫之救誦議紛起憲成歿而忌者因指東林為門戶合朝野而錮之以為黨人夫東林果何罪哉惟是標榜唇齒已昭漢人之失而復坐累於淮撫由是四面樹敵凌夸至今此則東林之罪矣若夫憲成之學學朱子者也其言曰世尚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尚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今之世變所為假借播弄者非乎雖然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斯憲成自反之學也三書之上言者不已而終不辨但云卽有書豈有發抄之理

譜後

六

可謂能自反矣善乎憲成之言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利心方消盡依乎中庸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名心方消盡此亦方之說也又曰新法之行吾黨激成如是而後可以盡已之性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如是而後可以盡人之性此亦平之說也臣切為在朝在野諸臣三致意焉而又何以攻東林為哉又疏曰諸臣之冤崑宣者未有不嫉東林者也嫉東林者未有不合救熊廷弼者也至欲立東林奸黨之碑榜之朝堂而未知所坐乃發難於于玉立繼又及丁元薦矣若高攀龍與顧憲成上下議論不媿淵源憲成死而戈矛無向勢必踪跡攀龍臣實不服卽極口東林之罪不過養交好事疾惡太嚴而就中分別流品上者進於功名顧高是也卑者進於富貴于丁是也亦庶幾洗東林之冤乎嗟嗟東林何罪哉顧高之稱

自此始

高存之狀公行文成與淳持往江右請南臯鄒公為墓志銘又託王惟懷請碑文於儕鶴趙公

四十二年甲寅七月

撫院徐為公訪諭典事准禮部咨本部條議一欵諭典易名信今傳後緣

由仰加博訪如得其人開列行實詳報等因行縣據詳本學訓導張行禎等會同生員劉允珍等勘結本宦宜傲白沙從祀於文廟寧援念菴錫諭於朝堂又萬曆四十一年通學公呈已經撫按具題候旨今將前項應祀鄉宦緣由并開逐欵事實文冊類釘轉呈照驗

十月

兩孤扶匭厝賢關橋之新阡因地主齟齬故未即葬吳峻伯端友錄姚序云希孟因來會葬得識吳

譜後

門人李應昇在癸丑之冬此筆誤也

四十三年乙卯

門人洪範重刻公百二草及鄉會墨小試論範字禹錫新安人丁長孺曰禹錫從先生讀書涇上先生沒敦築室之思於三年外誼甚高復刻先生文介其伯子平仲屬余為序序見尊拙堂集

四十四年丙辰十月原任漕撫李三才奏辨邪正等事

言自某某假捏妖書擅戮楚宗關節倖中至今彼黨挺身報怨死真正人為仇如大臣之賢者則葉向高朱國禎等去矣小臣之賢者則丁元薦劉宗周等去矣仇正之言不過曰東林東林者顧憲成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高攀龍安希范劉元珍等束修表表何負國家乃盡行屏斥舉鄒元標趙南星等金以此名加之何哉疏上

削籍明年京察始盡去東林諸人

四十六年戊午八月

與沐舉應天鄉試第一百四名

熹宗哲皇帝天啓元年辛酉二月

與淳卒

八月

樞舉應天鄉試第十三名御史張訥借科場事以培擊東林疏言顧高子弟並列賢書情弊顯然請行嚴究旨下部科磨勘隨題覆顧文義甚優臺臣所奏無實明年中會試副榜入都時鄒元馬高諸賢並在九列於凡學脉政局指示最詳公生平出處之故亦頗多追憶後已卯鄉試柄舉第七十名

刑部侍郎鄒元標奏請卹錄遺賢等事

譜後

先是光廟登極詔書一欵建言廢棄諸臣事關國本得罪者分別奏請召用卹錄未行鄒公特疏以公名居首云此一官者身任世道之重力抉諛淫之藩所當卹與贈諡以昭來禔者也

二年壬戌六月贈太常寺卿給三代 誥命

吏部題請贈官六十六員列公名第一 誥贈祖父父皆太常寺卿祖妣妣及配皆淑人涇凡公同日贈尚寶司司丞 制詞褒美有學術方駕夫顯願節義比肩於軾轍之語

九月葬公於賢關橋之新阡

自甲寅冬屢卜葬期至是始獲永安文文起書墓志銘納壙中劉伯先為新阡記在邑東三十里梅李鄉

五年乙丑八月 逆璫魏忠賢從御史張訥請矯詔毀東林書院

以御史石三畏言追奪官誥

又御史盧承欽言東林自公與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等謂之前鋒賀烜李朴沈正宗丁元薦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將一切黨人不論曾否處分俱將姓名罪狀刊刻成書榜示天下時謂此

六年丙寅二月祀道南祠

乙丑毀天下書院首及東林遂先撤依庸堂其餘則高存之首倡估價納官異仍留以待興復而按院徐吉將

譜後

九

價發還存之慮後之復有變也乃以是月仲丁為文告文靖之靈曰惟先生學道則承程門之正傳衛道則關王氏之邪說理學氣節參和不偏故在宋室既培養羣哲在我朝亦興起多賢如毘陵一郡涇陽鎮子涇凡顧子啓新錢子元臺薛子我素安子本孺劉子進則正言直諫於朝退則明善淑人於野丹心矢竭於少壯素節不改於暮齡皆先生南來千四百年之真傳東林一十八載之遺教也今日講壇既毀恐歲久事湮謹奉六子配享以明天地一時生才之非偶聖賢千古傳心之不磨至五月書院果盡毀

○○○皇帝崇禎元年戊辰二月吏部題為權奸既斥公

論宜伸等事

時附璫諸人有請昭雪東林以自營展脫者太僕寺少卿某言鄒元標顧憲成馮從吾等皆耆碩老成畢竟抹撤不得奉 旨該部核酌具覆吏部始列公名上請優

是歲王惟懷以刑部郎中定關黨虎彪罪案有河南司案呈全抄載無錫縣舊志稿

十二月男應天舉人與沐奏為 聖政維新忠貞未剖

懇乞 天恩褒卹等事奉 聖旨該部議覆

略曰臣父生平行履載在公評不敢瑣瀆 聖聽祇舉立朝居鄉大節陳之始忤故相張居正幾罹不測及改吏部值何起鳴陳與郊以內計許總憲辛自修抗疏論列遂與當路相左票擬降調是臣父之謫以國是而謫

譜後

十

也後舉天下公廉第一再入吏部有 旨金封三王首倡同官力爭及會推閣臣又首推疏請冊立之王家屏益與當路相左票擬革職是臣父之削以國本而削也講學東林思以淑世維風且培養善類供國家之用而甫荷賜環濫先朝露已膺加秩方議易名不謂逆惡魏忠賢崔呈秀恨高攀龍等首發其奸更恨倡始淵源實繇臣父因授意私人石三畏橫肆誣詆遂將生前原職及身後贈官一併革除臣父母封章暨臣曾祖祖母誥命盡行追奪今幸 聖明御極極伏讀 恩詔一欵有應褒卹者即與褒卹謹照故都御史鄒元標例披瀝上請伏乞 皇上軫念遺忠敕給從前官誥併賜易名不惟臣父永戴高深而臣與沐亦生生銜結矣奉 旨顧憲成官誥卹典該部即與議覆下吏科沈禮科葉泰看發抄

又奏為進呈書籍事奉 聖旨所送劄記留覽

略曰臣惟自古帝王之興莫不以務學為急願其學非泛而無歸也所以繼天立極為世君師惟教之明善復性而已粵稽虞廷授受言人心道心者心也而精而一之以允執厥中者中即性體也詩曰秉彜書曰降衷易曰太極無非此體至孔氏言性近孟氏言性善而其說乃大明於天下至宋周程張朱諸大儒言無欲言主敬言格物窮理詳示人復性之功以上續唐虞洙泗之傳千載如一日也我太祖表章孔孟敦尚程朱成祖更命儒臣纂集五經四書大全性理諸書一遵傳註其為世道人心計至深且遠慨自後學紛囂薄真修而崇頓悟以主敬為矯揉以格物為支離而性體幾至割裂毋乃非 聖祖當日垂世立教之初意乎臣父生而有

譜後

二

志聖賢嘗以虛無寂滅之說返質之本心不合也追質之先聖先賢不合也爰加詳剖力障狂瀾商榷之言積久成帙其大指則曰語本體只性善二字語工夫只小心二字惟我皇上秉生知安行之質懋左圖右史之功凡諸正學悉荷表章即屬涓流盡供採擇謹將臣父劄記三卷命臣男舉人樞繕寫另筒封進敬俟萬幾之暇特垂乙夜之觀倘有符性學之淵源或上佐高深之萬一豈惟臣父實慰苦心而於帝王之所以為道聖賢之所以為學暨我祖宗之所以為教者維持振興當亦不無小補矣奉 旨所進願憲成劄記三卷留覽該部知道

二年己巳正月山東道御史吳牲奏陳視學要務事

願憲成羣賢領袖鼓吹東南所著劄記尤深於性命之旨當照鄒元標等即與贈諡

四月吏部題覆 聖政維新等事奉 聖旨復還原贈

官誥加贈吏部右侍郎給三代 誥命

又四月禮部題覆前事奉 聖旨准與他諡

吏部疏略曰本官大節與鄒元標相同而理學淵醇過之除補給誥命外應加吏部右侍郎仍廢一子入監讀書禮部覆稱本官一代天民四朝人望冠裳道範五十載海宇同瞻賢聖心傳千百年門牆共淑所當如例亟賜易名及贈官 誥下末云諡典祀典次第褒崇蓋聖衷特簡在 文廟兩楹俎豆斯則諸臣覆疏中之所未及也是冬與沐署教建平壬申陞國子監助教甲戌陞戶部主事員外郎

譜後

三

十二月 賜諡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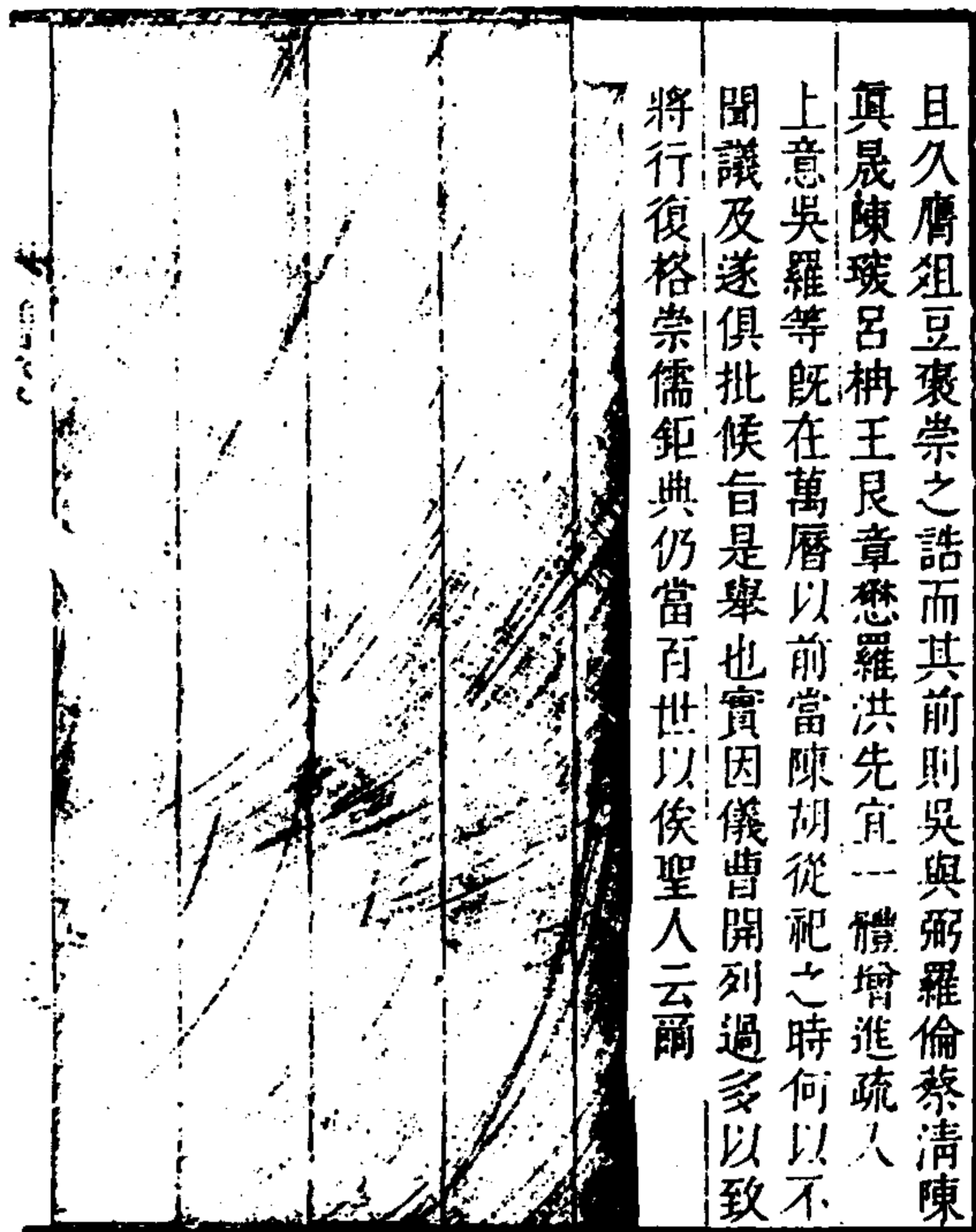
初八日禮部為諡號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翰林院遞出揭帖 賜諡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贈太常寺卿加贈吏部右侍郎願憲成曰端文守禮執義到部為此合劄該府轉行該縣及本官原籍俱一體欽遵九年丙子八月 與沐以南京戶部郎中出知四川夔州府告歸養母越二年舉朱淑人九褒賜

十四年辛巳十月禮部請從祀文廟奉 聖旨著候旨行

上幸國子監釋奠 先師禮畢問西廡末席何以尚虛蔣德璟以侍郎署部事酌議近儒應祀者惟願某一人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且久膺俎豆褒崇之誥而其前則吳與弼羅倫蔡清陳
真晟陳瑛呂柟王良章懋羅洪先宜一體增進疏入
上意吳羅等既在萬曆以前當陳胡從祀之時何以不
聞議及遂俱批候旨是舉也實因儀曹開列過多以致
將行復格崇儒鉅典仍當百世以俟聖人云爾



衛光甲 阮憂鑄

黃子年譜

是書乃列在
傳播有同志
者刷印任便
存卷化北

謹按黃子生年月日時可考如此諸家刻本將西作卯是以月支為年將乙作巳是以年干混月皆非誤也按明史列傳及各傳錄作字幼平若然則四公殿子不宜復名子平矣避諱石秋子云時亦上諸卿先達爭以上賢之禮禮于益白大夫深州林公方伯薛公始也林薛茂柱字德芬薛諱士彥字道與鄭諱慎魁字純思

黃子年譜

門人龍

後學

明神宗萬曆十三年乙酉二月九日庚戌丑時黃子生於

銅山之深井諱道周字幼立其先有侃介公宗德

侃介公生肅毅公世懋肅毅公生青原公嘉卿青原

公生子青原公是夜夢有執金斧擁神人而至者故

子生青原公喜其異人也然則子雲之學蓋取諸嚴

君平仲淹之學蓋取諸關子明堯夫之學蓋取諸李

黃石齋先生年譜

挺之子起於海濱其學獨無所取與曰甚矣子之善

學也子在白屋時鄉之先生則有若方伯薛公則有

若大夫林公則有若觀察鄭公皆時下白屋而從之

游他日子過鄭公叩其扉鄭公方取器而量暑舍而

出揖之道左而入子身負麻布之衣大布以為冠岸

然而趨揖而上坐茶定鄭公乃舉似曰若知北極有

處中天否子謝不知表影有處倒南否子又謝不知

日出入有非卯酉否子又謝不知鄭公嘿然與談文

史而別子歸恨不食也又二十年子在榕壇因靄然

念鄭公也。謂門人曰。吾見鄭公歸。夜持竹几坐中庭。者二年。乃知南北中分陰陽盈縮之故。以非鄭公授。我誣也。甚矣子之善學也。

按非謂云下幼字。若或云若。始引續。騷始呼余以若。始為誰門人。已正其誤。

十七年己丑。黃子五歲入小學。而慧。授論語。黃子曰。只教人以讀書。有子何教人以孝弟。聖人只教人以老實。曾子何教人以省事。問之授者。授者不能答也。十九年辛卯。黃子七歲。授綱目矣。青原公至自榕城。負綱目一部歸而授之。黃子讀之數月不出戶。自是知古今邪正之辨。與王道之大也。

黃石齋先生年譜

二

二十年壬辰。黃子八歲。好觀六經之文。雅不樂於俗也。每喜挾冊而游。振衣於漁鼓谿之上。而樂焉。乃從其里人講業於此。求之六經。遂盡六經之意。三年而能屬文。時走孤峰。蔭長松。使踽踽不能去。然則古人志趣高遠。必在於妙年乎。曰。何夫子之似周茂叔也。茂叔十三時。里有小亭在谿上。蓋濂溪也。茂叔常釣其上。吟弄風月。至今父老猶能言之。

非謂云二十二年甲午。子十歲。丹臺序云。十歲作古文。詞若有神授也。

二十五年丁酉。黃子十有三歲。師如平和。過王文成公廟。而歎見其湫側。為之徘徊乃去。既三十年。四明施公

按師宜作子。館諱時未更正。

施公諱邦曜。四明人。世稱四明先生。

按省垣刻本。云。歌徘徊兮。中夜下有。關文。考平和。王文成公廟。碑原文。並非。也。

為漳海守。始改其廟貌。移之於東郊。以請子聞之。喜曰。以祖功德。禮也。於是為之碑。因歎其學被於天下。高接於陸家。卑入於佛者。今天下爭辯之。然漳海自紫陽以來。垂五百年矣。已久淫於二氏。而平和獨以敦樸無諛邪相靡。學士篤於經綸。豈其山川雄駿。也鬱使然。亦賢人所治。諄諄講道德之力。昌黎所謂民醇易於道古者乎。子乃入其廟而歌曰。折瓊枝兮。擗瓊簾。思君兮。中阻。飢揚靈。羅兮。播靈旗。矯欲來兮。何期大江橫兮。大嶺絕。射朝曦兮。馬當發。招余兮。兮雲

黃石齋先生年譜

三

中遺余佩兮。木末雖無德兮。心所知。曾昔來兮。安足辭。露所生兮。雨膏之。菊有風兮。蘭與吹。追鄰車兮。抗嶧馬。上天兮。下土。不同時兮。安得游。登君堂兮。不得語。歌徘徊兮。中夜。令諸生歌之。以為迎送神之曲。子已而悲曰。得毋以為楚聲乎。

二十六年戊戌。黃子十有四歲。始見名山也。聞羅浮二山。其間有神人居焉。上多明砂。會青。每欲往。於是因母黨之官者。往至博羅。聞有大夫韓公。其人好士。而家多書。徑詣之。語既入。羅浮振筆作羅浮山賦。筆無停

非謂云韓公諱日。續。

輟而多奇字。韓公大驚。邀與其子處。遂主其家。且得觀其書。韓公與之一馬一童子。自是長騎入羅浮矣。尋所謂朱明洞者。疑其中有異人。時時長嘯以呼之。常策馬渡水。水驟泛。人馬皆溺而去。博羅之人追之。可里許。然後得之。水邊不死。黃子亦病。博羅之人以爲神異也。

二十七年己亥。黃子十有五歲。在博羅。有貴族以女議配者。子辭之。於是博羅貴顯之家。愛其名士也。爭欲昏之。黃子雅避之。乃歸。詩云。豈其娶妻必齊之。美豈其

黃石齋先生年譜

四

娶妻必宋之子。衡門之士。亦多有所不敢娶也。

二十八年庚子。黃子十有六歲。髫年即有四方之志。游羅

浮崧臺。匡阜。所至無不下榻。虛左。

二十九年辛丑。黃子十有七歲。治律呂。

三十年壬寅。黃子十有八歲。作疇象。

三十一年癸卯。黃子十有九歲。秋七月。子獻時事策以干

藩臬。不用而去。

三十二年甲辰。黃子二十歲之平和。居大朋山。所謂大峰山也。春。欲往闕下。上書。不果。夫子知王道難行也。河

莊譜云。盛大
理通書也

本朝句下或
疑有闕。按
陳布衣先生
字剩夫。明天
順三年。請
上程朱正學
蔡要時不能
用。有布衣遊
集行世

道大丁亥歲
子銅山祖塋
有奸人謀殺
隙地。山石忽
成。昔字若黃
山。黃界黃字
或直或隸。凡
八九處。都人
士作爲詩歌
以紀其奸謀
遂殺

汾二十而學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游長安。上書文
帝。談王道也。名入見。而不用。伊川二十而學成。慨然
念蒼生。游京師。上書仁宗。亦以談王道也。乞名見。不
報。夫子知王道難行也。況欲以白衣之士。一旦出蓬
戶。談非常之功。動明主乎。本朝有陳剩夫。

三十三年乙巳。黃子二十有一歲。復游於粵。

三十四年丙午。黃子二十有二歲。子耕於銅山之下。以事

二人。時負米歸。則與其兒把鋤。必十指出血也。暇乃
退於長松。閒讀易。常與其兄講易。大石上有虎出其

黃石齋先生年譜

五

下。因謂之曰。吾兄弟在此。談經爾。亦來聽邪。虎乃明
伏而去。自是移其家於漁鼓谿之上。避族人之難也。

子亦不復遠游矣。始卜築於此。以爲精舍。雜樹芙蓉。

丹荔。龍目。脩竹。以足。烈日益貧。寂而益讀書。不衰。

三十五年丁未。黃子二十有三歲。夏四月。丁外艱。念其親

怆。不能自直。負奇以死。又值艱難。委命於空山。親

戚乖離。無以自振。窮至不能爲喪。雖欲自比湘纍。又

何過焉。嗟哉。已矣。古有賢士失時。窮止其身。辱不逮

親。以視道周。何如者。子乃走數十里外。告其友。其友

購之金歸且哭且奔而且踊也路而遺其金反十里而尋之有一野人守其金不去曰此必鄉者孝子所遺也望見子跪而被髮呼天而來逆謂之曰金幸在於此老夫懼所需之亟也子乃下拜然後敢受金以謝野人而去故憂愁憤鬱而續離騷賦作離歌經既殯作九摺傳南海黃公應舉為漳浦令初校士得黃生文置第一黃公心異之以為其人必魁岸而多髯如平津牧豕時少者亦不下如長沙亟欲見其人及名諸生倉皇問眾人黃生安在知其有喪乃徐詢其

黃石齋先生年譜

六

狀蓋二十許人數繫策往來山間時時游數千里外黃公又大異以為彼所謂仲蔚子平之流者乎趨五椽名子數日乃至果白衣冠揮涕而入偃蹇不拜大聲言生命數奇既小亂事吾父又安能事長者遂趨出黃公益大異其人浦中薦紳先生皆謂得異人也子性不嗜貴人惟世其家糠粃藿其耳然黃公數念其貧問子有所言皆曰無有乃問撰結何若子亦曰無有也既乃隕涕出其袖中書文如離騷也黃公見之泣曰余亦幼而孤而黃生如此者其才使之然也

按子平悉是平子無考不致慮也

莊譜云三十
六年戊申黃
子二十有四
歲初館於浦
中盧司徒家
是秋張公紹
和乃言於太
史高公致書
迎子居於蘭
水之東雲室
按自子始入
州府以下注

依本坊譜
○盧公諱維
正字可典高
公諱克正字
中川○張公
即所稱沈沃
數君者
蘭水今南靖
治地
蔣公諱孟育
字道力

余視生類有道者千古而下多生知者余未敢自為知己也而其相值則既如此矣時讀數行黃公不覺涕泗之橫集也

子始入州府王張紹和家於是黃子之名震浦中司徒盧公與大夫林公爭議之日遣籃輿以迎子於海也已而徵君張公與子遇於浦中甚樂張公歸蘭水見太史高公遂言之而相嗟賞高公恐求子而不得也日移書以迎子於浦中子喜張公以孝廉不應公車而家多書始入蘭水遂至其家高公見子十日矣履

黃石齋先生年譜

七

不敢先也子雅好獨居日未嘗離衣冠張公亦不敢為宴見遣其子弟日作肅時出商略上下耳常深夜過之必見其負衣冠左右圖書而坐如王勝之乘月過邵堯夫於深川時蓋張燮也子講易於漳上居無何蘭水之人或以為黃子達者少宰蔣公始見子而問易子與之略談大畜而別於是蘭水之人聞之往而問易焉三十七年己酉黃子二十有五歲服除奉母居浦中娶林氏復居浦之東郭子每自謂吾生世未二十歲三移

倪公元璠字
鴻寶與子齊
名一死北都
一死南都出
處若合符契
有倪黃合刻
行世

其居皆以枳棘爲桑土然且甘之亦已適矣秋七月
子赴省就試不遇返渡釣龍江舟覆溺水恍惚如夢
遇有一人導之前行至一殿甚宏厥榜曰倪黃復導
而出出乃泊岸衣裳盡溼子大異而姑識其事夫啟
壬戌選館之夕倪鴻寶亦夢之比揭榜倪第一而子
第二兩人各沈所處遂交相得

子家於東皋蓋浦中也黃子既免喪乃奉母青原夫人
廬於東皋以居後門人所築爲明誠堂今爲黃子祠
是也紹宗二年所賜表文明書院

黃石齋先生年譜

八

子作易本象凡八卷亦以深明天人之際然黃子猶謂
未足以盡易不欲存以屬門人張若化張若仲存其
草於山中令勿傳自易象正作而後門人以易本象
附其後

子推律呂黃子觀李文利書而歎病其疎矣子少時常
推李文利之律而用之今復推之於東皋之上知其
不然也子乃求之史記伶州鳩管夷吾左邱明而律
正然後黃圖之二十有四律出焉然則子之律何取
之曰子之律蓋取之歷與易也吾觀子之推律也尺

張公諱鵬字
開公諱夢符
按別本俱作
學使馮公諱
挺

有二寸分之以爲二宮上宮以爲陰下宮以爲陽始
於黃鍾之陽八十有一終於黃鍾之陰三十有九嗚
呼有律以來秦人或以黃鍾之陰爲黃鍾漢人或以
黃鍾之陽爲黃鍾故本朝李文利及鄭世子諸家皆
因呂氏淮南子以三寸九分爲黃鍾矣至於子始以
爲不然而正之然則京房如何曰京房之律有六十
萬寶常之律有八十有四錢樂之律有三百有六
十而子獨以爲京房精微也謂其猶有古人之法存
焉然皆不如一律之各有一百二十分與一律之各

黃石齋先生年譜

九

有上下宮嗟乎禮樂之壞既二千年必有達人起而
整頓之乎
三十八年庚戌黃子二十有六歲或時來郡中諸先達競
延致如素交子在鄴山時常語門人曰後生近前輩
最爲有益

三十九年辛亥黃子二十有七歲是時邑試張公郡試閱
公皆以子爲第一
四十年壬子黃子二十有八歲始補博士弟子時學使張
公得子文及一歲寒暑之候論大加賞遂拔赴棘

聞

子入省赴秋試下第以歸

子教於東皋黃子謂門人曰此道寂然今當於深山之中遇之也城市之中雖復哀呼無可告者昔者孔子順見公孫龍曰不說非馬即以為師公孫龍謝之曰我無非馬更無教處嗚呼僕生平放浪言若雌風恐不足以頓轉人心今舍數行帖括更無教處徒使人厭耳然則當時有銅山陳子士奇者門人所謂西陳有銅山陳子瑣者門人所謂南陳非帖括之徒與曰

黃石齋先生年譜

十

子之學與先問業於其家者唯海邊西南陳耳子蓋喜其貧而親之入則與子共視出則與子共衣夜則與子共被日則與子共取柴水子每為之歎曰可以援干而舞者西陳之才可以曳屣而歌者南陳之器其事於子也最久故皆篤於忠信以澤於仁義之言甚深既成進士及在朝廷惟一意報王以名教為己任西陳開府於二巴南陳監軍於長沙皆以不屈而死於賊甚烈今行人過銅山下因以想見其當時從子講業於石齋之山時必留之移時乃去因呼曰此

按同時又有漳浦陳公與言以師即臨清俞慈翁劉公振之以歸公世瑒以歸德司李建呂肅公漢以鍾祥令皆守官不屈罵賊死見子集內王仲傑傳內都繼亡死國者華亭陳公子龍莫公允子龍莫公允徐公晉斌輩

西陳字子奇南陳字瑣五

泗沒不傳者尚多惜乎無從起系籍門下諸賢於九原而一問之○劉公善慈字張公若化字兩玉若仲字粹五後遺亂借隱丹麓山中以沒

三忠臣石也然則海邊而多賢人何也曰又有銅山孝廉劉子善慈之清夷與丹山孝廉張子若化進士張子若仲之靜溫在盛明之世皆不樂仕無一日不以山居自娛人皆曰此國之顏子也門人歸之仁以張劉稱

四十一年癸丑黃子二十有九歲子始杜門於東皋杜門莫盛於漢人然則袁閔陳咸將以避世也故杜門而黃子將以著書也亦杜門焉何也曰人豈有不避世而可以著書者乎子杜門時其旁鑿一竇惟問業者

黃石齋先生年譜

十一

得入焉戒門人曰人苟有近於勢利者則君子必避之也古人讀書入山必深入林必密奚但杜門乎白是竇之內非問業者不至然黃子少已著書數十萬言以明天地之道帝王之義萬物變化之紀皆壹本於六經而世猶或非之以為今之人未可以語此也時復卑貶其論欲與世為通比之以滑稽又澤之以藻采然而子不樂也是以杜門益著書以尋六經之緒

子作太咸以形聲色九九相推各得七百二十九本河

莊譜云晉學
鄭公諱三後
校諱士子試
居第五明年
鄭中黃語以
子歸同行至
水口而見匪
石公以母命
止之乃還故
子於鄭公咸

遇尤深

圖曲折之勢兩其陰陽以六因之盡萬物之用然大
要與太玄同舉其所差者謂元會運世與歲月日時
約略相等耳

四十二年甲寅黃子三十歲作詩表

四十三年乙卯黃子三十有一歲之粵講業於潮陽以太

守詹公諱佐之招也詹公聞黃子其達者也發一掾

以幣迎之漳海之濱至州郡令其子而問業焉子一

日念欲見青原夫人不告而出詹公追之遣一掾以

幣送之乃歸子歸未幾遂赴秋試是科典闈中考典

黃石齋先生年譜

考來公諱宗及姜公諱性舉於省試擬第一人以違式

聞二公乃出見子於旅次皆曠舉也

四十四年丙辰黃子三十有二歲杜門作詩揆春秋揆以

應人之求

四十五年丁巳黃子三十有三歲杜門不出有問字者皆

從竇中往來授業

四十六年戊午黃子三十有四歲是時學使岳公諱和抵

漳校士拔子第一乃與之探討羅文質公李文靖公

極論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時岳公為之爽然

黃子年譜

按是科典試
者內翰丁公
諱紹軾禮科
張公諱孔教
分樓者得江
合張公諱履
端
子自序云納
足胸中妙幅
礙君必不得
已刻管細書
盈十餘行自
謂多矣已抵
長安發後出
席乃近五十
頭序而存之
口逆流小草
云

已未年莊譜
云是年其
雜作為賦校
別集行世非
其好也

按明史及諸
家刻本俱作
燕宗

順天二字疑
衍

子講學於榕城以學使岳公之招也秋八月子舉於鄉
第七人

十一月子如京師作逆流序

四十七年己未黃子三十有五歲自京師歸復杜門於東

泉作三易洞璣有書與門人曰騎驢載道淒風烈日

計六千里幸以皮骨歸見老親雙鬢之外四壁自如

窮於昔日又有書曰僕自兩年來日市數升米或一

二斗許雖苗魚薑蕨莫之敢問自計為諸生時未常

至此今無可奈何耳貧何所不樂但令老母日憂朝

黃石齋先生年譜

餐殊非人理耳忍此過後年不知如何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黃子三十有六歲復杜門作三易洞

璣未成晝測治忽夜測星漢榷戶無外交有書與紹

和云某寡特之士與六親澹泛自以一身飄泊塵海

獨守廬舍似無人聲動二三月也

僖宗天啟元年辛酉黃子三十有七歲是秋如京師蓋公

車也

二年壬戌黃子三十有八歲在京師始成進士同考順天

試者韓公諱日得子之文異之曰此必福建黃子也

四二二

時子以迎養
大夫人往途
輿禍發及母
疏弗果上夫
幾歸里旋復
下獄而獲瑤
亦按首矣瑤
禍雖烈幸不
及子殆天留
之以殿有明
二百七十五
年之終局賢
人與國互為
存亡豈偶然
哉

劉公字長璋
世稱元如先
生長泰之西
湖人
鄭諸當魏瑤
時籍遂故事
於書官必奉
吉勝行子以
經廷道尊不
宜有此獨以

子為庶常時魏瑤虐焰方熾文湛持諱震鄭崇陽諱
與子約同盡言報國湛持請以身先之死而後繼之
子疏稿已具既而弗果上故子後有疏云鄭鄭者天
啟時與臣同為庶常鄭與震孟後先抗疏臣以迎母
且至三疏三焚鄭鄭常以為怯

三年癸亥黃子三十有九歲迎太夫人來京師就養而孺

人林氏侍太夫人至嘉興病卒時周忠愍公諱起方

巡撫姑蘇經紀其喪更遣人護太夫人至京及丙寅

歲周公以忤璫被逮按子與友人書曰吾母聞綿翁

黃石齋先生年譜

之變涕泣闕干至為婢兒所笑毋乃愈泣繼之以誓

今想此懷猿腸盡絕耳

四年甲子黃子四十歲初散館授翰林院編修與修國史

實錄請使朝鮮

五年乙丑黃子四十有一歲子曰乙丑春余在長安與劉

御史其忠隔一邸舍予既以講筵獲罪御史用劾魏

璫杜門雖咫尺不相往來既逾月御史以甘肅差去

余用侍養歸未移時而禍發所不見血者劍首之縷

也夏四月請告歸里秋七月至家冬十二月葬青原

平步進魏瑤
日之不能難
也○按子辨
明仁義疏亦
云臣侍經廷
僅一日以忤
璫去即此事
也

按諸家刻本
玄石作玄寶

按雖字別本
作誰

考文明夫人
傳云夫人生
時時德士家
計部諸乾奎

公姪女幼通
書史有至性
上歲與女弟
割臂金親疾
長適黃子時
子以抗疏忤
權相累遭貶
削入詔獄夫
人無幾微見
於詞色子殉
國夫人乃半
幼少諸孤避
跡深山備嘗
苦況猶以文
公之孫有朱
汝純公之孫
有張祥家世
忠孝相勸勉

公於北山因結廬其下躬自負土成墳勒先人行事
銘於屏石每書輒簪筆以拜一字一拜拜畢而後書
文皆從古如二代以上碑復立小石屏於墳後曰青
原玄石背勒三十五字語同古議不可解次及墳庭
亦取青石員砥之著河洛正變之文宛然地上經營
數年然後就常曰吾茲墳域上下數之卦變俱全後
世雖復有能知之者

六年丙寅黃子四十有二歲春娶夫人蔡氏越兩月而太

夫人卒子水勺不入口者五日勅斷外事依依北山

黃石齋先生年譜

不見津顯不與宴會不作詩文

七年丁卯黃子四十有三歲時海寇方亂擄掠肆行遠近

為墟子獨營墳不輟諸寇亦相戒無擄臘月乃葬太

夫人於北山

毅宗崇禎元年戊辰黃子四十有四歲八月淡墨已除甫

親筆硯有援琴賦詩示諸門人又同諸生出墓側談

經

二年己巳黃子四十有五歲三易洞璣成冬辭墓出山過

南巖偕張紹和鑿山信宿而去至建安知遵化已破

嗚呼天統孝
巖作配忠烈
造物維合之
奇至於如此

按莊譜云上
年于法家從
攜琴出關至
是寄家鄉園

莊譜時同典
浙江試者科
臣熊漢陽也

羽檄徵師驛道騷然

三年庚午黃子四十有六歲至信州建德谿中探邸報不
至繫纜數日登釣臺諸峰元夕泊桐君山攜酒與桐
君對酌至臨安聞良固破有檄止十道師為之愀然
至毘陵見鄭崇陽於家將渡江聞都門戒嚴驛騎留
滯乃單車就道寄家鄭國至儀真還向毘陵白家北
上夏四月入都未幾出典試浙江子在棘闈每晨起
焚香堂上同諸臣北面再拜而後閱卷事竣還都逢
神宗實錄成晉右春坊右中允是時督臣袁崇煥以

黃子齋先生年譜

七

誘殺毛文龍抵罪詞連舊輔錢龍錫併逮詔獄廷臣
無復言者子乃中夜草疏排闥叩閣略曰彙輔所坐
為罪督攀緣耳督臣受劍制閫令有事得據閣臣語
為質則是綸屏之內割邊牆為殊域也且陛下御極
以來輔臣獲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有幾宰輔乎
當堯舜盛時岳牧舉鯀貽禍滔天未聞岳牧繫獄煩
皋陶之聽也人臣事主自當以堯舜為師倘罪輔猶
可贖臣請輟清華歷疆場約束東江收拾遼廣誓得
一當以為彙輔減千一之死時臘月十三日也疏奏

天子疑為詆毀曲庇着令回奏三奏而疑未釋待命

四十日

四年辛未黃子四十有七歲春正月十九日子回奏三疏
始下降三級調用禮科又吹索浙閩事數次不已子
遂更三疏乞休同官倪公諱元抗疏稱子為古今第
一詞臣願以職讓子子因屬之以詩其序曰文網未
釋乞休為勞倪鴻寶特疏見白為詩言謝非乖叔向
引誼之情未殊孟博避咎之旨也夏五月朔上以久
旱步禱南郊十三日釋舊輔錢龍錫子乃賦大解網

黃子齋先生年譜

七

之詩乞休之疏旋於後十一月廿七日下午矣臘月舉
一子親朋畢賀益長公子慶也
五年壬申黃子四十有八歲春正月東裝將行有放門陳
事疏畧云臣自庚午正月攜家北上今又正月閉關
南旋往還冒難首尾三年在朝班不上三十日食俸
米四石五斗罪過山積僅餘骸骨恐一旦溢然幸及
殘喘冒昧吐之臣自少學身以天道為準以詩春秋
推其運候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攷其治亂百不一
失其法以春秋元年己未為始加五十有五得周幽

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得洪武元年戊申為大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別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六其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辭告誠未有深切明著若此者也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零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奇今歷十分之四矣臣觀陛下開承應大君之實而小人柄用懷干進之心在陛下以大君之哲

黃石齋先生年譜

六

可制小人而有餘在小人以干命之才可中大君而不覺臣攷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零七十七日皆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臣病久援筆氣絕乞念垂往之言併依例放行已復遵旨再奏以濫舉違臆削籍為民

春二月掛冠出都門自濟寧過兗州至曲阜上孔林謁周文公廟下昌嶸徘徊九龍山孟林在焉子各繫之以詩乃買舟至留都寄家城隅自僦小舟沂江而上遂歷黃山白岳九華皖臺匡廬之勝是秋至餘杭諸

按全謝山大小
濼山房祝典
議云濼海大
儒其甚或在
口星之開天
生與哉山作
對願不之記
而肩肩於提

祭諸君亦何
為者又云漳
海正命門人
星散何義北
呂漢靈二公
抱其遺書居
山房終身不
出以道民終
亦可傳也何
諱瑞圖呂諱
叔倫
子自出無別
本無信字衍
文也

按莊譜云於
是兼書前
後二篇

門人畢集因築書院於大滌山大滌山者當餘杭之西宋人所營泐霄宮者也舊祀李伯紀朱元晦二先生至是更加啟闢子於是為文以記之然子自出都以來自春徂秋亦隨意放浪山水東南與區十盡七八日何圖杖履遂包斗牛之美是冬抵墓下誦陶詩曰徘徊邱隴間依依昔人居乃曰吾怪陶廬不在土行之側歲暮復走南靖諸山二鼓乃歸明日歲除無以祀竈偶友人餉二熟雞子為喜動色過元日親朋乃知子在於是咸集子曰如此熱鬧不當與袁安燒

黃石齋先生年譜

九

六年癸酉黃子四十有九歲在北山復治墳墓七年甲戌黃子五十歲自抵家守墓諸弟子相從講論皆在浦之北山子談經之餘適秋水曹公諱惟才敦請子發皇聖學於是夏五月子始即漳郡紫陽學堂為講舍定於四仲之月雅集課藝因文證聖隨所疑難先經後傳先籍後史自近谿敬齋而上周程羅李而下不妨兼舉以印身心子自次所條答為榕壇問業臘月乃還北山守墓

八年乙亥黃子五十有一歲夏五月復會於榕壇子泣講
席有期之喪腰經不除張勗之瑞鍾請曰聞晦翁欲
集三禮大成有所未及吳幼清論次稍定又多所遺
吾漳素遵家禮然期功之喪亦鮮有持者不知孔門
諸雜記平居皆可詳說不子曰平居且勿暇論然三
禮詮次極是學問中要緊久已分類引伸但日用疏
淡未能繕寫耳即以三禮定本付勗之然尚未及刊
布也

子與諸友登天治巖歸適漳郡地震有聲時冬十一月

黃石齋先生年譜

三

三日巳酉雞棲矣或問春秋五震始終於臣而中於
君大抵以為陰盛也今立月伏藏而地動其在於周
則正月也古有之乎子曰凡占者家不占國郡邑不
占天下然君子痾瘵乃身匹夫納溝尚為怵然何況
大地劉向輒指郡國事為正應其義極疎兄所言者
與劉向異指自足稱耳語未究而環命適至子講席
不輟翊日諸友敘別勸駕子因酒酣發慨時艱悲憤
涕泗不已亦會歲暮復還山守墓
九年丙子黃子五十有二歲時新奉環命將改荔衣擬拜

黃子年譜

疏請告稍謝朋從會子誕辰諸弟子請於宮庶蔣公
諱德 蔣公就問業中拈十八條推暢玄風以抒嘉祝
子曰自某談論以來風過樹翻無人更看落葉蔣公
纔拈一枝覺樹樹紅酣山山碧戰此處不發憤那得
樂來前日為誰開此罪過諸子云此問不從蔣來不
從諸生却自夫子生下帶來子懽然請一一舉似詳
為條答子曰蔣公揚糠見寶初示聞道之艱難未示
成道之不易叮嚀告誡於孔遠寡過之年所以裁成
垂引為不少矣又曰任看山山樹樹仍是老至倦來

黃石齋先生年譜

三

一部易書只是乾乾終日已而有司敦促上道子至
秋盡乃發臘月遂至京
十年丁丑黃子五十有三歲正月朔見朝二月分校會試
詩一房得士廿一人夏四月廿八日具疏乞休凡再
上不允五月陞諭德兼堂司經局六月十三日具疏
辭職自劾臣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之語冬十月有申
明掌故一疏略曰司經名局寔無一書東宮有日問
誰司局事者何以對之先臣邱濬嘗稱
我朝著作聖祖極多然當承樂時名授東宮惟炎華
寶鑑聖學心法廣昭錄錄本之訓四種書而已今
四書傳本甚少可發內本膳刷由是推之書中有一
典三讀洪範無逸禮記之中有五制月命儒行緇衣

坊記表誌禮器禮運學記樂記易中有乾坤文言上繫下繫詩中有二南幽風正雅周頌擇此四經大篇鉅章不過五六十賦講官六人習十篇錯於四書以翼實訓在約御博不及二年而義類備舉矣乞次第舉行有旨

冬十二月陞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兼管理玉牒復疏辭云臣自出山以來期捐七尺決頂踵以報陛下必不可得亦當有昌言顯行裨益涓埃而去決非為改衣換帶來也今既一載寂無一語臣之學術概可知矣如臣者但守原職料理經書俟其成縱之嚴擊自謂過矣乞改

黃石齋先生年譜

三

授蔣德璟謝德溥二臣使臣樵戶稍完職業不允十一年戊寅黃子五十有四歲作孝經大傳春二月侍經筵隨班名對退而補牘云臣承清問人才臣言人才如樹木霜雪摧殘之後須勿折其萌芽又譬養火亦要積薪臣以餘生親見堯舜無復一語可佐纖塵則亦無用讀書為矣臣懲艾已深捫舌日久豈敢重干嚴旨以自取戾然私計天下人才如鄭二俊姚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皇上誠愛士莫如愛已成之士誠理財莫如理有式之財當茲衆渙之時幸引乎萃

按此語及本疏章未十上之下有書之萬言句

按三疏雖同時並列以進而子卓疏在前未敢下之前故疏內論揚謝葛只發其而巳至嗣昌入閣後子隨歌召對政本

之旨時十有二日也至二十有二日旨下以子偏私再疏又以為支飾子自知不容於朝矣第以數書未就不欲遽去乃復奏曰臣生逢聖主不能質直自將學求事君又蹈迂疏之失惶遽之下追尋前章已自盡焚不能復憶惟憶所述失體援筆莫措昔魏徵在帷幄十七載奏疏數十萬言無一忤旨亦未能比績皋夔真德秀立朝僅一月條陳百餘事無一紕漏亦未能差肩王魏臣在詞林十七載已同魏徵之年立朝十四月更踰德秀之數章未十上而迷繆類仍瑕

黃石齋先生年譜

三

毀山積欲以仰贊高深希踪去昔良亦難矣臣自揣草野之資終非法物束身席慕以待褫斥倘念纂述未就寬假數月是臣望外之恩未敢自必三月九日得旨不究然子繇是諸疏草皆命曰焚草也夏六月十八日又因隨衆名對與上論清任和仁明武復補牘云臣有感事三疏阨於時會不能自達死有餘恥按子三疏一論推督臣不拘守制一論宣大督臣奪情一論遼撫臣議款其論推督臣者謂宣大督臣盧象昇父殞載道請近撫臣權攝忽有并推在籍

風化云云乃
而奏請也
三疏與此微
有異同但不
及此之明斷
開東市方
殷遠撫臣方
一崇宣大禁
臣陳新甲
補臣楊嗣昌
皆庸懦怯兵
謂謀國故
子發論之
楊陳等情乃
其餘罪也○
按子尚不擬
請誅楊嗣昌

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為子者可以不父。為臣者可以不君也。陛下以日月輝氣。尚下詔引躬。明示以君臣父子。皆受於天。禮樂刑政。所從出。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決裂馳驟。玷陛下仁孝之治。是不宜使天下四夷聞且見之也。嗣昌在事二年。才智備覩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指鼻指馬。說夢捕風。猶狼狽之獸。倚肩俱走。無從施其鞭策。又何益於負重乎。其論督臣奪情。謂臣不知陳新甲為何人。然聞其

黃石齋先生年譜

語

丁艱未終制。又聞其走邪徑。托提足。天下即甚無才。亦未宜移借及此也。凡論人才。觀其所難。批龍鱗。難於履虎尾。冒斧鑕。難於冒鋒鏑。今諸負氣直節。敢諫之臣。棄不錄矣。而欲使軟美容悅者。叩頭折枝。以建非常之功。垂不世之業。豈可得乎。臣所纂數卷書。已移月可畢。筆札干楸。均為報恩。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華以執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用此不祥人以玷皇化哉。方今熒惑漸次。箕尾是為燕分。十月交當南斗口。是雖有道所不談。然思患預防。聖人垂戒。新甲

崎嶇秦蜀。載道赴宣。度須百日。慮象昇以焚。焚歸說之身。待其遲遲。援琴之道。所謂乞河神以濡突火也。語曰。奔車無仲尼。覆舟無伯夷。臣雖不才。受皇上殊恩。猶將安轡奔車之閒。振衣覆舟之下。其論遼撫臣款疏。謂臣接得遼撫臣方一藻揭帖。援俺答故事。議款。臣不覺為之頓足。投牒於地。陛下勵精十餘年。思以堯舜之化。被四海。而諸臣無能出一死以行。王憂此。不待有志之士為之注。弓而鳴鼓也。且如遼撫之說。謂款成即可撤兵。以討流寇。毋論款必不可成。成

黃石齋先生年譜

語

必不可久。即成矣。久矣。以視寧錦。遵薊。宣大之師。何處可撤者。方今上天告災。星象垂警。國家大事。宜以實示羣情。毋以文稽衆論。樞邊諸臣。欺罔詭闕。啟侮取羞。惟陛下慨然。被樞邊諸疏。衆正其罪。毋使事成。禍積。異日不可復悔。三疏遂同封。以進。時秋七月初三日也。至初五日。上持三疏不下。子疏言。嗣昌為本兵時。兵革之事情。可奪。今政本風化之原。不可奪。上乃召對羣臣。及子於中左門。首召六卿。各問其當行。事畢。及子。謂疏發於枚卜。不點之後。似有為子言。臣

林外字
號何公
字元子號黃
如

為綱常計。不為一己計。是以自信其無所為也。上終以為非子力言。非私。上曰。三疏不上。有何時會為。既曰。臣以同鄉林蘭友。何格有疏。恐涉嫌疑耳。上曰。如今便無嫌疑耶。曰。今日不言。後將無及。臣之有言。臣不得已也。且臣如緘默。亦可濫叨升斗。但所惜者。陛下之綱常名教。語未畢。楊嗣昌出言。臣請言綱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臣還在父子之前。臣父臣母。皆無所逃。臣又逃於何所。嗣昌又言。鄭鄭杜毋道。周推之。何不言綱常。子曰。故事。言官論執政者。出聽對仗。

黃石齋先生年譜

美

讀碑文。義當迴避。使人盡言。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爭辯。不容臣盡言者。嗣昌乃謝非體。請放歸里。上以溫語留之。令嗣昌起。子言。臣素恥言人過。今為陛下存人心而已。上曰。汝無端污讒。彼豈得不辯。子言。臣二十躬耕。四十負土。誠不忍見奪情之事。上曰。如此。汝又何言。不如鄭鄭曰。匡章棄於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不如宰予。臣亦謂文章不如鄭鄭。上曰。汝言不如鄭鄭。是朋比耳。曰。衆惡必察。奈何迫於權勢。使陛下不知是非之實。上曰。陳新

甲素達軍情。汝又謂其走邪徑。豈朕一不知。只聽人競營耶。曰。凡人心正則行正。心邪則行邪。嗣昌以已奪情。又推新甲。呼羣引類。使成奪情世界。亦今日之恥也。上曰。許曦言鄭鄭罪狀甚明。小臣且有公論。而大臣反無豈不可恥。曰。宋人惡李定。不丁毋憂。故賜孝子徐積粟帛以風之。臣如必救鄭鄭。則攻嗣昌。非所以救鄭鄭也。然上故以子言有為欲箝子之口耳。子曰。綱常名教。自是陛下綱常名教。但今獨立敢言人少。讒諂面諛人多。不得不言。上又以少正卯擬子。

黃石齋先生年譜

美

子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端。臣心正行正。無一毫私。上曰。向以汝偏激。稍示裁抑。後聞操守。隨則賜環。前日奏對文字。才亦可愛。還欲用汝。不意如此。偏矯恣肆。上令起候旨。以免拿問。子曰。臣今日不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是陛下負臣。上乃曰。平生學問。只一佞口。遂令子起。子於是叩頭而起。已還復跪。請再論忠佞。曰。人臣在上前獨立敢言者。為佞。豈諂諂而不言者為忠耶。敢爭是非。辯邪正者。為佞。豈容悅順旨而不爭辯者為忠耶。上曰。朕非輕加汝佞。但

問此遁彼。非佞如何。若論紅牌轉換支吾當斬。上復名羣臣先自責。因言人心關於國運。近來諸臣專黨同伐異。假公濟私。朝廷用一人。便百端詆毀。律之以法。當如何。鹵寇易治。唯衣冠之寇難除。再如此者。立置重典。因令輔臣擬子罪。翌日擬以朋串撓亂時在廷諸臣。亦無更起而爭者。乃取前所奉命撰述洪範。月令。儒行。緇衣。先呈進覽。然後去。

八月調江西布政司都事。臨行更上乞休疏云。陛下憐臣孤苦。雖加劄艾。猶畀俸錢俾就一官。以圖報効。臣

黃石齋先生年譜

天

思此生祿養之榮。不及父母。頂踵之報。總爲君親自賜。環而賜謫。均非微臣之軀。由再死而再生。彌戴如天之惠。然而寸心易竭。九折難醫。自願殘生。真無所用矣。臣素恥言貧病。又每日計勞而食。自去冬迄今。二百餘日。經寒涉暑。手纂寫三十萬言。凡再易草。實無一刻之暇。不合感事。發其狂癡。旬日以來。兩目就昏。加以體羸。嘔血盈掌。如此升斗。亦豈濫叨乎。臣通籍十七載。猶然書生。立朝五百日。未酬犬馬。倘淹忽半途。流播他土。將使千古上下。不知陛下忱恂之恩。

仁閔之澤。懇乞還山。以就醫藥。苟殘喘之尙存。何餘年之足惜。惟陛下察其真病。真危。許其待痊。待補。不允。

是月出都發潞河五百里。登泰山絕頂。觀日作詩。是冬至大滌。陳卧子。曹木上。諸友日奉杖履。將行又爲諸友繫維三日。會倪鴻寶祭酒來自山陰。持邊信相示。悚然警聽。未忍絕帆。胥江長至後十日。乃發。何義兆曹木上送至嚴灘。登釣臺。子蕭然感歎。乃作詩爲別。併寫雙臺八松以識分手。

黃石齋先生年譜

天

十二年己卯。黃子五十有五歲。復還山守墓。以前疏批旨。有朋串之語。乃於石養山中。聖廬之下。別構數椽。以列大雅。左曰十朋軒。軒不容幃。壁開位置自管葛。鄭董至梅張周沈。凡二十六人。右曰九串軒。軒不容幃。壁開位置自屈賈魯李至張趙李馬。凡三十人。十三年庚辰。黃子五十有六歲。在北山守墓。誕日題門曰。殘生餘年。死不受用。況受賀乎。客有自浦至者。闔人輒辭去。唯諸同人至自漳。子令人延之別館。迨晚出見客。乃共列坐石上。子手自盞。三石而坐。曰。吾今此

解公號石帆

坐雖安亦危有異僧至子與坐對榻僧一無所言既退惓然而歎或疑僧有異微言以諷之僧曰火將動今不幸外疏及之禍且不測耳未幾而江西巡撫解公諱學以薦剝聞而逃命下矣子聞報即於五月二十三日辭墓就道時緹騎尙在南昌子中夜出門匍匐至水口揮手作詩以謝同人有曰臣罪如傾河當於何者起親朋但道古引涕便不是至南昌開逮諸子依依不去欲同北上子毅然麾之作詩曰生離死別不可知友道君恩已如此又曰斯文未喪應能來

黃石齋先生年譜

三

按莊諧謂薛國說蔡國川二罪輔也

葉公號潤山

湯火花火仍復開至礪山道中遇警身先緹騎得過壽張接邸報薛以罪死蔡尋廢卒子乃於七月至京緹騎以聞中旨未下而計部主事葉公諱廷秀毅然上疏請以身代罪葉公者濮州人也登第後以魏瑞故不出既補冷曹與子未嘗一見聞子就逮號於曹署曰吾輩稱冠進賢冠今名賢罹厄忍坐視耶呼一曹不應又呼一曹呼已繼之以罵又復罵又復呼如此遍呼六曹畢無一人應者葉公乃上疏請代子而八月旨下子與解公各杖八十發西庫司問擬越數日

黃石齋先生年譜

三

而葉公之疏亦下旗校索葉公葉公曰吾待子來久矣請人視吾居所有旗校隨入見其左側置秘器一具右陳全襲壽服葉公曰吾老母已終世又無妻子貽累今日惟須公輩來一了事耳即隨旗校同往拜杖監杖者聞之曰異哉千古乃有如此人葉公不行一銖一錢諸執杖者皆貽愕不忍下乃反輕於他杖者既拜杖已削籍回濮州子乃就床簀為詩以贈其行有曰乳血在君親霜露不敢侵總此未墜生呱呱亦古今實未嘗一識葉公也子在獄中與門人書曰古人於仁義爛時自裹血肉僕於血肉爛時自裹仁義悠悠命也誰為談者子卧病八十餘日抱足扶首僅能起立子以清苦聞於天下諸獄役惟日奉紙札爭乞書子為書孝經以當役錢書孝經一百二十本各有贊義本本各別皆為役卒持去今已散逸不可復見著易象正方開府仁植與子同在西庫見子所著觀玩不已時子方草十二圖未畢忽錦衣着筐籃來徵子子徐曰吾畫一圖完就逮耳役人不可遽以子去諸圖象翻播床下既去方公更撥拾藏之時

涂公納言一
德公幼安小字

按莊譜朱紹
與諸生此作
崑山未知孰
是

祭酒諸生涂仲吉上書請代子故徵子同對北寺也
比至北寺械鞠四次毒痛之下指節纒纒又為六十
四象正賦詩曰右手貫鎖左袖書解鎖寫書尙帶血
崑山諸生朱永明時游京師持百錢叩北寺門將遺
仲吉入北寺拜子於床下請侍左右執爨未幾復過
西庫諸中貴人皆因朱生購子筆札故皇上亦於宮
中時時見子所書孝經指曰沽名初仲吉之上疏救
子也通政施公諱那駁其疏曰寬以俟之仲吉又上
施公又駁曰存此議論仲吉猶持上不已施公名謂

黃石齋先生年譜

三

之曰吾與石齋先生交最厚故不欲以過激債事若
奈何更欲速之乎仲吉乃復出疏參施公施公遂併
二疏上令仲吉自取保質不則宜在城司候旨右堂
馬公諱思告司令一室與仲吉旨下杖一百併究詰
同謀指使施公落職回家馬公速付詔獄矣乃又追
論葉公廷秀復逮至北寺同日對簿諸君子變變然
相望司廷而未能相識葉公乃前俯而揖問誰為黃
老先生者子却就謂之曰是其為葉老先生矣葉公
乃以次鞠躬更揖曰斯當為解老先生乎於是相與

諦視唏噓俱伏堂下聽質蓋當時牽連幾二十人堂
司拷仲吉所繇指使狀仲吉受榜掠無異詞問何人
指使曰某隻身萬里攜孤心以上叩九闕何容別受
他人指使必欲究所為指使者請剖臣肝以獻語聞
上頗心動十二月過請室

十四年辛巳黃子五十有七歲在請室十一月刑部擬議
子乃上疏曰今刑部定臣何罪臣不敢辯亦不敢知
然臣自計生平無門外交游無一介取與鉛槧終年
不知馬足即如丁丑三冬至戊寅七月所進三十六

黃石齋先生年譜

三

卷書皆手勒再易草則臣之不暇朋從可知已十二
月又疏云臣生於海隅輕蹈狂謬然自戊寅降謫而
外未有過犯直以撫臣例薦萬里速杖又以諸臣申
救嚴拷數番事出意表非臣所料憶臣曩昔名對平
臺惶遽之餘進不擇言扞心何極然至於撫賊和戎
之說遺禍蒼生臣猶自悔知之不盡言之無力也臣
通籍二十載歷俸未三年今垂老髯消與囚對泣即
欲洗骨滌髓纂書自贖誰肯信者唯聖王仁閱再加
宥焉疏上謫戍辰陽解公葉公馬公與涂仲吉亦各

分戍於閩於楚於辰州。

十五年壬午黃子五十有八歲春二月出京將適楚取道至大滌至白下買舟將出長沙時江北告警桐院驢然或云南至臨安涉富春沂信州從貴谿西流下臨袁不一千里可至長沙省諸波濤之險先生曰嗚呼子如擇地避險者亦豈遂至此乎四月十五日至西冷與錢去非諸門人入禹航儼青山船入九鎖谿至大滌山講堂諸友先後至剖析鵝鹿疑義復汎濫易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先生曰周濂溪欲結廬溢

按譜內凡以先生稱子者皆改歸畫一蓋筆誤未盡刪也

黃石齋先生年譜

三

江不果謂潘輿嗣曰三十年讀書亦欲一濟蒼生如果不遂與子論道未為晚耳嗚呼司命在天有待而營何者不晚華嶽嵩少俱為豺狼之區而大滌僅存與朱李木主相對僕又當西行賈楊以為顏閔景宋以為游夏不知五百年後誰復念此山如吾之於朱李者六月至九江西林寺定易象正曰及吾在不定此本後世誰復能定之者環報至先生猶以是書未完留滯江渚至江口乃發疏謝病曰臣自去歲臘月解網以來槩於今歲仲春束裝就伍自揣殘年無可

報主得子孫永世禦魍魅保煙嵐足矣酸楚開關躑躅載道至六月始抵九江西望辰陽尚三千里臣以摧殘老病遂至委頓無復生理中夜揮涕謂臣廬墓十餘年乃不死於北寺而終於江楚命也栖栖數月伏枕蕭寺人迹盡絕十月朔日有人從留都來傳聖諭念其清操力學尙堪策勵准赦罪還職臣伏枕墜牀恍惚如夢起設香案匍匐叩頭墮階下念自古人臣未有迂狂賈罪如臣而得起於戍籍者也臣少孤貧長而傭書今以老病一絲未絕臣思漢臣馬援

黃石齋先生年譜

三

病卧土窟中聞鼓角聲曳杖延頸數廢見者哀之又如宋臣范鎮劉安世屬纊之時猶以天下為念今臣未即死而委頓如此智不如葵忠不如曝自古儒臣亦豈有匍匐而就鳩行扶攜以酬馬骨者乎臣幸逢盛世遭明主脫離罪罟下就邱墓擊壤偷餘息幾何惟願陛下力行仁義使流氛早靖宗社奠安臣雖朝夕溢就草露猶與九原父母銜結無窮還至留都聞解學龍葉廷秀諸公尙未免戍復上疏云臣甫離盆盎不敢遽有籲呼然廷秀病極學龍垂老皆以日

按余字疑當
作子

為歲度日如年陛下既以特旨赦臣乞以特恩再沛
臣澤悉赦諸坐臣株連者疏上赦免先生亦以是月
回家何義兆送子至桐君山子乃為文附告朱李二
先生曰並不使桐老嚴陵警吾濡滯也

十六年癸未黃子五十有九歲居北山春三月子擎舟至
蓬萊峽講堂鄒侯山舊稱蓬萊峽余五月十日實始
啟疆乃扶筇上下點定其處令諸友得命意匠焉未
幾復還北山守墓

秋八月朔孝經集傳成子同諸門人就北山草堂具章

黃石齋先生年譜

三

服北面望闕五拜三稽首又向青原公墓前四拜再
稽首乃於堂中置書案上諸門人各受業焉子曰孝
經之書戊寅起草未經進呈乃於九江綜其遺緒以
示同人

冬十月坊記表記集傳成子云宋淳化至道閒嘗以坊
記表記頒賜廷臣今禮經備在學宮而習者沿為曲
臺遺言無繇知為春秋義例之所從出故復略舉大
意使相屬比引伸觸類以究其指歸又云是書起草
於已卯之春中間危孫未及進呈統俟賢達訓討刪

曹公諱廣字
達思

定庶無乖馳焉臘月出江東登逃雨巖陸崖賦詩因
名崖曰捨身崖又曰鳥道

十七年甲申黃子六十歲春正月有在山乞致仕疏略云
臣稟受窮奇沈疴日嘔臣鄉又當寇攘臣托居墓下
寄命松楸一月數驚未有動理臘月臣始決意出山
離墓下至江東已百四十里諸生相持登高臨遠臣
失足顛隕層崖二十餘丈適墜石灰中頂踵幸全而
左腕右足困於庸醫幾成廢疾嗟哉命也臣生逢盛
時位登華貫進多狂瞽則有斧鑕之虞退可棲遲又

黃石齋先生年譜

三

有溝壑之患臣死於溝壑伏於斧鑕則重傷明主之
心斧鑕得生溝壑不死又莫寒孤臣之願所由者持
身不審寡過未能德薄則不佑於鬼神數奇則取憎
於造物雖復招以弓旌寵以綸綍徒足生其災眚覆
其消受也惟冀皇上擴覆載之仁既以特恩起臣於
斧鑕之下再以特恩全臣於溝壑之中臣茹草飯糗
與稚子里婦播大舞地誦德無極臣力疾具疏
春三月庚子明誠堂成司李曹公及諸先生至諸門人
乃侍子謁先聖先賢畢乃請諸公祖父母諸先生交

拜畢乃共更請先生。先生曰：業從諸老先生之後矣。敢辭。諸先生不可。亦皆再拜環揖而入。先生敷長者之席。及諸論聽問之坐。稍後縣開鐘磬琴瑟各一。坐定。講史讀書。凡七條畢。乃講書。以東西問答相起也。問今日明誠二字。的從中庸裡來。是可爲良知王敬別下。鍼藥曰：良知王敬。只是明誠註子。從誠生明。是良知從明歸誠。是王敬。先後賢初無兩路。亦自不用鍼藥。問明誠雖有天人之分。畢竟只是一物。若看爲兩物。則金自不柔。木自不剛。火自不涼。水自不熱。

黃石齋先生年譜

三

卽有氣質如何變化得來。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品物化生。一塊大地。風霆出入。初無土石之隔。豈性命存於形色之中。能有形色之礙耶。曰：天道人道。是人生而上。不須說只說一物。一事先明得。過後信得過。譬如一鏡。先要刮垢磨光。然後隨形映物。到他隨形映物。尚要刮垢磨光。切莫道鏡卽是光。光卽是鏡也。問思誠明善。慎樂循環。決不在愛敬義利。笑夢中閒忙討消息。又不在觀聞斷絕。牆枯壁立。處苦作工夫。畢竟如何。曰：聖人言誠。要與天地合德。

言明要與日月合明。此理實是探討不得。周公於此。仰思顏回於此。竭才難道。仲尼撒手拾得。聖人於此。都有一番嘔心點體工夫。難爲大家誦說耳。做聖賢人不喫便飯。問明明天上。亦有日月星辰。白白江中。亦有波瀾島嶼。孔子生在東魯。再不說蜃氣樓臺。周公治於天中。亦不辯袞影長短。只認他見明。所以信得過。亦由信過。所以見得明。如憑空心硬說。知貫猶望海際。云與天通。泛槎十年。終不到牛女之下也。看來至道待人。只是箇禮。禮自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

黃石齋先生年譜

三

故相生。敦崇遞起。知者百世。不知牆面。周公仰思。仲尼發憤。皆爲此物。留與後人。一再參觀。曰：禮樂只是中和。致中謂禮。致和謂樂。易說大壯。以非禮弗履。說豫。以作樂崇德。兩卦皆雷也。天地作用。雷爲大人身作用。怒爲大風。兩皆生於雷。哀樂皆生於怒。雷從健出。比於禮。雷從順出。比於樂。怒從健出。禮以止之。怒從順出。樂以平之。故先王爲禮樂。以導中和。天地性情。居然可見。地雷曰復。天雷曰無妄。雷地曰豫。雷天曰大壯。禮樂中和。於是見像。而誠明之義。亦盡於此。

講畢先生親饋祭酒畢乃就主人之位酒初巡歌者歌匏葉之詩先生出致詞曰以長者之盛德又無以獻也敢以匏葉先於兔首諸賓拜謝就坐酒六巡歌出車之末一章先生出獻曹公曰以此春日執訛獲醜雖有飛鴉食椹變音況倉庚乎乃皆再拜又歌六月之卒章先生出獻曹公曰吉甫何當張仲爲多矣又皆再拜乃退就位歌者歌南山之全篇先生出獻劉公及沈公曰以父母之光邦家也以父母之德音也南山何足多乎乃皆再拜卒爵馨作就坐歌者歌

黃石齋先生年譜

甲

菁莪之四章酒七巡又歌陞桑之四章及黍苗之五章贊者曰賓主交相獻先生乃出獻賓曰今日喜見君子也小人之於君子猶黍苗之於陰再飲德而已何報之有乃皆再拜酬酢三反乃復位酒再巡講監立於縣開之左誦抑戒之七章講史立於縣右誦賓筵之卒章於是馨作賓起金奏主人送賓先是去歲王春盜賊四起諸弟子勸先生入焦桐山先生以廬舍松楸無復遠理諸避難無下者又望北山爲歸先生以是偃卧諸暴子亦相戒去二十里之外也今春

賊大起先生又以縣岨折屐歸衆愈益懼先生曰無畏吾病養生與吾等病也於是三月諸賊又敗或問先生何以知之先生曰吾得還浦修一日之禮樂則亦天也大與吾禮樂則不與吾干戈吾之與浦豈有二哉諸弟子亦藉是自信也曰凡是黎獻皆游於先生之天先生謝不敢曰吾過矣吾過矣

夏五月子在焦桐山中丞張公諱甘既平漳寇過鄴園諸弟子至者五十三人迎張公入謁先聖賢畢乃於三近堂留中祖道子持尊至前命讀祝曰天贊張公

黃石齋先生年譜

甲

削平漳寇黎民既安克善厥後懋德崇功百祿是受凡我明神悉保護之讀畢再拜各就位弟子講書畢執邊豆陳饋八簋酒七巡歌子奏凱贈言一闕賓出拜致辭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涼德何脩獲此拱璧子舉觴賀曰用如不疑功如不居禹鬲倕鍾湛以詩書交再拜復就位於是賓王舉疇者二子揖張公游於石翁講堂遂別

次日郡司李曹公至鄴山諸弟子維舟蔽江尙未解去因卽三近堂講仲尼好學周公力行伊尹知恥此

三聖人作三近事抽繹酬酢成禮而退曹公復申十
問詳大易剛柔靡激之旨語皆玄遠不能盡錄也

燕翟二月十九日之變至先生乃率諸弟子為位於鄴

園袒髮而哭者三日計大明之歷自洪武戊申迄崇

禎甲申二百七十五年從河圖之數為稼穡末際同

歷西周子於璣象諸書已詳之故曰使詩書無徵則

卜洛為過矣子謂陳卧子云吾處天末無殊聳聳五

月廿七日乃聞神州陸沈開湖血戰此自臣子奸回

陷我君父剖肝瀉髓莫贖其辜故於六月三日追惋

黃石齋先生年譜

望

時事瀝為詩章舐血嚼齒語肩世道非徒山哀浦思

淒焉引歎矣時南都諸臣已擁立福王即皇帝位因

時望會推子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子

聞報乃於夏六月二十有一日發疏疏云臣以去臘

隆雖乞休不獲從諸臣號弓問湖有覲視息無地自

容誠欲亟詣靈武則荒蹇難前竊意今日之事類多

伏莽不設重臣不能復馭蓋以南都定鼎則閩中江

右皆為首藩江右之有虔鎮南撫肇廣西揭汀漳有

事則合三省之師不十日出於鄱陽之外閩中之有

時有疑子不計賊者詩云萬國共傳衣帶詔一人方謂水精詩今請與陳臥子書知燕都之信向未通也即水精亦內亦云誠得并問之內信械同舟府敏之琴則心就進雖扶石以

導渤海助無原以出孟門猶或可為是子之志未嘗須與忘天下也此蜂樹存其詩於此

浦城建陽東連溫處北距玉鉛水陸所湊在於衢州
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亦不十日出於錢塘之外誠以

嶺南之餉濟江右以嶺東之餉濟閩中以兩省之事

權分注贛州衢州則藩屏之義固矣疏上未能見之

施行也有司以朝命敦趣上道而鄴山書舍成

甲申秋九月朔丙戌諸門人從子升與善堂安列聖先

師遂釋奠外祀朱元晦黃直鄉陳安鄉王子合陳剩

夫林白石蔡鶴峰諸先生盟薦致辭曰念茲桑梓為

紫陽過化之邦繁此雲泉亦德星共聚之地百里內

黃石齋先生年譜

望三

有賢人十步閒多芳草先覺之覺後覺文既在茲見

知之知聞知道如有待況斯樂山樂水之致其為分

仁分智之宗爰集十一先生同堂而修盟薦何徒五

百餘歲應運而致威祥後海先河龔陳俎豆師梧友

嶽并藉蘋蘩倘岸谷未更千秋猶為覲面即京原可

作半榻或與明心主人黃某不勝瞻仰之至奠已諸

公祖父母學師長及諸鄉大夫至謁先聖賢畢乃至

講舍序位交拜畢諸弟子遂鳴鼓升樂性堂子敷諸

賓坐講監唱誓戒及弟子職已乃講書問答相起也

講畢啓三聲各陳講義而退。酒五巡。歌者歌小宛四章。繼歌沔水之篇。子出獻諸公。祖曰：越在草莽，庶然肯來，忽覩蓼蕭龍光，有斬狐兔首，乃隲小宛，適征沔水，憂讒得無過乎？賓拜謝。獻酬畢，乃就坐。酒七巡，歌下泉及鶴鳴。子出獻諸父母曰：下泉替而思其隆，所以貴父母孔邇也。諸賓拜謝。於是獻酬如前。復就坐。酒九巡，歌車攻之篇。又繼歌吉日以亂焉。子出獻衆賓。致辭曰：周宣之車攻吉日，備而無患，敢爲諸公頌諸賓復謝。舉觴交再拜。子洗爵亞獻諸先生，亦致

黃石齋先生年譜

四十

辭曰：今日中興，歷合成周，德逾建武，卧東山而起者，君父之義也。痛神州之沈者，詩書之力也。子弟之樂有賢父兄諸先生，亦交再拜。謝曰：中興之日，見此講席，以慰天下蒼生人心之有禮義，干櫓猶大阜之有車馬，蒐獮也。於是王賓酬酢皆三反。酒再巡，告終筵。誦抑戒及賓筵如常儀。斯會諸州太守令君學師長十有一人，薦紳先生十有五人，孝廉二十有四人，茂才三百三十有二人，及子之長公子慶，次公子慶與懿，戚二十有一人，凡三百八十有四人。次日子同諸

按文明夫人傳云子自萬陵歸知國事已去潛刺大明孤臣黃某七字於碑爲門人曰他日以此識吾死

子登黃龍洞。子於是留數歲於山中。

是月十五日，子出山至晉安。忽欲止，蔣公若柳力爲勸，駕乃發。子言曰：始某在白雲庫時，鄉先輩來省，遂有詢及後事者，某心知其故而意殊不然也。憶某數十年前嘗夢身爲宰輔，至南都忽見逼迫令草詔，某流涕號慟，擲筆不肯草，遂折其兩臂。繇此言之，白雲庫豈能死乎哉！然而所上之疏，輒持不下，又聞屢有北行之使，以是常知其難也。故作書與楊機部曰：吾徒頑石，擗骨合藥，無補於天。猶冀後人嗅此藥氣耳。

黃石齋先生年譜

望

子行未至都，晉禮部尚書子卽於衢州上疏請告，不允。時孟冬十月也。乃決意詣都。

宏光元年乙酉，黃子六十有一歲。春正月入都。子於二月疏請奉勅祭禹陵，比抵會稽，致齊七日。夏四月庚申，至禹廟行禮，復疏乞休。初子出都，將至天寧州，爲風驅回泊龍江灣，不得發。時春三月一日也。夜夢高皇帝謂曰：卿竟舍我去耶？子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以是雖乞歸，猶徘徊江渚，未忍遽去。宗伯名出焦桐山，及至禹航山中，聞遂劉念臺先生以謝四鑰子謂門人曰：此自李師道吳元濟所不敢爲者，而今曰

按潞王監國
記侍生下有
子請面謁等
句

黃石齋先生年譜

吳

見之吾何為又出山乎及獻策而後及至夏五月聞
帝不用乃出祭禹陵夢高皇帝名云大駕播遷皇太后至臨安與駕相失首輔馬士英擁
兵西湖則曰聖駕在靖南軍中子乃上奏太后請趨
黔兵至黃得功軍輔翼聖駕又請速召金華江右兵
及閩中潰兵令立功自贖又草諸檄諭于疏請雖切
太后閱然無聞潞藩在浙省已稱監國子再具啟勸
進及上監國事宜凡七條又皆持未下時夏六月潞
藩賜子食命李進高起潛孫元德三內侍侍坐李進
辭以懿駕在內子乃移舟至桐廬忽接檄令所在扶
駕惘疑久之問其材官則曰聖駕乃唐藩非潞藩也
朱大典云唐藩未還封安得至此但以潞藩閉關信
齋度不能修康王故事乃從舟中晤唐藩見所談論
慷慨以恢復自任因同衆交拜約成大業明日遂請
監國至衢州誓衆犒師而潰卒至者不能數千軍容
不立子意欲唐駕駐蹕衢州方可號召二浙聯絡江
右不欲入閩而諸將擁唐駕入閩中關子懼不足係
天下之望也故復啟云職觀天下險絕之處未有甚
於閩中者也自五代以來割據者數王矣卒席煇自

按鄭譜云當
是之時朝廷
草次兵食大
事俱仰給鄭
芝龍降武雖
據空名實為
寄生獨倚黃
子為重黃子
知事不可為
每往見相對
泣下輒請行
遂

黃石齋先生年譜

保為山河所固不能自
謚竊以為欲獎帝室官
者西北立信州之鎮以
海道東北以衢州權為
臺實為犄角以資策應
西北塞五虎杉關以斷
楚東塞溫州諸嶺以防
小關有此四通四塞者
以殿下之才寬仁以為
四塞之宜輕重布之國
唐藩至閩撫臣張肯堂猶
省中閩六月行監國事
往與勳臣不協子乃遣
人迎子於道子入謁乃
朔奉唐王即天子位改
行在凡大小禮節庶務
為少保兼太子太師吏
大學士子每進見輒自

按解守諱立
敬將令諱士
元帝公諱兆
伍王公諱孫
恭

黃石齋先生年譜

吳

署之閒文武爭次子以疏求去云臣以國恥未雪中
夜撫心思聖明垂諭之言一字一淚一血是以奮不
自量務請行邊而旁觀側目姍笑詆譏臣茫然無覺
猶聳馬思鐘啞蟬操琴了不知其意所在嗟乎臣為
高皇之世界未清陛下之大業未遂耳豈衡門之下
不可棲遲乎臣去矣臣不去諸據口實者必不肯奮
臣藉引車之義為推轂之實上慰留再四乃薦蔣德
璟林欲楫及朱繼祚黃斌卿等七人即推用子復繼
請行邊以為光澤崇安浦城政和一帶四關數十徑
曲折數千里臣不可不涉其間是月廿二日朝餞啟
行

秋八月初三日子在延平聞上意決策親征乃上疏諫
止之曰臣聞人心未寧國本未固不可不慎也方今
人情泮渙六師所至雲物景從橋梁舟車次舍饗殽
難為裁也昔漢文帝欲從灊州光武欲征隴蜀親臣
皆欲斷其輶今之危甚於灊州勢艱於隴蜀而羣臣
雍容未有當車止輦者何也疏上乃不果行十一日
信州解太守蔣令君詹公王公俱來請子入信州子

按疏內作復
當還之嶮岫

黃石齋先生年譜

吳

於是決意從中路出會徽州誠以仁義之師堅持不
戰廣布德意以為招徠庶幾大功可成然而無兵無
餉此事決非暴馮之可嘗試故疏云臣今挾三五秀
才欲出豺狼之道未嘗於戶部取食未嘗於兵部取
兵臣事濟則為中外所撓事不濟則為中外所笑笑
之與撓一也而臣猶且為之者臣以高皇八百二十
年之歷有所未罄至愚極昧泆忍於無所逃之下耳
臣庸下已極逃岫岫不得而復逃之行伍逃之行伍
不得復當逃之岫岫惟陛下保重凝旒綴郊圻之行
以養宮闈之福臣執笈前驅稍有端緒陸續奏聞
是月十八日至建陽發陳雄飛一營出關遂有以外交
諸藩飛語聞於上者上即令以來人原書付子蓋子
嘗草代言數十牘與諸藩鎮大臣又自屢屢為書招
征凡發書七十六封上所諭知故忌者因而中之子
乃以疏自明曰臣耕無一畝居無一椽幸以是見憫
於主上允信於親友然不能以是見諒於犬豕豺狼
臣於廿九日退居後堂有人持小書云是舊按臣陸
青源書皇上手折臣錯愕展玩有云閩都立王臣當

元勳臣驚懼欲死念陸青源生平謹慎何至有此臣
行素六十年無險心詖語為凶人所仇無奇功異能
為要人所嫉獨持一片肝腸為高皇列宗與天下黎
庶相對白日耳臣雖庸下亦讀書至老遭逢陛下魚
水相期猶一月之內四疏乞歸何至以元勳微臚為
狹邪所誘若至子弟慕義勤王雖天性使然亦恐臣
孤身隻手陷於絕域每一相見涕泗漣如當二十六
日以前溽暑未收毒水四下臣兵自延過寧渴而谷
飲病者八九一日下操十隊之士呼半不起遂損去

黃石齋先生年譜

辛

健將陳伯興念其雄略十射九破千勦之力盡於盆
水四顧瑾者何能不哀今稍稍平復遂相對強顏勸
臣出關嗚呼此啁哨者亦臣子也豈盡讀書受朝廷
之寵顧而據憤若此今在廷諸臣不滌腸剖胸誓同
將卒分膳共薪而嗚嗚誠望影射沙欲何為者陛
下不屑為宋高宗臣亦不屑為李伯紀取法不高則
庸佞狎來視人太卑則奸豪肆志惟陛下垂察又上
疏曰不文不武為中外所嫚且言臣老四十八歲始
有子今春二月家中舉子呱呱未嘗一視又臣兄道

臣元英按青
原公其碑作
詳士珍號匪
元先生

按疏內作卿
身若髮心
始和

琛年七十七一子一孫皆從臣所父兄聞臣得歸無
不跣足稱慶今復棲遲行間則大小悲零有酒泉玉
門之歎臣老且病遇明時又附鱗翼特達之知何所
取管葛降階而慕之惟陛下下矜憫故臣還山見老兄
稚子勿使徒遭禍敗扞文網為親知所憐而側目所
笑得旨以為朕慮卒然未可成軍何忍魚水重臣子
然令進亂離之地且留彈壓關內出於愛卿之誠適
見卿報募兵已至則朕事託卿身喜卿之進必不欲
卿止矣朕親發袍膳三百兩為卿製寒衣卿身若煖

黃石齋先生年譜

辛

朕始心和於是子即以所賜分給軍士遂於九月十
九日同諸將出關
冬十月朔至廣信聞徽州九月廿三日已破相距七日
耳子即遣將守馬鈴嶺嶺高極天為江南腰脊下嶺
不百里即徽州矣時廣信諸紳弁共請子入城而城
內居民亦已蕩析離窳公儲私積俱盡子倦然曰古
人有作內政寄軍令者吾今且以王道寓兵機乃下
令行養老之政凡民年七十以上者予以金帛酒肉
又明日出示考校子弟於是老幼咸集而壯者不召

自歸矣。遂更申在泮獻誠之義。講學於明倫堂。諸鄉紳子弟皆已畢至。樂助軍需。免致催科之擾。諸人咸願樂輸。軍賴以濟。又勸令自募鄉兵。固圍翼。助王師。給以閩劄。而信州鄉紳詹兆恆。俞益華。次及金華鄭守書。常山呂繼望。東鄉張受祿等。諸募義從軍者。幾及萬人。軍聲頗振。子卽於是月初九日。分遣諸將一出撫州。一出婺源。一出休寧。而出婺源者。黃奇壽有牛頭嶺之捷。時久陰積雨。參將黃奇壽監紀許應慶等。冒雨從八都至牛頭嶺下。雨稍霽。傳有騎千餘至。

黃石齋先生年譜

五十二

許應慶等據河爲守。黃奇壽盡銳過河。遇百餘人。兇醜特甚。持鐵骨朵格鬪良久。奇壽師且却。許應慶黃家徵等。全營馳至。兩營合堵。掩殺四十一人。奪獲大旗金印馬三匹。器械四十具。帽甲三十件。子一一驗視。復列外庭。與衆同觀。當初令兩路分進。子心愛之。以大易筮。得大畜之六五。又以焦易筮。得小過之體卦。曰。初雖驚惶。後反無傷。旣而破敵。於是子疏請優獎。以爲將士勸。又身至八都視師。更上疏曰。臣已遣五營將士出婺源。臣亦尅日再率四部資其後。躡步

黃子年譜

擔米糧以佐饗。旣如使邪黠之卒。可再鼓。休婺之士。可再收。則臣當大集義旅。震號於牛首石頭之上。如猶是泛泛。臣將循東山建德。與鄭二俊。吳應箕之師。合覓江西星子之船。循流東下。萬不可復。亦中道自廢。臣必不使食言。失信於天下。有旨便宜而行。朕不中制。子乃自八都復還廣信。調發兵食。以爲前軍策。應不能不有感於事機之屢變。而危疆之難防也。上疏曰。臣前陛辭時。稱便宜行事。不以兵車。臣實愚昧。以高皇在天。陛下御乾。同仇之詩。聊與衆共誦之耳。

黃石齋先生年譜

五十三

非謂臣能空手足。食而足兵也。自臣爲此言。而怨謗查至。阻節橫生。炎涼旣分。肘踵盡見。以四千之卒。給三月之餉。而臣之心血皮骨。消磨俱盡矣。臣如一貧兒。割股療親。東鄰乞湯。西鄰乞肉。此股之肉。存者幾何。臣今存兵不過四營。一千五百二十馬。不過十匹。無高國之鼓。九合之助。而欲以樽俎仁義。坐收其功。真爲韋附君子之所齒冷也。陛下注念危疆。宜於風力能臣速擇一人總督。或卽以信撫徐世蔭。布政徐應秋。因其地望。聯絡較易。速出上江。接理軍務。無徒

四四三

悠忽為國家羞。又疏舉趙士超、俞墨華、徐敬時、徐宇遠等九人，請受職立功。冬十月廿八日，奉旨所薦舉俱聽軍前効用。惟廣信要地，撫臣徐世蔭着嚴防守，不便輕移。時諸將業前受命出師，又有牛頭嶺之捷，乘勢趨婺源，臨河而陣，子亦遣監紀王綱先約海口。劉授參將董壽庚等率鄉眾八百餘人，豫為接應。又約婺源舊副總游麟等率義勇百餘人佐之。自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屢次掠陣，擒獲相當。至二十三日，日合戰，游擊李芬當先發統殺一將，董壽庚及余勳

黃石齋先生年譜

五十四

各斬一將，翁良松、李純各射殺一將，李純亦被射落。其二齒猶奮前不顧，諸亂民大鼓譟，延寧諸新募者皆不習為鐵騎，所躡參將王加封手殺數十人乃死。游擊李忠遠被鎗登山為所得，凡奔陷將士無名目者二十餘人，所殺敵可八九十人，獲馬八匹。冬十一月，子在廣信，聞休葵一師俱潰，方招集逃散，名募鄉眾以圖再舉。未幾而收復撫州之師，又潰。子乃上考核諸路將領及請贈卹疏云：臣以十月初九日出師討休葵，申勅將士謂師寡切不宜分，當併力一

路。先至婺源，因其糧食，率其鄉眾以靜制動。俟五營皆至，然後角逐。而時值天陰，連雨十數日，陳雄飛賴履葵一營徑東往玉山，出馬鈴嶺以趨休寧。黃奇壽應天祥一營又從八都出牛頭嶺，尋婺源之路。李瑛一營又出童家坊，以攻婺源之東。臣見報知其離軍單弱，為憂悶不食。一日發四箭，越其合營而東西異路，相去百餘里，嶺高谿深，卒不可合。黃奇壽有牛頭嶺之捷，諸將益自便，閒道獨出。十月二十二日，應天祥之營先挫於婺源城下，時約二十八日齊舉，而應

黃石齋先生年譜

五十五

天祥以先發故敗。臣再發箭，越李瑛與奇壽合營，堅謂不可。李瑛一營又敗。黃奇壽在海口亦為所襲，亦損十餘人。是婺源之師也。又當冬至，諸將士宴會，休寧婺源各以是日發騎卒至。出休寧者有三百餘騎，屢趨陳雄飛，雄飛不下關。遣參將應士瑛等將二百人應之，已斬首二十七級。自謂無害。俄而騎兵大至，屯於高偃橋前後路絕。諸將各力鬪以死。是休寧之師也。至於湖東之師，漸出瑞洪。臣以二營千二百人濟之，亦復分路。兵士又潰。臣見李晟毋出師，不自為

意使諸將各自搏戰。以此不甚。聖諸將士唯敵是求。傷哉。邇年用兵以來。肯用命斃於鋒鏑。以寡搏衆之。死靡他。惟諸將士耳。臣非厚福。重祿。使諸子弟捐軀。圖報。而執筆以鞭其後。臣實不仁。且均一冬至。前後數日。而陳雄飛之師。隕於白磔。李英之師。斃於九都。陳學鵬之師。挫於瑞洪。臣之調度無能。亦可見矣。儒生守懦。終無武人之貞。又歲月趨人。物力已絀。蝦蟆審視。雖跳不遠。乞蚤正李英。陳雄飛。應天祥之罪。以謝死者。蚤蚤正臣之罪。以謝三弁。卽照例與王加封。

黃石齋先生年譜

庚

等十人贈卹。以爲志士捐軀報國之勸。他如胡海定。汪自強等。皆練鄉勇爲王師策應。或亡或執。各不屈。無降者。俟詳確。嗣請疏上。而旨未下。子又念休歛之。閒若許。遂汪涑楊新之徒。及陳雄飛白磔之師。總兵方機沙溪之師。合可三四千人。誠得諸師直驅。撥寧。堅持不鬪。觀變而動。事猶可爲也。而四顧前後。將遂顛路。欲自貶以激勵諸將士。隨有疏云。臣以孤掌。縣軍單露。白體具見。此徒爲人所蹈。藉廢敗而反耳。里人有病舍蹇馬者。降而自走。不十里困矣。蹇馬仰天。

黃子年譜

而笑。臣今爲蹇馬所笑也。臣猶欲以蛭。頤。螳。臂。伸。大。義。於。天。下。臣。兩。路。兵。以。數。少。道。分。俱。於。六。日。報。報。臣。請。爲。諸。將。士。受。過。席。蒙。褻。職。以。待。斧。鉞。

是時諸路潰亂。突騎四逼。不特士氣不堪。再鼓而信州亦無固志矣。子於是終悼其功之不成也。又上疏云。臣今年六十有一。才能智勇。不如中人。而自請行邊。拮据關外。譬之雞然。風雨如晦。鳴聲不已。卽有不寤之人。起而刀俎之。亦無可奈何而已。臣少而學道。於物無競。所以荏苒。唯曉。瘁。毛。鍛。羽。爲。朝。廷。守。一。日。之。

黃石齋先生年譜

庚

藩籬。非曰能之。亦各其義耳。今敵之來日迫。衆之附者。日以攜志。蠢冥何知。唯利是視。貪生怖死。則前後異致。信州閭巷。雞犬方集。今復翻然欲舍而去矣。徽州人來者。或云海口。煖水。焚掠殆盡。煖水距信州百餘里。臣師守海口。退屯八都者。千五百人。其東出馬鈴者。七百餘人。又千二百西去。饒撫馳收未回。所餘帳下千二百人而已。臣自八月以來。所東。西。台。寧。之。變。西。消。金。賊。之。孽。精。力。疲。於。文。告。歲。月。馳。於。期。會。未。有一智一謀。佐於其內。一臂一力。助於其外。空以老。

四四五

疲一意報王。今事勢甚急。可亟命方國安。以萬眾搗
徽州。乘其西馳。可以破敵。即不然。亦可解信州之危。
成牽制之功。為此哀懇。以聞得旨。著方國安從嚴鄭
鴻達。從馬金兩路。以牽其勢。然而諸路之師。竟無一
出者。子不得已。召諸將計曰。敵雖眾。盡虛聲耳。倘延
至春仲。弓弛馬懈。破敵必矣。今數千卒。即乏糧。可奈
何。與其却還潰散。無以報朝廷。不如一戰決也。吾計
不再出矣。因相持泣下。乃以臘月之六日。復自廣信
進攻婺源。至童家坊。又聞樂平已破。凡弋貴。永鉛諸

黃石齋先生年譜

庚

縣所募二千餘人。皆不至。而信州守臣及諸鄉紳亦
致書迓先生歸。先生以成師而出。義不反顧。且前且
却。徒惑軍心。併置廣信兵不問。獨與閩士及樂平德
興二縣鄉勇千餘人。鼓行而前。而餽餉不繼。僅有三
百人。十日之糧耳。乃令許應夢等往催樂德二縣餉。
皆未及。至二十有四日。子自新建至壹都。距婺城十
餘里。而軍子是夜得夢甚惡。旦起為文。以禱。命具牲
糈。未及禱。而突騎至矣。子策馬前進。中書賴繼謹。執
令箭督眾鏖戰。攻殺十餘人。奪獲馬匹。子疑為誘騎。

考文章節義
傳云時大帥
經略乃子同
年且同鄉夜
分微服持名
帖過招子子
愕然大恸口
吾友死封疆
久矣何物用
輩劫汚清名
始慙而退今
其人身列武
臣傳中蓋猶
相去奚啻霄
壤

傳令勿逐。參將高萬榮不受節度。謂兵法乘高者勝。
遽引兵登山。而敵騎已從閒道山行。抄我陣後。軍士
遇之皆奔。黃肅倪彪等望見。以為師却矣。亦遁。子獨
引中軍營。札守不動。乃以所佩招征印。及帝賚良弼
印。付中書陳駿音。令疾馳還曰。脫有不虞。國印不可
失也。幸善護之。時惟樂平將士翼衛先生。先生執手
一呼。爭為奪發。而飛鏃兩集。塵沙被面。樂平將士勢
孤不支。退就中軍。而退不可止。遂大潰。路塞馬不得
行。子及諸同人。俱為所獲。乃更以輿擁子至婺源。又

黃石齋先生年譜

庚

具席奉子。子罵不食。諸被執者皆涕洟飲泣。不能仰
視。繼謹獨從容飲。噉自若。曰。師存與存。師亡與亡。從
師以死。幸矣。何噓唏滄泣為。繼謹者字敬孺。漳之平
和諸生也。慷慨多大節。在建陽時。勸子駐師關中。子
弗是也。故孺悲曰。事未可知。吾唯師是依。誓不歸矣。
然聞子自推年。歷至六十二歲止。而不推子能明國
祚之脩短。豈不能知身歷之延促。故謂子不愛其身。
以愛國家者。非也。子蓋一念而窮數千載矣。顧細維
鴻濛以來。便有昏曉。然昏曉屬天。易昏曉從人。難已

一
丁
升
貴
參
日
車
全
書
第
30
版
反
內

按鄭譜云隆武二年丙戌黃子六十有二歲陳本有二日以下宜依鄭白述本另譜以符黃子有推年歷至六十二歲止之數莊譜與洪譜同蔡春洛字時培子內弟也

乃即杜詩陰陽割昏曉之句。摘詩八章。詳剖舊史。其第七章曰。傾危世事廿年中。曾夢高皇與二宗。勝負當頭應有數。去留舍我更何從。所云夢高皇者。即前龍江阻風有卿舍我去之語。故子又識曰。不圖今日舍身於此也。二宗者。謂文皇神宗也。按子以天啟甲子散館。夢神宗名謂曰。汝欲勝人道。在白勝。又以崇禎內子入都。夢文皇名至牀前。屈指者再云。三九四七。誠如所言。蓋指易象中命歷也。子身致玄感如此。久已在帝左右矣。而是時羈留婺源。七日不食。於是

黃石齋先生年譜

本

有過言。自悼。造怨諸詩。迫發婺源。復進水漿。又夢道中。勅石曰。夷猶吾行兮。於是有夷猶之詩。夷猶者。言進退由人。不得自持也。正月十二日。至新安西橋。見演燈甚盛。為魚龍百戲。羣趨帳下。又念世事不競。遂使民情至此。翌日遂絕粒。適繼謹附書回家。請以兄子為嗣。子不復為書。第題其後曰。蹈仁不死。履險如夷。有限自天。舍命不渝。子蓋奉天而行者也。而當時與難者。自賴。繼謹而外。有中書蔡春溶。龍溪人。司馬趙士超。字淵卿。侯官人。別駕毛玉潔。字玄水。廬州六

按何義兆麟書紀略作三月十五日黃梨洲明儒學案作三月七日與明史及諸家傳誌不符求如何據

傳譜云時懷陵故相為子紀傳不敘始末長故備有恥心之存也

合人。四子朝夕相持。彌月矣。至十四日。到留都。始別幽子。禁城中。而以四子分羈他所。子即潛焉。有懷無從。寄問矣。於是。有待命歸。鑿諸作待命。猶延頸也。歸。歸就。鑿鼓也。各為詩八章。及既繫。膳監而左右。乃又時時折玉梅。為供。令人弄胡琴。以娛子。子益悲憤。為詩曰。馬頭寧得有蛾眉。老大明妃出塞時。自付飄零。看墜葉。御溝芳草未應知。子不食於茲。十有四日矣。或疑其死也。乃又不死。因復為詩。以寄四子。然亦無從必其達否。聊以不意耳。至廿九日。不死。更進水

黃石齋先生年譜

本

漿。二月九日。又為子誕辰。乃作高里十章。以自弔。又有疑絕八章。思在黃海。六章。自識云。防風雖倒。猶留一節。以問尼父。自是潦倒餘生。不能執筆也。遂以三月五日。完節於金陵之曹街。兀立不仆。已更提四子赴他市。而趙士超過曹街。趨抱子之首於懷。慟哭曰。師乎。魂其少。須吾即來矣。四子遂同日就義。嗚呼。益不獨二百七十餘年之綱常。肩自一人。抑且三千年來之師弟。於茲。僅視者。也是日也。留都書。職聞者。莫不流涕。計至上為震悼。罷朝。子自天啟壬戌。登第甲

文明夫人傳
三長公應子
次公應子又
同日死於兵
三應子早世
惟應子與慶
子之孫存
天之降裁於
忠烈人也如
此按應子即
子平先生也
後諸門人脩
年譜收遺文
子平先生實
與有力焉

按本傳先是

門人陸晉瞻
台歲以千金
奉于黃髮合
遺蛇權棺鍾
陵四生與馬
後迎子櫻歸
北山四生亦
同時從葬墳
皆左侍師第
就義之歲今
古罕倫
按今益忠端
即縣尊祠道
先五年崇祀
東廡配享
廟廷

子授翰林院編修崇禎朝晉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
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纂脩實錄宏光
朝陞禮部尚書隆武元年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守正
文臣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
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至是議贈子為文明伯諡
忠烈賜祭妻封一品夫人子有四子長日子中授錦
衣衛指揮次日子成錦衣衛正千戶俱世襲三日子
和尚寶司丞四日子平中書舍人令有司立一廟於
福京天興府曰閔中樹中興大忠坊立一廟於漳所

黃石齋先生年譜 奎

居鄉日報忠樹中興蓋輔坊春秋致祭庚寅之歲子
之門人以夏四月七日崇祀子於三近堂而子之長
公復偕同人趙之璧在留都招子之魂遂以是歲秋
九月十五日回至鄴山蓋即子甲申歲出山之日也
諸弟子乃留子之魂於鄴山為位而哭奠者三朝夕
至十九日發紼廿一日奉旅櫬歸於北山冬十一月
廿三日殯於先人之墓側嗚呼痛哉泣然執筆聊述
所聞百世以俟君子

黃子年譜終 後學龍溪林廣穫重校

書後贅語

黃子年譜漳上舊刻莊子鶴先生本行世已久近省垣又
重刻之以冠全集卷首而洪石秋鄭白麓二先生本
世不多見道先甲辰懿戚會君省借家弟廣邁得洪
譜鈔本亟梓而行之屬穫校字獲乃颺言曰淵哉是
書也莊譜博而繁鄭譜核而簡惟是為醞懿高古發
皇 黃子之蘊也傳誌稱先生與其尊人皆漳海高
足弟子 黃子嘗為之序言曰余起海濱自為易象
正孝經大傳以來天下高賢未有能明是說洞達如
黃石齋先生年譜 奎

洪圖者則先生淵源大旨可知矣顧是譜義例未盡
歸一又偶有脫落戊申丙戌二年附記於丁未乙酉
之後未合易紀傳為編年體製豈世無刊本傳鈔日
久沿誤而然耶抑當時文網猶嚴有不盡言盡意之
旨耶今從原鈔舊本付刻以昭敬慎之意而莊鄭二
譜及羣書所載有足相發明者與會君商榷得若干
條附贅簡首極知僭逾無所逃罪然於先生年譜之
義或不至有所謬盍云後學龍溪林廣穫

忠節吳次尾先生年譜

附遺事

忠節吳次尾先生年譜

皖南

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先生

是年九月十一日先生生于貴池縣之興孝鄉

按劉徵君城撰先生本傳不詳其生卒之年月今攷

先生抗節于順治乙酉其絕命句云半世文章百世

人則先生正命時年踰五十也再檢樓山堂集第二

十卷禿筆賦自序云予春秋三十族子諸文學觴之

既醉卧齋中欲起而攬筆撰文顧跡其家則已禿矣

感為之賦遇注遇為先生之族子見集中是年為天啟癸亥以此

次尾先生年譜

上推則先生實生于萬曆甲午也又二十五卷九月

十一日生長七律首二句云嗟我虛生忽此辰每逢

初度感風塵又先生誕生月日之宦證然則先生正

命時蓋五十二歲矣先生之考妣名氏皆不著本傳

但云父某隱者家世習儒證之先生集中及自撰畱

都見聞錄未冠而孤事太夫人最久詳夫人姓李氏

為同邑李首川先生之女集中有祭外甥李首川先

生文蓋先生之師也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先生十六歲

始應童子試于南直隸之句容不售歸

按明史選舉職官志南畿始設提學一員兼轄上下江十四郡萬厯癸丑始分上下江增設南畿提學一員時先生應臺試於句容蓋未分以前也證之留都見聞錄科舉條下言予往見金陵瑣事載萬厯科場事至己酉而止蓋是時予亦以童子應考句容矣是為先生應試之始

萬厯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十八歲

丁太公艱

按先生少孤太公之卒當在是年證之留都錄中自言壬子守制據科場而言言是年正在制中

次尾先生年譜

集中先生以癸丑入學則丁外艱當在是年

萬厯四十年壬子先生十九歲

是年先生以守制在家未預臺試

萬厯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二十歲

是年上江分設提學先生應池郡臺試補博士弟子

按是年分設上江提學則臺試在池陽郡中

先生應試不復至句容矣先生之門人劉輿父序樓

山集言吾師崛起秋浦年二十抗顏高論闕者無智

愚皆舌橋而不能下又證之留都錄自言乙卯至京

而未入場則先生補博士弟子當在乙卯之前又證

之集中三十初度禿筆賦云三上不行十年未字三上者連乙卯數之十年則正統先生二十補博士弟子之在證

萬厯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三十二歲

始至金陵赴南都試未入場而歸

按先生既補諸生例赴南都試證之留都錄中蓋至金陵而未入場也明代科舉之制每鄉試中額一名

以科舉三十名為率中間或增或減錄送之數多寡

不一先生是年至南京已奉錄送而不入場者或以

疾或以事不可攻也又留都錄言乙卯始分上下江

次尾先生年譜

者據科場言之蓋大比之年兩江督學共集南都也

提學之分實始於癸丑詳上

是年夏挺擊案發先生以七月在南京聞同鄉御史劉

光復以殿對失旨下獄初以為一篇絕好文字繼聞其

與王之案為難長安有以奇貨元功抹殺忠臣義士之

謠心竊薄之

按此見留都見聞錄及東林本末中

萬厯四十五年丁巳先生二十四歲

是年黨人借京察以攻東林且為挺擊樹賊王之王案

等東林門戶之禍實始于此

按丁巳京察具詳東林本末中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先生二十五歲

至金陵始應試榜揭不第歸益厲志于學

按留都錄言是科以主考失期初九日始入闈又自

言戊午至己卯麻場屋者凡八次此為先生應試南

都之始神宗崩在後年萬曆科場止此故集中己卯

述歸賦云惟神皇之季麻兮予捧檄而觀棘又云遠

一試而輒靡兮蹇予放乎中流又云次家舍而交承

樹藉兮父老告予以盛年皆指是年初試事也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先生二十七歲

次尾先生年譜

是年神宗崩光宗嗣位詔以明年為泰昌元年踰月光

宗崩熹宗嗣位詔自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

按集中甲忠賦云鼎湖再泣皇冲深拱蓋熹宗時方

十六歲也紅丸移宮之案皆在是年

熹宗天啟元年辛酉先生二十八歲

再試南都不第作吁嗟行

按留都錄言辛酉程文墨卷無一可傳以至考司房

知文者不能一二也又言是科關節較前科更甚夜

是科主應天試者黃立極黃備炳皆奄黨也立極旋

入閣後隸逆案備炳貌猶甚時有虛祀之號見兩朝

剝復錄

又集中己卯述歸賦云予志道而遭下兮奄再試焉

猶不振又七言古吁嗟行云吁嗟我生二十餘學書

學劍空踟躕前年上策不得報今年流落復如初皆

指是年報罷事也

天啟二年壬戌先生二十九歲

正月

大清兵攻廣甯陷之熊廷弼王化貞俱論逮

按集中有聞敗七絕五首其二首云將軍灞上笑秦

楊又見與戶督府王言是役之敗罪在化貞也四首

次尾先生年譜

云可憐門戶能傾國穎上中樞已待邊自注時熊王

守王主戰本兵張鶴鳴則右王也攷廷弼前代楊錦

經畧遼東為黨人構退去年遼陽陷袁應泰死之乃

復起廷弼為經畧本兵張鶴鳴銜之乃愆患巡撫王

化貞分其權時廷弼主守駐間陽王化貞主戰駐廣

甯是年正月化貞敗于廣甯廷弼退守入山海關遂

俱被逮一時絕撫不和皆從門戶起見詩中云云證

之明史及計氏北畧皆是年事也

天啟三年癸亥先生三十歲

九月十一日先生三十初度族子諸文學觴之先生因

著禿筆賦

十月先生至池陽郡中見賣樞者大如斗索價甚昂先生欲歸奉太夫人語僕如其價予之賣者聞而感焉奉五福寘錢去先生命僕追償之相讓久而後僅取其值之半先生異之因作賣樞說其年月皆具說中

天啟四年甲子先生三十一歲

七月至金陵三應南都試不第時楊忠烈公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傳入南中家鈔戶誦頓覺忠義之氣鼓暢一時

次尾先生年誌

六

按忠烈公以是年六月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先生七月至金陵得見之語具留都錄是科主應天試者李標姜逢元楊揭金壇周鑑舉首皆見錄中

又按高邑趙忠毅公以吏尚王癸亥察典盡黜黨人是年之春吏科都給事中缺阮大鍼次當遷高邑謂其輕躁不可任謀于應山梁溪卒轉魏大中大鍼憤甚乃附忠賢與奄黨為死友值忠賢進香涿州遂有叩馬獻策之事東林諸君子之絕大鍼自此始

天啟五年乙丑先生三十二歲

是年汪文言之獄起楊左諸君子竝下獄死熊廷弼亦論棄市

按集中有弔忠賦皆紀奄難事又詳具東林本末及兩朝剝復錄中

天啟六年丙寅先生三十三歲

是年秋冬間游中州訪王乾純先生于汝甯署中遂留度歲

按乾純先生者先生之同里時為汝甯太守先生訪之故有中州之行證之集中有渡江五言律自注往河南作又證之丁卯歸過真陽驛致乾純先生書言去冬過真息三縣即指是年然則出門渡江當在秋冬間集中有六安道中亳州道中固始境上諸作皆

次尾先生年誌

七

往河南取道也過光州訪州牧吳君留數日集中有光州公廨詠林亭竹石七言律其證也至汝甯館于府廨集中有咏蠟梅七律自注王汝甯衙舍又汝甯咏雪用蘇長公韻七律二首是年冬間作也又有汝甯念老母五律自注是日立春以明麻推之是年置閏立春當在十二月則亦是年之冬也又有除夕憶諸同好自注汝甯署中凡此皆先生在汝甯度歲之確證

又集中七言律有和方李兩御史就逮題滕陽驛壁詩二首蓋李達自燕中歸所傳先生讀之愴然感而

八尾先生年譜

和之檢集中復方孩未先生書言丙寅有自滕陽驛
來者傳執事赴速別子詩且悲且和云云證之此詩
其為是年河南道中作明矣孩未先生名震孺李即
仲達先生應昇也以時事放之方之被逮先李一年
蓋方先過滕陽驛題詩在壁而李繼之先生和作自
注云方訣子李思親證之詩中第一首云舊年聞詔
已吞聲蓋指方也二章云莫以傷我可廢篇蓋指李
也攷仲達先生之詩載之黃氏碧血錄者有書滕陽
驛壁方壽州詩後絕句云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為高
堂步步思正與先生詩注各惟先生所和是此言律
似仲達別有思親之作而錄中遺之今證以先生和
作疑二首皆用元韻也

天啟七年丁卯先生三十四歲
歸自汝甯與王乾純先生之二公子同行秋至金陵四
應南都試不第
是年八月熹宗崩莊烈帝嗣位
按先生自汝甯歸當在是年之春汝甯二公子同行
則先生過真陽驛致乾純先生書可證也書中注丁
卯言過真陽驛見真息一帶田皆荒蕪不治詢之父
老云為差役糧派所苦率奔產遷去又言百姓愁怨

次尾先生年譜

地方官無過而問者先生與二公子聞之相與涕下
書中云云益欲太守之履念民瘼以蘇重困也
先生不第歸檢昔年制藝感知己之未可多得因有
兩明府咏兩明府者梁公 王公 蔡公皆評先生
制義而賞識期許者詳見先生詩序中又已卯述歸
賦云閱子卯四禩之顛覆今何名位得失之足為有
無又云耻反志以干進兮信被褐之可娛蓋謂甲子
丁卯二科也按科舉文字之厄無踰二科甲子試官
以試錄論策觸瑞忌凡論處者八人舉人等皆罰科
途革程文不用是科則奄黨鑽營試差關節賄賂公
行時則崔呈秀之子捷于北周應秋之子捷于南時
稱穠榜故先生以不第為幸也又留都錄中言是年
監生樊元修首請建瑞祠浙之人大半和之主應天
試者陳其慶張士範時瑞孽方封甯國公因以萬國
咸甯命經題士子為之咋舌後事發與司房之岑之
豹等皆入逆案
又集中有聞報七律二首報莊烈嗣位也首律云聞
說真人自代來七年日月幸重開趙高已失秦庭馬
董卓難封郡鳩財蓋是時逆奄已得罪其黨皆次第
論處故特慶幸之次律云滿地冠裳共祝年嵩呼猶

幸未盈于那知殿閣會三震遂有龍飛自九淵先生
竝自記于剝復錄野臣論中以誌一時快事

莊烈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三十五歲

是年爰東張天如吉士傳與同里受先大令采始倡復
社之會蘇松名士楊解元廷樞夏考功允陳黃門子
龍皆附之江以上則先生及劉伯宗徵君城預焉一時
有小東林之目

按莊烈改元窮治奄黨贈卹同難忠臣一時東林桴
鼓復盛据明史張溥傳及吳梅村復社紀事皆言起
于崇禎建元之初而劉伯宗撰先生本傳言崇禎初

次尾先生年譜

元三吳中倡為復社才十餘人耳不佞城與次尾實
共之冒公子序亦云大江以上為吳樓山劉伯宗大
江以下為楊維斗張天如然則此十餘人者皆執牛
耳主壇坫為東林之中興先生其一也先生是時未
至吳中而聲氣之通若合符節迨庚午金陵大會復
社之名遂聞于朝野間烏程構衅實始于此

崇禎二年己巳先生三十六歲

三月欽定逆案示天下先生著兩朝剝復錄叙至南北
二京察止蓋二察即逆案之張本也
按二察皆以除逆黨為主北察主自王永光猶有所

庇惟南察則鄭三俊方以南戶部攝吏部事而陳于
廷時亦起為南總憲二公同心定案皆于察前先劾
故先生謂其以霹靂手而操風雷之筆為南察數十
年所未有按家宰建德人先生推為同鄉前輩而總
憲乃定生公子之父於先生為父執疑一時月且之
評待先生而定者居多剝復錄終于京察者以逆案
頒行故也

是年冬

大清兵薄都城遼督袁崇煥率甯錦兵入衛帝召見咨以
戰守策未幾下之詔獄先生有出塞五古詠其事

次尾先生年譜

按崇煥之得罪以朝士謀翻逆案也初土召錢龍錫
入閣時定逆案多出自龍錫更定黨人銜之迨崇煥
殺毛文龍遂謂其謀通和議懼文龍梗之又謂其與
龍錫有成言迨

大兵薄城下朝野洶二僉言崇煥將引敵齊和以為城
下之盟值我

大清設間縱所獲之明宦官歸證其事帝益信之遂于
十二月下崇煥詔獄先生出塞之四章云縋城召元
戎夜半谷籌畫賂敵良非虛危矣處堂雀蓋襄愍之
通和議百喙同聲故先生亦不能無疑而度其必不

免也又集中憫亂賦云己巳之怯捍禦卽是年冬間事

崇禎三年庚午先生三十七歲

是秋五應南都試不第大會復社之士張溥等于金陵

又與同里劉伯宗始舉國門廣業之社

按戊辰以來先生未嘗東游據集中東游始于辛未壇坫之盟

實始于是年解試之役據杜九高社事本末言婁東

聲氣至辛未益廣則是年白下之會啟之也留都錄

云是科主試為姜公曰廣陳公演司房亦多人號

稱得士榜首為楊廷樞一時士論咸服記聞後予輩

次尾先生年譜

同社三十餘人數為高會張溥語予曰今年十舉其

七猶為缺事然已十舉其三矣如辛未吳會元偉業

楊太史廷麟陳司理子龍王吏部重吳大令繼善錢

兵部位坤吳刑部克孝而許元溥鄭敷教陸坦李憲

吳應荀等皆是年所舉士也按張天如亦以是年中

式辛未捷南宮錄中前已及之證之梅村復社紀事

言三年庚午省試胥會于金陵江淮宜歛之士咸在

主江南試為江西姜燕及先生榜揭維斗哀然舉首

自先生以下先生請張溥也梅村之師若曰子及偉業輩凡一二

十人吳江吳來之昌時亦預焉稱得士又云四年辛

未偉業舉禮部第一先生選庶吉士凡此所記皆與先生錄中合然則是科得人之盛而復社之名亦以之大著惟先生是科仍不預則亦十舉其三之闕事也

社事之設于金陵者曰國門廣業廣業者南國子監

六堂之一也明制積分之法皆自廣業遞升至率性

始試以文學經義一歲積至入分者貢入京師遂為

出身茲仕之始每大比之年諸生論文考裁率萃處

廣業堂中是年合十百人為雅集主之者為劉伯宗

及蕪湖沈崑銅士柱等並約以自後三年一舉行更

次尾先生年譜

番主會以上具見集中國門廣業社序

八月袁崇煥論磔先生有悲東莞之作

按襄愍之死語見南雷錄相國碑中詭譎竟路皆以為主和之

戎首直至我朝定鼎露布昭雪南都始賜卹諡

南雷預聞其本末故所撰機山神道碑與明史合先

生固不知也然其悲東莞詩云卽今跋扈將軍死上

國何人更口口又集中閔亂賦云悲銜刀于東莞其

感慨獨深矣又按明史本傳崇煥東莞人許氏北畧

以為梧州府藤縣人今以先生集中之詩賦證之計

氏殆失攷也

崇禎四年辛未先生三十八歲

東游吳越間有詩曰前東游草已佚

按先生東游以集中攷之實始于是年据新建蘇桓序先生後東游草蓋甲戌作也序言歲在辛未次尾游吳越先有詩行世以此證先生是年所作當為前東游草也先生自預復社之會屢作東游集中可攷者凡四是年一也辛未二也丁丑三也戊寅四也惟戊寅之游至無錫宜興即溯流由鎮江金陵歸未嘗至蘇浙也東游之詩今皆散入古今體中其最可攷者惟丁丑戊寅兩年編次井然證之時事亦合若丙

次尾先生年譜

丙

子以前大都甲戌之作蘇序所謂後東游草者亦經先生手定存者無多若是年東游疑佚之矣知者集中有辛巳過當塗贈吳令君云十載來青山驅車恐不速是十年前在當塗正是年辛未也又郎中大雪首二句云作客難逢三日雪辛未于今已十年此詩自序予往年有詠雪詩今更作詩志喜以此推之云往年者即指十年前之辛未也又集中辛巳詠雪再用東坡韻自注十年以來會三和此韻汝甯府齋及上河客舍在上河者四首已失原草其詩云十年逸句還來夢則正指辛未上河之草又自上河至當塗

北風半日可到則當塗詠雪同在辛未明矣凡此等詩集中皆不見必同入前東游草中而竝佚之也

又按集中有江南弭盜賊議江南平物價議見弟十二卷又上郡守孫公論考童生薦名書見十三卷又小試單騎詣敵論見七卷以上諸作集中皆注辛未中間所論皆崇禎初間事蓋流寇自北而南江北遂受蹂躪先生是年所作皆先憂之論明者見危于無形何況其幾之已兆也

崇禎五年壬申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儀部主事周鑣疏論不當寵任奄宦罷斥言官上

次尾先生年譜

壬

怒遂削籍歸隱茅山先生聞而壯之遂定心交

按雷都錄謂仲馭既歸授徒明道論者以為前有顧涇陽後有周仲馭云二自此薦紳之主社事者推鑣為首其後卒罹馬阮之禍見集中祭周仲馭文

崇禎六年癸酉先生四十歲

夏應南都試至金陵再舉國門廣業之社與如臯冒公

子襄定交秋謁陳少保于延于省寓定生公子父也凡

六試不第歸以是年冬丁太夫人憂

按冒公子以是年定交于先生見冒氏樓山序再舉國門廣業之社主之者為楊龍友文驄方密之以智

見集中國門廣業社序據雷都錄言是科方行限字之令過五百字者不錄癸酉南場所取多腐陋枯竭之文解元桂伸石城人文不厭士心主考丁進蔣德璟丁大千物議聞中口語藉二所不忍聞首題生而知之者上也所取士多切君德說自丁卯媚璫後科場題不厭諛人主則歸美大臣此世道人心之憂也按先生久困場屋甲子及是科之文未動一筆其所取可知也謁陳少保于是年之秋見集中陳中湛歸來草序及少保傳益少保之中子貞達以南水部迎養至金陵季子與先生為同社因得見少保竝為序

次尾先生年譜

其後歸來草皆在是時

先生少孤事太夫人最久然集中賣福說作于癸亥汝甯念母詩作于丙寅之冬此後皆無所見惟集中有述懷詩十四首其一章云四十未云暮為學羞從積六章云予也慕義烈攬事求內安流連范滂傳中夜推心肝據此則先生是年正四十大夫人尙在堂也再檢雷都錄官政條下先生自言呂豫石為司馬時嘗下交予先施折簡招飲予以丁憂辭呂貽簡云以老親有疾兄權換一吉巾何如予卒不往呂公極稱之云二按豫石蓋呂公維祺也明史呂維祺傳維

祺以崇禎初擢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儲六年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先生錄中言呂公為司馬正在是年則招飲當係六七兩年間事鳳陵事罷去南而集中述懷之首句云歷春方無事觀書感慨生據此則是詩作于是年之春而先生以是年之秋應試南都則其丁憂必在是年之冬報罷之後又先生以明年夏東游吳越當已踰奔哭之節矣至先生以丙子應南都試則其丁憂必非甲戌之秋冬又可證也今繫之是年之冬似得其實

次尾先生年譜

又按集中有與周仲馭書屬序所編四家文選四家者明初之宋劉王方四先生也證之書中即是年報罷後事又集中有上嘉善錢相公書注云癸酉錢相公者士升也證之明史本傳及宰輔表士升以是年九月入閣先生上書即在是時二烏程枋政先生書中曷以愛惜人才護持善類又言近日之弊無過情面資格二者語皆暗斥首輔欲嘉善之有所執持以戒迎合也雷都錄言錢君南時為正人君子歸心後在閣中烏程以鄭鄭事傾文長洲而錢之心迹頗為諸公所短望亦以減于南然則其不能受盡言可知也

崇禎七年甲戌先生四十一歲

夏東游吳越間是年有刪選房廩之役凡數月歸有詩曰後東游草今皆散入古今體中

按集中古今體詩編在丁丑戊寅以前者如五古之西湖七古之蘇州行五律之虎邱牛湖等作七律之虎邱社集華亭社集及杭州泛西湖宿靈隱等作大氏皆後東游草中詩也

先生屢試不第而文名藉甚一時程墨刪選之役多以屬之先生及素州張爾公是年南京試竣先生集其獲雋之文之已刻者刪之選之又自為之序又選

次尾先生年譜

六

歷科房廩自序崇禎甲戌夏月蓋先生奉諱在去年之冬至此已踰卒哭之節而刪選之役大半書林藉重以取聲價之增先生讀禮之暇受其幣以資筆耕讀先生集中房廩序及序張爾公詩經程墨之作知皆為貧授讀不得已而為之非疲精神于入股以弋虛名而投時好也

又集中有與楊維節國博書注云甲戌按維節名以任時為應天府廣文證之留都錄中言應天府學掌教多甲科為之癸酉任者為楊君以任楊極清苦以名節自砥至官盡卻贊儀不受而薦拔諸生不遺餘

力四方問字之屢不絕日接賓朋夜校文菽至嘔血不止厨無瓶粟而見義必為未幾分闕歸歸以疾死斂具皆當事所助旋祀名宦論者謂自有教職以來惟維節一人而已按先生之推重楊公若此而書中所論乃以其評駁時文為不必謂某以丹黃寓食且又職業終日事此已覺可恥況已成進士素有千秋之志又留心當世之務甚切而疲精斂神于此亦何益矣讀此書知先生非但直諫之可風而其志之不役于刪選亦大概可見也

崇禎八年乙亥先生四十二歲

次尾先生年譜

九

自癸酉報罷後浩然有闔廬著書之志乃葺園于舊宅萬山中凡二年而成二而自題其園曰暫園因記之按集中有暫園記即是年作也據記文葺于癸酉閏二年則乙亥也餘詳記中

是年春流寇自河南踰皖北攻潁州霍邱皆陷焉又焚正陽關越壽州而趨鳳陽正月十五日陷之遂焚明陵連陷廬江巢縣無為州圍攻安慶桐城于是池陽一江之隔郡中戒嚴先生時在山中致書當事備論防守事宜又成春興八首

按集中有致徐令君二書及復王乾純先生書皆注

乙亥卽是年流寇之役也春興八首蓋仿杜陵秋興

寓時事之感其一章曰十載秦川走捷多言延綏邊

寇起于天啟之末也曰封狐一夕渡黃河言癸酉之

冬澠池之渡也二章云人間賣卜豈王郎先十餘日

上言將以明年上元勾賊至在事者漫不省見綏寇紀畧節制何人控鳳陽謂楊

一鵬也千年王氣猶鍾漢一炬桑田已變滄悲陵殿

也三章云廬江郭道已成塵舒六桐潛失所親言廬

江之陷四州縣皆告急也戰嬰到好悲三邑廬鳳一

制孕婦注嬰兒于梁以弔死扶傷過一春謂賊縱淫

掠于江北也其餘所詠大都是年春三月間事

次尾先生年譜

崇禎九年丙子先生四十三歲

夏至金陵三舉國門廣業之社遂訪周仲馭于句容之

茅山不值返金陵

按集中國門廣業社序言自庚午至丙子三舉社事

而莫盛于姚北若丙子之役時天下方以社事為諱

北若毅然請身任之復哀諸聚者之文而刻之蓋乙

亥丙子間烏程當國方起復社之獄故序中云二北

若名浙浙江之嘉興人冒序言是年同人數為大會

姚北若國門廣業其一也是年之會仲馭不預證之

集中時務策序言丙子七月自句容還是訪仲馭當

在夏間時仲馭以抗疏罷歸讀書茅山故先生訪之

又集中有過茅山乾元觀喜晤張受先時仲馭暫歸

不值以詩中編次考之卽此時也仲馭暫歸蓋回華

陽也受先之晤應亦訪仲馭來者先生以六月去七

月返金陵則試期已及矣

秋先生與冒辟疆陳定生顧子方等大開桃葉扇館悉

會天啟奄難死事之諸孤十三人惟應山公子未至時

懷甯阮大鍼方避寇居金陵遂起雷都防亂之議

按此据冒序二中言魏子一卽忠節公之子各學謙出血書疏

稿示社中人因齊聲痛罵懷甯樓山大快云二蓋忠

次尾先生年譜

節之死由大鍼故子一請雪之血疏及之值大鍼方

居金陵欲以新聲高會招徠天下為黃綠起用地復

社諸君子遍視此疏公憤填膺于是始起雷都防亂

之議而冒氏遽謂防亂之揭出于乙亥殊不知也明

史大鍼傳言流寇逼皖大鍼避居南中則正在乙亥

丙子間是時大罵懷甯自係實錄然此揭之出證之

先生集中與顧子方書乃戊寅在梁溪所草雖戊寅

之前早有此議不過託之空言卽子方請任揭首或

亦席中偶及之而冒氏遽以起議之年月為出揭之

年月又誤早記一年以為乙亥今以時事攷之其為

濫觴于丙子者似得其實別詳戊寅條下
七月與徐尚寶石巖張子自烈飲于方正學祠旁之木末
亭席間論于忠肅不諫易儲事

按此見集中書本末亭酒閒話徐即虞球先生時為
南無丞張爾爾公一號芑山袁州人與先生齊名集
中有爾公自燕中赴友人難還歸南京書來言有刪
選之役自注友人袁公繼成也按繼成宜春人與爾
公同里時提學山西為巡按張孫振所劾諸生詣京
師訟寃者數十輩袁方被逮山西巡撫吳姓力白其
誣事在乙亥丙子間爾公之自燕中歸正在是年夏

次尾先生年譜

三

秋間又集中有爾公詩經程墨序言爾公今年同試
南都甫入閱視七莚不自得擲筆出遂不卒事時爾
公貧不能兩歸合百金為之裝爾公不可之詞見于
色強之則曰非我本分有也雖道義而有所不可若
予今者以選書受其直而甘之雖聖賢不以爲非據
此則與詩中所云時有剛選之役者正合又冒序言
芑山僑寓生子貧甚共餼數百金爲湯餅會芑山峻
謝云二序中亦繫之丙子與先生序中云二同一事
也

八月七試南都不第是年先生見時事日艱始懷用世

之志草擬進策凡十事至南都聞兵警又草兵事策時
務策皆見集中周仲馭爲之序

按三策集中皆署丙子其時務策序署崇禎丙子七
月言會自句容還雲間友人遺予兵家言證之冒序
是年之會雲間夏彝仲陳臥子皆以公車不至疑所
謂雲間友人者非夏則陳也
先生是科仍不第集中有題貢院壁云自我低眉入
蹉跎二十年以戊午始應試計之正是年出闈時所
題也雷都錄言自戊午後場事怠緩至此而極闈中
至上午始得題次日下午始完場又言南都賄賂公

次尾先生年譜

三

行司房多取夾袋之關節充數餘皆弄不閱即予一
人甲子癸酉丙子三科之卷皆未動一筆又與鄭太
宰書言今歲闈中之墨其未蒙一點者猶之癸酉也
是年

大清兵入塞南中議出兵勤王值試期謗言兵薄都城諸
生一日數驚先生謂此必逆案中人造爲蜚語搖動入
心久之遂定

按明史紀事本末及計氏北畧是年都城戒嚴迨九
月

大清兵將大舉深入因見援師稍引而南實未嘗進薄都

城如已已之急故先生云二語見留都錄中

是年吏部議舉孝廉詔下先生之友如沈壽民眉生劉

城伯宗皆應薦辟伯宗上書言不如先生者數事請以

自代先生卒不可而眉生入都遂以劾武陵竝及阮大

鍼名震天下詳見戊寅下

按伯宗舉先生自代見集中陳名夏序

又按集中有令文士試騎射對序言崇禎九年御史

有言吏不知兵請令自後大小試非兼通騎射者不

錄先生以為不便擬對駁之又有丙子上鄭太宰書

蓋言復社之獄也時太宰以南吏部內召為刑部尙

次尾先生年譜

書烏程溫體仁方謀劄勿於復社諸君子遂及婁東

二張先生致書力為昭雪而以城門校尉之策望之

太宰皆見書中又有悼吳門二首悼文湛持震孟姚

現聞希孟二公也證之明史文肅以去年罷相歸

半歲會甥姚希孟卒哭之慟亦卒摺文秉烈皇小識

言文肅之卒在丙子夏六月先生悼吳門序言今夏

正文肅卒後在金陵所作凡此皆集中詩文時事之

可攷者

再按先生與顧子方定交恰在是年今證之集中梁

溪唱和集序言丙子遇顧子方于村邸又戊寅贈子

方涇上行云土橋班荆語未終虎阜高談生悲風虎

阜之句係指丁丑子方見訪于虎邱若村邸相遇及

土橋班荆皆在丁丑之前疑是年子方應試至金陵

先過池陽訪先生也

崇禎十年丁丑先生四十四歲

夏復謀東游自新安至杭州遂溯湖州嘉興至蘇門之

虎邱凡數月歸有詩曰丙丁集今散入古今體中

按先生是年東游蓋刪選之役也證之集中崇禎丁

丑房牘序言予之選房牘也始于崇禎甲戌既已見

成事于天下不得復辭金闈書林迎予于里予于是

次尾先生年譜

入天都下錢唐游若禾至虎邱而休焉據此則先生

是年應自貴池踰嶺至新安灘行至錢唐又溯湖州

嘉興而至蘇州也集中書杭州某孝廉事言丁丑七

月自嚴江抵杭州是先生出門當在夏間至杭州則

七月也嘉興聞信三首亦七月作以時事放之蓋聞

烏程罷相之信也烏程出閩在是年之六月先生至

嘉興聞之其首章云壬人甯失算聖王正當陽言其

欲構復社之獄而卒不成也二章云萬安終罷相福

達可逃誅言其罷歸之後未知其能免誅否也三

章云莫以通儒號居然費論評言復社之名為當事

所忌也先生抵蘇當在八月時寓虎邱之竹亭會舍與張天如同寓集中感事贈張天如虎邱自注時寓雪珂之竹亭予同在焉詩云寥落相逢處金閨氣正秋時正中秋八月也又云自古論憂患賢人受獨奇謂天如方罹獄禍也按烏程構復社之獄先後鈞致周之藝陸文聲陳履謙張漢儒等告許錢謙益瞿式耜及婁東其後奸狀洩上始悟體仁從中主其謀命柳苑漢儒等烏程以病免復社之獄始稍二解一時社中諸君子朋簪畢集楊維斗本吳中人自天如至自婁東外若周仲馭自金沙來沈眉生自宣州來

次尾先生年譜

美

方密之自龍眠來陳百史自瀨陽來陳臥子自雲間來沈崑銅自于湖來而陳定生顧子方聞先生至亦自陽羨梁溪來于是復社之會交游文物照耀江左先生集中凡丁丑觴詠之作班班可攷百史者陳名夏也時廣竹亭之西與先生比鄰出其詩古文詞見示先生為之序而百史亦序先生文自以為不及均見集中皆是年事也丁丑房牘之選自序不五旬而舉則虎邱之游不過兩月有留別百史句云與子相逢日吳門秋已淩又云五十日作客一千里為朋則先生八九兩月皆在吳中其去當在冬初時節矣論

先生歸棹應由無錫宜興然梁溪唱和確在戊寅夏序以樓山子方合刻唱和集繫之丁丑證之先生序文亦誤早記一年也是年先生在虎邱定生子方過訪即已訂明年梁溪陽羨之約是時歸蹤雖不可攷然集中別無唱和之作即過亦未必留也今以先生之書證先生之事差得其實

又按集中有丁丑元旦詩首句云聖主垂衣正十年是年承丙子大旱之後徽池山中多掘土為食先生感之同劉伯宗作食土行序言丁丑正月蓋嘆春荒也又有書虎邱禪僧誦經事時先生與族弟應筵同

次尾先生年譜

美

往觀焉感書其事並言丙子在金陵甲戌在杭州俱見之又有次仲馭天如等見訪七律首章云相看霜色盡吳中二章云遊子深秋似遠鴻此亦當為是年留別之作知先生之去吳在初冬時也

是年長子孟堅生

按劉伯宗撰先生傳言先生卒時長子孟堅十一歲次子穉圭十歲誤也證之孟堅樓山集目錄書後自言先生殉節時甫九齡以乙酉上推之孟堅之生正在是年無論孟堅自記其年必無舛誤而甲戌乙亥先生方在制中呂大司馬招之飲且不往焉有御

丙生子之理伯宗此誤最有關係今據孟堅自道之語繫之是年者為確

崇禎十一年戊寅先生四十五歲

夏六月東游梁溪主顧子方家凡兩月游錫山謁道南祠與子方合刻梁溪唱和集時陳定生自荆溪過訪示以沈眉生劾楊嗣昌奪情疏遂及大鍼于是先生與子方定生成雷都防亂揭

按全謝山撰梨洲神道碑以雷都防亂為戊寅七月事與眉序所云乙亥者相去四年梨洲先生碑文乃據其孫千人之請蓋即本之南雷行畧者竊意黃昌

次尾先生年譜

美

二公皆身預揭事之役不應所見異詞因再檢南雷文約自撰陳定生墓志及沈耕岩墓志耕岩即眉生之別號一則言眉生保薦入都劾楊武陵竝及大鍼先生此先生與次尾因草雷都防亂揭一則言耕岩劾楊嗣昌疏尾有大鍼妄畫條陳鼓煽豐芑之語于是顧景吳應箕推耕岩之意出南都防亂揭以攻之據此則此揭出自沈眉生抗疏之後攷嗣昌奪情入閣在是年之六月眉生抗疏即在是時又證之先生集中有定生見訪于方家五律首二句云客裏秋風起荆溪短棹開正在是年之七月又定生見示眉生疏草五律

句云懷忠必我友羈旅直批麟次于定生見訪之後若此揭之出則集中有已卯復顧子方書言頃布唱和之詞騰防亂之揭是二事同在一時又有與友人論公揭書言眉生抗疏與此舉原無分別此正欲補眉生之缺云二與南雷所云推耕岩之意如合符節以此參攷其為是年之七月先生與子方定生三人共成此揭其餘列名之一百四十人皆在後也眉氏之誤蓋因此議起于丙子又序係先生之子孟堅所請追憶五十年前事遂不能無舛錯其謂梁溪唱和為丁丑事誤亦同也

次尾先生年譜

完

先生去年在吳與子方定生訂是年梁溪陽羨之約于是復謀東游有出門行云丈夫不得志焉能守一邱江東有好友期我山陰舟指子方定生也以先生集中詩攷之其出門當在夏五之後至無錫則六月也集中贈子方涇上行云招我六月出秋浦長楊空堂相對語又同子方避暑舟中即事自注六月大暑日又六月二十七日立秋絕句云梁溪不道江南樂為有清真第二泉以厯推之是年六月十三日大暑二十九日立秋明之大統厯相差二日故立秋在二十七日日大暑在十一日也此皆六月在梁溪之證又

秋興八首其一章云天空何處不淹留客倦梁溪已
半秋則已七月矣四章云臨風為讀宣城疏江夏移
書獨啟予是此時得見眉生疏遂為草搗之張本矣
又梁溪唱和集自序言今歲戊寅居梁溪此倡彼和
一月間積至數十首據此則六七兩月皆在梁溪與
子方唱和中間游錫山謁道南祠皆此兩月事道南
者祀楊龜山為東林故址詳集中道南集序此先生
梁溪之游其本末可攷也

八月至宜興主于陳公子定生家約為南岳之游以十
五日看月往閱四日歸有南岳看月記及題吳氏園五

次尾先生年譜

三

言律時定生于其年檢討推秘方十三歲先生為作陽

羨歌韻一月溯毘陵華陽歸

按集中南岳看月記云先予聞南岳之勝吳氏別業
在焉適宜興即擬往定生日待之已八月十四定生
約徒治具自亳州率舟行四十里登山看月嘆為天
勝遂游吳氏園二即山水為之有詩紀其勝而直徹
其美曰名節存三世東南第一園三世者吳自安節
徽如兩先生以理學氣節著名至問卿已三世矣問
卿者園主人也予與定生游初不使知自予書詩壁
上始有傳之問卿者問卿即移具至是夜十五兩人

看月幾達旦小卧起即理棹歸方出谷而問卿至強
留之又大治具自晝達夜多談義興先哲及問卿先
世事極歡而散據此則先生至陽羨當在八月之初
其時即欲游南岳而定生請少待者欲以十五日看
月往因有十四至十七日之游詩先生為定生題家
藏書畫扇記自署崇禎十一年八月某日則游南岳
之前後事定生之子其年檢討髮方覆眉先生愛其
才故陽羨歌有我來十日九課莪之句蓋檢討之受
學于先生自此始以先生不久即歸故至己卯始執
贊也此先生陽羨之游之可攷者

次尾先生年譜

三

先生自陽羨歸當在九月據集中二十六卷詩序蓋
溯毘陵華陽白門而歸詩云為君一月瀟湘意接絕
江南萬樹聲又云此去秋光多在水夢中得句定尋
呼其為秋末冬初可證也又江行句云日暮三山鼓
棹過夜泊霜寒燒下河又云梁山蒹葭一夕過櫓港
荻港三日西皆先生自梁溪陽羨歸蹤之可攷者
又按集中有與田令君論鄉中糴穀善與孫碩膚職
方書注皆繫之是年碩膚者孫忠襄公嘉績也時公
赴武選之召先生與善論兵事以項忠襄劉東山相
期許其後南都上浙中起義師推公為主蓋亦先生

之同志也又有與徐虞求通政書言碩膚豪傑及臨
行期許之意又薦友人劉城以爲今之更生攷伯宗
與眉生同應薦辟其入都當在是年與眉生抗疏相
先後也書稱通政證之明史本傳石麟官南京應天
府丞十一年春入賀時鄭三俊爲刑部尙書議侯恂
獄不中上指下獄石麟論救始釋石麟官南京十餘
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攷三俊下獄在是年二月正
徐公入賀之時先生詩中有讀少京兆徐公救鄭司
寇下獄疏有感當是二年三四月間作故詩中尙稱
少京兆也此書言復社之獄竝及沈眉生上疏事當
在七八月以後時徐公方晉陞臣故先生因眉生之
疏不得封進而惜徐公之不早膺是職此同一年事
而先後之次固可攷也又有致金天樞侍御光宸書
亦言徐救司寇竝及詞林之黃石齋等侍御時罷官
居南中先生通謁在前當是東游過南京見之竝有贈詩致書在後
集中皆可攷也又集中有題交游書牘手卷自署崇
禎十一年月日又與方仁植中丞書方卽密之二父
書中有六月在錫山寓呈二律卽是年主子方家作
此皆時事之可攷者
是年冬

大清兵入塞十二月宣大總督盧象昇率兵五千過
大清兵于賈庄敗績象昇中創死時楊嗣昌爲本兵掣其
肘又爲太監高起潛所撓故其敗也先生深惜之
按語具集中憫亂賦中敘戊寅之役有云壯死後之
陽羨卽盧公益盧宜興人也
崇禎十二年己卯先生四十六歲
春正月復定生子方書論揭事之役時吳中人不欲列
名揭中有從而尼之者先生致友人書請獨任之于是
此揭遂出
按先生去年自陽羨歸除夕前一日子方遣信至
定生書先生以初春答之論揭事也集中復子方書
言臘月某日弟自郡中歸使者至蓋除夕前一日矣
又證之五言古中有除夕前一日得子方定生書却
寄同是一事其復書及卻寄之詩當在新年初春時
也復子方書言頌布唱和之詞騰防亂之揭俱述去
年在梁溪事又答定生書云接良報踰十日又辱芳
問則是定生兩致書并答之也又復子方書言足下
此舉一二先輩有識者願在下風乃同人矛盾多在
吳會豈地大物衆名高氣盈之區反不可與古處邪
据此則吳中人必有不欲列名而尼之者證之先生

答友人論防亂公揭書言來教謂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得失不免後悔三復斯言至于泣下蓋弟實有耻獨為君子之心今則恨不削板而獨力任之足下視翁豈張儉之流而世之君子豈遂皆郭林宗論林宗巧于賈偉節一輩也哉蓋當草揭列名子方自以自全東林之後請任揭首故先生推重之而所謂友人者疑即復子方書所謂吳中人也懷甯方以新聲高會招集名流如南雷所云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謝山所云東林諸人思相附和皆指周宜興錢常熟一輩人物也

次尾先生年譜

三

是月先生應科舉試于郡邸安慶之就試者方密之等同至郡中先生與劉伯宗等集而觴之于是有池陽郡邸分韻之集

按集中有池陽郡邸分韻序即是年正月應臺試事也序言席中取上平韻分體為詩方密之七言排律先就餘皆次第成伯宗合而梓之又證以集中五言古一首先生分韻得一東也其相聚之地在郡齋樓山廡堂亦見本詩自注時上江督學為金楚晚先生勸賞先生文真之高等又進先生于階下俾得盡言先生退而上書以為知己之感百年來所未有又州

上科場條陳揭留都錄言金公移文京兆監場蠶草弊端然已極重難返矣據此則先生上書正在臺試之後科場之前也

夏五月至金陵始與歸德侯公子方城定交時四舉國門廣業之社凡揭中之一百四十餘人大半入會中周仲馭亦至焉于是雷都防亂之揭傳播南中大鉞欲求解于侯公子不得遂與社中人為水火之仇

按朝宗以是年始至金陵聞先生名遂定交贈詩云我來秦淮五月終先生所序國門廣業之社至丙子而止已卯四舉主之者為先生與陳定生具見南雷

次尾先生年譜

三

文約維時防亂一揭業已傳播南中大鉞兇惡避入牛首山使其心腹之黨收買檄文愈收而其布愈廣大鉞旁皇無計適朝宗來至金陵年踰二十賦才斯弛社中人交相援引而一時所稱四公子者陳定生方密之冒辟疆皆在焉金沙周仲馭抗疏歸有重名時以謝喪來南都集門徒五百餘人于高座寺于是揭中之執牛耳者布衣則推先生薦紳則推仲馭貴胄則推定生而東林之後推子方忠臣之後推南雷日置酒高會輒集矢懷甯嬉笑怒罵以為常朝宗初至不預其謀且大鉞與司徒公有年誼其父執也金

陵有名妓曰李香君獨善于侯公子大鉞偵知之以爲可贖而餌也乃遣其所善王將軍者日載酒奏伎與朝宗游久益訝之屏人問將軍乃以光祿願納交于公子對朝宗意頗動而社中人斷二持之香君亦素薄懷甯弗樂也朝宗卒謝絕之大鉞益沮喪遂爲甲申乙酉報復之張本矣是役也諸家之書不載年月而王將軍一事遂爲孔東塘桃花扇却奩一劇之藍本又以楊龍友代王將軍傳奇之體裝點排場巧配脚色義亦無嫌惟以侯生納李姬大鉞辦裝係之癸未三月則不然也證之壯悔集中癸未去金陵日

次尾先生年譜

庚

與阮光祿書備述王將軍致殷勤事則其事在癸未以前又證之朝宗自撰李姬傳叙其事于己卯之歲惟言謝絕懷甯出自李姬之勸此歸美之詞而敘入致光祿書中不但非行文之體且尤恐光祿之棄疾于平康也以時事揆之己卯正此揭盛行之時大鉞收買不及始設此計若待至癸未則鑄錯之術已窮嗟臍之悔無及而猶欲以代人作嫁反顏事仇安冀挽回于萬一大鉞不應若是之愚況癸未三月正亂兵重下之秋大鉞方乘機下石之不暇豈有明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乎要之侯生之果納李姬及納之或

忠節吳次尾先生年譜

早或遲皆不可知而至于狹邪之游事在己卯同心之結何時不可而必於兵臨城下時定情修好豈非三軍之懼桑中之喜一時兼之至于事急欲求如巫臣之竊妻以逃豈可得哉今以公子之書證公子之事則李姬一傳年月班、可攷且傳末言會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送別云、以此證王將軍修好正在己卯榜前無疑也至于朝宗致書甯南已見與光祿書中同在一時乃左兵癸未東下之事後爲李忠肅公草檄沮回而李氏南臺佚史勘本誤以爲乙酉討馬阮之役勸本已非溫氏之舊彼蓋未

次尾先生年譜

庚

見壯悔堂集又不如傳奇之書之猶有依傍也六月避客于城南舟中繫舟赤石磯之旁凡半月有大雨臥赤石磯及城南舟中長千舟中東應試諸子之作按集中自注諸子者定生子方朝宗密之辟疆也据畱都錄山川條下先生自言己卯之六月先生之孫銘道注云先公有湯薦元假州城南詩寶應真吾友輕航許乞居云、据此則舟中主人乃湯薦元也薦元名延璣寶應人證之冒序薦元時以事被提學魏革先生責辟疆不援同郡之難適索臨侯繼成擢兵憲揚州先生相過數言袁公轉語學使得免遂入聞

四六七

意卽是年事也惟假舟城南詩集中已佚詳按山

秋在金陵寓鄒滿字閣子陳公子定生遺其子其年檢

討執贄先生門下是科八應南都試不第泛舟歸秋浦

作述歸賦時吳梅村爲南司業請行積分之法趣先生

入試先生以朱雲折薛宣事答之卒不就

按其年受業見冒序及檢討序畱都錄中先生舟寓

城南半月當以七月回會垣也集中有寓鄒滿字閣

子五言律二首卽是時作又畱都錄科舉條下先生

自言戊午至己卯歷場屋者凡八次蓋錄中所敘至

己卯而止又證之述歸賦序云神宗皇帝朝筮應試

次尾先生年譜

庚

南京至崇禎己卯爲年多矣秋後被放游流東歸追

感前事愜然愴懷舟中無事賦此述之按此賦蓋先

生備述八試之顛末也畱都錄言己卯闈事之怠緩

猶之丙子主考張維樞楊觀光張旣不省事所出論

策題淺俚不成文爲通場士所笑榜發血字號中式

者少舊額五名諸監生刻揭攻訛且圍貢院而譟之

主考因先出檢舉一疏以塞後議又與監生之爲首

者陰解之又言是年七月武陵楊相以拔貢保舉多

贗士欲于副榜中隆其選于是中副榜者刻錄設宴

亦稱正榜爲同年按副榜得士之言其流弊亦與拔

貢保舉回而先生卽以下科得之亦可見科第之因

人而重矣積分試不赴亦見畱都錄中

又按冒序方密之以是科售朝宗擬弟三下第又沈

眉生時方應薦疏論武陵不報還里遂不至證之先

生集中是年有答眉生書言不就試爲正但制舉本

分事又親之屬望者方深友之勸出者亦力則勉事

場屋亦未始非正但足下自有主持耳然以冒序攷

之是眉生終不就試也書中言擬春間過敬亭作數

日夜談因考事未竣卽是年春應臺試也將于春夏之交一訪

姑山按集中五律有畱別沈眉生兄弟時在宣城然

次尾先生年譜

庚

以詩中編次攷之當在眉生未應薦之前是年過訪

與否不可攷也

是年先生著東林本末成以書及原稟寄陳公子定生

授梓又有四書大全辯序自署崇禎己卯孟冬朔日又

試前自衷其論策詩文凡若干卷謀梓以問世而金壇

周仲馭袁州張芑山爲之序

按此竝見集中東林本末據先生之孫銘道言歸之

陽羨陳氏外不可問語見跋是此書竝先生之孫亦

未見也其後有得之琴川毛氏者原序下有夾行小

字云書共六卷存陳其年維崧太史家則銘道之言

信矣今證之先生是春復定生書蓋已將原稟手付定生家無副本故銘道云然至樓山堂集成于是年其卷數不可攷今所行樓山集二十七卷乃先生沒後張爾公集貲梓于

國朝順治癸巳因增入先生已卯以後之詩文以今攷之實非先生自定之原本也自定樓山堂集所載詩文至已卯而止證之張爾公及先生之門人劉輿父所序一題崇禎十二年正月一題崇禎十二年孟夏仲馭之序雖不著年月然其序末云吳子行矣方今天子明聖旦暮得志卽以今所著者徵之實事請修

次尾先生年譜

四

國史補三百年闕失云時先生方圖進取亦當在是年解試之前又證之壯悔堂樓山集序言予交吳子歲在己卯今已十五年其文集皆前己卯作者蓋三十餘年矣又言壬辰來陽羨陳子出其所藏樓山堂集遺藁完好如初按自戊寅序前己卯蓋至壬辰正十五年距先生之沒已七年矣然則定生所藏朝宗所序皆先生已卯以前手定之原本也若爾公增入己卯以後合之爲二十七卷皆又在壬辰後一年疑卽定生手授之原本而增之也今按爾公後刻無序惟孟堅自錄書後識其事于癸巳則侯序

之次年若先生自定之本或已刻而散佚于兵燹或未刻而展轉于滄桑皆不可攷然宜與珍之踰于陽羨之田先人之賜則似屬先生原稟與東林本末同歸之陳氏欲梓而未梓者也今據張劉二家之序繫之己卯以存廬山真面目讀樓山集者宜分別觀之又按先生是年之詩有己卯集陳卧子爲之序今散入古今體中又集中有折檻行序言南待御成公寶慈名公被逮周仲馭陳定生顧子方沈眉生等祖之京口予以道遠不及赴仿杜陵折檻行紀之攷侍御劾武陵在去年九月其被逮入都當在是年春夏間

次尾先生年譜

五

侯朝宗自言己卯求友金陵司徒公令謁侍御迨至則侍御已得罪去以上見與阮光祿書是侍御之行朝宗尙未至金陵先生亦以事羈秋浦其爲夏五之前臺試之後可證也

崇禎十三年庚辰先生四十七歲

春二月楊嗣昌視師入蜀左良玉大破獻賊于瑪瑙山先生聞捷有卽事五律疑之嗣昌在軍日手華嚴一經謂可破賊且以上聞先生作誦經行刺之

按武陵視師之命在去年之秋是年春賊自楚入蜀良玉與秦兵會邀繫獻賊于瑪瑙山大破之嗣昌以

捷上聞先生素不滿于甯南疑督師張虛捷自說因
 有卽事之作其一章云春官首舉士藉二語都門謂
 是年禮闈也三章云文筆知誰健淮西石好刊自注
 督師報破賊于瑪瑙山聞者疑其不實蓋武陵方以
 楚師之敗歸獄于方孔炤上命逮治嗣昌亦戴罪視
 師及聞是捷上特賞其罪而賞其功故先生不能無
 疑實則瑪瑙山之捷左以不受中制得之然以與督
 師不協卒縱獻賊去與羅汝才合終為蜀患矣誦經
 乃嗣昌駐彘陵事語詳綏寇紀畧先生詩云督師楊
 公總六師小醜何難滅朝食不言兵法言佛法亟請
 誦經下詔救皆實錄也

次尾先生年譜

聖

夏五月先生出游歸葦小園避暑作園居賦

按集中園居賦序云予為小園不能百武然據高為
 亭夾以修竹夏月居之可以忘暑予數年來困于游
 歷園居就燕今歲五月來歸剪滌掃除又廓理之偃
 仰其中者五十餘日展卷抽毫適不餘矣遇注是年
 為崇禎庚辰按先生去年歸秋浦今年復出五月始
 歸未審游歷何處以時事攷之黃忠烈公以劾武陵
 謫江西藩幕江西巡撫解學龍首薦公上怒與學龍
 俱被逮卽是年事時吳梅村為南司業遣太學生徐

仲吉入京訟寃先生集中亦有送仲吉入都詩疑是
 年復至金陵五月始歸也集中有賈家園同梅惠運
 作又飲惠運寓中兼言別二詩皆次于己卯之後中
 有最憐春色暮語又云共是鴛鴦客情親獨有君按
 惠運名之煩麻城人時亦在江甯太學中故集中有
 賈家園之飲園在江甯南門內見雷都錄以詩中春暮考之則其
 歸當在夏間園居之章正其時矣小園疑卽癸酉所
 葺之暫園證之集中夏日暫園七律其三章云敢謂
 此中吾獨勝公知何用如虛名自注時傳貴人欲殺
 三名士之言謂黃解葉三公也詳五章云北闕故人
 慙上第指方密之也密之以是年聯捷參攷前後諸
 詩皆是年夏間作

次尾先生年譜

聖

七月答木山蜂房賦

按集中過注庚辰七夕前一日

八月寄詩周仲馭論黃解葉三公之獄

按集中此詩自注時黃石齋解石帆被逮葉戶部疏
 論救被杖八月初七日作以時事證之卽是年之八
 月與暫園詩中欲殺三名士之詩合貴人謂武陵也
 冬十二月自山中至都遂寓都邸度歲除夕前一日劉
 伯宗餉以酒肴贈詩兼訂移居之約除夕酣飲卧起著

旅中除夕賦

按集中此賦遇注崇禎庚辰池州郡邸作餘見賦中
移家見辛巳下

是年省憲朝忠節死臣傳成自序

按序題庚辰正月故繫之是年又集中有弔忠賦咏
死臣也憫亂賦有殿閣列燼之句正武陵視師時疑
亦是年作也

崇禎十四年辛巳先生四十八歲

正月元旦和伯宗書懷遂訂移家連日王大參建和招
飲索句有詩贈之

次尾先生年譜

詩

按先生移家之約已見去年詩中時流寇躡皖豫間
所過城邑殘破自上年獻賊圍桐城池州破嚴故與
伯宗謀移居金陵也大參招飲亦見集中詩云莫疑
猶有陽春曲客但能歌下里巴因索句答也大參字
達鄉先生同里人其子心膺心介皆從先生游

是月李自成陷洛陽福王遇害踰月張獻忠陷襄陽襄
王遇害督師楊嗣昌在軍自以連陷兩大郡喪二親藩
懼譴遂自盡先生作洛陽襄陽行時薛國觀亦以罪賜
死先生又作薄命詞二首蓋嘆二相也

按此詩皆見集中其襄陽行云嗚呼武陵楊相誠可

哀忘親貧國何愚哉清漳有士尙未死言下獄之黃解等豈
知身已委蒿萊時薛相先後死故借薄命詞以嘆二
相之不終也

先生將移家留別貴池王石卿明府家住是年夏遂至
金陵時方孩未侍御何給諫楷有贈移家之作先生酬
之又有贈張少京京第及馮躋仲京第招飲戶部園偕郭
孟白涂仲文及桐城方氏姚氏兄弟

按集中留別王明府句云游倦自慚稱國士年荒無
計倚賢君時都中兵荒海臻米貴至三兩六錢且有
加無已見留都錄以詩文放之移家當在春夏間也

次尾先生年譜

聖

孩未侍御時亦移寓南京何則以劾武陵左遷南禮
部集中稱其在金陵閉戶著經張時任應天府承見
留都錄

六月在金陵書所見老娼事著老娼賦蓋刺時也

按賦見集中末段云悲夫淫女不可以為婦貪人不
可以為友知止有戒鮮終足醜故疏廣之乞歸觀者
為之嘆息而華鬢之嬰侈不過自喪其所守而已按
此借老娼以刺時蓋亦薄命詞之微指而兩相國之
輓章也

冬十一月過當塗訪吳令君韓起寓陶氏齋中是年大

雪凡兩月有咏雪三和東坡韻及效歐陽禁體又著雪竹賦遂留當塗度歲

次尾先生年譜

按此竝見集中過當塗贈吳令君詩次于湖後疑先生定居南京復返貴池屏當家具將歸金陵自于湖舟過當塗因訪吳令君也有邸中大雪志喜句云作客難逢三日雪辛未于今已十年語詳辛未條下又雪中用東坡韻凡六首一二首係大雪節作一二首仍用前韻證之自注合汝甯上河至此凡三和也親未一二首係雪中與鮑曼殊胡胡之陶氏兄弟移具召姬度曲仍用前韻有句云水盤羔切水精鹽自注

集

太平美羊肉又有當塗陶氏兄弟假館授餐致謝詩不用東坡韻凡此皆先生是年在當塗詠雪同人觴咏之確證也以麻推之是年大雪節在冬月之初先生度歲後始去凡在當塗兩月也參攷前後先生旅中遇雪用坡公韻凡三汝甯一也上河二也當塗三也汝甯二首上河四首當塗六首此前後編次之可攷者上河四首已佚然此三和皆東坡之七律所謂尖义故集中無之二韻者是也若是年在當塗則又有咏雪效歐陽體用原韻及用東坡效歐陽體原韻竝次子由韻凡三首其弟一首云當塗有友攜具來謂陶氏兄弟也三

首云幸有仙令餽不掣謂吳令君也三首云夾徑修竹垂欲折亭三終不借扶持證之集中雪竹賦作于辛已即郡邸中物正與此合又云我笑十年無此樂則與前詠雪之詩合皆同時事也蓋是年之雪最多最久故前用東坡韻在大雪節此用子由韻則云屈指十日歲行盡已入十二月下旬中間之或作或止凡四十餘日故詩中又有我來十日五日雪之句此又先生咏雪前後次第之可攷者也

崇禎十五年壬午先生四十九歲

春自當塗返金陵

次尾先生年譜

集

夏金陵解試之期將及社中人先後竝集時漳浦黃忠烈公謫成過金陵通謁祖餞者後先相望先生謁漳浦于石城橋凡過從半月又送吳橋范大司馬景文內召條陳當世之務按黃解二公下獄時劉澤深為刑部尙書謂二臣無死罪請減等遂擬戍廣西此見明史冒序言戍五溪所已奉詔起故官冒序言先生大罵石齋先生闖人蓋周宜與有力焉于淨海寺不可攷證之先生集中補編壬午之詩有夏日雜興六言有句云起居石橋半月自注石齋時寓石城橋此為確證送范大司馬亦見冒序

六月至丹陽送周仲馭北上凡十日始返金陵

按是年仲馭自禮部主事召起郎中集中有過仲馭丹陽寓舍即送之北上也詩云君出無忘處相期已近秋又證之是年所作六言自云還往雲陽一旬當是六月之下浣故詩中有近秋語

秋七月社中諸君子同集于劉魚仲履丁河坊看懷甯燕子箋傳奇劇畢先生大罵懷甯竟夜有從旁而側目者先生則或奮袖激昂或戟髯大噱旁若無人

按此見冒序即桃花扇偵戲一劇之所本惟繫之癸未三月者其誤與卻查同

次尾先生年譜

吳

八月九應南都試榜揭賓副車同時膺是選者多知名士上江督學金楚曉先生謂是科副榜之盛百年所無千秋致慨特刻題名序齒二錄以寵之

按冒序自言與先生同榜一時知名士如侯雍瞻岐曾李舒章雙宋轅文徵夏仲文四嚴吳玉隨國

宗鶴問觀上共百餘人同賓副榜又按貢舉錄是科主應天試者為何瑞徵朱統錦有明一代賢書遂終于此

冬先生歸秋浦遂畱里中度歲

按集中有次年春阻風和尙港蓋先生以明春返金

陵則榜後冬歸可證也見下

又按集中第二十七卷係補編壬午一年之詩之後得者如過仲馭丹陽寓舍及夏日禱興六言等作是也此外又有九日高座寺集楚豫諸友則侯公子是科同應南都試之證又有江行禱咏七首又聞二首詩中有口跳廿五載及遺憶口口廿五年計

大清兵入撫順清河在萬曆四十六年畱都錄所謂遼東之難發于戊午至此正廿五年也此皆先生之詩史可以攷證時事者若江行禱咏則是年報罷歸秋浦之確證矣

次尾先生年譜

吳

崇禎十六年癸未先生五十歲

春初自秋浦返金陵阻風于和尙港有聞荆襄兵警南京城守之作至金陵聞左良玉兵已自武昌東下時侯公子報罷畱南中大司馬能明遇請為其父司徒公馳書止之而阮大鍼揚言于清議堂謂公子實召左兵為內應公子去先生仍畱金陵

按上年十二月李自成陷襄陽入荊州左良玉與戰不克遂統全師出漢口下武昌自成遂圍承天是年正月陷焉詩中所云聞荆襄兵警者正是時也詩云我亦欲乘風直去依然窮港狎沙鷗又云柳條欲舞

風自動無意僧寮聽早鶯是先生返金陵在初春時節恐南京不可久居故感而賦之

左軍之自武昌而下也以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正月十六日啟行燦燿蔽江凡五晝夜九門堅壁居人登蛇山以望皆呼叫幸更生曰左兵過矣自漢陽以下降將叛兵皆竊左軍號左之守將王允成實為亂首大軍未達小孤允成挾亂兵先駈破建德劫池陽舟師泊于三山荻港間聲言諸將寄帑南京請以親信三千人俱入于是文武操江陳師守禦江上士民遷徙商旅中斷先生以初春過采石舟中聞警尙

次尾先生年譜

辛

不虞左軍之從亂也至金陵則城守戒嚴謠言四起時候朝宗方以昵李姬留金陵其父司徒公在揚州故司馬有馳書之請而大鉞方以搗事之役銜朝宗之不接謔言之起浸及乎及先生矣

三月李忠肅公邦華內召過九江聞亂兵之役倚舟草檄告良玉沮其東下竝檄九江補其缺餉十餘萬良玉遂留皖中不復東時素兵憲繼成方起故官總理屯政未赴詔起總督應皖江楚四省軍務開府九江先生致書請備左軍越二年再亂卒如先生言

按左兵之亂在正月忠肅之過九江在三月明史及

綏寇紀畧言之鑿詳其草檄告良玉令無過安慶一步則良玉是時尙在安慶以上彭澤湖口間也其破建德劫池陽皆王允成等先驅之亂兵良玉得檄留皖軍心遂定南京解嚴當在春夏之交而大鉞揚言及侯公子之去金陵必係二三月間事彭仲謀流寇志以左兵之亂在秋其誤固不待辨而桃花扇係修札于八月此修札即為司徒公致南書也辭院于十月竝所記侯公子事亦誤也攷左軍以五月留皖八月回武昌是時東下之念息之已久何待公子致書作此馬後炮語若忠肅以三月過九江六月入都即請誅王允

次尾先生年譜

辛

成而獎良玉故良玉遂定武昌是則公子修書與吉水草檄之同在一時同為一事明矣傳奇之誤蓋自卻奩之三月而遷就之也先生致書素臨侯亦當在春夏間書言此中水陸無一旅之足恃而微幸于亂兵之未必來聲息方急則應撫先歸講使未通而鳳督已撤又云徹郡之關係江南不小而慘禍為三百年所未有目今食子炊骨城不攻而自破按此即劫池陽之事時尙乃當事若度外置之吾鄉太宰方在官謂鄭彼未隨亦豈能嘿處此也予謂此書當在左兵就撫之後忠肅公時方奉召內援其處分此事意在攘外安內

而先生尚謂其在似真似假不痛不癢之間蓋深知左軍之不可撫而力勸臨侯預為之備迨宏光南渡乙酉之役左兵再下南都遂亾而宜春為其所脅持亦幾預于晉陽之甲乃知先生固有先幾之億而一時復社中人猶有左袒甯南者先生則斷不可者也讀集中乙酉甯南檄五古二首一則云諸君行努力毋為驅除資一則云誰觀于未然炯鑒昭前史其所以告社中人至深切矣

又按朝宗以癸未去金陵以壯悔堂集年誌攷之是年避于宜興又四憶堂詩集有世事五律一首自注

次尾先生年譜

至

癸未卜居義興作詩云過雨花扶杖微風草長階當是三春時節其集中又有九日雨花臺七律五首自注癸未作以時事攷之必公子因謗言已定不恣情于李姬因復至金陵訪之直至次年宏光既立黨獄將興始避于練大司馬國事廨中事急始去依蘇撫張尙書迨檄捕至吳越間始有渡江之行故集中有金陵別練三貞吉司馬之三公子作燕子磯送次尾作渡京口江作攷其前後宏光之立在五月馬士英薦阮大鈞在六月下詔逮周鏞等在八月先生時與定生走金陵謀救仲馭而朝宗已先期行迨先生九月得脫歸

忠節吳次尾先生年譜

則朝宗方自蘇州來將謀渡江故有燕子磯送先生之作其事當在九月其渡江依史閣部遂佐師與平軍中則十月以後事而侯集賈注以為甲申冬與黨人獄者亦誤也以此參攷侯公子甲申之在金陵蓋以是年九月至而九日雨花臺之作其為既去復來已無疑議其詩云却憶新亭多感慨近傳荆府出江流蓋喜甯南之補過而回憶春間致書事此亦確證至其次章有句云重陽秋色正蕭森耽勝還來到碧岑詳釋還來二字其為再至金陵尤明甚也

是年獻賦陷黃州先生之友易曠侯道暹馬賊死先生

次尾先生年譜

至

在金陵聞其事有詩哭之按道暹湖廣黃岡人為諸生以文章俠烈名海內賊過黃岡曠侯守其所著書不去卒馬賊死事具計氏北畧證之詩中則曠侯以己卯至金陵先生相遇于荻港舟中遂定交所云濶晤已三年者正在是年集中誤編次于丙子之前證以詩序則先生是年正在南京也先生是年之詩有癸未集劉伯宗序大清順治元年甲申先生五十一歲是年為崇禎十七年二月真定陷先生聞之謀歸故里山中作詩畱別所知遂以踰月返秋浦

按集中開別之作自注時三月十八日詩云四年挈室倚南京二載兵戈則自亂兵之役以後也又云吳此正四年二載兵戈則自亂兵之役以後也又云吳門未穩藏梅福江夏何由致正平自注時賊破真定諸公有欲留予者故云蓋先生預料北都必不守南都亦將亂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歟三月十九日闖賊陷京師時先生已返山中有五月五日聞變之作

按此亦見集中詩云敗區何必曾先見痛哭猶存未死心自注先予慮北京必不守聞者唾之

次尾先生年譜

言

夏五月福王定位于南都鳳督馬士英以定策功入閣薦起廢籍阮大鍼六月定北都從逆諸臣罪案大鍼追憾揭事之役遂按揭中姓名造蝗蝻錄謀盡殺復社中人時周鍾已麗遊案亦社中人也于是大鍼遂藉此為一網之計

八月逮故禮部郎中周鍾下獄先生時在山中聞之亟走金陵與陳公子定生謀救仲馭留一月獄事日急傳言大鍼將甘心于先生及定生密遣緹騎偵捕之先生方視仲馭獄中有以難告者乃跳身出都門而定生已為校尉縛致鎮撫獄南雷預焉

按大鍼以防亂揭薦紳實鑣主之乃揚言朝堂謂其增高宏圖姜曰廣等謀立潞王又從逆之周鍾其從兄弟也法當從坐先生謀救具見集中祭仲馭文言甲申八月先生被逮遺急足報予二立起赴其難居白下一月貴人銜之使大金吾諭意促之出京據此則貴人無意殺先生故趨之去也又先生詩中有朝發三首即自南京歸作其三章云金吾貴且偕生平雅識面晝夜承指揮搏擊如風電一朝戒旗卒微行通情繼坐為貴人非疾趨出郊甸詳釋詩詞則貴人諭意金吾趨行皆與祭仲馭文合而冒序言先生跳

次尾先生年譜

言

而免全氏南雷神道碑亦云壽民應箕亡命明史本傳則云應箕入獄護視周鍾大鍼聞急遣騎捕之應箕夜亡去皆與先生自敘之詩文不合以今推之貴人專指馬士英而言蓋貴陽與社中人素無隙仲馭則以謀立潞王為大鍼所誣以激貴陽之怒故先生一言貴人銜之一言貴人非之蓋責其不應預聞周鍾事故趨之使遠行耳若懷甯之仇仲馭正以揭事之役而先生與定生皆在屬草之列宜與下獄南雷且不免南雷謂入獄見自換陳定生墓志豈肯實先生邪詳先生朝發之二章云鴻飛不可為澤數已布弋則正遣騎急

捕之明證然則先生之亡貴陽實陰縱之而一時之
錦衣衛鎮撫司如桃花扇所記張璠星馮可宗輩皆
稍有天良不欲助阮為虐者因有諭意避行之事揆
之當日情事或當如此也至傳奇謂先生與朝宗同
入獄乃逮社一劇裝點之詞實則是時下獄者止定
生一人而定生亦旋以救得出見下

九月先生既出都門將溯江歸秋浦適侯公子自蘇來
將渡江聞先生出遂約會于燕子磯蓋謀救定生及仲
馭也公子既送先生歸遂至揚州

按此見四憶堂詩集有燕子磯送吳次尾五律自注

次尾先生年譜

案

甲申作即是時也集中有甲申九月日過濟野張員外
詩則出吳門正在九月其送先生應在望後至朝宗
至京口先生返貴池皆不由燕子磯此蓋朋友患難
相依迂道避迨又證之壯梅堂贈陳郎序是時出兼
金付錢吉士之文又為求援于練大司馬而先生謀
救仲馭亦致書袁州東平現皆可證也

又按冒序言方大猷之必欲殺公也公語侯方域曰
今有欲吾謝大猷可轉禍為福者豈不為范滂所笑
哉此語竝見壯梅堂集練注予謂當日金吾諭意必
有此一段轉折言先生之結怨懷甯行則可以免禍

不行則一謝以釋前嫌竝可轉禍為福先生卒不可
遂去此必先生在燕子磯告朝宗之語亦正可為遺
詞急捕之雀證而當日遣金吾諭意之貴人其為馬
士英無疑也

先生既別侯公子振舵南歸阻風于和尚港用去年韻
又有朝發三章遂歸秋浦山中

按朝發阻風二詩皆一時作故朝發之首章云朝發
上新河輕舟飄一葉暮宿和尚港南風迴歸棹是阻
風之證又阻風和尚港用去年韻首章云霜落江寒
水半流依然野泊問沈浮正秋末冬初時節三章云

次尾先生年譜

案

一姓乾坤猶鼎革終朝風雨任留行正咏南渡事也
又文集有公討從逆賊臣檄自注甲申六月又有原
君原相原將原兵原亂等篇皆是年山中先後作詩
集有近事五律六首皆詠南都事大風行簡周仲馭
獄中則九月別仲馭作過陳定生寓舍七律則定生
已下詔獄矣

順治二年乙酉先生五十二歲

是年為南都宏光元年先生歸謀救仲馭致書袁州東
平事履解而大悲僧王之明之獄起遂不果
按先生兩致書謀救仲馭具見集中祭仲馭文蓋歸

秋浦後事也時臨侯方不為政府所善而東平侯劉澤清以山陰劉忠介公劾其寄家江南大鉞誣為仲馭屬草以激東平之怒先生致書力辨之東平意漸解而南中偽太子獄起左兵復謀東下矣

四月甯南侯左良玉率兵東下傳檄布告遠近以討馬阮清君側為各先生時在山中聞亂作甯南檄諷刺之左兵既出馬阮揚言于朝謂周雷實召之遂以初八日僇從逆諸臣周鍾等周鏞雷縝祚並賜死獄中值良玉薨于九江其子夢庚率兵東下行至板子磯為靖南侯黃得功所破夢庚遂投降于我

次尾先生年譜

美

大清

五月
大清兵南下克揚州史閣部死之渡江入金陵宏光馬阮皆逃獄事解南都遂亡先生時在山中聞變三祭仙馭為文哭之

按集中增入是年之詩有莫道五言六首中紀黃鎮爭東官左鎮舉兵及周雷死獄中史道鄰殉難揚州皆是年五月山中作

閏六月故僉都御史金忠節公起兵于新安之績溪先生亦自池州起兵應之時公奉閩中正朔承制授先

生池州推官監紀軍事

秋先生糾郡中義兒拳勇攻郡城不克同事者皆遁去先生歸泥灣山中練兵厲士以計連復池州之建德東流等縣

九月金忠節公敗績于績溪十月執至金陵不屈死先生既失督師之援兵遂不振

冬治兵泥灣山中有怨家偵得之以告大兵進攻先生兵潰走山中遂被執行至距郡十餘里郡中馳卒出城令手刃先生不受復遣總兵官出從容就刑請勿去巾幘遂正命于貴池之石灰沖有絕命詞其受刑處血

次尾先生年譜

美

陳洗之不去持其首入國門如生歷三日不變觀者咸異之

按明史謂先生敗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證之伯宗撰先生本傳並計氏南畧冒氏序詳畧不同其從容就義可想見也本傳言先生自起義以來飛檄郡治語皆醜詆遂為怨家偵告又言先生被執在塗不欲與官兵伍每至輒僂上坐自稱明官官兵亦敬重之不敢加害至先生不受卒刃令官自來證之南畧則就刑于總兵黃某也明史金聲傳以九月下旬敗師十月朔張天祿執之于休甯解至南京據此則忠節

之死在是年之十月內先生被執在後則十一十二
兩月間事冒氏以爲乙酉之深冬者近之證之集中
先生有觀兵泥灣題寺壁七律泥灣去郡九十里云已看下
葉霜威肅則已入冬令矣又有題泥灣壁五律皆同
時作二詩皆先生之絕筆也絕命詞已佚僅存一句
見集中云半世文章百世人去郡十餘里之地疑即
石灰冲南疆釋史則云松林

先生面黑紫鬚目光奕奕射人見伯宗撰本傳壯悔
堂集祭先生文言時二見吾次尾之面冷而蒼鬚怒
以張言知風發氣奪電光蓋言夢中所見適肖其生

次尾先生年譜

卒

平也又言定生爲我言次尾戰敗危坐正冠徐起拜
故君辭先人引頸就刃意氣彌振此與冒氏勿去巾
幘將見先朝之語合皆先生抗節時實錄也至南畧
謂先生兵潰匿發源神門界證之明史及伯宗本傳
但云山中意去泥灣不遠尙在池陽界中蓋先生死
志早決必不遜匿以圖倖免也野史又謂先生起兵
奉朱盛濃爲主予謂先生已受忠節官同稟隆武正
朔豈肯襲浙中爭詔之嫌而盛濃以疏藩後裔據顧氏聖
安本紀盛濃不入宗盟先生亦豈售其賣卜王郎之
詐今所敘述悉以正史及諸家之書爲据

又按明史附先生于金聲傳中從其類也忠節公爲
先生之鄉人同在南都應試必有同社之好而自是
年門月相約起兵來往數月豈無一文一詩之傳憶
予少時從先名宦公在池陽見先生鈔本遺集中
有上金正希先生書數紙漫不省記今徧檢樓山集
二十七卷皆無之又家藏先生制義一本亦佚附識
于此

次尾先生年譜

卒

遺事

附錄樓山遺事

先生之交游出處及其論文論詩之旨凡著之年誥者從其所繫之年月書之餘則畧焉然其散見于國初諸家之紀載者生前膾炙死後灰釘論定久矣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韓樓山遺事

明史附金聲傳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善今古文意氣橫厲一世阮大鍼以附瑞削籍僑居南京聯絡南北附瑞失職諸人劫持當道應箕與無錫顧杲桐城左國材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長洲楊廷樞等為留都防亂公揭討之列名者百四十

遺事

餘人皆復社諸生也後大鍼得志謀殺周鏞應箕獨入獄護視大鍼聞急遣騎捕之應箕夜亡去南都不守起兵應金聲敗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唐王聿鍵死於福州給事中熊緯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禮等俱死時順治三年也其前後殉節者又有巡撫邱祖德推官溫璜都督蔣若來總兵周之藩尚書總理軍務郭維經兵部左侍郎詹兆恒罷居大學士傅冠巡撫金聲推官吳應箕等 質實云吳應箕貴池人舉兵應金聲屯師泥灣論降不屈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諡忠節

御批通鑑輯覽

增明唐王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冬十月我

大清兵克徽州○先是徽州聞南京破故明知府秦祖襄及僚屬皆遁推官溫璜嘆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攝其印召士民慰諭之故明左僉都御史休甯金聲糾集義勇保績溪黃山分兵扼六嶺璜與相犄角且轉餉給其軍前山東巡撫邱祖德職方郎中尹民與監紀推官吳應箕等多聚兵應之聲乃遣使通表唐王聿鍵授聲等官遣兵取旌德甯國諸縣會故御史黃澍降于

遺事

大清導王師間道襲破之執璜至江甯不屈死應箕見獲死祖德退還山中○大兵攻拔其寨不降磔死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通鑑忠節

吳應箕 監紀推官貴池人爲諸生尙氣節起兵應金聲屯師泥灣諭降不從被獲死

計氏南畧

吳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父某隱者家故習儒少則蠟治詩古文詞意氣橫厲爲復社領袖崇禎壬午鄉試副榜時國事日棘應箕好奇計畫策門襍進武夫介士不復

經生自處會世變南土陸沈忠義者起恢復次尾曰吾有以自見矣署詩于壁云帥義兒門徒糾合拳勇與其曹攻郡城不克同事者遁己獨募士治衆以計連復東流建德時歙州金聲首倡義奉隆武朔擢都御史得承制專拜牒署應箕池州推官監紀軍事勢始彰而聲先敗失援自練卒深山飛檄郡治語皆醜詆怨家偵問百出大兵逼破潰匿婺源祁門界被獲不屈與官兵偕輒偕上坐亦敬重之不加害一卒以刀刃之此日吾頭豈汝可斷邪乃伸頸謂總兵黃某曰以此煩公然毋去吾冠將以見先朝于地不也其就刑處血跡洒之不去頭入國門如生歷三日

遺事

不變人咸異之 吳應箕起兵池州

按此大畧据劉伯宗所撰先生本傳惟遠匿祁門婺源界本傳無之辨見年譜中至殺先生者爲總兵黃某計氏必別有所据亦與先生令爾官自來之語合

溫氏南畧釋史

吳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善今古文詞意氣橫厲一世復社領袖也崇禎壬午以鄉試副榜貢入京師公卿以下咸加禮異跡其誠否爲榮辱先阮大鍼在南都應箕集諸名士出防亂公揭譟逐之大鍼弗敢校然憤甚欲得而甘心焉後周鑑下獄應箕入視大鍼五捕之乃乘夜去

左兵南下獄始解南都不守起義旗應金聲攻池州復建
德東流效縣 大兵逼戰潰匿婺源源門界被獲不屈將
僂之市應其曰此非死所至松林曰可矣一卒以刀擬之
叱曰吾頭豈汝可斷邪乃伸頸謂總兵黃某曰以此煩公
然毋去吾冠將以見先朝于地下也其就刑處至今血跡
猶存酒之不去義兵本傳

按此言護視周鑣與明史同證之先生大風行及祭仲
馭文皆實錄也以下皆與南畧同惟松林就刑疑與集
中之石灰冲相去不遠或一地而二名也

汪氏史外

遺事

公諱應其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崇禎壬午副榜乙酉
王師下金陵謀起兵被執不屈死如臯冒襄為之序曰嗟
乎子讀樓山先生遺詩及子班北歸手奉史傳嘆啟視之
際文章朋友何其鴻昌俊偉極一時金石膠漆之剛堅又
致嘆四海一堂同聲合志相與憂憤激烈慷慨悲傷以至
于殺身成仁不待傳檄號召如虎符合也嗟乎海岳精華
文章星鳳不必待時而駕成直昌時一代醞釀三百年培
養氣運雖盡而灑灑日月之光兼督英雄之畧者受命提
生電策雷驅金戈鐵馬畢命遂志以身家殉君國不辭膏
斧甘心斬絕此唐宋以來所無而吾黨學問氣節數十年

輪困離奇鬱蒸所致不可誣也猶憶當年聲氣干理命駕
風雨不渝晤對雖不以時不以地然三年應制會獵舊京
十五國人文畢集南雍之勝踰于北而諸生以禮相見或
珠榮玉散推執牛耳會者咸千百人或某月某日甲與乙
刑牲而盟告之天地父母倚蓋終身砥厲期許大江以上
為吳樓山劉伯宗城大江以下為楊維斗廷樞張天如
太倉而維揚上下之間絡繹八省郵合吳楚則予與鄭超
宗揚州梁湛至揚州以影園為都會樓山之為人卓犖淹
通豪俊負大志一貧諸生揮金帛娛聲色好面折人過與
公卿大夫辨論是非得失赴人患難緩急如不及至于經

遺事

史證據國家關係時勢安危方輿形勝以及兵賊戰守攻
擊之成敗無不抵掌而談掀髯長嘯唾罵痛哭而後已予
與樓山交在癸酉夏一見莫逆時先大夫課予考功署下
第遂別至丙子館樓山而受業則吏部許琴公焉同予與
劉伯宗沈眉生壽民陳則梁梁張公亮明呂霖生水
金劉魚仲履丁張芑山自顧子方泉侯雍瞻岐方
密之桐城孫克咸桐城沈崑銅士陳百史名夏孟璇
三衡梅惠連之萬年少壽劉湘客陝周勣自陸子
李舒章華顧偉南華徐閣公華宋子建華陸子
元華諸君數為大會姚北若嘉興國門廣業其一也雲

問夏彝仲先彝年伯李存吾待問陳臥子子龍以公車不

至乙亥留都防亂揭出倡之者樓山子方陳定生直隸而

一百四十餘人誓驅逆黨逆黨者侯甯也魏忠節公

大中死懷甯手忠節中子魏子一學謙刺血上書請赦始

定城且丙子子一以蔭入南雍懷甯欲甘心焉予大開桃

葉廣館孩子一大會死事同難諸孤兒為左子正桐城子

直國林子忠國子厚國繆采室江陰周子潔茂子

佩茂蘭周長生吳縣顧玉書常熟高永清無錫黃太冲宗

波李廣公江陰之子一共十三人陳則梁長歌末句有獨

恨楊家少一人以應山公子不至為恨觀者如堵子一出

血書疏葉及孝經共展詩畫淋漓齊聲痛罵懷甯意阻樓

山大快益重予為防亂駢逆後勁又與諸君共佐吾師吳

橋范大司馬景文送茅止生沅州父子勤王時芭山僑厲

生子貧甚共釀金會湯餅至數百金芭山峻謝當時友生

咸集勵經濟修名節嚴取與如此豈復以區區功名勢利

為念哉閱歲丁丑過梁溪陽羨予與樓山子方定生重定

心交樓山子方合刻倡和詩已卯夏雪苑侯朝宗方城來

南雍朝宗甫踰二十雄才灑氣挾萬金結客首與樓山定

生勒直芭山密之梅郎三城中惠連姜如須萊陽錢開少

鎮江及予相見執贄殊隆定生攜髮覆眉之才子陳其年

維松來負笈樓山門下維時杯酒論文江山生色父子師

友松柏芝蘭而公亮捷丁丑令揭陽伯宗魚仲以薦舉出

眉生疏論武陵不報還里咸不至一日樓山責予不援同

郡湯薦元廷璣寶應之難予既未與湯相見又不敢忤父執賢

者適表臨侯繼威先生出獄特擢兵憲揚州樓山相過數

言表公語學使免褫革送入閣樓山之為友又如此時年

伯周仲馭鑰以謝喪來南都樓山諸君左右之日于高座

寺收門生五百餘人予在寓有所商不合去樓山不以為

忤也是科密之售朝宗擬弟三下第辛巳半歲先君由粵

調衡永又調南破之襄陽監甯南軍予往反萬里上書萬

言得救先君手二百萬贖賊三十萬騎兵中皆同志力是

年密之聯捷尊先生孔以楚撫逮下獄陳子育容州尊

先生撫偏沉讓荆藩困賊中與予同予苦辛密之子育

兩不得當也壬午夏秋予從方孩未先生震楊機部廷

江錢殷求朝江魚仲程皇士長洲孟長人應春和洗心詩

送黃石齋先生道周成五溪同魚仲蔡懷直金陵拮据行

李送吾師范大司馬內召時樓山罵石齋先生聞人于淨

海寺于司馬多所條陳又同樓山子一李子建嘉興看懷

甯燕子箋于魚仲河房復大馬懷甯竟夜多側目樓山者

惟予知樓山五嶽在胸觸目駭心事與境忤潦倒拂逆或

奮袖激昂或戰鬪大噉卧鄰女旁掘鼓罵坐皆三年後死
事張本也是科唯子一售予已入毅與梭山雍瞻舒等未
轅文徵與夏仲文四勇吳玉隨國對宗鶴問觀上元百餘人
同寘副榜京兆金楚晚先生謂副榜之盛百年所無千秋
致慨特刻題名敘齒二錄詎知南國賢書之竟以是終也
此後賊勢孔亟中原板蕩同志烏獸散矣甲申崩拆南都
建立吾邑割隸興平又民亂百口無所託秋冬走南都時
懷甯翻案驟用放手殺吾黨修報復予靜卧一小河房聽
之樓山定生以救仲馭南來定生下獄樓山跳而免校尉
屢及予門不縛或曰劉誠意孔昭力予不解也予時以獨

遺事

子歸侍兩親走鹽官轉徙驚憂頽死更生還里之後三奉
薦書扶病告額始得免時在乙酉深冬則傳聞樓山以義
盡節九江上其後兩年之間諸君無不死即生者咸大半
棄妻子散家產去鄉里或以僧死或以歸死嗟乎烈皇殉
社稷自閭部以下殉主者僅二十一人議者謂建文之難
與魏璫殺戮忠義種子殆盡何以奪義竭忠死者如微之
表甄逢父與昌黎書云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
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弁冕不加
於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延頸受刃分死不
辭在古與今百不得一今吾黨皆太學諸生所謂弁冕不

加祿食不進死者僧者數十百人視微之所褒百不得一
何啻霄壤又議者謂崇禎間處士橫議擅操國政要挾公
卿皆漢亡國事試思夔爛繩樞乾瑩朽蠹與朝廷似有間
乃一聞國變同毀弄身上滅宗祀下殺妻子斷頭碎骨
浩然不顧以報二祖列宗教義自非讀書明道窮理養氣
羣居確然切磋砥厲安能以天下已任綱常名教共有一
至于此小東林樓山首倡之其制義詩古文詞高古不必
論讀其廿一史史論與東林本末兩朝剝復庚辛壬癸記
讀書種子諸書其刺促寒窗塵埋八股時根救治亂尙論
千古至蒿日時艱于國家陰陽順逆政事人才無不臆記

遺事

手抄存之夾袋其功在國家吾黨直與日月忠義同不朽
矣冒襄之序如此方大鉞之必欲殺公也公語侯方域曰
今有欲吾謝大鉞可轉禍為福者豈不為范滂所笑哉會
左良玉稱兵聲言清君側而大兵已逼獄乃解公歸起
義戰敗被執就刑語刑者曰吾死勿去吾冠將以見先朝
于地下也談笑而死受命處血跡至今猶存洗之不去
汪有典曰嗚呼公羅九經廿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興亡
順逆之迹當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公多憂危之言人
皆竊笑之迨其後天狼墮鼠禍機將發大臣將相又皆畏
罪持祿不為補救甚且不惜以身為餌公則張目奮袂而

言之禍福利害不為少動人又竊而笑之羣大吠徑理固
然乎同時諸名士之社集者亦不盡皆君子而苑生不相
肯飛繁霜泣鬼神者正自不少也予次公傳錄冒氏之文
以附見焉誠不忍其沒沒已也 吳副榜傳

按冒氏序已載傳中不複錄
壯悔堂集 侯朝宗著

壬辰十月日梁園侯方域卽陽羨為文而三灑酒祭于先
友吳君次尾曰嗚呼次尾死矣余蚤決次尾之死而次尾
果死矣然余時時見吾次尾之面冷而蒼髯怒以張言如
風發氣奪電光坐于我上立于我旁狂醒酣醉時一呼之

遺事

不知吾友之云也今過陽羨陳子來迎憶我三人共學
石城嘗更高歌聲滿帝京又同時而幾殺其身乎大鉞與
士英葢安樂與患難固無一之弗并今次尾竟不見而獨
見定生嗚呼次尾果死矣因與定生痛哭失聲君豈聞之
那是夜即夢君握予手曲敘平生歡笑異常然則次尾又
未必死也予向聞君死嘗就梁園為位南望而祭然不欲
為文者以未悉授命時本末恐萬一亂真失吾次尾今定
生乃為我言次尾戰敗危坐正冠徐起拜故君辭先人引
頸就刃意氣彌振嗚呼今而後吾次尾果死矣次尾果死
次尾何愁次尾果死次尾固在予與定生哭者朋友之情

而次尾笑者葢夢中猶不屑為見女子之態予與定生之
于次尾交親范張一生一死拜墓加封當在君里以君之
神乘雲策畧今古好勝乾坤慷慨方且無所不之而又何
必池陽之為桑梓也次尾念我與定生別垂一紀安知不
已駕池陽過陽羨格止觀止特我與定生不能見爾嗚呼
次尾讀萬卷書識一字是明三百年獨養此士 祭吳次
尾文
按以上皆專記先生事者集中惟附入明史本傳一條
餘皆失載

同上

方域豪邁多大畧少有濟世志嘗與吳應箕夏允彝醉登

遺事

金山指評當世人物臨江悲歌二子以方域比周瑜王猛
賈開宗侯公子傳

崇禎十二年己卯公二十二歲入南雍應試交陳公子定
生吳秀才次尾及南中諸名鉅王盟復社 侯公子年譜

壬辰過陽羨其邑之名賢莫不喜予之來而釀酒為會以
觴之飲竟分曹賦詩長吟短咏咸極其致葢建安南皮之
遺事也因憶己卯寓金陵其時桐城方檢討曾為譙集徵
召同人今乃再見此舉且十五年矣檢討之零落殆不可
問而一時同事者若吳貴池之蹈刃而死李華亭之賣志
以沒梅金吾樓遲于蘭若張修撰歸逸于海上風飄烟散

畧已如斯而江山之恨禾黍之悲從可識矣陽羨志葉序往雲間有陳黃門李舍人皆起榛蕪以才情橫絕一世得其年而三丁丑余與黃門論詩燕邸已卯與舍人論詩金陵自以為盡意無復遺憾由今思之恨不得起二君子九原者其年幸獨在是以鼓吹羽翼之功私其年也因憶予與二君談時秋浦吳次尾在坐嘿不語心甚怪之次尾雅能詩其年為收藏其遺集急取讀一過乃知次尾詩與三君雖互有得失而了了見大意顧蚤于予十年此昔所以然不語也余與其年別八載而良友如三君者皆已死其年幸各為識之以續入哀陳其年詩序

遺事

按黃門陳子龍也舍人李雯也黃門以丁丑成進士公子時侍司徒公在燕邸與之論詩似也若先生實未至燕京證之樓山集中是年先生應吳中刪選丁丑房牘之聘由新安杭州抵蘇之虎邱至冬始歸其不在燕邸預于論詩之坐明矣朝宗此序因已卯在金陵李舍人坐上或以燕邸與黃門所論轉告先生而作序時牽連並記也

雪苑侯生已卯來金陵與姬識姬嘗邀侯生為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奄論城且屏居金陵為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

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為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能結客者公子曷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言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誼聞吳君尤錚錚今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侯生大呼稱善醉而卧王將軍因快快辭去不復通李姬傳

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為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為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乃屏人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于君者也光祿方為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

遺事

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滿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為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為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為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游及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入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按此所述即李姬傳中事傳文敘之已卯甚明下文所云初者明此揭之早出也公子已卯始至金陵不預公揭之議故大鍼之求解正在此時辨見年誌中仲馭不以文章名然官儀部郎日嘗疏請伸理遂國時事而其復吳貴池書論皖人阮大鍼尤為嚴而正即此已與

日月爭光非文章之家所能及也後卒以觸皖人殺其身

書周仲
取集後
按復先生書印先生草此揭成示仲馭仲馭答書慨然
任之遂為甲申詔獄張本

四憶堂詩集 同上

不盡登臨地依然燕子磯
波心懸帝閣帆影動江暉
擊楫乘風志行吟初芟衣相憐分手處轉恐再游稀
燕子磯送次尾自注甲申作

按此詩宋牧仲注云是時應箕與侯子同坐黨人獄大
賊將逮捕之此蓋應箕避難出金陵而侯子送之也据

遺事

此則朝宗之出金陵在前先生視仲馭在八月則正朝
宗往依蘇撫時也先生出金陵在九月則正朝宗聞捕
及吳越將謀北行渡江時也九日過許墅張員外則其
至燕子磯送先生不過數日間事予撰先生年譜以為
九月望後今檢湖海樓集先生以九月十三日出金陵
下見此崔證也至朝宗先去金陵年譜中引其別練三詩
為證今再檢侯集中有送練三詩云獨洒楊朱淚兼揮
祖逖鞭投餐藏室壁解佩贈章弦宋注甲申黨人獄侯
子避貞吉家又證以詩詞其別練三即出金陵往依蘇
撫時也然則實注以為冬與黨人獄者既誤以渡江至

揚州之月日當之而侯公子年譜及本傳敘次多混蓋
但知其依張尚書依史閣部而不知中間自金陵至蘇
又由蘇北至京口一去一來流離轉徙集中詩文皆有
崔證且與先生去金陵相值之月日如合符之析昭然
發蒙矣

吳公挺人傑家在秋浦曲
早漱蒹葭衣兼瞻邱墳驚一離
燕雀羣翩然冲黃鶴嘗過金陵游
公卿欽瞻矚孔融空許洛揚雄
擅巴蜀氣槩託杯酒文章洗雕縛
廓然示周行辟之長夜燭沛然飲
殘膏辟之儉藏粟名高氣轉降撫
躬頻自屈甯為澗底松甘韞璞中
玉賢者出有時曜日祇取尋

遺事

我聞貴池言再拜肅忠告當時
柄國者前屈鳳陽督潛引院江子
謀害清流酷吳公壽怒張奮義感
抵觸彈抗叩水山目中無大憲黨
錮至今榮願下范滂獄但傷漢運
終不竟鍛鍊局吳公徒步歸奔其
妻孥屬長及斬其林襍幟毀其禱
連合羣少年草草一結束聲言取
九鼎重復還邾郟江波水何清江
干日何旭照徹吳公心七竅環相
續豈不知非敵忠貞從所欲廢陵
走麋鼠荒殿巢雉鶴六朝建業城
淒涼百草綠昔日豪貴兒駒隙哀
短促後死秉銀管追敘山陽錄特
書吳應箕千載愧頽俗九哀詩之
七

山陽錄 陳貞慧定生著

崇禎戊寅吳次尾有留都防亂一揭公討阮大鉞大鉞以黨崔魏論城旦罪暴於天下其時氣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當事多與游實上下其手陰持其恫喝焉次尾憤其附逆也而鳴騶坐與偃蹇如故士大夫繼踵爭寄腹以為良心道喪一日言於顧寸方杲子方杲也不惜斧鑕為南都除此大憝兩人先後過余言所以余曰鉞罪無藉揭士大夫與交通者雖未盡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點破如贅癰糞瀾爭思決之為快未必於人心無補次尾燈下隨削一藁子方毅然首唱飛馳數函毘陵為張二無金沙為周仲馭雲間為陳卧子吳門為楊維斗浙則

遺事

七

心愈恨未幾成御史以論楊武陵嗣昌逮遂不果上鉞遂有耐誣瑣言一揭語雖鶻起中實狼驚至己卯竄跡荆溪相君幕中酒闌歌過襟解纓絕輒絮語貞慧何人何狀必欲殺某何怨語絮且泣向相君泣大鉞身雖在陽羨山中乎而所以窺伺吾輩者益急無有間青溪道上察予往來如織時予寓宋憲副園中同人枉顧鉞多為相圖也且悖且恚鉞歸潛跡南門之牛首不敢入城向之裘馬馳突盧兒崽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氣盡矣然鉞腐心昨齒日夜思所以整吾輩謀翻局特未有路耳居無何荆溪再召竊心喜鉞得間矣幸天子明聖堅持其局不變議隨起隨滅

遺事

七

二馮司馬魏子一上江左氏兄弟方密之稱止仲馭卧子極嘆此舉為仁者之勇獨維斗報書以鉞不燃之灰無俟眾溺如吾鄉逐顧秉謙呂純如故事在鄉攻一鄉此輩窘無所托足矣子方因與反覆辨論有書書不載略上江有以此舉達之御史成公勇成公曰吾職掌事也將據揚土聞會楊與顧之辨未已同室之內起而相牙揭遲留不發事稍稍露矣阮心此事仲馭主之然始謀也絕不有仲馭者而鉞以書來書且哀仲馭不敢視就使者焚之鉞銜之刻骨揭發而南中始鯁鯁知有逆案二字爭囁嚅出詈語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鮮廉者亦曩足與絕鉞氣愈沮

區何甲申宏光事起鉞曰此奇貨可居也竄緣官兵部尙書以迎立福邸首謀即翻舊案將盡殺天下酬所不快下周鏞雷演祚于獄發其端時語所親曰吾五六年來三尺童子見我名姓輒詈而唾者非若若耶若知有今日以揭中最切齒者十人列之上曰此擁戴潞藩以圖不逞者又造為十八羅漢七十二金剛之目曰此其羽翼者如玉紹徽點將錄故事一網殺之貴陽馬相曰大事方定如此人心不安姑緩之是時也予適以先人郵典留南中且逆知鉞之就就余也以周雷在繫旦夕勞問或謂余且遜謝亡去予嘆曰禍已成無益况友在難何忍去益且夕二公自

若鉞日夜中之莫可解矣一日持余僕至鎮撫誣予爲仲
馭打點且云仲馭以五百金賄都御史邵公維經將井中
郭甲申九月十四日兩旂尉至余寓踪跡余所與仲馭往
來書札無所得因出一票但聞日駕上來駕上來數十人
蜂擁予去時河南侯子適至爲予倉皇出兼金付錢君禧
代請問而爲求援於練少司馬時漏已下司馬馳詣貴陽
曰書生何罪必欲死之耶貴陽曰非我意出圓老練曰其
先入清德重望至今思之未忘當十世宥者奈何卽殺其
後人馬相默然顧視燭影移時曰拘之司敗何如練不答
既日遣之出境去何如練謝而退時舊錦衣劉僑者亦在

遺事

南中致書鎮撫馮大意謂東林後人無故殺之以起大獄
後來必有公論吾衙門久且年老閱歷多紀綱門達可鑿
也馮亦遲迴者久之而王相國鐸亦有書至鎮撫遂不得
周內乃於十五晚拘予私衙具五毒皂衣團牌縱橫勢張
甚馮作色曰汝何故在京爲周鎮打點予不爲動徐曰某
書生也不任打點於周某實爲兒女親惠難中忍不一顧
馮曰汝有家人口供以一單示有送銀郭都御史一欸予
曰無論周某素以名節自愛非行賄者郭老先生清廉矯
矯居官正直南中無不聞豈受賄者馮曰汝何得交郭公
予曰某之得交郭公以先世有舊耳非因周也馮又佯作

色曰此事不小然終無所鍛鍊云初見其拘票首予次吳
應箕次仲馭弟周鎮吳與馮有舊先密以意示梅錦衣惠
連得免其傳牘有云此輩夜聚曉散踪跡詭秘以無實跡
姑發回原籍嗚呼甚哉阮以快快不快所願曰俟我巡視
地方未晚其時逮御史黃澍明年乙酉逮督撫袁繼威輔
臣吳姓逮宗室朱容藩又逮御史左光先逮翰林陳名夏
逮諸生沈壽民張自烈沈士柱逮大司農侯恂泊其子方
域方夏逮副都御史金光辰諸君子凡號爲清流者惴惴
懼重足立矣四月左帥良圭衷甲東下意靖君側至九江
南都震恐夫鉞以爲雷周所搆不除之爲內應不已詣貴

遺事

陽基指薄暮往語至達旦飛片紙賜死矣屬有飛霜之異
諸不靖者尚借爲風雨尋有五月初八日之事清流之禍
遂獨中於雷周二公而國事不忍言矣嗚呼防亂公揭本末
丙戌八月阮大鉞渡仙霞嶺白日忽紫漆燈欲逼騶衛
不能前空中聞有兵戈劍戟聲鏗鎗浴鐵如百萬怒
雷大鉞馬上嗷嗷連呼饒我饒我不逾時馬驚墜深
谷中肢體糜潰以死僕從隱隱見穿紅袍者二人綠
袍者一人綠袍爲介公紅爲仲馭李侯云附記
阮司馬大鉞之先世督部公諱鶴者予高祖方山公
嘉靖甲午同年也其家故多博雅士如大鉞之叔自

肇尤奧異然予初不識之崇禎癸酉冬姚孟長先生
赴南學院任晤問談及大鉞所填詞曲十錯認春燈
謎予因從錢兵部其若索觀之曰事固有敗於激者
若大鉞此曲乃思自湧非思翻局萬一挺而走險邊
其攀坳正人之一綫而明為仇敵號召黨羽濟以譎
險天下事去矣其若與張二無諸公皆以予言為平
甲戌春大鉞忽持年家弟刺過予一見傾倒歎歎手
抱子兒繼貞稱世兄弟予雖訝之而心憐其夙游趙
忠毅廡下抑丁艱在魏閣未橫前或非渠首何必峻
拒反深其毒往答拜之即牽兩張筵出童子演春謎

遺事

又九

酒間娓娓自訴吾與孔時仲達厚他人交構致罹黑
冤十錯認取以自雪本情冀公等照覆益耳予乘醉
應曰世間錯固不止十但保公自家不錯何患人錯
昔人誤答一轉語墮野狐身而後賢解之曰輾轉不
錯復是何物願公從此實之為國家起見勿生仇恨
也自是又十餘年而南都大變大鉞托彭天錫相謝
因相招阮鬚已蟒玉執權薛子來大者侍從小者編
摩京堂太史惟所命之以報人棄我取之德不亦快
乎予答天錫吾不復以一字復阮鬚但為語鬚前此
猶是從井救人今日乃是李代桃殛此時何時而猶

以腐鼠相嚇哉今日見定生所敘述益服數君先見
而予與維斗終是寬一著然予無着本懷覺一切原
無定相若使駕馭得宜安知鄭賁妃不能脫簪魏奄
不能帖息劾掃除役一扶之一挫之遂至於此天下
事豈獨中原宮府不宜異同也補米坳記

按以上皆見山陽錄後衲米者薛采也

十子篇同上

吳貢士應箕

次尾骯髒負氣節其讀書有本末平居酒酣感槩祖鞭劉
嘯虬鬚颯颯赤常不在受降風雪間也魯仲連欲烹醢梁

遺事

辛

王灌夫痛罵程不識而頭顱老夫離舌不平氣亦以是不
振乙酉之死而次尾何以死也次尾又何得不死噫次尾
之志也

贊曰鄙人通斤伯牙流水乾坤歷歷何限餘子

湖海樓文集 陳其年著

聖中要人某者謂周方貴幸倂見里中諸父老顧獨時時
嚴憚先府君嘗以好語召府君曰公子如出吾門者吾能
尊顯之客以語府君府君卒不往居恒負大畧一時江表
諸先生比之東京廚顧府君與諸先生者亦深相結也戊
寅而雷都防亂公揭之事起公揭者蓋為懷甯阮大鉞發

也懷甯魏奄乾兒思宗皇帝鑄之九鼎比于魑魅罔兩然
猶橫踞南都以酣歌聲伎奔走四方無識之士輦金十萬
至闕下朝中多陰爲羽翼者勢且巨測貴池吳先生次尾
時讀書于家與府君扼腕此事會無錫顧子方先生來三
人者雅相善也意天相合吳先生隨于燈下草一揭顧先
生首倡府君次之蓋揭中雖徧列當世清流然主之者實
止秋浦梁溪陽羨三君揭未布或泄之懷甯懷甯愧且恨
恨乃刺骨無何而竄迹荆溪要人幕中二憾在矣酒闌歌
歇襟解纓絕醉二參懷甯輒絮語陳貞慧何人何狀必欲
殺某何怨閉門泣且盡腫是役也雖僅偉大學舉幡乎然

遺事

義聲一呼枉正立決使天下後世知春秋之義不陷于亂
賊之誅府君此舉實爲首功云明年爲己卯府君射策陪
京寓深陽未憲副國中當是時金沙周鹿溪先生方以讀
禮家居宛陵沈耕岩先生以諸生辟召首拾擊揚相奪情
歸卧敬亭不起秋浦吳先生則主持清議于南中一時名
德如芑山張爾公吳門錢吉士龍眠方密之歸德侯朝宗
如皐眉辟疆嘉善魏子一諸先生無不雲集石城府君願
盼其間自大司馬范公司業周公以下皆虛左引重之每
當車騎闕集冠蓋絡繹命酒徵歌輒呼懷甯樂部仰天耳
熱復與諸先生戟手罵懷甯不止灌夫之禍始于滕席矣

忠節吳次尾先生年譜 遺事

壬午之秋復應省試不第屬朝中正人黃石齋道周范質
公景文成賓慈勇相繼竄逐府君屢變服走送江上日涕
泣里中要人且再起事殆未可知屬有天幸要人起卒敗
然天下大事已去勢且爲之奈何至甲申而遂有三月十
九日之難主事公小臣死之謂處士之府君蓋日涕泣方
圖與雲間金沙諸先生共襄劉現祖遜之舉而懷甯驟用
事矣宏光甫立府君則走之南中蒲伏闕下爲少保公請
卹上書得允既以恤典久居南中而阮懷甯者方貴用事
夙又恨府君次骨蓋先是已捕鹿溪先生繫之請室矣先
生者亦以防亂揭故爲懷甯所切齒者也府君日則席藁

遺事

銀臺門而夜則橐籠從先生請室中或且爲府君危之府
君奮髻抵几曰男兒死則死耳何畏邪卒詣獄自若九月
十四日下春卒有白靴校衛數人者至邸中縛府君至鎮
撫出一紙紙尾有秋浦吳先生名吳先生先一日亡去而
劉儵者故思宗皇帝舊錦衣也夜漏三下以一小赫蹏與
鎮撫馮大畧謂東林後人無故殺之以起大獄紀綱門達
之事可鑑也馮獲書意動而司馬練公國事亦爲府君馳
詣貴陽而相國王公鐸亦以書致鎮撫稍稍解府君歸
里又一年鹿溪先生卒賜死獄中 大兵旋下江南亦亡
嗚呼小人之於人國也甚矣哉府君歸遂鑿坏不出坐卧

四九一

村中一小樓足跡不入城市者二十年樓之上度十三經廿一史各一部餘則雜列樓山堂集壯悔堂集陳黃門遺詩吳梅村樂府朝夕吟誦寒暑不輟以為常定生府君行畧

按防亂公揭予撰先生年譜據本集及南雷文約證此揭為先生戊寅在桑溪陽羨時所作以訂冒氏乙亥之誤今檢定生所撰山陽錄及檢討撰其父行畧則先生實此揭之主草者與子方定生三人共之故其所敘年月與全氏南雷神道碑合惟先生以戊寅七月壬子方家定生自荆溪過從示沈眉生疏稟乃起草檄之議若八月先生至荆溪主定生家植于方有約未至而檢討

以為讀書其家則六月事檢先生詩文集確係作於子方家與定生共成之則謝山系之戊寅七月者尤得其實至甲申鉤黨之獄據錄中謂先生與馮錦衣有舊使梅惠連示意得免則與先生祭仲馭文及朝發之弟三首如合符節也

文杏齋者先大人讀書之室先大父少保公所構也齋之上大人讀書其間一日呼崧而命之曰爾小子亦知斯齋之所自乎自爾祖少保公之構此齋也三十年矣自爾祖之棄世而爾父之險阻艱難以處此也又二十餘年矣念平昔踪跡所之燕趙吳越之間名山勝境歷歷在吾目焉

然自甲申乙酉以來予不復出矣念疇昔交游如貴池吳次尾金沙周仲馭宣城沈眉生梅朗三雪苑侯朝宗吳門錢吉士雲間李舒章晉盤桓磅礴于此齋者今其人或在或亾又不可復見矣齋之中吾留名山記一焉庶幾不復出者可以當卧游也又齋之中皮綱目一焉庶幾思其人而不得見見古人如見吾友也齋之中又襍皮樓山堂集壯悔堂稿雲間陳黃門詩集東吳太史樂府焉皆吾友也吾又雅善是也小子誌之文杏齋記

貴池吳孟堅撰讀史漫衡一卷屬其友陳維崧序孟堅者維崧之師樓山先生嗣君也憶歲戊寅從余師游余才年

十四耳記一曰者予以制舉就呈先生題為葉公語孔子及太師擊適齋諸全章先生喜掀髯抵几立飲盡一斗曰子異日良史才也出其文編贊諸坐客復以陳生文贊之鄒臣虎先生于是陳生名一曰而滿大江南北又一日師見予晉人假道于虞以伐虢文則又益狂喜曰此弦高之智也乃得之十數齡童子奇哉又一日予作霍光論責光以不早選保傅輔助昌邑王至廢立大事徒決于田延年無古大臣體先生喜則益大奇之蓋先生平日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精熟于史其教維崧也亦必令其精熟于史今先生沒二十年矣愧予將老而無成篋中僅僅保守樓山

堂集數卷每讀集中論史諸作時而悲歌起舞旁若無人
時而作為變徵聲泣數行下蓋既傷予之老而無成又傷
予縱且暮不死有所冀述卒亦無知己如先生者咨嗟擊
節其相揚抗也已嗟乎予以是不得不泣然于予師之既
沒也吳子班讀史漫稿序

先是貴池吳先生太倉張先生俱有史論吳先生意氣雄
偉倜儻非常所著樓山堂史論高文老議成一家言有極
筆之歎矣錢曉日史論序

維松性者典籍即至叢言勝史往往有所津逮見未虞初
諸鼻者流非算博述即與董狐耳既執厥不迂道獨有

于國家大掌故如輟耕錄金陀粹編則又腕力孱弱文采
不足以發之甚矣紀載之難也嚮惟秋浦吳次尾先生觚
不觚續錄議論絕有根据近則汪鈍翁戶部說鈴敘述不
苟點染復自斐然吾目中所見說部惟此二種今又得牧
仲是編相鼎足矣符鄭偶筆序

聞先生有國朝古文之選誠不朽盛事也崧昔年石城數
從次尾師游出所撰國璋集相示絕嘆為經術曷茂搜葺
詳雅無何而觸機蹈故此書不傳竟作裴氏之語林有遜
蕭統之文選言之可為感傷與張芭山先生書
擬古樂府當日貴池吳次尾師謂予不宜多作近則梁圖

侯朝宗亦以沿習為譏然僕以為才情之士不妨模範用
見倩盼耳與宋倚木論詩書

湖海樓詩集 同上

夫子驍騰甚當時命世雄奔繡陳漢疏擊缶和秦風捫虱
才難售游龍術未工嶙峋一坏土落日大江東

當代論兵會何人可擅場劉琨歸朔北孫策入丹陽一諾

輕車騎千言破混茫靈旗如彷彿毅魄想飛揚讀貴池先生樓山堂

集二

東都壇墀立名字西園邸閣紛袿襜懷甯乳贊老逾怒矯

尾直拂鍾山巖我師秋浦魁壘主便樹頤頰張鬚髯一呼

遺事

袒褐暴猛獸筆陣霍若霜鋒銛甬東陽羨迭相和摩旌掉

款交無嫌么麼得志逞報復一網盡矣心所甘王師南下

明社屋人頭畜鳴盡夷殲四十年來市朝換曜靈急景奔

驚帆崇文門外黨碑倒沙石磨治落文嵌平生先子膠漆

友半作黃葉經秋芟晨星落落只翁在開元軼事餘誰語

先朝鉤黨有本末水玉瑤碧秋陽暹今人往往咎過激毋

乃醜正叢譏譚寄黃梨洲先生求為先人志墓

白門城上夜啼烏有客單衣泣路隅舊事逢君心惻愴故

人憐我立斯須下杉啟在誰修墓李燮家亾但賣珠試向

平陵松柏望當年賓客尚存無贈吳子班

冒氏同人集

南門舟中同辟疆定生密之朝宗作

吳應真

自我來京國蓬門屢為迎未能念得失而苦學逢迎悅性無非亦忘機敢避名依然城郭近徒羨濯纓清

寶應真吾友輕航許乞居何殊割邸宅况載入關書我不為公度人誰賦印須城居空擾攘野泊竟何如此詩共四首

後二首已見樓山集中不復錄

按此詩為先生已卯六月南都之作詳年誛中諸子據

先生自注尚有子方此佚先生避客城南舟中之詩惟

此二首集中已佚其寶應真吾友一首見留都錄先生

遺事

之孫銘道注中題為湯薦元假舟城南證之詩詞湯即

寶應人也惟第五六句云我有乘桴與人誰作楫須與

同人集小異蓋先生後改也

丙寅孟堅至如臯謁呈五言律三首和韻 冒 襄

紀事三千字包羅數十秋王戊春子班徒步入都為尊人

萬歸過子臨請追述往事者三日予為作樓山余惟稱後

紀事本末字體三千人有百餘盡當年節義 宛公等遂長留冥漠應含笑黃泉莫寄愁况逢無忌日鐵

匣不須投

按和作三首今錄其第二首證樓山序正作于是年也

漳浦文集 黃忠烈公著

世事遂至此包胥之哭欲向何門方新安未陷時皆仰師

雲霓不日入關即六真書亦深以紫氣為望至朱盛濃過

乃知河漢古建德山水雄深其間必有偉人若韓岳李郭

之倫甯當以此歸之吳次尾今亦安在謝車騎用寡亦須

八千但可一試耳若持久恢復非三萬人不可與鄭太宰

按此書則朱盛濃之非其人可知而謂先生肯奉之乎

故年遂斷以為野史之誣

南雷文約黃宗憲

方阮大鍼之在南都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

下有事行其掉闔耕岩効楊嗣昌疏尾有大鍼妄畫條陳

遺事

鼓煽豐芑之語于是顧吳應真推耕岩之意出南都防

亂揭台天下名士以攻之大鍼恨甚以為主之者周鹿溪

也及大鍼得志曲殺鹿溪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

耕岩為首予亦預焉且聞溧陽亡命投止耕岩矯詔將下

溧陽遂北耕岩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耕

岩墓

崇禎間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為事淄川韓城承其

衣鉢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覆妖鳥之

巢漳浦在獄利害尤急三吳君子間出奇計謂我不如援

彼黨一人以為兩家驕郵庶放東林出一頭地會謂故相

而故相所前暱者為阮大鍼大鍼亦從吳中咕囁耳語曰苟使大鍼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溺灰揚焰置酒高會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強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也邀之半道會于虎邱天如來之以謀告仲馭仲馭持論不下此仲馭親為言會眉生保薦入都劾揚武陵竝及大鍼大鍼始沮喪先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顧子方曰大鍼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為揭首其次則天啟忠臣之家故予與左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姓名大鍼杜門咋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鍼猶不忘援手故相以吳中事沮之則請起廢籍馬士英以為化身故相許之去崇禎己卯

遺事

五

金陵解試先生與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暑揭中人也邑山張爾公歸德侯朝宗苑上梅明三蕪湖沈崑銅如臯冒辟疆及予數人無日不連袂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鍼以為笑樂士英定策大鍼暴起國狗之瘼無不噬也遂按揭中姓名造聖廟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而予與先生為校尉縛致鎮撫獄事雖解已瀕死矣若是乎宏光南渡止結得南都防亂揭一案也今日聞先生事者徵之于予其亦司馬子長徵于夏無且之意與陳定生墓志仁菴為黃寓庸虞德園外孫館甥更廣之為讀書社如江道閣道信嚴子岍顧斐公虞大赤仲崎卓珂月鄒季直叔

夏嚴子衿鄭元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薄子班魏子一江上則沈冒生沈崑銅梅明三趙雪度吳次尾江右則舒芭孫劉孝則蜀中則劉墨仙仁菴各取其長以弦韋為幽贊非一闕於聲氣者比也張仁菴墓志

遺事

五

按南雷二志證之先生集中及檢討所撰處士行畧奄然如合符復析者也周宜興之起在崇禎辛巳而三吳君子之謀起宜興則在丙子丁丑間蓋烏程任首輔時也證之吳梅村復社紀事謀起故相之議發自張天如而吳中人爭附之宜興懷甯一鼻孔出氣又證以先生之書則此揭之出吳中人從而矛盾者亦即謀起故相之一輩人證之山陽錄楊維斗其一也至于揭事之役獨先生與予方定生三人倡之乃以書致仲馭而大鍼之必欲甘心于仲馭者則以求援之書不應而焚之故疑其為首唱耳若朝宗同在會中咀嚼大鍼正謝絕王將軍之前後事大鍼以其與社中人初定交不為援手從而下石故其恨此二人反甚于先生及定生也觀其聞左兵之下先殺仲馭惟恐失之朝宗遁後復以乙酉捕及定生家親本而定生反以王相練司馬之緩頰而出此可見也

鮎埼亭集全祖望著

當崇禎間中官復用事于是逆黨共冀然灰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或薦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陽羨出山已特起馬士英為鳳督以為援阮大鍼之漸即東林中人如常熟亦以退閒日久思相附和獨南中太學諸生居然以東都清議自持出而厄之乃以大鍼觀望南中作留都防亂揭宜興陳公子貞慧甯國沈徵君壽民貴池吳秀才應箕蕪湖沈上舍士柱共議以東林子弟推無錫顧端文之孫杲居首天啟被難諸家推公為首其餘以次列名大鍼恨之次骨時戊寅秋七月事也薦紳則金壇周儀部鑣實主

遺事

三

之甲申難作大鍼驟起南中遂按揭中一百四十人姓氏欲盡殺之時公方之南中上書闕下而禍作遂與杲竝逮貞慧亦逮至鑣論死壽民應箕士柱亡命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按周相入閣及起馬士英皆在出揭之後蓋因援大鍼而終言之南雷言漳浦入獄亦後事也

明詩綜朱竹垞編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縣學生乙酉死于難有樓山堂前後集張爾公云樓山人文似陳龍川詩有賴斯正則可以飛繁霜泣鬼神

靜志居詩話同上

先生羅九經廿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興亡順逆之迹當

崇禎中預料燕都之必不能守聞者皆笑其迂而先生持論侃侃不阿也名雖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國事之得失瞭如指掌撰有熹朝忠節傳二卷兩朝剝復錄十卷留都見聞錄三卷東林本末六卷續觚不觚錄二卷其書或傳或不傳覽者可以當龜鑑矣分宜張爾公稱先生人文似陳同甫是誠知言聞先生授命處血迹至今猶存洗之不去其宏裕紹而後不多得也

按詩話選入先生練鄉勇一首何以一首蘇州行一首詩綜又增入歡聞曲一首悼吳門文相國一首耕田苦一首俱見集中

遺事

三

明之文社始天啟甲子合吳郡金沙橋李僅十有一人張溥天如張采來章等是日應社當其始取友甚隘而來之彥林謀推大之訖于四海于是有廣應社貴池劉伯宗城吳次尾應箕蕪湖沈崑銅士柱宣城沈眉生壽民等崇禎之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舉起復社復社始于戊辰成于己巳一時名動朝野孟樸勞居多然而歛怨深矣孫潛孟樸詩話按此與伯宗所撰先生本傳合

北若為尚書善長之孫英年樂于取友盡收質庫所有私錢載酒徵歌大會復社同人于秦淮河上幾二千人聚其文為國門廣業時阮集之填燕子箋傳奇盛行于白門是

日勾隊末有演此者姚幹北若詩話

按此與先生國門廣業社序文合据序則丙子也看懷
甫燕子箋序人之壬午實則丙子以來每社會多聽
阮曲所謂嬉笑怒罵也

崇禎戊寅南國諸生百四十人具防亂公揭請逐奄黨阮
大鍼子方實居其首有云果等讀聖人之書明討賊之義
事出公論言與憤俱但知為國除奸不惜以身買禍大鍼
飲恨刺骨而東林復社之讐在必報矣顧景子方詩話

按此敘公揭于戊寅與南雷及檢討所撰行畧合此殘
明一大案而揭文已佚蓋南渡後被懷甯搜毀殆盡也

遺事

沈宣城之劾大鍼僅存二語于南雷文約中復社之具

公揭為先生屬草獨此數語存于秀水詩話中

復社雖太倉二張主之實引次尾扶九相助當時烏程有
子求入社扶九堅持不可于是乎有徐懷丹之檄陸文燦
之疏繼以周之夔之彈事又繼以王寶鼎之飛章而復社
禍機既發扶九亦日在憂患中遺書散佚殆盡有子南齡
予女婿也僅存復社同人姓氏一冊出自扶九手書爰錄
其副按籍以求諸先生之詩蓋千百之什一爾吳翻扶九詩話
伯宗次尾足稱貴池二妙才氣亦相敵也劉伯宗詩話
按竹翁所采明季之詩大都得之復社故其詩話所敘

社事源流至詳且核蓋詩史也先生狎主會盟改其所
論左右遇之今錄數則以見一斑

吳梅村集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尙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
相遇于南中列壇墀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
辟疆為三人皆貴公子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嚴
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為之屈撓有院人者故奄黨
也流寓南中通賓客音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知諸君子
唾弃之也乞好謁以輪平未有間會三人者置酒鷄鳴埭
下召其家善謳者歌主人所製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欲

遺事

善我也既而偵客云何見諸君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一稱
善夜將半酒酣輒舉中大罵曰若瑞兒媼子乃欲以詞家
自贖邪引滿浮白撫掌狂笑達旦不少休于是大恨刺骨
思有以報之矣雙壽序

按肩序樓山事言看懷甯燕子箋于劉魚仲河房乃壬
午解試之役梅村所述則己卯也證之南雷撰定生墓
志言崇禎己卯先生與定生舉國門廣業之社時則有
酒酣耳熱咀嚼大鍼之事檢討自撰其先府君行畧言
己卯射策陪都先生獨持清議于南中時則有命酒徵
歌輒呼懷甯樂部酒酣耳熱戟手大罵之事是則己卯

壬午兩次之看傳奇罵懷甯先生俱在坐也至此序中
言置酒鷄鳴埭下即為孔氏桃花扇偵戲一劇之藍本
予謂大鍼之移居金陵在乙亥丙子間而社中人自丙
子以來徵伶非止一次則罵阮亦非止一次惟傳奇以
此繫之癸未三月則不似耳辨見年誌中

耻躬堂詩鈔 彭躬菴著

庚辰黨禍起輒欲死李膺 黃公道周自江西藩幕
被逮于周旋送之淮上 淮陽湖

歸舟獨與太學全 徐名仲吉南國學
生同送至淮返 氣矜吳與馮顧我特

開局 吳名應箕馮名京第
俱于南京開關選書

按黃忠烈公被逮在庚辰其自江西北上在是年之六

遺事

註

月彭涂二公送至淮返當在秋間證之先生集中庚辰

五月葺小園避著作園居賦八月寄周仲馭詩言黃解

葉三公被逮及廷杖事是先生自五月歸遂居山中是

年在郡邸度歲集中詩文皆可證也所謂閉關選書者

乃先生辛巳移居金陵之時集中有馮躋仲京第招飲

戶部園正在移家之後躬菴謀救漳浦復有次年之行

故先生及馮公有開局之事此詩因送漳浦歸牽連記

之否則老年追憶偶誤一年也 下詩有明年適京口傳
以檻車徵之語正指辛

已疑誤

死者亦多門志士骨縱橫 自記解者斷首死 ○注云吳名

應箕貴池生員起義被執解歸南京不肯見敵求解者斷
首 山中感逝
五言長古

按先生不肯至南京求解者斷首躬菴先生或別有所

聞野史俱不及也然亦可見其求死之決無苟免之心

躬菴此記雖竝存可也

寒崖近稿 陳士業
宏緒著

貴池有吳應箕者公之好友也亦與予善癯而悍目光若

炬酒酣岸憤道人間不平事輒髯張齒切而眦裂自國變

來日同君聚哭于野俄慷慨殉節而死應箕亡公益孤無

所向 徵君伯宗劉
公墓志銘

遺事

註

按徐巨源榆溪集有劉徵君傳記先生與伯宗哭野事

大畧相同今不復錄

當南都再陷時蘇州文學顧所受儒服哭文廟投泮水死

常熟項志甯舍山張秉純絕粒死貴池吳應箕宣城麻三

衡桐城孫臨常州吳福之舉義不屈死皆諸生而以身殉

者太沖為吾邑人故知其死為尤詳 楊文學
太沖傳

予曩與伯宗次尾眉生農夫孟璿諸君結社秣陵數往來

江上獨伯宗似續得與父及與父之子王孫頻以赫蹠相

慰勞如其先人疇昔

黃俞邵居秣陵問業于予友高座道人復取江上州郡詩

選之如予曩與道人暨伯宗次尾諸君故事名曰建初社
按其姓字予雖不能盡知然大概皆吾良友之子姓與其
戚黨以上建初
諸子詩序

鴻梅續集同上

予友劉伯宗嗜古玩奇負盛名于海內而尤深于經學曩
與吳次尾有皇明易選之梓劉伯宗

江城名蹟記同上

緣雪樓大司馬熊良孺先生明遇見予友吳次尾應其文
序問此何人頗挫酷類子長而議論飭饒當是鬚眉男子
予為言次尾生平甚悉今次尾一死已不愧文陸先生亦

遺事

自問關蓬轉埋骨首陽久矣悲夫

堯峯文鈔任琬著

君少用文學著聞喜結納東南名士最善金壇周禮部鎮
貴池吳秀才應箕每當羣集時杯酒淋漓相與掀髯抵掌
往復上下其議論時謀數大鉞罪惡為文檄之共推應箕
屬草而君與禮部皆列姓名其間檄未布而事泄大鉞恨
之次骨禍自此始矣宏光即位大鉞用事將盡殺黨人君
與禮部及應箕皆在南京禮部先被逮君為營救萬端鉞
誦知之夜半遣校尉捕君與應箕應箕亡君出詣獄鍛鍊
久之獄不成始釋君而傳致禮部于死陳處士

青門旅稿邵衡著

侯魏合傳

艮齋倦稿尤侗著

陳檢討傳

按二家論鉤黨之獄大畧與定生墓志墓表同今不復錄

壺山集臨川陳興霸孝威著

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而評閱者亦復逞臆橫議爭訟一
時弟深以為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風俗之樸其
時人心羣居和一而不矜尚貴爭及其衰也合從連衡熾
而六國入秦顧後厨及標而漢祚為墟即至濂洛諸君子

遺事

表

倡明理學厥功不細而韓仇胃猶誣為偽學而噬之由斯
以觀豎一說者伏一敵至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
事不可為矣今時流輩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詭
而警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迂疎者以淺俚為古朴填砌
者以六朝為治而此由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
訶前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揚揚以為得意蓋文字
之爭質釀世宙兵爭之禍歷觀古來應若指掌足下主盟
壇坫須當痛懲流弊克己求物不以所能愧人不以所不
能憎人則於世道名教關係不淺與吳次

呂子粹語

吳次尾譏萬曆末年士自本科十八房而外不知宇宙尚
有何書前此作者尚有何人實學之衰極重難返

次尾標摘當時俚俗字句為文禁且曰此等惡習殆于一
二空疎之子以僥倖取捷後人無學無識轉相套襲日增
月盛

謁次尾師墓用泥灣韻

貴池李 愁

網常自今古敢慨汗流青老死非吾志捐生報國心結蒲
思象似掛劍欲龍吟何但神州恨淒然淚一亭

理樓山遺書有感二首

當時坐擁百城尊千萬今無一二存筆絕麟書悲魯壁棟

遺事

完

克牛汗總秦燭憂深不復燃熬照歲暮徒資爆竹喧簡斷
編殘餘燼在整齊什襲授兒孫

奇法何如正與施青箱鴛鴦浩無涯簾書買粟新良賈斗

米稱兵舊世家脫史雖傳猶放廢龍門欲擬定紛拏祇今

游夏無詞贊塵土飄零鄴架牙自汪先生欲修宋史屬與
父與予兄弟及其家諸子

代草改篇
中云爾

按貴池李行季達敬中愍兄弟皆受業於先生此詩采

入程皇士輯啟顏兩朝遺詩中李達先生卒有詩序

見樓山文集皇士號濟士見冒氏樓山序

吳麻沈合傳

明三峯萬應隆著涇川叢書刻有三峯
傳稿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
所不為孟子曰一鄉皆稱愿人焉非之無非也刺之無舉
也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然則偶儻非常之士居不必似
忠信行不必似廉潔固有可非有可刺也然辨大義則不
疑臨大節則不奪馳逐紛華靡麗之場而寄情原澹汎濫
于聲色貨利之流其居心固自潔也貌富貴輕生死振天
綱立人極不學堯舜顧堯舜之道有餘光矣居今之世一
見諸貴池之吳吳次尾名應箕邑諸生也幼甚貧嘗依人
以讀書同輩或狎之亦不怒顧其資穎敏絕或詫異之亦

遺事

四

不驚蓋其自視軒然人固不得而榮辱之也戊辰應社起
其在貴池予推劉伯宗城伯宗因薦次尾遂巡次尾稱名
下士矣次尾美髯鬚頤頤焯如議論風生口若懸河因得
交于金沙婁東遂操文選之政論文合于大道屬筆甚敏
坊客厚貲購其書輒獲大利或好獎借人太邱道廣然餽
遺好燕之及不甚拒也蓋東南聲氣一夫都會矣予嘗寓
意箴之不予答跡其所行亦未屑改也亡何甲申之變劉
伯宗繩尺士也痛哭若喪考妣殆至滅性竊怪次尾飲酒
食肉如恒次尾曰今日哭泣之哀我不如卿異日崎嶇致
死卿當不如我矣遂糾集鄉里少年以一族自効時多響

應之者師敗被俘不肯薙髮降臨刑髮睨目怒亟叱刑者
速布席于地毋汗吾鬚遂坐席受刃死





植東山 年譜

吳興鏐氏
嘉業堂

向讀覽庵存稿擬輯年譜自恨才疏學淺無從起手蓋世稍遠而年湮矣至東山老人 國初名最著家乘竟一傳之不存豈因革之際有所隱諱歟然並無所為隱諱也公開我族之文運衣被一時者澤甚深長著作富而傳者絕少失今不采葺後漸散失詎不大可恨哉張君鐵庵予之畏友也博識周知以搜羅近代逸事為己責偶乘夜航入禾晨未起夢中若有人促之者入市見古董攤適陳列殘書見有學圃集兩卷其一為東山查先生年譜蓋即公門人墨庵沈仲方氏所論最為徵信大喜如見鴻寶購而得之若少遲則為他人有矣鐵庵不以為帳中祕本徧告同人既見鐵庵學問明通性情

查譜

坦率為不可及而更喜我輩奮志欲修輯先哲舊聞一旦遇合有緣也謹借而錄之以補家乘之不足且訂卒年丁巳之誤而從叔稻菴翁亦嘗從事于此擬彙他書之異同釐而正之別為一葉 即以東山老人七秩時其門人吳啟豐所作乞言四六壽啟排列事蹟綴于左以備參攷其句云云與年譜合而觀之為顯為隱如山川互相映發真所謂驗燥溼之殊節千載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不覺欣感交集此與東山外記所載略同內中特為陸晉出色寫照以見世俗稱雪遵直是傳聞之謬公墓在袁鎮南十一莊慎字號黃泥潭南岸舊居之南黃泥潭即以公所居得名故杭城錢冶嶺亦

有黃泥潭之名公壽穴在八字橋此譜中所稱生壙是也今已不可攷矣此稱新墳蔣夫人有蔡閣偶吟別新墳詩云翁姑身歸三尺土兒婦心安十二分泉下無人誰個伴臨行含淚別新墳日新墳則非舊穴可知矣今僅一坏之土四面盡為鄉人栽作所佔而州誌墳墓一卷獨漏後誰顧而問之邊擬約同人清釐之併拓其餘地構祠堂數椽立石以表墓奉粟主以棲神墓旁更栽梅花數十本梅亦公所愛暇日約二三知己以杯酒澆之但自顧齒髮零落髮髮恐有不及爰書此以俟來者能踵而成之是亦一佳話也時歲在丁巳季冬上浣裔孫熙臺世禮記年七十有三

查譜

二

年譜鈔畢系以詩

世禮 樓園

與世漸疏名利澹於書轉切性情真此身恨不通前哲今日欣然見古人七十年詩分兩甲八千葉稿散殘鱗深知時務稱豪傑獨抱經綸異逸民絲竹何曾妨道學金蘭原不隔風塵愛才目識翳桑餓分利心憐范叔貧見業也知宜閉口日人能閉口一日則鬼神亦不能測逃名竟未克藏身數先相理盈虧出有數先陽不除陰治亂循原本書序謂陰陽合而成貫索文星通象緯山林鐘鼎付荒榛祖鏡禪已歸天上鈞玉軒徒問水濱講席久隨雲氣散故園難覓石泉新東山舊宅相傳有孤墳擬補梅花樹喚醒東風嶺上春

查譜

三

譜何以注注之者誌幸也異也又從勉強而成之昔吾里查東山先生一世龍門束脩遠數千里為儒為俠為理學為游藝當世莫得窺其藩籬著書滿家蠶叢獨闢五丁氣索惜世少鑄本流傳知希則貴矣恐久久湮沒遇書籍中有事屬先生必拊摭隨手鈔錄將核其事蹟繫以歲月彙年譜一書以誌嚮往媿才蹙讓緩急理亂絲千頭萬緒猝難措手藏銅篋中寒暑屢更丁巳秋附夜航之禾驚販甫就枕夢古衣冠偉丈夫捉子臂連呼起起豁然驚醒無甚異焉晨抵郡會計廳畢舟子速乘忽遵同鄉友遇行拉子茗談紆道經用里街瞥見東山先生年譜厠古董攤亂書堆中是及門沈子墨庵所

查譜

四

著學園集原稿之第七卷也亟購獲奚啻球璧恍悟昨夜夢中起予者得非沈子耶沈為先生入室弟子久侍講席贊飭諸草於先生偉行奇節審之甚詳度所編最可信弗祕弗棄閱今一百八十年奇逢巧值留以贈子若有冥契嗚呼異哉幾年來若吞魚鯁橫胸中格格不能吐一旦渙然冰釋豈非大幸乎哉前此篋中物概當焚如棄如奚用日孳孳為但恐好古之心懈懈則不振後無復從事於斯遂將夙所摺摭鈔錄或補或注或附真所謂碌碌因人成事者將俛父目我我無辭昔先生之教人曰此心置之則淺如登山然已踰半空釋去必從山麓起步不逮昨日矣又曰學貴勉強焉習懶性

成恐始勇終懈故勉強踵成之倘敬修堂尚在或許我焉咸豐九年歲次己未孟冬下澣同里後學張濤鐵庵書於籌鏡補讀居

查譜

五

徵引書目

欽定貳臣傳

三藩紀事本末 陸榮

遜國紀 鄭曉

杭州府志

揚州府志

海寧蔡志 蔡完

海寧金志 金龍

海寧許志 許三禮

海昌外志 談應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 吳壽陽

查譜 目錄

海昌藝文誌 管庭芬

老父雲游始末 閻秀陸莘行

東山七秩乞言啟 吳啟豐

南征紀略 孫廷銓

花溪志 許良謨

始讀軒集 查旦

同宗詩選 查虞昌

選佛詩傳 查義

南燭軒詩話 查選

巖門詩話 查岐昌

國朝詩別裁集 沈德潛

滄翠軒稿 閻秀徐瑩

紹更餘聞 許良謨

毫餘詩話 周春

葵閣偶詠 閻秀蔣宜

詞苑叢談 徐執

西河集 毛奇齡

安雅堂集 宋琬

咸齋文鈔 查魏旭

耿巖文鈔 沈珩

學園集 沈起

浙江詩鈔 查容

查譜 目錄

安序堂文鈔 毛際可

硤川志 王簡可

觚賸 鈕琇

蔣夫人行略 查昇

查氏譜

東山外紀 劉振麟

查浦輯聞 查嗣琛

在園雜志 劉廷璣

偶然錄 查顯

豔雪亭雜集 王簡可

蓮夢居筆記 祝咸章

怡園紀聞 周在霄

澄齋偶談 馮騏

夢椽雜鈔 許良謨

明詩綜 朱焚尊

聊齋志異 蒲松齡

池北偶談 王士禛

金牛隨筆 許令典

引自著書目

國壽錄

罪惟錄

魯春秋

查譜 目錄

東山國語

同學出處偶記

族譜徵異

得案日記

敬修變風集

釣業

先甲集

後甲集

例言

沈君所纂不敢損益一字圈點悉遵原稿庶存廬山真面目

先生事蹟散見於外紀偶記東山國語魯春秋諸書甚夥倘有年日可據沈譜失載者補之

沈譜既載與諸書微有異同附記於後互相證明諸家論贊品題足資闡幽表微聞亦采入仿王陽明先生年譜例也譜中詩文有關係者或節錄或全錄仿吳忠節

公年譜例也著書目錄全載者仿張楊園先生年譜例也

昔人以譜繫詩茲以詩繫譜體例不同非敢賣茶求益

查譜 例言

詩文有年月可考譜中不相及者附載於後

姓氏爵里可考者詳注其下有所不知概闕如也僕猥處閭閻家無藏書兼之學陋才疏筆鐙屬筆挂一漏萬

知所不免尙期諸君子指示迷津匡予不逮感戴奚似

東山七秩乞言啟

吳啟豐

庚戌秋七月之四日為東山七秩懸弧同門吳啟豐字
文源遣使屬昌等徧乞大言為壽媿無能臚述聊數百
一以聞同倫曰孔夫子自題年譜老至從心朱文公特
筆齋軒晚而講學彼翁孫方將擐甲而起即渤海猶能
奉詔以行記絲竹自古東山謝傅恐勳名不免嗣梅鶴
相陪西子逋公高封禪著書蓋洛社固不以其年而陽
秋實自忘其老如我敬修先生簪被至列唐而盛助封
自東濟以來初為子因春秋會生龍鳳兩山之閒海昌
劉青田以壯氣在此本節孝再傳之後曾大母破鏡矢
明初故龍騰洩之童而得悟多從板發說書童聽評語水鬚亦無師私村

查譜

高眉故事七歲效顰借鈔以開耳目鏡暗孤禪嘗賴佛
手爨不釋詩書煙籠兩眼讀伍員傳便疑能孝而不能

忠見汲冢書直歎可存而不可論多學亦曾游藝尊儒
祇有窮經揣摩不止於期年稱翁以自媿年二十餘許
咸呼為從游皆遵其別說飯乞而為朋事在外記所已
先闢解丁卯馬山陰擬旋復差之偶挂曹衙匪所善也
嘗司選政文非又戒之署不觀亦坐墨池世競魯公之
書為尚序擬墨只一言諸公與會及此筆求弁言急振
之別粵東留數韻名山交付何人留別同人曾有逸興
付與何人之虎座橫經先經術而次詞章取義同平安
向聲情孤傲定館壇設帳前生徒而後女樂秉正過乎扶風不居道

德之名儘以表章自任原書指期有用上下卷頗憂水
火分門革別門黨事過激講錄理妙入情數十年猶認
聖賢生面諸儒所向處困而不失其守簡舊句曾云
恃危不見才題與孫敬人句好異感時而快所欲言捧
新篇曰得句誠為福誠為福論文不在時軼簡之存無
幾尚分先甲後甲白甲申先等身有餘巧文之履宏多
不論長言短言信口付去說外說造說難三書編帙殊
名異書異夢異人嘗有好夢豈教偏獨賞矢心獨好史
論初成兩部自司馬班氏以往直欲將二十七史盡與
褒譏得力但在四書奉學庸語孟為歸每思從七十二
賢潛通聲氣題講堂有身長置三千閉門而參野乘

查譜

以備正史偏辭博記之呼負扭而工法書見憲時樓可入二
王之室通鑑嚴之輯八刪後五代而濟彼南唐告世宮
譜定之修放諸縣聲而原于正始高日事雅工歌譜于
是寄情平仄四劇真可絃歌外初梅花議本被竊獨不
全改為小因而落筆丹青此日號為黃戴直唾時筆指
于文理上少工夫且未嘗見山月每幾裁手手承筆
水不過鄉塾對課世多屢筆徒遺秃管如林生不一借唾餘自理舊篇
分每口蓄之餉客敬修堂之孤唱要言不漏無過存誠六一亭有豐
碑羣賢合祠實煩道力或曰安危竟關象緯文墨貫共
知性道即在文章生平以利物為心振拔即更端難數
在外記不聯名入牒兩家數百口總在帡幪范陸共借

鑑掄才是年甲乙科盡登英妙辛卯張羣伯相延閱卷者共十三人讀書而併悟尊生之學隆儒不過為闢佛之言用外教無尚實遙東脯數千里以外傳一語奉為真詮且常贊外與字長樂至合學成侍坐儘負通數千金有餘越十年不經賁券人坐是囊甚無所為門戶羣以為該笑而適藉以藏身甲申後常益力此居諸不以當危疑而坐荒其初業註設之必投筆而揖客每續膏而始眠笠展綸竿向欲果夢游之約興觀羣怨擬踵成詩可之篇詩可之選與墨庵共事學易加二十年恰好秋之初吉傳人在二三子無能贊以一辭雖外記所次未盡德言在趨庭有人能聞詩禮即欲閒繫駒于

查譜

在谷其如賦鳴鶴以聞皋敬候大言用將躋獻

查東山先生年譜

查東山先生年譜

嘉業堂叢書

樵李門人沈起仲方撰

同里後學張濤鐵庵纂注

族孫穀稻菽

明萬厯辛丑先生始生

先生生於萬厯辛丑秋七月四日酉時為神宗二十九年浙之海寧人一統志三國鹽先生手葺家譜湖

周時有諱延者以子爵始封于相新安統宗世譜姬姓字東安周惠王

封于春秋傳晉會吳于相相係古字即查為姓東山

凡有大書其分支為胥臣從重耳出亡贊城濮之戰

顯于晉至南唐文徽公破閩抗吳越居徽之休寧墳

查譜

墓在焉查氏世譜師諱公字崇遠唐僖宗時官游擊

為唐吉王長史避亂居休寧卒葬二都口圩長子文

徽公字光慎南唐建州留後工部尚書封寧國公

均陽郡遷歛之黃敬元末伯圭公字璋叔查氏宗譜

始遷袁化遷樵李一統志吳越復遷海寧之龍山

州志作妙果山周光斗怡園記袁花俗稱園花鎮

劉青田望氣海上海寧寓賢傳劉基字伯溫青田人

果山尾相傳劉誠意許志鎮在縣東六十游龍

里金牛隨筆袁市之為市自唐宣宗以來有之

山與伯圭為密友先生蓋伯圭公十五世孫也查

譜實十離龍山二里為審山外志作石棋山金志按

三世有審食其墓土人誤讀食其本音送稱石棋山相

審食其高陽人歷仕未嘗至吳何得遺骸遠瘞必無

是先生世居山之西舊居查家橋先生呼其山為東

山後遂稱東山先生云

曾祖諱懋功字維敘號果山邑庠生早卒配徐魯人破鏡矢志

談遷海昌外志徐氏諸生查懋功妻年十九夫亡破鏡見志慈溪觀察劉憲龍作破鏡行茅鹿門坤有半鏡贊

祖諱肇翼字祖信號繼泉配范孺人始遷東山先

大父述略節大父兩歲孤少警慧嗣汪五峰以倭來郡縣奉節母牽舟避城南舟為諸卒攫去時大父僅八九齡自縋城下步履如飛覓得之以纜繫腹引而歸雖旌旗盛設金鼓震動軍容特嚴無少怖懼長老

查譜

咸歎服貧無師年十四為塾師讀說旁觀笑之遂發憤讀書徧諮詢性敏記尤嗜性理書晚通景繩學好周給人生平活生者五六人葬死者數十人年八十有六終

父諱大宗字爾翰自號桃源居士配沈孺人黃石齋撰傳

先子節記信理真故能堅忍惟堅忍故不為飢寒所移用情篤故能寬恕惟寬恕故不為聰明所激先生病家之人夢坐奠于古墓之旁先生戒勿事醫曰醫醫生否徒多事已而藥勿效先是先生重兩聽時語後事勿令先生知先生輒聞之如有神告作偈語有

孝弟為根本忠厚以周旋又有六十餘年間今日見我真之句預定逝期促沐浴神氣閒適指此心快活者三卒年六十有二

乙巳先生五歲

先生幼多病父爾翰公醇朴不善治生家道中落子常蕭然絕無愠色力不能延師爾翰公口授章句踰年四書成誦無遺忘

丁未先生七歲

七歲效塾本吟詩吳啟豐東山七秩乞言啟醫亦無師私村高眉故事注云云已酉先生九歲

時爾翰公就館于族姓先生居家助母夫人操作花溪

查譜

志沈氏處士宗武女查爾翰室自幼即解音韻反切之學工詩文稿於滄桑後散失子即毅齋伊璜其學半得于母氏之教亦不廢所業與長兄毅翁同力學州志查繼伸字寤五號毅齋諸生受業漳浦之門著有廬集

庚戌先生十歲

先生兒童時常游市見市肆兒鬪水滸傳借觀之中生縱橫自以為有悟乞言啟童而得悟多從板凳說書吾聞水滸一日然桑條未枯火不力母夫人語曰汝知之乎條去皮而火壯先生悟于是每事求理十餘齡即留心格致之學

辛亥先生十一歲

受業于鄰近通專經讀兼經竟繼讀國策忽失聲曰

一部水滸卻從此書出同學咸怪之偶于敗楮中得
先輩桂北海制義一首■摹逾刻率爾為文懸衣
帶累數十家人浣衣出視之爾翰公取閱謂有思路
有別情始命先生與文期每日晨炊一飽赴館袖粉
餌以代晚食隨路口誦聲徹林樾翱翔而行亦隨路
遺失粉餌不知也日過中從袖覓粉餌不得往往受
飢

壬子先生十二歲

是年負笈從學不便家食宿館中手執爨煙迷兩目
為掩淚若泣如此經歲意固樂之文成而蒙師不甚
解先達許公方壺覽之名■詩集自嗟歎以為當

查譜

代異人

乙卯先生十五歲

文譽日起查且始讀軒集寄伊璜兄
十五擅詩文下筆風雲走

戊午先生十八歲

始出應縣試名繼佑以試冊誤書佐遂仍之初字三
秀更字支三號伊璜發標題書畫稱釣史或稱釣玉
當世珍之外紀少好學自號與齋身在茲之義申酉
左尹別號非人氏乞言啟年二十
餘許在門及閣巷咸呼為與翁注

己未先生十九歲

始受室孫氏夫人為孫懷泉公女集中有悵內兄孫
明寰詩云自余七
婦翁之妹

泰昌元年庚申先生二十歲

先生以家貧應聘為童子師外紀鄰生某至乘其師
之幾斃閉一室不與飲食且三數日家人從門隙餅
餉之山口即死吾不忘與翁之教又某以不得及門
病至欲自裁乃延先生先生一日
至盡焚其夙業與彈琴終日病愈

天啟元年辛酉先生二十一歲

應道試游府庠學使者為閩中洪亨九先生承
是年孫夫人生子名嗣昉至丁丑而殤

壬戌先生二十二歲

與同里諸子創為月課許效翁視天孫沈闕大徐選
魯生許川號十二翁許效翁名許名許名許名許名
號天目徐選思名林宗號許名許名許名許名許名
五許楚白名士璜號匪峩許元吳名許名許名許名許名許名

查譜

魯生名嗣響號日庵許自為風氣好尚崖異衣冠不
川翁名許名許名許名許名許名許名許名許名許名

同俗鄉先達聞之或輿從相訪則裏面不見日吾學
未工輒為所長短勢必釋吾就彼終無以自見

甲子先生二十四歲

豫章吳公茲勉甲之督學浙中得先生卷異之拔置第
二名食餼秋闈不利嗣後考結諸生單薄之子一無
所取故臨試時才而貧者願盡附先生結冊中

乙丑先生二十五歲

先生聲價益高里中諸望族備厚幣爭館穀之每與
及門講學恐其昏憤失聽取優俳所用一撮鬚置之
座右講未半見有昏憤者即挂鬚齒頰間作俯仰視

頃刻變易昏憤者咸笑起為之惺然于是聽講諸子耳目開明無不受益而去

丁卯先生二十七歲

赴秋闈房師馬公騰仲 □ □ 請以先生卷領浙首主

司欲屈置第二馬爭之不得日寧落在為後科第一

人遂入窮山以魏瓊驕橫行且亂世必多故與門人

技擊因有孤矢方將易蠹魚之句魏敗乃已時效翁

擊其弟川翁約先生同守歲僧舍共一竹榻後賦詩

云猶記肄業菩提庵州志真如寺在縣東七十里除舊名菩提寺晉干寶故址

夕不歸西風單竹林跌坐況不足三人側臥猶云寬

五鼓起奏二藝畢歸壽家長日未光也少頗事釣

查譜

弋兼以博奕丁卯延師肆技擊獨善運槩小弓洞徹

走馬最便見外紀

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二十八歲

是時三吳壇坫繁興先生每少可而多怪既與十二

翁為月課自為風氣而好尚頗雜凡殊能絕技之士

無不游于先生之門武林有鄭方叔者精琴學文集鄭方

字正林別號無偶又號嶺谷生草橋門小賣為活亦

精天文與武源祖無功游從學弟子得其傳者惟祖

氏為精其刪定諸譜并樂論諸書與先生交最善常

問鄭曰琴未彈故無聲也既彈聲從何起鄭曰聲起

七徽之間漸分而兩殺每絃精刻十二律從尾至徽

徐而促蓋數週律而絃盡歷七絃而黃鐘大呂諸律

每二十餘見也變化足故通神先生曰然諸書皆言

理惟易變化故通神琴絃神理其盡易乎外紀先生

正叔互相發難語鄭曰凡八音斃土草木一聲無高

下金石與竹止十三聲其高下借用亦無所不備琴

瑟所以通神猶之五經惟易理無不備嘗作玉珠緣

有曰三教無如儒最大五經惟有易通神是也先生

畜琴名自然弄易習歷二十餘年棄之入越又有杜

歸時盜擄去不知其處自是情荒遂絕響

生六合人也俗號水碁杜亦以水碁自名與人對局

不願求勝而立論多奇詭先生時與之弈以善敗為

喜久之人不議也外紀杜水碁嘗傍贊秋干弈譜一

不致其善江南送先生分館穀以養之一日兩國手

打譜定一和局所爭只一子在白則白勝在黑則黑

勝兩人各不能下杜生從旁語曰須如此則兩平矣

兩人愕然歎服外紀水碁工圍情常曰弈智不能益

以極動而得靜願益人自後吳爾求者出水碁門下

亦相依依先生最久先生精此義最後從吳雲從得

認三躡若王樂水之評話東山國語江寧有王樂水

尤絕乃專說書盡態極奇江濟寰之星學趙君融之篆

籍外紀先生嘗用印章初盛符先之術數沈似羅之

度曲同學弟子出處偶記沈陵字湘岸號似羅海昌

以科舉程墨不問月揣約二十餘人其後刻鈞玉軒

稿列同友姓氏共二十子首列鄭杜而所謂十二翁

竟置不書世愈奇之

案王樂水乙酉武林潰扶其瞽妻登江橋相持慟

哭入水死沈陵乙酉六月受計監判本澈軍遇大

查譜

軍于郭店戰不勝眾潰獨殿後中流矢沒于陣又有
田家兒馬聖相鄉人棄農爲警星家代杖牽走受星
學先生教之字輒了了聞沈陵奮義往助之同敗卒
先生賞識人才迥出尋常類如此

己巳先生二十九歲

從游益進族弟虹成查氏譜名玳字商衡又字虹成
布衣卽翰荒父著有吹雲集

就學他處慕先生教私以文求正阿翁知而痛懲之

查氏譜名大虹成私請如故不踰年虹成得首拔游

庠阿翁曰吾恐伊瑣詭怪誤我子今且有成驗姑聽

之既而二南王望諸兄弟州志名詩繼字二南號樊
村順治甲午舉人有深字

齋集名培繼字王望號勉齋
順治壬辰進士有玉海堂集皆在先生之門

查譜

八

偶記猶記己巳庚午之間鄒靜長先生督學吾浙
課士最嚴時故事童子府名落例得借所知餘名以
應及列紅案後徐請更名鄒道設威儀甚竟作對簿
狀隨之以法具如犯闕不啻諸露借名之實者咸不
免

庚午先生三十歲

先生與十二翁就試武林遇乞兒陸晉于畏五等晉
新安人抗聲長歌目空左右羣乞咸唯唯聽命先生
異之問曰若乞亦識字乎晉笑曰不識字還成得個
乞子先生驚下階與揖曰子其得道者歟曷舍乞俯
共朝夕晉曰夫誰不衣食人也吾取之不如其與之

吾勞取之不如其逸與之吾奢取之不如其約與之
且取之而使人忌取之而使人怨至取之而使人奪
取之而使人不容抵于法何如與之而人樂與之而
人不見損與之而人咸自以爲積福也先生固請晉
日公等解我意暫爲知己輟業遂邀歸寓爲之櫛沐
爲之衣冠同社諸子皆親如昆弟乞言敗從游皆遵
其別說飯乞而爲

查譜

九

蔣心餘承襲其訛吳啟豐乃順恪子肯將父落魄時
事嫁名他人形諸楮墨欲蓋彌彰有是理乎
先生自云葛如六奇方布衣野走世傳余有一飯之
德懷之而思報其實無是也見偶是則公在時已傳
其事故公爲之辨或謂時將軍已貴公爲之諱是固
未可知詩選有謂順恪既貴頗諳文墨先生遂諱
言此事令著錄稱門人此則先生通變矣詩話諸
家臆斷紛紛皆因陸晉事而附會之不及見外紀及
年譜故耳後許夢稼事記謂野寺卽吾鄉之崇教寺
勝國時屋宇尙未稠密故謂野寺尙有覆鐘地上扣
之無聲人稱啞鐘又稱大力鐘更屬癡人說夢豈但

蛇足而已

辛未先生三十一歲

杭友邀先生讀書三茅觀乃留陸晉于董穉升家

作治旋赴三茅觀山靜無人常中夜起垂殿上懸鏡

泛濫典籍外絕忽作狂呼虎豹警去倦臥敗經廚鼠

以覆余下終日始曉則與狎客絲竹騎射以為樂寒

食抵家陸晉過釣玉軒坐客問陸生何字先生漫曰

字與之晉曰取義云何先生笑曰子不言與之樂

乎于是陸與之字始著留信宿借先生詩稿仍歸

于董未幾陸有去意久不言至中元之夜先生復自

杭歸翼日造董穉升家訪與之董歎曰渠昨日不告

我逸去留詩為別覆之甌下詩曰桎梏一年餘以慰

諸公意我欲脫空游悶煞此天地先生得詩悵然因

為之作傳外絕晉所著多異人往在晉同社資稅

之不樂題詩腕底復乞去不知所之查灑偶然錄家

敬修公拔陸晉一事世無始者余謂公亦巧者也

錄略一見以爲不凡留之故老始得其詳蓋晉之例飲食教

公一見以爲不凡留之故老始得其詳蓋晉之例飲食教

公一見以爲不凡留之故老始得其詳蓋晉之例飲食教

公一見以爲不凡留之故老始得其詳蓋晉之例飲食教

公一見以爲不凡留之故老始得其詳蓋晉之例飲食教

生與效翁奇計匿之傾枯囊為路費又出奇計晨縱

武林門而復一日疾輿二百里聞其父兄令為備則

子班徒步先以父兄去留五言詩一章于門首云我

本大漳人飢驅無失路邑令遣吏捕其家不得昇錄

門詩以報乃免外絕鮑生貧不能菽水當事者得其

事或坐幾後子班寄籍山陰以俠聞

壬申先生三十二歲

先生館于族弟二南家時從游益進

癸酉先生三十三歲

江右黎公博庵元督學浙中錄先生卷第一歎曰漆

園其復生乎是秋登賢書出李公少文門列卷首

族諸徵異余癸酉讀書西湖之包氏庄偶倦立隄上

忽一書生過隄揖余而進曰君莫是查余以每臨場

多遊術士善之不深與語書生日吾無所求昨有如

君者謂一公座見南面朱衣二人互爭一欲首君一

不肯竟填入第九名查而忘其名余方侍側但識其

貌恰似夢中故相詢余猶以為術也復謝而去及場

後有輩語余卷不得達內簾書生復至曰無慮也已

果出李老師少文門初擬解前而忤副座主置第九

書生沈姓海內盛傳鈞玉軒稿其自序首句余生節

孝之後蓋未嘗無所本云節孝謂大王父幼孤未亡

人徐母苦節破鏡自誓前輩茅鹿門曾賦半鏡歌而

大王父尋以孝聞注見先生既雋仍故居無餘椽新

就茅廬數楹詠歌其中時爾翰公年踰五袞生平和

易先生與兄毅齋弟少王名繼培師虞名繼伍同居

一室互相友愛爾翰公色和先生益從容而加之以

敏至歲暮始計偕北上

聞籌鍍雜綴案是科吾里獲雋三人一祝開美先生

查譜

十

查譜

十

諱甲申杭州失守投縶死一買心直先生諱歸德衛籍河南解元闖賊圍歸德不屈罵賊死贈宛平知縣一為東山先生奇行偉績照耀里閭可與弘治王子科浙江鄉試故胡尚書世寧孫忠烈燧王文成守仁同榜先後映輝當時謂三人做得好事兩閒正氣萃於一隅豈偶然哉

甲戌先生三十四歲

會試下第歸始應坊買請選房牘名之曰戒自先輩掄文立教甚嚴及金沙操選多曲徇凡與復社者復社始崇禎戊辰成于己已推徐傳周鍾為之主其盟書母蹈匪奔母讀非聖書母違老成人母矜厥長母以辨言亂正母干進喪乃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若損僉日諾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

查譜

野以多選為榮加以請託先生痛戒之因名為戒其書盛行滿天下風氣為之一變

乙亥先生三十五歲

先生讀書西湖之南屏著七字書原名兵權為兵家言上下二卷七字者何分為聲字形字氣字時字情字力字實字列數十條往往以名將故事為驗序曰此書可以無人特恐不能無天耳謂逾數多變以七者不能盡驗故云

外紀讀書西湖之南屏從游者頗眾時先生初談兵夜與諸子約試水戰羣銜枚竊擊湖漁舟百集龍王堂合散東西如約最後發號眾雷和時有客輕舟

眠月驚急出其囊伏舵板上壽先生揮之曰吾師行法不得犯一黍明日大喧南屏有暴客

丙子先生三十六歲

時黎公博庵為溫烏程仁體所構被累先生寄書云古道德之儒其發諸文章以自表見者其人必非隨聲逐跡安居美食已也類有歉然不得然之事天下以此難師師豈得辭屈曲困瘁且為豎子談笑佐酒而千載不可磨滅常在于是是故君子每引以自安耳

兩浙人士羣欲走闕白無他而或傳賜環即日尚在懸懸師即不以此為榮遇而吾道舒塞卜以是矣未幾博庵罪釋歸里先生親抵南昌論及天道因賦詩

查譜

言別其一云天高不可聞中尙有心存晦塞當吾道艱難幾及門避時機在默短髮夢誰論欲起東湖伴

清宵孺子魂

娶側室蔣夫人查昇祖暨大師行略諱明益字

之長沙母潘氏生而穎異及長莊簡懿惠年二十字家散修伊黃夫子淵春秋廿四便調費隱容公求出世法翁叔元鐵庵序夫人性蔣字宜德名悟真書有祖鑑悟真計從死幸事白得免食長齋法名本英被建內子蔣計從死幸事白得免食長齋法名本英偶然錄作然錄大師幸事白得免食長齋法名本英藥間偶錄案先生年七十六夫夫人卒之前一年年月推之歸先生時當在孫夫人卒之前一年

丁丑先生三十七歲

時孫夫人以子殤過哀病卒族譜徵異余殤子嗣助搆應制藝十首具草不須籌錄好陳大士之為文亦好古義竊喜為詩句十七病疥且革神思不亂日

吾非此中人，有僧迎我，更得一清涼處矣。退我故所，讀書于抱卷而逝。先是為防聘吳氏女，少時二歲，助病劇時，女忽見團火，庭中按抱如卵，卵中有似人眼一，起急呼家人共視之，火不為滅，久之遂入地，而去矣。

蔣夫人繼理家事，仲方沈起始游先生之門，起發明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之意，起始下拜稱弟子，因命起與選政。外紀沈子仲方初即嘗為人從之，仲方呈書格願就筆札，先生曰：無十三行書為備者，急引見。曰：子無言知子清白之遺，不得于其至激而無歸也。仲方泣下曰：先生何以知之？曰：吾見子儀華而存其質，羅絲履無跟也。索袖得詩文，為稱可仲方，軒眉作爾汝語，先生為解質直好義，數語仲方，輒拜願侍坐。仲方左引，不勝食先生曰：選政海內無不知仲方起者。刪定子丑程墨戒成丁丑房書戒成。

查譜

古

外紀丁丑楊機部先生門多材，移書先生願各得一語，則先生選既而機部之門已居最盛，機部益喜。吾聞鈞玉子腕不可奪，吾悔多馳前書。

戊寅先生三十八歲

先生下帷南屏，與同學開講席，或技擊較射，繼以絲竹有處，子字雪兒，年十四家西冷善歌舞，稱絕願為先生校書，因留絳帳中。外紀先生歌兒一部，丙字蝶粉者，聲色兩妙，性慧破口便絕。例時聞雪兒初見御蝶粉，熟視而笑，問何以故？蝶粉為歌說，紗春風滿面之句，婉麗入聽，雪兒裏面羞坐帳中，竟日後蝶粉流落都中，先生壬辰入都，楊猶龍先生謀為合鏡，不果。又有陳姬名因字鳳，誰為豫章吳令所贈，工琴弈，諸音事凡先生制，作率手於是負脫稿未幾死，先生曰：吾缺一書記，能不傷心。於是有東山女樂季秋詩經同門稿選成。

外紀先生妙解音律，家畜女伶，姬柔些尤擅場，廣陵汪蛟門製春風，鼻那一閱以贈同里宗定九和之。詞苑毛西河詩有獨有柔些，頻顧影，情人不欲近，闌干河集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為家奴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為浙中名部。願家僮侍婢解音律者十餘人，悉以些呼之。南燭軒詩話案先生歌姬有十些之日，其見諸外紀者，蝶粉有妹曰留些，姿慧稍減，其姊然猶壓羣，李太虛先生贈葉些，年十五已登場，杜于皇作葉些歌以贈，又澄些能歌，牡丹亭流麗幽遙，珊些能作高調梅些亦婉入情，又得紅些粵人也，粵人不可訓，紅些傅粉談笑，特佳莊史之禍，柔些隨北

查譜

五

幾欲身殉其餘不及考，又有家僮雲些月些

己卯先生三十九歲

海昌諸君子稍稍有異同，在邑則范文白。名驥號默庵，門人私謚靖獻。朱近修。名一，是號欠庵，崇禎壬選觀社，藝文初海昌文社最盛，觀社十二子實主東南壇，坊今無能舉其姓名者矣。因備錄之，葛定遠、辰、晏、葛、定、象、大、僕、葛、定、辰、晏、三、朱、嘉、微、眠、左、朱、昇、方、庵、朱、一、是、近、修、朱、永、康、石、盤、范、驥、文、白、袁、株、丹、六、查、詩、繼、二、南、梁、次、辰、天、署、張、龍、山、則、徐、逸、思、沈、閱、大、亦、有、曉、社、之、選、先、生、自、吳、門、歸、欲、平、意、見、乃、合、諸、公、之、文、而、歸、于、一、名、曰、社、義、也、無、二、尊、二、尊、乃、預、為、一、之、一、之、云、何、無、二、之、者、天、地、人、物、之、所、以、始、諸、子、生、未、造、□、所、以、始、之、則、今日是書盛行，所最切者，數日無二尊，無二尊，所以始之，則而兩社之刻遂止十一月己卯墨戒成。外紀附說也，已

促行書先生案積六六書諸公興
會及此六字書法道古選益行

庚辰先生四十歲

春聞是年與沈聞大同先生卷落詩二房房考則徐

勿齋先生也勿齋得是卷甚異之首荐見厄于總

裁勿翁大為惋惜先生初不知之山左孫枚先廷得

傳勿齋語同門諸子曰本房多佳卷惜查伊璜見遺

耳諸君既遇視查如同門固我願也後枚先貴顯以

公事至西湖投刺敬修堂稱同年弟先生怪問之答

曰此勿齋先師之意嗣是先生知己之感不以遇不

遇為重輕也外紀時勿齋已殉難吳門矣先庚辰房

選又戒成序之發端日物有大反知之乎立言與氣

查譜

運相關未幾而驗起亦有序列凡例之前其結語云

抑運使然此先生所以戒天下者因以自戒也先生

覽之憮然既而同游練川嘉定遇雲開吳□□章陽

羨周穎侯世同寓徐園時坐有校書小字阿采偶記

宛機警絕世頗放佚屢困吳雲開吳窘甚余不平欲

辱之先生心知之向余宛轉密代為之謝過采微會

意後又復故困吳日犯酒政者跪聽考吳先犯行聽

考禮采問吳日欲起乎吳日願起采復日起向何方

蓋借余之名與字相調也偶記作仲方余愛其機警

忘其放佚日如此吾當為保吳乃起余密語先生日

采有目空一世之意某今愛之當善為彼終身之先

生始微告采采驚喜向余下拜自是每事相左右余
力勸先生納之采竟從先生歸龍山

外紀庚辰罷禮部時感齊魯道上作流民歌又感

與人事指黜時政有云丞相出師諸葛否將軍陷陣

李陵無有所為而發也偶記庚辰講席吳門王九純

借其弟就正九純先人王克重諱聖佐崇禎四年

征叛苗殉國余日忠臣後裔詩禮不煩駁正

辛巳先生四十一歲

聞黎師博庵游廣陵先生渡江往候踰月起會先生

于廣陵與博庵同聚平山堂既隨先生游海陵海陵

守陳公澹仙方試士聘起入署中先生已還廣陵時

查譜

四方名流敘廣陵六十餘客先生與博庵為中秋大

會刻秋謙詩集起不及赴至重九博庵復有莫社之

舉起與焉及先生歸龍山而阿采已化為異相矣偶

沈起從余嘉定余方納姬宛宛係歌兒仲方為力贊

踰年方十七齡病卒仲方悲日先生素以起寒宜僧

寒而清宜是有知議僧此遭旱蝗龍山南畝皆為赤

地外志崇禎十四年六月大旱蝗民飢鬻子女四方

至止賓館常滿先生未嘗謝客孟冬三科又戒成三

科詩選瓜先生每歲有四方之役或以為疑起見先

生出游必當事者敦請而後就是年漕臺吳震臣延

延入公署值江北奇旱海陵守陳澹仙延先生于客
館以麥折事就商先生密語于吳漕臺復致書于司

理湯惕庵來賓揚州府志字佐平南豐人澹仙隨親

懇之漕撫史公可法字憲之號得允于是江北四郡

皆從麥折先生與有力焉文集為濬仙書

同宗詩選傳辛巳壬午間公上隅計十二條于浙

撫黃鳴駿一人口募二稽額三鄉保四固圍五號令

附賞罰六偵探七則古入拔殊九俯謀十器仗十一

形勢十二勤敏皆為保固浙東西計切中當時情事

如論形勢謂宜宿兵長玉應接豫章勿應以彼此屬

分爾我再駐兵五百于獨松關以據險絕蕪湖陸走

入浙之徑至南都長江為限一遞水道不必慮亦不

及慮浙東阻海南接閩而海寇山寇為患不足慮劈

畫指顧皆非經生家言也

壬午先生四十二歲

先生丁外艱哀毀骨立悉屏諸女伎獨處樸園樸倚

園樓可三四百年物設法置柝樸上擊之門自開似

蒼頭應門作樸應門傳樸旁有大榆榆樸交加處結

亭于上下板上幔常獨坐幔中古樸園記客至臨窗

區浮水上流益水一匙區走至窗下諸飲食皆如主客隨

手把茗若竟殿空區復至門門設通氣其中直貫

童子携送之勞壁作徑寸小門門設通氣其中直貫

或大悉至所須不必傳示就壁門細語客向不聞廚

南成非習走入不能出也至子窗格門式製無不曲出石

造物所忌會申酉之際先生坐其中手錄釣業可勝地

六十日便釋去避躡會稽歸而園無不可理尚存數

樸壁立耳而門有句云誰能顏吾廬詩集作巢繼作

原書上下二卷父集原書及門潘集為之法乞言啟

序曰鈞史有感于時而務為有用之學也凡天道人

事物故無不甚備主于化小人為君子不主于闢小

人為君子辟如陰陽會合而成道必丙賦雜感有欲

近人情姑命酒不通時務尚論文之句先生嘗有句

與此俱得風人忠厚之旨

癸未先生四十三歲

初漳浦黃公石齋道得譴其後賜環先生各有詩二

章紀之有云以名存四海其道本先民又云儼作先

生傳何當聖主憐之句明詩編黃道周字幼平一字

查譜

戊進士授編修以言事落職廷杖下詔獄遺成鈞業

嬰傳諫草野史備行藏所嗟曾驗此身合不祥是

何所見窮海欲公存帝欲以死恩深于無冤至

是入閩石齋方講學江東墮崖折肱肱絡如虬得先

生詩強作書投答有日讀尊詩令吾腸風舉擲萬仞

無害至于擬作先生傳之句石齋曰不知此生可復

煩君五指則幸矣隨和韻見答後石齋殉難先生果

為之作傳載國壽錄詩綜福藩稱制進禮部尚書南

大藤函書浩然蘇旋游興化賓客日以百計酬應

繁或不即答報有投匿名東云先生海內人望不宜

先播紳而落寒士翼日有客匍匐伏門外先生急持

之日昨匿東康邵所上書也（偶起字召平福建浦田人）夜讀先生詩有陌路憐才如護子之句邵久在先生裡深中愚不足錄雖然幸賜教請為弟子先生曰余無心賦詩誠能動物有如是哉自是益以誠存之旨示諸學者未幾漳浦令沈翁闡大迎先生度歲入署中

偶記癸未余視沈聞大漳浦陳夏木壯行來見而以余閱游諸倡和韻言盡付梓題曰闔游有韻之言余作詩以謝

補癸未草傳奇梅花識入鄭所南心史一節及稗氏中山狂人自到事又以翠為美人陪和靖林先生方七月草成忽庭梅花開西南枝或曰筆墨感無知矣

查譜

先生曰非時不祥既攜書入闈見興化鄭郊為所南後裔向未知井史事遂存副本（外紀又牛劇為書生吳果應此議）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先生四十四歲

漳浦多寇警先生以戎服同令侯巡城者彌月發矢中盜首經春寇退始解嚴將北歸石齋貽書云賊滿山行道絕姑待之石翁廬城外二里許先見賊數過其門不敢入先生因答書云先生惠余詩在賊當聞而去賊畏見先生必不幸見某（方車嶺詩傳語彼昏猶未化囊中帶石）

既行沈聞大發機兵二十名（賦嚴文選叔沈聞大鄭芝龍遣神將持檄徵餉及門胡紫柏名仁以家丁焉絕之大吏飛章劾罷）

十八來助乃謝眾曰若遇賊過五百眾則吾壁立無聲待其先鋒至五步外視的共擊之即進前不踰十步若百人以外可以戰然必乘高或吾處卑寧如前法蓋賊之先驅者乃賊也餘皆農夫不知共力□□再三促行離縣一舍名方車嶺嶺以路狹得名命整而行遠見賊吾乘高伺之賊不知兵仰高來從過五步先生猝取勢奮一槊傷其股機兵連發弩賊反走吾大聲礮之羣賊不敢前其後漸退遂率眾乘其怯連傷數賊賊盡走一先鋒賊恃勇迴鬪我眾環而擒之令眾高呼數聲聲震二十里又與從二十人合五十聲為一聲故聞聲遠以寒賊之膽虞其尾而求復

查譜

也抵漳州其先鋒姓黃名儔戮于市以首級歸漳浦示眾（方車嶺詩自序乃抵漳浦鄭標來迎以為神人者哉于是鄭師請坐我此先生小試兵法之一端上座更為衛我泉州道）

其後有事小暨及尖山後詳武功于此可見抵家值三月十九日之變龍山有市鬪狡健起浙東宋某與狡首李某吳某為亂欲辱先生弟誤擊先生幾斃邑侯林公子野空親臨龍山冥李于法吳懼蒲伏乞命先生曰汝走氣急試其不靜非欲殺我諸狡始遁散（歌）

文選林空字子野號恥齋侯官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海寧令甫一月燕京信至金陵未立邑鎮有大家奴乘開場請毒怨於大家者揭竿起而已陰陽搆兵其間通邑震恐狀聞空將狀不問且日皆鄉約所携約密於稠人中縛奴數其罪立杖下餘悉不問合邑安堵（紹更記闔家簡可公諱全臨游崇教寺遇李）

三刀橫目遮路此之時李濟謀揭竿煽亂公密詣大尹林子野告諸不法事翼日令臨寺講解約密相和立斃杖下

外志東鄉盜起初孝廉查繼佐等渡江任兵部主事令弟繼等牒警武爵人人繫銜自三月初行劫云助餉江南馮騏澄齋偶錄崇禎之季有蘇某為參將俗號東坡林某為總兵譚號朝奉時奉南京密牒假名徵餉橫行剽掠凡里中富室遣游騎偵視劫其要人繫之寺前樹下曾垂一牌書贖銀若干旬日之間得金數萬

按甲申魯藩未立先生尚未渡江授職豈有令弟警爵事外志失於考覈當時家剽戶掠溫室盡罄先生

查譜

弟受其摧辱在所不免林侯臨鎮實為李三刀一人吳某宋某或因蘇林二賊傳聞互詞耳

乙酉先生四十五歲

五月南都大去其國孫福王名崧神宗日僭即位稱明年弘光元年乙酉六月杭城北款先生偕夫人蔣氏避亂廟灣在縣東八月生子劭字章斐庵副室方十日棄不返願種所著書于坎外紀鈞卷係甲申閏歸手書會避難江東以石匣錫地既而盜述先生故居索地意他物發之及先生歸購導十之竟渡江去時越中鄭義興字履公奉魯藩起上授義興將軍已奉魯起事江上魯春秋乙酉後於紹興習公嗣已奉魯起事江上魯春秋乙酉紹興王名以明年為監國魯元年先生領職方節

制小齋宋狡亦歸越來謝罪請死即命之去曰茲豈不忘宋時既率眾抵大尖山告捷注見義聲大振諸

鎮倚以為重時沈起已薙髮于東禪寺學圃集江西資聖寺天水和尙歲甲申三月應檀越者請始住東

禪寺明年沈起始從師薙髮為弟子魯春秋沈起乙酉乘諸生為僧東禪寺法名銘浙東任事者猶持東

起改字墨庵亦有似乎晦之義

林門戶先生作書以告諸君子都不省因自號不省或

稱省翁復擬姚善致鄭公智書其注云建文四年蘇

州守姚善後復姓洪武三十年擢蘇州府建文元年

至京師書策防禦文皇即位為知義兵不可戰謂當

以智用之前敗事諸公率不聽以是潛海上自理鄭

公智時為御史選國志鄭公智字叔貞台寧海人方

史靖難初坐視師南浙欲倚善為重遣使招之善致

書云云書存後甲集中

偶記余乙酉在越于戎馬之日周九逸周旋久

時余不自意其生以故余少壯閱歷啟處性情議論

以至述古懷舊怡興放足嬉笑怒罵無不留心記憶

最悉

丙戌先生四十六歲

在越得會稽高朗初及門以文為贊題為事君能致

其身取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兩語為題破同學

竊笑之先生曰毋然此言其志也春小齋告捷魯春

軍左尹以兵救諸山大捷追奔數十里多斬獲諸山

為小齋對渡義興兵越江南而守被殘左尹日不守

蕭山是揖敵門庭也親往
督陣副將朱之彪先登
海(魯春秋)監國奔台州次
高朗具公服詣浦江自沉
以見志高朗字克揚會稽諸生及監國渡海克揚詣
浦江投水死父亦十餘日不食死俗登北榜賢書坐
借籍見革監國授兵部職方主事見東山國語外紀
中先生慟哭之拜于江口潛走小江有吳允仲者素
未謀面募竹筏來迎入湯湖爲治半畝之宮數日一
遺粟乃手成竹亭茅覆之取泉中圓石甃地如鱗日
哦其中此地一望修篁泉流曲折至湖而煖飲之可
治寒疾外志隱湯湖時擬作史論論必得解不與前
次第之方竟史記及兩漢共三史便歸東山除夕年家子董克干長遠遺
豕內有謝詩云珍重私遺除夜內至今餘煖在滄浪

查譜

丁亥先生四十七歲

初夏先生將歸東山以詩別吳允仲及履伯草長花
飛盡可傷百年心事重他鄉主人此夜難爲客一樣
江流分外長外紀道有寄居詩十二章既至東山遠
精緻有云與子相期三既歸盡失故業僅存數十畝
百日臨行猶未曉東山分割以迨同氣日弟不能復爲同文矣手自塗其垣
壁日親圃事以給朝夕不以爲苦借書讀空極無壁
處風翻書葉如輪閣鄭義興畢命于海飲泣爲之作
傳魯春秋建國公鄭新與遵謙有隙使其將楊廣故
呼二祖列宗長肅拱手自沈監是年次子昌生字天
岐山側室金氏生

外紀刻玉瑒緣一劇爲養生而作也嘗語人老少
無成相男女無成形從變處求不變造物所以長存
也

戊子先生四十八歲

丁內艱哀毀之中親力作以襄大事當讀禮之餘修
輯查氏家譜若干卷今名敬修譜有飭祠儀統祠事
法諸條議

己丑先生四十九歲

先生以他事爲姦凶所誣偶記己丑余爲彼婦所口
俞子次寅賦詩以志感如覆載寧吾窄飢臬司檄郡
守張公石觀聽是獄未及旬日詞林楊公猶龍望

查譜

直隸鉅鹿人順治丙戌忽馳手書自燕京達郡守曰
吾聞浙有伊璜子好古內修賦性闊達近法網密或
累于他故公必善視之蓋猶龍亦聞聲相思未謀面
特懸爲不然之慮也郡侯得書力爲振拔事得白隨
割俸治廬雲居外紀雲居講堂故茅鹿門先生評史
係以十必十勿十必者必於是一不必不是也十勿
者勿於是一不勿不是也南生魯先生復爲圖二字
庸具薪水一瓶一棗皆其所給自石觀而外邑令

張公玉甲能張公樵明及參藩南公生魯洙樵關
陸公石齋督學李公庚生期或瀚其誣或厚其饒
嗣有周公元亮亮工祥符人崇禎庚辰進道經吾浙
知先生受誣徧白其爭至與當事指水爲盟顧未嘗向

先生一通名其授契與猶龍略同先生各有詩以志感

庚寅先生五十歲

著知是編十二卷外紀先生以為乾坤不可無正氣所以翼命所以勵節有詩曰使氣諸公金與石是也藝以存諸死自流氛始而魏案不與甲申以後頗多其人書法據事直陳凡薄游必載筆以從或宴會紛錯先生不能飲眾方滿浮白則獨引敗楮繕几案踰日濡大墨錯綜之

辛卯先生五十一歲

郡侯石觀延先生入署閱閩觀風及科錄試牘拔置第一者本年列賢書七人副榜又二人初主者頗疑

查譜

三五

閱文曲徇同學至是益信玉甲張公亦延先生縣署

閱季試卷拔奇士前列先生長子助方七齡負夙慧

玉甲奇之許字以女兩張公真先生知己也是春第

三子昇生字漢中號白醉側室沈氏生

補敬修堂說外刊成案敬修堂說外即罪惟錄啟運熊石觀鉅鹿楊思聖猶龍社盟弟董口無殊三序并鈞史引上卷宋韓林兒傳郭濬陽王子與傳方國珍傳天完徐壽輝傳下卷漢陳友諒傳吳張士誠傳元陳友定傳附伯顏子中元撫廓帖木兒傳蔡士英傳秦從龍傳附葉兒周良卿靜誠先生陳遇傳

壬辰先生五十二歲

是春有故入燕往返賦七言律八十首名遠道篇日王辰浙右藩徐署篆以原任兵部驛方司郎中銜達部遂同從子嗣籌字魯生及同門董子期生字伯音

入都部判存銜余有遠道之作以志甲申後三千餘里風景初就道及歸途統之以序因節序語為題敬修堂創格共七言自燕歸開講雲居陸樞關為具講案五百張郡侯具堂中供億兩邑侯協贊之三百里

內多咸集郡侯復建覺覺堂於西湖廣化寺之東外覺覺堂初成先生為設歷代道學諸公神主以為許衡非元末范楊虞揭比書名識處之言存其意而已未得與主因謂劉因金堂成延請講席於其中手訂履詳許謙等出處良是堂成延請講席於其中手訂通鑑嚴行世而列史愈後文愈衰安得非一人之筆縱橫之得四萬字可以無所不備嚴非吾所安也孫廷銓南征紀略通鑑嚴事繁詞簡蓋準諸理文字稍有增損即意能生動氣不傳藝文志通鑑嚴入卷每卷前題云古石邑張奇熊石觀父鑿裁海昌查繼佐伊瑛點次西陵祝選日湘潭父觀訂外附瑛日所錄雪堂讀史偶存一卷題日石觀先生與伊瑛先生五判共三十二條無自序冠伊馬史論兩卷書疑瑛先生附五代於唐論一篇於首

查譜

三五

即隱湯湖時所著至是方卒業

癸巳先生五十三歲

講學西湖同學手輯書解名曰四書講錄外紀先生

陸子無藏本顧久忘之有值壇坫互與各為聲氣獨講

堂中不作彼此曰求吾自勝不求勝人同宗詩選公嘗言先代諸公必設道學面目是以貌教也始之以理而仍之以氣氣盛勢稍貳於理而禍隨之矣吾不設此貌只求自得著同學約百餘人而分任講堂事者為沈昭奕徐蘭皋楊千波汪王禹則貢來我

平時丁抑之揚沈公亮仲許道潤日徐人五倫諸子

時起掛單東善寺不及與講云

甲午先生五十四歲

是年石觀張公辭任即黃泥潭為敬修堂以勤修講
會故沈宣子為題柱云閉門草史設帳談經復月一
升座開亦請癸巳以後謝遠游性喜振人或窮途無
雲開故處告即不贖必曲計之否亦勉為大書數十紙相贈
軒詩話先伯曾祖伊公書法繪事並入神品人爭
寶貴之有雲些月些二僅能記誦公詩所至練素堆
積人皆乞書其已作命二僅能記誦公詩所至練素堆
囊外紀先生無全記唐人詩一首偶客中索書便而
急甚苦自是令童子一明者盡哦素所著有韻之言
得書曰吾賴攜腹以行隨口信筆兩無留滯號為活
錦曰藉此或幸以給旦夕至於無妄註誤不惜齒牙
卻不令彼知曰吾未獲見嚴絮庵矩楊猶龍周元亮
三公顏色迺荷扶持深至吾身更多不報矣此及人
幾何其貧而才者不克自振尤心憐之曲加延譽往

查譜

往成名

乙未先生五十五歲

講學敬修堂始著罪惟錄歷二十年始成
奉分局修明史屬為集草贊成全史舊集諸家之言
知史概向未刻草四本為湖河朱相國植遺筆
國植才弱而考核最詳稱信史此草已質於同里貢
生莊鏡家鐘有紀略之志使人繕謄兩月竟而還其
質又質於沈蒼口蒼口寶之原本不可得也問之莊
氏忌不與校余素不一至南溥偶難弟廷鐵在若東
脯余門曰家兄意獨為之不欲分人且先
生不須此余遂有明史之役改日罪惟錄
而作也
丙申先生五十六歲
講學敬修堂
修堂云學不厭誨不倦何有於我誦其

查東山先生年譜

詩讀其書私淑諸人南嶽軒詩題公顏其居曰敬修
白題楹帖曰此身合置三千座斯道何嘗五百年非
虛語也外紀講學有二題曰益醫曰益智益醫云何
大略謂人不能百年即無疾病食則之好日月幾
何益智云何大略謂智由神生神可引而長也偶記
顏子炳如管談敬修大指謂然曰從活潑二字求道
規之尚堂下也
丁酉先生五十七歲

先生成書最富獨南徽多異聞未及詳是春南游過
江右謁黎博庵師有南昌呈博庵 交范香谷 兆芝外
暗於江上同入粵約同歸為明史一助戊戌及四明
病歿先生歿日吾史無運空勞香谷一諾
門人周曉 逸借度嶺兩廣督撫李公瑞吾 鳳聞先生
將至會城遣其屬郊迎入署中商撫綏事將東山詩
文散帙悉采錄無遺 偶記丁酉借九逸入東粵九逸
江左夷吾二十年三山楚雪庵三復有口語九逸室
宛居以羊城再破無家止攜其從孫端鶴歸居
形影互弔無可與語丁酉得見余客囊所載散帙
句及入粵題識 應合數萬言呼竭兩腕且別復作
騰連日夜指骨幾折日為之亦不能開圖且別復作
送余江上投贈過豐先生盡散於窮途流寓之客過
雷峰晤澹歸大師即同學金道隱也 魯春秋金堡字
人崇禎庚辰進士守臨清罷歸唐起入閩以給事中
監軍江上與左尹奕別開敗桂用以原官爭孫可望
不宜封王坐口舌成爲僧依粵之雷峰寺天然初先
生有事小疊道隱以公務來自閩中奕罷而別各賦
奔罷詩爭羊城步答金子道隱荒江對奕局初開自此
尊看開將隻手空宜杖有了圓光何處冠冠下界一
重訪舊西樵山外月猶寒金原作云秋到珠江客思
日看東海近時猶木石南陽往日竟衣冠知君十載

查譜

江左夷吾二十年三山楚雪庵三復有口語九逸室
宛居以羊城再破無家止攜其從孫端鶴歸居
形影互弔無可與語丁酉得見余客囊所載散帙
句及入粵題識 應合數萬言呼竭兩腕且別復作
騰連日夜指骨幾折日為之亦不能開圖且別復作
送余江上投贈過豐先生盡散於窮途流寓之客過
雷峰晤澹歸大師即同學金道隱也 魯春秋金堡字
人崇禎庚辰進士守臨清罷歸唐起入閩以給事中
監軍江上與左尹奕別開敗桂用以原官爭孫可望
不宜封王坐口舌成爲僧依粵之雷峰寺天然初先
生有事小疊道隱以公務來自閩中奕罷而別各賦
奔罷詩爭羊城步答金子道隱荒江對奕局初開自此
尊看開將隻手空宜杖有了圓光何處冠冠下界一
重訪舊西樵山外月猶寒金原作云秋到珠江客思
日看東海近時猶木石南陽往日竟衣冠知君十載

五二二

悲涼處雨入時廣南方岳巖絮庵欲晤澹歸不可得
 荒鴻夢亦寒密訪於先生先生唯唯俟澹歸過我廬以事款之公
 徐徐來無不可者翼日澹歸至先生請奔方半局而
 絮庵踵門澹歸覺踰垣避去賦半奔詩索和詩集作
 人日澹歸原作不得見先生和別半奔之句云由他
 棋局竟未竟與君仍是局中人飄零故袖空存骨
 顧名山待作鄰人日有詩春倍暖雷峰無傷唱能
 江頭放棹不言別眼底聲聞總是塵其二云真道
 殘著不到請看局外何人憐余湖畔真蓬梗向放
 天涯果比鄰雪裏梅開去路涉春添鳥語破人新
 年俱和誰無敵五先生款日前後兩和隔越十二年
 指都無一粒塵只幾往復嗟其間黑白也度歲會城後先生自粵歸
 令起繼和茗中有韓子遺者見是詩曰半奔甚佳猶
 有人之見者存若奔罷罷奔則天道在其中人道亦

查譜

在其中矣起憮然有感即賦奔罷罷奔詩先生屬便
 羽遙寄粵之雷峰起二詩見東山外記中

結茆破川東山萬石窩潘廷璋破川志沈山之陰
 此間秀徐瑩絕翠軒集石窩小隱續破石十二景
 之一靈雪亭雜錄時潘公梅巖以詩餘四章贈之
 歸隱萬石窩年譜外記失載惟和金道隱詩自注云
 擬分破川萬石窩駐澹歸之錫究年月莫得而詳或
 云自粵東歸後避亂破石開萬石窩晚寓杭之鐵冶
 嶺不復還家周春編恐未必然附此以俟博古詳考
 偶記吳日永康熙丁酉遇之羊城歸

戊戌先生五十八歲

初忠烈公張芷園家玉明詩稿張家玉字立子東莞
 人崇禎庚未進士改庶吉士有遙

夜軍中抗節南海閒有繁疑是春晤尹右民及張璩
 遺稿中子堯人忠烈公弟有寒木樓遺稿紀其實先生喜曰
 吾前傳庶不誣也和別璩子詩云不是逢迎淺從來
 與君裁獨操太古週遺首復週周旭公於珠江悉陝
 蜀申西閒事口之所述恰如成書先生曰此可為不
 負傳聞暨入潮先生族弟令東筦先就之潮鎮吳葛
 如六奇欽定貳臣傳吳六奇廣東豐陽人順治十一
 年招授授鎮潮州撫兵晉左都督少師兼太子太
 保諡順恪及門錄葛如能詩自比武侯故隨道役迎
 先生於軍吳與督撫李皆非舊識而傾倒一如故交
 吳令二子啟晉啟豐貳臣傳啟豐弟啟燾偶記已
 常邀余至軍時令長君啟晉字長樂潮鎮吳葛如以厚
 源皆待余座晉已登丁酉賢書工詩爾余有詩可之

查譜

選入葛如負笈從游晉登賢書其後豐以蔭移鎮
 滇南貳臣傳啟燾在瓊馳書來迎先生辭之在粵中
 執贄者以百數常心念順德之初助羊城季庸乘別
 有句云越王臺上正秋曠走馬南天逐雁羣梅嶺關
 邊行曉日再陽峽裏載朝雲中原世事隨流水夫子
 文章自冠軍此日觀風應自得龍門片席許誰分蓋
 著有聞修堂稱余攜二些有詩可之選故未句云蓋
 隱居而高蹈者也熟於滇緬諸狀及晉國李國定戮力
 致命事三國議略晉王李定國張獻忠養子獨拔身
 死呼天以明其志以資行笈之所未備

潮州提督蓋晉逸去後即從軍効力積功謀任至此
 知公至粵遣使齎帛書為請公赴之晉郊迎百里外

其崇奉之禮不異於吳夫吳陸微時皆託迹下流公獨能知其異推之識臯亭公於困厄中其神鑒豈皮相之士所能及乎吳壽拜經樓集自注查孝廉識吳順格於微時人皆鑒稱程芳泚贈詩有不羨林宗知孟敏還同太白識汾陽案陸晉事而訛傳及吳先生已為之力辨

己亥先生五十九歲
刻廿字五百首於潮自序余有句未半千篇廿字詩誠欲十百首而不得也初願之不克遂如此又云嗟余生之缺然者何多復刻東山外紀兩卷周麟劉振麟周序云行關德誼運係興衰微乎陰陽該及政治上行規道源遠達物故以辟邪說以扶正氣論事必審乎機著書必求其例無小非鉅即用是體情深不至於傷墳立而無其機飛躍見化沈湛自全微辭淺笑盡屬天賦是春與真社諸子倡和錄別詩一卷初夏負粵中奇石五外紀先生

查譜

雅好石至東莞者福寺故有供佛石先生作傳投佛竟攜之去高子公有為具夫昇石以從既入潮張穆之贈以所畫馬陪一石可供而陳慎旃先生贈一石可袖成玲瓏及門周必勃復上一石小於佛石而溫子靜甫擬以石為度嶺以歸過南安司理孫曉頗仁驥頗大於佛石
候於舟次請為弟子雖會過日淺而密契最深以秋蘭二盞贈別復得劉園第一石外紀韻劉氏園廢遺石四五江申先生作得石書託人致之書不日飯石下夜與臥處舟中賦詩有停舟疑下榻載石未名山之句滯西江候黎公博庵呈詩曰小著須宏鑒餘生可故山至孟冬抵家所攜石大者一高丈許峰巒秀出立樸園中按此疑即今之縹雲石非吳將軍所贈明矣周春縹雲石記此石粵東送至袁花置先生故居沈填山麓因觀察王望遷鹽移居百可園為鄭端節別業售於載四石於會觀察道陞尚存不知何時又售顧氏

城列敬修堂之庭下又尹右氏所贈一小石奇秀常置几榻閒當命筆必對石吟哦以為常詩集石氏惠我石長四五尺瘦折如樹枝謝之以詩云君子特心許割愛以為壽云匪旦夕意庭中畜此久以石亦以心有兩不朽冬杪同學褚硯耘廷借起訪先生於樸園硯翁見奇石巍然獨立笑語先生曰此君萬里相從伊老當兄事之不得比於狎客先生曰吾向以此君為師故高置一座起日客傳吾師粵囊贏萬金盡緩急人今見奇石知愛金不勝愛石先生曰設攜此重囊浮舟六七千里中流暴客至攫以去創膚幸不至死及歸里賀者曰何福而獲無恙然則余免此一悸日與長者相對所得更饒矣起舉酒酬石曰勞長者枉駕是

查譜

春長子助游庠外紀助縣試誤書最因仍之
庚子先生六十歲
寒食後先生挈家僑寓毘陵秋杪復歸敬修堂時溽之史案未發先生知天自粵還晤語所知有大警者至變或伸楮振腕作為詩文方在滿志忽心動投筆起置密室或字畫且未足不能待置之急操筆曰常警仄者之象驚問故先生曰吾猶人負虛聲奔走滿世凡座對知姓氏無不鞠躬另上顏色此等踰分造物最忌況此日恰又喪行有徵至明年文星果入貫索冬月莊史事獄發於潯中潮州府地名
辛丑先生六十一歲

春豫章王公于一名獻定號軒石江西南昌捐館西

湖先生借同人為治喪陸麗京浙字景宜告先生曰

南溥地名有莊廷鑑者字子相湖生作明史紀略明史紀略

又為九千幾百餘葉有紀傳無太子諸王傳體與參閱姓

氏首列東山次范子文白及某共十八人日記

一作序者李霜回命也日記李霜回年老家居年近

家猶留半部書案上書先生殊駭所謂大警者定以

此矣擬牒當事從刀筆家稱此書不工先生曰吾三

人不工此書是仇莊非善因投牒督學手著四六體

中一聯倘或犯於所忌開有非所宜言並入范陸名

於牒范陸不知也率以此一聯生三家三百餘口日記

查譜

三五

驤居海宇治遠莫致其弟文清合詞備舉問之杭嚴

熊光裕字雪庵時著按察事不得報是月之五日余

自作牒四六體投督學胡尚衡亦不得報余手啟胡

語勿謂此日不言故警始以原牒行湖戶之憂當與共

趙君宋溫州人頗有深望時廷鑑已卒父七十餘歲

矣於言此書無不敬可上聞即奈何陳某而亦輪君

詳於府道莊不待已行千金壽知府陳某而亦輪君

未四府道莊不待已行千金壽知府陳某而亦輪君

學指存板湖府庫為已其事

康熙元年壬寅先生六十二歲

時舊烏程令吳之榮與莊氏為仇訐奏偽史於朝詞

連先生陸莘任老父雲游始末有吳之榮者取貨

甚遂抱書擊登聞鼓以進日記有吳之榮者舊與書

造款繼事敗亦坐時會恩救兩得脫石公授指於吳

使典貨湖鄉紳莊老勉上金受之而銜莊毒為擄

紀略中四事稱送蹟所請送蹟皆受之而銜莊毒為擄

石公添注向秀為錄非沐文也

顏奉督臺趙公命日記察院以手版晨至敬修室求

見云署中有願見顏色者某為介紹先生曰邑令而

晨來其為某乎某候此久矣不入室果以莊史見收

二十日將繫內勘誠子助曰吾行而故不知同參閱

姓氏十八人也即偶聞萬勿露彼自有命毋命出汝

口使天下曰東山有子殺人日記吾浙部撫求同參

問余兒助部趙憐幼子裕且弱誠左右試刑名耳

刑毒及夫人共督出十八人助以余初誠死不承命

逆十五以上無坐者助卒自陳十五以內律臨行助

呼號大慟先生正色曰即以爲不祥乎使吾偃息在

牀死兒女子手豈若普天下窮鄉僻澁稍識大義者

咸為我跌足歎息勝汝匍匐走乞鉅公題墓石速去

查譜

三五

毋亂人意衝凍入燕日記十二相傳有于滿人側預

為先生白冤者以是對簿時有筆帖式下階問安曰

伊璜公瘡愈乎先生猝不知其意但唯唯復曰此案

口供已書不知情公其誌之故讞鞠甚嚴獨不受刑

及在禁復有人來傳語曰公三十年所失稿有人珍

藏無恙也竟不言何人所遣及再訊筆帖式仍如前

致殷勤曰原口供幸勿忘先生益不解思久之憶三

十年詩稿為乞兒陸晉所取抑其人亡命後籍滿洲

而貴復居要者乎長安人皆哄傳先生曲護得全而

四方訛傳吳潮陽如非也記案此可證香祖筆禁刑部

大房二十餘日蟻生百萬先生苦之乃解衣坐鞠而

正幾罪日爾細而恃眾為勇乎而安而長子孫既寢處之男女之復飲食之乎而飲而嬉樂趨無狎邪不到橫行五體乎而裸而無禮聚族無好醜長幼鬻人鬻無罪之人乎而乘危利災官縛而羣私讞乎而矯法聽未成先蠶食之禍乎彼有口譜之而有口噤人律有加等數倍如是者乎而忘所自生是誰長養至此而違內叛鼓眾銜枚潛走快反噬之能乎彼蠅蚋張膽肆虐不成鳴鼓之攻而通亡反側閃爍鬼域無不徧剝膚之慘乎吾秦法最烈焚阮在前惜不知懼乎卽否捫汝而談當世之務而顧何以自全乎而譜有跳梁之羣捷足超距可以遠竄而非其嫡派願棄

查譜

三

明投暗皇皇有北之趨卒何能逃罪乎其服炮烙之刑不赦此係獄中口誅後事白乃書之外紀中時族弟王望官部郎為先生製衣裘供朝夕及獄中費用幾千金其後盡償之先生常為之志感起於是春赴江右居南城之松谿山越明年夏始知先生波累及歸先生已釋獄

案莊史波及因先生合詞簡舉留案得釋所著得案日記述之甚詳初就獄臬法若真字黃石索弁語司李紀元字子湘寒溫獄中三四府丁咸池願傾家為之贖仁和令張玉甲割囊留贈及北逮楊干波匿其詩稿王望為辦朝夕上至督撫部院無不周旋營護云筆

帖式意陸晉所使不過譜中揣度日記中並無明文因陸晉誤及吳將軍吳貧時亦曾乞食故也王鉅諸君承襲其訛載之筆記遂令後人信以為真是不可以不辨

癸卯先生六十三歲

溥案波累者以千數不能盡拘而北遂移獄還浙訊在繫咸不赦惟先生與范陸同釋日記范陸係余屬連名部撫慮內勒必反亦起解入都而部對無名且原案已南發范陸亦南返適然感遂巡諸公果自焚湖頭微倖存三君坐事幾二百日作適然歌以紀之闕曰適然風雨天之數言無意遽得不是張皇為一大事也初眷屬內外皆錮於公署其後卽禁錮於家中先生既歸始對

查譜

三

家人一涕當患難急迫獨灑脫如平時蓋得於內者素也絀誤既白燕邸諸公盡力為之保護者媿未報謝卽命駕北行至東昌交鄧元固走范縣縣長施匪獲客之賦詩言別曰古句散林神倍拾故人殊少夢猶存時俞子去文捧句而哭凡先生被誣始末知之最詳因贈以詩曰涼涼近狀佯知己笑眼相誇未古人寧國慶祖命曰未古人其今人乎先生曰為今人將以存古人耳入都徧謝諸公皆以詩紀事還登泰山賦詩曰山水難恆勝吾慧日以益大率經再往前後有殊迹所以遇名山未遂登高履吾生慕東岱憑眺已疇昔其時但意舉襟幅面咫尺已而歷諸

勝俄覺神光集心開夢亦迴智不在拳石自惟摩秦
碑不知文何格况復筋力衰歲月已駒隙當此莫大
觀豈肯輕一擲今年苦旱乾好雨涇山脊肩輿裏層
雲諸峰墮空白忽然天氣朗曠覽清虛宅徂來與新
甫眼底巨一畫諸松豈初封古碣亦幾尼瘞玉不知
處矣觀但往冊至此意恫恍種種費尋繹轉足欲空
飛天風生兩腋倏忽雲上升彌漫蔽前席相對審人
聲翻似重巒隔昔賢諸題詠一概經廢革只有摩崖
存光芒逗精液其餘僅百年存者增愛惜可知形最
高風雨勢更劇崩剝不可數萬古見開闢東海敞高
奇纖巧非所摘吾生憂患餘快此凌風翻至歲暮乃

查譜

庚

歸
蓮夢居筆記東山先生書法能運左右腕寒暑朝
無筆墨一時中指承管處繭積常至四五分月每三
齧之笑曰不可吾指上又枝矣初學魯公後負繁苦
手閒遂以意追摹右軍書法閉目伸二指轉折令得
勢歎曰古無有不習於勢而以書傳者衛者不察大
異之以爲道家指訣詛人及脫衛始細印右軍諸搨
捷得之蔣虎臣見曰吾今而不釋於東山腕下矣
啟及適然歌略同焉
此記最詳余錄之
甲辰先生六十四歲
游新安程子非二〇〇迎先生館於別萊以詩投贈曰

苦心自繞三長上奇骨偏逃萬死中土室我能知足
蹟幾時有夢到南宮詩集和原韻天門有路與雲
通果是淵深雙石公欲討奇文
尋薛壁纔醒短夢松風襟披光景千峰外手散
珠璣萬壑中自問百年能俎豆陪君延紫陽宮先
生日是真知我非二有姪芳止〇〇游於先生之門
乙巳先生六十五歲

查譜

庚

始杜門手輯前稿名先甲集近稿名後甲集同宗詩
選以甲
申分著魯春秋上下兩卷外紀作魯之春秋沈起魯
春秋序歲在己酉起從魯
敬修堂屬起校葺是書參春秋外之偏旁點畫以存正
韻稽驗歲差置問之外合以遵正朔謹考人物之名
里以志職官博采當時之詩歌文傳以正人心至於
筆削是非出於作者之獨鑒不贊一辭此又春秋今
昔之所同不敢或異者也自序云皆知宣尼以春秋
存魯曰魯至漢興猶後服豈知宣尼以其春秋存魯
實存周曰吾周禮在魯至漢興猶後服爲是春秋之
所維繫大矣自秦焚院之後伏生以長年所口授尙
書周平王而下即載伯禽誓師之詞則明以魯繼周
爲是魯之所維繫春秋大矣願伏生之口不及春秋
而迨魯恭王時仍出之孔壁則魯實又存春秋諸國
莫能及也存唐者魯也與延平共事而姓猶存存桂
者魯也存周者魯也存春秋天子之事也
僧自非滇南始末自非號普靜原名鄧凱係籍吉安
王既死入昆陽普照寺爲僧其紀事原序則玄默
攝提格天中節之後六日云又范澳供一卷范澳在
東海中其敘曰余擬作東海爰書爲張玄著作也
秋廷張煌言字玄著鄧縣崇禎壬午舉人乙酉從諸
臣扶義師魯王監國紹興賜進士爲庶吉士授兵部
尚書後明州及諸島俱敗結茹隱於臨門之范澳甲
辰秋七月被執殉難張玄著先生起自海中部
落解散身蕭寺抗守臣覬得之與愛僕楊貫玉羅
自牧同被執就逮之日公烏巾葛衣不言不食者數

日臨刑二卒以竹與昇至江口先生從與中出見青
山夾岸始一言曰好山色因索筆視作絕命詞付行
刑者自牧與貫玉俱從死竟謂其罪無可逃斷當播
焉殉難錄國朝賜諡忠烈竟謂其罪無可逃斷當播
告天下萬世爰題六律律已不赦三宥勿及矣一律

日海若真無賴姑容荒遜兒其狂作客後連蹈帝秦
時浪拍窮微動風哀一作水族疑長才無不可竟爾
畔時宜二律曰望歎汪洋在鮫人故不平生魂依屈

子死黨結田橫蓬鬢看天夢一作險瘵心待鼎烹
匹夫不解事溝壑欲成名三律曰虞兮久不厭天祐

尙任一作存年孤竹原無粟蓬萊不見仙為貪一是字
錯讀六韜篇此事何能一作豈容沒由他百世傳四律

日掉頭六合外痼疾一身中潮弩終無力蜃樓久自

查譜

空氣曾凌一作北固天不與東風未審王磐句終成

一作存雍齒功五律曰求藥三山去俄揮落日戈人雖
工擊楫海意不揚波顛覆追匡島從容共汨羅黃冠

如一作知可託其奈古人何六律曰自負潢池大空饒
不一作思雨露寬天南誰起翻波底欲偏安敢附睢陽譜

私題武穆看廿年流水事東望只漫漫一作諸供
招之在范渙者以見其一不合再不三三四不

合有如此嗟非主法者之失入而故誤之也不肖氏
識存案

丙午先生六十六歲
卜葬兩先人葬兄毅翁於昭穴先生自為生曠於穆

查稷園曰公壽大在入字橋此譜中所稱生曠是也
今已不可考矣蔣夫人別新墳詩云翁姑身歸三尺
土兒婦心安十二分泉下無人誰個伴臨行含淚別
新墳則非舊穴可知矣今僅一坏之士而州志墳墓
獨漏

丁未先生六十七歲

初春起候先生於講堂時先生廬墓所不值至秋杪
始得一晤初冬先生應淮安侯董公名期生之聘字伯奇之聘

戊申先生六十八歲

元旦賦客中詩云嶺上梅花又一春豈知又有看花
人滿舉筆書正月獨自低眉相戊申垂老餘閒寧
浪擲乍歸遠履倍相親開門野鳥掠潮去不管臨流

查譜

舊隱淪時長君助游太學渡淮北上季子昇游岸昇
方就婚於淮安郡署中至冬子婦隨先生歸

己酉先生六十九歲

春復開講敬修堂偶記己酉江都黃兩相關西口天
講席余為起贊司講堂事季秋長君助病歸仲冬即
世舉家哀痛先生恬然曰是兒臨訣時有圓明鏡一

枝花之句自是奇人再來安得以世緣相待迺之茗

處門人徐人五倫家著同學出處傳略一卷附敬修
出處偶記目錄郭助字季庸廣東順德人陸東陸初

名董志字倩迂江陰人沈起字仲方浙江嘉興
人劉振字軒孫江西安福人楊江度字千波浙江
杭州人鄧漢儀字孝威江南泰州人來時美字我平

姪容州志字翰荒號漸江歸自滇來謁滇中人物事蹟以供先生采擇詩選吳逆開潘於滇廣延攬有以引為腹心公察其心不純欲辭去吳不聽一夕盜吳駿馬疾馳去吳覺遣親軍追及公多力扶某擲地嘗曰歸語老兵查籍荒不從汝作賊也吳甚陰跡云將軍留客休投轄壯士聞雞已出關書畢即挾騎而逃

壬子先生七十二歲

初春起還故鄉寓褚翁硯民林曙堂市時先生挈季子昇抵龍山婦墓復過武原昇忽抱血證即泛舟入構李就醫託起審視其啟處朝夕硯民視年姪如子留昇於學園中初在武原醫家請用參先生方空囊曲計得參在學園復擬用參硯民見之力言不可用

查譜

先生不信起曰硯翁深於醫者也此係生死之關曷細圖之先生曰硯老何所據硯民乃檢王肯堂薛理齋醫說出示先生始信起與硯民同為之定方投以清火養神之劑薛公楚玉亦主是說數日有起色時郡侯王公師延先生入署逾月昇亦移寓城中至仲夏火證益退楚玉與硯民皆曰今可用參矣初秋昇病愈歸省城應秋試先生尚留郡署至歲暮而歸

癸丑先生七十三歲

是秋海陵陸公吳州舜督學浙中先生仲子昌受知於陸公列前茅族姪嗣韓應試商籍為運使傅公所知首拔之應道試陸公復實第一嗣韓受教敬修堂

三年外紀東山第至是名聞吳越劉廷璣在園籍弱嘗讀書寒家之無倦軒子勸慰曰子病如此而午夜呻吟何急功名而薄性命耶答曰吾非不知何夢神人示之以詩有五雲中第二名之句是以戀戀冀其一驗耳後果以五經鄉薦中榜眼及第鳳騰國朝五經始此先生提掖後進老而不衰如此

甲寅先生七十四歲

先生命起葺成東山外紀共四卷案己亥本為門人輯後沈墨庵續輯兩時有受恩門下而致反噬者以卷無從購假傳勒起所親見錄之外紀中先生即命刪去秋杪起辭先生歸

乙卯先生七十五歲

春罪惟錄成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萬季野先生所撰

查譜

明史稿五百卷周松喬大令云此即查東山之罪惟錄故有朱康流張待軒及海昌俞子久事然余未見罪惟錄不敢懸斷識之以俟知者

案王鴻緒明史稿相傳奉萬季野為藍本全祖望序口川集許良謨夢棟雜鈔皆云罪惟殘錄以不及見全書為憾已未歲遇管丈芷湘云原稿向藏桐溪馬氏被裝潢割裂早年以重價售於金陵吾鄉藏書家尚有原書十餘冊佚前二卷或有傳無論或有論無傳諸志獨全末附謚法議一卷惜無力胥鈔信宿而還特將目錄附載以資嗜古者一助

逸運外臣傳

啟運諸臣傳

抗運諸臣傳

理學諸臣傳	經濟諸臣傳	武略諸臣傳
荒節諸臣傳	致命諸臣傳	諫議諸臣傳
諷諭諸臣傳	清介諸臣傳	乘時諸臣傳
循謹諸臣傳	文史諸臣傳	播匿諸臣傳
隱逸傳	獨行傳	閩懿傳
庸誤諸臣傳	方外傳	藝術傳
回回傳	宦侍傳	姦王傳
荒服傳	蠻苗傳	勝國傳
外國傳	天文志	地理志
厓志	五行志	禮志
樂志	學校志	職官志
	查譜	吳
貢賦志	土田志	漕志
科舉志	兵志	刑法志
將帥志	河渠志	宗藩志
經筵志	班爵志	藝文志
冠服志	九邊志	錢法志
屯田志	鹽法志	典牧志
錦衣志	直隸志	陵志
茶法志	附謚法後論	

先生每日必研墨濡筆至仲夏拈筆不覺手重繼以頭暈雖飲食如常而精力頓減孟秋有書達起首云墨庵不來心疑殊甚末云我意中事墨庵當知之未

幾復遣仲子昌孳舟見招起整頓寒衣未即赴先生意中有感口吟曰天空雲浮意何如東山其頽將焉之省兮省兮不省兮命昇兒書之昇驚愕不敢書請大人罷吟不許昇伏地再懇先生大愠幾與之杖昇不得已書畢先生喜復口吟不已起既至昌先入問安即延起至內室先生坐左起側坐於右問安畢病中不便步履神氣亦稍減而喜動顏色自午後侍坐更餘始登樓就寢明日早粥後命昇兒取生平所著書相對校閱中有誤字或有漏義應改應補者起即請於先生咸唯唯如所請全集計一百二十冊約八千餘葉校三旬始畢過歲暮病頗減能強步至敬修

堂每日命起朗讀後甲集或詩或文三十餘葉先生欣然以為樂抵暮鏡下則起與昌昇咸侍左右互談至二鼓除夕侍坐初更先生語起曰子明晨夙興不宜久坐乃辭而出是夕先生甚安適家人皆以為喜丙辰先生七十六歲元旦先生於辰時整衣冠登堂闔家以次上壽先生倦客書閣中奉宣尼掛像親自登閣拈香成禮昌昇以周旋歲事離左右起獨侍坐先生曰此時空閒我獨語子明日復為是言至五六日每言及之其詞甚約其意甚遠起為之惻然時灑淚於隱處值八日先生步至講堂親筆大書令妻壽母四字為繼配蔣夫

人壽夫人於十九日六秩預慶

東山及門諸弟子集

堂查母蔣夫人六秩壽門闋顯

道虔將時享格表表同存誠幼循女則恭勤婦

盜穆木下垂愛如已出雲居贊謀中饋肅實恩錫

黨撫存族誼得史波及擬殉待命長參百禱益倍禱

學曲恩猶子敦睦問里訓論奴僕

將製錦障其書法

寬廣幾二尺筆勢矯健起喜極以為病愈之兆十一

日語起曰春秋重大宗為世卿繼襲言也漢序以來

自勳而外無大宗之可言後儒紛紛之論殊未合子

可以此意序入外紀中十二日本邑許侯枉駕

禮名三

典三號西山安陽人順治辛

丑進士康熙十二年知海寧

先生以疾辭固請乃就

臥榻閒坐語皆以道義相勉不及私良久別去先生

自去秋及春辰刻下樓必先語蔣夫人然後令侍女

扶持獨於十三日不告夫人不令扶持徑急趨下梯

起與昌昇方早粥於樓下急近前手扶先生神色自

若曰無容為也午後稍覺痰喘夫人乃治榻樓下自

此不復登樓即樓旁為臥室十四日以痰喘故擁衾

危坐夫人誕期將近遠邇姻族以次踵至先生語夫

人曰吾心境清閒汝可接見諸堂客於是呼起入臥

室與昌昇同坐牀榻間三人或擁於前或扶於後族

姪嗣韓嗣琛字德尹號查浦康熙庚辰進士著查浦詩鈔以次供飲餌之

事至十七日謙客先生命扶至堂中觀劇四時迺歸

臥室不以為勞十九日為夫人祝壽先生仍扶至堂

中受閭家及親友拜賀之禮

查譜

四

二十日戌時先生終於正寢

二十日堂客始別去起在寢室服勤六晝夜至是始

就外館薄暮起與同門徐倫皆候於帷幕之傍仍進

粥少許至戌時末刻無所囑寂然而逝嗚呼痛哉起

在講堂度歲者六親見先生歲時享祀自高曾以下

必設兄毅翁弟少王之位弟師虞繼卒亦為之設位

教誨二子必以孝友為歸其天倫篤摯無論四方交

游不及知即及門諸子亦未詳而起獨知之是歲除

夕復於書室中設許效翁范文白兩公之位先生雖

病親致奠祭至於出涕其於友誼良感感也時海內

各以意測先生先生亦隨其意付之有與講席明理

查譜

四

學之宗者謂先生務道與共安危之閒者謂先生知

兵與解吐納之功謂善養生與奮塵縱橫四坐折聽

謂好辨難與肆弓馬攻五兵之用謂精騎射與陸博

蹴鞠及書畫管弦等事謂善游藝與緩急人約之以

輕身謂任俠與風雨相向金石不化謂志堅與拱答

退讓謂謙而光與共一事參一議期於善此而不以

為功謂和以濟或臨不可奪萬人亦往謂先生壯及

無意當世但杜門著述謂先生勤於文學而已亦有

以聲色言先生者嗟乎昔之東山以絲竹溷其盈滿

而身以全今之東山復借聲色以貶損其名譽而身

亦以全夫太傅之絲竹也與步兵之酣飲也羅昭諫

之肆志玩物也古人全身之學不一而足又何疑於先生獨怪受恩不報至反噬於身後者且一二見也嗚呼白先生沒幾一載起撮舉七十六年中之大者集成年譜而罣漏甚多餘詳外紀中

查東山先生年譜

查譜

辛

書湖州莊氏史獄

吳江 翁廣平 海村

吳興之南潯鎮有莊氏九龍焉九龍者莊允城與其弟允坤允塚其子廷鑑廷鉞允塚子廷鑑廷鑾廷鏡廷統俱以才學名著兩浙故湖人以苟氏入龍比之莊氏世居震澤之陸家港至允城始遷南潯允城字君維明季歲貢生為復社遺老善望氣之術偶游南潯之夏家園見金銀氣甚盛遂購而居之得藏金無算時里有朱佑明者父為木工與鄰寺老僧善父死佑明給使寺中偽為馴謹僧信任之先是有湖廣商人擁厚貲因寇氛梗路以銀置桐油籠中寄僧舍約曰俟五年不來而後

查譜附

售適市中桐油價倍僧命佑明售其值以待佑明發籠視之取其金驟富誑僧以掘窖得金閱七年商人至就僧索桐油不得告以故僧曰無憂佑明長者不吾負也因同造佑明佑明倒屣迎曰賴客貲得厚其息請以原數歸僕取其羨商大喜留飲竟醉夜半率健僕刺殺商兼詣僧僧曰吾為德於爾殺之不祥佑明日大恩難報舍之不祥僧曰休矣二十年後與汝了此公案竟殺之知其事者畏不敢發也嗣後佑明家愈富所為益恣肆吳興士夫羞與往還黃緣曹村金相國締姻相國送女至佑明別起華堂盛供張飲食窮山海之產相國顧語客曰美哉室蔑以加矣而題署者無一鉅公長德何也

佑明恥之買得故相朱公國楨清美堂其額則華亭董宗伯書也乃去故相款署而加髹焉佑明以女妻莊廷鑑廷鑑字子美年十九拔貢目旋盲因思史遷有正明失明厥有國語之說遂欲著書成一家言故相朱公嘗取國事及公卿志狀疏草命胥鈔錄數十帙廷鑑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爲明書書垂成而廷鑑卒無子其父允城流涕曰我當先刻其書而後爲之置嗣顧亭林集及全祖望鮑琦亭外編云明相國烏程朱文恪公嘗著明史舉大經大法者已刊行於世未刊者爲列朝諸臣傳朱氏中落以稿本質於莊廷鑑因竄名已作佑明則刻之補崇禎一朝事多指斥語易名史樂云佑明則任制劇事書刻清美堂藏板欲附名以傳也書凡百餘冊所列參訂姓氏二十四人皆一時知名之士初允城

查譜附

之京師客其舅氏吳尙書默幕夜夢梁開白鳳飛來求救明日吳閱大辟囚文案有盜曰梁飛鳳允城以夢告遂釋之允城乃給金帛并書薦於某總兵從征湖苗有功仕至兩浙提督因感允城恩約爲兄弟時至允城所建百尺樓中辛丑歲有吳之榮者年二十餘以賊繫獄遇赦得出嘗有求於佑明佑明不卽出屬門客延之入宿東軒見廷鑑所著書有忌諱語持書要賂允城欲許之梁飛鳳曰踵此而來盡子之產不足以給也遂使部將驅之境外於是之榮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尙衡允城並納重賄以免乃稍易忌諱語重刊之之榮計不得行特購初刊本送入京奏

之四大臣大怒四大臣索尼齋拜遣官之杭執廷鑑之父允城司林集及湖濱雜記云卽連允城至京聽三法大刑獄死及其兄廷鉞及弟姪之列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允坤死於成書前不列名不坐而發廷鑑墓焚其骨籍沒其家產并坐朱佑明家全氏外編云序中稱榮不知因怨佑明遂指其姓名且參訂二十四人中吳以堂名爲證佑明及五子並誅江董二酉死二歲剖棺到其屍張雋投水死胡某逃匿海濱爲僧海昌查伊璜曾識拔吳六奇於未遇時至是爲兩廣提督遂奏免其罪海昌范文白亦免或謂并六奇救之也烏程閔毅夫仁和陸麗京已繫獄而得釋其餘歸安茅元錫吳之鏞之銘吳江潘樞章吳炎等十人

查譜附

併刻書鸞書者同磔於杭之弼教坊時癸卯五月五日也作序者禮部侍郎李令哲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哲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例得免死充軍對曰余見父兄死不忍獨生卒不易供而死將軍松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魁以入議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朱昌祚胡尙衡賄讞者委過於初申覆之學官故歸安烏程兩學官竝斬而朱胡幸免湖州太守譚希閔推官李煥皆以隱匿罪絞澣墅關樞貨主事聞閩門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其鄰朱姓者爲判其價時主事已入京以購逆書立斬書坊賈及役斬於杭朱姓者以年逾七十免死借其妻發極邊其列名之同產昆弟子男年十

五以下者并妻子皆論成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遺成者百餘人吳之榮卒以此起用并以前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右僉都當讞獄時浙之大吏與刑部侍郎鑒於松魁且畏之榮復有言雖冤者不敢奏雪也莊氏及參訂諸人在虎林軍獄雖受桎梏之苦而滿洲佟將軍頗加愛護飲食供奉無或缺故得以詩歌相倡和就刑時諸公有絕命詞者佟將軍搜其遺稿摹刻之共六石今惟廷鑿一石存焉廷鑿字美三辭翰皆妙有豚犬縱難全覆卵精糠豈罪及然其一氣潮迴江上月全家淚灑武林春等句潘吳詩載觚臚中吳有贈美生詩卽美三也廷鉞字佐璜才華最富七歲能詩著有百尺樓

查譜附

四

詩稿有構机有名終累楚鷗夷無後可留齊之句懼禍時年二十四若上詩鈔選其詩作嚴三史虎正志作嚴戊云當史難發時其朋友親族奴僕之爲存孤計者有數人其一馬要沈修若匿廷銑一子於家家恐禍及修若曰急難相救正在此時若學他人畏避安賴此親戚爲益所匿者其外孫也其一吳淩馬价人素任俠與廷鑿善率拳勇數十人從檻車中奪廷鑿少子認爲己子避卒并逮价人三受三木之刑無異詞遂率其少子去莊君佩者允城從弟也獄急時君佩竭力營救并給衣食復盡收十八人骸骨歸葬祖塋之側莊西雍允城族子在京師知難發命善走者日馳五百里至家使區處

後事越五日邏卒始及門廷鑿長子濟字日麟年十歲補博士弟子以文名造成瀋陽震澤沈鑣至成所設奇運策而救之歸濟更姓王著有半硯齋詩稿沈鑣見縣志孝義傳其三僕及僕婦乳母五人皆廷鉞家人一日計阿翁廷鉞婦潘氏媵僕也阿翁隨潘氏至成所事主母備嘗荼苦主母死土人欲火葬阿翁以死爭免乃收拾骸骨走萬里歸葬一日高僕婦高兄弟二人亦隨主母及小主人同成二人觸瘴死其兄之妻在家守節半硯齋稿中有高僕婦一篇一日松江乳母朱姓或曰謝姓曾以珠籠匿廷鉞三歲子繩武遜迹松江與其夫紡織以爲食後莊氏求繩武歸及長思報乳母夫婦恩竟

查譜附

五

不可蹤跡余案莊史事亭林集貫齋集觚臚及諸邑志皆載之貫齋於莊氏兄弟不置褒貶仲山則以才稱之亭林則曰不甚通曉古今其書冗雜不足道也又曰余一至其家薄其人不學竟去以是不列名獲免於難書中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詞未經刪削者潘吳二君以才名素著列之參閱實未嘗受其聘也有周恭先者既以幣聘矣以他故爲莊所擯亦免於難余讀松陵詩略若上詩鈔所選廷鉞兄弟詩與獄中石刻詩風格峻整詞采典贍可稱專門名家非強作解事者然則莊氏大約以才華著而於史學或未見其長耳夫允城以救梁飛鳳之故而其禍卽發於飛鳳查伊璜以識吳六奇

之故而六奇卽有以免其禍報施之不同有如是耶余聞之榮任烏程時頻過佑明佑明一見卽咄咄稱怪以其貌類似寺僧也及史難作逆數殺僧之歲正二十餘年又聞莊氏後人曰史難將發時南潯市中忽有若瘋顛者走呼三日曰朱氏絕莊氏滅是知淮南子所云掘藏之家必有殃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者其信然乎全氏外編及盧氏紀事云吳之榮以發姦加道街起平用見被殺者多亦痛哭追悔至武當山建壇懺罪爲神所擊伏不能起昇歸道發於背洞見五臟死

右翁海邨徵君館潯谿時所著莊氏史獄記一篇壬辰春吾鄉葛茂才泮南錄其手稿見示余棄置敝篋中幾二十餘載矣今夏偶檢得之爲繕其副然讀其

查譜附

六

中有可疑者四焉佑明之害湖商與僧僧曰二十年後與汝了此公案然史難爲吳之榮發於順治辛丑相傳之榮後身卽前之僧人其年數亦相符則害僧當在崇禎十四五年間豈有一市僧殺人人皆側目而無敢入告有司任其漏網則可疑者一商之寄銀七年而後來取則寄銀當在崇禎七八年間時湖湘尙無兵燹不至道梗難行至辛巳壬午閒流寇充斥反欲載寶言旋此可疑者二余讀武林女士陸莘行麗京先生雲游始末記云廷鉞妻潘氏入臬獄聞其夫已受極刑一慟而絕蓋莘行爲麗京先生之女亦以史禍牽涉全家入獄所目擊者此云沒於戍所拾

骨歸葬可疑者三辭聖權關主事購一書至乘市并其吏役皆死佟將軍雖憐才陰護然廷鉞等倡和詩歌公然勒石而不怵及於茲可疑者四蓋徵君所著惟折衷潯谿故老傳聞證以吳中先輩諸文集故其所敘不無牴牾惟錄此以備伏聞不足咎其疏略也然貞元會合之交秉筆者最難著議史禍之酷莫甚於魏之崔浩尙猶奉敕而撰至虞山蒙叟自謂留心明史著述垂成因絳雲一炬而灰冷此史一行其中悖謬之處必多則禍不亞於崔浩矣嗚呼豈錢氏之有祖德藉一炬以滅其妄肆雌黃鑿於莊氏亦未始非虞山之深幸也夫時

查譜附

七

咸豐二年歲次壬子七月下浣海昌管庭芬芷湘甫書後

查東山年譜一卷門人沈起仲方撰東山先生名繼佐字伊璜海寧人崇禎癸酉舉人國變後魯王授兵部職方主事兵敗歸里開敬修堂聚門人講學南潯史案起牽連被逮釋歸卒年七十六先生居海寧袁化鎮龍山在其居之西呼其山爲東山學者均稱東山先生著書滿家約八千餘葉刊行者甚少此年譜沈仲方所輯仲方自丁丑及門至丙辰易簣四十年雖改爲僧服離合不常然飲聞懿訓微窺宗旨親受枕膝之言所紀似較親切亦未刊播幸同里張鏡庵收得藁本與裔孫世澧復取他書補之附之頗爲完備卽徵引書目五十種東山自著書十一種近日見不及半蓋粵匪未亂之前舊書尙易得也學園集又無傳本則此譜急宜單行惟稿本傳鈔訛脫尙恐不免歲在柔兆執徐三月上巳吳興劉承幹跋

查譜跋

八

高 季
 林 譜

道光廿四年刻
 道州何紹基署

顧亭林先生年譜



亭林先生中年以前小像

第七世孫孫傳燾藏本道州何紹基刻

顧亭林先生年譜

謹案 本朝學業之盛亭林先生實隔啓之而洞古

今明治要學識賅貫卒亦無能及先生之大者聞桐

城胡維君虔嘗爲先生撰次年譜惜未之見大興徐

丈松鈞稽各書依年排纂已寫有定本會何太史紹

基自金陵來攜有上元車明經守謙號秋所輯譜互

用勘校車氏差詳蓋車氏本之崑山吳廣文映奎號

帆而吳氏又本之先生撫子衍生也徐文欲更事釐

訂以出守榆林未遑穆乃不自揆度比而敘之綜兩

顧譜

譜之異同究大賢之本末世之景行先生者尙其有

攷於斯道光二十三年五月朔日平定後學張穆記

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五月二十八日先生生

先生初名絳更名繼紳後仍名絳字忠清元譜

氏崑山弟六人 乙酉後更名炎武徐譜閩百詩與劉

顧絳字忠清 案山東通志采先 字寧人學者稱亭林先生元譜

生文亦作炎午 居此修輿地志因以爲名其地今爲寶雲寺 移案

與地紀勝嘉興府古蹟有顧亭林湖在華亭縣南二十

五里舊經云黃門侍郎顧野王居此無林字又海鹽

縣東有顧林亭有陳顧野王讀書堆東坡顧林亭詩

云平林豈舊物歲晚室扶疏云云唐詢詩云平林標

大道會是野王居云云宋輝詩云昔時高士宅今日

荒王居云云林亭字凡兩見皆不作亭林然據下所

引東坡詩云平林豈舊物唐詢詩云平林標大道似

乎華亭海鹽兩縣境內皆有一亭因野王納稱源水

則曰顧亭湖傍樹則曰顧亭林傳鈔誤倒作林亭爾

近志於湖上竝增林字亦誤也至宋輝詩王居云云

則又與華亭之寶雲寺其事適同不知輝即指華亭

故蹟而象之誤繫之海鹽下否 又案宋嘉祐六年

法雲寺重修大殿記第一行題云大宋秀州華亭縣

顧亭林法雲寺重修大殿記此顧亭林三字之見於

石刻 又嘗稱名曰圭年元譜康熙中題吳縣李淮溪

者 孝廉程易疇瑤田云嘗見萬年少自跋所作秋江別

思圖送先生由淮陰渡江歸唐市謂顧子名圭年自

云余再轉注 亦或署蔣山傭元譜謙案蔣山即鍾山

而得此名 僑居山下也 移案江藩漢學師承記庚寅有怨家

欲陷之僞作商賈變姓名爲蔣山傭又鄒平縣志前

列修志姓氏有顧傭字寧人崑山人同時 顧氏系出

較編疑傭卽傭字之誤亦或單署曰傭也 吳郡五代之際徙滁州南宋時有名慶者自滁徙海

門之姚劉沙見先生顧氏譜系攷姚劉沙自注今崇

世爲 慶次子伯善又徙崑山遂爲崑山縣人世居縣

之花蒲保譜系攷崑山縣之二十四保地後徙干墩

元譜崑山縣之干墩人謀案崑山縣志干墩在城東

寶慶某親遊府 君行述始居氏官 考諸伯善之生 乙酉後更名炎武 案山東通志采先 字寧人學者稱亭林先生 生文亦作炎午 居此修輿地志因以爲名其地今爲寶雲寺 與地紀勝嘉興府古蹟有顧亭林湖在華亭縣南二十 五里舊經云黃門侍郎顧野王居此無林字又海鹽 縣東有顧林亭有陳顧野王讀書堆東坡顧林亭詩 云平林豈舊物歲晚室扶疏云云唐詢詩云平林標

凡七子而揚名者
皆其子也
中國事也

侍御王三氏世氏
六子皆名其人
事也

顧亭林先生年譜
卷之四

塘內有舍經堂園中有古樟一株因名得樹園蓋徐氏鼎貴後父子兄弟各營第宅不復與顧氏為鄰矣厥後健庵兄弟欲迎先生南歸自慶而下十二世至以別業居之殆指金童園亭歟

明正德開曰南京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事

溱 譜系及溱字梁卿號小溱 刑科給事中濟 譜系及

卿號思軒正德丙子舉人丁丑進士歷官行人刑科給事中何紹基案類姓登科於顧溱注崑山縣

人顧濟顧章志願紹芳皆注太倉州人 穆案鈔書自序先高祖為給事中當正德之末又衍生繕寫書

事有思軒公諫垣疏一卷又蘇州府志給 刑科生兵部侍郎章志 譜系及章志字子行號觀海嘉靖丙午

按察司副使貴州布政司參政貴州山東按察司按

顧譜

三

察使南京光祿寺卿應天府尹南京兵部右侍郎公都察院右都御史 徐譜南京朝天宮後有侍郎公祠又日知錄云余家有嘉靖年間地文契蓋在侍郎公時又活溪碑歌序云萬曆元年先會祖官廣西按察副使 穆按衍生繕寫書日有觀海公船政疏一卷又車譜云章志字行之據譜系攷作了行當是車誤又鈔書自序嘉靖間家道中落先會祖繼起為行人使嶺表而後闖入江東郡邑所藏之書與其室廬俱焚無不遺焉泊萬曆初而先會祖歷官至兵部侍郎中問歷方鎮三四清介之操雖一錢不以取諸官而性獨嗜書往 侍郎生左贊善紹芳 譜系及紹芳字往山休購之 侍郎生左贊善紹芳 譜系及紹芳字

顧亭林先生年譜

古曰字而居八
朱畫清海集
贊善是月氏

卷之四
中國事也

侍御王三氏世氏
六子皆名其人
事也

詩話實甫工於五律不露新穎矜鍊以出之頗有近於孟襄陽高蘇門者又王世貞作紀遠近交游四十詠紹芳其一也蘇州府志崑山縣有及國子生紹芳遺清堂在柴巷內官贊顧紹芳所居

譜系及紹芳字德甫號蠶源生員增例入國子監

吉間尤善書法為董香光稱許詳見崑新合志 穆

京一切典故悉諸而當日門戶與攻門戶之人兩黨

之魁皆與之游臣祖年七十餘矣足不出戶猶日夜

二千餘字自萬曆四十八年至崇禎七年九月共二

數紙然自言少時日課鈔古書 贊善生官廕生同應

顧譜

四

字賓瑤見憺園集日公清修篤學負東南重望蘇州府志文苑門同應生十歲而孤哀毀如成人長而穎敏好學精舉子業工詩文為諸生七試不售兩中副榜卒年四十二性澗達家雖貧好施與卒之日戚友哭之幾於罷市所著有藥房秋嘯等集明詩綜引王平仲語云仲從詩詞澗意遠有白雲自出山泉冷然之娶何氏 穆案憺園集先妣顧太夫人行述日母何氏人淹洽書史為女工師舅母朱儒人壽序日何夫人性嚴重嘗竟日不言獨愛讀書又日自外祖賓瑤公未仕捐館外祖母以未八支持門戶茶苦百端家兄字若詩集序 同應之子五先生其仲也 穆案同應五子長日細字選篆次即先生次日紆字子嚴次日縉字子叟次不知其名字子武先生一女兒一女兒皆孀於徐女兄生履忱女弟生健庵兄弟又一女兒嫁陳皇士濟生健庵奇皇士太僕詩注太僕夫人余從母也然元譜稱健庵太夫人為先生弟五妹又有仲姊適馬氏則女兄弟之可考

者亦四 紹帝生同吉早卒 元譜謙案同吉字仲逢崑人也 新合志謂其早卒無子產
願聘王氏未婚守節撫先生為嗣 徐譜貞孝之歸願當在萬曆二十九
年辛丑其年貞孝十六歲 車譜貞孝太僕寺卿宇
孫女諸生述女事載明史本傳及餘集先妣玉碩人

四十四年乙卯三歲

先生患痘頗危及脫痂左目為眇 元譜謙案全謝山神道表謂先生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不言眇也或有雲翳未可知弟元譜係衍生所作不應有誤故仍之

是年本生父賓瑤公中式副榜 元譜 知縣陳君祖苞

拜於貞孝之廬 穆揆行狀補 進士履歷便覽祖苞字令威海鹽人萬曆癸丑進士歷官

顧譜

順天巡撫明史 附顏繼祖傳

四十四年丙辰四歲

七月先生第五妹生 穆補 懋園集先妣行述吾母生於萬曆丙辰七月二十八日

四十六年戊午六歲

春白氣亘天自東而北 元譜 穆案三朝紀事闕文序自臣母授臣大學之年而東方

兵起白氣亘天明 夏四月

大清兵克撫順七月克清河堡 徐譜

貞孝以大學授先生 元譜 賓瑤公鄉試又中副榜

冬十一月蠡源公配李碩人卒 元譜 穆案碩人有所作先妣行狀 有兄名箕見先生

四十七年己未七歲

二月經略楊錦誓師於遼陽總兵官李如柏杜松劉綎馬林分道出塞三月甲申杜松遇

大清兵於吉林崖戰死乙酉馬林兵敗於斐芬山兵備僉事潘宗顏戰死庚寅劉綎深入阿布達里岡戰死六月

大清兵克開原馬林敗沒 徐譜

顧譜

先生就塾 元譜 徐譜日知錄云愚幼時四書本經俱讀全注

四十八年庚申八歲

秋七月神宗崩光宗立甫一月崩熹宗立時朝議欲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左光斗請以七月以前為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泰昌元年從之 元譜

本生母弟紆子嚴生 元譜謙案崑新合志紆字子嚴後絕意仕進隱居干墩舊廬居喪過哀目遂盲秉性耿介兄炎武講學秦晉間屢徵不赴紆寓書益相砥礪錫徐乾學兄弟勢望方隆紆獨養高自重華陰王宏撰稱其闈修於不見不聞之地不媿隱君子

天啟元年辛酉九歲

三月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徐譜

先生讀周易元譜 季弟續子安生徐譜 案子安妻朱氏健庵有身母朱

孺人

二年壬戌十歲

正月

大清兵破西平堡取廣甯徐譜

蠡源公命先生讀古兵法家孫子吳子諸書及左傳國

語國策史記元譜 穆案三朝紀事闕文序天啟初元遠陽陷者崇明安邦彥並反其明年

顧譜

七

廣甯陷山東白蓮教妖民作亂一日臣祖指庭中梓根謂臣曰爾他日得食此幸矣遂命之讀古兵法家孫子吳子諸書及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

先生程正夫詩序余自少時侍於先王父其終日言

而無擇者皆祖考之世德鄉先生之行事徐譜

三年癸亥十一歲

蠡源公以資治通鑑授先生元譜 穆案鈔書自序先祖自炎武十一歲即

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為自作也

穆案先生所作先妣行狀吾母居別室中晝則紡績

夜觀書至二更乃息尤好觀史記通鑑及本朝政紀

諸書而於劉文成方忠烈于忠肅諸人事自炎武十數歲時即舉以教

四年甲子十二歲

始習科舉文字元譜 穆案三朝紀事闕文序臣祖故所與往來老人謂臣祖曰此見頗

慧何不令習帖括乃為是漏遠者乎於是令習科舉文字已遂得為諸生

五年乙丑十三歲

時有納穀寄學之例蠡源公以先生天資穎異合早

取科名遂為先生應例元譜 案明時考舉才經提學考取歲試後準作附生

六年丙寅十四歲

顧譜

讀通鑑畢讀書詩春秋 麻城周提學邦基取入本

學二十二名庠名繼紳元譜 先生入學在十三歲歲見公被一言之獎云云則入學當是十四歲入復社

有名徐譜 常熟王峻次山作先生傳年十四為諸生入復社有名松案吳應箕所編復社姓氏目錄

前卷崑山縣入社者十八人先生名在第六先生乙卯歲孫徵君葬詩引云適吳中有傳示同社名氏者

感觸之意遂見乎詞穆案 靜志居詩 賓瑤公卒

先生居降服憂元譜

先生答徐公肅書云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資

治通鑑後即示之以邸報徐譜

崇禎元年戊辰十六歲

陝西饑流賊大起徐譜

歲試惠安陳提學保泰未發落即告病去祇取賞卷

蔡復襄以下十二人先生未與元譜

先生與潘次耕書云自庚申至戊辰邸報皆曾寓目

徐譜

穆案三朝紀事闕文序先帝即位天下翕然以為中

興更化之主無復向時危迫之意又當先帝頒孝經

小學釐正文字之日臣乃獨好五經及宋人性理書

顧譜

九

而臣祖乃更誨之以為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

農水土及一代興革之故不可不熟究

三年庚午十八歲

六月流賊陷府谷徐譜

六月科試上虞李提學懋芳拔先生卷列一等二十

名元譜

是年先生當應鄉試日知錄載是年應天鄉試題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諸臣初定逆案也徐譜

穆案是年先生弟五妹歸同邑太僕少卿徐君應聘

之孫開法應聘萬曆癸未進士翰林院檢討開法字茲念號坦齋恩貢生時年十七

四年辛未十九歲

八月

大清兵圍大凌城閏十一月登州游擊孔有德反徐譜

二月歲試李提學連任先生卷列一等十一名仍更

名絳 元配太倉王孺人來歸元譜

是年甥徐乾學生徐譜乾學字原一號健庵官至刑部尚書

五年壬申二十歲

正月孔有德陷登州九月流賊連陷山西州縣徐譜

顧譜

十

三月歲試鄰水甘提學學潤拔先生卷列一等十四

名元譜

六年癸酉二十一歲

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七月

大清兵取旅順十一月流賊渡河陷灤池諸縣分掠南

陽汝寧遂犯湖廣徐譜

正月科試甘提學連任先生名列三等元譜 本生母

兄湘選彖中式順天舉人元譜謙案崑新合志細天

平子時務策比長少年未四十卒徐譜細以天下 多故好言兵事舉鄉試一上公車而卒見健庵身母

朱孺人壽序細有同年長沙陶汝鼎見先生楚僧元
瑛談三十年來事詩注 穆案靜志居詩話陶汝鼎
字仲調壯歲好游自吳入越晚際
此難出監軍事捍禦邦邦有力

是年甥徐秉義生 徐譜秉義字彥和號
果亭官至內閣學士

七年甲戌二十二歲

正月賊自鄆陽渡漢連陷紫陽平利二月陷夔州六月

賊降復叛陷所過州縣七月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十一月賊自陝西分犯河南

江北湖廣 徐譜

巡按御史祁君彪佳表於貞孝之門 穆據行狀補
彪佳字宏吉浙

顧譜

江山陰人
明史有傳

是年甥徐元文生 徐譜元文字公肅號立
齋官至文華殿大學士

八年乙亥二十三歲

正月賊陷鳳陽六月賊復走陝西七月賊復東犯十一

月賊陷陝州攻洛陽 徐譜

六月歲試上虞倪提學元瑛置先生卷二等 元譜

九年丙子二十四歲

五月賊復入陝七月

大清兵入塞八月東歸 徐譜

六月科試倪提學連任置先生卷二等 元譜

是年先生當應鄉試日知錄載是年應天鄉試春秋

題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先生譏其以公孫彊比陳

啟新曹伯陽比思陵非所宜言大不敬 徐譜

巡按御史王君一鶚具題貞孝事狀奏旌其門報可

元譜謙案貞孝受旌在九年見先生康熙十八
年與史館諸公書縣志亦同元譜列入十年誤

穆案先生所作先妣行狀貞孝請旌之歲已齒文會

知名且十年

十一年戊寅二十六歲

顧譜

九月

大清兵入塞 徐譜

二月歲試淮元提學焯置先生卷三等 十二月科

試元提學連任仍置三等 元譜

穆案是年冬蘇州府承天寺浚井得宋鄭所南所藏

心史鐵函巡撫張國維刻其書又為所南立祠堂詳

見先生所作井中心史歌序 閻潛正曰有偽書出近
代佐證分明苟一言及

輒譁然起被以大不韙之名且以寧可信其有者莫

過史彬之致身錄鄭所南之心史一為史兆斗所撰
一為姚士粦所撰前說余徵 又與公肅甥書憶昔時
諸牧齋後說聞諸曹秋岳云

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是寫本

十二年己卯二十七歲

正月

大清兵入濟南德王由樞被執二月

大清兵北歸徐譜

七月城固張提學鳳翮覆試科舉先生取遺才二等

元譜

先生撰肇域志始於是年見自序又郡國利病書序

云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徐譜

顧譜

古

十三年庚辰二十八歲

九月張獻忠陷劍州徐譜

四月邑中修葺文廟先生與葉秀才奕荃歸秀才莊

重新兩廡木主而正其位次元譜謙案崑新合志奕

諸生入太學性剛直好義工詩古文詞師事劉宗周
徐石麒陳龍正講求性命之學尤究心邑政刊焚乙
酉夏以父推杭州關遇國變憂星往省還至嘉善為
亂民所戕覓其尸不得以衣冠葬之莊宇元恭為諸
生博涉羣書乙酉後凶命雍髮僧裝稱普明頭陀後
乃廬金渣里先墓側生平最善顧炎武以博雅獨行
相推許而俱不諧於俗有歸奇顧怪之目移案先
生書孔廟兩廡位次攷後歸生名莊更名祥明工紳
隸為東 十二月歲試張提學連任置先生卷二等
吳高士

元譜

先生荅徐公肅書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阨危方

州瓦解而老成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

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論旨烹宏羊之論屢

見於封章徐譜

十四年辛巳二十九歲

正月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遂犯汝州城陷知州

錢祚徵不屈死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十一月李

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錞徐譜是年大旱元譜

顧譜

古

二月蠡源公卒先生居承重憂元譜穆案三朝紀

年五十一而始抱臣炎武為孫先妣行狀貞孝請旌

之歲先王父年七十有四則蠡源公之卒也年七十

矣 十月葬蠡源公及元配周碩人繼配李碩人於

司馬賜塋之穆位元譜將葬既祖奠火作於門里人救

之得息徐譜按健庵作舅母朱孺人壽序述

十五年壬午三十歲

二月 大清兵克松山下錦州五月張獻忠陷廬州九月李自

成決河灌開封城陷十一月

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

兄遐蒙卒弟子叟生子洪善嗣遐蒙後

一年甲午穆案遐蒙中式崇禎六年癸酉舉人健庵

稱遐蒙舉鄉試一上公車而卒歸元恭送先生北游

序稱崇禎之末祖父蠶源先生暨兄孝廉捐館健庵

為顧氏甥元恭與先生總角至交皆不當有誤又崑

新合志稱遐蒙年未四十卒若卒於甲午則先生之

年且四十有二矣推尋其故元譜蓋謬歲壬午為歲

甲午耳今為剛正即以子叟生子洪善之年為遐蒙

遠逝之年與各書所言乃一一符合也 謙案洪善

字達夫號柏亭康熙丙辰 進士官中書年未四十卒

十六年癸未三十一歲

正月李自成陷承天五月張獻忠陷武昌八月陷湖南

諸郡十月李自成破潼關遂陷西安延安諸郡

夏釋承重服循例入成均

子洪泰 元譜 穆案健庵舅母朱孺人壽序教二子

蓋亦諸 達夫來白皆有聲鄉校來白當即洪泰之字

先生諸舫序僕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

十七年甲申十月朔為 大清順治元年三十二歲

正月張獻忠寇四川二月李自成陷太原遣別將犯畿南陷真定李自成陷寧武關三月陷京師

莊烈帝崩於宮中萬壽山中禮局

閏御元色鑲邊白絲綢半 四月二十九日李賊西走五

月三日 王師入睿親王攝政

月朔 御極 是月初一日明鳳陽總督馬士英等迎立

定鼎京師 嗣福王由崧於南都仍稱崇禎十七年以明年乙酉為

宏光元年

四月先生率家人侍母遷居常熟之唐市

唐市舊名尤溇在雙鳳鄉去縣 東南三十里又東南則崑山界

二月復遷居常熟之語濂涇

穆案先生撰先如行狀兵入南京炎武奉母僑居

常熟之語濂涇介兩縣之間又從叔父穆庵行狀語

濂涇去干墩入十餘里又增園集兄今若詩集序身

氏亭林先生避兵常熟之窮村兄往依之朝夕討論

故詩日益工 又案望雲樓帖刻先生手札云醉德

無何忽云改歲兄今其脫然愈乎弟則馬學士所云

百憂熏心三冬少暇往日之舉犯而不校逆獸已無

所用其魚然今乃黑夜令人縱火焚佃屋一所弟既

蕩無一椽僕輩亦隨鳥靡集夫行強雖武士之恒談

火攻則兵家之下策况於臨池之畏實為扇扇之謀

包藏禍心日甚一日公宮之火先告於寺人陵門之

戰首誅乎元濟燎原之惡已盈自焚之禍行及布諸

左右憑楮槍然元恭仁兄足下弟絳頓首所云黑夜

縱火不知即指干墩被劫事否時尚未更名炎武則

與葉方恒構變一案無涉 崑山令楊君永言應南

也未得其實附記於此

都詔列薦先生名於行朝詔用為兵部司務元譜示言字本立昆明人崇禎癸未進士崑城破後走陳墓詞事彌月知不可為復入黃浦依吳帥吳敗視髮珠逕萬壽庵中釋名蠟雲旋入中峯後入金華歸漢卒勝朝御節錄稱其殉乙酉之難追諡忠節誤

先生編年詩起是年有大行哀詩一首感事詩六

首徐譜按感事詩云日角膺符早天枝主聖臨安危宗社計擁立大臣心謂南都擁立福王之事

其年四月乙酉魏國公徐宏基等迎福王於江浦

丁亥百官迎見王素服角帶哭五月庚寅王行告

天禮升殿徐宏基跪進監國之寶王受訖大赦戊

戌羣臣勸進箋三上王許之王寅即皇帝位改元

宏光先生詩所謂告天傳玉冊哭廟見諸侯詔令屯雷動恩波解澤流也詩又云上宰承王命專征指大江出關收漢卒分陝寄周邦又云登壇推大將國士定無雙謂史可法以東閣大學士督師揚

顧譜

七

州又云聽律音非吉焚旗火乍紅自注云六月壬午督師標下兵與浙江兵圍於鎮江西門外焚民居數百家標下兵者先生聖安皇帝本紀所云標下總兵官于永綬等兵也

二年乙酉南都宏光元年三十三歲

五月初九日

王師渡江初十日夜宏光帝出走十五日

王師入南都明亡元譜

春膺楊永言之薦至京口 四月偕從叔父穆庵赴

南京元譜謙案崑新合志穆庵名蘭服字國驥紹芳從子以諸生入大學才名著一時明亡後棄儒業永麻稱號南中遣使授冠帶辭疾不赴迺田寓野以醫濟人先生餘集有從叔父穆庵府君行狀

朝天宮因拜先兵部侍郎公祠元譜謙案詩集誤編拜祠詩入辛卯年穆

案此年拜祠事有金陵碑詩記得尙書巷一首拜祠足證辛卯年再至金陵而再拜之何云誤也

畢即歸語濂涇入字穆是年貞孝年六十五月朔同

邑歸莊嘉定吳其沉及從叔父穆庵姊子徐履忱持

觴登堂為母壽退而飲至夜半旦日別去徐譜事見吳同初行

狀穆案行狀貞孝誕辰為六月二十六日而稱觴乃在五月朔者蓋即生日不受賀之義先生所終身

乘承者也其沉字同初少先生七歲履忱字字若先

生伯姊之子生於崇禎二年時年十七與健庵為再

從兄 將復詣闕未旬日而南都陷先生從軍至蘇州

元譜 徐譜時 大清兵已定江浙大軍駐金陵一軍駐蘇一軍駐杭一軍駐沿海吳松等處有明江南

顧譜

八

總兵吳志葵者吏部主事夏允彝門人也頓兵海上

又有十將官者屯兵陳湖中與湖旁諸生陸世倫等

各有眾千餘閏六月十日明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舉

人徐孚遠章簡閩南都不守起兵松江與陳湖兵合

允彝又入志葵軍為之馳書檄聯絡士大夫華亭則

總督兵部侍郎沈猶龍下江監軍道荆本微中書舍

人李待問嘉定則左通政司侯嗣曾進士黃淳耀總

兵蔣若水崑山則鄭陽撫臺檢都御史王永祚編修

朱天麟吳江則職方吳易總兵王翥太倉則總兵張

士儀宜興則行人盧象觀等互為聲援先生與楊永

言吳其沉歸莊皆佐王永祚軍諸軍謀以松江兵攻

杭嘉定太倉兵攻沿海宜興兵趨南京約伏艦江中

獨吳志葵先進向蘇州侯蘇州捷音至起日尚發先

生詩云千里吳封大三州震澤通戈矛連海外文檄

動江東即赴吳時事也志葵既薄蘇州參將魯之瑛

侯其退擊之殲焉既而松江被陳子龍走蘇定昭侯

與焉揚禾言遁之蘭翁 六月仍歸語濂涇 元譜按先
惟先生與歸莊得脫 生餘集有
云吳中諸縣並起義兵自守而余以母在獨屏居水
鄉不出自六月至於閏月無夜不與陳君露坐水邊
樹下仰視月食遙聞火礮云云是崑邑 閏六月十
守城事先生一不與謀故後得免於難
五日崑山士民閉城拒守 元譜先是五月初七日以
紛紛移遁四鄉而張浦萊霞安亭諸村鎮奸民乘機
劫掠縣令楊永言以二十二日盡放獄囚至月杪郡
中大吏及守令皆先期遁六月初七日豫親王方駐
金陵遣刑部侍郎李延齡巡撫土國寶統兵滋蘇新
郡守王鎮發安民榜至崑並取國籍永言棄印潛逃
於泗橋陳宏勳家水利縣丞周茂才偕邑紳耆老於
初八日赴胥門納款十二日院遣郡人周荃來崑安
撫十八日以茂才知縣事閏六月十一日薙髮令下
十三日茂才出示薙髮且親持名刺謁籍紳城中大
譁焚縣治殺茂才十五日貢生陳大任等議推舊狼

顧譜

元

山總兵王佐才為主帥十七日楊永言及陳宏勳等
亦以所募兵數百人入城永言遂為監紀仍知縣事
偕城中紳士襄糧移檄為久守計七月初二日王
師東下越二日縣西真義村兵出迎戰敗績初五日
黎明 王 十六日丙申月食既星流竟夕 元譜見日
師渡濠 如兩注而系以甲申年閏六月
按甲申無閏當是記憶偶誤耳
明靖虜伯鄭鴻逵戶部主事蘇觀生奉唐王聿鍵如閩
黃道周張肯堂等奉聿鍵稱監國六月丁未即位於福
州改元隆武 元 魯王以海亦稱監國於紹興 徐
七月初六日巳刻 王師下崑山城 元 先生生母何
太孺人被游騎斫右臂折弟子斐子武並遭難子斐

顧亭林先生年譜

妻朱氏刃自刺其喉僅臥瓦礫中得免 移補
朱大孺人善居處在 崑山 王師南下眾敵登陸守
禦紛紛擊家避去何夫人自者縶婦必死於此子斐
子武兩身與舅母俱不敢去未幾城破兩舅並遭難
舅母朱夫夫知事急引刀刺其喉氣息幾絕因何
陳中死者果果何夫人守婦尸不去俄游騎過何
夫人右臂損折久之朱夫人得甦起覓其姑悲不自
勝手裂舊襦為姑裹覆重傷復自塞其頸相抱匿廡
下破屋以免越日挾掖登舟出城外外祖母嘗稱曰
婦云 孝 越九日 王師復下常熟貞孝於十四日聞
變即絕食至三十日乃終遺命先生勿更出仕 元 移

顧譜

手

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者可以於地下
移案元譜九日作益日以行狀及卯至癸亥推之
知二字誤未四日作二十四日以行
狀癸亥至巳卯推之知立字衍也
唐王遙授先生兵部職方司主事 元 九月至嘉定
過吳其沆家 徐譜據同初行狀先生往其過其居成
蘇樹亦謂 子年奇薛案詩云只有延陵心尚掛姑
其沆也 十二月十九日權厝貞孝於司馬第
東偏 元
是年詩有京口即事二首 徐譜案是年吳河法駐
光命可法論西鎮厲兵秣馬駐防河淮克期進前
可法撤請鎮出兵高傑首率命渡泗水折部王之
綱前驅薄難揚可法進次河上先生京口即事詩
云白羽出揚州黃旗下石頭云云夫將臨江日甲

五四九

原望捷時皆京闕篇一首金陵雜詩四首徐譜生金陵

是年正月事雜詩云重開百五日遙祭十三陵謂是年三月癸

已遙祭諸陵也又正殿虛椒寂一首蓋謂宏光自

去年命選淑女至此年四月又千里一首元譜各

遷於元輝殿規輿之意深矣詩皆五

月以秋山二首表哀詩一首奉先妣祭葬詩一首

是年作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

三年丙戌三十四歲

三月唐王督師黃道周舉兵至徽州戰敗被執不屈死

唐王將入贛州鄭芝龍使軍民遮留不得行乃駐於延

平十月明兩江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羅式粘等立桂

王於肇慶府以明年為永曆元年徐譜十月王師下

建甯延平等府唐王走汀州執而殺之元譜明大學士蘇

觀生又立唐王弟聿錞於廣州改元紹武十二月元譜

師入廣州殺聿錞徐譜

五月先生祖庶母黃氏卒十月十三日命家人趙

和等遷居元譜未詳將往閩中赴職方之召以母

喪未葬不果行元譜

是年詩有延平使至一首海上四首不去三首徐譜

池北偶談有論落日江頭送老鶴萬里心一首

任真真字用齋有據三條

初本詩集有上

初本詩集有上

初本詩集有上

作吳同初行狀

四年丁亥三十五歲

秋至海上十月十日命家人趙和迎祖庶母黃氏

柩葬於司馬公城外之西偏元譜穆素先生答王

武所逮事其七二十日亥時葬貞孝王太安人於賜

也葬之域外元譜案少司馬葬時用歲丁亥

葬東仲達府君之兆元譜案少司馬葬時用歲丁亥

葬干支二十一日具弔奠禮十二月二十一日移

家語濂涇先生廬墓元譜送歸莊往吳興時赴吳興

兄德清教哀執友松江陳太僕子龍同邑顧推官

前繼登曾

咸正吳縣楊主事廷樞及推官二子天濤天達先後

死難各以詩弔之元譜子龍字子青浦人崇禎丁

職銜與松江提督吳勝兆通謀是年夏勝兆反事泄

逮子龍并逮藏匿子龍之嘉定侯岐曾及同邑顧天

濤天達子龍乘間赴水死岐曾等同被殺於松江成

正字瑞木天啟甲子舉人咸安府推官丙戌四月自

關中歸知弟錢塘令成建舉人咸安府推官丙戌四月自

王立於閩州密疏附寄舟山黃斌卿屬其轉達為通

本所獲以告提督吳勝兆勝兆為承時所殺後二子之

死僅一月廷樞字維斗崇禎庚午南京解元福王時

薦授兵部主事兼監察御史馬阮當國抑不能用罷

歸至是年四月遷居山陽當事搜索得之絕食五日

不死作絕命詞十二首裂衣帛血書之終以不屈被

殺於蘆

墟村中

是年詩有贈顧推官一首徐譜案張秉貞之挾潞王出降顧咸建棄官去

追及之於吳江閘六月朔殺之詩中某卿血云云蓋述此事又先生之從軍於吳咸正必同行故有句吳古下國難與秦風齊之句其後吳咸正詩曰及乎上郡還始結同盟契崎嶇戎馬間周旋止一歲所謂崎嶇周旋大漢行義士行秦皇行各一首者即指從軍耳

墟里一首塞下曲二首海上行一首徐譜詩云大海天之東其

處有黃金之宮上界帝子居其中又云或言有巨魚身如十洲長幾化為龍不可當一旦失水愁旁皇蓋謂魯王之入海徒以海水為金湯舟楫為官殿終於淪亡也又云但見鯨魚出沒擊齒磨牙先生知鄭芝龍之負恩喪國其子成功始則附閩繼則附粵終不為魯王用而舟山非可以圖存故又云東浮大海難復難不如歸去持魚竿以明決不宜往之意神道表以為我豫吳勝光之勳欲赴海

顧譜

注

上道梗不前者似未知先生之意也穆案據元譜則先生實會至海上謝山云道梗不前仍非實錄但詩編於塞下曲後塞下曲云即今三月鶯花滿此詩當作于春末夏初時尙未赴海上耳明年戊子將遠行詩云去秋關東哭楊主事一首推官二漢尤實至海上之顯證
子被執一首淄川行一首元譜為孫之獬作也之士朔奄得官侍講名在逆案中入國朝為禮部侍郎順治二年六月升兵部尚書總督軍務招撫江西後乞歸里中是年九月土賊丁可澤句引叛賊謝運等陷淄川擒之獬支解死結云取汝一項謝元元當由之哭顧推官一首徐譜咸正至江寧獬嬰眾怒耳哭顧推官一首總督洪承疇問曰汝知史可法在乎不在乎成正否曰汝知洪承疇死乎不死乎洪然遂殺之詩云檻車赴白門忠孝詞色屬實作戎首論哭陳太僕一首奉先妣葬卒踐捐生誓請此也

顧亭林先生年譜

於侍郎公墓左一首墓後結廬三楹一首精衛一首吳興行一首

作王時沐墓志

五年戊子三十六歲

秋至湖上元譜徐譜案將遠行詩云去秋關東漢今年泛五湖偶來詩云偶來湖上已三秋

蓋自秋迄冬冬抵京口是年語濂涇家中又被劫元

是年詩有越鳥巢南枝一首江介多悲風一首擬唐人五言八韻六首穆案六詩皆非泛擬乞師悲往事也華筑投筆明素志也

顧譜

注

渡濂涇難以不忘恢復望諸公也歸里則知時之不可為而倦飛思還也云擬唐人者會膺唐王之詔受其常熟縣耿侯水利書一首元譜謙案常昭冠帶也錫獻縣進士萬曆三十二年以調繁至講求水利東浚橫浦橫溪李墓鹽鑿塘北浚福山塘西浚奚浦三丈浦凡土田高低宜著宜泄尺寸不遺而其開浚之法區畫周至約束嚴明其載所著水利全書其立說以水利用湖不用江尤不易之論偶來穆案耿侯水利書郡國利病書采之頗備偶來一首浯溪碑歌一首僻開封案一首元譜謙案略名家亂後歸釋謂去冠故去山去將遠行一首京髮故去人因姓米氏自號米堆山

六年己丑三十七歲

口一首

春登靈巖山 清明封墓樹 秋至吳江過八尺

納妾韓氏元

是年詩有石射湖山一首 先生自注吳郡志靈巖山在城西三十里一名

石射湖 亦碑指江西金聲桓事聲桓以去年或子七月據南昌叛是年正月為官兵懷人一所破聲桓中二矢投水死仍屍屍示衆

首秋鷹一首八尺一首 穆案元譜有至吳江過八尺一節然此八尺孤帆一

葉舟云云八尺二字 似非地名所未詳也 桃花溪歌贈陳處士梅一首

穆案梅字鼎和餘集 有常熟陳君墓志 瞿公子元銷將往桂林不得

達而歸一首 元譜元銷常熟人父式希為廣西巡撫南都陷與丁魁楚等立承明王由

顧譜

都於梧州式希為文淵閣大學士留守桂林王師破桂林與總督張同儼俱被難

七年庚寅三十八歲

正月五日韓氏生子林元名之曰詒穀 元譜謙案崑山張元廣著

危言謂先生無子 以時怨家有欲傾陷之者乃變衣

冠偽作商賈游金壇登顧龍山 元譜山在縣南五里 再至鎮江

登北固樓已復往嘉興

是年詩有顧龍山高皇帝題詞一首 元譜元末丁酉十一月明

太祖駐蹕此山題詞云望東南隱隱神壇獨跨征

車信步登山煙寺迂迂雲林鬱鬱風竹珊珊座不

葉先生是年始無頭自有四方之信也... 穆案元末丁酉十一月明

榜人曲二首流轉一首秀州一首 徐譜案流轉詩云云蓋先生自

乙酉以後展轉江浙之境於今五年至此乃欲北

至中原故鈔書自序云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

亦以此年為始也 穆案秀州詩云將從馬

伏波田牧邊郡北蓋至此而北游之志決矣

八年辛卯三十九歲

至金陵初謁孝陵 元譜此句元譜本

拜侍郎公祠 有車君剛去非也

顧譜

辨見乙 八月十四日至淮安與山陽王起田略徐

州萬年少壽祺定交 元譜文集有王起田墓志壽祺

書登又工寫美人他若琴棋刀劍百工技藝細而女

紅刺繡粗而革工縫紉無不通曉風流豪宕傾動一

時滄桑後罷公車僧冠僧服自名明志道人沙門慧

壽痛飲食肉如故邵徐之亂移家公路浦著有隰西

堂抵清江浦 元譜

是年詩有恭謁孝陵一首 穆案郡國利病書孝陵

附於其側拜先曾王父木主於朝天宮後祠中一

首贈萬舉人壽祺一首淮東一首 元譜為劉澤清

九年壬辰四十歲

王時四鎮之一開府淮東頗事聲色順治二年五

月福王出走七月澤清率所部納降又三年戊子

陰與曹縣叛寇通許以內應遂作亂陷曹縣十月

英親王討平之詰其由知出澤清乃族誅之詩中

云地下逢黃侯謂靖國公黃得功也得功先於

乙酉六月王師據江口時迎戰中流矢死 贈

八一首

入郡城奠姊壻陳皇士之父文莊公祠元譜文莊名仁錫字明卿

號芝臺天啟壬戌探花南京國子監祭酒福王時贈詹事文莊宏光元年子濟生濟榘奉詔建廟於卧龍街關廟之右濟生字皇士以廢歷官至太僕寺丞

穆案靜志居詩話皇士經亂歸田緝啟禎兩朝遺詩又命工傳寫明三百年來忠臣至吳縣之橫山展拜義士像表以為冊可稱好事矣

遠祖黃門公墓元譜墓在橫山東越來溪上盧襄石湖志云墓上有一巨石橫卧可二丈許石上古松如蓋湖上望見之即遇路舍人澤溥於

知為野王墓也先生時向如故徐譜按先

虎正元譜舍人時攜家奉母寄居湖上徐譜按先生去歲贈萬壽詩云會待淮水清秋發吳

榜又贈人詩云路旁多行人一南一北南北送分

手去去馬所極蓋所送之人北行而先生仍南歸吳

故拜黃門墓而路澤溥詩亦云相逢金間西也穆

案先生有送書小帖云路安卿名澤濃曲周人故德

督時月公之長子又廣師篇云險阻備嘗自唐市仍

與時屈伸舌不如路安卿注互見詩下

返千墩至清江浦渡河抵王家營是年六月弟

子嚴得子洪慎元譜作十九日謙案崑新合志洪慎字汝嘉試成均得州倅以親老辭歸

從父炎武卒於晉走三千里扶視葬祖塋承遺命以

子宏佐為炎武殤子詒數後性愛客就所居西偏疏

泉壘石與故人嘯詠以終穆案據衍生元譜先生卒

於曲沃從弟巖自崑山來偕衍生扶柩歸不云洪慎

也衍生又云以遺書致之立齋兩表兄及汝嘉從叔

兄則洪慎時在都中未嘗至晉甚明當是志誤從叔

父穆庵得子巖元譜崑新合志巖字大雲好學工詩少游太學嘗作落花詩百首傳誦聲

下先生有世僕陸恩叛投里豪葉方恒元譜方恒字唱初崇

顧壬午舉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山東濟寧道僉事

穆案順治戊戌進士履歷便覽葉方恒字敬默父

顧亭林先生年譜

重華戊辰進士太常少卿望雲樓刻歸元恭與葉媚初手札陸恩作陸欽後刻集仍改作陸恩

案鈔書自序年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徐譜

是年詩有同族兄存愉拜黃門公墓一首贈路舍

人澤溥一首元譜澤溥父振飛字見白天啟乙丑進士涇陽知縣崇禎中屢遷至會都

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北都陷福王立於南京

河南副使呂弼周為闖賊節度使來代振飛癸未

進士涇陽武懷為賊防禦使招撫徐沛振飛擊擒

二人竿弼周於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

縛懷徇諸市鞭入十楹車獻諸南朝伏誅故詩中

云檢魁獻行朝逆黨皆戰悸又云天子呼恩官干

戈對王使者唐王聿鍵會以罪劄守陵中官虐之

振飛上疏槩寬罪宗得釋乙酉南京破聿鍵自立

於福州起召振飛制書有朕有守田恩官路振飛

云云既至拜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官一子職方員外郎又錄守淮功蔭錦衣世千

戶順治三年王師攻克仙霞關聿鍵走汀州振

飛追赴不及汀州破走居海島明年將赴永清江

明王乃以悲憤成疾而卒粵中賜諡文貞

浦二首丈夫一首王家營一首傳聞三首元譜是歲永明

王在華慶李定國攻陷廣西王遣使召定國入

衛蓋王為其下孫可望所制間奔竄故也

為常熟楊子藥作祠堂記元譜謙案汪珣楊顧兩先生傳云萬厯之季士

之為文者喜倡新說呼達傳注蘇與太倉顧夢麟

力明先儒之說天下翕然從風稱楊顧學以歲貢

為松江訓導作興人材甚廣居五載擢知都昌縣

以道阻弗克赴任明亡遂不出晚歲目盲猶令人

讀書其側為諸生講說無少倦年七十九卒

十年癸巳年四十一歲

三月魯王去監國號不知所終徐

春至金陵二月再謁孝陵並謁太祖御容於靈谷寺

元譜謙案靈谷寺梁天監十三年為寶誌公建塔於鍾山玩珠峯前名開善精舍後為開善寺宋改名太平興國寺後名蔣山寺明初改寺於舊基之東五里而舊基遂為孝陵太祖帝后御容今攝山優曇庵中亦有摹本不知即十月三謁孝陵并作圖 詒毅殤

更納戴氏元譜謙案歸元恭集戲贈先生納姬詩云同心初結在秦淮孤寄清江音問乖離異九秋婕妤怨已如一月太常齋占熊從此歡無既代屬何妨老自偕不待王郎去迎接西風今送入君懷自注謂寧人於金陵納姬置之清江浦至是姬得南歸云云今則不辨所納何氏以時事案之或是歎也

松案先生去年自王家營仍歸洞庭山是年有路舍

顧譜

先

人家詩路居於洞庭東山也由洞庭山至江寧復自

江寧歸吳贈楊永言詩序云今復來吳下感舊有贈

又贈郝將軍詩序云今為醫於吳之上津橋言及舊

事感而有贈贈劉教諭詩亦云栖遲十載五湖湄皆

在吳之蹟也徐譜 穆案此段可補元 請二月後至九月之闕

是年詩有路舍人家見東武四先厯一首元譜舍 人父文

貞公在閩時再謁孝陵一首恭謁高皇帝御容一

特請製新厯首贈朱監紀四輔一首監紀示游粵詩一首贈鄔

處士繼思一首徐譜先生此數年中往來無定而 金陵揚州市井皆屢至故贈鄔繼

思詩云年年尋杜甫一過浣花 昔有一首楊明府 溪郭賣藥揚州市先生頻過之

永言復來吳下一首送歸高士之淮上一首贈劉

教諭永錫一首元譜案永錫字欽爾號曉庵魏縣 人崇禎丙子舉人癸未謁選長洲

教諭邑令遂率李實廉知其貧欲煩以支事謝不

應已署上海令事與妻子日食蔬粥居三月還長

洲乙酉之變率妻粟氏及童僕二十餘人隱居相

城大吏遣人說之永錫拔劍欲自裁乃止謂其妻

曰彼再至我與若自立決矣皆裂尺帛握之會海

上兵起乃罷永錫有女許字未嫁亂後恐貽父母

憂絕粒而死其母哭之成疾亦死後大水乏食家

童相繼死埋骨道旁永錫遺子臨與婦歸魏臨既

歸思父不置假貸得百金欲馳以獻父星夜南下

馬驚墜地被傷死初永錫長八九尺容貌甚偉至

是毀形骨立見者哀之久之成疾漸劇一夕大呼

烈皇帝者三遂卒時甲午秋也同時有齊丈人者

撫其喪葬於閩門外半塘以妻女附之穆案靜 志居詩話永錫有洹水遺詩又曰洹水至性之士 兵後隱居相城有大吏強之仕祖務疾視日我中 原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徑躍馬鳴鞘兩河豪 傑誰不知我欲見尋邪取壁上所挂劍欲自到門 下士抱持之得解既而女妻相繼餓死子為盜所 傷亦死久之洹水殺其弟子徐晨陳 贈郝將軍太 三島等經紀其喪葬之虎丘山塘

極一首孝陵圖一首十廟一首元譜謙案洪武二 年立十廟於雞鳴 山又增功臣廟祀徐達以下二十一人 為十一後又增四廟今已半就圯廢

十一年甲午四十二歲 春至金陵卜居神烈山下元譜 穆案神道表先生 僑居神烈山下徧游沿江 一帶以觀晉 都畿輔之勝 由儀真歷太平登采石磯東抵蕪湖

秋游燕子磯留宿僧院至冬始還元譜 是年長甥乾

學以選貢入成均移據詹園集補 弟三甥元文鄉試中式

舉人元譜

先生此數年未歸崑山觀松江別友人詩言十載違

鄉縣三年旅舊都可知矣徐譜

是年詩有金山一首僑居神烈山下 一首古隱士

二首真州一首太平一首嶼磯一首元譜 江上

一首久留燕子磯院中一首徐譜 院從秋又涉冬盡冬

盡又歸神烈僑居故 明年元旦得在陵下 范文正公祠一首錢生肅潤

頌譜

之父出示所輯方書一首元譜 肅潤字慈日無錫人著有南忠錄諸書

十二年乙未四十三歲

二月初五日午刻江南地震六月初八日地又震元譜

元旦四謁孝陵移補 春自金陵還崑山 五月十三

日擒叛奴陸恩數其罪沈諸水叛黨復投葉氏訟之

官移獄松江元譜 僕陸恩服事余家三世矣見門祚日微

叛而投里豪余持之急乃欲陷余重案余聞亟擒之

數其罪沈諸水其婿復投豪訟之郡行千金求殺余

余既待訊法當四繫乃不之獄曹而繫諸豪奴之家

同人不平為代愬之兵備使者移獄松江府以教奴

論豪計不行而余有戒心乃浩然有山東之行矣

神道表獄日急有為先生求救於某公者某欲先生

顧亭林先生年譜

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而懼失某
公之援也乃自書一刺與之先生聞之急索刺還不
得列揭於通衢以自白某公亦笑曰寧人之下也曲
周路舍人議兵備使者乃為愬之始得移訊松江而
事解 移案為先生求救者歸高士元恭某公者謂
錢謙益也 謙案歸元恭集與葉媚初書弟到郡時
知寧人兄窮於事勢將有不測與論亦多以兄為已
甚故弟語稍激切然論其究竟愛寧人亦所以愛兄
也 已而崑老輩委曲相勸兄亦動惻隱之心要於兄
之自為計亦大便而弟輩則羣而論兄之高義昨在
西郊文初子佩諸君及二三遠方友人問及弟公言
於眾曰此事誤在顧而葉能不終松可謂仁人君子
人皆服兄為有量及歸寓忽聞有變局為之大驚兄
嘗謂寧人城府深密機械滿腹兄前已諾和議而忽
出眾難之題目迫之以必不能從之事是名雖日和
實欲戰也兄豈亦有城府機械邪崑老極和平之人
亦以兄為太甚今將去矣弟亦即日同國器去矣但
思兄若不冒就和即和而必欲云云寧人計無復之

頌譜

必自經溝瀆無疑也陸恩人奴也尚不可殺而迫其
主以取償寧人非尋常無聞之人又事無死法而一
且迫之致死於兄便乎不便乎寧人無親子弟料死
後必無與申冤者即有兄自當有以待之固知殺寧
人萬萬無害獨不長清議乎寧人腹笥之富文筆之
妙非弟一人之私言即灌老諸公皆擊節稱賞四方
之士見其詩古文者往往咨嗟愛慕兄能殺寧人之
身能并其生平之著述而滅之乎使天下後世讀其
詩古文者以為如此文人之受禍者如子蘭殺屈原
名美乎不美乎自古文人之受禍者如子蘭殺屈原
姚賈殺韓非後世讀離騷及三公于之書無不唾罵
子蘭姚賈韓非同甫為小人構陷入獄每讀其傳為之
髮指背裂以兄平日自待之高明明何苦而為此邪
想兄之意以為寧人即死於牢獄死於桎梏不得謂
媚初殺之吾誰欺當世士大夫有口亦可畏也凡此
之言皆所謂愛寧人即愛兄也云云核其語意松
江之獄所由來歟 徐譜先生乙未年答原一公蕭
兩甥書云奴隸鴉張親朋翻倒或有問死灰之語

必自經溝瀆無疑也陸恩人奴也尚不可殺而迫其
主以取償寧人非尋常無聞之人又事無死法而一
且迫之致死於兄便乎不便乎寧人無親子弟料死
後必無與申冤者即有兄自當有以待之固知殺寧
人萬萬無害獨不長清議乎寧人腹笥之富文筆之
妙非弟一人之私言即灌老諸公皆擊節稱賞四方
之士見其詩古文者往往咨嗟愛慕兄能殺寧人之
身能并其生平之著述而滅之乎使天下後世讀其
詩古文者以為如此文人之受禍者如子蘭殺屈原
名美乎不美乎自古文人之受禍者如子蘭殺屈原
姚賈殺韓非後世讀離騷及三公于之書無不唾罵
子蘭姚賈韓非同甫為小人構陷入獄每讀其傳為之
髮指背裂以兄平日自待之高明明何苦而為此邪
想兄之意以為寧人即死於牢獄死於桎梏不得謂
媚初殺之吾誰欺當世士大夫有口亦可畏也凡此
之言皆所謂愛寧人即愛兄也云云核其語意松
江之獄所由來歟 徐譜先生乙未年答原一公蕭
兩甥書云奴隸鴉張親朋翻倒或有問死灰之語

五五五

涕而省韓安寬窮鳥之文撫心而明
趙壹終憑公論得脫危機謂此事也

是年詩有元旦陵下作一首歸生晟陳生芳續書

來答之一首贈路光祿太平一首穆案錢飲光明未野史承祿紀

事上規模濶大好彷彿漢光武平時恩舊皆以南
陽故人目之如路振飛遠隔三吳募能召至者賞
銀五百兩給以六品京秩振飛至即日拜相官其
子太平為卿 又案徐集王國翰墓志稱太平嘗
奉桂王命徵兵於外 訓王生仍一首永夜一首訓
至樂昌國翰往依之

陳生芳續一首穆案芳續字亮工常熟人處士鼎和比鄰亮工時猶少也者有歷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道光十三年其鄉人張觀察大備為刊行之贈路舍人一首錢行人邦寅一首

願譜

譜

十三年丙申四十四歲

春獄解回崑山 三月本生母何太孺人卒 閏五

月至鍾山舊居獄解後葉氏憾不釋遣刺客偵所往

至是追及於金陵太平門外擊之傷首遇救得免

是月初十日五謁孝陵 冬在鍾山度歲元譜

是年詩有松江別張處士愨王處士燁諸友人一

首贈潘節士程章一首程章字力田吳江人稼堂之兄 恭謁孝陵

一首王處士自松江來拜陵畢遂往蕪湖一首穆案

處士即下同游柵洪橋之王潢乙卯年閏五月十日詩有云更憶王符老飄零恨不同自注王徵君

黃音日同指孝陵行 桃葉歌一首黃侍中祠一首
香今年七十七矣 先生自注在南京三山門外柵洪橋案柵洪橋
祠今已無迹可尋城中金陵開之祠蓋續建也

王徵君演具舟城西同楚二沙門小坐柵洪橋下

一首謙案漢字元偉上元人父之藩慷慨好義演能色養崇禎丙子舉於鄉先是戶部郎中倪篤之薦於朝以賢良徵不就念世亂親老賦南陔詩以見志者有南陔集見江寧府志及上元縣志

穆案明詩綜引顧寧人論元偉詩云先生詩深以婉和而擊不失三百篇溫柔醇厚之旨

山一首賈倉部必選說易一首穆案江寧府志儒上元人萬曆己酉舉人官戶部主事筦西新倉時巨增總理兩部復遣其黨分伺六倉必選盡黜陋規無所染瑯為稍敘會同官倪篤之以屯豆下獄必選知其冤據事陳辨請九江幕俄遷桂林司理

願譜

譜

升南工部虞衡司未任丁父艱歸即杜門不出以
講學著書為事卒年入十七著松蔭堂學易行世

旅中一首訓王處士九日見懷一首送張山人應

鼎還江陰一首穆案道光二十年新修江陰縣志藝文門采先生此詩而應鼎之名

字翳如然則山人信能弁 和陳生芳續追痛兩尊

人之作二首

作方月斯詩序謙案月斯佚其名穀城人明輔臣岳貢之子甲申後賣卜吳門夏節

愨完淳集有贈方穀城遺孤流落郡中詩先生序謂與方子訂交自單闕之歲今且六年矣余客鍾山而方子亦僑居雲間不數數見頃冬春之際余以仇家之訟至雲間逆旅中因不自聊而方子時相過慰藉與余周旋兩月因出其詩序示余讀之云云以時事攻之當在是歲無疑

十四年丁酉四十五歲

元旦六謁孝陵 徐摛按元日詩云晨興自江上踰嶺
走鍾山又云流轉雖不居咫尺猶天
顏蓋先生是時雖寓金陵而神烈山之居矣 春自金陵仍返崑山避讎

將北游同人餞之歸元恭為文以贈其行 元摛序曰
余與寧人之交二十五年矣其他同學相與或二十年或十餘
年蓋未嘗有經歲之別也今於寧人之北行也而不
能無感慨焉寧人故世家崇禎之末祖父蠡源先生
賢兄孝廉捐館一時喪荒賦餼徭蠲繼以遺田入百畝
典業公子券債僅當田之半仍靳不與閱二載寧人
請求無慮百次乃少畀之至十之六而遂國變公子
者素倚其父與伯父之勢陵奪里中其產逼鄰寧人
見顧氏世衰水蓄意吞之而寧人自母亡後絕迹居
山中不出同人不平代為之請公子意弗善也適寧
人之僕陸恩得罪於主公子鈞致之令誣寧人不軌

顧譜

謹

將興大獄以除顧氏事泄寧人率親友掩其僕執而
箠之死其同謀者懼奔告公子公子挺身出與寧人
訟執寧人囚諸奴家協令自裁同人走叩憲副行提
始出寧人比刑官以獄上寧人殺無罪奴疑城且憲
副與公子年家然心知是獄冤又知郡之官吏上下
大小無非公子人者乃移獄雲開守坐寧人殺有罪
奴疑杖而已公子忿怒遣刺客殺寧人寧人走金陵
刺客及之太平門外擊之傷首陸驥會救得免而疾
奴之黨受公子指糾數十人乘間劫寧人家盡其廢
世之傳以去寧人度與公子訟力不勝則浩然有遠
行而同人知之寧人者攜樽榼送之酒半作而言曰
吾輩所以望寧人者不在此夫宣尼大聖猶且遭難
畏匡文王之仁不殄厥愾寧人之學有本而樹立有
素使窮年讀書山中誰復知寧人者今且登涉名山
大川歷聘六國以廣其志而大其聲施焉知今日困
厄非寧人行道於天下之發軔乎若曰怨仇是擊非
賢人之志別離是念非良友之情於是同人咸曰昔

顧亭林先生年譜

請歌以壯其行至萊州與掖趙汝彥士完任子貞唐
而歸子為之序

臣定交 元譜士完字汝彥崇禎壬午舉人遭亂後
家而南寓柘廢寺弟士冕官鎮江太守物色
得之強之歸士完故萊之巨族從兄士詰入復社有
名同懷兄士元士亮士寬弟士冕並以才補唐臣守
子良貢生弟虞從唐臣假吳才老韻譜讀而校之
臣亦以學問著

過卽墨游勞山 由青州至濟南與徐東癡夜張稷

若爾岐定交 元譜東癡初名元善字長公慕嵇叔夜
城人東癡能詩年二十九遭難母死遂棄諸生南游
江西南游宛郡歸遂不出舉博學鴻詞以老病辭為
文章原本經史王漁洋嘗索其稿但遜謝而已後往
首付之梓稷若名爾岐號蕭庵濟陽諸生先生與汪
德庵書云張君稷若所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

顧譜

美

先儒立言簡當使朱子見之當不備謝監獄之稱許
也又與德庵論師道書云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
知張稷若日知錄於喪禮停喪二條內備載稷若之
說 稷素稷若生於萬曆四十年壬子長先生一歲
稷若稷先生以詩哭之云歷山東望正悽然忽報先
生赴九泉寄去一書懸劍後胎來什襲絕筆前衛門
月冷巢鴛室墓道風枯宿艸田從此山東問三禮康
成家法竟誰傳此詩亭林集不錄附見蕭庵集末
是年詩有元旦一首萊州一首安平君祠一首不
其山一首勞山歌一首 徐摛按詩云春日會政
張饒州允掄山中彈琴一首 穆崇進士履歷便覽
崇禎甲戌進士戶部主事丙子升員外丁丑升郎
中戊寅升饒州知府 徐譜此詩亦作於游勞山
時淮北大雨一首濟南一首秋柳一首洲徐處士

五五七

元善一首

徐譜夜亦有九日得願寧人書約游黃山詩云故國千年恨他鄉九日心山陵餘涕淚風雨罷登臨又以書勸先生為昌平承天之行則先生後此之謁天壽山處士政之也

勞山圖志序

穆案池北偶談引先生勞山說注曰勞山圖志序願近寄所著日知錄內辨勞山三則

又與前儀禮鄭注句讀序齊四王家記說不同

十五年戊戌四十六歲

春至泰安登泰山

元譜 穆案金石文字記岱岳觀遊數四最後募人發地二尺下而觀之乃得其全文又宋董元康題名下云右小石刻在岱岳觀余既錄唐碑往還數四道士謂予日昨發地得二石請觀之云云據元譜先生凡至泰安者三記中云云未得其

年謹志 旋赴兗州至曲阜謁孔林往鄒縣謁周公廟於初游

孟廟過鄒平游張氏萬斛園 元譜故明兵部尚書張延登所居 與邑人馬宛斯驢訪碑郊外

穆補 金石文字記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景氏之裔自洪武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

為誰予取通鑿及五代史周世宗紀示之乃謝而去

問一日往郊外視其墓碑雖剝落者十之一二而其

日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云云又

諸風云此僕在鄒平與邑人宛斯驢若名驢親訪其

碑而錄之者 池北偶談馬驢字驢御一字宛斯順治己亥進士仕為淮安府推官終靈璧令生而清羸博雅者古尤精春秋左氏學者釋史一百六十篇篇為一卷始開闢原始迄今人表其書最為精博時人稱為馬三代崑 抵章丘訪張隱君元明 元譜隱君山願亭林尤服之

居章丘白雲湖上少為名諸生崇禎庚辰年四十遂棄舉子業爾一園曰省園以種樹藝花自樂亂後足不履城市年八十餘卒有張仲集詩 至長山主劉隱若千篇漁洋為刪存百餘篇傳之

君果庵家 元譜隱君名孔懷號果庵長山人精於考

晉字徵詩經辨韻五經字徵 復至濟南 元譜訪徐東癡

范文正公流寓長山攷諸書 且展中有故人書及詩云云 再赴萊州之濰縣 入

都至薊州歷遵化玉田抵永平登孤竹山謁夷齊廟

是年先生從子熊登武科進士 元譜謙案崑新合志熊字非熊又字

爾策性執文史不樂仕進嘗輯其先世自上海遷崑宗譜簡畧有體為從父炎武所稱

願譜

是年詩有登岱一首謁夫子廟一首七十二弟子

一首謁周公廟一首謁孟子廟一首萬斛園小集

一首仙隱祠二首濟南一首自笑一首訓韭溪草

堂聯句見懷一首濰縣一首衡王府一首督亢一

首京師一首薊州一首玉田道中一首永平一首

謁夷齊廟一首

十六年己亥四十七歲

出山海關返至永平之昌黎著管平二州史事六卷

元譜先生在永平適承平府志成 至昌平州初謁求先生作序因著此書作序應之

天壽山 元譜 穆素昌平山水記天壽山在州北一

部尚書趙和等往擇地得吉壤於昌平縣東黃土山

長陵自是列聖因之皆兆於 出居庸關仍返山東

元 抵鄒平訂其縣志 穆據鄒平縣志補 施尙白縣

居藏善多善本博采勤蒐進士馬宛斯討核詳實而

吳門顧寧人自上谷來悉授以校之書遂成凡入卷

順治歲次己亥九月督學使者施閱章書尙白宣城

人號愚山晚號矩齋順治己丑進士由江西參議召

試鴻博授侍講 逕長清訪碑靈巖山寺 穆補 金石

奉之名萬選 寺宋李迪詩下云右小石刻在長清縣靈巖山寺中

其山距府九十里自前代稱為勝境宋金元人題字

取多至則當兵火之後從橫偃蹇委之荆棘瓦礫

之中然猶得唐一宋金元合四十四餘以後不能悉數

南歸次揚州旋復北上至天津度歲 徐譜案秋雨詩

一望無高深願與治詩序云余行三歲乃歸揚州而

與治卒又與江南諸子別詩云雲生岱北天多雨水

決淮壩地有魚蓋秋雨之時先 是年八月以雲南

生正南下旋復北行至天津也 平 特詔再行會試

元譜 穆素順治己亥進士履歷便覽徐元文梅姓

陸庚子奉 旨復姓又立齋序歷代宅京記曰曩

者大廷對策謬荷先帝國士之知先生勗日必有體

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必有濟世安民之

識而後可以 同里葉方萬一甲三名 徐譜方萬字子

攷古論今 吉號詡庵穆案

詡庵方恒 之胞弟也

是年詩有寄弟紆及友人江南三首山海關一首

望夫石一首昌黎一首三屯營一首恭謁十三陵

一首 穆案十三陵者成祖永樂長陵仁宗洪熙獻

茂陵孝宗宏治泰陵武宗正德康陵世宗嘉靖承

慶穆宗隆慶昭陵神宗萬曆定陵光宗泰昌慶陵

熹宗天啟德陵凡十二陵 王太監墓一首 穆案昌

合懷宗思陵為十三也 記大行皇帝禮官門外右為司禮

監太監王承恩墓以從死附焉 劉諫議祠一首

自注在昌平不書縣今廢諫議名黃字去華昌

平人元時以昌平驛官宮祺奏請始為之立祠元

史泰定二年置諫議書 院於昌平縣者此也 居庸關二首重登靈巖一

首秋雨一首與江南諸子別一首天津一首舊滄

州一首 作曳梯郎君祠記

秋南歸過六合 穆案車君以過六合為

孝陵 元譜 徐譜神道表云既謁長陵念江南山水

千里春講長陵秋孝陵是也穆案 是年長甥乾學

先生賈七謁孝陵表云六謁誤 中式順天舉人

穆 女甥婿申稷舉南省鄉試弟一 穆

穆 會孫也先生又有姪女嫁太倉王吳弁州山人之裔

也字維夏號碩園前明諸生善詩歌古文吳梅村歎

其才為天下無雙已未膺大科薦力疾入試報罷旋

卒 詔授中書顧張思雪亭筆記曰頤園受亭林姪女少受業於亭林故學有根柢云

先生是時寓居淮上案書吳潘二子事云潘子刻國

史攷異三卷寄余於淮上即謂是年也贈黃師正詩

揚州九月中煨芋試新耐又顧與治詩序云冬余過

六合沈子遷出與治詩一編皆先生此年南歸後行

蹤也徐

是年詩有再謁天壽山陵一首送王文學麗正歸

新安一首 元譜自注生舊在金侍郎聲幕府案金

十月 大兵破 正希聲於順治乙酉募鄉勇起義徽州

顧譜

孝陵一首贈林處士古度一首 元譜古度字茂之

時年已八十一亂後僑 寓金陵著有茂之詩選贈黃職方師正一首 元譜

建陽人案職方生平無攷釋詩意當 亦受唐王職既敗而遁於金陵者

作顧與治詩序 元譜謙案與治字夢游江寧貢生

王倬今世說述其軼事頗詳 穆案軍君以與治

詩序為明年辛丑作案云此過六合作顧詩序一

十八年辛丑四十九歲

是年為明桂王永曆十五年七月緬酋殺由榔從官十

二月獻由榔於 大軍明年四月殺於雲南 徐

回蘇至杭州渡江謁禹陵弔宋六陵 閏七月仍返

山東 十二月立春日輯山東攷古錄成 元譜 穆

提要存目載此書云王士禛居易錄記炎武嘗預修

山東通志或時所遺稿本未可知也案居易錄明

言通志修於癸丑是為 是年申稷成進士 穆由內

閣中書改禮部主事進郎 康熙十二年也提要誤

是年適越往來皆由吳江之江村書潘吳二子事云

余往越州兩至其廬蓋至吳江即訪潘力田也 徐

是年詩有杭州二首 元譜指潘王 禹陵一首宋六

陵一首顏神山中見橘一首 元譜山在益都 許

為餘姚呂裁之章成作呂氏千字文序 元譜謙案

章成字裁之號秋崖大學士本會孫與陳函輝張

明弼楊體元為意氣交而輝從事紹興薦章成為

翰林待詔章成曰悍將驕兵日事寇抄越城中顛

顛狼狽救死不遑豈復可為之自邪卒辭不赴面

輝死章成走哭於台州意有所觸則惘惘獨行欲

得異人而友之訪裁易於鄧尉遇顧炎武於昌平

山慷慨賦詩歷吳齊燕粵無所遇乃歸名其藏書

之室曰夢園曰子集於夢誰謂茶苦者病中自煨

其著述曰此無用之虛談也所存有浴日樓集入

卷秋崖詞據志載識先生於昌平山先生自己亥

庚子壬寅甲辰己酉丁巳先後凡六至昌平

此作序時已再至當是與章成相遇後矣

康熙元年壬寅五十歲

正月由山東入都 三月至昌平三謁天壽山十九

日謁懷宗橫官元譜昌平山水記大行皇帝御宇之日未卜山陵田妃薨葬悼陵之下

南距西山口一里餘造工都右侍郎陳必謙等營建

未畢而都城失守賊以行皇帝大行皇后周氏梓

官至昌平州之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移田

妃於右帝居中后居左以田妃之梓為帝梓斬蓬蘽

而封之後乃建碑亭各一座門三道殿三間無陛兩

廡各三間有周垣而規制狹小昔宋之南渡會稽諸

陵皆曰橫官實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弑賊不

討不書葬實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

實也實未葬而名葬臣子之義所 出古北口往薊

州仍至昌平 五月二十八日先生誕辰有致饋者

作書辭之 至真定之新樂元譜日知錄木刀溝條

院見示所修縣志云云 移案順治十八年繕 抵曲

神新樂知縣林華院疑山福建莆田人拔貢

陽謁北嶽恒山元譜移案金石文字記北嶽廟李

嶽廟中廟有唐時大碑五其上層為積土所蓋而

余至時倉卒求梯不可得止就下方讀之云云 至

井陘 十月至大同之渾源州 度汾河至平陽府

元 是年公肅甥以江南奏銷案呈誤謫官鑾儀衛

經歷 移據有懷

堂集補

是年詩有有事橫官時聞緬國之報一首古北口

一首五十初度時在昌平一首元譜日知錄生日

前門生日有致 北嶽廟一首井陘一首一鴈一首

餽者答以書 徐清先生之西征也以初冬就道故井陘詩云壑

堯廟一首元譜案臨汾志堯陵在城東七十里有

帝王陵條詳載諸說頗以臨汾志為

疑是時先生經游其地故有此作

有謁橫官文郡國利病書序北嶽辨

二年癸卯五十一歲

正月自平陽登霍山元譜謙案詩有春雪覆杉松句

文字記霍山廟建文碑下云右小石刻在霍山中鎮

廟西壁上余行天下見洪武永樂以來祭告岳瀆之

文及宅碑記甚多獨未有建文年者乃此文雜

於數十百碑之中而字畫完好無缺故錄之 游女

媯廟元譜在趙城 至太原訪傅處士青主元譜傅名

初字青竹號齋廬別號公之宅陽曲人少受知於袁

臨侯繼成崇禎中臨侯總督九江軍務為巡按御史

張孫振誣劾被逮山藏納棄僮伏闕上書白其冤馬

君常作義士傳比之裴瑜魏劬亂後為道士裝以醫

為業工詩文書畫入逸品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

不應授中書舍人復不就 移案臨侯於崇禎七年

由主客員外郎擢山西提學僉事巡按御史張孫振

因請屬不應誣劾之其總督九江軍務則在崇禎十

五年元譜敘述殊舛 又案青主生於萬曆三十四

年丙午長先生七歲潛工制記老友山右傅青主先

生顧寧人極稱其識字先生廣師篇去蕭然物外自

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潘未遂初堂集出太原郡城

東行可七入里有寺曰永祚雙塔巍然捐雲礙日見

之四十里外浮浮若旌幢焉其下為松莊傅隱君先

生所居也 十七史商榷青主顧寧人宿傳青主家晨

未起青主呼曰汀芒矣寧人怪而問之青主笑曰子

平日好談古音今何忽自昧之乎寧人亦不覺失笑

古音天呼若汀明呼若芒故青主以此戲之穆案天

呼若汀雖本之陳第毛詩古音放然實與先生之

論音不合也青主一時戲言故先生亦不復置辯

至代州游五臺與富平李子因篤過遂訂交

元諸李

受祺堂集康熙己未試鴻博授檢討以母老辭不許

表三上乃允 徐諸案先生於康熙己未與子德書

云弟行年四十九是子德生於崇禎四年辛未少先

生十八歲而先生作子德之父墓志云崇禎七年因

篤方三歲而先生作子德之謫也 移案受祺堂集嗣社

讓水詩注曹司農秋岳觀察大同陳使君祺公分藩

馬門子留此凡八年又王山史志天生從陳祺公

於塞上日事博綜九經諸史靡不淹通祺公親為畏

友投契之深有同骨肉天生以是無內顧憂而益肆

力於學及祺公備兵馬平播以入代復為其索資游

圭組之英遂輩之彥俱與交歡傳青主顧寧人朱錫

豐輩尤以古道相底厲 陝西通志顧炎武嘗集社

句題贈因篤云文章來國士忠厚與鄉人 鶴徵錄

富孫素子德先生少孤外祖田時需撫之成立受業

其門吾鄉曹倦翁觀察三晉先生以故人子相從因

顧譜

壁

善代州馮觀察雲驥雅愛其風土人物居旬注夏屋

開者十年移案倦翁名洛字潔躬又字秋岳秀水人

崇禎丁丑進士順治初由戶部侍郎出為廣東布政

使左遷山西陽和道教候用旋丁母憂歸不復出

雲驥字訥生代州人順治乙未進士 在汾州聞執友

就大同教授官至四川提學僉事

吳赤溟炎潘力田檀章遭湖州莊氏私史之難遙祭

於旅舍 元譜 先生嘗與潘二子事云蘇之吳江有

十以上並棄其諸生欲成一代史書以繼通固之後

會湖州莊氏難作莊名廷鑑目雙盲不甚通曉古今

以史遂有左丘失明乃著國語之說奮欲著書其居

鄰故閣輔朱公國楨家朱公嘗取國事及公卿誌牒

疏草命晉鈔錄凡數十秩未成書而卒廷鑑得之則

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為明書書冗雜不足道也廷鑑

死無子家貴可萬金其父允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

析產獨仲子死無後吾哀其志當先刻其書而後為

之書嗣遂梓梓之吳潘盛名列以為國列諸參閱

姓名中書凡百餘秩頗有忌諱語本前人紙斤之詞

未經刪削者莊氏既巨富浙人得其書往往持而恐

嚇之得所欲以去歸安命吳之榮者以賊繫獄遇赦

得此而更教之買此書恐嚇莊氏莊氏欲應之或曰

謝之榮之榮告諸大吏大吏右莊氏不直之榮之榮

入京師摘忌諱語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執

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鏡及弟姪等并列名於書者十

八人皆論死其刻書者書并知府推官之不發覺者

亦坐之發廷鏡之墓焚其骨籍沒其家產所殺七十

餘人而吳潘二子與其難方在生作書時屬客延于

一至於其家子薄其人學竟去以是不列名獲免於

難 謙榮潘力田與吳未溟何神羽明史以實錄為

綱領凡志乘文集墓銘家傳有闕史事者以類相從

稽其異同核其虛實為國史攷異一書頗有稱許之

者所著又有松 由汾州歷聞喜縣之裴村拜晉公祠

陵文獻若千卷

顧譜

樂

徐取道蒲州入潼關游西嶽太華過訪王山史宏撰

於華陰 元譜山史名宏撰字無異華陰人明諸生康

名畫金石最富居於華下有讀易廬撰易象圖述及

山志砥齋集 穆案廣師云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

不如王山史先生又有送韻譜小帖手蹟云王無異

名宏撰一字文修號山史住華陰縣西嶽廟南小堡

內故少司馬公之子 至西安 元譜 穆案長安詩

關中聲氣之領袖也 游富平館李子德家 徐譜見其

秋已半是先生以 八月至西安也 注 又西至乾州 徐

遂訂交 元譜處士名容字中孚整屋人少孤力學經

博徵不赴當事強迫之昇至近郊操刀欲自戕始得

謝病歸 穆案處士生於天厭七年丁卯少先生十

四歲三曲集處士年譜云癸卯十月朔東吳顧亭人來訪學人博物宏通上下古今靡不辨定既而款日夷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吾人當務之急原自有在若舍而不務惟驚精神於上下古今之閒正昔人所期也却自家無盡藏沿門託鉢效貧兒也寧人為之憐然又廣師云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

顧譜

聖

先生答汪若文書云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又與人書云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徐譜若文號純翁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山主事召試鴻博授編修著有堯峯詩文鈔穆案若文生於天啟四年甲子少先生十一歲

顧亭林先生年譜

墓一首五臺山一首謝李處士因篤一首送申公

子涵光一首穆案送韻譜小帖云申冕名涵光之兄也太僕公甲申殉國難宋太僕公名佳允隨節愍隨叔名涵盼順治辛丑進士冕孟著有聰山集

謝史庶常可程一首元譜可程字赤豹大興籍部可法同祖弟京師陷可程降賊賊敗南歸可法請置之理福王以可法故令養母可程遂寓南京後寓宜興閱四十年乃卒穆案若親王致可法書所云入關被賊識介弟於清班者謂可程也

祭吳潘二節士一首寄節士之弟末一首元譜末號稼堂康熙己未以布衣試鴻博授檢討受業於先生又得王錫闢及兄程章之傳凡詩古文歷算聲音之學罔不窮極根源著有遂初堂集穆案次耕生於順治三年丙戌少先生三十三歲

官谷一首蒲州西門外鐵牛一首潼關一首華山

一首驪山行一首長安一首乾陵一首將去關中別中尉存杠於慈恩寺塔下一首

作五臺山記裴村記復庵記貞烈堂記朱子斗詩

序穆案靜志居詩話流蘇愍王九世孫有集才序情橫溢極為富平李孔德所稱覽其祀竈千一百二十字雖未悉工而浩漭不可及也

三年甲戌五十二歲

正月五日至蒲州之榮河游后土祠適汾州元譜穆案金不文字記今汾陽有大相小相二村相里氏之後尚有數十家因族北齊寺碑題名多相里氏至金亦有

顧譜

吳

餘年而裔孫猶居於此不獨晉俗淳樸而山谷之險
猶足以自保故能累代不遷若山東河南則兵火之
餘人民散亡欲求元時 自大同至西口入都 七
遺族已寥寥不可見矣

月至昌平四謁天壽山奠懷宗橫宮 至河南輝縣

訪孫夏峯先生 元譜 穆案先生丙午年送韻譜小
帖云孫徵君名奇逢字啟泰容城人

今住輝縣萬厓庚子舉人今年入十三河北學者之
宗師也 元譜夏峯先生年十七領鄉薦嘗參高陽
孫承宗督師關門軍事與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相
善天啟末三公忤逆布相繼逮繫先生拮据調護俱
棄鍾道弟奇彥同鹿監軍善繼子馳書督師求援督
師因上疏以邊事請陸見都門宦傳與兵至關逆奄
聞之繞御牀泣督師方抵通州降旨勒回諸公遂不
免崇禎丙子容城被圍設方略拒守城賴以全事聞
特詔褒嘉寇氛漸通移家五峯順治初復移家輝縣
之夏峯生平讀書談道務為聖賢之學兩朝徵聘凡

願譜

元

十一大輒堅謝不出 返至泰安州度歲 元
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 譜

是年詩有后土祠一首龍門一首自大同至西口

四首有事橫宮一首贈孫徵君一首

有謁橫宮文

四年乙巳五十三歲

由泰安至德州復回濟南置田舍於章丘之大桑家

元譜先是章丘人謝長吉世泰負先生贊若干至
莊是以田產償焉諫案靜志居詩話謂先生兵後盡
鬻其產寄居章丘別治田舍久而為土人攘奪者此
也又先生甲寅年有刈禾長白山下詩案長白山在
章丘長山二縣之交刈 秋至曲阜再謁孔林游闕
禾處即桑家莊產業也

里元與顏修來光敏訂交 穆據手蹟補札見丙午
修來一字遜甫曲阜人康

熙丁未進士官吏部考
工司郎中著有樂圖集

是年詩有訓程工部先貞一首 元譜先貞字正夫
德州人明工部侍

郎紹孫以祖廕歷官工部員外郎濟南府志工部
告病歸家居二十年以扶風教崇簡樸相勗勉里
中節義之事搜采成秩年六十七豫製一棺題曰
休息庵所著有燕山游稿意庵詩紳若干卷 穆
案復社姓氏先貞
名列德州弟一

有與修來手札云詩本音二冊送上中有駁正者
乃衛太史筆也此書未定不必鈔錄只將坊刻詩
經一本圍注其不合及太瑣碎者置之可也更乞
教正為荷底事一有信即求示之穆案此札以丙
午札推之知當在此年蓋與修來初識而時也衛
太史名既齊字爾錫荷氏人康熙甲辰進士 又

願譜

手

案手蹟向藏修來先生家頃歸湖北荆宜施道斷
君樑所移於戊戌春獲觀錄副存之後凡言手蹟
及手札
者皆同

五年丙午五十四歲

春由大桑家莊過兗州 穆據手
蹟補 至廣平之曲周 游

太原時秀水朱錫鬯尊客晉藩署過訪先生於東

郊因與訂交 元譜諫案穆尊字錫鬯號竹垞以布衣
試鴻博授檢討 徐譜案竹垞年譜康

熙四年秋至太原五年春客山西布政王公顯祚幕
其年二月游晉祠三月游風峪先生贈詩言殊域送
良辰又云紳沒青曉晚霜浮白壘春則相見必於春
也 穆案竹垞生於崇禎二年已巳少先生十六歲
廣師云文章爾雅宅心 南海屈大均亦自關中來會
和厚吾不如朱錫鬯

元譜曝書亭集注屈五少為番禺諸生名紹隆謙崇
屈字介子一字翁山為僧名今種字靈一後加冠巾
池北偶談屈介子適秦隴與秦中名士李因篤輩為
友作華岳百韻固原守將其見而慕其才以甥女妻
之自固原攜妻至代州上谷再游京師下吳會自金
陵歸粵徐譜健庵有懷舅氏詩云自別維亭二載
餘風塵驅走近何如健庵會游太原
疑是時與先生相遇也維亭侯考
案重至代州詩云雁門春艸碧
且復過漳沱蓋在三月杪也
適應州 重過大同

遇故代府中尉俊晰訪李子德於代州牧陳祺公上
年署 元譜上年字祺公清 與子德輩二十餘人旬皆
苑人順治己丑進士
墾荒於雁門之北 元譜案先生與潘次耕書有云近
應募墾荒開草萊披荆榛而立室廬又云彼地有水
而不能富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車水碾水磨

志則子德即 入京師復往山東游泰山謁天慶宮
以是年返秦

十月著韻補正成 至兗州守署度歲 元譜 穆
案兗州志

此年知府為彭繩 是年公肅甥復原官未任以父
祖貢生黃安人

憂歸 穆據有懷 堂集補

是年詩有寄劉處士大來一首 元譜處士無攷玩
詩中云云蓋山左

人而嘗客代 州牧幕者 朱處士彝尊過余於太原東郊一首

屈山人自關中至一首重過代州贈李處士一首
出雁門關一首應州二首重至大同一首 元譜日
知錄九

顧亭林先生年譜

族一條自注余丁未歲在大同過代州中尉俊晰
年近五十攷其世次於孝宗為昆季云云案先生
游代州在丙午年丁未則未嘗至代編年詩集系
此詩於丙午原自符合或日知錄誤寫作丁未耳
得伯常中尉書却寄一首

作聖慈天慶宮記韻補正序

是年先生有寄韻修來手蹟云去秋得接光塵恨
首路匆匆未獲信宿之留以聆微言而商大業至
於四方同人遙相問訊無不仰贊宏才以為今代
復有知十之姿庶幾之品也仲春偶過兗署未得
親詣闕里再侍雅譚專件齋所刻韻譜呈正大方
至前日所留詩本音稿係未改定之書其中有外
誤者指寫二條附上閱過粘卷內付還它日當攜
全書奉觀更求指誨耳率爾未盡 徐譜以此札
系之四年乙巳去秋得接光塵下附案云前札云
即過兗州又云諸容面悉必修來於去秋自關中

歸究與先生晤也穆案先生以韻譜寄人是一時
事據送書小帖云孫徵君今年八十三知必是丙
午云去秋得接光塵者先生於乙巳秋謁孔林游
闕里與修來相晤也蓋前札雖云即過兗郡而實
於泰安度歲
未即踐言耳

又一通云捧讀大筆清新嫵逸逼似唐人所謂不
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者矣舊刻二冊乃五
六年前作中有誤韻幸為藏之河北關中書共
六書馳上姓氏居址別開一紙煩照單分致
又一通云昨枉顧以主人不在率爾慢去殊深不
安統俟文旌東過面頌并求惠示西征大作耳長
路關山濁溼清渭千維珍重且起作書

數千字恐使人來取勿勿遂不能詳
又一通云魯公書家廟碑多寶塔碑爭坐位帖俱
在西安府學俗所謂碑洞者其所書郭敬之家廟
碑在布政司內奉使蔡州題字并石刻像在同州
感懷恪碑在三原縣碑洞中石經及漢唐字但有

五六五

錢即可買不必用官府惟各州縣古碑非官府不能致然多是唐碑惟邵陽曹全碑極佳其他若麟游之九成宮碑長武之虞恭公碑俱佳若多印得曹虞二碑各一幅見惠最感 移案以上三札當在修來俟衰

又一通云弟以今六月至鴈門時李君天生自關中來言修來社翁在方伯署中不多會客初秋入都而做鄉沈釋老亦自關中來交相推許計太華終南之勝二峭而谷之阻周秦漢唐之蹟並已收載之行笈矣山史兄揚王兩做門人並得一見否石珍社翁想閉戶著書臥遊五岳胸中當別具一工整而鴻文大製日新富有則兩君固並驅中原矣弟頃至岱下侯主人之歸即過宛郡先此奉候并問泰中諸子消息所留詩本音乞付下已大加刪改將以新本就正也諸容面悉不既百一 移案徐譜以此札系之三年甲辰以元譜證之蓋前札在春末此札在冬仲也所云六月至鴈門乃重

顧譜

至大同時事所云楊王兩門人者據送韻譜小帖云楊伯常名謙故王孫也住西安府南八里大塔堡內大塔者慈恩寺塔也或駕在藩司署中則求於到日即遣人致之又云共書六封各送韻譜一本伯常則二本故有七本案楊氏何以爲故王孫以字伯常及住大塔堡攷之蓋楊謙即朱存和鼎革後變其名氏也大塔即前與存和別處獨寺韻譜二本者存和之子烈甥王太和皆受業於先生所謂楊王兩門人也沈釋老者沈荃字貞齋號釋堂華亭人順治壬辰翰林 又案頃借得王山史山志有云伯嘗殞其子孫嘗楊氏喜臆測之不爽也詳見癸卯下

又一通云大作清勁無一俗筆太華伊闕諸作爲集中第一思悲翁戰城南亦有白傳諷諭之遺意大雅之音將復起於今日矣敬服敬服元稿返上略商數字識以浮票未知有當否請容原悉 移案此上二札當在

徵征既還之後

又有不得其年與事者三通附載於此一通云仙身一晤良裕積懷王程廢及不獲攀留信宿以罄願言猶爲耿耿耳所寄書版乞付去伴家訓如命勘正容於秋仲入都面奉率此附候不悉

又一通云昨出抵暮始歸承駕左顧失迂爲罪家訓勘畢送上并用硃筆以便一覽即得幸爲另鈔一本仍乞原 本見賜感感 又一通云弟纔至城中尙未拜呈老社翁須兩三日以未申二時過我則得晤矣大才何藉弟筆想未見刻欣耳附 上一紙不盡

顧譜

六年丁未五十五歲 春留宛李署剛訂近儒名論甲集 移補 先生與修錄有古今集論五十卷頃充李劉年翁延弟至署刪取其切於經學治術之要者付諸梓人名曰近儒名論甲集因此淹留尙有旬月如貴地友人家有鄴架之藏欲一就觀且得以晤言講習尤幸事也日下欲借唐荆川稗編第一套鈔錄幾首未知可轉覓否大小阮才名已達之當事如使中至郡可投一刺極相企慕也新詩并乞惠示以便奉揚休譽燭下此附啓不盡 移案宛州府志同知表劉澤遠恩貢安化人康熙八年任所謂宛李疑即其人入年或六年之或先題署後實任未能臆決也修來即以此年成進士足證編書爲正二月間事 徐譜大小阮才名者修來與叔伯珣俱有時名也移案伯珣字季相明河間府知府允紹次子以陪祀特授壽州州 南歸同修復芍陂之利工詩古文著有祇芳園集

至山陽主王起田家 開雕音學五書於淮上張力 臣昭父子任校寫之役 元譜力臣山陽諸生號五齋學貧而者古多集金石文字有昭陵六駿圖贊焦山痊鶴銘致傳於世許瀚案又有濟寧學官漢碑釋文

濟寧潘氏嘗刻之而所傳不廣。穆案五書後序若夫本說文正字體酌古今之閒而手書之則張君紹與其二子叶增叶箕又廣師云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健庵有題張力臣小像七絕二首其次章曰奇字揚雲未渺茫茂先家法在巾箱對君轉復思元歎洒淚風前誦渭陽自注力臣方為勇氏亭林校刻音學五書。受祺堂集有寄力臣詩曰一代儒宗同所向印須金石正皇初自注謂寧人先生時所著書多屬君校刻。潛正割記寧人著有字書五種託力臣繕寫投梓力臣會寄一様本來果博且精不可。北行抵曲周拜路文貞公祠。入都從孫

思仁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漢上易傳等書清苑

陳祺公資之薪水紙筆傳寫以歸。元譜詳見鈔書自

手札云弟為一二相知所留似須秋抄方可行昨前鈔書者能為弟覓二人否又一通云弟以校錄之忙

顧譜

書

不及親叩專經走送別有一函求投入理署令叔先生并希致知己之言不敢忘惟努力讀書以庶幾無負相期之意也。東還主德州程工部正夫李刑札疑皆在是時。

部紫瀾家。元譜李名清號述齋芮城令李秉彜。弟庚熙丙辰翰林官至刑部侍郎。

是年詩有淮上別王生略一首。徐譜案王略因先

未是年未來至山陽成昏於王氏見稼堂撰亡妻王孺人墓誌特先生別王略時稼堂尚未至淮上

耳。贈蕭文學企昭一首。穆案企昭字文超漢陽人。順治丁酉副榜貢生四庫

書存目收企昭性理譜五卷云其書大旨在於於仲程朱而闢陸王與熊賜履問道錄所見同。拜

路文貞墓一首。過程工部一首。過蘇祿國王墓一

首。謙案蘇祿山在東洋海中地近浣泥閣。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相傳其國分為東西兩

有分書目序

是書有陳祺公序以先生書

王而以東王為尊明永樂十五年三王並奉其妻。子來朝貢因並封為國王居二十七日三王辭歸。其東王次德州卒於館遂留葬乃遣使封其長子為蘇祿國王十八年西王遣使入貢十九年東王母遣使貢大珠一重七兩有奇二十二年復入貢自後不復至。本朝雍正五年始通貢乾隆十九年請三年一貢奉。旨五年一貢由福建巡撫代題自厦門入境達京師。

作音學五書序程正夫詩序

是年六月陳祺公重刻廣韻於淮上。王山史山志

廣韻舊本顧亭林言之陳祺公託張力臣為鈔本。淮陰此唐人所用之韻也。徐譜案潘稼堂重刻古本廣韻序云先師顧亭林先生深明音學實始表章此書刻之淮上然其所見乃內府刊本已經刪削者久而覺其書之不完作後序以志遺憾。穆案先生蓋誤以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為廣韻足

顧譜

書

本故疑此本已經刪削也稼堂竹垞亦同此見四庫總目提要辨之最數

七年戊申五十六歲

春在都寓慈仁寺。徐譜慈仁寺在廣寧門大街額曰大報國慈仁寺。穆案受祺堂集

奉答先生贈詩五十韻有云憶折前津柳同炊古寺。美自注前年與先生同客慈仁寺子先別去按即此

年春事蓋子德既去之後先生始問黃培獄事東行也道光二十三年夏何太史紹基為賞為先生建祠

堂於寺西偏隙地一區架屋三楹几筵禮器悉備歲春秋致奠祀焉二十四年落成二月十四日辛亥公

祭穆撰文曰先生生當叔季業貫漢唐學堪為王者師志非以名山老身甘荒遐慰九原貞孝之心時際

雲雷灑六榻園陵之淚北征初賦策二馬以來游東

道既通餽十糈而恐後吞民生之利病邑乘必按究。阮繁之險夸邊亭親歷采山鍊冶喻牛生尚論之精。勤訂韻譜聲發萬古同文之要矧予志存淑世

構警堂雅慕伏波厲精田牧奉此不擁德東林復社
之末流墨突未黔棄廉徑柔莊如散履惟慈仁之古
寺曾作寓公計偉節之遙行適在明日誦孔德欽美
之句下榻何類無異築室之謀願盧宛在荆榛作
啟觴豆初獨規陋雲臺典同石室所觀雲車風馬
聖來臨庶幾學海儒林精神不朽尚饗又五月二十
入日祭文先生行成忠孝學洞古今懲未造之蹈虛
進吾徒以考實凡今代文苑儒林之彥敬佩遺書合
天下東脩向友之懷思隆美報專祠式啟吉祀祇獨
敢因載誕之辰奉薦迎神之由雖刻門卻饋痛接往
例於毀均而石室修儀展效拜經聞萊州黃培詩獄
於榮緒尙其降鑒此悃忱尙冀

牽連卽星馳赴鞠三月下濟南府獄元譜先生手
二月十五日在京師慈仁寺寓中忽聞山東有案株
連卽出都門於三月二日抵濟南始知爲不識面之
姜元衡所誣姜元衡者萊州卽墨縣故兵部尙書黃
公家僕黃寬之孫黃瓊之子本名黃元衡中進士官

顧譜

元譜

翰林以養親回籍揚告其主原任錦衣衛都指揮使
黃培見任浦江縣黃坦見任鳳陽府推官黃貞麟等
一十四人逆詩一案於五年六月奉旨發督撫親
審事歷三載初無干涉忽於今正月三十日撫院審
時稟稱有忠節錄卽啟顧集一書元譜供詞上顧
體驛鴛鴦陳濟生所作係崑山顧寧人到黃家搜得
發刻者各行原籍遠證據其所告此書中有黃御史
宗之傳一篇有云家居二年捱髮以終以爲坦父
不曾剃頭之語有顧推官或傳一篇有云晚與寧人
游有云有寧人所爲狀在以爲寧人搜得此書之證
不知此傳何人投稿何人親見刻板見在何處此書
得之何方而就此髮一語果足以證已故二十餘
年黃御史之不剃頭否就此與游二語果足以證寧
人之卽顧寧人又卽搜輯此書之人否且讀邸報此
書已於六年二月會經沈天甫出首矣請略言之昔
做郡有陳明卿先生以壬戌探花官至國子祭酒好
刻古書有資治通鑑大學衍義等書一二十種行世
其子濟生亦好刻書濟生已故有光棍施明者從海

外來與沈天甫等合夥偽造此書假已故陳濟生之
名而羅江南北之名士巨室於其中以爲挾害之具
又偽造原任副輔吳姓一序以騙詐其子見任中書
吳元業奉旨圍護部議書內有名之人共七百名
內有寫序寫詩謾傷本朝之人五十餘名合行查
究奉旨沈天甫夏麟奇呂中逃之施明未來之
吳石林及代主控告之葉大等合夥指造逆詩肆行
騙詐雖稱逆詩從海外帶來花無憑據又云編詩之
陳濟生久經物故而從海內帶來詩之施明又經逃
此等奸棍嚇詐平人搖動良民誣稱謀叛以行挾害
大干法紀兩部卽將沈天甫夏麟奇呂中葉大俱行
嚴審擬罪具奏逃走之施明未來之吳石林俱著嚴
行緝拿獲日也著擬罪具奏刑部審得沈天甫等供
稱騙詐吳中書銀二千兩未給將此書出首欲圖三
品前程是貪奉旨將沈天甫夏麟奇呂中葉大四
人於閏四月二十二日押赴西市處斬施明吳石林
緝拿未獲今元衡所首之書一百二十餘葉與沈天
甫之三百一十六葉者雖刪去頗多而詩卽啟顧之

顧譜

元譜

詩傳卽此詩之傳編造之人卽陳濟生其爲一書不
問可知也恭釋明旨不直曰陳濟生而加以又云
二字又云者據沈天甫之所云是已故之濟生聖
明猶燭其詭罔而元衡欲以此牽事外之人而翻久
定之案其南北通逆一稟云據各刻本山左有丈石
詩社有大社江南有吟社有遺清等社皆係改明廢
世與招率懷貳之輩南北通信書中確載有隱叛與
中興等情或宦孽通姦或匹夫起義小則謗謔大則
悖逆職係史臣宜明目張膽筆誅逆故敢昧死陳
揭逆刻種種罪在不赦北人之書削我廟號仍存
明號且賊憤乎鴟張虎豹乎王侯南人之書以我
朝爲東國爲虎穴以僞王爲福京爲行在北人之書
曰斬虜首斬虜首斬虜首斬虜首斬虜首斬虜首斬
思漢賊徒征漢春秋南人之書有黃御史撥髮一傳
次有起義有舉事有勸衛主倡義及迎魯王浙東王
全覽等事又有吳人與魯藩舟中密語又有不敵
將軍有懸高皇帝像勸架及入關入海等事北人之

黃培見任浦江縣黃坦見任鳳陽府推官黃貞麟等
一十四人逆詩一案於五年六月奉旨發督撫親
審事歷三載初無干涉忽於今正月三十日撫院審
時稟稱有忠節錄卽啟顧集一書元譜供詞上顧
體驛鴛鴦陳濟生所作係崑山顧寧人到黃家搜得
發刻者各行原籍遠證據其所告此書中有黃御史
宗之傳一篇有云家居二年捱髮以終以爲坦父
不曾剃頭之語有顧推官或傳一篇有云晚與寧人
游有云有寧人所爲狀在以爲寧人搜得此書之證
不知此傳何人投稿何人親見刻板見在何處此書
得之何方而就此髮一語果足以證已故二十餘
年黃御史之不剃頭否就此與游二語果足以證寧
人之卽顧寧人又卽搜輯此書之人否且讀邸報此
書已於六年二月會經沈天甫出首矣請略言之昔
做郡有陳明卿先生以壬戌探花官至國子祭酒好
刻古書有資治通鑑大學衍義等書一二十種行世
其子濟生亦好刻書濟生已故有光棍施明者從海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書有合章館詩集友習軒詩集夕露亭詩郭汾陽王
考傳南人之書有啟頌集即忠節錄歲寒詩東山詩
史做文信國集子美句百入十章其北人則黃培所
刻十二君唱和序跋等入其南人則啟頌集所載姓
名籍貫俱在刻本中約三百餘人是元衡之意不但
陷黃坦陷顧寧人而并欲陷此刻本有名之三百餘
人也不知元衡與已斬之沈天甫逃走之施明何親
何故何以得此海內帶來之書而前唱後和如出一
口其與不識而之顧寧人刻本有名之三百餘人何
推其本意自知以如告主之罪律所不赦欲別起一
大獄以陷人而為自脫之計遂蹈於 明旨所謂詐
詐平人搖動良民誣稱謀叛以行挾害者而不覺也
天道神明不借不濫今於三月四日東身詣院投到
伏聽審鞫至教唆陷害別有其人尙容續布統惟詳
察江南布衣顧寧人頓首稟進士履歷便覽黃元
衡字元培即墨縣籍膠州人順治己丑科會試十八
名欽授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辛卯升宏文院編修

顧譜

李

會祖繼節祖寬父瑣又黃貞麟字振在卽墨人順治
戊戌會試二百八名戶部觀政庚子授江南鳳陽府
推官會祖兼善廩生祖宗曉溢安衛經歷父瑣庠生
又手札云在都時極荷倦倦之愛今姜元衡振及
弟名具題請 旨弟已赴濟南投到矣先有一札致
諫年翁業詳此事始末念知已聞之必倍懇切謹此
布政前沈天甫所指遺陳濟生逆書有序有目有詩
有傳原狀稱共三百一十六葉今元衡所首之書無
序無日無詩止傳一百餘葉知却中原書已燬刪去
天甫狀中已經摘出者稱另是一書據元衡南北通
逆情由一揭欲借此書另起大獄而難書內有名之
三百餘人於其中以翻主僕名分之案不知就此百
餘葉中篇篇有濟生名則卽此一書之明證也奉
旨爲沈天甫指造之書卽已故之陳濟生尙屬誣罔
而况餘人乎弟敢不惜微軀出而剖白此事尤望大
君子主持公論此札仍乞傳與譚年翁一觀并以告
諸吳越之同聲氣者廣讓留程宅候取不盡 又一
通云前有一函想已徹覽弟不運明哲之訓果有此

顧亭林先生年譜

果今江夏之騷者足以致敗而與之同事奈何奈何
南冠而禁竟不得出一切詳之舟老書中推知已爲
之壯拯懸切懇切餘語去价能道不悉 又一通云
弟末此區區之意尙未得少申爲歎廿四日出都前
往歷下如有札寄示乞寫德州北李宅家報付報房
封遞三四日可達李老先生諱源字星來原任河津
令與弟交頗密卽爲導人齊至省城也事畢再容趨
至九頓報至德州先到蕭宅次卽傳至李宅有二李
故稱北以別之 又一通云來諭倦倦深感愛厚所
云屢有言相致者止於舟札見之皆未卽賦梅
者止有一札無兩札也所云但當力辨有無勿牽別
事敬如台旨箭中之響昨至德州點簡二日悉取而
焚之矣并復此中之事大抵上有求而下不應弟遂
無保出之法黃氏絕不照管債主斷絕日用報難莊
田之麥俱爲剝根割去每日以數文燒餅度活何以
能支欲乞一問南夏諸公若天生至吾可爲弟作書
促之入京持輩上一二函至歷下必當有所濟弟已
別有字往關中矣一切統希垂照不宜舟書可互觀

顧譜

李

之穆案子德谷先生贈詩有云客返關中路書傳歷
下城自注客秋有鄉人至自濟南拜先生書 又一
通云五月十九日院審先取有同案中年老者四五
人保識黃御史會已剃頭口供次辯啟顧集中有寧
人字無顧姓又不黃御史一篇傳內并審出章工
地土情由惟問姜要顧寧人輯書實證無詞以對又
振卽墨老諸生杜廷交砥礪爲證又展轉推出所
從得書之人爲萊陽縣孫榮之乃積年走空之人今
并行捉去矣雖未保出而是非已定此皆上臺秉公
持正及大人君子字號壯拯之力惟有世尸祝茲
因便羽先此奉聞 元譜衍生案云是獄爲謝長吉
主峻長吉卽乙巳歲坑費不償而以大桑家莊房產
作抵者是秋九月先生與長吉對簿始得開釋穆案
翁玉濤聽竹山房詩話謂亭林游濟南爲一連官置
之獄葦耳食之言非實事也于德谷先生贈詩有云
莒萊矜野語虞芮亂黨聲自注松起因小人奪先生
田又云欽福江波大濬揚海汝輕自注時松藤林累
多人用已結海上事 何紹基案札中所稱撫院者

宛平劉公芳躅也國史本傳公以順治七年任山東巡撫康熙十一年始以憂去在任者二十三年嘗奏請緝盜不得豫勒名數以防捏陷又賊證未明不得以初供定讞又請撤山東錢局皆得旨允行蓋仁明君子也赴東詩序墨蹟本有撫院劉公之語後來刻集乃刪去此節何也徐譜案是年春竹垞至山東客撫院劉公幕中則先生之脫於患難竹垞當與有力焉穆案顏修來有送朱錫鬯之濟南詩曰攜手河梁去處歷山遙望柳條春訟庭尚有南冠客莫向燕臺思故人自注時亭林以詔獄在濟南又案札中屢稱譚年翁及舟老者譚吉璉字舟石嘉興人明太僕卿昌言孫父貞良五經進士舟石以監生試補宏文院撰文中書選延安同知升登州知府鶴徵錄引亭林語云舟石勤於讀經叩其書齋插架十三經注疏手施朱墨始終無一六月十七日戌時地連震數次自北而南聲如雷城垣顛撲文廟亦毀同時

顧譜

空

被震者濟南兗州東昌等郡共五十九處沂州郯城死傷尤甚元譜穆案此年山東地震事漁洋年譜亦載之又子德奉谷先生贈詩經句喧地坂舉國句天晴自秋從子熊來省於濟南元譜後隨注時地震淫雨先生手札云弟於九月二十十月獄解得釋元譜先生手札云弟於九月二十赴院畫供想有題結之望凡所以入險能出困而不蹟者皆知已扶持之力當世尸祝不敢以楮墨宣矣前其近詩六章曾微覽否屢有札與舟公托其致感而未見一報豈其移寓或石頭之沈浮邪今有一函乞致之近况詳之函中可共覽也旅食無依暫寄徐玉老署中不謂有延安之障則此中別無主人矣萬老先生誓已披似蒙注念院批取保一宿便發也弟候命下結案即詣都中叩謝如荷遲則俟舍甥北上時代弟九頓台揮今來者玉老之僕屬其三日後走領同書近寒不莊幸有長至日弟名正具穆

案徐玉老者濟南府志有徐真修遷安人康熙中由拔貢官濟南通判旋升延安同知蓋即其人

是年詩有赴東六首徐譜詩有云在春四五月乃十九日也穆案子德若先生贈詩有云李子德節至通蘋藻自注先生在難不廢時祭

聞余在難特走燕中告急諸友人復馳至濟南省視於其行也作詩贈之一首穆案子德春懷詩之第五首有云歷下東

湖青濱州歷山東望白雲樓深知鄒子繁非罪敢謂魯連排眾謀欲步岱宗侯它日將觀滄海難久留詠此年赴東馳救

及因疾先還事也歸元恭文鈔有與先生書云戊申春夏之交聞兄以山左縉紳相繼之事連及時適有海陵之行無從問得確耗秋間還從令甥處知兄遂不免狂獄私心憂之未幾而得所寄書及六詩讀之深歎兄

顧譜

空

之善處憂患張元節之亡命雖幸免禍君子議之兄乃自詣獄不惟舉動光明揆之事理亦自宜爾蓋兩姓交惡而委罪於兄兄身出則事自明白則身全兄之慷慨就獄乃精於脫禍者也但不知此獄之後復何所弟前書中戲語三篇後察之亦不甚確惟濟上一窟是實而聞又為人所賣趙趨免幸脫於羅網仍依此窟抑復別尋窟乎一笑六詩已和得奉覽其中迂怪不悛及江南樂土等語初非因此事而發蓋別有為前書自言精於音韻之學者書已成弟未見及但友人頗傳兄論音韻必宗上古謂孔子未免有誤此語大駭人聽未見弟書則其因度兄學益博則得益甚將不獨音韻為然其議論或類此亦迂怪之甚者乎弟語迂單子知其不免况又加之以怪乎此平生故人所切切愛之願兄抑賢知之通以就中庸池向墳所寄山陵詩忠義感激使人泣下願兄之去墳墓十餘年矣初因避讎勢非不得已歲

月既久然雖已釋且今年歸家已盡室赴任更無
所慮柳子厚竄南方惟以不得上正墓為恨謂其
祖先曾不若馬醫夏畦之鬼猶得享歲時之祭彼
以得罪不能歸兄今欲歸其孰禦之獨無正墓之
思乎此又平生故人所懇懇於懷者也抑詩不
局於短篇未能盡達所懷故復及之令子定已長
成曾耳索三索不第則屢抱山簡之痛方深伯道
之悲也年來筆耕僅能餬口雖不閉戶亦難遠遊
惟去歲為先太僕遺集事與季侍御相商一渡長
江耳詩古文以乏人繕寫不能遠寄刻文一首呈
覽立齋太史北上州此
附侯便羽幸惠德音

八年已酉五十七歲

春入都寓七聖庵旋往山東已復入都寓文昌閣

三月往昌平五謁天壽山及懷宗橫宮是行也與李

顧譜

查

子德借元譜 穆案受賦堂詩集有舊年淳人先生
以無妄繫濟南走書報我觸暑馳視荷振作
辭還先生寄贈行三十韻詩春日晤保州重會劉門
奉答前詩廣五十韻十首詩有云甫定他鄉榻從
上月航自注先生以二月朔至又云每詢邨邑樹誰
薦寢園櫻自注時在清明是先生此年與子德會合
及謁陵之時日也二月朔至保定一節譜亦失載
又案江藩宋學淵源記謂天生於甲申乙酉間與先
生皆鋒刃開闢至燕中兩謁愍帝橫 回都移寓公肅
宮是并非先生詩文集亦未之見也 四月
錫邸舍 元譜 穆案時公肅起補國史院修
撰旋進 秘書院侍講秋典試陝西 四月
出都至順德歷邯鄲返章丘與謝長吉對簿案始結
元譜 先生有與顏修來手札云夏初勿勿出都歎
然之懷難以筆道想道履彌勝大業彌增令叔先生
今在都門亦當聽鶴起之音奏鹿鳴之什矣弟久滯
安德仰藉洪庇章丘一案已得小結雖陷害之情未

顧亭林先生年譜

明而霸占之律已正轉蓬思息倦鳥知還九仞之功
非仗斐侯不能終此一篋敢乞鼎致其詳在札中未
誠以舟老正值文場不敢演札并乞於試畢日道念
小价王登往莊故另遣潘一廉其人謹願望示回論
詳文於二十日後到廳更懇 赴大名歸還保定
家報中速問之至禱至禱

冬抵平原潘次耕未來受學 穆補 案遂初堂集補
遺有己酉冬自淮陰抵

平原呈亭林先生六十韻詩末云汶野黃雲凍沂
山白艸枯隻身經雨雪遠道涉崎嶇先生答詩云蕭
蕭行李馬飛秋是次耕以

冬初謁先生於平原也 十一月至都主申叔旆

又主謝方山重輝 元譜方山名未詳穆案方山名重
輝德州人以父陞廢官至刑部郎

中陞字伊晉萬厓丁未進士官至建極殿大學士
國初徵為左柱國內院大學士卒諡清義宋牧仲李

龍錄舉本朝詩人山左有九皆各有所就了無扶持

依傍而德州謝刑部方山重輝居其一漁洋詩話稱
其過錢佛寺詩池北偶談又述方山言銀瓦寺古鏡
事又嘗序其所著杏村集曰去歲存骨去枝葉存老
幹真賞甚稀存之篋中以待元次山杜清碧其人定
相賞於茲指之外可謂推獎不遺餘力而臨清汪顯
送方山告歸詩云真得意時惟噴咏不如人處是功
名盡亦恬於進取者又案鶴徵錄潘次耕之試鴻博
也由左諭德盧琦及刑部主事謝重輝薦舉然則方
山學行亦約略可見矣 先生有與顏修來札云老
年臺既晉秩寅清而令元復駁置東園凡在知已莫
不欣忭弟有訟事未了尚缺叩賀茲有德州方山謝
年兄入都附此申侯方山為內院清義公之家嗣嗣
翻文雅更能熟於古今少年中鮮其倚匹屬以蔭職
赴部一切仰祈照拂緣弟夏秋主於其家斯夕對譚
心所歸依惟在門下至於居官涉世之道亦望時時
提命貴鄉才俊可為後勁不俟弟言之畢也冬杪園
晤不悉中懷穆案札云晉秩寅清者修來以中書舍
人恭逢 聖祖臨雍加恩四氏遷禮部儀制司

顧譜

查

依傍而德州謝刑部方山重輝居其一漁洋詩話稱
其過錢佛寺詩池北偶談又述方山言銀瓦寺古鏡
事又嘗序其所著杏村集曰去歲存骨去枝葉存老
幹真賞甚稀存之篋中以待元次山杜清碧其人定
相賞於茲指之外可謂推獎不遺餘力而臨清汪顯
送方山告歸詩云真得意時惟噴咏不如人處是功
名盡亦恬於進取者又案鶴徵錄潘次耕之試鴻博
也由左諭德盧琦及刑部主事謝重輝薦舉然則方
山學行亦約略可見矣 先生有與顏修來札云老
年臺既晉秩寅清而令元復駁置東園凡在知已莫
不欣忭弟有訟事未了尚缺叩賀茲有德州方山謝
年兄入都附此申侯方山為內院清義公之家嗣嗣
翻文雅更能熟於古今少年中鮮其倚匹屬以蔭職
赴部一切仰祈照拂緣弟夏秋主於其家斯夕對譚
心所歸依惟在門下至於居官涉世之道亦望時時
提命貴鄉才俊可為後勁不俟弟言之畢也冬杪園
晤不悉中懷穆案札云晉秩寅清者修來以中書舍
人恭逢 聖祖臨雍加恩四氏遷禮部儀制司

五七一

主事也云令兄駿發東國者修來 是年次錫秉義
兄光猷以是年秋領本省鄉薦也

中式順天舉人 執友王起田王思齡歿 元譜思齡
里居出處

無
是年詩有樓桑廟一首有事於櫛官一首贈李貢

士嘉一首邯鄲一首邢州一首自大名至保定子

德已先一月西行一首潘節士之弟末遠來受學

一首 徐譜案是年潘末將讀普於婦翁王略家六
月略卒十一月末妻亦卒故未去山陽適平
原也時當
已冬盡矣

有謁櫛官文王起田墓志

九年庚戌五十八歲

四月往德州六月程正夫李紫瀾延先生於家講易

至九月初講畢即以是月入都九日與朱錫嘯及嘉

定陸翼王元輔在北平孫氏研山齋詳定所藏古碑

刻 元譜謙案元輔號鞠隱經學湛深陶庵弟子學術
志行不愧師門羣書亭集跋李龍眠九歌圖卷康
熙庚戌九月九日借崑山顧炎武寧人嘉定陸元輔
翼王永平申涵光曼孟嘉興譚吉璉舟石觀於苑平
孫氏研山齋是年竹垞又有同紀處士映鍾杜太史
鎮譚舍人兄吉璉集孫侍郎研山齋四律其弟三首
尾句云齊東回首望取憶虎頭癡自注謂顧子炎武
蓋研山一集之後即出都竹垞復有宴集而憶及之
也

出都至曲周訪路安卿一歷河南至山西復回

山東度歲 是年初刻日知錄八卷 元譜徐譜案
初刻八卷本有
七七一條今刻本無見全謝山經史問答今刻本弟
六卷有一條有錄無書是錄為先生自定書則經後
人刪 長錫乾學登進士一甲三名 元譜穆案是
年公肅擢國子
監祭酒 憺園集書錢糧論後曰舅氏亭林先生學
博而識精於天文河渠禮樂兵農錢穀之故上下古
今洞悉原委數往來畿輔齊魯秦晉間盱衡時事間
有所作錢糧論二篇至為痛切仲長統昌言崔寔政
論之儔匹也某昨歲對策謂須得公忠強幹之臣權
萬物之有無計百姓之贏細而為之變通蓋本於
先生之論 紹基按健庵對策云漢唐三代以帛為
租宋始用錢金章宗鑄銀曰承安寶貨公私迄今用
之破服久閉海船已停民間之銀日耗而不生而上
供者必以常額未齊邱有言錢非耕桑所得以錢收
稅是教民棄本逐末
也此寔本於錢糧論

是年詩有述古一首德州講易畢奉柬諸君一首

輓殷公子岳一首 元譜岳字伯巖一字宗山雞澤
北偶談殷岳工五言古詩平生不
解為近體常為唯寧令輒自罷歸
是年程正夫有贈先生序云東吳顧亭林先生今
之大儒於書無所不讀習熟國家典制以至人情
物理淹貫會通折衷而守之卓乎為經濟之學者
也而失意於時君子惜之以故北游上國歷燕趙
之墟上太行渡黃河出塞入關極秦晉之鄙折而
留滯於齊魯間皆得周覽其名山將以擬太史公
之故事乃每過吾州輒見訪如僑札之歡泉漿之
托也為余談說經史不憚娓娓或留信宿或浹月
經時然後乃去因見其著述之富汗牛充棟要皆
崇正黜邪一軌於聖賢之微旨抽關啟鎖盡見其
全其辯詳以聚其論典以要其思平是以遠其義
純粹以精木於經而不泥於昔聞原於史而不拘

顧譜

案

元譜

徐譜

穆案

元譜

徐譜

穆案

元譜

徐譜

穆案

元譜

徐譜

穆案

元譜

徐譜

穆案

公案之四卷第
四卷之五卷第
四卷之六卷第

於成說多前賢所未明一旦自我發之者自漢唐
以來諸賢林立觀其意思略與鄭康成王文中輩
相彷彿皆能深造理窟立追大雅以斯文為己任
者也以觀今之作者不啻秦黃鐘大呂於秋蟲響
若之前其年細不伴矣假使先生得時而駕為當
代柱石功業所至不過封侯而止其於開先王之
道以津逮將來為天下後世之利且孰得而孰失
乎今年結夏於此與二三同人講易復得發其日
知錄一書觀之多致古論世之學而其大指在於
明經術扶王道為之三教服膺勸其出以惠學者
此自亭林支峯夏鑿余老病荒忽書數語其後附
以不朽必欲東顧大海盡十洲三島之奇則有先
生所著之全書在非一朝一夕所得而卒業者矣
余不佞何如錄之五又疾而不死請得讀書養氣
十年之後文思少進為先
生細論之康熙九年八月

是年為路安卿之舅氏王君國翰撰墓志銘

顧譜

空

十年辛亥五十九歲

從子洪善洪慎來省先生於都門 入都主原一甥

家 夏熊青岳閣學欲薦先生佐修明史力辭之

謙案青岳名賜履字敬修孝感人順治戊戌進士諡
文端又戊午答潘次耕書云辛亥之夏孝感特簡相
招欲吾佐之修史吾若以果有此命非死則逃原一
在座與聞都人士亦頗有傳之者耿耿此心終始不
變云 出都歷忻州之靜樂平定州之孟縣至太原
元譜 穆案是年太原知府為延津周令樹驥書亭
集辛亥年春有送周郡丞令樹遷太原守詩是也令
樹重建晉祠碑亭記往崑山顧炎武為令樹言唐宋
人題名及詩多刻之古碑陰碑陰既滿往往闕入行
間此獨以御製御書唐人無敢刻一字至宋始有題
名碑陰及兩旁者而正文特完好云云按記作於明

顧亭林先生年譜

年壬子端午後三日所謂往者即此 為太原守周
年事也令樹字計百順治乙未進士 送初堂集代人作
計百令樹點定荀悅漢紀 重刻漢紀序晉陽書肆之
書漫不足觀民間又鮮藏本問訪傳清主徵君於松
莊案問見有荀氏書甚假以歸手自校讎往往與
班書相出入蓋荀書雖據班書他所推採尚多故頗
存異同又有班書所未載者參得失廣異聞固悅本
志也後人每據班書以改此書而其誤彌甚宋吳巖
李氏已言印本多謬此本為明黃姬水所刻并錯不
少適顧亭林先生來為點定一過刊誤存疑遂為善
本云云案次耕雙塔寺雅集詩序出太原郡城東南
行七入里松莊傳隱君清主所居也太守延津計百
周君歲之初吉率子若婿屏騶從草壺駕躬造於廬
是防青主者為郡守周令樹也又次耕太原守周令
樹墓志云余布衣時嘗讀書太原署中則此教即代
周作也又九日同惠元龍家雙南兄登瑞光寺塔詩
注辛亥九日同闕古古傳青主飲太原新寺是次耕

顧譜

來

以此年客太原周假書顧校 十月交城令趙恒夫
書潘代作書序皆一時事也

天羽邀與華亭陸集生慶臻上海蔡竹濤湘翦燭賦

元譜謙案恒夫名天羽號吉士休寧人入籍錢唐
順治辛卯舉人由知縣內陞戶科給事中降補國
子監學正著有續表忠記音韻正譌寄園寄所寄萬
青閣全集集生名慶臻金山衛人崇禎壬午舉人順
治八年揀選推官不赴游秦晉間晚始歸里著齊庵
詩稿貧甚不克葬其親泣日得墓田一笏營葬足矣
故又號笏田竹濤名湘竹堦
阮亭均與倡和後客死交城
是年詩有寄張文學昭時淮上有築隄之役一首
元譜案是年奏於淮揚界築祖家堤至十八年七
月歲功山陽寶應高郵江都泗州縣河西諸湖涸
出者招雙鴈一首夏日二首秋風行一首靜樂一
民佃之

五七三

首寄王高士錫闢一首
錫闢字真旭
 一生學江人精於辨義諸有大麻統西麻故藥水
 未厭稱雅步交食測日小誌三辰志圖解曉
 新法麻說麻策左右旋問答諸書移案廣師
 學究天人確乎不致吾不知玉質旭又案廣師
 所列不如之人十而見於詩文集者九獨與吳在
 臣交游之蹟無可致見附錄於此廣師云博聞強
 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任臣字志伊一字爾
 器浙江仁濟生瀟湘浦田人己未試鴻博等
 授檢討著周禮大義通十國春秋山海經廣
 注等書魏水叔稱當世著作不可少之書三十
 國春秋其一也王俾冷世說云吳志伊志行精整
 博學深思兼精天官奇王之術又精樂律嘗於市
 上見獨鐘一枚曰此大呂
 鐘也後滌視款識果然
 孟縣北藏山一首

願譜

由山西至京主必肅甥從兄平庵甥徐履悅來省
 平庵名孝宏以貢選泰興縣
 訓導即武孝廉爾策之父
 五月至濟南首八月
 入都仍主公肅甥
 十月往德州
 元譜先生手蹟
 昨奉叩未晤今擬於初四日拔駕一談俾弟亦得侍
 聆梅言至感至感弟在初旬內亦欲出都矣又一通
 云五日前曾走叩未晤既台命尊尊不取固強舍甥
 容另十日奉候但弟日下即擬出都不得追陪一敘
 奈何奈何尙容趨別未悉又一通云前走叩未得面
 弟以十二三出都往德州此刻擬一造別非問貴鄉
 有旅伴可同行不遇谷先生常問起居附及
 穆案此三札以元譜推尋情事當在是時
 由河南
 至山西
 元譜與閻百詩若璩相遇於太原
 徐譜案尙書
 古丈疏證有
 壬子冬客太原與願舉人論朱謀瑋水經注箋事
 穆案潛研堂集閻先生傳康熙元年始游京師旋改

歸太原故籍為諸生祭酒願先生炎武游太原以所
 撰日知錄相質即為改訂數條願虛心從之又潛
 工制記有與先生論幽并管在禹貢九州外一條去
 余時同客太原而質正云云又曰吾與君所共游者
 非石嶺關以南乎潛正云云於崇禎九年丙子少先生
 二十三歲 松案潛正補正日知錄凡四十一條復
 糾羣域志言晉穆侯晉境不得至界休之非又言代
 西遷不止於三江西三僅知其二說具載所著制記
 中然與劉超宗書言先生之書精且博與歐唐器書
 言讀願氏音學五書心花怒生背汗淡出又言此地
 籍紳有如馮宛斯其人者文學中有如傅青主願寧
 人其人者使後生小子感奮興起招明古學直追金
 華嘉定諸先生之遺
 度歲於靜樂 衷和敏德來
 風其服膺先生至矣
 元譜所載
 寓書潘次耕議撫吳江族子衍生為
 未詳其人
 嗣 是年從子洪善鄉試中式舉人
 元譜 原一主願

願譜

天鄉試 韓元少
 出其門 有撫其取副榜不及漢軍者坐降級
 歸 穆據有儀
 堂集補
 潘稼堂贈先生六十壽序云吾師亭林先生負名世
 之資學貫天人而遭罹厄會崎嶇戎馬之間顛沛岸
 獄之下瀕危者數矣卒自全客游二十歲窮邊絕塞
 靡險不經而筋力不忘今六十矣精明彊固無減壯
 年 徐
 是年詩有讀李處士襄城紀事一首寄楊高士瑀
 一首 謙案瑀字雪臣武進人著有飛樓集一百五
 十卷年七十餘卒 穆案廣師云讀書為己

探賸河微習不始楊雪巨健庵雪巨也中時序先生
 生少日好立奇節既而厚自刻厲率諸子鉅戶讀
 書自經史而外分授天官地理律兵農之書出
 則然無違初辭學南田及東林書院如是者餘三
 十年齊祭器行一首題李先生矩亭一首謀案惠太
 君墓表君諱源字江餘一字星來德州人順治丙
 戌進士授河津令有能稱罷歸為人和易恬退好
 讀書至老不倦於古今河渠漕屯兵農諸事討論
 尤精云云濟南府志稱源歸里後築退庵因以自
 號植花竹購圖書崑山顧處士炎武聞源談易數
 歎曰今之管帶也 移案此即先生戊申赴東手
 蹟所謂北 瓠一首土門旅宿一首
 李家也 謀案先生是年有與李武曾書云弟夏五出都仲
 秋復入年來雖訪大抵在此將領退谷先生之藏
 書如好音見惠亦復易達頃者日知錄已刻成樣
 本特寄上一部天末萬山中冀覽此如觀面也率

爾不直據手
 曹墨蹟補入
 移案望雲樓帖又載與潘次耕手札云昨退翁見
 召午後禮和而太史公已行不得一晤幸致意明
 日有便酌可於哺時過我晉後遣騎送回此政次
 耕賢弟炎武頓首以時次之當在此年八月復入
 都門時也 又案周令樹重建晉祠碑亭記末云
 府同游者有炎武之弟子吳江潘未記作於此年
 端午後三日意次耕由太原入都冬乃
 南歸也故有與議立族子衍生之書

十二年癸丑六十一歲

正月由靜樂南歸至揚州元辦作由山西之山入都
 東據手札正說見後
 主公肅錫 四月至德州訂州志 返章工桑家莊
 八月游濟南元寓通志局 移據居易錄及手蹟補
 居以錄山東通志修於

顧亭林先生年譜

丑當事既視為具文乘筆者又齒奔減裂不諳掌故
 人物一門竟將曹縣李襄敏單縣素襄毅絃沂州
 王恭簡景三鉅公姓名事實削去不存一字其餘可
 概見矣時方伯施泰瞻天齋主其事聘吳郡顧炎武
 在局而不一是正可惜也 先生有與顏修來手札
 云弟今年寓跡半在歷下半年在章丘而修志之局郡
 邑之書頗備弟得藉以自成其山東肇城記若貴省
 之志山川古跡稍為刪改其餘概未經目雖抱素餐
 之譏幸無芸人之病然以視令叔先生則與魯之兩
 生不敢望後塵矣汝陽歸我治之四年始得皆為良
 田今將覓主售之然後東曹西行為入山讀書之計
 所刻座右銘一通並音學五書而葉呈教近日又成
 日知錄入卷草布之士僅能立言惟遠而在上者為
 之推廣其教於人心世道不無小補也率此附侯不
 宣 移案通志之役張復若亦在局中見所作李維
 齋文鈔序李維齋者即先生簡筆十事所云樂安李
 象先
 十月自章丘至德州與程正夫工部又聞從

顧譜

圭

叔父穆庵及歸元恭訃設祭於桑家莊 入都得漢
 南報元譜是年朝議 寄潘次耕書令族子衍生北
 上 在京度歲元 是年次甥秉義登進士一甲三
 名 穆補 韓茂榜炎字
 元少號慕廬長洲人
 是年詩有贈錢編修秉鏡一首元譜秉鏡字幼光
 後改名澄之字飲
 光宏光時客嘉善錢吏部仲馭家馬阮方與大獄
 速捕諸清流飲光名亦在捕中乃變姓名逸去南
 都失守飲光走粵東妻孥盡死於震澤乃為僧衰
 釋名西頌七年後始返故里編修蓋唐藩遙授者
 移案譜謂編修為唐王遙授大誤穆嘗鈔得飲
 光所撰明末野史其承麻紀事篇載云承麻三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臨軒親試題義三道論一道
 詩一首取中八人授翰林院庶吉士秉鏡名在弟

五七五

二又一條云庚寅冬蒙臨軒特與改授庶吉士子
出山陰嚴公起恒門公在上前極稱子有制誥才
請改編修管制帶上領之然則飲光乃桂王開闢
從龍之彥矣故先生詩曰斷煙愁竹泣蒼梧恭維
悽文水漲海也 松素飲光於壬子冬入都館與
尙書鼎華家見憐園集 謙素飲光嘗稱易於漳
浦黃先生撰田間易學又撰田間詩學以小序首
句為主采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外凡二十家於
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詩得 先妣忌日
香山劍南之神有藏山閣稿田間集

一首自章正回至德州則程工部逝已三日矣

首有歎一首哭歸高世四首
穆案徵雲堂雜記願
享人與吾友歸元恭

同里閔元恭守鄉曲而寧人出游四方所至壘田
自給元恭嘗邀同社諸君子會於影園余以病不
果往元恭旋歿余以詩哭之又為文祭之日先王
道喪士習慳慎孔子有言必也狂狷歸奇願怪

履音

事

此於一時之選漁獵子史其穿經得志高氣盛雄
傑魁岸顧游四方漸塞秦句君獨閉門枯守筆硯
跡殆不獲俗人笑嘲抱太僕文
蒐羅拾遺湖忽限必逝如飛電

有從叔父穆庵府君行狀

是年先生有茶李武會增云點中數千里所刻之
書井十行之履乃不久而遠又得手報至方山所
而寄我於樓煩厲門之隔若嶺陽近天生至密
而遠容三楚此時猶未見弟之成書也 穆案子
於壬子年五月間 穆案一設 人事之不齊有
如此者可為惘然一歎此書中有一條未得高明
致正輒乃自行簡舉容改後再呈且願錄文得六
卷未必來者之不勝於今日也交城縣刻弟所正
之七經誤字附上一紙比塔維揚頗能攝疾遠承
注問并謝附李來書云客春登陽一穢奉侯想
記室自後驅車關塞不覺逾年期氣愁人每憶江
鄉景物恨不能奮飛與先生共結黃黃柳柳問也

邇來道體何似肺病想不復作甚念之弟新正久
都為諸公所留遂下司勳之榻屈指江紮纜又
在來春為耿耿耳所擗合札一一致到玩亭勿勿
屬筆前貽錫堯物面致久矣君館於東撫君甚善
也好風南來時惠遠音以慰翹切謙案武會秋錦
山房集序辛亥春從曹澹餘侍郎入黔朱竹垞江
湖載酒集亦有寄武會在貴竹金縷曲詞中有上
已浮杯勿勿別句則武會之往貴州是辛亥三月
茲書首云客春黔陽一札當指到黔之次年壬子
而此書之發蓋在癸丑歲也謙得兩先生手翰故
於今年並補錄之第以是年朱李兩家蹤跡就竹
垞年譜證之與李書所云多不相符而元譜於先
生今年亦未有揚州養病之事其中如何外廷未
敢臆斷存之以俟續及 穆案據元譜辛亥十月
在交城令所此云交城縣所刻七經誤字知必在
辛亥之後據此年寄卷來札云又成日知錄八卷
於靜樂度歲故云寄我於樓煩馮門之間比客雅

履音

誌

揚則作復響之地也然則此札必在癸丑春首寬
由靜樂南征玩譜誤云之山東耳若其年一札則
與先生嘗前後不俱不相應知者先生既以著書相
寄不容更無一語相復又漁洋以壬子夏與試四
川差旋遂奉母夫人諱家居此有玩亭勿勿屬筆
之語札必不作於癸丑更無疑也此札或前或後
不敢遽定然考健庵李分虎詩集序曰長水李斯
年武會分虎三兄弟俱淵雅負倚才俱好遠游六
七年前斯年游粵東武會游黔中而分虎尤越在
萬里外在五溪六詔間既念家有老母日南天未
不可以久居則由金齒歷貴筑從其仲兄武會開
關跋涉以歸蓋歸市踰時而西南之變作及吳逆
以十三年正月反而先生兩辰冬有與分虎詩曰
李生符自南中歸稱李三年矣則武會之歸當在
此年冬盡札首又有此後驅車關塞不覺逾年期
氣愁人云云似是自黔歸後又作西北之游意此
札亦當在乙卯丙辰間也 穆案因先生嘗有比客
雜揚語李書有邢江繫纜語遂誤切為來書耳曹

潘餘侍郎者安上曹申吉也康熙十年由兵部侍郎授貴州巡撫吳三桂反申吉從賊後不知所終或云三桂疑而殺之矣 又案頃借得夏年秋錦山房集其子潮借跋云是編即以行止出處為卷次蓋仍然編年也癸丑歲九友詩其弟二首為懷崑山顧寧人炎武尾句云昨者日知錄寄我楚南峯確係歲壬子也春秒有聞斯年兄從嶺南歸營艸堂於長水東村相見當在今臘詩又二月中得分虎自滇中寄詩有云約束琴書好歸去莫令又過菊花時歸途與分虎舟中夜坐共話家園詩有云武陵烟霞照江底人家茅屋秋雲裏則於晚秋道出湖南也此年蹤跡合之健庵詩序無不一一符合次年甲寅家居有案燕及同人游宴諸作大年乙卯歷游邗上滁州懷遠龍山諸處所謂自後驅車關塞不覺逾年也此後或家居或暫出游以未遠涉故詩亦不詳其借健庵官坊集錢遵王述古堂及立齋園居落成招飲諸作則丁巳後徐氏兄弟居憂時事然則此札必在戊午應詔北上後

顧譜

送

無疑時漁洋已服闋改官翰林竹垞亦被薦入都與札中云云又一符合也據知客卷云者特回憶往事非孤指作札之前一年而先生之札及胎竹垞物何由得良年攜來此間情事則不可臆推矣夏年初襲虞姓名兆潢又名法遠後復姓名李良年字武曾號秋錦嘉興人生於崇禎六年癸酉少先生二十歲

十三年甲寅六十二歲

正月出京內易州往汾州 四月至德州回濟南

度歲於桑家莊元

是年詩有廣昌道中二首寄問傅處士土堂山中一首與胡處士庭訪北齊碑一首元帶謙案庭字季子汾陽人青

顧亭林先生年譜

壬弟子 穆案戴東原修汾州志庭父名邁春崇順戊辰進士由聊城知縣擢戶部主事庭自李自成之亂遂與弟同並隱居講學庭於易詩春秋論唐致核之儒其金石文字記所載大相里齊天保三年相里寺碑郭社村唐乾封二年郭君碑文侯村唐上元三年任君碑小相里唐相里瑞碑詠史晉天福五年相里金碑皆身至其地摹拓者 詠史

二首路光祿書來敘江東同好諸友一時徂謝一首過矩亭一首潘次耕南歸寄示一首子房一首

刈禾長白山下一首歲暮一首

十四年乙卯六十三歲

從子洪善來省於章丘 赴濟陽訪張稷若 往德

顧譜

案

州送程工部葬 八月自山東歷河南抵山西之祁

縣主戴楓仲廷杖家 元譜楓仲名廷杖祁縣人家多與傅青主王漁洋友善案竹南漫錄楓仲博學好古所居丹楓閣上圖書鼎彝羅列左右人方之倪迂

清 閣楓仲為築室祁之南山 穆據受祺堂集答戴楓仲見懷詩注補詩云漢室聞

遺老君為築軒亭自注顧亭林 先生因之置書堂焉

將起山堂祁之南山戴力任之 蕭庵自敘墓志所著

穆據蕭庵集及竹垞詩話補 蕭庵自敘墓志所著

有儀禮鄭注句讀遇崑山顧寧人錄一本藏山西祁

縣所立書堂靜志居詩話寧人於山西營書院一區

盡取家中所藏十四經二十一史暨明累朝寶錄插

籤於架予嘗分書題其柱云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

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向論古

人 穆案先生又嘗欲作書堂於西河之介休聚天

十月六日張帝臣某及張又南雲翼過訪元譜帝臣無攷

又南名雲翼咸寧人靖逆侯甘肅提督勇之長子以

父蔭官大理寺卿是年春平涼王輔臣反三月輔臣

函大將軍符劄招勇勇斬其使命長子雲翼赴京首

奏勇得爵侯爵閏五月大破賊於鞏昌收復寧州等

衛之陷賊者亂遂平勇喜與賢士大夫延接同里若

李中孚王山史李子德咸與之為忘分交謙案先生

著左傳杜解補正三卷又南捐貲刻之穆案衍生

嘗寫歷代宅京記一部贈靖逆侯其時又南已襲爵

矣納妾於靜樂元譜先生辛亥在太原遇傅青主

是年公肅改翰林院學士原一復元官穆補和時

是年詩有兄子洪善北來言及近年吳中有開松

江之役一首元譜案康熙十年二月江蘇巡撫馬

二月委蘇松常道參議韓佐周及蘇松二府同知

通判師佐王永熙周祚昌等董濬吳松江一萬四

百九十一丈各於海口置閘其經費則奏准留蘇

松常三府漕折銀九萬兩浙省杭嘉湖三府漕折

銀五萬兩充費同藩司慕天顏撥行所屬督理是

年九月崑山知縣董正位申詳開濬瓦浦凡三十

六里是月興工至十二年五月訖工邑諸生朱青

以歲旱請於巡撫浚注浦自刁家橋東出吳淞民

賴其利吹注浦日朱浦詩中有云那開父老復愁

兵秦關楚塞方酣戰者是歲以取吳二逆之故天

下騷然所在閏五月十日二首過張貢士爾岐一

多不靖云

首送程工部葬一首寄路舍人一首孫徵君葬於

夏峯時倚寓太原不獲執紼一首

元譜案李徵君年譜乙卯冬願寧人書來寧人自

癸卯蓋屋別後雖足迹遍天下而音問時寄是時

徵君流寓富平奇書略云先生龍德而隱確乎不

拔真吾道所倚為長城同人所望為山斗者也余

講學之士其篤信而深造者推先生異日九疇之

訪丹書之受必有可以贊後王而啟來學者側聞

弟將策蹇捐上一效渴悵也

是年撰陳鼎和墓志

十五年丙辰六十四歲

正月自山西之山東 二月入都主原一甥元譜

一特官右贊善餘集有與潘次耕札云原一官彌貴

客彌多便侯者留剛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

士以蓋其羣醜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於其家見彼

蠅趨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徵也發聲而拒之乃

僅得 三月回山東 五月入都二十八日先生誕

辰原一具酒稱祝 秋至薊州仍入都 十一月二

十四日先生弟五妹徐太夫人訃到二十七日成服

越二日設奠 命撫子衍生北上並寓書湖州沈允

斌三會沈度汪涌昆季附其家眷舟至京元譜

名涌一字心齋歸安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至閣學一

統志稱其督學福建時試士公明雖助貴請托弗許

所拔皆名宿以朱子分年讀書法課士士習為之不

變秩滿去閩人勗清茗書院祀之允斌未攷 穆案

康熙丙辰進士履歷便覽沈三會允斌丙午年生籍

安籍烏程人壬子十二名會試三十六名二甲二名

欽選清書庶吉士戊午授編修沈涌度汪丁酉年生

歸安人乙卯五名會試十七名二甲三名欽選清書

願譜

夫

庶吉士戊午授編修三代同蓋胞兄弟也以生年核
之度汪是年二十歲允斌若生於丙午纔十一歲耳
丙子殆甲子之誤是時年二十三也然試年多不足
據如下願洪善生於崇禎壬午而履歷作戊子則減
六歲也 又案康熙十八年已 在京度歲 是年
未會試允斌度汪皆充同考

從子洪善成進士 元 穆補康熙丙辰進士履
歷便覽願洪善字達夫
戊子年正月十六日生崑山人子十四名舉人會
試十二名二甲十六名 先生有手札云歲云莫矣
欲走齋中一晤不知可得片刻之暇商訂風雅否此
問殊覺總總弟於二十七日移至舍姓寓中度節肇
域記想已閱畢幸付下此啓以元譜致之知必在是
時蓋因徐氏居憂故於成服之日即移至達夫寓中
也 從子洪慎得子於崑命名世樞字之曰榮緒後更

名宏佐字復呂立為殤子諡毅後 元 譜崑新合志宏
佐年十三補松江

願譜

志

府岸生長洲何焯跋其文勉以繩武年未二十病瘵
卒 健庵立孫議舅氏亭林先生立從子洪慎之子
世樞為孫或者曰無子而立孫非昭穆之序是使世
樞有祖而無祢也先生即有子而殤殤不立後蓋擇
諸族兄弟之子以為嗣乎子應之日不然自夫子之
告子游已謂三代以後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為人之同情是則兄弟之子必親於從兄弟之子
從兄弟之子必親於族兄弟之子也明矣古人之立
宗也自非大宗五世親盡則族屬絕苟謂兄弟之子
無當立者舍兄弟之孫弗立而立疏遠族屬之子為
嗣其於祖若考之意果無憾乎有國者之繼世與士
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顧氏侍郎公
有二子贊善公為大宗夢庵公繼嗣之宗也夢庵公
有子未昏而天貞孝王孺人服喪衰以歸於願又十
二年先生生先生方在襁褓夢庵公撫而立之為貞
孝後先生資吾外祖賓瑤公之子於賓瑤公之子孫
為至親賓瑤公諸孫洪善家適也洪泰孤子不得為
人後吾仲舅子嚴失明年老唯洪慎一子非支子不

顧亭林先生年譜

得為人後洪慎生三子矣立世樞為先生後不亦可
乎吾藩荀顛傳顛無子以從孫樞嗣中與初以顛况
元孫序為顛後封臨淮公荀氏穎川名族子姓甚繁
豈無昭穆之倫可立為子者而獨以從孫嗣其必不
舍親屬而他立也禮之權而不失經者也何琦之從
父以孫紹族祖琦以為宗緒不絕若昆弟以孫若曾
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必拘常以為礙也
故雷次宗釋儀禮為人後者之次以為不言所後之
父者或後祖父或後高曾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庚
純云為人後者三年或為子或為孫若荀大尉養兒
孫以為孫是為小記所謂為祖後者也祖所養孫猶子
而孫奉祖猶父無改父祖之號同三年也何琦庚純
古所稱知禮之君子其言繁繁如此惟庚純謂問
代取嗣古未之聞然試以各親其親之常情推之則
必喟然發寤以為不悖於先王之道矣故昭穆相續
其常也如親屬無當立者不得已而立從孫為孫如
父子之誼仍不改其昭穆之倫毋亦勢之不得不然
而聖人之所許與子故詳論之以告吾母黨云楊徐

願譜

全

乾學謹識 謙案先生與李乘贈書猶子衍生稱知
禮法不好婚戲竟立以為子而崑山從弟子嚴連得
二孫又令荆妻抱其一以為殤兒之後云云所抱者
即洪慎之子宏佐本先生立為殤子諡毅之後後先生
之治命也而衍生立為子亦先生初意且相隨立於
年並為之授室以至於視令飲恩義亦非泛常乃稽
其家譜立為先生後者別名洪瑞又不詳洪瑞之所
出豈先生既歿家人乃斥退衍生復為立洪瑞邪抑
洪瑞即衍生之改名邪均不可攷矣 穆案洪瑞蓋
衍生之譜名歷代宅京記後有衍生跋云先府君著
書俱有自序茲編告成最晚甫脫稿府君捐館徐相
國遣人取去自念筆勢阻無能往索至相國歸田
後始獲檢還不肖衍生泣血誌案立齋以康熙二十
九年九月致仕歸里距先生之歿已九年又元和顧
廣折家藏先生著書目錄衍生手蹟也跋云歲丙子
不肖衍生於舊篋中檢得此本讀之泣然因追想當
年多所不符丁亥冬於宛陵旅舍出而錄之云云丙
子為康熙三十五年丁亥為康熙四十六年距先生

之歿二十六年矣康熙壬戌衍生年十七至康熙丁亥衍生年四十有三矣抱業稱孤曾無異說豈有家

人斥退之理得此二語車君之疑可渙然釋矣

是年詩有漢三君詩三首楚僧元瑛談湖南三十

年來事作四絕句四首簾下雀一首元禧蓋居徐氏寓邸時作

荷門送子德歸關中一首徐禧子德蓋自先生詩獄事畢至此年重至京師

寄李生符一首徐禧符字分虎良年之弟

作日知錄自序與戴耘野書徐禧戴笠初名鼎立字則之更名笠字耘野又字夏公吳江人潘稼堂之師

先生是年有與黃太冲書云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姚江謁先生之杖履而迄未果及至

願譜

全

北方十有五載流寓山川周行遊塞樞得古人之陳迹而難索居幾同僧父年逾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以前不遇從諸文士之後注盡魚山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游先河為山覆篋而於聖賢六經之指歸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獲未得就正有道須過荷門見貴門人陳萬兩君具談起居無恙因出大者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世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遺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逆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夷夷則復起不易言言可預信於今由地設武以管現為日知錄一覽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但鄙者恒自改竄未刻其已刻入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錄也先附呈大教倫辱教緒同志之末勝以拜彈不辱在後附呈是愚以歸從人以幸萬世若君切實案此書不致棄也茲從

黎洲所著思舊錄中補入 穆案黎洲生於萬曆三十八年庚戌長先生三歲陳萬兩君者陳介眉錫郡定海人以為年成進士入翰林萬兩君先

生丙辰歲與黃太冲書是年會至武林並朱渡江

而元禧乃謂抵紹與馮禹陵未知何據然先生有馮禹陵宋六陵諸詩又似親履其地者不致強

解詞疑可也許瀚案姚江在紹興東曠縣未渡姚江非未渡錢塘江固無害其抵紹與馮禹陵也此

言一至武林者猶言一至浙江耳即東至紹興仍可說一至

武林也 十六年丁巳六十五歲

正月與甥原一彥和公肅話別於天寧寺元禧 移案寺在廣寧門

二月至昌平六謁天壽山及懷宗墳官是行

也與王山史偕 四月出都十三日至德州見撫

衍生及衍生之師李既足雲霽於張簡可家元禧 先行

生及師李既足附沈度汪家眷至德州將入都先生預留書張簡可家止之至是相見行父子禮 謙案

張簡可未改 穆案自此以下 訪李霖瞻泮李星皆衍生所親見故記述頗詳

來源 元禧雲瞻名泮號陶庵德州人順治丙戌進士幕靖節為人築一室 是月二十一日自德州至鄭家

口二十四日抵曲周主路安卿家祀先於旅寓 五月七日移寓曲周之增福廟元禧主僧名吳如時當塗令賀宜三應旌亦高廟延既足暫留課子即去之山西道汾州之介休霍

州之靈石 九月入陝主王山史家

穆補訂王山史志丁巳秋

九月初三日亭林入關主於子家將同作買山之計
頻陽郭九芝明府聞之以書來曰聞顧寧人先生已
抵山居寧人命世宿儒道駕儼然非無所期而至止
關學不振已久斯其為大典之日邪子復之曰弟年
近五十始歸正學今幸寧人先生不棄正欲策厲焉
鈍收效桑榆云云 受祺堂集有承問寧人先生中
秋抵華下阻雨尚稽省視悵然有作四首又詣華陰
時寧人先生未至一宿而行二首元譜記先生冬入
陝十一月始訪山史於華陰以王李所記核之知譜
誤也蓋衍生雖南來尚留德州未隨行故所記稍差
耳 訪李中孚於富平東南軍營之北 元譜李徵君年
來訪密邇徵君時至臥室盤桓語必達旦案徵君年
譜系此則於丙辰冬致衍生元譜丙辰年未嘗入秦
其至富平實系丁巳當時衍生已隨 李子德來迎因
侍往來應無誤記李譜或偶謬耳

顧譜

金

過所居月明山下登堂拜母 徐譜山在富平縣東北七十五里子德居於山下

穆案受祺堂集邑里絕句詩注頻山亦名月明山 十一月游太華重訪

山史於華陰 訂復回山西度歲於太原之祁縣 是

歲從子洪慎舉次子先生名之曰世棠字曰思召

此下曰即寄書從弟子嚴欲立世樞為殤子詒教後並屬達夫致詞 謙案崑新合志世棠以諸生入太學喜蒐羅先世手澤以長子炯詩為宏佐 嫁妾於李從精遺清堂貯從祖炎武遺書俾世守焉 元譜先生規友人書云於靜樂買一妾立嗣議定即出而嫁之李又泉無及 穆案餘集有與潘次耕札云去秋已遣祁縣之妾以時考之去秋即指此年或靜樂所買之妾乃祁縣人邪日知錄月食條下有云靜樂李維習西洋之學疑又泉即維之字矣

是歲秋報身先生詩卷之

顧亭林先生年譜

是年詩有有事於橫管一首贈賈太監宗

下八言上年冬祭時有聲自寶城出一首郭林宗

墓一首介休一首介之推祠一首霍北道中懷關

西諸君一首河上一首 案丙辰年叛將王輔臣路

路旋復引川寇犯通渭是年輔臣為大將軍圍海

所敗 朝命招撫乃率眾降而賊黨吳之茂寇秦

州十二月 朝命建威將軍吳丹略地華商副都

執終舒澤賊賊於嶽嶺復山陽縣故詩有去年方

門爭掘漆守 朝那云云 雨中至華下宿王山史家一首過李

子德四首 徐譜案鶴徵錄云天生與亭林竹垞暨

而長於夏年二歲雖在客所及私寓無或亂者故

詩云及門初拜母讓齒亦為兄穆案受祺堂集有

海人先生有訪山村留宿卓帽一首采芝一首寄

見贈四詩用韻奉答四首 李生雲隱一首

有蒼曾庭聞書 元譜庭聞名晚初名傳燈亭都舉

弟名傳燦字青藜皆駿雄自命

有雙丁 作華陰王氏宗祠記

十七年戊午六十六歲

春由太原入關中富平令郭九芝傳芳 元譜大同人

通志令長名宦郭傳芳字九芝大同威遠衛人由選貢授咸寧縣佐攝鄆陽長安兼俱有聲遷富平知縣

漢逆之變涼寇竊發傳芳偵賊將入境乘霧出巢斬獲有功時軍曹芳傳芳轉輸有法民不告勞又受

祇堂集與九芝詩至多九芝迎先生於三十里外一字獻素明年升任遂州

穆案餘集先生有與潘次耕書曰頻陽令郭公既迎中孚而僑居其邑今復遣人千里來迎可稱重道之風而天生遂欲為我買田結婚之計雖未可必然中心願之矣又受祇堂集有陳情歸賦雲中曲呈郭明府詩曰晨起呼童秣吾馬為公親介初度鴈前年是日杯相屬左有東吳右二曲自注謂寧人先生中孚家兄正此年秋事又云今此二妙跡稍遠大原徵君聲光續自注時迎青主傳先生至案明年先生出游嵩少冬仲始旋關中故云跡稍遠而閏三月遣九芝又迎青主入關信乎好賢之篤矣

子德家人至曲周接衍生及既足期會於富平軍營李中孚家 四月朔九芝邀先生至署寓南庵旋移寓朱公子樹滋齋中 元譜樹滋字長源故宜府巡撫都御史之馮子長齋備佛以終身其與既足次弟故友遺詩 元譜穆案尙書古文疏證卷八余戊午應薦至京

願譜 師崑山顧炎武寧人時在富平有自富平來傳其新論者云云

時 朝議以纂修明史特開博學宏儒科徵舉海內名儒官為資送以是年冬齊集都門候試先生同邑葉初庵閣學及長洲韓慕廬侍講欲以先生名應薦已而知先生志不可屈乃已於是先生絕迹不至都

元譜 穆案已未詞科錄買崑按葉初庵侍郎欲舉亭林亭林固辭致書者三遂不列薦劉常熟吳龍錫有詩云終南山下州連天神放猶慚古史箋到底不曾書鶴板江南惟有願圭年

冬張又南廷尉承父命來聘往蘭州堅辭之 元譜張提督 蘭州 潼商道胡狷庵戴仁來訪欲聘至署亦辭不

元譜 穆案已未詞科錄買崑按葉初庵侍郎欲舉亭林亭林固辭致書者三遂不列薦劉常熟吳龍錫有詩云終南山下州連天神放猶慚古史箋到底不曾書鶴板江南惟有願圭年

注 元譜何有處朱詩穆案何乃胡謫陝西通志分縣潼商道有胡戴仁北直容城人康熙十四年以舉任 潼商道之華陰建華州止吏目王三華爾謙署 元譜爾謙 常熟人

是年詩有春雨一首寄同時二三處士被薦者六首井中心史歌一首夏自台首 元譜時泰梓潼篇

一首和玉山史燕中對菊一首關中雜詩五首過朝邑 元譜建常字仲復邠州長武人居河渭之間早業帖括以著述自娛者有律呂圖說一卷

有荅潘次耕書與李湘北書 元譜湘北名天稷字肥籍永城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大學士湘北著荅潘次耕書湘北所著湘北時官內閣學士而德之舉湘北博是湘北所著故先生為與李星來書荅李紫瀾書與友人辭往教書荅李子德書與友人書

十八年己未六十七歲

正朔往延安抵同官縣拜寇公墓 元譜穆案寇公人墓在縣東南義興原餘集有寇公墓志云寇公六年寇公為蘇州知府炎武年十四以童子試見公被一言之契於今五十有四年旋攜衍生移寓華下山而始得至同官拜公於墓下

史所構新齋 元譜案先生往蘭州時弟五首自注云

年二月攜衍生往華陰去玉山史家而先生往其地則謂新正已後至華陰正

題無異先生願廬三首序曰無異先生初輯是廬學
易其中因以願亭林先生至華下借居之亭林
先生既歿山翁改署今名李生見而哀之且多山翁
之致風好也為詩紀寔云爾然則所構新齋即山史
之讀易 先是山史以朱子於淳熙乙巳寄祿華州雲
廬矣

臺觀欲為建祠堂兼營書院以居先生因遷入山史

家元譜 先生與從子書云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
書院之事雖皆泰人為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

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為養煖之計泰人慕經學重
處士持清議寔與他省不同華陰緇數關河之口一

且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
出關門亦有建飯之勢 餘集有與潘次耕札曰朱

子祠堂山史但能割地耳經營之事吾將一身任之
移案祠堂於辛酉夏始落成書院則當因山史前

游故未竟其業故先生與李中手書曰不欲再建書
院蓋不欲借祠堂之名自營菟裘也受祿堂集有奉

願譜

全

先生詩曰曾論微祀虛邊豆許傍新宮自築堂自注
先生有約居雲臺觀朱子祠內 徐譜是年李子德

自京師還潘稼堂贈詩有云吾師願亭林名德今第
一停車華山陽與君等膠漆又云吾師築書堂身難

近箭栝雲臺紫陽祠氣象甚宏豁見君樂 三月出
難支管席諒不割謂先生在華陰時事也

關作嵩少之遊 元譜 移案金石文字記開母廟石
闕記今在嵩山啟母廟南歲屠維協

洽暮春余親至廟下視此石闕云云又有嵩山太室
神道石闕銘云在登封縣中岳廟南百餘步又有少

室神道石闕銘云在登封縣西十 四月至曲周旋
里邢家鋪西距少室山尚十餘里

由河南抵汾州 馬右實嗣光掣甘肅道欲挈姊氏

赴任時右實已患病止之弗聽 元譜嗣光無效 移

歷便覽馬嗣光榜名剛字右實睢州人工部觀政授
北直廣平知縣丁亥調湖廣辰溪知縣戊子本省同

願亭林先生年譜

考庚寅考案記亥補江南懷寧知縣戊申升吏部驗
封司主事庚戌會試同考本年升稽勳司員外郎
皆改名又庚戌同考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馬剛
裕三河南籍山東臨朐人又順治十八年籍神農
知縣馬剛字胸河南睢州人又受祿堂集有送馬右
實吏部分巡肅州詩時子德應鴻博試在京師也

長州毛錦銜今鳳來受業 莫王式吾及平陽王

九如 元譜二人 十一月回華陰 十二月二十七

日張又南廷尉夜半造訪 是年葉初庵閣學充明

史館總裁欲招先生入史局復力卻之 元 公肅錫

二月 召監修明史九月赴闕 補 是年詩有寄子嚴一首寄次耕一首次耕書來言

願譜

全

時貴有求觀余所著書者一首雲臺觀一首西鵝

路一首雒陽一首嵩山會善寺一首少林寺一首

嵩山一首測景臺一首 謙案潘耒游中嶽記告城

洛立表測景以此為地中今有測景臺存焉臺高

五丈縱廣三丈形體正而缺其北面十之二三

以懸壺滴漏當缺處鋪平石一行於地其長視臺

之高廣可二丈許刻水道其上以承壺漏視水所

至以定時俗謂之量天尺規制古樸思理精微非

周公不能作蓋南一石高丈許上立一表其長八
尺是謂土圭此唐儀鳳 卓太傅祠一首梁園一首
海上 一首五嶽一首贈張力臣一首 元譜時力子
德西歸省吾於汾州天寧寺一首 穆案汾州志

炎武太原聞若瑛皆以博古精考核為學者推重其至汾陽因顧炎武游汾時取道而來也
次耕四首歲暮西還時李生雲霏方讀鹽鐵論一首

作寇公墓志銘為吳江朱處士明德作廣宋遺民

錄序元譜明德字不遠隱居爛溪之濱少治經義有聲別著句吳外史編記鼎革時事甚悉

書太虛山人象象譚後與潘次耕書與公肅甥書

與葉初庵書與史館諸君書荅湯荆峴書元譜案文正謝

病里居時先生曾以書通問既開局修明史文正分編太祖本紀四卷列傳十餘卷以書來詢荅之如此謀案湯子遺書內載有荅先生書一通

案受祺堂集有與湯荆峴詩云東吳披裘翁足跡

顧譜

元譜

天下徧掉臂凌遠與八書二十二元譜案崇福官在登封縣北嵩
皋惟公接游燕陽書院之旁并叔氏葉名封武昌人順治丁亥進士康熙中授延平推官改知登封舉鴻博報罷入為兵馬指揮介石氏耿名介順治壬辰進士登封人康熙十八年以兵備副使家居講學時登封令為長洲張燠此書疑張於未竟工時以書相質故荅之如此其明年功竣湯文正公為作嵩陽書院記

十九年庚申六十八歲

元旦作一聯云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之歲三千里外

孤忠未死之人以明神宗光宗俱崩於萬厯庚申也

正月至富平 二月先生仲姊訃至間二日成服

設祭三月山西離使曾章山寅致餽元譜移案寅江西南清江
人康熙癸丑翰林四月山史有諸母卒為議服及葬祭之禮 五月送馬右寶喪出關既足附之南歸 二十

八日先生誕辰富平令郭九芝將親來致祝力止之

華陰令遲屏萬維城造訪因與謀建朱子祠堂事遲

欣然捐俸為倡元譜移案屏萬又字間生受祺堂集有贈華陰遲明府屏萬詩云雲臺

樹接紫陽祠適館陶潛附一枝隔代虛傳提舉新

官兼致艸堂贊正謂此事次向自注謂寧人先生又

寄荅孟謀嶽麓詩注朱祠倡於遲明府成於董明府董號裕庵又陝西通志遲維城廣寧人康熙十九年任華陰令歷任五載嚴禁刁風

顧譜

卒

英拔善類建朱子祠堂春秋奉祀 十月攜衍生往

汾州之陽城里訪前中尉朱敏浮元譜移案汾州志有朱敏濠字龍

澤慶成府鎮國將軍李自成之亂馬賊死敏浮當即其兄弟行志既錄先生詩於藝文乃不詳敏浮出處

何也陽城里在 汾州守周西水于漆延請入署元譜

縣東南十里 移案汾州志 十一月元配王安人卒於崑山訃于漆江浦拔貢

至次日出署十一日成服設祭逢七祭奠焚帛如常儀 度歲於王位冲德元中翰家元譜移案汾州志王德元汾陽人

由貢官兵部 職方司主事 是年公肅擢左都御史原一以贊善

充明史館總裁移

是年詩有送康文學乃心歸邵陽一首元譜乃心字太乙

陽人漁洋奉使祭告西岳游慈恩寺見太乙題秦
莊襄王墓絕句五稱之康以此得名學使陸儼庭
德元拔之充貢是科以第五人冠其經長友人來
安語云關中二李不如一康者有幸野集

座中口占二絕二首送李生雲霄南歸寄戴笠王

錫闕二高士二首謝族子涓一首元譜涓字伊人
太倉人著有水

鄉朱處士鶴齡寄尚書碑傳一首元譜鶴齡字長
福吳江諸生甲

申後自號愚庵絕意仕進專心經學以朱子指點
小序太過乃集諸家說疏通序義為毛詩通義以
蔡氏釋書未稍撰尚書碑傳以胡氏傳春秋多偏

見蓋說乃合唐宋以來諸儒之解撰春秋集說又
以杜氏注左傳未盡合俗儒又以林注亂之撰讀

左日鈔自著詩文日愚庵小集又注杜工部李義
山詩與先生及同

里陳歌源相友善 哭李侍御灌谿先生模一首元譜

侍御字子木吳縣人天啟乙丑進 華下有懷顧推

士東莞知縣行取遷河南道御史 穆案詩有云送

官一首華陰古蹟二首悼亡五首 汝黃泉六歲孫

謂世極也世極以丙辰生 冬至寓汾州之陽城里

至明年送碩人葬六歲矣 中尉敏浮家祭畢而飲三首

有音學五書後序荅王山史書荅王仲復書穆案

史山志王仲復司寇心一公之從子也其學一以
考亭為師持躬處物悉有矩矱昔司寇為逆黨遂
害追賦仲復先君舉舉助之故仲復長而家貧遭
亂棄諸生破迹涓濱教授生徒足不入城市關西
高蹈當推獨步庚申春子怡先君側室張氏之喪
雖其出也微念至孝者節五十六年意不忍薄為
之加禮親以從事時存林已存守家仲復始嘗亭
林謂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非賢者所為時子

顧亭林先生年譜

事已畢味之能從然不敢忘好友之規也
史幼嗣叔父其本姓父母俱存其父物之入都詳
見山史集中兩書未具原始幾若山史為揚於張
氏者如此則有慈母如母及庶母慈已之服豈
以祖免從事乎後人有以此義與先生者然書稱
諸母同非慈母也特以與友人辭祝壽與王山
史書於外先生從山史客游復張又南書與毛錦

衡書與公彌揚書與田元譜此友名德號

時敬第 荅公彌揚書 元譜以上三書皆與申在

間親翰秀年故於公 蕭書中詳及時事

二十年辛酉六十九歲

二王羽聖先生去汾州 元譜去汾州日別劉學使梅汾

伯華復嶺特穆案劉梅字訓夫故城人順治戊

戌進仕長驛福建龍溪生員時官汾州通判 往曲

沃至解州運城 元譜 穆案運城在

來會 元譜 穆案 汾州人康順庚戌秋與

晦日往荅即延先生入署 四月五日蒞闕丁內艱

先生入弔畢旋出署攝行生入關至華陰訪山史山

史先於二月南游吳越遂出荅園之餽落成朱子祠

堂 七月既足自海陵 入關 二月自華陰復荅

山西由運城抵曲大縣縣令熊勳從僕問先生至命

五八五

興至候馬驛相迎入城寓元帝廟元譜 穆案進士履歷便

人進士康熙十八年任進士履歷便覽併字題表

清江人順治己亥進士候馬驛在縣西南二十里

十一日先生患歐瀉十八日既足得其父母以問星

夜馳歸 九月移寓上坡韓氏鏡家十月又移寓下

坡韓村韓句公宣之宜劇元譜 穆案進士履歷便

未進士曲沃志韓村在縣南五里之韓河里許齊

韓句公傳曰吾師顧亭人先生江左大儒千里造訪

挾圖書子侯館之宜圖顧及先生視合飲撫幼子收

其四方遺貨走書告其家并維持還里穆又聞曲沃

人云先生館于望後病稍減元譜 穆案受祺堂集

宜圖之白石樓 望後病稍減有亭林先生寓曲沃

病小愈走書相問即為衍生議婚斯氏元譜 穆案

道使起居奉詩五首

漢新羅之裔代有名人世居

縣東北二十五里之曲村上

祚義學師衛處士蒿縣令熊君儀武尹徐君嘉霖

穆案曲沃志曰祚字振先初以恩貢授

郎陽通判遷潮州府同知將抵潮聞總兵劉進忠叛

急返程鄉為邏者所獲逼受偽職昌祚彈劾自刺使

十二月賊遣黨來視終不發一言以瘡報賊意少解

竊賊巢者三年潮平得旨從優議敘授惠潮兵備道

元譜 穆案進士履歷便覽併字題表

錦街十首未知當在何時故仍類次於此贈毛錦街一首

有朱子祠堂上梁文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二十一年壬戌七十歲

正月四日旬公設宴會賓友八日先生早起將荅賀

熊令及諸官紳上馬失足墜地疾作竟日夜歐瀉不

止初九日丑刻捐館韓熊仇衛徐郭諸君為經紀棺

斂并典邑人秦氏之室停柩其中元譜云不肖衍生

已年雖七七日未經此大事賴韓熊仇衛徐郭諸公

經紀棺梓舍斂並典秦氏之室停柩而不肖廬焉

穆案郭三月先生從弟巖自崑山來偕衍生扶柩

名未詳

歸元譜 穆案王山史山志辛酉秋子至嘉興訪曹

日亭林無恙尙在子家子來時亭林亦有山西之行

秋岳且驚且喜逾年壬戌夏子在海州接聞百詩手

札云亭林於春初歿於曲沃子為位而哭之慟秋子

西歸取道揚州將往崑山過淮安見張力臣云亭林

之柩尙未歸不知何以淹滯於彼深以不獲撫柩一

哭為憾又怪亭林未歿江南何以遠有此問擗管偶

記涕下 葬於司馬賜塋東偏嗣父仲逢府君之昭位

沾衿 元譜終七後不肖入關取向所寄各姓處書籍詞大

雲叔於三月望前抵曲沃簡閱遺書文稿二十四日

衍從關中旋沃同居喪次所有遺書文券皆攜往都

中致之健庵立齋兩表兄及汝嘉兄衍奉為之後會

不得一寓目焉慟哉惜哉 謙案塋在崑山六保門

向書浦為五園鳴字圩計三十八畝三分六釐

人潘耒為之表 元譜 穆案此文

光作蓋此題下復注歲陽歲名知是樂也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奉

旨顧炎武准其入祀崑山鄉賢祠

出江蘇巡撫會同江蘇學政疏稱崑山縣先儒顧炎武砥礪廉隅匡扶名教題請入祀鄉賢祠造具事實冊結具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議得定例各省舉報名宦鄉賢該督撫學政每年八月前具題並將事實冊結送部詳覈於歲底發題又崇祀名宦鄉賢應確核事實無實跡者即行相副及僅以人品學問空言譽美並無實跡者即行指駁等語今查該省送事實冊內開已故江蘇崑山縣先儒顧炎武植躬清峻砥行端方講求經世之學歷覽天下府州縣志及歷代奏疏文集復周流西北偏行邊塞得之目驗成一百二十卷曰天下郡國利病書別有一百卷曰肇域志又著有音學五書考古功深對酌允當其餘所著有日知錄三十二卷五經同異三冊左傳杜解補正三卷九經誤字一卷石經

顧譜

卷

考一卷金石文字記六卷求古錄一卷吳才老韻補正一卷二十一史表十卷歷代宅京記二十卷昌平山水記二卷北平古今記十卷建康古今記十卷營平二州史事六卷弗錄十五卷詩律彙告一卷其他雜著不可枚舉所有顧炎武題請入祀鄉賢之處係屬名實相副臣等謹擬准其入祀鄉賢祠再此本向歸彙題合併聲明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於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題二十九日奉旨依議欽此

穆案先生著書之可攷者日知錄三十二卷

先生攜至閩中同汪晦庵先生刻四庫書收入子部穆家類三有提要一篇案坊間有大小二版本又有嘉定黃汝成集釋本云會得潘次耕明飾元秩許瀚案吳縣王亮生藏一抄本黃會借校其本乃未經清刪者耳補遺四卷有袖古音表三卷易音三卷瀚親見之

顧亭林先生年譜

詩本音十卷唐韻正二十卷音論三卷統名音學五

書行生云五書刻於淮上後為張力臣鬻於安溪李言音學五書刻於淮浦張力臣家力臣亡其子以板質於人不可復問則以為力臣鬻之者誣也四庫書收入經部小學五經同異三卷有常熟蔣氏刻類三有提要五篇五經同異三卷本行生書目無傳杜解補正三卷行生云爵憲張又南先生捐貲刻

顧譜

卷

正一卷行生書目作二卷四庫全書收昌平山水記二卷文集六卷養新錄顧寧人文集初印本有讀鈔之意欲採入日知錄潘次耕誤切為顧作乃以讀隋書為題收入集中今本無此篇則次耕已覺其謬矣詩集五卷行生云已上七種潘誦觚十事一卷四全書地理類存顧氏譜系攷一卷行生云已上二種目有提要一篇顧氏譜系攷一卷潘稼堂刻譜系攷作顧氏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請略

卷有四川龍氏聚珍版本四庫全歷代宅京記二卷書地理類存目一有提要一篇四庫全歷代宅京記二卷類一蘇州府志云一作歷代都城官閣攷二十卷十九陵圖志六卷徐譜案潘稼堂呈先生詩注云有昌平山水等圖當即此書

五八七

萬歲山攷一卷肇域記一百卷一作志嚴杰云肇域志手案今存仁仰

許周士主政家規頭小楷一筆不荀蘇州府志曰今存山東二冊岱嶽記八卷北平

古今記十卷建康古今記十卷營平二州史事六卷

四庫總目又有營平二州地名記一篇蘇州府志又律蒙告一卷救文格論一卷蘇州府志又下學指南

一卷當務書六卷菰中隨筆三卷有曲阜孔氏刻本

詩話載詩律蒙告一條注官田始末攷一卷京東攷

云見菰中隨筆今刻本無

古錄一卷此書吳震方說鈴中收之四庫書存目謂其文皆見炎武所撰日知錄及昌平山水

記殆震方勦取別行偽立此名也素衍生書日本有此名提要殊武斷蓋先生所著書其精華無不采入

顧譜

卷

日知錄者不山東攷古錄一卷此及京東攷古錄四但此一書也

各有提熹廟諒闇記一卷聖朝記事一卷又近有一

統志案說一書乃襍纂方輿紀要中總論合為一編

坊賈不知其為宛溪題曰顧亭林原本其妄蓋不待

辯也

松案先生勘定之書有西安府儒學碑目見先生文

集有勘定家訓近儒名論甲集見先生手蹟有纂錄

易解程朱各自為書見蒼汪若文書有纂錄南都時

事近坊刻有聖安皇帝本紀二卷題先生撰疑即此書見與載耘野書有勘定

荀悅漢紀見潘稼堂重刻漢紀序有區言五十卷治

河事一秩見何義門菰中隨筆序有備錄見江左十

五子詩選注案詩選徐昂發關索又嘗欲編輯姓氏

書健庵有與先見日知錄徐

王山史山志顧亭林古所謂義士不合於時以游為

隱者也丰姿不揚而留心經術胸中富有日新不易

窺測下筆為文直入唐宋大家之室講明音韻克傳

絕緒他所為日知錄金石文字記天下利病諸書卷

秩之積幾於等身朝野傾慕之行誼甚高而與人過

顧譜

卷

嚴詩文矜重心所不欲雖百計求之終不可得或以

是致怨弗顧也居恒自奉極儉辭受之際頗有權衡

四方之游必以圖書自隨手所鈔錄皆作蠅頭行楷

萬字如一每見于輩或宴飲終日輒為攢眉客退必

戒曰可惜一日虛度矣其勤厲如此所著昌平山水

記二卷巨細咸存尺寸不爽凡親歷對證三易稿矣

而亭林猶以為未愜正使博問強記或向有人而精

詳不苟未見其倫也山志又載先生論假借轉注一條論極乖刺與先生平日之說

正相反蓋係山史誤記故不取也

又曰博稽詳研發前人所未發爲不朽之業者顧亭林之於音韻梅定九之於麻數顧景范之於地理也又曰劉太室居母喪三十六月除服顧亭林馳書論之謂先王制禮不敢過也秦俗以是日謂之三周親友送卽吉之儀至有稱賀者亭林曰君子有終身之喪祭日之謂也哀之不暇而何賀焉或有言以次日舉者亭林比之朝鮮莫歌之類斯不易之言也又曰子嘗作三案論獨是移官而於挺擊紅丸不盡同東林諸君子之意亭林頌然之

類譜

卷

閻百詩南雷黃氏哀詞當髮未燥時卽愛從海內讀書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僅僅得三人焉曰錢牧齋宗伯也曰顧亭林處士也及先生而三先生云亡上距牧齋薨已三十有二年卽亭林歿亦且十四五年穆案南雷卒於康熙乙亥蓋至是距先生之亡實十三年而海內讀書種子盡矣

潛江制記有與戴唐器書云十二聖人者錢牧齋馮定遠黃南雷呂晚村魏叔子汪若文朱錫鬯顧梁汾顧寧人杜子皇程子上鄭汝器更增喻嘉言黃龍士

顧亭林先生年譜

凡十四人謂之聖人乃唐人以蕭統爲聖人之聖非周孔也

李文貞顧寧人小傳自幼博涉強識好爲蒐討辯論之學十三經諸史笏及子集稗野列代名人著述微文碎義無不攷究騎驢走天下所至荒山頽阻有古碑版遺蹟必披榛管拭斑辭讀之手錄其要以歸寸餘歲至七十而老勤如一日於六書音義尤有獨得余始官庶吉士曾相遇爲半日話又七年復來京師則寧人歿矣聞其書已成亟求觀之寧人之學於是

類譜

音

始窺其備有顧氏之書然後三代之文可讀雅頌之音各得其所自漢晉以來未之有也書旣刻厚自寶祕曰五十年後乃有知我者耳衛先生爾錫言其地理書用心尤多然未見也孤僻負氣譏訶古今人必刺切徑情傷物以是吳人訾之然近代博雅淹洽未見其比

潘次耕日知錄序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鈔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

五八九

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
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
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攷
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它者
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篋自隨旅
店少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復參攷必
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鳴其說而後止當
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願先生凡制
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

願譜

重

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
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為通儒也
又贈先生六十壽序先生之學遠于經術而又洞達
當世之故其言發而通大而有體要上自經籍圖史
方輿音律下至名物器數元元本本至精至悉有功
後學不在康成下

湯孔伯有荅先生書云前歲山史自關中見訪詢及
交游名賢即日吳郡願先生品高學博國家典制郡
邑掌故天文厯象河漕兵農之屬無不洞悉原委坐

而信起而可見諸行事真當今第一有用儒者也後
晤甫州元禮計東字甫州舉人葉舒崇
字元禮進士俱吳江人往往言與山
史同吾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闡明豈非斯人之幸
汪荅文荅從弟論師道書僕宦游十五年矣其有經
學修明者得二人焉日願子寧人李子天生
朱錫鬯靜志居詩話論先生詩云詩無長語事必精
當詞必古雅抒山長老所云情景當中天地秋色庶
幾似之

願譜

重

寧人筆輒典
無名氏隨筆記先生一日在京師酒次王漁洋問樂
府蝴蝶行能記否先生應口誦之不失一字蝴蝶行
最詰屈難讀學者所不經意者也漁洋歎服穆案此
事未得
其年附
記於此

王蘭泉昶與汪容甫書聞願亭林先生少時每年以
春夏溫經請文學中聲音宏做者四人設左右坐置
注疏本於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經本使一人誦而
已聽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詳問而辯論之

凡讀五十七紙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後始計一日溫者
二百紙十五經畢接溫三史或南北史故亭林先生
之學如此習熟而纖悉不遺也

江藩漢學師承記炎武生性兀傲不諧於世身本南
人好居北土嘗謂人曰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麥
跨鞍

程魚門晉芳正學論亭林黎洲博極羣書其於古今
治亂興廢得失之數皆融貫於胸中因筆之於書以
為世世法

顧譜

重

李子德哭顧亭林先生詩一百韵朝觴初零露浮雲
忽障天史無正月紀星脫少微躔十代摧梁木千春
恨杜鵑典刑今頓墜文獻爾俱全際制哀吾道瞻印
失夫賢渾思焚著述未忍沒周旋勁節堪追溯名家
敢溢傳門詳吳郡後望庇武陵前畫省基藩牧形毫
珥御鈿鍾靈簪紱第比美孝廉船先生曾大父自方伯陞侍郎大父贊
善兒 閱閱窺芳矩詞宗起卅年友兼鄉國盛聲挾俊
鄉舉 厨駢少登勝地頻交軫留都幾著鞭街杯才最逸揚
復社 管賦誰先吐納蒼江麗招尋紫陌連同道遵石渚獨

步採香空競賭潘修洽徐教懿緒延邇時傷失路振

翼爽乘權上客逍遙久佳人契約偏徒勞殷密勿莫

與救連運海涸龍虛碎山頽鳳不還難求雛翮好漫

惜領珠圓剖血探危踣攀髯少並肩鼎湖仍問渡喬

嶽遠懷仙信宿寒郊址恭圖寢廟塙為孝裝潢勤更

肅拂拭對增虔沐髮嘗辭舍傭身偶就廬北來馳險

阻北滿十南習灑潺湲壤邱詢遺迹荒圻拜故阡湯

孫昭穆萃漢祖壁壘堅歷歷捫松檟兢兢執豆邊金

楹澄有赫碧瓦秀含煙灑埽甘從事勲華耻讓鐫者

顧譜

重

平山特書森具體凡例發流泉古兆源分立斯文實
水記 創編班揚愁視甚左馬色蒼然自此淹羈旅餘齡肯
棄捐經搜墳典濶世譜乞提懸似欲超吟詠何曾印
偃佺雄心友弗已續學廟相宣逮夜隨燒燭長征亦
費研驅車攜竹笈入肆展霜筮疊案皆親注盈牀益
勉旃纖瑕玫瑰玫所論多摘古人之誤細字炳丹鉛取誌惟微
邑著利病書必遺聞迴匯川訂談周利病往冊賴刪
欲盡考縣志 詮屢易猶藏稿通行且待緣昌言昭日錄著日假力
正詩篇著音學轉叶音何陋葩駢韻累遷爰稽三頌

始盡洗六朝愆憤樂忘頭白遨遊任足穿觀恒超奇

塞踐澤涉層淵積雪貞珉皎屋藤側蔓纏謂宜輕權

機翻喜跨壘驕到處逢迎備臨岐指顧牽公卿雖倒

庭華實每安絃鄰架抽光數郇厨領味專食不膾臠兼味

裝澹澹素魄坐娟娟桂辣寧知老松疎那受憐刊垂

資祖籍把贈解囊錢晚結菟裘計將除蘊藻田隰苓

聊近採關阜儘高寒旬服羣推首邦衢舊象乾王風

留黍稷伯略杏鷹鷄遂逆洪河浪因窮太華巔臺祠

洵曠舉因朱文公會主管聖臺觀倡為主祠縣宰得循員華陰令遲君任其事亭林

願譜

及送 濁俗多崇墨豪者半雜禪迷津煩拯助出谷仗

陶甄漸覺嬰鳴侈俄開霽景鮮盍簪要奮激傾蓋及

狂顛縞帶曾貽晉先生初同曹司農公過雁門晤余於陳使君席上清觴再

集燕副飲冀宗愚蒙沾善誘等列荷區銓謬許私盟

牒允期軼草元深思鴻鴈並暫別鯉魚聯卜宅推中

表寓表弟長源家披帷共醉眠頗耽亭水潔遲眺徑花妍匣

劍舒悲嘯堂琴寫靜便縱談衷曲盡遐寄物情獨鬼

微喧飛檄神州滿控弦繁腸彌悵望叱馭復翻翻積

歲兵機稔中宵客慮煎匿形乖辟穀覘夢罷迴吹憶

昨登嵩少棲其俯澗灑凌晨謀稅野決意謝歸舫抵

絳依重郭去秦居曲沃誅茅假數椽泣麟微旨在哀鳳託

終焉臘杪纒呼走遣使往訊起居冰嚴薄餽綿報章驚絕筆

晨起承教余詩二十四韻夕奉幽怨屈空拳耿介標孤性忠誠冠八

挺末繇齋志展疇使抱疴痊彼網欣通鶴維巢訝類

鷲心休沿板蕩目視為戈鋌恐逸陽秋撰須存卽次

穗外甥俱尙哲謂三徐公司冠太史相國猶子已騰翥令姪中翰君洪善

幸接旁陰茂當提主器儻聖途溘豈斷儻術衆疑梭

鏡具朕峯壑生芻布几筵輒旌悲浩漫墓樹想慈辛

願譜

直擬歌黃鳥真應鶴白蓮招魂稱至德陟降蔣山邊

潘次耕己酉冬自淮陰抵平原呈亭林先生六十韻

耆德何寥落人倫孰楷模斯文知未墜夫子實通儒

世德推江表高名冠海隅才猷鼎重器器畧廟堂須

妙譽歸人傑英姿識鳳雛風雲運絕足羽翼礙天衢

築版功名遠躬耕心事紆勞勞悲擊楫渺渺欲乘桴

廿載中原客單車萬里驅北游頻五岳作賦幾三都

漢塞雲隨馬秦關月照榆胸中百郡志掌上列邊圖

先生有昌平山水等圖結客傾豪俊論文盡顧廚襟懷小天地

聞見濫寰區學貫天人奧身苞造化樞大文經緯著
議論古今臚買馬寧方駕班揚敢竝趨才高道乃契
心小聖爲符雅痛微言絕深嗟學術殊幾年犁傳注
百代掃榛蕪精理通爰象鴻猷擴典謨禮堂尊講席
絳帳盛生徒小子深瞻仰通家自友于追陪憶往歲
侍從足歡娛稽阮交原厚陳雷好不渝時時枉高駕
往往到菰蘆永漏杯同把明燈筆共濡情淡等膠漆
調叶比笙竽各矢青雲志祗愁白日徂龍蛇夢俄兆
鵬鳥識堪吁向子聞鄰笛王公憶酒鎗遙知悲宿草

顧譜

五

無處莫生芻落魄餘文舉伶仃有少孤素絃哀絕調
枯樹慘同株戢影依慈母含辛對阿奴向人言慷慨
伏枕淚糝糊流淚來淮市飄零客射湖江關淹歲月
蹤跡混泥塗范叔綈袍盡相如四壁無三秋長旅食
半刺只窮途詎敢題鸚鵡那堪聽鷓鴣壯懷感馬援
岐路畏楊朱愁到思投筆窮來未棄襦橋寧爲枳變
蘭不效蕭敷把卷難窮牖編書亦絕蒲三冬曷倚惜
一榻功安俱汲古慚修綆攻文愧小巫孤生原謝劣
曲學况牽拘窺豹非全目雕蟲豈壯夫夙懷期負笈

雅志有懸孤碩德惟劉董儒宗有鄭盧龍門雖自峻
蠶測肯辭愚問字侯芭去傳經服憤呼蠶糧非早暮
命駕敢踟躕汝野黃雲凍沂山白草枯隻身經雨雪
遠道涉崎嶇捧杖微誠遂橫經鄙願輸駑駘還賴策
蓬草或堪扶斧削資良匠陶鎔付大鑑垂恩無以報
感激一微軀又呈亭林先生一首尼父志不達浩然
動歸思羣材良斐然裁成將待誰迴車訂六籍制作
通神祇三年致祥麟大道以不曠海內有先生人倫
之宗師學惟天人貫道乃汗隆宜嚴冬霜雪集萬木

顧譜

頁

爲之萎孤根獨歸然知天未喪斯周游遍五岳愿覽
環三垂天地有大文一一爲搜披成書藏名山故里
歸何遲下國寡良材斧斤諒難施區區園葵意朝陽
寧見知何當畏糧去萬里相追隨泰岱峰崢嶸日觀
路險巖一覽小天下慰此平生期
王山史拜亭林先生墓詩三年客江東兩度撫君墓
野日滋宿草秋花淒零露緬惟同心交明誓金石固
稽古啟愚昧敏求祛冥悟惠然止吾廬一似形影附
同泣鹿馬石手攀神烈樹倏更四十春戚戚不忘故

疇昔夢雲闕白衣從玉輅連螭下大荒偃蹇問天步
 歎息桑榆景裴回崦嵫暮幽明事已非生死情一訴
 瀝淚歸山去長辭西州路又哭墓詩云與君長別九
 年矣白馬重來千里餘獨拜荒工淒宿艸更揮老淚
 問遺書為憶神明恒若存莫將封禪比文園當年羊
 傳徒輕爵何似龍門有外孫葉封山志序曩余獲交
 崑山顧亭林先生亭林
 於當世士多否少可獨玉稱華陰王山史先生已山
 史至京師余一見輒心儀之顧息息別去比亭林就
 居山史之家兩人皆好學惇行志相得也康熙壬戌
 歲莫余客揚州山史亦來則先是出游將二盈稔聞
 亭林之効
 且周歲矣

顧譜

竟

鄞縣王梓材
 高要蘇廷魁
 道州何紹基
 日照許瀚
 肅寧苗夔
 晉江陳慶鏞
 安江王筠
 順德羅惇衍
 武進趙振祥
 平定張麟榮
 固始祝毓
 校字

國史儒林傳

顧炎武字寧人初名絳崑山人明贊善紹芳孫年十四
 為諸生耿介絕俗不與人苟同惟與同里歸莊相善相
 傳有歸奇顧怪之目其論學以博學有恥為先嘗與友
 人論學云百餘年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
 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所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
 得聞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
 曰行己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但
 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

顧譜

竟

先之以博學顏子幾於聖人猶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
 下篤實莫若子夏言仁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
 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
 講危微精一是必其道高于夫子而其弟子之賢于子
 貢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
 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
 答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是故性也命也天
 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

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
言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日行已
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
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
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爲空虛之學
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去
之彌遠也又曰今之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論語而
但資之語錄不知本矣其論文非有關於經旨世務者
皆謂之巧言不以措筆故炎武之學大抵主於儉華就

顧譜

實救弊扶衰凡國家典制郡邑學故天文儀象河漕兵
農之屬莫不窮究原委考正得失而又廣交賢豪長者
虛懷商榷不自滿假作廣師篇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按
吾不如王錫爾讀書爲已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
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爾岐蕭然物外自得天機
吾不如傅山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容險阻備
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穆案本集所舉十人皆稱
其字此改稱名國史體也
而楊雪臣名瑀路安卿名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
澤溥獨仍而不改何也
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學不倦

篤於友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
張昭至於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
之所得議也炎武生平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閒
書

國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爲最炎武撰天下郡國利
病書一百二十卷歷覽諸史圖經實錄文編說部之類
取其關於民生利病者且周流西北歷二十年其書始
成別有肇域志一編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
炎武精韻學撰音論三卷言古韻者自明陳第雖創闢

顧譜

榛蕪猶未遂密至炎武乃推尋經傳探討本原又詩本
音十卷其書主第詩無協韻之說不與吳棫本音爭亦
全不用補音之例但卽本經之韻互考且證以他書明
古音原作是讀非有遷就故曰本音又易音三卷卽周
易以求古音考證精確又唐韻正二十卷韻補正一卷
古音表二卷皆能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知
其變自吳才老而下靡如也炎武又撰金石文字記求
古錄與經史相證歐趙洪王不及其精而日知錄三十
卷尤爲炎武終身精誦之書蓋積三十餘年而後成凡

經史吏治財賦典禮藝文之類皆疏通考證之炎武又
 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作杜解補正三卷其他著
 作有石經考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亭林文
 集詩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諸
 觚菰中隨筆救文格論等書並有補於學術世道初炎
 武嗣母王氏未嫁守節嘗斷指療姑於崇禎十年被旌
 及聞明亡不食卒誠炎武勿出仕福王時崑山令楊永
 言薦炎武為兵部司務旋以職方郎召皆未赴既葬母
 遂出遊歷遭艱險所至之地以二騾二馬載書遇邊塞

顧謙

顧謙

亭障呼老卒詢曲折有與平日所聞不合即於坊肆中
 發書對勘或平原大野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在華
 陰與王宏撰等於雲臺觀側建朱子祠康熙間
 詔舉博學鴻儒科又修明史大臣爭薦之並辭未赴康
 熙二十一年卒於華陰年六十九 穆案先生年七十無
 卒於曲沃此皆誤
 子門人以其喪歸葬崑山吳江潘耒敘其遺書行世

神道表

顧氏世為江東四姓之一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 穆案
 徐乃
 之南宋時遷海門已而復歸於吳遂為崑山縣之花
 浦村人其達者始自明正德間曰工科給事中廣東按
 察使司僉事濠及刑科給事中濟刑科生兵部侍郎章
 志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及國子生紹帶贊善生官廕生
 同應同應之仲子曰絳卽先生也紹帶生同吉早卒聘
 王氏朱婚守節以先生為之後先生字曰寧人乙酉改
 名炎武亦或自署曰蔣山傭學者稱為亭林先生少落

顧謙

顧謙

落有大志不與凡苟同耿介絕俗其雙瞳子中白而邊
 墨見者異之最與里中歸莊相善共遊復社相傳有歸
 奇顧怪之曰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其時四
 國多虞太息天下乏材以至敗壞自崇禎己卯後歷覽
 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
 公移邸抄之類有關於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
 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為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
 國利病書然猶未敢自信其後周流西北且三十年通
 行邊塞亭障無不訂訂而始成其別有一編曰肇域志

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予觀宋乾淳諸老以經世自命者莫如薛良齋而王道夫倪石林繼之葉水心尤精悍然當南北分裂闢而得之者多於見若陳同甫則皆欺人無實之大言故永嘉永康之學皆未甚粹未有若先生之探原竟委言言可以見之施行又一稟於王道而不少參以功利之說者也最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秩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學之變其自吳牙老而卜廓如也則有白音學五書

顧譜

五

性喜金石之文到處卽蒐訪謂其在漢唐以前者足與古經相參考唐以後者亦足與諸史相證明蓋自歐越洪王後未有若先生之精者則有日金石文字記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谿黃東發日抄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而論學則皆不合其書曰小學指南或疑其言太過

是固非吾輩所敢遽定然其謂經學卽理學則名言也而日知錄三十卷尤爲先生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在焉蓋先生書尙多予不悉詳但詳其平生學業之所最重者初太安人王氏之守節也養先生於襁褓中太安人最孝嘗斷指以療君姑之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於朝報可乙酉之夏太安人六十避兵常熟之郊謂先生曰我雖婦人哉然受國恩矣果有大故我則死之於是先生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沆及歸莊共起兵奉故鄣撫王永祚以從

顧譜

五

夏文忠公於吳江東授公兵部司務事既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先生與莊幸得脫而太安人遂不食卒遺言後人莫事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郎召欲與族父延安推官咸正赴之念太安人尙未葬不果次年幾豫吳勝兆之禍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先生雖世籍江南顧其姿稟頗不類吳會人以是不爲鄉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厭稱展浮華之習嘗言古之疑衆者行僞而堅今之疑衆者行僞而脆了不足恃既抱故國之威儀原毒浪日無甯暑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

買遊京口又遊采中次年之舊都拜謁孝陵癸巳再謁是冬又謁而圖焉次年遂僑居神烈山下遍遊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勝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見先生日出遊家中落叛投里豪丁酉先生四謁孝陵歸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亟往擒之數其罪湛之水僕壻復投里豪以千金賄太守求殺先生不繫訟曹而卽繫之奴之家危甚獄日急有爲先生求救於某公者某公欲先生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而懼失某公之援乃私自書一刺以與之先生聞之急索

顧譜

聖

刺還不得列揭於通衢以自白某公亦笑曰甯人之卜也曲周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子也僑居洞庭之東山識兵備使者乃爲愬之始得移訊松江而事解於是先生浩然有去志五謁孝陵始東行墾田於章邱之長白山下以自給戊戌遍遊北都諸畿甸直抵山海關外以觀大東歸至昌平拜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旣而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東遊直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由太原大同以入關中直至榆林是年浙中史禍作先生之故人吳潘二子

死之先生不幸而脫甲辰四謁思陵事畢墾田於雁門之北五臺之東初先生之居東也以其地溼不欲久留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也然又苦其地寒乃但經營創始使門人輩司之而身出遊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東入京師萊之黃氏有奴告其主所作詩者多株連自以爲得乃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節錄指爲先生所作首之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先生在京聞之馳赴山東自請勘訟繫半年富平李因爲自京師爲告急於有力者親至歷下解之獄始自復入京師五謁思陵自是還往河北諸邊塞者幾十年丁巳六謁思陵始卜居陝之華陰初先生遍觀四方其心耿耿未下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縮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先生置五十畝田於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以備有事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

顧譜

聖

也汎先生之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呼
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
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
默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於坊肆中發書而執復之
方大學士孝感熊公之自任史事也以書招先生為助
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孝感懼而止戊
午大科

詔下諸公爭欲致之先生豫令諸門人之在京者辭曰
刀繩具在無速我死穆業先生之辭大科乃二徐之力
謝山蓋誤以梨洲之事例先生也

顧譜

次年大修明史諸公又欲特薦之貽書葉學士初庵請
以身徇得免或曰先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
愈高矣先生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
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若曰盍
亦令人強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華
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亦徒以講學故得名
遂招逼迫幾至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為累則
已甚矣又况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有求文者告之
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為也韓文公起入代

顧亭林先生年譜

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裨張中丞傳後諸篇
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今猶未也其論
為學則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為先
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亦云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成儀之則以
定命然則君子為學舍禮何由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
徒立幟為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鴟之不暇何問其
餘尋以乙未春出關觀伊洛歷嵩少曰五嶽遊其四矣
會年饑不欲久留渡河至代北復還華下先生既負用

顧譜

世之略不得六遂而所至每小試之墾田度地累致千
金故隨遇即饒足徐尚書乾學兄弟甥也當其未過先
生振其乏至是鼎貴為東南人士宗四方從之者如雲
累書迎先生南歸願以別業居之且為買田以養皆不
至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
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壘且天仍夢夢世尚滔
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
其安人卒於崑山寄詩挽之而已次年卒於華陰誤
子徐尚書為立從孫洪慎以承其祀穆業洪慎乃先生
之從子先生既立

五九九

吳江族子衍生為嗣又立洪慎之子世權為子後此皆誤

年六十九 門人奉喪歸葬崑山之干墩高弟吳江潘耒收其遺書序而行之

又別輯亭林詩文集十卷而日知錄最盛傳歷年漸遠

讀先生之書者雖多而能言其大節者已罕且有不知

而妄為立傳者以先生為長洲人可哂也

穆崇榕村集有顧亭人小傳稱為吳之長洲人謝山蓋即指此徐尚書之家孫涵持節粵中數千里

貽書以表見屬余沉吟久之及讀王高士不庵之言曰

甯人身負沉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

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所之衷曾不得快然一

顧譜

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

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

墓矣夫其銘曰先生兀兀佐王之學雲雷經綸以屯被

縛渺然高風寥天一鶴重泉拜母庶無愧作

何紹基顧先生祠詩 甲辰五月

亭林先生祠小子始營繕繁惟城西偏慈仁森佛殿當

時寺宇宏市集萃圓卷國初諸老儒買書乘暇宴先生

結契廣僑寓置鐘扇至今雙松下彷彿見遺跡承平二

百載光陰若流箭古碣餘斷龜空梁墜飢燕我卜隙地

寬謂可靈爽莫諸公聞此讓合作相呼忭春鍾猥見屬

木槩自選棟則蕪出古樹明月夜來買崇崇屋三楹爛

爛秋一片落成奉遺像覽揆潔盥薦肅然道義容警我

塵土賤車徐譜歲月張子重論譔江南大河北餘韻蒐

顧譜

討編 張不州據車秋於徐星翁所撰亭林年譜合為定本增益辨正甚博且精稿至山東江南蒐得遺

事詩文 勒記待貞珉儀徵潘老硯 阮相國師記文尙未寄到冬奕條

已飄春駕復來嘯次第皆識職初終矢無倦持衡

恩命被萬里指羅甸 五月一日紹基奉命主試貴州登程復過祠仰

止有餘眷溯惟明代末世苦龍蛇戰氣節誠乃隆兵將

多不練小儒獨何為俗學爭相煽語錄飾陋窳詞章門

輕藉先生任道堅千古係後先研窮經史通曠明天人

見鬱積忠孝懷慘澹時世變同時顧李閻駉靳隨鞠

餘子因人成輟錄亦相戀經心執聖權首啓

熙朝彥兵刑禮樂尊九數六書衍漢宋包羣流周孔接
線精光燦日星果力策雷電自非菰中人孰開衆目
眩欽惟

純廟年四庫盛編纂萬軸歸

文淵千士萃祕院儀徵實後至草創儒林傳論學采源

流全編有冕弁諸儒始相驚

乙覽大稱善

阮師撰 國史儒林傳以先生居首

元氣入人心史筆非私

擅小子雖情學遺書早窺眇泊與脩史職讀傳生歎羨
從來聖道大青史資爛絢微言察天地正路化狂狷功

顧譜

三

名與文章因時見陶鍊惟茲下學事萬古有繼禪儒林

道學分宋史妄矜衍六藝天道樞

班書儒林傳語意

傳例重班

掾先生冠儒林狂瀾植厓堰君親鑒吾身學行須貫穿
願從實踐入敢恃虛談便且當語默士庶弗規爲瑱再
拜別先生歸來已寒霰



黃梨洲先生年譜

同治十二年秋
雕朱衍緒署檢

敘

國初所稱三大儒者北則容城孫夏峯先生西則整屋李二曲先生東南則我遺獻文孝公也維時三峯鼎立宇內景從無所軒輊於其間然身世之迥邇著述之宏富聲氣之應求公視孫李有加焉公嘗自作年譜貽鄭高州豫以志銘相屬居無何鄭氏不戒於火失所藏敝廬猝遭水火并副本亦歸烏有嗚呼豈天不欲公之嘉言懿行與夫荼苦蓼辛之狀昭示來世耶抑其時忌諱甚嚴欲使起軍存亡乞師諸大家泯沒其跡以避无妄之災耶乾隆間叔祖穉圭公哀集遺書欲

黃梨洲先生年譜敘

輯公年譜未及編次遽歸道山厥後敬旃從兄思踵祖志旋抱沉疴招炳謂之曰昔小雷公尋兄萬里得七世宗子遺獻公表章之而益顯子則遺獻七世宗子也年譜之編輯舍子其誰屬哉炳曰遺獻雖仇魏關腰纏虞淵學包董鄭行俾夷魚性理文章海內宗仰夫何待後人之表揚雖然陽明戴山二先生年譜久行於世而遺獻沒且百餘十年未有年譜後人之咎奚辭焉况遺獻運丁陽九黨錮之餘繼以兵革兵革之後繼以水火其間圍城捕檄變姓易名潰軍焚寨崩屋絕糧以及灑血淚於扶桑冒鯨波於滄海所謂野葛之味不止

一尺者固當大書以彰苦節也於是發篋得行畧神道碑三
 大儒傳文案文定詩麻行朝錄思舊錄為藍本旁搜各家文
 集明末野史省府縣志等書信者采之疑者闕之傲王陽明
 先生年譜之例事節其要文取其簡再易寒暑而書成嗚呼
 公歿於康熙乙亥孟秋距炳生於嘉慶乙亥孟秋花甲僅再
 周耳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以父子繼世論之已六世
 而有餘以卅年一世論之計五世而不足則夫抱殘守缺搜
 輯於風微人往之餘有足見公梗概者謂非遺澤尙存哉辛
 酉壬戌間炳攜此譜暨羣籍避亂北鄉僦居一室寢處在南

黃梨洲先生年譜敘

二

牖而置書北牖下賊將至居停主人曰南牖明北牖暗置書
 暗中賊疑有寶物藏焉者書必毀盡置於明處使賊一覽而
 知為書也庶免於蹂躪乎乃移書南牖下而奔避他所已而
 賊至舉火焚廬朔風大作餘宅皆燔北牖亦燬延及屋脊賊
 遽退天亦反風居人出救火而南牖僅存譜竟無恙嗚呼此
 非文孝公在天之靈有以呵護之耶不然鮮有不為鄭氏之
 續矣寇氛既熄文教聿興殘明紀事之書次第錄出迺復博
 採旁稽重加釐訂每條下不註出處者因一條中多參用羣
 書不便備註且以所引之書博雅所共知也今春朱鎮夫孝

廉過留書種閣憇慰付梓且願助貲焉既而林君祥純謝生
 高樹謂公實海內百世之師譜豈黃氏一家之書哉出貲各
 梓一卷而公生平之行事庶後人得覘其觀縷矣若夫事可
 徵信而年次未詳者當別為補遺一卷附於後

同治癸酉斗指未申兩辰之月大盡前一日景孫炳屋謹識

黃梨洲先生年譜敘

三

黎洲先生小像



七世孫炳屋敬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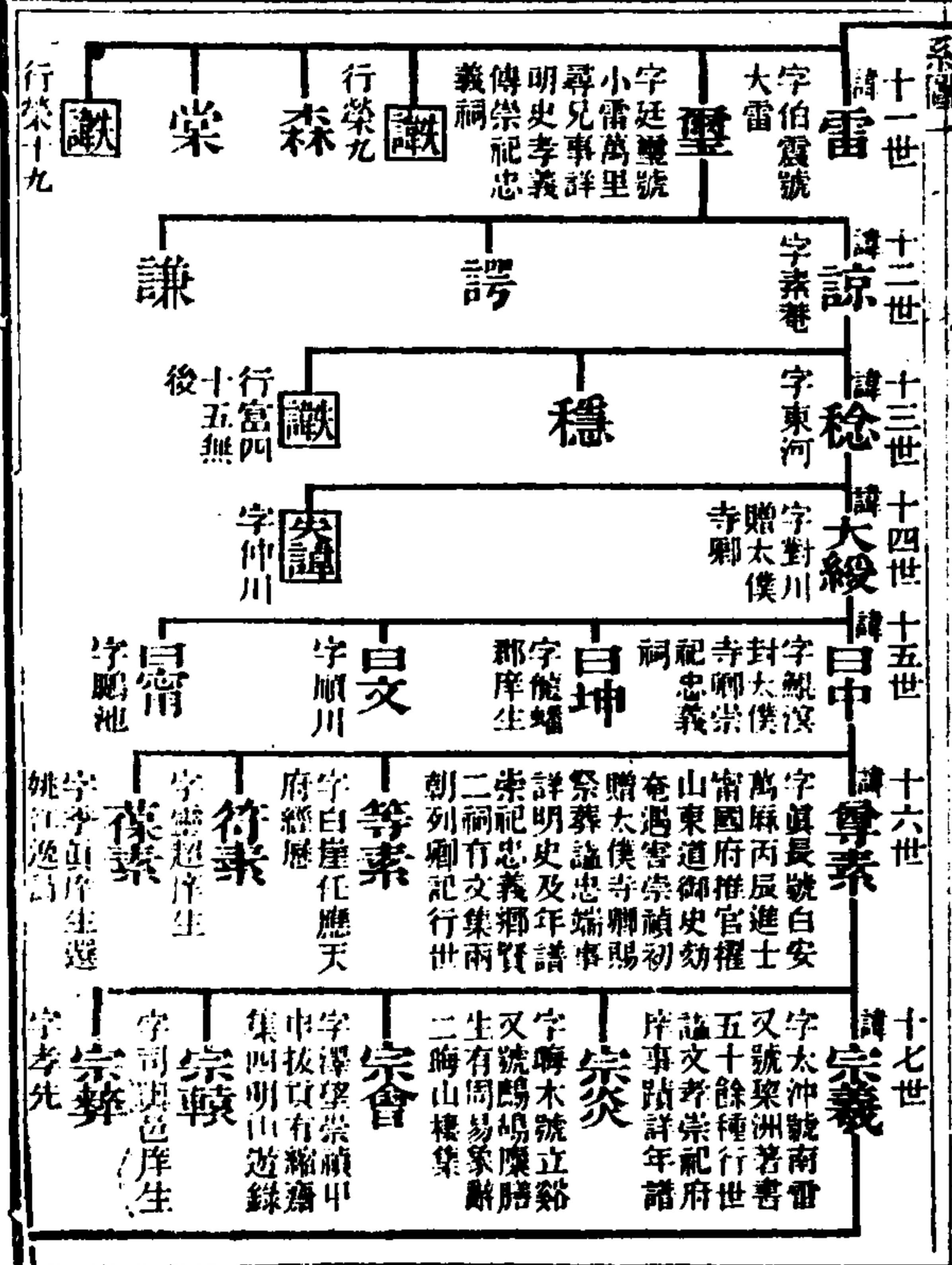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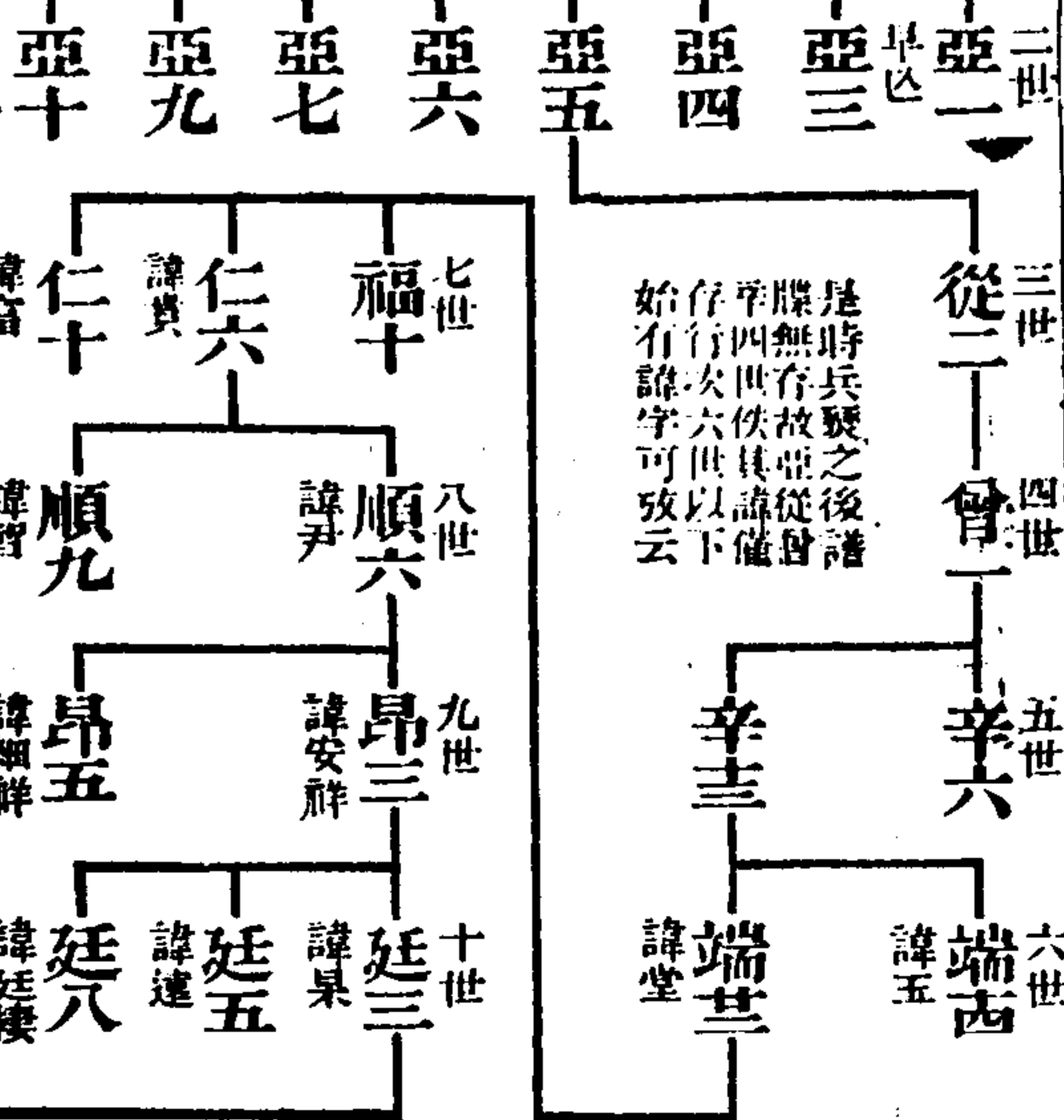
黃黎洲先生年譜像

初錮之為黨人繼指之為游俠
 終創之於儒林其為人也蓋三
 變而至今豈其時為耶
 抑夫人之有遊心自題

黃黎洲先生年譜 像 世系圖

世系圖

萬一 諱萬河字
 山先世發
 人宋建炎
 間有為慶
 元通判者
 伏其諱不
 人死城子
 三居也萬
 公也見海
 弟萬三居
 慈翁公居
 從居之餘
 竹橋七姚
 孫慶卿世
 作宗講祖
 公為始祖



四十二年甲寅公五歲

四十三年乙卯公六歲

秋忠端公舉於鄉

四十四年丙辰公七歲

春忠端公成進士 七月辛未三仲弟晦木公生諱宗炎

四十五年丁巳公八歲

忠端公授甯國府推官公隨任

四十六年戊午公九歲

叔弟澤望公生諱宗會

黃梨洲先生年譜上

四十七年己未公十歲

四十八年庚申公十一歲

天啟元年辛酉公十二歲

二年壬戌公十三歲

自甯國回姚赴郡城應童子試過空樓聞笑語弈棋聲遂

登樓俯視見有五六人倉皇急避公追躡惟見五通神之

像設焉此時公以孤身童子凝視弗怖也 七月庚戌十六

日季弟司輿公生諱宗棟 忠端公考授御史懸缺假歸

三年癸亥公十四歲

補仁和博士弟子員 秋隨侍忠端公至京 見朱公未

孩大典於李皇親園中 冬忠端公授山東道監察御史

公在京邸好窺羣籍不瑣守章句忠端公課以制義公

於完課之餘潛購諸小說觀之太夫人以告忠端公曰亦

足開其智慧

四年甲子公十五歲

時逆奄竊政黨論方興楊忠烈諱左忠毅 魏忠節諱大

中諸公與忠端公為同志常夜過邸寓屏左右論時事獨

公在側故得盡知朝局清濁之分

黃梨洲先生年譜上

五年乙丑公十六歲

三月忠端公以劾奄媼魏忠賢客氏削籍歸 季弟孝先

公生諱宗彝 十二月公娶葉安人為同邑廣西按察使六

桐先生諱憲祖 女安人時年十七

六年丙寅公十七歲

三月忠端公與高忠憲諱攀龍 周忠介諱昌 繆文貞諱昌期 周

忠毅諱宗建 李忠毅諱應昇 周忠惠諱起元 先後被逮公送至郡

城劉念臺先生諱宗周 饒之蕭寺忠端公命公從之遊 閏

六月辛丑朔忠端公卒於詔獄凶問至太夫人痛哭至暈

絕公勸解太夫人曰汝欲解我第毋忘大父拈壁書耳蓋封太僕鯤溟公嘗於公出入處大書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八字拈於壁公受教痛哭 冬書窗油盞燈炷時吐青珠細於芥子堅不可破竟夕可得圭撮如是者月餘或曰此草舍利也 吳縣金孝廉宜蘇均係戊午江南鄉試忠端公分房所得士來弔痛哭而去後宰英德殉難

七年丁卯公十八歲

橋李徐忠襄公寶摩石麒麟端公門生渡江來弔臨行謂公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

黃梨洲先生年譜上

四

物理可以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為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

崇禎元年戊辰公十九歲

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冤過杭遇華亭陳眉公先生繼儒公

出疏先生隨筆改定疏載頌天職先是忠端公三劾魏奄奄恨

甚嗾曹欽程參之削籍後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

局忠端公用織造奄李實為張永授以秘計魏奄大懼使

人噍李實令出疏自解實遂以講學興大獄而忠端公被

禍至是公頌冤至京則魏奄已磔有詔死奄難者贈官賜祭葬錄後如例公上疏謝恩并請極逆黨曹欽程李實等得旨刑部作速究問 五月刑部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公對簿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被體顯純自訴為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公謂顯純與奄構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逆則以親王高煦宸濠尚不免於戮况皇后之外親乎卒論二人斬妻子流徙公又搥應元胸

拔其鬢歸而祭之忠端公神位前又與吳江周公子廷祚忠毅光山夏公子承之令共揮所頭獄卒葉咨顏文仲應時

黃梨洲先生年譜上

五

而斃蓋顯純為大理與應元承順逆旨拷問忠端公葉顏二人則乙丙被難諸公皆其所手害者也時欽程已入逆案六月會訊李實李永貞劉若愚三奄於中府李實辨原疏不自

己出忠賢取其印信空本令永貞填之故墨在硃上陰使

舉人袁某致三千金於公求勿質公即奏之謂實當今日

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辨豈足信復於對簿時以錐錐之獄

竟偕同難諸子弟設祭詣獄中門讀文未畢魏公子學謙為文莫

不狂哭觀者亦哭左右入告莊烈莊烈嘆曰忠臣孤子甚

惻朕懷 秋奉忠端公柩南回過京口有寺作佛事公入

觀之有神位書忠端公姓名前設伊蒲之饌公痛哭而拜
一寺皆驚 冬劉念臺先生來弔褰帷以袖拂棺塵痛哭
而去

二年己巳公二十歲

郡中劉念臺先生與石梁陶氏夷齡講學石梁之弟子授
受皆禪且流入因果先生獨以慎獨為宗旨至是講學蔽
山公邀吳越知名之士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摧石梁之
說惡言不入於耳 六月辛未十八長子棄疾公生諱百樂
之嘉善謁錢御冷士升相國求先公墓文 之雲間訪

黃梨洲先生年譜上

六

陳眉公先生於來儀堂精舍留信宿而別又見張侗初先
生兼於其家時先生已病革謂公氣清他日遠到勿忘老
夫之言也 冬旋里十一月丙午二十卜葬忠端公於隱
鶴橋

三年庚午公二十一歲

奉太母盧太淑人之南京應天府經歷署公季父白崖
馬韓孟郁上桂以南京國子監丞左遷照磨其署與經歷
署但隔一牆公昕夕過從孟郁始授公詩法 時南中為
大會金壇周儀部仲馭鑣招公入社南司空何匪菽喬遠

又招公入詩社九日大會於鳳凰臺南中詞人如汪遺民
逸林茂之古度黃明立居中林若撫雲鳳閔士行景賢皆

與公相契 宣城沈徵君眉生壽民勸公理經生之業始

入場屋榜發後太倉張天如先生溥為會於秦淮舟中一

時在會者楊維斗廷樞陳臥子子龍吳駿公偉業萬年少

壽祺 蔣鳴玉彭燕又吳來之其以下第與者公與眉生昆

仲而已 南回遇文文肅公震孟於京口同舟至吳門文

肅見公落卷後場嗟歎久之謂異日當以大著作名世一

時得失不足計也 周儀部仲馭來姚訪公於黃竹浦柳

黃梨洲先生年譜上

七

傳詩延連黃竹浦
竹浦之稱始此

四年辛未公二十二歲

忠端公被逮時途中謂公曰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將架

上獻徵錄涉略可也公至是發憤自明十三朝實錄上溯

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兩年而畢

五月辛卯十八王父封太僕鯤濱公卒先是公因匠事

未敢步行四百里冒暑至諸暨購歸美楨計直二百金太

僕公摩挲久之喜曰汝後日封贈及我亦是虛名今日之

孝乃實事耳

五年壬申公二十三歲

始與甬上陸文虎符萬履安秦兩先生交是時東林復社

爭相依附公所居雖僻遠城市不乏四方之客兩先生歲

率三四至晚潮落日孤篷入港見者咸知其為甬上訪公

兄弟之舟也 崑山朱文靖公震青天麟忠端公門生見公詩稿

一冊即囑豫章四子序之

六年癸酉公二十四歲

讀書武林南屏山下與江道闇浩後改濟月張秀初岐然後改濟義即仁

菴師同學 沈徵君眉生返自海外訪公於竹浦不遇而去

黃梨洲先生年譜上

八

秋眉生暨蕪湖沈崑銅士柱至武林與公同寓孤山讀

書社諸子皆來相就當時杭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三峯即漢開堂

於淨慈寺一時龍象之盛前此未有蜀人劉道貞新得法

馮儼公棕與張秀初江道闇邀公定交公與江右劉進卿

同升及沈眉生崑銅諸文士同往入室講論語周易僉謂

鑿空新義真石破天驚也 叔弟澤望公補博士弟子員

太夫人四旬壽辰十二月二日甬上萬履安陸文虎兩先生

刻崑銅壽啟至期來祝瞿御史稼軒式耕作詩數章為壽

七年甲戌公二十五歲

仍與讀書社諸子讀書武陵時公講習律呂與張秀初取

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為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黃

鐘 往姑蘇寓乾山管氏鑑家先生中興天台教於一時

名士皆譏貶以天台之學爾絲牛毛非沉默者難以承當

拳拳於公殷勤而別 太倉訪張天如溥受先采兩先生

聞某家有藏書公與天如提燈往觀 嘉善會葬魏忠節

公即隨劉念臺先生還至省下適陳中書幾亭龍正以與

紹守書呈先生先生覽畢付公公一笑置之曰迂腐先生

久之曰天下誰肯為迂腐者時高忠憲遺集初出公在舟

黃梨洲先生年譜上

九

中盡日翻閱先生摘其闕入釋氏者以示公 返郡城避

逅周仲於木蓮菴架上見其先人雲淵先生述學神道大

編數十冊方廣皆二尺餘欲盡抄其所有會仲遊楚不果

八年乙亥公二十六歲

正月丁丑二十太母盧太淑人卒

九年丙子公二十七歲

二月過長洲謁文文肅公 過虞山訪錢宗伯 馮公留

仙元賜招公入太倉守道署閱卷既而馮公以勤王行公

遂辭出 赴杭偕仲弟晦木公叔弟澤望公應解試公兄弟五

人仲叔兩弟公自教之不數年皆大有聲儒林有東浙三黃之目當時考官皆欲搜公兄弟出其門下而卒不相值論者惜之

十二月遷葬忠端公於化安山初忠端公喪歸卜葬於隱鶴橋門人徐忠襄公為狀嘉善錢相國御冷為銘鄉人之在逆案者如天子有表章忠義之事出而為難至

是遷葬文肅公為銘

十年丁丑公二十八歲

武林馮儼公來訪二月分守道南海謝公雲虬奉命諭祭忠端公府縣僚屬暨紳士來饌者雲集公應之不一露寒儉之態 秋偕澤望公之杭

黃黎洲先生年譜上

十一年庚寅公二十九歲

之宛上訪沈眉生徵君不遇欲抵安慶徵君弟治先壽國知之拉公入城則梅朗三朗中麻孟璇三衡與徐律時顏

庭生十餘人出迎於路遂寓徐乾岳家律時款留十日至朗三家登三層樓發其藏書朗三贈公以陳旅集將行出

宿治先家公臥後治先發公匣空無所有以五十金置其中鎖如故遲明公知之謂治先曰此子會銀也其壁上凡

人窘則舉會奈何以餉余乎堅辭不受 之池州訪劉伯宗城信宿而別 時中官復用事逆黨其莫然灰阮大鉞

以重賄新聲招搖白下七月金壇周仲馭鎮與宜興陳定生貞慧貴池吳次尾應箕出南都防亂揭集諸名士攻之

以顧子方果端文與公為首次左碩人國柱子直國棟子沈眉生壽民沈崑銅士柱魏子一學謙忠等公又與諸

死奄難者之孤大會於桃葉渡齊聲晉大鉞大鉞銜之刺此條行畧作十二年茲據神道碑及金陵刻忠端公

集楊維斗先生過訪遂請為序 返里曾波臣鯨來姚寫忠端公像 武林鄭元子鈺與馮儼公儼渡江來訪村路

黃黎洲先生年譜上

龍門也 注謝臯羽西臺慟哭記冬青引

十二年己卯公三十歲

子劉子講學之時圓澄圓悟兩家子孫欲以其說竄入子

劉子每臨講席而歎公於是至郡城邀一時知名士王士美業洵王元趾毓者等十餘人進於函丈退而為浙東文

統之選彼釋學之黠者其氣為之消沮 赴南京應解試過吳江訪周公子長生廷祈過句容訪周儀部仲馭鎮至

金陵金僉院天樞光辰之弟天駟光房以天界寺私室寓公公病瘧吳子遠道凝求茅山道士得藥一九公念朋友

之真切不忍虛其來意些少服之 是時江右張爾公

烈舉國門廣業之社四方名士畢集而與公尤密者宣城

梅朗三朗中無錫顧子方景宜興陳定生貞慧廣陵冒辟

疆襄商邱侯朝宗方城桐城方密之以智無日不相徵逐

也朝宗有酒必以紅裙公謂爾公曰朝宗之大人尚書方

在獄豈宜有此吾輩不言終為損友爾公以為然事詳公所著思

舊錄

十三年庚辰公三十一歲

歲大稔邑中點解南糧充是役者家覆諸叔皆相向泣公

黃梨洲先生年譜上 七

告羅黃嚴遏禁禁嚴謀於倪鴻寶元璐祁世培彪佳王我

雲三先生而其事得集 過臨海訪陳木叔先生函輝

過剡溪鄧使君雲中錫蕃館之於圓超寺臥雪者數日

公有大雪封山城寂寞老僧刺血字模糊之句 公往來

台越間以其暇遊天台雁宕諸名勝作台宕紀遊 是年

仲子直方公生諱正誼

十四年辛巳公三十二歲

之南中主黃比部明立居中家千頃堂之書至是繙閱殆

遍公自庚午迄辛朝天宮有道藏公自易學以外有于

涉山川者悉手抄之 聞焦氏書欲售公急往訊因不受

奇零之值而止 與宣城梅朗三共晨夕者數月一日出

步燕子磯看漁舟集岸斜陽掛網有言某家多古畫公與

朗三往觀二更而返 陶禮部英人邀飲吳次尾袖出一

紙欲拘顧娟公引燭燒之一笑而罷 都御史方孩未震

孺 過訪謂公曰君文有師法不落世諦真古文種子也

冬葬外舅葉六桐先生施副院邦曜題主公祀后土副院

言天下將危吾輩不知稅駕何所

十五年壬午公三十三歲

黃梨洲先生年譜上 七

建忠端公祠卜地邑西之西石山為呂氏書室用官價百

金買之同邑在逆案以太常卿回籍者蔣某萬麻辛丑進

劉復錄嗾其黨爭地東浙士大夫皆為之不平時兩馮公中

丞留仙元颺尚書郭仙元颺陸文虎符萬履安泰兩孝廉

劉瑞當應期明經凡十餘人會哭祠下祭文傳播黨逆者

咋舌而死公有忠端祠入京應試徐忠襄為司寇客公

公與陸文虎先生讀書於萬駙馬北湖園中 時朝中以

補謚一欵為節目臺疏如馬培原等或出疏或抄參不止

一沈侍郎滄嶼也七月杪金僉院天樞過訪立索公疏上

之未幾京師戒嚴不果行後十七年管侍御紹甯疏請得諡忠端 榜後陽

羨周相國延儒 欲薦公為中書舍人力辭不就一日遊市

中間鐸聲曰此非吉聲也遽南歸 十一月丙子十自京

回越數日約諸弟遊四明洞天遲晦木公不至中輟後十

一月戊申十二遂令促裝繇藍溪而進月夜走雷巖探石

質藏書處宿雪寶觀隱潭冰柱大雪登芙蓉峯歷鞠侯嚴

至過雲識所謂木介公有過雲木水記 甲寅抵家晦木公為賦澤

望公為遊錄公則為四明山志俱已校梓 陳臥子為紹興推

官姚邑有疑獄公為言於臥子出死罪二人多傳頌者

黃梨洲先生年譜上 古

十六年癸未公三十四歲

之統與沈崑銅同寓湖上 秋與澤望公之崇德寓東寺

義士孫子度爽聞公至即來訪翼日過子度舍遂要之出

京口沂長江至金陵而別 十月丙戌二十季子圭一公

生諱百學後改百家 太夫人五旬壽辰同邑副院施忠愍公邦

曜將赴名先期來祝云余友黃太冲跋山之高第弟子也

及期載山先生製序使長公伯繩為至竹浦為壽張樂演

鳴鳳記至椒山寫本時太夫人不覺失聲而慟

黃梨洲先生年譜卷中

七世孫 炳屋 編輯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公三十五歲

四月聞京師失守即從劉念臺先生之杭寓吳山海會寺

與章公羽侯正宸 朱公未孩大典 熊公雨殷汝霖 為名募

義旅計已而福王監國之詔至公遂之南中上書闕下時

阮大鍼以定策功驟起思修報復遂廣揚中人姓名共一百四

十造蝗蝻錄以東林為蝗復社為蝻 欲一網殺之里中有奄黨某首

糾念臺先生及其三大弟子則祁都御史世培章給事羽

黃梨洲先生年譜中 一

侯與公也繼而里中奄黨徐大化之姪署光祿丞者復特

疏糾公遂與顧子方並逮陳定生亦逮至周仲馭論死沈

眉生吳次尾沈崑銅亡命左碩人子直兄弟入甯南軍公

等惴惴不保時鄒掌院虎臣 與子方有姻連故遲其鴛帖

公踉蹌歸浙東未幾 大兵至得免

二年乙酉公三十六歲

四月之嘉興晤徐司寇寶摩石麒 五月返杭晤熊行人魚

山開元 感慨時事嗚咽而別 六月徒步二百里至劉先

生家時越城已降先生避居楊塢公遂自繞門山支徑入

楊崩先生臥匡牀手揮羽扇勺水不進者已二十日矣公不敢哭淚痕承睫自序其來先生領之公復徒步而返

奉太夫人避居中村 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閏六月

我邑前吏科給事中熊公雨殷九江道僉事孫公碩膚

績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公與仲叔兩弟糾合黃竹浦子

弟數百人步迎監國魯王於高壩駐軍江上人呼之曰世

忠營 十月十日甬上陸行人文虎訪公因相與歎息浙

東之事明年計音亦值是日十一月馬士英竄入方國安營欲朝

見羣臣言士英當誅熊公恐其挾國安為患也曰此非殺

士英時宜使其立功自贖耳公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

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熊公謝焉

十二月兵部主事攝餘姚縣事王正中之仁表進公所

作監國魯元年大統麻有詔優答官付史臣頒之浙東小

紀年隸九月今從行朝錄公遺書總兵王之仁曰公等不從藉山進

師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有備蕞爾三府以供十萬

之眾北兵即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何能支又曰崇明江

海之門戶蓋以兵擾之亦足分江上之勢聞者皆是公言

而不能用官兵屯西石山忠端公祠抽屋材為營火有

司無所致祭公方馳驅王事聞之泣然

三年丙戌公三十七歲

二月監國以公為兵部職方司主事公請援李泌客從例

以布衣參軍不許尋以柯公夏卿與孫公交薦改監察御

史仍兼職方 張國柱劫王鳴謙由定海入內地縱兵大

掠諸營大振廷議欲封以伯公曰如此則益橫矣何以待

後請署為將軍監國從之 陳總兵梧敗於構李渡海至

姚虜掠鄉聚王職方正中方行縣事遣兵擊之鄉聚犄角

殺梧行朝忌正中者以此聲討公謂梧之見殺犯眾怒也

正中為國保民不當罪上疏救之乃止 公力陳西渡之

策熊公再以所部西行攻下海鹽軍弱不能前進而返五

月孫公嘉績以所部火攻營卒盡付公公與王正中合軍

得三千人遂偕太僕寺卿陳潛夫職方查繼佐渡海劄壇

山適尙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來會

師將由海甯取海鹽百里之內牛酒日至整軍抵乍浦約

崇德義士孫爽等為內應會 大兵已集嚴不得前 六

月朔日淞河兵潰監國由海道至閩公歸入四明山餘兵

願從者五百人結寨自固公有四明山寨記 公駐軍杖錫寺微

願從者五百人結寨自固公有四明山寨記 公駐軍杖錫寺微

黃梨洲先生年譜中 二

黃梨洲先生年譜中 三

服潛出欲訪監國消息為扈從計山民畏禍突焚其寨部

將茅瀚字飛卿歸安人汪涵字叔度梅谿人死之公歸而跡捕之檄累下

奉太夫人徙居化安山丙舍次年返故居慈水劉瑞當先

生至信慰憑弔悲嘯震空谷

四年丁亥公三十八歲

居山中甘露降注授時麻王侍御仲搆自郡城來受之而

公在窮島空山古松流水間布算箴箴自謂屠龍之技無可與語者所著有春秋日食麻授時麻故大統麻推法授時麻假如回回麻假如西麻假如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圖要義諸書約在此數年中

五年戊子公三十九歲

黃梨洲先生年譜中

四

劉瑞當先生訪公於竹浦信宿而去 十月辛丑日季第

司輿公卒公有志年二十有七

六年己丑公四十歲

監國還至海上公赴行朝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

史 六月定西侯張名振由南田復健跳所七月壬戌公

與大學士沈公宸荃劉公沂春尙書吳公鍾繼李公向中

侍郎孫公延齡右僉都御史張公煌言扈監國次健跳所

壬午北師圍健跳蕩湖伯阮進救卻之 王翊卻北師發

使貢方物於監國張名振以表貢不由己達頗伎之公上

言諸營文則稱侍郎都御史武則稱將軍都督惟翊乃心

王室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強宜優其爵使之總臨諸營以

捍海上監國乃授翊右僉都御史明年晉翊兵部右侍郎

時國事盡歸定西侯即閣臣張公肯堂亦不得有所豫

諸帥之悍甚於方王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公既失兵

日與吳尙書霞舟鍾繼正襟講學暇則註授時泰西回回

三麻已而 中朝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令有司錄家口

上聞公聞而歎曰主上以忠臣之後仗我我所以栖栖不

忍去也今方寸已亂不能為姜伯約矣乃陳情監國得請

黃梨洲先生年譜中

五

問行歸家吳公駕三板船送之二十里外嗚咽濤中 八

月四十初度有句云先公殉國餘三載忠端公殉難時四十三歲孔子

懸弧易一辰公祿命與至聖只換一時是年所作詩名窮島集 山中

亂奉太夫人徙居邑城明年返故居 十月監國由健跳至舟

山復召公偕馮侍郎躋仲京第 副澄波將軍阮美乞師日

本抵長崎不得請公為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是馮公第

事有日本乞師紀海外慟哭紀案全氏祖望曰公日本乞師紀但載馮公奉使始末

而於已無與惟避地賦有日歷長崎與薩斯瑪方粉飾

夫隆平又曰返余旆而西行兮胡為乎泥中則是公嘗借

馮以行而後諱之又案神道碑所載有贛州失事紹武爭

立紀舟山興廢沙定洲紀亂賜姓木木各一卷皆此數年

問所紀後合隆武魯監國承麻紀年為行朝錄又有汰存錄一卷

七年庚寅公四十一歲

時大帥治浙東凡得名籍與海上有連者即行名捕公弟

晦木公以參馮侍郎軍事被獲待死牢戶中公潛至甬與

萬履安高且中馮濟道諸公以計活之詳見鯨崎亭集鵠馮先生神道表

三月公至常熟館錢氏絳雲樓下因得盡繙其書籍返

至崇德訪孫子度方欲與之劇談而陸麗京聞公至強之

入城同宿吳子虎家公有句云桑間隱跡懷孫爽藥籠偷

生憶陸圻 熊公夫人將逮入京公為調護而脫之 冬

黃梨洲先生年譜中

六

自西園移居柳下故次庚寅至乙未之詩為老柳集猶昔

人之傷心於枯樹也宅前向有老柳為大風拔去三株僅存其一故云 外舅葉

六桐先生遷葬邑東西黃浦公送葬

八年辛卯公四十二歲

住柳下王侍御仲搆來訪 夏秋之交遣問使入海生營

九月丙子即舟 大兵下翁洲山 城陷監國再入閩 是

年季子壽生

九年壬辰公四十三歲

著律呂新義王仲搆侍御來受之而去

十年癸巳公四十四歲

五月華亭申山人自然浦南 從汴梁蘇氏來訪梅雨連縣

蘇氏述其昨夢有裨舊史山人問戲為江湖相士膏唇調

笑以破寂寞 太夫人六旬壽辰甬上萬履安先生以所

作正氣堂壽讌序來祝陽羨陳少保于庭 定生貞慧 父子

皆有詩為壽

十一年甲午公四十五歲

元夕悼周侍者 定西侯問使至被執於天台公於是又

招名捕 冬送女之甬東朱氏公第三女適諸生朱沆 寓萬氏寒松

黃梨洲先生年譜中

七

齋與董次公守諭 高且中斗魁 兩先生話舊董以草廬易

纂言為問公即疏其卦下之義以答之 馮行人愷章乞

中丞留仙公神道碑銘

十二年乙未公四十六歲

從化安山至門士魏思澄 已任 故居愴然有賦 除夕季

子壽殤公最鍾愛集中有壙志故括丙申年之詩為杏塲

集

十三年丙申公四十七歲

二月朔山燒將及禁塗夜同澤望公入化安山 三月墓

祭戴家山公與弟晦木澤望孝先三公均為山賊所縛沈

李二君救之乃得放歸因避亂入城寓外家四月次子婦

孫孺人卒於寓五月一孫以痘殤公詩云八口旅人將去

半十年亂世尚無央紀其事也旋返故居而屋崩繼而糧

絕太夫人徙半霖秋返故居 慈水寨主沈爾緒禍作公

遭名捕脫死毫釐間仲弟晦木公被捕公頓足曰死矣賴

故人朱湛侯雅澹其子諸生林公之長婿也諸雅六救之得免

十四年丁酉公四十八歲

春甬上高且中過訪 花朝前宿石井作詩誌慨去年為山兵縛

至此 登蘿壁山碧霞元君祠 公為仲子直方公就婚

上虞虞氏即館於其家上虞之名山為金碧巖巖鳳鳴其

遺民為顏敘伯陸苞甫范真生公於是得與往來遊覽權

然道古 至杭訪汪孝廉魏美源即寓孤山講龍溪調息

之法各賦三詩契勘

十五年戊戌公四十九歲

同澤望公之郡城過滿聽軒弔倪鴻寶先生登柳橋弔王

元趾先生之杭寓臨慶寺吳門鄒文江來訪始得沈微君

眉生消息因作詩寄之時眉生已返故園 集丁酉戊戌兩年詩

名金學集

十六年己亥公五十歲

二月之杭孤山訪汪孝廉雲居訪仁菴師 海上亂防海

之師望門而食故居苦於蹂躪乃移居剡中即化安山有山居

雜詠詩公謂讀之橫身苦楚淋漓滿紙者也 晦木公奉

太夫人寓三溪口公間日往來定省明年冬返故居 哭沈崑銅

有句云傳死傳生經二載果然烈火燎黃琮

十七年庚子公五十一歲

居龍虎山堂四明北麓有化安山故宋所謂剡中也東峯狀類虎西峯狀類龍公丙舍適當其間因名

日龍虎 八月甲午十一 為匡廬之遊過蕭山訪徐徽之

山堂 不遇渡錢塘天章寺晤高且中九月丙寅十四 抵南康辛

未入山拜李忠毅公祠宿開先寺與嚴羽儀夜坐遊萬杉

寺訪白鹿洞經淨妙寺歷凌霄巖登五老峯絕頂下萬松

坪遇徐州閻古古爾梅 限韻賦詩大林寺尋虞永興碑歸

宗寺辨真淨元社至玉川門與雁川夜話即東方密之檢

方以智時已為僧 改名宏智字無可十月丁亥五 返南康庚子舟發五老峯

下猶上雲龍寺探雨花洞遂之金陵復買舟至崇德適高

且中澤望公在城中入宿其寓十一月己巳十八 發崇德

丁丑返姚江有匡廬行脚詩匡廬遊錄列入叢書

十八年辛丑公五十二歲

仍居龍虎山堂著易學象數抄入四庫全書新安門士校梓 元夕甬上

門士萬允誠斯順 季野斯同 貞一言 訪公山中 春暮之

甬上寓高氏小樓與辰四斗橋 旦中斗魁 昆仲賦詩話舊

王侍御仲携來公授以天官王遁之學公方著緯書三

史仲携欲居剡其學 常熟鄧孝廉起西大臨時已為道士 自甬

返過訪倡和旬日公與之偕至武林 歲盡避盜出龍虎

山權寓故居

黃梨洲先生年譜中

十

康熙元年壬寅公五十三歲

元夕甬上萬子貞一來訪越數日郡中劉伯繩先生為忠正公

子來訪 二月壬子日入龍虎山堂災五月乙亥日三故居又

災公詩所云半生濱十死兩火際一年是也九月徙住藍

溪市即陸家埠約是年詩為露車集誌不安處也 著明夷待

訪錄次年冬削筆二老閣校梓公又著有留書一卷

二年癸卯公五十四歲

四月至語溪館於呂氏梅花開有水生草堂唱和詩 吳

孟舉之振暨猶子自收讀書水生草堂與公聯牀分藥共

選宋詩鈔踰月以第澤望公報病馳歸八月癸卯日澤望

公卒詳公所 太夫人七十壽辰公有句云白首有兒仍

向學浙河此母尚安全是年詩名心斷集用孟襄陽心斷

脊鴿原之句也 劉伯繩先生問律呂公以書答之

三年甲辰公五十五歲

二月同弟晦木公偕高且中之語溪四月杪益以呂用晦

吳孟舉同至常熟適虞山病革一見即以喪事相託公未

之答虞山言願願求文三篇一莊子注序一顧雲華封翁墓誌一雲華詩序潤

筆千金使人代草不合我意知非兄不可即導公入室反

黃梨洲先生年譜中

十一

鎖於外公急欲出二鼓而畢虞山叩首稱謝 鄧起西以

精舍館公款對數人張雪崖顧石寶皆起西之道侶也尋

與顧公子玉書麟生裕訪李庸公遜之忠於赤岸訪熊漁

山開元於烏目時熊受法於靈岩繼公返棹起西送公於城西楊忠

烈祠下涕泗而別 吳門訪周子佩茂蘭忠兄弟即主於

其家越數日同弟晦木公暨高且中上靈巖宏繼起儲集

文慈符秉文肅 徐昭法枋周子潔鄉文江王雙白於天山

堂縱談七晝夜公篋中有文數篇昭法見之嗟賞不已謂

此真震川也繼起遂乞公作三筆第二碑公約文江同訪

沈眉生又江矢約公亦悵然而止 返杭寓湖上遇申山
人自然於南屏公問其癸巳同來之客霜霰將盡相視晞
噓淨慈嚴堂為公燒豬沽酒痛飲而歸 六月返里甬上
門士萬公擇斯選過謁見公詩稿零落許寫淨本公因汰
其三之二取蘇文忠行記之意曰南雷詩麻是年詩繫之
吳艇集 問劉伯繩先生病留郡城半月十月初復之語
溪十二月初旋里

四年乙巳公五十六歲

春甬上萬充宗斯大季野斯同陳介眉錫徽夔獻赤衷董

黃梨洲先生年譜中 圭

在中允瑄巽子道權吳仲允璘仇滄柱兆鰲等二十餘人

咸來受業信宿南樓而返 公之語溪同晦木公暨萬子

公擇登龍山拜輔潛庵先生墓議重為立碑有句云弟子

朱門無立傳憑誰好事記斯文公未刻稿有欲訪吳江

周長生不果行以長箋致之長生未答而逝 嘉禾巢孝

廉端明鳴盛訪公於語溪 八月呂用晦自平湖至傳汪

孝廉魏美卒范元長自江右至傳陳晉州士業卒十月又

聞申山人自然客死越三日家信至則叔父季真公已矣

公頹而哭之作八哀詩八哀詩合甲辰哭張司馬蒼水劉

歸共 八人 建續鈔堂於南雷

五年丙午公五十七歲

仍館語溪之海昌同陸冰修嘉淑訪陳乾初先生確又偕

至朱康流先生朝瑛家公讀其所記五經劇談澈夜謂生

平大觀至金陵嘗入何元子楷署中討論五經至此而二

耳 五月望東歸旋復之語溪橋李高氏書歸於吳氏之

振 公在語溪三載閱之殆遍 祁氏曠園之書亂後遷至

化鹿寺公過郡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載十捆而出

六年丁未公五十八歲

黃梨洲先生年譜中 圭

二月之郡城邂逅王仲為侍御懷愴話舊 子劉子講學

於證人書院正命之後虛其席者二十餘年九月公與同

門友姜定菴希轍張翼夫應鰲兩先生復為講會公表顯

師門之學發前人所未發者大端有四一曰靜存之外無

動察一曰意為心之所存非所發一曰已發未發以表裏

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一曰太極為萬物之總名詳公所

狀子行董吳仲疑意為心之所存未為得也作劉子質疑

公謂先師意為心之所存與陽明良知是未發之中其宗

旨正相印合也詳見答萬子貞一至自南潯以近作求

正 五月慈邑鄭禹梅始見公公授以子劉子學言聖學宗要諸書禹梅聞公之論自焚其稿不留一字而名是年後之稿曰見黃稿

七年戊申公五十九歲

始選明文案 至郡城仍與同門會講於證人書院有證

人會語公自謂始學於子劉子其時志在舉業不能有得

聊備叢山門人之一數耳天移地轉殫餓深山盡發藏書

而讀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礙解剝始知曩日之孤負為不

可贖也公次婿茂林叢山家孫也公從其家搜得遺書乃大關其傳而公之學問才思復足以通暢之海內

黃梨洲先生年譜 丙 甬上諸門士請主鄞城講席三月公之鄞

與諸子大會於廣濟橋又會於延慶寺亦以證人名之公

學偏於大江以南而浙香所注莫如江東門下士如陳夢

獻萬充宗陳同亮仇滄柱陳介眉之經術王文三萬公擇

之名理張且復董吳仲之躬行萬季野 公謂學問必以六

之史學鄭寒村之文章其著焉者也 經為根柢游腹空談終無撈摸於是甬上有講經會公深

術所著如易學象數論授書隨筆 四月鄭子禹梅以古

文謁公於竹橋

八年己酉公六十歲

春至郡城仍寓證人書院遊雲門諸勝有雲門紀遊詩八

首 毘陵惲仲昇先生日初來以所著劉子節要書欲公

序之且曰今日知先生之學者唯我與子議論不可以不

一唯於先師言意所在稍為圓融公曰先師所以異於諸

儒者正在於意甯可不為發明詳見惲惲仲昇書 同第晦木公

及從弟道傳宗裔之語溪 八月公六十壽辰鄭子禹

梅萬子貞一欲徵文相寵公謂某不得遇先公之五十以

申其一日之愛何敢自有其五十六乎援念庵先生謝

祝之例辭之 冬觀海達蓬山有達蓬紀遊詩八首并作

海市賦香山寺志序 是年季第孝先公卒

黃梨洲先生年譜 五

黃梨洲先生年譜卷下

七世孫 炳屋 編輯

康熙九年庚戌公六十一歲

閏二月丙午十九日同印在晦木道傳諸公宿石井賦詩紀事 秋之郡城寓證人書院山陰周允華率子弟升階再拜求為其祖雲淵先生作傳 之杭寓吳山越數日泛西湖至南山歷高麗法相烟霞諸寺遂上風篁嶺酌龍井泉尋壽聖院返宿鉢池菴明日冒雨披勾曲墓上湖船而回作長歌紀之 冬為甬上高且中題主至烏石山明日李

黃梨洲先生年譜下

杲堂文允高辰四斗權元發泰初邀公入天童山曉本哲

特為上堂言韓文公來也遂同至阿育王寺觀舍利公力辨其誣 得沈眉生手書有句云春盡來書歲暮收從前猶勝竟沉浮時眉生不通音問二十年矣 冬盡雨雪十日不止四野凶荒景象慘澹聊取平日之文自娛因為選定題曰庚戌集以生於庚戌今編次適遇庚戌其支干為再值也

十年辛亥公六十二歲

之郡城寓古小學魯庶常章菴來訪觀公文歎曰三川

以後百年無此作矣 張郡侯來請修郡志公辭焉

十一年壬子公六十三歲

鄭子禹梅隨父秦川先生溱謁公於續鈔堂 選姚江逸詩公平日於諸家文集凡關涉本邑者必為記別是年始選定凡十五卷已校梓後又輯姚江文畧姚江瑣事尚未梓 作贈少保施忠愍公傳并議立其弟之子銘為後議載文定後集

十二年癸丑公六十四歲

適甬上范友仲引公登天一閣發藏書公取其流通未廣者鈔為書目遂為好事者流傳昆山徐尚書健菴乾學使

黃梨洲先生年譜下

門生臆寫而去 太夫人八十壽辰孫徵君夏峯先生時年九寄到理學宗傳一部并壽詩一章李徵君映碧先生清寄所著鶴齡錄為壽真孝廉端明亦為文以祝公有謝祝壽諸君子詩

十三年甲寅公六十五歲

時羣盜滿山奉太夫人之海濱第四門寓諸九徵來聘書室室容一几三几之內寢窳圖書咸在焉暇則汎汝仇湖歷牛屯輿泊九龍亭觀石壁鑿像訪東山寺畧臨山以觀海 發篋得半山詩景州詩諸公詩藁續齋文集望

公皆為之校正作序一唐陸魯望皮襲美有四明山倡和詩分為九題後之言四明名勝者莫不淵源於是公作四明山九題考并各繫之以詩

十四年乙卯公六十六歲

南山亂定閏五月還故居 秋孫千頃過訪遂同遊永樂寺 八月有客自長洲來接沈眉生四月二十日手書而

眉生於五月三日逝世此書蓋絕筆也 車廐謁楊慈湖先生墓 明文案選成共二百七卷鈔入四庫全書後廣為文海四百八十二卷亦鈔入四庫全書

黃梨洲先生年譜下 三

十五年丙辰公六十七歲

二月之海昌安陽許侍郎西三三禮為邑令以公會主教於越中甬東戒邑士大夫胥會於北寺崑山徐果亭秉義

宮詹來健菴大司寇遣門人彭羨門孫遜來公曰諸公愛民盡職即時習之學也留兩月省觀歸作留別海昌同學

序 顧甯人先生炎武寓書於公以所著日知錄呈請評

彈 六月己未八葉安人卒公囑鄭子禹梅作墓誌銘

九月復之海昌與朱止密先生嘉徵剪燭論文九日同仇

滄柱陳子榮子文查夏重范文園出北門至范文清東籬

有句云如此江山殘照下奈何心事菊花邊 讀蘇子美

哭師魯詩次其韻哭沈眉生徵君公嘗謂終身偲偲之力

眉生與陸文虎二人而已 許公約十月朔日至海鹽雲

岫山即應觀合朔前一日公與仇滄柱邵蓼三陳彝仲至

其地許公遲之寺中五更時起觀之遇雨有應窠頂觀遂

至胡考輟先生家觀藏書其子令修為公發其故篋 集

忠端公祠墓碑銘為正氣錄刻之 明儒學案成共六十

二卷鈔入四庫全書安陽許氏甬上萬氏各刻數卷而輟

未刻為善本厥後莫寶齋侍郎後又輯宋元儒學案尙未

晉重梓之本亦有賈氏攬入處

黃梨洲先生年譜下 四

成編遺命主一公成之甬上全謝山太史祖望又續修之

板旋燬道州何子共一百卷慈水馮五橋雲濠校刊

貞編修緒基重刊

十六年丁巳公六十八歲

仍主海昌講席公每拈四書或五經作講義令司講宜讀

讀畢辨難蠶起公曰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學問尋行數

墨以附會一先生之言則聖經賢傳皆是糊心之具朱子

所謂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也公在海昌

凡五載得公之傳者無間焉惟甬上董子在中自京來

勾股之學陳言揚得其傳耳

寄到葉訥庵學士方謫五古三百五十字悠恣就道公即

次其韻勉其承莊渠之絕學而告以不出山之意 陸文

虎先生之喪尙在淺土公聞之泫然歎曰是余之罪也夫

乃告於世之爲郭元振者而使契弟子萬充宗董其事且

憶其生平之崖畧而誌之 甬上錢魯恭來求忠介公

樂傳公謂二十年來乘桴之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

流涕之覆面也 李杲堂先生文允至爲會稽余若水

遠求銘公傲葉水心併誌陳同父王道夫之例作余若水

周唯一齊曾兩先生墓誌銘杲堂又謂公曰文山屬銘於

鄧元荐以元荐同仕於行帳也今行帳之臣無在者蒼水

黃梨洲先生年譜下 五

張司馬燿言之銘非子而誰公乃按奇零草北征錄次第之以

爲銘司馬葬杭冬囑鄭子禹梅作忠端公集序

十七年戊午公六十九歲

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文敏公方壽以公名面奏

聖祖仁皇帝且移文吏部公門人陳庶常怡庭錫嘏大驚曰

是將使先生爲疊山九靈之殺身也因代爲力辭乃止狀行

作己未年事今從至海昌許公西三從受漳海黃忠端

公石齋先生諱道三易洞璣及授時西洋回回三麻登

龍山拜徐忠襄公墓

十八年己未公七十歲

天一閣范左垣重訂書目介門士王文三錫庸來求藏書

記之海昌季子圭一公隨侍 秋之杭與陳子襲獻同

寓吳山至六一泉拜忠端公神位六一泉有兩朝忠烈南

屏尋張蒼水司馬墓 監修明史總裁徐立齋元文葉訥

庵方壽兩學士徵公門士萬處士季野斯同明經貞一言

同修公以大事記忠端公三史鈔授之並作詩以送其行

十九年庚申公七十一歲

正月庚子十姚太夫人卒年八十立齋徐公謂公非可

黃梨洲先生年譜下 六

名使就試者可可聘之修史乃與前大理評事興化李映

碧先生清兩人特舉遺獻奉

旨着該督撫以禮敦請公寓書制府李公之芳撫軍李公本

展代以老病疏辭已又奉

特旨凡黃宗羲有所論著及所見聞有資明史者着該地方

官鈔錄來京宣付史館李方伯士貞因招季子圭一公至

署較勘如千冊使胥吏數十人繕寫進呈公長於史學嘗

未就有叢目補遺三卷又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故雖

不赴徵書而史局大案總裁必咨於公如麻志出於吳檢

議湯公城出公書以示眾遂去之至於死忠之籍尤多確核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為考證徐公又延主一公參史局公以書戲之曰昔聞首陽二老託孤於何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我遺子從公可以置我矣

上太夫人事略於史館入明史列女傳徐果亭官詹訪公黃

竹浦謂勝於過柴桑問浣花也 秋暮天童山曉本哲過

訪不值題詩於壁云短杖拄泥深尺許遠隨牛跡辨荒村

先生乘興看花去惆悵斜陽立板門 適海昌過郡城適

輪菴禪師公文肅公從子開法於能仁寺公相見話舊愴然者久之

謝弔過桐溪休陽汪氏三子時僑寓桐溪周青晉賢季青

黃梨洲先生年譜下 七

出其詩稿求序 自訂南雷文案授門人萬子充宗校鄭

子禹梅序甬上門士校梓

二十年辛酉公七十二歲

適海昌徐功爨為其祖忠襄公求神道碑銘公謂白髮青

鏡回理前緒猶可彷彿其六七也 作吏部侍郎章公格

菴正宸行狀熊公雨股汝霖行狀上之史館 九月公與

慈邑劉仁規訪鄭子禹梅於黃過草堂以筮書壽序祝其

父秦川先生溱七十 甬上萬子公擇自淮歸過訪

二十一年壬戌公七十三歲

至郡遇百歲翁陳孝廉廣卿篇以所用拄杖見贈賦詩誌

謝 七月既望與門士陸鈺俟蔣萬為洪暉吉各賦詩一

章旋里遇十月之望又賦詩一章 嘉善魏允札來求其

父子一先生學源墓銘公謂子一之大節四十年尙然沈

滯則黨人餘論錮之也因為之發其沈屈 華亭張孝廉

守求其父司馬澹若公履端家傳公追憶五十年前以身

所見聞者銓次其事家國之恨集於筆端不覺失聲痛哭

二十二年癸亥公七十四歲

正月杪甬上後學陳辛學汝咸介眉從萬子充宗來問學

黃梨洲先生年譜下 八

公謂人曰是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沈也 四月吳門周

子佩先生千里來訪上化安山拜忠端公墓 作金陵懷

舊詩十章寄仲子直方公 平陽寺天岳詣黃竹浦求公

作山翁禪師文集序公詩第三卷天岳評點五月之郡城同門友

董無休瑒門人施勝吉敬觀徐文長題壁即次其韻並有

尋禹穴宋六陵懷古詩 同輪菴飲虞咨牧陽和書院時

唱阮大鍼詞其語多刺東林公有句云故翻黨錮作新題

七月之杭王九公邀集湖舫同毛會侯許霜巖王廷獻

賦詩誌感 聞萬子充宗卒於寓往哭之 至崑山主徐

司寇家觀傳是樓書朱之銓以其父文靖公行狀丐墓銘

公廼按狀而銘之

二十三年甲子公七十五歲

之杭遊南山過法相寺 童王兩校書乞詩還天台

二十四年乙丑公七十六歲

往姑蘇訪周子佩先生時先生在僧舍法東坡坐道堂四

十九日厚自鍊養因公至破關出見 往崑山顧景范以

所作鄧丹邱即起西傳請公志之 八月返里萬子公擇自

語溪返過訪 歲暮之甬上並問陳子介眉病介眉即以

黃梨洲先生年譜下 九

千秋相託

二十五年丙寅公七十七歲

督學王公顯菴揆攷圖經知忠端公故有祠飭即故里官

埭浦口老屋三楹肖像存舊王明府嵩伊委沈教諭辰令

煇攝二月祀事公有記 三月忠端公入祠鄉賢公留城

數日值賽神之會舉國若狂作姚江春社賦 淮上顧在

瞻記自甬過竹浦公謂在瞻如劍客奇材當是稼軒同甫

路上人物 六月丁丑二十仲弟晦木公卒詳全太史鮑

表 遷居周家埠

二十六年丁卯公七十八歲

王顯菴督學刊子劉子文集公取家藏底草與伯繩先生

原本公次女塔茂林念臺先生逐一校勘必以手蹟為據有

子劉子全書淮陽門士田守典來謁 聞陳子介眉陳

子夔獻詩音作二律 衢州葉辭遠書來有傳公已物故

者公以詩戲之曰豈邀美醞同丁諷宋丁諷人傳其死京

室 卻喜流傳似子瞻子瞻在日人亦說傳其死

二十七年戊辰公七十九歲

女孫婿萬承勳自五河來謁父貞一先生五月之

黃梨洲先生年譜下 十

吳門晤湯文正公潛菴斌文正退謂人曰黃先生論學如

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崑山果亭徐公

自來相接遂至崑山在健菴尚書座有突如而問道學異

同者公曰為盜賊有對證人不敢為若道學任人可講誰

為的證公有句云土硃點四書朱留崑山一月而返 六

月畫師黃子期自武林觸暑來訪公令寫忠端公正命詩

中識語為潮神圖及戴山夫子泣別像太夫人禮斗誦經

二像子期以傳神著名其師為九月寓郡城九日拜六

賢書院即六賢祠在南羅門畝王顯菴督學行部東浙表

宗周施忠愍邦曜倪文正元璐祁忠敏彪佳周文忠鳳翔咸豐辛酉燬於賊宗徐樓觀察稷辰議重建未及舉行其主於四遂尋古蘭亭土人張敬吾導之始得其地在崇賢書院有華表萬麻十一月四日夢哭王仲擢侍御醒而衾溼時徐貞明立

自訂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鈎除其不必存

者三分之一曰南雷文定後復欲其為文約文定前集十卷武密斯熊封使君校刊三集四卷四集四卷山陽小門人戴唯一西泮楊禹江諸先生校刊五集三卷主一公編輯仁和沈荻林廉訪校梓文約四卷慈水鄭南谿先生編梓其板存二老築生壙於忠端

公隴畔內設石牀有築墓雜言

二十八年己巳公八十歲

黃梨洲先生年譜下

十二

元夕公會講於姚江書院邑侯康公如璉實來 紹守李

公鐸以鄉飲大賓請公曰某蒙

聖天子之名則避其勞而不往名之為賓則貪其養而飲食

衍衍可乎哉因作書辭之 主一公自京歸觀呈徐立齋

相國述懷詩三章即次韻寄之 三月之甬上送萬子季

野北上登清道觀馮令儀留宿張鍊師房 集諸老人

作千歲會鄭近川陳廣卿邵陶叔潘某年皆百歲餘六人

亦九十公八十為最少云 烏山胡氏產麟公謂是大水

之兆作獲麟解

二十九年庚午公八十一歲

二月

聖祖仁皇帝問徐尚書乾學海內有博學洽聞文章爾雅可

備顧問者乾學對以臣所知止有浙江黃宗義學問淵博

行年八十猶手不釋卷曾經臣弟元文奏薦

聖祖曰可召至京朕不任以事如欲回即遣官送之乾學對

前業以老病辭恐不能就道也

聖祖因歎人才之難如此 督學晉陵周公清源按臨東浙

舟次竹浦訪公山中 雲間族姪仲簡公炳來姚訪尋祖

黃梨洲先生年譜下

十三

莫公展閱家譜知為竹橋頭之支公集族祖文僖公諱珣道南公諱韶半山

三月之杭次子直方公隨侍廣化寺拜忠端公神位遂

往姑蘇弔劉龍洲先生墓同周子潔文與也點文肅門士

裘殷玉璉遊虎邱遇蔡九霞張茂深賦詩一章五月始返

至五夫見大鳥滿田初以為鸛察之則鶴也公謂東浙

無鶴海鳥之來其如魯之鸛鶴天津之杜鵑乎 七月杪

大雨山水驟至忠端公祠祀姚人訛言邑當沈父老思為

壓勝之術祭告城隍神徹城樓餘姚縣三大字投之江公

壓勝之術祭告城隍神徹城樓餘姚縣三大字投之江公

作姚沈記 十月復之杭六一泉謁忠端公神位先覺祠

謁講學諸賢 崇禎初子劉子請建五君子祠於西湖先忠端公與魏忠節及其子學泚生於浙周忠毅

宦於浙高忠憲講學於浙也尋改爲先覺祠並祀講學諸賢今移附六一泉廣化菴後

三十年辛未公八十二歲

得吳公及 裔之霞洲先生子 手書公感四十三年前航海之事賦

詩二章 靳使君能封 治荆 任新安招公遊黃山公遂之

新安爲黃山之遊龍鍾曳杖一步九頓適汪栗亭黃山續

志告成公卽爲之序四月杪旋里 復建忠端公祠於新

城南門

黃梨洲先生年譜下

三

三十一年壬申公八十三歲

海鹽李明府梅墅請公主講不果 宋中丞牧仲 學 以詩

贈公次韻卽寄 秋七月公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

接仇子滄柱都中來書言北地買醇庵 若水 已將明儒學

案梓行公暫微呻吟作序文一首口授季子主一公書之

公平日讀水經注參考各省通志多不相合乃不襲前

作條貫諸水名曰今水經是年書成遂序之 桐川鮑以文校梓

是年後所作文曰病榻集 今入文定五集 修儒學落成公爲記

三十二年癸酉公八十四歲

寄萬子貞一五古五百字 姚志底本皆公所著攷核頗

詳而人物一門爲後來妄增顛倒公恐言之則招怨因作

八絕使讀者可追尋也 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選成謂

主一公曰唐文苑英華百本有明作者軼於有唐非此不

足存一代之書願讀本不須如許我爲擇其尤者若干篇

授汝讀之於是有明文授讀六十二卷 四明門士張子錫現校梓公又有續

宋文鑑元文鈔未梓 冬仲子直方公卒

三十三年甲戌公八十五歲

正月杪萬子公擇冒雪來訪信宿而去八月卒公思之如

黃梨洲先生年譜下

四

陽明之於曰仁不俟其家人之請而銘之 萬履安先生八子多從公遊而

公擇充宗季野三先生最稱高座云 甲子 八月二十九日 長子棄疾公卒 棄疾公幼患背

疴博學強記著有留窮草 哭徐立齋相國

三十四年乙亥公八十六歲

七月癸亥 三卯時 考終正寢 疾革諭家人曰我死後卽

於次日昇至壙中斂以時服一被一褥安放石牀不用棺

槨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覡銘旌紙幡紙錢一概

不用作葬制或問 載文定五集全氏祖望曰公自以身遭家國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明言其故

耳 又書梨洲末命一篇 畧云余壙雖成然頂未淋土非三

死後即於次日之蚤用棕棚擡至壙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棕棚抽出安放石牀壙中須令香氣充滿不可用紙塊錢串一毫入之隨掩壙門莫令香氣出外墓前隨宜分爲階級拜壇其下小田分作三池種荷花春秋祭掃培土要緊切不可以一兩擔循故事而已其祭品乾肉一盤魚脯一盤果子兩色麻糍一盤饅首一盤上墳須擇天氣晴明第一不可殺羊天雨變爲堂祭此流俗無禮之至也凡世俗所行折齋做七一概掃除來甲者五分以至一兩并紙燭盡行御之相厚之至能於墳上植梅五株則稽首謝之有石條兩根可移至我壙前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風節詔鈔著述同虞喜之傳文若再主一公謹遵末得二根架以木梁作小亭於其上尤妙

命即於卒之次日昇至化安山安臥壙中即塞壙門其壙

前片石平時嘗求鄭高州梁爲文勒之高州卒未及成文

後郵人全太史祖望補爲之曰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銘曰

魯國而儒者一人矧其爲甘陵之黨籍匡海之孤臣寒芒

熠熠南雷之村更憶萬年吾銘不泯梓入鮑 琦亭集

三十八年學使黃岡張公石虹希良如詳批准入祀府庠

五十六年學使休甯汪公荇洲灑捐俸置姚邑通德鄉作字

號田四十一畝有奇爲公祀田汪公係鄭寒村先生甲戌會試分房所得士此舉蓋

南谿請紳紹守古漁俞公卿有記海昌查編修慎行書丹勒

石越三十餘年公仲子後嗣某以賤值私質於族內祇僅

十緡公曾孫雪汀公儲文以原質價贖其二之二元孫

穉圭公璘清遠公璘以原質價贖其三之一各入於私雪

汀公并移碑石藏於家惟戶管仍屬通德三都三里文孝公祀奉憲永不準易戶故也同治二年清釐戶管開列黃文孝祀作字號田四十一畝

一分一釐八毫永不易戶一時士論譁然雪汀公歸四畝於公祭霜露

凄然烝嘗未能備物矣本慈水鄭徵君書常孝廉勳祀田記後跋案文孝祀田係汪公捐助

豈有可分裂入私之理繇出質後雪汀稱主諸公認諸官

以私質贖歸未取贖費於公祭因據其田而收所入以償

本息延滯至今後賢有能復其舊者亦九原所深慰也

人遂以爲入私耳後賢有能復其舊者亦九原所深慰也

錄字號畝分於後作字號畝分於後

三五畝一畝九八八畝四畝四畝三畝八畝三畝一畝

五分四畝二畝一畝一畝五分九畝二畝一畝四分五

畝二畝六畝五畝四畝一畝八畝三畝二畝二畝一畝一畝

一畝零七畝二畝二畝四畝一畝九畝八畝七畝五畝畝八

六十年慈谿鄭子南谿性建二老閣於半浦祀公及其祖

秦川公濂成其父寒村先生梁之志也春秋致祭至今百

五十年矣

同治十一年舅孫炳屋建留書種閣取公楹聯畱天

西北爲觀象讀書之所開凡三層上謹奉公遺像於中朝

夕瞻仰用勵紹衣之志云光緒乙亥敬題聯語於神座旁

甲兩周愧而今運轉三元趨步難追祖武幽閑建壬申朔

繼序大宗七傳遺禮願此後祀延百世詩書弗替家聲

光緒六年冬舅孫炳屋以己貲置絲字號田六畝於竹山橋

西助入公祭俸各房輪年收息爲祀事之資七年秋邑侯

太原高公桐撰碑記附錄於左

姚江為人物淵藪立德立功立言代不乏人

國初遺老中理學文章為海內宗仰者莫如黃公梨洲先生

丁丑夏桐承乏是邦下車之初適南昌梅公啟照巡撫兩

浙立算學局於省城請先生七世宗子蔚亭孝廉炳厘主

其事蔚亭辭不往梅公檄勸駕因得登畱書種閣敬瞻

先生遺像竊歎源遠流長遺澤至今未泯也既而蔚亭以

先生年譜見示知康熙間先生有作字號祀田四十一畝

奇為休甯汪公澹視學兩浙時捐廉所置紹郡守古鎮俞

黃梨洲先生年譜下 七

公卿撰記勒諸石乾隆初有不肖者以每畝十緡私質於

族族人利其田美而價廉也受之乾隆季年先生季子之

孫雪汀上舍儲文以原質價贖二十六畝奇先生元孫穉

圭大令璋與弟情遠上舍璠以原質價贖一十四畝奇各

入於私惟戶管仍係通德三都三里黃文孝祀奉憲永遠

不準易戶故也一時士論大譁雪汀心不自安歸四畝於

公祀因是烝嘗草草不堪寓目者歷數十年桐為掩卷太

息者久之蔚亭恫念先祀之不克如儀也頻年節衣縮食

以主講四明所入修脯置絲字號上則田六畝助入公祭

竝立黃梨洲公祭戶於西北一里俾各房輪年收息為祀

事之資酌定祭規豐儉適中期於勿替焉或有勸其向贖

田之後人追復舊產者蔚亭曰昔吳康齋以祭田訟弟時

論嘗之且余老矣無能為矣夫人各有天良彼將自致諸

公也噫其用心之厚慮事之周豈尋常孝子慈孫可同日

語耶今秋乞桐撰增助祀田碑記以垂久遠并請註永遠

不準推付別戶字樣於冊桐竊惟興舉祀產後嗣之賢而

鼓勵風俗守土之分蔚亭一介寒儒非有倉箱之饒裕可

供享用也非有腰纏之充積可資揮霍也乃痛先靈之幾

黃梨洲先生年譜下 八

餒而以硯田所穫購產而助之公視世之貪利忘本者相

去何如哉桐雖譴陋亦樂記其事為維風敦俗之一助尤

願後日宰此土者援有舉莫廢之義以維持之俾先生各

後嗣皆有以觀感而油然而生其報本反始之心是又桐之

厚望也夫

乙巳長夏輯成此稿卷分爲四公之一言一事與夫文詩
目之有年可稽者摭摭始盡久爲同志鈔傳矣戊申己酉
間宗滌樓先生講學吾姚龍山書院就而正焉先生曰年
譜自有體例曷以誇多闢靡爲遺獻事實甚繁取其言行
之大節師友之結契際遇之轍軻行蹤之經歷有足見性
情學問者編而入之使後人得以論世知人已耳瑣屑之
事盍從芟削且年譜之作將弁諸遺集也文定詩麻諸篇
各標年次而復次其目於譜中毋乃贅乎炳因刪繁就簡
合爲三卷兵燹時存於闕下者是也歲丙寅重加釐訂時
黃梨洲先生年譜跋

先生歸老越中炳復繕清乞正先生曰得之矣不違陽明
戢山二先生年譜之例矣今削刷告成而先生已歸道山
六稔爰書此以志師承之自云癸酉仲秋炳屋又識

船山公年譜

光緒癸巳秋日

國史儒林傳

王夫之湖南衡陽人明舉人張獻忠陷衡州設偽官擢夫之夫之走匿南嶽賊執其父爲質夫之引刀自刺肢體昇往易父賊見其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歸居石船山杜門著書神契張載正蒙之說演爲思問錄內外二篇所著書有周易稗疏書經稗疏詩經稗疏其言易不信陳搏之學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諸圖及緯書雜說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元妙附會老莊之旨故言必徵實義必切理其說尙書詮釋經文多出新義然詞有根據不同游談其說詩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皆確有依據不爲臆斷又辨叶韻一篇持論名通足解諸家之轆轤又著尙

船山公年譜前編

書引義春秋稗疏春秋家說康熙間吳逆在衡湘夫之又逃入深山吳逆平巡撫嘉之餽粟帛請見夫之辭帛受粟未幾卒

國史傳稿

明桂藩在肇慶大學士瞿式耜薦夫之爲行人司行人旋以母病歸衡山

國史凡例

今查王夫之前明舉人在桂王時曾爲行人司行人浙江黃宗羲前明布衣魯王時曾授左僉都御史明亡入我朝皆未仕著書以老所著之書皆蒙收入四庫列爲

國朝之書

四庫全書提要內多哀其書以為精核今列於儒林傳中而據實書其在明事蹟者據歷代史傳及欽定續通志例也

船山先生年譜前編

三

序

昔太史公采輯羣書為孔子世家比事屬詞窮原竟委俾後之學者讀孔子書復讀世家稽其年齒考其行事曉然於孔子之本末而備悉其為人雖以閱世過多搜采舊聞間容失審然七十三年中闕疑存信於孔子之德行道藝出處進退未嘗不多所發明也世家之輯曷可少哉吾宗船山公以前明崇禎壬午舉於鄉值寇亂日亟道梗不得赴會試張獻忠陷衡州公匿南嶽蓮花峰下寇獲公父武夷公質招公為偽吏公自殘支體傅毒藥昇往易父既皆獲免復匿南嶽山後黑沙潭意倘鉤索相尋即致命遂志未幾明思陵殉國桂王建號肇慶公結管公嗣裴起義兵圖恢復遽見潰敗尋遣鄉里之難一再赴粵授行人職以疏救五虎幾陷不測時粵政日非殘明如綫公知事不可為乃適返衡陽自是一意著述或與及門諸子講學或與二三遺老游覽吟詠三十年間居敗葉廬及觀生居者十有四年居湘西草堂者十有六年嘗再至洞庭一至江西不久旋返平日蹤跡所至湘鄉為多餘則祁邵之間而已吳逆三桂之變人心煽惑有以勸進表屬者公異詞以謝逃入深山越十一年直隸鄭公端巡撫偏沅風聞其事飭衡州府知府崔公鳴鶴餽粟帛請見公卻帛受粟以哀病辭臨終遺命墓碑書明遺臣蓋公忠於勝國之心七十餘年猶一日也公生平所學邃於張子正蒙及近思錄演為

船山先生年譜前編

一

思問錄內外二編以上契乎孔子故於周易詩書春秋禮記多發前人所未及於四子書詮解尤極精詳更肆力於老莊呂氏淮南諸子與夫屈宋楚詞爲之註釋漢魏以下遞及陳隋於文詩均有評選唐詩則於李杜加詳晚年所著史論於累朝治亂興亡得失之故反復推究洞澈無遺凡所著書百餘種沒後散在門人故舊家悉不傳越十一年康熙壬午宜興潘公宗洛提學湖廣公仲子啟游其門乙酉撰具行述抱家藏思問錄正蒙注莊子解楚詞通釋諸書呈乞作傳始稍稍章矣洎啟公年踰六十從遊之有志及姻友之有力者捐刊公書數種其後增至十餘種坊肆乃有傳本乾隆三十八年

船山公年譜前編序

三

詔開四庫書館搜訪遺書公著周易稗疏周易考異書經稗疏書經引義詩經稗疏詩經考異叶韻辨春秋稗疏春秋家說均蒙

欽定收入四庫並

詔史館列傳儒林公之學於是益昌公之見

衰

聖朝固願不及此也嗣後遺書日出道光間公六世孫世佺哀藏於家之春本支從父世全公謀刊百五十卷於湘潭新化鄧先生顯鶴主其事湘潭歐陽先生兆熊寶贊成之咸豐四年板燬於兵同治初元曾文正公國藩與忠襄公國荃合謀重刻於金陵增益百七十二卷公書於是粗

備然合之未刻未見已著錄者僅八十八種其佚名者尙數十種也今公書已遍海內而事跡散失傳聞異詞不有年譜其何以原始察終也之春十四世祖統公與公七世祖綱公爲同懷兄弟別居衡陽泉溪市乾隆三年析衡陽東南二鄉置清泉縣故之春世爲清泉人之春於公在支系不容膜視尋常族姓與凡百後學自逾涯量藩鄂以來就公文詩集中取其注有年分及事實可按者證以行述潘公宗洛撰傳與乎族譜省志諸書謹用比次爲年譜前後編亟付棗梨持以問世雖於龍門筆法非所敢擬庶乎傳信後世亦仁明所不廢也爰揭顛末與世之讀公書者質焉時光緒十八年壬辰冬月八世從孫王之春序於

船山公年譜前編序

三

鄂藩使署

行述 據家譜本

子政述

八世從孫之春謹錄

亡考曾刻本船山大人曾刻本諱夫之字而農別曾刻本無別字

號薑齋中歲稱一瓠道人更名壺晚歲仍用舊名居於湘

西蒸左之石船山自爲之記蒸湘人士莫傳其學間有就

而問字者稱爲船山先生所評選有漢魏六朝詩一帙四

唐詩一帙古文一帙緒論一帙皆駁時尙而辨僞體名曰

夕堂永日人士之贈答者又稱夕堂先生焉王氏系出太

原元至正以前失譜不詳十一世祖諱仲一揚州高郵人

曾刻本有從明太以功授千戶生輕車公諱成曾刻本有

曾刻本定天下七字以翊戴功陞衡州衛指揮同知遂籍於衡陽七世祖護

船山公年譜前編 行述

軍公諱綱從都御史秦曾刻本公金平柳韶賊以功晉驃

騎將軍上護軍祖武夷公曾刻本王父徵君諱朝聘字修侯以天

啟辛酉副榜授迪功郎壹志潛修曾刻本棄官隱居受學於邑大

儒伍學父先生定相究其曾刻本天性物理以武夷爲朱

子會心之地志遊焉以題書壁學者稱武夷先生祖母諱

孺人生亡考曾刻本於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九月初一日

子時年十四督學王開修先生志堅拔入學其後甯波水

向若先生佳膺曾刻本潘撰傳曾刻本錫亦作膺錫均 崑山王

澄川先生永祚皆鑒識首拔崇正曾刻本凡崇祿皆作崇正十五

年壬午以春秋魁與伯父石崖先生同登鄉榜大主考爲

太史吉水郭公之祥副主考諫議大興孫公承澤房師則

安福歐陽方然先生介也華亭章公曠江門蔡公道憲是

科俱爲分考時國勢漸不可支出場後遂引爲知己互曾刻本

志節以相砥礪是冬上計偕行至南昌道梗歐陽先生論

以歸養明年癸未張獻忠陷武昌遞陷衡州紳士多反面

納款其不降者賊投之湘水亡考曾刻本匿南嶽雙髻峰

祖曾刻本爲僞吏所得挾質以召伯父與亡考曾刻本作府君祖

作府君迫欲自裁亡考曾刻本哀窘匿伯父自刺身作重

創傅以毒藥昇至賊所賊不能屈得免於難復返曾刻本

嶽峰曾刻本有甲申五月聞北都之變數日不食作悲憤

凡四續焉乙酉以還走入永興將入搖峒以徵君病不能

往明年丙戌湖廣兵燹塞野大旱赤地是時督師黎平何

公屯湖南宜興堵公屯湖北而李自成死九宮山餘黨降

船山公年譜前編 行述

必錄此走湘陰上書於司馬章文毅公指畫兵食且諫其

調和二公以防互潰公報以本無異同不必過慮府君含

默而退已而堵公辟檄兩及府君卧未陽不往其後喪敗

相仍何堵二公前後俱以殉節章公亦憂憤而卒永曆元

年丁亥今皇清之順于丁亥收湖南曾刻本是冬祖

治四年也二百二十四字曾刻本有一月王父徵君棄世亡考曾刻本營葬嶽

後曾刻本有堊旦夕悲號膺難西走時前大學士瞿公式

相留守桂林曾刻本特章引薦疏薦之亡考曾刻本

疏乞終喪得旨云具見孝思足徵恬品著服闋另議曾刻本

已而歎曰此非嚴光野時也違母制終曾刻本就行人

遠出以君爲命死生以爾二十四字曾刻本司行人介子之職曾刻本有少傳嚴公實砥柱焉紀綱大壞

驍帥外託宦倖內恣視公與少傳嚴公實砥柱焉紀綱大壞

陸廷杖下獄將置之死府君走訴嚴公諸君棄墳墓捐妻

內閣王化澄憐帥陳邦傳內暨夏國祥等交害之指爲五

虎廷杖下獄將置之死府君走訴嚴公諸君棄墳墓捐妻

子從王於刀劍之下而黨人假不測威而殺之則君臣義絕而三綱毀雖欲效南宋之亡明自抗慨誰與共之勸公制其後五人以嚴公力得不死而黨人雷德復誣參議公止其抗疏指陳王雷國疏凡三上嚴公雖留而志不得伸黨人吳貞毓萬朝且陷府君於不測府君憤激略血因求解職時有忠貞營降帥高必正募義營救之乃得給假人國歸也不以私自此隨地託迹或在涪或在柳或在未或在晉甯或在漣邵所寓之處人士俱極依慕亡考曾刻本君不久留輒辭去最後自岳曾刻本陰遷船山築土室名觀生居遂以地之僻而久藏焉至於守正道以屏邪說則參伍於濂洛關閩以闢象山陽明之謬斥錢王羅李之妄作思問錄內外篇明人道以為實學欲盡廢古今虛妙之說而返之實自潛修以來啟發曩秉孤鐙讀十三經廿一史

船山公年譜前編 行述

三

及朱張曾刻本遺書玩索研究雖饑寒交迫生死當前而不變迄暮年體羸多病腕不勝硯指不勝筆猶時置楮墨於卧榻之旁力疾而纂註顏於堂曰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於四書及易詩書春秋各有裨疏悉考訂草木魚蟲山川器服以及制度同異字句參差為前賢所疏略者蓋亡考曾刻本自少喜從人間問四方事至於江山險要士馬食貨典制沿革皆極意研究讀史曾刻本有讀字註疏於書志年表考駁同異人之所忽必詳慎搜閱之而更以聞見證之以是參駁古今共成若干卷至於敷宣精義羽翼微言四書則有讀大全說詳解授義周易則有內傳外傳大象解詩則有廣傳尚書則有引義春秋則有世論

家說左傳則有續博議禮記則謂陳氏之書應科舉者也更為章句其中大學中庸則仍朱子章句而行之末年作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以上古今興亡得失之故制作輕重之原諸種卷帙繁重一一皆楷書手錄貧無書籍紙筆多假之故人門生書成因以授之其藏於家與子孫言者無幾焉又以文章之變化莫妙於南華詞賦之源莫高於屈宋南華去其外篇雜篇詞斥聖門之譌妄屈子以哀怨沈湘抱今古忠貞之慟其隱情莫有傳者因俱為之註名曰莊子衍曾刻本楚詞通釋又謂張子之學切實高明正蒙一書人莫能讀因詳釋其義與思問錄內外編互相發明此亡考曾刻本自辛卯迄辛未四十年賚志不

船山公年譜前編 行述

四

曠用力不懈嘗自署其槩以為吾生有事者曾刻本也其他則淮南子有旁注呂覽有釋劉復愚有評李杜詩有評近思錄有釋皆發從來之所未及而衷訂其旨維時長嘯一室作祓禊賦曰謂今日兮令辰翔芳舉兮蘭津羌有事兮江干疇憑茲兮不歡思芳春兮迢遙誰與娛兮今朝意不屬兮情不生予躊躇兮倚空山而蕭清閱山中兮無人蹇誰將兮望春又山樓雨詩曰江城二月催寒雨山客三更夢嶺雲青鏡分明知鶴髮寶刀疇昔偃龍文援毫猶記趨南史誓墓還將起右軍飛鳥雲邊隨去住清猿無事憶離羣時值華亭章司馬次子有謨南遊阻道亡考曾刻本延入畫共食蕨夜共然藜以所注禮記授之夜談至雞鳴為

常游兵之為盜者竊聽而異之相戒無犯焉年七十三久
病喘嗽而吟誦不輟次年元旦尚衣冠謁家廟二日清晨
起坐不憚指先祖曾刻本有行狀墓銘付長孫若曾刻本
曰汝慎藏之謂敵曰勿為吾立私諡也良久命整衾時方
辰遂就簀正衾甫畢而逝享壽七十有四遺命禁用僧道
自題遺像曰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云此是薰齋龜於朽
後隨人卜夢未圓時莫浪猜誰筆仗此形骸閒愁輸汝兩
眉開鉛華未落君還在我自從天乞活埋其銘末句云幸
全歸於茲邱固銜恤以永世哀哉亡考之逝今十有四年
矣值

船山公年譜前編 行述

五

聖朝之寬大蒙太史之採風不孝敢伊蔚虛生采菽不似
於志夔不可企於學茫無所窺哀述梗概稍次本未仰乞
大君子於俗論之不亟取者而取之於人間之不欲傳者
而傳之曷勝匍匐哀慄而待

謹案 船山公行述原 虎止公為宜興潘公撰傳

而作今家譜所載潘傳與曾刻本本世全公元刻今

曾刻本同而行述較曾刻本反略即曾刻本行述亦較

潘傳為略蓋 虎止公原作所述情事必與潘公相

仿初未嘗觸犯忌諱當修譜時 虎止諸公必有恐

陷深文甚且為 公著述累者遂將其中偶涉

國朝與乎明藩以及吳逆諸語概從刪節故復返嶽峰句

下即接于丁亥收湖南云云就行人司行人介子之

職下即接自此隨地託迹云云皆發從來之所未及
而衷訂其旨下即接維時長嘯一室云云意蓋謂有
潘傳在後人可參觀得之也曾刻本稱謂之外改字
尚多且據潘傳於復返嶽峰下增入二百二十餘字
於著服關另議下增入二十餘字於就行人司行人
介子之職下增入三百字校之潘傳情事既有參差
語句亦不盡一其非原本可知之春所錄行述既遵
家譜刻本異文附注其下俾世之閱者得以識焉之
春謹識

船山公年譜前編 行述

六

彭剛直公奏請改建船山書院片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再臣本籍衡陽士紳奉前學臣朱迥然面諭創建船山書院於南城外擇師主講已閱一年因院地逼近城市湫隘囂塵殊不足以安絃誦復由臣捐貲改建於湘水中之東洲查船山爲前明遺臣王夫之隱居地在衡陽蒸水左岸夫之爲崇禎十五年舉人逢亂未赴會試明年流寇張獻忠陷衡州迫脅士類從亂不降者投之湘江夫之走匿南嶽賊執其父朝聘爲質以索之夫之因自刺兩臂作重創昇往易父賊乃俱免之順治三年明桂藩子永明王由榔稱號肇慶其大學士瞿式耜疏薦夫之於桂王授行人司行人屢疏劾王化澄等幾蹈不測康熙十八年吳三桂僭

船山公年譜前編 奏疏

號於衡覓夫之作勸進表夫之潛逃去後乃隱居石船山築土室著書其中學者稱船山先生

聖清大定巡撫鄭端聞夫之曾拒僞命又爲我

朝貞士屬郡守餽粟帛請見夫之受粟返帛辭不見年七十四卒所著書四百餘卷其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尤神契張載之說作正蒙釋義與所著思問錄內外篇互相發明論者謂我

朝鉅儒輩出或攻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攷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音之儀號爲卓絕而夫之皆已發之於前與後賢若合符契不愧命世獨立之君子臣案夫之當時海內碩儒北有孫奇逢西

有李中孚東南則黃宗義顧炎武雖皆肥遯自甘力辭徵辟然薦紳多從之游著述亦行於世名稱彰獨夫之匿跡銷聲不欲身隱而文著故世亦諳知之者沒後十四年督學潘宗洛稍訪求其遺書洎乾隆中

四庫館開而夫之所著易詩書春秋諸經稗疏始備著錄聖朝闡幽崇賢復列夫之儒林傳於是天下始知其名茲學臣朱迥然既創立書院期講明夫之之學兩江督臣曾國荃復將家藏所刻船山遺書三百二十二卷板片捐置書院又捐助膏獎銀兩嘉惠來學臣與夫之生同里開親讀其書私淑其人敢不勉竭棉薄力任重建書院之舉惟是該書院係集衡永郴桂府州所屬舉貢生監肄業其中

船山公年譜前編 奏疏

則凡延聘師儒甄別生徒整飭院規給發膏獎皆應歸衡州分巡道主持其事其肄業生先由巡道札飭各府縣及各學公同詳慎舉報出具切實考語送道應試每年期定二月初旬由道甄別一次復覆試以定錄取課分超特一三等限定額無多載在章程內俟經費稍足再行推廣至書院掌教山長應聘何人不得以借才異地爲嫌及外省籍貫皆可惟擇學問名望素優者由本籍士紳商請巡道關聘仍由巡道轉達學政不得徇私由人濫薦亦不得掌教不到院致送乾脩以昭慎重而節虛糜當此海氛不靖異教龐雜補救之術惟在扶植人才出膺艱鉅而人才之賢否端賴學校之陶成臣以諸生遭際

聖明忝竊踰分無濟時艱所望二三豪傑景仰鄉賢乘時奮勉養其正氣儲為通才是臣區區之私心所竊願者可否仰懇

天恩飭湖南撫臣學臣札行衡永道實力將船山書院一切應辦事宜妥速議定舉行實於

皇上興學育才之道不無裨益其南城書院舊址改作船山祠宇祀夫之粟主其中可否請

旨飭有司春秋致祭俾士民有所觀感而昭激勸之處出自

逾格恩施除將所擬船山書院章程咨部存案外所有臣改建船山書院及明遺臣王夫之事蹟緣由理合附片

船山公年譜前編 奏疏

三

具陳再船山書院延師獎士動用經費由衡永郴桂士紳捐集書院則由臣買地改建業已告成未支公款應請

恩免造冊報部合併聲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凡例

一公舊有年譜係儀徵劉毓崧編其間詳畧互見望漏訛舛如己丑二月服闋辛卯僑寓祁陽丙申暫往興甯之類未為完本是編全據公集及家譜等書哀輯而成逐條引注倍期詳審不厭複煩非欲突過前賢實冀傳信後學

一公既為前明遺臣又為

後編

一公官事明藩桂王義不再仕是編於順治紀年以桂王尚存皆冠

船山公年譜前編 凡例

一

國朝二字既連注桂王年號復逐年詳紀所在以明公戀戀舊君故國之心迨桂王被執公入

國朝僅一冠於康熙元年以後悉仿綱目體例並將萬曆

天啟崇禎逐年紀元書號以志區別

一紀桂王事蹟全遵

御批通鑑輯覽故與永歷實錄多有不符其有輯覽未載者仍依永歷實錄

一原犯

國朝

廟諱之字遵用恭代並加口以資質識

一公書常作嘗由作繇原避明諱引用處皆仍其舊惟

草堂公書作艸堂家譜作草堂則從家譜
 一公著述未注年月與事迹稍涉疑似者概不編入
 一公平生戚友其年輩較長及相若者皆稱某公某某
 其受業弟子則稱某先生某某有名者稱名佚名則
 稱字
 一逐年所作詩雖經按時引注年終仍錄全題以備查
 考

船山公年譜前編 九例

二十

家譜世系表

謹按王氏系出太原本姬姓之後周靈王之子世所稱王
 子晉者得道於緱山子孫因以王為氏至離次子威而
 分兩郡實一祖也至雁門太守昶而著船山公薑齋文
 集章靈賦云居調軫以理誓兮連權兆而哲夢自注云
 故必稱引初始述祖考之肇啟者以開其蒙昧王之得
 姓自太原世系綿衍又黃書自序云太原之系世胄綿
 也吾宗自元至正以前失譜不詳其可徵攷者元末有
 居江南揚州高郵州之打魚村者明太祖起兵渡江以
 從龍功授千戶稱驍騎公斷為始祖至船山公十一世
 故虎止公行述稱十一世祖云云始以武勛繼以文德

船山公年譜前編 世系表

式是先型藐予小子敬述其崖畧如左

始祖驍騎公 仲一 江南高郵州人明洪武間以從渡
 江功官山東青州左衛正千戶 先世居高郵之打魚村
 斷自十一世祖驍騎公為始公兄弟或云九人或云七
 人羣雄逐元公仲三亦起義兵會馬或於軍中惟公
 及弟仲正二公仲三從明太祖渡江公以功授山東青
 州左衛正千戶仲三兩公各累功襲長沙衛平陽
 衛指揮正千戶仲三兩公各累功襲長沙衛平陽
 之士自注云太始起濠洲公從揚州之高郵起兵應
 湘濱又云公初到爾身又蓋齋文集耐園家訓跋云吾家自
 揚來此十三世又蓋齋文集耐園家訓跋云吾家自
 驍騎公從邗上來宅於衡十四世矣又公已酉哭塋
 孫用羅文毅公慰彭敷五喪子韻云邢江枝葉無多望
 又虎止公感懷詩云吾宗發邢江奮武助最昭皆述高
 郵舊籍也 鄧湘皋先生顯鶴謂 配馮宜人
 公先世為江都人蓋記德偶誤耳 龔世職永樂間以
 遷衡始祖昭武將軍上都尉公 諱成

從南下功升衡州衛指揮僉事晉同知世襲始遷於衡

陽都尉公從明成祖南下以翼戴功最升衡州衛指揮

公章靈賦云靖協勞於滄池兮采赤麓以剖戶自注道

成祖靖難又協贊成勞於滄池河故剖萬戶之封食采

赤帝之麓儒林傳稿云公衡陽人今改正配朱淑人

注云提要誤刊以為漢陽人今改正配朱淑人

二世嗣都尉公諱全襲世職配崔淑人

三世嗣都尉公諱能襲世職以上皆終於官忠勤世

其令配劉淑人車生子二長輕

第四世昭勇將軍上輕車都尉公諱綱襲世職以功晉

驃騎將軍上護軍遷江西都指揮僉事掌衛事初從都

公金以平柳韶賊為中路總統拔賊若蕩平之以功晉

驃騎將軍上護軍遷江西都指揮僉事掌衛事初從都

驃騎將軍上護軍遷江西都指揮僉事掌衛事初從都

驃騎將軍上護軍遷江西都指揮僉事掌衛事初從都

驃騎將軍上護軍遷江西都指揮僉事掌衛事初從都

驃騎將軍上護軍遷江西都指揮僉事掌衛事初從都

驃騎將軍上護軍遷江西都指揮僉事掌衛事初從都

驃騎將軍上護軍遷江西都指揮僉事掌衛事初從都

驃騎將軍上護軍遷江西都指揮僉事掌衛事初從都

驃騎將軍上護軍遷江西都指揮僉事掌衛事初從都

驃騎將軍上護軍遷江西都指揮僉事掌衛事初從都

驃騎將軍上護軍遷江西都指揮僉事掌衛事初從都

次室鄭太君公即一山

公高祖處士公諱甯以文墨教子弟起家儒配趙太君

曾祖掌故公諱雍處士公長子諱亨字順泉郡文學次

州學訓遷江西南城縣學諭明時凡應貢者每以獵

得相競掌故公居城縣學諭於明時凡應貢者每以獵

之以是選之問歲始應貢家世於所授業學使義而許

苦吟清徹不問家人業或故詰公日一石穀春幾許木

日一石米浮薄者笑焉公亦配毛孺人

不怒其敦敦長者行類如此

祖少峯公諱惟敬峯公再次生三子長次峯公諱惟敬次少

家世節錄云少峯公之始生也素公諱惟敬次少

字日夢公姿貌奇偉長六尺鬚髮疎秀瞳光透出十步

仇爽尚大節飲酒至一石不亂鬚髮疎秀瞳光透出十步

坐起中句矩或勸公曰君閱胃子郎君又以為儒名隨散

蓋儒服乎輒笑不應掌故公之卒以貴讓太素公隨散

隨散之終身不見一語遇人長亦不禱於富貴之門竟日

敬愛生平如一巷語遇人長亦不禱於富貴之門竟日

時以痛自謝過乃已或時為勞勉焉年元配馮太孺人

無所繼配范太孺人翼公皆郡文學君公次牧石公次子

出仲性篤孝少時小有過失私從除道掖令歸寢牧

鑰時當除夕風雪漫迷微君公私從除道掖令歸寢牧

石公引各自資必遵庭命翌日且少舉公方啟門焚

香牧石公怡顏長蹠少舉公且喜且泣稱其允為道器

今務發抒心之實已遊鄒泗山門承志遊馬以
其知實踐為武夷先小友天植無間於族顏之揚
少至公嚴威一獨酌不假外坐不吮筆作長中夜
不取起昏問起居退立戶為恒不飲以環繞悲
平善愉人色嗜足而自退不為恒不飲以環繞悲
剛屏厭人坐既不獲侍左則不飲以環繞悲
死屏厭人坐既不獲侍左則不飲以環繞悲
發聲及卒抱持不獲侍左則不飲以環繞悲
十疾迄一書抱持不獲侍左則不飲以環繞悲
素不所治家日人永訣後奉孟血而泣者數年
至哀所感諸人產及故囊不名一錢君獨力經營
悔范一馬忽歸也微君不方徒衡借馬報者至
且事一馬忽歸也微君不方徒衡借馬報者至
大子或一如少也公稱張遺像設几筵日侍左右
盈子或一如少也公稱張遺像設几筵日侍左右
弟白於首歎笑如童時或遇涕下衣對則笑語如常
然

船山公年譜前編 世系表

忘所愛戚一財無私藏初以為通達送難不傷於
於衣無私藏初以為通達送難不傷於
平張光密處不立崖岸力工如時制言動室閉目
意為名譽密處不立崖岸力工如時制言動室閉目
大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君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請微君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得熱疾君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將有熱疾君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能受所疾君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辨之率性之宜之者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願謂之變冠之退之清也雅不與佛身未嘗向佛
命之廢其事此亦神道之教也王政之使修德
而於之早受知於邑令胡公意已屬之並一使
效之於邑令胡公意已屬之並一使
知凡邑故抑之以示意胡公意已屬之並一使
歐陽解首瑾童科乃補意胡公意已屬之並一使
非以中業學進不得望見風請如郭季林鳳慶夏叔
直汝

中

獨何瑋孫一珠皆所鑒別俱為名孝廉恒謂處人己
其類乎此為前母蔡孺人甯遠教諭且不可一往
行類乎此為前母蔡孺人甯遠教諭且不可一往
卒歲母孺人處士諱公念樂諱不章女公性陽太
甲子孺人試乙丑上春官以文皆邑文權學中子
年十九來歸也少學公之嚴願於孺人存則不喜
之夜則坐與婢語必夜少若燦燦酒果以孺人
公書出與婢語必夜少若燦燦酒果以孺人
相得如骨肉則必無器移案不復作與仲吳太
一生往問之若流涕竟日其卒也一慟得疾性
卒年五十五易之為慘然變事家承嚴政內外
自孺人易之為慘然變事家承嚴政內外
其眉目有過之失不加阿諛諸新婦笑拊摩終
唇者乎雖然佳兒女豈須人詞責不肖者操之
橫出

船山公年譜前編 世系表

五

矣人日趨下初非吾作法之涼也年七十二石崖
兩公同舉外王母年八十有九生元素先生炳舉
於鄉郡丞楊太君所生等威里十生元素先生
官刺史凡四世君相其少里十生元素先生炳舉
州孺人行述云但聞其事少里十生元素先生炳舉
畏煙之出瀾巾也盛其不撲蠶畏公三年醴寒不
不每激水引瀾巾也盛其不撲蠶畏公三年醴寒不
承於一語不異初喪叔及之述范太孺人疾迫遷
歡如語不異初喪叔及之述范太孺人疾迫遷
圍爐共語不異初喪叔及之述范太孺人疾迫遷
室或祖公垂之孺人如新婦季不相見則皇歲周
母外祖公垂之孺人如新婦季不相見則皇歲周
且無生益事叔祖公垂之孺人如新婦季不相見
終老至而禮治亦不白事其公推事又云少者以
翁不事家而禮治亦不白事其公推事又云少者以
館粥而慎終之厚倍於素封君勤素業乃薄田僅
成人銷藉耳之孝若不待言所得數米薪君十年
成先君之孝若不待言所得數米薪君十年燕趙

聚子婦構堂室終不孝讀書之業且河澗宗無乾餘
之失類出於節節則心專力竭愈可知矣又云姑母
適范氏早寡守志編居鞠其子女恩逾己生為畢婚嫁
從兄玉之年四十來諸生冠帶入省猶手酒漿相勞苦
如撫兄弟三人長兄介之字石子一字石崖號耐園學
者稱耐園先生又號鏗齋崇禎壬午同榜舉人年八十
一卒私謚貞獻性至孝獻賊陷衡州匿南嶽黑沙潭將
自盡賊執其父以購己乃與船山公百
計營脫自後隱窮山次兄參之字立三一字叔稱號磴
四十餘年以壽終齋宏光恩選貢生先徵君公三月卒性至孝母病不能
目眇率至夜分又患心疾宛轉撫摩數年不懈癸未賊
陷衡州公走匿山中不就偽試偽吏呈不願者以公為
首幾不測會賊去乃免歲饑待親避亂南鄉時米貴道
梗合家數百指日行二薄粥公持粥泣曰此豈老人食
耶勸父飯不許因絕勺水竟日公其季也石崖公配歐
陽孺人思恩府同知諱炳女孫歲貢生諱珠女子一敞

船山公年譜前編 世系表

六

字應原邑文學女一適文學蕭鳴南子式礪齋公娶蔣
太君文學大操公女子二長教甲午避兵為遊騎所戕
次致蚤逝應原公原娶鄒太君生子一諱生那繼娶李
太君舉人李公孟韶孫文學維翰公女生子一諱生郊
生那公娶文學杜公煖女生子二長諱綿次諱續
公諱夫之字而農號薑齋一號賣薑翁莊子一名壺
庚戌
蘇太君孝壽說注一號一瓠道人興詩記或一瓠先生
唐須竹躬周說注一號一瓠道人興詩記或一瓠先生
乙巳和梅花百詠或瓠道人句注愚鼓歌附十二時歌
附和七絕第三首或瓠道人句注愚鼓歌附十二時歌
注一號雙髻外史孝烈或構杙外史
疏承歷賞錄諸稿
本晚居府治西百二十里石船山稱船山老人
庚午夕
緒論或船山老農壬戌說文或船山遺老
廣義發例或船山遺老
序

病叟己巳黃書序
識小錄學者稱船山先生又稱夕堂先生述行

船山公年譜前編 世系表

七

先船山公年譜前編

八世從孫之春輯

明萬曆四十七年己未 公一歲

九月初一日子時生於衡州府城南回鴈峯王衙坪時

武夷公年五十譚太孺人年四十有三

明萬曆四十八年庚申 公二歲

八月光宗即位詔以明年為泰昌元年九月熹宗即位

詔以是年七月以前為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泰

昌元年

十二月初一日大凌武夷公五十齒滿孟孟疑互

七十自定稿庚申臘月一日寒雪有作注是日為先

船山公年譜前編

徵君孤辰聞之先慈云泰昌庚申大東孟孟疑互

明天啟元年辛酉 公三歲

武夷公中副榜

武夷公以副榜赴武昌省應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繆

公昌期副考官兵科給事中朱童蒙首題士不可以

不宏殺次題尊賢則不惑三題天下大悅書曰不顯

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同考胡公允恭首薦繆公昌期已取中正額定錄名

次朱以策有童蒙字犯其名抑置副額熹宗以登極

恩予副榜貢太學武夷公曰余分在此且筮一命或

得報政而邀王言以補祿養之不逮也遂應貢北上

入國子監

舊齋文集家世節錄先君以乙卯辛酉兩副秋榜分

考胡公允恭首薦太史西溪繆公昌期業定錄名次

以對策中犯副考朱黃門童蒙名黃門不擇置乙第

是年熹宗登極以恩予副第者貢太學先君年已五

衰倦于文場歎曰余分在此且筮一命或得報政而

邀王言以補祿養之不逮也遂應貢入辟廡

石崖公入學年十有六

舊齋文集石崖先生傳畧兄為學篤敏十六補弟子

員

明天啟二年壬戌 公四歲

船山公年譜前編

武夷公在京師公與礪齋公同入塾從石崖公受讀

石崖先生傳畧仲兄稍長同席受讀而仲兄病幾瘳

兄調護扶掖齧指以授針艾仲兄賴以愈而卒以文

章名南楚無一非兄曲意怡聲疊疊講說以成之者

若夫之狂嫉無度而藥括弛弓閑勒逸馬夏楚無虛

時面命無虛日者又不待言

明天啟三年癸亥 公五歲

武夷公在京師公從石崖公受讀

明天啟四年甲子 公六歲

武夷公在京師公從石崖公受讀石崖公迎歐陽孺人

來歸

明天啟五年乙丑 公七歲

武夷公在京師公從石崖公受讀畢十三經

龍源夜話序七歲而畢十三經

武夷公歷滿應部選

明制舉人貢生入監者祭酒奉監規而訓課之有升堂積分超格敘用之法三年考滿以推官知縣學官分選

家世節錄歷滿應部銓時選政大壞官以賄定授正八品

明天啟六年丙寅 公八歲

肄業家塾

船山公年譜前編

三

武夷公歸自京師

家世節錄先君素矜風規及是相知聞者謂必罷選不就先君笑曰積薪何常之有我應此小用者何意無亦聊與優游而以倖倖去哉初仲父聞之亦為扼腕先君自都門歸欣然盡遣諸胸中仲父歎曰吾兄所謂賢者不測也 薑齋文集譚太孺人行狀先君子十年燕趙初自辛酉至丙寅凡六年再自戊辰至辛未凡四年 牧石公武夷公仲弟名廷聘字蔚仲郡文學生

磴齋公入學十二月牧石公長子玉之公生子子偉

玉之公字斯侯號果齋邑文庠生繼絕襲衡州衛指揮同知蔭萬戶侯 子偉公字遜倩邑文庠生

明天啟七年丁卯 公九歲

武夷公家居公稟承庭訓夏石崖公磴齋公同赴武昌省應鄉試九月落解歸磴齋公迎蔣孺人來歸

明崇禎元年戊辰 公十歲

春正月從武夷公受經義自是閱經義至數萬首經義序忽念身本經生十歲受之父 夕堂永日緒論余自束髮受業經義閱經義亦數萬首

武夷公赴京師謁選

時同邑前太常寺卿陳公宗契零陵前吏部郎中蔣公向榮欲為武夷公地皆笑而謝之同邑雲南參政陳公禮典因寓書于京師達官武夷公中途發械有

船山公年譜前編

甲

先容語遂不為致 家世節錄方謁選時同邑太常卿陳公契零陵銓司蔣公向榮深相引重欲為先君地皆笑而謝之大參陳公禮典會先君因致書長安達者先君受之中塗發械有先容語遂不復致

按陳宗契字景先萬曆辛丑進士官太常寺卿魏忠賢擅政諷使附己遂乞歸 蔣向榮字淡心萬曆己未進士官吏部郎中見魏忠賢擅政乞疾歸 陳禮

典字希虞萬曆丙辰進士

明崇禎二年己巳 公十一歲

武夷公在京師磴齋公子教生 教公字孝稷石崖公應提學試列一等

明崇禎三年庚午 公十二歲

武夷公在京師

蓋齋文集石崖先生傳略云嘗記庚午除夕侍先妣拜影堂後獨行步廊下悲吟長安一片月之詩宛轉歔歔流涕被面不知所謂及後思之孺慕之情同於思婦當其必發有不自知者存

八月二十日姪傲生 傲公字騰原

蓋齋文集文學騰原氏墓誌銘云騰原氏名傲貞獻先生冢嗣於余為從子生以崇禎庚午八月二十日公與石崖公磬齋公時以文字與友人相往還家世節錄云崇禎初文士類以文社相標榜夫之兄

船山公年譜前編

五

弟亦稍與聲氣中人往還先君知之輒蹙眉經日

明崇禎四年辛未 公十三歲

武夷公歸自京師

家世節錄已謁選會烏程當國操切以希上旨其姻家唐元弼者乾沒副貢籍求府判所部劾罷之烏程怒為罷銓郎新銓郎會烏程意旨苛按辛酉副貢移儀曹索故紙束溼甚暗索賄焉先君曰是尙可吏也乎吾以求一命為先人故俛折至此若出賊吏胯下以重辱先人是必不可詣儀曹辭罷大儀慈谿馮公起龍笑謝先君曰觀生氣故不可折者吾為選君必旦夕為除遣何有長者而作少年拂衣意氣乎先君

正色長揖而對曰無所辱公嘉惠某有田可耕有子可教終不敢欺天以暮夜金博一官碎假帖而退夜買驢出春明門遂歸又營道駱都督思恭掌金吾事監修國史史成例薦纂修者晉所考秋子速選以同鄉故咨先君于部先君亦笑受其咨既終不以赴部亦不以返于駱留筇中抵家乃焚之

明崇禎五年壬申 公十四歲

武夷公家居與仲弟牧石公季弟子翼公講學論文詩藥灌畦以為樂除羣從子弟泊門人皆拒不見家世節錄先君蒔藥灌畦若未踏長安塵者家居十七載不一至郡邑庭亦不通雜賓客非兩叔父外諸

船山公年譜前編

六

從泊門人問字往來都絕長吏到門以疾卻刺 子

翼公名家聘郡文學生

湖廣提學僉事王公志堅科試衡郡公入衡陽縣學

行述年十四督學王聞修先生志堅拔入學 王志

堅字聞修號弱生崑山人萬曆進士

石崖公試列一等尋食廩餼

石崖先生傳略餼於庠者八年

明崇禎六年癸酉 公十五歲

夏從石崖公磬齋公赴武昌省應鄉試

正考官錢謙益副考官張第元首題君子思不出其位次題修道之謂教三題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

務也

子翼公子珍之生 珍之公字時若行七

明崇禎七年甲戌 公十六歲

始從里中和四聲者問韻學韻語閱古今人所作詩不

下萬首

述病枕憶得余年十六始從里中和四聲者問韻

夕堂永日緒論序十六而學韻語閱古今人所作詩

不下十萬

湖廣提學僉事水公佳允家譜行述作佳應 歲試衡郡

列公一等第一名

行述甯波水向若先生佳允崑山王澄川先生永祚

船山公年譜前編

七

皆鑒識首拔

際齋公次子致生

明崇禎八年乙亥 公十七歲

詩有中秋里人張燈和牧石先生七律一首 憶得詩

明崇禎九年丙子 公十八歲

春湖廣提學僉事水公佳允科試衡郡列公一等夏從

石崖公際齋公赴武昌省應鄉試

正考官吳偉業副考官宋致首題煥乎其有文章次

題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三題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

可使富也

際齋公次子致殤

詩有蕩婦高樓月五古一首黃鶴磯五律一首 憶得詩

明崇禎十年丁丑 公十九歲

春迎同邑處士萬梧公女陶孺人來歸

憶得詩有初婚牧石先生示詩有日成博議幾千行

之句敬和詩 家世節錄先君文詞夫之獲見者贈

處士陶公萬梧文注夫之妻父 劉明遇譏陶孺人

墓誌銘陶孺人產衡陽千畝侯賞累鉅萬作合於青

燈布縷之孝廉而不挾富以驕其夫家

夏從牧石公讀史曳塗居

憶得詩有夏日讀史曳塗居聞松聲懷夏叔直先生

詩 家世節錄仲父和易而方介恬于榮利博識工

船山公年譜前編

八

行楷書古詩晚築室洞外號曳塗居蒔花植藥怡然

忘物每謂漆園吏東皋先生去人不遠

牧石公孫敏生 玉之公五子字幼重號卓樞行八

詩有初婚牧石先生示詩有日成博議幾千行之句敬

和七絕一首夏日讀史曳塗居聞松聲懷夏叔直先生

一首 憶得詩

家世節錄如郭季林鳳雛夏叔直汝弼何偉孫一琦

皆所鑒別俱為名孝廉 分體稿廣哀詩十九首有

夏孝廉汝弼一首 衡陽縣志夏汝弼字叔直崇禎

壬午舉人性倜儻負氣與王夫之兄弟善流寇陷衡

州汝弼居蓮花峰夫之依以避亂明亡遂棄巾服自

號蓮冠道人歌哭無恆有語及時事者輒閉目不答
問其姓名亦弗告也獨攜一童子囊琴登邵陽梓田
山就古木鳴泉間踞石彈琴或泣或吟又嘗登車駕
山觀瀑布旁皇數日不返返則仍居山樓自炊而食
山下有蕭常廢者知其非常人要之家中留月餘復
去後入九疑山餓死

明崇禎十一年戊寅 公二十歲

始與同人爲文酒之會

鼓棹初集詠蓮子水龍吟第三闕注余旣作蓮子詞
二闕寔有投素札者披覽之云公不棄予小子補爲
酬詞良厚乃我本無愁而以公之愁爲我愁屈左徒

船山公年譜前編

九

之倫東皇雲中不爾也且公所咏者荻絮蓼花金風
玉露皆余少年事假以公弱冠時文酒輕狂今日爲
公道公其能不賴見於色乎

明崇禎十二年己卯 公二十一歲

從石崖公磴齋公赴武昌省應鄉試

時公與黃岡熊公秉李公以默會文課議不犯一時
下圓熟語復不生入古人字句取精煉液以靜光達
微言 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因憶昔與黃岡熊涓公
秉李雲田以默作一種文字不犯一時下圓熟語復
不生入古人字句取精煉液以靜光達微言所業未
竟而天傾文喪死生契闊念及祇爲悲哽 熊秉明

史忠義傳作熊雷字涓公黃岡人移居武昌喜邵子
皇極書頗言未來事十六年元旦盡以所撰性理格
言圖書懸象大易象諸書付其季弟曰善藏之城破
前一日貽書友人馮雲路曰明日當覓我某樹下及
期行樹旁賊追至躍入荷池以死 李以默感舊集
傳作以篤字雲田湖廣漢陽人別自號老蕩子 徐
電發續本事詩雲田才高淪落龔芝麓爲賦老蕩子
行 吳梅村集有蕩子失意行贈李雲田 案南窗漫
記壬午鄉
試涓公以禪制不預踰年遂行流寇之難雲
田以淪落不偶故以會文爲是年事

秋石崖公中副榜公偕歸至城陵磯遇風
正考官邵 失名 副考官章正宸首題爲臣不易次題

船山公年譜前編

十

中立而不倚三題 佚
南窗漫記己卯自鄂歸至城陵磯風厲檣折幸得登
陸步至磯上走岳陽憩岳侯祠見王澄川先生永祚
題柱云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大丈夫當如此矣南人
歸南北人歸北小朝廷豈求活耶

十月與郭公鳳躡管公嗣裘文公之勇初集匡社
匡社初集呈郭季林管治仲文小勇詩有良宵霜月
好之句 郭鳳躡湖廣通志字季陵衡陽人崇禎壬
午鄉舉明亡隱石僊嶺構藥闌竹塢日吟咏其中以
自娛 管嗣裘字治仲崇禎壬午舉人張獻忠陷衡
州匿安仁山中賊執其兄嗣箕索之佯以死報獲免

尋從桂王於桂林為中書舍人桂林陷走靈谿洞冬
夏一敗絮墜土而食與西安劉湘客仁和金堡廣平
成昌時輩相倡和李定國入桂林嗣裴說定國貳於
孫可望迎主自效定國不能用遂去轉入永安州不
知所終永歷實錄有傳 文之勇字小勇崇禎貢生
詩有匡社初集呈郭季林管治仲文小勇五律一首劉
子參計偕北上便寄奚中雪五律一首 憶得詩

劉子參名惟贊祁陽人崇禎己卯舉人縣志獻賊陷
湖南聞其名購之急惟贊率鄉勇扼險自固賊不敢
犯國變後隱祁邵之交築白雲菴以居永歷實錄嚴
起恒傳永歷二年楚師敗於湘潭何騰蛟被害楚兵

船山公年譜前編

十一

四十餘萬失主洶洶惟贊徒步詣肇慶上疏大旨言
宜出起恒督兵不果用湖南復陷

明崇禎十三年庚辰 公二十二歲

春二月石崖公應詔北上入國子監

石崖先生傳畧已卯以乙榜詔入北靡 送伯兄赴

北靡詩有二月暄氣新及珍重清湘流之句

石崖公既入監以武夷公暨譚太孺人年老無日不垂

思親之淚請告歸不許遂不復請而歸

石崖先生傳畧時以六曹策士雋者獲美除同舍皆

氣矜競獵兄以父母老請告歸未允諸同舍以旦夕

釋褐相留兄尤憎其躁競曰吾安能一日與奔鶩者

伍遂拂衣不請而歸猶憶鄉前輩歐陽正賜翁自北
歸持家兄報夫之往領焉歐陽翁曰伯兄無日不垂
思親之淚吾誘之以奕至三兩局則淚滴野中矣
詩有送伯兄赴北靡五古一首月下步春溪樾徑抵金
錢沖訪季林因與小飲七絕一首 憶得詩

明崇禎十四年辛巳 公二十三歲

春構澆濤園種竹雜植花卉

憶得詩有乾濤園初構種竹環小軒雜植花卉盛夏
遂已成陰詩

湖廣提學僉事高公世泰歲試衡郡列公一等文評有
云忠肝義膽情見乎辭 高世泰字彙旃江南無錫人

船山公年譜前編

十二

詩有澆濤園初構種竹環小軒雜植花卉盛夏遂已成

陰迢然有作五律一首 憶得詩

明崇禎十五年壬午 公二十四歲

湖廣提學僉事高公世泰科試衡郡列公一等刑部郎

中蔡公鳳巡按湖南刑獄徵會文課公蒙特獎期於武

昌省城相見

上蔡威函先生詩注先生諱鳳以比部郎欽恤楚刑

徵文課在見特獎期於鄂城相待

夏四月公長子勿藥生公從石崖公壑齋公赴武昌省

應鄉試秋七月與黃岡王公源曾熊公秉大會同人於

黃鶴樓與者百餘人拈韻賦詩

南窗漫記壬午初秋黃岡王又沂源曾熊渭公秉會

同人於黃鶴樓與者百餘人各拈韻賦詩

熊公秉序公澣濤園詩

南窗漫記渭公以禪制不與秋試為余序詩以眉山

淮海為戒

是科正考官翰林院郭公之祥副考官兵科給事中孫

公承澤首題請益曰無倦次題義者宜也三題其為人

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同考瀘溪縣學教

諭歐陽公霖閱薦

郭之祥吉水人 孫承澤號退谷崇禎辛未進士

家世節錄夫之舉主歐陽方然霖行述永歷實錄

船山公年譜前編

三

劉季鎮傳安福歐陽霖字方然初名介以瀘溪教諭

陞北流知縣擢戶科給事中車駕幸肇慶請西出桂

林與杜永和廷爭棄官歸里閉戶食貧不通人事

九月榜出公以春秋第一中式第五名經魁經義錄文

呈覽

行述壬午以春秋魁與伯父石崖先生同登鄉榜

陶孺人墓誌銘王子夫之登湖廣壬午科春秋第一

經義序弱冠有司錄以呈之君

石崖公中式第四十名同榜舉人錄文呈覽

石崖先生傳略壬午舉於鄉錄文呈覽

衡陽夏公汝弼郭公鳳麟管公嗣裘李公國相包公世

美中式舉人

沅湘耆舊集李國相小傳字敬公號芋巖富平人嘗

應募隨都督劉綎平楊應龍以功赴部下三峽舟覆

負母出巨浪中功牒漂失因浪迹衡湘開崇禎壬午

以衡籍舉於鄉遂為衡陽人張賊陷衡徧索薦紳強

以偽職不赴者死芋巖引刀割兩臂示不可用得免

鼎革初自南嶽轉徙山谷歲更其處晚築小室植桃

數株稱桃塢老人著逸齋費詞二卷

同考沔陽知州章公曠長沙推官蔡公道憲出聞見公

引為知己以忠義相砥礪

行述華亭章公曠江門蔡公道憲是科俱為分考時

船山公年譜前編

西

國勢漸不可支出場後遂引為知己互相砥礪 章

曠字子野別號莪山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永歷元

年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督師東安卒永歷

實錄有傳 蔡道憲字元白靖江人崇禎十年進士

為長沙推官張獻忠陷長沙被執大罵不降賊磔之

痊南郊醴陵坡贈太僕寺卿諡忠烈明史忠義有傳

冬自武昌歸

舟發武昌留懷熊渭公李雲田王又沂朱靜源熊南

吉詩有漫隨南雁望霜函之句

十一月武夷公命石崖公及公同赴公車北上上湖南

道參議金九陞以衡陽富人有劣而梟者法當死屬意

餉公兄弟千金治北裝貸其死公與石崖公拒卻之

家世節錄壬午冬夫之上計偕 石崖先生傳略時

觀察全椒金公念吾兄弟甚貧欲為治北裝已有劣

而臬者法當死公屬意令餉吾兄弟千金活之其人

來懇兄顧問夫之曰何如答曰此固不可兄喜形於

色曰是吾心也或曰千金不死於市豈能必彼不幸

免乎兄又顧夫之微笑夫之曰吾安能必其死但不

自我可耳遂峻拒之

下湘過朱亭取道江西至南昌省城謁舉主歐陽公霖

於劉都督綖祠

有朱亭晴寒寄小勇詩 癸未江行代記詩序余歷

船山公年譜前編

五

冬春自袁入章江 癸亥得安成劉教功書知舉主

黃門歐陽公已溘逝三年矣詩注壬午臘初謁公於

南昌劉都督綖祠 劉綖字省吾南昌人祠名表忠

朱亭在湘潭縣治上百八十里

雪傲大舟劉都督綖祠下度歲

南窗漫記云壬午殘臘小艇泊南昌城下寒雪透篷

窗不可忍時張都御史鳳翔方履任自揚州駕大官

舫已登陸舟停水次因傲之度歲窗閒題句云行人

莫上長堤望楓葉蘆花處處愁似是古句墨迹尙新

於時天下方亂事無不可悲者見此令增慘澹鳳翔

以監司賄致節鉞當不知有此語或其幕客則亦有

心人也

按是時李自成已陷河南汝甯開封進陷湖北襄陽

分兵逼荊州張獻忠由潛山安慶進逼蕪水

詩有上蔡威函先生五古一首黃鶴須盟大集用熊渭

公韻五律一首舟發武昌留懷熊渭公李雲田王又沂

朱靜源熊南吉七律一首銅官五律一首劉杜三馳書

見訊書尾以歌者秋影見屬答之七絕一首壽錫山高

太夫人七律一首朱亭晴寒寄小勇五古一首 憶得詩

銅官成在長沙府城北六十里 劉杜三名自煜攸

人崇禎丙子舉人沅湘耆舊集載有入閩應召徑衡

夜宿前溪寄故人王而農五律一首 南窗漫記劉

船山公年譜前編

末

杜三自煜雖早託胎於竟陵而不完全墮彼法往往有

深秀之句

明崇禎十六年癸未 公二十五歲

詔改本年會試於八月舉行

正月泊章江

有元旦泊章江用東坡潤州韻詩

歐陽公霖招同劉公曲溟周公二丕泊諸同年遊龍沙

寺觀湯義仍手題

有歐陽公招遊龍沙同劉曲溟周二丕泊齊年諸子

寺有湯臨川手題即用為起句詩

南窗漫記南昌城北龍沙四圍素沙環擁如銀城雪

島中平故爲禪室有湯義仍手書門聯云池開沙月
白門對杏榆青數十年矣楮墨未損悠然想見其揮
毫之頃

石崖公與公決計歸養遂繇吉安涉雲陽下泚水歸

石崖先生傳略計借至南昌楚中亂遂借夫之歸

行述歐陽先生論以歸養 江行代記詩序至南昌

而返改繇吉泚雲陽下泚水歸

按是年會試改期八月公兄弟以道梗不赴所云楚

中亂蓋是時李自成陷承天今安陸府張獻忠陷蘄水諸

縣也

刻澆濤園詩集

船山公年譜前編

七

述病枕憶得敘云昔在癸未春澆濤園初刻亡友熊

渭公爲之序亂後失其鈔本賴以自免笑悔蓋南昌

歸後所刻也

三月張獻忠陷黃州五月陷武昌八月陷岳州長沙十

月衡州潰陷桂端王率安仁王永明王走永州賊得武

夷公索公及石崖公公勢面傷腕昇示賊因與武夷公

俱得脫

衡州陷賊鉤索紳士補僞吏有不順者投之湘水公

與石崖公以父母衰不能越疆望門無依舅氏譚公

玉卿引公及石崖公草屨莽枝度函口逕岳奔命聞

匍匿蓮花峰下草舍中磬齋公匿他所賊索公及石

崖公尤急邏得武夷公勒至郡城故爲輓語誘使致

公兄弟武夷公張目直視終不答賊怒將羈之歎曰

安能以七十老人俯仰求活沐浴更衣就親故告別

將以是夕投繯自盡會前日暮石崖公及公聞家奴

報石崖公欲出脫武夷公徐自沈於湘水公慮石崖

公耿介嚴厲出且與武夷公俱被害適公故文字交

黃岡奚君鼎鉉陷賊中許以計脫武夷公及公石崖

公乃匿且藏繩衣內備不測公遂勢面刺腕僞爲傷

狀傳以毒藥昇至郡城以石崖公已死告武夷公既

免公守候徹夜亦遁匿黑沙潭作九礪 家世節錄

癸未張獻忠陷衡州鉤索諸人士下令如猛火購捕

船山公年譜前編

八

伯兄以及夫之固甚急急者也 石崖先生傳略獻

忠陷衡州索紳士補僞吏吾兄弟以父母衰不能越

疆望門無依賴舅氏譚翁玉卿引匿南岳蓮花峰下

賊購索益急匍伏草舍中 又會日暮家奴遽報先君

子爲邏者所得兄聞之欲出脫先君子而沈湘以死

夫之知兄耿介嚴厲出且與先子俱碎夫之所舊與

爲文字交者黃岡奚鼎鉉陷賊中知吾兄弟必不可

辱曲意相脫夫之乃撻面刺腕僞傷以出而匿兄以

死告先君子乃免夫之亦宵遁當夫之出時兄藏繩

衣內待夫之信卽自盡 蓮峰志總序癸未十月子

自郡西八十里逢寇鉤索草屨莽枝奔命於峰之下

又從函口發者以次上八十里 霜度函口詩注岳
逕 行述張獻忠陷武昌遞陷衡州紳士多反面納
款其不降者賊投之湘水亡考匿南嶽雙髻峰祖為
偽吏所得挾質以召伯父與亡考祖迫欲自裁亡考
哀寤匿伯父自刺身作重創傳以毒藥昇至賊所不
能屈得免於難返復嶽峰 九礪序賊購索甚急瀕
死者屢矣得脫匿黑沙潭畔作九礪九章 湖南通
志王參之朝聘仲子癸未流寇陷衡州參之走匿山
中不就偽試偽吏呈不順者以為首幾不測會賊去
乃免 蓮花峰在衡山縣崇岳鄉一名雙髻峰 黑
沙潭在蓮花峰下

船山公年譜前編

充

張獻忠陷永州桂端王率安仁王走廣西永明王陷賊
武昌都督左良玉遣兵戍岳州張獻忠東下敗於岳州
西去入四川十二月征蠻將軍楊國威復永州督師呂
大器自江西遣兵復衡州
公下山訪子勿藥病耗雨寒甚過臺源寺逢夏公汝為
公下竹昇慄不能語夏公授以絮已復歸山
嶽餘集有寒甚下山訪病兒存沒道中逢夏仲力下
竹昇慄不能語哀我無衣授之以絮歸山有賦志感
詩憶得詩句字稍異題作寒雨過臺源寺逢 夏汝
為字仲力汝弼兄 蓮峰志稿本題同邑夏汝為仲
力訂 臺源寺在郡城西六十里

聞鄭公天虞收復寶邵將別石崖公往赴僧俗送者十
三人攀泣良久公亦淚別

有聞鄭天虞先生收復寶邵別家兄下山而西將以
臘杪往赴愴然而作詩

詩有上舉主歐陽公七絕一首歐陽公招遊龍沙同劉

曲溟周二丕泊齊年諸子寺有湯臨川手題即用為起

句五律一首元日泊章江用東坡潤州韻七絕二首舟

止五絕一首江行代記七律八首九礪之一五古一首

寒雨過臺源寺逢夏仲力下竹舉禁不得語仲力授以

絮感賦 嶽餘集題作寒甚下山訪病兒存沒道中逢夏

山有賦 仲力下竹昇慄不能語哀我無衣授之以絮歸

志感也 五律二首聞郡司馬平溪鄭公收復邵陽別家

船山公年譜前編

丰

兄西行將往赴之 嶽餘集作聞鄭天虞先生收復寶邵

然而 七絕一首月中曉發僧俗送者十三人皆泣下感

賦 嶽餘集題作月中曉發僧俗送者 五律二首 憶得 霜

度函口 憶得 次 五律一首即事七絕一首 嶽餘集 已

字句小異 題不復出 列明年 見憶得者 難

明崇禎十七年甲申

國朝

大清順治元年 公二十六歲

春正月左良玉擊賊至長沙湘鄉土弁殺掠衡湘間

武夷公募僧掩遺骸 家世節錄先君終身未嘗向浮

屠老子像前施一掛甲申歲以寇退遺骸滿野募僧

3 文之下

拾而瘞之

公出蓮花峰赴邵陽三月至武岡州

蓮峰志總序甲申春出自蓮花峰下 有武岡道上

人探青蒿而食時春盡向夏彌月不雨愴然有作詩

十七日李自成陷京師十八日明莊烈帝殉社稷四月

國朝兵入關破走流賊李自成五月

國朝兵定京師明鳳陽總督馬士英等迎立嗣福王由崧

於金陵仍稱崇禎十七年以明年為宏光元年

公始聞國變悲憤不食者數日作悲憤詩一百韻吟已

輒哭

行述甲申五月聞北都之變數日不食作悲憤詩一

船山公年譜前編

辛

百韻吟已輒哭後自乙酉丙戌至壬寅同原韻凡四

續焉依曾刻本悲憤詩原續韻均佚

石崖公子做入學

文學廬原氏墓誌銘十五補邑文學

八月二十七日公次子放生 放公字曷功號菴園

九月至東安

東安得歐陽叔敬弟詩見憶賦答詩云夕風搖霜樹

十月朔

國朝建元

將營續寢菴公同夏公汝弼訪址至黑山行抵鐵牛菴

忽不喜往登玉門望獅子峰登戀響臺繇戀響眺一奇

石而上援石曲折得方址巋然可臺夜宿方廣寺曉同

夏公出寺拂讀朱菊水所鐫譚友夏嶽記由大拗下平

橋叢石間兩石臨水下石承上石旁壁頂覆可度可登

公命人為級穿折於肩肘之間舉酒酌石勒名湧几

有將營續寢菴登雙髻峰半訪址詩黑山訪址詩鐵

牛菴下忽不喜往詩有喜尋黃葉涇句玉門望獅子峰詩有

游餘館在霜戀響臺詩繇戀響眺一奇石而上同夏

叔直援石曲折遂得方址巋然可臺詩曉同叔直出

寺拂讀朱菊水所鐫譚友夏嶽記詩湧几詩 湧几

注大拗而下平橋叢石間覺有異已忽兩石臨水下

石承上石旁壁頂覆可度可登予命人為級穿折于

船山公年譜前編

辛

肩肘之間攙度裂處顧其鬱逼尙以翔移為苦造形

以來悠悠者誰望而目之則經此者又可知矣舉酒

酌石貌以湧几今往後來遊覽相屬風雨苔蘚之所

不忌則此石其傳也已時崇禎甲申陽月望後 黑

山在方廣寺西渡兩澗過雙江口絕壁如立菁幽特

甚 鐵牛菴黑山下古刹 戀響臺在方廣寺右惠

海尊者補衲處名補衲臺粵人張博讀書其上易名

嘯臺譚友夏元春易名戀響臺 大小拗萬木干章

幽泉曲澗下有老營竹樹菁蒙、方廣寺在蓮花峰

下梁天監六年惠海尊者建 朱菊水名之臣蜀人

歷官兵部侍郎 譚友夏名元春竟陵人以詩名有

遊南嶽記節略及南嶽記餘均載蓮峰志

出嶽縱馬三十里曉及樟木市

縱馬三十里曉及樟木市詩注出嶽

營續寢菴

家譜嶽阡守墳菴在黑沙潭上雙髻峰中名續寢菴

詩有武岡道上人採青蒿而食時春盡向夏彌月不雨

愴然有作五律一首逢明王孫邀同冶仲小飲觀伎即

席賦贈王孫名禮黎書法妙絕精禪理比以請兵幾死

於賊七絕二首東安得歐陽叔敬弟詩見憶賦答五古

一首將營續寢菴登雙髻峰半訪址五絕一首過鐵牛

菴忽不欲入嶽餘集題作過鐵牛菴忽不欲入五絕一首土門望獅子

船山公年譜前編

章

峰用舊作韻嶽餘集題作玉門望獅子五律二首戀響臺眺

一奇石而上同夏叔直綠石曲折又得一址歸然可臺

嶽餘集題作蘇戀響眺一奇石而上同五絕一首曉同

夏叔直拔石曲折遂得方址歸然可臺

叔直出方廣寺步洗衲池讀朱菊水司寇所鐫譚友夏

嶽遊記嶽餘集題作曉同叔直出寺拂五古一首湧几

勒石嶽餘集題作五古一首憶得黑山訪址五絕二首

縱馬三十里曉及樟木市大江寒流荒崖野艇七絕一

首奇方廣遊亂諸縉侶七絕八首嶽餘集已見憶得

復朱王孫禮黎公集中祇一見惟翠濤

國朝順治二年乙酉明福王光元年公二十七歲

春居續寢菴

有續寢菴岸側拈桃花示慈枝菴主詩

明桂端王薨安仁王嗣

磴齋公以恩選授貢生

家世節錄仲兄參之宏光貢生未就廷試

三月湖廣巡撫堵公允錫登嶽於方廣拜二賢祠從寺

僧問公及石崖公避賊處將往續寢菴寺僧以道險止

蓮峰志堵公允錫以宏光乙酉暮春踏新雨問余兄

弟匿蹟處訪續寢菴欣然將登之下岳舉詩相示

有堵牧遊先生登嶽拜二賢祠於方廣垂問余兄弟

避賊處將往尋訪山僧以道險止至郡以新詩見示

感賦詩 堵允錫字仲緘號牧遊宜與人崇禎丁丑

船山公年譜前編

西

進士宏光元年提督湖廣學政改巡撫永歷三年十

一月卒潯州永歷實錄有傳 二賢祠祀朱晦菴張

南軒兩先生嘉靖乙巳尹洞山臺立

堵公允錫以黃石齋先生紀其補廬先墓石刻來贈

有堵公以黃石齋先生石刻垂贈紀公補廬先墓事

有桐華之應詩

夏堵公允錫修二賢祠屬公與石崖公夏公汝弼營之

蓮峰志祠與寺廢未興高公世泰問其址乃立五楹

駢立竊然幽邃宏光元年夏堵公允錫隘之作前宇

王介之夏汝弼王夫之實經營之

五月

國朝兵下金陵至蕪湖明總兵田雄劫福王降公聞變續
悲憤詩一百韻閏六月明禮部尙書黃道周等奉唐王
聿鍵立於福州改七月朔以後爲隆武元年明鎮將張
先壁駐旆縣郝永忠駐甯遠盧鼎駐衡州劉承允駐武
岡縱兵剽掠相讐殺秋公偕磴齋公侍武夷公至耒陽
曹公國光招同陳公五鼎訪杜少陵墓

有耒陽曹伯實翁丈招同陳耳臣廣文訪杜少陵故
墓詩 曹伯實名國光耒陽人貢生 陳耳臣名五
鼎攸人崇禎貢生耒陽教諭有雨餘堂集

偕磴齋公侍武夷公至興甯遊石角山

戊子永興廖鄧二君邀宿石角山僧閣是侍先君及

船山公年譜前編

羣

仲兄磴齋公遊處詩有十月寒潭改三年客艇過句

一統志奇觀山在興甯縣南二十里一名石角山

侍武夷公避兵於永興館李公震隅宅上

丙寅有便江李爾雅尊人震隅先生先君同體執友

乙酉夫之侍先君避兵於便館其宅上爾雅方垂髫

同侍近通問山中爲先兄誌墓姪做修謝因感懷寄

訊詩 便漢書地理志屬桂陽郡今永興縣 耒水

至郴江口合郴水名便江

十一月還山堵公允錫再造方廣寺屬公與石崖公管

公嗣裴夏公汝弼襄其事

蓮峰志寺以隆武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再造與其役

者楚撫義興堵公允錫仲緘衡陽王介之石子管嗣
裴治仲夏汝弼叔直王夫之而農襄之也

明桂恭王薨永明王嗣

詩有續寢菴岸側拈桃花示蕊枝菴主七絕一首堵牧
遊先生登嶽拜二賢祠於方廣垂問余兄弟避賊處將
往尋訪山僧以道險止至郡以新詩見示感賦七律一
首堵公以黃石齋先生石刻垂贈紀公補廬先墓事有
桐華之應詩以誌之五律一首耒陽曹伯實翁丈招同
陳耳臣廣文訪杜少陵故墓七律一首劉杜三將至於
前溪渡畫扇見寄賦答五律一首 憶得詩

國朝順治三年丙戌明唐王隆武二年公二十八歲

船山公年譜前編

羣

居續寢菴始注周易

周易內傳發例跋隆武丙戌始有志於讀易矣

正月

國朝兵敗明兵於岳州

三月公至湘鄉洪公業嘉與公同年龍公孔蒸同年歐

陽公鎮之子淑各出所和馮子振梅花百詠詩相示歐

陽子倍之並邀公和公薄馮之爲人又以命題多不雅

馴遂作桃花絕句數十首

和梅花百詠詩記上湘馮子振自號海粟當蒙古時

以裨闔游燕中頗以文字自緣飾亦或與釋中峰相

往還曾和其梅花百詠中峰出世因緣爲禪林孤高

者所不愜於馮將有臭味之合耶隆武丙戌湘詩人
洪業嘉伯修龍孔蒸季霞歐陽淑予私和上湘馮子
振梅花百詠各百首歐陽炫其英多倍之余薄游上
湘三子脫稿一即相示並邀余共綴其詞既已薄其
所自出而命題又多不雅馴懼為通人所鄙戲作桃
花絕句數十首抵之以示鄭重 南窗漫記上湘洪
伯修業嘉與同邑龍季霞孔蒸以吟詠相尚擺脫几
近往往得霜鶴唳空之致丙戌開楚闈於衡陽伯修
落第歸徑嶽後賦詩六章寄意宏遠此豈經生心腎
中所能有此種性者未幾為亂兵所害何從更得斯
人與遊大雅哉 孝烈傳洪孝子者父業嘉字伯修

船山公年譜前編

七

補文學喜交遊吟詠與同邑龍孔蒸歐陽予私稱湘
三詩人 洪業嘉沅湘耆舊集傳字伯修湘鄉人少
以文雄屢厄於有司甲乙之亂當事者猶緣飾開闢
試士伯修復見遺乃浩然遠引循南嶽歸丁亥死於
亂兵著有嬾吟隨草 龍孔蒸沅湘耆舊集傳字季
霞湘鄉人崇禎壬午舉人流寇破長沙購捕紳士授
偽職走匿萬山中或攜瓢酒登絕巘悲歌竟日與同
縣洪伯修業嘉湘潭王山長岱友善自號筆樵作悠
悠筆樵夫四首以見志丁亥潰兵掠湘鄉攜家避石
板橋以護母故遂及於難著有類吟自刪存草 蓮
峰志卷三稿本題上湘龍孔蒸訂 歐陽鎮沅湘耆

舊集傳字山公湘鄉人崇禎壬午舉人湘鄉縣志文
苑傳稱其練博通雅詩篇雄麗淹洽湘中稱詩者推
為老宿兼工行草書子淑亦有才名嘗和百梅詩一
夕得二百首戊子春父子俱殉亂死 嶽餘集稿本
題同里夏汝弼上湘歐陽淑訂 桃花絕句今佚
與洪公業嘉龍公孔蒸歐陽公鎮及其子淑証以明年
別號登浮湘亭
庚寅有李廣生自黔生還歸闕率爾吟贈並感洪一
龍三陽太僕山公及郎君鄭石諸逝者浮湘亭之遊
詩注亭在湘鄉漣水西南郭天門司馬建今燬
夏上書僉都御史湖北巡撫章公曠湘陰軍次指畫兵

船山公年譜前編

末

食請調和南北督師防潰變不省
盛夏奉寄章莪山先生軍中詩有銅馬已聞心匪石
及師克在和公自省之句 潘宗洛撰傳明藩稱隆
武年號者使其督師何騰蛟屯湖南制相堵允錫屯
湖北楚省兵燹塞野加以大旱赤地千里而逆闖李
自成既斃於九宮山餘黨降者號為忠貞營蹂躪潛
漢有茂業之勢何堵兩公措置無術而又不相能先
生憂其將敗亟走湘陰上書於司馬章曠指畫兵食
請調和南北以防潰變章司馬報曰本無異同不必
過慮先生默而退 永歷寶錄何騰蛟既奉便宜之
命驟加派義餉兼預徵一年民田稅每畝至六倍以

上不足則開餉官餉生之例郡邑長吏皆以貲爲進退又不足則開募姦人告密計殷富罰餉傾其產分諸營坐餉 堵允錫傳初傳上瑞乘黃州賣武昌城事坐不測騰蛟拂拭奏用之擢監司及是題擢僉都御史戴騰蛟不敢貳章曠亦以廷議齟齬騰蛟保任節鉞荏苒不能自拔皆刺署門生如故允錫以清望推督學雖節鉞之命自騰蛟奏薦而朝廷委任不在騰蛟下雅不欲與上瑞齒乃據舊章刺以平交相往還騰蛟不悅兩幕府賓類無賴士益相構煽遂成猜離湖南北不相協應而瓦解之形勢成矣

秋八月

船山公年譜前編

表

國朝兵下汀州明唐王被執公聞變續悲憤詩一百韻舉行湖廣鄉試開闈於衡陽九月主試工部劉公明遇以點定墨牘屬公已授之鑄武夷公不許竟事公乃止南窗漫記丙戌開楚闈於衡陽 家世節錄丙戌歲鄉試楚士於湖南劉沅松水部明遇以點定墨牘屬夫之已授之鑄府君怒曰汝以是爲儒者分內事耶卒不許竟其事冬十月明總制兩廣兵部尙書丁魁楚巡撫廣西僉都御史瞿式耜等奉桂王由榔監國於肇慶國朝兵自江西入瀏陽十一月初四日陶孺人卒年二十有五葬王衙山劉公

明遇作墓誌銘

家譜墓誌銘云稽古列女傳生而能敬者生質之美也能敬且和而孝友勤儉備者質美而進於教也求此於斯世之中幙則難矣鮮內則者多傲慢矜素封者多侈靡僻歸唁之情者琴瑟之愛薄耽燕婉之好者蘋蘩之節疏全德若斯之希得其一亦可以相衾稠而興戶庭矣能務多耶友人王子而農敏學敦行孝友聲聞能以身範圍壺法刑于之化者也妻陶孺人產衡陽干畝侯貲累鉅萬作合於青笠布縷之孝廉而不挾富以驕其夫家常則膏沐盥漱聞雞戒旦亂則抱形負影生死相憐女中之有鬚眉氣有鐵石

船山公年譜前編

表

心者也賊氛訖楚後聚散不常骨肉之遭難不一以別姑於旅廢食者二日而病起以父死號哭不絕聲者七日而病篤以弟中深文係囹圄相繼以悲鬱者三日而身殉之嗚呼烈哉孺人之事畢矣其病也病於姑病於父病於弟其死也爲姑死爲父死爲弟死世有一人之身能爲此三大節病且爲此三大節死者稱奇男子俠丈夫矣可得於盈盈弱質英英翠黛之一婦人哉所不忍瞑目者無以報少年夫婿佐覓封侯爾雖然婦人之職與人子人臣之職一理所可全者人道也所不能全者天數也命實爲之謂之何哉孺人之事畢矣可以告無遺憾於爲人婦矣王子

慟其死而泣請於余余故泣然而為之誌按陶氏先世自麻城遷衡祖繼先父萬梧皆為衡人母何則粵產也孺人生以天啟壬戌十二月十八日子時歿以順治丙戌十一月初四日巳時歸王十載得年二十有五葬於本縣零泉鄉之王衙山耐祖塋右首良趾坤子二勿藥放俱幼王子名夫之登湖廣壬午科春秋第一而農其字也銘曰蒸水深深瀟水滄滄有美一人瓊質冰心憫家難之煩仍兮淒其以風望七十二峰以長號兮嶽山為之改容噉天皇土后以永訣兮首如飛蓬千秋百世遊碧溪朱陵以徜徉兮長砥湖湘之潤濛濛家譜題參憲劉浣松先生撰注詳明遇蜀人案劉時仕明順治紀年蓋修譜時

船山公年譜前編

三

改所

作陶孺人像贊作悼亡詩

像贊見蕙齋文集悼亡詩見蕙齋詩牘稿牘稿未注年分家譜

附墓誌銘後因其一有寒風落葉灑新阡之句故以為是年作

十八日庚申明桂王立於肇慶改明年為永歷元年

永歷實錄紀十月丙戌上即位于肇慶

武夷公命編春秋家說

春秋家說序先徵君武夷府君早受春秋於西陽楊氏進業於安成劉氏已乃研心曠日歷年有得惜無傳人夫之夙負鈍愈欲請而不敢歲在丙戌大運傾覆府君於時春秋七十有七悲大憫道誓將逝世乃

呼夫之而命之

成蓮峰志五卷

總序稱堵公允錫為楚撫正是年

明桂王至梧州

詩有送李天玉以廣文行邑令之臨武五律一首盛夏

奉寄章莪山先生湘陰軍中七律一首七言絕句六首

憶得悼亡七絕四首蕙齋詩牘稿

國朝順治四年丁亥 明桂王永歷元年 公二十九歲

春正月明桂王至桂林

公居積慶菴

有元日積慶菴用袁石公韻詩

船山公年譜前編

三

登祝融峰觀飛來船至石浪菴晤破門上人

有祝融峰詩飛來船詩石浪菴贈破門詩

至湘鄉寓益慶菴日與洪公業嘉龍公孔蒸歐陽郎君

淑李公芳先游宴

有上湘劇飲陽山公宅上同李廣生洪伯修龍季霞

山公郎君鄭石夜分歸宿益慶菴月上有作詩 南

窗漫記余以窮愁客湘上日與伯修季霞歐陽子私

江陵李廣生芳先痛飲忘昏曉 李芳先永歷元年

以兵部主事與熊興麟於黔陽同被執黔陽令勸之

鬚髮不從械繫至常德守者欽其志義寬械繫夜靜

守者酣寢芳先遂得逸去附永歷實錄熊興麟傳

二月明桂王至全州

國朝兵克湘陰長沙明將盧鼎黃朝宣舉兵相攻殺三月

明潰兵自湘鄉走邵陽新化所在殺掠

夏四月明桂王至武岡州公與夏公汝弼由湘鄉聞道

奔赴淫雨彌月困車架山不果往

有淫雨彌月將同叔直取上湘聞道赴行在所不得

困車架本作宋依流湘山哀歌示叔直詩 車架山

在湘鄉縣西南九十里

聞洪公業嘉之子揮刃警警首梓田王氏婦彭抱嬰兒

赴水死作孝烈傳

孝烈傳雙髻外史曰余避兵上湘湘之人競相告曰

船山公年譜前編

畫

洪子揮利刃以警警首彭抱嬰兒而赴水死余誌之

良然

五月明將張先璧等縱兵掠邵陽新甯

國朝兵克衡州

公與夏公汝弼登湘鄉白石峰

夏汝弼白石峰紀歲丁亥月在午梅雨新霽與王子

而農披榛徑登白石峰 白石峰在湘鄉縣南

公避鉤索借書遺日

述病枕憶得丁亥與亡友夏叔直避鉤索於上湘借

書遺日

六月初五日子翼公卒秋八月

國朝兵克寶慶明桂王走靖州尋奔柳州

國朝兵克永州

十四日磴齋公卒葬王衙山二十三日公在湘鄉山中

奉武夷公手諭曰汝若自愛切不須歸勿以我為念明

日武夷公疾石崖公自祁陽四望山聞信跟蹤先歸公

亦還武夷公力疾率石崖公及公上南嶽峰頂以隱

家世節錄永厯丁亥避居湘鄉山中伯兄匿迹東安

之四望山先君間寄手書至曰汝若自愛切不須歸

勿以我為念時八月二十三日也書發之明日遂以

觀疾伯兄跟蹤先歸夫之以次還先君願不喜已乃

力疾率伯兄夫之上南嶽峰頂以隱 四望山在祁

船山公年譜前編

畫

陽縣西北百二十里接寶慶邵陽縣界北有騰雲嶺

可望零陵東安邵陽三縣

九月明桂王至象州

武夷公卧病潛聖峰

家世節錄先君卧病三月未嘗有一呻吟之聲

冬十月牧石公及配吳太恭人卒葬長樂三都木口石

盤寺後何公坪十一月武夷公疾亟命石崖公及公曰

吾居平無一言可用教汝兄弟者況今日乎我即不起

當葬我此山之麓無以櫬行城市違吾雅意十八日平

旦扶起晏坐而終年七十有八葬潛聖峰麓崇嶽鄉紫

蓋里馬蹟橋

家世節錄俄而疾急乃曰吾居平無一言可用教汝兄弟者況今日乎我即不起當葬我此山之麓無以機行城市違吾雅意十一月十八日平日扶起晏坐而終 武夷先生暨譚太孺人合葬墓誌先生始終為明徵士遺命不以柩行城市方隱南嶽潛聖峰下即卜其麓以葬

十二月明桂王還至桂林

詩有元日續膠菴用哀石公韻七律二首祝融峰五律一首飛來船七絕一首石浪菴贈破門七絕一首又雪七律一首上湘劇飲陽山公宅同李廣生洪伯修龍季霞山公即君鄭石夜分歸宿益慶菴月上有作七律一

船山公年譜前編

卷

首淫雨彌月將同叔直取上湘閒道赴行在所不得困車架山哀歌示叔直七古一首蕭一夔邀飲桐陰聽叔直彈漁樵問答五律一首仿杜少陵文山七歌七首得詩

蕭一夔名常廣湘鄉流寓志夏叔直字汝弼衡陽人早有文譽舉於鄉丁亥歲湘衡亂潰忽有稱蓮冠道人者攜一童子囊琴至梓田之車架山就僧樓而止馬日就古木鳴泉閒藉危石彈琴吟嘯以終日已登白石峰銅梁山觀瀑布輒數日不返問其姓字不對人亦不能測邑士蕭常廣見而識之邀至家或歌或哭與語世事則閉目兀坐不答居月餘莫知所往

國朝順治五年戊子 明桂王永曆二年 公三十歲 春居蓮花峰講求易理救公侍

周易內傳發例跋戊子避兵於蓮花峰益講求之 甲午詩題有從子救遘閔而後與子共命而活者七年

二月明桂王奔南甯六月入潯州八月至肇慶九月明宗室舉兵未陽

冬十月公與管公嗣裘舉兵衡山戰敗軍潰遂攜救公走耒陽至於興甯宿石角山僧閣遇歐陽公霖遂由桂陽度嶺下滇江過清遠徑赴肇慶

永歷實錄管嗣裘傳與行人王夫之舉義兵於衡山

船山公年譜前編

卷

戰敗軍潰走行在章靈賦注舉兵不利遂繇郴桂入粵 耒陽曹氏江樓遲舊遊不至詩有韓城公子椎空折之句 永興廖鄧二君邀宿石角山僧閣是侍先君及仲兄磴齋遊處詩有十月寒潭改之句 癸亥得安成劉救功書知舉主歐陽公已溢逝三年矣賦哀詩注戊子冬遇公於興甯 有分界嶺詩滇峽諸詩清遠城下憶湖湘舊泊詩 章靈賦注戊子冬既至行闕 堵公允錫薦公為翰林院庶吉士公告之吏部尚書晏公清請終制得旨覆允 龍溪夜話請終喪免閣試疏前督輔臣允錫誤以庶

一萬丁丁丹 舟 卷之四 4 文之句

常薦臣臣告之冢臣晏清幸得以終制覆允 晏清
字元洲永歷寶錄有傳

詩有未陽曹氏江樓遲舊遊不至七律一首永興廖鄧

二君邀宿石角山僧閣是侍先君及仲兄暨齋遊處五

律一首分界嶺五古一首滇峽謠五絕五首清遠城下

憶湖湘舊泊五律一首月斜五律一首河田營中夜望

七絕一首 五十自定稿

國朝順治六年己丑 明桂王永曆三年 公三十一歲

明桂王在肇慶

春去肇慶繇梧州平樂至於桂林

晨發端州與同鄉人別詩有海甸見新草句 蒼梧

船山公年譜前編

三

舟中望繫龍洲詩有綠樹沈流影句 初入府江詩

有粵草春易深句 春江古體詩有春鳥弄芳洲初

英照碧流句

三月

國朝兵復衡州

夏公自桂林歸南嶽理殘書攜買薇稿至縣西長樂鄉

石仙嶺下耐園侍譚太孺人養土人弄兵謀危公幾不

免劫家中所有去買薇稿與馬太孺人恒愍廢食公既

得脫太孺人諭令去衡公復赴肇慶

章靈賦注既至行闕所見尤為可憂遲回再三已復

還楚 桂林偶怨詩有征衣無那棟花風句 有自

南嶽理殘書西歸慈侍困于土人殆濱不免太孺人

恒愍廢食既脫諭令去此有作聊呈家兄詩述病枕

憶得戊子後次所作為買薇稿已為土人弄兵者劫

去 家譜石崖公順治四年居南嶽山後遷長樂鄉

之石仙嶺下 石仙嶺在衡陽縣西與大雲山相接

案文學廬原氏墓誌銘先生遵世守真口口耐園不

與世親屬原依依園側躬耕授徒以侍鬻髮半白矣

响响如孺子執勞不倦如是者三十餘年以年計之

似此時已有耐園者查編年稿癸丑有和石崖公小

築耐園詩又似癸丑

始有耐園附此備考

秋至德慶州與鄒公統魯管公嗣裘同謁堵公允錫於

舟中堵公授公軍謠十首

南窗漫記堵牧遊先生於德慶舟中授余軍謠十首

令傳之其題則月家鄉馬兒女雨漿洗風曬瞭筆先

鋒口打仗報瘧疾甚金丹血筵席營十殿備喪亂艱

危之狀天下之不支公心之獨苦俱於此乎傳之流

離中遺失其稿 庚寅有康州謠追哭督府義興相

公是去秋同鄒管二中含會公地詩 鄒統魯字大

系衡陽人崇禎壬午舉人

桂林畱守大學士瞿公式耜為公及汪公郊等請閣試

公疏請終喪免閣試得旨王夫之奏請終喪乞免閣試

足見孝思更徵恬品著俟服闋另與議考該部知道

請終喪免閣試疏湖廣衡州府衡陽縣舉人今丁憂

臣王夫之謹奏云云 又不謂畱守輔臣瞿式耜為汪

船山公年譜前編

六

郊等請閣試復以臣名廁於其後也又或謂臣在祥

之後可俟春明之期乃臣不但冒禪制以就試于聖

代匿喪之辟即俟服闋以須試亦犯春秋居約之誅

此臣所聞命倉皇屏息而不甯者也 瞿式耜字在

田號稼軒永歷實錄有傳請閣試疏遺集不載

詩有晨發端州與同鄉人別五古一首蒼梧舟中望繫

龍洲五古一首初入府江五古一首佛山五古一首春

江古體五律一首南中霜降五律一首雜詩五古四首

圓通菴初雨睡起聞朱兼五侍御從平西謁桐城閣老

歸病書戲贈七律一首桂林偶怨七絕一首自南嶽理

殘書西歸慈侍困于土人殆濱不免太孺人恒慙廢食

船山公年譜前編

堯

既脫諭令去此有作聊呈家兄七絕一首長歌行樂府

一首獨漉篇樂府一首休洗紅歌行一首莫種樹戲代

山陰相公贈懷甯朱侍御歌行一首五十自定稿

朱兼五名嗣敏懷甯人官僉都御史 方密之名以

智桐城人是年正月拜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稱疾

不赴隱居平樂府平西村後祝髮為僧更名無可一

名藥地主青原方丈又稱極丸老人卒於泰和蕭氏

浮春園永歷實錄有傳 嚴起恆字秋冶山陰人官

吏兵二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永歷五年孫可望遣其

將吳將軍索王封揮銅椎擊起恆腦墮水死永歷實

錄有傳

國朝順治七年庚寅 明桂王永歷四年 公三十二歲

春正月

國朝兵下韶州明桂王走梧州

二月十八日服闋

繼娶襄陽文學儀珂公女鄭孺人來歸

家譜續哀雨詩虎止公跋孺人襄陽吏部尚書鳴峴

先生諱繼之之曾姪孫女雲南通判諱續之之曾孫

女也祖諱抱洵以貢授知州父諱儀珂郡文學母高

氏光祿公諱達女孺人年十八以庚寅歲歸先君子

於桂林案薑齋文集補遺顯考武夷府君行狀夫之

孫文學儀珂女孫上從字廣哀詩鄭生顯祖注襄

陽家宰公繼之之從孫子內弟也從上從曾字附此

正辨

船山公年譜前編

罕

吳貞毓萬翱程源張孝起等疏攻兵科給事中金堡太

嘗寺少卿兼吏科給事中丁時魁僉都御史劉湘客給

事中蒙正發都御史袁彭年詔置彭年勿問逮金堡等

下錦衣衛獄拷治三月瞿公式耜張公同做先後諫不

聽公至梧州拜行人司行人遂就職公偕管公嗣裴勸

大學士嚴公起恆匍匐進諫嚴公從之匍匐舟次泣諫

桂王不聽

行述已而歎曰此非嚴光魏野時也違母遠出以君

為命死生以爾就行人司行人介子之職依留本 潘

撰傳既服闋歎曰此非嚴光高蹈時也即起就行人

司行人 行述科臣金公堡袁公彭年丁公時魁劉公湘客蒙公正發主持振刷而內閣王化澄悍帥陳邦傅內豎夏國祥等交害之指爲五虎廷杖下獄將置之死府君謂嚴公諸君棄墳墓捐妻子從王於刀劍之下而黨人假不測威而殺之則君臣義絕而三綱斃雖欲效南宋之亡明白忼慨誰與共之勸公匍匐求貸依曾刻本潘撰傳桂藩駐肇慶紀綱大壞給諫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袁彭年蒙正發志在振刷王化澄等害之目爲五虎交煽中宮逮獄將置之死先生約中舍管嗣裝與俱告嚴起恆曰諸君棄墳墓捐妻子從王於刀劍之中而黨人殺之則志士解體雖欲

船山公年譜前編

畢

效趙氏之亡明白慷慨誰與共之者起恆感其言爲力請於廷 嚴起恆傳起恆匍匐舟次泣奏諫臣非今所宜謹嚴刑非今所宜用請貸堡等上不聽錦衣衛士掠金公堡等舟公正色責之乃止

行述緹騎掠諸君舟僕妾驚泣府君正色責之而止依曾刻本

國朝兵下全州

夏四月雷德復奏許嚴公起恆王化澄調旨嘲激嚴公稱疾乞骸骨公與行人董公雲驥交疏言大臣進退有禮請權允輔臣之去勿使再中姦毒重辱國而灰天下之心疏入董公不待報挂冠入南海去萬翱魯可藻請

逮治公降帥高必正力爭不可乃止

永歷寶錄紀雷德復奏許嚴起恆起恆稱疾乞骸骨行人董雲驥王夫之疏諫不聽 嚴起恆傳王化澄密約朱天麟因胡執恭結孫可望爲外援脅上爲殺起恆地執恭欲封可望眞王乃遣子欽華載金粟徧賂臺省與相約結謀既定給事中雷德復遂露章劾起恆二十四罪在廷中欽華餌無不欲逐起恆而封可望化澄調旨用宋雷有鄰鼎鑄有耳語嘲激之起恆稱疾請去行人董雲驥王夫之交疏言大臣進退有禮請權允輔臣之去勿使再中姦毒重辱國而灰天下之心疏入雲驥不候報聞挂冠入南海去翱可

船山公年譜前編

畢

藻請逮治夫之高必正力爭不可乃已 疏載龍源

夜話

公奉詔云時方倥偬欲靜兵刑之氣先銷唇舌之鋒科臣雷德復以躁妄褻職正望大小臣工和衷一德共濟時艱王夫之職非言官似許似嘲偏激輔臣以去是何肺腸奉內事姑不深究該衙門知道

載龍源夜話

五月公再疏劾王化澄

有五日小飲兼五舟中寄人時兩上書忤時相俟謫命故及之詩 潘撰傳化澄之黨參起恆先生亦三上疏參化澄結奸誤國

金公堡出獄戊清浪衛公省之舟中

南窗漫記金衛公堡詔獄後折足卧舟中余往省時

拜疏忤羣小怨亦將謝病入山矣

李公芳先自黔陽生還公與話浮湘亭舊遊相繼灑涕

將次洪龍諸公舊作梅花百詠會攸縣一狂人作百梅

惡詩一帙冒公名爲之序王化澄因之將構公大獄

有李廣生自黔陽生還歸闕率爾吟贈並感洪一龍

三陽太僕山公及郎君鄭石諸逝者浮湘亭之遊詩

和梅花百詠詩序庚寅夏昔同遊者江陵李芳先廣

生相見於蒼梧與灑山陽之涕李侯見謂君不忘浮

湘亭上盍尋百梅之約爲延陵劍耶余感其言將次

船山公年譜前編

聖

洪伯修龍季霞歐陽予私所作成之會攸縣一狂人

亦作百梅惡詩一帙冒予名爲序金谿執爲魯端將

構大獄擠余於死 王化澄金谿人

公憤激咯血移疾求去高必正爲請乃得給假

章靈賦注乃以病乞身遂離行闕 行述府君憤激

咯血因求解職時有忠貞營降帥高必正募義營救

之乃得給假依曾刻本 潘撰傳會有降帥高必正者救

之得不死亦不往謝也

秋七月偕鄭孺人攜枚公去梧州由昭平至平樂遇鄭

公古愛

晨發昭平縣飛雨過驢脊峽上泊甌灘會月上有作

詩有金光界波流大火循西指之句 南窗漫記庚

寅秋與鄭子遺中丞遇於昭刻本詔州 永歷實錄鄭

古愛傳字子遺江夏人四年夏楚事益壞乃起古愛

以僉都圖辰嘗領救至平樂

劉公湘客出詔獄至平樂初度公壽以詩

劉星端學士昭州初度時初出詔獄詩有過嶺金風

緩當秋暑日懸之句

返至桂林依畱守瞿公式耗

畱守相公六表仰同諸公次方密之學士原韻詩有

裁詩恰賦菱荷裳花塢馬畱七月仙諸句

八月初二日譚太孺人卒於耐園年七十有四遺命葬

船山公年譜前編

聖

武夷公右

行狀夫之閒關兩載未獲奉臨終之訓遺命介之更

無餘語唯葬先君子嶽阡之右 家世節錄己丑歲

夫之不孝從王嶺外隔絕無歸理憂思益劇遂以八

月初二日橫罹崩摧

國朝兵逼桂林公偕鄭孺人挈枚公走永福

有石板灘中秋無月奉懷家兄詩

冬十一月

國朝兵下桂林明桂王奔潯州

甫自十一月至于十二月幽困永福水岩卧而絕食者

四日鄭孺人與公謀由閒道南奔歸楚苦雨不能成行

作桂山哀雨四詩誦示鄭孺人破涕相勉

章靈賦注庚寅冬兩粵俱陷死於亂兵者幾矣 辛

丑續哀雨詩序庚寅冬余作桂山哀雨四詩其時幽

困永福水砦不得南奔卧而絕食者四日亡室乃與

子謀閒道歸楚顧自桂城潰後霖雨六十日不能取

道且夕作同死計矣因苦吟以將南枝之戀誦示亡

室破涕相勉 桂山哀雨四詩今佚

明桂王奔南甯

詩有胡安人挽詩五古一首晨發昭平縣飛雨過驢脊

峽上泊甌灘會月上有作五古一首不寐五律一首劉

星端學士昭州初度時初出詔獄五律一首李廣生自

船山公年譜前編

望

黔陽生還歸闕率爾吟贈並感洪一龍三陽太僕山公

及郎君鄭石諸逝者浮湘亭之遊七律一首答姚夢峽

秀才見柬之作兼呈金道隱黃門李廣生彭然石二小

司馬七律一首五日小飲兼五舟中寄人時兩上書忤

時相俟譴命故及之七律一首畱守相公六表仰同諸

公共次方密之學士舊韻七律二首石板灘中秋無月

奉懷家兄七律一首題彭然石初壁七絕一首康州謠

追哭督府義興相公是去秋同鄒管二中舍會公地歌

行一首 五十自定稿

胡安人彭然石焱小司馬原配見本詩序 姚夢峽

名湘餘杭人明亡不肯鬻髮隨金堡飄泊楚粵附永

歷實錄金堡傳 彭然石名焱孝感人附永歷實錄

晏壽明傳

國朝順治八年辛卯 明桂王永歷五年 公三十三歲

春正月

國朝兵下梧柳二州

公偕鄭孺人挈救公歸抵家始奉太孺人諱

辛丑續哀雨詩有猶記餘生雪窖歸及有約三春就

夕暉句

閏二月初二日石崖公孫生祁生 做公長子字薇性

邑庠鄉飲大賓

冬十月過石僊嶺問郭公鳳聽疾

船山公年譜前編

果

有過涉園問季林疾遣作早梅詩

十二月明桂王奔廣南

永歷實錄紀上在太平冬孫可望遣兵脅上居興隆

詩有游子怨哭劉母五古一首落日遺愁五律一首偶

閱自遣七絕一首過涉園問季林疾遣作早梅七絕四

首 五十自定稿

國朝順治九年壬辰 明桂王永歷六年 公三十四歲

春正月初一日公筮得睽之歸妹

章靈賦注壬辰元日筮得睽之歸妹

二月孫可望劫遷明桂王于安隆所

過蓮花峰

過西明寺追懷怡一上人示蒼枝慈智詩有重來春水迷蒼翠之句 西明寺蓮峰志在蓮花峰南桐油嶺

徙居耶薑山側

章靈賦注蒸水出耶薑山今謂之黃帝嶺時所避地近其處 又時上受孫可望之迎實為所挾既拂君臣之大義首輔山陰嚴公以正色立廷不行可望之封為可望賊殺君見挾相受害此豈可託者哉是以屏迹幽居遷於蒸水之原 耶薑山一名大雲山又名七里山又名白雲峰為南嶽七十二峰之一跨衡陽祁陽邵陽三縣

船山公年譜前編

率

至白雲菴觀劉公惟贊新亭紋石

小霽過楓木嶺至白雲菴雨作觀劉子參新亭紋石

畱五宿劉雲亭下石門石座似端州醉石遂有次作

詩有初英見新紫句 五十自定稿次遊子怨哭劉母後未注年分其後則乙未春日

書情詩以時事推之訂為本年徙居耶薑山後春末夏初所作

秋八月孫可望別將李定國由廣東入衡州招公欲往

不果

章靈賦注而可望別部大帥李定國出粵楚屢有克捷兵威振耳當是時也欲畱則不得乾淨之士以藏身欲往則不忍就竊柄之魁以受命進退縈回誰為吾所當崇事者哉 又乃如可望者若巴蛇之飽颺尾

而遊而大君之威虎為狐假反退養夫巽順若此者豈足以有為神器大名不可以久借功之無成固其所矣桓溫失轍於枋頭劉裕覆師於關內古今如一有心人去之唯恐不速也 潘撰傳可望分李定國入粵遂入衡招先生先生不往作章靈賦

冬十月

國朝兵敗李定國於衡州定國退屯武岡

十二月初二日服闋

詩有過西明寺追懷怡一上人示蒼枝慈智七絕二首五十自定稿

國朝順治十年癸巳 明桂王永歷七年 公三十五歲

船山公年譜前編

率

明桂王在安隆所

永歷實錄紀上在興隆

居耶薑山側

正月初一日左公大素鄒公統魯期公同劉公惟贊過

白雲菴茶話

有元日左素公鄒大系期同劉子參過白雲菴茶話

詩 家譜鄒定周序典客王薑齋先生與難兄石崖

先生皆先中省公同年友也後相與共塢而處衡宇

相望

有邀公赴安隆所者公復筮得睽之歸妹乃止作章靈

賦以見志

章靈賦題注明年癸巳筮復如之時可望挾主滇黔
有相邀赴之者久陷異土既以得主而死爲歆託比
匪人尤以巷遇非時爲戒仰承神告善道斯章因賦
以見又賦注自違君側於茲三載

二月

國朝兵進擊李定國于永州十二月孫可望別將據武岡

新甯城步

公三子勿幕生

詩有元日左素公鄒大系期同劉子參過白雲菴茶話

五律二首春盡五律三首五十自定稿

國朝順治十一年甲午明桂王永應八年公三十六歲

船山公年譜前編

庚

明桂王在安隆所

永應實錄紀上在興隆

春居耶薑山側

三月哭李公跨鼈

哭李一超詩有鷓鴣春先逝丹心互夜臺之句辛

酉廣哀詩有李孝廉跨鼈一首注字一超避山中乙

未卒案丁丑故孝廉李一超元配林孺人哀
詩有十四年來千種事是李卒於本年

秋八月公避兵零陵北洞釣竹源雲臺山等處救公留

侍石崖公旋以避兵被掠遇害

從子救避閔而後與予共命而活者七年頃余竄身

搖中不自以必生爲謀救因留待伯兄時序未改避

伏失據掠騎集其四維方閒道往迎已罹鞠凶矣悲
激之下時有哀吟草遽伏落僅存四首其一有斜日
荒荒打棗天猶向金風淚黯然其三有岳阡秋草應
含怨諸句 釣竹源雲臺山爲庚戌懷入山以來所
棲伏林谷二十九首之二總注右零陵北洞

冬徙居常甯西南鄉小祇園側西莊源

丁酉有西莊源所居後嶺古木清沼凝陰返暎念居

此三載行將舍去因賦一詩五古 小祇園西莊源

爲庚戌懷入山以來所棲伏林谷二十九首之二總

注右宜江 常甯縣志衡陽王夫之甲午由南嶽移

居常甯之西莊源丙申生子啟丁酉復返南嶽爲邑

船山公年譜前編

辛

人說春秋居遊多有題詠 小祇園在常甯縣西南

近甯遠縣桂陽州界

變姓名爲孺人隱士王東卜先生文儼常餽公粟

沅湘耆舊集小傳嘗匿常甯孺洞變姓名爲孺人又

王國甲小傳述舊詩注明季高祖王文儼先生上中

興戰守策鍾山軍乏餉高祖具酒食約七十里長動

以捐紓國急高祖親董解軍晚年隱於東卜園號東

卜先生衡陽王而農先生亦來隱於邑之西莊園爲

孺人飲食皆高祖給之

爲常人說周易春秋殷公銘以文藝相質公爲之訂正

常甯文士來者益眾

蓋齊文集殷浴日時藝序甲午避兵宜江山中又浴

日始以帖括見示繼此而宜江士友汎晉與余言帖

括案序浴日少與余同文場已與余同漂泊今又與余同為訓詁師以自給蓋乙未丙申所作

殷浴日名銘常甯人順治閒貢生沅湘耆舊集有傳

詩有哭李一超五律一首再哭季林兼追悼小勇匡社

舊遊五律一首晦日五律二首夏夜五律一首秦王卷

衣五絕一首長干曲五絕一首白鼻騮五絕一首江南

曲五絕一首五十自定稿

國朝順治十二年乙未明桂王永曆九年公三十七歲

明桂王在安隆所

永曆寶錄紀上在興隆

船山公年譜前編

幸

春客游興甯山中寓於僧寺有從遊者為說春秋

為晉甯諸子說春秋口占自笑詩其一有傷心難自

遣開卷是春王其三有南岳經聲苦東林眉宇嘆之

句行述自此隨地託迹或在浯或在柳或在未或

在晉甯或在漣邵所寓之處人士俱極依慕亡考不

久爾輒辭去晉甯晉書疆域志屬桂陽郡今興甯

桂陽桂東縣地

始作周易外傳

周易內傳發例跋乙未於晉甯山寺始為外傳

用瞿宗吉詠西湖景數辛稼軒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

燕皆塵土體作瀟湘小八景雁峰煙雨石鼓江山東洲

桃浪西湖荷花花藥春溪嶽亭雪嶺朱陵仙洞青草漁

鏡詞

瀟湘小八景詞記國朝瞿宗吉詠西湖景數辛稼

軒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體詞意淒絕又

乙未春余寓形晉甯山中聊取其體仍調寄摸魚兒

八月老子衍成

老子衍序始創之時歲在旃蒙協洽又作於壯月己

未

詩有春日書情五古一首為晉甯諸子說春秋口占自

笑五絕四首八月梨花五排一首讀指南集七律二首

君子有所思行樂府一首副蕨行樂府一首山居雜體

兩頭纖纖歌行一首山居雜體五雜俎歌行一首

自定稿

船山公年譜前編

幸

國朝順治十三年丙申明桂王永曆十年公三十八歲

居西莊源去年至興甯流寓久暫不可考本年有新秋看洋山雨過詩故以為居西莊源

二月明桂王奔南甯

三月黃書成

黃書後序歲德在丙火運宣也斗建惟辰春氣全也

文明以應竊承天也太原之系世胄縣也為漢大行

忠效捐也悲滿窮愁退論旃也明明我后逃播遷也

俟之方來須永年也黃書之所以傳也

得做公去冬寄呈山居雪詠詩

有春盡從子做寄山居雪詠絕句款爾隔歲聊復和之詩

五月二十八日公四子致生於西莊源

致公字虎止號蕉畦明經候選訓導

冬還衡陽登雙髻峰至二賢祠重讀堵公允錫詩

重登雙髻峰詩有北望暮雲寒句 有二賢祠重讀

義興相公詩感賦詩

詩有春盡從子做寄山居雪詠絕句款爾隔歲聊復和之五絕一首重登雙髻峰五律一首二賢祠重讀義興

相公詩感賦五律一首痛嗽顛寒熱瘵哭笑五絕各一

首新秋看洋山雨過五排一首哭歐陽三弟叔敬沈湘

船山公年譜前編

七

七絕一首 五十自定稿

國朝順治十四年丁酉 明桂王永曆十一年 公三十九歲

春居西莊源夏四月徙歸衡陽蓮花峰下續寢菴

西莊源後嶺前壑古木清沼凝陰返暎念居此三載

行將舍去詩有游儵遵綠漪及芳草良未歇之句

冬十二月至小雲山下訪劉公近魯

小雲山記友人劉近魯居其下有高閣藏書六千餘

卷 冬盡過劉庶先夜話效時詩有端自蓮花瓣裏

來句 劉近魯沅湘耆舊集傳字庶先一字庶儂衡

陽人

詩有詠櫻桃迎春山髻紫荆杜鵑黃杜鵑金釵股岡梧

花五律各一首即事五律一首小步七絕一首吟得七絕一首折楊柳七絕一首冬盡過劉庶先夜話效時七律一首 五十自定稿

國朝順治十五年戊戌 明桂王永曆十二年 公四十歲

明桂王在雲南

居續寢菴戴先生日煥來謁

贖稿題戊戌嶽後戴晉元來訪今來復連榻旃檀詩

有我居雙髻峰句 戴日煥沅湘耆舊集傳字晉元

衡陽諸生家世饒財明季蕩於寇年踰冠尙未就傳

時避兵嶽寺貧不能具膏火夜執書就佛燈讀遂通

五經及諸子尤邃於易後遊王船山先生之門所造

船山公年譜前編

七

益深博

正月家聘公子珍之公生子枚 枚公字吉從

七月

國朝兵定武岡新甯城步

九月家世節錄成

家世節錄序時永曆十有二年季秋月朔日乙未徵

仕郎行人司行人介子夫之謹述

十二月明桂王奔永昌

永曆實錄紀不載

詩有明妃曲七絕一首枯魚過河泣樂府一首 五十自定稿

國朝順治十六年己亥 明桂王永曆十三年 公四十一歲

春正月明桂王走騰越

永歷實錄紀上在雲南

居續廢菴

二月

國朝兵下永昌明桂王奔緬甸

詩有山居雜體卦名五古一首山居雜體吃口詩五絕

一首山居雜體藥名五律一首口字詩五絕一首山居

雜體縣名五律一首山居雜體建除五排一首南嶽摘

茶詞七絕十首 五十自定稿

國朝順治十七年庚子 明桂王永歷十四年 公四十二歲

明桂王在緬甸阿瓦城

船山公年譜前編

妻

永歷實錄紀上在雲南李定國師潰奉居永昌

春居續廢菴三子勿幕殤徙居湘西金蘭鄉高節里卜

築於茱萸塘蓬簷竹牖植木九柱編篋為壁初造小室

名曰敗葉廬

茱萸塘敗葉廬為庚戌懷入山以來所棲伏林谷二

十九首之二總注右湘西 續哀雨詩跋歲庚子遷

金蘭高節里之茱萸塘 湘西草堂虎止公記迄歲

庚子乃徙居湘西之金蘭鄉卜舍於茱萸塘初造小

室名之曰敗葉廬蓬簷竹牖植木九柱編篋為壁

哭鄭先生顯祖

哭內弟鄭忝生詩有春雲覆平野及舊愁疑在春廢

驚之句 廣哀詩鄭生顯祖注字忝生襄陽冢宰公

繼之之曾從孫子內弟也從子學略成文章庚子天

冬和郭公都賢尹公民興落花詩

正落花詩序庚子冬初得些菴大觀諸老詩讀而和

之成十首以嗣有眾什命之以正 郭都賢湖南通

志字天門號些菴天啟壬戌舉人由行人累官至僉

都御史巡撫江西乞歸福王立授操江不赴桂王立

以兵部尚書召已祝髮為僧流寓嘉魚沔陽 沅湘

耆舊集郭都賢些菴小傳初依熊魚山開元尹洞庭

民興於嘉魚梅熟菴已流寓沔陽築補山堂有畱別

大觀七律二首 王子得須竹鄂渚信知李雨蒼長

船山公年譜前編

妻

逝遙望魚山哭之詩其六云赤壁雄風百戰酣新安

碧血染江南大觀綽板先君歆淒絕吳江老葉菴注

雨蒼蚤與金正希尹洞庭熊魚山齊名時金已殉難

尹亦先逝熊公偕隱吳江存亡未審

詩有正落花七律十首 落花詩 哭內弟鄭忝生歌行一首

五十自定稿

國朝順治十八年辛丑 明桂王永歷十五年 公四十三歲

明桂王在緬甸赭磴

永歷實錄紀永歷十五年李定國奉桂王奔緬甸

居敗葉廬夏續落花詩

續落花詩序自冬徂夏泝落沿開

六月二十一日鄭孺人卒年二十有九葬大羅山

虎止公續哀雨詩跋歲庚子遷金蘭高節里之茱萸

塘次年棄世虛其左壬申十月先君子遺命合葬焉

九月補落花詩

補落花詩序此帙之登逢秋斯盡月寒在夕葉怨於

枝

登嶽峰悼鄭孺人

嶽峰悼亡詩有楓落一林霜之句

哭管先生永敘

哀管生永敘詩有落葉楓喧夕嘯鴉柏冷霜之句

冬十二月

船山公年譜前編

孝

國朝兵至緬甸明桂王被執明亡

永曆實錄紀永曆十六年上在緬甸李定國收兵安

南緬甸人叛劫駕入雲南

詩有續落花七律三十首廣落花七律三十首詠落花

七律十首落花譚體七律十首補落花七律九首落花詩

來時路悼亡五古三首嶽峰悼亡五律四首哀管生永

敘五排一首續哀雨詩七律四首初度日口占七絕六

首五十自定稿

家譜續哀雨詩跋孺人襄陽吏部尚書鳴峴先生諱

繼之之曾姪孫女雲南通判諱續之之曾孫女也祖

諱抱洵以貢授知州父諱儀珂郡文學母高氏光祿

公諱達女孺人年十八以庚寅歲歸先君子於桂林
歸而偕隱嶽之雙髻峰歲庚子遷金蘭高節里之茱
萸塘次年棄世虛其左壬申十月先君子遺命合葬
焉孺人之歿敵方六齡蒿蔚虛生無能表揚敬纂挽
章數詩庶識大節之共垂不朽爾不孝敵識

船山公年譜前編

妻

船山公年譜後編

八世從孫之春

國朝康熙元年壬寅 公四十四歲

居敗葉廬聞明桂王被執續悲憤詩一百韻作長相思樂府

長相思樂府其一有云年華詎足惜腸斷受恩時其二有云他生就君結

詩有長相思樂府二首來日大難樂府二首為宋子主人送高漸離入秦七絕一首迎秋五律八首詠史六絕

二年癸卯 公四十五歲

船山公年譜後編

十

居敗葉廬三月看杜鵑花至鐵牆拗入王公愷六新莊為和石灰泥壁讀金公堡前在靈谿洞所作遺興詩

夕堂戲墨卷二讀甘蔗生遺興詩次韻而和之今春

看杜鵑花不覺到鐵牆拗王君延我入新齋為他和

石灰泥壁忽拈一帙沒其所自得教認取誰家筆仗

卒讀久之乃知是者跋漢王君笑指石灰桶說尋常

謂道人認得行貨今乃充此物經紀昧著眼看秤斛

耶是十三年前借山在靈谿洞所作 其三十二首

有衛公乞打大臣袍句衛公注甘蔗生故字 己酉

效柏梁體壽王愷六起云鐵牆拗頭綠鳳棲

夏六月次和金公堡遺興詩十五日為之記 遺興詩

序於是次韻而和之不能寄甘蔗生也癸卯六月望

茱萸塘漫記 詩序未注年月蓋亦是年所作故附於此

冬有疾

甲辰管大兄弓伯挽歌序有明文學管嗣箕弓伯以今癸卯冬卒於南嶽百丈山病乃使余有宿草而不得哭

詩有五言絕句三首五十自定稿讀甘蔗生遺興詩次韻而

和之七律三十首廣遺興詩七律三十首遺興詩

三年甲辰 公四十六歲

居敗葉廬歐先生大生從遊門下

船山公年譜後編

十一

有又雪同歐子直詩 歐大生字子直衡陽人康熙

中貢生沅湘耆舊集有傳

往哭管公嗣箕於其故居

管大兄弓伯挽歌序其明年姬六以亡託將改適返

靈筵於高節里之故居乃申一慟良慨然矣

為子放娶文學近魯公女劉氏

生子五若茲蒼遺萬女二

過小雲山下訪劉公近魯劉公導游小雲山嗣後歲一

登之

小雲山記予自甲辰嗣後歲一登之不倦友人劉近

魯居其下有高閣藏書六千餘卷導子游者

詩有感遇五古十一首寒日五律一首人日七律一首
又雪同歐子直七律一首五日攜放兒同子直洎賢從
哲仲小飲分得端字七律一首卽事有贈七律一首管
大兄弓伯挽歌歌行二首 五十自定稿

四年乙巳 公四十七歲

居敗葉廬重訂讀書說

和梅花百詠詩序時方重訂讀書說

正月初七日龍公簡卿寄到洪公業嘉梅花百詠元稿
讀之淚下

和梅花百詠詩序今歲人日得季霞伯兄簡卿寄到

伯修元稹潛然讀已

船山公年譜後編

三

十八十九日連夕和洪公業嘉梅花百詠詩

和梅花百詠詩序以示歐子直子直欣然屬和仍從

與老漢爲前驅祓道又遂乘燈下兩夕了之

二十日序和梅花百詠詩

和梅花百詠詩序乙巳補天穿日茱萸塘記 拾遺記
正月二

十日爲天穿日江東以紅糴
繫煎餅置屋上名補天穿

長女孫生 適兵部尙書劉堯誨嗣孫克謹子法忠

三月初三日序瀟湘小八景詞

瀟湘怨詞序乙巳上已茱萸塘記

過鐵牆拗王公愷六山莊看鳳仙花

有愷六鳳仙花盈畝聊題長句詩

夏遊大雲山妙峰菴

雲山妙峰菴云是申泰芝煉丹處詩有云首夏積翠

鮮停午條風涼

秋八月登小雲山憩劉公近魯小軒圍碁倦罷讀王伯

穀集和其梅花絕句十首

和梅花百詠詩附追和王伯穀梅花絕句十首敘乙

巳中秋坐彭城君小軒奕倦茶闌索書以讀得百穀

集就中梅花七絕十首尤爲清健因次其韻

詩有和陶停雲贈芋巖五十初度四言四首夏日端居

五古一首雲山妙峰菴云是申泰芝煉丹處五古一首

愷六種鳳仙花盈畝聊題長句五排一首人日新晴七

船山公年譜後編

四

律一首秋雨同子直七律一首又兩七律一首夜七律

一首 五十自定稿 追和王伯穀梅花七言絕句十首 附和梅
花百詠

後詩

五年丙午 公四十八歲

居敗葉廬春髮漸白

早春詩有誰道鬢添絲之句

詩有秋陰五古一首歐子直自南嶽返訊之五古一首

詠百合五絕一首結襪子五絕一首早春五律一首十

二月八夜看月五律一首初九夜再賦五律一首 五十
自定稿

自定稿

六年丁未 公四十九歲

居敗葉廬春正月初一日過歐先生大生家圍碁

有元日過子直奕詩

夏避暑王公愷六山莊

有避暑王愷六山莊會夕雨放歌歌行有雷聲昨夜

疎星片片餘雲留岳足之句

秋九月李公跨龍元配林孺人卒公往弔並卹其太孺人

故孝廉李一超以懷貞窮愁死不及有嗣息元配林孺人掖呬太孺人于痺病中十四年不舍榻右猝邁危疾臨終悲咽以不得躬親大事為憾啼聲未絕而逝余于一超不淺視道路感泣者自踰涯量裁二詩

船山公年譜後編

五

以將哀尤為太孺人愷悼焉詩其一云轉轉金輪御

朔風其二有云桂輪難滿月三秋

公與石崖公同被難劉公象賢居間得寢招遊虎塘為序族譜會劉公六表初度公即席為子啟聘其女為婦

有劉若啟為余兄弟排難已招泛虎塘敘其家乘會

當六表輓辰歡讌之下遂允貺室于啟兒詩 蘇齋

文集王江劉氏族譜序王將諸劉潛明經是玉氏湘

孝廉若啟氏奉季昌先生之志修其家乘以示夫之而徵言焉 又夫之之舉于鄉也與若啟氏講以世石

長氏偕以年而協以窠夫之伯兄既與若啟氏講而遊辟廬之歲與季昌先生壽玉氏聲玉氏賜玉氏胥

以齒 劉象賢沅湘耆舊集傳字若啟湘鄉人崇禎

壬午舉人鼎革後隱居深山著書以終 鼓棹二集

有友人劉懿菴營虎塘頗勝沒後鞠為茂草賦此寄

歎昭君怨詞

詩有四言襍詩一首古意五古一首問芋巖疾五古一

首正月十六夜重賦五律一首元日過子直奕七律一

首故孝廉李一超以懷貞窮愁死不及有嗣息元配林

孺人掖呬太孺人于痺病中十四年不舍榻右猝邁危

疾臨終悲咽以不得躬親大事為憾啼聲未絕而逝余

于一超不淺視道路感泣者自逾涯量裁二詩以將哀

尤為太孺人愷悼焉七律二首劉若啟為余兄弟排難

船山公年譜後編

六

已招泛虎塘敘其家乘會當六表輓辰歡讌之下遂允

貺室于啟兒七律一首湖外遙懷些翁七律一首寄懷

青原藥翁七律一首竹枝詞七絕十首忍俊七絕九首

筮篔引樂府一首避暑王愷六山莊會夕雨放歌歌行

一首 五十自定稿

七年戊申 公五十歲

居敗葉廬唐先生端笏遊於門下

與唐須竹夜話詩其一有九春初雨歇花屐不相期

其二有鼎鼎千秋意勞勞夜雨傳六經誰楚漢云云

唐端笏沅湘耆舊集傳字須竹一字躬園衡陽人

次女孫生 適文學熊榮祀于時幹字體貞 柳岸吟有

體貞孫備
詩八首

三月至湘鄉與李公國相同泛湄水

湄水月泛同芋巖詩有春盡試新晴句

夏六月留湘鄉與劉公象賢期徐公芳遊虎塘遲至公

病遂先歸敗葉廬

有期徐蔚子虎塘遲至余暑病先歸蔚子獨留萬綠

池與若啟月飲共相太息寄此謝之詩 徐芳沅湘

耆舊集傳字蔚子本姓徐長沙人育於湘鄉簡氏故

又從簡姓字在雍順治末歲貢官常德訓導有種竹

亭稿王船山先生序行

秋七月成春秋家說望日壬子爲之序

船山公年譜後編

七

春秋家說序迄今二十二載夫之行年五十悼手口

之澤空存念螻蛄之生無幾恐將失墜敬加詮次著

雖涓澗之歲相月壬子望不孝徵仕郎夫之述春秋世論

序著雖涓澗之歲相月望日壬子湘西草堂王夫之

序案草堂成於乙卯本年戊申不應有湘西草堂之

名者雖涓澗四字傳寫必有

譌誤然無從訂正姑附於此

詩有與唐須竹夜話五律一首始晴五律一首湄水月

泛同芋巖五律一首春日山居戲效松陵體七律六首

期徐蔚子虎塘遲至余暑病先歸蔚子獨留萬綠池與

若啟月飲共相太息寄此謝之七律一首答黃度長七

律一首得青原書七律一首些翁補山堂詩和者數十

人今春始枉寄次韻奉和並敬翁體歌行一首五十自定稿

八年己酉 公五十一歲

居敗葉廬輯戊子以來所作古近體詩爲五十自定稿

五十自定稿五言古五言絕句五言近體七言近體

七言絕句皆始於戊子餘始於己丑乙未乙巳

再繼娶張孺人

家譜三配張孺人生沒失記葬金蘭鄉姚家塘 因

林塘小曲築草菴開南窗不知復幾年晏坐漫成詩

其四有云鉤聲原宿業崖蜜自先甘寓目團團淺初

心冷暖語

孫夏生

庚戌哭殤孫詩注以大統歷立夏日名之日夏其詩

船山公年譜後編

八

有兩日朱明留不得句

與唐先生端笏同遊馭閣巖因留巖中爲之剖示學術

源流

同唐須竹遊馭閣巖詩起云昨日初收梅雨天 又有

同須竹晏坐馭閣巖詩 沅湘耆舊集唐端笏傳引

徐令素唐躬園墓誌躬園嘗得白沙集定山集傳習

錄諸書讀之而嗜迎船山先生住馭閣巖爲剖示源

流因知有朱陸異同及後來心學之誤 馭閣巖爲

庚戌懷入山以來所棲伏林谷二十九首之一注右

湘西

秋與唐先生端笏同遊昭陽菴

有昭陽菴同須竹夜話云乘木葉秋波探五老之勝
因便送之詩

至桃塢訪李公國相不遇

過芋巖不值詩有云晴稻收雲白秋瓜切粉黃

客朱王孫翠濤聽月樓已而歸山

聽月樓倦客歸山留別翠濤王孫詩有樓前湘水賦

碧玉細細波紋送遠秋及黃菊將開酒將熟之句

丙辰有中秋同聖功庶先翠濤須竹飲聽月樓諸公

將送子下湘詩

九月初一日公五十齒滿劉公懿菴李公國相來祝

有不揆五十齒滿懿菴見過留同芋巖小飲詩

船山公年譜後編

九

和郭公都賢補山堂洞庭秋詩並為之記

洞庭秋詩題注遙和補山堂作序己酉秋杪記

和八閩曉堂上人蘆雁絕句

鴈字詩後記題此經一年矣又庚戌秋冬之際敗葉

廬記

冬構草菴開南窗題曰觀生居石崖公來過

有因林塘小曲築草菴開南窗不知復幾年晏坐漫

成六首呈桃塢老人石崖先生同作詩其一云暄風

凌小雪當砌炫冬榮其五云病畏朔風寒南窗背嶺

安 蓋齋文集有南窗銘觀生居銘 湘西草堂虎

止公記次築觀生居在菜萸塘上易以茅堵窗楹少

容几杖

編春秋左氏博議

因林塘小曲築草菴開南窗不知復幾年晏坐漫成

六首其三有家學志春秋句

詩有過芋巖不值五律一首深秋望子直五律一首因

林塘小曲築草菴開南窗不知復幾年晏坐漫成呈桃

塢老人暨家兄石崖先生同作五律六首家兄觀夫之

抄藁云墨跡似先徵君垂示以詩哀定後敬和四韻五

律一首同唐須竹遊馭閣巖七律一首昭陽菴同須竹

夜話云乘木葉秋波探五老之勝因便送之七律一首

不揆五十齒滿懿菴見過留同芋巖小酌七律一首寄

船山公年譜後編

十

和些翁補山堂詩已就聞翁返石門復次原韻寄意歌

行一首粵奴初識雪歌歌行一首孤鴈行和李雨蒼歌

行一首讀涇陽先生虞山書院語錄示唐須竹歌行一

首聽月樓倦客歸山留別翠濤王孫歌行一首效柏梁

體壽王愷六歌行一首 六十自定稿 大統歷閏臘七絕一首

分體 洞庭秋七律三十首 洞庭秋詩 題蘆鴈絕句七言十八

首 鴈字詩

九年庚戌 公五十二歲

居觀生居夏秋仍居敗葉廬歲以為常

鴈字詩庚戌秋冬之際敗葉廬記 王子有家兄期

以中秋過敗葉廬會恙不果吟見懷念逾月小愈袖

詩下訪適當閨望是夕人閒謂爲中秋夜坐不復對

月敬和來篇奉酬詩

三女生 適文學李報瓊子嚮明

三月孫夏殤

哭殤孫用羅文毅慰彭敷五喪子韻詩有兩日朱明

留不得句

秋齒始落

齒落示敵子詩有云梧桐一葉已知秋塞角催霜幾

耐愁

唐先生端笏從其兄端典以母氏蘇太君六十壽請侑

辭公爲作孝壽說

船山公年譜後編

主

蘇太君孝壽說庚戌之秋兩唐子爲其母氏六秩壽

徵侑辭焉 又非直以須竹之數與相遊也

有疾作前後鴈字詩附以舊作蘆鴈絕句並記

鴈字詩前鴈字詩十九首序不期病中忽有陽鳥筆

陣如鳩摩羅什兩肩童子出現因吟十九首 後鴈

字詩十九首詩序嗣吟十九首首四十字

懷入山以來所棲伏林谷三百里中小有邱壑各述以

詩得二十九首

公自注排子嶺獅子峯黑沙潭續窈窕雙髻峯黃沙

潭溪波巖妙高峯車轍亭方廣路嘯臺補衲臺洗衲

池右嶽後青谿石門西石門松紋石亭塢雲菴右祁

邵之閒釣竹源雲臺山注右零陵北洞西莊源小祇

園右宜江小雲山昭陽菴馭閣巖桃塢雪竹山茱萸

塘敗葉廬觀生居右湘西

作廣明大師小傳

薑齋文集梳銘跋新安黃將軍金臺披緇稱廣明大

師請余爲小傳

銘筆硯墨祕閣硯蓋杖拂子圍碁梳南窗觀生居

薑齋文集硯銘跋庚寅冬桂林覆敗硯爲叛吏挾家

人奪去既返山無以和墨劉平思畀一石子外璞中

賦參差類小龜卽非至者亦頗受墨相隨二十年矣

詩有擬古五言十九首懷入山以來所棲伏林谷三百

船山公年譜後編

主

里中小有邱壑輒暢然欣感各述以小詩得二十九首

五絕六十自擬阮步兵詠懷八十二首六十自定稿收

稿收五首哭殤孫用羅文毅慰彭敷五喪子韻七律二首

齒落示敵子七絕一首今日漢宮人五律一首編年前

鴈字詩五律十九首後鴈字詩五律十九首 鴈字詩

十年辛亥 公五十三歲

居觀生居夏秋仍居敗葉廬

複用瞿辛原體唸瀟湘夜雨洞庭秋月平沙落鴈遠浦

歸帆漁村夕照山市晴嵐煙寺晚鐘江天暮雪大八景

詞論瀟湘八景因作瀟湘怨一卷

瀟湘大八景詞序余歌小八景來十六年矣 又重唸

大八景詞複用瞿辛原體旌初志也 瀟湘怨詞後
增十景詞跋有云瀟湘八景不知始誰差遣惟洞庭
月瀟湘雨耳他皆江南五千里所普攝也 又瀟水出
自營浦西北流五百里而得湘湘水合興安之海陽
山與灘背流既合於瀟北流千二百里至巴陵大江
自西來注之瀟湘之名釋而從江此千五百里間穀
波繡壁楓岸荻洲清絕之名於斯躋矣蹟不勝探其
尤者得十景馬曰舜嶺雲峯曰香潭綠水曰朝陽旭
影曰浯溪蒼壁曰石鼓危崖曰嶽峰遠碧曰昭山孤
翠曰銅官戍火曰湘灣曲岸曰君山浮翠各題一詞
均寄調蝶戀花 又情物各有因緣歸宿不迷於萬古

船山公年譜後編

三

視諸帆鴈嵐雪悠悠無擇地者不猶賢乎僕欲爲此
詞不知何以未暇歌八景後驅筆獵之 舜嶺雲峰
注瀟水自江華西北流至甯遠九疑山北疑峰恆有
雲藏其半嶺飛雨流淙入瀟水中 香潭綠水注湘
水徑東安縣東有沈香塘石壁罅插一株云是沈水
香澄潭清冷綠蘿倒影 朝陽旭影注在零陵縣瀟
水側去鉅鉞潭愚溪不遠北十里爲湘口是瀟湘合
處 浯溪蒼壁注在祁陽縣元次山勒顏魯公中興
頌於崖壁苔光水影靜日愉心 石鼓危崖注衡陽
縣北二水匯流潭空崖古 嶽峰遠碧注自衡陽北
三十里至湘潭六十里嶽峰淺碧宛轉入望 昭山

孤翠注一峰矗立江次北去湘潭三十里下爲暮雲
灘 銅官戍火注銅官浦在長沙北六十里曾刻本
蘆汀遠岸水香生於始夜漁鏡戍火依微暮色閒如
寒星映水 湘灣曲岸注湘陰北三十六灣云是馬
殷所開縈回清澈出此卽漸入青草湖李賓之詩三
十六灣灣對灣者是也 君山浮黛注湖光極日至
君山始見一片青芙蓉浮玻璃影上自此出洞庭與
江水合謝眺所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者於是
始矣湖南清絕亦於此竟焉
李公占解以王文恪公所撰其大父大崖先生墓誌銘
見寄讀竟書後返寄

船山公年譜後編

四

薑齋文集讀李大崖先生墓誌銘書後先生裔孫兩
蒼占解年七十三矣以王文恪公所撰墓誌銘寄唐
生端笏使與夫之共讀謹誌其後以訊雨蒼當如面
談矣 李雨蒼占解年七十三矣書至期游南嶽若
必果者返寄遲望信宿詩有瀾瀾洞庭水迢迢諸葛
臺及盈盈秋波生之句
方公以智屢勸逃禪公不應冬書所示劉安禮詩見寄
極丸老人書所示劉安禮詩垂寄情見乎詞愚一往
吃訥無以奉答聊次其韻述懷詩有云舊識五湖風
月好寒梅春在野塘邊 南窗漫記方密之閣學逃
禪潔已授覺浪記前主青原屢招余將有所授誦人

各有心之語以答之意乃愈迫書示吉水劉安禮詩以寓從史之至余終不能從 劉安禮名仲錚吉水舉人隱於梅川附永歷實錄劉季鑛傳

十二月敏公子生蕃生 字懷姓行三邑文庠生

薑齋詩贖稿有示姪孫生蕃五古

過雪竹山訪茹蕖大師留宿夜話

宿雪竹山同茹蕖大師夜話有煙籠雪壓一枝輕之句 辛酉廣哀詩雪竹山道者智需注字茹蕖昆明

人本姓張以鄉舉任衡山令己未沒於嘉興之楊墳詩有偶望七律一首極丸老人書所示劉安禮詩垂寄情見乎詞愚一往吃咄無以奉答聊次其韻述懷七律

船山公年譜後編

五

一首宿雪竹山同茹蕖大師夜話七律一首六十自三定稿

月十一夜寢登天壽山五律一首月坐懷須竹南嶽五

古一首李雨蒼年七十三矣書至期遊南嶽若必果者

返寄馳望信宿五古一首 編年稿

十一年壬子 公五十四歲

居觀生居夏秋居敗葉廬

春同唐先生端笏往祝劉公近魯五十初度即席賦詩

劉庶僊五十初度即席同唐須竹詩有云於君燒燭

耐春寒

三月郭公都賢以文字坐繫沒於江陵公聞遙哭

補山翁坐繫沒於江陵遙哭詩其二有幾間落花津

之句 南窗漫記丙戌屯師湖上未能前進一尺而賦歛之重十倍少司馬天門郭公都賢咏雪詩云四望郊寒連鳥瘦一天白起奈蕭何督使聞之怒甚嗾悍帥害之會潰敗不果公卒以文字取禍卒於江陵

游二中園

二中園紀事為懿菴作詩其一有云穿花分柳逕隨

薛度蘭風

四女生 字唐端笏子常適字無適戊午天

薑齋文集唐子無適墓表湘西學者唐常適字無適年十八及其父躬園子悼之不欲生 又無適凡兩納采皆未成禮其一先者予少女也亦謹慧七歲而天

船山公年譜後編

末

七月十六日長孫生若生 字以似號竹溪府學歲貢

生候選訓導

八月石崖公將來敗葉廬有疾不果逾月小愈始來

有家兄期以中秋過敗葉廬會恙不果吟見懷念逾

月小愈袖詩下訪適當閨望是夕人閒謂為中秋夜

坐不復對月敬和來篇奉酬詩

方公以智卒於泰和蕭氏公聞哭之

聞極丸老人凶問不禁狂哭痛定輒吟二章詩其一

云敗葉雲中哭杜鵑其二云五湖煙水一霜林注傳

聞薨於泰和蕭氏浮春園 廣哀詩青原極丸老人

前大學士方公以智注字密之桐城人國亡披緇稱

愚者智字無可一號墨歷壬子卒於秦和

得唐先生端笏鄂中書知李公占解卒於魚山遙哭之

得須竹鄂渚信知李雨蒼長逝遙望魚山哭之詩其

二有剛遣西風吹片葉其三有柳岸霜風月已殘之

句 南窗漫記嘉魚李雨蒼占解己酉寄余此詩云

欲涉湖相訪時年七十矣閱兩歲遂長逝不果所至

詩有二中園紀事為懿菴作五律二首劉庶僊五十初

度卽席同唐須竹七律二首聞極丸翁凶問不禁狂哭

痛定輒吟二章七律冬夕七律二首蚤春七絕二首得

須竹鄂渚信知李雨蒼長逝遙望魚山哭之七絕二首

六十自定稿上已五古一首春晴七律二首家兄期以中秋

船山公年譜後編

七

過敗葉廬會恙不果吟見懷念逾月小愈袖詩下訪適

當閨望是夕人閒謂為中秋夜坐不復對月敬和來篇

奉酬七古一首補山翁坐繫沒於江陵遙哭五律一首

編年稿

十二年癸丑 公五十五歲

居觀生居

三月唐公克峻六十齒滿為文壽之

蕙齋文集補遺有唐欽文六秩壽言 唐欽文墓誌

銘距生之年萬歷癸丑季春月十九日 辛酉廣哀

詩唐處士克峻注字欽文己未沒

秋七月與唐先生端笏及其兄端典同遊鍾武故城

有新秋同唐古遺須竹遊鍾武故城歸坐小軒夜話

詩 鍾武漢書地里志屬零陵郡芥曰鍾桓應劭曰

今重安 故城在衡陽縣西八十里

冬有疾

有家兄小築耐園俯用夫之觀生居韻病不能為偶

句放時體疊前韻奉和詩

十二月公疾未愈

有歲晚養病詩

詩有卽事五律一首晴步五律一首詠菊答須竹排律

一首新秋同唐古遺須竹遊鍾武故城歸坐小軒夜話

七絕一首詠雪七律一首 六十自定稿期須竹五古一首家

船山公年譜後編

末

兄小築耐園俯用夫之觀生居韻病不能為偶句放時

體疊前韻奉和五古六首歲晚養病五古五首李供奉

集有笑矣乎悲來乎二歌識者知為齊已贖作辭翰弁

滯既良然矣亦繇無情而氣矜如捫天求月天不可捫

月况可得若僕今者可以笑未其悲則已夙矣因為補

之歌行二首 編年稿

十三年甲寅 公五十六歲

正月吳逆三桂偽檄至衡州

公至湘鄉

上湘旅興詩有寒山猶半綠習習江南暖幾葉帶疏

黃諸句 湘西草堂記因避滇氛泛宅數載

二月吳逆兵陷常德岳州長寶衡永郴桂相繼淪陷
三月與唐先生端笏泛舟至郡
舟中上已同須竹詩有心湯如何之句

游伊山

伊山詩其一有雲煙開綠畝金碧動青林之句 伊
山在衡陽縣北三十里晉桓伊讀書處一名桓伊山
秋與唐先生端笏渡洞庭阻風青草湖
青草湖風泊同須竹與黃生看遠汀落鴈詩有珍重
羽衣涼仙桂綴蟾光神帶九秋霜回翔豈稻梁浣紗
人仁久息機非倦止諸句
公有疾寓僧寺安遠靖寇大將軍多羅貝勒公尙善遣

船山公年譜後編

九

都統劉公省問

安遠公所遣都護劉君過寓存問詩以贈之詩有佛
燈灼灼茶碗清及秋風颭颭蘆花蒼蘆花如雪寒溪
長之句

送蒙公正發先還故山

送蒙聖功暫還故山詩有秋風淫淫吹我衣涼日當
襟返翠微青山料理勿取次留之待我慰調飢諸句

冬歸

衡山曉發詩其一有擊楫遲楓浦歸心就翠微其二
有綠澗不知冬嶽雲第幾峰之句
詩有上湘旅興五律五首舟中上已同須竹五律一首

伊山五律二首衡山曉發五律二首陳耳臣老矣新詩
猶麗遠寄題雪諸詠隨意和之五律四首青草湖風泊
同須竹與黃生看遠汀落鴈五排一首送蒙聖功暫還
故山七律一首定稿自安遠公所遣都護劉君過寓菴
問病詩以贈之七古一首贈俞西巖誰園五古一首年編
稿寄懷陳耳臣兼懷安福陳二止七律一首薑齋詩贖
分因本年有和陳耳臣詩附題於此
陳二止名觀安福舉人甘貧砥節吉安失守與妻子
訣寓食攸縣山寺粗糲不給或飲水以終日附永厯
實錄劉季鑛傳
十四年乙卯 公五十七歲

船山公年譜後編

十

公寓郡城北旃檀林戴先生日煥來謁

戊戌嶽後戴晉元來訪今來復連榻旃檀口占詩有
在再十八年夢中時一遇及同君宿郊庵四目還相
注之句 旃檀林在郡城北二里

二月至長沙

長沙旅興詩有樓船擬趁桃花水句
舟泊水綠洲遇劉先生思肯過舟爲公寫小照
走筆贈劉生思肯詩云故園枝葉記君家兄弟風流
競筆花汎宅五湖君自遠相逢猶幸在長沙又水綠
洲前魚艇多也來相伴曬漁蓑逢君剪燭當深夜奈
此干戈滿地何又老覺形容漸不眞鏡中身似夢中

身憑君寫取千莖雪猶是先朝未死人

舟泊湘陰追哭故明大學士華亭伯章文毅公曠

有三十六灣初見新綠詩夜泊湘陰追哭大學士華

亭伯章文毅公詩

渡洞庭湖至於岳陽

湖水詩有湖水春山盡巴邱戰壘春及天涯同一寄

未必故園親之句

三月歸至長沙拜故明蔡忠烈公道憲祠

長沙旅興詩有漁舟初繞碧波勻及隨處桃花可問

津句 蔡公祠詩有綠莎生庭際春雲相溲喧句

分體稿送須竹之長沙七律其二有江門曾薦瓣香

船山公年譜後編

三

哀句注江門蔡公別號祠在城西

還郡董公達偕章文毅公子有謨由粵西還華亭道阻

不得歸公遇之延入旅舍遂與唐先生端笏同遊門下

受公所注禮記

行述時華亭章司馬次子有謨南遊阻道府君延入

晝共食蕨夜共然藜以所注禮記授之夜談至雞鳴

為常遊兵之為盜者竊聽而異之相戒無犯焉 沅

湘耆舊集引徐令素磨躬園墓誌演師抗命之年章

公子載謀有謨遊粵西不歸因遊於船山之門而

問禮旦夕與躬園偕 沅湘耆舊集載虎止公贈董

達五古題云董公達年八十矣以章大司馬祠碑及

陳烈婦碑文遠來相訪並示以載謀公子及公孫近

札遣使入山道繇稔之意以期一晤作五言長詩答

之詩云憶昔弱冠時逢翁戎馬閒言偕章公子避地

入寒山先君稱執友往事述仁賢丞相迴落日桑榆

摧霜寒翁為門下士鋒矢護完棺秉彝有同心言返

吳江攢翁志既已酬薄遊俠士壇俠士葬郊麟烈女

悲貞鸞上湘陳宜人抱志沒漣湍至德必有鄰水怪

匿神姦洲擁烈婦墳波激壯士肝鄧氏顯鶴曰章文

夫人其妾陳氏也有武人要之陳赴水死湘昭山詩

有深春花欲紅句 己未送章載謀歸吳淞詩有相

逢及送別都在落花時句

船山公年譜後編

三

四月初五日次孫生茲生 放公次子字允在號佚菴

六月與李公緩山章先生有謨同登回鴈峰

與李緩山章載謀同登回鴈峰次緩山韻詩有云小

有綠陰堪避暑相看枯木不驚雷

秋七月出郡城赴李公緩山之約

出郭赴李緩山之約至桓伊山下遇雨詩有葛衣疏

透雨珠閒習習輕風宿暑闌之句

八月與蒙公正發同赴江西至於萍鄉

萍鄉中秋同聖功對月詩有白頭還作他鄉客及自

笑漁樵非汎宅之句

九月歸自江西舟行至湘潭阻風訪明將張公永明弔

其離江殉難烈姬孫氏呂氏

風泊中湘訪張永明老將弔孫呂二姬死讀辛卯以來諸公獎貞之篇放歌以言情孫呂事詳故中舍管公記詩云昭潭萬波愛霜毅南望離江暮雲絲驚鴻叫雲天不開秋夕孤飛遙痛哭二十六年春蔓長我與張君四鬢霜衰顏不死猶前日湘女空靈鬱渺茫茫茫峒雲結煙草貞魂不舍蒼梧道哀歌血淚灑青天管子嗣裘金郎堡而我悲吟獨待今二十六年埋愁心左掖蒙生俱未死軍中彈淚秋陰深嗚呼乎往恨迷離無再說一死人間萬事決君不見張君三婦離江濱俄頃千秋如截鐵 離江在廣西桂林府城

船山公年譜後編

三

東南

過湘鄉東臺山

東臺山詩有百里初見山西暉客望閑及半峰明紫樹漁舟隔浦還諸句 東臺山在湘鄉縣東十里一名鳳凰山一名望嶽峰南連華蓋下瞰漣水還觀生居於相去二里許石船山下仍里人舊址築草堂成徙而居之

船山記顧於此閱寒暑者十有七辛未深秋記 草堂成詩有歸舟湘水北伐木逮秋清南窗仍夕暖冬嶺迓春晴諸句 湘西草堂記先子船山記曰船山者吾山也故今之記湘西草堂亦謹記之曰湘西草

船山公年譜 後編

堂者先子之草堂也先子自前崇禎癸未張獻忠陷衡後湘獄之間三十餘年口口踵接終全志節閉門讀著迄歲庚子乃徙居於湘西之金蘭鄉卜舍於茱萸堂初造小室名之曰敗葉廬蓬簷竹牖植木九柱編篋爲壁次築觀生居在茱萸堂上易以茅堵窗楹少容几杖越十二年再徙於石船山下去觀生居二里許仍里人舊址築湘西草堂因避溷氛泛宅數載後復歸草堂定經詮秩散稿輯閒吟而先子奄背敵謹固遺書於屋右个而火災蟻蝕之害其震驚恍惚不一也因聚徒課業於其中迄敵年六十從遊者數十人醵金爲余壽余受其金授子堉曾生重建草

船山公年譜後編

四

堂易瓦以葺支椽以櫨鍊磚以砌敵年老病羸以餘年讀遺書其中而從遊之有志迄姻友之有力者續捐貲刊先子遺書數種藏板於右閣敵手植刺松側柏紅梅碧桃等樹成蔭篋簞幽篁成林而草堂益爲都里所共式逮敵年七十諸生復醵金如舊爲余刊小草百篇小草者先後所成時藝此不足傳而愚之不却者亦以諸君始終培植草堂之意不可忘也余嘗至黃州見王公禹偁所作記之竹樓今千餘年矣仍巋然一竹樓豈有此不蛀不壞之竹樓乎亦存乎人心之不沒不朽而已故舉一竹樓而其他爲名賢之遺蹟不可勝舉豈非人有同情有陶令之吾愛吾

六八三

廬而人亦愛其屋耶但念徐文長詩云庭前幾筆青
青草禁得倪們幾斧斤今哉七十有五矣盼新竹之
娟娟而恐放其良心者亦如牛山之旦旦而召斧斤
也援毫爲文付諸子孫讀之者當如讀鳴鳩而三復
也是爲記

詩有昭山五絕二首東臺山五律一首草堂成五律一
首殘雪七律四首長沙旅興七律一首郡歸書懷寄懿
菴七律一首出郭赴李緩山之約桓伊山下遇雨七律
一首萍鄉中秋同聖功對月七律一首水口道中七絕
一首走筆贈劉生思肯七絕三首題林良枯木寒鴉圖
圖有李賓之題句七絕四首風泊中湘訪張永明老將

船山公年譜後編

五

弔孫呂二姬死讀辛卯以來諸公獎貞之篇孫呂事詳
故中舍管公記歌行一首石流篇樂府一首雉子遊原
澤篇樂府一首門有車馬客樂府一首夜坐吟樂府一
首豫章行樂府一首順東西門行樂府一首猛虎行樂
府一首短歌行樂府一首六十自定稿長沙旅興七律一首
江春望落日五古一首三十六灣初見新綠五古一首
夜泊湘陰追哭大學士華亭伯章文毅公七律一首湖
水五律一首贈程奕先五古一首三月七日所聞七律
一首詩云天此帝子知誰在今日生聞喜欲狂淮泗補
霧雲鏡養釣章重遺孤臣情拜蔡公祠五古一首次李
雪嶺詩雪嶺詩一問津航緩山見寄韻卽其體書懷馳答五古一首和程奕先

長沙懷古五古三首觀漲五古一首與李緩山載謀同
登回鴈峰次緩山韻七律一首涿湘雜興五古六首萍
鄉中秋同蒙聖功看月七律一首留別聖功七律一首
代出自薊北門樂府一首卻東西門行樂府一首稿年
戊戌嶽後戴晉元來訪今來復連榻旃檀口占五古一
首蕙齋詩贖稿

十五年丙辰 公五十八歲

居湘西草堂章先生有謨留從門下

春夕同載謀看月詩有草堂新築延新月及湘山布

穀未催耕之句

二月吳逆僞將引萍鄉敗兵趣湘潭擾茶陵攸縣

船山公年譜後編

五

夏公渡湘至斗嶺

雨中過蒙聖功斗嶺詩其五有云東行渡湘水碧湧

萬重蓮 斗嶺在衡州府城東二十里

秋七月在草堂

有早起草堂寓目牽牛花追憶懿菴詩

八月下湘將至長沙十五日夕蒙公正發劉公近魯朱

王孫翠濤唐先生端笏餞飲聽月樓

中秋同聖功庶先翠濤須竹飲聽月樓諸公將送予

下湘詩起云今宵猶對家山月江閣同傾送遠杯

舟中有疾

風泊昭山夾病中放歌詩有云老病煎肌秋夜淺及

荻葉敲蓬驚夢轉

九月留長沙十月至湘鄉補祝劉公懿菴七十初度

懿菴七十初度余留滯長沙不遂山中歡笑已乃沂

漣訪祝述懷詩有黃潤沐霜液菊樽開已緩杞實猶

堪摘諸句

十一月吳逆據衡州

始撰周易大象解

周易內傳發例丙辰始為大象解

詩有早起草堂寓目牽牛花追憶懿菴五律一首春夕

同載謀看月七律一首先秋一日作七律一首五十自定稿

人日有寄七律一首雨中過蒙聖功斗嶺五絕六首中

船山公年譜後編

五

秋同聖功庶僊翠濤須竹飲聽月樓諸公將送予下湘

七律一首風泊昭山夾病中放歌七古一首漣江夕泛

五古一首褚公池五古一首懿菴七十初度余留滯長

沙不遂山中歡笑已乃沂漣訪祝述懷五古一首楠園

翠濤諸公作瓶菊詩命僕和作五律四首編年稿

褚公池唐褚遂良為潭州都督行部湘鄉賦詩處

十六年丁巳 公五十九歲

居湘西草堂

春乘小舟至郡登回鴈峰

重登回鴈峰詩有朱蕙如窈迷雙岸綠草當春覆一

邱及漁舟戰鼓皆今日慙媿乾坤一影浮諸句

二月

大兵至長沙吳逆由常德迎戰敗走衡州

秋七月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成

新秋望載謀詩其一注時載謀授館於翠濤其二周

秦焚後字句注時禮注方竟

桐城余兼尊來訪

桐城余兼尊昔為青原侍者歸素以來崎嶇嶺外相

值見訪為錄前寄極丸老人詩仍次原韻贈之詩有

秋聲不斷有蟬吟之句

詩有新秋望載謀五律二首重登回鴈峰七律一首遣

懷七律四首桐城余兼尊昔為青原侍者歸素以來崎

船山公年譜後編

六

嶇嶺外相值見訪為錄前寄極丸老人詩仍次原韻贈

之七律一首筌篲引樂府一首七十自定稿

十七年戊午 公六十歲

居湘西草堂

閏三月吳逆僭號衡州其黨以勸進表來屬公婉詞拒

之逃入深山作祓禊賦

行述維時長嘯一室作祓禊賦 潘撰傳戊午春吳

逆僭號於衡陽偽僚有以勸進表屬先生者先生曰

某本亡國遺臣鼎革以來久遁於世今汝亦安用此

不祥之人為遂逃之深山作祓禊賦 沉湘耆舊集

小傳康熙初吳逆僭號於衡偽僚有以勸進表屬者

先生曰某本亡國遺臣所欠一死耳今亦安用此不
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賦 賦曰謂今日兮
令辰翔芳皋兮蘭津羌有事兮江干疇憑茲兮不歡
思芳春兮迢遙誰與娛兮今朝意不屬兮情不生子
躊躇兮倚空山而蕭清闕山中兮無人蹇誰將兮望
春

三月初四日三孫生蒼生 放公三子字籀文邑庠生
册名文園

秋八月吳逆死

大兵進規衡州

四女夭葬敗葉廬左梅側

船山公年譜後編

表

梅陰塚詩序船山老人幼女七歲許字友人唐君之
子者以戊午八月夭敗葉廬左有梅一株老人所翫
息廬圯梅存因瘞其側老人女蚤曉字動有閑則嘗
自言使我且死必不亂垂亡果然老人哀之甚且恐
此土為樵犁所侵詩以誌之 唐君即須竹先生子
名常適字無適薑齋文集補遺有唐子無適墓誌
九月初一日公六十初度徐公芳以松杖朱履青袍竹
扇寄壽公作啟答謝

六十初度答徐蔚子啟指青松以似我五大夫闕世
空悲進赤舄以邀遊幾輻屐今生更著青袍無煩嚴
武用支肺病之寒湘筵不拂元規持卻熱中之暑

冬與唐先生端笏會葬李公國相歸乘小艇泝湘至郡
同須竹送芋巖歸寔竟小艇泝湘轉郡城詩其一有
飄零人在釣魚船其二有寒灰墜地皆千載及孤山
錯擬萬株梅諸句

詩有寄徐蔚子五律一首小樓雨枕七律四首春山漫
興七律七首同須竹送芋巖歸寔竟小艇泝湘轉郡城
七律二首戲作七夕詞七絕三首梅花七絕四首梅陰
塚歌行一首 六十自定稿

十八年己未 公六十一歲

居湘西草堂

二月

船山公年譜後編

表

大兵復衡州

公與章先生有謨避兵植林山中著莊子通

避亂石雞村同載謀小憩詩其一有云桃花影外天
微波動新綠 莊子通序己未春避兵植林山中磨
麴之室也衆籟不喧枯坐得以自念念子以不能言
之心行乎不相涉之世浮沈其側者五年弗獲己所
以應之者薄似莊生之術得無大疚媿然而予固非
莊生之徒也有所不可兩行不容不出乎此因而通
之可以與心理不背顏淵蘧伯玉葉公之行叔山無
指哀駘它之貌凡以通吾心也 又凡生生之說皆可
因以通君子之道類如此故不問莊生之能及此與

15-16 子 6 2-3

否而可以成其一說

還湘西草堂定經詮秩散稿輯閒吟

湘西草堂記後復歸湘西草堂定經詮秩散稿輯閒吟

吟

過觀生居見壁粘比歲人士酬贈韻語盡為寓人擲棄

惟陳公五鼎二箋僅存因和其詠木魚詩二章

詠木魚引觀生居壁粘比歲人士酬贈韻語時復迎

目如相揚摧僕與當世偶一往還觴詠耳亦不可不

容志之兵警後為俗惡寓人盡擲棄之非有長吉睚

眦之怨浪施和仲箋云之懼能使人不氣盡耶唯依

縣陳耳臣二箋僅存衷回不忍捨目用覺其詠木魚

船山公年譜後編

辛

詩未當作者輒和二章不能寄耳臣差賢於存沒諸

公之逢蠹蟹無從靜對耳其二有馴鴿依簷春雨靜

之句

章先生有謨辭還吳淞

送章載謀歸吳淞詩有云相逢及送別都在落花時

六月序莊子通

莊子通序是歲伏日南嶽買薑翁自序

秋聞蒙公正發訃賦詩挽之

聞聖功訃遽賦詩有云回首故人無及籐花開獨坐

蘿月照霜鬢諸句

十二月為唐公克峻作墓誌銘

薑齋文集補遺文學孝亮翁欽文墓誌銘歲在己未

仲冬月二十一日辰時翁坐而逝又以是歲季冬月

壬申葬

詩有避亂石雞村同載謀小憩五絕四首送載謀歸吳

淞五律二首聞聖功訃遽賦五律一首詠木魚七律二

首六十自定稿柳岸吟一卷六十自定稿序此十年中別有

於姑附

十九年庚申 公六十二歲

居湘西草堂唐先生如心來遊門下

唐如心見過詩有春草初生雪霰零及憐君問禮當

深夜諸句 沅湘耆舊集有虎止公夏杪過嶺翠堂

船山公年譜後編

辛

有作贈主人唐如心五律二首

為子啟娶湘鄉象賢公女劉氏 生子生范

輯己酉庚戌以來所作古近體詩為六十自定稿三月

初三日為之序

六十自定稿五言近體七言近體歌行始己酉五言

古五言絕句始庚戌七言絕句始壬子排律始癸丑

樂府始乙卯 六十自定稿序庚申上已湘西草堂

記

作瓶中勺藥排律示諸門人

有見諸生咏瓶中勺藥聊為儷句示之排律

夏四月扶病過李公為好山居信宿乃歸

過李為好山居信宿詩其一有紫雪桐花落綠煙莎
草凝及薄筵暑風勝淹留春病減諸句

鼓棹初集有壽李為好瑞鶴仙詞為好送魚苗謝之

漁家傲詞各一闕

秋作蠓鬪賦

蠶齋文集蠓鬪賦題注庚申賦云維時靈雨既降秋

風載清

九月初四日四孫生遠生 放公四子字內榮號庸菴

邑庠生冊名大澗

詩有翠濤攜諸子遊瞻雲閣五古一首過李為好山居

信宿五律二首伏日五律一首臘月一日寒雪有作五

船山公年譜後編

律一首見諸生咏瓶中勺藥聊為儷句示之排律一首

唐如心見過七律二首七十自定稿始春試筆五律四首不

雨五律一首後不雨五律一首重挽聖功五律一首李

叔晦秋信云同周令公來訪未果五律一首題翠濤新

築五律四首分體稿

周令公沅湘耆舊集傳名士儀號藿園鄙人崇禎中

拔貢遭世亂不仕閉戶著書作史貫十卷野獲編若

千卷書成挾之遊徧燕齊吳越諸名勝所至皆有題

詠有邁秋吟感杭遊雜詠南行句紀諸集

二十年辛酉 公六十三歲

居湘西草堂正月十五日夕看月

元夕詩有望月踰岵出淺霞句

三女孫生 敬公出適邵陽文學羅珪子智文

三月有疾

將夕詩有餘春矜斷雨及藥市虛城郭句復病詩有

消病一春長句

夏復病

復病詩有侵尋看柳絮句

五月十二日石崖公曾孫永綿生 生祁公長子字朕

思邑庠生

作詩示劉李二生

示劉李二生詩有黃梅何日熟句 鼓棹二集有病

船山公年譜後編

中興劉李二生夜話攤破浣溪紗詞又問劉存孺索

香橙清平樂詞 鼓棹初集有與李治君夜話致身

錄事有感而作踏莎行詞有他年莫問草堂荒句 乙丑有送

劉生輯夏歸省重慶詩 武夷府君行述門下後學

邵陽劉永治填諱案公集劉李二生凡兩見皆未署名字故附錄劉李四君於此備考

追悼熊公秉文公之勇章公曠夏公汝弼瞿公式和嚴

公起恆管公嗣裘李公跨鼇歐陽公惺南嶽僧信翰鄭

公顯祖管公嗣箕劉公惟贊方公以智劉公象賢李公

國相雪竹山道者智需蒙公正發唐公克峻為廣哀詩

十九首

廣哀詩題注辛酉序云追平生交游凋替之類仍老

棲巖谷唯病相耦而已。抑此但述哀情不以隱顯為先後因長逝之歲月序之杜陵八哀詩竊嘗病其破蘇李陶謝之體今乃知悲吟不暇為工有如此者熊文學秉注字渭公黃岡人癸未武昌陷赴通山王府蓮池死 文明經之勇注字小勇丁亥藍山遇亂兵死 大學士章公曠注字于野號莢山華亭人贈華亭伯諡文毅丁亥死事於永州 夏孝廉汝弼注字叔直己丑避甯遠山中憂憤而卒 太傅瞿公式耜注字在田號稼軒常熟人庚寅留守桂林城陷死之 少傅嚴公起恆注字秋冶山陰人寓籍真定辛卯以抗孫可望被害 管中翰嗣表注字冶仲說李

船山公年譜後編

墓

定國迎蹕拒孫可望不果甲午遇害於永安州 李孝廉跨鼈注字一超避山中甲午原作乙未卒 歐陽文學惺注字叔敬於予為中表兄弟少予二歲丙申溺湘水 南嶽僧性翰注丙申沒 鄭生顯祖注字忝生襄陽冢宰公繼之之曾依續哀雨詩改補從孫予內弟也從予學略成文章庚子夭 管文學嗣箕注字弓伯甲辰沒 劉孝廉惟贊注字子參祁陽人避隱山中丙午告終 青原極丸老人前大學士方公以智注字密之桐城人國亡披緇稱愚者智字無可一號墨歷壬子卒於泰和 劉孝廉象賢注字若啟湘鄉人丁巳沒 李孝廉國相注字敬公避隱桃塢戊午

告終 雪竹山道者智需注字茹葉昆明人本姓張以鄉舉任衡山令己未沒於嘉興之楊墳 蒙諫議正發注字聖功崇陽人己未沒 唐處士克峻注字欽文己未沒

秋八月十五日向夕自觀生居步歸

有中秋向夕自觀生居同劉生步歸草堂詩

為先開上人訂相宗絡索

南天窩授竹影題用徐天池香煙韻詩其三有微涼

羽扇頻搖曳其七有高秋已瘦餘清泚句其六注時

為先開訂相宗

為及門諸子說莊子

船山公年譜後編

墓

南天窩授竹影題用徐天池香煙韻詩其六注並與

諸子論莊

詩有春盡有會而作五古一首始冬寓日五古一首將

夕五律一首復病五律一首示劉李二生五律一首得

嘉魚李西華兄弟書追憶雨蒼五律一首中秋向夕自

觀生居同劉生小步歸艸堂月上五律二首元夕七律

一首春興七律三首南天窩授竹影題用徐天池香煙

韻七律六首春月歌歌行一首來者之日歌歌行一首

七十自廣哀五古十九首後廟廟行歌行一首分體稿

二十一年壬戌 公六十四歲

居湘西草堂正月送李先生治尹遊邵陽

有治尹始春為邵陽遊有贈詩

省石崖公長夏菴

有春初雨歇省家兄長夏菴詩

五月五日同劉蒙二生小飲

有五日同劉蒙二生小飲詩

悼萬峰韜長老

萬峰韜長老去年寄書有不願成佛願見船山之語

聞其長逝作此悼之詩有瞿塘煙棹在涿水接湘川

之句案瞿塘峽在四川夔州府涿水出鄰縣流經茶陵至攸與攸水合蓋蜀人住持於鄰茶攸三縣

開之山寺

六月疾病

船山公年譜後編

三

有當暑沈疴詩

秋七月熊公男公來訪為公療病愈

熊男公過訪詩有遙山清露滌木末素月上及烟烟

河鼓星迢迢天漢廣之句 丙寅述病枕憶得今年

病垂死得友人熊男公療之而蘇 鼓棹初集有過

熊男公夜話浣溪紗詞

九月乙巳朔識說文廣義

說文廣義發例歲在壬戌季秋月乙巳朔船山老農

識

十月甲戌朔識噩寤

噩寤序元默閣茂之歲陽月朔旦甲戌船山遺老識

十一月復病至十二月未愈

偶成詩有久病春難待及雪瓦封鏡暗之句

詩有和周履道對春雪五古一首和高季迪風雨五古

一首春初雨歇省家兄長夏菴□□□□中惘然有

作五古六首熊男公過訪五古一首偶題五律一首十七

自定忽憶五律二首治尹始春為邵陽遊有贈五律一

首剖香襟感恨五律二首六月二十二日五律一首五

日同劉蒙兩生小飲五律一首萬峰韜長老去年寄書

有不願成佛願見船山之語聞其長逝作此悼之五律

一首當暑沈疴五律二首偶成五律二首夜七律一首

懷須竹七律一首後行路難歌行一首東飛伯勞歌

船山公年譜後編

三

行一首分體稿

二十二年癸亥 公六十五歲

居湘西草堂春正月甲辰朔序經義

經義序癸亥孟春甲辰朔王夫之記

十三日五孫生范生 敬公長子字復瀄

秋八月有疾

有八月初六夜病不得寐有會而作詩

過先開上人精舍看丹桂

有先開移丹桂一株於窗下作供為賦十六韻詩起

云靜館香成界空林影結鄰結云赤旃檀蔭合誰道

苾芻貧

九月初九日同熊公男公與中涵存孺于禮諸先生集別峰菴二如精舍公越日歸

有九日同熊男公與中涵存孺于禮集二如精舍詩

寒雨歸自別峰菴寄同遊諸子詩有霜磬警昨清之

句 戊辰有別峰菴二如表長老類知余者對衆大

言天下無和嶠之癖者惟船山一漢媿不克任而表

師志趣於此徵矣就彼法中得坐脫其宜也詩以悼

之七律 案中涵集中不再見鼓棹二集有問劉存侯天覆吾歌廣其意示于禮附此備考

冬十一月述武夷公行狀

薑齋文集補遺武夷府君行狀歲在癸亥仲冬不孝

船山公年譜後編

完

季男夫之狀 家譜譚太孺人行狀不孝夫之既受

命於介之述先君子狀 又先君子几筵方徹太孺人

遽罹終天之慘痛抑三十有四年矣

述譚太孺人行狀

薑齋文集補遺譚太孺人行狀歲在癸亥仲冬月不

孝男王夫之泣血狀 案家譜無月日曾刻本同補遺有月日而字句多異俟考

為李公國相訂定遺稿

有為芋巖定遺稿感賦詩 南窗漫記芋巖李敬公

國相遺稿屬余訂定今錄其佳句云云

得安成劉公救功書知舉主歐陽公霖已卒於庚申賦

詩將哀

有得安成劉救功書知舉主黃門歐陽公溢逝三年矣賦哀詩 春秋家說序進業於安成劉氏

詩有寒雨歸自別峰菴寄同遊諸子五古一首人日五

律一首初秋五律三首先開移丹桂一株於窗下作供

為賦十六韻排律一首詠風戲作豔體排律一首 自定稿

田家始春雜興五古三首夕涼五古二首遊仙詩五

古八首連雨言情七律一首九日同熊男公與中涵存

禮于孺集二如精舍七律二首病七律三首為芋巖定

遺稿感賦七律二首八月初六夜病不得寐有會而作

七律一首得安成劉救功書知舉主黃門歐陽公溢逝

已三年矣賦哀七律四首七言絕句八首香櫺七絕一

船山公年譜後編

畢

首遺病七絕八首桃花流水引七絕六首諾皋七絕三

首讀碧雲集感賦七絕三首 分體稿

二十三年甲子 公六十六歲

居湘西草堂春正月病

客至詩有病眼忘春賞芳辰競客遊之句

因松江董公斯行請竟陵吳公既閑撰武夷公暨譚太

孺人墓誌銘

病起連雨詩注春初因松江董斯行請誌銘於竟陵

吳既閑 董斯行疑即董達 銘卒未至增誌於此

三月猶病徐公合素以書自郡城來訊

徐合素自南來抵郡城遠訊船山代書答之尊世父

闇公從海上卒於嶺表廿餘年矣因寓我尚爲人之
歎詩有梅暈風困藥爐煙及歸舟知汎桃花水句

夏四月扶病理故人書柬

初夏詩有病骨喜衣輕藥裏蟲絲別及故人縑素在
裝裹趁初晴諸句

五月初四日夕扶病讀唐先生如心近詩口占寄意

有五日前一夕唐如心以近詩見問病廢夜讀久矣
卽夕口占寄意詩

初五日作俟解題詞

俟解題詞甲子重午船山病筆

秋七月疾愈

船山公年譜後編

望

瓜圃夕涼詩有初螢明青蚶樾徑珠露泣緒風愜涼

襟披衣視霄漢諸句

冬十月朔復病連雨不得省墓復待吳公既閑所撰誌
銘不至爲之痛哭

病起連雨詩其一有風定小容秋葉緩及黃橙丹柏

看冬榮其二有寒衣姑緩待霜威其四有潛聖峯雲

碧萬層及扶病今生夢一登諸句自注云病不得省

墓春初因松江董斯行請誌銘于竟陵吳既閑期以

秋至不得垂死病中念此二事唯有痛哭

十二月雪先開上人來問疾

先開過問病贈之詩注時雪大作

以詩寄衡山戴先生日煥

代書寄衡山戴晉元詩有松梢淺著餘冬雪之句

詩有瓜圃夕涼五古二首冬日晚照書懷五古一首歲

早五律一首客至五律一首初夏五律二首待于禮五

律一首先開過問病贈之五律一首冬夕五律一首徐

合素自南來抵郡城遠訊船山代書答之尊世父闇公

從海上卒於嶺表廿餘年矣因寓我尚爲人之歎七律

一首五日前一夕唐如心以近詩見問病廢夜讀久矣

卽夕口占寄意七律一首寄周令公七律一首病起連

雨七律四首水仙七絕一首代書寄衡山戴晉元七絕

二首七十自定稿大牆上蒿樂府一首樹中草樂府一首詠

船山公年譜後編

望

風排律一首分體稿

二十四年乙丑 公六十七歲

居湘西草堂春正月辛酉朔作遣懷詩

辛酉日遣懷詩其一云短燭空燒柏濁醪不餞椒歲

華知幾日人道是今朝其三云暎氣幸霜餘留寒釀

春雪藥力不崢嶸眉閒感干擷

大凌作冰林詩

冰林詩引癸巳春作冰林近體十章亡友劉子參許

以瑋麗子參謝世稿亦佚亡今年始春承臘萬林一

色憶前時清思渺不相卽率爾別裁不能就泉臺問

子參才盡否相賞無人雖拙何嫌哉

二月十九日石崖公會次孫永續生

祁公次子宇釋思號雲軒郡文學

六孫生萬生 放公五子蚤夭

舌劍韜以書寄訊賦詩答之

代書答舌劍韜詩有洙水東流嶽阜西及草輭煙柔

一杖藜句

夏遊明谿寺留宿山僧導遊珍珠巖

宿明谿寺山僧導遊珍珠巖詩有陰壑埋光生夏寒

句 鼓棹二集有遊珍珠巖行香子詞 珍珠巖在

衡陽縣西百里中寬三丈許石徑盤旋而入

登西岡望南嶽諸峰

船山公年譜後編

罍

有西岡望南嶽詩

秋八月楚詞通釋十四卷成

楚詞通釋序例歲在乙丑秋社日南嶽王夫之釋

九月劉先生輯夏歸

送劉生輯夏歸省重慶詩有玳瑁霜雲擁翠屏句

病中勉為從遊諸子作周易內傳

秋雨延旦曉起詩有息疴方及晨句 周易內傳跋

歲在乙丑從遊諸子求為解說形枯氣索暢論為難

於是乃於病中勉為作傳

詩有西岡望南嶽五古一首秋雨延旦曉起有作五古

一首雨夕夢覺就枕戲效昌黎體近夢五古一首吟已

猶不得曙再次前韻廣之五古一首紅葉五律二首代

書答舌劍韜七律一首宿明谿寺山僧導遊珍珠巖七

律一首秋興一首辛酉日遣懷五絕四首罌粟五絕一

首相思子五絕一首山月歌七絕一首白雲歌七絕五

首雜咏七絕四首又雪七絕一首送劉生輯夏歸省重

慶七絕一首七十自定稿偶然作五古五首石門有靖康勒

字五古一首冰林七律十首初秋七律三首驚秋七律

一首白雀七律四首朱鷺樂府一首君馬元樂府一首

戰城南樂府一首艾如張樂府一首聖人出樂府一首

上邪樂府一首上之回樂府一首雉子班樂府一首翁

離孫樂府一首思悲翁樂府一首巫山高樂府一首上

船山公年譜後編

罍

陵樂府一首芳樹樂府一首有所思樂府一首臨高臺

樂府一首遠期樂府一首四言雜詩三首分體稿

二十五年丙寅 公六十八歲

居湘西草堂春正月公疾未愈

早春餘雪屬目偶成詩有藥裏猶疇昔及知否韶華

借句

公疾病熊公男公療之而愈

述病枕憶得今年病垂死得友人熊男公療之而蘇

晦日石崖公卒年八十公扶病赴長樂鄉奔喪

文學廬原氏墓誌銘貞獻先生以丙寅正月晦日卒

夏五月跋石崖公耐園家訓

薑齋文集耐園家訓跋柔兆攝提格之歲律中糴資
中澣穀曰季弟夫之跋

六月書傳家十四戒授長孫生若

家譜傳家十四戒勿作贅壻勿以子女出繼異姓及
為僧道勿嫁女受財或喪子嫁婦尤不可受一絲勿
聽醫術人改葬勿作吏胥勿與胥隸為婚媾勿為訟
者作證佐勿為人作呈送勿作歇保勿為鄉團之魁
勿作屠人廚人及鬻酒食勿挾鎗弩網羅禽獸勿習
拳勇咒術勿作師巫及鼓吹人勿立壇祀山祿跳神
能士者士次則醫次則農工商賈各惟其力與其時
吾不敢望復古人之風矩但得似啟頑聞稍有恥者

船山公年譜後編

肇

足矣凡此所戒皆吾祖父所深鄙者若飲饕狂蕩自
是不幸而生此敗類然其繇來皆自不守此戒喪其
惻隱羞惡之心始吾言之吾子孫未必能戒之抑或
聽婦言交匪類而為之乃家之絕續在此故不容已
於言後有賢者引伸以立訓範尤所望而不可必者
守此亦可以不絕吾世矣丙寅季夏薑齋七十老人
書會刻本亦可以不絕吾世矣下有丙申季夏先人
書授長慮墜失此紙如捐余骸骸孫男生若謹誌
二十五字申寅
之譌茲附正

未伏日述病枕憶得詩

述病枕憶得歲在丙寅未伏日船山述

作石崖公傳略

有為家兄作傳略已示從子做詩

作滿江紅詞答慰

鼓棹二集有家兄傾背後諸君見慰重疊卹其衰病

有踰量之獎含淚作此答之滿江紅詞

永興李公樸大為石崖公作墓誌公因做公修謝以詩

寄訊

有便江李爾雅尊人震隅先生先君同譜執友乙酉

夫之侍先君避兵於便館其宅上爾雅方垂髫同侍

近乃通問山中為先兄誌墓姪做修謝因感懷寄訊

詩 李爾雅名樸大永興人康熙辛酉舉人戊辰進

士母老不仕家居授徒以正心誠意為教一時宗之

船山公年譜後編

樂

冬十月做公以哀毀成疾亟抱石崖公遺書授公乞為
訂正傳之二十一日卒於石崖公殯宮年五十有七
文學應原氏墓誌銘其卒也啼號不絕于口閱六月
而病愈哀又四月而亡哭抱遺書授余為訂正而傳
之 石崖公有詩傳合參卷薑齋文集有致身錄一
卷寄題廟屋詩有致
身錄在憑誰續句周易本義賢四卷詩經尊序十
卷未知是否即
詩經合參春秋四傳質十二卷以上見唐鑑學
案
公力疾至長樂鄉耐園治喪事從弟爾弼公時若公指
日公從姪我文公君召吉從公從孫子美公輩數十人
俱往弔
家譜丙寅歲寄弟姪書三兄之喪賢弟姪跋涉遠赴

隆禮致祭 寄弟姪書虎止公跋歲丙寅伯父石崖公七兄撫原相繼奄背先子力疾過長樂治喪事二叔爾弼翁七叔時若公指日公兄我文弟君召吉從姪子美輩數十人俱就位哭已而共慰孤姪生祁相為款叙 爾弼公名良佐聘賢公次子鳳岐公孫宥公會孫任公元孫震公六世孫統公七世孫與公共八世祖能 指日公名順之星聘公子惟睿公孫廩公會孫與公共高祖甯 我文公名元修號則菴府庠生良臣公子象賢公孫鳳陽公會孫龍公元孫任公六世孫 君召公名應潮良蘭公子智賢公孫鳳翔公會孫任公六世孫 子美公名生彥號國望京世孫

元公子心純公孫仁賢公會孫鳳翎公元孫宥公六世孫

公與弟姪輩約修族譜

寄弟姪書虎止公跋相為款叙因之先子有修族譜之約

公歸作哀鴻賦

菴齋文集哀鴻賦注丙寅為石崖先生作 寄姪弟書虎止公跋先子歸而為哀鴻賦為哀伯父作也

家譜丙寅歲寄弟姪書菴齋文集補遺同三兄之喪賢弟姪跋涉遠赴隆禮致祭固祖宗福澤所垂賢賢弟姪敦睦厚道足知吾家自此昌盛無窮矣愚兄且悲且喜

言不能盡但恨客繁事冗不能相陪快談以展老夫欲言之懷病軀日衰後會又未知何日也愚於家族素未能致一情但養拙自守不敢一絲刻薄得罪先人今年已衰老惟有此心願家族受和平之福以貽子孫敢以直言為吾宗勸戒此爾弼指日二弟居尊長之位所宜同心以修家教者也和睦之道勿以言語之失禮節之失心生芥蒂如有不是何妨面責慎勿藏之於心以積怨恨天下甚大天下人甚多富似我者貧似我者強似我者弱似我者千萬萬尚然弱者不可嫉忌強者強者不可欺凌弱者何況自己骨肉有貧弱者當生憐念扶助安生有富強者當生歡喜心吾家幸有此人撐持門戶譬如一人左眼生翳右眼光明右眼豈欺左眼以灰屑投其中乎又如一人右手便利左手風痺左手豈妒忌右手願其同癱瘓乎不能於千人萬人中出頭出色只尋常自己骨肉中相凌相忌只便是不成人戒之戒之從前或有些小事動閒氣如往歲到官出醜愚甚恨之願自今以後長似昨在三兄柩前和和順順骨肉相關一般一刀割斷前日不好之心聽老夫此語光明正大寬柔慈厚作一家風範幸祖宗覆庇無門戶之苦可不念哉因諸弟姪昨日厚於家庭之義深為感慰故進愚言爾弼指日二弟我文姪當以此徧告眾位我

文公平仁恕若有小小不平當聽其勸戒或不妨令
效敵兩人知之止期一切忘情一家歡聚而已縷縷
不盡七十老人夫之白 與我文姪吾姪和藹安靜
一家所服倡先遠涉致祭於叔兄相見之下悲喜交
集而事冗客眾不能從容盡談為恨恨耳一札寄眾
位弟姪煩徧致之城中眾位看畢乃寄指日叔愚但
空言之吾姪日與周旋以善養人全賴涵育薰陶之
力也前有紙數幅思攜歸書為裁帖者混用僅覓紙
二幅草次書呈不足為重他日衰草荒邱如見老叔
耳承許過我一看可撥允作十口聚首否生前願見
賢者也族譜事愚但能任譏次督責之勞目前興事

船山公年譜後編

完

全在幼重幸與決商之叔夫之白 與幼重姪哀尤
之下不能與吾姪一言聞將過我企望企望姪年漸
老宜步步在根本上著想多謀多敗動輒召辱切戒
切戒有公禮謝眾弟姪煩我文徧致之族譜事何如
恐只成畫餅耳

十二月二十四日明莊烈帝暨公舅氏譚公星敬感忌
以詩寫悲

有小除夕寫悲是日為烈皇聖誕先舅氏譚星敬先
生亦以是日生活眾哀為一章詩

詩有早春餘雪屬目偶成五律一首夏夕五律一首為
家兄作傳略已示從子做五律一首玩月排律一首昔

夢七律一首雨餘小步七律一首初月七律一首冬日
書懷七律一首五言絕句八首七十自定稿種瓜詞五古八
首柳枝詞七絕四首樂府七絕五首諾皋七絕七首便
江李爾雅尊人震隅先生先君同譜執友乙酉夫之侍
先君避兵於便館其宅上爾雅方垂髫同侍近乃通問
山中為先兄誌墓姪做修謝因感懷寄訊七律一首小
除夕寫悲是日為烈皇聖誕先舅氏譚星敬先生亦以
是日生活眾哀為一章七律一首分體稿

二十六年丁卯 公六十九歲

居湘西草堂春正月病益衰傷心無淚從遊者漸少

元夕獨坐詩有雙淚初春盡句

船山公年譜後編

幸

翠濤過草堂問病其二有惜別懸知伴侶稀句

二月猶病

翠濤喜雨見懷病枕賦答詩有靈雨自南來飛集東

皋野之句 寄題翠濤新齋詩有湘西開竹館綠淨

清溪源及欲從不能心自飛之句

石崖公次孫生郊生 做公次子字小宋號靜菴

撰讀通鑑論

四月一日詩有韶華讀史過之句寫恨詩有雲中讀

史千秋淚之句

六月朱王孫翠濤來問疾

翠濤過草堂問病詩其一有稻露垂珠遠望平疏風

疏雨葛衣輕及楓林攝攝消殘暑其二有銀漢未傾
憐酒盡金風欲避倩雲圍及觀穫送君歸下溪之句
何先生詣得來

夏日喜何詣得見過詩有苗葉梳風暑乍消句原次翠溝

過草堂問病二首後

九月葬石崖公於逆流灣伍家埠公臨送會夕宿熊公
男公山莊

送伯兄歸瑩已夕宿男公山莊有泠泠露葉杪荒荒
寒日影句 逆流灣在長樂鄉五都一區

過三座山遇邵陽羅公映來會葬

重過三座山與故人羅君遇詩有九月楓林葉墜斑

船山公年譜後編

辛

及故交雪涕弔漁灣之句注羅君時垂執先兄之紼

羅君名映字若庸邵陽人 沅湘耆舊集載虎止公

挽得我先生七絕三首注羅君名若庸邵陽耆舊年

八十三全髮道服以終

歸宿別峰菴二如精舍劉公近魯策杖來慰

宿別峰菴劉庶僊策杖來慰時方從哭從先兄歸壟

返詩有白髮共憐鐙影瘦之句

還草堂病自此不復出戶

已已與我文姪書愚自長樂歸後未嘗出戶

敵公築蕉畦於草堂之側授生童經業敏公送子生蕃

來學公與商譜事力疾成世系表稿授之

與弟姪書虎止公跋次年敵築蕉畦於草堂之側以
授生童經業姪生蕃譜本生陰案譜無生陰名與

撰牧石公暨吳太恭人合耐墓表與敏公等合謀勒石

何公坪墓前

牧石先生暨吳太恭人合耐墓表年垂七十乃克與

敏輩勒遺緒於阡

作詩示姪孫生蕃

贖稿示姪孫生蕃詩有汝年正英妙之句曾刻本作英少茲依

船山公年譜後編

辛

譜家

作書寄姪敏

家譜與幼重姪書薑齋文集補遺同無日不在病中血氣俱

盡但靈明在耳三姪孫文字亦有線路可望其成但

所患者下筆太重則近粗俗已囑敵令教之以清秀

為人亦和順沈潛所不足者知事太早我家窮閑住

一二年或可習為蕭散莊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

淺一切皆是嗜欲非但聲色臭味也近草一官房世

系覺有次第急需者別單所開祖父子孫名姪速查

來或寫或刻總俟姪商之

詩有翠濤喜雨見懷病枕賦答五古一首冬日雜興五

古二首元夕獨坐五律一首晦夕五律一首四月一日
五律一首秋日雜咏五律六首遺悶五律二首翠濤過
草堂問病七律二首夏日喜何詣得見過七律一首姪
敏五十七律二首重過三座山與故人羅君遇贈之七
律一首宿別峰菴庶僮策杖來慰時方從哭送先兄歸
壘返七律一首寄題翠濤新齋歌行一首傲李郭侯天
覆吾歌廣其意示于禮歌行一首七十自定稿讀史五古四
首送伯兄歸瑩已夕宿男公山莊五古一首寫恨七律
二首即事七律七首仲冬壬辰云是長至七律一首為
誰七絕四首安成歐陽喜翁廟先師黃門公弟也守志
約居惠問遙獎於六表之年馳情寄壽述往永懷示孤

船山公年譜後編

書

貞之有自也為得十七韻排律一首北風行樂府一首
分體示姪孫生蕃五古一首薑齋詩贖稿

二十七年戊辰 公七十歲

居湘西草堂春正月石崖公門人羅先生桐侯來慰問
公以石崖公遺稿投之

羅桐侯受業先兄存沒依軫倍於餘子春初過慰哀
老愴然酬贈詩有一卷申公詩說在憑君珍重護秦
煙之句

致公於蕉畦授生童經業

有敬築土室授童子讀題曰蕉畦口占示之詩
五月南窗漫記成初五日為之記

南窗漫記引戊辰天中日南窗記
石崖公孫祁以耐園為石崖公祠已卯奉主人祀公以
聯一詩二寄題

寄題先兄祠屋詩注戊辰五月已卯孫奉主人祠
祠舊耐園也 與弟姪書虎止公跋次年姪祁為先
伯父立祠堂於長樂之石仙嶺先子係之聯云門外
黃鸝題碧草他生杜宇喚春歸已又寄二詩其末聯
云致身錄在憑誰讀爐火香銷亦等閒
秋作霜賦

薑齋文集霜賦題注戊辰

以詩送朱王孫翠濤下武昌省明昭王暨諸故侯園墓

船山公年譜後編

書

有翠濤將下武昌恭省昭王泊諸故侯園墓書留
別因感愴贈送詩

為譚公玉卿孫書扇

崇禎癸未賊購捕峻亟先母舅玉卿譚翁以死誓脫
某兄弟於虎吻謝世以來仰懷悲哽者三十餘年翁
孫以扇索敏姪書字綴為哀吟代書苦不能請先兄
俯和益以老淚淫淫承睫不止詩有楓林落葉獄雲
寒之句

弔別峰菴二如表長老以詩

別峰菴二如表長老類知子者對眾大言天下無和
嶠之癖者唯船山一漢魏不克任而表師志趣於此

徵矣就彼法中得坐脫其宜也詩以弔之有句云秋
山葉落冷孤籐

撰武夷公暨譚太孺人合葬墓誌冬刻石藏岳阡隧前
武夷先生暨譚太孺人合葬墓誌有明徵士武夷先
生暨配譚太孺人先後合葬於此閱三十七年冢子
介之已卒不孝季男夫之年七十矣邁屯永世將拂
螻蟻迺克誌焉 武夷府君行狀記戊辰冬始藏誌
石於岳阡之隧前

家譜將成族人有詆為淆亂名分者公志而止
與弟姪書虎止公跋譜將成矣族人有以淆亂名分
相抵牾者先子志而中止

船山公年譜後編

美

以書寄爾弼公

家譜與爾弼弟書舊齋文集補遺同長樂一別遂久不得一
信往來人言賢弟近况甚好足為欣慰而愚日衰一
日經年不能出戶未知更有相會之日否也譜議不
成族中人錯亂至此但堪一歎賢弟年富力强秉心
剛直至公至正教子姪輩亦安靜守分和睦不爭是
所望也

編七十自定稿並序

七十自定稿序戊辰歲杪戊辰日草堂自記
詩有始夏五古一首詠歸燕五古一首小步五律一首
燕五律一首夏夕五律一首落日五律一首社前一日

雪七律一首二十四日又雪七律一首羅桐侯受業先
兄存沒依軫倍于餘子春初過慰衰老愴然酬贈七律
一首寄題先兄祠屋七律二首崇禎癸未賊購捕峻亟
先母舅玉卿譚翁以死誓脫某兄弟於虎吻謝世以來
仰懷悲哽者三十餘年翁孫以扇索敏姪書字綴為哀
吟代書苦不能請先兄俯和益以老淚盈盈承睫不止
七律一首別峰菴二如表長老類知予者對眾大言天
下無和嶠之癖者唯船山一漢媿不克任而表師志趣
於此徵矣就彼法中得坐脫其宜也詩以弔之七律一
首冬山即事七律四首敵築土室授童子讀題曰蕉畦
口占示之五絕四首七十自定稿感懷五古一首孟冬書懷

船山公年譜後編

美

五古四首翠濤將下武昌恭省昭王泊諸故侯園墓馳
書留別因感愴贈送五古一首偶作七律一首野田黃
雀行樂府一首烏棲曲樂府二首紹古雞鳴歌樂府一
首分體稿

二十八年己巳 公七十一歲

居湘西草堂衰病

識小錄序稱船山病叟 與我文姪書衰病老人更
能得幾三歲通一字於左右也

以書寄我文公

家譜與我文姪書舊齋文集補遺同與吾姪別遂已三易歲
矣衰病老人更能得幾三歲通一字於左右也前云

欲枉步過我作數日談甚為願望想世局艱難家累
煩冗不能如願愚自長樂歸後未嘗出戶馳情遙念
但作夢想耳讀書教子是居家長久之要道吾姪以
甯靜之姿修此甚為易易每戒兩兒令以吾姪為法
躡等高遠不如近守規範家眾人各有心淡然無求
則人自有感化耳又書古人云讀書須要識字一字
為萬字之本識得此字六經總括在內一字者何孝
是也如木有根萬紫千紅迎風笑日駘蕩春光纍垂
秋實都從此發去怡情下氣培植德本願吾宗英勉
之又書杜陵有句云吾宗秀孫子質樸古人風世何
有今古此心一定羲皇懷葛凝目即在明珠良玉萬

船山公年譜後編

卷

年不改其光輝民動如煙我靜如鏡空花奪目驚波
蕩魄一眼覩破置身豈在三季下哉
秋七月手錄武夷公暨譚太孺人行狀各記其後藏之
以遺子孫

薑齋文集補遺武夷府君行狀記哀哉不孝兄弟之
罪通於天也鮮民纍恥之季正故園天崩之日伏念
先君子履道之貞表章無託忍死窮山屬目靡聘亦
俟有日者獲從當世之君子遊以紀幽光而待之三
十七年矣昔之孺子今已衰朽介之乃泣命夫之曰
以介之幸而事親較夙也髮鬢先君子可見可知之
應跡視爾差詳焉而先君子嘗以記序之學詔孺子

幾可以言而不溢也爾其如吾言以狀雖無可告語
而函之幽谷延望於身後或有埃也不然吾與爾且
夕下拂蠅蟻追悔其將何及夫之泣血稽首受命謹
狀如右而墓中片石則將翹首四顧不忍絕望閱四
季丙寅介之復侍先君於幽壤夫之歆孤衰老痼疾
弗赦於鬼神終無可望於人間迺戒介之之子敞以
愚樸略誌而登之石未幾敞以哭父死戊辰冬始葬
誌石於岳阡之隧前石有定制工無善巧管窺既訕
約言益窮唯茲一狀稍有倫次均贅表末倘澤不永
斬傳於後嗣尚知先世全生全歸以道傳家者如此
雖德自不孝兄弟而衰而戰戰栗栗日恐陷墜固先

船山公年譜後編

卷

君子明昭型戒臨愚昧以鞭撻其蹇篤也已巳孟秋
上弦夫之手錄昔季七十有一 薑齋文集補遺譚
太孺人行狀記已巳孟秋夫之錄凡我子孫非甚不
肖尚謹藏之

識小錄成

識小錄序已巳秋船山病寢王夫之錄

九月劉先生思肯來訪為公再寫小照

野史劉生惜十年之別來訪山中為寫衰容賦贈詩
其一有雲橫脈脈雁當樓其二有雁影自宜霜月暗

句

公自題小照

鼓棹二集有劉思肯為余寫小像雖不盡肖聊為題
之鵬鵠天詞云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云此是薑齋
龜於朽後隨人卜膠未圓時莫浪猜誰筆仗此形骸
閑愁輸汝兩眉開鉛華未落君還在我自從天乞活
埋家譜有自題影贊念奴嬌詞孤鏡無賴向頽牆
破壁為余出醜秋水蜻蜓無著處全現敗荷衰柳畫
裏園又圖中墨白欲說元無有祇應笑我杜鵑啼到
春後當日落魄蒼梧雲暗天低準擬藏衰朽斷嶺斜
陽枯樹底更與行監坐守句撮指天霜絲拂項阜帽
仍黏首問君去日有人還似君否案二詞前詞語意
激烈似往年作後
詞語意曠達一派衰狀必末年作然行述
僅錄前作日自題遺像云云故並錄於此

船山公年譜後編

癸

偏沅撫院鄭公端屬衡州府知府崔公鳴鶯餽帛粟請
見公受粟返帛以疾辭不見

潘撰傳吳逆既平我大中丞鄭公端聞而嘉之屬郡
守崔某餽帛粟請見先生以病辭受其粟返其帛未
幾卒於船山 湖南通志職官表序偏沅巡撫駐沅
州偏橋鎮康熙三年移駐長沙府職官表巡撫鄭端
直隸進士康熙二十八年任二十九年卸衡州府知
府崔鳴鶯直隸任邱進士康熙二十八年任三十年
卸

詩有庶仙片紙見訊云年過七十未為非幸無容局促
榮心既佩良規因之自廣五言一首野史劉生惜十年

之別來訪山中為寫衰容賦贈七律二首 七十自定稿
二十九年庚午 公七十二歲

居湘西草堂評選各詩文

夕堂永日緒論序閱古今人所作詩不下十萬經義
亦數萬首既乘山中孤寂之暇有所點定因論其大
約如此

正月二十日序夕堂永日緒論

夕堂永日緒論序庚午補天穿日船山老人序

六月二十日致公元配劉孺人卒

致公繼娶李氏康熙四十八年生子生荃

康熙三十年辛未 公七十三歲

船山公年譜後編

卒

居湘西草堂公久病喘嗽吟誦不輟

行述年七十三久病喘嗽而吟誦不輟

秋九月作船山記

船山記辛未深秋記

三十一年壬申 公七十四歲

居湘西草堂正月初一日公衣冠謁祖初二日清晨起
坐不憚指手錄武夷公行狀墓銘付長孫生若曰汝慎
藏之謂子敬曰勿為吾私立謚也良久命整衾時方辰
遂就贊正衾甫畢屆午時公卒年七十有四

家譜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正月初二日午時沒 行
述次年元旦尚衣冠謁家廟二日清晨起坐不憚指

先祖徵君行狀墓銘付長孫生若曰汝慎藏之謂啟
曰勿為吾立私謚也良久命整衾時方辰遂就簀正
衾甫畢而逝享壽七十有四

葬衡陽金蘭鄉高節里大羅山繼配鄭孺人墓左首丑
趾未遵用自題墓碑曰有明遺臣行人王夫之字而農
葬於此其左則繼配襄陽鄭氏之所附也銘曰抱劉越
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
幸全歸於茲邱固銜恤以永世

蠶齋文集補遺自題墓石有明遺臣行人王夫之字
而農葬於此其左則其繼配襄陽鄭孺人之所附也
自為銘曰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

船山公年譜後編

三

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邱固銜恤以永世
又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為之止此不可增損一字
行狀原為請誌銘而作既有銘不可贅若汝兄弟能
老而好學可不以譽我者毀我數十年略記以示後
人可耳勿庸問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 行述其銘
末句云幸全歸於茲邱固銜恤以永世 番撰傳自
題其墓曰明遺臣王夫之之墓

公著書凡百餘種

家語公節略前後著書百餘種 又蒙之鴻撰蕪哇
先生傳略其後修葺草堂奉遺書付劔剛梓以行世
者正蒙諸書十餘種雖於船山太先生之著述僅刊

十一可與善讀者窺正學一斑

其著錄有名者凡經類二十四種周易內傳六卷發例
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一卷周易考異一卷
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四卷尚書考異一卷刻尚書
引義一卷詩經稗疏一卷詩經攷異一篇叶韻辨一篇
詩廣傳五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家說三卷春秋
稗疏二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博議二卷四書
訓義三十八卷刻未讀四書大全說十卷四書稗疏一
卷四書考異一卷四書集成批解未刻無四書詳解佚
數說文廣義三卷凡史類五種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
十五卷永歷實錄二十六卷卷十蓮峰志五卷大行錄

船山公年譜後編

三

佚無 凡子類十八種老子衍一卷莊子解三十三卷莊
子通一卷呂覽釋佚無淮南子注未刻無張子正蒙注
九卷近思錄釋佚無思問錄內編一卷思問錄外編一
卷俟解一卷噩夢一卷黃書一卷識小錄一卷搔首問
卷佚無龍源夜話續刊本愚鼓詞一卷相宗絡索八卷三
藏法師八識規矩論贊佚無凡集類四十一種楚詞通
釋十四卷夕堂永日八代文選評未刻無夕堂永日八
代詩選評六卷刻未夕堂永日四唐詩選評七卷未刻夕堂
永日明詩選評七卷刻未李詩評未刻無杜詩評未刻無
劉復思集評未刻無詞選一卷刻未蕪齋文集十卷蕪齋
文集補遺二卷南窗漫記一卷南窗外記一卷未刻乾海

園初集卷數無買薇稿卷數無憶得一卷嶽餘集一卷落花

詩一卷悲憤詩一卷佚遣興詩一卷梅花百詠詩一卷

洞庭秋一卷雁字詩一卷薑齋詩編年稿一卷柳岸吟

一卷桃花詩一卷佚五十自定稿一卷六十自定稿一

卷分體稿四卷薑齋詩贖稿一卷仿體詩一卷詩譯一

卷瀟湘怨詞一卷鼓棹初集一卷鼓棹二集一卷夕堂

永日緒論內編一卷夕堂永日緒論外編一卷船山經

義一卷船山制義卷數無龍舟會雜劇二卷公生平筆札

多取給於故友及門人書成因以授之藏於家者無幾

焉越十二年癸未宜興潘公宗洛提督湖廣學政延虎

止公入幕與儲六雅諸先生襄校事潘撰傳改曰虎止

船山公年譜後編

奎

哇先生傳略衡文之庭幣屢招惟與宜興潘太史作兩

載周旋一時共事者儲六雅諸先生傾蓋訂道義之交

潘公宗洛得見公著思問錄正義注莊子解楚辭通釋

諸書潘撰傳余所得見於故者思問錄越二年乙酉潘

公將為公傳促虎止公作行述行述家太風悉其梗概傳

成潘公貽之史館以稿授虎止公潘撰家譜序余為船

以稿授其嗣王生虎止未云時康熙四十年

有四年歲在旃蒙作語修元月在生明又二年丁亥

同郡紳耆呈請入祀鄉賢祠偏沅撫院趙公中喬據奏

奉

旨報可乾隆三十九年

詔開四庫書館搜采遺書公所著周易稗疏周易考異書

經稗疏書經引義詩經稗疏詩經考異叶韻辨春秋稗

疏春秋家說均得進呈奉

旨列入四庫其載在

欽定四書全書總目提要者為周易稗疏一卷附考異一

卷書經稗疏四卷詩經稗疏四卷附考異一篇叶韻辨

一篇春秋稗疏二卷載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書類存目者為尙書引義六卷

載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春秋類存目者為春秋家說三

卷載在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者為周易稗疏四卷附考異一

卷書經稗疏四卷詩經稗疏四卷春秋稗疏二卷並經

船山公年譜後編

奎

奉

旨以儒林於

國史館立傳鄧顯鶴著述目錄書後發後十四年遺書散

潘先生因緣得上史館立傳儒林今以四庫書目及

國史凡例本傳証之便知其誤

公書始刊於公子啟門人及姻友之有力者凡數種見

西草堂記其後增刻周易大象解春秋世論四書稗疏四書

考異老子衍莊子解楚詞通釋正義注思問錄文集詩

集詩餘詩話凡十餘種見前引焦哇先生傳道光初元

公六世孫承佺搜輯公遺書藏於家庚子公七世從孫

世全刻周易內傳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周易考異周

易外傳書經稗疏尙書引義詩經稗疏詩經考異詩廣

傳春秋稗疏春秋家說春秋世論續春秋左氏傳博議
禮記章句四書訓義四書稗疏四書考異凡十八種於
湘潭咸豐初板燬於兵同治四年曾文正公國藩與弟
忠襄公國荃重刻前十七種於金陵以四書訓義為口
授講章從緩刻增周易發例讀四書大全說四書稗疏
說文廣義讀通鑑論宋論永歷實錄蓮峯志老子衍莊
子解莊子通張子正蒙注思問錄內篇思問錄外篇俟
解噩應黃書識小錄愚鼓辭楚詞通釋薑齋文集南窗
漫記嶽餘集落花詩遺興詩梅花百詠詩洞庭秋雁字
詩柳岸吟五十自定稿六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薑齋
詩賸稿仿體詩詩譯瀟湘怨詞鼓棹初集鼓棹二集夕

船山公年譜後編

奎

堂永日緒論內編夕堂永日緒論外編船山經義龍舟
雜劇共五十九種光緒四年衡郡士紳遵學政朱公道
然前論創建船山書院於南城外十年彭剛直公玉麟
改建船山書院於東洲曾忠襄公以家藏遺書刻板歸
之書院十一年彭剛直公奏

閱咨部並奏改南城書院為船山祠奉公粟主請
旨飭有司春秋致祭奉

旨報可十三年夏於書院補刻龍源夜話憶得薑齋文集
補遺分體稿編年稿凡五種公子四勿藥早逝放勿幕早逝
敵明經候選訓導孫八夏早逝生若歲貢生生茲生蒼邑
庠生冊名文園生蓮邑庠生冊名大樹生萬早逝敵公生

生范生荃邑廩生敵公生曾孫十九永緯永絳生若公
生永綬永紱永緇永紆永繹生茲公生永榮永經早逝永
組早逝生蒼公生永纁永縉永緇永紉永繹早逝永絳生蓮
公生永紱永縉生范公生永紉生范生荃公撫元孫三
十九嘉珠嘉瑜嘉瑛永緯公生嘉琦嘉璧早逝嘉琪早逝嘉
瑄永絳公生嘉松嘉枋永紱公生嘉皆永紱公生嘉榮
嘉柄永緇公生嘉柳嘉梧嘉東永緇公生嘉懷嘉榮永
紆公生嘉遠嘉珽永榮公生嘉訓嘉詠嘉誥永纁公生
嘉試永纁永績公撫嘉諡嘉誕嘉諭永緇公生嘉詢嘉
誦嘉誌永紉公生嘉善永緇公生嘉繁嘉傑永紱公生
嘉琳嘉璇嘉焱嘉隴永緇公生嘉昱嘉昶嘉昇永紉公

船山公年譜後編

奎

生六世孫三十二承焯嘉瑤公生承燦承熾嘉璠公生
承灼嘉瑛公生承中嘉琦公生承譜早逝承選嘉枋公生
承潏嘉皆公生承目承釗承雨嘉榮公生承烈承越嘉
遠公生承熈承熾承休承廣嘉珽公生承佺按公遺書
備盡心力
嘉訓公生承俸承俊嘉誥公生承峯承熙承洛嘉諭公
生承佔承供承晤嘉詢公生承璇承殷嘉誦公生承躬
嘉善公生承器嘉隴公生承規早逝承現嘉昇公生七世
孫四十一世吉世崢早逝承焯公生世龍世亮世澤世求
承中公生世砬承選公生世開世闕世閔世閏世承
潏公生世批世持世援世搗世控承烈公生世牒世宗
承廣公生世鴻早逝世熊世丞世聚承佺公生世習世諷

世薦世標承俊公生世珏世琥承峯公生世玠世珣世
玠世珠承熙公生世喟承洛公生世迈世逮承佔公生
世邁世連世進世遇世迨承崑公生八世孫五十二德
馴早逝德揚早逝德祖德新德春世吉公生德貴德盛德壽
德喜世龍公生德林德柏世亮公生德華德富德佳世
澤公生德州德意德仁早逝世開公生德佑世開公子世閱公
撫德求世閻公生德棧世揆公子世批公撫德楨世持公生
德楹早逝德材德有世拴公生德惠早逝德恩早逝德志德忠
世熊公生德苾德念世丞公生德意世聚公生德喜德
五世習公生德耕德洋早逝德興德財德發德裕世福公
生德知德善世標公生德凌德雲德園德沈德蘭世迈

船山公年譜後編

李

公生德望德東德漳德佳世逮公生德定世連公生德
呈世迨公生九世孫十六傳慧傳志傳禮德貴生傳智
德盛生傳可德柏子德林撫傳思德柏生傳送傳桂德州
生傳益傳監傳盛德意生傳芳德忠子德志撫傳芝德忠
生傳芷德苾生傳高德耕生傳祥德東生十四孫勳高

序 原題船山遺書序

王船山先生遺書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
國藩校閱者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張子正蒙注九卷讀通
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四書易詩春秋諸經稗疏考異
十四卷訂正譌脫百七十餘事軍中鮮暇不克細披全編
乃爲序曰昔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氏亦仁禮並
稱蓋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事內之莫外於
仁外之莫急於禮自孔孟在時老莊已鄙棄禮義楊墨之
指不同而同於賊仁厥後眾流歧出載籍焚燒微言中絕
人紀紊焉漢儒掇拾遺經小戴氏乃作記以存禮於什一
又千餘年宋儒遠承陸緒橫渠張氏乃作正蒙以討論爲

船山公年譜後編 序

十

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數萬言注禮記數十萬言幽以
究民物之同原顯以綱維萬事弭世亂於未形其於古者
明體達用盈科後進之旨往往近之先生名夫之字而農
以崇禎十五年舉於鄉目觀是時朝政刻覈無親而士大
夫又馳騫聲氣東林復社之徒樹黨伐仇積俗日敝故其
書中黜申韓之術嫉明黨之風長言三歎而未有已既一
仕桂藩爲行人司行人知事終不可爲乃匿迹永郴衡邵
之間終老於湘西之石船山

聖清大定訪求隱逸鴻博之士次第登進雖顧亭林李二
曲輩之艱貞徵聘尙不絕於廬獨先生終闕固藏逸焉無
與平生痛詆黨人標榜之習不欲身隱而文著來反唇之

訕笑用是其身長遜其名寂寂其學亦竟不顯於世荒山
傲榻終歲孳孳以求所謂育物之仁經邦之禮窮探極論
千變而不離其宗曠百世不見知而無所於悔先生歿後
巨儒迭興或攻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古
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為
卓絕先生皆已發之於前與後賢若合符契雖其著述太
繁醇駁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已道
光十九年先生裔孫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鄧顯鶴
湘舉實主其事湘潭歐陽兆熊曉晴贊成之咸豐四年寇
犯湘潭板毀於大同治初元吾弟國荃乃謀重刻而增益
百七十二卷仍以歐陽君董其役南匯張文虎嘯山儀徵

船山公年譜後編 序

劉毓崧伯山等分任校讐凡局於安慶蕪事於金陵先生
之書於是粗備後之學者有能秉心敬恕綜貫本末將亦
不釋乎此也曾國藩序

傳家譜原題船山先生傳

船山先生姓王氏諱夫之字而農別號薑齋故明之遺臣
我

朝之逸民也明既亡先生隱於湘西蒸左之石船山學者
稱船山先生云其先世本揚州之高郵人明永樂初官衡
州衛遂為衡州之衡陽人世以軍功顯及武夷公曾刻本無公字
始以文學知名中天啟辛酉副榜先生即武夷公之季子
也先生穎悟過人讀書十行俱下一字不遺年二十四與
兄介之同應崇禎家譜作正壬午科湖廣鄉試俱獲雋焉以道
梗不赴會試越明年癸未流賊張獻忠陷衡州紳士降者
以偽官官之不降者縛而投諸湘水先生走匿南嶽雙髻

船山公年譜後編 傳

峰下賊執質其父以招之先生自刺肢體創甚昇往易父
賊見其創也曾刻本有亦字免之父子俱得脫復走匿雙髻峰下
築室名續夢菴聊蔽風雨曾刻本無甲申闖賊破北京明
懷宗殉社稷先生聞之涕泣不食者數日作悲憤詩乙酉
我師下南京當是時我

朝既得兩京天下大勢雲集響應而曾刻本有故字明之藩封庶
孽奔竄於湖湘滇黔粵閩間者往往始稱監國繼假位號
以恢復為名先生少遭喪亂未見柄用及乎曾刻本無乎字明之亡
也顧念累朝養士之恩痛憫宗社覆亡之禍誠知時勢已
去獨慨然出而圖之奮不顧身其志亦曾刻本無亦字可悲也刻
本有明藩有曾刻本無南字稱隆武年號者使其督師何騰蛟屯

湖南制相堵元家譜錫屯湖北楚省兵燹塞野加以大旱赤地千里而逆闖李自成既斃於九宮山餘黨降者號為忠貞營蹂躪潛漢有岌業之勢堵何兩公措置無術而又

船山公年譜後編

二

不相能先生憂其將敗亟走湘陰上書於司馬章曠指畫兵食請調和南北以防潰變章司馬報曰本無異同不必過慮先生默而退卒之賊勢猖獗司馬以憂憤卒堵何兩公邁閔凶而勢不可為矣丁亥我師下湖南先生時丁父艱營葬畢西走桂林大學士瞿式耜特疏薦先生先生請終制既服闋歎曰此非嚴光高蹈時也即起就行人司行人是時粵中國命所係則瞿式耜與其少傅嚴起恆而姦邪巨魁則內閣王化澄悍帥陳邦傳內豎夏國祥也桂藩駐肇慶紀綱大壞給諫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袁彭年蒙正發志在振刷王化澄等害之目為五虎交煽中宮逮獄將置之死先生約中舍管嗣裘與俱告嚴起恆曰諸君棄墳墓捐妻子從王於刀劍之中而黨人殺之則志士解體雖欲效趙氏之亡明白慷慨誰與共之者起恆感其言為力請於廷化澄之黨參起恆先生亦三上疏參化澄結奸謀國化澄恚甚必欲殺之其黨競致力焉會有降帥高必正者救之得不死亦不往謝也返桂林復依瞿式耜聞母病聞道歸衡至則母已歿其後瞿式耜殉節於桂林嚴起恆受害於南甯先生知勢愈不可為遂決計林泉矣初桂藩議封孫可望為秦王起恆力阻之可望戕起恆專執威柄

越數年可望分李定國入粵遂入衡招先生先生不往作章靈賦壬寅聞緬甸之變明之藩封庶孽稱監國假位號者於是乎殄盡先生遂浪遊於浯溪郴州耒陽晉甯漣邵之閒凡所至期月人士慕從者眾輒辭去最後歸於衡本無於游石船山以其地瘠而僻遂自嶽陰遷焉築土室衡二字游石船山以其地瘠而僻遂自嶽陰遷焉築土室名曰湘西草堂曾刻本晨夕著書蕭然自得作曾刻本書大全說周易內傳外傳大象解詩廣傳尚書引義春秋世論家說左氏傳續博議禮記章句並諸經稗疏各若干卷又作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以上古今興亡得失之故制作輕重倚伏之原又謂張子之學切實高明作正蒙釋義一卷曾刻本與前曾刻本思問錄內外編

船山公年譜後編

三

曾刻互相發明以闡天人性命之旨別理學真偽之微又以文章莫妙於南華詞賦莫高於屈宋故於莊騷尤流連往復作莊子解莊子通楚詞通釋又著搔首問俟解靈夢各種及自定詩集評選古今詩夕堂永日緒論注釋老子呂覽淮南各若干卷自明統絕祀先生著書凡四十年而終先生之未沒也盛名為湖南之冠戊午春吳逆僭號於衡曾刻本偽僚有以勸進表薦曾刻本先生者先生曰某本亡國遺臣曾刻本力抱賊終天入宇鼎革曾刻本以來久遁於世曾刻本偷活人間不祥極矣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為遂逃之深山作被禡賦吳逆既平我大中丞鄭公端問而嘉之屬郡守崔某餽粟帛請見先生以病辭受其粟返其帛未幾

卒於石船山葬於大羅曾刻本樂山高節里自題其墓曰明遺臣王夫之之墓自銘曰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邱固銜恤以永世嗚呼先生之志可悲也先生子二人曰放曰敵敵字虎止游於吾門蓋能紹先生之家學者余不及見先生幕先生之高節欲盡讀其書敵曰先人家貧筆札多取給於故友及門人書成因而授之藏於家者無幾焉余所得見於敵者思問錄正蒙注莊子衍曾刻本作解楚詞通釋而已贊曰明之支藩播遷海澨先生非不知其無能為也猶聞關政涉發讜論攻檢邪終擯不用隱而著書其志有足悲者以先生之才際我

船山先生年譜後編

朝之興改而圖仕何患不達曾刻本有而字乃終老於船山此所謂前明之遺臣者乎及三桂之亂不屑勸進抑又可謂我朝之貞士也哉鄭中丞聞之而加禮焉曾刻本有以也無良字在前題船山先湖廣學政宜興潘宗洛家譜此上十字在此連書康熙已酉八月既望提督湖廣學政翰林院檢討宜興潘宗洛撰謹案潘公撰傳曾刻本與家譜小異茲依家譜將曾刻本異文校注其下所以資考證也家譜載撰名於題下而不詳年月曾刻本則連書於篇末而年月與官稱加詳未知孰為原式茲依家譜題名移載篇末期與編末所收曾序鄧目錄余傳唐學案體例相同至曾刻本康熙己酉實乙酉之譌家譜潘序起云余

為船山先生立傳貽史館未署康熙四十有四年歲在旃蒙作詒云云虎止公撰公行述亦云哀哉亡考之逝今十有四年矣其為乙酉參考益信手民魚魯並附正焉之春謹識

附錄

余傳

唐學案

船山著述目錄

船山先生年譜後編

傳

先生姓王氏名夫之字而農號薑齋先世本揚州高郵人明永樂初有官衡州衛者遂為衡州衡陽人家世以軍功顯父字武夷始以文學知名中天啟辛酉副榜先生即其季子也明既亡隱於湘西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先生少負雋才讀書十行俱下一字不遺年二十四與其兄介之同舉崇禎壬午鄉試以道梗不赴會試明年張獻忠陷衡州設偽官招降士紳其不屈者縛而投諸湘江先生走匿南嶽雙髻峰下賊執其父以為質先生引刀自刺其肢體昇往易父賊見其偏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甲申李自成陷北京懷宗殉社稷先生涕泣不食者數日作悲憤

船山公年譜後編

六

詩乙酉我師下金陵當是時我

朝既得兩京天下雲集響應而明之藩封庶孽奔竄於湖南滇黔粵閩間者往往始稱監國既假位號以恢復為名先生少遭喪亂未見柄用及是顧念累朝養士深恩痛憫宗社顛覆誠知時勢萬不可為猶且奮不顧身慨然一出而圖之明藩有稱隆武年號者使其督師何騰蛟屯湖南制相堵允錫屯湖北兩湖兵燹塞野又歲大旱時李自成死於九宮山餘黨降者號為忠貞營尚復蹂躪潯澗開河洶有反側之勢堵何兩人本措置無術又相持不相能先生憂其必敗也亟上書於司馬章職請調和南北兩軍以防潰變司馬不聽先生默而退卒之賊黨猖獗司馬以憂

憤死堵何二人遭閔凶而勢不可支矣丁亥我師下湖南

先生南走桂林大學士瞿式耜疏薦先生以丁父憂請終制既服闋即起就行人司行人是時桂藩駐肇慶國命所係則瞿式耜與其少傅嚴起恆然紀綱已大壞獨給諫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袁彭年蒙正發五人者志在振刷而內開王化澄悍帥陳邦傳內豎夏國祥等為姦邪巨魁深嫉此五人目為官庭五虎逮繫獄中將置之死先生約中舍管嗣裘走告嚴起恆曰諸君棄墳墓捐妻子壹意從王於刀劍中而黨人殺之則志士解體雖欲效趙氏之明白慷慨以亡國誰與共亡者起恆感其言力請於廷化澄黨參起恆先生亦三上疏參化澄化澄恚甚必欲殺先生會有

船山公年譜後編

七

降帥高必正者救之得不死返桂林復依瞿式耜聞母病聞道歸衡至則母已歿其後瞿式耜殉節於桂林嚴起恆受害於南甯先生知勢愈不可為遂決計老牖下矣壬寅閏緬甸亦覆沒明之藩封庶孽稱監國假位號者至此殄盡先生遂浪遊於浯溪郴州耒陽晉甯漣邵間所至人士慕從者輒益眾先生輒辭去最後歸衡陽之石船山築土室名曰觀生居晨夕杜門蕭然自得乃著讀四書大全說周易內傳外傳大象解詩廣傳尚書引義春秋世論家說左氏傳續博議禮記章句並諸經稗疏各若干卷作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莊子通楚辭通釋搔首問侯解噩夢各種又注釋老子呂覽淮南評選古今詩各若干卷

自明統絕祀先生著書凡四十年其學深博無涯涘而原本淵源尤神契正蒙一書於清虛一大之旨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靡不有以顯微抉幽析其奧突其自序曰謂之正蒙者養蒙以聖功之正也聖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或疑之曰古之大學造之以詩書禮樂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簡能之理而正蒙推極夫窮神知化達天德之蘊則疑與大學異則請釋之曰大學之教先王所以廣教天下而納之軌物使賢者即以上達而中人以之寡過先生不能望天下以皆聖故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强之以聖功而俟其自得非吝也抑古之爲士者秀而未離乎其樸下之無記誦詞章以取

船山先生年譜後編

八

爵祿之科次之無權謀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術其尤正者無狂思陋測蕩天理滅彝倫而自矜獨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說以誘聰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獲神聖之心則但習於人倫物理之當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於東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作易而闡形而上之道以顯諸仁藏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極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所繇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所志者知命耳順不踰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則雖聖人未有得之於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獲於企及也特在孟子之世楊墨雖盈天下而儒者猶不屑曲吾道以正

其邪故可引而不發以需其自得而自漢魏以降儒者無所不淫苟不挾其躍如之藏則志之搖搖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繇不得不異也宋自周子出而始發明聖道之所繇一出於太極陰陽人道生化之終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實之以靜一誠敬之功然游謝之徒且歧出以趨於浮屠之蹊徑故朱子以格物窮理爲始教而曠括學者於顯道之中乃其一再傳而後流爲雙峰勿軒諸儒逐迹躡影沈溺於訓詁故白沙起而厭棄之然而遂啟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爲刑戮之民爲閹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事理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則中道不立矯枉過正有

船山先生年譜後編

九

以啟之也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苟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則爲善爲惡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下焉者何弗蕩棄彝倫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恥之心而厭之者則見爲寄生兩閒去來無準惡爲贅疣善亦弁髦生無所從而名善皆屬滛潔以求異於逐而不返之頑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終日則又必佚出猖狂爲無縛無礙之邪說終歸於無忌憚自非究君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懼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使信於學故正蒙特摛陰陽之故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百順之大經皆率者以從故曰率性之謂道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精神

之外無化死不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晝一言一動赫然在出王游行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後知聖人之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爲職分之所當修然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爲有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偷用其最然之聰明或窮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觀聖功也嗚呼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惟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耆儒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而未繇相爲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

船山公年譜後編

十

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熾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爭負勝者猶水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適有定使張子之學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於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最然者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知而爲浮屠作率獸食人之俵乎周易者天道之顯也性之藏也聖功之牖也陰陽動靜幽明屈伸誠有之而神行焉禮樂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義之大用興焉治亂吉凶生死之數準焉故夫子曰彌綸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廣業者也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經研幾精義存神以綱維之才貞生而安死則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是故正蒙者匠之繩墨也射者之彀率也雖

力之未逮養之未熟見爲登天之難不可企及而至於是則可至焉不至於是未有能至者也養蒙以是爲聖功之所以自定而邪說之淫蠱不足以亂之矣故曰正蒙也戊午春吳逆僭號於衡僞僚有以勸進表相屬者先生曰某本亡國遺臣所欠一死耳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被襖賦吳逆既平湖南中丞鄭公端聞而嘉之屬郡守某餽粟帛請見先生以病辭受其粟反其帛未幾卒於石船山葬大樂山之高節里自題其墓曰明遺臣王夫之之墓自銘曰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邱固銜恤以永世子二人放致致字虎止能紹其家學者先生家故貧著書

船山公年譜後編

十一

筆札多取給於故友及門人家書成因以授之不自收拾藏於家者蓋無幾焉
贊曰先生可謂篤信好學蒙難而能正其志者方明之亡先生非不知事不可爲然且窮老盡氣奔竄於荒巖絕徼間發其讜論攻檢邪終擯不用而始隱伏著書其志亦可哀也矣若橫渠以禮爲堂以易爲室所稱四先生之學柱立不祧者而著正蒙一書尤窮天地之奧達性命之源反經精義存神達化朱子亦謂廣大精深未易窺測先生究察於天人之故通夫晝夜幽明之原卽是書暢演精釋與自著思問錄內外二篇皆本隱之顯原始要終朗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樹道教剖析數千年學術源流分合同異自

序中羅羅指掌尤可想見先生素業雖其逃名用晦遊跡知稀從遊蓋寡而視真西山魏了翁以降姚許歐吳諸名儒僅僅拾雜閩之糟粕以稱理學其立志存心淺深本末相距何如也學使宜興潘太史宗洛稱先生為前明之遺臣我

朝之貞士是固然已而其立文苑儒林之極闡微言絕學之傳則有待於後之推闡先生者矣余廷燦撰

船山公年譜後編

三

學案

衡陽王先生諱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明崇禎舉人明亡隱於湘西蒸左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云先生理究天人事通今古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喪興亡之故流連顛沛而不違其仁險阻艱難而不失其正窮居四十餘年身足以礪金石著書三百餘卷言足以名山川遊跡自甘立心恒苦寄懷彌遠見性愈真奸邪莫之能撓渠逆莫之能攝欽崎莫之能躡空乏莫之能窮先生之道可以奮乎百世矣其為學也由關而洛而閩力砥殊途歸宿正軌觀其於大學補傳為之衍曰經云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遞推其先則曰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而意誠以及於

船山公年譜後編 學案

十

天下平皆因焉是事之始而為先所當知者明矣故以格物為始教而為至善之全體非朱子之言也經之意也蓋嘗論之何以謂之德行焉而得之謂也何以謂之善處焉而宜之謂也何以謂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謂也不行胡得不處胡宜則君子之所謂知者吾心喜怒哀樂之節萬物是非得失之幾誠明於心而不昧之謂耳非君子之有異教也人之所以為人不能離乎君民親友以為道則亦不能舍夫人官物曲以盡道其固然也今使絕物而始靜焉舍天下之惡而不取天下之善墮其志息其意外其身於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激之境置吾心而偷以安又使解析萬物求物之理而不可得窮測意念求吾心之

所據而不可得於是棄其本有疑其本無則有如去重而輕去拘而曠將與無形之虛同體而可以自矜其大斯二者乍若有所賄而可謂之覺則莊周瞿曇氏之所謂知盡此矣然而求之於身身無當也求之於天下天下無當也行焉而不得處焉而不宜則固然矣於是曰吾將不行奚不得不處奚不宜乃勢不容已而抑必與物接則又洗洋自恣未有不蹶而狂者也不然則棄君親殘支體而猶不足以充其操也雖然彼自爲說而爲君子之徒者未有以爲可與於聖人之教也有儒之駁焉者起焉有志於聖人之道而憚至善之難止也且知天下之憚其難者至眾吾與之先難而不能從則無以遂其好爲人師之私欲以收

船山公年譜後編

學案

二

顯名與厚實也於是取大學之教疾趨以附二氏之途以其恍惚空明之見名之曰此明德也此知也此致良知而明明德也體用一知行合善惡混介然有覺類然任之而德明於天下矣乃羅織朱子之過而以窮理格物爲其大罪天下之畏難苟安以希冀不勞無所忌憚而坐致聖賢者翕然起而從之嗚呼彼之爲師者與其繁有之徒其所用心吾既知之矣若其始爲是說者修身制行之間猶不遠於君子而試之事功者亦成亦其早歲未惑之先嘗用力於講習討論之學故雖叛即異端而所蓄猶存可以給其終身之用乃昧其所得力之本而疾攻之則爲誤亦甚矣將問之曰今子之所用以立言而制事者爲離物求覺

以後而乃知之乎抑故然已有所知而陰用之也其口雖辨而愧怍亦無以自釋矣况乎爲之徒者無其學問之積而早叛其規矩天理無存介然之覺不可恃奚怪其疾趨於淫邪而莫之救焉補傳之旨與夫子博文約禮之教千古合符精者以盡天德之深微而淺者亦不亟叛於道聖人復起不易朱子之言矣其衍中庸曰中庸大學自程子擇之禮記之中以爲聖賢傳心入德之要典迄於學宮之教取士之科與言道者之所宗雖有曲學邪說莫能違也則其爲萬世不易之常道允矣乃中庸之義自朱子時已病乎程門諸子背其師說而淫於佛老蓋此書之旨言性言天言隱皆上達之蘊奧學者非躬行而心得之則固不

船山公年譜後編

學案

三

知其指歸之所以在而佛老之誣性命以惑人者亦易託焉朱子章句之作一出於心得而深切著明俾異端之徒無可假借爲至嚴矣終不取未涉其域者之蓬心而一一喻之也當時及門之士得體其實於言意之表者亦寡矣數傳之後愈徇跡而忘其真於是朱門之餘裔或以鈎考文句分支配擬爲窮經之能僅資場屋射覆之用而無與於躬行心得之毫末其偏者則抑以臆測度趨入荒杳墮二氏之邪廓而不自知其爲此書之累不但於游謝侯呂之小有所疵而已也明興河東江右諸大儒既汲汲於躬行而立言之未暇爲干祿之學者紛然雜起而亂之降及正嘉之際姚江王氏始出焉則以其所得於佛老者殆攀

是篇以為證據其為妄也既莫之窮詰而其失之皎然易見者則但取經中片句雙字與彼相似者以為文過之媒至於全書之義詳畧相因巨細畢舉一以貫之而為天德王道之全者則茫然置之而不恤迨其徒二王錢羅之流恬不知恥而竊佛老之士苴以相附會則害愈烈而人心之壞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夫之不敏深悼其所為而不屑一與之辨也故潛承朱子之正宗而為之衍以附諸章句之下庶讀者知聖經之作朱子之術皆聖功深造體驗之實俾學者反求自得而不屑從事於文詞之末則亦不待深為之辨而駁儒淫邪之說亦尚息乎凡此二篇今既專行為學者之通習而必歸之記中者蓋欲使五經之各

船山公年譜後編 學案

四

為全書以見聖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學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異視也先生之學宗程朱於是可見矣其著述之如已刊者周易內傳十二卷周易外傳七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異一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博議四卷四書義訓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先生通訓諸名物象數辨發精詳而又涉獵釋老莊列之中知其所以亂道者抉其伏而抵其瑕於易外傳中往往見之先生之著書也大抵為人心之衰世道之遞學術之不明也汪洋浩瀚烟雨迷離以繇逸曠遠之詞寫沈苑隱幽之志激而不盡其欲言

婉而不失其所宜語蓋胸中之蘊蓄深而擊下之樞機密也斯其為有道君子乎先生之兄曰介之字石子號石崖與先生同舉於鄉性至孝獻賊陷衡州執其父以購之與第百計營護乃得脫明亡匿而不出先先生卒先生為撰傳畧其門人李樸大撰墓誌銘稱貞獻先生云著有周易本義質四卷詩經尊序十卷春秋四傳質十二卷唐鑑輯

船山公年譜後編 學案

五

船山著述目錄

周易內傳十二卷發例一卷 周易大象解一卷 周易
 稗疏二卷舊本三卷 四庫本四卷 周易考異一卷原附稗 疏後 周易
 外傳七卷 書經稗疏四卷 尚書考異有目未 見書 尚書
 引義六卷 詩經稗疏五卷舊本二卷 四庫本四卷 詩經考異一
 卷附叶 韻辨 詩廣傳五卷 禮記章句四十九卷 春秋稗
 疏二卷 春秋家說七卷 春秋世論五卷舊本 二卷 續春
 秋左氏傳博議二卷 四書訓義三十八卷又名授諸 生講義
 四書稗疏二卷舊本 一卷 四書考異一卷 讀四書大全說
 十卷 四書詳解見未 說文廣義三卷
 凡經類二十二部已見二十部都一百六十四卷未見二

船山本年譜後編 目錄

十一

部無卷數

讀通鑑論三十卷 宋論十五卷 大行錄見未
 凡史類三部已見二部都四十五卷未見一部無卷數
 張子正蒙注九卷 近思錄釋見未 思問錄內篇一卷外
 篇一卷 俟解一卷 噩夢一卷 呂覽釋見未 龍源夜
 話 老子衍一卷 莊子解三十三卷 莊子通見未 愚
 鼓歌一卷 相宗絡索一卷 三藏法師八識規矩論贊
 凡子類十七部已見十二部都五十一卷未見五部無卷
 數

楚辭通釋十四卷 薑齋文集十卷卷一論三首 卷二論三首 卷三論三首 卷四論三首 卷五論三首 卷六論三首 卷七論三首 卷八論三首 卷九論三首 卷十論三首
卷二傳二首 行狀二首 墓誌銘四首 記一首 卷三序五首 卷四序五首 卷五序五首 卷六序五首 卷七序五首 卷八序五首 卷九序五首 卷十序五首

九編卷七賦五首卷八賦三首卷九像贊一首 薑齋詩
 雜物贊十六首銘十一首卷十家世節錄八則 薑齋詩
 集十卷定稿卷四 柳岸吟卷五 落花詩卷六 遺興詩卷七 和梅花百詠卷八 洞庭秋 薑齋詩餘三卷 初集卷二 船山鼓棹 卷九 雁字詩卷十 傲體 薑齋詩話三卷 稗疏後卷二 夕堂永 湘入景詞 薑齋詩話三卷 稗疏後卷二 夕堂永 日緒論內篇卷 憶得見未 薑齋外集四卷 義卷一 船山制 三南應漫記 論外篇卷四 龍舟會雜劇舊日又 經義卷三 夕堂永日緒論外篇卷四 龍舟會雜劇舊日又 有買薇稿澆清園初集二書未見始亦詩文集也附識其 名如 夕堂永日八代文選十九卷 八代詩選見未 四 唐詩選見未

船山本年譜後編 目錄

十二

凡集內十部已見六部都六十三卷未見四部無卷數
 右衡陽王先生著書五十二種已見三十八種都三百二
 十三卷著錄於 四庫者曰周易稗疏四卷考異一卷曰
 尚書稗疏四卷曰詩稗疏四卷考異一卷曰春秋稗疏二
 卷凡六種存目於 四庫者曰尚書引義六卷曰春秋家
 說三卷凡二種舊已刊者曰周易大象解一卷曰春秋世
 論二卷曰四書稗疏一卷考異一卷曰老子衍一卷曰莊
 子解三十二卷曰楚辭通釋十四卷曰正蒙注四卷曰思
 問錄二卷曰俟解一卷凡十種外文集詩集詩餘詩話復
 有數卷皆奇零不成部帙餘俱鈔本其未見者存佚不可
 知舊刻之本類坊刻且日久漫漶顯鶴病之嘗慨然發憤
 思購求先生全書精密鈔本嘉惠來學以是強聒於人無
 應者道光己亥寓長沙時方輯沅湘耆舊集徵求先生遺
 詩一日先生裔孫有居湘潭名世全者介其友歐陽君兆

熊訪余於城南旅寓以先生詩集來且具道先生六世孫承佺具藏先生各種遺書於家世全將謀壽諸梨棗余大喜過望次年春遂開雕於長沙以校讎之役屬吾邑人鄒漢勛其後二年次第刊成周易內傳十二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四卷尚書引義六卷詩經稗疏五卷考異一卷詩廣傳五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四書訓義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大凡十八種都百五十卷書成以全書目錄寄示顯鶴乃借書其後曰班史有言古之儒者博學庠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

船山公年譜後編 目錄

三

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自孔子沒而大道微七十子之徒遺言墜緒不絕如縷遭秦燔滅蕩然無存漢興收拾餘燼始立專門各抱一經私相授受亦互相嫉妬孔鄭諸儒始貫穿羣籍鑽研訓詁迄其蔽也雜於讖緯墮於支離破碎魏晉以後崇尚虛無流為佛老學術紛歧世運榛塞聖人之道晦矣唐代義疏之作具有端緒而是非得失未有折衷宋世真儒出羣經乃有定論至於近代學者疾陋儒空談心性逸於考古遂至厭薄程朱專考求古人制度名物以為博甚則刺取先儒刪落踏駁謬悠之論以為異而一二天資高曠之士又往往誤於良知之說敢為高論狂瞽一世著書愈多聖道愈鄙先生憂之生平論學以漢

儒為門戶以宋五子為堂奧而原本淵源尤在正蒙一書以為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採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之能易惟其門人未有逮庶者而當時鉅公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末由相為羽翼其道之行曾不得比於邵康節之數學而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異說興又不二百年而邪說熾其推本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反覆辯論累千百言所以歸咎上蔡象山姚江者甚峻或疑其言太過要其議論精卓踐履篤實粹然一軌於正固無以易也先生生當鼎革自以先世為明臣存亡與共甲申後崎嶇嶺表備嘗險阻既知事之不可為乃退而著書

船山公年譜後編 目錄

四

竄伏祁永漣邵山中流離困苦一歲數徙其處最後乃定居湘西蒸左之石船山築觀生居以終故園之戚生死不怠其志潔而芳其言哀以思百世下猶將聞風興起况生同里閉親讀其書者乎當是時海內儒碩北有容城西有整屋東南則崑山餘姚而亭林先生為之魁先生刻苦似二曲貞晦過夏峰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不愧顧黃兩先生願諸君子肥遯自甘聲名益炳羔幣充庭干旌在野雖隱逸之薦鴻博之徵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動容其志易白其書易行先生竄身猗峒絕跡人間席棘飴茶聲影不出林莽門人故舊又無有一氣力者為之推挽沒後十四曾刻作四十四年遺書散佚其子啟始為之收

輯推闡上之督學宜興潘先生因緣得上史館立傳儒林
而其書仍湮滅不傳後生小子致不能舉其名姓可哀也
當代經師後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家所言皆有根柢不
尙空談蓋經學至

本朝爲極盛矣然諸家所著有據爲新義輒爲先生所已
言者

四庫總目於春秋裨疏會及之以余所見尤非一事蓋未
見其書也近時儀徵相國哀輯

國朝經解刻於廣南所收甚廣獨不及先生其他更何論
已先生出處本末略見潘宜興儲六雅全謝山余存吾諸
文集中顯鶴增輯楚寶文苑亦有傳不具述獨詳述先生

船山公年譜後編 目錄

五

學業之大者著於篇使世之讀先生書者有所考焉道光
元默攝提格之歲相月新化後學鄧顯鶴識